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1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58

PL
2448
.W2
v.10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
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之可以教人也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
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
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于四海嗟乎
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
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
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
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
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
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
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
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
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
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
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
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
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
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
日月之照邇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
普 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
聖理之本分命辟沼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
題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旣終功績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晉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覩盛事遇　陛下與其五孝忝守國庠率
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抃躍之至謹打石臺
孝經本分爲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敎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注垂範將來今
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
講兼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
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逖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韞成
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倩
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巘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倜
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席豫
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臣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勅兼判丞臣李德賓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畄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昂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嶷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敎臣闞廓直
承奉郎四門助敎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敎臣胡銷
釋奠坐主四門敎授臣王南金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祚
筭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緋臣王乂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叅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
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

唐元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盖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戮屬鏤南內妻京廢食厭代唐家父子如此衕覽遺跡爲之慙慨弇州山人稿

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勅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

墨如此石墨鐫華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勑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勑後乃不書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書姓中間入名下撓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金石文字記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砳鬼工猙獰擎扶狀上砳石蓋爲龍螭拏攫狀皆極精緻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東以巨鐵上下通計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寫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爲最殊觀來齋金石刻考略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翻劉炫陸澄陸譏康成而據之爲注是明皇不宗鄭學者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卽是書關中金石記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經臺蓋當時勑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孝經今注疏本前有成都府學生鄉貢傅注奉右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芟去煩辭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卽今京兆石臺孝經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邢昺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蓋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令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為一卷也碑字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孝治章祭則鬼亨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亨作享案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亨若作享字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亨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監本喪親章亦誤作享石經並作亨此章注中助其祭亨没亨其祭亨安没亨及後感應章亨于克誠四字監本並誤廣要道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慼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慼不从心與下文兩慼字岐出誤皆當以碑為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本長作常三才章人之恒德監本恒作常五刑章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讌族人監本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案疏引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主作王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主尚接之以禮兩字並同庶人章注秋收冬藏監本收作歛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歛力儉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懽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从言此題不應獨書作諍亦當以碑為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神據此則神感至和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勤於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截刻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鐫華以為行書者非是下截李林甫等四十五人題名疑皆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希烈孫逖附安石傳韋斌附安石傳席豫陸景融附元方傳韋陟斌之兄亦附安石傳張均附說傳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渭源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韋斌平樂縣公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達奚珣嘗爲顏允南爲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游濟瀆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盖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事况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顧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爲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毋質姑亦未敢强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爲書猶隋書經籍志既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爲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之舊行冲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尤非一書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十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荆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爲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攜隋

秀才侍御史民部郎中毛州刺史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
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葉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
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揖禮闈尙德柱史騰芳於一
臺三條舉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
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
禮崇而勛業籍甚矣 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
學其壯也屹有秀氣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
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栖枳
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
朝廷韙之 天子聞而疇咨曰爵以馭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綏步立朝而人皆斂
手向風矣或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匪石
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荊府法曹得寵若驚失
職無慍荊山南峙出毀廬而方遙溝水東流逢逝川而
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
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壼室聞詩
闕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度林下之風寶劍雙飛空抱蓮
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塟于
萬安山陽蓋周公已來卽遠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
之悅斂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
之良美玉有錯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膽皆見日坐事
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龍
期述德於終天顧託文於貞石銘曰
□□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我公籝金
繼美斤玉斯崇黃□□物朱絲直躬作椽何所投珠漢
東晨裝戒路暝燭隨風南陽地遠闕塞□中孤魂久客
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旻穹歿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裴濵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搆父
素按周書秦王贇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
爵爲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
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滎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
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荊府法曹
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
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
合塟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
令坦之濟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荊
府法曹者高祖子荆王元景也思廉少由明經登甲
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爲四等蓋承前文試秀
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爲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爲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
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予證之誌文思謙旣卒於
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
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永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
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殿之未審矣授堂金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并序
大師諱藏俗姓㑻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
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綖諷味精純來至嵩岳
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
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荊南尋覲大師親承
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
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衆所知識復至嵩南
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覩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住關
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
跡可桀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
萬有慧照五明爲法侶律衆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
十八臘無疾示疾憩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卽以
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
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
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
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
而宣
猗歟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淸昇坐功深遠靈
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與其一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
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間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二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
圓淨無言可詅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三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㑻濟陰郡人㑻字未詳當爲郝
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
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詅當以爲聆字玉篇詅力
丁切衒也非此義廣韻詅詅音相次庶幾近之中州金石記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㑻㑻字未詳當爲郝異文
今詳玩字形當是㑻字廣韻㑻將毒切邑名又姓
也又偈云無言可詅當爲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佺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仝
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
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
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
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竇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搨

唐故逸人竇居士神道碑并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陽縣進士段淸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士冢寵祿志氣廣者則湫阨山林是以混然□人□在於燕□居然隹事不入於市朝其𧨏也鄉其行也獨介如□石□□□□藺所以名與風翔業與時並□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兹也居士諱天生字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竊伊晉大夫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西河而累業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秦□今爲京兆人矣曾祖居士諱㦤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地□□幽抱虛堅閑卧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覗天鏡仰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秀長而恬和習志氣於先人育沆㝠於後緝高尚芝桂□易衣冠其凝神也氣細於虛其淸節也氷寒於水則知瓊林玉樹迥出塵容菌閣蓬瀛遥登仙子是以好事欽素名流重眞背郊塵變輿馬或靈藥一器或沽酒一壺接道□於野庭申□□於□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至若賦詩□言比物□意眇黙蹈海超遥昇天莫知曾深但仰顰妙時有流俗親懿勸誘浮榮論葉縣於漢仙比漆□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名言論有以軌物何必蕪没三徑淪滑百齡而以飛遯居貞辭□翫代與夫五辟未就六□不行披脊褐以□神冠雲冕以□□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昭玄默太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肇允不同以馬覗馬亦既有異矧尔㪅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爲身之謀則生慮曷保□堯舜在上巢由在下□□以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自可求□元覽悠悠素投投縉淸流隱几盤石豈不泰歟議者以爲風神照人文史滿腹鎖聲大谷絶跡幽巖夫如是□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何爲乎居士賡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欲□無爲□有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吾貧□寵珠羞所以抑吾粒豈徒弄沆瀣踐蘚苔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後□薄當軸曾□閉關微赤松不追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永□□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不□化於
□□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婦道
合□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彷傅繫肘之方得觀碁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輔□里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賓才與命違壽惟神□
丹穴之色□變鳳毛青田之姿宜聞鶴駕□悲人代高
步仙遊仲子思賓早慕喬神久承鑾蹕無玉帛之樂事
有詩禮之雅言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荊菊是
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才□□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曰慈故勇西南護塞設五□以□謀東
北司戎縱一皷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之五部戰尅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楊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嘆□來之繫頸□□□迫公事違阻□心不
□□植松楸身廬塋隴猶且匍匐泣血擗踊摧心□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葉探鼂遺士軒蓋兮含景靈仙凝神□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兮□鶴翩翩揮手□□兮長
歌紫□□□□日兮遼柱□□□勿求之兮吾將憎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名　□主兮宣力三邊
孝家忠　國兮揚親□　天□□行□
兮性□□□倬彼石表兮永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未朔八日□寅嗣子上
柱國思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元□
其碑領覆承事郎奉元路涇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奧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歿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非其罪故身歿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勗之類碑文稱元禮正議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趺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强直且爲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晉以疋秦邁爲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空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齊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蒿
藜自卒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永胡一極之備凶
天道者何仁罔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
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兹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況丹旌雲掣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廿日葬

誌後云以兹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何有
脫字及觀大歷間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年
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
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
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
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
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抱經堂文集

遊濟瀆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十五行行三十字隸書在濟源縣

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絲甲帝命靈夷疏脈澮而正乾綱鐘林巒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弍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函夏之中平地開源界
空正絲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檝既加乃知無底沖和
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道汯不以險阻口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人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
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旃　國家南正司
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皐望
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官有伍
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颸四起
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禨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
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名或
有馮焉歷涵濬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
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
變攲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霧凝而衆
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
翰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
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
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
通焉卽濟水所聚盖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顚伏流
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虢公臺入於河
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
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
則否盎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

上人或不敢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黙禱于神願出物
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
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爲我禱久之物竟不出
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金薤琳瑯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都穆金薤琳琅
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斲其勢都穆不識斲字而云闕
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斲斷也从斤斲艸譚長說
斲籀文折从艸在仌中仌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
古字都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爲南北遠而見
奇爲貎奇四時壹色爲一色攲岸猶冷爲危岸庶託
豪翰爲庶記賴有原刻証之中州金石記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褾成帙不見年代惟達奚珣
題署吏部侍郎賓之通鑑珣爲河南尹降祿山在天
寶十四載其爲侍郎未知于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
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
爲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爲略存其跡以見士
之貳行可醜也授堂金石跋

宴濟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宴濟瀆序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主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角巾私第屈多散逸不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冠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朋遊邀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瀆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沈災克清瀆之稱位斯焉肇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禩典於通侯盡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爲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擊釣浦彩澈金潭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霽遥映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船移鳥下岸靜蟬鳴沿流溯洄坐得桃源之趣矣況時當大夏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爍石獨有茲地勢隔人寰高樹森沉窅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俳佪久之體靜心愜思壯士以鄙景與諸公爲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露霑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鄙何誌之詩可以與

濟瀆記後叙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琚忝尉此邑恐墜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薤琳琅所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北山經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兖作沇水經注聯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沇水至溫縣入河乃名爲濟字當作泲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矣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爲鄭琚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春草心方變葳岸猶冷苔生未穩是冬春之交景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蓋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既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据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廟宮有位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祀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文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洛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爲清源公据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爲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卽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宴於夏日而鄭据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瀆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汝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汩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宴濟瀆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旣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渭禹貢錐指趙一淸水經注釋皆彙衆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溫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卽沇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淸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沇水文俱作泲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泲沇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覈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瑗始誤以
出常山之濟爲四瀆之泲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
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
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此非四瀆
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泲今人多亂之又云泲水
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泲楚
金彝泲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
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
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兗
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通用說文因二字而
以北濟南濟爲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
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
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
貢錐指經云溢爲滎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
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
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
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淯挾成皋
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
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
爲滎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

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
又東至滎澤縣西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
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
爲滎澤在敖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
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
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
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
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
曲折自如若此也滎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
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爲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
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爲言謂濟與河亂南出
還清自穎達始從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會有人
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
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
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
者皆化而爲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
者以溢爲滎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
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
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沇水至泰澤渟而不
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眞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一清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旣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末旱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封邱冤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大紕繆一清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錐指解之曰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所侵空竇盡窒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瀆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鵲巢而鳩居瓠名而圜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禆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閒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旣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菏汶戴村已築則東河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舉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尚書疏證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濟渠勢改昔自號公臺東入河出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自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為二為不同與又潛邱劄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晤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今且千六百七十餘年矣何酈道元言之詳且析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尊憑司馬彪志穪以為彪不過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既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為沇水東經溫縣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為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釋此三說以覆子鴻喜甚所云問復難余今不見河南有濟畢竟復枯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乎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遂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此汴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傅祇傳武帝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侵壞祇乃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郗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超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竭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曰遂枯絕為曾枯

絶則妙矣濟邸東燕之言明白如此足以袪君卿之惑其亦無戾于桑酈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復通衆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和時濟水仍截河通流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八

金剛經殘石幢

僅存兩段合之高三尺八寸五分上段止存三面下段八面每面廣八寸首尾兩面各九行餘皆十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西安府城南李家村

缺□蔣圖撰
清河張賁書序
缺□國化人代　天育物者必資於賢明矣其選才刈
□缺越於吏部乎昔王戎標簡要缺□也中有吏曹庶
士皆考乃聲實器其藝能缺鍵秉人物之樞要出納之
愜謂缺□明山惠清河傳延□廟諱農楊自然太原王漳
源領同寮數十□缺□或以德進或以詞華居冣或以
翰墨稱缺□角詩書弱冠文史然而博綜多識靡所不
該研機深沉悟色空缺達知窈冥而有精湛常樂眞如
以求實缺□寮庶品之□福也作是願已罔不悛心則
有遠方名工不召缺□無足而員來或刻或礱成之不
日載雕缺□彪炳則有揮毫騁勢拂花雨而爭鮮垂露
矜能懸貝葉而增缺眞實視之者方開淨眼且宿植德
本曷求缺□相廟諱誓願力承此證明然後乃知是非兩
忘得失雙□□□缺學嘗試言之目論肩受乃爲銘曰
缺玉文炳煥妙理宣揚無幽不燭無滯不彰是非雙□
缺堂堂
廣平程進刻序
金剛經
缺書
經不餘

天寶七載歲次戊子三月廿八日建立□
缺　廟諱農楊子嵒刻
寶廟諱元年移於當曹南院仏剎安置自後缺至
開成二年五月一日故隴西李公友誠缺舊地至會
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
佛弟子太原王□□　安定梁過庭
彭城劉承恩　安定胡山惠
清河傅延□　廟諱農楊自然
太原王漳源　廟諱農楊文□
清河路希進　清河張賁
南陽樊元□　渤海□履□
上谷侯江　瑯琊王皓
廟諱農楊景□　清河張璟

南陽宗華　廣平焦士廉
清河張才遠　天水趙承先
彭城徐庭遜　郃陽泰鳴鶴
南陽張睎之　太原郭齊斌
潁川陳懷進　樂安汪孝昇
清河張鴻洲　太原王志朝
太原王從諫　鉅鹿魏陶光
潁川陳小覺　平陽霍撫
清河張□㱍　鉅鹿魏愶
譙郡婁□□　隴西李冋
平昌孟玢　太原王晟
京兆杜弈　汝南荆庭□
扶風馬□　安定梁如□
清河張眞　會稽嚴昇
東平萬希嶠　清河張缺
燉缺
康公□缺　宗權缺
呂彛缺　閭人逢缺
張紳缺　王從□缺

北嶽恒山安天王銘

碑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五字隸書額失搨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

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荃撰

吳郡戴千齡書并題篆

遁甲開山以方色受土水行作鎮𪓰楞司野截巨壑以波委指平陸而海清蟠旋頭柱　王國蔽虧日月棲泊雷電可久可大取諸恒也恒之靈藏往知來威遠懼邇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聰明正直害盈福謙裨我淳黎荒札不勃拯膏雨佐秋成再蠶獻工六擾呈延有孚盈缶奚貴而無位哉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未嘗王五嶽而公四瀆　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登泰山躡社首絶圖　天地幽贊於神明柔兆載上元庚寅　詔曰五方定位嶽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　上帝攸宅寰區是仰其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三方典禮猶闕降神布澤同致福於生人肆類尊崇未齊名於禮秩永言光被同叶靈心其北嶽可封爲安天王所司擇日奏聞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册廢縣禮也夫　聖人以　天地爲本陰陽爲端五行爲質北嶽水正也

乙酉水命也　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渝受
茲介福益無方也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
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
府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
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
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風塵遠
海霜明憲秋山戎朝鮮繫頸請命明威將軍守右威衛
將軍使持節博陵郡諸軍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軍使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康侯分
符帥貞受律英畧外斷沈謀內融清渾無私虛谷必應
超入化之如春陽也朝議郎攝別駕上柱國賞緋魚袋
信都馮公承相中散大夫行長史上柱國賞紫金魚袋
清河張公龕瓚人之望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威搖商秋德湛行露通直郎行錄事參軍滎陽鄭敢
宣義郎行司功參軍汝南同琋兟奉義郎行恒陽縣令
高平郗懷玉吏之雄也貂蟬稱家氷水作吏箇簵方勁
球琳有聲僉曰　聖王先成其人而後致力於神國
其祉也咎省方展禮於虞帝敬鬼尙祀於殷人未有加
望秩之榮錫封崇之號斯蓋　我皇之能事也燕
山有石碩儒有文旣述且刊超變陵谷銘曰

維恒兮作鎮王癸善利萬物兮德配諸水雄峯屹立而
朝山遷延閃電雷慇神鬼其神靈兮福之所履福善禍
淫而正直如夫其一　君恩覃兮流湯湯汨神道
蕩鬼方西瀆爲公兮五嶽王山戎臣首而犬戎北亡勒
貞石以一固浮大海之三桑其二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五月庚午朔廿五日甲午建
杜南金韓休烈刻字

碑陰

碑陰分三列第一列刻記二十六行二列三列題名共三十八人又劉處一行杜南金一行並隸書內丁子琦一行行書又馮澤題名及宋人題名三段並行書左行

安天王碑陰
康傑撰
戴千齡書
昔剖符嬀川化洽殊俗授律遼海　皇明益暢由
是威名簡　帝建旗此藩爰自下車率先明祀牲
牢器幣网或不蠲若國有兵戎　賈君於是告虔而
尋凶失險歲或暘旱　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
無享不荅有開必先非惟岳降生則孰能獨契其道若
斯之妙故神以立政則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則日用不
勤神以肅物則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則無幽不燭故

我王是崇也而　乾坤式宴庶績咸熙　我賈父則
之也比年用登物不疵癘故人非化不感感非神不深
神明之道與　賈父之政通矣謹按王者往也旣有
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故　吾君樂其秩禮
以答嘉休　賈公載刊　睿冊式鏤不朽　別駕
馮公承相樂氣潛融淸輝外朗探　遒得　靈元
之旨屬詞盡詩人之興雖勢居熏灼不以材地驕人位
高出刺能以謙畀自牧揚惠風以拯弊激淸流以盪邪
廣太丘之道則無所不容受鴻鐘之虛則有來皆應不
空之頌斯焉取斯　長史張公靈瓚允廸厥猷匪懈
於位佐上以直率下以寬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赫赫千
里縣公是毗錄事參軍判司參軍等並材望孤標聲實
兼茂官殊而各競於理事異而同歸於公百城作率亦
庶僚之勸也安喜縣令等並砥節首公飭躬從政一德
均化故四人不擾一心共理故千里謐淸豈伊異口衆
宰君之助也戊子歲夏五月邦人勒美於碑之陰雖遷
改不時而瞻誦有所懿彼來者勿替引之
朝議郎行司倉參軍馬克廣
通直郎行司戶參軍元忻
承議郎行司法參軍史宣猷

朝散郎行司士參軍薛楚金
文林郎守參軍劉令錫
宣義郎行參軍陳伋
錄事張元濟
朝議郎行安喜縣令崔遂
朝議郎行北平縣令李映
朝議郎行望都縣令李攸
朝議郎行無極縣令盧成麟
承奉郎行陘邑縣令郭同琳
承奉郎行恒陽縣丞李茂芝
文林郎守尉夏侯庭瓘
儒林郎前主簿桑奉日　以上第二列
朝散郎行司戶參軍裴子產
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同
徵事郎行司法參軍郭說
徵事郎行參軍張鉉
朝散郎行參軍陳稟
文林郎守博士李重光
朝散大夫行義豐縣令吳介
承議郎行鼓城縣令楊欣

宣義郎行唐縣令崔若鏡
承議郎行深澤縣令張錡
宣義郎守新樂縣令鄭卓
文林郎守主簿騎都尉張惠敏
宣義郎前丞崔晉
登仕郎守岳令郭延英
登仕郎守岳令丁子琦 其載七月一日止 以上第三列
前供奉合鍊百花叢北岳眞君廟三洞道士劉處一
此行在二三兩列之後
杜甯金韓休烈鐫
監廟馬若水縣尉馮澤癸巳九月二十三日謹記
權縣尉馮澤嘗拜祠下癸巳九月念三日
東京員寮右直副指揮使□□□□靈道場七晝夜
記大宋咸平五年二月二十七隨從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同不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通而況天子乎 金石文字記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蓋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曝書亭集

右碑後列范陽節度安祿山博陵太守賈循及從吏馮承相張元瓚鄭收郝懷玉等職銜皆有頌揚之語而于安賈則云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天三門出將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夫以國英時傑出于自稱李荃阿諛必小人之尤況傳稱祿山陽爲愚不敏其姦工于媚上以天寶七載正月群臣上尊號而祿山即樹碑恒岳借封爵爲辭而致其上號之意且夸揚己烈有風塵遼海霜明憲秋等語不臣之漸於此可見後附杜甯金韓休烈刻字與碑陰同按天寶五載正月封北岳安天王寶應二年五月改封寧天王 金石錄補

右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銘文載天寶三載上元庚寅加封中嶽三方詔書舊唐書本紀載此事在是年正月正合獨以庚寅爲乙亥則誤也明皇以垂拱元年八月生歲在乙酉納音屬水故碑云北嶽水正也乙酉水命也大君有命如彼北嶽巋然不淪也碑稱安祿山銜曰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

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攷唐六典武階二十有九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蓋武臣之最貴者文武散官不闕有定員此云員外置同正員者未正授之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題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唐書地理志定州博陵郡屬河北道本高陽郡天寶元年更名則立碑之歲距更名僅七年也其屬縣有恒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縣有恒嶽天寶五載詔封安天王此碑撰文者李荃書碑者戴千齡兩唐書俱無傳新書藝文志有李筌注孫子二卷又太白陰經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筌荃不同耳（舊書經籍志無）金石錄但載大歷十一年張同敞一碑爲戴千齡書而於安天王則但載碑陰云分書無姓名則不但未見碑陽即碑陰亦未見其全也盛時泰元牘記則載此碑稱戴千齡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而不載碑陰可知得全碑之難如此碑云水行作鎮元枵司野周禮地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云元枵齊州分野今定州屬河北非齊地而云元枵司野者左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杜注云元枵即虛也爾雅虛星子位之次枵虛耗之名也則元枵爲北方分野矣碑又載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之號此尊號以天寶七載五月壬午上是月庚午朔上尊號在十三日而碑以二十五日建是上尊號後十二日也碑云柔兆載上元庚寅詔曰云云封安天王之詔在天寶五載正月新唐書本紀不書其事舊紀則書其事而不書下詔之日惟冊府元龜載正月乙亥下詔與碑不同天寶五載爲丙戌歲故曰柔兆載是歲正月癸丑朔乙亥在二十三日而月中無庚寅疑碑所謂上元庚寅者指月建也碑載詔詞以冊府元龜校之有不同者上帝攸宅冊府作攸敘其岱宗西嶽冊府作且岱宗西華其中嶽三方冊府作其中嶽等三方典禮猶闕以下至未齊名于禮秩凡二十四字冊府則省爲典禮所尊未齊名秩八字同叶靈心冊府作用叶似冊府元龜有訛缺也碑云所司擇日奏聞而不言擇日爲何事冊府則云應須告祭仍令所司擇日聞奏較碑爲詳晰矣碑云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冊丁亥爲天寶六載三月丙子朔則壬午在七日也

碑陰專紀太守賈循以下之德政而此文則安祿山與賈循等並稱之先時循副祿山爲平盧節度不能不並列也碑稱祿山之貫曰常樂安公常樂未詳河北冀州魏齊周皆置長樂郡別無所謂常樂者兩唐書祿山傳稱其爲營州柳城人則距冀州甚遠非以長樂爲常樂明矣碑載祿山歷官皆與兩史合惟史但有柳城郡公而無開國伯史文非畧則誤也史稱賈循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灤河瀼泮欲濟無梁循爲橋以濟以功擢榆林守捉使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此卽立碑之時也其後祿山反使循守幽州顏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謀發賊縊之史故列入忠義傳餘馮承相以下史皆無傳碑陰首紀賈循事云昔剖符嬀川化洽殊俗地理志嬀州嬀川郡屬河北道循似先官於嬀州而傳無之又云國有兵戎賈君於是告虔而羣凶失險歲或暘旱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蓋言兵荒之事賈君皆禱于北嶽也傳稱循爲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壑岑翳寇所藏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碑所謂羣凶失險者卽此事也碑云王者往也旣有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此曲解安天王之義語本毛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云王往也天下歸往謂之王然當時封五嶽皆用天字如東嶽天齊西嶽金天南嶽司天中嶽中天又何說乎碑云賈公載刊睿冊以旌不朽則似封安天王冊賈公嘗刻石于廟今未見也文後題名皆博陵郡屬官岳令只一人而碑有二人者蓋碑始建于五載二十五日刻竣于七月一日中間更替一令也道士劉處一云前供奉合鍊白花藥以方士合鍊之術蠱惑人主恬不爲怪刻石以爲榮元宗被方術之惑于此見矣馮澤以癸巳九月二十三日拜廟癸巳蓋建碑後五載也然同一日事而兩記之何耶

潘智昭墓誌銘

石方廣一尺八寸五分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書蓋題大唐故潘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并序

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洎乎晉業黃門侍郎岳之讓矣幸 唐運龍驤嫓嵩燿武曾祖仙壽識叶天謀輔翼左右拯濟塗炭永寧邦社拜銀青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九原郡守祖觀太中大夫行司津監父元簡

積學成業温恭允克仁惠鄉閭博通今古弱冠明經擢
第吏部選君名智昭字洛京地華原人也幼年聰敏識
用多奇日誦萬言尤功書算甄别寶玉性閑技巧好歌
詠事王侯此乃君之行也君之明也養親純孝甘脆無
虧交遊克誠信道日益友于兄弟共被均衣見善必悛
歸心三寶君之孝也君之仁也曉陰陽義通挈壺術事
瞿曇監侍一行師皆稱聰了委以腹心君之德也君之
能也掌曆生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授文林郎轉吏部
選時載五十有六運薄陵遲降年不永嬰疾累月藥餌
無徵病甚日篤終于其家嗚呼生分有涯逝川長沒備
凶儀習吉地以戊子歲實沉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
首鄉禮也有子五人順也運也訓也慎也俊也昊天罔
極泣血如流恐代久陵夷高崖爲谷孝心遠紀式刊銘
誌
長原孤墳松檟蕭森刊石選紀流芳德音泰山其頹梁
木其摧五子荼毒追慕增哀
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
潘府君名智昭字洛京華原人誌歷敘其上世云楚
大夫汪之緒也左氏傳楚有潘尫賈氏注楚大夫師
叔字今誌作汪與傳文不合又智昭祖觀太中大夫
行司津監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都水監曰司津
監使者曰監以是推之觀行司津監即其爲使者在
龍朔以後也誌内戊字缺畫又書景時景時者丙時
也時皆用支此獨用干他文亦不見惟北齊書南陽
王綽傳有景時授堂金石跋
按碑題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諸
墓誌從未有以郡望冠其姓而題于前者此爲異
例潘氏之先廣韻云周文王畢公之子季孫食采
于潘因氏焉出廣宗河南二望此碑題廣宗則不
與河南同系而文又云黃門侍郎岳之允岳爲滎
陽人是河南望矣通志氏族畧云潘氏芊姓楚之
公族以字爲氏潘崇之先未詳其始或言畢公高
之子季孫食采于潘謬矣廣韻通志二說未知孰
是碑載曾祖仏壽祖觀父元簡史俱無傳仏即佛
字梁天監時京口甘露寺鐵鑊文佛殿作仏殿碑
述君事蹟無他長止于功書算别寶玉通挈壺術
以掌曆生事授文林郎轉吏部選唐六典太史局
有令其屬有司曆靈臺郎挈壺正有保章正掌教
曆生三十六人同流外八考入流碑稱君掌曆生
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則是以挈壺術充曆生八

考入流而授文林郎也碑又云事翟曇監侍一行
師舊唐書方技傳一行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開
元五年强起至京置之光太殿則覓君之侍一行
在開元五年後矣碑云以戊子歲實沈月五日癸
酉殯後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天寶七載
爲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
日月會于實沈是實沈爲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
七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
朔五日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葬
日書時而用干僅見此碑癸酉日丙時乃丙辰也

韋仇元素碑

碑裂爲三段其有字者一段僅高二尺八寸廣三尺五寸六分十四行行十四字皆磨泐不可辨隸書額題大唐闕東平郡太守□□府君神道之碑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厰務村

大唐故東□□太守闕
闕君闕字闕大將軍闕人也大王父闕之闕合闕行闕
士人所闕一闕山闕一闕天子闕

附錄碑文并跋二則從山左金石志錄

大唐贈東平郡太守韋仇府君神道之碑
□□院學士知史官事韋述撰
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府□□□東蔡有鄰書
嘗聞祀盛德者必及百世承大勳□□□□□□□
□□□□□□錫礐繁茂在商則爲申爲呂在周則
爲齊爲許枝分派別更盛迭貴則太守韋仇府君是
其後也君諱醽素字醽素□□□□□□□□□
于紀裂繻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
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併子□□□位降處仇山
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草□□□□焉自是
流離荒服六百餘載魏氏徙跡平城建都河洛君之
六代祖馥□參□督始歸中原仕至寧南大將軍徐
兖青齊相五州刺史馥□□州任城郡守挹鄒魯之
舊風慕洙泗之餘俗遺命留葬因而家焉復因武陽
遠於□部代爲魯郡□□任城人也大王父魏郡太
守諱褻大父萊州□□□政烈考博陵郡錄事參軍
諱孝方皆以友悌博雅德艮淸白增修其勛克開厥
後君卽博陵府□之第三子也稟粹含和中温外朗
行必誠信□□□□之經學無浮華莫匪詩書之奧
弱冠以孝廉登科授將仕郎無幾將有捧檄之□□
□艱不赴□□免喪迺喟然而嘆曰士之所以降志
辱身者□□□□然則隱居行義不患無位蓋所貴
在乎全其道也故富貴非道則不取貧賤非道亦不

去齊景千駟不如縱綀之一賢王氏五侯孰與單□
□□□□鬬刼掃拒絕辟命澹然歸眞以壽而歿君
子以爲鴻飛寥廓罕能測其所至哉夫人渤海吳氏
合宮丞少明之妹也婧風婦則儀□□□□□□□
□家終率禮而偕老嗣子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
兼殿中監內外閑廐等使兼瓊積祉所種濟美必復
匪躬是徇爲國藎臣拔自郞□□□□□□□□□
董戎驅輶軒而按俗自褒斜之外邛筰之內萬里澄
淸人安訟息間者□戎負德蟻聚□山職貢不供兵
車屢駕稟　聖皇之英算囊大國之威靈一舉而□
□□□再□□□其噍類罷柝置吏班師舍爵　天
子議以殊賞酬其懋勛迺推錫類□□□追遠□寵
開元廿九載秋七月　詔曰孟州大都督府長史兼
御史中丞持節劒南節度□使營田副大使本道兼
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瓊父故將仕郞疊素
氣合純粹才擅奇特資禮樂而秉彝負文詞而擢秀
議能多通稟命不融德建昭代久淪幽壤雖馳脃易
遠松檟成行而餘□□鍾芝蘭克茂贈言疊子每効
忠公揔節制之師殄疆場之捷行賞爲重爰贈介先
俾自葉而流根庶憖存而榮歿可贈宋州司馬天寶
三載秋九月　詔曰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
夫章仇兼瓊祖故博陵郡錄事參軍孝方父贈睢陽
郡司馬疊素等□才繼跡雅操疊風累德成名克家
存□□生令瘞幹用於時揔戎懋其勳績秉憲肅其
綱紀榮親廣行既資孝以爲忠自葉流根載敷澤而
彰善宜加禮贈俾昭餘烈孝方可贈汲郡司馬□□
可贈使持節東平郡諸軍事東平郡太守又　詔曰
兼瓊□祖母王氏故母吳氏女則懿範母儀盛德何
□嘉慶傳嗣徽音誕此良才克昭遺訓□□褒賢之
贈錫其有禮之封王氏可贈太原縣君吳氏可贈勃
海郡夫人初尚書既孤伯父麻城令崇節及麻城之
夫人馬氏親加訓育恩逾所生洎□獻凱策勳泣奏
其事　上爲之憮然特　詔追贈麻城府君爲楚州
刺史馬夫人爲扶風縣君嗚呼厚於仁者□其□愛
其親者及其類所謂孝□□□也故得　明主感歎
嘉迺誠心贈策□□哀榮薦至非夫慈惠恭儉福履
所積肸蠁感通明神所勞則孰能臻於此哉於是載
美簡策流芳琬琰永□□裔豈惟太原有道無媿□
□之詞南陽文學空傳子工之頌其詞曰
系自炎皇惟裔之□□□□□去紀爲章拒漢協楚

先其封疆言遊華夏□□要荒魏氏徂爾卜遷嵩邙

我宗復昭列于周行纂□軒裳□□□□□□東平

畯如琳瑯□□□□□□五常辭祿顧道戢耀含芳

積善□裕克生才頁準繩憲府恢復戎場勳績所酬

寵贈惟光迺立廟祧以榮邦鄉□□□□□□□□

俾□休烈如川之長臣烈不揚臣忠不彰子孫是詹

永思勿忘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十月戊戌朔二十下闕

甲申夏四月三十日晦羽遐持此碑互相校錄譯出

若干字原闕若干字舊碑爲文氏故物中間倒置三

行爲之譯正文字書八分有額

己丑五月七日重值購此再正數字林宗志

右碑在濟寧城北三十里耿務村南官道旁甚高厚

斷爲三段篆額十六字字徑二寸許碑文八分書字

徑寸許磨滅不可識僅隱隱見數人字而已濟寧州志

右碑題云大唐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下闕學士知

史宮事韋□撰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闕蔡有

鄰書天寶七載十月二十日立府君諱元素字立素

兼瓊之父也兼瓊著績西蜀兩書無傳其祖父名字

非此碑幾不聞于後蔡八分書在韓擇木張庭珪之

上而此碑巋然標樹于大道之旁西去濟寧州三十

里車塵馬矢堆積其下更無有拂拭之者予命工人

搨之金石錄補

右碑磨滅幾盡又裂爲三無可辨識惟碑額四行尚

完好偶檢 國初葉林宗萬金石文隨錄載此碑全

文亟爲補錄案李白荅杜秀才詩云聞君往年遊錦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注謂章仇兼瓊也今據此碑兼

瓊即元素子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劍南節度

使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全文一千四百餘字存者僅二十七韻葉

石君金石文隨錄載此文山左金石志刻其全文

頗可資考證因亦附錄于前葉石君名萬林宗其

字也吳人跋稱甲申爲崇禎十六年己丑則 本

朝順治五年也此文石君從文氏所藏搨本錄出

繼又以重值購得一本然則此碑在二百年前尚

有搨本流傳矣碑文撰者韋□泐其名尚存辶據

唐書韋述傳開元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兼知史

官事充集賢學士至天寶九載始遷尙書工部侍

郎碑歷官與傳合當是韋述也書者蔡有鄰史無

傳廣川書跋但載尉遲迥廟頌盧舍那佛像記而

不及此碑則此碑不傳于世久矣文云在商則爲申爲呂在周則爲齊爲許章仇是其後也裂繻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爲姓秦項之際有雍王章邯爲漢口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申呂齊許皆姜姓通志氏族畧章仇氏以事爲氏姜姓本章氏齊公族漢有章弁因避仇遂加仇字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是避仇之說與碑載降處仇山不同也以事爲氏卽保章之義章弁疑卽章邯音近而異史記秦始皇紀二世皇帝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二世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項羽往救章邯等戰數却二世讓邯邯以兵降諸侯又項羽紀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此卽碑所稱雍王章邯也章仇兼瓊位顯而名著四川通志稱其官劍南節度時興大南市創新津遏濟堰溉眉蜀二郡田人懷其惠立廟于堰南號寅德公祠復引萬年池水以溉成都民田在蜀八年澤流萬世兩唐書不爲立傳碑所稱六代祖馥大王父夔大父政烈考孝方及元素亦皆無考然章仇氏之見於載籍者氏族畧章仇嘉勉之外萬姓統譜又有章仇大翼唐人無事蹟字典作隋人見於金石者此碑之外則汶上縣辛家海三官廟佛在金棺上囑累經石刻題名有大象主章仇禹生須菩提主章仇惠阿難主章仇仲禮象主章仇法諫章仇惠定章仇昕娘十願菩薩主章仇孝義碑陰有開皇九年字並見山左金石志則章仇族屬之在任城者自隋已繁矣史無兼瓊傳然元宗紀書開元二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冦安戎城兼瓊又敗之卽碑載口戎負德蟻聚口山兵車屢駕一舉再舉云云之事也碑載詔書旣贈其父又贈其祖又贈其祖母及母最後又贈其伯父崇節伯母馬氏皆以兼瓊推恩此卽貤封之典所緣起前此未見也

靈運禪師塔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二十行行三十六字額題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十三字並行書在登封縣少林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撰

聖善寺沙門勤口口

虛空廣大平其體智慧圓融平其用疑而不生甚不常

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口沙界無量國土
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
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翕虢州恒農縣
尉初上人之生也瓶珠孕於母胎定水澂於孩性內典
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泛如也
時不能知常以爲幻境非實泡身是妄五色令人昏五
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
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昇
氏椽于高口而上人遂緇於此郡玉立凡石不可喻其
炯然日映衆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口副乎夙
心無何習禪決於麗塢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真貫理照
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旣爭色身亦如始知
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
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彼嶺
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矣夫如是孰能
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粵開元十有
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霧晦黃於
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涸吾法海空吾
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
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不登
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
燈然千方燈乎彼上人者嶷然倬立以定慧爲藏以涅
槃爲山圖通於不住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今則絕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
則物換況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蹤而
不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浪汨
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淸作大醫王爲大禪伯岳立
松古蓮靑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
曠色身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
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靈運碑者唐崔琪纂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
一筆不似 弇州山人稿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
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
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卽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卽我性
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況經生哉 蒼潤軒帖跋

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即梁帝皇嗣者也以其爲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金石文字記

文云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按蘭陵東海縣此當稱南蘭陵則省文古人有之黃叔璥中州金石考云陰陀羅尼經呪高岑書按岑唐嵩山隱士中州金石記

碑稱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莽號州恒農縣尉其敘靈運世系如此今額題行書與碑旣非一手而又誤指靈運即梁帝皇嗣臨文失檢殆非實也碑側下有辛秘題名其文云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九日河南尹辛秘奉勅祭中嶽散齋于此寺正書凡五行俱完好竊怪葉封嵩陽石刻記可謂博采矣然亦遺而不收獨寻乃始得之故益自矜惜爲可寶也辛秘見新唐書本傳累遷汝州常州刺史河南尹與題名合授堂金石跋

拜比干廟文

碑高五尺廣二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正書在汲縣比干廟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商墟乃下詔追贈商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聞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進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暱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口口其口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王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家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歸口口口之口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口于孟津公存而商存公喪而商喪與亡所繫豈不重與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商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曠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襃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壽春

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擴在三之規垂不
一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
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
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
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
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
下禋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
墓葺祠置守冢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
於戲哀傷烈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
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
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
隣邑官非拭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爾來□爲臣不易
麋軀非仁詔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

右唐李翰文

宋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汲令聊城朱子才立石
主簿東里張琪書丹
監衛州酒稅宛丘孫絢題額
刊者柳士衍

唐太宗追贈比干爲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
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
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建中靖國元年汲令朱
子才重立 金石文字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立張琪正書□□題額在汲縣
琪時爲汲縣簿所書李翰文字體秀整在唐人中亦
爲絕手而無書名者豈以位卑邪 中州金石記

碑重立字畫過纖已漸損蝕不大顯鋻文爲李翰撰
翰見新唐書文藝傳云翰擢進士第調衛尉今碑自
序天寶十祀余尉于衛者是也翰既上張巡功狀表
諸史官而于太師忠烈之蹟猶三復言之非如世所
號爲文士也 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八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四十九

中岳永泰寺碑

碑高七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登封永泰寺

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頌并序
靈昌郡龍興寺沙門靖彰撰
穎川處士荀望書
觀夫聖應無方等曜靈之流萬象覺海元曠若溟渤之
含百川凝然居衆妙之先煥矣處有空之際於是慈光
西燭慧液東飛廣開權實之門爰啟布金之義粵茲寶
界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卽　孝明帝之賢妹也乃居
寵若驚克修雅志確乎出俗入道爲尼以誠信有徵
勑爲置明練之寺兼度士庶女等百有人矣頃遇周武
不斂正教陵夷至隨氏開皇重加修復又度尼廿一人
以崇景福曁　有唐貞觀三載議將尼寺居山慮
恐非人侵擾　勑令移額於偃師縣下置此因廢
爲至神龍二載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維那僧道瑩
奏聞此故寺依山帶水形勝幽棲不假多工便堪居住
伏惟　故永泰公主器韞冲和承規　帝闕
庶增瓔萼翼保瑤枝何圖歇代辭榮遷神遂遠
二聖痛金娥之殞兆人興玉碎之悲凡厥有情孰不傷
悼至論潛祐必賴薰修伏望　天恩爲永泰公主
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特望度僧二
七人庶使福資冥路竊惟聖不孤運會緣必興建寺立
僧寔由於此自茲已降暨乎至今亦有別　勅配
居或牒兩京名德翼翼淸衆五十餘人咸以軌範端融
心澄海月鵝珠育物禮誦無虧常懷報　國之恩
庶願福增　皇祚千佛二古塔者昔明練之所起
亭亭四照嶷嶷搖空龕室聆朧重光迴暎其間大窣堵
波者隨仁壽二載之所置文帝應命感異稀奇忽得舍
利一瓶雪毫琛爛火焚益固擊之逾明乃詔天下梵場
令起塔供養爲蒼生之祈福也口制妙絕神工未方永
鎭檀林以昭盛烈東有兩支提者昔寺主道瑩上座崇
敬遺教門人之所造也二長老僧惎國寶振古超今悳
化歸眞法俗追悼故起斯塔前門樓浴室食堂經藏者
郎大德曇陟律之所搆也律師宿智圓明知微察物少
編僧錄風骨天然精持大乘元通數部不住無相兼崇
有爲沙門思晤者心燈獨知跡無住處諸佛遺旨必能
竭其筋力諸魔動念必不愛其死生乃跋涉江山樸斵

杞梓食堂之力頗有助云九級浮圖者比丘眞一敬爲故兄寺主眞藏之所建也禪師積德累仁果曾慈惠玉昆金友俱離塵龍第子沙門志堅乃陳留郡封禪寺都維那僧希晏等敬爲和上樹茲景業藏寺主絢彩凝華心鏡虛朗再成寶殿重立尊儀但有闕遺盡加營葺并鑄大銅鐘一口重四千斤函廿石裝飾嚴麗備物惟新金容將滿月齊暉玉相與日輪爭耀簷宇四繞迴廊復周蹬道淩虛懸階數帀風鈴夜警聲聲流解脫之音曉梵朝吟一一讚苦空之偈嘉木繁植祥花接異菓恒春膏柳垂帷高松結蓋而雲際前寺主道演前上座智光前都維那元順皆體道歸一異本同源逍遙林泉躧履雲壑復有沙門法意敬一等至樂大乘沉心不二一日必躬當賈勇而行諸六時精勤縱力極而不廢其寺也嵩巖右脅龍律左傍前眺案崗萬公居後地形澄逕幽磎對靈鎮之臺山勢巍峨峯頂與會巒俱峻昔跋陁三藏懸記此方人安衆和福利弥廣時上座明信寺主道俊都維那敬一並操履霜槩動成紀綱德義相資同知寺任但恐三輪一轉海際塵驚若不刊勒貞珉何以表之靈跡靖彰內慙深定外謝多聞敢違宿心昧揚休烈

其詞曰

佛性微　遍含識　隱顯自在兮　無量力　開秘藏

耀無疆　寶剎嚴凝兮　仙路長　韻慈鐘　震懸

極　警衆沉昏兮　清闇域　光勝宅　啟津梁　淨

彼地獄兮　與天堂　昔明練　今永泰　跃陁遠記

兮　斯爲大　刻琬石　炳微言　曠代昭宣兮　萬

祀傳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閏三月五日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碑略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孝文帝之妹入道爲尼及神龍二載僧道瑩奏爲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觀荀望書結體茂密不減蘇靈芝而無書名何也中州金石記

碑建于天寶十一載稱年爲載是也今文云貞觀二載神龍二載當時元宗自欲變年爲例未嘗易及祖制又文稱隨仁壽二載并前代亦追改之緇流不學輒遷就至此多寶佛塔碑亦云天寶元載岑勛之失與此并同隋字仍作隨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即孝明帝之賢妹也賢妹之稱始見于此明帝之妹是世宗宣武皇帝之女魏書不立公主傳故無可攷據河南通志

載永泰寺在登封縣城西太室之右云是後魏孝文帝公主焚修地則誤矣魏書明帝紀明帝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爲皇太后己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爲尼徙御金墉此公主不知是太后所生否耶八月丙子尊皇太妃爲皇太后臨朝稱制至正光元年七月侍中元乂劉騰矯皇太后詔以帝年已長敬遜别宮乃幽皇太后於别宮至二年永泰公主入道爲尼史雖無可攷然觀當時朝政若此則高太后之出俗與公主之爲尼或皆有不安于其俗之故也

多寶塔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正書額失搨在西安府學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南陽岑勛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眞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粤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踊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宏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胤母高氏久而無姙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熊羆之兆誕弥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絶於葷茹髫齔不爲童遊道樹萌牙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籙也進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珎藏異窮子之疾走直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尒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勤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咸捨珎財禪師以爲輯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灔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即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歡愜負畚荷插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灑以香水隱以金鎚我能竭誠工乃用壯禪師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精行道衆

聞天樂感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創
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　帝夢七
月十三日　勑内侍趙思偘求諸寶坊驗以所夢
入寺見塔禮問禪師　聖夢有孚法名惟肖其月
賜錢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
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明永平之日
大化初流　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
昭有烈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
倍矣至二載　勑中使楊順景宣　旨令禪
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總僧事備法儀
宸睠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百疋　聖札飛毫動
雲龍之氣象　天文挂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
將就表請慶齋歸功　帝力時僧道四部會逾萬
人有五色雲團輔塔頂衆盡瞻覩莫不崩悅大哉觀佛
之光利用賓于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
之可頓心遊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
強不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讚木
未熱得火何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
華香煙不斷經聲遞續炯以爲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
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

恩旨許爲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
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賢變
于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
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
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
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
夜壑無變度門劫算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爲
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
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
載　勑内侍吳懷實賜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
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宏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
成曰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　主上握至道
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
宸衷非　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倬彼寶
塔爲章梵宮經始之功真僧是葺克成之業　聖
主斯崇尔其爲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盖偃下欻崛以
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晻晻其靜深旁赫赫以宏敞礝
碱承陛琅玕綷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栱
反宇環其壁璫坤靈贔屭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
復肩拏摯鳥肘攫修虵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

有爽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鐍
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鷲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
炅晃環珮葳蕤至于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
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
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
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尒來寂寥罕契眞要法不可以
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
華之教也開元關于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爲妙
門驅塵勞爲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
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爲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
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峯嗟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
以法華爲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兒也岳瀆之秀
冰雪之姿果脣貝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卽之温覩相未
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
之秘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　帝選或行密衆
師共宏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門人苾蒭如巖靈悟
淨眞眞空法濟等以定慧爲文質以戒忍爲剛柔含朴
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
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爲於有爲通解脫於文字舉
事徵理含毫强名偈曰

佛有妙法比象蓮華圓頓深入眞淨無瑕慧通法界福
利恒沙直至寶所俱乘大車其一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
想寶塔思宏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　帝
夢福應天人其二輪奐斯崇爲章淨域眞僧草創
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薦臻靈感歸我
帝力其三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
夜杌還懼眞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其四大海吞流崇山
納壤教門稱頓慈力能廣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知
見法爲無上其五情塵雖雜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
轂斷常起縛空色同謬薝蔔現前餘香何嗅其六彤彤法
宇緊我四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無垢慈燈照微
空王可託本願同歸其七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
勑撿按塔使正議大夫行內侍趙思偘
判官內府丞車沖
撿按僧義方　　　河南史華□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眞卿書多寶塔者僧
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今猶有
存者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
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晝蹟尚如新也金石錄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舊搨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天遒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刧世尊說法此佛卽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卽證菩提卽現多寶塔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弇州山人四部稿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為然所以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勻穩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撆致大失眞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晚著案書案亦大有力倚此為墻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書畫跋跋

右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岑勛文勛既極言建塔光怪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主崇信之篤賜予寵賚如是之隆而魯公又為大書而深刻之今千有餘年家畜人有其見重於人蓋不但如子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於無窮哉蓋當時刺血塗金寫經祈福雖宮禁之嚴亦已靡然為之降及後世又可知已近代能書如趙文敏公之徒則亦汲汲為之雖一草廬吳先生不肯奉詔撰文其如衆楚何葉盛菉竹堂稿

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寘塔中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金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鐫華

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金石文字記

多寶塔為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盧舟題跋

右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康熙中碑石斷銘詞缺佛

知見法爲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六字損歸我無空四字末行鈌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其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是西京卽京兆也石墨鐫華云碑舊在興平千福寺興平爲京兆屬縣今撿陝西通志興平縣無千福寺但有多寶寺在縣治東南十五里而不云有塔不知卽千福寺否也撰文者岑勛兩唐書無傳但署南陽而無官位殆未仕也書者顏眞卿結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于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爲武部也尚書上加判字史志不詳其制据兩唐書顏眞卿傳則其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尚書也新書傳眞卿被害在興元元年年七十六（舊傳云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三年是其書此碑年已四十四盧舟以爲少時書者約畧之詞耳題額者徐浩銜題撿按尚書都官郎中新書傳載此官由河陽令爲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累遷都官郎中舊唐書傳不載此官稱其工艸隸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又云工楷隸肅宗悅其能而不言工篆書新史傳又言其署府時民有妄作符命者浩按篆詰狀果詐爲之則其能篆書宜也碑叙禪師楚金建塔之事大略云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忽見寶塔宛在目前期以六年建塔旣而許王瓘等咸捨珎財將千福有懷忍禪師中夜見一水流注千福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卽建塔處也寺內淨人法相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明近滅天寶元載創構材木感通帝夢勅趙思偘入寺見塔賜錢絹助建修至二載勅旨令禪師于花蕚樓下迎多寶塔額至六載乃刺血寫經石函盛舍利造自身石影同置塔下又寫蓮華經千部用鎭寶塔又寫千部散施受持其載勅賜銅香爐高一丈五尺表謝詔荅此建塔之始末也末云天寶十一載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据通鑑目錄是年四月丁丑朔非乙丑且廿二日戊戌則丁丑朔無疑也天寶元年感通帝夢及二年花蕚樓下迎御書塔額此二事固本

紀所不應書卽所謂許王瓘者諱字玉旁當是元
宗諸子而兩史諸王子傳無王許而名瓘者則不
知碑所云爲何人也方外文字多夸張之詞不能
盡覈者大率類是寫蓮華經既用鎭塔復散施人
間趙明誠所及見者卽此散施之本也岑參詩題
云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葢有塔必
有院塔名多寶經品列于法華宜乎以法華名院
而碑但詳叙建塔不及建院之事文從略也岑詩
云多寶滅已久蓮華付吾師寶塔凌太空忽如湧
出時明主親夢見世人今始知旣空泰山木亦罄
天府貲云云與碑合也

楊珣碑

碑高一丈五尺廣八尺五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五十七字隸書額題恒農先賢積慶之碑八字篆書在扶風縣法門寺

□□武部尙書鄭國公碑銘并序
御製御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是行正書
□□易與　天地准故君子洗心焉夫出處審乎
時黙語存乎　道簡易成其大勞謙亨於吉□□
□□□有人□□□□□□公□□□□右相國忠
之父也純孝足以合禮移忠足以和義體仁足以長人
貞固足以幹事包大易之四德其□□□□□莫京□
□□□□□□□□□有以嗣者矣公諱珣字仲珣
華陰人也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僑食菜受邑君楊氏
族之先也黃雀四環□□□□□□□□潔白□□
□□□五公四代棄朱輪者兩漢百人門閥之宗也公
曾祖汪隨國子祭酒吏部尙書戴國公探　道秉
德□□□□大父令本庫部郞中□沂□三郡守講信
修睦不隕厥問烈考志謙靑城令追贈陳留太守修辭
辯學齊遊以取榮沖用晦德積慶以垂裕□□□□□
□有□光公承□□之陰隲體積善之陽報氣禀淸明
生歆禮樂故藝能無不總博覽無不該嘗讀書至事親
章乃輟卷長歎曰夫子志在春秋□□之□行在孝經
□□□也乃□心所至誓不違親然鳴鶴遠聞招弓屢
辟確乎不拔皆以色養懇辭靑城府君每加誨誘俾之
從政公乃□□□□□面承大人庭訓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府君乃撫而慰之就成雅
志自是三十餘載非躬廌甘旨不以潔□□□□□
□□□□□□定非□疾無□□之憂致□養極三牲之
樂當時君子議以爲難及丁家艱哀毀踰制遂結廬墓
左手植松楸郡縣以孝聞服滿名□□□□□以旌□

行遷延不行者久之或曰生極其養不違親以易身孝
本乎仁豈懷寶而迷國又太夫人有哲切之誡乃應命
焉換左衛兵曹以□□□□州司士轉杭州司士□□
□□職及欒棘僅起哀麻外除謂楚祿萬鍾未無及已
孔門四教庶有立乎乃息心參調優遊著述壽以親□
□□□□□□察使察罪舉能□□廱武令公□從政
也蘊中和以息機推誠信以動物草木無夭況人庶乎
鬼神知感況豪右也所以堂上鳴琴□□□□□□□
□所在□□□□□用公之道行公之志推以一邑持
宰　天下亦信然乎神欺輔仁位不充德亭伯勞於
於郡掾仲躬止於太丘□□□□□□時宰竊位而□
歎命之不偶□□□□猶今享年五十有一開元五載遘
疾終于廱武之縣廨公始自解褐應名及乎易簀歸□
凡六徙□□□□□者三□人者一□□□□之屯
□無慍恚於三黜以之造次必周旋於四科傳曰湼而
不緇磨而不磷公之謂矣夫人中山張氏僕射□□□
□□□州希□之□女恭儉之德訓□□宮貞信之教
行于嬪族命之不造華年早彫以開元二十七年十月
十六日合葬于岐陽之安平山南原禮也天寶七載追
贈魏郡太守夫人中山郡夫人其孤國忠濟美代業應

期王佐則我有　社稷參能衛之我有廊廟
尒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俾
九流衣冠萬邦黎獻丕乃大言曰咸有一德思皇萬年
時惟尒勞時惟尒弼若然者雖我君臣之□□契理運
亦乃祖□之訓貽厥門風於是美□□之克家霈眷澤
以流業天寶十二載三月重贈公武部尚書追封鄭國
公夫人鄭國夫人所以彰父教子忠君嘉臣節也俾萬
載□□□□□□□□□□希音則鉅鹿名將空深
漢主之懷闕里先師逾愧魯侯之誄銘曰
先王至德訓人惟孝偉哉楊侯獨立名教宏　道
由己聚學依仁悾悾厲節諄諄奉親明惟其物暗不欺
神□□□□□□□□□□顏冉其倫君子委和
嵩神降慶挺生王宰精微亞聖光尒前烈毗予大政延
贈夏卿追封舊鄭安平原兮岐之陽□□□兮□□鄉
□□□兮□□□冥冥歸兮泉路長獨九京之豊石播
終古兮名揚
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十六日□□□
□□□　此行正書
碑陰題名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　同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右唐楊珣碑案唐史宰相世系表楊珣爲友諒子今碑迺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爲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尔能衛之我有廊廟尔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褻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虖碑天寶十二載建盖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金石錄

案碑額書恒農先賢積慶之碑云奉勅題者卽篆額也關中金石記

右碑在縣北二十二里高原之上掘關者三之一然猶有可辨者碑今尺高二丈三尺按今實高一丈一尺志誤寬六尺二寸方趺刻海馬垂雲寬九尺制造鉅麗書法婉美孝經末行有二載癸巳字上下闕知是天寶十二載建立也題額亦工甚歐陽唐書世系楊珣出太尉震之後上谷太守珍生淸河太守眞眞生洛州刺史宏農公懿懿生翼州刺史三門縣伯順順生儀同三司平鄉縣公琛琛生梁都通守汪汪生庫部郎中令本令本生昊陵令友諒友諒生宣州司士參軍珣珣生國忠而友亮之弟志謙生蜀州司戸參軍元炎元炎生太眞妃故妃與國忠應爲同曾祖之兄妹而碑云珣之考爲青城令志謙是元炎與珣同志謙所生珣生國忠元炎生貴妃妃與國忠爲同祖之兄妹匪同曾祖之兄妹也此史之誤於世系也碑吕汪爲隋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戴國公而世系只言梁郡通守此史之誤於職官也貴妃傳言詔爲元炎立宗廟帝自書其碑此因帝有題碑之事曠代作史誤傳珣爲元炎不曾親察此碑爾此史之誤于紀事也嗚呼金石之文不泯於世功豈淺鮮哉碑中孝乎惟孝亦是四字爲句扶風縣志

舊唐書楊國忠蒲州永樂人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案職官志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則十二載追贈應從武部史以爲兵部未詳核也碑稱仲珣華陰人蓋舉其族望故與傳稱永樂有別開元未改年爲載此稱五載或追紀書之授堂金石跋

碑云天寶十二載當卽立碑之年舊唐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通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爲司憲亦誤也以余所見唐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誌銘行文部常選申

堂構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攷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爲易之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翦圭自周封晉伯僑食菜受邑君揚按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揚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叙珣先世而遠揚氏之先妄矣又貴妃傳謂是元炎之女國忠傳謂是妃之從祖兄參以宰相世系表國忠高祖汪曾祖令本令本三子曰吳陵令友諒曰志謙曰志詮吳陵者武后爲其父墓所立石也友諒乃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則元炎之父而妃之祖也是妃爲國忠之再從妹令此碑乃以志謙爲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威晚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䜟戢爲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金石錄反以史爲誤此過信碑文矣又表于汪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于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蛾術編

案楊珣碑云志謙生珣珣生國忠是國忠與貴妃爲同祖兄弟及以宰相世系表校之令本生友諒志謙而友諒生珣珣生國忠志謙生元炎兄弟三人元炎生貴妃是與國忠爲同曾祖兄弟國忠傳亦言國忠爲太眞妃之從祖兄蓋新書表傳並以珣爲友諒子也然碑立于當時且出元宗御製自當以碑爲正惟珣若爲志謙子則元炎兄弟當有四人珣之行次不知何屬而友諒或無後未可知也又新書貴妃傳云從籍河中遂爲永樂人而碑云華陰人及珣之塋所又在岐陽殆從宦遷徙不常厥居之故歟若夫碑額云宏農者從族望也貴妃本元璬長女明皇以壽邸之嫌其冊妃也謂爲元炎少女者之史蓋幼養叔父家此少女之文所由假借歟至碑云夫人中山張氏當是易之之女故國忠傳謂其所自出耳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武張之亂輾轉歷數十年而禍水益烈必至邦之杌棿而後已也氣燄之所取可不畏哉

又按碑題武部尚書鄭國公所題官與爵皆天寶十二載三月所贈唐書宰相世系表皆略而不載但稱珣爲宣州司士參軍而已又碑載天寶七載先贈魏郡太守表亦不書若謂表但書生前所歷最後之官則碑稱終元武令之縣廨是其官終於

元武令也其末令元武之先碑有云換左衛兵曹以口州司士轉杭州司士以表證之其所泐之州名當是宣州則亦在杭州之先不知表何獨有取於宣州也碑是御製御書而皇太子亨奉勅題額太子即肅宗也額題恒農從其族望而下有先賢積慶字題額而有褒頌之詞者始見于此碑稱夫人中山張氏僕射下闕州希口之口女舊書國忠傳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舅也新傳云國忠張易之之出也爾雅釋訓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則國忠爲張易之之甥夫人爲易之之姊妹新書張易之附見行成傳云追贈易之父希臧爲襄州刺史則碑所泐者乃襄州刺史希臧也末題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口口口十六日下闕是月已巳朔十六日爲甲申可以補碑之泐也

劉感墓誌銘

石高一尺二寸七分廣一尺二寸四分廿三行行廿三字行書

唐故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河東進士李震撰

集賢院上柱國安定郡席彬書

猗夫秉閒氣孕淳精扇風雲盪河岳體五行之秀應三才之靈者緊　我劉公而是焉　公諱感彭城人也曾祖諱存隱德不仕耽逸丘園　祖諱晃父因子貴克大吾門　皇朝贈南碭郡司馬　公清德難向至理可師屬　我皇撥亂之開元也　公提劍以從技戈而先附　鳳高翔擧　龍躍遂使羣兇泥首萬方革面解褐授翊麾副尉行典州大拖戍主遷右衛寧州彭池府左果毅靈鑒洞照應變知微命偶　聖君職叅都尉又改昭武挍尉行左衛陝州曹陽府折衝轉左領軍衛同州襄城府折衝叅謀帷幄之中制勝樽俎之右無何拜寧遠將軍左武衛翊府右郎將又遷明威將軍右龍武翊府中郎將公位階鴻漸官達虎賁騰淩建信之名標淮公幹之氣轉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進封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皇帝乃命圖形麟閣賜印雲臺公侯伯子之榮封河山茅土貝胄朱纓之貴列長戟高門忽興逝水之悲終銜過隙之歎以天寶十二載二月廿一日薨於永興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一以其年十月卅日葬於咸寧縣黃臺鄉之原禮也嗚呼地埋勇骨天落將星蕭瑟松門悽京薤挽嗣子秀等哀哀血漣欒欒棘心願頌惟家之風以篆他山之石

銘曰

三秦崩九泉窟鶴報地兮潛恍惚森拱木閟荒墳人痤
玉兮碎氤氳

誌石近出土完好前列河東進士李震撰宰相世系表列震泉州刺史案表又有震起居郎未知孰是集賢院上柱國席彬書舊唐書職官志有集賢殿書院即誌所稱集賢院也院設官各有職任不聞以勳官備員葢亦志文所闕與劉感誌稱其當元宗撥亂之開元提劍以從遂使羣兇授首云云開元元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及岑羲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感當時從討立功始基於此誌所書感歷轉階職由從七品下進正六品上又進正五品下又進從四品下最後轉從三品上無一越級者攷感初從元宗撥亂事定僅授翊麾副尉葢非有殊勳可紀如碑所云殆亦子孫文飾之辭欲耀於人與黃臺鄉見元載傳稱萬年縣界此作咸寧地里志萬年天寶七載改爲咸寧乾元復舊此當天寶十二載故依改名元載當大歷十二年故仍舊稱也史例之嚴如是惟大桃戍新舊書地里志皆遺此名其屬何州不可攷矣授堂金石跋

香積寺經幢

幢高三尺八面每面廣五寸作四行書今已斷僅存下截字數無考正書

香積寺施燈功德經幢

施燈功德經文不錄

闕陽府折衝□□□□□□□□如□下闕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石墨鐫華

右碑題首缺二字下云施燈功德經空五字又云齋世耶舍譯後云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五日左驍衛漁陽府折衝下闕姜如珍等同建按經文義勸人施燈于塔院者有全照一階道二階三階四階或及塔身一級二級以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等語且有不空羂索經云云字畫近褚河南碑在香積寺中金石錄補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

孫志廉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七分廣二尺四寸二分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蘇州靈巖山館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陝郡平陸縣尉申堂構撰

文林郎行文部常選上柱國南陽韓獻之書

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昔吳稱帝業飛龍欝起於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彼德高致遠者蓋則其先故知族茂慶流弥蒙洎後□□之□□□之第六子也承家之績克奉徽猷風姿瓌然自幼及長智識天與藝能師資既得時以自致寔負才而見□服勤就養竭力盡忠承顏不違虔心至孝居公守道在職惟賢適褐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陟資驟進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朱紱弈弈儀容堂堂言語侍從之臣左右中涓之任淑慎攸止咸當　聖情君恩曲臨殊私荐及出入鴛鸞之殿栖遊日月之宮踐紫蔦於香街捧金輪於馳道者蓋得其忠為公以勢莫久居了真空而是覩所歸正信悟即有而得廩于以運短道長功存已沒天寶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寢疾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弟時春秋五十二夫人則天水郡君趙氏之女作嬪叶禮于飛有光先夫亡沒三歲而已即以明年夏六月八日合葬我府君夫人于長樂原之禮也　天子以舊臣可重軫念于懷旣贈之以粟帛復爰申于吊祭臣事之日人力借供嗚呼生榮沒哀身沈譽在繐帷已故石槨猶新掩泉戶以空幽慮桑田之有變將刻石以斯著庶不為冥寞君者乎乃作銘曰

名家令族孝子忠臣禮義及物賢良立身欝欝芳猷堂堂雅重白珪無玷玉卮有當官因德建寵自勤榮侍衛宮禁輝光日生上壽未央於烏卒歲落影西沉巨川東逝白日晝短黃泉夜長佳城寂寞原野悲涼美石已刊功名□□□□□□游于秋不□

右內侍省內常侍□府君墓誌銘今在咸陽縣文字完好而府君之姓獨剝落誌□□□之第六子亦闕三字蓋爲人椎去攷其文云吳稱帝業飛龍鬱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于北海疑其族出孫氏也志廉官中常侍階止正五品下生平無他表見旣沒之日詔贈粟帛申之弔祭喪事人力借供於是知明皇之崇寵宦者踰越常制以啓一代閹豎之禍所由

來漸矣唐六典無文部常選之名舊唐書職官志天寶十二載改吏部爲文部新書亦同斯碑立于天寶十三載故曰文部所謂常選者不知何官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意其爲選人之稱爾銘詞云堂堂雅重蓋雅量之訛與下玉巵有當協韻矣堂構丹徒人有詩名殷遙選其詩入丹陽集史稱其爲武進尉不云平陸尉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向在農家乾隆四十三年余以數千錢買之今移置靈巖山館庶免村童敲火牧牛礪角之菑也中州金石記

銘文字完好錢少詹事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者意其爲選人之稱予案唐書選舉志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云云此歲舉之常選也蓋韓獻之先有勳階又就歲舉而隸於文部故曰常選也與又敘云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適褐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以天寶十二載十一月終於咸陽縣來庭里之私第卽以明年夏六月合葬長樂原案長安志天寶七載改萬年縣爲咸陽縣縣惟冑貴里神鹿里見於志此誌所載來庭里蓋闕錄也長樂原據是縣長樂坡在縣東北僅一十里此稱爲原蓋一地耳釋褐作適雅量作重書石者誤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志廉富陽人富陽孫氏大率皆三國孫吳之裔文所謂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者是已至謂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後漢有孫賓碩北海人桓帝時賓碩年二十入市遇趙岐疑其非常人載之歸又有孫乾北海人先主爲徐州牧辟爲從事又有孫期成武人習京氏易家貧不仕郡舉方正不應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此所指不能臆定其爲何人也文稱府君有夫人趙氏而不云其有嗣子不知其經營合葬之事何人主之申堂構有詩名統籤不收其詩韓獻之名亦不列于書譜皆畧也

劉元尙墓誌

志高廣各二尺五寸七分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行書

大唐故雲麾將軍左監門衞將軍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劉府君墓誌銘并序

通直郎前行右武衞騎曹參軍賓忻撰

鴈門田頴書

君諱元尙字元尙彭城人也出自軒黃之後繼平光武
之體長源遠派□裔于公焉祖　高道不仕父　居心
物外混迹人閒絕粒歸眞澄神息念公稟靈□得風雲
之氣感嶽瀆之精茂咸有奇與同年而特異弱冠從仕
於□衞而超功簡在　帝心於斯爲美解褐拜掖庭
監作大食市馬使燕王市於駿骨伯樂顧之龍馬遂使
三軍迎送萬里循環榮寵是加超公內寺伯也復爲骨
利幹市馬崎嶇百國來往三春追風躡而奔騰逐日迴
而來獻遂加公謁者監奚首領屈突于侵擾候亭攪亂
軍旅公寄奉　綸誥勒公討之則知　聖澤推賢
軍容得士公有坐帷之策剋日摧鋒立討之謀應時瓦
解特拜內侍省公之德也北庭使劉渙躬行勃逆委公
斬之又瀚海監臨宣慰四鎭兵士畏愛將帥威攝無何
遷雲麾將軍左監門衞將軍攝省事寵　恩極也仍
知武德中尙五作坊使　國家寄重珍翫不輕妙眩工
輸巧從斑氏能爲□□斡得公心出入肅淸內外皆美
向一十五載考績踰深何必上□下□能無有□況招
寃謗徒有鑠詞　聖上委公淸愼特令無事雖去官
祿而不離家得預懸車於茲足矣未錫樓船之號俄聞
梁木之歌惟公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十一日遘疾薨于
金城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　皇情悲悼朝野增
傷以天寶十三載十有一月廿九日窆于龍原府大人
舊塋合祔禮也勢搞長原氣連秦岫崗巒蔡倚宮闕崢
嶸嗣子守義常選蘇期內給事上柱國守志宮教博士
並泣血茹荼哀纏觸類氣添哽咽痛感嘰□哀笳斷絕
於長空楚挽喧闐於廣陌克誠克信有度有章用展飾
終記之金石銘曰
帝軒之體光武傳家盈門金紫寵幄榮華夫盛必衰有
會克離聖人旣則神道何爲物慮推遷迹存不朽勒石
題銘同天地久

按碑稱釋褐拜掖庭監作大食市馬使唐六典掖庭局有監作四人從九品下監宮中雜作之事大食者西域大食國也市馬使無專員六典總紀于互市監條下云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馬駞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申聞太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量其衆寡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牧放焉其營州管內蕃馬出貨選其少壯者官爲市之是營州市馬之官爲六典所特詳而不及大食并碑下文所云骨利幹市馬尤未詳也碑又云

奚首領屈突于侵擾侯亭勒公討之又北庭劉涣
躬行勃逆委公斬之此二事史皆無攷奚有東西
之別與契丹同爲北狄部落若屈突是姓則通志
氏族略云本居元朔後從昌黎家長安久爲內地
著姓此言奚之首領似非其族若屈突于是奚酋
之名則唐書北狄傳不見其人惟契丹有可突于
名與相似而迥非其人不能攷也碑又云知武德
中尙五作坊使六典少府監有中尙署左尙署右
尙署之官其官名始于梁置左中右尙方三令丞
唐制省方字但曰中尙左尙右尙然中尙署官但
有令一人丞四人監作四人未嘗有五作坊使及
武德中尙之名且題有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
之勳爵文內亦不詳其加于何時末云窆于龍原
府大人舊塋合祔龍原府未詳所謂舊塋不知其
先世何人之塋也

高乾式造象碑

碑高三尺六寸中刻凸起佛像四邊題名正書在濟寧州與文鎮俗呼平頭店

心主高乾式爲亡考妣敬造神碑一所上爲國王下及
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存眷屬同登正覺左行
祖高忄妻李　留珎妻董口珎男神應妻顏男章女二
娘　妻翁郭原妻馮　乾式妻翁丁忠信口妻成公
口薛元宣姊二娘夫謝方運　口口口口口
男神度妻趙
劒男子雲
亡男皈僧
女四娘
度亡男仏奴
男留留
女五娘　口妻韓
碑側
施主韓方歲　施主　施希善
維天寶十三載歲次甲午閏十一月壬戌朔廿四日
建立右行
造碑人檀如洛

按碑中佛像突起其餘人名甚多佛像下皆刻小兒
形亦凸起而無首聞碑向在湾池中居人每見羣兒
戲月下逐之並入水竭其池得碑移入寺又見羣兒
從寺門出遂琢其首怪乃絕濟寧州志

右高乾式造像碑在與文鎮佛寺大雄殿西階下余
於乾隆乙未七月初見是碑詢土人云乾隆初掘地

得之見有佛像因樹于此亦不知爲唐物也余摩挲久之得其歲月戊戌三月始拓數本以歸李東琪記

右碑額間刻像一軀中分二層亦刻佛像左邊題心主高乾式云云右邊題唯天寶十三載云云餘皆施主姓氏惟中有小楷一段皆漫滅不可詮次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額刻佛像一軀碑中分上下二層上層刻佛像二列上一列佛像五軀極詭怪下一列佛像居中立者一左右侍者六下層中幅上下二列上列像三軀上施幃帳下列像三軀右幅四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二列各像五軀左幅三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一列像分兩節其十軀像極小濟寧州志誤以爲小兒形也像首俱完好但模糊不分眉目州志以爲琢其首怪乃毁者亦非其題字繞左右兩邊及碑中下層中幅之左右連及左幅之上列及于兩側蓋此形式與諸造像碑異也題名中造像人六字特大餘皆小字凡佛門檀護稱之曰主如像主經主齋主施主之類獨此碑謂之心主殆與晉照寺經幢所稱發心主之義同也題名皆一家眷屬其中有妻名咸公者男名酉酉者爲可異

東方朔畫贊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五寸五分厚九寸四面刻連陰其三十六行行三十字正書額題漢大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碑十二字篆書在德州署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并序

晉夏侯湛撰

唐平原太守顏眞卿書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也魏建安中分猒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絜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於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

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佐怳忽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懐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旣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淩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六年精靈永戢民思其祀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髣髴風塵用垂頌聲

碑陰

碑陰記正書額題有漢東方先生畫贊碑陰之記十二字隸書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唐平原太守琅邪顔眞卿撰并書及題額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字孝若父莊爲樂陵太守因來覲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猒次人魏建安中分猒次爲樂陵郡又爲郡人焉猒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猒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廿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素爲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爲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思復刻于石碑眞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互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曜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魚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璲韡逵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燿族弟渾前叅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游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駮雜生金卌年間已不可識眞卿於是勒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係祀

典唐大歷中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寰宇記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眞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曰棄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　右畫贊碑陰唐顏眞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眞卿始別書之集古錄

顏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此言也東坡集

東方朔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爲書今其石刻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然魯公于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卷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詔書爾果有道耶公之幸今猶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入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噬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廣川書跋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卽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沕然其峭骨遒氣渤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弇州山人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是安故家者小小磨沕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墨鐫華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叓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意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冰稱高手乃其文釆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踪顏僢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爲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擫一一如新蓋

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象捏素爲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爲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悶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爲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爲𢭃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墨林快事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眞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支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于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登仙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金石後錄

魯公書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晩歲極矜練作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尙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淸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

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毁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　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戸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葢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北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葢公之用

意淡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冽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眞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亟與數公同遊玆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冽李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宋謇二人與平李並爲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璧後置人益其夥哉曜卿見杲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拔萃起等者畢燿見酷吏敬羽傳與毛若虛裴昇畢曜同時爲御史又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耀相捭訐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燿不從日按唐書畢構傳子抗世系表抗與曜爲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爲正杜集存歿口號畢曜仍傳舊小詩曜一作耀亦燿之轉授堂金石跋

右畫贊文凡二十二行碑陽十八行和而不同棲遲止碑陰四行下位聊以從容起後刻記文十四行陵縣志載東方先生祠在神頭店即漢之厭次縣也顏書八分惟見此額山左金石志

東方朔畫象讚云大夫諱朔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厭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厭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厭次益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閒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爲厭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厭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即後漢富平故去祠廟轉遠其厭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者是爲朔之故里而廟亦隸焉樂史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祠在縣東四十里唐刺史顏眞卿重鐫夏侯湛贊現存于欽齊乘東方朔墓在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城北祠在墓南顏魯公書畫贊立碑祠下今碑移州署顧炎武云今在陵縣署內顏公云去安德二十二里樂史于欽云四十里小參差碑陰記云其像則捏素爲之以兩細君侍焉按朔傳注以細君爲朔之妻又宋常陽妻龍氏輔女紅餘志序稱爲細君今言有兩細君則爲妾矣又玉臺新咏云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爲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則細君似亦通稱蛾術編

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按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褚少孫附益史記滑稽

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梁玉繩清白士集）

按碑今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眞卿傳但言爲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郡太守而不詳何年据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二載也眞卿書多寶塔碑結銜爲武部員外郎時天寶十一載而傳載平原太守在武部員外之後尤足爲十二載之證傳又云安祿山逆節頗著眞卿以霖雨爲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也十四載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眞卿形狀何如所爲乃如此云云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在祿山反之先一年正魯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也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卽在此一年之內所謂祿山亦密偵之者殆卽碑陰所記平列諸人乎設使此碑不書則過此一年遂不及作矣古今名蹟之傳誠有數存非偶然也畫象贊先有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碑自有魯公此碑而韓碑遂不復可攷

傳稱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今檢魯公詩集祇一卷而平原詩無一存者知遺佚不傳者多也

哥舒翰紀功殘碑

碑前後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隸書

缺皇之德施化睟究堅經綸象雲雷日月所臨之缺遠

缺也憬□□夏其惟犬戎聚落猖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缺則懷缺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缺明德缺也潛通約而反間缺軍士缺未加缺乃親缺敗謀缺大□水

缺德□□叛缺巢而定缺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　聖策謀從缺頌曰缺

按此碑題哥舒翰紀功碑文殘缺僅存一百餘字可讀者曰德化侔究墜經綸象雲雷云云數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兩唐書哥舒翰傳翰之先葢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自被召入朝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與吐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

儀同三司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
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
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
賜一子五品官碑將賞拜有差其立碑紀功似當
即在此時嗣後不久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翰
移兵潼關戰敗降賊不復有功可紀矣更以唐書
吐蕃傳證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三年和親金城公
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
約其上詔張守珪分論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
無相侵暴迨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衆入
寇攻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青海明年破洪
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
更號神武軍禽其相兀論樣郭又破洪濟大莫門
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于是置
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
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
姓李氏此是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
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
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
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邊將紀哥舒翰功而因
以頌君德也杜工部亦有投哥舒翰詩云當代麒
麟閣何人第一功意亦此時所作其後翰守潼關
與祿山戰敗爲其所獲至于俯伏謝罪且爲祿山
作書勸降三節度使其喪節無恥如此工部草堂
集未經手定故留此詩于集中未免譽詞過當也
碑或立于天寶十二載或在十四載悉諾邏來降
之時皆不可知今姑附于十四載後此碑得者絕
少昶官關中德清宋維藩在陝甘制府幕中購以
見貽未詳立碑所在諸金石家多未著錄惟鄭氏
通志金石略載此碑云在熙州宋之熙州臨洮郡
今爲甘肅蘭州府在唐初爲蘭州地天寶中置狄
道郡後改蘭州爲臨州屬隴右道至肅宗寶應年
郎淪入吐蕃號武勝軍矣或此碑所在仍是甘肅
蘭州不知何縣

金石萃編卷九十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一

張安生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二十九字正書
蓋題大唐故張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雲麾將軍行右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開國侯南陽
張公墓誌銘并序

鳥能飛万里其有鵬乎魚能吸百川其有鯤乎夫鯤鵬之處者非滄海而不居非扶搖而不動豈秋潦夕吹而能加其志焉士有佐世之材者非艱難而不拔非　明君而不事豈廾脊凡類而能効其節焉則我　南陽張公功可著矣公諱安生譜娕清華門多高士漢有留侯秘略晉有司空傅識界萊冠冕暉曜相繼祖諱泰考諱貞竝儒素隱躬遁跡不仕田園蘊　道於高尚詩書襲德於風雅後曰公列爵追贈考狀風郡司馬父因子貴以忠彰孝公駿骨天資偉皃神秀拔奇材於衆外先武略於群石景雲中屬韋氏竊權群凶暴溢擾我黔庶殘我　王室公乃叶忠謀爲佐弼識　潛龍必躍於雲霄知牝鷄伏誅於斧質提一劒而直入掃九重以殄謐彝清京兆之　天重捧長安之　日謀深於周邵功越於平勃古往已來莫之与疋公以功高織卑者志士之讓初退後進者達人之漸故辭公侯之封就戈戟之仕畢能身榮於紫綬門曜於丹戟得馮異大樹之名免籥何小過之責有始有卒其惟公乎遂解褐授果毅二遷折衝一拜郎將再轉中郎畢于龍武將軍矣食邑九百戶公歷官無虧公務百要處事有則人莫能犯或　帝居內宮則警衛嚴肅或　駕行外仗則旗隊克齊其動也若鷹鸇迴迅其止也狀師虎群怖電轉星流比其速雲迴霞卷處其事暨乎晚載自強不息者緊公而□以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薨于昭應縣之官第也享載七十有一初公淥疾城中將□湯所左右留勤作色不從曰吾亦知難保者命但殞隨□君側以表忠誠亦知易歿者身但死在營間用彰勳節使魂歸　帝鄉之路心存　皇闕之下願之足矣汝等勿違言畢狀疾卽行到遂終彼所謂臨事無苟憚臨困無苟免及迴櫬于路誰不傷悼嗣子庭訓等侍疾而捧藥淚枯返柩而攀輿氣輟夫人太原郡君王氏先公近歿苦蘆猶新縗絰重舉泣地未絕號天更哀又以翌載春二月十二日別兆塋于龍首原之禮也素墳上築而永固靈堂下甃而深堅白雲孤飛招將軍之勇氣綠栢旁植表武士

之高節恐陵谷有遷刻銘以記銘曰
翳之迅兮飛已絕士之勇兮謀且决臨難不懼兮忠臣
節奉我　明后兮誅暴蘖鶺鴒貴兮鴈行列花蕚忽凋
兮一枝缺獨有功名兮千載存列石洗銘兮記墳闕

按此碑但稱諱安生而不及其字與張希古碑但稱字而不及諱皆行文之略又希古碑有書人而無撰人此碑則書撰人皆無亦皆刻誌之變例未必取法于漢也碑書祖若父皆無官位其家世寒微可知其云景雲中屬韋氏竊權殘我王室公乃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爲謐再清京兆之天重捧長安之日云云此指元宗誅韋氏睿宗即帝位之事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立温王重茂爲皇太子又矯遺詔自立爲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庚子臨淄郡王隆基即元宗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等甲辰安國相王即皇帝位是時張安生不過在萬騎兵中之一人事定之後敘其微勞因授以果毅折衝等官也碑又云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薨于昭應縣之官第唐書元宗紀天寶十三載十月乙酉幸華清宮又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宮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三載析置會昌縣六載更温泉曰華清宮治陽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載更會昌縣及山曰昭應碑稱安生薨于昭應縣之官第者蓋扈從百司之第也碑不著安生里居但云葬于龍首原長安志萬年縣有龍首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當即龍首原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天寶七載改曰咸寧安生或即家于此歟碑書譜牒作譜媟冠冕作冠冤皆別體蕭何作簫何則筆誤也

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石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五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五行正書在少林寺

勑還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大周天冊萬歲金輪聖神皇帝如意元年迎神王入內
其神王元是泥素彩裝其皇帝敬重神王脫空□竹紮
以金裝爲年歲多日金薄彫落後開元廿年僧寧器報
以金裝恐後僧徒貴賤不知□由立一小碑述久覗元
年還神王　勑具錄如後　少林寺　神王二
右去如意之年奉　勑將前件神王入內比不敢
陳請今內出功德散与諸寺且少林神王送在大福先

寺但山寺去都稍遠巧歪難遇前件神王元在少林上
坊普光佛堂今者現闕其大福先口愍得神王一十五
軀望請前件兩軀得還少林令本處尊儀具足冀得幽
山功德不闕莊嚴口往來有所瞻仰謹諳光政門奉狀
陳請以聞伏希　恩旨　久視元年九月十三日
少林寺主義奘等狀　僧䨓藏　勑好還少林寺
門司李阿毛宣　口監門直長路倘賓　左監
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
還少林寺師子　勑一道　少林寺　師子二
師子郎二　右件師子等並是少林寺普光堂前
隨神王功德其神王奉今月十三日　勑還少林
寺爲前狀不別顯師子等福先寺綱維但付神王未付
師子既是隨神王一鋪功德望請許將還山供養謹諳
光政門奉狀以聞伏聽　勑旨　久視元年九
月廿九日少林寺主僧義奘等狀　勑好　九
月廿九日門司李仁福牒　右監門直長路倘賓
左監門直長成思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少林寺賀師子　勑一道　少林寺僧義
奘等言伏奉九月十三日　恩勑賜還神王又奉其
月廿九口　恩勑兼還師子　恩波洊委喜懼兼深僧

義奘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但此功德昔是素裝忽覩
霊姿遂如金飾　䨓工再造　天巧自然　神之力巍
巍如是緇徒踴影若攀兜率之宮霊相生光似降莊嚴
之國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附表
陳謝以聞謹言　久視元年十月日少林寺主僧義奘
等上奉　勑好放阿師去　久視元年十月六日門
司陳嘉逸牒　普光堂內一佛二菩薩迦葉阿難及門
外二金剛二神王二師子城內少有傳聞博士姓李名
雅永平年造此尊像奇妙少雙菩薩儀容卒不可有阿
難迦葉貌相肅然合掌虔恭實難希有門外二金剛鳥
鵲不口口承稱說異相屢現其師子者乍著儀容或嗔
或喜畫工巧近不可圖容二師子郎常相口口口一鋪
功德不可思議
天寶十四載八月十五日建
普光院立碑僧䨓器　修造僧智通法師
同修造僧同光禪師
都維那僧法忍　僧普門　僧智晉
僧惠覺禪師　清河張景昇刻字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奘等表狀及武氏口勑碑小非
名筆故諸錄遺之葉井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亦不

載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間亟搨
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 金石文字記

張希古墓誌

石高二尺九寸七分廣三尺四分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行書今在吳縣靈巖山館

太唐故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尙德府折衝都尉左
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 并序
鴈門田頴書
噫夫蒼穹不仁殲我能幹德星落彩和璧韜光者歟爰
我所珎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緒也惟祖厥
父耿逸馳芳兢惕怡然匪干榮祿優遊自得凛霜松之
捹岐嶷孤拔挺風雲之氣公負河岳之粹英育辰象之
靈質亭亭高聳遠振雄名傑傑威稜龍城獨步門延賔
侶豈謝季倫精舍樓臺有齊須達加以武略兼著公忠
必聞歷踐榮班宿衞　清禁累遷馬邑郡尙德府折衝
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莫不獻肝膽於
玉階輸腹心於金闕惟謹惟勵不忽不瑕豈啚二豎輿
災兩盈擣禍藥物無護酷裂所鍾白日長辞黃泉永卦
則以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七日終醴泉里之私第春秋
七十有三天寶十有五載四月二日窆于鳳城南樊川
之北原禮也太夫人天水趙氏恭而有禮時稱孟軻之
母珪璋播美松竹茂心誕三子長曰行瑾次曰崇積並
武部常選季子談俊衞尉寺武器署丞嗚呼誰免乎榮
枯適覩全盛今已淪殂梁木折太山頹三子腸斷二女
情摧咄嗟人代天道遭迴其詞曰
公之英聲振區宇兮公之勇義如龍虎兮彼上蒼蒼何
不仁兮兪殄我之至所珎兮泉門此日一關閉兮玉顔
何春再相諳兮表余平生情懇至兮鐫琬琰以鑿銘記
兮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四月甲申朔一日甲申建

碑載府君字希古不言其名曾爲馬邑郡尙德府折
衝都尉馬邑郎朔州唐書不及府名亦可以補史之
缺 關中金石記

唐之府兵皆隸於諸衞左右衞領六十府諸衞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隸東宮六率此尙德府則左衞所領
也尙德府領于左衞而又稱左龍武軍宿衞者蓋嗇
上宿衞時別有配隸非必就本衞爾希古子二人俱
武部常選天寶十一載改兵部曰武部故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田頴行書竇泉述書賦有販書人田穎注云長
安人志凡識滯疑郎此人但竇云長安人而此題曰

雁門爲不同續衔編
誌云淸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孫也書字而
不書名未審當日何所避忌遂使後世不知其名也
歷官有云累遷馬邑郡尙德府折衝都尉游擊將軍
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新唐書兵制太宗貞觀十年
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
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杜牧之云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 今此誌尙
德府亦當時名號可見者其他如姚懿碑貶授晉州
高陽府折衝都尉臧懷恪神道碑七子內有游擊將
軍崇仁府折衝希崇滎陽郡君李龕銘有轘轅府折
衝都尉郭敬之廟碑有雍北府金谷府碑陰有成皐
府興德府晉陽府李輔光墓誌有涿州仁賢府張詵
墓誌銘祖元植皇朝盧龍府折衝田琬德政碑以功
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皆不可更僕數宜彙
舉以與史志相證也授堂金石跋

房史君題記

石高一尺六寸七分廣三尺五寸其十三行行五字正書在略陽縣

太原王□□入名□□仁□□□□□□書
中郎守武興郡四境山嶙峋構新亭逕往賓曰翠峯景
寔其唐天寶房史君上錫寶刊堅聚亭之右名不泯

按文凡六十二字而泐其十四字存者皆三字爲
句二句一韻中有守武興句武興者即今碑所在
之略陽縣屬今陝西漢中府魏正始三年置武興
鎭尋改置州郡郡有北谷水水經注云北谷水出
武興東北而西南流逕武興城北又南轉逕其城
東而南與一水合是也又方輿勝覽武興山在興
州西一里古興州城于此隋大業初改順政郡唐
時爲興州順政郡屬山南西道此武興之可攷者
如此至翠峯亭及房史君皆無攷据文有天寶字
附天寶末年

憫忠寺寶塔頌

碑高五尺廣三尺二寸二分左行二十二行行字三十七至四十二不等行書在京師憫忠寺今名法源寺

范陽郡憫忠寺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 大唐光
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
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
承奉郎守經略軍胄曹參軍蘇靈芝書
惟唐紹統于歲作噩天宅幽都于鎭戎索彼命㫖与雍
熙繼 鳳舉而龍躍馭閶闔而朝 南面服日月而昇

實厥在璿衡以正乾坤握金鏡乎臨宇縣東宅四水西
都八川天應景福億萬斯年神祇貯釁而丕福風化洋
溢而聰宣凝心姑射既邁黃軒之理端思真境高撫洪
崖之肩迴出三界超居四禪我御史大夫忠而孝慈而
賢禪　我唐祚崇斯福田昔在棘城結願已修於寶塔
屬茲版蕩除惡務靜於幽燕開拓郡縣驅突戈鋋咸荷
威力掃逆清邊樹茲幢相遊刃忘筌割淨貲以檀捨施
珎倖於慈緣爰居爰處載詢載度薙金界於祇園擇伽
藍之勝託微郢匠稽朴鄧具鉤繩偹丹臒才生明而畚
鍤攸舉月貞朔而陶瓬斯作鑿峻礎而崛起堂皇聚楨
榦而上干霄廓尒其庀徒有鄖力工惟時隱金椎以雷
動走饒瓴以星馳椽之登登斗拱磊硌以扶衛築之閣
閣梵嶷龢羅而繕熙駢寥石以疏趾齊玉璫以縝曆斑
開布白九隅八維風伯雨師扣靈壇而請命雷公電女
擁仙座以忘疲熠如聚鴈赫若奔螭爰業天假鎔像神
資千彙揶比以攢搆万塔陵兢而護持觀其捫眞髣彿
藻井鴻蒙奐狀瑤陀霽影霞駮雲蔚陽舒陰靜遊三界
而須臾覩一切而俄頃示大方便開大法境開偏向刀
輪折鋒承風而火斧扠猛熾若蠡樓之孤秀眩類狀棗
之映迴蓮花吐日攢太華之三峯香鑪抱雲矗廬巖之

一頂若乃八部經行万方委口離火宅啓祇喻魚貫爭
上鴈行齊赴隮穹崇陟迴乎嗜真如者搏級聚武而踴
行慕釋猷者陟虛口倖而徐步攀芬橑以矢視援井榦
以增懼龍象翕赫狀欂櫨而奮威鬼神睢盱捫頹壁以
含怒將以經啓乃祀永代作固置咒於梵刹之中釋網
於毗耶之路啓招提之勝果袪樊籠之纓盡行善者口
痒而爭趨為惡者震慄而憂怖逗塔影者洽背而魂悚
聞鈴音者叩頂而心注是用啟　我天威保　我
唐祚彼幢相之徵福荷无疆之寧裕也客有叩虛幕府
忝掾神州媿三語之對黠歸八解之禪流巋然寶塔永
贊鴻猷護鷄珠以守戒持鴿稱以精修刻字金版垂芳
朔幽雲行雨施自公乃侯永錫難老欽德允修恭祭觀
之　嚴命敢不拜敭　王休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

此蘇靈芝為史思明書也思明為臣則助逆為賊則
弑主篡位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人之傳其碑
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觀其字擬有李顏二家而視北
海則加莊觀太師又多傷誠足述也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虜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
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

建此寺爲之寳塔東西有兩碑塔高可十丈是安祿
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
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者是
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
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
裂不可讀且蘇靈芝之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爲李北海
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
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爲前　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
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僞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
衆八萬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三載正
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
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
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
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
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靈芝
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頗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
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　予後至燕一日與鄞人
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
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
刻者石皆凹而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
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
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棊然非
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揭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
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金石文字記）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
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
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
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媚
唐也（庚子銷夏記）
右憫忠寺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
崑山顧處士寧人金石文字記皆論之余往觀焉碑
首范陽郡守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
中雜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
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
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
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
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
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
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

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旣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爲起草辭曰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及將入函爲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旣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其事之所必無也曝書亭集

按朱彝尊之辨詳矣然尚有未盡者原碑至德二載四字亦係改刻至字微有聖字形載字微有年字形祿山僞建元聖武至德二載字先必聖武某年字也蘇靈芝之署銜經略參軍經略字亦改刻其先或署僞官也又改刻除惡務靜句除惡字至行末以二字佔用四字格務靜字另行以二字佔用三字格除務靜三字係就文附刻而惡字則石面平添者疑原文誤逆之辭有擡頭空格迨後滿格塡寫故參錯若此字形欹斜而長不復成書也其地改刻之字如唐紹統兮兮字斗拱字唐祚字鎮壓壓字皆朱彝尊所未按又除惡務靜靜字朱彝尊誤鈔作盡字兮像像字誤鈔作彞字今一依原碑校正又原碑以首行十六字佔用十八字格金石文字記謂改刻者止於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十二字而不知敬元垢淨光五字亦改刻者也以碑末聖武僞元字考之則首行必爲祿山僞號朱彝尊之說允無疑矣碑在本寺方丈前穿廊東壁上石質堅瑩唐碑之最完好者欽定日下舊聞考

頌范陽府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不云范陽郡而云府者蓋祿山僭號之後改郡爲府爾蘇靈芝之署銜云承奉郎守經略軍冑曹參軍按唐書地理志幽州城內有經略軍百官志諸軍各置使一人軍皆有倉兵冑三曹參軍事故經略軍得置冑曹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頌由史思明旣降爲肅宗作也按舊唐書肅宗紀思明以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表降然此頌已載十一月則當時尚未臣順兇徒豈肯早爲稱祝蓋思明旣欲歸命遂先以此貢媚爲容身之具亦或然也或云

至德二載字𠚕陷亦似後重刻者此又不然頌內明言作噩攝提據爾雅歲在酉曰作噩至德二載正爲丁酉蓋必無誤也若稱肅宗尊號以大聖字移文武之上與史不合則如顧君云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近之　頌文自左起其文則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舊唐書地理志范陽郡爲大都督府功曹列於府屬是宜結銜變文言府矣不矜見史思明傳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弼以謝河北者修表卽書記之任也與碑可相證後又列承奉郎守經略軍胄曹參軍蘇靈芝之書新唐書地理志范陽郡城內有經略軍今此題與志合而靈芝當開元二十七年猶稱前行易州錄事鐵像碑頌至此爲經略軍之屬蓋亦凶孽引置幕下矣授堂金石跋

思道禪師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七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書

威神寺故思道禪師墓誌

和上俗姓師諱思道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天縱其志七歲出家入推其聡十八剃髮事人不事爲人不爲同鵲巢于頂之年護浮囊無缺之日次就有德轉相師師禪行法門戒律經論耳目聞見紀之心胷緇錫來求簪裾欽仰聽習者鶴林若市頂謁者麃蕘如雲去至德二載春秋八十有一僧夏六十一時催二鼠妖纏十夢其年十二月示身有疾隨爲衆生其月二日禪河流竭坐般涅槃驚慟知聞悲覃飛走孫威神寺主僧承嗣五內摧裂躃踴攀號聲竭淚盡續血至乾元元年十二月二日遷于條山之側胄子逌頭禮也詢問其地取入不爭砥柱東橫汾河西澍青臺鎮北鹽池臨南峯尒堤頭卜擇安厝雖則天長地久而恐代異時移陵谷改遷斯文不謬其詞曰

緇門積疊寶樹崩摧法消蓮坐魂滋夜臺條山陰麓歸然堤頭碧巖引吹清淵繞流和上登兮舊賞功匠興兮今修建崇塔兮敷砌塵金骨兮千秋

按碑云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唐書地理志夏縣本隸虞州貞觀十七年隸絳州大足元年屬陝州尋還隸絳州乾元三年復屬陝州此碑刻於乾元元年其時夏縣尚屬絳州也平原者地理志絳州絳郡注云有府三十三其一曰平原碑又云遷于條山之側條山卽中條山也在虞州解縣元和郡縣志山在解縣南二十里縣東十里有鹽池碑又云鹽池臨南者是也

通微道訣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後重刻記四行行四十餘字行書在三原大化觀

御製

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子不知母謂之不孝人不識道謂之至愚故上士能勤行下士唯大笑背道求道從迷至迷且魚在水中水爲魚命人在道中道爲人生道去則人亡水竭則魚困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徇禍以喪真何其誤歟遂積不義之財以爲布施弃無爲之教別云修善豈知善本破惡不合邀名施本濟人不合求報哉求道者以心爲舟以信爲車車用在於運舟用在於虛常取不足勿求有餘靜心而不繫者虛舟也運動而不倦者信車也今將告爾以靡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齋勿貪功而功自備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齋而貪功是謂有欲向邪求道是謂聾俗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柔弱爲趍道之津誠敬乃入真之馭不益已不損物以不貪爲寶以知足爲富內保慈儉外能和同念身何來從道而有少私寡欲夷心註靡若然者可謂勤行之士爾其勗哉尔其勗哉夫大道坦坦生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尔當填汝身洗汝心內養五神外合一氣去萬惡增萬善長生久視汝靡譯波真經之旨畢於是不死之方盡於是爾其勗哉

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於大同殿奉　詔賜道訣碑乃唐　明皇御製文舊碑即　肅宗皇帝勑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於渭北　大化觀立石者不有思也奈歲久缺裂字句不完讀者疑難故補上此石新舊兩存使觀者見口明理自有所得而不失正路學者可從此入其於教也豈小補哉亦見古之聖王急於救物之心深矣遠矣修習之士不口不知戊午歲人日本觀住持楊思聰謹記

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立石　李志口　蒲志常鐫

庫主田志秀

右通微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詔賜無書人姓名按諸爲明皇製碑爲肅宗敕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于渭北大化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訣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訣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于眞經之旨不死之方也哉金石錄補

按原碑立于乾元二年歲久缺裂戊午歲人日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刻楊思聰記不言何代之戊

午關中金石記以爲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
五年也

縉雲縣城隍廟記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七分八行行十一字篆書在縉雲縣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
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
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
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
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
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
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巓以荅
神休

釋文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巓以答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邑西山之巔有城隍祠碑刻實所爲記與篆也陽冰以篆冠今古而人爭欲得之昨緣寇擾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於民間遂命工重勒諸石庶廣其傳亦足以使之不朽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承信郎就差權處州縉雲縣尉周明　廸功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主簿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李良翰　文林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年　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遣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旣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集古錄

陽冰篆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顛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志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ㄖ修廟碑會下作甘建字從廴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冰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冰㲋爲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鍾鼎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冰喜破圓作鉤使疋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冰或臥其上炷丞上從彡陽冰中畫常正橫作ㄅ无象反欠炙氣上皆三畫陽冰亦謂象人開口作ㄋ然次象

開口猶可也豈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于二字多從冰體熊朋來經說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石墨鐫華

五日不雨日字以目爲日篆法日从⊙象形也目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又山宜作凶今作山乃嵩豈等字之頭皆誤竹雲題跋

右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之神不見于古左傳祝宗用馬于四鄘又云祈于四鄘杜預以爲墉城也城隍之有祀也其濫觴于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見于此至唐而益盛故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子美詩有賽城隍之句然猶不列于祀典少温記文可證也歐陽公跋云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宋之城隍祠又盛于唐而縣猶不皆有祠明洪武初從禮臣之請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曰昇福明靈王府曰威靈公州曰靈佑侯縣曰顯佑伯未幾詔去封爵祇稱某處城隍之神京都歲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諸府州縣則守令主之而祀典通于天下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縉雲縣城隍廟碑文唐李陽冰撰并篆書碑形上圓下方後楷書宣和重刻年月立石人官爵姓名下截一格缺蝕三字微存偏傍可意會也文只八十六字而敘述禱雨遷廟二事義意已足古人作文言簡意該于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旱成災已不可支矣豈今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治當婺女括蒼之交山水奇秀燕坐衙齋如作仙吏余嘗遊其境徘徊不忍去惜匆遽經過未暇搜剔苔蘚一讀遺碑碑作于乾元迨宋宣和禩逾三百而已遺寇攘斷裂宣和至今閱歲倍于前而完好可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碧溪文集

按城隍二字始于易之城復于隍其後則修治宮室濬繕城隍語見後漢書班固傳六朝以降凡言城隍皆繕治備禦之事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員外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六典祠部郎中員外掌祠祀享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而皆不及城隍之在祀典據此碑則爲風俗之所尙而亦惟吳越之所有也五代梁初吳越錢鏐嘗于鎮東軍今紹興府卧龍山上重建牆隍廟奏請以故唐右衞將軍總管龎玉爲牆隍神封崇福侯撰文并勅勒石廟中文見紹興府志及吳越裔孫錢文瀚所纂吳越錢氏志其稱牆隍者吳任臣十國春秋曰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梁嘗更戊曰武朱温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牆亦此類也據牆隍廟碑稱吳越重建則在唐時已先有廟而請封龎玉爲神則始見于錢氏陽冰此碑未嘗云有人爲神也陽冰兩唐書無傳惟見於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行敎雍狐主簿行敎子懷一晉陽尉懷一子雍門湖城令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刑部侍郎次郎陽冰將作少監宣和書譜稱陽冰字少温述書賦注云陽冰趙郡人兄弟五人世系表只三人此疑譌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李肇國史補云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是曰大唐石經志不克就金石錄謂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時年尙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然則此碑書于乾元二年尙非暮年淳勁之筆矣陽冰嘗論書勢筆法所禁撰翰林禁經八卷見郡齋讀書志又推原筆法別其點畫著筆法論見宣和書譜因史無專傳故詳識之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墨鐫華蓋未悉廟之所在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二

郭氏家廟碑

碑高一丈八寸廣五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八字正書今在西安府布政司署中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
贈太保郭公廟碑銘并序

御題額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眞卿撰并書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齊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篆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弈葉生賢括宇宙而口和摠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葢出周之號叔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爲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庭子致養家承金穴之賚政有露冕之高或悊或謀或肅或乂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閥閱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其德輝不屑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　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階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淸識微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佳稱道悠運促鹿及登仕垂于後昆殁而見尊是生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目電照虯鬚蝟磔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如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谷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薦君淸節奏授綏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嗣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勳于
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爲我良弼頃以孽胡稱亂黔首罹殃朕於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攙搶之氣而子儀帥彼勁卒赫然先驅口京洛如拾遺剪兇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

哀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宏之素履秉
沖邈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清白為吏
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槩其懷
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於踈遠泛愛莫
遐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
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
也宜哉恭惟令公　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
長而瓌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
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
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　前朝三為將軍兼守
大郡累典兵要必聞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于范陽令
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衆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
于嘉山　先帝之幸朔方赴　行在于靈武擊
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　今上之為元帥
也首副旄鉞會迴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汶水退餘孽于
陝服長驅河洛弼成　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乂
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不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
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應期運
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像盛德槩物
寬身厚下用人由己從善如流沉謀祕於鬼神精義貫

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霆擊於雲雷之
初鷹揚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
帥九年中書歷事　三聖而厥德維懋易相二十
而受遇益深蓋剋復上都者再戡定東京者一其餘麾
城擁邑得儁摧鋒亦非遠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虓
虎生人蔭麻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
是況乎友于著睦鬱龍虎者十人貽厥有光紆青紫者
八士勳庸舉集今古莫儔昔奮号尊榮紅粟纔需於萬
石慎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孰我觀之事不侔矣於
乎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刱
製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唐有侐丕構克崇感霜露
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盥饗若既無
斁於永懷入室僾然必有覿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
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温温孔父
遂稱儀鼎之銘穆穆曾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虢土遠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其一
源長流光施于司食凉州兵部克㦸而昌載德深兮其二
篤生太保允口口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其三
於穆令公汾陽啟封文經武緯訓徒阼空簡　帝心
兮其四舍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懸貊德音

兮其五芝馥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爲龍爲光鏘璆琳

兮其六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居歆

焉其七乃立高碑盛美奚敘日月有旣徽猷永垂映來今

兮其八

廣德二季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廿一日甲寅建

碑陰

其三十四行分三截書上截男中截孫下截曾孫字數不等行書

男

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子琇

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　改河南府城皋府別將　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仗長上　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知右羽林軍長上　又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　又改北庭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　又除左威衛中郎將　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　改右威衛將軍同朔方節度副使　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　又加單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　又拜右金吾衛將軍兼判單于副都護　又拜左武衛大將軍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　又兼充天德軍使安北副都護　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

右廂兵馬使　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鹽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　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　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都督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　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　又拜司空餘如故　又充副元帥餘如故　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　又加朔方管內採訪處置使　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封一千戶餘如故　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並如故　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并河南等道諸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餘如故　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　又封汾陽郡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節度行營兼與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餘並如故　加實封五百戶　又加實封二百戶　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　又兼上都留守餘如故　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　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

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塩池
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
如故　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
如故　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子雲
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叅軍子瑛
朝議郎行衛州盈川縣尉子珪
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
左廂兵馬使上柱國幼賢贈太子少保
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幼儒
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幼明
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幼冲
孫
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曜
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暀
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荆州大都督上柱國旰
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昕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
原縣開國公晞

正議大夫試光祿卿贈開府太常卿清源縣開國思
朏
銀清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
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
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
暧尚　昇平公主
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
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叅軍曉
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
宣德郎行京兆府叅軍太原縣開國男昫
朝散大夫試祕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
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暅
曾孫
通直郎行將作丞鋭
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
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鋒
碑在今陜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
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
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
雜遝之所雖巋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

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餘具左方碑正書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衛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于尚書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儀辭尚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月此前一月書當是誤石墨鐫華

右郭敬之廟碑陰記汾陽初授左衛長上改官封拜至尚書令兼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序次歷歷本傳初授左衛長史而非長上或云累遷或云又兼多略而不錄碑記實封二次止四百戶本傳則七百戶碑云拜尚書令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而傳云辭尚書令在十二月宜以碑爲信金石錄補

予從郭氏寵命錄抄當日碑有所未載者世次於後汾陽有大勳於唐室宜其後之以熾而昌也旰子儀次子晞子儀三子兵部尚書封趙國公曖子儀六子卒贈尚書左僕射以女爲憲宗后穆宗太后復贈太尉曙子儀七子先金吾大將軍卒封沂國公昕子儀姪幼明之子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文子儀姪郭太后叔父封鄭國公曜太子太傅謚曰孝郭太后穆宗母憲宗后也爲曖尚代宗長女昇平長公主之女追贈曾祖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父曖爲太尉母號國長公主爲高國太長公主釗曖之子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郭太后兄也鏦金吾大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尚順宗長女漢陽公主鉦太子詹事仲恭尚穆宗第四女金堂公主銀青光祿大夫仲詞尚穆宗第六女饒陽公主釗之第三子也銀青光祿大夫襲封太原郡公仲文殿中少監以上抄寵命錄忠武王陪葬肅宗建陵陵內陪葬止王一人在武將山與太宗九嵕山昭陵相連而稍西北何以無墓碑或經後人埋沒未可知也郭氏子孫今尚盛徒居華下華州之東路旁有郭汾陽故里石碑此地山川亦極秀麗集古錄有忠武王將佐略碑云貞元十二年陳翃撰翃之所書亦爲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爲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郎京尹者十人爲察使者五人據翃所得而書者實

六十八人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八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偉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爲不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吉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名德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來齋金石刻考畧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奏罷前命但以公檢校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爲此碑常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爲其晚歲極深到之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魯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爲魯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爲足高出一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令公甫從戎功名未盛後十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爲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深入天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無寧晷乃萬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爲父立廟忠孝之盛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綱紀也歟舊史書太保追封祁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畧而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鬱龍虎者十八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十言子孫也令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爲主故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于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屢表堅辭荅詔有無待禮成曲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此碑立於十一月當拜命之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爲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不世世忠孝自

古名臣往往無後獨令公子孫無復遺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虛舟

題跋

公名敬之漢光祿大夫廣意之後廣意世系表作廣智碑載子儀官爵甚詳大略與史傳合史稱振遠軍使郎單于副都護九原太守郎兼豐州都督也又通鑑稱是年十二月拜尚書令此碑建于十一月郎稱尚書令者應是碑陰後書及之也傳稱武舉及第授左衛長史應依碑作長上碑載子儀兄弟七八孫十五人曾孫三人孫除子儀子八人外曜是子琇子昕煦曜幼明子昉曉幼賢子晛子瑛子曾孫銳是曜子銑是映子關中金石記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上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鐵函齋書跋

碑列其上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爲馮翊太守又云隨有金州司倉履球府君舊唐書地理志金州隨西城郡武德元年改爲金州是隨不名金州而文亦遷就爲之也下文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府君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廣意作廣智昶作隱涼州法曹亦非金州司倉而通作美原尉尤不言主簿碑在當世魯公自所書宜爲有據而表或誤也碑載敬之遷扶州刺史又渭吉二州刺史又授綏州遷壽州據表所書敬之吉渭壽綏憲五州刺史與碑歷官數亦合而其地獨不載扶州又別書一憲州攷元和郡縣志憲州無文新唐書地理志始有之其小注云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舊唐書志作貞觀十五年楊鉢爲監牧使下又云龍紀元年特置憲州于樓煩監則憲州蓋起於唐末故元和志不載而當敬之時州尚未設何以云爲刺史由是言之知表亦誤也今碑所云扶州者當依以爲正授堂金石跋

碑陰正書無書人名氏載敬之子孫曾孫凡三世石墨鐫華跋此碑獨詳子儀歷官於本傳爲備予更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校之表載子琇失其官勳今碑第一層首列男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郎子琇也表載子雲左領軍將軍碑列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表載子瑛延州司法參軍

碑列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叅軍表載子珪無
官勳碑列朝議郎行衞州盈川縣尉表載幼賢副都
護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衞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
使朔方左廂兵馬使上柱國贈太子少保表載幼儒
成都少尹碑列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
紫金魚袋上柱國表載幼明少府監太原公碑列銀
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表載幼
沖太子詹事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
又表於子雲下載子晭幼沖下載幼謙而碑無之第
二層列諸孫首爲曜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
國太原縣開國公載表太子少保太原孝公次朝議
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睢表載睢無官勳
次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荊州大都督上柱國旰表
載鴻臚卿同正次雲麾將軍守左武衞大將軍同正
上柱國昕表載檢校左僕射磧西節度次特進試鴻
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
公晞表載工部尚書次正議大夫試光祿卿贈開府
太常卿清源縣開國男朏表載試鴻臚卿次銀青光
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表載兵部郎
中次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表載試太

子中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
縣開國男曖尙昇平公主表載左散騎常侍駙馬都
尉次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晛表
亦載試協律郎晉陽男次宣德郎試左衞率府兵曹
叅軍曉表亦載試左衞率府兵曹叅軍次銀青光祿
大夫試秘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表載右金吾將軍
祁國公次宣德郎行京北府叅軍太原縣開國男晌
表載鴻臚少卿次朝散大夫試秘書著作郎壽陽縣
開國男映表載右庶子壽陽尹次朝請郎試太常寺
協律郎晅表不列官勳第三層碑列曾孫僅三人通
直郎行將作丞銳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銑朝請郎守
國子監主簿名已殘剝表載銳嘉王府長史銑試太
常主簿凡此互爲詳略實足以佐証史表而壽陽尹
唐於縣官不稱尹表誤記也子琇子一人睢子英子
一人晛至如昉曉爲幼賢子晌晅爲幼明子昕爲子
雲子餘皆汾陽王子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
西安府城東鐘樓西陝西通志云相傳爲秦穆公
故府唐爲尚書省一爲于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
跋云司署卽汾陽府第下庫卽家廟舊基也然攷

之長安志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西第四橫街之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門街南親仁坊是尚書省與汾陽宅有皇城京城之別不可謂尚書省即汾陽宅也至于志寧宅與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于宅在郭宅之西也長安志于親仁坊載汾陽宅于大通坊載汾陽園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書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又五品以上有几筵此皆唐時家廟之制也据此碑乃汾陽爲其父立廟不在四廟之例而碑文亦專叙其父太尉之事蹟及汾陽勲業文云𢬵製于舊居永圖而觀德殆即親仁坊宅爲廟而以太尉爲始祖也碑叙郭氏先世云虢或爲郭因而氏焉代爲太原著姓漢有孟儒爲馮翊太守子孫家焉後轉徙華山今爲華州鄭縣人宰相世系表郭氏武王封虢叔于西虢後平王東遷奪虢叔地與鄭武公楚莊王伐周責王滅虢於是求虢叔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爲氏華陰郭氏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曾孫廣智魯公文集作廣德碑作廣意廣智生孟儒子孫遂徙馮翊語與碑合而較詳也下叙曾祖祖父皆稱諱而加府君二字與他碑不同碑云履球官金州司倉表云金州司倉參軍碑云昶涼州司法表云隋涼州法曹碑云諱敬之府君不著其字表云敬之字敬之新唐書郭子儀傳不叙其父舊傳則云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表作吉渭壽綏憲碑作扶渭吉綏壽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碑不書此封皆碑與表傳之互異也稱子儀爲公之寶允此二字乃賢嗣令子之別稱始見于此其碑叙子儀戰功與史傳參校之傳詳而事皆合傳云廣德二年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答詔不允勅子儀於尚書省視事子儀復上表詔荅曲從德讓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蓋家廟之作正在此時也子儀以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此時年六十八矣据傳所載似子儀之得從容安居者僅此數月至明年爲永泰元年五

月以後遂有出鎭河中之命矣碑陰載諸孫官位不獨與表異且有與傳異者今以舊書子儀傳叅校之如長子曜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累遷至太子賓客（此下是定中時官　新傳云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三子晞碑云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傳云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拜殿中丞廣德二年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破蕃軍戰捷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此下是永泰二年官　新傳同）六子暧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尙昇平公主傳但云年十餘歲尙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此下是大歷中事　新傳云暧字暧以太常主簿尙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曙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祕書監太原縣開國男傳但云代宗朝累歷司農卿（此下是建中時事　新傳同）子儀弟幼明碑云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傳但云以子儀勳業累歷大卿監（此下是大歷時事）幼明子昕碑云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傳但云肅宗末爲四鎭留後（此下是建中時事　以上新傳同）碑所載曾孫三人惟鋒見新史子儀傳銳銑

俱不載而舊傳所有者曜男鋒（新傳有鋒無鋒）晤男鐇晞男鋼鈞曖子釗鏦銛（新傳增長子鑄）皆碑所未書又以世系表校之敬之之子十一人碑所未書者子雲之弟子睸幼冲之弟幼謙孫一十六人碑僅書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碑僅書三人其書于碑者官位又多不同大抵傳載多在立碑以後不能盡合也長安志載家廟甚多而家廟之有碑獨始見於郭氏碑陰書歷官之詳亦未有如子儀者史傳所不能備也碑銘八章章各五句上四句各自用韻下一句則合八章之末句同一韻又銘詞之變格也

李光弼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尺四寸廣五尺一寸一分四十行行八十二三字不等額題大唐太尉兼侍中臨淮武穆王贈太保李公神道碑二十字並行書在富平縣

唐故□□儀同三司□□□□□河南副元帥都督河南淮南淮西□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贈太保□□武穆王李公神道碑（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尙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全文詳宋板魯公文集）

□中大夫前將作少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少悌書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之
業南威荊蠻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在風
雅　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兼文
武忠義之姿廓清河朔保乂王室以翼戴
三聖天下之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
弼京兆萬年人也曾祖　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
略軍副使府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營州刺史府君諱
重英父雲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
副使薊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
沈勇累葉將邊儋威稜於幽碣公郎薊□公之第四子
也體混元之正性秉宏毅之高躅天子純嘏生知禮度
謨謀炳邃默識沖深傑出經武之才蔚為興王之佐故
能東征北伐厭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瞻
之望　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　天后萬歲
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為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
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
子因擇薊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十六歲嘗撫鹿而遊薊
公覩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為童戲
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公
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督府
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喪不入
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氣怡聲承順而
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誚讓之責故能濟
其勳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加左清道率兼
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載充王忠嗣河西
節度兵馬使加遊騎將軍守右領軍賜紫金魚袋仍充
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
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
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
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姻公辭不
獲免遂託疾罷官西平王哥舒翰聞而韙之奏歸京師
遂守道屏居杜絕人事十四載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
陽天下驛騷　朝廷旰食聿求虓闞之將爰統鷹
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
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
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
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
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
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杲卿泉長史袁履謙□
祿山土門使李欽湊擒其心腹高邈□丁□□□□□

□□□□出救□□□履謙□史思明所□戰士□□
□□□泮澁之上公□□□□□□□□□□
□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
正圍饒陽驍來拒戰公屢摧陷之　詔拜公兼御
史大夫　命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
公合勢□收趙郡又敗之于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
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蹙無計歸
師於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　肅
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
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戸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
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退城於東南角張帳次居
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
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
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拜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
實封八百戸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　制封拜乾
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
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絶我糧道衆咸
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
公反旆而歸烟塵亘天諸將皆以爲賊軍大至遂南渡

黃河公至則無見矣迺歸于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
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爲朔方節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
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氾水
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
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
秋毫不犯公趣河而東及渭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
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留守及官吏等悉皆□避公獨與
麾下趣河陽橋城賊先鋒已下倒愁坂公至石橋命兼
獨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
公公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
之患爾爲逆虜我爲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于汝手
汝必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厲相持凡八月思明
暴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晢悉
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陽
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奇分銳襲其虛而
大破賊軍臨陣擒其大將徐□□殺獲略盡賊僅以身
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悖氣索烟火不舉者
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爲戰者危事勝負難必每臨陣
嘗貯伏灾於靴中義不受曰至□登城西向拜辭因獻
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涙下三年春正月□太□兼

中書令□□□□□上元□□□□月攻拔懷州擒其僞節
度安太淸二年春二月統僕固懷恩自河陽趨河淸與
思明合戰于邙山屬風雨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軍
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懇讓太尉　肅宗不能違
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
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
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荊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
淮時史朝義乘邙山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
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
謂之曰臨淮城池卑陋不堪鎮過不如徑赴彭城俟其
東寇躡而追之賊可擒也遂趣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
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迴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
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命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
擊之賊遂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吉
語至焉　今上登極寶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
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
戶賜鐵券名藏　太廟仍圖畫於凌烟閣冬十一月
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　制書未
下久之□□□□□□□□□□□□□□使□
□□□□□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宮

舍初將吏等問以後事公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今
爲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因取己封布絹各三千匹錢三
千貫𢾾麥以分遺將士衆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
以其布爲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　上痛悼之
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多方蘇　上使開
府魚朝恩就宅敦喻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
未追贈太保十一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
國夫人太原王氏衆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
曰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臬等皆保家克荷備聞
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廿七日庚申涖而
咨于王母虔窆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
吉甫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羣胡構紛
藉朔方偏師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於恒定
祿山絶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奇保河陽而雲梯
罔冀破周贄於溫沇擒太淸於覃懷走史朝義叛渙之
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皆意出事外虜
墜計中□□□□□□□家無贅旒之患此皆公之
力也公兄遵宜遵行仕至將軍衆弟光翟並不幸早世
次曰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將略見稱時輩季曰光進
□□□□□□□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涼

國公清識表微沈謀絶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
時仗鉞分閫□□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
獨聞禁暴之德□□會同□至□□□□□□□□□
□□□□□□泰階之上歸聯綵服頒雙節於高堂之
□□□□□□□何居□□手□□□□□州□□□
□北齊拔□□□□□□□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義
烈各懋勲庸而□□□□□隅監臨比之我族事則不
倅眞卿昔守平原□□□□緊公蒞止獲保餘生束帶
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撰□□撰敢墜中郎之辭銘曰
羯胡猖狂俶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
王維此臨淮萬夫之望愛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
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未造河朔惟擾
天子命公經營朔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
飭祿山靈惶撞闖勿□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
鹵千囊應變如神兇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
東征北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
驤淮濆鎭定徐土翔翔服田螻屈料瑒鷹揚不有神算
疇戡暴强弟兄同時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映旂常晨
遊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怨此百祥素轜反葬白驥
竭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死
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豐山路旁唯餘豐碑突兀連岡
往來必拜萬古沾夢

關西道耀州富平縣李光弼墓在縣西四十里顏魯
公爲碑太平寰宇記

張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
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畧
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石墨鐫華

右李光弼碑顏眞卿撰張少悌書按史光弼營州柳
城人父楷洛爲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而碑云京兆
萬年人父楷洛薊郡開國公未嘗言契丹酋長也地
理志柳城郡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開元五
年還治大都督府楷洛于武后時人朝柳城陷未久
不應卽爲酋長旣陷後又安得入朝也或以入朝後
附籍京兆而酋長之說魯公爲臨淮諱故并其舊籍
而逃之耶史云楷洛贈營州都督謚忠烈碑云贈幽
州都督而無謚又云兄遵直遵沂弟光玫光彥光進
子義忠彙而史但稱光進與彙詳貴也夫臨淮雖與
汾陽齊名戰功尤爲中興第一如斬侍御史崔衆賞
郝廷玉之裨將援矛者壁野水度還軍以避李日越
之劫其胆識出諸將上碑皆略之顏公筆弱不能如

司馬子長韓彭諸將傳使千載下鬚眉如見也金石後錄
按此碑間段缺泐賴顏魯公集刻此文可以校補碑無立石年月文云廣德□年□七月五日己亥薨而年上泐一字顏集作二年据通鑑目錄是年七月丙申朔則己亥是四日非五日然推其前五月爲丁酉朔若五月小盡則六月爲丙寅朔再小盡七月爲乙未朔五日正是己亥與碑合或通鑑有誤文也則碑當立于廣德二年與魯公集合矣新唐書稱光弼營州柳城人碑作京兆萬年人宰相世系表云柳城李氏本奚族不知何氏至寶臣爲張鏁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表末云李氏三公七人三師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而于表內不書光弼名且碑所載曾祖令節祖重英父楷洛皆不在表內所未詳也光弼傳不載曾祖祖惟云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番冦清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軍贈營州都督謚曰忠烈所載官位與碑不同然楷洛自契丹入朝則居萬年者卽自光弼始矣傳所叙光弼事蹟大較與碑同其不同者碑云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傳作五千人碑云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傳云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碑云賊將周智傳作周摯碑云嘗貯伏突于靴中傳云納刀于靴刀有伏突之名未有所攷碑云圍逼中安等一十三州傳作申光唐書地理志申州義陽郡安州安陸郡光州弋陽郡同屬淮南道不能定其孰是也又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通鑑與此同宋庠紀元通譜作昇國以建丑月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于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碑但書增戶二千餘俱不載又傳云吐蕃冦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此事碑多泐文魯公刻集又多漫漶賴傳得其詳也碑不書薨年若干傳云五十七碑稱長子太僕卿義忠先逝次太府少卿太僕卿彙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傳惟載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此下是元和年事不云其官

殿中丞也碑云公兄遵宜遵行弟光允皆早世次日光顏特進鴻臚卿季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光進附見光弼傳云字太應初爲房琯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犇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此下是王德以後事傳載光進官與碑同而碑有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傳所無也碑云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蓟公配焉後果生公是光弼之母武氏也傳則云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是以其母爲李氏矣疑子爲李氏不應母與同姓史誤顯然碑云塟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是其先塋在富平也傳則云死葬長安南原皆碑傳之互異者碑云眞卿其守平原緊公蒞止獲保餘生以唐書顏眞卿傳證之眞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眞卿募勇士得萬人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眞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旣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眞卿爲帥卽碑所云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云云語皆合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三

顔魯公與郭僕射書

石橫廣四尺六分高三尺二分兩截書上截三十二行旁添一行下截三十二行旁添三行每行字數不計草書在西安府學

十一月　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眞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閤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爲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煙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然而終之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可不儆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曁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並爲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爲心曾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淸晝攫金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眞卿竊聞軍容之爲人淸修梵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于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能汨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衞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讌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毁冕反易彝倫貴者爲卑所凌尊者爲賤所偪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

御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旣高恩澤
與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爲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
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衆
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
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
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
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爲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爲
軍容佞柔之友
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
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
之會還爾遂非再猲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
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今旣若此
僕射意只應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
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
史乎益不然矣今旣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
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
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
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
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別

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況再於公堂猶吡常伯當爲
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僶俛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
共存立過爾隳壞亦恐及身　明天子忽震霆含怒責
數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口以對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
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
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東坡集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
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
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佞柔之
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
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
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皆備也黃文節公集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於座
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遂君
之惡乎金石錄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
燄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奪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
凜凜有生意猗其偉與但其間稱魚朝恩尚數十言
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耶魏了翁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學篆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予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爲人葢公所遺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于中者因記于此石門文字禪

坐位帖眞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葢長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豪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温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袁桷清容居士集

西安府學顏魯公座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與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剝不若北京本之精好也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又得二石始爲完物然予所得於淇常秀才者亦四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葉竹堂稿

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今此石刻中禿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元時袁文淸桷跋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陜中地名今石在陜中豈郎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析時剖此帖爲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指處止十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耶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尙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若分得後半當是蒦膏腴産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

搨本無毫髮失眞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尚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没馬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內尊者爲賊所偪當是駿所偪又别置一搨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書畫跋跋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金石文字記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冦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葢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卽不復在京矣顧甯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葢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牀碪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與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麄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眞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再模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麄存梗槩不知眞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卽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竹雲題跋

書稱英乂挫思明蹴邑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卯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乂留守都史稱其無東撿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拒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爲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畧不假借豈肯遽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

祭姪爲先告伯父次之論坐最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絶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爲蘭亭後勁也虛舟題跋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魚朝恩階雖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衛大將軍之次郎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例不當列于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尚書竝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下座所云裴僕射者左僕射裴冕也尊者爲賊所偪賤謂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竝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徐左僕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英乂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爲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長安安師文見東坡集一曰吳中復重刻本中復守永興再摹刻見淸容集一曰米襄陽臨本見寶章待訪錄一曰北京本見葉竹堂稿一曰戲鴻堂本見畫禪室隨筆一曰嘉善魏氏本即半村錢旃摹本嘉善魏學濂正之學濂字子一號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著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慧帖爲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而觀妙齋金石考畧定以爲魏氏摹刻一曰關中本見竹雲題跋今在西安府學碑林者即關中本也祀藏本南宋時搨國初爲無錫錢陸燦湘靈所藏字畫端勁湘靈嘗書其生年甲子竝科分事實于下則其寶貴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書改爲謹奉書不其盛矣改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荀以悅軍容爲心荀以下添取字竊見聞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等字深入佛海字添注況乎收東京至豈獨有分于僕射哉等字西省官自爲一行丙

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十二三師三公十
二下添注衛大將軍次之六字未嘗黍錯下添注
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
皇時至亦不聞別有禮數等字益不然矣下添注
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
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
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爲之也文云奉書于右僕
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
乂舊傳作知運季子字元武代宗郎位雍王率諸將討賊
洛陽留英乂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以功實封
三百戶舊傳作二百戶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文
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爲一行魚朝恩傳云
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文云郭
令公以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衆郭子儀傳云
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
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爲心軍容之爲人淸修梵
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
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
言其修梵行殆由當時宮禁尚沿崇佛之舊習郭
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
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
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
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
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
之洛陽郎此事也攷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
郭英乂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眞卿又不爲
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郎有硤州別駕之
貶然則英乂得此書其以眞卿之之言爲是與否
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既爲陰事元載之人則眞
卿之被貶未始非英乂陰爲之譖已

白道生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七分二十一行行四十字正書篆額在正定府

大唐故左武衛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并序
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賜緋魚袋于
益奉　勅撰
□議大夫行將作□□翰林待　詔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摯宗奉　勅書并篆額
淳維之地上蕪斗極其氣勁悍其人□□間生將才□
我王略其有革去故俗鼎新華□建功惟忠戡難以武
常稚戈革每襟邊陲胙土連華□代襲祉啓迪後嗣光

昭前人可得而言也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
雛代居南部□入中原漢典論封特命弓高之秩周臣
赴會受書潞子之班祖廣琛雲麾將軍左羽林大將軍
心膂北軍爪牙中壘□道□肅期門有嚴父崇禮忠武
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職副緹騎名雄鶡冠警於
譙何勤以夙夜公誕自□□□于干戈太公之苻如巳
神授孫子之要動皆暗合心傾奉國膽略禦邊鎮在疆
埸統其蕃部遂爲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恩附獷俗威
除寇攘軍門罷局虜騎遠遁開元中□安郡□韋以宗
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寇必能嘗險
不避難馘黠虜之首繫林胡之俘仍援河湟大破戎醜
數實過當讓功居多一自捍邊卅餘載終于左衛大將
軍春秋六十夫積善疇慶嗣積不忘辛□繼封耿門多
將求之於代公實有焉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
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
□郡□□□勇乃絕倫忠而□力九伐之際常爲戰鋒
勞旋策勳議績當最□□□□□□□　皇上
龍乃茂功義崇追遠　恩光照於幽穸厚澤降于
重泉贈公太子賓客夫人康氏爲□國太夫人喪事官
供有加常等以永泰元年三月廿四日遷窆于萬年縣
鳳栖原禮也□冠同列千車會送更刊貞石式建豐碑
同武庫之開樵蘇永禁比祁連之象丘隴長存銘曰
地在元朔代生良將名重關西氣雄塞上繼秉金鉞遞
居玉帳戰必爲鋒居常保障粵有令子將高茂勳援戈
揮日仗劒決雲東平冦孽西掃狄氛志由忠立名以勇
聞刻茲貞石以表孤墳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
清河張渾　會國栗光刻字
道生系出突厥爲寧朔州刺史終于左衛大將軍以
子元光貴贈太子賓客史但云寧朔州刺史而已碑
題左武衛大將軍而文稱左衛大將軍殊不可解碑
始著于京兆金石錄歐趙諸家俱未載子於京師琉
璃廠市上購得之文尚完好無大漫漶而書法亦道
整可喜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道生南陽郡王元光之父官終左衛大將軍追贈太
子賓客夫人康氏爲趙國太夫人唐書元光傳以爲
終寧朔州刺史者非也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書篆額皆奉勅撰者于益結銜云朝議
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新唐書于志寧
傳志寧曾孫休烈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將相繼

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進士第不云其官禮部員外也傳又稱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休烈妻韋卒詔贈國夫人史不詳何國葬給鹵部鼓吹是益以儒行著也宰相世系表載益官終諫議大夫書碑篆額者摯宗兩唐書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攷摯姓風俗通云摯疇古諸侯國也通志氏族畧或言帝嚳子摯之後周有摯荒漢有摯綱又後漢有摯恂晉有摯虞皆最著者宗殆其裔歟碑云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允代居南部□入中原呼韓邪本匈奴單于見漢書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見史記則道生係突厥之族帳與白氏爲黃帝之後出南陽望者不同系也祖廣琛父崇禮世居右職史皆無傳新唐書道生亦無專傳附見李光弼傳後白元光傳元光即道生之子也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而不詳道生之事蹟碑云開元中□安郡□□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云云文中泐字以元宗紀及太宗諸子傳證之乃信安郡王禕也紀云開元十八年五月己酉奚契丹附于突厥二十年正月乙卯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以代奚契丹三月己巳信安郡王禕及奚契丹戰于薊州敗之傳稱太宗子鬱林王恪恪子琨進封吳王琨子禕中宗時封嗣江王以繼蜀後開元時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累遷禮部尚書朔方節度使契丹可突于叛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勅禕以副忠王不行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擊二蕃破之即碑所載宗室登壇之事也碑云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下闕此叙道生子元光之官也傳稱元光初隷寧朔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祿山反詔從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此元光歷官可以補碑之闕也碑云遷窆于萬年縣鳳栖原長安志無此原名蓋失傳矣末云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壬辰朔則甲寅是廿三非廿四也道生父子功績官位不甚崇顯遷窆時亦別無特恩不知何因撰書碑文皆奉勑文無可攷

李寶臣碑

碑高一丈八尺四寸六分廣八尺八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

成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尚書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內支度營田使淸河郡王李公
紀功載政頌　并序
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監察御史王佑上
推勾官朝散大夫行太子司儀郎王士則書并篆
惟天　明命　聖人允成□□□□□□
□□戲　君非臣無以化化臣非　君無以
賛賛明明　君臣品□□□陰陽載□□□□
□□□□□□歲　□應　帝嗣位敬統舊
服惠周於下下罔不格冬十一月　我亞相張公忠志
率東諸侯□出復命元元以貞□太和也先是祿□□
亂朋毒中夏□政血□覆忠良殪姦宄蒸人側側不貳
竿乃戮　公越在東土受制宇下爲侯□恒克□復寧
□□王室誕宣　我化靡□忝□敷聞　帝
庭奉若　王命　帝曰休才正侯良才
授恒州刺史封密雲郡公表獻□□越二□□□□
羣海　□□擅□無入薄三川威五長搢紳管管
不自卽乃工　公執在厲階登若股上罔咈祗命命我

□□□□□□□□□□□□□□德式□庶欲歸於
本朝朝廷嘉茂功錫丕□□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
成德軍節度使淸河郡王賜姓李□□□□□□□
□懿□□□□□□司國樞□□□□□□革
風俗是　揔朝憲率寧全趙開復東土是用亘白茅昭
宗武功允正□□□用□□□□維城宗我□□□
□□□□名銘之景鍾永憲□後　公固讓不獲祗奉
天之明命惟　祖惟父佐世有勲享祿無及□
□□□□□天□□德□□□邦忠孝剛義□直□
亮家用□□位□宜才初　公牧恒元年爲也爲師尅
恒恒不堪命羣盜衆聚□野□□□□□□罔極　公
□□□□明武㳽暴暴服□□人諟不□廬□□□以
晏□□士馴業□□穡工就務商通貨四者各正□□
日用□□□二□□□□吏更告　公曰滹沲會流暨
于城下天雨淫降頽溷□□皮積如阜□□乃□□恐
爲魚其日固久　公以聚人慾□□□□流□□天
造層城獻獻居人坦坦□德合□無疆冬十月　□□
□□　先帝洎慶緒嗣凶自洛奔鄴修好於
公公不□□□□折□□□得請命□□三年二月
上以思明作藩於薊□□□□□□思明篇

叙不供賦鎮威泉俾　公如薊將賊　公□　□執忠
□□□□□害□□□□□□□□□□□□□
大旱□滌□□□穀如焚人曰祈土龍　公曰非旱備
乃貶躬之食勤人之□□□寅□朝而□□□□□
□□□□□□□□□□□秋　雨旬□□□
匪害稼不書政冬十一月思明外　公以其黨幸萬寶
張□□□□焉□□□一□□□□□□□□自下
流□□□□□延於平人人用齋咨滌洟顲　公如
天公曰不哉乃暴貢乃人憂夏四月戮萬寶□□
□□□□□□□□□□□□□□□　□五
州之候或曰厚賦人　公盡人蒿焉封政不賦乃聳善
抑惡發滯糾佚蔵惠昭利□□□□□□□□□□□□
□□易□□之□訪於定定□□文訪於深□修之文
訪於趙趙齊之克諸五州允奉如一虜不我制　公用
哆然惟八年□□□□□□□□□受命　王也
初朝義播亡係命於　公自　公歸　朝是翦厥
翼翌日　公會　王師於□郊恭行□□□□
□□□用勦焉時戎羯飲化爰方啓行夫戎性沓貪蔑
煞俘軼殫寶虜劉暴骨厚厲於懷人南自相魏邢貝東
至滄德瀛鄭□夫匹婦蕩在草莽越□　公境宣服

公威惕惕瞿瞿攝進成序若　公在首五州之人無荒
寧風行於冀冀億之景願附　公昭請於　上上
集下望申命用㫐冀人熙熙嗜化永休惟九年冬
帝念宗臣特拜右僕射端武主戎摠經外政欽
酌彝典敬揚　天心繄　公德載於人人以蕃殖
翼贊　三主鋪敦四凶　聖咨乃賚神
被乃祿其惟有終亯才恒中耆老賈審祥　等師
錫言曰姧臣反常迭起東土人用瘝黷殆無指告惟
公牧恒　天眷尔下尒有　君臣公正爾有
父子　公保尔有灾厲　公奠尔有稼穡　公成微
公疇依恒大圯也賡曰昭茂德崇豐碑阜成於文庶永
於世克建樂石显揚頌聲頌曰
惟　君配天惟配臣　君蹻蹻　我公爲
君武臣翼贊　皇家奄有廿動大盜䣛䣛荒
我東鄙孔塡不夷元元靡恃恒人保　公乃有父子我
沴載懲我年載登我用有孚尔無不承貞石峨峨永以
垂頌惟　公之德不崩下闕
永泰二年七月一日建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
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爲諛餕讕

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
法道勁瀟洒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亦可寶也碑在
眞定御史行臺不易搨弇州山人稿
李公者寶臣也予讀其傳每嘆屬奚附逆反覆不常
朝廷輙以僞署爲眞賜姓名授鐵券唐之不振至于
如此然竊討當時强藩互結不如此不足以慰來投
之心招未歸之賊按碑建于永泰二年七月追頌其
功則曰壬寅歲寶應皇帝嗣位冬十一月我亞相張
公忠志率東諸侯復命兩唐書無月日而代宗紀與
碑合九節度之圍相州也寶臣懼而來歸封密雲郡
公爲舊書所遺新書云擢寶臣爲禮部尚書封趙國
公又與碑異碑云授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成德軍
節度使封清河郡王賜姓改名此恒州耆老賈審祥
等頌之之碑立于當時必無疑誤何兩書俱不之及
而末載隴西郡王豈寶臣王封有二次耶抑兩書誤
以清河爲隴西耶如寶臣以五州未獻開東門納王
師而止封趙公則加于密雲無幾豈足以酬其志似
當以碑爲正碑在今眞定府公署中巋然巨碣也豈
劉宋二公未之見耶金石錄補
鎭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
間立察院卽寶臣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
遒逸有漢人遺意絕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
遠流長所本不獨二王也隱綠軒題識
士則蓋武俊之子其署銜稱推勾官案史節度使之
屬有推官有衙推此推勾官疑卽推官矣寶臣之降
唐封清河郡王唐書藩鎭傳不載却有進封隴西郡
王事然宰相世系表止稱清河郡王疑傳之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云在眞定御史行臺又云眞定府公署中
其實在察院署今察院廢而爲公館袒屢宿于此
至必摩挲是碑字之精勁如前人所言書者王士
則見韓文集兄弟皆能書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四

浯臺銘

石高八尺三寸廣四尺五寸十五行行十六字篆書在祁陽縣浯溪

浯臺銘并序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
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
壁斗絶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
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
半出水底蒼然泛若在波上石
顛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峯嵌
竇宜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
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
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
暢達今取茲石將爲浯臺蓋非
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浯臺陗峻登臨長望
無遠不盡誰肰朝士羈牽局促
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礱琢
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
十五日刻

釋文

浯臺銘有序

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浯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絶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洄潭其勢硱磳半出水底蒼然泛若在波上石顛勝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峯嵌竇宜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爲浯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浯臺陗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肰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礱琢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爲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無同好也邪集古錄

元結次山撰峿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眞卿李學士陽冰求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其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絶頂一深淵曰吾懼千秋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弇州山人四部稿

峿臺銘元結撰篆書大歷二年浯溪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㢈亭銘元結撰瞿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右三銘並在祁陽縣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臺曰峿臺亭曰㢈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蘇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翦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試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金石文字記

右唐峿臺銘黃山谷云溪銘季康篆亭銘江華令瞿令問篆惟臺銘篆書無姓名又云以字法觀之亦季康篆也金石存

右峿臺銘次山尚有浯溪㢈廎二銘皆瞿令問篆書以地僻蘇厚難搨惟此銘世多有之雖不著書人姓名當亦令問筆也李少溫名陽冰本取木華海賦陽冰不冶之義其兒濉字堅冰皆冰霜之冰也而少溫書名亦從俗作氷蓋由楷書借氷爲仌相承已久章奏告身既用冰字篆書不便更易故爾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峿臺之峿字與㢈亭之㢈字皆不見于說文臺與亭似因浯溪得名則字體亦出次山新意爲之凡水之以浯字得名者有三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此別是山左之浯水若浯溪則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在唐時屬江南西道永州零陵郡又今福建泉州府有浯江見陳懋仁泉南雜志蓋同一浯字地分三處異其名也方輿紀要浯溪在岐陽縣南五里山溪諸水匯流于此稱爲奇勝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其山川家于此今浯溪摩崖碑結所撰中興頌也而獨不及峿臺銘及浯溪㢈亭二銘殆椎搨者所不易到耶碑題河南元結字次山撰新唐書元結傳舊書結無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佐荊南節度使呂諲判府事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

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云云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母喪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卒贈禮部侍郎傳所載歷官止此其官道州刺史不詳何年玩傳語是代宗即位後之事自宋吳曾以下多言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顧祖禹則云自道州歸愛其山水家于此傳不言結寓居浯溪而末云罷還京師且此碑銘序亦無家居之語則非家于浯溪者顯然據次山集次山嘗僦居瑞昌之瀼溪上因自號瀼溪居士有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則次山所居者瀼溪也溪在今江西九江府之瑞昌縣與永州隔遠惟其官道州時或是愛浯溪山水常來登眺因而刻銘刻頌蓋道與永相距不遠也顧氏諸說殆沿舊志之訛銘文篆書無姓名銘中書體不合六書者如涯嵌銘三字皆徐鉉說文新附字涯當作厓嵌當作嶔見集韻銘當作名春官小祝注今書銘或作名既夕禮士喪禮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是其證也峯借二字亦徐氏所補鈕布衣樹玉云峯疑封之俗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歷封巒又云論以封巒義雖不同或後人本此作峯耳封亦有高義漢書西域傳出封牛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集韻峯或作半又與封之古文𡉚形相近也借當作藉抑詩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作籍曰又趙充國傳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注藉借也司馬相如傳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師古曰藉假也溪磴硱磳皆俗字又銘文云三四百步百字竟書作自亦所未詳金石文字記云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又有皇甫湜元讓二詩山谷書詩并序爲中興頌碑作見後卷湜讓二詩則未見搨本

王訓墓誌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正書

大唐故光祿卿王公墓誌銘并序
前祕書監嗣澤王遠撰并書
公諱訓字訓瑯琊臨沂人也　永穆大長公主之
中子昔周文授圖靈王纂曆誕我太子晉晉有儀鳳之
瑞瑞流子孫粤王氏焉爲異姓首　曾祖知道
皇贈魏州刺史祖同晈　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
子少保尚　定安長公主父繇　皇特進太子詹事駙
馬都尉贈　太傅尚　永穆長公主龍種鳳雛長淮

積潤文武閒出衣冠寔繁譜諜稱之彖族鐘鼎傳于不
朽　公文備四敎學通六藝博聞雅量厚德高明三歲
尚聲奉御四轉至光祿卿早年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
也夫人孝道有女方幷生人之哀孤藐之極後尚博平
郡主癸卯歲居鄧州別業因中風疾遂還東師　公
主黌茲上藥竭以秦醫千攘萬療月衰日羸若使經方
有徵　公亦保合于永年矣嗚呼春秋卌一大曆二年
巳月癸巳奄終鳳樓之右　中使弔賵度僧尼以追
福　公主崩心震悼哀過禮經孝子郊柴毀骨立古
今未聞其年八月七日遷厝萬年縣滻川鄉滻川原之
禮也嗚呼生涯畢矣寵光斯安青門始啓朱輅方引返
哺之聲絶矣倚門之望休焉銘曰
龍渠之右鳳城之東眡原夾輔卜宅叶同　山開黃壤
地列青松萬古已矣千年寔封　多才多藝惟聰惟惠
如松之盛如川之逝　陵谷將平石記爰旌長懷令德
永頌英聲

右光祿卿王訓墓誌訓字訓光祿卿駙馬都尉同皎之孫駙馬都尉繇之子唐書王同皎傳不載其名同皎贈太子少保繇官特進太子詹事贈太傅亦史所未及也史稱相州安陽人而碑云瑯琊臨沂人者舉其族望爾宗室表嗣紀王澄初名鐵誠當從碑作城爲是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撰文者濾義珣之子見宗室世系表 關中金石記

誌言同皎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子少保今案史但云睿宗立詔復官爵而不及贈官誌言繇皇特進太子詹事駙馬都尉贈太傅尚永穆長公主史亦云繇尚永穆長公主而不及歷官皆于文略也史載繇生子潛今訓亦爲繇子訓娶嗣紀王鐵誠之季女政宗室世系表澄初名鐵誠語合而撰誌者爲嗣澤王濾表惟書濾守光祿卿而已今誌仍有前祕書監亦濾所歷官則未之及宜依此互舉也 授堂金石跋

按碑稱訓爲瑯琊人而表不載訓之本支則不與表所列瑯琊者同系唐書王同皎傳稱爲相州安陽人必是同皎之先世遷居安陽又從安陽徙河北與表所列者異系而遷安陽之緣起碑傳皆未及詳也碑云曾祖知道皇贈魏州刺史兩唐書王同皎傳但云陳駙馬都尉寬曾孫而不載其父知道又云子繇尚永穆公主生子潛而不及訓傳稱潛元和中累擢將作監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據碑稱訓卒于大曆二年是訓卒甚早傳所不

及載也碑云訓早年娶嗣紀王鐵城之季女尋逝
後尚博平郡主而下文云因中風疾公主嚭兹上
藥及奄終公主崩心震悼此公主卽謂博平前稱
郡主後稱公主所未詳也碑云遷厝萬年縣滻川
鄉滻川原長安志萬年縣不載此鄉名原名惟云
長樂坡在縣東北一十里卽滻水之西岸十道志
曰舊名滻坂隋文帝惡之改曰長樂坡疑滻川鄉
滻川原與滻水近也

會善寺戒壇牒

碑高四尺八寸三分廣二尺八寸八分作三層書上牒二十六行行十六字中謝表二十四行行十字竝正書下批答六行行四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會善寺戒壇牒
淸□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
同德寺僧重進　奉國寺僧法□
香谷寺僧□恕惠深安州龍興寺僧□□
□河南副元師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安國寺僧
乘如□前件寺戒□□供奉大德一行禪師□故□壇
□□元同律師□□創造殿宇幽□□□嚴淨受戒之
所洛城摧毀□□□□淪殘墉院□凉更屬艱□□□
□□不有修葺□愧先賢望□前件□律僧七人住持
掃□有□□□□□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
□□□安寧
中書門下　牒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
檢校侍中李使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
中書令使
沙門乘如□伏奉去十月十三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常建戒壇兼抽□
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祐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
躍嵩者□□之□戒者萬行之首非□□岑□□諸茲
希□會善戒壇□□□□登其封□遺塵□□其受必
□□□比爲碩德□□□□□毀觀者與黍離之歎□

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
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乎万歲之口聖壽無
疆弥極九天之峻不任戴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
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戒分律儀釋門宏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嚴持頃
於申謝

會善寺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
宗手敕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袁宏道嵩遊記
碑文准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敕牒
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胡三省通鑑注亦云本朝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因而不改又云曾公亮蔡京
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考五
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旣而作相又令
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歷時牒已用准字則
知此字自取省筆廣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然
管子書準字皆作准莊子平中准文子放准循繩淮
南子眇者使之准王襃洞簫賦憂襄准法皆用此字
緯書有洛書靈准聽京房造准形如瑟十三弦郭忠
恕佩觽集曰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字林呂忱作而後魏
仇儒爲趙準造祆言曰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
水不足北史長孫肥傳則准字之來久矣又按宋順帝名準
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准然管莊諸書亦
豈因此而改乎金石文字記

碑刻會善寺後僧苦於求搨凡石上會善寺三字皆
椎去棄之寺西荒草中傳太常物色得之仍立戒壇
之左又按書史稱代宗留心翰雲於行書益工論其
筆力非有太宗元宗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此敕
爲行書矜嚴圓穩固自可珍嵩陽石刻記

大歷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沙門乘如因請允抽東
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表稱謝帝手
敕二十四字荅之碑陰刻陸長源戒壇記陸郢書八
分遒逸多態說嵩

劉昫唐書王縉傳云縉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
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
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
由是奉之過當淡述其弊又云故大歷刑政日以凌
遲有由然也又云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今此奏牒
正是作俑之証劉昫良史防微杜漸之言豈不信而
有徵哉中州金石記

按碑稱抽東都白馬寺僧某敬愛寺僧某同德寺僧某奉國寺僧某香谷寺僧某白馬敬愛見寺觀其同德奉國香谷三寺今不可考河南府志

按會善寺牒頌于大歷二年十月十五日後列使相銜名前三人皆具姓氏曰元載杜鴻漸王縉後二人皆曰李使但有姓而無名又二人但有使字不著姓所謂使者大抵居相位而出使在外者也以唐書宰相表考之大歷二年但云六月丙戌鴻漸自劒南追至不載他人拜罷之事更追其前元載之同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應元年建辰月始也杜鴻漸之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始于大歷元年十二月其時卽兼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至二年六月自劒南追入朝也王縉之爲黃門侍郎在廣德二年正月然是年八月持節都統河南淮南淮西山東道行營節度使永泰元年爲河南副元帥此後不云入朝而牒則仍列其名不在使內其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者疑是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爲司空兼兵部尚書乃廣德元年事檢校侍中李使者疑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其官侍中始于乾元元年八月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疑是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其官右僕射始于廣德二年八月表作左僕射或訛也中書令使疑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其兼中書令始于乾元元年八月碑中銜名可考者如是碑云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長安志禁苑內苑章載東內苑南北二里與大明宮城齊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卽延政門北卽銀臺門東卽太和門不云右銀臺門據元稹詩當年出入右銀臺每怪春風例早迴又李商隱詩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是皆有右字與碑合据碑右銀臺門可以奉表陳謝則當時必設專司進奏之官而職官志無文殆史略也

三墳記

碑高六尺四寸四分廣二尺八寸兩面刻共二十三行行二十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先府君之子曰

曜卿字華名丕十五廟諱口樂易機於卿

徽猷闡譜家不諾諸孝仲孰植之以口

藝博之以文亦始講祕書正字授司衛

騎曹轉記口尉豪縣丞字左陪以示之

禮澤爲未遷帝仁以示以義領長安尉

直京師浩穰□賦曹繁劇有立斷焉□
見爲左遷普安郡戶掾賦古樂府廿四
章左史韋𧇊嗣爲之敍文集十卷
□卿字萬天骨琅琅德□文蔚識度標
邁弱冠以明□觀國莅鹿邑虞鄉二尉
魏守崔公洎相國晉公□□□中科第
之進等臯之嘗遊嵩少聞山鐘賦云□
□鎔洪鑪佛鼎火半死巨谿重林風
稍止無聞□□□未已詞人珍之轉金
城尉曹無受謝吏不敢□□□□□卷行
於世
□卿字榮寬柔立於穆不毀以家禮
靈昌主簿乙丑歲小家宰季公彭年尚
書文翰曾朝邑簿音藩沮洿灑瀉鋤詩
劉釀瀑檀菑假以殊裁下土德澈上聞
成賦八篇今類之文集百一十二篇
名哉　三孫季友曾閔仁也文學繼
業瑠瑲產也純固含章杞梓材也景宇
生德宇受封福漢諭侶仕以講陸堂未
盈一紀三墳相亦冬其歌蹤許之謂占

占者詔擢自霸陵故塋葬於違禁處于
於家歲禍提攜圖貞陽十六祀　大墳
三墳以東南爲伯仲叔季之營屬於然
大廟諱虞元之四子季於新都石刻大漫滅
爲陸吉沁陽焉
季卿述　陽冰書　桌篆刻

釋文

先侍郎之子曰
曜卿字華名世才也顰□樂易機符朗徹既冠遺家不
造諸季种窺植之以□藝博之以文行始調祕書正字
授右衛騎曹轉新□尉豪猾未孚立信以示之禮浮厥
未復本仁以示之義領長安尉直京師浩穰□賦曹繁
劇有立斷焉□見爲左遷普安郡戶掾賦古樂府廿四
章左史韋𧇊嗣爲之敍文集十卷
□卿字萬天骨琅琅德□文蔚識度標邁弱冠以明□
觀國莅鹿邑虞鄉二尉魏守崔公洎相國晉公□□□
甲科第之進等臯之嘗遊嵩少夜聞山鐘賦云□□繼
也洪鑪佛鼎火半死巨谿重林風稍止無聞□□□未
已詞人珍之轉金城尉曹無受謝吏不敢□□□□□卷
行於世

□卿字榮寬粟柔立於穆不瑕起家拜靈昌主簿已廷歲小篆宰李公彭年尚其文翰署朝邑簿時漆沮決溢馮翊昏墊釃渠楗菑股弛脉散下土得澮上腴成賦入到于今賴之文集百一十二篇烏戲　三英孝友曾閔儔也文學繼　業璿碧產也純固含章杞梓材也吳穹生德宜受封福僅逾強仕以講陰堂未盈一紀三墳相比思其咎職訊之逢占占者邵權曰霸陵故塋葬不違禁害子而家歲攝提格廼貞陽卜而祔　大墳三墳以東南爲伯仲叔驗之若鴈行終大曆建元之明年於斯刻石恐夫淇海爲陸老沙防焉

季卿述　　陽冰書　　粟光刻

按此碑爲李曜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筋刻之也其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譌弇州續稾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飢與前碑同陽冰頗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石墨鐫華

元吾邱衍謂陽冰卽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爲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温楊用修嘗辨其非按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温爲字於義皆無取且陽冰工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神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爲李陽冰篆書而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誌爲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今人讀陽冰爲陽凝非也按文苑英華有林滋陽冰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仌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爲凝按仌於隸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爲凝之从冫从水無義當從今文金石文字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爲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森誠不易及然予曾於陸探微所畫金滕圖後見陽冰手書遒勁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銷夏記

右唐李氏三墳記李陽冰書與李氏遷先塋記同在今西安府學皆大歷二年建先塋記有宋人重鐫歲月此碑無有　說文禮從豊篆作豊豐篆作豐隸楷皆同而篆文迥異陽冰上李大夫論古篆書云蔡中郎以豊同豐秦承相以束爲束魯魚一惑涇渭同流此碑立信以示之禮禮字反若從豐何也古者官有掾屬掾字從彖從手其從木者屋上椽也碑云左遷晉安郡戶掾字乃從木二字不當通用蓋因字形近下筆時偶誤耳不然陽冰不當使別字也又股弛脈散弛卽引字當是曲其直以取勢耳若從弓從巳則

無此字矣劉禹錫高陵令君遺愛頌有股引而東句
與此義同金石存
文有云下上得澣者用宋玉九辯文也澣玉篇以爲
卽古文乾字以講陰堂講從冓聲與搆字通史記漢
書凡搆解字多作講亦是也谿字見魏張猛龍碑及
周華嶽廟頌嵩少字應卽用崇見于漢書而竟作嵩
劇甚字應用劇見于漢隸字原而竟作劇猾字應從
㕣作猾而從犬作猾禮字應從豊作禮而從豐作禮
徹字從靑作徹斷字從㡭作斷熚字作熚埶字作藝
㚒字作㚒皆其不合于六書之正者也又說文無第
字只作弟而孔穎達正義引以爲從竹從弟說文無
莅字只作逮故鄭康成注儀禮每讀位爲莅此竟有
第字莅字蓋後人隸寫之譌而以之作篆則尤謬也
關中金石記
右三墳記碑末無重開年月而字畫更明顯筆力似
較弱蓋開鑿又在前碑之後也文云下上得澣上旣
成賦說文無澣字蓋用楚辭后土何時而得澣語又
云僅逾强仕以講陰堂後漢書周磐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講于陰堂之奥旣而長歎其月無病忽終記
蓋用此事也㚒當從弃而碑從天鞶當從叙而碑從

豁疑翻刻之譌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唐李氏三墳記凡二碑中俱有斗截裂紋第一碑
左角斷闕下脚微闕凡全闕者十四字半闕而猶可
辨識者七字末行吏不敢以後文氣未盡隱躍尚有
八字右旁痕迹可辨者四字趙明誠金石錄祇載其
目碧溪文集
按記爲李季卿所述季卿在大歷中宣慰江南語
見新唐書陸羽傳而未詳其先世所謂先侍郎者
不知何名三墳惟長曰曜卿其名全泐二人皆闕
上一字兩唐書傳無曜卿等兄弟四人之傳下碑
摘先塋記又不復述三墳之名碑稱曜卿賦古樂
府廿四章華良嗣爲敘文集十卷次曰卿游嵩少
鬪山鐘賦詩亦有集若干卷行世又次曰卿有文
集百一十二篇稽諸兩唐書經籍藝文皆不著錄
全唐詩不載李曜卿而有李子卿李幼卿二人皆
大歷閒人此三墳皆卒于天寶十年以前其非此
二人明矣碑爲從子陽冰篆書其不合說文者曜
卿之曜當從火作燿而從日种貌之种依尚書當
作沖而從禾豪猾之猾當從水作滑或從㕣作𣶒
而從犬皆非也藝字亦說文所無徐鉉以爲俗書

譌謬不合六書之體本只作埶後人加艸云蓺無
所取而碑中竟書作藝陽冰不講六書大率如此
其餘乾璧崇剌第莅等亦皆俗字已詳潛研關中
諸跋不贅論焉

栖先塋記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三尺三寸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栖　先塋記
粵烏虖昔蒼龍大泉獻遺冢不造
先侍郎即世建塋霸陵遺令也先大
夫徐公高□備矣洎單閼歲十有一月
先夫人合祔天琦改元我之伯
也卒閼五六年仲也卒不四三年叔也
卒君子曰李氏子天假其才不將其壽
盡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欺方士邵權偏
得管郭之道嘗曰霸岸鑿龕客土垞矣
干溫冥之禁非宅之攸宜是用□叶永
地其原鳳栖筮之遇損三之解三曰損
孚解緩吉執甚焉圖□卜郤城左□□
右惟崎崟合杭卜滻水東樊水西大惟崎
合新卜塋連山南近平岡□□坤勢也
宮鄰天順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駢儷
攝提格辜月仲旬□日　靈轜所歸實
藏于位焉蕤金王夫人惟其書　先君也
男吉遇□三百篇於家中小宗伯貢公
之傳之敘　上澤悅幽明錫類□□
追贈黃門侍郎高命禮部尚書
□□清河郡夫人□□□□版築
皇命大曆維二祀新泉石
嗣□□□錄
從子陽冰書　皋光刻

釋文

栖　先塋記
粵烏虖昔蒼龍大泉獻遺冢不造　先侍郎即世
建塋霸陵遺令也先大夫徐公高□備矣洎單閼歲十
有一月　先夫人合祔天琦改元我之伯也卒閼
五六年仲也卒不四三年叔也卒君子曰李氏子天假
其才不將其壽盡謀及龜策謀及鬼神欺方士邵權偏
得管郭之道嘗曰霸岸鑿龕客土垞矣干溫冥之禁非
宅窆攸宜是用□叶永地其原鳳栖筮之遇損三之解
三曰損孚解緩吉執甚焉適□卜郤城左□□右惟崎

食故卜遷水東樊水西亦惟茲食新卜塋連山南佐平
峒□□坤勢之宜隧而順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
攝提格辜月仲旬□日 靈轅以降壽藏有儷無藏金
玉厥惟琴書 先志也異音遠□三百篇永泰中小宗
伯賈公至爲之敍 上澤悅幽明錫類□□追贈黃
門侍郎申命禮部尚書
□□淸河郡太夫人□□□□版未篆 皇命大[illegible]惟
二刊刻貞石
嗣□□□述 從子陽冰書 栗光刻
闕 是鉅唐李監陽冰書以其年代寖遠風雨昏潰字
體不完讀者斯泥遂有吳興姚宗萼肇意率好古者
數人同出刊刻之費 闕 威安璨重開所責名賢筆跡
傳諸不朽時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畢功助緣
僧智全 僧審凝 僧省中 僧靜已 僧文遇
勾當人鄧德誠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
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徧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
郭則景純也書玉篇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
雲碑 石墨鐫華
右唐李氏遷先塋碑經宋大中祥符閒重開今復剝

落自淸河郡太夫人以下文多不可卒讀 爾雅歲
在亥曰大淵獻此碑書作泉獻避高祖諱也唐兗公
頌碑亦書顏回字爲子泉容士毛矣毛字字書不載
疑是耗字重開時譌耒爲士也 金石存
陽冰書結體茂美而多乖于六書之義然蔡邕石經
已多別體豈書家多不究小學耶文中若粤從宷碑
作粤高從□ 讀如 碑下□從□之□ 古 亶碑作㒼龠從
含碑省從合棲或作西碑合作栖樊中從爻碑從夕
佐古只作左碑加人闕碑譌作峒勢古只作埶見漢
書碑加力宜從夕碑從冈隧古只作隊見竹書穆天
子傳碑作隧輴碑作輴藏古只作臧詩中心臧之先
儒有藏臧二義碑作藏悅經傳多作說碑作悅版加
作版皆詭于文字之正若泉作泉借洎字爲之改從
已借殺改字爲之寶作瑤琹瑤字見竹書穆天子傳
玉篇引聲類亦曰古文瑤字此或古人省文借字之
法猶未大失也篆者聖人不虛作非可依隸以造皆
徐鉉作說文新附識者多譏其謬獨怪陽冰自言斯
翁之後直至小生又欲求刻石經立于大學而不究
小學如此倘任鴻都之役未見其勝于張參唐元度
諸人也 關中金石記

右李陽冰書遷先塋記說文改更字从戊己之己㪅改字从辰巳之巳徐鉉引陽冰說謂已有過攴之即改而此碑書改元字卻从巳不从己泰詛楚文改亦從己蓋二文可假借也圫字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不載惟家語執轡篇息土之人美圫土之人醜注圫耗字此少温所本矣敍說文从攴此與三墳記俱从又泉即洎字水當在左旁變文居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述者名全沕石墨鐫華以爲季卿據三墳記爲季卿述首稱先侍郎之子云云此碑亦有先侍郎即世之語則其同爲季卿所述固無可疑碑云天寶改元我之伯也卒天寶以壬午年改元則其前云蒼龍大淵獻是開元二十三年乙亥歲前云先侍郎即世又云先大夫徐公此先大夫未詳何謂也下云單閼歲先夫人合祔是二十七年己卯也伯之卒在台祔後四年又其後十年之閒仲叔俱卒即前碑三墳者是也霸岸鑿龕客土圫矣此是形家之言龕與堪通今俗用磡字太平寰宇記灞岸在通化門東三十里霸崖鑿龕有傷地脈此云客土猶形家謂之來龍也土圫則脈傷而藏者體魄不安矣温冥之義未詳以臆度之温取室閉而煖冥有幽冥之義皆謂墳穴也又云攝提格辛月攝提格者寅年也當是壬寅年仲秋之辛在天寶十一載壬辰又越十載爲寶應元年辛月十一月也以壬寅十一月捿葬也碑云巽時述口三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敘此必是其先侍郎所作之詩也唐書賈至傳至之轉禮部侍郎正在永泰二年未改大歷之前惜不知其集名無從考矣碑今在西安府學不知當時從何處移來碑有其原鳳栖之語則其先塋在今咸寧縣鳳栖原長安志云少陵西北三十里皆此原雍大記柳宗元爲伯妣志曰葬于萬年之鳳棲原在唐時爲萬年縣安化里似碑當立于此處今碑移而墓亦不可考矣碑爲宋初威安樂重開而助稱者皆僧名想宋時李墓尚存墓旁當有僧寺爲之守護諸僧皆住寺者也

顏魯公祖關二大字

字徑三尺許隸書後有翁覃谿跋并七言古詩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吉安府

禮關

右禮關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存此二字耳青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

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荅云祖古作禮八分取
以相配若此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此
山光千丈矣据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
平原太守欵者譌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
寶年題則寺僧與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欵
乎其爲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
公八分惟見東方贊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
也祖字作禮漢宗俱孔謙曹娥諸碑皆如此至於魯
公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題名
吉之淨居寺大歷二年十月題此其確可据者故爲
考其大略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石二其一丙午匡
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尚記黃李尋八分岌業
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存僅此始覺禪
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谿一滴誰嗣音後來
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欽崟宜城老子執陳迹未
會松竹高邱吟亦如寺僧與汪子商略補刻爭摹臨
世間忠孝貫仙佛正氣耿耿留精忱森然魄動仰星
斗何必更訪東西林區區歲月那足較兩字已重千
球琳旌旗歌舞照千載文山黃李劉同岑嘉客來遊
偶然記雲泉相印太古心松門風起衆山響天籟鏗
荅文山琴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
翁方綱

按青原志云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寶刻
類編云魯公爲吉州別駕大歷二年十月題此舊
唐書顏眞卿傳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
史不載吉州別駕之官新傳則云貶硤州別駕改
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眞卿之刺撫州在大
歷三年則改吉州司馬當在二年若永泰年其時
宜初貶硤州未改吉州似寶刻類編較確也惟吉
州別駕或寶刻傳譌當從傳作司馬耳祖之作禮
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禮述家業正與此同司空宗
俱碑禮父司隸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顧氏吉云玉
篇禮與祖同禪以爲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
同禮亦以禮爲祖蓋有自來也然則汪舟次與寺
僧問荅之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五

會善寺戒壇碑

碑高三尺一寸廣約二尺九寸作兩截書上截廿六行行十六字下截廿四行行十字正書在登封

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寺戒壇碑
請抽東都白馬寺僧崇先敬愛寺僧□□同德寺僧重
進　奉國寺僧法□　香國寺僧從恕惠深安州
龍興寺僧□□
右河南副元帥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得安國寺
僧乘如狀前件寺戒□□供奉大德一行禪師□故
□壇□□□同律師□□□殿宇幽閑□□□□
受戒之□□城推宸□□□□□壖院荒涼更屬艱
難壇□摧□不有修葺竊愧先賢望抽前件□律僧
七人住持□□有闕□塡□□建方等道場常講戒
律庶□□聖□國土安寧
中書門下　牒　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
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　載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　縉
兵部尙書平章事李　使
檢校侍中李　使
中書令　使
沙門乘如言伏奉去十月十二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常建戒壇兼抽持
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湛恩自　天祐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
□□者□□之□戒者萬行之首非絶□岑□□詣茲
□□會善戒壇□□□□□登其封杳遺塵累躋其□必
□□□比爲碩德湮沉虛迹□毀觀者興黍離之歎□
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抽僧
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呼万歲之□　聖壽無
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載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
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　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扶風夫子廟殘碑

碑不全僅存一石高廣俱一尺五寸許共七十一字正書今在華州

闕　司員郎瑯邪顏眞卿書　闕

闕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闕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背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闕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濤䃰動賢相之精選膺奉詔旨廟新祠宇廟闕峜立宮牆鳥跂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礿薦有主院栢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闕籩豆而無算天下大軍之後也時樂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婾而迷歸俯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昀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瑯琊王幾忝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鬚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飧味尤纖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二年某月日記

此文載于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歷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此文浩以大歷二年作于扶風魯公曾書此于湖州華州有之非也疑後人偽作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文五百四十餘字今存者連銜名祇七十一字文存十之一耳撿唐文粹刻本有此文錄補成篇文粹載此文題曰扶風縣文宣王廟記撰人

爲程浩今碑題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眞卿書
及徐浩名徐浩必是篆額者也唐書地理志扶風
縣屬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武德二年初置湋川
縣貞觀八年更名扶風然碑又云扶風古縣也在
京之西環渭之北扶風爲貞觀改名不得爲古若
扶風之名莫古于漢郿鳳翔府爲漢右扶風地自
隋以來謂之扶風郡今以縣爲古乃文之失實者
云在京之西謂至德二載號鳳翔府爲西京也顏
眞卿結銜存司員郎三字以本傳考之眞卿之爲
武部員外郎在天寶初年此後未嘗官員外然此
文末題大歷二年文粹所載要非無據未敢斷以
爲誤也程浩無傳可考篆者徐浩碑存其銜曰書
都官郎中徐浩傳載浩歷憲部郎中在安祿山反
之前則亦是天寶十四載以前之官而未嘗爲都
官郎中文盛稱扶風縣尉袁弁奮奉詔旨建文宣
王廟奉先師及亞聖十哲像而令丞簿皆牽連及
之則興建之功獨在尉矣文云浩自帝鄉薄遊鳳
翔則此文專爲扶風縣之文宣王廟而作魯公不
應又書之于湖州至湖州之無臨安縣與杭州臨
安縣之現無魯公書此碑皆屬夢英之誤記又不
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爲程浩作固無可疑其書碑
篆額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
誤而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于轉徙未可知也

義琬禪師墓誌

石高廣皆二尺廿二行行廿一字正書在洛陽乾元寺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并序

香山禪師諱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
岳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
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
右肱枕席左髀垂脥言次寂默奄魂而歸舉體香軟容
華轉鮮感瑞嘉祥具載碑錄師未湼洹先則廣讖記吾滅
度後世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爲僧世五年
後焚身留吾菓園待其時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
國老忠義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
於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宮勝乾元寺法孫明演授禪
父託葬祖黃金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徹
天請号焚葬借威儀所由撿按大曆三年二月汾陽表
曰義琬禪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心超覺路
遠近歸依身歿道存實資褒異伏望允其所請光彼法
流其月十八日　勅義琬宜賜謚号大演禪師餘

依擇吉辰□月十九日荼毗入塔今卌載無記不從大
禪翁也行慈悲海得王髻珠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
寶劔見網皆除業爲學山萬法包納鍊行凝寂方能動
天塔磨青霄砌下雲起星龕月戸面河背山清淨神靈
庶幾銘曰
行破羣邪　業爲學海　戒月青空　心珠自在
塔面長伊　鈴搖岳風　動天威力　無住無空

碑述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表義琬禪行素高勅賜
謚號大演禪師郗字作滕以艸體爲楷書也 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乾元寺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魏
時創建昔在伊闕東山之嶺明嘉靖間遷於山麓
碑云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法歲猶言僧臘世齡
猶言世壽皆覩見此碑又云頂白方面赤方右肱
枕席左臂垂膝此述禪師示寂之象禪師之嚮向
南而設其臥向東頂白方者首在西也面赤方者
面向南也釋氏示寂以右脇爲上故右肱枕席則
其面向外而南是側身而逝也他碑述高僧示寂
但言右脇而已未有若此之詳盡者禪師臨終有
滅度後三十年內及三十五年後之語果於二十
八年有相國郭公牓乾元寺大歷三年二月汾陽
表請賜號大演禪師按禪師以開元十九年示寂
越二十八年爲肅宗乾元二年三十五年爲代宗
永泰二年其云司徒尙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
郭公牓乾元寺此郭公即郭子儀唐書子儀傳是
年留守東都寺僧殆以額請也至永泰二年則吐
蕃冦醴泉子儀方屯涇陽與吐蕃戰自無暇爲禪
師表請賜號据碑載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詞則
距禪師之寂三十八年傳載是年三月子儀還河
中則二月方自涇陽入朝宜有表請之事也碑下
文有四十載無記之語是約畧之詞其實三十八
年正與三十五年後之語合也乾元寺牓題于乾
元二年未有此牓以前不知此寺何名通志但云
魏時創建不云何寺此碑首云香山禪師豈香山
是寺名耶

趙叡沖碑

碑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隸書

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虢州刺史太常卿天水趙公神
道碑 并序
尙書兵部郎中安陽邵說撰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集賢殿待　詔瑯琊王璵書并

篆額

惟天水趙公諱叡沖公惟隋員外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渭源公顯和之廟諱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珏立之
曾孫　皇朝監察御史君煦之孫虢王府法曹參軍徵
之子自渭源四代咸著清德洎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
貞簡形儀朗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禮誠純接
奉朋交文蔚行茂顯于當世　天后時應明堂大
禮科　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轉汾州平遥尉劇
之地以幹敏稱秩滿從調吏部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
超等授大理評事公廹於祿養請署同州河西丞贊貳
其政甿輯吏肅劇賊遁逋伏姦不興縣六百石郡二千
石皆受成仰辦而已道長運速奄忽遷殂以景雲二年
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于縣館享年五十二及夫人平
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祔于虞鄉縣
五老原初公寢疾告其二子艮器艮弼曰吾祖成季宣
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尙書融晉黃門侍郎廟諱亦能勦
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爲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由
魏歷隋位與胄昇爾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祿以吾祖
宗之福豐慶演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
有達人洎公即世適世歲而艮器官至中書舍人兼五

十歲而艮弼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嶺
南兩道節度使太子賓客　廟諱宗朝以嗣子參掌
綸誥追贈公絳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
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贈公太常卿　今聖
踐極嗣孫密邕薰復縱袞等咸擅才業宦成三署竟如
公疇昔之所識於戲趙氏再世昌茂克大其門皆虢州
祗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其誕受光
飾享茲徽章敢篆石立表紀旌風烈銘曰
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舛廟諱羨其昌於烈趙公亶
惟貞艮砥修行學顯茂家邦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
朝就烈佩玉鏘鏘　澤洊本根沃潤黃腸有莚遺風久
逾馨香於斯篆刻裕美無疆
大廟諱四年歲在己酉五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建
按趙叡沖兩唐書無傳撰人安陽邵說題銜曰尙
書兵部郎中舊唐書傳說舉進士爲史思明判官
史敗說降于郭子儀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遷吏
部侍郎太子詹事新書文藝傳惟不載侍郎詹事
官餘與舊傳同而皆不云官兵部郎中傳之畧也
書篆者王璵無攷碑敘叡沖先世云顯和之元孫
世立之曾孫君煦之孫徵之子不云高祖其曾祖

某祖某父某也隋唐書亦無諸人傳碑云天后時
應明堂大禮科兩唐書選舉志皆不載此科目天
后之享明堂在永昌元年正月獻沖應舉當在是
年碑云公寢疾告其二子亘器亘弼曰吾祖成季
宣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元
亦能勤攘冠難捍衛王室按成季趙衰也宣孟趙
盾也衰字子餘盾衰子字孟諡宣子左傳韓厥言
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
矣碑語本此趙融附見魏書趙逸傳云逸天水人
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而不言其官吏部尚書
趙元見晉載記晉師伐秦秦將姚洸鎮洛陽部將
趙元說洸固守洸出戰元從之會陽城及成皐滎
陽武牢諸城降元死于陣而不言其官黃門侍郎
皆史之畧也蓋獻沖之先世可攷者如是亘器亘
弼兩書亦無傳

大證禪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正書在登封縣嵩嶽寺後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太微宮使
崇賢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縉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
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醴泉湧而獨疾寶炬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
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
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用
顯闡示非慧見口孰能知之大德号曇眞姓邊陳留開
封人也厥初爲孩稟知特異亦既有識用晦如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豈屋何如方丈
馳亘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食珍者豈覩飾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既勝矣出門絕迹潛嵩少間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甚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乎解脫不入其門
非佛之子乃損落枝葉澄清泉源詣長老大照醒迷解
縛開心地如毛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
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息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
以至於恒用我止無所虛空未爲廣我照能過日月未
爲明震雷破山聞不聞等烈風拔樹見不見等是主無
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離相猶以爲未出心
量彌勒深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諸等妙忽合自他梵
網之行楞伽之心審契久矣廣德又謝學徒嗷嗷相顧
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實歸出宅諸子傳稱所
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
亂兵蜂蠆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潛衛於左右犲狼
仰瞻而讚嘆施財獻供終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
厄人以忍言說不辱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
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遍種福也夫修行之有宗
旨如水木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璨璨
傳道信信傳釋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
廣德傳大師一一授香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
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爲沙彌
身不顧名志在成道聲稱浸遠歸依如林天寶八年緇
侶傾袖舉以上聞乃棠正度初隸東都衛
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充大德遷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
地雜人天之會法如雲雨之施衆有塵勞之悟寺盈河
潤之福今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師則喜
利往者導之以捷觀與者辯之以正深在定者戒於貪
悟所覺者使之遠觀彼來學如菴摩勒果冀其出世如
優曇鉢花齊我知稀故我貴矣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

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纏門人悲及塵
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去蕭索其年
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歷二年有司奏謚
上聞惻然乃賜號曰大證禪師緇嘗官於登封因
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卽十哲
之一也視縉猶父心用感焉以諸因緣爲之强述銘曰
上德不德與慈連悲現於獨界俯爲人師以
我無思破彼盡思爾方耽俗我則隨時由多
分別妄生垢淨根不擾□像豈染鏡法不可
著空卽是病無得之得絶聖而聖
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
語女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
寂寥松柏所
大曆四年歲次己酉□□二十四日
檢校僧敬愛寺談振　聖善寺僧義辯　安定劉
英模勒　河南屈集臣鐫

碑在嵩嶽寺後欹側荒坡中傳燈錄載達磨傳慧可
可傳僧燦燦傳道信信傳□忍忍傳盧能今碑載忍
傳大通自通以下三傳爲大証摩頂付法然則少林
衣鉢授受六傳入嶺南葢南宗也傳燈錄載北宗神

秀其門人嵩山普寂立秀師爲六祖云說嵩

右大證禪師碑眞跡剥缺過半行欵字數不可數可識者共六百八十八字完全者三百二十五字金石圖文苑英華載此碑其文尙可攷年月據寶刻類編全磨滅也述書賦注稱縉爲文筆泉藪是時縉捨財造寺之弊甚矣唐代宗尊重二氏至沙門道士死而賜官賜謚誠可嗤笑碑列縉銜云太淸太微宮使崇元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劉昫書止云太微宮使其崇元作崇賢無齊國公封號皆當以碑爲正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間段磨泐文苑英華載此文今据以錄補說嵩云碑在嵩嶽寺後欹側荒坡中河南通志嵩嶽寺在登封縣城西北嵩山之前武則天幸嵩山常以此爲行宮而不載敬愛寺之所在則敬愛寺毁廢已久今碑在嵩嶽寺後大抵敬愛寺址當時與嵩嶽爲鄰矣撰文者王縉字夏卿維之弟河中人舊唐書傳稱其以文翰著名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碑作門下同平章事太微宮使碑有太淸宏文崇賢碑作崇元館大學士加上柱國碑有齊國公新傳較畧然碑立于大歷四年而傳稱三年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皆四年之官而碑無之似撰文尙在四年以前也書者徐浩舊傳稱其代宗朝爲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新傳不言其官集賢而有會稽縣公之封兩傳互異合之則與碑同也碑云禪師年至二十受聲聞戒捨眷屬爲沙彌天寶八年上聞正度充敬愛寺大德寶應二年正月趺坐而滅年六十夏十四蓋自天寶八年受度至此僅十四年故云夏十四以前爲沙彌者且二十六年也寶應二年七月改元廣德故正月仍稱寶應碑又云縉嘗官于登封因學于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縉傳稱廣德二年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碑所云嘗官于登封者當即在此時也

逍遙樓三大字

石高九尺六寸廣四尺正書徑二尺七八寸在廣西臨桂

逍遙樓

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顔眞卿書

庚賁德政頌

碑連額高九尺七寸六分廣四尺二寸五分十四行行三十字篆書後有小記二行六行上下截刻上截

行四十一字至三十九字下截二十九字或三十一三十三字不等並正書額題唐龔丘縣令庾公德政頌十字篆書在寧陽縣

荀藐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庾公今之
賢百里也龔丘頌之姑無其能□□□□
紀議者謂庾公之政尤矣公初告羣書
曰昔孝宣憂元□爲經國致理□□□
長通擇郎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
尉騶居五百石非才何以當之折□□
繇疲人祗若　明命酒崇禮讓省刑
罰紓力役闢土田宣玆□□□□□潤
佗時雨咏爲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
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　都□□□
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
馭官勸直沮枉迹職之地類能□之□
方諸爽氣日暮更清比之松筠歲寒轉
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
子男里聲同歡曰以伯諱之良牧賞治
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貴字□明其先□
川人成周之時建爲掌庾因以命族公
其曾高以之孝曰鉉嗣爲　人州刺史

王父曰元淮爲尋陽令　曾王父曰師
則爲蜀王文學楷模繼代蟬聯榜達大
廟諱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政畢
□大咸觀形石意美邑于　元戒元戒
邑荅縣人以陽翁與公周旋備詳德於
□之作頌多媿能文辭曰　詒謀庾公
宰守之良化洽百里恩播一方邑老上
請觀吾頌德元戒嘉之今石圖形
大廟諱五年九月三日建

釋文

荀藐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庾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
頌之姑無其能□□□紀議者謂庾公之政尤矣公初
告羣東曰昔孝宣憂元二　□爲經國致理□□長通
擇郎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騶居五百石非才
何以當之折□□繇疲人祗若　明命迺崇禮讓省刑
罰紓力役闢士田宣玆務寬□儉□□潤佗時雨咏爲
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最
都□□□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
勸直沮枉迹職之地類能□之□方諸爽氣日暮更清
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

□千里興聲同歡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
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
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兊州別駕　王父
曰元汪爲尋陽令　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楷模
繼代龜麟接武大曆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政
柔出大咸願刻石褒美申于　元戎元戎允答縣人以
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愧能文辭曰
於穆庾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搖一方邑老上　請
願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遒刻
大曆五年九月三日建此九字特大書在碑之第一行
佑之聞龔邱庾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歷五年歲在
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
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
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厯事之後龔士中得其□斷
壞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沉埋懼磨滅之無日思
欲得完本重刻于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永□趙珣君
瑞肯爲尋訪於邑人彭飛家得蓄藏舊紙本一以示
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礱石命工□刻□記
庶平庾公之德政與夫李公之辭翰爲不朽云五月
一日承務郎兗州龔縣令林棣宋佑之記

有唐庾公嘗宰是邑當時治績昭著而名公若李陽
冰者因邑人之請□文以頌其實□□既刻亦庶不
朽不期圮壞其間廿餘年未邉再立德政□□不絕
如綫　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明年再勒
其碑豈非　宋公之爲治有慕於庾公之治邪不
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
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庾宋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
邑人鄉貢進士□□□□
徵事郎主簿孫思　忠武校尉縣尉王景俊
管勾造碑佐史耿□□
碑殘剥僅有其半貞元三年林棣宋佑之來宰是縣
訪得完本於邑人彭飛家重勒諸石今按其文序庾
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川人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
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爲兊州別駕王父
曰元汪爲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爲蜀王文學又云
大歷中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請於元戎云云然則
當日彭滔之立頌石竟未上於朝也劉夢得高陵令
劉君遺愛頌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
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令
碑稱請於元戎及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

口之作頌豈此時節度此方者宜可以專擅固不必待朝命耶書之亦以考世變焉文內有攺字與弔相連說文攺撫也從攴亾聲讀與撫同此下一字存其上半弔是爲柔字撫柔葢稱其惠于斯民也授堂金石跋

此碑建於唐大歷五年至金貞元三年蘘縣令宋佑之以舊本重摹於石佑之自爲記竝卜儒卿後跋刻於碑之左方碑文下截每行泐去三五字餘俱可辨黃小松司馬云碑陰尙有金貞元間給事郞守令于象及典史單文等名未有拓本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無撰書人姓名文云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云云宋佑之記亦云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則撰書皆陽冰爲之也山東通志蘘邱本漢寧陽縣地北齊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二十里有蘘邱城更名宋大觀四年避宣聖諱祗稱蘘縣金大定二十九年避顯宗諱復攺爲寧陽元明以來因之此碑重刻于金貞元三年其時未攺寧陽故宋佑之記自稱蘘縣令也碑云都口口口御史淸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云云玩其文義似與盧正道淸德碑相同中宗神龍二年勅內外五品以上充十道巡察使廉按州郡其時正道爲滎陽縣令衛州司馬路敬潛爲河南道巡察使以正道政術尤異奏聞中宗降勅褒美識法師爲之立碑頌淸德此碑似係御史張曰昌爲巡察使品定庾公政績邑老彭滔等三十五人刻石褒美所謂題以上下之目者猶言上考下考庾公治居上考也特是碑但言申子元戎元戎允答而無奏聞之明文故不聞朝廷有勅旨如盧正道耳碑云公名賁其先口川人泐一字乃頴川也廣韻云庾出頴川新野二望碑又云成周之時世爲掌庾因以命族公其胄焉通志氏族畧庾氏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庾皮皮子過邑于緱氏然則碑以爲成周掌庾者傳訛也碑敘其先世曰考欽嗣王父元汪曾王父師則史皆無傳碑中用字如荀藐之荀松筠之筠皆新附字荀當作郇徐鉉云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筠當作緣嘉定錢君大昕云周禮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縳縜寸焉鄭司農注縜籠綱者讀爲竹中皮之縜縜持綱紐也此卽古筠字又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碑書作暮从兩日俗字也繼續也

从糸𢇍一曰反𢇍爲繼案𢇍古文絕字繼字从反絕爲義碑竟从𢇍亦誤凡碑誌之例多自高曾順下此則自考上溯曾祖又一例也庾公賁史亦無傳碑題建立年月在文前一行字較文特大亦他碑所未有

臧懷恪碑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廣五尺四分共二十八行行字自五十八至六十四不等正書在三原縣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

翰林　待詔光祿卿李秀巖題額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彄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爲氏僖哀二伯既納忠於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縉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滿隋驃騎將軍祖寵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威務遠圖克開厥後恤靈之慶世祀宜哉公卽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灑秀雅善騎射尤工尺牘沉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沖邈英勇冠倫友于弟兄謹介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莅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睿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乂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爲節度使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啜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殲遽而紿之曰我爲臧懷恪　勑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刲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禾安氏有馬千駟怙富不虔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悚慄疇敢不祗俾爲節使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季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季歲次甲子

春二月廿有六日薨于鄴城之官舍享季五十六其季
八月廿三日　詔曰故具官公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
行逾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
大將軍卽以其季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
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
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
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
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
左郎將劒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惜右驍衛郎將
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
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
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　制工部尚書渭北節
度使酇國公希讓等夙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
之姿英威警虓獨之質而希讓識度宏遠器謀沉邃仁
親以孝殿國以忠緯裕冠於人倫勳勞楙於　王室至
德中　今上為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陟降
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
寄加以篤睦羣從糺綏宗族吉凶贍恤終始無渝行道
之人孰不嗟尚　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季
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季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

德元季冬十月　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
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
都虞候酇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懷恪業茂勳賢
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包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
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於逝
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艱難功參締
搆出有藩條之寄入參爪牙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
父由子貴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
贈工部尚書褒異之典於斯為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
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楙當代兄弟子姓勳賢
閒出自天寶帍于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迨
于今茲繁衍彌熾縮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
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眞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為因
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眷寮之歡故
公之世家竊備聞見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爵史褒者藏孫有之陳奐則諫納鼎以規殁賢言立時
稱聖為仁昭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口光羽儀以至
夫公英明雄毅鶚視騰彩龍驤作氣鋒淬霜稜妙窮金
匱謀猷泉寫翰墨風馳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
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身抗詞謌謌連挂精貫雲日氣雄鉦鼓狄人義激僕固
誠全眇瀁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
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全　天子休之命侯開
國謂福而壽康衛驍力奚命之遭幽扃是卽十城玉折
萬里鵰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　天眷孔明
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列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
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臧懷恪碑顏魯公譔并書懷恪再爲王晙蕭嵩兵馬
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
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
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
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
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爲立傳故聊載之書法
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
又載蕭㬅本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
以韓秀弼書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爲不朽計乃爾誠
有過人者矣弇州山人稿

尚書墓在陝西之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予向
以使事道陝得之尚書七子皆爲顯官而希讓至魯
國公顏公文集復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與此不

同金薤琳琅

右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
錄以爲大歷中立顧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
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予以魯公署
銜證之而知德甫爲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
歷三年眞卿刺撫州具撰李含光碑云大歷六年眞
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
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歷三年以
後矣寶刻類編以爲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
年月并未讀其全文尤爲疏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
所向摧靡新唐書室韋傳惟載開元天寶間凡十朝
獻其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于傳證之碑則開
元初已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啜八
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通鑑聖歷九年九月改默啜爲斬啜當時武后憤其倔彊故謾爲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然懷恪應
變給敵功不爲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疏也又
所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遮之由此獲
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
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

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則傳言父蓋名乙李啜今碑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及開元初來歸始爲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史文皆未悉並當以碑爲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闕則是碑之傳益可寶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眞卿結銜考之碑題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眞卿傳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宰相元載以爲迂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眞卿上疏載以爲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別駕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舊傳畧同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自陝州是也元載爲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事元載之誅乃大歷十二年事眞卿之爲撫州刺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据麻姑仙壇記大歷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年矣集古錄目載顏眞卿乞御書放生池碑額表碑并碑陰記大歷中眞卿爲湖州刺史建于州之駱駝橋東以大歷九年立据此則眞卿之刺湖州在九年其刺撫州又在九年之前今据其子希晏大歷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因列于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二月薨十月窆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据魯公文集東莞臧氏糺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金薤琳瑯載此碑父善德與糺宗同而祖作君寵蓋金薤訛也碑云斬啜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金薤琳瑯訛作設之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啜舊書傳作乙李啜拔似新書脫一拔字啜拔即碑云啜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考然以其爲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郅支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即以部落爲名故啜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啜拔又蕃語繁簡之不同也糺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碑書懷恪七子官與糺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

折衝紀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州刺史次希昶與
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
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紀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
希愔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紀宗作忠武將
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紀宗作左威衛
中郎將次希晏紀宗贈左衛使餘同次希讓紀宗
但書曾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
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眞卿早歲與公兄
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
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据紀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子
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眞希賓希朏希逸懷亮
兄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此疑有訛亦無謙名再
据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
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于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眞
卿以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
于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爲
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爲何人之原名耳眞卿撰此
碑當與紀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
也

臧希晏碑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六分
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隸書在三原縣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左金吾衛將軍□□州大都督
臧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兵□侍郎上柱國淸河郡□□□
張孚撰
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緋魚袋韓秀
弼書
有唐廣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衛將軍臧公薨于
□□安邑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大曆五年十月十
五日葬于三原縣長坳鄉禮也公諱希晏字恭靖先封
受氏弃葉重光僖伯諫魚哀伯諫鼎文仲立德武仲立
言傳慶□□□之□□□□□□之際子孫有後大庇
生靈迹職因官今爲京兆人也曾祖君寵通議大夫靈
州長史祖善德銀靑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
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上蔡侯贈工部尚書
重世將門一時人傑先臨舊圖非驚於守邱繼登列郡
載美於□家釁社白茅式旌餘烈爵明朝也握五兵之
要漏幽泉也追八座之尊禮備哀榮　　澤彰存歿
名器之重今古無儔而高門棨戟前庭鍾鼎谷量千驷
之馬籯滿萬金之裝三武邁賈氏諸昆八元□高陽才

子公□□□節長摽雅操用武則武可畏學文則文足
昭鬱爲珪璋俯拾青紫常以爲千戶侯力可取萬人敵
才之餘□藝總九流射穿□札長纓係頸於閩越去兵
斷臂於匈奴開元理兵之歲塵飛碣石烽照甘泉盧龍
北隱胡馬南牧克貞師律□伐親賢　天子
御正陽前殿乃命禮部尚書信安郡王褘牙璋擁金節
控弦廿萬以專征之六郡良家公爲特□而有征□□
□□勞旋公以爲揚雄執戟阮籍步兵千古同□□無
慙色其後出右地窮河源收堅城拔高壘戰勝攻取左
旋右抽合變出奇智□神遇以□功叅遷至衛尉少卿
尋加□受降城使河曲之間威聲載路屬三水之地五
戎未巡公侯腹心受委而拜遂以公爲□□皇城使遷
左監門將軍兼麟州刺史無何轉慶州刺史去思來暮
行古之道特拜太僕卿兼寧州刺史夫漢宣共理所以
寄□侯也□□以寧是用咨多士也故佩中朝之印褰
外臺之帷抑有由矣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駐　蹕而
萬姓來蘇迎　鑾而百神望　幸由是□其列
郡□爲行宮鎮六龍之旂儀雙鳳之闕擇能作牧匪易
其人以政理殊尤拜左金吾衛將軍左街使任切爪牙
寄崇心膂□利功業亞夫□名方欲鑒出師之門分制

軍之間未加明命忽閟幽泉故老泣於邊疆賢臣愴於
冠劍將星夜落陣雲朝起凜然餘勇千載猶生故夫人
贈燕國夫人劉氏百代舊封五公貽慶嬪則彰美姆訓
發芳生前已飾其□井歿後更封於石窌先公卒遂合
祔同歸公之季弟希讓御史大夫工部尚書渭北節度
贈太子太師往與公更執金吾同□□帳王肅儀貌陳
平智謀雄憲臺之一□□長城之萬里因心則友義切
天倫嗣子睦王府長史叔獻次子鄧州別駕叔雅季子
河南府河清縣主薄叔濤欒欒孝思擗號罔極羔柴泣
血曾參絕漿喪過乎哀行過於禮敬承副相之託式紀
冠軍之銘銘曰
臧孫有後千古立程才爲將畧道實人英出入三代光
於百城執□之寵□□之□□□初授□堂定傾□□
□□□□嘉名陳氏父子荀家弟兄高碑之上長紀忠
貞

按寶刻叢編載諸道石刻錄有唐贈揚州都督臧希
晏碑云唐張孚撰韓秀弼八分書大歷五年立在三
原今碑不見贈揚州都督事亦無大歷五年字或皆
在所缺處葬于廣德而建碑于大歷年亦不遠也
希晏爲懷恪子兄弟七人皆貴顯懷恪碑爲魯書甚

傳于時金石錄載臧氏墓碑凡三金石畧載韓秀弼所書碑凡四而俱不及此何也碑雖斷缺然名字世系歲月功勛及夫人嗣子俱尚可見亦異于泯滅失傳者矣金石存

按臧希晏爲懷恪第六子弇州山人稾誤作長子碑題□□州大都督渤二字據懷恪碑是贈揚州也撰文者張孚孚字可辨蓋與曹倦圃先生藏本同爲佳搨矣張孚及書人韓秀弼史皆無傳古今碑帖考載韓秀弼秀實秀榮三人云並以八分擅名又俱同時必其兄弟諸書皆無可攷墨池編載秀弼所書碑有六曰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並八分書而不及此碑弇州山人稾則載此碑云廣德二年書是亦未細閱全文也碑稱曾祖君寵祖善德與懷恪碑不同又稱父懷洛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贈工部尚書亦與懷恪碑異碑云開元理兵之歲命禮部尚書信安郡王控弦廿萬以事征之此即開元二十年正月信安郡王禕爲河東河北道行軍副元帥伐奚契丹事詳見白道生碑跋中碑云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此指肅宗靈武時事顏魯公撰臧氏紀宗碑懷恪七子書贈官者六人惟希讓不書贈官蓋其時希讓在也此碑則云希讓贈太子太師則亦卒矣希晏三子叔獻叔雅叔清其官位與紀宗碑不同碑云叔獻睢王府長史紀宗云朝散明州長史碑云叔雅郢州別駕紀宗云朝散洋州司馬碑云叔清河清縣主簿紀宗云京兆府參軍蓋紀宗與此碑有建立前後之不同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六

麻姑仙壇記

石横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後跋二一七行一十四行毎行俱十六字正書在建昌府南城縣

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顏眞卿撰并書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閒今來在此想麻姑能蹔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蹔往如是便還即親覯願不即去如此兩時閒麻姑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爲起立坐定各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閒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郎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蛘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把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三年眞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爲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年忽見虎駕

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
可爲吾奏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　廟諱宗
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廟諱
宗感焉乃　命增修仙宇眞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
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眞遷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
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
而餐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巖
法籙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淸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眞卿忝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
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壇東南有池池
中有紅蓮會變爲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步
虛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
石螺蚌殼或爲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澗石磴瀉
紅泉卽此處也刺史顏眞卿拔神仙傳撰仙壇碑備
詳其事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
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

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矣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
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
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
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遒
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
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
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集古錄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
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
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
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
於後使覽者詳其眞僞云金石錄
麻源第三谷入太霄觀別由小路約行十里上山其
紆峻亦略類徑山中路有界靑亭次雙練亭枕流亭
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近之龍王祠有潭
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方
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淸
高氣象主者晉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葛仙朝眞
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閒封麻姑爲淸眞夫
人元祐改封妙寂眞人宣和加上眞寂沖應元君徽

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魯公碑魯公塑像在祠堂中 周必大歸廬山日記

顏碑刻于唐大歷六年魯公墓文紀山迹也石膩書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為薊州衛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 謝士元跋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顏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薤琳瑯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為一守橐之歸而命俗工摹一碑于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 明藩益王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石在京師見一舊本當時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啟視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為之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叅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楷因併刻之 季膺跋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蹊樵豎于澗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遘輒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剥裂觀者每為悵怏茲郡公鳫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册色喜遂命工人石 羅汝芳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至行世蠅頭小書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楷模誤矣 庚子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既間驥之子嵎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余麻姑

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于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眞者是也 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爲玉版可入懷袖唐顏魯公眞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爲魯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圮吳道士攜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綏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薊州衛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鞏李說書覯劉郎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二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即此碑石既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如麻姑者夜猶于其間乎 金石後錄

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曾青所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搆無毫髮異惟見鞭著經背作具鞭疊字皆作二一爲小異耳 盧舟題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間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鐫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 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間學佛者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僞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爲定論也碑題撫州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小字麻姑仙壇筆力遒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昶兩至江西竟無從訪得也

三教道場文

碑高四尺廣三尺七寸二十三行每行字不等正書

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 其傍郎周文王神□基

故後周文王號□□□□□

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李去泰述

書人樂安郡任惟謙

四維無涯廟諱黃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孕乎中寒暑推
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卽有金人
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籙□宗冲融自然之理法本無
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
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廟諱之又廟諱方丈之
間示我三教察其規製卽資州刺史　叱干公作禮虔
誠大廟諱二年十月奉爲　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
邦千里作鎮心貫白日志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徒
甲第以身許　國闔域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猒黑山
尙乇常以丹誠望　闕所經幽異志誠感神上啟靈祇
誓清壤奠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
衆落附欵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于海隅罔
不咸若公之口也所以建此道場上荅神理公之信也
　天地合應鬼神共資磅礴山川跂蓬祠宇□□智力
誰敵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
影盡證虛無衆聖眞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
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曜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
氳下有眞人現世漢崇褒聖已表儒風唐號文宣弥尊
德位仙雲法雨□灑虛空東序西庠盡涵霧露別爲世
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拔業本根則後周之
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龍驤
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怳惚想之疑
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
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踟躕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　西
方大聖爲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甘露灑雨水□
淨塵心澄智□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　混元
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辯位四方□
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　廣學成
海煥文麗天光□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讚易窮廟諱
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稱先
大廟諱六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記
門師京兆府萬年縣沙門智順
鐫字人平原郡雍慈順
都料丈六彌勒佛匠雍慈敏

按此碑題資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場文唐書地理志資州資陽郡屬劍南道文內不著叱干公之名兩唐書傳亦無姓叱干者通志氏族畧代北複姓有叱干氏云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爲叱干氏居武川魏書官氏志叱干氏後改爲薛氏今此碑仍作叱干公者殆唐時猶有此姓而未盡改歟碑題

下注云其傍卽周文王神口基故後周文王下闕文
有云別爲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枝
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業土再忝文王之
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之號所謂後周文王者似
指後周文帝宇文泰初謚文公閔帝受禪追尊爲
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爲文皇帝以文義
求之當是資州建三教道場其旁有周文王之舊
祠建後周文王之廟卽以後周文王爲護法塑像
爲持寶刀者猶今佛刹之有伽藍神也文內敘三
教先佛次道次宣聖蓋三教之目肇于此矣沙門
智順謂之門師未曉其義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獨
有都料丈六彌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詳也

大唐中興頌

磨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廣一丈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書在祁陽縣石崖

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荊南節度判官元
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眞卿書
大寶十四季安祿山陷洛陽明季陷長安　天子
幸蜀　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季　皇帝移軍

鳳翔其季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
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
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
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繄睨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万旗戎
卒前驅我師其東　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
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祆災瑞慶大來凶徒逆
儔涵濡　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　大君聲容
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
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季
上元二季秋八月撰　大曆六季夏六月刻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
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
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口守能志觀德濤義明
等泉俱來又明日蕭褎及其弟褎來三日襄同崖次
請口賦詩老矣不能爲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
世不得此妙墨劖之崖石耳春風吹船著浯溪扶

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有墨本摩莎石刻鬓成絲明
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
萬家□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蹻蹻還京師□閒□召色
可否外閒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
□□□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
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僧六七輩亦有
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爲洗前朝非
宋豫章黃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枕梠楛春□允
悟超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眞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
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爲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
刻之模打旣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
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眞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
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眞本也尤爲難得爾
集古錄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曆□熙
寧閒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遒勁魯公筆畫□□
皆有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
而浯溪之名因人稱著 天下輿地碑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
奇絕唐上元中邕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
著中興頌刻之厓石撫州刺史顏眞卿書 吳曾能改齋漫錄

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厓數壁
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餘石無幾所謂
石厓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 范成大驂鸞錄

結自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
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
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嘗
謂唐之文弊極矣結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
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韓
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
愈而後大成也 廣川書跋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
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
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
復扶目反 金石文字記

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
叠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壁面背皆奇隨步

異態設窮人巧爲假山未有能彷髣者崖畔槎枒老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淸溪一線注於江獨石而壁有聲鏘然境致淸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爲之銘又乞顏魯公書其所作中興頌鑱諸崖壁潘耒遂初堂集

黃山谷跋及書磨崖碑詩字奇偉可喜跋所云崇寧三年三月己卯今山谷集刻本脫三月字則己卯日竟無所屬又下列敘僧守能志觀德淸義明等衆而刻本以等衆作崇廣不能爲文刻本作豈復能文偶彊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刻本亦少偶字及已字詩內烏攫栖刻本烏作鳥至臣結春秋二三策句刻本春秋作春陵此其尤謬不可不以石刻舉正者也攷次山春陵行自敘蓋爲諸使徵求而發於中興碑無所寓詞惟易以此石作春秋二三策與碑云天子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其中隱寓貶例此春秋之義也集刻牛誤于工人而此跋又夐遠爲世所不見故爲存錄以訂近本之疎使校勘者知有考也授堂金石跋

按撰頌者元結新唐書傳史思明亂命結發軍拒賊南鄧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荊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與碑題銜合呂諲傳稱上元初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則結之爲判官亦在其時頌撰于上元二年正與兩傳合也碑題顏眞卿書末云大歷六年夏六月刻眞卿官撫州刺史亦在大歷六年則是元結撰頌後十年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肅宗中興即位靈武收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荊南時寓居于此其刻峿臺銘在大歷二年浯溪銘唐亭銘俱在大歷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歷六年也黃山谷詩磨崖据金石文字記與峿臺浯溪唐亭等銘連及但詩爲中興頌碑而作因移附于此山谷詩後有秀才家以私錢刻之云云一行又有康熙癸丑重修刻一行不具錄此碑爲昶族姪宸官永州知府及小門生林崑瓊知永明縣先後以搨本見貽較之外間傳本最爲精審至次山此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山谷所言殊不足憑國朝王文簡公士禛所作摩厓碑詩議論頗正附錄於後云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寒

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壇
走避罔兩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如
飇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
識顔眞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淸河年少氣慷慨十
歲作質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
持道州刺州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講公磨厓
書絕壁鑴鑱千仞靑雲梯鬱烟瘴雨不剝蝕萬古
照曜天南陲昨者劇賊亂滇海盜據衡永爲根基
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礫緇宜有㡭詞繼
前代磨崖重刻浯溪碑

田尊師碑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二十
八行行字數不等行書篆額在富平縣

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頌

此行闕

口口口內供奉口光書并題額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德乃昭口口而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上公用之　漢帝降而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而口口口口丹口而遊
紫府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神仙口口口口能脩荷能脩之何遠之有　師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日口原縣縣西口一十五里口口
日永寧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尤殊仙才特異口
歲口口尊師學道方通衆妙之門卅口口口口口口口
盡十口口口口四口口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名永仙口口口口紀
星月以登壇步乾坤而入口金丹易口將口口廿之津
木口口魂已得養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不
墜口口猶口雖江口海瀾無口口口口智能地久天長
有盡却先於口口口邑舊俗多口口口口口至道悟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有口口此此生無
滅口竭精念口口口知道遙不口於谷神寂寞永口於
山鬼吁口悲哉尊師愍之曰豈有思其口口口忘其口
口將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氣象遂口於仁里口
開秘訣口口　元君舉手口招口口知復曩之大笑者
莫不勤而行之口口口口何其盛也則知陽口口口寒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天
寶二載五月廿三日從入之願爵起仙宮審曲面勢左
陵右邑自卯而口口口發及酉而百耆齊口口口山
積艮不口口口口口口口振口口候時而口不日而成

睿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賜額曰永仙觀崇
□却望嵩□而青翠盈襟太華斜看出戸而□□□□
則□□□□□出脩□□門□□□□□□□□虹梁
□楣綺疏蹲熊伏兎蟠螭躍魚自尊師厥初旣而桂□
□山□□□谷槐移儒市杏擅仙林□□□□□□□□
請　眞君之宅海□湘□朱□紫□異藥千品名花萬
類庶春華之可採豈秋實之無望雖固在生成亦爰資
樹植穿畦種子汲井□根昔□□□□□□□□七寶
□□三珠□□覆院□□□□列背緇成帷□成蓋當
畏景施赫而淸陰靄霸繄尊師是賴夫人者滋味□□
□之所養也□則害身故□□□□□□□□□淫而
伐性至於風飄雨濕明思疵惑□□□腹□□□瘵而
生疾若宮商失節甘□逾□始雖慆心堙耳終乃腐腸
脉分三部意□多方有□□□□□□□而愈之者有宜
以言辞解釋而愈之者有宜以消息導引而愈之者有
宜以針灸湯藥而愈之者皆□□□□□□之則沉痾
旣巳深膏肓無所□□□□□□□□劣五藏六府四
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亦有時朝拜
或終日閑安閒太上□□□□□華之奥旨四時□□
卯無爲而□□□□□□□物可齊了非馬以喻巳馬

之非馬有無雙遣彼我俱忘欲使尙蘋浮華業敦淸淨
則釋□□□□□□□稽首請益伏膺待告分剖凝滯發
□□□□□□□不到實尊師善導粤有道門使撿校
殿中監冲虛申先生志高詎仰道邃難名偏□　□□
□□□□□□□奏尊師爲四方妙選領兩縣□□
□□□聲自宮聞□□而　詔從天落□於□□□以
光榮□擲□之□豈求之也初上元歲大兵□□□蚕
失事五穀不登天降凶灾人受凍餒尊師乃□□□食
以待□者凡所蒙活數逾千計於是縉紳處士孝廉秀
才先□□□左衞胄曹參軍金□□□□府兵曹參軍
田覗等卅八人皆鄉邑髦彦河山□□□□□□□□
曹□僉曰尊師德行可稱將傳不朽頌國家多難遂因
鄉里□□□刋勒而常有□焉□　我寶應元
聖文武皇帝□□□□立功中書令汾陽王子儀□□
事兵部尙書□□□□中書侍郎元公載黃門侍郎王
公縉光□□□□□　京兆尹于公□兩□尹□□公
□于公□□□府邑宰□公□主簿陸公□□□□
公平陳公審□□□□□以道化令行□□□□古
干戈載戢□□攸寧夫然故羣英賴□□□□□□
□□□□□□□□□□□□□□□式建豐碑於彤□行

□□□南陽三絶有□□□□□□□□□無媿林宗
□爲頌曰
大□太上三清□□□□□□□□□□宮□往□鶴
騣來冲□□有盡壽命無窮修以□□□□□□□□
□□□□□□□□適性全生盡理代□□□□□罕
士□名乎哉□名□矣□□□□□放兮□渭北□
□□□□□□□滅法罕□□術□□□□□□□
□青天□□白日指引迷途□□□□□□□□□
□□□□□□□□□□□□□□□□□□□□□
□□□□□□□□□□□□□□救有方□□無玷
俞扁思齊施周□□□□□□□□□□□□□□□
□□□□微猷播□□□□

相傳美原鎭爲眞人拔宅上昇處故後人立碑于此碑甚磨泐號年莫可攷故附置于此關中金石記

按碑文約一千六百餘字今存者約九百餘字而間斷難讀文義不能曉暢撰人姓名全泐據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載此碑云蕭森撰田名德集王羲之行書大歷六年十月立又據抱經堂集觀身經銘碑跋云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撰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是皆以此碑爲蕭森撰集右軍書也今按此碑蕭森姓名雖不見而次行則有內供奉□光書并篆額等字其非集右軍書明甚碑今在西安府富平縣美原鎭唐書地理志美原縣屬京兆府太平寰宇記美原縣屬耀州義林旌義二鄉唐元和三年割隸富平縣以奉豐陵然則今富平縣之美原鎭卽唐美原縣地而立碑之所疑卽義林旌義二鄉也長安志美原縣載靈集觀而無永仙觀卽富平縣亦無此觀是觀在宋時當已廢毀宜乎陝西通志亦無攷也然據碑文云□原縣西□一十五里曰永寧鄉似永仙觀建于其處縣名泐一字疑美原也攷長安志美原縣無永寧鄉碑旣闕泐無可證矣碑云中宗皇帝名永仙則似中宗時已有永仙之名又云天寶二載嚮起仙宮元宗皇帝賜額曰永仙觀是永仙之額元宗始賜也碑又云上元歲大兵凶災人受凍餒尊師活適千計于是田視等卌八人列碑頌尊師德行下有寶應皇帝及中書令汾陽王子儀中書侍郎元載黃門侍郎王縉等姓名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十二月史思明冦陝州上元元年閏四月大饑代宗紀

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廣德宰相表乾元元年八月郭子儀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五月元載行中書侍郎廣德二年正月王縉爲黄門侍郎碑所載與唐書皆合據會善寺戒壇牒大歷二年十二月王縉列銜尚是黄門侍郎則立碑歲月不出大歷初年金石錄補稱田名德造觀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則立碑當在是年今與觀身經碑並列之碑稱尊師脉分三部意□多方觀身經碑亦云智方俞疾慧食充飢是尊師又常以醫藥濟人不獨道行高妙也關中金石記以美原鎮爲眞人拔宅處後人立石此蓋流俗傳訛未詳玩碑文者也

觀身經銘碑

碑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五尺五寸五分前刻觀身經銘後刻永仙觀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二字行書在富平縣美原鎮

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經文不錄

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撿按奉先□□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别駕上柱國蘭陵蕭森字從政撰并模集王右軍書

逝夫□冥滲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量故　我聖人云□不知其名而強名之者其惟大道乎先天□生後時□進希微豈得乎□聽混澄焉撓其清濁湛然無爲莫之領□三才自敘万物□成洎乎叔世智巧□滋□飾陶甄之用漸昧自然之本是以聖人維網深仁救時存乎□象以匡□弊　我大唐勵□大聖皇帝道超萬古功冠百王探至□而拯蒼生廣淸化而敦地庶欽若　上帝追遠　元始□以天寶二年□月□日下　□聞□縣□闕讀元廟年代將遠或多頹□宜令所在長官量加修葺時縣令河東柳升長河之秀高嶽之英負不羈之才□□雲之氣上承　□□下順人心因庭簡之餘爰搜永寧鄉古廟夫行政治者必務洽乎道乃與景龍觀　先生田名德語斯改更□□□生之□□□□人之力乃於縣東續舊業創新制周廻數里垣□百雉朝戢琉壞夕終朽飾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尊師勤勉有方歸化如市堂殿廊宇煥焉惟新闕讀像真容肅然如在至五年又以□術之餘資□洪鐘一□并植奇樹珍林廣芝田蘭圃不可勝數□□□□□精感潛通六年□月□日

有　詔賜額曰永仙觀勅尊師爲觀主別新度七人以
充灑掃則自此而立也頃以　國家多難未終□□之
功今天下□平土宇淸謐　一人有慶兆庶咸蘇
復興一匱之功將成九仞之業大曆六年乃建門屋
尊師□務既畢內□蒼生聿脩開□之門大啟迷津之
□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勅淸淨智慧觀身經銘碑
刻石寔適古今經文鎭關永疑壬子之世道門復値何
必甲申之年觀是則身患頓忘仰之則筌蹄懸解揔諸
盛事克就其功不稱不伐者惟　尊師乎　尊師頻陽
人也□道而□含道而長年十四　中宗孝和皇
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凡□五十載然主此觀又踰三
紀行業□□於海內令聲聞達於天府其年□月十六
日□□　□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　尊師德合□
□□同其廣事無爲而無不爲行常道乃非常道□□
上善無得而稱廟諱波莫測其淺深□涯豈量其遠近上
座薦法會監□公孫志誠弟子　徒衆彭惠源并
諸縣□道俗門□等千有餘人並道行純脩智囊泉遠
咸仰玆德業惠作而無記幸時逢康泰人喜豐年縣令
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訓無喻故得鏤文金石特建豐碑
庶不朽之功並乾坤□可久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

其詞曰
浩浩元始寘寘□成□分萬□□□于名淳□□起□
□□生偉哉□聖聿□善誘探賾隱顯覃思空有□平
未形吾乃無咎握圖繼胄粤我大唐轉彼頹迹降此新
綱廟遷邑左化啟頻陽碧堂□起廟諱宮秀出壘棟□雲
浮梁暎日而□聖衆羅衛匪一□□善貸表列希聲萬
鈞陶冶孔乳方成響愈迷俗韻節昏明琛琛琪林氛氳
蘭圃神草遍秀祥花闌吐帷蓋元都垂陰紫府道弦業
廣精□無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宮錫號翰苑題文
觀□觀惠非實非虛身有患有身無患無或異周蝶或
同鵬魚盡至道□道亦眞如□如□文既□於□火雕
篆是□于玉書功高望重曰我尊師道□□聖德邁□
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飢千齡奉壽萬品承規道則斯在
何必具茨式刊琬琰永久爲期

今在富平縣美原鎭題曰美原縣永仙觀碑文相傳
田眞人拔宅上昇處也金石文字記

永仙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即今之富平縣觀主田
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
至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眞
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興土木干戈肆起幾至

亡國恬不知悔田名德爲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清淨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襲五千言之糟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于世金石録補

文甚剥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撿挍奉仙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撿挍兩縣威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抱經堂文集

按道藏有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即此碑所刻者道藏目録注云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今此碑所刻經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見四口六口根識等字正合也惟標題碑有清淨字道藏作太上靈寶彼此不同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
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
在沙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
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眞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劘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況
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
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
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
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諱峻大理丞祖務
本　皇條陽令父諱撫衞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
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
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
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間自
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七時讀易曠時不精公
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
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
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
歎之曰眞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
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
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
事參軍拜舞趍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
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
眞還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
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
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
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
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勑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
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視自朝至于日昃　勑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
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辞曰賢近
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
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
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日清宮問罪事口　五王　祀夏中興
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
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
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
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慮北鄙乃兼撿
挍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与數人同辭
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
之而去屬季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蠲之既
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
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粤
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睿宗之在
儲闈鎭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
棍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
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
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

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
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
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
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　㢘　彼之風俗　競　趍　苟　蒯茅茨竹榰比屋鱗
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敎之度材變以陶旗千甍齊
翼万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
中官楊思勖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　不交一
言思勖以　將軍　貴倖泣訴于　帝帝嗟歎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季　駕幸東都至三崤馳道　險　隘騎不得前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　陛下
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
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睿宗嘗命公名諸
皇子及公主邑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
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
正家之道王化所宜　睿宗悅而從之八季拜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㹅璽鑾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採其獄劾公按覆如京兆司錄
李如鉌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稱悉當連坐公以婚姻
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
罪不合論辠況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
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徹
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闔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
中未嘗不厥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季　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
無有所隱　廟諱宗感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
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季冬兼
吏部十七季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与
口口尚書王晙爲莫逆之友晩而弥篤凡所詼諧人輒
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
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
聞者懸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
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不宜關通
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季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廟諱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
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季
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季七十

五天下失鉌　廟諱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
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櫸之
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
淑愼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
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佴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
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釗入
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衛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
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悊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
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
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
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
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雷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
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蠢廸撿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
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
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
何以异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
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寓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廟諱五季
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眞卿天祿按文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論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
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
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
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
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
丞相祚　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
辰降芒嶷然山立鏗尒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髫
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沖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
洋乃尉合宮貳轄琅琅賦啞梅豔篇美松長蘇公嗟稱
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驟登閒　黼扆睽列繡
裳澄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
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
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軟屠羊貳職選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忞心
糺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于常惎之就第懃懼靡
亢李曾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丘朋辭雁行三思揖語
公獨偱牆處之不怍轉旆于杭旣遷鄴城遂尹洛陽乃
作冢宰訏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綰銀黃　睿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具奏懲殃
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翩飛國庠亞相烈烈尹
京蹌蹌旋臨建德欻莅南荒俚帥咸旄茅搶是擭張公
頌德雋永甘棠所忠來名拜命郎裝路無交言
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謇謇終始洸洸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閱故汗洽
如衆狂豎犯闕兇渠旣臧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
揆右揆泱泱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强
方崇饗酳孤昳纖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　一人
震悼九有淒京市旣罷賈舂仍絕粻乃贈太尉飾終禮
㳷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
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嘷嘷高墳崔嵬鉅鹿剽旁森
梢宰樹繚繞連崗于堂廣平宅此不陽孝孫翼翼論譔
靡忘豐碑碣豎萬古嗜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碑側記

碑側長與碑同厚一尺一寸十行行七十字正書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書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

朔兇攔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覲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
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聚聞公威
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
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
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廟諱宗切責名
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　廟諱宗納之
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
拜翌日入奏　廟諱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
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
廟諱宗深嘉歎之前碑缺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
爲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讒
謫旋□鑾胡作亂事竟不成眞卿時忝監察殿中爲中
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眞卿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
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
武忠義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
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
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俾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
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
膺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眞卿刺湖
州之日　因成□文　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

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
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与
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
素聞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
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駝馬　送還　大曆十
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
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奬且命待　制於側
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眞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
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
得之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邱冢纍然類
皆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
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爲可貴也墓之東有碑　字闕二　之祖贈邢州刺史爲
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
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爲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
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此石未揭今從金薤

琳瑯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眞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爲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爲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爲廣州都督時郡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爲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爲文而未嘗刻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淸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爲書石刻沙河二公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鋒內𢃄公推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詠諧人輒疏取昔人見公賦梅花以鐵心石腸爲怪故不足怪也非所望于舊傳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曉者弇州山人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樹于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棘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敕使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鸞遂東都集本云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草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敕公按覆碑無敕字集本云置之座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金薤琳琅）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爲沙河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爲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猶足以爲寶今此碑剝蝕猶少況以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爲珍賞當倍他書矣（歸震川集）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僕篆籀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毋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佴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悚碑作天后震悚今碑正作左右震悚敕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敕公覆按碑無敕字今碑正有敕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器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遷鄭城碑遷作還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

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俱是疏忽竹雲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爲五郎而稱之曰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卒諫止用竇孝諶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作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横公執奏之及碑側所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間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蒼皇欲起遽令之出者新史曰姚璹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爲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碑爲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未嘗不以譽公之文而欷歔長太息也金石後錄

蕭蟄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來公子七六無譜爲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詞宗奉化令家焉明景泰初兵部侍郎諱玫者公十七代孫也邇邢有望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宏治間南和令朱鋭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奉化者久不相往來蟄菴震記來齋金石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方氏後人或有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丁敬評觀妙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爲眞宰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雖名丞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遜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石俾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璟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璟八子獨金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八子而于璟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為傳刻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左丞與復為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余又以碑按璟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王屋主簿又轉合宮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官員外郎然後為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下即書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為侍中與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郎稱明年進士高第則璟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新書刪弱冠二字較舊史為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亦摹勒有失真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泰山則為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為一此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璟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年公抗疏告老碑從當時盧僎所上行狀宜可據璟之子復先璟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飲俳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烈以休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言渾怨尚坐貶皆書地兩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琳瑯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周書紂庶兄始見宋世家微國名子爵見尚書孔傳又作魏子見路史後紀注云魏即微玉繩按魯世家伯禽之孫爲魏公徐廣引世本作微公本書律歷志仝小司馬謂古書名騩魏字作微而殷紀微子索隱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音此路史所本也葢二字古通名啓書微子之命序又見左傳僖六年哀九年又作開見史記周紀世家又見荀子議兵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諱改國于宋爲上公見微子之命亦曰殷公見周書王會解要之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誤矣碑云七世祖弁魏吏部尚書襄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據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讖洽徙廣平利人讖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即弁後魏吏部尚書襄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于元節元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即璟父也是欽道爲璟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襄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爲不同据魏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人者爲璟之十世祖今璟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作榮國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弁長子維維弟紀字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于晉陽是爲璟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爲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爲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碑與表但云黃門侍郎璟父元撫碑云衞州司戶表增參軍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互異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爲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敎廣人度材陶瓴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爲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剴切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載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七年與碑同而碑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爲十七年八月乙酉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惟於開元四年閏十二月書宋璟爲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鑑亦與新紀同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璟亦有詩應制句云太常陳禮樂中掖降簪裾聖酒山河潤仙文象

緯舒此爲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據本紀璟有蒲津迎駕詩知其迎拜之地爲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時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鄄從王榮後謚靖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其飲謔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巇險據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爲賢相之子以駞馬盡室護歸使其果巇險何能感動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即右銀臺門之類也記爲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爲璟第七子華之子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盧僎新唐書附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爲集賢學士惟唐音統籤

稱與爲從愿從父自闕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聞見記中有尊號一條記貞元間事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爲太學生登第時張繼有千佛名經之戲見貢舉條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稱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郎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爲史略攷唐制節度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舉參詩稱御史大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眞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歷壬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梟文武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爲河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頃疾艮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膺期運以傑出含靈厚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在於撫柔況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彊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毆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搆逆公以平盧節將佐令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忠臣圖己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 肅宗大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靑節度使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爲賊所圍副元帥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兗鄆節度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封信都郡王 上幸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 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淸河張氏爲趙國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爲涼國夫人太夫人慈和勤儉睦于親□□□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關讀書史或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識不絕仍造崇夏寺譯聖二寺以祈祈福□三年兼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愼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體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皇四月忽嬰熱疾沈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喜鷹犬之戢惡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履之內感懷歡欣睢陽

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弊
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
即我公再有大造于弊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於
鋒鏑入於煎熬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
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
首以俸錢卅万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
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
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
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
等供広塞於郊垌讚唄香花喧塡於晝夜其餘鄉村聚
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皆自勤聳惠而怵先胥慭者又
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
此其至者乎眞卿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覩茲盛美益覥
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
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此二行篆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叅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珽
勒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艮器
篆額宣德郎楚丘縣令田浣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　詔大除佛寺凡鎔塑□刻堂閣室宇關
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
縣□畏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
此州開元寺先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
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立□文而□幾
再尋梐材□□八觚如砥偉詞逸翰龍躍鸞翔時刺
史邑宰以□□不可折遂鑿鈌□以仆之蓋三面
僅存委埋于土倬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
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因言□魯公石幢索而得
之□壞之下□□□失文義乖絕尋繹研究不可復
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
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溢目倬自幼學
慕習魯公書法□不能窺涉其門宇然惜其高□堙
沒遂命攻治□□□□續其次雖眞贋懸越貂狗相
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
一日叙
副使崔□□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叅□□順孫□□□□

曹州□□縣主簿□師□傳打石本
鐫字人石從建　高元贍

八關齋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爲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闕四字葢打碑時爲夏潦所浸也 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遒勁中別具姿態眞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爲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猾裨媚驕帥之常亡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葢載縉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爲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稾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閒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防爲義也 金石文字記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爲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 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卽第八戒之意乎 金石後錄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菝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爲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搨寄此本乃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憮然 庚子銷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敬釭讓侯希逸破法子嘗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爲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爲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 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眞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昫唐書田神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崡以神功非官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責魯公爲撰爲書蓋以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實重刻而非補書寶刻類編蓋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鄖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爲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縣令田說書其篆至劣寫徐爲徐汳爲汴度爲度儀爲儀齋爲齋唐人之不通篆學如此汳州以水名卽水經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雝水地理志滎陽卞水在西南亦但作卞徐鉉注說文云汳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字故改汳爲汴然則猶飯作飰之屬也今依隸造篆不成字體若从地里志作卞亦當篆作𠕁字不應卞加丶也侻卽神功族子通鑑大歷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爲才使知軍事卽說是也後爲田緒所殺贈太尉見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滅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闕持節宋州字徐向等下闕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闕事兼御字之所建也下闕公名字起下闕孝字安人務在于撫下闕柔況字緝熙下闕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闕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闕臣圖已令公字公斬下闕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副元帥李下闕光弼請公字又討敬釭下闕釭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闕都郡字每食宿下闕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闕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闕郡王諱女爲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闕左右閱讀史書或時疾字二寺下闕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闕既高字忽嬰熱下闕疾沉頓字是卽下闕我公字入于前下闕熱矣字徐君悅下闕而從之來字開元伽藍將下闕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八爲下闕一字者壽百姓張下闕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渝骨髓文集作淪字泉文武將吏集作衆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釭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于姻黨集作親黨

不茹藁集作茹葷禮識不絕集作禮懺則當從碑正也首題顏眞卿下當闕誤字篆尾唐下當闕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竹雲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為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較略惟還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為兩傳所無又淄青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為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璿張掖郡王追封吳王琨之子初封嗣江王能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其敘嬰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為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為禳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為何年撰碑者顏眞卿以其結銜考之朱文貞公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為大歷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即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未刺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為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三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千僧既而苗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五千人凡飯僧八千人準以僧錢卅萬飯千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城寺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為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即碑後載大中五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于土則寺亦在拆毀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即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

李陽冰書般若臺

碑高一丈四尺八寸廣五尺八寸四分共二十四字篆書未僧名五字正書在福州烏石山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

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住持僧惠攝此五字正書

在神光寺般若臺記刻于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縉雲縣城隍記鏡水忘歸臺銘世寶之爲四絕天下輿地碑記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三山爲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未之見金石文字記

李陽冰書謙卦

碑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廣三尺四寸前三石均六行後一石四行行皆十字篆書在蕪湖縣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

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

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六二

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

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

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

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

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

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

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

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唐李陽冰書

陽冰篆書祖秦相斯而筆力過之舒元輿董論之詳矣是刻藏蕪湖王氏□□□□□□□□□□□□風骨雅健卓有古意近諸刻失之矣豈郎寶應間作令時書耶歲久仮機拆裂予視榷暇乃屬吳郡章生簡甫壽之石樹邑庠明倫堂與諸好古君子共焉蜀岳池張大用識

李陽冰此刻雖再登石居然有殘雪滴溜之狀是延

尉正脈至於謙卦當人置座右一紙弇州山人四部稿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家考槃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蟲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虢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諵為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絳雲在霄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竹雲題跋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嗛讇諵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顏氏注嗛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自謙鄭氏注謙讀為慊荀子臭之而無嗛于鼻楊倞注與慊同蓋謙嗛慊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㢘古文藍字集韻廉古作㢘廉與藍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廉之廉作㢘蓋省一屮此碑以言旁㢘為謙則借廉為兼也諵說文多語也唐韻汝閻切與謙字音雖相近而義各殊未知少溫所據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陽冰謙卦据張大用跋云近諸刻失之是刻者不一又云歲久板幾拆裂乃壽之石是先有板本而後有石刻也木刻未詳始于何代刻石亦未詳明之何年陽冰自署名而不署書時歲月張跋以為寶應間作令時書者是懸揣之詞今因附殿若臺之後與陽冰諸篆連類及之下碑黃帝祠宇及聽松等刻亦此例也凡篆書皆用釋文此書謙卦經文可以不釋至其書用筆秀勁字多變體陽冰書中又一種也其書謙字數見而字體各別然惟嗛慊讇諵諸字借用餘止大同小異耳考周易釋文引子夏傳嗛謙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陛下嗛讓而弗發也尹翁歸傳溫良嗛退師古注並云嗛古以為謙字文選魏都賦嗛嗛同軒注引周易謙謙君子云嗛古謙字又東征賦思嗛約兮注云嗛與謙音義同金石韻府引古尚書謙作嗛是二字同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嗛然而終日不言解蔽篇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倞注並云嗛與慊同是謙嗛慊三字皆通也韻府又引古老子謙作蹭踏是从

古文也盾古文籃字見於說文然義雲章廉作盾
陰符經作眉則眉本廉之古文故碧落碑書廉爲
盾也廉謙皆从兼聲古老子兼作肖故謟又作謟
也謟借爲謙于義未詳或者兼省又从秝秝并爲
兼又變文爲秝也

李陽冰書黃帝祠額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九寸四分
二行四字書八分勒石人書額上

李陽冰
黃帝祠宇

李陽冰

黃帝祠宇

丹陽葛蒙勒石 正書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 天下輿地碑記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橫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
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
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
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

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
如堵牆盡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搥搨故
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
識悵悒曵未有已 竹雲題跋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
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
字至三十五字不等
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
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眞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激
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
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惇史高祖善禕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褒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鎭改襄州父
延祖清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
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殁門人謚曰太先生寶
應元年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
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著說楚賦

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淳之語難
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
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
登高科及羯胡首亂逃難于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
餘家奔襄陽　肅宗異而徵之値君移居瀼溪乃寢
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
東聞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
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鄧汝蔡等州
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壓賊
境於是思明挫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
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丘將吏感焉無不勇勵登
日頓降威望日崇時張瑾殺史翽於襄州遣使請罪君
爲聞奏特恩嘉納乃眞拜君監察仍授部將張遠帆田
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有專殺者呂諲爲節度使諲
辭以無兵　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
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諲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超拜
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
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破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
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及諲卒淮西節度
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遠近危懼莫敢
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　今上
登極節使罷後者例加封邑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
蒙褒獎乃拜著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
意其略曰少習靜于商餘山著□□□□□□□難于
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讓瀼乃自稱浪士著浪說
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
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
□□□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漫叟歲餘　上以
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
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
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
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谷君單車入洞親自喻
撫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
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年春正
月朝京師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虔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抱戎於五嶺之下弥綸秉憲對越於九天之上不爲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聞有勝絶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哀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犨令劉袞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㵉趙溫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喪以終葬竭貲鬻石頌垂美以述誠眞卿不敏嘗忝次山風義之末尚存畫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藎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眞方秉心眞淳見危不撓臨難遺身侃侃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淸賢齎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泯

元結碑顔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葢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金石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顔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而碑云褒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靑條嶺予近所見搨本葢魯山李居來家所藏持以贈予者字間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傳乃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書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辟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况于成一代之史以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眞與碑載次山起家爲道州刺史爲西原賊所陷八十無一戶纔滿千今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舂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曰

犢滿十眞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所本與殆亦詩人辭有子避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授堂金石跋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歷□年十月立其文與新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即據此爲之惟碑云祖利貞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史作西道碑云猗玕洞史作猗玕泪碑云將家讓濱史作瀼濱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也碑云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二十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中州金石記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申泰芝舊唐書作奉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閒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誌銘符舊唐書呂諲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縶之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鞫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泰芝不過指承鼎爲誣陷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贓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而新舊史皆于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所擒裴茂與來瑱交惡事亦見來瑱傳舊作㯋魯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碑云高祖善禕集作善褘曾祖仁基朝散大夫集作朝請宗兒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鄉果破朕憂同傳集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威望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濱集作瀼濱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洞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爲之嘆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貞方集作方直秉心眞淳集作眞純賁志莫申集作素志莫

伸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舊書無傳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傳作西道將家讓濵傳作瀼濵與顏集同陽浚湯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爲西道叅謀矣讓濵作瀼濵据九江志瀼溪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瀼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作瀼爲是然碑前云讓溪後云讓濵兩皆作讓或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停史高祖善禕云云高曾祖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十二代也昭成皇帝者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犍据魏書昭成子孫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昭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封常山王致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咸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卑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以曾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曾縣本隋大業初廢曾州置縣唐初改曾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之曾陽此稱曾縣者仍隋舊名也曾山縣志大義山又東北爲壺山壺山又東南爲商餘山元結演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据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德秀此卽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德秀傳爲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爲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旣爲同姓卽可稱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虔

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即此源明騭之之謙碑云唐
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
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晃等不過當兵
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鬭招輯率衆歸附正見
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
虔葬君子魯山靑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
魯山縣志歇馬嶺又東南爲靑嶺在今縣治北三
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爲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
此碑則故吏劉袞等揭資礱石而立之唐書楊炎
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
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
累爲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
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
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
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2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66

PL 2448 .W2 v.11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五十九

黃石公祠記

碑高五尺六寸二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三十一字隸書碑題及撰人二行額題濟州穀城黃石公祠記九字並篆書在東阿縣穀城山

黃石公祠記

布衣趙郡李卓撰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底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葢謂是矣世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尒福不替天寶歲夏六月旱既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德制君子脩理道莫不順承 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葢將輔其菁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岠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圯橋之事 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弌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置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奧天自絕惟神不獨有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 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 天威扶乘人謨叶贊覩釁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 乾坤之位發日月之光所謂破堅執銳其功狗也居守饋粮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大者登徒効社發祥於州里之間狀方今淳風允塞休徵荐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所知

碑陰

碑陰十三行行十五字隸書末後書人一行篆書

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 睿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所稱河東裴公即故郡守名序所題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嘗勒甬於廟不覩所記迺搜李文以勒貞石每歎曰所謂經國文章者其在茲乎未及畢而

識病言歸今二千石郭公岑尙德是務踵成厥美句曹
掾韋騰戎曹掾俞黃中郡之良也承命集事殿中侍御
史高陽齊嵩聆而嘉之故紀云
唐大歷八年七月十五日建

碑側

一行隸書

雨止子郭登庸過此題記

右黃石公祠記祠在東阿縣史記所謂濟北穀城山也唐天寶中郡守裴序禱雨有應布衣李卓爲文記之卓即栖筠之初名也記成未刻至大歷八年馬炫爲郡守始勒諸石工未畢而謝病去後守郭岑實踵成之是時栖筠已爲御史大夫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記首行列題及稱布衣趙郡李卓撰皆小篆文與碑陰書者爲一手也卓即棲筠傳稱世爲趙人此記亦云趙郡又棲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此記云布衣蓋其初服如是與傳可相証記畧叙天寶歲夏旱太守河東裴公禱祠致雨因言祠事始末云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天地降神于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云云東坡留侯論謂世不察以爲鬼物者當沿于此矣太守之名百官志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是也族子華即李華見新唐書文藝列傳云字遐叔趙州贊皇人 記文列殿中侍御史高陽齊嵩紀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平見宰相世系表未著其官稱表或有所遺嵩見金石錄雙廟記即爲所撰也記載穀城下黃公祠實在濟之東阿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元和郡縣志東阿天寶十三載廢濟州縣屬鄆州即東平郡記載趙郡李卓即今臺長棲筠唐書傳棲筠世爲趙人代宗引拜爲御史大夫記當大歷八年故以臺長目之而棲筠前名卓史文失紀記載頃歲馬公炫自郎官出牧少與臺長交契莫逆宥勤雨于廟不覩所記乃捜李文以勒貞石未及畢而謝病言歸馬燧傳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名至德中李光弼鎭大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刑部郎中舊書奏授比部郎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据是記炫自郎官出牧蓋以刑部郎中爲鄆州刺史而傳僅稱連潤二州非也炫隱蘇門山與棲筠始居共城山下地既相比意二人交契當在此時故記爲言之與後有句曹掾韋騰

戎曹掾俞黃中名句曹戎曹亦不見百官志授堂金石跋

此碑側有郭登庸過此題記一行乃明人所題也李北海嶽麓寺碑陰有郭登庸題字爲前明提學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東阿縣穀城山東阿縣志云城之東爲小泰山東郭門枕之百步而近由小泰而北五里爲黃山卽穀城山也山海經曰縞羝之首東望穀城之山注曰山在濟北穀城縣西張良所與圯上老人期矣今所有者非其故黃石而山巔大石方數丈如印色頗黃故魏土地記以爲穀城出文石葢其山石大抵多黃有文采也山之前二里許黃石公祠在焉祠下有古柏可千餘年物也此碑在祠中爲祈雨感應而作但言天寶歲夏六月旱而不詳天寶之何年祈雨者但稱太守河東裴公而不著其名禱雨能應亦徵太守之誠而山東通志東平州志但有河東裴識爲節度使卽晉公之子而不及太守裴公賴此碑陰知太守爲裴序志乘之漏略如此碑云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郞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勅宋老生平霍邑碑語正指此事碑云祓堅執鋭其功狗也居守饋糧其功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語本漢書蕭何傳碑陰云元宗季年濟陽廢而東平兼領之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天寶間及進士第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縣皆隸東平是濟陽之廢由于蘇源明也

丁思祇豎心經碑記

碑高五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分作四截書上截心經十七行行十七字次截記十六行行十九字三截五行皆尼僧名下截十六行行八字至十一字不等行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經文不錄

□□□□□□大道難量無廣乘則不知其求歸無斷

教則莫詳其啓發□□□□□□也□□□□□□
□也爰有淸信士丁思礼碩德純孝諒直彰仁□□□□
□詞林□□早揚儒訓局□釋流宿殖善□一門深入
妻朱氏芳蘭佳秀智炬恒暉雖染世塵常樂□□往因
東邁路屆□濟遇見石碑隳壞弥極于時稽顙遂發願
言敬鐫阿弥陀佛一鋪蜜多心經一卷願則彼作碑在
此修竭力盡忠繼踵前跡豎雖殊異功乃無差百福莊
嚴檀波□一是時也惠風□響曙色舒輝緇黃駢闐衣
冠霧集且以珠投濁水便乃澄淸日出浮雲皎然開霽
發於內而應乎外起於微而至乎極休哉幽靈寶相摽
德尅爲碑板未□不息其詞曰
□士修兮聖作□立靈相兮尋覺路摽豐碑兮色身求
了心證兮登淨土
大唐大曆八載七月廿一日豎
右在第二截
徐州沛縣□□□夏□□□村衆　□□
在村有□□□堂子无人看□□村士商議請到一
尼省崇□□□修造如有愚徒□□□□並是村衆
爲主一任□□修造諸舍及□功德□□
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後建立大殿□座具施主姓名如後
趙□□　李□　□勤　趙景　趙簡　□眞
杜文　金諫　杜乂　成□
許欽　劉氏　韓氏　□謹
淨明村郃綺藥　王行若　李氏
右在第四截
□像主　妙智
□管事
尼　妙□　妙□　妙善
妙德　妙嚴
大宋國崇寧元年二月丁酉日記
右在第三截

碑側

三行行書

□□□虔左僕射轄冠軍大將軍行右淸□
□府□開國公食邑五百戶上柱國夏侯□
貞元十五年孟春之月於此主務故記之耳

按碑書尅爲碑板尅郎刻通用字碑板之稱始見
于此

文宣王廟新門記

碑下截二字失寫額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三尺二寸
行字數不計隸書額題文宣王廟門記六字篆書在
曲阜孔廟

文宣王廟新門記

朝散大夫撿校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裴孝智撰

前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下丹并

成域中之大歸天下之往曰王王者應靈以宰物酌旹
以觀化威聲雷霆號令風雨不嚴人理合自然之運不
行家至契如神之速德叶協於幽明道徇徉於古始無
爲無事其大矣哉洎乎澆淳既變仁義斯起偃息庠序
棲遲洙泗憲章萬物之首馳騁百王之末清頽波於幽
厲扇儒術於殷周故春秋作而賊亂懼風興刪而廉恥
生美韶護而慆懘之音息行揖讓而庄敬之心勸夫子
聖者歟名與日月周流業與乾坤終始隱焉而光闇然
而彰命服袞裳累代稱王曲阜聖人之鄉也先是闕宮
覆敝正殿岑立繚以環堵邃其臺門巍若化造疑如□
動允所謂淹中之勝槩闕里之全模刺史孟公休鑒德
潤尊師道肥希聖研精百氏□□□言夜火非官曹之
燭脊桑絕附枝之詠判官郡功曹盧曈以文發身以清
撿物博通□□□數四科惟此祠廟厥初層搆朱戸半
傾雖甍中落難名之闓奥造次可遊如在之□□□□□
易覩將何以克恭過位加敬及庭於是孟公首之盧公
翊之因命縣大夫兼大□□□□□裴公新其南門書
時也公名有象育元含真廣學攻文始登甲科吏干紓
二人□□□□等吏于兖二人悅服蕭可大之用爲
致遠之資由是庀廼程具乃役不斬仲□□□□□
山之石償以日而給功不時而就大屋橫亘雙扉洞開
丹拱繡楣髹蔦囿□□□□□景飛檐駢遍而棲
霧扃鐍既周享獻聿修官吏唯肅清之謹邑人無藝瀆
□□□□□□□席及階而升數仞之牆由戸而入君
子以非孟公之化不行非盧公之□□□□□□□□
不成三事叶同□底于善孝智不敏儒家之流徒挹春
秋舍菜之禮□□□□□□□□誌不腆之文俾刊
求貞之石時大曆八秊十二月一日也

碑側

厚四寸題名四人三行隸書

朝議郎行令上柱國李子昺建

文林郎尉曹暨卿

文林郎守丞張隱琴　朝議郎行主簿姜崇晉

碑陰

題名二段一段在陰額三行正書左讀一段在陰上截三行正書

兗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鄭漢璋咸通九年八月廿九日題

右在額

曲阜縣尉敬叔度

貞元十五年孟春月廿三日題

鄆府東平縣尉郜來庭

右在上截

右碑文二十行行三十五字下截尚有二字爲趺所掩難於施拓碑文裴孝智撰孝智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官至都官郎中裴平書碑不曰書而曰下丹又題碑之一例也平工篆隸是年七月先書黃石公祠記文云判官郡功曹盧曈案郡功曹郡爲州異名當稱司功參軍事今碑稱功曹者兗州爲大都督府故別於他州稱功曹也判官則節度使有之蓋以都督府置員歟閟宮霞敞敞字錢辛楣少詹以爲蔽之省集韻蔽敞二字互相通碑陰有貞元十五年咸通九年題名鄉皆遺之碑側題縣令尉丞簿姓名亦裴平所書也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篆額六字分二行字縱三寸橫一寸額字之小無適於此題字處上銳當銳處懸一珠左右二龍繞之漢碑畫龍形皆如馬四足奔馳此碑與後世之蟠龍無異碑之刻二龍捧珠者始見于此其文自九行以後缺左下角斜向上今以他石補之而無文故缺者自三字至九字也其前每行失搨二字則闕里文獻考載此文可以錄補裴平前書黃石公祠記結銜云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此碑無試字而仍有前字則非見任官或省試字非官序有加也碑書多別體如往作㣺曲作豊作羙雙作𨇾徒作䢀皆不見於他碑至以韶護作韶護想由筆誤閟宮霞敞義不可曉曲阜志闕里文獻考俱釋作霞敞於義爲安然碑實是敞字或是蔽省或是敞誤皆不可知碑陰題名不詳其所爲何事鄭漢璋等事蹟亦無攷

干祿字書

碑下截斷缺凡兩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廣四尺七寸五分書分五層三十三行行九字正書額題顏氏干祿字書六字篆書在潼川府

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祕書監顏元孫撰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加
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爲弊
滋甚元孫　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
字體數紙以示讐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懐
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
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
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
行隸漸失本眞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
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緝頃因閑暇方契宿心
遂參挍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因弗畢該點畫
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
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三體
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忽□氏回曰名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
爲謂形形究究禕禕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劵
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
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啓尺牘判狀固免詆訶
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
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贊合經注本文
碑書多作八分作□詢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
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

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
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
曰不然請俟來哲
文刻全書後不錄
有唐大曆九年□□□寅正月庚子□□□□午眞
卿於湖□□□□東廳院書之
柳公權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雖公
權時以筆□□□書法理固如是□□□魯公筆蹟
乃知公□□言不妄魯公忠正□□功名事業列于
國□□全德偉行莫風義□□映千古文學之外□
□隸書大小二體筆□□勁如服介冑如冠□□凜
凜乎若諸盧杞□□希烈有不可犯之勢□其心畫
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干
祿字樣鐫刻于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
院傳之惟艱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
刻尤鮮得其眞　府尹　龍閣　宇文公比刺
湖州得魯公所書與楊漢公所摹二本特爲精詳於
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刓缺者以二本補
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於頫
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壬戌八月旣望成都句

詠記

右干祿字様別有模本文注完全可備檢用此本刻石殘缺處多直以魯公所書眞本而錄之爾魯公書刻石者多而絕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筆力精勁可法尤宜愛惜而世俗多傳模本此以殘缺不傳獨余家藏之　右干祿字様模本顏眞卿書楊漢公模眞卿所書乃大歷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畫辨正譌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歷眞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眞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眞也集古錄

歐陽文忠言漢公模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婧殊得顏眞楊自以爲不差纖豪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筆意也東觀餘論

右顏魯公干祿字書辨別字之正俗及通用亦間有析其義者云干祿者蓋唐以書取士也而公眞書小字之傳於後者亦獨見此耳東里集

此顏魯公干祿字書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帖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邪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邪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頗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髣髴者邪匏翁家藏集

余讀顏魯公家廟碑知公世有書學及覽顏秘監干祿字書益信蓋秘監於公爲伯父其所辨證偏傍結構雅俗燦然而公於此書尤加意幾無一筆縱緩余故識而藏之以爲臨池指南書曰干祿蓋唐以書判取士故耳弇州山人四部稿

序稱第十三姪男眞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姪男　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晜第之子曰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

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陷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並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元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干祿字書在開成間石本已有刓缺至歐陽公爲集古錄稱楊漢公橅木並多漶漫此蜀本勒石於紹興壬戌其去歐公時又百有餘年矣卷中自陽庚二韻而後類多凌亂失次又嘗見寶祐間郴陽本近日吳門鐫板以行與蜀本小有同異而唐韻之淆紊界無是正豈開成楊刻即已譌誤耶抑誤自紹興耶又何以蜀楚而本並誤耶至蜀刻凡脫成几蚌丰從丰及注中並上小誤或由傳摹失眞觀此則其於用筆結體更無足言矣吾友金蓴齋閣學擬議前後位置不爽此石至今尚存雍正癸丑同年顧觀察琮軒宦蜀歸曾以見貽較此稍遜蓋此本當是百年前舊搨蓴齋宜善藏之恐後此幷不多覯也（汪由敦松泉文集）

干祿字書一卷唐顏元孫撰元孫杲卿之父眞卿之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大歷九年眞卿官湖州時嘗書是編勒石開成四年楊漢公復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闕蜀本僅存宋寶祐丁巳衡陽陳蘭孫始以湖本鋟木　國朝揚州馬日璐得宋槧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證以蜀本率多謬誤如卷首序文本元孫作所謂伯祖故祕書監乃師古也蘭孫以元孫亦贈祕書監遂誤以爲眞卿稱元孫而以序中元孫二字改爲眞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譌殊爲失考其他闕誤亦處處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補闕文八十五字改譌體十六字刪衍文二字始稍復顏氏之舊是書爲章表書判官作故曰干祿其例以四聲隸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後先每字分俗通正三體頗爲詳核其中如虫蟲啚圖商啇凍湅截然

兩字而云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
韭之作韮𩐀之作𩐁𦱊直是俗字而以爲通用雖不
免千慮之失然其書酌古準今實可行用非詭稱復
古以奇怪釣名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按豪州据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
和三年改从濠韓退之有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
廳石記洪慶善攷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因據唐
志以證俗本作濠之誤而吳曾能改齋漫錄駮之且
引杜佑通典稱濠州北齊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
濠水爲名而唐因之佑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其書初
不見豪字以此知韓文作濠者爲是今攷此碑元孫
結銜稱滁沂豪三州刺史豪不从水旁石刻分明可
以徵信又廣韻豪字下注州名古鍾離國隋改爲州
廣韻本於孫愐愐撰唐韻在天寶十載足徵其時州
名不从水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云武德五年杜
伏威附改濠州濠字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
爲正與唐志相合杜氏通典偶漏不載而吳乃據以
議歐志之失豈其然乎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魯公書石遍天下其存蜀者僅武連逍遙樓三字至
南部縣離堆摩厓記已泯劍州中興碑則紹興初攝
州事吳玿摹刻而費少南跋之四川新舊志不復舉
其名矣干祿碑見潼川州志謂公自書在州學予惟
歐陽公以謂干祿書眞本開成中石已訛缺世所傳
者乃楊漢公摹本遵安得有此亟訪之尊經閣下碑
石厚尺餘穴兩旁如貫綍之制其正面則表裏刻之
碑下斷一尺餘宋人跋已不完跋首言干祿碑在湖
州刺史宅東廳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鮮得其眞府
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公所書以下州職官志
缺
宇文氏三人昌齡雙流進士時中成都進士嗣成都
言宇文氏凡六院其自廣都院者閬中粹中虛中迭
人修治學校四川科第志無時中名惟費著氏族譜
登第時中賜進士第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郎是跋
所云府尹龍閣者矣虛中以建炎初使金被留遇害
與時中爲兄弟行碑之立當在建炎紹興之際容訪
足本再考之吳省欽白華前稿
金石文字記收得此本証其序稱第十三姪男眞卿
書推明姪男爲當時俗稱語不爲無據然魯公臨書
亦少有訛舛證之說文繫傳云此書𠙶字改末爲牙
冕字轉冂爲向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
之正益爲病矣蓋徐氏所訂已如此惜余未覩全本

為一詳攷也又徐氏謂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其從孫眞卿書之于石案序既云第十三姪男家廟碑又云生我伯父諱元孫則從孫殆從子之訛傳鈔者不及審也爲附正于此授堂金石跋

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一卷見唐志此碑題額標首皆作字書集古錄因楊漢公跋題曰字様非也元孫杲卿之父兩唐書並附見杲卿傳碑首題朝議大夫滁沂豪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撰據傳但云歷官長安尉太子舍人亳州刺史卒此云滁沂豪三州刺史與顏氏家廟碑所述正同則劉歐兩史略也次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攷家廟碑叙顏氏世系自後齊黃門侍郎之推生思魯愍楚游秦三子思魯生勤禮其兄弟行又有師古相時育德三人勤禮生昭甫敬仲殆庶無卹少連務滋辟彊七子昭甫生元孫惟貞二子元孫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五子惟貞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七子是元孫爲眞卿之伯以杲卿兄弟雁行數之眞卿應居十一而云第十三姪者或統男女計之或尚有諸兄早殤廟碑所不及也此碑叙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者即顏師古師古爲勤禮之兄故稱伯祖耳云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様又云後有羣書新定字様是學士杜延業續修二書皆不見於著錄蓋是書既出之後較師古延業所著特爲詳善而二書遂以不傳也顏於宋齊隋唐間皆爲著族以簪紱世家至開天時更以忠節顯名天下然顏氏自之推以後類能研覃經史著書立說而於六書聲韻之學尤有專長其所撰述此書之外載隋唐兩志經解小學類者則有之推急就章注一卷訓俗文字略一卷筆墨法一卷愍楚證俗音略一卷師古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眞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餘如之推家訓書證篇游秦漢書決疑師古漢書注諸書皆於小學家言再三致意是則一門著作多有淵源其討論之功非止旦夕元孫字書槩簡得中辨證確鑿爲歷代楷模者宜也唐制取士之法兼及書判有小學科此書剖析正俗便於蒙誦故以干祿命名書分平上去入四聲所列字以韻之先後爲次統分通正俗三等其例凡六有畢二字

而注上俗下正者功功之類是也注上通下正者冡冡之類是也亦有二字並正者躬船之類是也有兼舉二字而分疏其義者童僮之注上童幼下僮僕之類是也有舉三字而注上中通下正者聰聰之類是也注上俗中通下正者茲兹玆之類是也雖通卷未必折衷至當盡合六書之義然唐承六朝之後書體譌謬百出得是書綜其大概以律遠學者實足以輔翼經史且其時三蒼字林凡將勸學飛龍諸書尚存采擇旣博說或不同未可概以許氏說文律之也原碑爲魯公剌湖州時所書刻於大歷九年開成中楊漢公嘗有摹本集古錄兼收兩碑已云原碑殘缺過多則自宋而後寖已不顯今楊漢公本亦不可見而湖州府志猶存其跋云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型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閒錄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覩姪禹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貲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忝崇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禹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凡一百六十字玩謬忝崇陰獲覩墨妙諸語是漢公所摹之本仍在湖州而此碑後刻紹興壬戌成都句詠跋稱府尹宇文公比剌湖州得魯公所書云云則宇文所摹自在蜀中故至今潼川學宮猶存其石與地碑目稱干祿字書湖州有二一在墨妙亭一在魯公祠者謂原碑及漢公本也元談鑰吳興志稱干祿字書今在墨妙亭者其時原碑已亡僅據漢公摹本而言也鄭元慶湖錄論此碑乃謂與地碑目所云郎楊漢公宇文時中所摹之二碑談志在紹興之後何以止載其一則元慶誤以宇文摹本爲在湖州而反疑談鑰之陋其謬甚矣宋金兩史皆有宇文虛中傳而無時中傳四川通志但於職官志載時中名注云成都人據元費著氏族譜則時中與虛中爲兄弟行以直龍圖閣知潼川與碑悉合而不言其嘗剌湖州且時中身爲剌史留心古蹟如此當時善政必有可紀者而湖州府志名宦傳不載幷郡守表亦無其名何歟碑字方整有法度尚存魯公遺意句詠跋所云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刻石

者信非虛語而鮑翁集直謂詠所書與公顏類則誤也詠跋又謂蜀士大夫所見惟板本是南宋初巳有登諸梨棗者其後寶祐丁巳陳蘭孫亦嘗以是書雕板尚存於世近揚州馬曰璐所刊干祿字書卽用宋本然其中謬誤不一而足誠如　四庫提要所云者今石刻雖巳斷缺而可見之處猶有十之七八以校陳氏之本迥有徑庭昶嘗手錄其文詳加校定偏旁點畫一依原碑行付剞劂冀復顏氏之舊焉

又按宋婁機有廣干祿字書五卷見中興藝文志爲廣顏書而作書錄解題稱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乃傅會以干祿百福之義則婁氏標題之意雖欲自別於元孫而其書大旨不必有異可知所謂五卷者或分上下平上去入聲爲五部耳惜其書不傳不得一校此本也

盧朝徹謁嶽廟文

碑高四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文九行字數二十八至三十不等正書在華嶽廟

謁　嶽廟文

唐大歷九年甲寅季春□□生明華陰令盧朝徹下車散齋浹日精意與擇元辰吉蠲饋饎虔愛斯□□脩祀事端務祠宇搢紳奠饋敢告
金天王粵山嶽配　天聰□□直豈實禍淫寧眞祚德朝徹不佞獲領茲縣職監洒埽躬備陳薦顧嗟菲□任受愚蒙清是　家風所遺方乃　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容向老□□如何遭逢抱拙恬澹委運窮通儻力於政　王降百祿稍私其身　王肆□□福謙書盈則仰　嶽靈不識不知何敢神爲拜手稽首兮氣莫敢息□□啐酒兮儼然有待松柏颼颼兮□宰若來容衛森森兮髣髴如在

文正書徵損十餘字此爲唐時守令蒞任謁廟之詞元張養浩著三事忠告言故事牧民官既上必告境內所當祀之神宜以不賄自誓庶堅其遷善之心郎此義也授堂金石跋

按盧朝徹兩唐書無傳文皆用韻詞意簡質有云清是家風所遺方乃天誘其衷與衆難合於時不容可見其世守清正而有不諧于俗之槩也陝西通志令長卷亦不爲立傳

朝陽巖銘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六分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隸書在零陵縣巖內

唐元次山朝陽巖□

永泰丙午中自□□至零陵　其巖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戲巖洞此挹之形勝也自古蒙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命之焉以攝刺史獨孤愐爲吾翦闢榛莽復攝刺史竇必爲創制亭閣于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也而刻銘巖下以眎來世銘曰

於戲朝陽怪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岩下洞□洞中泉垂彼高岳絕厓深洞寒縱儵□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无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

旹甲寅中　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

按唐書地理志永州零陵郡屬淮南西道有零陵縣又有祁陽縣縣有浯溪此銘序云永泰丙午中自□□至零陵泐二字或是祁陽或卽浯溪也唐書元結傳代宗立丐侍親歸樊上顔眞卿撰墓碑亦云今上登極拜著作郎遂家於武昌之樊口則或自樊口至零陵亦未可知代宗初立改元廣德凡二年改元永泰至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歷此云永泰丙午中當在十一月以前尚是永泰也甲寅爲大歷九年益次山題銘後九年矣下題零邑後學田山玉書石後學之稱始見于此

金石萃編卷九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

王忠嗣碑

碑高一丈三尺三寸廣五尺九寸四十二行行九十字行書在渭南縣鄉賢祠

唐故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
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潁川郡開國公元載撰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
清太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
縉書
太中大夫行少府少監集賢殿學士趙甚篆額
肅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匈奴
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　天子勞旋告成廻
虜西戎迺制詔丞相御史咨尓朔方河東節度支度採
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忠嗣統我
六師万口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馬漠南列郡祁
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犬戎睚眦作虜西裔攘據石堡
漠獵青海皇天震怒以時致罪公拜稽首敢留
圭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讎建牙榆溪樹羽河源東綏飛
狐西壓陽關本天下勁兵制緣邊万里徂長轂動雷駟
旌旆纓搖干雲蔽地欻流沙而瞰烏弋吸崑崙而睇濛
汜方且繕完補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
陳章立論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
保奸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覆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隟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議竟
羅大獄雖釗溫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之爭辯牙
門之至冤逢匡石之排妬嫉守沔上沒于漢東洞我橫
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口并雲朔荏禍幽燕縱鳴騎
於兩都投大艱於區宇悲夫父　龍顏之英主感
風雲之早契散禍於微圖堅在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
謫放㵾落離披困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狩　皇
輿於巴蜀刼　宮廟於虵虺口倒持而授柄豈天
意與人事　今上撫軍用公舊校士留殘憤
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懼及肅清東土
正位　北宸儁闢皷舞載感風烈追贈兵部尚書
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功悼枉國之任也
義明運詘神所勞也公本太原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為
青州刺史北齊為白道鎮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着

馮翊郡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
太守安撫朔方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
以騎士屯蕭關盛秋臨垌牧禿襲舉卅万衆東踰狄道
郭知運節制隴右委稼嗷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圖西使
駈掠馬牛燧火照平凉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事皆
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凉州之援公以
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口口而西歸不崇朝而事去
方爲四夷恥終遺大漢羞職守封壃身爲障蔽辭難就
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者徵諸公誰不樂此乃拔
勇簡材輕齎益馬有氣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飈移自辰
徂亥垂六百里突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
戮横潰胥馳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於漆口殲囲
獸於達毗梯輞之所殘戈矛之所棄積屍將崆峒侔厚
漂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忘銜撅之虞戰酣無存變之意
蒼黄顛仆落於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懾洪稜於
蠻貊五十年間犬羊遷迹不敢覬邊以取當咸皆失地
而遠客勳曠古烈名垂壯籍初　　肅宗省書
癈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殁而念其忠褒
贈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中倪若水乘馹
吊祭命許國公蘇頲爲之文以致意焉輕車介士塵兒

屬將飾柩護喪封墳寵葬公之遺閔年初九歲　詔復
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持令中貴扶入内殿意苦而羸形
絶地辟哀而迸血沾衣左右動容　　上亦
歔欷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万户侯
不足得也衣之以朱紱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宫收
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　　肅宗同卧起
　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
墮未嘗迕目孰云有過每歲　　天子口戎整旅冬
狩秋田翼衛奉車越莽凌阡搭麟長楊掩兎黄山蹙履
輕狡流離往還斫鼎益奮搏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
賢　　上既知公有日磾之純固加李廣之材
氣義形於主確然秉志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
州别駕大同軍戎副于法大豪閉門自劾賣功老將俯
伏聽令凉秋八月乘乾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
畢弋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輙破往往射鵰者
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掽口　　肅宗口
　上泣曰王忠嗣口材敢戰必恐亡之即日
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　　元獻皇
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
以警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

德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
其衷俾以中郞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遍知四夷
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敵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
其天闕枕戈假寐如　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啟
韇張掖公□□以歸報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卷旗鞭
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摽川遇贊普牙官踐更角武戈
鋋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
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
超乘貫差當前皆廢吐蕃九將臨高整旅公陷賀走腹
曲折迴旋取白馬於衆中捨大黃而益振肩倚膝蹄蹈
藉蹙圯夆軼機駭群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網決
網漏遁誅久矣既伐且弔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
係纍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牟槖駒殆將
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廻幕府上功貳師奏
狀　上益歎息　詔令凱旋
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度獎授執金吾
　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寫置於座
隅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先之敗於怒皆也隻輪不
返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車重杜希望之輯
鹽泉也戎侵宇下三師受擒公獨潰堅圍護經時之板

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刑壘之
功□光乘之征駱驪峽也會援於李陵臺河朔受全軍
之惠初佐戎關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支
烽壘燒積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泝西海縱
雷皷勇士厲指鼇振耀傍偟塞賁開元之末擁旄汾代
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控弦
度漢聲言□附扳悉蜜引弓乘後尅□會師中使遽闡
　帝思返蕩受降盡狄屈指猶遲亟決急
奘　天書百下公以爲出壃之任得守便宜冒頓
北方之強未當屈折叛胡畏服大種不輕用兵勢闊言
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餽出蘭山含垢并容兩存
□□全□□重閉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到轅門受事絕
單車疋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宵廬桀
黠將侵鎬及方右地郅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圖成大禍
寧唯嚮化未醇於是設間以散其從肆誅以離其約二
虜不合遁□遠舍　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
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卜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
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
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
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暢陰海□□歸德不二

三歲因白逗留未決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
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貝漢之偪後有事讐之恐縮䜿
遷徙轂亡貧破遺羅家陸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
夕以俟王師受言而去者什二三委辮而降者五千帳
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迭汨
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尸請命斬白眉可汗之
首傳置槀街繫葛督祿娑匐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
持愛妾宵遁乘六羸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
爲君長自尊任爲賢王保薩河口以據丁零古塞謂中
國有磧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思歸故地卒復大名間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道督
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覘視井泉
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飛顧万里若俄頃過
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旬而履狄夜驅胡馬
暗合戎圖自丑至辰頭驅面縛乘無物故士畜餘怒羈
虜全國來清朔土告類上帝薦功 皇祖三
代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驅之而已勤霍從衛蒙亦
終斃口口築怨糜漢償費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
獲遇乘冰之勢但雪涇陽之恥則自命將已來肅將天
刑誅而不伐素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

王庭恢武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
軍守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弃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
大同於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降爲
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周設崇墉万堵開陽
閇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固護西自五原東暨漁
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乘高埼要塞風揚沙
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於晷刻虜黃不得雜其象
秋毫無以逃其狀剽襲侵與牧馬敢淩遽而南向冰河
風牡車甲鱗萃誰何疆理千長百帥泰將綠於降虜漢
卒羈於戎騎公乃衡懸華夷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
遠駕恢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顯
國也巧文傷詆網密事蘩借公爲資動搖 國本
諷操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循黨獄吏而貴高長
者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方逆胡之坮亂也意
并河東僞築榷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夏之死撫
崤函之背徵鄰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遇買歡冀得兵
留鎮癡公先期應 詔未覯而退奏論本末之難指切
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摘抉排折俾公終敗公
之始仕也自家移孝孤童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倡儇其
受任也厲三軍之氣同万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

則纍强服支離約已盡悴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
朗信廉仁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
撓臨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迕器與時屯折衝猷
難之臣旅踵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於刀筆之前此慷
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漣矧我旅仁受賜託姻逮
予守官秉策司勤運恒功在誠存理寃明沒河渭蒼口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隅庶慰精魂其詞曰
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
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絕域到李杜郅悲起每原始而
要終吾固知其所以溫溫清源幼寤　聖君勇必
顧禮質而能文摧剛爲柔塞口解紛破虜忘口平戎讓
勳肅致天討義誅不順密謀神斷凶冈六奮火烈風掃
遷馳電震捨服解網知成示信首膽歸堯三苗格舜有
守矜功謂之不克井堙木刊孰云非賊唯後將軍古訓
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讒口
故頗僻反側蒼鷹厲吻雛鶯爭食顛倒靜適汨陳白黑
感纍都賴功隳郎墨浩歌滄浪飲恨南國希仁聖之遐
暢兮亦管誅而蔡殛謂賢哲之悔亡兮顏與冉又不得
桓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愆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
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使口讒而失職顧沂城以流慟
投潘誅而太息賈生徒驚於糺纆北叟焉知其倚伏松
凋玉鈇直冈貞蹤竟埋千將終碎明月宿草陳根蕪沒
蒼墳垂清風於頑石與終古而存存

大曆十年四月三日建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于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弇州山人稿

忠嗣歿于天寶初碑立于大曆十年元載撰文王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石墨鐫華

清源不獨忠勇敢戰其策石堡料祿山皆深謀早見非一將之識也獨爲林甫所惡陰使誣告明皇不察論死非哥舒翰以官爵贖罪幾至不免然猶貶死吏稱工於謀國拙于身圖其然哉元載清源女夫也其筆力庸冗固爾不言林甫排陷何也史稱忠嗣華州鄭人碑稱華陰人碑竪州城西三十里赤水道南又南高原即其塚也余猶及布氈其下頗極穹窿追琢之妙非今人可及側刻水獸尤奇異怪偉益令人遠想唐人畫蹟不覺色飛萬歷間渭南崔令君邦亮忽移置縣城之西道北不知何故金石存

按忠嗣初名訓賜今名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欲

奉太子帝怒付三法司鞫治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
代贖罪貶漢陽太守久之遷漢東郡年四十五而卒
碑多不詳忠嗣功在社稷知祿山有亂萌不免以讒
死史官惜之碑文宏麗其敘述處多與史合至云借
公爲資動搖國本成公諭居人無不恨以四語易史
傳數行微而顯矣 金石後錄

王海賓戰死靑海西元宗育孤於禁中恩隆寵渥千
載下爲之飲血況身受其賜者乎濤源之不爲身謀
良有以也特元宗始厚而終薄始任賢而終信讒亦
始治而終亂然而社稷無隕唐祚再安用舊日之部
曲成光復之大功其[illegible]念誠懇夫固有入人深者矣
來齋金石刻考畧

史稱忠嗣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貶東陽府左果毅
爲李林甫所惡貶漢陽太守碑皆不及之舊唐書敘
元載王縉官爵較詳亦無載封潁川郡公縉太微宮
使齊國公事是史碑兩失之可互証而兩得之者也
崇元館本崇元學天寶二載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
爲之領兩京元元宮及天下道院攷嵩陽觀聖德感
應頌石臺孝經李林甫陳希烈等題名並同新史百
官志及縉本傳並稱爲崇賢館者誤 關中金石記

按載封許昌縣子見於唐書本傳其進封潁川郡公
傳却失書王縉封齊國公新史亦未書也載以中書
相領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縉以門下相領宏文崇
元館大學士史所謂宏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也
崇文館置大學士則百官志所未詳吐蕃者南京禿
髮利祿孤之後音轉爲吐蕃故碑稱吐蕃爲禿髮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舊書忠嗣太原郡人家于華州之鄭縣新唐書云忠
嗣華州鄭人今案碑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著馮翊
祿因徙家于鄭今爲華陰人所錄較詳于史而史特
就其占籍之始言之宜參之此碑爲據也紀功與史
同然其文頗贍麗可喜蓋亦所謂當時體也碑僅磨
泐數字細推皆可識唐石刻之幸完整無缺者如是
碑亦不多見其爲後人取資多矣 授堂金石跋

按碑敘忠嗣先世但有六代祖五代祖述其由太
原祁徙家華州鄭之由而不稱其諱下云皇考諱
海賓而不及其高曾祖唐書宰相世系表太原王
氏有大房二房皆無忠嗣名故其先世無攷父海
賓舊唐書云爵太谷男碑不書 新傳亦無 兩傳皆云贈
左金吾大將軍碑作開府儀同三司安北大都護

舊傳又云開元十八年又贈安西大都護恐碑云
安北即此也碑云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
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元獻太后者元宗后
楊氏生肅宗及寧親公主其後寧親下嫁張說之
子垍碑所謂擇配主饋之語所未詳也其餘碑敘
歷官戰功諸事蹟大較與兩傳合而文繁句冗意
爲辭掩讀之不易了了碑無薨年以舊傳攷之在
天寶八載其贈兵部尚書在寶應元年而碑立于
大歷十年則距其薨二十七年至撰書者元載王
縉其同居相位亦在寶應廣德之間則自撰書當
在其時書後又距十餘年而始立石也

眞化寺尼如願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七行行二十八字蓋題唐國師故如願律師謚大正覺禪師誌銘十六字並正書

大唐眞化寺多寶塔院故寺主臨壇大德尼如願律師
墓誌銘并序
勑撿挍千福寺法華道場沙門飛錫撰
隴西秦昊書
大曆十年歲次乙卯五月廿九日律師薨于長安眞化
寺之本院律師法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
褒簪裾之盛眞豈寶乎律師天生迸牙自然神秀十一
詔度二十具圖弥沙塞律其所務也分毫之義不
殊析金之理斯在律師僅登十臘聲實兩高遂臨香壇
許不見允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其慧也月照千潭其操
也松寒萬嶺乃曰威儀三千吾鏡之矣度門八万復焉
在哉遂習以羅浮雙峰無生之觀位居元匠矣
我皇帝纂聖君臨千佛付囑　貴妃獨孤氏葛藟蘊
德十亂吉　時受道　紫宸登壇　黃屋因
賜律師紫架裟一副前後所錫錦綺繒帛凡數千疋以
旌其高標乎盈庭了無是相道何深也由此　勑書
壘篋　中使相望　御馬每下於　雲霄天花
屢點於玉砌締搆多寶塔繕寫蓮華經環廊繚組金刹
熠燿額題　御札光赫宇宙皆　吾君之特建亦
貴妃之爲　國宏哉憶律師擲鉢他方應遽還於
靜室散花上境何便住於香天顏貞如生若在深定曲
肱右脇湛然已滅春秋七十六法夏五十六具以上聞
皇情憫焉中使臨吊賻贈之禮有加常等律師
眾聖欽君三都取則意澹江海心閑虛空而今而後恐
難繼羨於戲　六宮誰授其髻寶八部孰示於衣珠
覺路醒而却迷入花茂而還落哀哉弟子長樂公主与

當院嗣法門人登壇十大德尼常眞勅賜弟子證道政
定證果寺大德凝照惠照凝寂悟眞資敬寺上座洪演
寺主孝因律師眞一遠塵法雲寺律師遍照等凡數千
人則懿戚相門薆道花色而爲上首忽寶宗匠如覩鶴
林卽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奉　勑法葬于長安城
南畢原塔之禮也素幡悽於道路丹旐慘於郊扃式揚
國師敢爲銘曰
紫袈裟者彼何人已了如來淸淨身登壇不向　明
光殿去去應超生死津

廣平程用之刻字

按銘云律師薨于長安眞化寺師諱如願俗姓李氏隴西人也申公之裔僧尼之化未有稱薨者此如願爲隴西人又爲申公之裔必是宗室之女故其化也稱薨以別之唐書宗室傳申公無考銘又云貴妃獨孤氏葛蕈蘊德十亂匡時葛覃作葛蕈殆借用字獨孤氏爲代宗貴妃大歷十年薨追冊爲皇后謚曰貞懿唐書后妃傳不詳獨孤氏之薨在何月此銘則云律師薨于十年五月葬于七月而文稱獨孤氏爲貴妃可知獨孤氏之薨在七月以後矣銘又云弟子長樂公主主爲肅宗長女始封長樂從封宿國下嫁豆盧湛傳不云其師事如願也銘又云奉勑法葬于長安城南畢原長安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法葬二字始見于此

裴道慶碑

碑拓下截未全不知所缺幾字廣四尺四寸二十四行行字數不計正書在洛陽

□□□□□光祿大夫□□□□□□□□東郡
貞□□□□□□
朝議大夫□□□卿□□國史充禮□□□□□
□□□國楊綰文
易坤之爲義臣道也君子履之文言曰直方大不習□
不利又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然後以黃中通理
之道闕下終則受黃裳之吉矣安貞應地者其順矣乎公
□□□□□□□□□□□在□爲伯益若予上下
在周爲非子闕下□□□字重□□□□□□因其
生也濟物之慶垂名□□□□□□□□河東著族
其後始大以至于大闕下逮先考贈司空□□　君重之
以明義廣□□公公少而□□□□□□□□□□
黎逌究來而必愼其初嘗□闕下□足以盡□則□然矣
介是者君子之所□□□□□□爲寶□□□□□
□□而不察解禍以門蔭授典盜陵闕下□之功用刑者

必求其意□法者□極於文□□□□□□疑□□□
□□□□□□加徒設辭□翻動文致於理下闕體□自
前脩□批案云才辯不足□人威力不□□□□□□
□□□□□□省□□□□□□別曹奪已□之下缺
□外□轉司勳吏部郎皆掌曹事前古官省而久任中
代□□□□□□鄉里之□□□□□□□掄材之
重事下闕□□□萌難□隱匿□環詭爲□結投刃不惑
應莅而□□自□□□不自尊其□□□問望已□於
公輔矣丁內下闕□太守外□□□中權□擾私欲□求
不給則□□□貶守□□□□稱惜□□□□□郎中
至德初□□賊庭將下闕賀於朝□拜給事中累遷尙書
右丞兵部戶部□授吏部□郎□□之後以擢□□□
□之道□而多端公鑒以□下闕季除吏□侍郎平章事
時寇戎未平□國多務□以數變生害轂以不通爲急
公□□□敬□之信不擅其利不下闕則□而□溫雅
□浮詭□□矜伏諷諫見□□□內懼□□□□□爲
又□惟左右近□□記削□之疎數莫知其下闕食一百
戶又追先□□之德寵贈正司以□勉焉公以季當賜
杖禮有懸車不矜□□□□□□簿守官之節固請退下闕
上難□□至□太子少傅又以官制□明選曹求舊還

除吏部尙書遷右僕射再□□□□□人願也公味順積
中□下闕欲進之□及踐大任乘自喜之色當其未可審
其體而能安當其可蹈其□而不失每□安危故事與
替舊章論同下闕□極上列祭□實賦養不加厚謙以自
持酒醴之歡儉故能廣林泉之□□□□□惠愛以合
親施舍以周給古之下闕以大曆十季拾月二十九日薨
於□季縣升平里之私弟以明季二月二十□日□□
于東都萬安山之舊塋　□謚曰□□公禮也
詔使□□蕆客護喪卿大夫庶僚百吏追送于國門
之外生榮歿哀人理至矣有子太子下闕□踐德之□□
□抱□之□□□之義以文見託論譔□□□□□不□
其銘曰
天生萬物有箕有則人之秉彝好□□□□空之天古
訓是式知□知□有嚴有翼慤善同釁敬□奉藏五刑
恤□下闕□□是力□□□□自□□□□□□
其直是非□□□□□□盈虛與時消息□□□
□哀榮同域下闕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慶所歷官甚簡畧以
碑考之其尤著者自吏部郎出爲濛陽太守貶符陽
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

尚書右丞兵部戶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爲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年八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金石錄

寶刻類編有右僕射裴遵慶碑云楊綰撰盧曉隸書大歷十一年二月立在洛今碑缺年月及書撰人名知即是也碑記遵慶歷官詳于本傳云以門蔭授興寧陵丞累遷大理丞外□轉司勳吏部郎丁內難去職免喪以太守外□至德初□□賊庭將趨行在故太尉清賀於朝遽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戶部□校吏部□郎黃門侍郎平章事就加金紫光祿食一百戶□□太子少傅□□吏部尚書遷右僕射并領□□云云皆與史不甚異遵慶有二子向會宰相世系表云向吏部尚書會都官郎中中州金石記

裴府君遵慶唐書列傳並取之此碑而載此君歷官頗簡畧金石錄已指其疎然碑言轉司勳吏部郎又遷兵部戶部侍郎傳並亦未之及趙氏既摘言兵部而戶部仍不爲傳文舉遺當更依碑爲據也碑于論蕭克濟罪案云才辯不足眾人今傳以才辨作財賦語太竄易恐失其實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拓既不全而存者文多缺泐如金石錄所稱自吏部郎出爲濮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薨年八十五謚貞孝趙氏皆及見之而今盡泐矣碑前但有撰人楊綰而無書人恐亦泐也碑題尙存貞字當即是謚貞孝之貞字也唐書宰相表及楊綰傳綰以大歷十二年遷太常卿充禮儀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今碑於楊綰結銜但存朝議大夫字卿字國史充禮字可据傳以補碑之缺也新書裴遵慶傳云字少良此碑有字重二字似其字上爲重字非少字然碑上下皆泐不足据也碑不見其敘上世但云逮先考贈司空而不著其名兩傳又不敘其父宰相世系表則遵慶之父諱倦字翁喜杭州刺史河東縣男而不載贈司空碑云批案云才辯不足□人威力不□□□据新傳舊傳無云邊將蕭先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眾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此傳語如是也而授堂辨之云今傳以才辨作財賦語太竄易恐失其實不知授堂所据何本唐書而以才辨作財賦也碑云食一百戶又追先□□之德寵贈正司以□勉焉此敘其封邑及贈父司

空之事是時遵慶將告老則已官尚書右僕射何以祗食一百戶疑碑有譌渺也碑云葬于萬年縣升平里之私第長安志昇平坊西北隅有東宮藥園尚書右僕射裴遵慶宅注引國史補曰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宣平坊牓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為盛事此可補碑傳之所未及也

王履清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二十三行每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高陵

唐故同朔方節度副使金紫光祿大夫試太常卿兼慈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

朝散大夫行河中府功曹參軍上柱國賜緋魚袋上谷侯器撰

府君諱履清字履清京兆萬年人也王惟聖後系出田齊(下闕)也五代祖立行工部郎中吏靈夏蔓潭等四府都督封晉陽(下闕)早世考尚賓歷原州參軍事定遠城兵曹參軍贈金紫光祿大夫(下闕)藝尚德業脫略諸子憲章五經處吏事也能果斷居朋友也無忌(下闕)以桓文之勳伊呂之蘊開建大府　邦家長城知其名而辟之(下闕)中幽寧三道營田等務鼓使後來難繼前政知懿豈止

充物當時苟(下闕)力寘夫恤弟瘵篤割其股肉則所部靡草上之風矣秋麥兩岐靈芝之(下闕)旌別府君課効多此類也以前後功累遷官凡十五任而至金紫光(下闕)汾陽王以吉昌濁河上流邊郡善地戎州東落易動難安永言緝綏(下闕)帝可其奏仍乘傳之郡又敷興衛載底吉祥猛獸渡河而去境感我善(下闕)兩穗卿雲炳而五色瑞圖驟披臺使攸屆於是歸禾之　詔藏在(下闕)命賢愚同歸以大曆十一年正月廿四日遘疾不起薨于官舍之正寢享(下闕)兄履堅朝散大夫守豐州長史弟履濟朝散大夫守慈州別駕長子綸朝散(下闕)葬合度以十二年二月廿日還葬于高陵之奉正原禮也名成於代官達於(下闕)

匪敢愧詞廼為銘曰

聖祀百世弃世其昌有嬀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氏惟王滔滔秦淮為我(下闕)廿濟其美芬芳竹素跌宕杞梓君家盛事不可勝紀　天步未清(下闕)上介部

有仁兄歧麥擬秀靈芝之發生　邊郡近胡邑無完郛荆棘讙剪豺狼未馴(下闕)皇帝曰俞　下車幾何民愛更作允文允武爰究爰度畜牧新秦謳歌簿洛以潄和闕寘孝子負土嘉禾有畔吉凶同域生死　貫倏忽長逝嗚呼永歎

舊业還葬蔭道(下闕)日羽葆秋煙一掩黃泉于萬億年

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建

太原

按文云恤弟疾躬割其股肉是兄療弟疾而割股

和藥也此事世不多見因拈出之

高力士殘碑

碑僅存上截連額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三十行
每行字數無攷行書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
揚州大都督高公神
道碑二十字篆書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內侍監下闕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　制誥韓下闕

初有適越者請觀南方之樂主人爲之歌馮夷曰遠矣
下闕後食而復起一飛冲天伯服有子不在外其爲中貴
平不在下闕馮之先有自北而南者自宋讓化□業以至
於盎五嶺之表推□下闕子智翙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
州刺史智玹爲潘州刺史咸有德下闕襲位象賢□禮主
祀守封且有舊章斯爲代祿使有車軒才察者下闕天子
廣錫類之恩覽先賢之狀初贈潘州刺史又贈廣州大
都督下闕侍玉階　則天矜其覆巢知必成器選內官
而母之命近侍以下闕竊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
睿宗赫然提劍而起公賓勇進下闕鄉宰臣因以決事中
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下闕也公弱

□之日太夫人□滯于南荒服遐陬晨昏問絕折菱之
教下闕而至稱觴拜慶兄弟鴈行自閩徼而就養□城當
代罕有終堂之下闕官卑乞廻所授　上允其請時議
稱多君子曰此所謂事親之下闕車駕幸三山宮　天
子講藝呈材威戎夸狄有二鵰食鹿□□下闕飲羽而片
雲徐下壯六軍而增氣呼万歲以動天　英主愜心
下闕而平之臨大事而有大功皆此類也歷广教博士內
府令朝散大下闕首爲監遷冠軍領軍輔國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封齊國公下闕使歷官授任五十餘年從
蒙塵□□梁□□法駕歸長安一心貫下闕可得而聞也
上□初避□請出□□□□□□臣之心常在　魏闕下闕
朗州龍興寺享年七十有□□□□□之喪至於滅性斬
刻之痛何下闕陪葬　泰陵以寶應□年四月□□日安
厝成其志也夫人呂氏齊下闕而不遷嗣子正議大夫前將
佐少監渤海郡開國公□悅禮謂猶□下闕旋有奉孝謹
不□□刊貞石之文用紀入陵之側　大君有命俾
下闕
惟公之本南海□□□得藏□家傳擁旋有馮之後遂
育子高　慬下闕惟公之貴出入　□宸宮闕父事　階
陛日親歷載五紀奉茲　□下闕惟公之孝達于神明

反與万里自越阻京爰及風樹倫其哀榮　惟公下闕勲
會合風雲寂益口命戈矛糸紛一靡而口克定祆氛
惟公之節淩下闕荆巫／　二聖晏駕長號鼎鬮哀而遂
絶痛入黃壚　惟公之葬美泰下闕
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五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奉
勑口

右內侍監高力士碑石已中斷失其下截每行止存
二十餘字文稱馮盎子智戣爲高州刺史智戴爲恩
州刺史智𤣥爲潘州刺史攷唐書盎傳惟有智戴及
智彧無智戣智𤣥亦不云智戴爲恩州刺史皆其漏
畧也史稱寶應元年力士自巫州赦還見二帝遺詔
北向哭歐血而卒不云卒於何所此碑云朗州龍興
寺蓋其卒之地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力士藍官遷冠軍鎮軍輔國驃騎大將軍舊唐
書本傳不紀鎮軍輔國唐書但云累驃騎大將軍皆
于文爲畧力士幼與母相失唐書云嶺南節度使得
之瀧州汲古閣本舊唐書作隴州舊唐書云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
其本母麥氏送長安兩地微異考力士旣爲潘州人
則母先失而後歸士嶺南節度訪而得之亦或然也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

國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嘔血而卒蓋哀
隕卽在朗州矣碑云薨于朗州龍興寺較史更爲詳
實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口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口然
提劍而起公實勇口此卽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
等事唐書元宗紀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及岑
義蕭至忠竇懷貞謀反伏誅傳稱力士以功超拜
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同正員碑載車駕幸三山
宮有二鵰食鹿又云飲羽而片雲徐下壯六軍而
增氣呼万歲以動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
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碑云夫人呂氏
舊傳載開元初瀛州河閒新傳作呂元晤作吏京師女
有姿色力士娶之爲婦碑又云嗣子口口口口前
將口口口南海郡開國公口悅禮此是力士之嗣
子名悅禮爵南海郡公者兩傳亦不載舊傳稱力
士卒于寶應元年二月銘詞有二聖晏駕之語二
聖謂元宗肅宗也碑立于大歷十二年距其卒十
六年蓋代宗特追念其保護先朝之功贈官陪陵
而表其墓也

李元靖先生碑

碑已斷裂約高一丈餘廣三尺二寸五分厚一尺四
分四面刻前後各十九行兩側各四行行皆三十九
字正書在句容
縣茅山玉晨觀

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眞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
敬皇帝廟諱改焉廿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
晉陵遂爲郡人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
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
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与天台司馬練師子微
爲方外之交尤以篤慎著于州里考行議謚曰正隱先
生母琅邪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孩提則有殊異晬日
獨取孝經如捧讀焉髫丱好靜處誦習墳典季十八志
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季神龍初以清行
度爲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過哀
口不嘗甘旨之味食唯穡麥而已封植膳羞皆出其手
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季從司馬練師於
王屋山傳受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覈古今該明
奧旨元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
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纘□□餘壽□□□集修經法
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賫璽書徵之
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
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玄宗知不可強
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薦焉將墜眞經祕籙亦多散
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
賜絹二百疋法衣兩副香鑪二具御製詩及序以
餞之又禁於山側採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
祈禱咸絕牲牢先生以六載秋到山是歲詔書三
至遲澤翹繫煇映崖谷初山中有上清眞人許長史楊
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先
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虛
宗將求大法請先生爲師先生竟執謙沖疾辭而還泉
七載春元宗又欲受三洞眞經以其春之三月
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剋受經誥是日於大同殿
絜修其事遙遙請先生爲元師并賜衣一襲以申師資
之禮因以靈靖爲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於華
陽洞宮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
草八十一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俾先生与中官
啟告靈仙緘封表進夏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
□太平崇元兩觀各一百戸竝蠲其官徭以供香火秋

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春辭歸舊
山其季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秀
異人所莫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
庭別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御製序詩
以餞之十有一載先生奉詔与門人韋景昭等於
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心誠齋是夜仙壇林間
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先生以三
洞真法傳昇元先生昇元付體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
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帀于隱居凡五葉矣皆總襲妙
門大正真法所以茅山爲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
非可齊也物我均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
域心於變化之際哉先生以大曆己酉歲冬十一月十
有四日遁化於茅山紫陽之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十
二月八日門人赴罄而至者凡數千人號奉冠舄遷窆
于雷平山之西嶠遵命以松棺竹杖木几水瓶香奩香
鑪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像德先生識恩
真淳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冠天人之際所以優
游句曲爲王者之師出入明庭特寵肩輿之賚
是知順風而問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令見於
靈宗矣又博覽群言長於著撰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

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
崇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
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直該博初先生幼季頗工篆籀
而隸書尤妙客或賞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
睿宗詔山人王敢竊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
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爲
能極於轉鍊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爲極但冥懷素朴
妙味元漸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
季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欽承至德結慕靈徵遂
專使致書於茅山以抒誠懇先生特令韋鍊師景昭復
書於真卿恩眷綢繆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紫
府而弗造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遠泉大曆六年真卿
罷刺臨川旋舟建業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
興事乖夙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
借山之記而景昭泉郭閬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
石乃邀道士劉明素來託斯文真卿与先生門人中林
子殷淑遐名韋渠牟嘗採真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
強名於巷黨易足揚於鴻業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啟元言元
門以彰乃爲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效祥上士

云感高風載揚鶴返仙廟雲幹帝鄉退歸而老妙識行
藏德本無界道心有常寔曰形解孰云生忘我石表墓
勒銘傳芳谷變陵遷厥跡弥光
大曆十二年季夏五月建　渤海吳崇係鐫
紹興丁巳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舊溪洗作冊
扶起之
魯公好神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者陶隱
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可紀獨人謂其隸法勝乃父
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弇州山人稿
茅山元靜先生碑一顏魯公楷書并文一唐柳識文
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世號三絕碑俱在直隸應天
府句容縣茅山考槃餘事
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元先生升元付體
元先生體元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隱
居凡五葉矣今考之隱居先生者梁陶宏景升元爲
王遠知體元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
有傳惟元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
平池池南爲伏龍岡元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
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金薤琳琅
予嘗遊茅山過雷平池登伏龍岡弔先生墓慨然有

遺世之想碑中所謂靈芝甘露固不可復得即鬱岡
山齋壇仙院亦改舊觀惟寫碑屹峙聲施至今金石後錄
魯公以大歷六年罷刺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
州刺史十二年爲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
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
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爲之
作碑留元劉年譜系碑於大歷八年誤也是年春三
月元載伏誅召公爲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
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
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
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虛舟題跋
乾隆壬子秋錢辛楣先生語予云向游茅山至玉晨
觀訪顏魯公書元靖先生碑已廢碎尚存二十餘片
道士不知寶愛委諸糞土瓦礫之塲恐妙蹟不復留
人間矣並出游山記示予予竊惟辛楣以訪碑出游
隨處表章舊蹟而茲復向予諄諄者蓋以拾殘補缺
爲守土者責也予公冗不暇入山札句容縣學兩廣
文徐君彬俞君獻搜尋殘碑督工椎搨越月來報言
此石見存觀中者半屬疊床支竈砌地鋪階及附近

居民家供在書案者檢來共得二十三片當運至學舍藏貯但四面刻字難以架空磊竪並郵到搨本六十紙計存一千四十餘字經辛楣詳加考訂其完全之字僅得七百六十有六其殘缺者正面三百六十一字右側八十六字背面三百三十三字左側五十九字計其殘缺字八百三十有九以硃書補注之適賈人挾此碑宋搨本至其文字與辛楣考訂無異而神采尤爲煥發予且喜且驚豈知予相需之殷來索重價耶抑魯公之靈默默相之耶乃償賈人直付姚東樵以鈌字鉤勒上石期成完璧又恐膠合以還舊觀日久仍不免有摧裂之虞今仍於玉晨觀中築石臺兩行將殘碑及補石分列大者爲一行小者爲一行排置臺上其兩行之頂亦砌石覆蓋俾免散失又以文字顛倒另縮小字勒碑於旁以爲後人敘次之據復建石亭以覆之爰偕僚友捐廉以襄其事茲因工竣而爲之記汪志伊記

按碑在茅山玉晨觀雲笈七籤紀洞天福地第八曰句曲山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洞天在潤州句容縣屬紫陽眞人治之江寧府志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初名句曲山又名已山皆以形似名吳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諸侯更名爲會稽茅山記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今茅山北垂有良常秦望諸山以始皇名也漢有三茅君得道於此因謂之三茅峯梁陶宏景亦隱居此山道書以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茅山山以三茅君得名漢茅盈元帝時隱句曲山學道遇至人授以仙術盈弟衷爲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來就兄皆得道世稱三茅君者是也玉晨觀在大茅峯下舊傳高辛氏時展上公于此得仙其後周有郭眞人巴陵侯漢有杜廣平東晉有楊眞人許長史梁有陶宏景唐有李元靜南唐有王貞素俱在此得道梁爲朱陽觀唐太宗時爲華陽觀明皇時爲紫陽觀宋祥符初改今額王圻續文獻通考仙釋考道家姓氏不載李含光歷代道家統紀惟載天寶六載五月詔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戸太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戸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葺灑掃語與碑所載合但据碑則紫陽觀側近是二百戸續通考疑脫二字也其餘碑文所載俱無文碑敘元靖先世二十一代祖宏不見於漢書高

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文嶷陳書無傳桂陽王者陳書列傳諱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王國侍郎者蓋郎佐史之屬也碑云先生以大歷己酉歲遁化己酉爲大歷四年道家諱世謂之遁化始見于此碑稱元靖各種著撰惟本草音義二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録餘如老莊周易學記義畧諸篇皆不載碑云先生工篆籒隸書客云賢于其父因投筆不書是其父孝威亦能書也今檢書譜無其名碑云眞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唐官稱無浙江西節度据唐書顏眞卿傳是浙江西道節度使此碑舊文原是充浙西節度充字上泐一字殆亦碑賈宋搨本見有闕字因於浙字下妄增江字耳

金石萃編卷一百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一

無憂王寺寶塔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厚分三十三行行七十四字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并序

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彧撰

朝議郎□農楊播書

夫萬物混成天地恒其數一眞妙用龍象演其教教也

者因言以見性數也者任氣而爲名　　我釋迦闡

兩儀應三世步蓮臺而淸風自扇攀桂樹而白月□□

故能□□根牙□宏頓漸高懸佛日遠照昏衢了緣扣

寂合大空而混相從有入無破羣迷以登覺妙矣遠矣

旨哉實哉有若此寺大聖眞身寶塔者□摩伽王之系

孫阿育王之首建也噫如來滅後報應斯在究乎其容

則卅二相形焉□乎其變則八萬四千所明焉或曰華

夏之中有五印扶風得其一也雖靈奇可覩而載紀莫

標目者漢□□□齊梁薪□遭時毀歇晦跡丘墟菅蕢

不□□□無□□祥異氣往往闢出故風俗謂之聖冢

焉空傳西域之草獨享中人之薦屬有太白二三沙門

攝心住持得□淸淨其始遠也望而□之其少近也□

而信之周流一方磅礴數里□□□色□□瑞光通宵

更雄達曙不散者久之矣咸請奉以身命碎於微塵精

誠克孚指掌斯獲驗其銘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　大

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拔育以爲□□□古名同於

今□創舊規挪新意廣以臺殿高其閈閎度僧以資之

刻名以紀之隋開皇中改爲誠實道場仁壽末右內史

李敏復修之覆其銘矣煬皇帝嗣位省□下伽藍□□

潛燒蘼□□□廢其□遂其□以州□寶□而配焉

我聖唐太宗文武皇帝鳳鳴中天龍躍北朔弔葬舉

以問罪次渾川而犒師欽承靈蹤宿布虔懇一戎遂定

載路□□武德八年改爲法門□□京城□十四大德

□□沙彌□□十□舊大德以輔□贊有功也僧徒濟

濟□百其衆梵宇巘巘數千其多貞觀五年二月十五

日岳伯張德亮曰覩神光咸□及物□上章奏精感動

天有　　□以望雲□寢殿□施焉古所謂

三十年一開則歲穀稔而兵戈息自育王顯德五年蓋

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刂開發卽以其年二月八□□

□□□□□□□奉迎護舍利觀其氤氳玉潤皎潔冰

淨靈不可掩堅不可磨寸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一分

功德比恒沙而莫量示不思議之致也　　二□親
造九重寶函擴以兆□□□□□□□□賜絹□□
五百疋□□□復益令增修有禪師惠恭意方等遵
睿旨購宏材徵簹縣之工爲蓬壺之妙谷□匠而蔵
製獻全摹以遲斤不日不月載營載葺且叙𮫓□谷左
隈□□□□□□襟帶八川□長山□□□□武隱□
□面太白之翠峯陽烏矯其翅由是危檻對植幽房分
起欒櫨疊拱杭坤軸以盤鬱梁棟攢羅拓乾崗而抱闕
適將□會□□　□□□宗師　□□佛之記□域
中之戀□寂上之因豈□□乃瓌琦耆□豐麗穹崇岳
立杖一柱以戴天蜿蜒霞舒揭萬楹而捧日　則
天聖后長安四年　勅大周西□□□法藏鑾
臺□□□□□□公暐同往開之□□作□七日行道
蹰蹐荷擔於東都明堂而陳其供焉　萬乘焚
香千官拜纛雲五色而張蓋近結城樓日重光以建輪
遶浮郊樹□□□□□□□□□□□□□□□
□　勅□岐陽施絹三千疋景龍四年二月十一
日中宗孝和皇帝旌爲　聖朝無憂王寺題舍利
塔爲　大聖眞身寶塔度僧四十九□□□□□
□□□□□□□□□一□□鎮□□□□□變

化□□之謂聖陰陽不測之謂神況每欲開臨皆呈異
相或風煙歙欻蕩覆河山或雷雨震驚杌動天地倏往
而香花屛止□□□□□□　我肅宗文明
大聖大宣孝皇帝纘承丕緒恢復盛業德包有截化揔
無垠以澤及四海爲勲華以功□□□□□□□□
□□□□□□□心上元初五月十□日　勅僧法
澄中使宋合禮府尹崔光遠啟發迎赴內道場
聖躬臨筵晝夜苦行從正性之路入甚□之門以其年
七月一日展如初□□□□本□□□□　詔□
瑟瑟像一鋪□事金銀之具□五□□□爪髮王簡及
瑟瑟數珠一索金襴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兩以睹
之道俗瞻戀攀緣號訴哀聲振乎林薄痛□達乎海裔
故得□源嗚咽鳥□□□□□靈光□　我漢室
八到千□□之頃寺之門樓及鍾經等閣及東西行廊
星霜殆改冈克厥構有元誓上人者禪林之秀也壞衣
味道却粒□眞起大慈悲聿宏製之寔多喜捨□□□
□有輪奐而□□□□有壁茨而未盡□□沙門法筠
者法將之雄也上座唐興寺主法昭泉都維那澄演等
蓮華之粹也同力致冈暫相爲謀□□直以營之又結

極樂之所也嗟夫八音希聲大覺無形或芬芬馨馨或
杳杳冥冥如髣髴兮有靈有靈有道有道則壽考凡八
莫□□萬物於自然故達士樂全眞而□□□□□□
□□□相交□王李公□忠□心居其泊志處其約或
謇謇諤諤或汪汪綽綽若昂藏之野鶴野鶴得性得性
則常靜凡人莫不繫百寶於□□故　□公秉廉
讓以成政□□□□□□□□□勉己復禮人焉而勸□
□懲惡人焉而懼任□□善人焉而悅務農省稅人焉
而康君子曰不肅而威不嚴而教龍門講德載揚元□
□風馬首行春更隳壘嵩之兩良足者也□□□□
□衛奮擒縱之略月刅□□孤懸隴□□發劒釒長倚
天外而已在少尹時則有若撿挍刑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張公增少尹撿挍司勳員外郎兼侍御史丘公鴻漸
並□□之□□□□在幕□□□有若侍御史內供
奉梁公傑侍御史內供奉姜公邑高監察御史裵行嚴
公霍秘書省校書郎掌書記韓公計皆人倫之傑也或
間氣逸發或含章挺生騰□□□鸑鳳爭飛□□□則
□□四暎本□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監李奉忠
文武呈才風雲合變英威獨斷問望孤高監軍使左監
門衛大將軍焦奉超武畧濟時忠□□　□□□□

□寵冠　兩朝□王□□□□曇安深淸操卓絕韋
膺斈命尤著吏能共叅　元戎之佐喜聞微妙之偈
以爲命者身之質身者命之資法本皆如性應無著彼
喻□□□□□□□□□□樹此□福相与授簡俾予
頌□詞曰
我佛在兮世獨尊我佛化兮道長存流正法兮不二門
務惠日兮破重昏摩伽國兮□□□□□□□□□
仰大□兮遍□□□金聖兮□□□度衆僧兮施百納
□□亻艹□□臘心淸淨兮眼不雜伏騰猿兮救怖鴿
混丘墟兮將如何絕榛棘兮与菅蒹觀變現兮信轉多
□□□□□□□□□兮□□過呼洞穴兮見釋迦
邦伯奏兮發　睿旨屢開迎兮歸　帝里捨
珍玩兮具法喜騈星宮兮勢崗起會天人兮浴定水偉
嘉祥兮爭劾祉　□□□兮□克明
我尹忠兮□克淸踐福地兮□□生對眞容兮忘
□情琢巨石兮讚休禎歷曠劫兮揚善聲
大曆十三年歲次戊午四月□丑朔廿五日辛□建
刻字□秀
因學紀聞曰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
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

還本寺此迎佛骨之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
護國眞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寺名與前不
同閻若璩駁之曰法門寺卽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
故其名互異說非也關中金石記

右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塔銘文云貞觀五年至顯德
五年蓋三十霜矣顯德蓋顯慶之譌書碑者稱恒農
楊播而不著官攷之史楊炎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
明皇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卽家拜散騎
常侍號元靖先生播蓋自託於逸民之流故不稱官
也炎鳳翔天興人而播自題恒農者舉其族望如顏
稱瑯邪徐稱東海之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徵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張彧撰
宏農楊播書宰相世系表楊氏初裔孫播世居扶風
子炎相德宗者卽其人也但表言世居扶風而此稱
宏農舉族望以自異也其序扶風地舊有聖冢驗其
銘曰育王所生因以名焉大魏二年岐州牧少冢宰
拓拔口修葺臺殿隨開皇中改爲成實道場仁壽二
年右內史李敏讓修之重扉其銘唐自太宗問罪薛
舉師次湋川欽承靈蹤及貞觀五年牧伯張德亮又
加崇飾中宗旌爲聖朝無憂王寺題舍利塔爲大聖
寶塔肅宗以口口五月十口日口口中使宋合禮府
尹崔光遠啟發迎赴內道場舊唐書肅宗紀乾元三
年二月癸丑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鳳翔尹秦隴節
度使是也王縉傳代宗令僧百餘人于宮中陳設佛
像經念誦謂之內道場不知內道場已起于肅宗時
矣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題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
碑銘据碑文則無憂王寺之額是中宗所題其在
隋時爲誠實道場唐武德年間改爲法門寺碑云
奉以身命碎于微塵精誠克孚指掌斯獲又云寸
餘法身等虛空而無盡似卽所謂手指骨也舊唐
書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正月乙亥詔送還本寺岐
州者本魏周所置舊名隋改扶風郡唐初復置岐
州至德初升爲西京鳳翔府不知貞元時紀何以
仍稱岐州也陝西通志載法門寺在扶風縣北二
十里唐書地理志扶風縣本漳川武德二年析岐
山縣置貞觀八年更名碑稱太宗聖帝弔薛舉以
問罪次漳川而犒師則扶風之法門寺正卽太宗
犒師漳川之地與碑合也詳玩碑文指骨藏塔中

三十年一開顯慶五年開後至長安四年復往開之肅宗時又啟發迎赴內道場紀所謂先是取來禁中供養者正指肅宗啟發之事非憲宗所迎之骨也邵氏聞見後錄古塔四層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即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大有石芙渠工製精妙每芙渠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又刻白玉像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見又明人張杰撰碑記云法門寺者唐憲宗迎佛骨之所也元和十四年詔改爲法雲寺勅學士張仲素撰碑今此碑立于大歷十三年不但在憲宗迎佛骨之前三十餘年且距德宗貞元六年送還本寺亦有十一年則是憲宗迎佛骨之事非此碑所稱之佛骨也困學紀聞但疑無憂王寺與法門寺名不同而不知佛骨是兩事閻若璩謂法門寺即無憂王寺是矣而亦不辨佛骨之是一是二皆未詳考此碑者也此碑撰文者張彧無傳可攷書者楊播即楊炎之父傳載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元靖先生則當書此碑時已拜散騎常侍矣炎傳又稱炎居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炎三世以孝行聞門樹六闕古所未有是播亦以孝行聞而門樹二闕矣炎傳又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唐書宰相表元載權知門下省事在大歷四年載誅在大歷十二年至十四年八月德宗初即位召炎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然則炎之歷官居相位皆在大歷四年以後其時父喪以起復則播卒在大歷四年以前而此碑立于十三年播卒已逾十年是書碑在前立碑在後也碑載肅宗藏骨塔中有瑟瑟數珠一索以賻之博雅云瑟瑟碧珠也本草云瑟瑟即寶石碧者方以智通雅今寶石出西番回鶻諸坑井內雲南遼東亦有之紅者名刺子碧者名靛子唐人謂之瑟瑟即此也唐書于闐國傳德宗遣內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闐得瑟瑟百斤蓋瑟瑟爲時所寶如此碑末行四月口丑朔廿五日辛口建泐二字据廿五日干爲辛則朔日是丁丑廿五是辛丑也碑避諱書用作用世作廿泯作泯

段行琛碑

碑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五尺二寸四分
二十六行行五十二字正書在汧陽縣

大唐贈揚州大都督段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朝請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鳳翔少尹侍御史
賜緋魚袋張增書
朝議郎行鳳翔府天興縣尉李同系篆額

巨唐大曆己未歲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鎮北庭涇原
鄭頴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
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展孝思旌休烈也夫流源
者其源長德充者其後大夏八姓而不曆五福府君其
人口君諱行琛字行琛宗周桂史𨚍其裔前漢都尉昌
其業太尉之威懷戎落驃騎之光啟冀方四燕兩魏高
位碩德扶疎於史牒者向二百人以至高門平原忠武
王孝先弼亮北齊奄荒東夏恢武經而抗衡西帝撥文
教而師尹南宮曾門德濬初羅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
堂搆□望姓在周辟奉朝請入隨直文林館靖恭厥位
蕘沒 先朝大父操握機未發早齡卽世考達洺
調夏官藝極龍豹致果爲毅職統熊羆皆保家之良主
府君生知六行之美學究五經之奥既齒鄉賦高標甲
科簡備獨耀於錦衣從事仍屈於黃綬學有著位我實
當之郡有子弟我實誨之自隴及岐縣新儒行雖東里
子産西蜀文翁誠存物應蓋未之比厥有成績聞於家
邦耻名位而知止賁丘園而用晦 我國
家雖右斷何奴之臂時脩大刑於絕漠之表旁求百夫
之特永清萬里之外府君顧謂子張掖王曰尓居能服
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虎穴不探龜組何獲
尓之元昆介弟可以供指使我之先人遺業可以終餘
齒忠不擇事安實敗名曰割慈以激昂俾宣力以勤遠
君子謂府君知愛子之道矣王投筆占募馳驲徂征坐
籌必勝之畧動獲前禽之利洎王官登通貴佐律副軍
銀章已綰玉關未入府君温其在邑樂且有儀九流百
氏經耳輒誦四憂十義內心必達然猶深居自珍與物
爲春希言中倫知機其神內蘊光以恬眞外行簡以依
仁子獲奉親之祿欲養而不待身寄有涯之生遷化而
無慗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於汧陽御史里之第乙
酉奄歸無物其季於斯七十五稔夫人樂平狄氏吳山
縣丞哲第六之女心婉志柔靜專動直承筐而蘩衍其
賓主奠而敬恭無忒下壽初登先時永逝門子祥頴仲
子秀成季子同 頴等柴立長號稽謀宅兆明年春孟亭
辛亥遷皇祖及諸父之無後者偕葬於隴山東麓栢谷
掌次列三墳同施一域送終之禮備矣屬歲掖天□壂

驚制門微會沙場之右殄藏鐵頷之醜王飛翻及
國擗地崩心夷凶難遂於情禮奕墓復隨於軍正師
犄海裔又牧冏中一莅痍人萃彰丕績廣德二年秋九
月乙未　詔追贈府君祕書省著作郎夫人太原
縣太君　恩深殁後之寵慶表生前之訓
上又以王翊亮三節綏御七戎致位崇獨坐之班威軍
雪多壘之恥大曆十年夏五月　詔加贈府君秋
州刺史夫人太原郡太夫人十一年冬舊使尚書左僕
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弥留表王請貞師律　詔
仍遷御史大夫既操二重之權克施五利之策平涼安
定曲荷其亭育先零罕开遙服其威信四封無聳三務
有成十三年五月　命朝丹禁面疆戎索
帝曰朕翁孫也俾寫眞麟閣槀秡而遺焉及季夏壬寅
又贈府君揚州大都督夫人沂國太夫人榮覲揚名二
美兼著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見於府君矣雖封植無改而銘頌未刊過聽謬採
於芻蕘俗詞愧陳於質要銘曰
於穆端士神所勞矣貞惠資身義方訓子育德無倦徇
名知止宜其後昆式是縶祉縶祉伊何後昆則然西服
戎胡東定幽燕殊勳克著湛恩上延贈光三錫慶洽重
泉熊軾增寵牛崗啟繇北控汧源西瞻隴岫列塋如始
紀口增舊淑德清規終天永茂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建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道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爲張
增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
後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琛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
兄弟四人長祥頴次公次秀威次同頴史傳不著因
爲拈出碑又不署撰文者姓名豈卽張增耶忠烈公
汧陽人碑在汧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又有一
碑云楊炎撰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此碑豈段公
有二碑耶書之以俟考 石墨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固非
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可存也余
于唐碑多有采錄此更罕得但碑中敘府君之沒張
掖以軍事未見含歛猶之可言至于葬事襄于昆弟
已爲不情乃赴闕出鎭多歷年所未見展墓之請況
于終制之思卽唐世之不體臣衷亦王之緩于詣主
此中曲折覽之悶人及觀宋之名賢永叔𤣥標瀧岡
全未目見長公自舉進士迨司玉局終身未嘗入蜀
松楸邱墓何以爲心則軍旅之交介胄之士更何多

焉然獨云時制太嚴并職非易至我朝恤念臣勞士君子欲仕則仕欲歸則歸有何功令之束中尙有父母在堂數十年奉諱方入里門者其視唐宋諸人更媿矣書以志慨（墨林快事）

此碑標題揚州字作楊攷開成尙書石經淮海惟揚州字亦從木則是時兩字通用矣（關中金石記）

段府君行琛太尉秀實之父也碑敘其世系云曾門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新唐書所稱秀實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卽其事也然碑指爲行琛曾祖於秀實爲高祖而傳仍以爲曾祖且碑言播遷則已非從仕也又其歷官如碑所指亦惟在周辟奉朝請入隨直文林館更無所謂刺史也凡此皆疑傳文爲誤碑云曾門德濬下言大父操考達則德濬卽行琛曾祖名唐人重嫌忌必非敘他文直犯其家諱者而傳稱曾祖師濬德誤作師亦宜以碑爲正也行琛以碑言天寶九載夏之季序遘疾至乙酉奄歸無物攷秀實本傳李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嗣業傳爲北庭行營節度使亦在收復東都之後）然則嗣業爲節度已當至德改元爲天寶之十四載通鑑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赴行在下言以秀實自副將之其語可案據而傳謂居父喪卽在此時推之碑言天寶九載者蓋誤舛失考也通鑑天寶十載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宵遁別將汧陽段秀實詬嗣業執其手謝之還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是嗣業爲右威衛將軍而秀實爲判官距天寶九載父卒方閒一歲正居喪時也于事爲得其實（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書者張增篆額者李同系唐書皆無傳惟書譜引金石表並列其名亦但据此碑則無他書可攷矣碑云大歷己未春正月段府君之子四鎭北庭涇原鄭潁等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張掖郡王曰秀實追琢貞石光昭先考舊唐書段秀實傳云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張掖郡王新書傳云代宗幸陝勸白孝德入援知奉天行營事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尙書此碑立于大歷十四年閏五月其時德宗初卽位而碑已有張掖郡王之封蓋張掖之封在代宗時至德宗嗣位但加檢校禮部尙書舊唐書誤併于德宗嗣位之後此則新書與碑合也碑不書檢校禮部尙書者當在立碑以後

也碑稱高祖曰高門曾祖曰曾門未見他碑正字
通言世族盛著曰門望引韓顯宗疏云門望者祖
父之遺烈碑殆取斯義也碑又稱其長子祥穎曰
門子則本周禮春官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注謂將代父當門者也然亦未見他碑碑云高門
平原忠武王孝先御亮北齊奄荒東夏北齊書段
榮傳長子韶字孝先小字鐵伐天保五年北史作四年
封平原郡王北齊書脫平字此從北史薨謚忠武此碑不曰韶
而曰孝先蓋以字行也北齊書傳又稱韶長子懿
字德猷第二子深字德深第三子德舉第四子德
衡第七子德堪北史傳則云元妃所生三子懿深
亮懿字德猷深字德深亮字德堪而皆不及德濬
碑云曾門德濬初罹否運播遷隴坻度地肯堂懋
口望姓蓋是蚤年遷居隴中歷仕周隋與孝先離
居已久故齊書傳不爲載入不知其爲第幾子唐
書段秀實傳亦云曾祖師濬師字誤仕爲隴州刺史
留不歸更爲汧陽人可互證也懿深亮皆元妃所
生則德濬非同母又諸子皆字德某則德濬亦其
字也大父操諸傳皆無攷考達舊唐書段秀實傳
云官左衛中郎碑則云從調夏官也兩唐書傳皆
稱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亦漿不入口七日疾有
閒然後飲食時號孝童碑故云府君顧謂子張掖
王曰爾居能服勤性成惟孝出可承命遊且有方
也碑云門子祥穎仲子秀威季子口穎等而不載
叔子蓋即秀實已列于前也碑云大歷十一年冬
舊使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馬璘遘疾彌留表王
請貞師律詔仍遷御史大夫兩傳俱云十一年璘
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
使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
軍涇原鄭潁節度使與碑合也碑末行閏五月庚
口朔泐一字以下文十三日壬午推之乃庚午也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鐘款識

鐘之高與圍不知凡幾許茲就其有字者計之共五稜橫廣一尺五寸四分前一區廣五寸五分後四稜廣七寸統計十二行行七字六字八字不等正書

維唐大曆十四年歲次己未口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口
口口金口口口口村將仕郎前口州口水縣尉口口等
六十餘戶共鑄洪鐘一口用銅一百七十斤永充供養
行者徐恬
茅山紫陽觀靈寶院
大丘門

按戊辰朔爲大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爲壬午也

殷府君夫人碑

碑兩面刻連額高七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三分各九行兩側各四行每行並二十九字正書額橫題唐錢唐丞殷君夫人顏君之□十二字篆書在河南府玉虛觀

有唐故杭州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碑
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
郡公眞卿撰并書
君号六定瑯邪臨沂人北□黃門侍郎之□□□□□
□　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孫著作郎□□崇賢
□□□□□□□□□天　皇曾王侍讀贈華州刺史
昭南府君之季女□□□□□□□□□聰慧明達發
乎天均孝仁敬讓迴出人表精究□□□□□□□□
□□□□□備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壼儀其移天也六
姻□□□□□□□□□□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
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選□□左右不乏□□□□□秘
書監元孫府君□子□□惟貞府君藐焉始孑□□□
府君□□□□□□□□擅大名舅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齊
下闕如寡舅含裴安□遑之不登□秋每與文□族祖濬武平
一呂因李嘏陳□卩□匡朝內弟驪卿允南姨弟劉璀
族弟□同賦詩多擅警絕之句六女長適□氏生安陸
令銓孝養於君次適王元□著漢春秋次適蔡九言生
□□□□□□爲當代之冠次適顏昭粹粹女適司勳
郎□□□□才器爲海內□□□□□□欽生濯季淮幼
適我兄闕疑仁□□□□□□□□尼成君感□□□
□□□及女姪眞卿童孺時時蒙君教言衆奇□□□
□延壽王孫□□□□龍□□淹造化篇五都賦不幸
開元廿五季秋七月有五日以隨□□□□成□尉□尉
之公館享季八十四粤以明季春正月合祔于東□□
□山之玉寶□禮也嗚呼君全德內充慈仁外被才明
可以□博士法下闕碑側

金石補遺云四面環刻字徑三寸碑書第十三姪男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文并書年月缺在河南
府道居寺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起者按道居寺乃
玉虛觀道紀司也字音訛耳河南府志

右杭州錢唐縣丞殷君夫人顏氏碑首云君號□定瑯邪臨沂人北齊黃門侍郎之推府君之元皇朝秦王記室思魯府君之曾著作郎集賢學士勤禮府君之孫文中又稱秘書監元孫府君太子少保惟貞府君自父祖以上皆稱府君而直書其名所謂臨文不諱也篇中不稱夫人而稱君亦變例也稱曾元而去

孫字與漢尹宙碑同唐書殷踐猷傳族子成己晉州
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二
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己生而左耳缺云讀
此碑乃知卽魯公之姑其二妹者一爲宜芳令裴安
期妻其一則殘缺不可辨矣殷君之名殘缺不見寶
刻類編載顏魯公書有殷履直夫人顏氏碑開元二
十六年立在洛陽疑卽此碑也夫人以開元二十五
年卒明年正月祔葬此碑乃魯公爲湖州刺史時追
立蓋在大歷間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畧載眞卿書獨遺此碑寶刻類編有顏眞卿書
殷履直夫人顏氏碑卽此碑四面書字多磨滅其稱
殷君云皇朝秦王記室缺二字府君之曾眞卿稱第十
三姪男蓋其姑也金石補遺云在河南府學道居寺
天王殿前新自地中掘出者按此碑已見寶刻類編
則非新出 中州金石記

碑四面鐫字半已損滅其序夫人號缺一字定而不書
諱字蓋婦人不以名行雖表墓之文亦不輕布如此
又言夫人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季女與魯公之父
爲同母而生者宜魯公臨文之愼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兩側同環刻今搨本失兩側非全文
也顏魯公集不載此文無從校補矣額題唐錢唐
丞殷君夫人顏君之碑夫稱殷君而夫人稱顏君
橫題碑首他碑未見文內殷府君名泐不可見杭
州府志職官表有唐錢唐縣丞殷履直云見寶刻
類編當卽其人前題第十三姪男金紫光祿大夫
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公眞卿撰并書兩唐書
顏眞卿傳眞卿之封魯郡公在代宗嗣位之初其
官湖州刺史在元載當國之日此碑文內雖云開
元廿六年合祔而立碑當在大歷末年也碑直敘
夫人事文內於殷府君不甚詳則此碑爲夫人作
蓋是府君先卒已葬而夫人以開元廿五年卒明
年乃合祔也自開元廿六年至大歷末相距四十
年而後立此碑則碑爲諸孫所立矣碑敘夫人不
稱諱某而云号口定亦例之變下述夫人先世郎
眞卿之先世而文亦不避祖諱可以見當時臨文
之體文多缺泐以眞卿撰家廟碑攷之云黃門侍
郎者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
隋東宮學士諱之推也云皇朝秦王記室口魯府
君之曾者秦王記室諱思魯也云著作郎口口口
賢闕下乃著作郎修國史褒府長史贈虢州刺史勤

禮也云曹王侍讀贈華州刺史昭甫府君者郎眞卿之祖本名顯甫工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也曹王諱明太宗第九子此先世之可攷者也碑又云太夫人殷氏據魯公文集載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云君諱踐猷字伯起陳郡長平人五代祖不害高祖英童曾祖聞禮祖令言父子敬君長妹蘭陵郡太夫人眞卿先妣也此碑所稱太夫人殷氏以自敘其母然則顏與殷累世迭爲婚媾矣碑此下敘姓名有稱內弟者有稱姨弟者稱謂多他碑未見又夫人生六女適某某皆列其姓名亦始見此碑後云開元廿五年卒于□尉之公館公館二字亦剏見中州金石記謂此碑巳見寶刻類編而疑河南府志新自地中掘起之說爲非蓋寶刻類編撰于宋時此碑當自宋以後入土至近時新出也

顏氏家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四分廣五尺三寸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碑陰同側廣一尺二寸各六行行五十二字並正書額題顏氏家廟之碑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撰并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昔孔悝有夷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敷演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無而稱之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譔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其後喪亂譜諜淪亡魏有斐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元帝過江巳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西生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成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宏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梁

武帝草書評云顏𦖭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
輔國江夏王參軍諱㑺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持書
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
深恨之事見梁周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
子和感家門事義不求聞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
晉仙傳三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集廿卷見梁書生北
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
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音字五卷
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兄之儀周御正御史中大夫
麟趾學士隋文輔政不署矯詔索璽又拒之出爲集州
刺史新野公後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
令子孫見于後黃門生　皇秦王記室諱思魯愍楚
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經校書東宮學
士率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招瓜州拜儀同博學善
屬文自爲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
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祕閣
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
後職位溫氏爲盛溫氏譜亦載焉生勤禮字敬君之祖
也幼而朗悟識量宏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

郎與兩兄師古相埒同時爲宏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
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　太宗嘗令師古讀
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文守
一履道自居下帷終日業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稱
龍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遷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
甫本名顯甫敬仲殆庶無恆少連務滋辟强昭甫字周卿君之
父也幼而穎悟尤明詁訓工篆籀草隸書与內弟殷仲
容齊名而勁利過之特爲伯父師古所賞重每有註述
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舉朝莫識盡能讀之
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　肅
宗批答卿之乃祖當爲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
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
聰穎絕倫尤工文翰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摽牓之由
是名動海內累遷太子舍人　睿宗監國專掌令
畫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聞賢翰墨云捷莫
之與先歷滁沂亳三州刺史贈祕書監君仁孝友悌少
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与兄以黃土
掃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季糊名
考判入高等以親累授衢州參軍与盈川令楊烱信安
尉桓彥範相得甚歡又選授洛州溫縣永昌二尉每選

皆判入高科侍郎蘇味道以所試示介衆曰選人中乃
有如此書判嗟嘆久之遂代兄爲長安尉太子文學以
清白五爲訪察使魏奉古等所薦五郎初開盛選寮屬
拜薛王友壯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夫人亡
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忘手足
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季秋七月才生明遘
疾而歿教義者隱而傷焉与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
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
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贈祕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
保眞卿表謝　　肅宗批答云卿之先人德行優著
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擢甲科屢升循政曳裾王府名
右鄒枚載筆春宮道高徐阮既而壽乖華髮器紆青雲
業載史臣慶傳令子追存盛美宜贈崇班且旌善於義
方俾揚名於有後豪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
卿工詞翰倜儻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
清峻所居有聲太常丞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掊其心手
開土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鉤舌
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眞卿表謝　　肅
宗批答云自羯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廹脅
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

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
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曜卿工詩
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崇文館淄川司馬旭卿善草書
允山令茂曾好屬文詁訓仁厚絕衆犍爲司馬君生闕
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闕疑仁孝有吏能精
詩傳善剖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人多誦
其佳句善草隸与春卿杲卿曜卿同日於銓庭爲侍郎
席建侯所賞達奚珣薦爲左補闕眞卿時爲殿中正至
三拱　　法座蹈舞而衣袂相接者三故允南賦詩
云誰言百人會兄弟也霑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
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平尉眞長清直早世幼
輿方雅有醖藉通班漢左清道兵曹眞卿早孤棠伯父
泉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歷校書　　制舉醴泉尉黜
清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爲大夫六爲尚書再爲採訪
節度充禮儀使光祿大夫魯郡公允臧敦實孝悌有吏
能　　制舉延昌令監察充朔方衣資使殿中三爲侍
御史中允江陵少尹判南行軍豪州及君孫泉明佐父
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卭州司馬季明子幹沛詡頗誕
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爲逆胡所害各蒙贈五品
京官濬好屬文翹華正頤慈明都水使者頗好五言按

書穎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嶺南營田判官執器九
日不食顗河陽尉顥鳳翔參軍頫工小楷兆馬頏恭仁
奉禮郎竝早卒逝紘方義主簿泉龍竝沒蠻龔明徽明
德明未仕遇明獲嘉尉將明昌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衛
齋操廟之趨有德行文詞華原主簿準潔水尉覲顧工
文襄陽尉覲有文行宏文進士顥仁友清白常熟令封
金鄉男頲清介勤學侍郎蔣洌賞其判京兆兵曹龔金
鄉男峴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頎浚儀尉頻清源尉頊
幹辦揚府法曹願長厚清白朝邑尉頼左率倉曹頎祕
書正字頦有吏幹歙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頏好爲詩富
陽尉顰好爲文常州參軍竝粗有所立君之諸祖諸父
羣從揚庭曠竝侍讀强學益期竝學士中和至誠敬仲
大智温之徽之濟之晉挺援撰温泳陵竝明經康成强
學希莊日損隱朝鄰幾知微舒說順勝式宣韶竝進士
制舉有意中和趨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天文欣期元
淑景鹽竝按書兗庭注後漢書嘉賓千里昇庠匡朝怡
滔渾允濟搢邈龍不器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惇學
行璣仲温之以孝聞潤有風義晃鏻邈迢以清白稱其
餘咸著官族不獲悉數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若子
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記室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祕

監華州之學識肇自曾國格于　聖代紛綸盛美遂
舉集子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墜□□□事以忝聿
修宜其克饗尊榮爲清廟不祧之主眞卿幸承遺訓叨
受　國恩旣荷無疆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邦顏公子封郳曾附庸亞孔聖浴沂風判青徐
給事中護營柳渡江颯侍兄疾慇蛇童隣火斷珥貂連
施七葉傳孝恭武□□□□司從便尺牘繼魚蟲勵君難
價而終咨記室游湘東嗟御正稟後忠泉黃門擅文雄
三韶長事東宮四穆叔史牢籠袞華州詁訓遹小祕監
盛名鴻維少保文翰工莅鑄赤五袞崇登望苑友桂叢
三超贈保儲躬流光盛爾貌融丸不祧埀無窮
建中元秊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鐫畢八月巳未
眞卿蒙　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頵封沂
水縣男碩封泰縣男姪男頊承縣男頲費縣男頎鄒
縣男微躳官階勳爵竝至一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
無能叨竊至此子孫敬之哉

碑後額
正書十行行九字

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虢州君舍人君侍郎堂今置
廟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祕書監

君禮部侍郎君侍焉虢州君居後堂華州君於堂中生爲今充神廚少保君堂今充齋堂廳屋充亞獻終獻齋室

顏眞卿之隸書李陽冰之古篆二俱奇絕也好古之士重如珠璧自唐室離亂其碑倒於郊野塵土之内更慮年深爲牧童稚叟之所毀壞且夫物不終否能者即與有都院孔目官李延襲者眞好古博雅君子也特上告知口郎中移載入於府城立於　先聖文宣王廟庶其永示多人流傳千古乃命南岳夢英大師秉筆書記時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廿九日穣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頏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杜國李準重立

右顏氏家廟碑顏眞卿撰并書眞卿父名惟貞仕至薛王友眞卿其第七子也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詳集古録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關中後廟殿宋初有李延襲者語郡守移置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贊相類而石獨完善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歟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尙父張睢陽平原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重者寧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爲今隸中之有玉筋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眞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敘始知爲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弇州山人續稿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爲美故三代彝器皆孝子慈孫爲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重立李延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碑倒於郊野延襲告於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於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守而後之人爲之衺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節可重而字畫亦不容泯矣然則爲人子孫思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圖不朽者可以思矣蒼潤軒碑跋

碑文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騭字成騭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

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卽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宏嗣太樂卽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皐考迥君卽迥之第二子也竝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之父李翱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也　文有云子泉宏都之德行子泉郎顏淵也避唐高祖諱金石文字記

魯公書高祖記室君國初居此宅云云共八十五字人不知摹搨塵土封翳手拂拭摹出碑前後皆二十二行每行四十七字左右旁皆六行每行五十字字比前後面畧小額字又差小來齋金石刻考畧

自秦造分隸以至東漢增減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曁乎六朝喪亂之餘譌以滋譌遁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剏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延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合無敢或有出入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來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眞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爲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爲家廟立碑抗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穆之

意故其爲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
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開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
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
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
於永興郊野宋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襲
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頏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
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淸朗然比於元刻
氣味今古逈絕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樵夫牧豎毀壞
李延襲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未之詳耳元本兩側字
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便觀覽又
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敘立廟規則而
知而搨者絕少余并臨於後文闕四字據都穆金薤
琳瑯補足之於是家廟碑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
八百二十八字無一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襲
篆跋亦夢英所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
至九月廿有五日乃完卽日覥書其後　禮不逮事
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曾公少孤故於勤禮昭甫兩世
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其於父則稱諱者則
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
不諱乃自欽至思曾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服絕於高
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曾爲曾公高祖親未
盡宜稱諱則勤禮昭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
稱諱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旣不諱自祖以上
槩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曾公徒以思曾
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合又意在
行文不及按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
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
未詳察之故若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
爲不合於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
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徐鉉云今作筆
陵切以爲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陽冰不冶之義
故字少溫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
監爲陽凝不讀仌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
若云陽凝則於少溫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冰者以仌
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氷猶圭字篆當從
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錯圭之圭也今曾公家廟碑書
冰作氷并於冰省一筆其非凝可知不然不應以目
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 虛舟題跋
右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唐書稱眞卿爲師古五

世從孫以此碑證之魯公乃崇賢學士勤禮之曾孫師古與勤禮爲親兄弟則魯公於師古爲從會孫不得云五世從孫也廣韻顏姓出琅邪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邾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遂爲氏然則琅邪顏氏出自姬姓與曹姓之顏源流各别碑稱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别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多仕魯爲卿大夫魏有青徐二州刺史盛始自魯居于琅邪臨沂孝悌里與廣韻異魯公自云官階勲爵竝至二品予以史證之太子少師官也光祿大夫階也皆從二品上柱國勲也魯郡開國公爵也皆正二品　又顏氏家廟碑陰額上題字凡十行八十五字亦魯公所書記改堂爲廟室神廚之事爾雅四達謂之衢謂交道四出者今俗所謂十字街也然北史李庶傳劉家莊七帝坊十字街東南此碑亦云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則十字街之名亦古矣號本从号今从乎亦體之别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魯公自敘歷譜其世系所出以遠子姓號爲詳備然截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子友别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顧亭林案左傳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注曰顏鬷皆姬母姓當云母氏則顏之爲姬姓爲魯族審矣姓譜曰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子有食采顏邑者因以爲族其出于邾之說本自圖稱葛洪蓋徒見公羊於邾有顏公之稱而不考之于左氏也莒之犂比公豈必爲犂彌之祖乎案魯公當承其家學如師古註急就篇顏氏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著族又顓頊之後封邾邾武公名夷父字顏公羊傳謂顏公其後遂稱顏氏故魯公臨文不檢已爲後人所誚而世尤妄爲牽附乃子己之所祖而肆誣焉抑何惑歟又碑敘之儀則謂黄門兄今北史云之推弟之儀魯公去隋未遠又上書不過五世此必有所據史載之推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碑作愍楚敏與愍音同故通用之若之儀碑載出爲集州刺史新野公北史子之儀拒命下云出爲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較碑頗詳而進爵亦稍有先後此尤可互見乃足覩其全者故亦不可不兼取資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魯公爲其父立廟而建碑以紀之也子爲父立廟而碑題曰顏君文中亦多稱君又金石之

一例也文實正書而夢英記乃謂之隸書古人楷
字多謂之隸書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有五一
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八分五隸書八分石經碑
用之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惟其爲楷書
始可用于表奏文疏也東魏時有文覺寺碑楷書
也而題曰隸書夢英之語同其例也文敘先世云
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
名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遂以顏爲氏
通志氏族畧顏氏曹姓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
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于邾爲魯附庸至于
夷父字顏公羊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爲氏據圖稱
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顏爲武
公然邾自顏六世至文公蘧蒢始有爵謚武公之
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
食采顏邑因氏焉眞卿尙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
故當依圖葛二家及舊譜爲定据此知魯公已自
不主王儉出自伯禽之說鄭氏復不檢左傳齊侯
娶魯顏懿姬之語而皆專主顏氏爲曹姓也但氏
族畧以安爲祝融之孫顓頊元孫之子据碑則安
爲顓頊之元孫据史記顓頊生子窮蟬又生稱稱

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即祝融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
生子六人五曰曹姓則與鄭氏合然曹姓是吳回
之孫非祝融之孫又不同也碑云孔門達者七十
二人顏氏有八攷孔門弟子之顏姓者曰顏回字子
淵顏無繇字路顏幸字子柳顏之僕史記云字叔家語字子叔顏噲
字子聲顏何史記云字冉家語云字稱顏高史記云字子驕家語云名產今本家語作
顏刻字子驕顏祖史記云祖字襄家語云顏相字子襄凡八人又据李鍇
尚史引呂覽有顏涿聚史記作濁鄒左傳作顏庚齊大夫初梁
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史
記孔子世家云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是涿聚亦孔門
弟子之姓顏氏者而史記弟子列傳無其人此碑
但云八人涿聚亦不在其列矣碑云戰國有卒煸
秦有芝貞漢有異肆安樂戰國策有顏斶齊宣王
見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按顏斶春秋後語作王斶萬姓統譜併合爲顏
斶未見有所謂卒煸者芝貞異肆亦無攷安樂字
公孫魯國薛人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
見前漢書儒林傳碑云魏有斐盛盛卽詳本碑斐
見三國魏志附倉慈傳云京兆太守濟北顏斐注
引魏畧云斐字文林有才學黃初初爲黃門侍郎

後爲京兆太守遷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
得前碑云盛生欽欽生默默生含含生髦欽默皆
附見晉書顏含傳而事蹟不詳含在晉書孝友傳
云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死復活含絕棄人事躬
親侍養兩兄繼歿次嫂樊氏因疾失明醫人疏方
須髯蛇膽無由得之有青衣童子持青囊乃蛇膽
也童子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此碑銘詞所謂侍兄
疾感蛇童者指此然云兄疾與傳異含後歷官累
遷光祿勳三子髦謙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
含喪在殯鄰家失火移棺綍斷火將至而滅僉以
爲淳誠所感碑所謂事具孝行傳者如此碑云髦
生綝綝生靖之靖之生騰之騰之生炳之炳之生
見遠見遠生協協生之推之儀之善之儀爲之推弟碑云黃門
兄者疑碑經重刻致誤梁書顏協傳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
和帝鎮荊州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于江陵
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
發憤數日而卒協博涉羣書工草隸世祖鎮荊州
轉正記室吳郡顧協亦在蕃邸府中稱爲二協卒
世祖爲懷舊詩傷之云宏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
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傳與碑參攷互有詳畧

又傳云協撰晉仙傳五篇碑作三篇爲異北齊書
顏之推傳云之推九世祖含據碑當爲八世祖梁書協傳云七代祖含則于之推爲八世祖此云九世者誤也父協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
議參軍梁書傳作鎮西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名與官彼此互異世善周
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
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繹自立以爲散騎
侍郎累官平原太守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
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碑不敘大象之官傳不
載究覈志證俗音字二書各有畧也周書之儀傳
字子升官爵與碑同有文集十卷碑所畧碑云之
推生思魯君之曾祖思魯生勤禮君之祖勤禮生
昭甫君之父思魯兩唐書附見師古傳勤禮昭甫
俱無攷碑所載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
東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同典
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盛二家兄弟
者卽謂思魯與弟愍楚遊秦溫大雅與弟彥博字大
臨大有字彥將今檢兩唐書顏溫諸傳俱不載此國
史語蓋史家畧之矣碑云昭甫明詁訓工篆籀草
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又云君少孤育舅殷仲
容氏蒙教筆法殷仲容爲君之舅則爲昭甫之妻

兄弟而上支有内弟之稱儀禮舅之子注云内兄弟也爾雅姑舅之子爲内兄弟昭甫稱殷仲容爲内弟則昭甫之子不當稱爲舅矣据碑陰稱高祖妣殷夫人是思魯之妻夫人之兄弟勤禮當稱舅兄弟之子勤禮當稱内兄弟兄弟之孫昭甫當稱内兄弟或者昭甫更娶殷夫人兄弟之孫則君當稱仲容爲舅也又魯公之母亦殷氏見前殷君夫人碑若然則顔氏三世娶于殷矣書小史藏顔元孫少孤養于舅殷仲容家尤善草隸仲容以能書爲天下所宗人造請者牋盈几輒令代遣元孫爲君之兄是兄弟並育于舅氏而書法並爲舅氏所授矣碑云君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唐書傳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唐書地理志越州永興縣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屬會稽郡碑稱會稽者從郡名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肅宗爲太子授祕書監善草隸殷踐猷卽仲容從子字仲起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授祕書省學士陸象先蘇州吳人元方子尤知名元宗朝累官太子少保源光裕相州臨漳人乾曜族孫亦有名由中書舍人累官鄭州刺史崔璩博陵安平人元暐子官終禮部侍郎惟寇泚無攷碑云豪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豪州者卽元孫官滁沂豪三州刺史長子春卿次杲卿唐書傳春卿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轉蜀尉蘇頲在蜀爲長史被誣繫獄爲檴櫊賦自託頲遽出之据碑則頲爲春卿舉主也春卿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真卿主其昏嫁是春卿有子而碑未晰也杲卿字昕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据碑則同日試超等者尚有魯公之兄允南也杲卿後死祿山之難自旭卿以下羣從俱無傳碑云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輿真卿允臧凡七子而真卿爲第六子此碑首行稱第七子所未詳也真卿本傳云帝崩以爲禮儀使代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十月己酉葬此碑立于建中元年七月距葬後已踰半年而結銜尚云充禮儀使殆猶未解此職也碑書哉生明爲才生明崇班爲崇斑或是借用或重刻之訛唐書宰相世系表不列顔氏故關中金石志特据此碑及晉北齊唐諸顔氏傳攷定爲魯公世系列于志中

而考證未備茲故縷述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二

景教流行中國碑

碑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三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西安府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粵若常然眞寂先先而无廟諱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廟諱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无廟諱眞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廟諱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鎭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隟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於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弥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旣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廟諱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愼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太宗文皇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 帝使宰臣房公廟諱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廟諱妙無爲觀其廟諱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 帝寫眞

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綄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　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眞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絶紐　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　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慶睿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寺牓額戴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　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　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

事無爲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玄故能亭毒　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惟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於朔方也　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卧內不自異於行閒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飰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玄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　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

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百福偕作萬邦
之康　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
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　玄宗啓聖
克修眞正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
績咸熙人賴其慶　肅宗來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晶
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祅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
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
亻以作施暘谷來威月窟畢萃　建中統極聿修明
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
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强名言兮演三一　主
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
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右碑下及東西三面皆列彼國字式下有助檢校試
太常卿賜紫袈裟寺主僧業利檢校建立碑石僧行
通雜于字中字皆左轉弗能譯也按碑三一妙身元
元眞主阿羅訶者教之主也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
于貞觀九年至長安也京兆府義寧坊建大秦寺度
僧廿一人貞觀十有二年也此卽天主教始入中國
自唐至今其教徧天下矣予讀西域傳拂菻古大秦
國居西海上去京師四萬里與扶南交趾五天竺一相
貿易開元盛時西戎冐萬里而至者百餘國輒貢經
典迎入內飜經殿遂使異方之教行于中國然惟建
寺可以度僧計當時寺五千三百五十八僧七萬五
千二十四尼五萬五百七十六凡兩京度僧尼御史
一人涖之僧尼出踰宿者立案止民家不過三宿九
年不還者編諸籍甚嚴也今天下寺不常建而僧尼
遂至無筭何耶　金石錄補
今在西安城西金勝寺內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
靜長先生有幼子曰化生生而傳慧甫能行便解作
合掌禮佛二六時中略無疲懈居無何而病微瞋笑
視儼然長逝卜瘞於長安崇仁寺之南掘數尺得一
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質之
三世因緣此兒其淨頭陀再來耶則佳城之待沈彬
開門之俟陽明此語爲不誣矣見頻陽劉雨化集中
字完好無一損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經番字　來齋金石刻考
略
大秦卽犂靬說文作麗靬漢書西域傳所稱犂靬條
支臨西海者是也後漢書云以在海西故亦云海西
國水經注恒水又逕波麗國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

恒水東到多摩黎軒國卽是海口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棃軒道元據此葢以棃靬爲卽波麗矣攷條支卽波斯國魏書云地在忸密之西東去棃靬猶一萬里長安志義寧坊有波斯寺唐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應是大秦僧人入中國之始合之碑則云于義寧坊造大秦寺兩國所奉之教略同故寺名通用耶阿羅斯碑作阿羅本當是鈙求之誤關中金石記

右景教流行中國碑景教者西域大秦國人所立教也舒元輿重岩寺碑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穿疑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氏一小邑之數今摩尼祆神祠久廢不知所自獨此碑叙景教傳授頗詳葢始於唐初大秦僧阿羅本攜經像至長安太宗詔所司於義寧坊造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高宗時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仍令諸州各置景寺其僧皆削頂留鬚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所奉之像則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也今歐羅巴奉天主耶穌溯其生年當隋開皇之世或云卽大秦遺教未審然否後題大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所云大耀森文亦彼教中語火䘆布卽火浣布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歷間長安民𠝹地得唐建中二年景教碑士大夫習西學者相矜謂有唐之世其教已流行中國問何以爲景教而不知也按宋敏求長安志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貞觀十二年太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又云醴泉坊之東舊波斯寺儀鳳二年波斯三卑路斯請建波斯寺神龍中宗楚客占爲宅移寺于布政坊西南隅祆祠之西冊府元龜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宜准此此大秦寺建立之緣起也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十二年秋七月于京師義寧坊建大秦寺阿羅本卽阿羅斯也寺初名波斯儀鳳中尙仍舊名天寶四載方改名大秦碑言貞觀中詔賜名大秦寺夷僧之誇詞也舒元輿重巖寺碑云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釋寺唯一夷寺有三摩尼卽末尼也大秦卽景教也祆神卽波斯也今据元輿記而詳考之長安誌曰布政司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立西域胡天神也祠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東京記引四夷朝貢圖云康國

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王溥唐會要云波斯國西與吐蕃康居接西北拒佛菻即大秦也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祆也宋人姚寬曰火祆字從天胡神也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眞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化行于中國然祆神專主事火而寬以爲摩醯首羅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總故諸胡皆詣受教不專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出于波斯及阿羅訶者出則自別于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種之中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彼不欲過而問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長安後乃改名以立異地志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爲本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藏與若末尼則志磐統紀序之獨詳開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法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大歷六年回紇請荆揚等州置摩尼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毋乙爲天子發兵禽斬之其徒不茹

葷酒夜聚婬穢畫魔王踞坐佛爲洗足云佛上大乘我乃上上乘蓋末尼爲白雲白蓮之流于三種中爲最劣矣以元興三夷寺之例數而斷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膏脣拭舌妄爲之詞而非果有異于摩尼祆神也錢氏景教考

石錢氏景教考曰大秦曰回回曰末尼大秦則范蔚宗已爲立傳末尼因回回以入中國獨回回之教種族蔓衍士大夫且有慕而從之者其在唐時史固稱其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鬭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而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李文饒亦稱其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則其可絕者匪特非我族類而已作景教續考 回回之先即默德那國國王穆罕默德四譯館考作謨罕驀德 生而靈異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援爾華言天使也而天方古史稱阿丹奉眞宰明諭定分定制傳及後世千餘載後洪水泛濫有大聖努海受命治世使其徒衆四方治水因有人焉此去阿丹降世之初蓋二千餘歲後世之習淸眞之教者乃更衍其說曰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易卜剌欣欣傳易司

馬儀儀傳毋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不得其傳六百年而復穆罕默德生命曰哈聽猶言封印云

按唐之回紇即今之回回紇之先爲匈奴元魏時號高車或曰勅勒曰鐵勒其見於魏收李延壽宋祁之史班班可攷異端之徒創爲荒忽幽怪之談以欺世而眩俗如天方古史云云者其尤可軒渠者也又言國中有佛經三十藏自阿丹至爾撒凡得百十有四部如討剌特之經名降與毋撒則逍爾德之經名降與達五引支納降與爾撒之經名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默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者又有古爾阿尼之寶命真經特福西爾噶最之噶最真經特福西爾咱吸提之咱希德真經特福西爾白索義爾之大觀真經密邇索德之道行推原經勒亙一合之昭微經特卜綏爾之大觀經侏儒昧之不可窮詰而其樣在四驛館者回回特爲八館之首問之則云書兼篆楷草西洋若土魯番天方撒爾兒罕占城日本眞臘瓜哇滿剌加諸國皆用之夫篆楷草爲吾中國書法之次第其徒特借以神其誕幻而顛倒道而行近道而說以爲得天之助論噫是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今以其教之在中國者而考之隋開皇

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斡思葛始以其教來故明初用回回歷其法亦起自開皇至唐元和初回紇再朝獻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見新唐書回紇傳二年正月庚子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見舊唐書憲宗紀明洪武時大將入燕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稱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太祖勅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而回回之教遂盤互於中土而不可復遏矣至於天方則古筠沖地舊名天堂又名西域其國本與回回爲鄰明宣德間乃始入貢而今之清眞禮拜寺遂合而一之念禮齋課朝五之類月無虛夕異言奇服招搖過市而恬然不以爲怪其亦可謂不齒之民也已道古堂文集

按此碑原委景教考言之已詳潛研跋謂今歐邏巴奉天主耶穌或云郎大秦遺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語今天主教常舉手作十字與碑言似合然　日下舊聞考載天主堂搆于西洋利瑪竇自歐邏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云云歐邏巴在極西北須從海中大西洋遶西而南經小西洋大南洋抵占城瓊島泊交廣以達中土有九萬里之遠也若大秦國以　本朝職方會覽四

彝圖說諸書攷之大秦一名如德亞今稱西多尔
在歐邏巴南雖陸路可通而甚遼遠似不能合爲
一也杭氏續考專論回回之教其說亦詳然謂唐
之回紇即今之回回說亦未然唐之回紇即回鶻
其地與薛延陀爲鄰距長安祇七千里若回回有
祖國以今職方諸書攷之在古大秦國之東一名
伯尔西亞今稱包社大白頭番與回紇隔遠亦不
能合爲一也碑稱大秦國上德阿羅本兩唐書西
域傳所載諸國惟拂菻一名大秦然無一語及景
教入中國之事唐會要稱波斯國西北距佛菻即拂菻
則波斯在拂菻之東南故長安志所載大秦寺
其初謂之波斯寺玩天寶四載詔書波斯經教出
自大秦則所謂景教者實自波斯而溯其源於大
秦也唐書西域傳波斯距京師萬五千里其法祠
祆神與唐會要語同然亦無所謂景教者祆神字
當从示从天讀呼煙切與从夭者别說文云關中
謂天爲祆廣韻云胡神所謂關中者統西域而言
西北諸國事天最敬故君長謂之天可汗山謂之
天山而神謂之祆神延及歐邏巴奉教謂之天主
皆以天該之唐傳載波斯國俗似與今回回相同

此碑稱常然眞寂戢隱眞威亭午昇眞眞常之道
占青雲而載眞經舉眞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
堂謂之禮拜寺又謂之眞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
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異特以彼教難
通未能剖析姑備錄諸說以資博攷至碑稱景教
景字之義文中只二語云景宿告祥懸景日以破
暗府是與景星景光臨照之義相符然則唐避諱
而以景代丙亦此義歟

不空和尚碑
碑高八尺三寸五分廣四尺一寸八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

唐大興善寺故大德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翊縣開國公嚴
郢撰
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
書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
　　肅宗
　　麤宗燭知至道特見高卬訖
　　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麤譁言德祥開
右
　　至尊
　　代宗初以特進大鴻
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國公皆牢讓不允特錫法号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九年
夏六月癸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　代宗
爲之癈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荼
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齎　祝文祖祭申如在
之敬　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舉無
與比明年九月　詔以舍利起塔於舊居寺
院和尚性聰朗博貫前佛萬法要指緇門獨立邈邈
其無雙稽夫眞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卽時
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弥地普而深固非末
學所能詳也敢以槪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
盧遮那佛前受瑜伽冣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
薩龍猛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
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
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攉十八會法□化相承自毗盧遮
那如來訖於和尚凡六葉矣毎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
禮皆若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
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爲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
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
毫光照燭之瑞其殁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
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共具坐道場浴
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
搖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
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
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紀本行託
余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淒愴纂書
昭銘小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右我　三宗道爲　帝師秩爲儀
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
眞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
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降愚寂然感通其可
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　天
使祖祭　宸衷悽惻　詔起寶塔舊□之隅
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刻石爲偈傳
之大都

建中二年歲次辛酉十一月乙卯朔十五日己巳建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
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爲特進大鴻臚
封之肅國公既殁又贈司空嗚呼名器之輕一至於
此昔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金石錄

舊唐書王縉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

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
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
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
窮極珍異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
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
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
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
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藏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
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
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爲證以
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
難不足道也故祿山史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
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
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
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歷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
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
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
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
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
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
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
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其傷教
之源始於縉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故具錄之
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鴻臚開府儀
同三司蕭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吁亦異矣
冊府元龜載不空贈官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
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之
殊途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宏闡與時偕行特
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我之
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持萬行常
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纘明善教之志來受
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付囑常所歸依
每每執經內殿開法前席凭几同膠序之禮順風比
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內持待扣如流自涯皆
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冤天人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
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致吉祥當有命秩用申優
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深思復强名載明前志夫妙
界有莊嚴之士內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
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謚曰大辨
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歷三年二月興善

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𤮊得一小棺長
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
佛髮一條每棺一鎖規製妙絕有殷仲文題贊其說
近怪仲文為桓元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為
東陽太守未至關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
寵寶輿具威儀迎入內道場奉之何哉　洪邁容齋
三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
三司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
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
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
久之復罷金石文字記
不空得總持門靈異甚多故不獨伏象澄海數事如
值大旱京兆尹蕭昕請致雨空咒畫龍投曲江白龍
尺許振鱗出水亘天昕鞭馬疾驅奔及十步暴雨驟
至比至永崇里已決渠矣元宗嘗召術士羅公遠同
至便殿校功力殿石瑩滑師借遠如意遽激碎羅再
三取之不得上起不空曰三郎勿取此影耳因舉手
示羅如意又西蕃冦西涼詔不空入誦仁王密語神
兵見於殿庭西涼果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
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弦城𨚗幻光明天王怒眼蕃
帥大奔帝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又邙山
有虵頭若邱陵見不空乞度遂欲陷河雒決所居不
空授戒說法且曰昔以瞋深受此苦報今復忿恨吾
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旬月遂死淵中不空多
秘密法當時甚著碑荒落不稱余所見尚多遺忘故
少為筆削附載于此史金石
碑中斷裂首題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上柱國馮
口縣開國公嚴郢撰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
會稽口開國公徐浩書新唐書郢本傳盧杞引郢為
御史大夫其階與勳爵皆未及浩本傳德宗初名授
彭王傅神道碑云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而階銀青亦未之及會稽
下鈌字於時進封郡公當為郡字也授堂金石跋

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

告身二通裝本高一尺二寸橫廣與行數俱不計字大小多寡亦不等告正書郭文原等三跋俱行書

尚書吏部

[illegible]

起居舍人試知　制誥朱巨川　[illegible]

[illegible]

右　壹　人　擬　朝　議　郎

正陸品上行起居
舍人試知
制誥
尚書左僕射闕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知省事上柱國臣 希逸
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臣 真卿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 說
正議大夫吏部侍郎 未上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
朝議大夫吏部侍郎上柱國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未上
朝議郎權知吏部侍郎賜緋魚袋臣說等言謹件朱巨川王密闕播
口艮輔獨孤弼等伍人擬階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建中元年八月廿二日朝議郎守尚書吏部郎中賜緋魚袋臣王定上
朝議大夫守給事中臣崔容讀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臣楊 炎省
侍中闕
聞押
告朝議郎行起居舍
人試知制誥朱巨川
計奏被

旨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 意
郎中 定 令史
書令史
建中元年八月 日下
右建中元年告身
勑典掌王言潤色鴻業必資純懿之行以彰課最之績
久更其職用得其才朝議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知制
誥朱巨川學綜墳史文含風雅貞廉可以勵俗通敏可
以成務自司綸翰屢變星霜酌而不竭時謂無對令六
官是總百度惟貞才識兼求尒其稱職膺茲獎拔是用
正名光我禁垣實在斯舉可守中書舍人散官如故
建中三年八月十四日
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 元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 使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 行
通直官朝議郎守給事中賜緋魚袋臣關播奉行
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建中三年六月十五日

侍中闕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扎

正議大夫行給事中審

月日時都事

左司郎中

吏部尚書闕

朝請大夫權判吏部侍郎汝陽郡開國公翰

吏部侍郎闕

尚書左丞闕

告朝議郎守中書舍

人朱巨川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怡

判郎中滋　令史侯朝

書令史

建中三年六月十六日下

右建中三年告身

唐告多出善書者之手亦足以見一代文物之盛矧

魯公道義節師表百世其所書尤可寶也至大辛

亥仲春廿又二日古涪鄧文原書

右顏魯公書朱巨川告郎宣和書譜所載者上有高

宗乾卦紹興圖書而魯公之書蓋東坡先生已嘗論

之矣不惟愛翫抑見唐代典故之式尤為可尚龍集

辛亥仲秋朔裔贊成題

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

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

九顆世傳為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

之喪魯公以吏部尚書為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

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

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為天下望巨

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勅

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

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

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為秘玩

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

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

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之印前後歷綫有宋高宗乾卦

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

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

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邪不可得

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贊用筆同其爲顏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書以後藩鎭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勑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卽同平章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關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卽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戸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待其背紙墨跡尚裝爲秘玩况眞跡邪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

按告身之制通典載唐法選集而試書判旣試而銓身言已銓而注擬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今驗建中元年告身內有吏部郎中王定上字給事中崔容讀字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省字侍中闕當有某人審字此行之次有聞字次有被旨奉行字皆與通典合朱巨川于建中元年官行起居舍人三年守中書舍人而告並階朝議郎唐六典朝議郎正六品上起居舍人從六品上中書舍人正五品上凡階卑擬高曰守階高擬卑曰行巨川在元年階朝議郎而官行起居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從六品上官是階高擬卑也故曰行至三年仍階朝議郎而官守中書舍人以正六品上階擬正五品上官是階卑擬高也故曰守階官皆與六典合兩告中惟三年勑典掌王言云云是顏書其元年告列眞卿行吏部尚書銜名三年告不列蓋已在閒局矣元年告凡數目字作壹貳等字而年月皆作一二是元宗先天時詔改之制也唐書百官志王言之制七一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四曰發

勅授六品以上用之制有詞勅無詞此二告元年者無詞授六品以上也三年者雖亦六品以上而仍謂之勅雖曰勅而有詞殆中書舍人之官異于常格歟朱巨川兩唐書無傳元年告銜名有尚書左僕射知省事希逸者卽侯希逸也舊唐書傳希逸平盧人寶應元年討平史朝義加撿校工部尚書私鬻去職大歷十一年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于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撿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新傳則云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閉關不内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兩傳不同据此告希逸列銜是左僕射非右僕射在建中元年非永泰元年且永泰紀元在寶應廣德之後大歷之前非大歷後舊傳誤

顔魯公奉使帖

石高五尺一寸四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分作三截上截書十一行行七字下截像中截跋十二行行十四字並行書嵩重跋正書在同州府學

眞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眞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人心無路見
時事只天知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旣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寘之祠室俾觀者有考焉

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

魯公行書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又作二語云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宋刻同州下有公小像不知原刻在何處石墨鐫華

公使逆藩逼以僞相羇囚憤懣甘死待日内無可屈之志前無可任之途循省身世思憶君國千愁萬緒莫從告語寄之此圖申以數語用示後人郎遂訣君父痛哉未嘗不百拜展卷淚淫淫承睫下也坐令逆徒兇焰頓化叙祟則此象此字之傳固人心天理之

不容泯亦造物之呵護引延留爲血氣之類置榜樣也夫上可以格之天下可以感逆賊及數百世之人之遠而一堂之近平生合姓之忠義不足以信之君而破奸相之謀公何過之不幸也然丁此過而後完大節于八十之年公卽無心以自表暴而天若有以就之又何恨乎 墨林快事

右顏魯公像并奉使蔡州書在同州府宋靖康元年七月秘閣修撰知同州唐重所刻題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節氣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寘之祠室俾觀者有攷焉案魯公以貞元元年乙丑爲李希烈所害時年七十六則乾元元年戊戌年止四十九故二像鬚眉不無壯老之別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建炎初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與金人戰城陷死之蓋忠義得之性成宜其有慕於魯公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魯公以興元元年奉使貞元元年八月廿四日死難唐書本紀以爲八月丙戌獨行狀以爲興元元年者非 重字聖任自署爲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單州事政重以右諫議大夫疏斬蔡京父子遷中書舍人言宰輔當先補外爲宰相所惡落職知同州傳不載其爲秘閣修撰當是略也是年金兵破晉絳重度不能守開門縱州人使出自以殘兵數百守城金兵疑其有備不渡河而返尋擢天章閣待制卽其時事矣後爲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爲金將婁室所攻城陷殉節攷欽宗本紀金破晉絳乃是年九十兩月事也婁室破京兆乃高宗建炎二年正月事也重在同州繪公圖像刻置祠堂是其忠義之氣根于天性觀此圖者不特使眞卿英靈千載不沫重之氣節亦於是乎可見矣 關中金石志

按此碑据魯公年譜以爲興元元年書据魯公碑銘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薨于蔡州之難行狀云貞元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幽殺之新唐書本傳不書薨日舊傳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與碑銘同公之奉使新書本紀及傳皆不書年月舊書本紀特書建中四年正月庚寅李希烈陷汝州甲午遣顏眞卿宣慰李希烈是希烈之陷汝眞卿之奉使皆在建中四年唐重以陷汝州在建中元年關中金石記以奉使在興元元年皆誤也兩書傳載眞卿先爲袁傪所排次爲楊炎所惡最後爲

盧杞所忌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會李希烈
陷汝州杞乃奏顏眞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
師旅上從之李勉密表固留又遣逆于路不及王
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荅曰君命可避乎旣
見希烈宣詔旨就館希烈逼使上疏雪已眞卿不
從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
希烈屢遣人或說或脅皆怒叱之乃拘眞卿守以
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眞卿曰死生分矣
何多爲張伯儀敗齋旌節首級至眞卿慟哭投地
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眞卿爲帥事
洩曾死拘送眞卿蔡州龍興寺眞卿度必死乃作
遺表自爲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
也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
眞卿所縊殺之眞卿之書此帖當卽與作遺表墓
誌祭文同時眞卿前以直道取忌于小人後以忠
貞被拘于逆賊所遇之境艱苦備嘗千磨百折而
不變節帖中所謂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于波濤
宜得斯報數年中情事盡在此四語中後人可以
想見也傳載眞卿被害在興元元年王師復振之
後則其書此帖自在興元以前旣不能確定其時
祗可系于被害之年

吳嶽祠堂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六字行書篆額在隴州西鎭吳山廟

將仕郎行太子正字□□冷朝陽書

唐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國之元輔鳳翔隴右□原四
鎭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公
晟有事于　吳山之祠虎暢前驅鳥隼之旌昇降林嶺
不䟽不呼縈雲拊嵐以屆于祠下公遂以　神之□□
告于座客□□忝備賓佐管文記之任操觚染翰恭而
書之初相國京公鎭鳳翔□常以中軍委□□□□名
橫軼倫伍大曆四年屬天降灾沴不雨踰時土山方焦
大水成陸封內山鎭分官禱祈　命公禱于　吳山公
於是氣肅體虔桂酒瓊筵公告神以灾沴　神饗公之
吉蠲明能通幽□在俄頃雲油甬霈滮霖優渥沃瘠膏
□□私必濡旣皂且房歲□大熟遠□起□人咸異之
由是公心有所奉動符冥應招神尸卅人供灑掃之事
其後狄　王命提偏師救亂于蜀蹙翦戎于邛棘會不
踰時弨弓反旆繼以叛將擁衆兩苛繹騷公鼓行而東
且討且援洹水盡敵魏橋制勝兵未及而趙北圍解氣
有餘而淸荒凱旋壁渭川則殷若長城復　皇都則□

如破竹冥符幽贊於是乎在無何優　詔拜公上公極人臣之寵且以西門之務委焉公本之禮經山在封內者得崇祀典况　吳山德於我乎具以　上聞特請褒異　詔使中使孟希价持衆賜神錦袍金帶夫人花冠等焜燿祠宇發揚幽昧山鎮之秩□于方岳矣徵諸故事當開元廿八年　詔使正議大夫內常侍寶元禮賜食致祭至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戎封神爲成德公至德乾元之間累有褒□□爲　天嶽王則神之宣力有自來矣人或以公曩之感神駭于視聽公異以爲　吳嶽者含蓄雲雨蟠厚地而柱蒼旻天地之山也李公持顛定傾蘇羣生而戴　天子社稷之山也與夫高嶽巨鎮均功並用盼蠁氣合何其恠哉鍾鼓樂之苾芬薦之人神欣欣旣晝斯夕宜矣山之廣袤載于方志略而不述所述者公之感通與其年月敢學舊史實而無華掌書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奉　命爲記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鑒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相國涼公鎮鳳翔者李抱玉也字記金石文

右記于公異撰令朝陽書爲李西平于興元元年十月有事吳山而作也按晟傳德宗遣張少宏□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記云鳳翔隴右涇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中書令西平郡王而不以僕射平章入銜豈叙後之官爵略前所加而不書耶抑進至三公則解僕射平章耶唐制率以僕射平章遙授藩鎮殆爲虛名晟拜鳳翔則爲節度以中書令出鎮與僕射平章迥別矣舊書兼鳳翔尹新書遺四鎮北庭皆當以碑爲正記又追述李抱玉鎮鳳翔日以中軍委晟禱嶽雨降今晟亦鎮鳳翔復舉祠事文筆之工只三四語盡西平偉績通鑑載公異草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涕即其人也朝陽書道媚可愛非俗手可及金石錄補

按吳嶽即西鎮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孫炎曰雍州鎮有吳嶽山亦名吳山水經注汧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山海經吳山三峯秀出雲霄山頂相捍望之常有落勢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本長蛇縣貞觀元年更名有西鎮吳山祠

陝西通志西鎮吳山廟在隴州南七十里吳嶽山下唐李晟鎮鳳翔時旱禱雨應有侍御史內供奉于公異記卽謂此碑也禱雨事是李抱玉非李晟通志失檢隋書禮儀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西鎮吳山造神廟此建廟之始也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封吳山爲成德公二月己亥遣大理少卿李楨祭吳嶽山成德公至德二年二月帝在鳳翔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嶽增秩以祈靈助此封祀之始也舊唐書元宗紀天寶十載但載正月癸丑遣祭嶽瀆海鎮而不書封吳山神事惟文獻通考載天寶十載封嶽山爲成德公其八載但云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並宜封公而無封吳山成德公之文此碑云天寶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蕃蠻封神爲成德公据唐書紀傳翰之拔石堡是八載六月事若因翰戰功而封吳山神又不應在正月是諸書與碑牴牾未能明也碑又云至德乾元之間界有褒□□爲天嶽王通考但云至德二載勅吳山宜改爲吳嶽祠享官屬並準五嶽故事不云封天嶽王也此碑紀興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晟祠吳山之事晟銜云鳳翔隴右□原四鎮北庭兼管內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据舊唐書本傳此銜乃興元元年六月七月兩次所加其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正月所授至三月又加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至四月又加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皆不爲敘入蓋晟時在鳳翔則敘鳳翔之新銜其前銜自不槩敘金石後錄未及審也碑云相國涼公常以中軍云云舊傳云大歷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李晟爲右軍都將今碑作中軍似當從碑碑云救亂蜀陲翦戎邛僰是德宗卽位之初吐蕃寇劍南晟將神策兵往救因酋敗都數月事碑云叛將擁衆兩河繹騷云云卽田悅王武俊等魏州趙州之戰及勤王退賊收復京城等事碑與傳皆合傳稱興元元年七月德宗至京師晟亦入朝賜里第田園女樂鼓吹紀功勒碑尋兼鳳翔尹蓋自復至鳳翔至是乃有祠吳山之事也舊傳稱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新傳作洮州臨潭人攷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州有美相縣貞觀四年徙治洪河城以故地置旭州五年又置臨潭縣八年廢旭州以臨

潭屬洮州是兩傳籍異而實同也撰記者于公異
兩唐書傳公異吳人文章精拔建中末爲李晟招
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
在德宗覽之泣下既而曰不知誰爲之或對曰于
公異之詞也上稱善久之通鑑載其事語蓋本此
碑敘其官階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兩傳
皆略書者令朝陽兩書無傳惟李嘉祐有送冷朝
陽及第歸江寧詩知其爲江寧人

大岯山銘

石橫廣五尺八寸五分高三尺二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字數十八至二十四不等行書在濬縣

大岯山銘并序

判官相州司戶參軍李沛撰

攝□陽縣令陳□卿書

巨唐興元末下　詔徵天下兵將大有事於淮西遲速
等□於是焉在　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
駙馬都尉田公選百金之七馬步五千悉甲而遣委銀
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懲之洎貞元
元年春一月畢會于大梁久之未進以其年冬十有一
月□都統撿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忭
宋節度劉公申令諸軍曰元兇李希烈肙日爲惡罔□
□天流毒淮右以逆亂干　神器以暴殄錯□命罪浮
于□□禍□干覆宗　上以德柔之以仁綏之如犲如
狠□□廼心盩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猶尚盤桓伺其間
□然後□將□天威曷尔有衆尔所不曷其於尔躬有
罪　公由是夙夜祗懼恭行　明命長□□野□□
□□□次於許之扶溝□□而守□之以雄戟勁弩堅
之以深溝高壘□□□□□□□追誨□及負芒刺于
背□戰慄于□常□外虞不遑內事二年夏四月□□
□變霜刃□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浹辰之間天下如
釒同文□規□夷一貫雖虞格有苗軒庭涿鹿　□
者之師□□□□不是過也五月有　詔會大梁洪班
賞勞以還師餘酒淮海金帛山積既醉而凱歌者動
以萬計事畢□□□轅□□□□□□□□屯大岯洗
兵刷馬示以無事卷旗虹藏□□□伏□□□□□□
□□馬援南征建標於銅柱衛□北伐勒石於燕然安
□厠於昔賢□多□於茂實顧謂沛曰此　皇上之威
德□□座之丕績無遂可乎沛從軍□年備□□□敢
不如命刊石立銘
□□□□春□□藏□□□□□□□□□山裂壞□
□猖狂地所不載天其□亡　皇赫斯怒□樂萬方徵

兵諸侯出師勤□殫我□司翼尓鷹揚朝渡孟津夕次
大梁深溝□右高壘頳陽有心無戰神□乃殛向化者
□覆宗者賊宇宙□一車書同則振旅闒闔全軍□□
昔我往矣□□□□今我來思□勳銘山山□□□□河
流□□垂□□□□□此河石

碑為平李希烈銘功之詞劉昫唐書德宗本紀云興元元年十一月癸卯宋亳節度使劉洽與曲環破希烈之衆於陳州俘斬三萬級生擒賊將翟崇暉以獻戊午劉洽大破希烈之衆擒其僞相鄭賁等五人以獻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碑所云大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懷德郡王汴宋節度劉公卽洽也碑又云二年夏四月同戚□變霜刃□發身分蔡下首懸藁街又云五月有詔會大梁洪班賞勞以還師卽指李希烈為其牙將陳仙奇所殺并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之事亦與史合中州金石記

按大伾山禹貢作伾史記作邳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傳曰山再成曰伾爾雅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書傳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禹貢錐指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今按岯伾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邱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愼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水經注有兩大伾山其云又東逕大伾下又東合汜水者此大伾山在汜水縣西一里非禹貢之大伾其云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者乃禹貢之大伾卽此碑所稱大岯山也濬縣在大名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今屬河南衛輝府河南通志云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卽今碑所在也碑撰書人俱無攷劉洽兩唐書亦無傳惟于德宗紀興元元年十一月書劉洽破希烈之事但舊紀稱洽為宋亳節度使新紀略其官惟于正月戊戌書劉洽為汴滑宋亳都統副使三月丁酉書劉洽權知汴滑宋亳都統兵馬事舊紀並略之碑云魏博節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公卽田緒也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四月己巳魏博行軍司馬田緒殺其帥田悅詔緒為魏州長史魏博節度觀察使新唐書田承嗣傳云田悅早孤母更嫁平盧戍卒悅隨母轉側淄靑間承嗣得魏訪獲之委以號令裁處皆與承嗣意合及長命悅知節度事帝因詔悅為節度使後乃更

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從弟緒手刺殺之緒字緒承嗣第六子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推緒爲留後詔卽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薨緒拜駙馬都尉李希烈平以功賜一子八品官碑所載緒官紀傳皆略之碑云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兼御史中丞符公卽符璘也舊書傳符璘者田悅之將初馬燧李抱眞李芃等破田悅于洹水燧等進屯魏州時悅與李納會于濮陽因請助兵納分麾下數千隨之至是納爲河南諸軍所逼徵兵于悅悅遣璘將三百騎護送之納兵旣歸遂悉其衆降于燧遷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但据傳則璘爲田悅率兵赴濮州非爲田緒璘之官御史中丞是馬燧所遷亦非緒所授與碑異也碑云二年五月詔會大梁賞勞還師此事不見于本紀破希烈之功李晟爲最著劉洽率兵盤桓日久僅止拒守扶溝間有俘獲大都曲環之績爲多至希烈之誅假手牙將陳仙奇並非兵力所致則洽亦無大功可錄宜乎史不爲立傳而李泌乃勒銘大峴比于銅柱燕然幕官喜諛若此可歎也碑無歲月當卽是貞元二年五月

張延賞碑

碑高九尺三寸廣約四尺二十五行行六十字隸書篆額在偃師縣經周寨

唐故贈太保張公神道碑

□□□□銀青光祿大夫□尙書戶部□郞下闕

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相張公薨于位冬十月乙酉

□□于下闕□其北七里嗚呼往而不化哀可極也歿而

不朽德之盛也公諱延賞字延賞河東猗氏人漢下闕□□□□下闕□

部尙書中書令贈□□大都督謚曰恭肅光輔

□□□開元之理公二□□□□□下闕名器公而薦□

□本名寶符　肅諱宗名見奇之且思恭肅之德故

錫以嘉名鮮禍下闕太師苗韓下闕碩深於知人見□歎異中以姻好及遜山作

難公諸下闕如□城邑下闕公有下闕鎭北都公□六倅兼副尹守八拜給事中散

騎封河□郡下闕□□下闕劍□三節度兼下闕書建中□□□鉞鞶轂駐　蹕□

郊以公力竭誠□進封下闕□時都邑倚下闕重於蜀故□□

仍領遙□□計□□□乘□□□下闕之望□□

□□□□總戎務下闕危聲心尤切□下闕□勿聽遠邇相應□□

之化時情所屬下闕弔贈有加　尹□護喪事下闕哲□

聞訃震驚下闕泣云尓太下闕而禾黍繁躬爲律度□□□知禁德

禮尚下闕康□□□也如東周之禮其在荆楚也道下闕遺愛成頌

皆因俗施政而同歸於中其闕下奪其闕下咎叔山甫成中興之
業而不能因時闕下□□□□若星辰麥爲若山岳斯可謂
歿而不朽者夫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闕下之備盡彝違之孝遺令
薄葬布衣瓦器以終乎志祁國夫人太師之女且德輔闕下目所及
皆爲實錄其詳則　　制詔璽書歴鎮碑記及家傳備矣今祖
闕下太保受氏滔滔其流本系軒轅胄分留侯闕下格于皇天太保嗣
列兗光前人勤勞皇家弘濟艱難外危我將内闕下遏種厥德閭閻
懷思罔愛甘棠荆淚空碑况□松櫝□□□□崇岊石終古魏魏闕下
　　内作將作官馬瞻刻字并模勒

右贈太保張延賞碑首云貞元三年秋七月壬申丞
相張公薨于位又云冬十月乙酉葢其葬之日趙氏
金石錄題爲貞元三年七月似未諦審其文矣文云
太師又云歎異申以姻好謂苗晉卿以女妻之太師
者晉卿贈官也後云祁國夫人太師其下剥落不可
識祁國葢延賞妻封号太師亦謂晉卿也前兩行曼
滅不見撰書人姓名趙德甫謂趙贊撰歸登書登善
分隸有名於貞元元和間延賞子宏靖碑亦登所書
見於寶刻類編今不可得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億按碑刻缺甚前人皆未收及近韓太初始訪得之
其文略可成句有貞元三年秋七月丞相張公薨於
位與新唐書德宗紀宰相表並合又載公諱延賞字
延賞按本傳延賞初名寶符賜名曰延賞今碑下截
寶符字完好其云思恭肅之德錫玆嘉名即其事也
然傳不言字延賞又延賞生平歴官碑字僅可見有
入拜給事中又有歴御史中丞證之史文亦不遺此
惟碑云以公力竭誠追封魏國公則有所未及此亦
足補史之䟽也碑言遺令薄葬以布衣瓦器可謂儉
而中禮者矣偃師金石遺文記

按碑文約一千五百字今存者三百餘字額標題
有張公字文有延賞字知爲張延賞碑据金石錄
以此碑爲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趙贊無
傳歸登舊唐書傳云字沖之吳人大歴七年舉孝
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歴遷工部尚書贈太
子少保有文學工草隸此碑立于貞元三年是登
舉賢良科時也寶刻類編載張延賞子宏靖碑亦
登所書宏靖卒于長慶四年距書此碑又三十八
年則登亦躋高年矣集古錄又載百巖大師懷暉
碑歸登篆額則登工書不獨草隸也延賞爲嘉貞
之子嘉貞官戸部尚書中書令益州長史都督謚
恭肅今碑叙嘉貞官謚有泐字可据補也碑云鎮

北都公□□□兼□尹守□拜給事中散下闕鎮北都者王思禮也思禮請爲從事延賞遂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碑有散字或是散騎常侍然兩傳皆無此官碑云建中□□□輦轂駐蹕□郊傳稱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碑之所見可參攷者祇此餘俱詳兩書傳中又延賞與父嘉貞子宏靖曾孫彥遠累世皆有書名書譜並載之彥遠法書要錄序稱曾祖少禀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作此碑旣缺泐而本傳但稱其博涉經史而已不云工書也因附識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三

李元諒頌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分廣六尺二寸四分三十二
行行六十五字隸書額題大唐鎮國軍隴西節度使
右僕射李公懋功昭德頌二
十字篆書在華州治大門內

大唐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撿挍尚書右僕射兼御
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公楙功昭德頌并序
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騎都尉昌平縣開國男張濛
撰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韓秀弼書
朝散大夫守宗正寺丞李彝篆額
聖唐九葉　皇帝平內盜攘外夷　中興
永圖以崇王業乃命潼關鎮國軍節度使撿挍尚書右
僕射兼御史大夫華州刺史武康郡王李元諒整兵隴
右分鎮京西　朝野訢以爲宜軍州翕而益重復我
洮罕期在於茲且謂公星辰之精山河之靈或瘳爽明
氣　國而生者也於是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
經以州人感公救其塗炭荷公拯其瘥厲露表章言贊
干雲口曰臣聞鼓天下之大節莫先於忠義卻天下之
大難莫出於才能奏勳庸播金石以爲天下表莫盛於
碑版然則　陛下寶臣元諒雄傑英勇沉斷
明謀虎牙之望夙成龍額之封果及武有七德而克用
爲撰文有九功而能舉爲法故輝燭方卲糺稗韓彭桓
桓然狗　國之功皆可揭而昌言也咎
　陛下籌狩郊甸爰臻巴梁虵虺畜而毒生豺狼飽而
書作內奧宮闈黨與譸張何望之鑿掘咸林敬釭窺覷
蒲坂同逆相扇傾陷臣州元諒時以散員副戎開鎮無
一壤之土無一旅之衆感憤而發招輯白徒斬賊使於
潼津破賊將於敷谷纍勝連擊遂克城池閭閻載安室
家相慶此其侚　國之功一也勇而重閑以備不虞
創糸㠯广是徵板榦環迴裹於侜郭延袤載於遐衝奧
防馳突之鋒廣窒捜牢之掠四封輻湊不震不驚益兇
竪東顧之憂壯義夫西討之勢此其侚　國之功二
也州之器備自留其空乃刓鑊鼓爲兵撤甑鬲爲甲剡
筒操爲弩載簣翟爲排嚴約誓於五申肅部隊於三令
勞逸斯共甘苦必分德以導其懷刑以齊其力義以啟
其憤惠以發其誠由是士皆嚮方樂公戰矣此其侚
　國之功三也籍馬蒐棄補卒濟師始編籍者二千終
載書者一萬進次昭應稟令於副元帥之軍剗屯口寨

分援於□可孤之□元兇怙衆犯我中營或靡旂而來
或掉鞅而去因其去也霆激飆衝分翼夾馳覆其陣血
鬬滻川之水屍膏灞岸之田茭勢遂窮不能復振此其
倘　國之功四也蒼茫　御苑橫蟲長雲推百堵
而洞開擁三軍而徑入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弃甲
而奔彀騎爭追□□于藪賊泚蹙迫躬率全軍趾其倘
倘之徒拒我堂堂之衆一鼓而北竄死真寧氣殺廓而
黃道清腥穢消而彤庭肅頓師章敬都邑晏如廸
大駕復於咸秦還大兵戢於陰晉此其倘　國之
功五也李懷光阻河稱亂□□戈鋋北連驛臺南坂黃
巷選朔方之健將保朝邑之離宮　陛下將
詔攻圍重鞠戎旅揔于經略丕冒□京或掎擊其救兵
或邀絕其餉卒力殫命窒困乃求降未臧當路之豺且
磔吠籬之犬此其倘　國之功六也進屯河縣援還
闘橋雖竹纜已焚而木舋將渡大憝知窘猶懷閃心孽
豎出奇卒於有勝逗明遇伏卒以無歸心蹙窮城自縊
中闕三條□謐三輔斯寧此其倘　國之功七也戎
羌不道傲擾西陲縣掠邠涇突入盩厔狃其擴猾瀞暑
仍留苟不用權若何攘暴遒顧我鷹揚之旅棄其馬猪
之時張皇軍形緩□令進然後排烽結隊加寵翻營師

未逾於洛源寇已遏於河曲此其倘　國之功八也
婪婪犇虜匿詐求和重違修睦之言用許尋盟之約諸
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請以□□且曰古者諸侯
相見□□□不備警也今犬羊反覆未可以端信待之乃
拒平凉二十所里柵爲壁塹爲壕設晉師教前之伏修
楚臣勁後之殿練銳三千涉涇式遏旣而升壇將歃果
以惡來聲若河翻勢如山進望我旗鼓驚貽而還禦侮
之道旣聲折衝之威亦著此其倘　國之功九也良
原縣間在涇隴西壁窮邊羅彼煙塵翦爲荆棘
□□經啟宼　命興功遂發軫而遽行卽建標而特
起恢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岳立乃修盧井
乃闢田疇商旅□通流庸偕附烽候交於塞表保障連
於峨□雖周築虎牢漢憑馬邑過于亂略曾何足云此
其倘　國之功十也　朝廷所以降丕命策高勳
重位以崇之豐爵以榮之歌鍾以樂之邸宅以寧之自
建中以來衛　社稷之臣秉旄鉞之將除宰輔董戎
外其孰能疇離於此哉況明允篤賢勤於理要清恕以
康黎獻簡恤以裕公私推信誠弘敬讓簿九賦勵三農
抑浮冗之風興廉正之教一年而人知禁二年而人知
惠三年而人知愛四年而人知誦夫然文安可使楙功

昭德沉隱無聞者勅頒聽峯人蒙之樂石　制曰可
於是耆壽荔非昇古沙門釋僧惠道士游方外等千乃
心萬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乃約奏章以纂成績公
本名元光姓駱氏武威姑臧人蓋黃軒帝孫降屈安息
高陽王口留宅姑臧僕射元魏之股肱武衛　巨唐
之牙爪去濟其賚公又昌明而弱歲羈孤感於知己口
口口之族從駱統之宗嘗鎮潼關口五年矣旣申武節
克建戎勳　天子以敦淳可親誠明可信更
名錫氏以貽貴焉書所謂踐修厥猷靈承于旅者矣若
夫按功王府課德侯家雖馮異口言巳傳嶽於舒歲而
吉甫作頌庶靈美於今辰詞曰
洸洸武康兮有虔秉鉞郎戎臨敵兮原火烈烈隊如星
兮陣如雪進如流兮止如截轉電激兮衝風發壞苑垣
兮復宮闕旣東征兮又西侵鼙鼓雄兮才氣傑滌昏靈
兮掃妖孽河瀆清兮渭源澈功旣成兮　恩亦結倚
鐵防兮賁金穴華山麓兮敷水湛惠汪濊兮威稟冽虔
叱安兮群盜絕彝口童兮歌大耋城穿雲兮營偃月望
麾幢兮想旌節樹豐碑兮頌英悊詞不媿兮勳不滅
貞元五年八月十一日建
明萬歷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賜進士第華州知
州丹陽石口麟重建

李元諒者駱元光賜姓名也以朱泚之亂能鎮定華
州將從治隴右故華州人感之行軍司馬董叔經請
于天子立碑述頌也張濛撰韓秀弼分書秀弼手筆
固是君家尚書公嫡派而碑頌駱公詞無虛溢并可
重也駱公封武康郡王諡莊威舊史不收見新唐書
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乎石墨鐫華

李元諒本安息安氏少養宦官駱奉先冒姓駱名元
光驚敢有謀會朱泚之亂能鎮定華州張濛述頌所
謂昭德懋功皆實錄也韓秀弼分書當兵戈雲擾碑
復琢磨精工儼然巋然不爲苟就亦足占中興之兆
萬歷初碑卧廢署草間人多蔑其上丞昌石公元麟
來守華州移置郡衙金石史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潼關領軍
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
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州走望之遂據城將
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乘其未設備徑
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
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
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力戰壞苑垣而入遂復京師賜姓李改名元諒官終隴右節度使金石文字記

碑序元諒徇國之功十皆隱約其詞與舊書合彬彬郁郁有初唐風新書云贈司空謚莊威碑不之及豈立于元諒未卒時耶舊書初加檢校工部尚書新書賓封五百戶皆碑所遺金石後錄

元諒本姓安氏出自武衛大將軍與貴文稱武衛巨唐之爪牙者卽此元諒爲潼關鎮國軍隴右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唐書以爲檢校尚書左僕射者非也文中云陛下薄狩郊甸爰幸巴梁何望之壘犄咸林徵釭窺覦蒲坂者謂德宗幸奉天朱泚將何望之等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城走元諒自潼關引兵拔其城是也云進次昭應寘命于副元帥之軍列屯光泰分援于尚可孤之壘者謂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元諒屯昭應賊兵不能踰渭是也時李晟爲京畿渭北商華兵馬副元帥云姚令言望旗而潰張光晟弃甲而奔賊泚憂窮竄死眞寧者謂賊將姚令言與晟兵遇十闘皆北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密與晟約降泚引殘軍西走至寧州爲朱惟孝等所斬是也時元諒與渾瑊尚可孤等皆從晟軍云李懷光阻河距命陛下特詔攻圍重鞠戎旅者謂懷光反元諒與馬燧渾瑊韓游瓌等進討也懷光將徐廷光素易元諒侮斥其祖父元諒與游瓌約卽日斬之所稱才臧當道之豺且蹀吠籬之犬者應指此云蕃戎匿詐求和諸軍畢會是獨沉疑陳其不誠請以爲備者謂吐蕃請盟詔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援渾瑊會平凉盟吐蕃劫盟事也云距平凉二十里所栅爲壁塹爲壕設晉師敎前之伏修楚臣勁後之殿皆與史本傳合此貞元三年事也蓋更隴右節度卽在其時云依其制度峻以規模役不二旬隱然岳立乃修盧井乃闢田疇者則元諒修治良原隍堞闢田數十里使士卒墾治諸事水經注曰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潘岳西征賦溯黃巷以濟潼今二書巷皆作卷此云北連繹臺南抵黃巷可以証其誤矣碑在華者華人思其功請于朝故作此頌也　文苑英華有任華送李奕宰新都序云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奕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有大節召試西掖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執政以奕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

文內有行軍司馬董叔經攷唐書藝文志傳經一卷
貞元中董叔經上墨池編云唐開汾河記董叔經書
卽此人 關中金石記

姜嫄公劉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二寸一分二十八行行四十九字行書篆額在邠州城南本廟內

姜嫄公劉新廟碑

太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
郢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諠書

處士張琯篆額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
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
姜嫄嘗出遊見距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
然生子心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
冰皆有以全度者既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
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爲農師而
封諸邰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首出羣理事必□之
本言必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𢔶布五教
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奮庸
命禹禹讓于稷㚖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獨讓于咎繇
曰朕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茲
大禹所以言天意永命之所歸也夏有天下載祀四百
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𢔶之祚也周有天下載
祀八百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澆季而咎繇□積累
在天天祚永歸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靈命
　我聖唐盛德大業与天地准追視三代猶指掌矣昔
者周□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
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
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於豳居以平西戎以篤前
烈故詩曰篤公劉于豩斯館是知姜嫄有德於周公劉
有德於豳先賢所出立祠舊矣　我國家稱
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
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敬鬼神也貞元
四□□□邠寧節度觀察使撿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肅肅
　王命維公將之烈烈征師維公成之略地千里亭鄣
嚴於外啟行一戰弓矢櫜於內卒乘韡而知禮風俗康
而狎野覩此二廟獨爲匪安公曰嘻精潔莫重於明神
喧鬧莫甚於市廛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鼓舞之事
神而不知褻狎之慢神知事神之求祐而不知慢神之

賈禍茂草一去遺塵萬祀使口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
而喧踸瀆易之俾中夫札瘥夭昏之患者得非長吏慈
惠之不足耶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且爲神
口旣而卜遷粤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於南
郭焉地則郊野之閑左水右山有清謐之勝材則掄遷
之至上棟下宇非徵斂之煩口則農務之隟量功命日
無妨奪之弊稼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
威而踽乎所處人於是祗惕而遠乎所瀆是惠人於無
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怒之境仁爲己任不亦厚乎夫神
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之順此而祭不必
多品故雖澗谿之毛口汙之水而君子率是四德陳於
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蠲潔之以齋莛之以和則神可
得而事焉祐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久矣抑爲口口
尚書張公以文武之憲純一之良知無不爲忠也正色
帥下肅也執事有恪恭也擇善而從懿也自先幽州大
夫以來一門四人口口口方繼踵勳績爲　時心膂
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　天之寵
獲神之勞以屏　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
歲矣而銘記尙闕將恐寖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
刊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豐殖后
稷之道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
肇宅豳土何口口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
宇宇亦旣卑廟亦旣摧闤闠朝合闐塵暮開崟崟羣吡
屑屑徘徊瀆禮非敬犯神有災郠寧戾止理化咸集財
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墻屋公私必葺矧伊明祠風雨
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　我皇德達于有神
揚　神之威靜乎虜塵亦惟正直克贊忠純勒銘
茲庭永示邑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
廟在今邠州城南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故
當時稱曰新廟而高郢爲文寺昔以尙書郎出使寧
夏道邠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坪爾雅大野曰平俗作坪非乃姜
嫄履巨人迹所在寺爲大書履迹坪三字俾州官刻
寘廟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琳瑯
郢事李懷光能引譬忠義不爲勢屈卓然名臣獨爲
相時不能制王叔文輩耳文尤冗弱殊無足稱張誼
于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縉而畧似柳公權亦足
存也石墨鐫華

碑云姜嫄嘗出遊見跡而履之按毛公註生民詩履帝武敏歆之句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以爲從高辛氏郊禖求子而生后稷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子說殊怪誕蓋出于司馬子長本紀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記既不取其履足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苐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年未必見史記世次而世次之說出于世本其書在宋時已亡矣朱紫陽幽風集註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而史記止云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無下陶字集註云自公劉居豳後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命與史記合而此碑云公劉者周文王之十代祖也未知何據金石後

唐書稱獻甫從渾瑊討朱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不及刑部爲邠寧後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不及封邠寧郡王並史之缺誤當從碑爲是關中金石記

獻甫封邠寧郡王新舊史俱失載李氏自言出於伯陽而伯陽爲庭堅之裔故天寶初尊告諡爲德明皇帝此碑敘三代承禹稷契之祚而咎繇積累在天天命乃歸於唐蓋以此也都元敬金薤琳琅嘗載其文石今已損失三十餘字前兩行空處攙入明人范文光題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吐蕃寇寧州邠寧節度使張獻甫敗之今碑所載戎醜是膺授鉞而至是其事也碑後云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幽州張守珪也四人者則獻誠獻恭及煦與獻甫當時伐閱之盛若此可謂濟美矣授堂金石跋

按陝西通志姜嫄祠在邠州城外太王祠右唐節度張獻通志誤憲甫建即此廟也通志又引名山藏云洪武十八年八月載邠州姜嫄公劉之廟於祀典則自唐以後及明以前皆不列祀典矣此碑撰文者高郢書者張誼篆額者張琯新唐書傳高郢字公楚衛州人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碑即書于此時張誼張琯無傳立碑者韋丹新傳云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蚤孤從外祖顏眞卿學擢明經歷官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

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其立此碑在
召爲舍人之前佐邠寧幕府時也碑云姜嫄者姓
姜名嫄說文云周棄母字也史記嫄作原周本紀
云有部說文作台氏女曰姜原注引韓詩章句曰姜姓
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梁玉繩人表攷謂原本作
嫄生民傳箋姜姓嫄名史記集解謂嫄是字及謚
號者非諸說互異如此乾隆四十九年逆回滋擾
孙督兵過邠親至此廟此碑尚存而廟甚頹廢安
得有如張獻甫其人者爲之塗墍耶

李抱眞德政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七尺四寸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行書在長治縣

□義軍節度支度營田兼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光祿大夫撿挍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義陽郡王李公德政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　□□門下平章事上
柱國隴西縣開國伯董晉奉　勑撰
銀青光祿大夫守戸部尚書□度支及諸道鹽鐵轉
運等副使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班宏奉　勑書
朝散大夫守□□府長□□陽縣開國男韓秀弼奉
勑篆額

唐□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眞字□□　皇開
府儀同三司涼州都督河蘭鄯廓瓜沙甘肅九州大捴
管申國公脩仁之元孫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大將軍
术之曾孫□兵部尚書懷恪之孫贈太子太保齊管之
子蓄河岳之秀業祖考之慶克生鴻才以佐
元后殊勳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執□抱素專直威
厲霜雪氣淩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寛裕足以安衆召公
相武之□申伯翊宣之□尚父六韜之奇夷吾九合之
業□□□冠公皆□之□□□從父兄故相國抱玉所重
期以遠大薦于　肅宗授汾州別駕儀固
懷恩之平史□也伐□□之功□□□□□□□□
□□□□□潛懷異圖□鬚衝□冠憤激忠□間道□
　闕潰其□□而□□疾馳汾滸底定□□□
□□□□□□□拜殿中少監□□□□兼御史中
丞□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　恩光荐及
輝□□□□不□□思有陳讓　□□
□□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内五州都圑
練使澤人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　聖旨
專精吏職一年而流□□□□□二年而軍給八集風
淳俗乂時屬散卒聚鍾皷□肆其猖狂□以驅□議者

請兵逐之公謂之曰□□稟元和以生奉五常以□□
不□順無不懼道理亂之道□之于政政□則□□興
仁義著政□則刑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脩
也始務□□豈可加兵乃□□禍福□門□□開泰之
□□□□□□□巖□□勞□等□風識揚遂遷懷州
刺史澤人□思之□□□□□懷人來蘇之慶霈若膏
□□政未幾懷如澤焉　天子寵文翁之
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于西乃授撿校祕
書□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澤潞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
殊恩倚任留務□□□□化源獨□心計乃約故實
□□□□□□安物□□□養農省徭以息甿俘均
調以資士卒孝悌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
□□鞭朴弛於官署闔境之內不日□而化□建中元
年特授節制并廉察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
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內勸耕食外□武□布
大君之誠以睦落□導　□□之化以釋危
疑由是　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
君臣無間致于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蟲旱
□灾公請□神祇憂□于□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

零雨應期稼穡獲全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
前後歷官以十八政再爲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
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戶
命爲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土兼領司空臺宏
[illegible]□□□龍不求援而取貴□歷輿
登補袞簡自　皇□爵爲元臣非德烝蒼生
忠貫白日□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耆□詣　闕
陳請願勒貞石　帝嘉乃誠　詔
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
皇矣　上帝降祚　有唐蘊粹孕靈克生
義陽明明　天子賢能是彝乃　命
義陽鎮于上□烈烈義陽惟　國之楨□若□□隱如
長城用極于正性根于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
王度克遵惠此龍人以德代刑散澆爲淳軍以威□
兇□□懾恢振　皇綱輔弼　天
業　帝曰拖真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
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鴷終古
監工上黨縣□鄭□仁
有元至正五年冬至日奉議大夫潞州知州張楚仙
佈化得斯斷碑於岱嶽廟瓦礫中重建於此故記之

耳

右李抱眞德政碑攷新舊唐書地理志五代職方攷磁州字無从心者此碑磁字點畫分明又天祐十一年澤州開元寺神鐘記亦作此磁字州縣之名當從其時本稱史臣秉筆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抉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於史學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歲月金石録系于貞元九年云有碑陰行書今失搨也碑爲董晉撰班宏書韓秀弼篆額而皆云奉勅文亦云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而兩唐書德宗紀及李抱眞傳皆不書其事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年正月己亥昭義節度使檢校司空平章事李抱眞請降官乃授檢校左僕射六月壬寅李抱眞卒舊傳亦云十年六月卒新書本紀不書抱眞卒本傳不書卒年而于宰相表則誤書卒于九年此碑所紀皆抱眞未卒以前之語則金石録以爲九年當必有據也撰文者董晉字混成河中盧鄉人結銜爲門下平章事宰相表載其罷相爲禮部尚書在九年五月（本紀同）碑不署禮部尚書官可知其撰文在九年五月以前矣書碑者班宏衛州汲人傳載貞元八年以宏專判度支使而無守戸部尚書之官碑書扶風郡公傳所未及其卒也在八年七月据此則書碑又在八年七月以前矣今不能確定姑從金石録附于九年篆額者韓秀弼與秀實秀榮兄弟並以八分擅名諸書皆無可攷此碑署銜曰朝散大夫□□府長□□陽縣開國男据廣德二年書臧希晏碑題曰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則此所泐封縣乃淮陽也墨池編載其所書有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李元亮功德頌李晟先廟碑而不及此碑之篆額則此碑久不傳於世矣抱眞碑泐其字新書傳云字太元碑載其高祖修仁曾祖永祖懷恪父齊管皆無傳所載抱眞歷官兩書稍畧惟新傳云孫倪國公進義陽郡王碑則畧其公爵傳又稱抱眞自貞元初朝京師還鎭會天下無事乃好方士有孫季長爲治丹因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三千丸而卒讓司空是貞元十年正月事此碑尚是在潞鎭時所立也

張敬詵墓誌銘

石高廣一尺六寸六分十九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鴻臚少卿□□□君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河東薛長儒撰

張氏之先運籌博物風靡萬代公其裔焉公諱敬詵馮翊同川人也　皇朝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　皇朝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公禮度清曠育德含章蘊燕樂佐理之謀猷懷吳周匡弼之骨梗弓裘不墜文武攸稱清貫克序加朝請大夫以惇雅周才授鴻臚少卿以公忠推德錫金章紫綬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諝命公爲押衙奉上以忠貞撫下以信義休聲遐著寮友欽之方申呂父之榮遽染劉貞之疾以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於洛陽縣永泰里之私苐春秋六十八以其年九月廿四日窆於瀍澗之陽邙山之新塋禮也孽子三人曰𡘋重𡘋威𡘋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有女五人長女從緇𧩒寧刹寺次歸杜氏三女歸王氏兩女尚幼夫人樊氏淑順傳芳霜明勁節移天墜翼同穴後時哭不絕聲撫孤增慟永懷陵谷爰託松銘其詞云

神理茫茫兮徽明忽幽人世營營兮生勞死休更相泣送兮萬古千秋隴樹白楊兮悲風颼飅

碑云窆於瀍澗之陽邙山之新塋葢以鴻臚少卿爲河南尹裴諝命爲押衙卒而葬于洛陽也中州金石記

張君有夫人合葬墓誌銘書其上世及此君占籍歷官名字皆互異此誌稱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請命公爲押衙以時攷之謂晉公也授堂金石跋

按張敬詵及其祖元長父崇讓兩唐書皆無傳誌云東都副留守河南尹裴公諝句命公爲押衙舊唐書裴諝傳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天寶閒舉明經補河南府叅軍丁父喪居東都祿山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未嘗爲東都副留守河南尹授堂乃以諝字爲請字以裴公爲晉公是即裴度也兩唐書裴度傳度係貞元五年舉進士其歷官亦未嘗爲東都副留守河南尹斷非碑所指之裴公則或仍是裴諝而官有碑傳不同耳誌載子三人女五人長者從緇是出家爲尼也次皆著其所適族較他志爲詳

諸葛武侯新廟碑

碑高六尺八寸二分廣四尺二寸三分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沔縣

蜀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并序

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馬撿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御□沈迴撰

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元錫書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　府王左僕射馮翊嚴口惣帥文武將佐洎蒙口突歸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汧陽先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于時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爟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擐邊穀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修敬玆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曲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颻祠堂落搆土階徵數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頽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耳往麋鹿走集

馮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丘壠口山實在玆地荒祠偏倚廟貌詭製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菅雜藜薄是營是葺衆工鼛至繚以高墉儼閣翗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摧前烈銘于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與造功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八君子皆風雲元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則止譬口口諸侯同舉管氏籍强齊之力宗周無令王樂生因建國之資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駈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撑拒强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抆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刻今古倬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口書姑務統論大畧敘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之意也今則不書其銘曰

桓靈濟虐雲海擴流羣雄蝟起毒蠚九州天旣厭漢人思代劉沸渭交爭存亾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侯踠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溪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淸塵前哲　後口心跡暗口建玆新廟式是粱珉

大唐貞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

是碑今已改鑿甚多如蒙爟曲磨等字皆從明搨本按正止譬下舊本已泐今作獨夫二字不可從竹崦盦金石目録

文稱貞元三年府王左僕射馮翊鑑帥者謂舒王謨爲荊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也錫字君既見世系表關中金石記

按諸葛武侯廟在漢中府寧羌州沔縣東五里三國蜀志諸葛亮傳亮疾病卒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于沔陽裴注引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于成都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烝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于是從之此即舊廟也碑不詳新廟所在漢中府志載諸葛武侯墓在沔縣南十里定軍山下水經注沔縣故城南對定軍山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舊廟即在墓前今廟在城南五里是距舊廟五里也此碑撰文者沈迴書者元錫兩唐書俱無傳唐書宰相世系表錫爲司儀郎延祚之曾孫綿州長史平叔之孫吏部員外郎挹之子錫字君既與宰相元稹同系表祇載其官淄王傅而此碑結銜乃爲節度推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又據韓文考異衢州徐偃王廟碑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集古錄廣川書跋並作徐放書韓文考異作元錫是錫又嘗官福州刺史矣碑云府王左僕射馮翊嚴□鎭理西鄙營軍沔陽嚴下泐一字陝西通志云唐貞元十一年左僕射嚴武增修有記即謂是碑則所泐者乃武字也武爲挺之之子兩唐書傳稱挺之爲華陰人嚴氏有馮翊華陰二望碑稱馮翊者舉其舊望也惟碑有左僕射之官兩書嚴武傳所無且舊傳稱武卒于永泰元年杜工部年譜亦同不應貞元三年嚴武尚在是陝西通志與碑不合關中金石記定爲舒王謨唐書宗室傳舒王誼初名謨昭靖太子子德宗愛其幼取爲第二子其爲沔鄂節度在李希烈反之時正貞元三年事宜乎合矣而亦未嘗有左僕射之官且與馮翊嚴□義亦無着希烈之亂在淮蔡舒王誼爲節度在沔鄂即今湖北漢陽府河陽州非陝西漢中府之沔縣則關中金石記亦不確也碑敘伊尹呂望夷吾樂毅只四人而云八君子亦不可曉

會善寺戒壇記　碑高三尺八寸三分廣二尺九寸四分十六行行二十八字隸書在登封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

河南陸郢書并篆額

嵩高得天下之中也所謂名山福地異人靈跡往往而
存漢晉間高僧植貝多子於西峯一季三花因爲浮圖
遂爲寰中之眞境又有兩阜中斷豁爲石門飛流縈回
叺噴薄喬木森竦以布護先是有高僧元同律師一行
禪師鏟林崖之欹傾填乳竇之窊窿甃玉立殿結瓊構
廊栴檀爲香林琉璃爲寶地遂置五口正思惟戒壇思
惟者以佛在貝多樹下思惟因名貝多爲思惟口三花
之義在此自河洛口塵塔廟崩褫上都安國寺臨壇大
德乘如脩慈業廣秉律道尊志度有緣滯庇群動慨茲
堙墜遂爲　聞口尋有　詔申命安國寺上
座藏用聖善寺大德行嚴會善寺大德靈珎惠海等住
持毎季建方等道場四時講律藏用上人逸口徧尋高
躅口邁美殿塔之嚴麗賞泉石之勝絕其跡不朽其教
益隆於是鍾梵相聞幡蓋交蔭豈獨鑪峯名嶽空記遠
公之行浜洲精舍重述道林之跡時貞元十一祀龍集
乙亥大火西流之月也
塡闕大德曌空　道璺　了眞　道覺
登封縣令徐暈
寺主懷賁　都維那明口　前都維那幽蘭
[illegible]農楊誠刻

在會善寺戒壇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按袁宏道遊嵩紀稱其隸法遒逸今觀其書雖遜潘碣然筆頗秀健陶宗儀書史會要亦稱郢善書詳見趙明誠金石錄說嵩

寶刻類編及朱長文墨池編俱有此碑碑云漢晉間有高僧植貝多于西峯一年三花因爲浮圖按太平寰宇記引嵩高山記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岳四脚下種之并立浮圖今有四樹與衆木有異一年花白色其香甚佳與碑云高僧不合蓋傳聞異詞也陸長源新唐書有傳中州金石記

碑首行陸長源列銜有云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考之新唐書本傳惟由汝州刺史爲汴行軍司馬昌黎集董晉行狀貞元十二年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今長源作記當貞元十一年已稱兼御史中丞然則入汴時長源蓋由中丞復

進爲大夫而史皆缺不載其後題年月乃云貞元十一祀龍集乙亥大火西流之月變年爲祀而猶書龍集乙亥皆依古爲文長源好奇如是授堂金石跋

按碑爲陸長源撰陸郢書并篆額長源字泳祖吳人其爲汝州刺史新唐書本傳不著何年舊傳則在貞元十二年之前此碑立于十一年其時正在汝州也書史會要稱其善書歐公集又載其官汝州時以殷仲容書流杯亭侍宴詩絕代之寶乃爲之造亭立碑自記其事於碑陰此則長源在汝之軼事也陸郢無傳碑載貝多子一年三花爲漢晉間高僧所植嵩高山記則云漢有道士從外國將來王子年拾遺記則云少室山有貝多樹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于此是高僧道士野人所傳不同皆僧之稱謂也又齊民要術引嵩山記云嵩高寺中忽有思維樹即貝多也一年三花以貝多爲思維樹語與碑合而云忽有則不言栽植之人又與諸說異矣一行禪師見舊唐書方技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濟寺國濟誤當作國清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于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碑所云鏟林崖之欹傾塡乳竇之窊窱者即此時事也建碑在七月而云大火西流與他碑別

鹽池靈慶公碑

碑高七尺八寸八分廣三尺八寸四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一字正書在安邑縣

大唐河東鹽池靈慶公神祠碑 并序

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

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書并篆額

地絡之紀莫宗於河陰潛之功允啟于匯既畧太華浸涺中條嶽瀆宣精融爲巨寖肇有元命靈珪告成惟其潤下乃生鹵鹽池之數有九七在幽朔二陂河東皇穹陰隲兆人眘祜中土因飲食以致其味節和齊以調其心滇滇天池寔曰鹽澤幅圓百里澄澈萬頃元極積數太鹹爲鹺其墟實沉其宿畢昴其漕砥柱其關巔軨后祇寶之設以重險謙順成量澗溪攸鍾涵風蓄雷終古不息湧若山外連爲海門所以帝乙建社而臨之王豹遷都而據之執其重輕以曜富有在昝山澤委于虞衡周制無征漢方盡斡務其尊穡蓋用抑商少府所户均其權量群族自占築廬環之業傳祖考田有上下旱

理其埤水營其高五夫爲塍塍有渠十井爲溝溝有路
臯之爲畦釃之爲門漬以渾流灌以殊源陰陽相蒸淸
濯相孕動物潛爲蠢爲陶工溜乎而凝莫見其朕雪野
霜地積如連山羨溢區域歸于塗潦泉貨之廣没於齊
八　皇家不賦百三十載　肅宗御國五
十季姦生薊丘爟火通鎬　嗣聖受命以兵靜
之擊鼓崤洛封豕燕貉却獫狁于絕漠延昆夷于窮荒
亶其　宸威風動八極調發之費仰於有司雖田
征益加而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權酤之官以擢
合經以貨聚衆畫野摽禁塹川爲壕西籠解梁左繚安
邑乃滌場圃乃完廥倉畢其陽功以謹秋備度土定食
止於中州濟于擴汾爰距隴坂東下京鄭而极于宛艘
連其檣輦擊其轂終歲所入二百千萬供塞垣盡敵之
賞減天下太半之租然後傳于甸人納于醢人有形有
散以宴以祀每仲夏初吉爲墠而饗之懿夫明徵厥有
前誌　中宗反政崇朝而復鹹大釁窮霖巨漲
而不淡誠宜命秩視彼封君　先皇帝薦靈慶
以號神索氤氳而建廟拖諸侯之法服鏘泮懸之淸樂
籍二郡之版六百蘇于司池故得浮榮光結顥氣沖其
德正其味粒重英以表稔花四出而呈瑞陳陳相因非
秭載可能計矣貞元九季冬　天子親祀
明堂大裘而　郊孝道昇聞百蠻頓首粟帛之賚及
於饗慚庶政惟和達于遐邇戶部尚書裴公延齡奐三
壤之差口九州之賦蠻鼓之貢林鹽之饒凡晉人是輸
以河中爲會府遂表職方郎中兼侍御史馮公口推其
全材委以大計詔曰俞輿往哉汝諧乃駐車蒲城以馭
羣吏分命前永樂縣丞張巨源前鄭縣丞蕭曾率屬而
臨之洎十一季秋九月裴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弁繼
之以馮公成績有聞禮任如舊度支又以前詹事府司
直陸位知解縣池前大理評事韋縱知安邑池惟職方
領地官之外權惟評直守制使之成算姦氣不作阜財
有經十三季四月五日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勒豐碑
揚玆利澤感和羨之訓心遊傳氏之嚴稽近臨之詞氣
對郇瑕之邑微臣作頌式贊新宮頌曰
浩浩靈池冠于水行蒼茫太陰滁漉純精惟澤在口与
時爲程禍貪而竭福儉而盈　巨唐君臨坤順乾
貞冥勤其官坎德効靈海眼通波河源伏脈千里一氣
潴爲廣斥雲漢照臨玉繩下直曰兩曰風以凝以積自
我天產惟其口食斯皇　元后乃聖乃神旣絜
浮沉亦修明禮大禮畢舉大樂畢陳馮公負來克諧神

人登牲廟墉塵幣池瀨既醉既飽馮公則欣蕭張行儀
陸韋德隣有署有屬伊馮之實仰彼靈造垂於無垠
皇運天長頌聲日新
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八月甲寅廿日癸酉建

碑陰

高廣與碑同三層書上記二十九行行十八字中下皆人名中七行下十四行行字不等行書

靈慶公神堂碑陰記

五老山人劉宇撰并書

天作口極神將宅焉神者何靈化之眞宰者也夫神之
儆落寔日盬宗閟閻蘼之不在祀典　元皇朝有
元老韓公滉之惣邦賦以大鹹之功康濟是博上以供
宗廟之費下以代田野之租昇聞于　天請加
禋祑　帝曰可於是冊爲靈慶公俎豆之數視於
淮濱享謁之期載在　王府及故東都留守禮部尙書
崔公縱頃知河中院以神之舊宮僻在幽阻既崇其禮
宜敞廨居是用遷置于斯乃餝殿堂闕像設面務淪之
積水跨邅迤之重崗陰陰森森容衛畢備列乎左辟儀
然如生雖水府靈居未之若也今職方郎中兼侍御史
馮公典纂其是職推致信讓無小無大報之以德頃以
天人不雨草木無輝農夫愁怨慮失其歲職方於是齋
心畀長親執牲帛將至誠之德告靈化之源嘗不崇朝
而雨斯足如是者數四是則人有德於神神亦有德於
人德交歸焉政是用長宜其建石表異徵文紀靈是以
有太常博士崔君之頌也逮夫石自他山而至文自奉
常而來知解縣池鹽事府司直薩位事以道自集商以
仁自來知安邑池大理評事韋縱財以淸自豊吏以明
自肅此二君者以爲職方之精意可達於明神如之何
不奉矣乃相與就其磨礱以棟宇自朔及望揭焉而
舉洪範曰潤下作鹹夫敘讚靈慶公陰潛之功亦所以
表　聖皇澤及於萬姓者也恐其頌或有闕乃命
山客重紀於碑陰
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記
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專知度支河中院朝散大夫檢校尙書職方郎中兼
侍御史上桂賜緋魚袋馮典
專知度支解縣池宣義郎前守絳州龍門縣令賜緋
魚袋橋寰
專知度支安邑池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
度支河中院巡官奉義郎前京兆府昭應縣主簿班
遇

度支河中院巡官宣義郎前行華州下封縣尉崔震
兩池都巡檢官宣德郎前行同州郃陽縣尉楊材與
鹽口勘會官將仕郎前守絳州萬泉縣主簿崔季常
方集勘會官儒林郎前行晉州神山縣尉崔士衡
鹽宗勘會官朝散郎前行盧州舒城縣尉張倫
東郭勘會官宣德郎前行寧州司田參軍賈公𡵙
方集場官朝請郎前試左衛兵曹參軍李文質
常滿場官朝議郎前試秘書省校書郎元昭慶
鹽北場官文林郎前卭州大邑縣丞韓侶
青鼻場官朝議郎前行抗州司士參軍李廣成
鹽宗監官朝議郎行監賜紫金魚袋楊日新
分雲場官將仕郎前守絳州稷山縣主簿高峯
柳谷檢閱官承務郎試左領軍衛兵曹參軍韋焉
紫泉場官宣義郎前行河中府猗氏縣尉韋厚正
下封場官儒林郎試右威衛兵曹參軍郗㘅
資國場官將仕郎試率更寺主簿崔阡
鹽池神廟新碑既立因覩有唐昔勒豐碑傴側甚危
懼其傾仆斯爲可惜遂樹立於廟庭之右姑𠂢紀其
歲月焉
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解鹽司副使亢澤

令蘇之純尉畢大紀戊寅季冬望日同謁　祠下
解鹽司判官郭榮

此段左行

唐書叛臣傳大歷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蔣鎮馳驛按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日寶應靈慶云又地理志安邑縣有鹽池與解爲兩池大歷十二年生乳鹽賜名寶應慶靈池以傳及此碑證之則志作慶靈者誤也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九月戸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卒碑云十一年秋九月葬未詳孰是碑爲鹽池官吏所建宜不誤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記爲將仕郎太常博士崔敖撰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韋縱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清河小房有敖與敦敷汶敏列一格韋氏鼓城公房有縱左金吾衛兵曹參軍今碑所署即其人記載元宗御國五十年收鹽鐵之筭置摧酤之官云云舊唐書食貨志云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羈縻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鎛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榷利人苦犯禁据此碑言代宗時因兵興已置榷酤則鹽法非止爲羈

靡已記後載貞元九年戶部尚書裴公延齡以河中
爲會府洎十一年秋九月裴公薨今戶部侍郎蘇公
弁繼之唐時兩池置官畧備于此延齡首籠利權以
壽天下而其爲之佐者又數人本傳惟言貞元八年
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凡設謀鉤距肆爲剝蝕皆已悉
書而酤鹽在河中獨不及之又八年爲戶部侍郎至
九年已歷尚書史於其轉官更失紀皆疎也新唐書本傳同
碑稱裴公薨在貞元十一年延齡傳作十二年蓋史
誤弁本傳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特開延英面賜金
紫授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遷戶部侍郎依前判度
支與碑所記符記前云中宗復政崇朝而復鹹大歷
陰霖巨漲而不淡蔣鎮傳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
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當時
固以欺飾爲之而疏事者又勒之頌詞以長其僞然
則敘之文雖贍腴固非實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陽爲頌陰爲記頌爲崔敖撰韋縱書并篆
額記爲劉宇撰書頌刻于貞元十三年八月廿日
記刻于貞元十三年七月二日是記先刻矣然記
內已言有崔君之頌恐其額或有闕乃命山客重
紀于碑云重紀又似記爲後出者而乃先刻之何
也鹽池靈慶公神祠在山西解州安邑縣山西通
志云池神廟在鹽池內唐大歷十二年建十三年
韓滉奏解池產瑞鹽請置神祠賜號曰寶應靈慶
池神曰靈慶公張濯撰記貞元十三年修太常博
士崔敖撰頌貞元十七年四月知解縣池陸位安
邑池韋縱立池神祠頌碑崔敖撰文據此則似崔
敖撰頌在十三年立碑在十七年敖又別爲撰文
然此碑有頌并序而別無他文實是十三年建無
十七年字通志語所未詳也韓滉奏瑞鹽卽碑所
謂先皇帝薦靈慶以號神索氤氳而建廟粒重英
以表穄花四出而呈瑞據碑則建廟在前瑞鹽在
後通志語亦不合碑陰有舊宮僻在幽阻是用遷
置于斯之語則是遷建非重修也但未詳舊址所
在通志則云廟在鹽池內貞元十三年修而不言
遷建亦與碑不合碑陰云元老韓公滉之摠邦賦
以大鹹之功廣濟是博請加禮秩于是冊爲靈慶
公舊唐書韓滉傳大歷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
此卽摠邦賦之時也傳不載奏請封靈慶公事惟
云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諸縣損田三萬一千
一百九十五頃卽碑所謂大歷窮霖巨漲而不淡

也碑敘搉鹽之制云皇家不賦百三十載元宗御
國五十年嗣聖受命却儳犹于絕漠走昆夷于窮
荒調發之費軍實不足遂收鹽鐵之筭置搉酤之
官是搉鹽始于代宗時也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元
年十一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
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此即搉
鹽之始矣食貨志又言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
鹽法羈縻而已者蓋祿山之亂河北跋扈朝廷之
法有所不行故謂之羈縻非謂直至元和中始置
搉酤且即如其言則天寶已前之不羈縻亦可搉
見授堂似未詳玩耳碑云泉之爲畦醲之爲門又
云兩池官吏及畦戶等請立豐碑河東鹽法有畦
地畦戶其名始見此碑山西通志鹽法卷內云畦
地始見唐崔敖言又柳宗元言溝塍畦畹交錯輪
囷宋元符四年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入賀池之
有畦自唐宋時已然池如仰盤畦居灘際地勢南
卑于北畦旁各開水爲巷長與畦等汲引水上畦
底如砥邊封爲埂中復留塍以段分之此治畦之
法也又唐時就山海井竈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
者爲亭戶免雜徭此即畦戶也碑自撰書人及碑
陰官屬姓名惟蘇弁兩唐書有傳餘俱無傳弁傳
云字元容京兆武功人裴延齡卒德宗聞其才授
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承延齡之後以寬代虐
人甚稱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是在貞元十二年
九月後也

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

石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九寸十八行行二十九字隸書在濟源縣

濟瀆廟　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沉幣雙舫雜物之
銘并序　器物名數題在碣之陰也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濯纓撰

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偃革□□崇乎祀典封茲瀆爲清
源公建祠於泉之初源也置瀆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
六人執魚鑰備灑掃其北海封爲廣澤王立壇附于水
之濵矣　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
宿齋毳冕七旒五章劍履玉珮爲之初獻縣尹加繡冕
六旒三章劍履玉珮爲之亞獻邑丞鷩冕加五旒無章
亦劍履玉珮爲之終獻用三牲之享　邦之大事
先在祀乎濯纓不才謬領茲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
者有云俎豆素闕弊雜悉數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
事壘土朽槾一歲而費數金爲勞之甚其弊一也二所

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時請於上寮轉載入洛去來
三百餘里仍以稅緡酬之積有歲時不知窮極其弊二
也沉幣雙舫又以車取沁河渡口之舟往返之勞結綵
之飾其弊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戸至誅求爲擾非
潔其弊四也牀榻乃至匕箸器用之類門到斂索事終
存亡太半其弊五也既革前弊輒爲之銘銘曰
寤寐求思如神有知大風離披壞木於斯人吏驚馳念
茲悟茲前年夏及今季春大風壞楸檟數株因用此材而爲祭器兼沉幣之舫也爲余有意
廟中無備沉幣雙舫二壇祭器子來悅使所惜皆遂觀
者闐闐事無闕焉刻之于右以俟後賢是時也貞元十
有三年

碑陰

石高廣與前同前後十四行行字自二十八至三十五不等正書

濟瀆　北海壇　二所新置祭器及沉幣雙舫雜器物
等一千二百九十二事
沽二　簁箱四　俎盤十　罇六　豆卅二　籩卅二
簠八　簋八　罍二　洗二　酒爵十二　杓四　燈
盞一百六十枚　沉幣　雙舫舩一　新造塼壇一
副壇席七十領　五幅幔兩口　氈四領　四尺毯子
四　浴斛一　方毯子八　蒲合廿領　丈六床兩張
八尺床一十六張內三張細　連心床一張　四尺
床子八　繩床十內四倚子　油畫臺盤二　一方五尺
一八尺　素一小臺盤一　八尺牙盤二　火爐床子
一　竹床子一　燈臺四　柒盆子二　竹衣㮇四
木衣㮇三　鹿木枕四　粘板二　草函一　鞍㮇一
櫃一并鏁　門簾一　帳簾一並紫綾緣　盆子卅
枚　水罐十　長杓八　馬杓二　刷箒三　鏁一具
竹燈臺子一百六十枚　新口床席二領碧綾緣
椀二百箇　疊子五十隻　盤子五十隻　朱盤兩面
毘崙盤四面　細匙筯五十張雙　麁匙筯五十張
雙　柒杓子六　五尺單一條
舊什物　釜兩口　煑羊脚鑊一　鐺大小八口　小
油鐺子一　小鑊子一　鏊二　火爐一　大盆二
甕五　中盆二　小盆子六　水罐九　食樓五　氈
三　長杓四　馬杓二　八尺床子四　四尺床子四
故食床一張　長連床一張　雜木竹歷床兩張
間簾一　鈎三　熏籠一　巾一條　廁口口　麁茶
椀子八牧　茶鍋子一并風爐全　茶碾子一　香爐
二　酒海一　殿門鏁一具　剉碓一具并頭刃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乃

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 金石文字記

集古錄有此碑明都穆金薤琳瑯亦載其文而遺其碑陰又遺器物名數題在碑之陰也十字第一行北海壇二所脫二所兩字偃革口儒上闕一字以爲闕二字及以沁河爲沁河以俟後賢爲以待皆賴有原刻証之碑云沾二者卽沾有云柒盒子柒杓子者柒本漆字艸書後人叉變爲正字故山海經漆本或作柒也 中州金石記

新唐書百官志云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掌祭祀有祝史三人齋郎各十三人較之碑所紀益倍其數不知何時增益爲之也或志文他有所據今亦未能詳也碑又云北海封爲廣澤王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云云濟源唐舊屬洛州故成周內史爲之攝祭禮儀志祭北海及濟于河南是其事也然志文不詳其儀數洗字濯纓而題云濯纓不才謬領茲邑臨文自稱其字非用謙之道也 授堂金石跋

按濟源廟北海壇並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河南府志云北海之建壇說者謂濟瀆泉脈通北海故於此建廟然檢舊唐書禮儀志云祭于洛州新唐書禮樂志云在河南不云濟脈通北海也濟水源流詳見達奚珣遊濟瀆記碑濟瀆之封淸源公在元宗天寶六載唐自高祖至元宗爲六世故碑云有唐六葉也壇廟定制歲以立冬日致祭內史爲初獻縣令亞獻邑丞終獻而供祀器具假之洛陽自濟源南至洛陽皆須陸運碑故云轉轂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也壇廟祭祀官事也必假器于都郡且必以稅緡酬之可見唐時制度之簡陋如此稅舒芮切以物遺人也非假物之義若假物則當用貰字舒制切貸也貸與假同義貰與稅聲近俗因相沿以假貸爲稅碑所稱稅緡謂以緡錢償其假物之資也稅字蓋始見此碑碑陰所載器物名亦有可資考訂者如燈盞俗名也許渾詩云小殿燈千盞而此碑已有之毯子俗名也其字見廣韻而此碑已有之衣架名見爾雅架本从木不必加木于旁故廣韻玉篇不收榤字而此碑有之床竹歷俗名也益高謂之歷不可施于床或者是床隔隔从鬲鬲與歷同音因謂之歷而此碑已有之蒲合廿領未詳何物廁于床毯之間疑卽蒲席禮

明堂位周以蒲芍註云蒲謂合蒲此或倒互爲蒲合酒海見白香山詩就花枝移酒海而此碑已有之浴斛疑卽浴斗亦卽浴盤也副壇席七十領席當葢切音帶玉篇云邪席也集韻云屋邪似用以衛壇者壘子厠于椀後卽今俗名碟子壘有重累之義碟音舌集韻云治皮也不與碗同類今俗作碟非也惟崑崙盤其名無攷茶字作荼與爾雅合帯字加竹見廣韻惟幣字作幣幅幔帳簾不从巾旁而从心熏籠作勳籠又敗字四處宜作枚似皆小訛碑無書人姓名撰者張洗兩唐書無傳碑無歲月據金石文字記作貞元十三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四

鄭楚相德政碑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字數四十至四十四字不等行書篆額在澄城縣

大唐同州澄城縣令鄭公德政碑銘并序

司封郎中集賢殿學士□□撰

衛尉卿鄭雲逵書

鄉貢進士姜元寀篆額

□□□□之政咸勤東京之事亶明其理邪邑必難□□不獨孝宣二千石之選也　我國家寵啟至化稱對前謨□□□□自通敷□實先二轄載首屬城恒寧厥人多□於理不有卓異曷颺頌歌未通神明詎鑴金石廸是□□十一年秋閏八月□□□辛巳　詔俞銘紀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澄人謂余方從良□謬□書殿飽循吏之事業聆采詩之風論求成其文寔美公政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高祖元胄　皇朝□大夫祠部郎中曾祖慈力　皇朝議大夫蔡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珉冀州南宮尉果棠盛德咸稱能賢□□後人蔚變□子既冠試吏逢時屢遷及壯佐州遇守方鈌拾紫大綏假□兩轄名盈利權道歠職貴念代游之□□去巨卿之節□辶以幅巾諸生修刺先進醇粹流藻馨香立言德成敢椎稽奏用甲擢秀才第爲東觀挍書郎勞□□於遺編勉□士以主簿愛仙家於早歲安緱氏以彌年秩滿從調□□鉥□授長安尉而至于宰是邑也致□天瑞本人和氣孝崇悌順□□性革當用財而離居縣撤屋而周□用節成賦□□頁役諭閭廢積論蕩狹愛俾縣衙以□占偶踐更□□□斂樹柔桑阜蕃多稼讓隣終畝并力從□順祈報以登□□禮節□息宴并列河隅□及投艱寒燠異宜男女半道戒鑿氵厚商利遠邇會廬之義肇周八家不窮之養漫行四广□□疏□豐恒飠□□諸圃耆放於園公三畝具存百本咸流生生之理脩赫赫之名成鴻猷□□□眷蒸考厚藏不□之寵盡秩有益之祠祐泉由靈而□出鸞蟲抱義而大□此又感會靈昧之可紀者也令□□□禱飲散倖广於田□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馬於鄉亭此又顧懷隱微之可稱者也統齊多方宗諸元□務於□□□□於洽平人閑葳安風辶雲明鷄犬攸聞火烟闔境表率王甸圖像連城□□□理道之至歟是皆根於研心□而□操轍倫先時劇職

口歲九賦疾如影響利用卷舒撝詞則宣章祿政則居
口口函　詔除褒者遂冠口文行之其猶子康大傅伯
師尚書之徵口口口　崔君口寵乃寮聞言於獻狀詢
績以仁掾於是百姓孫士㒵等報德誠明請命　朝省
而斯頌作焉詞曰
澄有賢令兮爲鄭父文雅楊班兮學齊曾執業操刀兮
造新部更乇闢戶兮調舊宇家多令井兮氵口口野播
口苗兮餒鍾畝泉異貳師兮亦我澍獸同安成兮不吾
禦西海少婦兮愼莫渡穎川四君兮敢爲口螭鼉爰伐
兮蕙廣路崔嵬靡泐兮偉終古
左司郎中宇文邈修功善狀　守令白潛成立
貞元十四年正月廿五日建　姜濟摸勒并刻字

鄭公字叔敖字上當碑裂處缺二字卽撰字上亦裂
據趙目而知其爲陳京也碑云百姓孫士㒵等報德
誠明請命朝省斯頌作焉殆奉詔立碑會下考功而
非後世士民擅立去思也 金石後錄

鄭君字叔敖泐其名案文中有云詔京銘紀左馮翊
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則其名爲楚
相矣京字慶復官至秘書少監集賢學士見柳宗元
行狀 關中金石記

碑殘泐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
得其名今案碑前列鄭楚相名故下惟云字叔敖而
名不再見顧氏殆失檢也鄭君初擢秀才第爲東觀
校書郎授長安府至于宰是邑百姓孫士㒵等請命
朝省斯頌作焉後又言左司郎中宇文邈修功善狀
蓋唐自武后聖歷二年制州縣長吏非奉有勅旨毋
得擅立碑于是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
尙書考功有司而攷其詞今此碑猶可案也驗實則
入無溢美準勅立益有風勸余故錄之以見唐制如
此宇文邈載宰相世系表爲御史中丞者當卽其人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撰者陳京及篆額之姜元度兩唐書皆無
傳惟書人鄭雲逵署銜曰衛尉卿舊傳云滎陽人
元和元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歲中改京兆尹新
傳云元和初爲京兆尹皆不言其官衛尉卿唐書
百官志亦無衛尉卿官名唐六典左右金吾衛大
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注云後漢掌
宮外及京師盜賊水火考按疑事衛尉巡行宮中
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爲表裏所以戒不虞也考漢
書百官公卿表衛尉秦官掌宮內衛屯兵後漢書

百官志衛尉卿一人掌宮門衛士宮中巡徼事是唐之左右金吾衛大將軍所掌同于漢之衛尉卿雲逵署銜用古官名耳此碑立于貞元十四年觀雲逵自署則其官右金吾衛大將軍不在元和元年疑兩傳誤也碑云□□十一年秋閏八月□□□辛巳上泐二字乃貞元也下泐三字閏八月爲乙丑朔則辛巳乃十七日也高祖元胄會祖慈力祖敬賓（宰相世系表有鄭敬賓別一人）考琨唐書表傳皆不載陝西通志名宦傳有鄭叔敖貞元元年授長安尉後宰澄城民思慕之立石以識即謂此碑也通志直作叔敖是未驗碑有楚相字碑不詳尉長安在何年可据以補碑所未備末云宇文邈修功善狀他碑紀德政者所無

董晉碑

（碑高九尺五分廣三尺九寸每行約六十字現存二十四行餘剝蝕不可考行書額題唐贈太傅董公神道碑九字篆書在偃師縣經周寨）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下闕□汴州
諸軍事兼汴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下闕
朝議郎守中書舍□下闕
皇太子侍書正□□下闕

漢與五代孝武思理膠西相陳天人之際王道下闕□□
□□□□□□□□□□□□□重承衛之祟啓心宣力
□率慶士陟恪宗工能系其列公下闕□淚□□之□□
□□□初　肅宗受端命以合兵車思欲去□
□□湯火下闕□□覩□□□□□□采章　□宗
御天下乃清□□□爲文憲彌□陪□下闕奉常□□□
今上建皇極□脩□紀思代天工俾寧方下闕□
□平章事居五年□禮部尚書□□　□□遷兵部
分正齒□下闕□□□□汴□亳□等州觀察處置□□
□五年二月□丑薨于位□□下闕□□□□□優之也初
公以祠部郎爲出疆從事北方之强□□下闕□□□之
勇沛□餘力其爲大府未浹日而理乃珥貂□□□下闕
□以□□亞相使于北河其往也衞門不開山東多壘
習俗□□下闕□□□□□□□□謀因以齎役憑軾
勞眉　蹕而旋益□下闕□□□□□□□□□
□□□而不黷其爲相也□戴下闕□□□□□陳於
□不可悉數并章□□然後得請其手封下闕□
□□　上以爲陳留□□□郊□非□下闕□□長
城□□蘊在蠶府悍將□□□□□□諸侯下闕□
□□□□□□一邦之人得□□下闕□□□□□□□

□諸侯自膠西而下闕□□□□□□□□□新浦主傳贈
下闕而無貴下闕祝□□□文學行義克下闕於□□下闕□□
人京兆韋□下闕年無下闕

碑陰

拓本僅有下截二十餘行行約二十字漫滅者多茲就顯明者錄之

□□拜殿中侍御史四遷□中書舍人歷工上闕命至右
□□主客員外郎有高文至性不幸上闕乃纂集其文刻
于左方以倫遺闕禮上闕二年土壤咸闕三年家上闕于室
燹丘墟爲閭里散災祲爲和上闕車□□十省其五郡邑
資儲三蠲其上闕取以歸揚子七縣之衝也列爲小上闕遒
周月如有二天化洽數州上闕□相□國作旱歲之霖令
公上闕□□□□□□□□不言而衆事舉正色而羣心
服邊鎮上闕江□□刳木爲舟用五行潤下之功息上闕不
疾而速性命之際融正氣以發上闕令而□若親臨再相
天地之宜三秉上闕
上闕用置典刑士吏自清乃設堤防禁遏上闕大化四流歸
朝執憲專贊　皇猷上闕有□□□去□□□舉□□□
穀焚蔬人化於　公上闕□□五□而人不知　公興其
敎我箱千斯上闕□精□□平政均滔滔蜀江來自天上闕
□□□明□□銳□師旅弛張備戍不戰上闕尚授鉞又
命富人下闕

億按碑中截剝蝕文斷已不屬韓太初得張太保碑因附石有此碑質之於余余命及門李於岸摹搨以歸就其中可尋繹者攷之斷其爲董晉也碑載肅宗受端命以合兵車思欲去元元之湯火下有視草及琛章等字唐書本傳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葢謂此也碑載代宗御天下乃清吏職以爲文憲彌綸下有奉常字攷舊書晉本傳歷秘書太府太常少卿又云德宗嗣位改太常卿韓文公集董公行狀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下又云又爲太常卿令奉常即太常也碑與行狀合惟本傳言德宗立授太府卿而不及太常此宜以碑爲詳者也碑載今上建皇極以修人紀思代天工有門下平章字又有居五年除禮部尚書字遷兵部字分正字節度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等字本傳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皆與碑合惟汴宋亳潁觀察處置等使史畧而不書舊書惟言汴宋亦不及亳潁亦惟碑獨與行狀符也碑載十五年二月丁丑公薨於位行狀亦云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

位碑又載初公以禮部郎爲出彊從事卽傳所謂李
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其事同碑又
載以祭酒亞相使於北河其往也薊門不開山東多
壘卽傳所謂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其事同碑載拜
章八上然後得請卽行狀所云退以表辭者八方許
之而傳又不及此又宜以碑補也碑在府志以爲佚
不可得又入洛陽內今以韓君喜事故余得收而誌
之以正方志之疎竝使太傅墓地亦有聞於後豈非
幸哉金石攷定此碑爲權德輿撰而書尤險勁惜莫
存其名按題銜有皇太子侍書碑載貞元十五年字
則碑爲石刻建立又在十五年後矣時已去順宗卽
位不遠其時王伾嘗爲太子侍書蓋卽其人也偃師金石
遺文
記

無垢淨光塔銘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五分廣五尺二十三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福州府
皇帝降誕日爲　國建無垢淨光塔銘并序
攝觀察推官宣義郎前行秘書省校書郎□承宣撰
昔如來以善惡無所勸爲之說因果修因果者無所從
爲之存像教像教設而功德爰立因果著而報應彰明
至於聚沙亦獲多福矧□□縱廣之高大其功德曷可

思量哉惟　唐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
聖君降誕之辰也煌煌乎博天之大慶率土之盛事窮
祥絕瑞略而不談人神幽贊品類歡樂□自京邑達于
海隅各獻珎寶以賀　昌運先是　觀察使柳公
監軍□魚公相與言曰聞夫西方之聖者□崇福
之本至仁之教故報　君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
於樹善樹善莫大於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圖□□□
今皇帝道邁往初澤漸無垠天下之人登壽域樂太平
者二十有一年于茲矣含氣之類尚猶知感矧臣子之
心□當于茲辰焉於是會釋徒謀建置作爲浮圖以塔
名之夫塔者上□諸天下鎭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
照破昏爲明鈴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諸
福盡歸　□□謀之旣臧相顧踴躍顧力□果事
無不諧齋心至誠三卜皆吉相地面勢依山憑高標勝
槩于南方跨上游於福地食　王祿者樂於檀施
荷　帝力者悅而獻工役無告勞功用斯畢
皇帝嘉焉　御扎題額錫名貞元無垢淨光之塔屹
然峻然高立雲外壽盤而星象可接金牓而鸞鳳交馳
從何處生如踊諸地路金剛而難壞與叔石而齊堅取
舍利以寘其中□□□以表其外俾夫觀覽者知号斯

識瞻禮者利益居多畀夫經營之初墾鑿之始周其基
阯下現盤石五色□□□□□□意將靈祇先有所待
盤石之上又生異表瑩澈氷淨淋灕玉顏如物之牙櫱
然攢植訊諸博識得未曾有非　□孝之感動神祇
之協贊則何以有斯靈異乎況　河東公以仁德鎭
撫海隅庶安　魚公以忠□□　□□□輯睦二
臣協□一方康寧建彼崇塔赫然丕績上以資
大君無疆之福下以遂□生□□□□□□□□亦
至矣盍刊諸貞石以示于將來小子備從事之末奉銘
敘之　命豈知竺乾之道空爲□□之□□□
瞻彼靈塔巍巍崇崇疑自地踊若將天通作鎭海隅高
摽閭中影護下界形儀太空金盤□□□□□□□
□□贊萃盛功倈其建之臣子之忠□□□福之
聖壽無窮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請大夫使持節
都督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
福建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丞員外□同
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魚□
右貞元無垢淨光塔銘今在福州府梁克家三山志

云石塔寺在州西南貞元十五年德宗誕節觀察使
柳冕以石造塔賜名貞元無垢淨光庚承宣爲記卽
此碑也碑末題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
請大夫使持節福州諸軍事守福州刺史史以下皆
闕以三山志證之知所闕者爲兼御史中丞及柳冕
姓名也次一行題監軍使朝議郎行內侍省內府局
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緋魚袋魚獻獻字剝落
止存右一筆今據三山志補之志所書魚獻結銜字
多譌脫又當據碑爲正耳碑中基阯字避諱作基
與慈恩寺基公塔銘正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云貞元己卯歲孟夏四月旬有九日聖君降
誕之辰唐書本紀德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
年六十四推其生在天寶元年至貞元己卯年五
十八寺僧爲皇帝誕辰建造浮圖僅見此碑當時
佛教流行天下以建塔寓祝釐之意當不止一處
而福州距京師遠數千里僻處海隅此碑獨流傳
至今撰文者庚承宣無傳書者柳冕唐書傳稱冕
字敬叔博學富文辭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
建觀察使此碑正在福州時也冕官福州置萬安
監索部內馬驢牛羊畜牧之民間怨苦坐致無狀

代還然則碑稱其以仁德鎮撫海隅底安者亦過
譽矣

徐浩碑

碑高二丈八寸廣四尺九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八十字正書在偃師縣學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彭王傅上柱國會稽郡開國公
贈太子少師東海徐公神道碑銘并序
朝議郎守河南少尹飛騎尉賜緋魚袋張式撰
次子朝□□□□南□□□□□□□□□□□□
書并篆額
惟天陰隲下土恢宏相導降聖啓運生賢佑時猶三光
五行暑度盈缺之無僁候也當
睿宗開元之後景化昭融遐建明德大旌文學
肅宗嗣位首革艱運方□□□盪□
儲□則□功□難議獄□死□　代
宗□□□　今上纂丕圖叅任二柄
以康億兆　會稽公歷奉　四后周旋五紀
各因其會振耀長才有潤色皇猷之□□□納□之直
□□□□□流之□威懷□德之□□外統□□□□□
卿開國承家分□□上所不至者未昇鼎司儒流展用
亦巳厚矣　公姓徐氏諱浩字季海東海郯人隋杭州
錢唐縣令澄之[illegible]孫　皇朝逸人□□之會孫益州□
□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祿大夫□州刺
史贈□散騎常侍嶠之之子稟命于天稟訓于先稟氣
于山川國器斯全輔之沉研無得而□欝爲通賢年十
五□經術首科昇□始□□□□山□□□□□卑時
論稱之無何　□□倬□□賢□□大學士燕國公說
□之滄溟聞代宗師嘗覽　公應　制喜雨賦及五
色鴿賦兼和　製等詩曰後進之英今知所在賞歎
□□□爲上聞賜帛出於中禁依聲播於樂府無翼而
飛遠□□□□□□是愛其才□其□始終□之進太
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張守珪之
節制幽薊恩冠諸侯欽承咸名特□幕賓陳□優遂其
請授□□□□□□□府君憂□際補京兆府司□叅
軍□□□蔡□濱於滅無復宦情□□逾年勉從親故
之諭起就常調授河南府司錄轉河陽令先是有晻昧
疑獄繫囚六十人　公下車鏡照□□□□□□□
□□□□□□□□□濈濈如也桐□遺愛碑頌□□
□□□□議郎東都留守□□辟從其事有河清俚人
僞作符命埋深谿而表異滋拱木以徵年然後假獻歲
之辰矯　元元之誥審言　□□□□□□□□以

得之□雷同之□矣□云祚聖□以□□□□既悅於
聽聞史策方裁於簡册　公明徵篆□立辯乖訛
正大謬於已然折羣言於獨□既而致詰悉驗其姦邅
金部員外郎轉都官郎中□□南□補□□□□□□
求成俗事多詐濫吏亦□□公□□□□□□□□□
信義必行於夷獠廉平可動於鬼神五嶺百越頌聲四
合同詣方面請建旌德碑都督張九皋爲之飛章朝議
以爲主聖臣忠□□　□德□入到于今歌之轉
刑部郎兼司農□□□□兵部□□□□□□幽□始
禍害縣興師　公以官在職司志當靜亂馳駬詣闕陳
謨納忠度向背於兵鋒算隄防於地理慮先物表機變
□□　天子□□方□大□姧□忌害□□
□□除□□刺史□施即路　皇情□寤念巔桐之□
信□剖竹之非輕乃加本州防禦使錫金印紫綬及京
師先守　翠輦西巡成都築受養之宮□□□□□
之制□□　公詣　行在所拜中書舍人集賢殿□
□時　鑾輿□復鶴詔急宣尤資倚馬之能多類奪
鞭之速　公虔恭　法□咫尺　天顏□管風
生落機泉灑皆如□□持邁□鋒　上□其□□□
□□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封□□縣開國□喪亂既平

皇極及正輔宜　天子之孝奉揚君
父之慈　睿宗降孝感光天之誥
肅宗□至道□□之□□□□官之□□□三
接□□獨以□文□□□□□代文會之盛孰可儔其
類歟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刑
其徒三千將寘重典　公上引大易□馬之□□□□
輕之義近□俟□□□於輦轂　太□唯罪□
人越□□□□□狄仁傑議誅元惡而□國章有素故
事斯在詞簡理要端如貫珠百寮傾聽無復異論廷諍
三進竟獲減論李輔國憑寵侍□台臣□□□將授
左散騎常侍□□□□　公□陳□□由官邪名不□
□□□□□之地□從顧□之□授非其人期不奉
制有命改授大詹事且曰將來命官若此者皆許以
聞然蹇諤之誠幸伸於一□而浸潤之譖□中於多□
□□□□□遂貶盧州長史　代宗踐
祚公論勃興□□復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
殿學士副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楊脅微病久政□□
於南海馮崇道陰姧伺□盜據新□以爲□鉞□□□
公□可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　公
折簡飛書先明大信順流鼓棹以示不疑見書者皆曰

此選補徐郎中之名也父母至矣復何所求旣而傾巖
洞以請命□戈鋋而□□□□□人跡罕通□□□
風蕩其□□無□□□舉□□□□□□復□庶□
而後教之會末年有吏部之拜復兼集賢學士嘗領東
都選務銓第舉科凡百其流拔奇者一人而已比□宰
輔□□□年郎□□□齊公□人焉洞鑒深識皆此類
也□□□德□不掩□□□埶法□所繩又黜□州別
駕
　皇上登寶位徵拜彭王傅加會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覩風儀之可法惜春□之□□
□□□□□欲以論□之□□之□明年薨於長安永
寧里之私第享齡八十□第加等贈太子少師□焉
公禮義之興中和所藴智周顯晦行茂家邦班固謂董
仲舒公孫灝倪寬以儒術通世□□□似□□□□
□□□□□媿於前賢先府君擅書□嘗授筆法□□
□□草隸兼優開元天寶之間傾玉帛刻琬琰者一門
二妙而已議無優劣以王右軍父子擬焉始自登朝特
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定□不復以禮□□懷故
□□英□孰非□友□□□□□我吹噓所以□登石
渠再踐西掖□更臺省出擁旌旄九遷而碩望弥高三
黜而輕痕不汙賓實本末信中庸之君子歟　公以建
中三年四月廿五日□以其年十一月葬于東都偃師
縣先塋之左□洎貞元十五年□□□宰王儀之□
安遂爲□府法曹掾璫玫舉進士未第伯仲之存者四
人現嘗以家傳遺文俛叙其志曰史諜藏諸冊府墓版
閟於幽扃□惟世□□□□□未□紀功□□□□
□□□百代朝□夕殞□□無恨國有干戈之故家有
死喪之戚懇願未就垂廿年辭將涕從禮以情激則聖
人所謂揚名於後代以顯父母者揚己之美與揚親之
美□孝子也其□先□願□□寂之請□□□□□
銘曰
東南有截強霸者越中蟠會稽旁浸海浙含風藴玉浴
日孕月象合粹靈氣生才哲才哲伊何惟　會稽公克
□克亮克孝克忠□□宏謀王謝高風賓探其奧實□
其蹤其一　□□□□□□直□邁溫重威儀抑抑乃
辯姦詔羣疑去惑載讞典刑刀鋸減息內外更踐早高
稱職績著簾緗愛畱邦國其二　會稽之文代天爲言藻
繪　皇猷恢宏　化□□□變律□澤□寃竅劇淵
□疾如雷奔宣明日月□翊乾坤敷暢大號親親尊尊
草隸兼善鍾張抗論一臺二妙獨耀吾門其三　會稽之
武非謂暴虎建旆鞠旅□綏南土南土兇殘民痛里殫

盗□乘□餘□□□以□□□誠□亂□謂□戈我
□揮翰翰墨□經人骨輔寧其四　會稽之終翰苑其空
宸扆軫悼邦人輟舂措撰遺草景行中庸文雅道
喪誰其發蒙□周之東天地之中郟洛□□舟車會通
故塋新壟□□□□□勒□□德悠悠不窮其五
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十一月辛丑朔廿四日□□
建
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題諱
河□屈□　吳郡□□□刻字

右彭王傅會稽郡公徐浩碑亡其下截每行止存三十九字其文河南少尹張式撰書石者據金石錄爲浩之次子峴字晝道勁猶能步趨家法碑稱其歷官甚詳其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拜右拾遺又授河南府司錄代宗時再兼集賢殿學士皆史所未載傳稱越州人碑云東海郯人者舉其族望也又按肅宗子彭王僅薨於肅宗朝子鎮爲常山郡王無嗣王彭者憲宗子彭王惕受封在大中六年距浩卒已久唯高祖子彭王元則之曾孫嗣王志暕或其時尚存而季海爲其傅乎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云除襄州刺史加本州防禦使賜金印紫綬及京師失守云云是浩自襄陽防禦使遇安祿山之難遂從明皇在蜀授尚書右丞新舊唐書旣遺浩趨行在之事舊書則云安祿山反出爲襄陽太守本郡防禦使賜以金紫之服誤以安祿山反在浩爲防禦之前又云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右丞亦誤以元宗爲肅宗矣碑又言當時以陷賊衣冠正名同惡百辟會議三司定刑其徒三千將寘重典公廷諍三進竟獲減論是浩當時救陷賊官有力與李峴議同此實不朽之事史俱不載何也浩墓在偃師故碑云葬于東都偃師縣先塋之左今移碑至學懼其日久遂致迷失也寶刻類編云彭王傅徐浩碑張式撰次子峴正書并篆額表姪張平叔題諱貞元十五年十一月立在洛今鈌峴名墨池編稱徐峴善書工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稱於人其書信有父風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剜鈌不完今依其可見者云浩東海郯人攷唐書浩本傳作越州人地理志郯雖屬越然遠以越概包之郯縣不若此碑爲紀實也碑書其上世有隋杭州錢塘縣令澄之元孫皇朝逸人鈌敬之曾孫鈌州九龍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之孫銀青光祿大夫洺州刺史嶠之之子地里志九隴屬彭州此碑州字

上缺字宜作彭碑敘誥歷官有進太子校書集賢殿待詔改鞏縣尉尋拜右拾遺傳旣不悉載而下遂云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以碑證之張守珪陳乞優遂其請進監察御史授河南府司錄轉河陽令則進監察御史在應辟以後而傳書在前又不言授司錄皆史文之疎也碑又敘遷金部員外轉都官郎中缺有嶺南請建精德碑與史爲嶺南選補使合下又敘轉刑部郎兼司農少卿又轉史部缺幽陵始禍寓縣興師加本州防禦使賜金印紫綬缺拜中書舍人集賢兼尚書右丞封會稽縣開國缺代宗踐祚缺中書舍人加銀青光祿大夫集賢殿學士別知院事尋遷工部侍郎又拜嶺南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云云以較本傳亦詳略互異碑又云始自登朝爲中書令張曲江所器而傳惟云張說稱其才曲江之於燕公並有見知之譽獨載燕公何也碑後題銜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題諱顧亭林記顏氏家廟碑云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按此則唐人已有是矣　府志引金石攷貞元十五年張式撰亥子峴書今碑列峴書者已刓缺偃師金石遺文記

碑後題銜稱表姪前河南府叅軍張平叔題諱新唐書食貨志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李渤傳載度支使張平叔歛天下逋租昌黎集論鹽法事宜狀議張平叔所奏蓋其歷官叅之此碑皆可畧見然終爲一討臣而已題諱之古前跋已言之近校潛研堂金石跋尾謂周益公跋初寮王左丞贈曾祖詩末題通直郎田橡塡諱据爲宋人已有之不知唐固有之而錢君未見此碑全本也又麻衣子神字銘有云南陽貢士李珩塡諱碑由李述曾翀誤二一男李述曾遂書文時父已沒矣因於親諱倩入塡之君子之於名終其愼如此浩碑爲亥子峴所書固猶是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張式撰亥子其書并篆額銜名俱泐式附舊唐書張正甫傳云正甫之兄大歷中進士登第式子元夫傑夫徵夫又相繼登科大和中文章之盛世其稱之而不載其守河南少尹碑載浩之高祖澄曾祖口口祖師道隋唐書皆無傳舊唐書浩傳僅稱其父嶠字脫之官至洺州刺史碑於州刺史上泐一字据傳是洛字据偃師金石遺文記作洺字新書傳稱嶠之善書以法授浩而不書其官各

有所署也碑稱師道官益州□□縣尉泐其縣名而偃師遺文則爲九隴二字上文州字上泐一字以爲九隴縣屬彭州宜作彭字此搨益州字甚明唐書地理志彭州濛陽郡垂拱二年析益州置碑似舉其未析之州名也法書要錄載徐浩古蹟記云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眞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墨池編稱師道字太眞會稽人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辟賓幕授九隴尉棄官歸隱及終謚曰文行先生精于翰墨嶠之字惟嶽純孝積學嘗面諍張易之而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洺州刺史正書行書遒媚有楷法所載較碑傳加詳而其官洺州洺州諸書互異此搨磨泐不能定其孰是矣通志金石略書史會要皆稱浩次子峴兩唐書浩傳皆不載其子宰相世系表又無浩一系而碑則云伯仲之存者四人曰璲璿玫璲之上文泐不可見玫之下文曰現當以家傳遺文倪敘其志云云似卽書碑之次子則當作現字與伯仲名同从玉然諸書皆从山作峴亦不能定也兩傳稱浩越州人墨池編稱師道會稽人會稽屬越州碑則稱東海郯人固是舉其族望然攷之徐姓以國爲氏伯益之子若木受封于徐氏族署云卽今泗州臨淮碑作東海郯人者已不能詳其緣起至遷居會稽又不知在何代宰相世系表不著會稽一系惟据浩封會稽郡公可知其居越已久矣傳稱浩典選部多積貨財又嬖其妾干政事爲時論所貶而碑則云九遷而碩望彌高三黜而輕痕不汚誄墓之文不足徵大率如此碑立于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廿四日距其建中三年卒葬又十八年碑云垂廿年者舉成數也廿四日下泐二字是月辛丑朔則廿四日是甲子也

晉太原王公碑

碑高一丈一寸七分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五十六字正書在蒲州府臨晉縣

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并序

裔孫饒州刺史顏撰

華州刺史□滋篆額

□□□□□韋縱書

始祖無名　道之出也會孫有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粤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

德成聖以□文王周公與天地合□乃繼爲家聖焉周
禮周易與日月俱懸元著爲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流
爲國制度之本末俾百□不易萬□日用豈□三十代
中八百季內而□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
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後
父桓□□廢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月赤遂奔
晉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龜生喬至
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晉陽侯文釗生叔儁叔
儁生伯明伯明生乇乇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乇生卓
卓字世盛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猗氏侯夫八
河南裴氏父仲賢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於河東
□屬劉聰石勒亂太原晉陽不遂歸葬葬河東猗氏縣
焉隋拆猗氏爲桑泉縣今司空塚墓在縣東南解□城
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王也亦猶潤州上元
縣有瑯邪鄉後魏定氏族僉以太原王爲天下首姓故
古今時諺有鼎葢之□□□葢海內□族著姓也　我
卓翁葬河東子孫成族問生將相而太原之望獨不鼎
葢河東著姓乎況本枝弈葉金輝玉映洪源長泒碧海
清漣競□婚者戚屬兼之澄而爲□水絕貧蔭者□秕
不暇□而爲衆□衆軍府而耳順方兌貿終身之耻戌
積右而萬里交釒□次死之咎更茇□□之□馬出九
流之外葢魏地狹隘廹而使之然也開元中左丞相張
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臚初左相縉叔越認瑯邪
封齊國公□河東□承太原顯望久矣一旦爲縉叔齊
公没之而望□沉也如燕齊兩公皆朙世大賢社稷重
器尚介爲也況中智巳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
言稱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瑯邪房譜亦云太
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
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
季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得不言元精□降全□上賓
則知季未十五巳是神仙矣豈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
有嗣息邪是□爲修□□務神奇祖先競稱太子晉後
□其妄歟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前
巳詳之朙矣桑泉房隋奉朝請善翁善之子□□翁官
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摠管見隋書墓
今有碑僧曇延育奇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蒲州桑泉
人也或有延公讚曰德與天全身與佛牟桑泉房幽州
都督元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德光時左補闕智
朙伯戶部員外郎岳靈叔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
俱偉文曜世或有□縉叔詩曰人間左相□天下□□

詩人謂戲言時稱□□□鄉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
叔武德冠時如入仕　朝廷□舍或一出官州邑十室
二三通文武舉選僅不以屋有以□我□翁積德積仁
□□不已之慶流于無窮也然因官婚或棄鄉族迷失
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昶翁誠宗人曰若結婚姻如
暴貴無議□富□仁□□爲也□誡曰□三代不仕不
學不看客失婚無譜不葬無墳墓不修仁若是□事三
代皆淪小人也戒之慎之房孫顏由進士官□□□除
洛陽令□□朴州人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璐州刺
史常歎　大道久隱澆醨時極今於正經揭道字爲志
於子史揭□字爲翼成□□□□□□　□□□□
□□原碑銘聞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廟直下宗子四
縣離居每季用□月七日□合來祭干戈動來廢至□
日時方聞泰冀□□□□□□□□□□□禮□□
子孫日失其序顏實永痛力建豐碑有四義焉一歸流
遁者之心二□迷宗者之至三□旌表者之德四□□
□者之□銘曰
太原一宗晉代三公薨時世故葬此河東孫謀克著祖
慶所鍾顯魂凜凜遺塚崇崇
唐貞元十七季□歲在辛巳十月□□朔二十日巳
□建

按碑爲王顏撰□滋篆額韋縱書王顏兩唐書無傳篆額者滋泐其姓乃袁滋也軒轅鑄鼎原碑號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書結銜與此同但彼是書碑此則篆額耳亦可見顏撰而滋書者多也韋縱上結銜五字全泐宰相世系表縱官左金吾衛兵曹參軍鹽池靈慶公碑署銜爲將仕郎前試大理評事此所泐者祇五字不知其何官也碑文大意謂太原王氏世皆謂出自周靈王太子晉（氏族畧世系表皆同）不知太子年十五已是神仙至十八上賓于帝不應三年之中遂有嗣息今考太原王氏始自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父桓□□廢而自立用赤爲大夫及莊王時赤遂奔晉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代牧并州至文劍襲封晉陽侯元孫卓歷魏晉爲河東太守封猗氏侯薨葬河東猗氏隋析猗氏爲桑泉縣今冢墓在縣東南此即顏之本支所自出也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太原王氏先世及大房二房子孫無一合者可知其與同時之太原氏族皆不同系矣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

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不云洩父又有子赤赤不云
林廢赤而自立且太子名洩父與碑之单名泄者
不同井州牧晉國未嘗有此官名周莊王時赤奔
晉其時曲沃武公方强滅晉侯緡而獻寶器於釐
王赤所奔必是曲沃然考之晉國諸臣未有其人
碑所載諸人史皆無傳可攷隋書地理志河東郡
猗氏縣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爲開皇十六年更
置桑泉縣碑云今冢墓在縣東南桑泉縣地自天
寶十二年省屬臨晉今臨晉縣屬蒲州府山西通
志陵墓卷載晉司空王卓墓在臨晉縣東南二十
里城西村有王顏樹神道碑即謂此碑今司空冢墓在
臨晉縣東南解古城西二里碑曰卓翁冢墓古有
碑廟文載邑志而晉紀乘不載司空王卓蓋亦謂
王卓無攷矣碑稱猗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則
兩唐書有傳維縉兄弟稱之爲叔當與顏同系然
檢宰相世系表以維縉爲河東王氏系其源不從
卓始其流又不及顏之本支皆所未詳要之顏撰
此碑自必無誤其追溯源流亦必有據或所傳各
有不同未可据他書以疑碑也碑有云左丞相張
公說越認范陽左相縉越認瑯邪越認二字殆是
越次而認他族之義乎則認族之說始于此矣然
据唐書張說傳稱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
人宰相世系表張氏自後漢世居武陽犍爲其後
有諱字者官北平范陽太守避地居方城迨晉張
華二子禕韙禕子孫徙居襄陽韙子孫自河東徙
洛陽即說之系也然則說之先世本由范陽徙洛
陽與認族者異碑云越認其義究未詳

軒轅鑄鼎原銘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十三行行廿二字篆書其陰分三截上截釋文廿一行行十二字中截二十行行廿一字下列官名十五行行九字皆正書在閿鄉縣

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　序

維天命之維帝垂則之德　譜系之
德　黃帝得之萬華□目　譜禪　
禪帝之天之地　黃帝字一□□三墳
帝乃之性命道鑄鼎茲原鼎成上騰遐
禪帝之譜原式象谷之變銘紀鑄鼎之禪
銘曰
譜□禪帝帝在之人之藏上古　軒轅
各化人乃　譜鑄鼎自禪仙逸秦皇
興徒各　譜曰誕光德人化世雖

醫口轟德爲鄰方始昌運

皇天所親　唐興茲原口常鼎新

銘并序一百弎十七字

虢州刺史口原王顏撰

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陳郡袁滋書

唐貞元十一年歲次辛口正月九日癸

卯書

碑陰釋文

惟天爲大惟帝堯則之惟　道爲大惟　黃帝得之南

華經曰　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黃帝守一氣衍三

墳以治人之性命迺鑄鼎茲原鼎成上昇得神帝之

道原有爲谷之變銘紀鑄鼎之神銘曰

道口神帝帝在子人大哉上古　軒轅爲君化人以

道鑄鼎自神漢武秦皇仙㬇徒勤去　道日遠失德

及仁恭惟　我唐　靈德爲隣方始昌運

皇天所親　唐興茲原名常鼎新

銘并序一百三十七字

虢州刺史太原王顏撰

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陳郡袁滋書

唐貞元十口年歲次辛口口月口口朔口日建

右上一列

進口口口表

臣顏言　國家虔奉　道源天下久安

聖化伏見能事必舉善跡必旌臣所部湖城縣界有

鑄鼎原是　軒轅皇帝鼎成上仙之所口詳史冊縣

有昇仙宮寺具見圖經獨此口原曾無表記徵臣愚

見是千古所遺歷代口循以至口日只有鑄鼎原名

莫知陳跡所在臣今口於原處高處刻石表之當石

直下更須穿地口實去月廿八日本縣令房朝靜縣

鎮遏將常憲口知官軍將口晏等同於原上選地口

穿穿將四尺得玉石口口是一口口時口口口所口

今作四段有懸珮孔子二其日縣令所由等狀送到

州臣送觀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進臣以此口合有

碑記千古所無臣輒云爲自疑妄動今幸得此珮伏

喜不妄徵臣測度恐是　黃帝上昇之時口口遺

墜之物臣撿筭鼎帝記　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二十

年口以天下有道地不藏珍今千尺荒原一穿得寶

且是　口口口物應見

聖明之代微臣不勝驚喜慶忭之至其玉珮謹以函

盛差朝請口行司兵口軍暢賞隨表奉進伏望頒示

朝廷宣付史館臣顔無任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貞元十□年□月十□日□□□□□□□□□
□□□□□□□□□□□□

右中一列

錄事參軍裴□
司功叅軍張□
湖城縣令房朝靜
弘農縣令李日豊
湖城縣丞□遇
湖城縣尉吳圻
湖城縣尉史謹
鎮遏將守左武衛中郎將常憲
專知官同十將試殿中監杜晏
同勾當官右廂副將守左金吾衛左執戟閻晏
河東裴宣簡書
王雅刻字

右下一列

虢州刺史王顔撰華州刺史袁滋籀書其作銘在貞元十一季九月至十七季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篆既分始以史籀所書爲籀也其曰得玉石佩於原上深地四尺獲之黃帝去今六千四百二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恠矣廣川書跋

碑見廣川書跋其字甚劣又寫蘇爲蘇地爲坒得爲得氣爲金衍爲衍墳爲墳升爲陞秦爲桼皆别字按从車之字不當爲車地从也不當从它金字不知所据管子輕重戊虙戲作造六峚以迎陰陽汗簡𠂤部有𠁁云氣字出淮南王上升記俱似此金字疑有譌謬然不知其正文何若也衍从水不當从彡墳从卉不當从山从𠂤此字音拱升俗作陞秦从禾不當从秝字所从又碑云南華經曰寫曰爲目則刊者之誤云失德乙仁說文乙云古文及秦刻石及如此乙非籀文而滋以爲籀書觀其餘文字亦未能合籀書之載在說文者甚多滋作小篆尚多别體安能知籀乎乃劉昫唐書良吏傳稱袁滋工籀書雅有古法葢耳食之言矣碑刻于貞元十七年滋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昫書稱拜尚書右丞知吏選事出爲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使鎮國軍使在貞元十九年來年夏不知何也中州金石記

廣川書跋以爲韋諷書今摩滅王顔表云云按史記

封禪書申公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魏土地記云宏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元和郡縣志云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之處今閿鄉卽漢湖縣地故荆山在焉中州金石記

按碑在河南陝州閿鄉縣太平寰宇記閿鄉本漢湖縣地有閿鄉津云縣三十里因津以名縣唐貞觀元年縣屬鼎州八年州廢屬虢州其屬陝州則自宋太平興國二年始也黃帝鑄鼎之所在荆山舊在湖城縣唐書地理志湖城有覆釜山一名荆山今在閿鄉縣南三十里河南通志閿鄉縣城東南一十里有鑄鼎原爲黃帝採首山銅鑄鼎之所卽此碑所稱鑄鼎原也黃帝鑄鼎之說後世多疑之襄平李鍇撰尙史黃帝贊曰世傳黃帝實仙去不死如皇覽古今注世紀諸說棼如而鑄鼎騎龍且自史遷發之今槩不具載所謂史遷發之者指封禪書也而五帝本紀但載黃帝獲寶鼎不云鑄鼎也太史公亦自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則其事本不可信唐時好道歷久不衰牖臣貢諛遂有表上玉珮之事而立碑以祠亦可慨已碑銘王顏撰袁滋篆書在碑陽銘詞釋文王顏進表及虢州官屬題名並正書在碑陰末題河東裴宣簡書則廣川書跋謂韋諷復書識其後者不知所書何文也王顏韋諷裴宣簡兩唐書俱無傳袁滋爲華州刺史新唐書傳不著何年舊書傳則在貞元十九年來年夏是二十年也傳稱十九年韋皐通西南夷命滋持節充入南詔使來年夏使還乃出爲華州刺史韋皐傳載十七年吐蕃北冦靈朔令韋皐出兵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兵生擒論莽熱獻于朝德宗本紀獻論莽熱在十八年正月至十九年五月吐蕃遣使論頰熱入朝則滋之使南詔當卽在此時此碑建立歲月惟廣川書跋以爲貞元十七年其實碑但存貞元十字以下並泐其爲十七年本無明文然據碑陰王顏進表存十字而泐文在下則又非二十年立矣今從廣川跋系于十七年滋善篆書金石錄有所書省新修記元和八年立滋篆額也韋諷書碑僅見

廣川書跋諷嘗攝閬州錄事參軍少陵有詩送之

李廣業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四尺九寸四分二十七行行五十四字行書在三原縣

唐故劒州長史贈太僕少卿汝州刺史隴西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正議大夫行尙書刑部侍郎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

朝議郎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防禦□□□□賜□□魚袋□□□□

夫蹈道而不獲乎上育德而不尊其位有之矣在西漢有東海于公在東漢有□□□□□其□也□範□福好德□□乃知道者善之六德者福之室苟茂其道豊其德而福不在乎其身必鍾其後嗣稽之行義質諸聖謩□德於□陳者 李公其人矣公諱廣業字꞉꞉ 几隴西成紀人也惟 我景皇 仕魏八柱國唐國公亮惟 我神堯皇帝受 昊穹靈命行敦敍之典追封鄭王贈司空公高祖也若太伯沒世方受勾□之□ 皇朝山東道行臺尙書□州牧淮安王神通公會祖也若毛畢佐周翦商功參十亂 皇朝左驍衛將軍淄川郡王孝同公王父也□ 皇太后臨朝□朱虛挫祿彥之竊威叶平勃以定國 皇朝雲麾將軍琁公之烈考也原夫至道元氣之化成也融而爲川澤結而爲山阜宗功大業之鍾美也散而爲英雄聚而爲哲賢惟公 祖會盛烈昭配 上元儲孕福裕鬱生才彥□□中庸□德□知忠信服膺一善以□百能年踰弱冠□□□□會 天子有事于 郊丘宗室陪位國慶覃恩釋褐授寧州參軍勉而就列非所好□後以序遷左威衛兵曹參軍右金吾衛□曹參軍許州扶溝縣丞右羽林司階 王府典軍渭州別駕劒州長史 □用體道冲讓而問政□□□□□□服謙光□鍾鼎□□□抱關之祿故祿重六百皦自退焉珪組貴胄對有懃德本仁爲行施之則誠於 君爲忠在親爲孝中歲丁 雲麾憂動□□節力能扶心不至滅性甘淡食溢人無所加泊俯就禮經衣裳外釋在官居處動必揚名敬愼膚體歸於□□□□行鄉里過於刑賞信□友朋□非久要 公以微言旣絕是非莫分春秋經旨仲尼所志三代之禮家分糅雜淹中之說最符孔氏故暢二□□義成一家師法令□情性優游樂道以開元十八年八月二日終于劒州官舍春秋五十有一以其

年十二月遷祔于京兆府三原縣豐原鄉之北原先塋
禮也嗚呼以　公之成德也宜其臻□□登□位而年
屈中壽位窮綱佐仲尼有喪予之歎其在茲乎厥後定
國享□□之慶□□□□□□□□□□　□□□□□
□□□□□少卿□州刺史嗚呼生得天爵之貴殁有
廟享之尊盛矣哉闕里之□也　公之元子□□
皇戸部尚書河東朔方六道節度都統金□間秀風雲
毓德當犇阜盜國之際懟齊晉勤　王之師隱如長城
亮固盤石次子若水　皇金吾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
□□□度角犀豐盈伐巡　禁衛玉帳增威宣導
王言彤庭讓德　公之元孫錡即地官之冢嗣也今任
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及諸□鹽鐵轉運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事潤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天挺俊哲才為時生承先王丕構之
□貽燕翼無窮之烈出作藩垣入為柱石惣摧筞轉輸
之任亘吳楚服嶺之封事絕爭承賦皆合徹利澤浹天
下衣食贍京師雖蕭何關中□□河內異□□□矣□
惟　皇祖懿德為代師範琬琰未刻光靈不揚請雲
逵耆學舊史庶聞前脩故纂其緒業見詳銘表其詞曰
憲憲李公稟氣冲清涉廿居厚閑邪性儒任仁為重撰
德無形負之致遠克舉而誠服膺中庸樂潛下□□言
□□忠孝□致書以□□□□當昧隱霧豹文瑞時麟
趾德猷福履翼子謀孫祉流道廣慶兆高門光光前烈
顯顯後昆于□定國陳類長□于陳伊何□世而盛惟
□□之奕代流慶後之二葉俱登入命官同曳履綠
傳戎柄樹善貽遺厥配孔明至德叅化蒼穹降禎封表
盡禮榮耀佳城刻頌貞石將來作程
貞元廿年歲次甲申十一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建

長史名廣業曾祖淮安王神通父雲麾將軍璲子為都統國貞貞子庶人錡也以錡顯故立碑碑立之未五年而錡用叛僇矣夫一傳而子死事再傳而孫死叛不亦大徑廷哉碑辭多沕闕不可讀書法極清婉可翫集古金石諸書俱遺之因志其略弇州山人四部稿

廣業即孝同之孫為嬀州長史長子國貞為王元振所害者次子若水仕金吾衛大將軍通事舍人功名俱不顯以國貞子錡貴始樹此碑考之史國貞原名若幽而附若水于李齊物傳云齊物族弟不言為國貞親弟又孝同碑云有子璵此碑云雲麾將軍璲公之烈考則廣業家世歷歷可尋至錡以叛遂亡王元美謂書撰人皆不可考今碑中有云請雲逵耆學舊

史云云而前署撰者官刑部侍郎當是鄭雲逵攻書逵正與李錡同時撰文亡疑但碑又云上柱國原武縣開國男雲逵傳不及或史畧之耳書者則誠不可考書法直是徐浩敵手石墨鐫華

右碑云祖淄川王孝同烈考雲麾將軍璲據孝同碑云子瑱此云璲豈孝同有二子耶抑璲有二名耶撰文應是鄭雲逵逵與錡同時以禮部侍郎爲李晟軍司馬而碑之署撰處隱隱有侍郎字信爲雲逵也陝西趙子函石墨鐫華及馮孝廉文錫皆云相傳爲徐浩書觀其筆致頗似會稽此碑搨墨工好波磔未泐署撰處確然爲雲逵撰并書篆字後一行則袁滋篆額也近搨殘闕過半不可句讀金石錄補

在三原縣北與淄川郡王孝同碑近杜甫贈劒州李長史廣業詩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劒州但見文翁能化蜀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來齋金石刻考略

唐書宗室傳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宗室世系表則云趙興郡守此碑與傳合碑云神堯皇帝贈亮司空又稱神通爲海州牧皆新舊史所失載也廣業父璲表稱左衛將軍而碑稱雲麾將軍亦當以碑爲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泐撰書人姓名據人爲鄭雲逵則文內已有雲逵字可據金石錄補以爲前行是雲逵撰書後行是袁滋篆額今驗其結銜有華州刺史字袁滋官華州刺史一見於軒轅鑄鼎原碑再見於晉太原王公碑一是書碑一是篆額則此碑定爲袁滋篆額無可疑也唐書表傳載李廣業不詳事蹟但云劒州長史而已此碑雖間有缺泐其存者多可讀也廣業之五代祖即高祖之祖追尊太祖景皇帝生八子文子昞即高祖之父第八子亮即廣業之高祖追封鄭王宗室表謂之大鄭王房自曾祖以下並見於表傳而事蹟多畧碑稱廣業以春秋經旨仲尼所志三代之禮家分糅雜故暢二□□義成一家師法是廣業于春秋禮經皆有著述矣今檢兩唐書經籍藝文禮類無考惟春秋類新書藝文有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注云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朱氏經義考亦列此書而未詳撰人之名今据碑則李氏之官與廣業同又廣業卒于開元十八年與所謂開元中者時代亦合

疑所稱李氏卽廣業也此書晚出故不爲舊唐書
所收而行世不久故晁陳二家亦未著錄也元子
次子碑皆泐其名以表證之國貞若水也兩唐書
皆有傳

楚金禪師碑

碑高七尺四寸二分廣四尺一寸八分
三十二行行字數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唐國師千佛寺多寶塔院故法華楚金禪師碑
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柱國東海男賜紫
金魚袋吳通微書

渾碧千丈無隱月容松青萬嶺莫靜風響夫德充于內
而聲聞于天者有以見之於禪師矣禪師法諱楚金程
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爲京兆之盩厔人焉祖宗閥閱存
而不論母渤海高氏夜夢諸佛是生禪師眞可謂法王
之子者也行素顏玉神和氣淸七歲諷花經十八講花
義三十講多寶於千福四十八　帝夢於九重上
覩法名下見金字詰朝使問冈不有孚聲沸江海豈唯
京轂於是傾玉帛引金繩千粱攢空一塔聳漢邐廊飛
閣無不創爲風起而鈴鳴半天珠懸而月生絕頂淸淨
眼耳騰奔香花度如恒沙而無所度者有之矣嘗於翠
微悟眞捫蘿靈趾乃曰此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
一塔咸以多寶爲名度緇衣在白雲昭其靜也翊夫心
洞琉璃思出常境工人杼匠僉訝生知毗首所未悟班
輸所愕視若然則浮啚之化髻珠之教風靡千界皆禪
師之力豈止眞丹五天而已哉禪師雲雷發空谷之響
金石吐鏗鏘之音吟詠妙經六千餘遍寶樹之下旁歸
見於分身靈山之上依俙覩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
露瑞鳥金碧棲于手中天樂淸泠奏于空際凡諸休應
皆不有之乃曰法本無名焉用彼相長而不宰其在茲
焉若非法花三昧稟自衡陽正觀一門傳乎台嶺安能
迂爲王之法駕邇　聖主之宸聰承明三入彛道
六宮　后妃長跪於　御筵天花每散而怀
著肅宗題額　肅宗賜幡鵲返雲中住香樓而不
下龍幡天上挂金剎而常飛玉衣盈箱璽書滿篋寫千
經滴瀝而香露苔　萬乘深汗之渥澤護龍貂冕
下　黄道以整襟隱逸高僧入青蓮而扣寂徹塵
知識如從百城而至無邊勝士若自千花而來豈榮冠
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雖林茂鳥歸人高物向澄渟
天地之鏡委曲虛空之姿無來乃來不往而往所作已
訖吾將去乎有夢繇座前迎諸天獻菓粤以乾元二年

七月七日子時右脇薪盡火滅雪顏如在照乎上生於
安養之國矣享齡六十二法臘三十七　天子憫
焉中使弔焉尋　勅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卽
以其年八月十二日法葬于長安城西龍首原法華蘭
若塔之禮也於戲禪師齠年詔度初配龍興中歲觀心
問關千福罷玉柄蓀天光悟炎宅淸涼駕一乘獨運乃
夢塔從地涌因用摸焉今之所製卽有由矣至若神光
熠燿於其巔聖燈明滅於其下晝普賢則舍利飛筆會
羣釋乃卿雲澹空頂中之血刺爲經王衣裏之珠指呈
醉士當其無有其用不立心境同乎大通彼五色之相
宣我摩尼之何有豁如也鎌纊皮革多由損生屬徒衣
布寒加艾納慈至也若乃降龍之鉢解虎之枝蓮花之
衣甘露之飯凡諸法物率多　勅賜不住於相咸
將施焉室不貯於金錢堂每流乎香積澹然閑任爲
　天人師允所謂利見於大雄釋門之亞聖者也又
曰吾自知終於六十有二矣爾曹誌之以其言驗其實
宛如也噫八部增怛萬國同哀有　詔令茶毗遵
天竺故事於是金棺閟香木燒玉兎馴白鶴唳霧咽松
槓風悽郊垌月飛青天無照矚夜法花弟子當院比丘
慧空法岸浩然等表妹萬善寺上座契㦝萬善寺建多

寶塔比丘尼正覺資敬寺建法華塔比丘尼齊虎利等
眞白凡數萬人悲化城之不住痛寶所而長往貝葉絲
手執指宗通金磬發林誰宣了義以予分座　御
榻同習天台爰託斯文鏤之貞石式揚眞古敢不銘云
天上雲飄海中日出如何落照大明奄失蓮花之外別
有蓮花寥廓之表又逢寥廓法離去來道無今昨松門
一塔兮誰爲寂寞寂而常照死而不亡其響彌高兮其
德彌彰白鶴雙雙飛香郁郁明月旣出更無星宿
建塔　國師奉　勅追謚號記　以貞元十三年四
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
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爲國建多寶塔置法華
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
　四朝未蒙旌德伏乞　聖慈特加謚號以廣
前修奉　勅宜賜謚曰大圓禪師中書門下准
　勅施行者今合院梵侶敬承　恩旨頂奉修
持用資　皇壽將恐代隔時遷眞縱靡固輒刋碑
末以紀芳猷遠追鷲嶺之風聿光不朽之跡
　貞元廿一年歲在乙酉七月戊辰朔廿五日壬辰建
　　廣平宋液摸刻
　按賈氏談錄言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

士大夫效習之謂爲院體此碑淸圓有餘遒勁不足
卽所謂院本體非耶（弇州山人稿）
在墨洞魯公多寶塔碑陰岑參有登千福寺楚金禪
師法華院詩卽此（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楚金禪師碑楚金天寶初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
乾元二年卒貞元十三年以中官竇文場奏勑追諡
大圓禪師文場官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新舊書
本傳所未載也唐自貞元四年罷崇元館大學士後
復置左右街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摠僧尼
之籍及功役大率以中官爲之其見于史者吐突承
璀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見於石刻者竇文場梁守
謙楊承和皆是也（唯復恭稱左右街功德使）後題貞元廿一年七
月廿五日是歲爲順宗永貞元年以八月改元故碑
猶稱貞元也云七歲諷花經十八講花義謂法華經
也熠燿卽熠燿眞縱卽眞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載禪師廣平程氏法諱楚金歿以乾元二年七月
七日子時具書其諸多靈跡並及恩遇之隆勑驃騎
大將軍朱光騨監護舊唐書呂諲傳肅宗卽位於靈
武諲馳行在內官朱光輝李遵驟薦有才代宗紀收
捕越王係及內官朱光輝馬英俊等禁錮之碑所稱
朱光騨者是其人但騨宜從日依碑文爲正碑爲紫
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撰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翰
林學士上柱國東海男賜紫金魚袋吳通微書通微
本傳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郎召充翰林學士
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改禮部郎中尋改中書舍人
據碑文題銜爲翰林學士時已行中書舍人不應改
禮部後始轉此官也又階勳與爵傳亦失載並宜以
碑補之　追諡楚金禪師別爲記文附刻碑末文云
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
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云云文場見
舊唐書載文場與霍仙鳴並掌禁軍竇霍之權振於
天下而文場自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又累加驃騎
大將軍按之碑所記歷官爵勳皆未及也新書本傳
同（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工人杍匠僉訝生知杍字見集韻同梓木
工也又見汗簡古尚書据周書梓材篇疏云梓亦
作杍此卽汗簡所引也碑又云靨徒衣布寒加艾
納慈至也艾納似可以禦寒者考艾納見廣志云
出西國似細艾又有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可
以和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煙靑白不散唐宋諸家

詞賦多言其香而未有及禦寒者殆唐時吉貝花未盛行中土僧徒不服縑纊皮革用艾納以禦寒此或別是一艾納抑或以艾納之衣中皆不可知

碑稱楚金七歲諷花經十八講花義法花三昧稟自衡陽止觀一門傳于台嶺云云蓋其精研法華本于天台智顗之教故稱台宗然於上生安養則又兼習淨土者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五

張詵夫人樊氏墓誌

石高廣各二尺二寸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誌銘并序

大聖善寺沙門至咸撰

代之所重曰名人之所寶曰位休禎奕葉昭德延祥其唯張氏乎公諱詵隴右天水人也曾祖元禮皇朝盧龍府折衝祖定遠甘州司馬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公郎長沙之麐子也幼而貞敏長而嚴毅歷職清貫皆著能縮兵權於湖南摠劇務於河府才當幹蠱京牧爪牙天不慭遺溘先朝露以貞元十年八月廿日終於洛陽永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九夫人樊氏曹州南華縣丞彥府君之息女蘊德柔明言行端淑習禮筓總而從好俅鳳凰于飛和鳴霄漢彼蒼不祐所天先逝撫訓孤幼孀迥纏哀妄疾遽嬰口然怛化以貞元廿年四月十日終於家第享年五十有子三人長曰対重次曰対威皆幼而敏惠年未弱冠相次夭亡季子対齊泣血叩踴吊影長號惟家之艱克紹先烈有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刹寺大德法号義性戒律貞明操行高潔弟妹幼稚主家而嚴二女適京兆杜氏及禮而亡三女適天水趙詡四女適安定梁秘五女在室而殞今孤子孤女等哀號失容擗踴屠裂先遠有日龜筮協宜以永貞元年十月廿日合而窆之雙棺同穴葬於平樂鄉朱陽原禮也栽植松檟以標不朽爰託斯文旌乎厥美詞曰

於戲宧達兮英武雄名遂身歿兮弓劒空夫人淑慎兮相次終哀哀嗣子兮泣蒼穹良辰宅兆兮安壽宫青山黯黯兮何人在白楊蕭蕭兮多悲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真言

羯諦羯諦　波羅羯諦　波羅僧羯諦　菩提薩婆訶

碑爲沙門所撰因其長女出家寧刹寺或受戒于沙門也唐世重釋氏風俗之無禮如此後有般若波羅心經真言揭諦作羯諦釋氏之書有音無字固無不可假借爲之云葬於平樂鄉朱陽原亦洛陽古鄉名以好俅爲好逑異文以宧爲宦俗字中州金石記

張君與前誌稱鴻臚少卿者爲一人前誌雙名敬詵此誌單名詵前誌稱馮翊同川人此誌稱隴右天水

人前誌稱左金吾衛大將軍元長府君之孫此誌稱祖定遠甘州司馬前誌稱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之次子此誌稱父潭州長沙縣尉惟書子女及卒之年月符合而張君又非別爲人後者疑不可曉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與前張敬詵碑互勘有同者有不同者其同者如夫人樊氏子三人叔重叔威叔齊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剎寺兩碑皆同則張詵即張敬詵固無疑矣其不同者如前曰馮翊同川人此曰隴右天水人前曰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之孫此曰祖定遠甘州司馬前曰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次子此曰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前書官曰朝請大夫鴻臚少卿河南尹押衙此曰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前曰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此曰貞元十年八月廿日前曰春秋六十八此曰春秋六十九前曰窆于漚澗之陽邙山之新塋此曰合葬于平樂鄉朱陽原前曰三女歸王氏此曰三女適天水趙翊兩碑互異如此唐書地理志同川縣屬慶州順化郡隸關內道今屬甘肅慶陽府若馮翊郡馮翊縣屬關內道之同州今屬陝西是馮翊與同川不能併合爲一也天水縣屬秦州隸隴右道今屬甘肅是天水與同川又顯然兩地不相聯屬前碑不書曾祖而書其祖諱元長此則書曾祖而曰諱元植曾祖既諱元植則祖似不應諱元長此互異中之最難揆度者至前云叔重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此則云叔重叔威相次夭亡惟季子叔齊在也前云女五人長從緇次歸杜三歸王兩女尚幼此則云二女適杜氏及禮而亡三女適趙四女適梁五女在室殞葢事逾十年而人事屢更矣詳玩此碑是爲樊夫人合葬而刻誌經營出自長女叔齊年幼不能詳具事實皆憑長女記憶述之而撰文者又係沙門其牴牾舛錯無足深論而家門衰落如此女子猶知立石以誌其墓亦可哀也矣

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

石横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十一行每行約十字正書左行

永州刺史馮敘

永州員外司馬柳宗元

永州員外司戶參軍柴寀

進士盧豐禮

進士柳宗直

元和元年三月八日直題

按題名柳宗直柳宗元唐書宰相世系表但有宗元而無宗直柳河東文集有從父弟宗直殯志知宗直爲宗元之從父弟也殯志稱宗直字正夫善操觚隴今題名是宗直書宗直雙名而題名單舉直字他石刻未見宗元初因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得政引擢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憲宗內禪二人貶謫宗元亦貶永州司馬此題在元和元年三月蓋官永州未久也

賈竦謁華嶽廟詩

行字不計正書在華陰縣華嶽廟後周天和碑側

謁華嶽廟詩

賈竦作并書

老栢寒飈飈清祠晝寂寂開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福我西土民報君金天籍惟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至覭因循作風俗相與成寖溺疲病閭里毗錐刀往來客我行歲云暮登殿拜瑤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欝然展冠冕禀若生矛戟斑駮石色重陰深香煙碧虹梁無燕雀玉座鎮虺蜴肨鬱似有闘依俙疑所覬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天命幾微茫神逵徒悚惕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歷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季十月二十八日

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敉太和六年四月廿六日

重修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事敉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眞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曝書亭集

竦賈餗兄據宰相表則竦官著作郎也無姪敉名可以補史之缺關中金石記

按賈竦官著作郎而此詩自題不署銜則是未仕時作也竦爲餗之兄餗居相位在文宗朝當元和年官不過員外郎未顯也玩竦詩有云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歷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則顯然是未第而求神佑者此

詩全唐詩未收故無從詳攷

乘廣禪師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萍鄉縣

唐故袁州萍鄉縣楊岐山禪師廣公碑文

朗州司馬員外□□正員劉禹錫纂并書

中山劉申錫篆額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
理至有乖天工之隟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
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
叵覺至乎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其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
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
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像教佛以始傳而人知心法定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眞
實者卽淸淨以觀□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庶□□
□植□□豈福□□□□鏡業以銷冤□□□□□冥昧
之閒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揔持□天所□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
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冨必有□其門而
會其宗者爲世纂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

□歲倘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褱削之儀至衡陽
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菏澤會公以契眞乘
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
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
漸之見說三乘者如来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今
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懇彼
南裏不聞佛經繇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滯縛者
漸□□月倍日以年倍時瘖□□開荒憬潛草邑中長
者泉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　可　度宏僧
舍身心恆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
涉□□南仰□□□□□有所在此地□盡彌然化俱
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
□晨加長容澤差衰眞子號□圍繞薪火□□□如珠
璞□皺十百焉□□胥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盡入菩
提□位故殊相□地靈□猶鳳毛□□麟角生肉必□
以異□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甄丼乃率其
徒道進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技淚具役建塔于
禪堂之右端從衆也初　　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當　　□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四

而終□之夕歲直戊寅當　德宗之後元三月既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
與建銘以垂休肖彈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謂予爲習
於文者跋跡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之德音與
時浸遠且日白月中□東川無還颶于金石傳信億劫
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訓斯言銘□眞俗宜
春得良守　齊□理行□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
于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迴向如邦君之志□偕
其爵里名氏列于其陰文曰
如來說法　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　强名爲禪　至
道不二　至言無辯　心法東行　羣迷丕變　七葉
無嗣　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　□法如線　吾師覺
者　眞極道樞　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　一室寥寥
高山之隅　爲□□□　百千人俱　襄民蚩蚩
戶有犀渠　攝以方便　家藏仏書　頗力既普　度
門斯盛　合爲一乘　散爲萬行　卽動求靜　故能
嘗宗　絕□離覺　乃得究竟　生非我樂　死非我
病　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　本無言說　付囑其誰
等空無得　後覺得之　像□靈塔　跡留□祠
十方□輩　瞻禮□斯

元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建

右楊岐山禪師廣公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齊己曰己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柏子庭噩夢堂訢笑隱溯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尟矣此文載於劉賓客集以石刻校之不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乘廣弟子甄叔亦有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時宜春得良守齊□似是君字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回向如邦君之志故偕具爵里名字列于其陰凡五十字集本無之當是夢得編定文集時刪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攷明皇三改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亦三改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署銜云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葢當時遷謫惡地不必待缺大率員外置之東坡詩云逐客不妨員外置正用唐故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中山劉禹錫撰及正書碑記年書中元後元他

碑亦希見鳳臺胥燕亭官萍鄉拓得之贈予前著錄
者未及也授堂金石跋

按碑不言禪師春秋若干据云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爲開元五年故云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
戊寅爲貞元十四年故云德宗之後元以此計之
是春秋八十二也然則三十受具更臘五十二可
据以補碑之渺

韋皋紀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七尺一寸二十九行字數無攷行書在簡州

上闕四川節度　大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上柱國南康
郡王韋皋紀功碑銘并序

御製

□□奉　勅書

上闕□以陰陽下闕忠賢作弼宣翼贊之力用能致下闕上闕□
則執下闕柔之略致恢復之勳者焉下闕
上闕祖太宗受下闕握乾符以垂統廓宇宙而貞觀盛德被
於下闕
上闕宗重光克□下闕庭禦大災清大難佐□□□間生才
賢斯實我□下闕上闕□垂佑□□下闕謀猷扶忠義之臣以
□□□鎮乃命左金吾大將軍韋□下闕上闕而有謀□集

□下闕其鎮撫之宜至則宣下闕□□朝旨揚國威仁義服
下闕□足弃纖□之□下闕人知國家有安撫之□□□□
□矣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下闕
上闕□龍□大定區夏下闕□來朝獻開元中詔以家□□
爲雲南王天寶嶲州將軍善能□下闕上闕□□西川其孫
□下闕歸內附朕嘉其誠節懿下闕時值搶攘而心不變易
乃□□下闕上闕爲司空而九土以平彝□□□□五教以
敷蕭何漕運不乏而□□□□□籌帷幄□下闕朕深
惟德化之未遠風□□□□憫此元元以圖無疆之休
□□□□於上闕以一旅之師□一□之□□□□徒外
牧黎庶一時□□下闕□然下闕上闕□□下闕謹財賦以豊其
用故得□□□□□□慾來遠人之貢賦下闕
上闕□□□□□□下闕□言前事符響應□雲南下闕以致
遐邇尊王之下闕
上闕□□□□□下闕□爲純臣輸睬委贊稽顙下闕
上闕□□德以□下闕□則□代之賢忠良之佐□□□□
豈虛也哉昔秦漢或下闕而非□□上闕□□□□下闕□謂
□□皐一心奉國百□□□□義之忱集邦家之下闕能
制□□上闕復王□□建□下闕□言而理此皐之忠勳斯
下闕檢校司徒兼中□下闕等使宜□上闕□□下闕書旨蓋詳諸

家諫矣茲所下闕茂勳紀威績刻□下闕□臣其詞曰
上闕□□下闕鴻烈尊主以忠持危以卽下闕□時之傑我有
□下闕□□惟□上闕□□□遐□□□下闕及此小康實扶
忠賢撫綏□□□□吾事惟臣□□西□下上闕闕□□□
□□惟一下闕前聞異時同致保族承家下闕苟能建績功
日不朽□□下上闕闕□□下闕□□上闕忠之□□□文武之
全才道□□□實維時傑純誠□於□下上闕闕宜刻金石
用表忠勳□□　股肱下上闕闕□念忠賢存於夢寐□
□□諒當體予下闕
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

碑陰

碑中大字四行其前十三行及後二行皆小字上下殘缺長短字數俱無攷行書

闕□言當道監軍使李仙壽迴奉宣　聖旨及伏
奉　手詔賜臣　御製□闕　華光榮加於望
外藻飾皆以曲成仰瞻　日月之文徒荷　乾坤之
德拜　恩闕□無不照德無不容□物推誠愛人
以禮四門載闢百揆持叙加以天□詞鋒生□闕□諧
於律呂舒詞義臣於典謨雖漢稱五葉魏有三祖掞詞
比義何足等夷□□闕□奉　成規以柔遠豈敢言
功伏　神武以清邉䝉將展効□臣等□□闕□

錄微功俯紆　睿藻恩光照耀於遐邇文□倬軼於
古今臣□慶幸□闕□爲言非臣敢望祗□謔□踐歸
於　聖主清□難陳□過於上闕□集大績
此皆□仗　天威在臣何有又云宣　皇風□□
□□□布闕　率伏南詔夙稟　成策得以宣明豈
敢貪天之功以爲微臣□力□□□□闕　眷私又
云一心奉　國百慮□公又云永光史策名臣□□
□□一□闕特　詔皇儲發揮□妙　恩榮
昭彰於四海　文翰輝□於□□闕去造期於盡命
以理戎蠻無□受　恩至深□□□陳之□□□
□□闕
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祿大夫撿挍司□兼
中書□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大使□節度□
□□□□□□□□□□□□□□□
鄉元臣上宰道贊緝熙貞諒□彛忠□□闕之才寅亮
中樞懷柔遠俗□□寧息□□闕□列於金石禮亦宜
之鄉將顧□心遠闕所謝知
前刺史丁公俛起屋立石　勒碑文惟和至□□其
□　闕周飾冈不補於前無也朝議郞使持節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闕

碑在資州郡市心居民室下紹興丁巳穴土有碑石太守命工取其石重撤民屋下果有碑錄其支乃御製紀功碑銘并序皇太子書碑面殘缺不全惟碑陰乃開成元年皐從孫珽爲本州守日紀述其文甚全遂復覆之天下輿地碑記

右韋皐紀功碑唐德宗御製太子誦奉勑書計全碑凡千二百言今殘泐所餘僅可辨者四百八十言而已趙明誠金石錄有目無跋此外著錄金石家罕有及之者宋人惟王象之碑目及寶刻類編近人惟來濬金石備攷載之而亦皆不詳象之碑目無年月金石備攷云貞元二十年在簡州寶刻類編年月亦同今觀碑首御製字大書勑書二字差小其筆意亦侚存晉祠萬年諸碑家法順宗時爲太子則是貞元二十年無疑也而碑尾云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菼碑之撰書在貞元二十年而立石在元和三年耳此一行年月非順宗書當是立石時仿其書補入者猶之廟堂碑相王旦一行亦補書者也所謂貞元二十年立者恐是文內有貞元二十年語因以爲碑立於其時耳今全文既不可讀而韋皐傳云皐在蜀二十一年皐以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至貞元末正二十一年則撰碑時皐尚在新唐書云皐大破吐蕃此在貞元十七年八月新唐書有月而無年遂圍維州生擒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撿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即此事也翁方綱跋

按此碑陽刻德宗御製文陰刻似係韋皐奏謝表德宗批荅其前刺史丁公侻云云一段後無年月殆即輿地碑記所謂開成元年皐從孫珽爲本州守紀述之語也德宗文殘泐就所存字攷之碑云命左金吾大將軍韋□泐一字當即皐也兩唐書皐傳稱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衞將軍尋遷大將軍碑云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顧祖禹方輿紀要曰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以其國置益州郡屬益州部後漢增置永昌郡亦屬益州部三國時爲蜀漢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後主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二郡以南中潤遠置庲降督于建寧總攝之遥領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廢味縣是其治處此雲南之緣起也碑云西域郡益即謂益州郡也碑云□來朝獻開元中詔以蒙□□爲雲南王天寶巂州將軍云云方輿紀要曰白虎通戰國時楚莊蹻據滇

號爲莊氏漢武帝立白崖人仁果爲滇王而蹻嗣絕仁果傳十五代爲龍祐那諸葛武侯南征師次白崖立爲酋長賜姓張氏歷十七傳當貞觀世張樂進求以蒙舍酋細農羅強遂遜位焉蒙氏烏蠻別種也永徽四年細農羅遣使入朝上元元年子羅炎晟立太極元年子成羅皮立唐封爲登臺郡王開元二十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蠻功乃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請于朝許之賜姓名蒙歸義冊爲雲南王自是益強天寶八載子羅閣鳳立始叛唐取夷州進陷嶲州爲臣吐蕃僭國號曰大蒙唐書南蠻傳略同碑蓋敘其始末而文多泐矣碑云臯之忠勳下闕撿校司徒兼中下闕傳稱貞元元年臯拜撿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臯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乃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遂相率入朝南蠻自嶲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臯遣大將王有道入蕃界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臯出兵牽維之以功進位撿校右僕射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嶲州城十六年累破吐蕃于黎嶲二州十七年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統兵分道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兵擒虜論莽熱遂加臯撿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今碑兼中書令尚存兼中二字而封爵則全泐矣臯之得功在貞元十七年其撰文紀功在二十年其時臯尚官蜀中至勒石在元和三年臯以憲宗爲太子監國之初得暴疾卒事在永貞元年則立碑在卒後三年矣是碑在簡州久淪沙土中不顯于世昶族弟啓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搨兩通見貽分其一以贈翁學士方綱存其一具錄如右

孟再榮造像記

石刻記處橫廣一尺五寸六分高九寸六分十行行六字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淸

信弟子大盈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衞將軍員

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

竇叔向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四分廣四尺二分三十一行行五十二字正書額題唐故左拾遺贈舒州刺史竇府君神道碑十六字篆書在偃師縣

唐故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
□□竇□□□□□
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太山羊士諤撰
第十一姪朝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易直書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竇
公洎　夫人汝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
秋八月十七日□啟殯自丹揚郡覆釜山克葬於河南
之偃師北原發慶□名禀然□□里社□賢人之□□
□□□□□□□□□□御史中丞□□□立於東
階之□以　先大夫之家傳虔展於□府君敢揚其
不朽之□列用刻□□□□闕下□□□□□居平陵代
襲勳□□于漢册号多元侯上將亦爲後宫竇闕下（王本刻字下缺新缺右缺）西河郡公□代祖紹左
武衞大將軍改封茌平公高祖善衡□慶□郡守□□
玄□□□□□闕下□□茌平烈考允同昌□司馬建節
拖紳偃風變俗□列子男之秩□□□□□□□
□闕下□□歲以文□一方秉筆侍問□賦□王賢士大
夫傾首慰□俄而□□□□闕下□□初游于建昌悅
遣□安定皇甫亻□舊知焉之貫仁智及□□□□闕下

江南陵縣闕下□陌□□□官　祖□□□□□□□
□□□□□□□□□闕下□□及秘鎮□連辟都防
□□□　詔授太子通事舍人師闕下歙縣□□□書之
連年府□登賢雋雅與公善重方伯之請闕下□□□當藩
魏之節使臣觀風者獻狀　聞詔□江陰□□闕下
□□取舍歸厚於公時屯難既夷□文思在□忘□□
從□□□之闕下□□於是徵拜左拾遺內供奉始□□
紳之議矣□□闕下□而嘉謀泉基□銓而雅什風行雍
容　內廷方侯□□既而直□□□　原陵朝
未聽□　□病於權臣由是與二三諫官□公南仲何公闕下□移
□殁於京□春秋□□二文集七卷□於代嗚呼道光
前席□傳闕下夫人有子曰常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湖南都團練判官次曰牟闕下繼室□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
大夫賜紫金魚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鎮海闕下
征□□彼問子粲爲卿　□□人皆□□中書令南
陽王恕己之孫給事中□南闕下女弟孝闕下休錫□　□族
　德宗皇帝注　克念遺賢中丞□□器卧
龍之姿遇　□□□闕下□璽書急徵宣室既
聞□　見一拜右拾遺遂登□代祿驟昇侍御史簡
自　上心三遷勝部員外郎□守唐州刺史

□□□□□御史中丞　還節度副使其拜吏部
郎中□執邦憲其間當　先朝　□
今上嗣位國有大慶家延龍光推　恩□　天明□
命□第□□□□□□□□□□□其作□於□
□□在廟君子謂□□立身愼終追遠四者盡在於中
寔乎銘曰
猗歟君侯宣力諫臣沃心無隱直質而文賡歌栢梁接
武泉□□□□□□　南薰□□□□□□□□
□　神化糾繆言賁其道屈伸斯人損益盡忠稱職事
光邇追令副執憲　三朝匪躬易著□□詩
□□□□□□□□□□□石窌啓宇□□□□吁嗟
後昆觀德無窮
元和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丑建

金石錄有此碑金石略有竇易直書左拾遺竇叔向
碑羊士諤撰未詳即此其字摩滅棄在牛王廟作供
几近始移置學宮其文之可辨者云有唐左拾遺贈
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竇公洎夫人汝
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秋八月十七
□□啓殯自丹陽郡覆金山克葬於河南之偃師按
叔向墓在今縣西二十里蔡莊保韓愈撰國子司業
竇牟墓誌銘云葬河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牟郎
叔向子也碑又云西河郡公□代祖紹左武衛大將
軍改封茌平公高祖善衡□慶□郡下闕三十六字茌平烈
考允同昌□司馬又云□夫人有子曰常殿中侍□
□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郡團練判□次曰牟下闕又
云繼室□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鎭海下闕曰鞏下闕按宰
相世系表竇武之後有敬遠封西河公居扶風平陵
孫善衡則碑云西河郡公者卽敬遠也世系表不載
紹當是敬遠之子于叔向爲四代祖也韓愈竇牟墓
志亦無紹可援碑以補竇氏譜系之缺世系表叔向
祖懷亶洪州都督襲公今碑缺此一代其子曰常曰
牟曰羣曰庠曰鞏俱見劉昫唐書及世系表而官爵
與表傳皆異可以參考易直穆敬時相劉昫唐書有
傳碑稱第十一姪表誤上一格與叔向並列宜改正
羊士諤者柳宗元楊評事集序云泰山人墨池編稱
其與韓梓材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漫滅又以字畫纖瘦益難尋識近用細灰塡
其上乃粗可讀今所存者質之新唐書世系表竇武
之後又有敬遠封西河公昌黎集竇牟墓誌銘六代祖敬遠常封西河公今

碑河郡公即西河公敬遠也於牟爲六代祖於叔向當爲五代碑代祖上缺一字當作四代下文又有高祖字始於叔向推爲四代則紹非四代也疑缺字仍作五代而西河公於叔向乃六代文公誌竇牟墓或因其家譜狀有六代祖之文遂書以牟爲斷非也紹爲左武衛大將軍改封爲茌平公表旣不載紹惟云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襲西河公以下兩世並言襲公以碑證之紹旣改封茌平則善衡以逮子孫皆當襲茌平且碑書高祖善衡衡字僅存於旁又有郡守字及茌平字缺下乃云考允同昌郡司馬是碑已言襲茌平矣今表作襲西河又善衡依碑當爲高祖而表亦作曾祖史家謬誤皆此類也叔向始末尚有可見者云疾於權臣歿於京口文集七卷數句下載諸子曰常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使常本傳但言杜祐鎭淮南署爲叅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次曰牟缺御史賜紫金魚袋傳亦不言爲御史舊唐書但言賜緋其不載爲御史與新書同次曰庠殿中丞侍御史內供奉鎭數字皆全竇牟墓誌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庠本傳終婺州刺史而表云漳登信婺四州刺史舊書惟言澤州不及漳州傳表不同必有一誤詳略較異然於碑所云者皆遺不見錄此史之疎也次曰羣殘脫無文惟羣名位官爾獨備撰者羊士諤書者第十一姪朝議郎尚書右司員外郎名缺依稀似易直字易直見本傳而表云易直字宗元相穆敬郎其人士諤爲羣所引爲御史故於羣稱述頗詳有以也偃師金石遺文記

右左拾遺竇叔向碑第十一姪易直書易直兩字雖磨泐以筆勢求之彷彿可見趙氏金石錄以爲竇公直書公直名不見於宰相世系表疑未可據唐書竇羣傳武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爲御史李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枝很反怨吉甫令按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戊戌罷相碑立于是年十月癸丑士諤已爲侍御史計其授官必在吉甫未罷之日則吉甫亦未能終持不下也文雖殘闕其所敘世系頗可證唐表之漏據表叔向於善衡當爲曾祖而碑稱高祖善衡又云曾祖元口兗州任城令然則表脫任城一格矣其所述諸子官階與史不盡合史所載者後來敭歷之職此據當時見任而言非有異同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撰文者羊士諤兩唐書無傳其詩載全唐詩小傳云士諤泰山人登貞元元年進士第累至宣歙

巡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誣李吉甫出爲資州刺史此碑結銜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正郎元和初所拜之官也碑文湮沒賴縣令湯鐄倬表而出之鐄倬字吉人南皮人領乾隆壬午順天鄉薦爲予門下士其宦偃師也邑中金石竭力蒐羅凡淪陷沙土者盡拂拭而出適武虛谷億罷官歸同修縣志盡錄諸碑跋以入志鐄倬之功不可沒也因附識之

諸葛武侯祠堂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六分廣五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成都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

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事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飭爲强國誰謂遵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壃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從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虐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僕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奔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衰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道腐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尊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之有水仲達姧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

遠心願奮短扎以掛羣議而文字虫鄙日日未果元和
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輿區寖亂餘烈
罷吡未息汚俗未清輟　我服肱爲之父母乃
詔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
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
風闐閭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
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忝管記隨　旌旄而爰止
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
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表一城尙流斯文以示
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
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尒
昔　在先主思其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
生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
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
仁中原耕食不測不克以待何戢允臻其極天未悔禍
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
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揔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豈約亦皆然矣嗚虖奇
謀□志天遏于壁嚴立威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
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爾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慤德云固　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
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
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廿九日建
鐫字人魯建

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敕萊陽曲銳觀武侯
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純正如甘誓允征不華不
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
二絕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與其弟公權皆以善書
名於世□嘗以筆法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筆正則
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爲筆諫子寬爲山南節度使
判納賄舞文吏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
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筆法各臻其妙也中
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
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
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
字其相與垂於不朽也耶大明宏治十年丁巳仲春
旣望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藍田榮華跋
碑之來遠矣由唐迄今將盈千載日□闕□間嘗過

讀竊有感焉已而詢訪遂獲的闕補以還其舊庶毀
璧復完而覽者無闕闕午孟冬之吉蜀府承奉滕嵩
謹識
闕摧殘余莅茲土表章葬瘞之餘整復屓贔之舊竊
以中立勳名將相包舉子寬正直伯闕靈永相呵護
不似薦福烟銷也　皇清康熙十一年三月朔撫
蜀中丞羅森識
讀唐碑文瑰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口
推裴柳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人亦重彬彬君
子哉粵東藩使膠西宋可發識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
幕中三公勳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
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碑在成都可
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邪弇州山人藁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子
覔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
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
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蒼潤碑跋
碑有云誰謂阻險殷爲強國誰謂遳脆勵爲勁兵此
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遳脆語廣韻遳七戈切脆也唐
書王伾傳形容遳陋字金石文字記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
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
中寔元和四年己丑也池北偶談
碑云陳壽崔浩之徒皆以變詐論節制之師以進取
語化成之治謬甚余思考亭朱子猶目武侯爲筆況
其他乎金石錄補
孫樵刻諸葛武侯碑陰文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
厭其熱泊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
噓而再然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
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㫒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
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蹉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
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田是毆武侯之
所爲殆庶幾矣然踦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
萬綽綽乎芸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
短於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
將奔走囹圄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
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
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
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魯心不愧畏人不疑蹟

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此文既刻於碑陰而無印本傳世明末大盜張獻忠入蜀屠殺之慘亘古未有萬里烟絕侯神人也廟貌得保無恙家大人刺達州予擬遊錦江浣花未果此碑予得之故家宦蜀者而錄孫文於裝本之末來齋金石刻考略

是時元衡以宰相出鎮西川裴度柳公綽皆爲幕僚唐書元衡傳所云開府極一時選者是也柳公綽傳稱武元衡節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今案裴公時爲節度掌書記公綽以營田副使兼成都少尹皆非判官特同在帥府耳碑不見於歐趙二錄王象之撰輿地碑目始載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裴公題銜云侍御史質之本傳遷監察御史論權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度府書記碑文當作于是時而爲侍御史史亦未詳載碑在前明補刻今所見者已非舊觀用爲可慽耳

文苑英華辨證裴度諸葛亮祠堂碑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謂亮與崔州平徐庶友善也而文粹以故爲荆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文苑英華唐文粹兩書俱載其文今取以互校如度嘗讀舊史英華作漢史聲震八紘英華作威震倚杖曰魚之有水英華杖作仗文粹亦作仗曰作如異代而同塵矣英華作同瀟倘父作周英華作佐周于嵯巖立英華作平立此英華之與碑異也誰謂蓮脆文粹作誰爲雖死口而無怨文粹作雖從死而無怨據武功文粹作武公而上下無異詞文粹無而字或師表一城文粹作師長終古不絕文粹作不祀鋪義渭濱文粹作鋪敷此文粹之與碑異也標題祠堂碑下兩本皆有銘字故州平心兩本皆作荆州震疊諸夏兩本皆作震懾爲人駐之計兩本爲皆作謀寇亂餘烈兩本皆作餘孼如仁之歎兩本皆作如在必拜之感云尔兩本此下皆有銘曰二字嗚虖奇謀下兩本皆有奮發二字下文口志夭過兩本皆作美智夭過若有昭臨兩本皆作照臨如公德音兩本皆作知公此英華文粹同與碑異也又檢四川通志載此文大率與英華同而別有異者元直神交通志作昭烈神交元德知人之明通志元德亦作昭烈顧畜短札通

志作短袖大抵皆傳寫之譌當以碑爲正也然碑亦有可疑者州平元直顯然是崔州平徐庶矣然三國志諸葛亮傳謂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則不得爲神交且云州平心與元直神交心字之義殊不可曉下文接治乎三顧許以驅驅是指先主三顧事與州平元直神交語氣亦不貫嗚虖奇謀口志天遐與下文于嗟嚴立咸受謫罰句法一律今碑奇謀下多空兩格若從英華文粹增奮發二字則句法不類似乎銘詞原不必有此二格也乃諮諮相國多一諮字係衍文志願未果誤書曰日未果日日旁註志願二字疑皆是前明補刻時滋譌耳碑云元和二年冬十月文粹作三年據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門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臨淮郡公事與碑合則文粹以爲三年者亦譌也至唐諱治字凡治皆作理此碑銘詞易地而理仍作理字而文云無治人之術直用治字與他碑別

雲居上寺詩刻

石横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二十七行行十八字十九字不等左行行書

題雲居上寺 并序

范陽縣丞吉逾

辛酉歲秋八月僕与節度都巡使王潛口口軒轅偉口口猶子騶騎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

詩

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萬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口口

同作　軒轅偉

不著登山屐捫蘿也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雲霓梵宇千花裏秋聲萬籟齊口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

同前　騶騎上

石室竅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曉翠清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更欲問支公

同前　口上

石路多奇迹幽巖藝寶經墓煙千壑裏新月一山明宿鳥知清梵樵人慣獨行爲隨　歡奉役豈敢學逃口

同前　節度都巡使太常卿上柱國王潛

萬木千峯空鳥喧潺潺水下長川人來石室藏何處一逕歸時帶暮煙

同前　　男益上

口公禪誦處絕頂共登攀日色千峯裏鍾聲萬壑間口猿吟砌近沙鳥傍溪閑一逕口藜杖行行歇下山

按雲居上寺未詳處所據詩前稱范陽縣丞吉逾同躋攀于此云云則寺當在范陽矣唐時范陽縣屬涿州今撿日下舊聞引名勝志云涿州有智度寺在城東北隅栁自唐時有舊碑刻其後即雲居寺俱有石基浮圖疑即此雲居上寺也謂之上寺者以在智度寺之後也唐時舊碑刻或即指此碑吉逾諸人之詩全唐詩無一載者因並錄之以見唐人詩千餘年來淪於草莽爲人所未見者盖不勝紀云碑書暮煙作墓煙筆誤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六

解進墓誌

石廣一尺四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四分十六行行十六字末行無字正書在孟縣學

大唐故鴈門郡解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進字進族茂鴈門派別條分今籍于京兆府鄠縣八步鄉解村人也　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道之第二子也修短不意去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終于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樹樓村之私弟春秋六十有五即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權厝於私第北二里原之禮也霜妻李氏偕老願違哀號痛切嗣子忠信次子少遷次子少恭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長新婦曹氏等號天叩地柴毀過禮殆不勝喪窀穸云具禮物咸備恐墳隴有變故刻頌立名以作永年之記

茫茫蒿里　寂寂松扉　痛君子之長逝沒寒泉而不歸

右唐解府君墓誌銘三十年前於城西五里紫金山寺前戍樓村河岸側出土爲前歲貢生席雲章購得移置縣西三十里衡礀村家塾嵌於壁上劉世俊比因訪獨孤府君碑過見之雲章子志恒因送置縣學文內稱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道之第二子也二語內非祖字爲父字之誤即而字爲父字之誤當是書時失檢即如誌內原之二字當作之原亦是顛倒有誤此可見也然其文但誌族姓名字鄉貫先世卒葬歲月葬地妻子頗與王止仲墓銘舉例大指相合且此外別不加贊頌語殊有古人不溢美之意頃見偃師進士武君名億所新得晉關中侯劉府君韜墓誌銘亦似此均足矯後人諛墓過當之習至此誌銘詞之妙殆不可言書迹遒逸之中饒有古拙之趣俱可愛玩佳物也孟縣志

汝瑚按誌稱樹樓村今尚稱爲戍樓村特以樹爲戍耳盍村鄉之民竟有千餘年不改者此以知故老流傳之說未可厚非而碑刻之徵驗其益孔多也仇汝瑚識

修禪道場碑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三寸五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正書在天台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并序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朝散大夫台州刺史上柱國高平徐放書

陳修古篆額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葢智者大師現身
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
及隋建國齋　廢修禪之號号爲道場自大師歿一百九
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
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舊　居以護寶所門人安定梁肅
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姓
陳氏穎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缺迹載　在別傳觀夫治
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
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
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花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
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泒别世既下衰教亦
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
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
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　大師當時教尚蕳畧不能廣被
而室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
其教大略卽身心而指定慧卽言　說而詮解脫演善權
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法花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
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　相奪倫
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心路不惑窺其教
者藏焉修焉葢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

若夫弛張體用開闔語黙高步海内爲兩朝宗師大明
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
天台爲司南殊塗　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兹山
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夫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
師溷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
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
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
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
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
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口
釁諱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
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
必引而申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嘗
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
之遺塵爰集于兹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錫駭
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
依歸繄斯人是賴汝吾　徒也盍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
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
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

示興秘載闡要道安住圓位白日麗天天下文明大師
出現國土化城無生而生生化兩眞薪盡火滅山空道
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
護持淨域此山有褱此教不極

唐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僧行滿建

按此碑完善文不可辨者僅十餘字今檢天台齊少宗伯名南所撰天台山方外志要載此碑取以互校增注于旁而文全可讀但碑書歲月爲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志要則云元和六年十二月葢誤也碑題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据志要云陳智顗即智者大師字德安姓陳氏頴川人寓荆州之華容梁散騎孟陽公起祖第二子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出家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願息心玆嶺展平生之志時陳大建七年秋九月也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度石梁過僧懸授國清之讖南出見佛隴南峯徘徊留意夕宿定光草庵指居銀地即修禪道場陳主凡三遣使手書勅詔師悉稱疾不赴入隋晉王北面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開皇十一年在揚州十三年旋鄉十五年下建業十六年重入天台十七年晉王敦請出至石城謂從衆曰吾知命在此故不前進跏趺而逝後仁壽末年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隴此智者之大略也碑文撰者梁肅唐書傳肅字敬之一字寬中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累授右拾遺母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然碑有門人安定梁肅之語是當從事佛門奉湛然爲師傳所不及也書者徐放無傳衢州府志名宦稱放字達夫元和九年爲衢州刺史此碑當元和六年官台州刺史也篆額者陳修古無攷碑云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方外志要云銀地嶺在天台縣北二十里一名佛隴即定光示智者處碑云陳朝置寺曰修禪及隋雍國清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志要云大慈寺在天台縣北二十九里舊名修禪陳時爲僧智者建葢思修初定乃定光授金銀地之所定光所居號金地此號銀地皆以土色言之直寺門巽隅號佛隴智者第二宴坐處隋創國清更寺爲道場碑云自大師殁一百九十餘載大比邱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比邱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

實所按智者以開皇十七年逝至此立碑之歲爲
元和六年共得二百十五年云一百九十餘載者
當由撰文在元和六年以前也大比邱然者卽湛
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智者之五世孫年二十
從左溪學天寶大歷間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晚
歸台嶺建中二年示寂于佛隴法智不詳何許人
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
後于國淸寺兆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無疾而化
建碑僧行滿南滿人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
微旨因棲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其智者大
師道行方外志要所載與碑合

晉周孝侯碑

碑高七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六分二十八行行約五十九字正書在宜興縣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
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
周府君之碑
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曩興煥乎墳典華
宗往茂爵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
遠派枝葉封桐軒盛烈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
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
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名諮議參軍舉郡上
計轉爲州辟從事别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
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
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
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
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譽叙揚名臺閣摽著風化之美
奏課爲能應往路謳亭亭孤美灼灼擴劭徇高位於生
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卒意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
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
未弱冠旅力絶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傷時莫
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謳其害名改節播其聲
譽遂來吳事余厥弟驩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從
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
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副
史墉泰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尙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
無難督匡熙庶績　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
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
　延闕之旁昂藏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

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禾布琳瑯杞梓珪
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
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
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
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
統初入拜諸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
羌歸附雍士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
年不決者處以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毋年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
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
教義又撿屍無主及白骨口口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
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
所糺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氏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
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陝北雷棠遂有二天
之詠荆南度虐猶摽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
軍迴輪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鷄犬罷喧
振玆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遥仰部從近欽是時氏賊作
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　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
武　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槩盡
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廿事巳策馬觀西戎藜藿
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弦
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
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韓
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
棉山架壑裰負來歸戎士扦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
風纔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捕同於豐雨立功
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
秋六十有二　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
殯壙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淸流
亭侯謚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
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　詔曰處母年老加以
遠人朕毎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
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
之巍峩北睇蛟川濬淸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
靖玘札碩並皆至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
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棻緐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
特播名幼有異行廿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尙
豪雄昇名　禁闥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家

多故式揚廟略克清　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亦浙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哥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陽甸返旆吳丘舊關雖入鄉路寘浮從榮制墓終非晝遊春壚以綠淸淮自流深沉素幰線繞朱旒嚳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家楬難畱鐫茲幽石萬代千秋

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

瑯琊承仕榮鐫

勾當造廟廿代孫故湖州司士息瑰　副元惜　宗錄同晁　宗典士琳　惟艮　與諸宗子同共構造

平原華明素篆額

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旣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碑尚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滅後人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爲眞耳尚須博考張溥陸士衡集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名與書俱漫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劒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攷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弇州山人稿

唐人碑多用此眞行體葢祖聖教序來謂太常協律郎黃某書是也其文亦非平原筆似幷陸機撰羲之書俱後人妄增者書畫跋跋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余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羲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謚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石墨鐫華

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三見皆作廿虎字二見一作虎一改作獸基作朞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瑯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尙之衆潰逃于涂中字竝作涂唐人加阝爲滁卽今之滁州而碑作塗非也士衡遜少旣不同時晉以前碑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爲僞作也書梁王肜作彤尤誤　王宏撰曰按史士衡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見殺於成都王穎又十四年元帝卽晉王位始稱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淸流亭侯謚曰孝禮也然則已死之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預爲云云如此耶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館亦誤金石文字記

予于庚子之春過宜興謁孝侯廟下訪是碑于徐太守藝穠以此本相贈乃舊搨本剝落無幾顧炎武曰此碑塗中之名諸書竝作涂而碑作塗非是按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李善本作塗中通鑑嘉平二年吳王遣軍作堂邑塗塘辨誤云塗塘卽涂水今滁州之滁河也滁之作塗葢已久矣金石錄補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書旣云重樹則舊碑固已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而諸先生竝不論及豈於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

右軍行書按重樹碑是正書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
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
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
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
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皆書全文其餘則
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
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爲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
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爲過之觀妙齋金石考略

按此碑誤謬甚多前賢指摘已盡其爲後人僞撰
所不待言然字畫頗工蓋唐人碑版多有集右軍
書者皆足資書家摹仿故是碑亦存而不刪

保唐寺燈幢贊

幢高二尺五寸八面每面廣五寸八分各五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咸寧縣

保唐寺　毗沙門天王燈幢贊并序
徵事郎前試太子通事舍人飛騎尉柳澈字直方纂
并書
周天宇環四極明照品類陽和發生者其唯日月爵儀
含光結隣潛耀職暉窈昧煒煌掩翳者其唯燈燭而瓊
室眆睞幽鼻發輝辯拼纖穠無奪物務燈之爲用其大
矣哉則有若白毫相如意珠徽照大千傍觀沙界明冠
兩曜流輝五靈出世之耿光也非獨昭彰曖昧抑亦兩
寶蓮華貨貝紛布以資生靈天莫測人莫辯千載盛事
歸於　我唐於戲道之行也德之修也其或懋建必生
奇偉卓然興之迥拔峩峩其流必大則今之建功立名
位階三事高謝四科文明藻麗者可勝道哉幢之建也
本於　毗沙天王燈之照也興於玉殿霞敞事之源也
肇自平康里蜀之符節掌留務□□别□□闕名□大
曆十一年景辰以宅奏□□□□年甲戌□□從道僧
名覺勝爰於寺宇手素　天王容飾未周報齡將謝
祈感　帝夢　帝□□□儀形聿修紺殿斯立
事詳豐碑幢則叙　天王之鎭保唐也□□□□□□
□□茇靈□□儼若覩相形肅金□□□□□□□
□□□□□氣□堂塔暗注持矛傑立而鬼神□□□
精□□百由旬內爲依爲怙僧藍以之□□□□□之
安寧日月明於外燈燭耀於內同乎□□□□□魄夜
朗無宵晝矣至於與感化允人望祈願必遂幽贊多方
不可遽數其有奉蘭膏照華殿燈明不絕歸信如流則
其爲福也展無壃之休其益算也續靈長之壽當寺
　內供奉大德了法上座超證寺主靈暎都維那超
元購良工奉珎財求翠琢斲而磨之徽雕龍序而贊之

文則陋矣敢揚光烈贊曰　　我唐
天王聖迹肇興于闐威靈傍洽仰之鈐鍵爰祚
聆予變現廓土開壃口騰電㷖其一
惟王有國惟神有靈教興印度德洽大庭綿口歲紀
天資克成僧藍是託國步爰旌其二
燈幢昭赫邈兮　天王炳靈垂休　帝業其昌
翠殿含耀徘徊煒煌慶于闕口祚于保唐其三
元和七季壬辰夏五月十五日壬申建
典座道堅　直歲義暘

盧宏正毗沙門天王記云毗沙門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左扼吳鉤右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在開元則玄宗圖像于旗章在元和則憲宗交神於夢寐據此則是時正崇奉其教也關中金石記

無垢淨光大陁羅尼咒石刻
石橫廣約二尺零高三寸二分鑿有四龕關中刻像每龕間字七行或六行行八字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咒文不錄
元和七年五月　法界生
天水口

裴耀卿碑
碑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十七行行六十六字隸書

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
賜紫金魚袋許孟容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長洲縣開
國男歸登書并篆額
地配天而萬有生息賢合聖而百常順序　巨唐六
葉明皇帝登寶位之廿一祀得師文臣侍中文獻公口
口階益口鏡照孟濤陳力　推口昭口口口口口口
耀卿字子渙河東聞喜人也伯益裔孫非子周封於秦
至桓公少子鍼去國食采於晉其邑曰裴遂爲氏焉自
鍼至口代祖口四葉昭義振口重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景仕周舉秀才富平縣令大王父正隋豐州司
馬蘇州大總管府贊治王父眘　皇朝舉秀才授許州
司戶登　明經高科遷口口郎口口口考守眞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封尉太常博士詳正學士夏官員外成
寧二州刺史贈戶部尚書公卽尚書府君第三子也初
河東夫人之夢熊羆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第聖曆中書判入等補麟臺正
字未幾丁尚書府君憂荼蓼之毀禮不能節服除調集
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乞關官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翰琭轉國子主簿詹府丞大
夫人捐館奠□謚米哀隣滅性制終除河南士曹參軍
睿宗□嘗列宮寮加朝散□□□□□□□
□□□□□□□□□□□□□□時謂淼雅不雜而
繩墨誠陳也亟轉兵部郎中長安縣令　轂下塗多
事弁刓弊相習名迫才誤堅貞鮮遂公更張其□□□
□□□□□□□□□□□□□□□□□月政稱神
明時宰有銜初覸正者出濟州刺史琭換宣冀二州清
明愷悌三郡一政物皆饒阜人不宂欺而濟陽信都□
□□□□□□□□□□□□□□□□□□□□除
左庶子仍領崇文館事疾間復拜戶部侍郎尋遷京兆
尹
上曰神都地有歸會豈□更宜處風化取則
付之於卿公下車而□□□□□□□□□□□□□
□革□漁奪兼并者讓田而市義穿窬椎剽游惰苦窳
莫不耿禁令而邦走覡徭經而易業　明皇帝
嘉器任□適每前席以聽□□□□□□□□□□□
□□□糴貴將幸活也　上徵救人之術公述
陳王者損上益下宅土中關內之利因奏鼎新漕運以
廩儲廩置河□三門□崖集津倉□□□□□□□□
□□□□□□有陘東之積中都有不涸之饋功齊神

化利及億兆漕負之徒征傜之吪追琢貞珉詠謠仁智
今存于道左　明皇帝舉勞旌善擢授□□
□□□□□□□□□□□□士天下轉運都使尋遷
侍中加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千畝五推之禮加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令張九齡奏請和鑪錯鈠公以爲□□□
□□□□□□□□□□□□□夷州刺史楊□賊汙
詔下□寵仍杖六十公以爲郡守當父母百城鞭□
實虧捐□敬以流代死　聖朝之寬典也殘毀□
□□□□□□□□□□□□□□□河西隴右
兩道節度公寄疏曰嘉運長□趫捍勁勇關於沉深計
慮矜功侮敵恐未百全後果喪師失律大起邊患三者
皆悉□□□□□□□□□□□□□□□□□□藥
示衡之動由其極齋□□□溥博幾□用有藏晦中無
磷淄推功與能癉惡□違皆所以載編簡而成平表式
洽□聞而播□□□□□□□□□□□□□□□右
僕射　上嘗命畫工寫貞圖于淩煙閣　手制曰所
謂傳神國之故事自武德至是宰輔一百八十七人登
丞相左右揆其一其□□□□□□□□□□□□□
□□□盈□若虛貴而隹卑衣無華祿食不珍異正考
父之益恭晏平仲之矯時蘧瑗之暮夜匪懈孫□之衣

衮不飾取類前志我無媿心□□□□□□□□□□□
□□□□□□□蓍蔡俱與公結金石之契□□□律
之□王□味先爲牙期也濟川中止孰主大鑪難老不
錫曷云輔善以天寶三載七月十八□□□□□□□
□□□□□□□□□□震悼罷朝贈太子太傅
謚曰文獻以其年十月歸葬絳州稷山縣姑射山之陽
尚書府君塋東四里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
□□□□□□□□□□□□□漢歎□□□豈
德祖同斆綜皐最知名綜官至吏部郎中皐官至給事
中郎中淑吏部侍郎佶京兆少尹武給事中□諫議□
□□□□□□□□□□□□□□□□□聞之益
於□詞推麗則之雄由不及道嘗蹊門閫功德儀刑將
垂芳於不朽發揮鑽仰孰授簡之當仁銘曰
日月貞明洪鈞造物股肱匡戴爕化陰騭　於赫明
皇追蹤昔王聿求仁哲俾闡昭光文獻膺時慶霄未□
□□四靈□□□□□□□□□□□□□□□□
世風流慶存翼子貽孫江海華藻圭璋後昆靈源之上
姑射之下宰府兆域□曹松檟照燭歲禩嵲嶫豐碑絳
□□□磬稷下闕
元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立
將仕郎守恒王府參軍姜濬摸勒并刻字

按此碑撰者許孟容結銜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舊唐書傳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新書不云賜紫）改兵部侍郎（新書無此官）終尚書左丞東都留守其封高陽子兩傳皆無也書者歸登舊傳云登字冲之蘇州吳郡人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賜金紫遷工部侍郎官終工部尚書碑結銜工部侍郎與傳同而不書賜金紫至長洲縣開國男則傳所無也傳又稱登有文學工草隸而不言其能篆書此碑登書并篆額又集古錄載百巖大師懷暉碑亦登篆額是登兼工篆也碑稱耀卿字子渙新傳云字煥之與碑異傳又云絳州稷山人碑云河東聞喜人地理志聞喜與稷山同屬絳州州屬河東道唐時河東道所屬有河東郡碑稱河東是道非郡也碑雖稱其貫曰聞喜而其後歸葬仍在稷山故稷山聞喜碑傳互見也碑叙耀卿先世□□□景大王父正周隋書皆無傳王父眘考守眞新書裴守眞傳云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碑不叙及父眘隋

大業中爲淮安舊傳作淮南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無敢害護送還鄉貞觀中官至鄭令碑不載隋官傳不備書唐官皆互有詳略舊傳又載守眞舉進士應八科新傳作六科累轉乾封郡屬新傳作乾封尉與碑合尋授太常博士天授中爲司府丞出爲汴州司錄新傳作司馬累轉成州刺史徙寧州卒贈戶部尚書舊傳無贈官碑惟詳正學士夏官員外爲兩傳所無餘碑傳皆合碑云公即尚書府君第三子也舊書守眞傳云子子餘次弟巨卿耀卿是耀卿爲第三子與碑合新書耀卿傳云守眞次子與碑異也宰相世系表載叔業北齊爲南兗州刺史初歸北號南來吳裴事後魏爲豫州刺史叔業第三子簡之簡之之孫景富平令與碑同景子正隋散騎常侍碑不載正子脅字歸厚碑傳俱無南鄭鄭令脅次子守眞字方忠兩傳無邠寧二州刺史與碑傳之作成寧者異守眞長子子餘次巨卿次耀卿是耀卿亦作第三子與碑合碑載耀卿歷官多與兩傳合惟碑稱書判入等補麟臺正字傳作祕書正字爲不同又碑于長安縣令之前先除左庶子領崇文館事右僕射之下寫貌圖于淩煙閣兩傳皆無而傳于拜祕書正字之後補相王府典籤濟州刺史後歷宣冀州刺史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二十四年累封趙城侯今碑皆略之或在泐文中不得見也又開元二十三年破奚契丹後耀卿與李林甫同奏請刊石勒誦書奏批荅見前此碑亦未叙及又碑云轉運都使尋遷侍中傳則云轉運使無都字又碑叙鼎新漕運以廣儲廪下文多泐據新傳云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緣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可據以補碑之泐至碑所云逋負之徒征徭之吡追琢貞珉存于道左是當時立碑頌德政也而今不傳碑云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餘人皆泐下文又有皐官給事中郎中兩傳惟載綜及綜子佶世系表則有六人曰遂泛泫綜皐延與碑互異耀卿以天寶三載十月葬此碑立于元和七年十一月距其葬又六十九年以臆度之是其孫佶官國子祭酒工部尚書時所立立碑之明年佶已卒矣耀卿有孫七人曰覞收彪佶琥武堪今惟佶武見于碑餘亦泐矣

李輔光碑

右高廣各三尺九寸三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正書在咸陽縣

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知省事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贈特進左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崔元略譔
宣德郎前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書
夫王者統極垂理其外必有英哲宣力股肱其內必有
專良布達心膂以成帝道古今而言君臣相會兼之者
鮮矣厥有　內侍李公可謂會而兼之者也　公監軍
河中以元和十年正月十七日薨于官次行路悽咽元
戎以聞　皇帝軫悼寵以殊禮褒贈特進左
武衛大將軍品冠　朝端位崇禁衛　詔下
之日人不謂優有以見　公出入中外始終無過之地
矣　公諱輔光字君肅其先京兆涇陽人也曾祖望
皇京兆府華原縣令祖萬靖　皇涇王府長史父
思翌　皇涇州仁賢府左果毅賞緋魚袋　公即果
毅之第三子也質表華茂氣懷恭敏建中歲
德宗御宇時以內臣干國率多縱敗思選賢妙以正
宮掖故　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假屬
皇輿巡幸　公于斯時參侍指顧應對皆愜遂賜綠超
授奚官局令勳以元從之号其年又遷掖庭局令與元
初　輦入宮闈　公屢含天憲復命之日皆

中機要遷內寺伯時有北虜入　覲將以戎馬充
獻數盈累萬　國朝故事每一馬皆酬以數十縑
帛拒之即立爲邊患受之即王府空竭　公承
命爲印納使迎之朔陲諭以信實交傾之際虜不敢欺
必以精良者□後充筭省費之技億兆相懸生靈所資
安危是繫即　公之於國可謂有大功矣　聖情
歡悅遂有銀章朱紱之賜由是方隅重事咸所委屬嶺
嶠之南漸于海日邕管地偏人狡□□□將有黃溪洞
連結爲盜者僅甘萬衆　王命稽擁逮于周歲隣
道節使咸請進討　德宗皇帝且曰以吾人
伐吾人兇之非利於是命　公招諭□□□□違臨所
部公乃訊詰疑懼昭示　恩威浹辰之間咸知所
嚮公素練兵機具見腰□□巡視川谷占其要害奏請
於海口置五鎮守捉至今怗然人受其賜獻功未幾又
屬太原軍師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
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守　公馳　命安撫下車乃定
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十五年間去由
始至遂　特恩遷授內給事又有金章紫綬之賜
元和初　皇帝踐祚旌寵殊勳復遷內常侍
兼供奉官明年銀夏裨將楊惠琳西蜀副倅劉闢或以

長師甍殁昔侍塞怙險初有邀　君之心終成悖
亂之跡　公密表請發當道步騎誅討功成之日優
詔褒美曰卿志懷嫉惡情切奉公繼遣偏師尅平
二寇雖嘉將師之勤足見監臨之効拜內侍省內侍知
省事中署之貴寵極於此尋因入　覲懇請留侍
乃充鴻臚禮賓使又轉內弓箭庫使曾不累月
皇帝以蒲津重鎮監統務切復除河中監軍兼絳
州銅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交代之際人
心如一斯葢　公約己廉与士信靜專動和推安便物
之所致也　聖恩表異圖形省閤易簀之日享年
七十有四以其年四月廿五日吉辰遷窆于涇陽縣咸
陽原之陰　詔下所司備鉦鼓笳簫儀衛禮物　中
使監導出于都門榮觀路人寵被幽壤仕君子聞者咸
亦知勸　夫人輔氏邑号扶風郡閨儀端懿毋德溫淑
如賓之敬見于邑禮有子四人長曰希晏前將仕郎掖
庭局宮教博士次曰仲昇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子詹
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次曰希暹內
養將仕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希昇並皆克奉規
訓志存忠孝懿勳茂績始見其進也門吏晉州司法參
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于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

俱飽　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為誌勒之貞石且無
愧詞銘曰
涇水之涘高原堀起其上新墳葬我將軍將軍之德實
彰家　國水竭原遷斯文乃傳

右碣在縣東北五十里高陵界王氏圃中完全未泐
土人傳先年涇河南岸崩摧水絕流三日是碣適出
銘載水竭原遷驗矣甚奇並記 咸陽金石遺文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監軍
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葢不少矣輔光
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有權位
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
娶元擢女皆奉勅為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
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言豎
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橫多取良
人美女以為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碑內宮掖
作宮踐阼作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盧藏用書蘇許公
碑亦以踐阼作作祚 金石文字記

碑云輔光為河中監軍使者葢監張宏靖軍也巨雅
元略之弟巨雅曾為晉州司法元略又官于中都故

撰書此志以記功德關中金石記

史稱元略爲京兆尹牧貸錢万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此誌云元略從事中都素飽內侍之德其暱于宦者可知誌稱太原帥李自良薨于鎭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向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宴如十五年閱去猶始至李自良卒於貞元十一年三易節制謂李說鄭儋嚴綬也通鑑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鎭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事在元和四年自貞元十一年至此正十五年矣然則輔光之去河東亦在元和四年而是年復除河中監軍也輔光以監軍兼絳州銅冶使絳州銅冶置使亦史所未載也云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以史考之蓋王鍔張茂昭張宏靖趙宗儒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云輔光建中歲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超授奚官局令勳以元從之云云云又太原口帥李自良薨于鎭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害云云又除河中監軍兼絳州銅冶使又有聖恩表異圖形省閣之文舊唐書宦者傳元和長慶以來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誌稱輔光充白身內養白身自爲宦豎淸資遠元和後號始猥濫而內養之名不見于志惟楊收傳有內養郭全穆此其可証一也食貨志大歷四年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職官志諸鑄錢監絳州三十鑪誌稱輔光兼絳州銅冶使當以鑄錢重其事特設此官益權宜爲之不見于史尒史于職官內皆書勳號功臣有圖形戢武閣淩煙閣而內史省諸官署缺畧今誌稱勳以元從圖形省閣宦者殊寵于斯極矣又王定遠見李說傳王定遠欲謀殺說後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名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挫拼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據誌則爲見害于亂兵誌宜得其實輔光有妻輔氏子四人希晏希遷官內侍省希昇無官惟仲昇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行次旣不從希官又不爲內侍蓋必輔光之勢冒爲閹兒以希規進取者崔元略傳元和十二年遷刑部郎中据此誌在十年署銜員外郎殆以是敘遷也元略以士人爲閹官譔墓誌言與兄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

命錄實且無媿詞攷元晬嘗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
峻則其諂附出于結習固不知其言之醜也投堂金石跋

盧公夫人崔氏墓誌

石高廣二尺一寸五分二十五
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竇從直撰

公燮書

元和甲午歲有夫人崔氏粤華宗令人德門賢婦以首
秋再旬旬外五日終于東郡正俗里之私第享年六十
九嗚呼母儀厚德婦道宏訓令問如在誰其嗣之夫人
諱績号尊德性博陵安平人也東漢魏晉延耀不息迨
至本朝宜昌而蕆曾大父通許州司馬王父知慈秘書
丞贈國子祭酒父倫　代宗朝以前御史中丞使
吐蕃拜尚書左丞殁謚敬公伯曰譚左司郎中伯曰榮
右補闕叔曰殷衡州刺史而皆以禮自持用榮爲誡善
慶所及夫人益光夫人即敬公之季女也年十有一歸
于范陽盧公惟公人倫碩德冠冕良材往踐王畿滯登
臺閣器業尤重紀綱洛川貞元己卯先夫人而屈於命
夫人晝哭捐軀未忘誓志無違撫育不易慈仁勉己成
家樹立餘業過此則修學大悲一切解脫夫人元昆衍
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池三州殁謚懿公夫人
與公孝慈以類告終歲月十稔而同同氣之言於斯可
驗矣夫人有男一人女二人女則組紃稟訓婉娩承華
結褵從夫榮耀他族男曰從雅頃歲辟召　制有成命
參佐戎律換万戶尉終養不虧十年向晦丁艱苴宅竊
疚其懷初司錄府君先卜梓栢谷口因而祔焉至是問
從祔于蓍龜不克問改祔于蓍龜襲吉君子曰儔無不
之今則何遠乃歲十月六日奉夫人輤襚啟府君東北
九里合防以虞陵谷順也嗣子謂從直忝懿公顧眄又
備末姻尙戴恩光早詳勳閥託之琬琰貽厥彤人銘曰
夫人之生榮耀勳華鳴環適人慶彼夫家姻族惠懷靡
不稱嗟温玉貞松保厥終始母儀婦道遺範巳矣雪涕
鮮原反覆孝子

誌前列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竇從直撰後列公燮書
名而不氏未知其于崔盧何屬也從直見宰相世系
表書官兼殿中侍御史與誌合崔氏曾大父通許州
司馬王父知慈秘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代宗朝以
前御史中丞使吐蕃拜尚書左丞殁謚敬公案倫附
新唐書子衍傳實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
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四

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遷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賓客卒倫加官爲常袞草制見文苑英華云頃
以昆夷之俗繼好勤誠不忘綏懷喻我文告乃命太中
大夫前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
袋崔倫宣明威惠撫柔西海終能復命亦既序成云
云可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與誌所言拜尚書
左丞合誌言伯曰譚左司郎中仲曰榮右補闕叔曰
殷衡州刺史元昆衍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
池三州殁諡懿公衍本傳云遷宣歙池觀察使與誌
合而以御史大夫出任于外史失載衍見舊唐書孝友傳略其諡不
著未若新書之詳又誌稱叔曰殷即傳稱倫弟殷趨白衍所
稟舉送夫人所者也誌夫人書其伯叔及兄金石例
冗濫牽附無過斯者非可爲式也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3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74

PL
2448
.W2
v.12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撿挍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季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 元□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扆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日自理朔陲邊風變和氈裘毳辮皺袵從教
予嘉于褒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閩
越千里遙頼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 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予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烝人壽夭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予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万兵六十旅予盾戈戟戎車鐵馬洎翔□動稙
宜咸頒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而東紅旌大旆發自□□都人縱觀充
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幢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
月□日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日無一息無一顧望
忘嚮之 常命舊府無積衣食贍之則□聲武備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驍敢野
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
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迺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
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剛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允誰或紿幽
闇□謂神無知故□□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度
營田□□□□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襄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寮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叅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叅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攄　節度巡
官閻頲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撿校兵部尙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書俱失載其撿挍尙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巳自尙書遷僕射矣結銜有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鎭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内豎立則當時固以爲舊物而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爲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踽兩唐書傳稱瑀釋褐右金吾胄曹叅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爲太僕卿大和初授撿挍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三年加撿校工部尙書又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爲刑部尙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綜其前後未嘗爲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别一高踽而唐書無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類齊名蘇子由欒城集荅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爲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卽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尙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郎出爲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而不詳何年据舊書李愬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
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
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
高踽譚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
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察推官者不
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
時搨以見寄碑尙完整字亦遒娟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横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缺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子於斯歟柳子厚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僞書不足憑然茲刻
實宗元書也謝啟昆粵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内馬平爲
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爲龍城郡乾元初復曰
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自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碣文亦祇六句首
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爲龍城而因
以龍城柳爲碣名也末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
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
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
爲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
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竄斥荒癘堙厄感
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爲
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爲恍惚之辭謝中
丞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横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號憲超塔銘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廿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
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曆八年試業得度隸名住與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輟優曇花之句僞曉夕相仍分隨利之開
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揔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爇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僞氣力漸微絕粒罷飡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旬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昃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努力勤業法乳相親金泉碏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怗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昃等號呼慟天空□血灑澗流汨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慘然巍峨鴈塔崛起於西原颼飀松吹金龜
之田即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與國下莊𦑉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飄爾終矣門人子昃等採以荊珉徵搜
哲匠鏤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戒行嚴潔　松筠比貞　秉志堅直　如崐如荊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句
絕粒　而亡內逼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昃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禺　子琮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鐵　仇元誠　史湊　趙擕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愼疑　牛雲　劉與
韋牧　宗說　張政　敬鐶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按
刑部尚書兼靈州□都督府長□□史大夫安定郡王
□□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
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賷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
有者八日□□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賵賻然後以左揆之寵印晝綬告
于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衙前兵馬使撿按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陳許節度押衙撿按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綴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尚書左僕射安
定王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爲酋
帥貫統數千廬落號别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世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
錫祚蘊降生畯賢　公形淸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聓　公
之伯姊婿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
以恩恭事朗寧王自良鎭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部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探手風生過目
冰泮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侍御史
工部尚書滎陽公儋杖爲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大司空
嚴公綬擇戲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舊遷爲撿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槩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嶺鎭北兵
馬使代北軍□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爲秋官改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爲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爲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承□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撿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旣平淮夷秉圭來　朝跪　公官伐德善
悌湞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警□追琢琬琰云惟　公
□毅直淸潔矩莊明不爲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　公與今司□左右就養不□冠帶者
累月其□鴈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淸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鰥孤遂安姦盜訖熄貞元中　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
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旆之前立無駮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
以咨之或壍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繫君
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朝旨改轅無失於
戎律其在振武也懲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灾我人離落
於是遻騎或期楊威稜於沙磧冠胥愕眙深潛而遠遁
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庚空竭於是置吏立程
懸信賞於表綴農皆皷舞寒耕而熱耘矣罕羌之豪曰
懷榮曰黒口口賊攘跋横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
禁　　公乃飛語以遠其卻開恩而息其意密𢷬其疾
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淸河湟威動朔漠邊之至于靈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傜有
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
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楚方奏薄伐于
　　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朔方擠師子許昌謂脯
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　　公亦義形于色倩發
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綏狡童之戮于終
歲也翌日而　　公疾浹旬而　　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
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髣
面剺心輟舂罷市而已嗚呼黒山雖順赤嶺猶虞而耀

卿辛未已高壽宫永閉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
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
我后耀武敷文蝙蝠我王秖飭邀勳皆在偏裨與道則
直洎司纙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十乘啟行藩籬單于
禳𥛚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己出塞上師壯軍中䝱實旣
宣大忠宜奏膚公西截畎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
崇身已滅兮名巳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黒栢夕悲
風

光進與弟光顏竝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
高唐書二人竝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撰光顏碑李
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
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
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
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
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金石文字記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阿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榮爲公偕大司空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尚書與碑題刑部尚書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亦遺焉子季元燧元新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在寶歷元年也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令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爲前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奉國葬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據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據碑文是元和十三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蘊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旬有八日口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旬有八日此句有八口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
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
碑即謂此碑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
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
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
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一姓貞觀初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
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
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
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
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既與碑異而
又似以光顏爲即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
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撰文
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
竭庚作庚是筆誤句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
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㝡鉅自三代聖 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㝡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融天寶中　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　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
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
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
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
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鄣牲
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
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
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
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
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
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嗷譟武夫奮櫂工師唱和
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乹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猒魚蟹五穀胥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
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
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
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在官神人致喜海濱之陬既足既濡故不均宏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
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
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
四鎭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畧而
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知與嶽鎭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䄍碑以䄍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䄍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闕八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裝本今取畱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䄍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宫敬祭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涉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裝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三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
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
皇甫鎛惡愈猖直請量移下郡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伾傳云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䄍冊自
京師至齋祓視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一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䄍版竝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䄍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勑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据此知御署䄍
版事已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一年檢通考後
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䄍文亦附
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
文所謂䄍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
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
春之月旦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
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
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
美之据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
衆人之請而作此也戣字君嚴孔子三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戣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入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戣進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所載戣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即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鈌渤三字今檢全唐詩補註于旁標題題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係贊美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是即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徙倚如有賴全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詩末題曰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宋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三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宋公神道碑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遇撰

翰林待　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郢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衙奉　綵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師鎮靜邦家宜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入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居肆而名動諸侯居
里閈而勢侔卿相雲傳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
緜緜不絶廿有榮位皇祖游仙皇孝珍玘並育德當年
鍾慶于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再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
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在非其人情則莫達使乎
之選　朝廷爲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馹騎所至風從對敭　王休衆高敏捷累踐要
職官更居丞幹蠱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
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
於假援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　恩
斂衽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
宮闈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漠北虜敵邊
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既下仰辦於公量
財撈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
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倚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勳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　恩
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
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痍親自
撫恤問以疾苦布　皇恩於閫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緜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
夷剪除荊棘過合流下郾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
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　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遘逆窺竊近郊　憲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
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爲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
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衆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投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寵　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遐蔡牢落陳許瘡
痍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悅舊軍郡怗然既盡禦
衆之方眞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遘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祗事左右勤勞
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爲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惘□云亡是有追□
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
備著勳勞曾無矜伐每□榮獎憂形于色午參之□變

繆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駈馳二紀出入　四朝迭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大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倪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　侍甸服監臨榮□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罔極以遇久同　王事倫詳勳績桑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闈出奉　紫泥星躔往復馹騎東西伯靖
負阻嘯聚五谿宣　我威恩革彼昏迷北虜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干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雞桀
□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京部曲嗚咽鼓鼙
佳城白日草露淒淒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掊土得之項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嚴綬傳則云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溆州蠻碑作敘當以碑爲正孝誠爲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舊監忠武軍碑云溵蔡牢落陳許營荒二年之中四更節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溵州十三年又增領蔡州故兼舉溵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繆子之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閒交午也是午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于俶擾之際撫諭于谿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爲僅能嚴綬潘孟陽柳公綽等所破降云元戎投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詔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李師道遘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從義成節度使師陳許兵

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爲監軍即
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
也關中金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爲忠武監軍薦歷華膴而有妻王氏
有嗣子士倪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
爲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
許軍攻是時光顏爲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
蓋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竊
近郊桊木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
數萬斛倉百餘區卽指其事授堂金石跋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邠國公功德銘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楊承和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
詔陸邳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爲佛三身互相應化無所從來百
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
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
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淸濁之未然識方圓之
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
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月立萬
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
不知仲尼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
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覩
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卽尺晏秋豪擬於
人卽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瑚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
卽迦毗令人拘郲貴族皆辯搖金刹名振鐵圍駈六賊
如衆鳥之避鷹鸇懾四魔若百獸之畏狻武而性海無
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肯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巳之
法隨滅滅巳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
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
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
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袪外緣於見
性解出入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溺
山而小聲聞觀杭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
於幻強立眞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
無所行非　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
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
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
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
教東來思玉毫而口挹鷲峰仰金偈而虔聽貝葉身已
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
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郎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即見如來今有右街功
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
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
公曰守謙職是　禁營邦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摠緇黃
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冑淸愼爲戈
矛跡侚　彤闈名高　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璋佐　密
命鼓翼高岫躍鱗淇波飛鳴近　天得志江海五年加
金紫掌　樞機濵汗流心散爲　膏雨　如絲入耳開
展成綸捧　白日以揚光戴　青天而翼　化處事之
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與　天討未平

干戈在野　天心悉師老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
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
暢　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暴整戎事董護諸軍與
將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即籌生巨浦
雲出深谿或察五間之情即趙搭芽楊楚金伐木若有
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
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駈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
卒張范道雜旌旆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
爲鋒鋭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
葛伯之賊夜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
同激電似霜露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
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
保溵曲官軍圍郾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
目無全牛執其吭如蒭豢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
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爟火失繼人無鬭心畏夏
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按轡而入醜類
或歔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徇　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
輿尸覆族誰與告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艷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疣實可憫惻然違子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曰　皇上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罟自結厲階彌崇
即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況　天德好生容長萬
物是以曲開洗汙旁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
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
當宥咸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
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　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
一人十萬　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梟䳄方因
惡鳥巢傾折翼於此　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
監門衛將軍飛　詔追還　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
牖捧造化之關捷勳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
直以沽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
年　天□鑒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
印授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
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
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　鄙浮華而處中甚護聲流酌
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
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　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
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
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
于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
去之八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墨沼之上花開方絜之中衛索分鑣王羊竝鶩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俳佪安住法輪必資
豐敞作制惟永壯我　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窗鱗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
蟜之梁藥乂命徒競戴岌峩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爲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構遙□□緣立無數
花幢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尊眞鵷鴿若飛而不飛虹蜺似走而不走欒櫨櫛比雜
之以琳瑯榱桷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
雌錯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覩之炫目公輸閱之奇□□
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於是方表含輪
輿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
者悉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
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
尙者□□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
疏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
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璧成容玉睟高覩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
頫於音律五色□□亂其目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
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
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
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
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龍□軒四王護闥雨露香砌何
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
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
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
若德豈同 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竝羲軒
駈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
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 委擢如荷 丘山蕭艾空竊
於 春陽螻蟻每慙於 雲雨脩持□□允奉 穹蒼
上蹟 晃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映滄宗
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
太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
藏勇於施捨闡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上積於
恩光啟導法涯永資於 德澤 帝曰俞卿以
菹滅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 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借持正念調服其心爲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
多劫中爲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寶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蔭乎千界□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曆天齊金輪

纖固承扆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爲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蓬茨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曰用之効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侯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皐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況逐
日無功而敢煩覊靮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赳、鑄俎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驅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輙盡
野辭書于琬琰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睹微塵剎土凝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
三乘竝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謗歸
歟歸歟𫓧彼迷忘優曇忽折摩尼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倩靈蕃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即存捨之即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璽典克續頹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眞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縶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崗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蘊海會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慫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
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敞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堦異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是請操繩
般求執斧模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鏤飾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競麗華璨爭新驪光耀
谷浮彩榮濱既美且良悉得其眞實樹成行寶堦上聳
菩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寶以方外四門不扃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鑒行藏會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脅智劒常拔三災不怯何
以奉佛剎鄉散業何以奉　國演日成功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
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
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石墨鐫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
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
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
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
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金薤琳琅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爲文而書之承和一閹人
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
中宮之門者爲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
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蓋
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
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
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
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晏爲尺鷃蒭爲芻參皆異文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
蔡人迎戎命公撫衆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
爲國祈福故立此頌碑末云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
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翺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
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爲關中金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于
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
蟻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之于上前後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
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
傳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欲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
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靜於是流楊
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
于武昌承和文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
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
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
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
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國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
迎上于江邸又自傳憲宗日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授堂金石跋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 宗閔 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即位乃訪於百執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興我唐惟
二三臣功孰爲大僉曰邠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
于□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爲上
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爲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
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不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以麾下万八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傳于城
下賊衆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册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
王父始自北土□于 天朝廿捴部兵爲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
將儲□□祉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 先公之
美於後廿於□□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入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 命惟
恐辝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爲百吏於宰相皆寮屬也又
何敢讓□視功行狀□□其語曰 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廿廿爲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爲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 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詔靈武請爲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西戎北虜之間□□□
聲牟皇考諱延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上柱國牟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爲部下推伏旣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　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牟□濟河陷洛而崤函不守
玄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曰吾平生志業當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駕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所享年卌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卌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玭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亥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薨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廿爲大人綿綿千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當昆夷尚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陷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熊虎□□桓桓毅茲西土　司徒特盛
爲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
□□□□□□□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旣寵尚書遂尊　□□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籍于公族同我宗子存殁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於時方在貞觀初而史以爲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叙雞田列爲內地建置刺史之由纂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雞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祿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贈工部尚書表旣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玭爲朔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即書光進次光顏是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永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疏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永叔但即舊史所錄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據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郎在長慶三年冬新傳不載至四年貢舉事畢即權知兵部侍郎案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元和十五年歷敘至鎮許昌斬木首平汴朱冊功拜司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即位正拜司徒汴州李㝏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俄而誅㝏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巳及長慶四年則非二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汴州李㝏碑書作个㝏即介字與个介相通同例尚書秦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碑巳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三十三字正書末有朱皇祐辛卯中冬王□壽題名一行十九字篆書在祁陽縣

修浯溪記

襄陽羅洵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乱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欹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　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徹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　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畢賁鼎竦然曰茲亭刱治之始旣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閑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圬填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旣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日維舟於此負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

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鐫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幾三歲今來鬢已蒼劇苦看篆字薙草覓書堂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疎擁水門逕斸叢篁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耋疆界指垂楊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書者羅洵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即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乱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
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
玩詩意云覔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
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
已詩首云昔到幾三歲今來髩已蒼可知友讓是
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即
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
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殆以此爲
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
幷序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　勑撰
朝散大夫守尙書庫部郎中翰林　侍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　勑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䘚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鼎如風振槁葉戴　君若鼇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臣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兆曾祖嵩　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思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　皇左金吾衛大將
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
土公劲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吕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凉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
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値酋豪以缺守盡亂殺掠平人公
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
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
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淸道率飾以金紫將　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士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鎭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
有待驍騎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刼銳
皆先羣師而實力焉遷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泚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撿挍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厲以達　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撿挍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决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損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
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
絶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
鋻如通道碁梟獍以淸　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
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鑾輅爰歸廓氛祲爲祥
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
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
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
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
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戸公名懾戎王政和潘部始
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
轄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勳望巳高　寵渥巳極
宜從容頤養稍稍遷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
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　帷幄之間則言咈
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巳行而
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
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爨時戢兵安
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册贈太師遠賻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
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
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
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遐延于
後有子曰愿故撿挍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鎭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揔故太子中允
贈兵部郞中曰愻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
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撿挍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
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遂以善政曰愬故撿

拔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
故渭南縣尉曰聽撿挍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挍俗是以似之曰惎右羽林軍將軍曰慇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鬱彼松檟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墉垣手搏足踦
如衡如樓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闈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讙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旣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賚夫言詭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穸遄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皇

我祖之丕業緊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覩億
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十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聰總愻
憑恕憲愬懿聽惎慇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伷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
伷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爲正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背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弇州山人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能文者聽此舉未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摛辭乃徒以官爵高趣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也使李愿若在或尚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跋跋

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淸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四鎭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鎭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是

金薤琳瑯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石墨鐫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敕撰予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爲鋪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忌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庚子銷夏記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刋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没而此碑尚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霆擊凜凜有生氣特以誠懇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金石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值酋豪以鈌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軍乃轉寫之譌爾碑經後人重開雖間架尚存而神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譌守爲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搨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爲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内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爲左證乎（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撰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謂敬宗）迎江王（即文宗）立爲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淸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爲不同據傳則穆宗即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惑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是度之守司空改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書宰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之碑敘先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亦不載立廟事葢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渤其前並未先有封爵稽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建碑即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蹉跎若此者也末署歲次己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葢趙氏當時未撿歲次己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封縣中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　制拜　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聞維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爲雨風瑞時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河高故曰嵩高視秩居三公　明朝虞昭郭頎
祀歲嚴恭署祝紆　御札詔　賢導
宸衷皇皇　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戸松泉寒壽宮具脩諒蠲吉曙色
猶蒼曚端儀大圭立輿俛聲玲瓏挹瓚椒桂馥奏金巖
巹空靈歆若有荅髣髴傳祝工卒事不遑覆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蠶黃氣如龍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入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窅踏翠遍諸刹趣緜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屐迹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又有九龍潭在
寺側崇崖對□壁□千仞九曲分蓄鍼黑不側龍門計東谿三臺有何蹤雜道書云
自嶽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覩三學仙女遂以爲名焉金
像語奚應仙經云嵩高大嶽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在中來語寺僧密公密公時在嵩高寺寺在
嵩腳上聞之欣然拔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之卽入山水唯覩一麝香去人三四步側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久迴顧去十步中忽有靑龍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玉八光想融盧元明嵩山記
嶽廟□爲神像有一玉人長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
云嘗失之經旬乃覩瑤漿与石髓清骨宜遭逢□說嵩山北有大穴中覩二人圍棊
有一杯自飲与墮者飲氣力十倍棊者問願□否墮者云不願棊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得出若饑取井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問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髓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誠富東山興須陟中台庸勉促旋騑軔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郎異期爲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人薛元
余祓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于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袞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淮制拜嶽準字作淮金石文字記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通爲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爲唐文宗太和年也說嵩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苰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詩排奡頗近昌黎眞書規橅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賞之不虛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守此獺祭也末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石于圮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爲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爲敬憲石記中州金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誤河南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往御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爲汾所寄無疑而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爲之耶唐石刻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爲亦空三格耶小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云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爲不全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爲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左傳正義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狩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困學紀聞　授堂金石跋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十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
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
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
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
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跪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
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哉自古多有以
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
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
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
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
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
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
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
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
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
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御諱等數十人

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
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
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
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
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
生師所處亦窘寡以新斯宮神降其獻
講讀有常不誅用勸揭揭先師有師之尊
羣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堂
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
撰
舊碑題云元和十四年李使君繁經始
文及置石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十月朔
廿五日癸酉敕使君儐建立朝議郎權
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迪書隸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
夫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
金魚袋陳公碩書并題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借緋王寶龍篆立
皇明嘉靖癸未十三年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同知
吳郡王倫校補　陳[illegible]新摹刻

釋文

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弟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繇經始碑文及置石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迪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王夢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同知長洲王倖校補　陳弌新摹刊

按此碑據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迪行書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倖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書碑則初爲任迪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王倖校補即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據否也文爲韓愈撰今取宋晉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有又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廩米集本無又爲二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哲以贊攸始集本攸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考異序所謂莆田方氏即方崧卿也石本當即敬僚所立者晉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尚是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有缺泐模糊及剪褾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文後九年矣碑載鄴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州据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爲朱子及吕祖謙門人重立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横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三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戸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瀆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馬災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沉誠信不虛發神明宜尒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貔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仞城既毀方夫心莫醻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畢命在旗下僵尸横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嗟尒抱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將提節悲陽秋顔子綴清藻鏗然如素璆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宋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戸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顔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瓠子隄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見遺廟即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城相傳云衞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即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即縣治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据新書本傳太和三年召爲兵部侍郎出爲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戸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尚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記以爲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曰東郡是滑州舊名也義成軍即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感漢策全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書葢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問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虔州虔化縣丞父口晃皇任禺州別駕題輿貳邑克著公清積慶所鍾寔繁龝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子　府君即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淸白自持有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于豫章晚從家于京國優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葢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踈之辭榮四晧之讓祿媲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韋村烏虖梁木斯壞哲人其萎青烏占窆歲
之期白鶴爲予喪之客夫人扶風郡　萬氏閨門肅睦
無慚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貞觀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　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慧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顯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後　國始大焉　代著仁德　府君嗣旃　清愼
廉退　吾無閒然　秩試王府　道優林泉　積善何
昧　逝于中年　洪固高原　南抱樊川　佳城鬱鬱
宿草芊芊　鸞鳳茲祔　龜兆叶吉　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誌所稱吳達及其祖偉父□晃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累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憲宗子初名寰
後改名忻始王高密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一十五里管鄉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巖
撰渾偘神道碑有胄貴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據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横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十二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㟧兀古木□□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夾澄澈嶐石生□勒□艦時邅迴輕舠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鑒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行十
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綴可
□積學浮堪擿□藉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淺浪翻殘雪石鷰雨中飛霜鴻雲外別迴鴈　浜洞已勞
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陽縣白鶴□道唐吾亭音
仰文哲祁陽唐亭元中丞次山所居　川間□漁釣山上多薇蕨無以
佐　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己行將□此路
好□□吾其謝羈紲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顗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復言三宰劇邑再爲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也而不載此詩詩中鉄㳅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爲郡牧者是已蘇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并序

沙門至閑譔

瑯琊王周古篆額

□岐大師法号甄汝幼而聰敏倜儻不羣心目貞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雖□處在□□□勝妙欲樂□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式求正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靈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滅金□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而□叅靈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縶於是形同水月派跡入天見楊岐山羣峯□□乃曰坤□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荅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靑嵐色中化出金界一□□□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緣已畢幾感難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定門□□□□□□□□心没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衢羣星失曜大□梟木積爲香樓用建□吡□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波巖掟錦章列其前澗撲銀河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將□其心式旌□□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　如淨瑠璃含寶□　常□□水灑羣靈　大注禪河未曾竭　獨步楊岐山頂上　建出花□勝仙關　樓臺壯勢射虛空　魔界輪幢盡摧折　閻浮月隱須弥角　一念收光歸寂滅　長留舍利鎮山河　光透支提照巖□　猶如蒼蔔花飛去　枝

上餘香長不歇　無限門人嗅此香　□□□□□□

□

判史鄭　縣令關　書碑人僧元幽　當臺鋏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廿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開爲製塔銘相距二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領作碑銘篆人爲瑯邪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邵二雲侍讀爲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得頃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燕亭甞宰萍鄉檢篋中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識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趙州刺史徐嶠□書

前秘書□正字郎萬齊融撰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韓持鐫

我聞語寂滅者本□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道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爲須吉□之降帝農教以耒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毗耶稽首持鉢佝詣於香積□迦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衛□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曁鐵輪位□實塔功成許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啓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遶雖方壇氣象□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逆觀音應現而□□利實虛求以日□□□甬出儼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牙之相神其不滅道在玆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觀夫輪奐規矩鉤繩刱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圓山之上結太淸諸天作葢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青□□□曲霞標莽蒼幽幽迹鬼谷之祠日剎晶明的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鎭無風時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謬崿崙之靈囿□□□惟神授道乃入□向使□□王昧巴連之因刱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驕玆山葢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登常住田者宋元嘉二一年□□□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于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
武皇旋樞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如地梁普通□沙門僧綴玆寺之應眞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聞純陁艮田之喻遂篤志焉既種既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覩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濬上人虛己淨心紬玆
惠業披衣畫其塍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　我
皇家執大□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
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　中宗孝和
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皷而陳其入國造船而捧
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朱□四果適時還陞紫□
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皐之淨業
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畜僉粗立僧徒理勝
力未贍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蒙俗之貪垢負
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詩歸之春秕
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
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眞陸水膏腴之沃壤

實神靈灌液之奧區於是奠其畛畷爭其版籍農野罷
侵田畯至喜入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陂二法師僧祗
之龍象也就先疇之畎畝敦老農之底績蔵事作製蓑
笠來思者入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去荒涼紫
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靑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
惠炬闍梨德業淳修僧統綱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
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始高軌可追□□□□
□□□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惠心苦節
今屆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曷鹵未斥塗洫未濬臺稗
翳薈湧于農郊夫其心畫制度目□幽折荷飾畚土堙
窪鏟凸隤□□摅石□溉高湊仰增卑陪薄分熱水□
□達□氣塡掀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廹終古旱
害浸以洊瀆冬二不祈於積雪夏無禜乎小雨由是湖有
□□之号焉當其春鳸司載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牙
或蘪或蔆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蓏汶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兒積聚築場圃乎不遺秉
羸無□□□□□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二倬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吡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鐘而□□□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刼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欝金之香緇裳之集雞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之可貴二器沙□識變坋之非重資我飯□師之力歟都維那□綜遊方觀化大□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浮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成鐵鎮起其霊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霊塔願貿金錢□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子早拔蘭書式典騏驎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鷲鵄之林賓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飾予舍那烈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傳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䇿會供香花願越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鄰其籌對輪王之金地且耕其筆多羅□葉而書偈云

渾儀草昧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種神農嘗其華其一燧人更運火正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兹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爲人天是之□皇極其二我闍維摩會語舍利如來大慈甘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其三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而亦□臻況□　之□□有待之爲身其四猗與童子供資砂糗法主大慈矜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五鳥道於許入寰在哉鬼神冥運風雨潛來白雲涌出青□□開□千輪之蓮跡建百福之花臺其六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太稷賜疇司農藹獻皋壤暎發湖源灌注既魚□以左右亦犬□而盤□其七菑畬平秩蔓笠□思爰疏畊畯是務鋤犁三農□□万畝祈祈自膏□而兼倍劉雨露與華滋其八諮兹開士賞功司過□以犒勤形以肅惰東作方□西成是課始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鑣其九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蒸甘露□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搏須弥所不能盡局毗耶之足薰其十藐爾赤松猶田白玉劉伊塔寺神邇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水緣十一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闡善根方樹式紀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爲祝炎燬壞久無竪立有好事僧惠印録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遊以
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
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留刧石中遥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　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宮風雪文章裹書鐫琬琰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
紅
石有口者口口音椰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
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
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
使齊澣以越州之鄮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
州鄮縣尚屬越州爲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
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
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
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
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
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爲剡越間隱逸之士前題
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
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
字郎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
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
父嶠無之字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
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此碑題趙
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
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
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
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
齊融崑山令云云据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
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
人所選國秀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
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
口正字郎當由前爲正字郎後爲崑山令未可知
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
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即此于季友否耶碑
末于季友范的倡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并序
宣德郎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
成式纂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纂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釭是轄
大宅熇爔羊鹿効駕亦各也覩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
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畫衣慙懼也
以至璧彞視袷未嘗犯者信生乎耳鄉可約束至顏氏
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𣪊喉舌鏑鎧其人我性鍚戾垢不嘗瀑雪近
非延栚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圮漸磴一
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爲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啄生
死之流闟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
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厖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
衝鎭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竇氏嘗夢禮掌塔旣而有
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戀而始誰竇氏日滋善種
福媵顙頷請介處不饐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
常之齋也雖虮口于牀將蟲不觸遂同謁揔持寺積禪
師始具五戒　大德毿執箠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佗如
顛日積公異之父卽留爲童俾勤汲𥙮不難離別初讀
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際腹三
百幅衆号聖童遂毀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蝎心入
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爲梓則速腐不能久持大厦故鼓
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澗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
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猊莖號鐘一㪅殷然大響十四
年西明寺遇方等壇試得度隸于慈悲寺初肄四分勤
不交睫卽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弋志於涅槃經
起信論功汰六麁理混四生壞隄瀵漱宗流于性或有
墨守慯痍利喙三尺一被偈荅暗革挻乾固毗耶比丘
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
利因遊鳳翔擅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覙覙不息處
衆如表影惟直矣或珥多羅葉者口蒲萄䕶者不病面
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暫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春觭夏于清涼山淸涼山曼殊大士是司䴴長遊之不
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匪趼㬋拜終日不息見若白
構而梁木散而釘虡乳剥於霓末戟網栂於巘表其光
大而稷直細而螢滴詭狀雲手瞥影電𩇕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
德行絜誠著也因履及蔚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
裔陟梗檜駢植衢柯四布夏𩓐所及百備苔色其下梮
車夜千𢇍攣芊芊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礼
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獅止法會福慶寺往
來於渭濆郿鄔間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梯桮魔
界日殹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爲元和初豐鐘創鉅咸難跂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𥙊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龤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緣
七人　大德一歎也自長慶中寶𨗡末大和初皆
篤幸安國寺　大德瀠于　前蹕儀形偈荅不隔
旒纊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菩隄悃乎穡郷洎七年冬季上茲而疾下茲而瘸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闍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置幢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日于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智文其行惟
肖門人契玄篤說者也　大德該臬玄樹心跡規矩若
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賁賁然不
羌淨觸噫　大德之去佛日虡泉矣門人與善寺實相
上人恶俗決疚顓虔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訃三
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鑱流導于港瀞覺路坦夷瀚屬其輈燧明厚夜業
白東晷由之不懈二乘其軺惟宣斯述惟寐斯紹偪盬
㯹㧻影直其表性若擢筠貌寒聳冰疥數絕貫衣特壞
歷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㲼不騰曕蔔惟嗅
多羅不斷鳴瘢翼慧無明破卯燼其業茀莁厥乘緩駃
絕中流平滬扶潭一雨濯枝嵐飈鼓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群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㟪跣長途僅半儵然而
往慧𢇍婉晚卯樹𧷤實奈萎霜苑甚垢斯濘衆縛斯亶
覺𨗡昉際大宅攸燁迴毫距昏𠚼蓮詎凋行著高石刼
窮不消
開成六年歲次辛酉正月癸酉朔六日戊寅門人圓進口一惠鑒津令則弘亮緣清召凡少吟志學維慶等同建刻　玉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今从舊拓本補入
識之以語士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
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
優孟者子秀名樽太史德涵子也石墨鐫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堦下矣物
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趺士人以磚礎承之不
相宜移來方廣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
脗然原趺不知何相遠也遇亦奇矣嘗初康敬修論
出之士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成隴金石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邃釋典稱裴專莊嚴流行徧爲
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禁公
碑記閎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尊重在
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
遺何以三也倘段子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
于若戒可嵩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辭二物
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議而不見如來已無可
之書固一時習尚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
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遠圓利瀏可擅一時之技出諸
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拈出
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墨林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焚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
十誡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入道者曰
比丘尼其誡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
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
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金石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拔孟子爲長者
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
爲枝用孟子語叙照俗姓龐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
鐘府折衝灌鐘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
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月不可攷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
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即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
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
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即此是也在東京
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衞
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
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
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本名萬善爲會昌
六年奏改碑于開成末即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甚是矣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温庭筠李商隱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即此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優薝蔔作瞻蔔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據文稱大和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闍維於寺北原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銘皆非闍維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放城集

唐 林放祠記

原□□□□故□□□□□□□□□□世道人心之大
□□□以□□ 缺 □□前□也 缺 孔子賢之□ 缺 而□
聿□言一時□奕世之下莫不□問礼一言□□□林
放□以□□ 缺 正□□□□春□祭□列于洙泗之濱
故百代□振人文于不朽也 缺 □以□朽□其□中□
□□民□□□□ 缺 □□□人□□ 缺 功□□□文□
□□□至不□可 缺 先王之□□□ 缺 及士民之□
□受其教化 缺 □非□然 缺 七十二□□皆確乎不可
缺 固宜乎与□ 缺 林放之賢□聖人□□雖泰山□□
如□□嗚呼此其所以爲 缺

大唐□和□年甲□春□□

按碑文缺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即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大和八年立闕里考似誤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在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于□西南皇

甯村□□□□□爲石至大和□□□□百九年是年正
月二□五日因移在縣之後□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没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中旬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郎晉昇平元
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
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關中金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子
□西南皇甫郡至大和□□□□百九年云云晉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此
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即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年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太和是晉帝奕紀元非穆帝長安志又
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鈌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
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嵊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
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疏鑿了溪人□
宅土而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爲雲雨乃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嵊亭
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刹宇頹毁積有年所自郲置基
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
轉釋老脩眞持誠玆寺護念常啓願興伽藍而歲月屢
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
台與脩眞會遇于剡之陽師言□禪有念今玆果矣顧
謂余曰後當領鎭此道幸願建□龍宮以資福履余以
爲孟浪之詞笑而不答師曰星歲有期愚有冥告泉元
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苹招遊□□師已卧
病而約言無□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　詔

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而備眞已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陁僧會眞
部領工人將以蕆事余以俸錢三千貫□□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閭里慕仁
風靡爭施□□之功力雲集濤源之蓮宇欝興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儼矣眞界昭乎化城擇□
行僧居之以悤寺事因具香饌告誠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万人介福所安翳我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荅余
固不敢以循眞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刹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遐秘龍宮貝闕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闡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既資勝因爲龍景福飾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有僧傳
信斯人巳亡斯言不□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冈資巳□□□□□□□□□□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即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剡錄旣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九

石刻十二經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傳六十七石公羊傳十七石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石爾雅五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七八層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正書題首隸書在西安府學）

周易九卷　王弼注（上經下傳共二卷）　韓康伯注（繫辭說卦共二卷）

又王弼略例一卷

經文不錄（十二經皆仿此）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郎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毛詩廿卷　鄭氏箋

周禮十一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

御刪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勅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釐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更宜　昭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敎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塋藏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宜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　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　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并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敎之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紀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遂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義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
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
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
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
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
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
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廟諱
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廟諱宣祖業光
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廟諱
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
即平王也所用之廟諱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
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
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
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
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
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
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
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
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
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
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說而無
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唯特記晉
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
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
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推校哀王廿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
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卅年燕昭王之十二年齊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廿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尙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别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太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尙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
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脩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横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積鋼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覊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
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内惡公
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
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
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
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
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
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
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
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
善靡從庸得不竝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
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
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
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
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
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
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
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穨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尹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孝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二篇其廿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廿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閒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揔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辯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諸俗之志錯綜奬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纇
搴其蕪穢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
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百□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
五十二字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栢暠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䢼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淸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闤闠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羽者白鄭請鑿入城郭方備敵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鄭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從置於學府之北牖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其器用畢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埴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龕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儼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何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謀安藏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從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增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秦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鏤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黎持

新移石經記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遵蘗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舉

下東生文多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石墨鐫華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韓泉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褎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繫辭下第八爲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次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作遘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君子以治歷明時歷作曆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罔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晢也辨言幽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辯其旁注者至静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作荃愈誤作喻二无誤作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　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子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劍矜其車甲
中誤作田舒懮受兮懮誤作憂予尾翛翛翛誤作脩
戎車既飭飭誤飾以祈黃耇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
誤作諒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侯疆侯以疆誤作彊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雝雝鳴鴈雝作雍之死矢
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
同和鸞雝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
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兮雝作雍既匡既敕敕作勑其
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
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作稠不瑕有害瑕誤
作遐鱣鮪發發發誤作撥噂沓背憎噂誤作蹲如彼
遡風遡誤作愬駉駉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卽其
誤改之云何其盱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日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饔豕盲眡而
交睫豕誤作施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
作緦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槁司市市司帥賈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鞮鞻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邑人榮門用瓢齎用誤作明司几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罄王

大食三侑侑誤作宥大師令奏鼓𣂵鼓誤作瞽大祝
四日禜禜誤作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間居誤作車竘胡之笴笴誤作笱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疕瘍者
疕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士冠禮捷柶興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楅髤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
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
以其摯訝誤作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
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覲曰字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祝延尸延誤
作筵有司徹□□□□枋挑誤作桃主婦洗爵于
□□脫爵字□□北面□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
以□□作受尸爵主人洗爵爵誤作觶下主人實
爵洫□上□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御删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作徒其器閎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儒行愼靜而尚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蔵壹漆之壹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毁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卽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载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誤作贏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作沚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昬而傳焉傳誤作傅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郤縠可縠誤作轂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傳于濟傳誤作傅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享江芊芊誤作芊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關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作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作封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弒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作延商紂暴虐紂誤作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作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作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弒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作蠱十七年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槖襄十年子蟜曰蟜誤作矯今伐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荀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堙木刊堙誤作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文子使名之名誤作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帝四年恃險與馬馬誤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十三年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二十五年土平出奔楚土誤作氏邊卬爲大司徒卬誤作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堀定元年榮駕鵞駕誤作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十年騶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産馬馬誤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毋

相見死毋相哭毋字竝誤作母死毋誤作母死六年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載誤作戴桓二年日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賤也賤誤作賎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馬滛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弒君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絶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弒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哀十四年有麕而角者麕作麏其先誤而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盍弒之矣使弒子般弒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誤作傳四年弒而代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俠也俠誤作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兩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王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口之前作率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翢纛也翢誤作翢皇華也誤作華皇蕛兮亘兮亘誤作烜是刈是濩濩誤作穫木謂之虡木誤作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烏蘧蘧誤作蒢孶麻母孶誤作莩椶橐含椶誤作攖柷州木柷誤作祝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烏烏誤作烏楊烏

白鷺楊烏誤鶖鶖烏醜烏誤作烏烏鵲醜烏誤作烏鷵大鷵誤作大鶶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虓號號虢虢虣虩裭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渆婣字亦作姻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紲作緤棄作弃勤作勤葉作𦯉渫揲韘媟諜堞偞皆改從云民字缺筆作民氓作甿岷作岷泯昏緡痻碈皆愍蟁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湛葚作甚椹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冊府元龜寶歷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朱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𢈔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金石文字記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爲補刻以成完書池北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等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宰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等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曝書亭集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据不苟即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蓋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不能縮地就正之金石錄補

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之祀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尚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石經攷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玭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鎬陳觀田敏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國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爲郭嵲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石經攷異太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爲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高而敢爲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記所駁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駁使石經受其冤誣者又明趙崡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爲紕繆然既別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搨出其補字爲別刻小石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据乃裝褫成冊者因褫匠取流俗鄙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所補嵌入裝合輻湊覓如一手搨出者顧氏久客西安目擊此石乃不加詳核觕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顧云裒誤作裦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隰裒矣釋詁裒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裒多鄭荀董遇蜀才皆訓取則當作捊古以音近假借故作裦作裒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何人改爲力小顧反据俗本駁石經云小誤作少亦非遘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抃名古必作遘石經前已从俗作姤矣於此尙存一古字而辵部遘字正𨒪遇也與見部覯遇見也相似顧氏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通者如終來有它吉云云愚謂毛詩鄘風柏舟之死矢靡它小雅鶴鳴它山之石石經皆作它古字猶存顧乃以爲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煇光顧亦以爲與輝兩通不知本作煇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矣顧又以爲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別作佑則二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嚮顧亦以爲與響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嚮字石經作響是也尙書臣下罔攸稟令令訛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以爲唐人之誤太誓中王乃徇師而誓補刻如此顧云徇誤作循案說文彳部有徇字注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徇晉人僞尙書變作徇石經於夏書允征遒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僖二十八年殺顛頡以徇於師成二年郤子使速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

衜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衜於路想石經太誓亦必作衜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衜不作衜此已非是俗乃又變爲狥說文犬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狥爲非則謬矣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于三條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裱成者妄駁顧氏又據尙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顧意謂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關中金石記以爲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爲何人其意則以爲凡旁注皆非開成舉說甚是愚謂石經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遭妄人碩攙臣字至昭二十四年劉子謂萇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語予有亂十人則亂字旁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夭斜不成筆畫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論語釋文云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之隋唐間僞孔安國尙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鄙師見書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臣字然德明習聞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尙書并左傳共四處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爲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是東晉僞造時猶近古古學尙存取左傳綴緝咸文決不加臣字自露敗缺且攷襄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劉原父不通經妄据俗本生疑改文母爲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處皆爲塡補臣字然尙留襄二十八年一處至明古義蕩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爲石經之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徧攷　皇侃論語疏久亡近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爲僞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其必非皇本之舊卽邢昺疏本臣字昺之時劉侍讀謬說未出昺未必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大姒見於毛詩者則有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明緜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閟宮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數此趙宋刱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爲十亂之一閻氏之學未能免俗　石經有旁注者有即就其字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爲晁公武改舉氏引惠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末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梁時劉鄩守長安輦入城置唐尙書省西隅宋龍圖閣學士呂大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於金公武何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　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所得本除周易末尾已殘缺外尙書末云西安府學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卜大臣毛詩末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尙德鐫其周禮末但云張尙德刊儀禮末云大明萬歷戊子春三月吉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綿州人生員王堯典王汝魁鐫字匠卜大臣禮記末無名左傳末學官生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刊公羊末云咸寧儒學訓導楊于庭陳倉人張尙德刻穀梁孝經論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樣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生員馬攀龍趙嗣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畢筆便誤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繫辭不言分章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盜之招也以上爲第七章此下即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此下即接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即接乾之策至可與祐神矣此爲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爲第九章此下即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即接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予藏有元至正丙戌虞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即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失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别有河南程氏經說第一卷卽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謂錯簡者伊川始特剏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爲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彄十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未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誤蝕衍編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議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顧氏尤詆之予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别爲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裝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剪割聯綴之遂不復別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據爲口實不知其爲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日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俱添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姜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十玈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公下添弃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行下添平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之占四字今子少不颺少下添良字而告予知氏氏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謂晁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卽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予故謂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卽據當時監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間有數段蓋經韓建築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鄶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尚知貴而愛之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譏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巋然獨存乃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有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褎力小而任重小作少雜卦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裒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捊取也褎从衣从釆釆與孚同則褎亦與捊通矣力少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爲小則與知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爲誤蓋古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筌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荃蹏之語出莊子外物篇崔譔注荃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爲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余有亂十人論語予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此說也予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益信說文猒訓飽厭訓笮經典多借厭爲猒飽字此經萬年猒于乃德爾雅豫射猒也皆从正體此亦石經勝於今本之一證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爲什惟二雅周頌爲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駉詁訓傳那詁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經同今本稱駉之什那之什者誤矣予尾翰翰石刻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蓷篇與歗叶宋高宗御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儵字也賈用不售初刻作讐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遡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爾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顧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槁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徒則令槁禬之注引鄭司農說槁謂犒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槁爲犒之古文也攷工記蚡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爲簳杜子春云當爲笴笴讀爲槀按說文無笴字石刻上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爲笱無疑笱與笴字形相似讀笱爲槀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爲郊甸凡以神士者今本譌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之下鄙師贊長鄰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聦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與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與之文同今本建譌爲捷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卽遵者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閽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爲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諸本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二十卷以御刪定月令弟一曲禮弟二曲禮下弟三檀弓弟四檀弓下弟五王制弟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疏食飲水卽衆士也則衆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辟皆作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聲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癉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尚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尚書作善可證古本不爲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間傳杜楣翦屏今本杜作拄拄俗字岳本作杜而圈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秏廢疾之廢作癈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尚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二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救與他卷全別定公篇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厶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今本作郔說文亦以郔爲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弑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定元年榮駕鵞今本作鴐鵞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鴐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illegible]子谷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也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猶有妃嬙嬪御今本嬙爲嫱說文無嫱字陸德明云嫱本又作廧或作嬙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與嬙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皋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證之亦當爲舌又如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戊从一唯衛公叔戍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溷殽非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今本賤作賊據注云賤不爲諱則當爲賤也僖廿六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辭則不當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弑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通當從古爲如也成二年郤克眣魯衛之使今本眣作眣說文有眣無眣當以今本爲長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逹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爲眣从舜音當爲眣石刻葢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擕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擕爲挈注云挈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爲擕字注中挈字亦擕之譌提擕爲疊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爾弑吾君今本弑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君言弑詞有輕重之别石刻爲長定元年不衰城也今本衰爲蓑說文衰訓雨衣正字蓑俗字亦當从石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篇爲朱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僖公篇亦似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監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謬豈其然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謂該誤爲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顯車馬衣裘衣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

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
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
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
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
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
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
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宋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
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
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
客漆雕之爲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爲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
來石刻無於字　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
於今本如釋詁底厎止也釋文厎丁禮反厎之視反
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厎爲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
訓替爲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楮柱也今本皆从手
旁按說文楮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
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爲孟荷芙渠今本渠爲蕖澤烏
蕵今本蕵爲蘋莩麻母今本莩爲莩蒙王女今本王
爲玉釋木味荎著今本味爲菋狄臧槔今本臧爲藏
釋鳥鸉白鷢今本分楊鳥爲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
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緝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
見屋宇傾圮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
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
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
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
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替可也關中金石記

鄭覃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詆其蕪累近顧亭林校此
本亦云謬戾非一余嘗按金石文字記輒卽顧氏所
摘誤字少爲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
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
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逡巡少亦作
小特牲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李少定
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
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顥周書亦作
小顥少者小之文古文止用小是也是少小爲古通
用蠱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餙案鄭本王肅作餙又姤
遇也顧云姤誤作遘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遘鄭氏
易同是姤與遘古今字又詩邂遘相遇釋文云遘本
亦作逅逅遘古並通用尚書臣下罔攸稟令顧云令
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
令宰是命令爲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狥誤作
循案孔傳狥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狥服氏
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狥古通作循予有亂臣
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
有亂十人視爲定本臣字爲後世附益九經古義有是說攷
魏略文帝詔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虞在武帝時所
引固若此又云釋箕子因封比干墓表商容閭顧云
子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
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入詩戎車既飭顧云飭誤作

餙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舉難爲非則行飾注飾讀曰
飭飭餙音相近蓋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
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
亮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五行志作涼陰
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諒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
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里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
界休人今並作介薛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
蓋字從同故兩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彊
案說文本作畺古字省又與彊通月令可以美土彊
注土彊強檗之地李夏紀注彊界畔也釋文彊畺也
李翕天井道碑以彊爲疆馮緄碑以彊爲疆衡方碑
以彊爲疆楊孟文石門頌綏億衙彊安平相孫根碑
以寧土彊是彊古並作疆賈誼新書敵彊辟彊天子之事也匡謬正俗當音爲
彊場之彊然則石經彊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
三曰郊甸之賦顧云郊誤作邦案他本郊甸亦作邦
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曰
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設莞筵紛純顧
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几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爲
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爲筵是筵

與席爲古今字又特牲饋食禮厞用筵鄭注爾雅引作厞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莞席紛純覲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設莞席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太師令奏鼓𣪊顧云鼓誤作瞽案古今人表瞽作鼓是瞽與鼓亦同用大戴禮瞽夜誦詩注賈誼云瞽史誦詩然瞽與鼓聲誤也案此亦瞽字省作鼓耳儀禮大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捂授玉玉篇曰捂授也授亦作受特牲饋食禮婦拜受爵注今文授爲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倒顧云倒誤作到案呂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聞也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順忽出也從到子県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字到義皆作倒到即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閎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孟子□□□□□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引公羊□□□之社奄其上今亦作掩淮南子原道訓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徂亡嚴訢碑掩忽摧藏義作奄漢書敘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辟字皆誤作譬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譬喻也鄭氏解正與譬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爲譬弓人辟如終紲釋文辟音譬此以音字作正文或亦古字從省也詩魏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尚書作介又釋文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个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況乎我多有之唯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納斷斷之介此卽約舉秦誓爲文已作介後漢杜詩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經之立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本無疑後徐氏以个列爲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筆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个个介與个二字相易久矣不必執一爲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顧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迎鄭注云新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爲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爲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爲新大學在親民
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
云錫誤作賜案覲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
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
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
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
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
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爲古文可通用也
宣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顧云弑誤作殺案殺三傳
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弑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弑本
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倣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爲弑宣十五年吾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士案古土字皆作士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士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
甽浴士乎高誘曰士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口文同而左氏傳作相土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口文多以土爲士是石經所依者與古同襄十七年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傳
史故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韙注韙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楚二字案別本欒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姤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覲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毀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爲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弦子期爲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免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感感實生疾顧云感誤
作咸案易咸彖詞咸感也從省感卽作咸上文窕則
不咸釋文云本或作感咸古文感是上旣云窕則不
咸故下云心是以咸從咸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顧云載誤作戴左氏傳伐戴顧云戴誤作載案左氏傳作
戴釋文戴音載穀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本或
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俅俅郭氏爾
雅註引作戴弁俅俅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
亦作負戴鄭詩箋載猶戴也釋名戴載也其通爲訓
義又如此况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戴字林亦作載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爲不妄石經其亦依
諸此也僖三十年歸惡乎元喧也顧云乎誤作于案
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白虎通引乎皆作于
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
于盍同字耳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
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
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顧云
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隨龍藏寺碑何人爲河人以爲理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案漢吳公
碑柰何作柰河唐勢花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力詩
畀員維河箋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顧云百誤作
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
爲百錢集古錄毛伯敦銘龔伯彝銘伯庶父敦銘伯
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歸爾顧云爾
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篇
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
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
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
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
彫荀子宂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爲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
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
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
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
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
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捫蝨
新話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觀
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稱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蓋是假借用之此益可爲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
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師殆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九經
古義亦云顧氏習俗不考告夫三子顧云三上多二字案皇氏有
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
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云
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間
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
多也字爾雅替戾底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氐翿纛也顧云翿誤作翢案宋本翿作翢與石經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荸麻母顧云荸誤作荸案釋文作荸此皆陸氏所收古本信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爲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枝鄭注云故書十與上二合而爲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字不爲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況學顧氏之學者與書之以誌警也　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也皇侃義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俑信然哉 授堂金石跋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葢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敎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葢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　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書猶□□□□□□□殤而無□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　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幸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爲後辟爲避大爲太知爲智之類經典通用陸
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刪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李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
體若鼏羃同物禮經相舛蘧同姓春秋互出詁故同義詩題交錯之類音非一讀若鄉原之
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未發其旁而已猶慮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儒復蕪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
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
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
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篆文作朙古文作坐篆文作㘸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
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
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知爲助若宜變爲宜晉變爲
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
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爲壽桌變爲
桌之類石經湮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
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
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
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九經字樣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玄度狀准大和柒
年拾貳月伍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
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
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
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爲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
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
用證紕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牒國子監牒奉　勅宜依牒至准　勅故牒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牒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

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

章事覃撿挍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

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沔王友翰林待　詔

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

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　陛下運契

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緣是遂

徵臣之上請許於　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

體謬當刊校罄盡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掇衆字之謬

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

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删補冗漏一以正

之又於五經文字木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

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

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

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媿太儒而辨體觀文

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

定其音旨今條目已畢刊削有成顧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

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

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

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

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

積六十載崩剝汙蟻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

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皞博士公肅韋公肅遂

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

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

肯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澈

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

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

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

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

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

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

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

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金石文字記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于學者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皡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塲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經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山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宋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摘摭星宿遺羲娥矣關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關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東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刱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董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曝書亭集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予嘗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幷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證也又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未嘗刻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即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即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無閱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即使猶在書亦決不定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爲也況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矣羣書疑辨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册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勘校經本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者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爲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故書此補之

書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

按此與九經字樣爲兩書

石經攷異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撰里貫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劖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訛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爲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韋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衆如一覩此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版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考册府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表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辛部脫去睪字註十九字葢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眞爲一

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倣五經文字分爲七十六部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即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二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開傳寫失眞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二書義例之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朱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予攷唐書李勉傳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又常袞傳袞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趙甚皆少給之是則史于參事固不止一再見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袞傳見參之不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爲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彡後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牒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入朝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官仇士良傳稱澤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恐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當是檢校司徒非眞拜也表于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未嘗影版其損闕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璐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影版於家塾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尚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宋拓僞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惠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爲校訂精審然以石經校之仍多字畫尚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戾如目爲目月爲月廿爲卄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蹖驗視馬本又難道里計也一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用俗字自序已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舜以今字爲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本版轉刻固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甚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跋謂是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見宋會要案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設言者或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譔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
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
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
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嚴可均唐石經校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

石刻十二經跋一

按石刻十二經周易九卷尚書十三卷毛詩二十卷周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十二卷孝經一卷論語十卷爾雅三卷文宗朝從宰臣鄭覃議刻石國子監今尚在西安府學攷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舊唐書鄭覃傳文宗即位四年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于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覃遷尚書左僕射國子祭酒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當作孔溫業兩書俱附孔巢父傳）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而文宗紀稱開成二年冬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是書經之事昉於張參覃因木本難于久遠故奏請刻石創議於大和四年始事於九年至開成元年方拓成而進之也紀傳皆言九經凡一百六十卷今以諸經卷數合周易略例計之適得百六之數（原刻公羊經傳本十二卷後人從漢書藝文志磨改并閔公與莊公同卷止十一王溥唐會要云開成二年進石壁九經一百五十九卷豈據磨改本經義致誤周禮十二卷公羊穀梁十二卷皆爲十卷則又缺十卷蓋與原數不合矣）惟驗石刻實十二經與九經之名不合關中金石記以爲作史者總成數言之是也或謂字樣成于覆定字體之時亦僅稱九經似當時所刊止此其餘皆後來續刻故史文云爾然案字樣中所引易書詩等以證文義之異實不止於九經即張參文字號稱五經而引證各書亦十二經並見則所謂五經九經者亦括大旨而言況參自序謂經典之文六十餘萬而石經末都計總數云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則張氏實包十二經爲言使參所書果止五經安得有六十餘萬字之多乎是又足證字樣標目不可拘泥而十二經爲同時所刻無可疑矣大抵古人作書多舉最凡爲定不必一一指實猶熹平石經後漢書止稱五經六經而唐宋人所見拓本乃有溢於六經之外者史氏載筆之體如是非如後世著書之鑒也十二經無孟子

者唐時孟子之書儕於諸子不得列於大小經之數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遺孟子此刻亦其例耳　本朝賈三復巡撫陝西時補刻孟子七篇文字踈庸固不待辨且以厠入唐十二經亦未攷當時之制矣石經末有年月并書石校勘諸臣姓名十八可攷者惟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及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臣覃三人覃不稱姓與禮記前表林甫例同開元制僕射題名皆如此新書楊敬之傳敬之元和初屯田戸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向儒術以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據此題敬之于開成初已起爲國子司業故得代覃爲祭酒如新書之言竟似敬之坐貶後即起祭酒矣此可援碑以補史者也唐元度兩唐書皆無傳其名僅見於本紀及藝文志攷沔王名鄎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沔王

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蓋是時元度以翰林待詔權居此職其秩尚卑故列於前耳每經之首或刻序文并載傳注姓氏如易稱王弼韓康伯注書稱孔氏傳之類各經皆同惟禮記月令前題御刪定禮記月令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注并表一篇具列林甫陳希烈等姓名與新書藝文志所載悉合元宗喜增改古書如尚書易頗爲陂老子加求於二字史記則升老子於伯夷之上師心自用爲後世所譏至於月令點竄尤多爲臣子者所宜諫止而林甫等表至稱唐堯虞舜夏后周公以之獻媚其時諂佞之態概可想見文宗刻石時因循未改故至今猶存竄亂之迹焉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蜀石經禮記二十卷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林甫等注其餘篇第仍舊鄭樵六經奧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則唐刪月令自五代至南宋猶有行之者然晁公武蜀石經考異序又云禮記月令從

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公武所據監本不應與樵所見異則樵說未確也疑宋時兩本並行但未盡改正故李至又請復古耳不知何時悉復唐疏舊觀而其書始晦今世所見兩宋槧本則已用鄭注且改曲禮爲首篇矣是刻十二經以校陸氏釋文頗多異同蓋如易書詩三禮三傳多用正義本正義與釋文已有字句不同之處故石刻亦然然正義成於唐初自宋以來絕鮮善本今世所行脣有踳駁惟石刻歷久不易雖經後人竄改一二而唐時諸經眞面尙存得以攷知古本寔可寶也嘗論經籍流傳數千百年來始刊書於竹簡繼復易以紙筆紙筆之後易以雕板其間自蝌蚪而變爲籀篆籀篆而變爲隸楷轉輾寫刻亥豕必多況漢魏以降異學紛爭王肅劉炫之徒幷薄前人棼亂舊典加以耑輙造字沿及齊梁天下喪亂南北分門學者家自爲說人自爲師章句日繁而經義益雜至陸德明始就各本同異著經典釋文賈公彥孔頴達諸儒又爲之疏自此羣議稍息而從前謬本間存於世學士大夫喜新厭故猶多尊而信之卽注疏定本亦可私意點竄鄭覃所云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者至是始請勒石永爲準則迨至孟蜀趙宋刊刻石經尙承開成之舊則是刻之有功經學攷非淺鮮卽其所校經文不從注疏者亦皆有所依據劉史譏其蕪累已非實錄而後儒不復深求古義動言石經之誤豈其然乎昶幼誦讀經於先儒異同之說頗嘗究心而章句文字之殊亦必廣爲攷核以博異趣今錄石經輒舉傳注異本見於釋文與夫漢魏載籍所述有資證据者臚陳于此其各經正文互相徵引之處爲學者所習聞皆不贅及明監本暨毛氏汲古閣所刊注疏盛行於時然其中誤字脫文所在皆是特爲校出列于各句之下俾世之從事于此者信知石經異字異句多與古本吻合不可執流俗板刻之譌以糾石本也我　朝

高宗純皇帝崇尙經術以唐宋而後久虛刻經之典且而經中尙無孟子今孟子旣列學官宜有定本昭云萬世方集議舉行而大學士公阿桂適奏

世宗時無錫布衣蔣衡曾寫十三經全文進　呈尙貯

內閣

特命總裁分校等官勘定勒石不獨於注疏舊本唐宋而

經多所訂正兼與
御纂四經
欽定三禮及　武英殿板十三經亦有互異時揔裁彭司
空元瑞等撰爲考文提要一書發明校改之由極
爲精審而當時急於竣事未及盡從逮我
皇上嘉慶八年司空奏請重修得
旨俞允於是復
命文臣勘詳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學所立石經與前
此摹搨　頒賜諸王大臣者復有不同茲據今石
經參校各本其有刊正舊本處亦謹記之近世
考據家如萬氏斯同杭氏世駿嚴氏可均等各有
專書論斷頗允惟金石文字記掊擊石經甚至而
所言不皆確實以是不爲通人所取是編已彙采
諸家之說故於此不再申辨若夫石經文字既多
卷帙孔富且鐫勒時看書上石之人更代不一摹
刻偶誤或未能免但當擇善而從不可刻意吹求
亦毋庸曲爲廻護而後人磨改鑿刻之字仍復是
非參半至明人補字剕紙繆已極收藏家往往于
裝褫時順文曆入攷古者一時不察遽仍以爲原
刻轉生異議崑山顧氏秀水朱氏正坐此失竄足

疑誤後來悉著於左庶讀者有所考云

周易上經乾傳（子夏分上下二篇無經字今石經作周易上經案古文周易十二篇上經下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本各爲篇其取彖象傳附經下自費直始而定於劉向成於鄭康成取文言乾坤二卦附乾坤彖象傳後始於王弼以繫辭附象傳後改說卦上中作繫辭加傳字以文言十八條附繫辭傳削去彖象傳文言之名成於韓康伯李鼎祚撰周易集解於諸傳並用王弼本惟以序卦傳分隸各卦之首加序卦曰三字而說卦傳後復出序卦一篇皆非周易本經至宋呂大防始作周易古經晁說之作錄古周易呂祖謙作古易皆離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康熙中　御纂周易折衷依晁其說於是數千年割裂散亂之書始得釐正今石經郎從折衷本凡上經一卷下經二卷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各一卷繫辭上傳二卷繫辭下傳一卷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卷唐石經所用乃王弼本以彖象文言諸傳各附卦爻之下并加彖曰象曰文言曰諸文故卷首標題如此釋文云弟本亦作第以後諸經凡言本亦作某本又作某字又作某之類皆據釋文本卷中所引非一故發凡於此後不另見）王弼注（亦作王輔嗣注今本或無注字）

☰☰乾上乾下（石本四字小注今石經無之後皆仿此）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說文厲作夤）上九亢龍有悔（說文亢作忼）保合大和（今石經監本毛本大作太）君子以自強不息（監本毛本強作彊）反復道也（復本亦作覆）大人造也（劉歆父子造作聚）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京房荀爽董遇仁作信）利物足以和義（孟喜京荀陸績作利之）不易乎廿（李鼎祚無乎字）不成乎名（李亦無乎字釋文同云本作不成乎名）閑邪存其誠（鄭康成作以存其誠）君子進德脩業（今石經脩作修下脩辭脩業並）

同可與幾也李作可與言幾也欲及時也故无咎鄭作及時故无
答聖人作馬融作起窮之災也鄭之作志利貞者性情也鄭作
情性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鄭李能作而六爻發揮本亦作輝
而況於人乎李無而字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王肅
作愚人
坤本又作巛德合无疆或作壃文言曰釋文無此句云本或有文言曰者
臣弒其君弒本或作殺其所由來者漸矣毛本由作繇下句同由
辯之不早辯也辯荀作變直方大張璠上有易曰二字陰疑於陽
荀虞翻姚信蜀才疑作凝爲其嫌於无陽也荀虞陸董嫌作嗛鄭作慊九家及李
作爲其兼于陽也
□雷雨之動滿盈荀虞李作形君子以經綸荀鄭姚信黃頴及李
並作論釋文同云本亦作綸初九磐桓古文磐作般馬作槃荀李作盤六二□
如邅如陸作亶如乘馬班如鄭作般如匪寇婚媾馬鄭作冓釋文同云
本或作構六三即鹿无虞鹿王肅作麓君子幾鄭作機上六泣
血漣如說文連作𢡱淮南子作𨓍
蒙童蒙求我一本作童蒙來求我初六以往吝說文作遴九二苞
蒙今石經苞作包後凡苞字並同六三勿用取女取本又作娶上九擊
蒙馬鄭作繫蒙
需有孚又作有尃雲上於天王肅作雲在天上利用恒无咎釋文
無无咎二字云本亦有无咎者九二需于沙鄭作沚九三致寇至鄭王

肅寇作戎
訟有孚窒馬鄭作咥九二患至掇也鄭作惙也九四安貞不
失也李貞下有吉字上九或錫之鞶帶王肅鞶作槃終朝三褫
之荀鄭虞翟子元褫作拕李同
師初六否臧凶荀陸劉瓛作不臧九二王三錫命鄭作賜命承
天寵也王肅寵作龍六五田有禽徐邈作擒
比六三比之匪人王肅有凶字九五王用三驅鄭虞李作敺
邑人不誡李作戒
小畜九三輿說輻本亦作輹說文李本並同九五有孚攣如子夏
作戀如上九尚德載子夏虞李德作得下同月幾望子夏作近望
履虎尾不咥人亨鄭咥作噬李亨下有利貞二字履帝位而不疚
陸作疾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虞李能並作而下同九四愬愬終
吉馬作虩虩說文同上九視履考祥本亦作詳李同
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荀作裁成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征古文彙作蒷鄭董作夤九二苞荒苞本又作包荒本亦作㠩李同九三象
曰无往不復釋文作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六四翩翩古文作偏
偏釋文作篇篇上六城復于隍古文作皇子夏作堭姚作皇
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虞云儉或作險不可榮以祿榮虞李作營
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李辨作辯九四乘其墉鄭李作庸下同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蜀才車作輿虞李作轝九四匪其彭子夏

于寶作旁虞作尪云或爲彭作旁聲字之誤下同 明辯晢也 晢本又作囗王廙作晣鄭
作遰云讀如明星晢晢陸作逝虞作折監本毛本誤作晢今石經與此同 上九自天祐
之 虞李作右之下同
謙 子夏及鄭作嗛漢書同 天道虧盈而益謙 馬作毀盈 鬼神害盈
而福謙 京作富謙 君子以裒多益寡 鄭荀董蜀才虞李裒作捊王篇作掊
六五利用侵伐 王廙侵作寢 上六征邑國 釋文作征國云本或作征
邑國
豫而四時不忒 京作貸 殷薦之上帝 殷京作隱薦本又作藨本或作
薦
六二介于石 古文及鄭介作砎馬作扴 六三盱豫悔 子夏傳作紆盱作
京作汙姚作盱引詩盱日始旦 九四由豫 馬作猶豫 朋盍簪 古文簪作貸京蜀才
作撍馬作臧荀作宗虞作戠云舊讀作撍作宗也
隨大亨貞 本又作大亨利貞 而天下隨時 王肅作隨之 隨時之
義大矣哉 王肅作隨之時義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嚮本又作向王肅作
鄉 初九官有渝 蜀才作館
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王肅育作毓
臨六四位當也 本或作當位也
觀盥而不薦 王又作灌王肅作而觀薦 聖人以神道設教 李無以字
六二闚觀 闚本亦作窺 象曰闚觀女貞 一本有利字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 古文作止釋文同云本亦作趾 不行也 或本作止
不行也 六三噬腊肉 荀虞李腊作昔 九四噬乾胏 說文作[illegible]子夏荀董

作脯 利艱貞吉 石本貞下旁注大字後人所加 賁光也 釋文作未光大也云本亦
無大字 上九何校滅耳 何本亦作荷
賁小利有攸往 石本利下旁注字亦後人所加 貞 君子明庶政 蜀明
才作命 初九賁其趾 一本作止 舍車而徒 鄭張作舍輿 義弗乘
也 鄭作不乘 六四賁如皤如 鄭陸作燔如荀作波 白馬翰如 翰亦
作寒 六五賁于丘園 黃作世于 束帛戔戔 子夏傳作殘殘
剝初六蔑貞凶 蔑荀作滅 六三剝之无咎 李無之字釋文同云一本
作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 京作簠 上九君子得輿 京作德輿
虞董李作德車下同
復朋來无咎 京作崩來 反復其道 復本又作覆下同 初九无祇
悔 祇王肅陸作禔九家作[illegible] 六三頻復 頻本又作嚬鄭作顰 上九有災眚
鄭作有裁釋文作灾云又作災
无妄天命不祐 馬鄭虞李作右釋文作佑云本又作祐
大畜 本又作蓄 剛健篤實煇光 監本毛本煇作輝 能止健 虞作健止
云舊讀言能止健誤也李同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識劉虞作志 九
二輿說輹 輿本或作轝輹或作輻虞李作腹下同 九三良馬逐 鄭作逐逐
姚云逐逐疾並驅之貌 曰閑輿衛 鄭虞李陸希聲作日閑 六四童牛之
牿 陸云當作角鄭作告九家虞李作告說文同
頤自求口實 監本毛本實誤作食 觀其自養也 初九觀我朶
頤 京作揣頤 六二拂經于丘 拂子夏作弗王篇作[illegible] 六四虎視眈

耽 周禮注視作眡李作耽 其欲逐逐 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荀作悠悠劉
作跾跾漢書作浟浟
大過本末弱也 弱本又作溺下救其弱拯弱並同 遯世无悶 遯本又作
遁 九二枯楊生稊 稊鄭作荑
坎習坎 京劉作欿本亦作埳 以守其國 國虞李作邦 水洊至 京作臻至
干作荐至 六三險且枕 鄭向秀險作檢古文枕作沈九家作玷 六四樽酒
簋貳 鄭作尊酒禮記注同 納約自牖 納京鄭虞李作內牖陸作誘 象曰樽
酒簋貳 釋文無貳字云一本更有貳字 九五祇既平 鄭云祇當爲坻京虞李作禔
禔說文同 中未大也 虞李作未光大 上六寘于叢棘 寘子夏作湜劉作示
姚作寔張作置
離 鄭李作离 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麗作蘺王肅土作地玉篇作蘺乎地 九
三日昃之離 昃本作仄古文作稷 不鼓缶而歌 鄭作擊缶 則大耋
之嗟凶 蜀才耋作咥京作經荀鄭李嗟作差下嗟若同古文及鄭無凶字 九四突
如其來如 鄭荀虞突作㐬 六五出涕沱若 荀沱作池一本作沲釋文若作
嗟云古文若皆如此 離王公也 離鄭王肅作麗 上九以正邦也 王肅此下
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二句
周易下經咸傳 咸取女吉 取本亦作娶 初六咸其拇 子夏
作䟴古文荀虞李作母下同 六二咸其腓 荀作肥 九四憧憧往來
京作憧憧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虞作䩉頰孟作俠 滕口說也 滕九家作
乘鄭虞李作滕

恒 初六浚恒 鄭作濬恒 九三或承之羞 鄭作咸承 上六振恒
張虞李作震恒下同
遯 本又作遂又作遁鄭作遯 九三係遯 係本或作繫古文作系 有疾憊也
王肅憊作𤸳荀作備 九四小人否 古文作不 上九肥遯 陸希聲云肥本作飛
大壯 九三羸其角 古文蜀才羸作累鄭虞作纍王肅作縲張作虆 九四壯
于大輿之輹 輿虞李作轝輹本又作輻 六五喪羊于易 陸作場 上
六不詳也 鄭王肅作不祥
晉 孟作齊 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鄭虞李作照 九四晉如鼫鼠
子夏作碩鼠 六五失得勿恤 孟荀馬鄭王肅失作矢虞云矢古誓字下同
明夷 文王以之 鄭荀向作似之下箕子以之同 六二明夷夷于左
股 九家及李不疊夷字子夏夷子作睇子亦作䏐禮記注同馬王肅股作般姚作槃 用拯
馬壯 拯子夏作拼 九三明夷于南狩 本亦作守 六五箕子之
明夷 蜀才作其子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茲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
以誨荀爽
家人 九三家人嗃嗃 荀作確確劉作熇熇 婦子嘻嘻 張作嬉嬉
陸作喜喜
睽 六三其牛掣 子夏作契荀作觭劉作絜說文同鄭作犂虞作觢李同 其人
天且劓 王肅作𠜿 上九後說之弧 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翟亦作壺
蹇以正邦也 邦荀陸作國 君子以反身修德 今石經脩作修 初
六宜待也 張作宜時也鄭虞李作宜待時也

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荀李上有无所往句雷雨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坼荀馬鄭陸李作宅毛本誤作拆九四解而拇荀虞李作母下
同六五君子維有解荀李維作惟上六公用射隼于高
墉之上虞李墉作庸
損二簋可用享蜀才作軌簋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蜀才作澄釋
文作徵窒鄭劉作懫孟作恎陸作㦣欲孟作浴初九已事遄往已本亦作以虞李作
祀下同遄荀作顓六五自上祐也祐本亦作佑
益六三告公用圭王肅作桓圭固有之也李作之矣利用爲
依遷國虞李國作邦上九偏辭也偏孟作徧
夬初九壯于前趾荀作止九二惕號惕荀翟作錫九三壯
于頄鄭作頯蜀才作仇九四其行次且本亦作趑趄或作跌跙說文次作趑
鄭同九五莧陸夬夬莧一本作莞陸蜀才作睦
姤古文作遘鄭勿用取女釋文取作娶云本亦作取下同后以施命誥
四方鄭王肅作詰四方初六繫于金柅子夏作鑈王肅作抳蜀才作尼說文
作檷羸豕孚蹢躅蹢一本作躑躅本亦作躅古文虞宋衷作蹢蹬李同九二包
有魚包本亦作庖荀作胞虞作苞九五以杞包瓜包一本作苞子夏虞亦作
苞
萃亨馬鄭陸虞李無亨字致孝亨也今石經亨作享聚以正也聚荀作取
用大牲吉九家及李上有利貞二字君子以除戎器除本亦作儲荀作慮
初六一握爲笑鄭蜀才傳作一渥六二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躍

劉作燋九五志未光也釋文無志字云一本作志未光也上六齎咨
涕洟虞李咨作資下同
升鄭作昇用見大人本或作利見象曰毛本象誤作象君子以順
德順本又作慎師同史徵云何妥作愼得姚作德積小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李
同初六允升說文允作𠃔六四王用亨于岐山亨李作享下同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毛本岐誤作歧
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荀虞李作弇九二朱紱方來紱鄭作韍利用
享祀監本毛本享作亨六三不祥也九家作不詳及李九四來徐
徐子夏虞李作荼荼王肅作余余下同九五劓刖京作劓劊陸王肅作臲鼿利用
祭祀本亦作享祀上六困于葛藟本又作虆于臲卼說文作劓䠱
井羸其瓶羸蜀才作累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荀李上有
无喪无得往李井井二句九二井谷射鮒荀作耶六四脩井也今石
經脩作修上六井收勿幕收荀作甃勿干作网
革水火相息說文作熄上六其文蔚也說文蔚作斐
鼎亨飪也亨本又作亯以享上帝釋文無上帝二字君子以正
位凝命翟作擬命九四其形渥虞李形作刑九家京荀鄭虞陸希聲作其刑剭
震來虩虩荀作愬愬笑言啞啞亦作笑語下同君子以恐懼脩
省今石經脩作修六二億本又作噫躋於九陵躋本又作隮九四震
遂泥遂荀作隊
艮初六艮其趾荀作止六二艮其腓本又作肥不拯其隨

孟京王肅陸作不承釋文同　九三列其夤鄭作臏荀作腎　厲薰心薰荀作勳
云讀為動虞李作闐　六五言有序虞李作有孚
漸女歸吉也王肅作女歸吉利貞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王肅作善
風俗　六二鴻漸于磐漢書作般　九三婦孕不育孕荀作乘　利禦
寇虞李作利用禦寇
歸妹所歸妹也本或作所以歸姓也　初九跛能履虞李能作而下能履
能視並同　六三歸妹以須荀陸作嬬　未當也虞李作位未當也　九四
有待而行也一本作有時　六五月幾望荀作既望　上六女承
筐釋文作匡云鄭作筐
豐日中則昃孟作稷　月盈則食或作蝕　初九遇其配主
鄭虞作妃主　雖旬无咎荀作雖均劉昞作鈞　六二豐其蔀鄭薛作菩　日
中見斗孟作主　九三豐其沛本亦作旆子夏作芾鄭干作韋　日中見
沬子夏鄭馬作昧　上六豐其屋說文豐作寷　闚其无人闃孟作窒姚作
闃　天際翔也孟鄭王肅翔作祥
旅初六旅瑣瑣或作璅璅　六二懷其資本或作懷其資斧　得童
僕貞九家及李童作僮下並同　九四得其資斧各本皆作齊斧　上九其
義焚也一本作宜其焚也　喪牛于易李作喪牛之凶釋文同云本亦作喪牛于
易
巽說文丘篇並作巺　上九喪其資斧資荀虞李作齊
兌麗澤鄭作離澤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子夏拯作抍虞李吉下有悔亡二字　六四渙有
丘姚作有近　匪夷所思荀作匪弟
節六三則嗟若李作差若下同
中孚豚魚吉黃作遯魚　九二吾與爾靡之靡本又作縻孟同陸作䌕
京作劘　六四月幾望孟荀幾作既京作近今石經望作塱
小過六五已上也上鄭作尚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子夏虞李作髴荀作紱董作髢　九三憊也憊陸
作備云當為憊　六四繻有衣袽子夏王廙繻作襦薛云古文作繻說文袽作絮京同
子夏作茹　九五不如西鄰之禴祭古文禴作瀹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漢名臣奏震作祗　三年有賞于大
國虞李作大邦　六五其暉吉也暉字又作輝
周易繫辭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王肅作繫辭上傳訖于雜卦皆有傳字本亦有
無上字者辭本亦作詞今石經亦作繫辭上傳下傳同　韓康伯注釋文作韓伯注云本
亦作韓康伯注　天尊地卑本又作埤　卑高以陳鄭作已陳　是故剛
柔相摩本又作磨　八卦相盪各本皆作蕩　日月運行姚作違行　乾
知大始王肅作泰始　坤作成物虞李作坤化姚同云化當為作　而成位
乎其中矣馬王肅李作而易成位　繫辭焉而明吉凶虞下有悔吝二
字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虞作晝夜者剛柔之象　易之序也序虞
李作象　所樂而玩者樂虞李作變玩鄭李作翫　而玩其辭鄭李亦作翫下
同　是以自天祐之虞李作右之　存乎其小疵也存各本及今石

經並作言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本又作弥天地虞李作天下釋文同天一本
作天地俯以察於地理一本察作觀原始反終鄭虞李反作及旁
行而不流京作留樂天知命虞作變天範圍天地之道而
不過馬王肅張作犯違故君子之道鮮矣鄭李作尟矣藏諸用
藏鄭作臧成象之謂乾蜀才成作盛效法之謂坤李作爻法釋文同云
馬韓如字蜀才作效以言乎邇釋文作迩云本又作邇其靜也專陸作嫥
知崇禮卑蜀才虞李作體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京虞李作
嘖說文同九家作冊以行其典禮典京作等禮姚作體言天下之至賾
鄭虞李作嘖下同而不可惡也荀作亞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九家動作冊鄭作嘖云嘖讀為動議之而後動陸姚桓元荀柔之議
作儀吾與爾靡之釋文靡作縻云本又作摩京作劘言行君子之樞
機禮記注言行作言語者或默或語默字或作嘿苟錯諸地而可
矣錯本亦作措慎斯術也以往一本慎作順有功而不德鄭陸
蜀才作不置鄭云置當為德則言語以為階姚作為機作易者其知
盜乎虞李作為易者釋文同云本又云作易者致寇至徐或作致戎宋衷云戎誤慢
藏誨盜虞作悔盜冶容誨滛鄭陸虞姚王肅李作野容分而為二以
象兩李無兩字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今石經此二十字在天數五節之上漢書同乾之策字亦作筴
荀李作冊下並同當期之日期本又作朞萬有一千五百廿各本
作二十以後諸經凡廿卅卌等字各本皆分為兩字引而伸之伸本又作信古文同是

故可與酬酢京作醋可與祐神矣祐荀作侑九家李作右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者尚其辭釋文云下二句無
以字一本四句皆有以制器者尚其象鄭無者字其受命也如響
各本作嚮其孰能與於此李無其字參伍以變劉歆讀為三五虞李伍作
五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一本作天下文陸作爻聖人之所以極
深而研幾也研蜀才作揅幾本或作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天數廿有五地數卅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石經此節在大衍之數
節前漢書同夫易何為者也李作夫易何為而作也夫易開物成
務一本無夫易二字開王肅作闓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圓本又作員儀禮疏
文作圓六爻之義易以貢京陸虞作工荀作功聖人以此洗心
漢石經作先心京荀虞董張蜀才李並同知以藏往劉作藏往其孰能與此
哉今石經監本毛本作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今石經監本毛本叡作睿以
神明其德夫一本無夫字是故易有大極今石經作太極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漢書作立功成器漢紀作立象成器聖人探賾索隱
虞李賾作嘖九家作冊以定天下之吉凶鄭無以字成天下之亹
亹者李作娓娓莫大乎蓍龜鄭李作莫善釋文同云本亦作莫大洛出書
洛王肅作雒自天祐之侯果崔憬虞李祐作右下同又以尚賢也又鄭
虞李作有乾坤其易之縕耶各本蘊作縕舉而錯之錯本又作措李
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崔憬李作嘖本亦作天下之至嘖極天

下之賾者存乎卦賾李作嘖化而裁之本又作財之李同默而
成之九家及李無之字釋文同云本或作默而成之　周易繫辭第八各本
皆作繫辭下第八後人補字脫下繫辭焉而命之孟作明之貞勝者也
姚作貞稱確然說文確作隺隤然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妥像此者也像李
作象聖人之大寶曰位寶孟作保何以守位曰仁釋文作人云王
肅卜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本又作庖陸
虞李同孟京作伏犧字又作羲孟京作戲俯則觀法於地荀作察法作結繩
而爲罔罟虞李無罔字釋文同云黃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佃本又作田虞李同
漁本又作魚虞李同蓋取諸離虞李作离斲木爲耜說文作枱揉木爲
耒玉篇揉作楺本或作揉木爲之耒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
本無變則通句是以自天祐之本亦作佑之李作右之吉无不利也
各本皆無也字刳木爲舟九家及李刳作挎釋文同云本又作刳剡木爲楫
九家及李剡作掞釋文同云本亦作剡楫本亦作檝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此句
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下句重門擊柝說文鄭李作欜說文
又作榛以待暴客鄭作虣客掘地爲臼虞李作闕地象也者像
也孟京虞董姚李像作象憧憧往來本又作憧憧往者屈也屈虞李作
詘下同來者信也本又作伸也下同以求信也玉篇作伸也龍蛇
之蟄釋文蛇作虵云本又作蛇以存身也釋文作全身云本亦作存身死期
將至陸李作死其釋文同云亦作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墉李作牖
不威不懲虞李作徵下同小懲而大誡虞李作戒屨校滅趾釋文
作止云本亦作趾故惡積而不可掩虞李作弇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國虞作邦知小而謀大小虞李作少力少而任重
今石經監本毛本作力小兩漢書注並與此同鮮不及矣鮮虞李作尟釋文同云本亦作
鮮覆公餗馬作覆公粥其形渥形李作刑吉之先見者也漢書
吉下有凶字天地絪縕本又作氤氳說文作壹壹李同男女構精構鄭作覯
詩箋同監本作構君子脩此三者今石經脩作修乾坤其易之門
耶本又作門戶耶彰往而察來虞李彰作章辨物正言辨干李作辯
損德之脩也今石經脩作修馬作循爲道也屢遷屢虞李作婁初
率其辭虞李率作帥若夫雜物撰德撰鄭作算成天下之亹
亹者荀虞李作娓娓吉事有祥虞李作有詳失其守者其辭屈
侯果及李作辭詘
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贊本或作讚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或作夫者非漢石經兩作兩唐韻同蜀才倚作奇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一本變下有化字故易六位而成章本又作六畫虞李同日以烜之
釋文烜作晅云本又作暅相見乎離離虞李作离下並同妙萬物而爲言
者也妙鄭王肅董並作眇毛本作妙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熯徐作暵說文
同故水火相逮漢書作不相逮釋文同云鄭宋陸王肅王廙無不字坎爲豕
京作彘乾爲瘠馬京荀作柴馬爲木果荀九家此下更有爲龍爲直爲衣爲
言八字坤爲吝嗇吝京作遴爲大輿輿李作轝其於地也爲黑
荀九家此下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十六字震爲龍鄭虞干李作駹

(鄭云讀爲履)爲專(本又作旉鄭虞李同虞云延叔堅說以專爲旉大布非也)爲蒼筤
竹(筤或作琅)爲萑葦(萑各本作雈)爲馵足(京荀作朱足)爲的顙(說文
的作馰)其於稼也爲反生(虞作阪生陸云阪當爲反)爲蕃鮮(荀九家此
下有爲玉爲鵠爲鼓六字)巽爲工(鄭作爲墨)爲臭(王肅作爲香臭)其於人也
爲寡髮(寡本又作宣虞李同)爲廣顙(廣鄭作黃)其究爲躁卦(荀九家此
下有爲楊爲鸛四字)坎爲矯輮(一本矯作撟宋衷王廙輮作揉李同京作柔荀作橈)爲
弓輪(姚作倫)爲亟心(亟荀作極)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荀九家此
下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十九字)離爲乾卦(乾董作幹卦)爲
鱉(鱉本又作鼈鄭同)爲蠃(京作螺姚作蠡)爲蚌(本又作蜯)其於木也爲科
上槁(科虞李作折槁鄭作槀干作熇荀九家此下有爲牝牛三字)艮爲果蓏(京作
果墮之字)爲閽寺(亦作闇字)爲指(鄭作小指)爲狗(虞作拘)爲黔喙之
屬(黔鄭作黚)其於木也爲堅多節(一本無堅字虞李同荀九家此下有爲鼻
爲虎爲狐六字)兌爲羊(虞李作羔鄭作陽荀九家此下有爲常爲輔頰五字)
序卦□者物之始生也(李物上有萬字)物之穉也(穉本或作稚)
故受之以訟(李上經有也字本篇無李本序卦既列各卦之後又見於此前後字句互
有增減故分列記之)比必有所畜(本亦作蓄)故受之以履(略例此下有履
者禮也句李同釋文云韓注有或傳寫者誤)履而泰然後安(鄭姚李無而泰二字)
有大者不可以盈(鄭注作有大有)有大而能謙(鄭作嗛)必豫
有隨(李上經有也字本篇無)物大然後可觀(李上經有也字本篇無)致
飾然後亨(李上經作然後本篇作而後)故受之以復(李上經有也字本篇
無)有无妄然後可畜(李上經然後上有物字本篇無)不可以不久
也(李無以字)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鄭李久上有終字居鄭李作於)夬必
有遇(省李與此同今石經監本毛本作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古文鄭李作遘下並
同)故受之以升(李下經有也字本篇無)困乎上者必反下(省無
者字李下經無本篇有)井道不可不革(李下經有也字本篇無)旅而無
所容(李無而字)
雜卦臨觀之義(李作之意)謙輕而豫怠也(怠京作治虞李作怡)兌
見而巽伏也(鄭作兌說)蠱則飭也(鄭王肅李與此同今石經監本毛本作飾)
也 大有衆也(衆荀作終)豐多故也親寡旅也(各本皆無上也字)
小人道憂也(鄭虞李作道消也)
周易略例(今石經此卷不錄)明象夫動不能制動(一本作天
地不能制動)故處璇璣(璇本又作旋璣本又作機或作幾監本璇作旋)故觀象
以斯(一本作以象觀之)明爻通變隆墀永歎(墀本又作坻)同
舟而濟(一本作而載)故有善邇而遠至(釋文作善邇云善又作譖宋石
本刻作繕後人臆改作善)語成而後有格(一本作括)明卦適變
通爻(本又作明卦通變適爻一本直云適變通爻)遊險尚遠(釋文作辟險云本亦
作避後章同)其介不可犯也(介本又作分)明象故可尋象
以觀意(本亦作見意)猶蹄者所以在兔(兔字又作菟下同)筌者所
以在魚(筌釋文作荃云荃蹄事見莊子)則僞說茲漫(漫釋文作浸)辯
位卦不可無六爻(無亦作損)略例下(本或無下字)卦略

無所憑也釋文憑作馮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諮於闇諮本亦作資以
所見爲美者也一本作所知則觸藩矣釋文作觸蕃洽乃疑
亡也洽本亦作合亦盡則明昧本亦作妹又作沫下文同
右周易
尚書序今石經序不錄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伏古作虙犧本
又作羲亦作戲謂之八索本或作素益稷合於皐陶謨皐陶本又作咎
繇盤庚三篇合爲一盤庚本又作般庚其餘錯亂摩滅釋文
摩作磨採摭羣言採本又作采各冠其篇首監本各誤作名傳之
子孫毛本誤作傳子孫孫
虞書馬融鄭康成王肅題曰虞夏書堯典序今石經小序別在經末自此至終篇並同
按馬鄭百篇之序皆總爲一卷惟孔安國以序各冠篇首放勳一作放勛欽明文思
安安漢書作晏晏格于上下說文格作假平章百姓今文作辯章漢
書同黎民於變時雍漢書變作番敬授人時漢書作民時宅嵎
夷說文玉篇嵎作堣尚書攷靈曜作禺銕曰暘谷淮南子作湯谷平秩東作
馬作萃秩漢書及周禮注並作辯秩說文作平豑平秩南訛漢書作南僞宅西
曰昧谷漢書宅西作度西尚書大傳昧谷作柳穀寅餞納日馬作賓淺漢書同
平在朔易大傳作便在伏物鳥獸氄毛說文鳥部作毨毛毛部作𣯍髦朞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說文漢書朞作稘疇咨若時登庸疇子朱啟明玉簡啟作
启嚚訟可乎訟馬作庸方鳩僝功說文方鳩作旁逑監本僝作孱有能
俾乂說文漢書作俾嬖方命圮族蜀志作放命釐降二女于嬀

汭國語作嬀內
舜典今文此篇合於堯典無篇首二十八字序虞舜側微玉篇作微曰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之濬
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釋文無此十六字云
姚方興本或有烈風雷雨弗迷大傳弗作不舜讓于德弗嗣漢書
作不怡今文作弗怡在璿璣玉衡大傳作旋機肆類于上帝說文作䋸
禷輯五瑞漢書輯作揖馬同歲二月東巡守守或作狩至于岱
宗柴說文作祡修五禮監本毛本修作脩贄本又作摯漢書同說文作墊儀禮疏
作雉如西禮馬作如初禮公羊傳注此下有還至祟如初禮六字格于藝祖漢書
作祖禰肇十有二州大傳肇作兆濬川漢書作浚川扑作教刑
今文扑作朴惟刑之恤哉今文恤作謐漢書同竄三苗于三危說文
竄作寂帝乃殂落說文帝作放勳漢書作放勳乃殂闢四門說文闢作闢
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作皐咎繇黎民阻飢今文阻作祖鄭讀祖爲阻
漢書作祖饑五流有宅漢書作五流有度讓于殳斨暨伯與漢書古今
人表作朱斨柏譽僉曰益哉僉曰馬鄭王並作禹曰教冑子馬作育子說文
同歌永言聲依永漢書永並作詠分北三苗三國志注北作兆
大禹謨今文無此篇徐邈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序皐陶矢厥謨矢本又作
兲謨字又作謩益稷馬鄭王作棄稷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呂氏春秋作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俾予從欲以治毛本欲誤作教
夔夔齋慄監本齋作齊禹拜昌言孟子注作善言漢書作讜言

皋陶謨惇叙九族漢書叙作序知人則哲漢書哲作悊擾而毅
玉篇擾作獿剛而塞說文作寋俊乂在官漢書又作艾百僚師師
僚本又作寮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無作亡教作敖逸作佚邦作國玉篇逸亦作佚
後漢書欲作游一日二日萬幾漢書幾作機無曠庶官漢書作毋曠天
工人其代之漢書工作功天叙有典馬作五典自我五禮有
庸哉馬作五庸哉五刑五用哉漢書用作庸懋哉懋哉爾雅注懋
作茂漢書注同天明畏馬作明威周禮注同
益稷今文此篇合於皋陶謨隨山刊木漢書刊作栞說文玉篇並同濬畎
澮距川說文作濬く巜距川又作睿畎澮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馬作根漢書同懋遷有無化居懋大傳作貿漢書作楙作會馬作繪周
禮注同藻火粉米藻本又作藻說文作璪粉說文作黺米說文作𪓱又作絲徐同絺
繡周禮注絺作希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漢書作七始詠鄭作在治曶撻以記
之說文撻作遽敷納以言漢書敷作傳無若丹朱傲漢書無作毋傲
作敖說文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說文朋作堋娶于塗山說文亡有禹曰
二字塗作嵞玉篇亦作嵞弼成五服說文弼作邲方施象刑惟明漢書
及白虎通方並作旁笙鏞以間鏞鄭作庸周禮疏同鳥獸蹌蹌說文作牄牄周
禮注同簫部九成說文簫作箾
禹貢序任土作貢字或作贛至于岳陽岳字又作嶽漢書同島夷
皮服鄭作鳥夷漢書同入于河漢書作海濟河惟兗州漢書濟作泲下
濟漯達于濟並同說文兗作沇灉沮會同漢書及周禮注並作雍沮厥草惟繇

說文作蘇作十有三載馬鄭載作年嵎夷既略今文嵎夷作禺銕濰
淄其道濰本亦作惟又作維漢書作惟甾海濱廣斥玉篇作廣澙漢書作海瀕
廣瀉厥篚檿絲漢書篚作棐後篚字並同大野既豬漢書作大壄後豬野同
厥土赤埴墳埴鄭作戠羽畎夏翟周禮注畎作甽書翟作狄草木
漸包漸本又作蔪說文同包字或作苞說文同淮夷蠙珠暨魚本亦作淮夷二
水蠙字又作玭達于河說文作菏陽鳥攸居漢書作逌居篠簜既敷
簜或作篡瑤琨篠簜琨馬作瓓漢書同齒革羽毛惟木漢書無惟木二
字島夷卉服漢書作鳥夷厥包橘柚詩箋包作苞沿于江海
沿馬作均鄭作松云松當爲沿漢書作均江海沱潛既道漢書潛作灊下同雲土
夢作乂雲徐作云漢書作雲夢土作艾厥貢羽毛齒革漢書毛作旄杶
榦栝柏杶又作櫄榦本又作幹周禮注作櫄幹礪砥砮丹漢書礪作厲惟
箘簵楛說文簵作簬浮于江沱潛漢本或作潛于漢滎波既豬
說文波作潘馬作播漢書作滎播既都被孟豬漢書孟作盟浮于洛河各本
皆作浮于洛達于河此誤脫和夷底績和字又作龢西傾因桓是來
漢書作是徠弱水既西說文作溺水涇屬渭汭本又作內灃水攸
同漢書作酆水道同下東會于灃亦作酆厥貢惟球琳琅玕琳鄭作玪道
岍及岐岍字又作汧馬作開至于陪尾漢書作倍尾道弱水本或作溺
水又東至于孟津漢書作盟津至于大伾本又作岯字或作胚岻
山導江漢書岷作崏又東至于澧漢書作醴溢爲滎溢字又作隘漢
書作泆又東會于涇漢書會作至四隩既宅玉篇隩作墺百里

賦納總(納本又作內)三百里納秸服(秸本或作稭 禮記注作鞂 漢書作內)
憂服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漢書作有鄠 一作有戶)天用勦絕其命(勦馬作巢 漢書作剿 說文同)弗用命戮于社(今石經監本弗作不)予則孥戮汝(周禮注孥作奴)

五子之歌(今文無此篇)序須于洛汭(本又作內)以逸豫(逸本又作佾 豫本或作伃)乃盤遊無度(盤本或作槃)皂可近不可下(國語作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關石和鈞(國語作龢均)離悔可追(離或作雖)

釁征(漢書作嗣征 今文無此篇)工執藝事以諫(藝本又作蓺)俶擾天紀(俶本亦作叔)

附錄史記所採虞夏書(按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史記中採錄尚書皆眞古文也然遷所引多據訓詁以改原文如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欽若昊天作敬順昊天之類遍部皆然今不能分注各字句下則具著於此至古文尚書篇次已爲後人所亂史記所述較今本前後互置無從分隸各篇故彙錄于虞夏書後使讀者得考其同異焉以後商書周書並倣此)

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谷 索隱曰史記舊本作柳穀)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古勅字)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續三年
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
文祖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
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於
六宗望於山川辯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
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祡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
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
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
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
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
眚災過赦怙終徐廣曰亦作衆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
哉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
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
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
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
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
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
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

天子之政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
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於是舜乃至
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
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
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
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舜曰
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皐陶
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上
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
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
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
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
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
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穉子直而溫
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謌長言聲依
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
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

振驚朕衆 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 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有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並五帝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皐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徐廣曰他書或作蕝 山行乘檋 徐廣曰檋一作橋 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 徐廣曰海一作河 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于濟漯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 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 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酓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蓺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臮魚其篚元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
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荆及衡陽維荆
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土夢爲
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維箘簵楛徐廣曰一作箭足杆杆郎楛也音怙
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簵楛乎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
篚元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維豫州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
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
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維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
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
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維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荆
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
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
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
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
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
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
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
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江水至于大陸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爲漢又東
爲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
東至於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
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東出
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
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
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
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
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川
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
鎮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
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何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臯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臯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民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臯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臯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徐廣曰擾一作柔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辠五刑五用哉

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行臯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臯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臯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

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功喜哉皐陶拜首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並夏本紀　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殷本紀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 周本紀

商書湯誓予則帑戮汝 漢書帑作奴　典寶序誼伯仲伯 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 今文無此篇　序仲虺作誥 漢書作仲䖭　惟生聰明時乂 各本皆作惟天生此後人補字誤脫　建中于民 中本作忠　或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荀子云其在仲虺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覆昏暴 字或作[illegible]

湯誥 今文無此篇　罹其凶害 罹本亦作羅　不敢赦 今石經不作赦　與之勠力 今石經監本毛本勠作戮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國語作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伊訓 今文無此篇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 三統歷作維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朕載自亳 今石經監本毛本載作哉　敷求哲人 本又作喆人

太甲上 今文上中下三篇並無　旁求俊彥 俊本亦作畯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本又作粵　茲乃不義 本亦作誼　太甲中 修厥身 監本毛本修作脩　視乃厥祖 毛本作烈祖　太甲下 惟明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 各本明明下有后字此補字誤脫

咸有一德 今文無此篇　任官惟賢材 毛本作才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呂氏春秋作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盤庚上 今文合上中下三篇爲一篇　序盤庚五遷 盤本又作般國語同　若顛木之有由蘖 本又作枿馬同說文作㽕獻又作㽕枿獻作㽕枿　王播告之修 說文播作譒　今汝聒聒 漢書作懖懖說文同　予亦拙謀 說文拙作

爍若農服田力穡漢書穡作嗇不昏作勞昏本或作暋越其
國有黍稷越本又作粵汝悔身何及漢石經殘字身作命相時憸
民說文憸作思漢石經作散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漢石經無上求字下求字
作殺汝無老侮成人漢石經作女毋翕侮成人今石經監本毛本老侮作侮老無
弱孤有幼漢石經弱作流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國語作國之臧則惟汝衆國之不臧則惟予一人是有佚罰各恭
爾事漢石經恭作共度乃口度亦作渡漢石經乃作爾盤庚中誕告
用亶其有衆亶馬作單保后胥慼漢石經作胥高今予將試以
汝遷漢石經汝作爾安定厥邦漢石經作國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漢石經汝上有今字不其或稽漢石經作或迪自怒曷瘳漢石經怒作怨
汝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汝何生在上漢石經汝作女予丕克羞
爾漢石經丕作不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漢石經崇作知汝有戕漢石
經作女有近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本又作乃祖乃父監本毛
本同作丕刑于朕子孫今石經及各本無子字丕乃崇降弗祥
漢石經作興降丕永嗚呼漢石經作於戲汝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汝分猷
作女比猷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設作翕盤庚下盤庚既遷
漢石經盤作般無戲怠漢石經作女罔台民懋建大命漢石經懋作勖漢書作茂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漢石經予作我夏侯等傳心腹腎腸作憂賢揚文選劉淵
林注作優賢揚嘉績于朕邦漢石經嘉作綏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漢石經爾上有今字謂作惠震作枡尚皆隱哉漢石經隱作乘予其懋

簡相爾漢石經懋簡作勖蕳
說命上今文上中下三篇竝無序高宗夢得說本又作兌下篇同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說文作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亮陰三
祀亮本亦作諒漢書作梁闇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顧
弗言國語作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朝夕納誨國語作朝夕規諫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國語作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
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說文瞑眩作眄眩
說命中惟干戈省厥躬省一本作眚王視不艱今石經及各本
視竝作忱說命下爾交修予監本毛本修作脩下惟厥修厥德修竝同
學遜志周禮注遜志作敬遜厥德脩罔覺毛本脩作修旁招俊乂
俊本又作畯敢對揚天子休命今石經及各本天子下有之字
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厥事兩漢書格竝作假天既孚命
正厥德漢石經漢書孚作付
西伯戡黎序周人乘黎大傳作乘耆作西伯戡黎伯亦作柏
戡大傳說文竝作𢧢玉篇爾雅注作堪格人元龜漢書格作假大命不摯
本又作摯說文同按石刻大命下旁注古字後人所加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說文酗作酌越至于今越馬作粵我其
發出狂鄭作生吾家耄遜于荒耄字又作旄告予顛隮說文

作用乂儺馬夣歛作禂我與受其敗漢書作退說文同自靖馬作
自湍漢書同
附錄史記所採商書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俈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
始伐之作湯征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
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夏桀
爲虐政滛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
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
衆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
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
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
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
予與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
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
桀敗於有娀之墟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
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
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

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中𤳳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
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
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
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
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
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
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帝太甲既立
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
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
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
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
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
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帝太
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
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帝仲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絶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旣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旣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並殷本紀)　西伯敗耆國(徐廣曰一作肌)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周本紀)

周書泰誓上(今文上中下三篇並無)　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安有序文輒改之)　惟宮室臺榭(本又作謝)　泰誓中王乃徇師而誓(今石經及各本循作徇)　厥監惟不遠(今石經毛本監作鑒)　予有亂十人(監本毛本作亂臣十人按石刻亂下旁注臣字後人所加)

牧誓序與受戰于牧野(說文玉篇牧作坶廣韻云古文尚書作坶)　王左杖黃鉞(本又作戉)　逖矣西土之人(爾雅注逖作逷)稱爾戈(爾雅注稱作偁)惟婦言用(石本言下旁增是字後人所加漢書亦無是字)　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漢石經王作任)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漢石經惟作維漢書作逋逃多罪)　以姦宄于商邑(漢書作以姦軌于商邑)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禮記注不愆作不過)　尚桓桓(漢書作狟狟說文同)　弗迓克奔(迓馬鄭作禦)

武成序往伐歸獸本或作嘼執豆籩豆本又作梪克成厥勳
毛本成誤作伐昭我周王爾雅注昭作釗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石本
墓上閭上旁注之字皆後人所加
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孟子注作有序鯀陻洪水漢書陻作
堙玉篇作垔漢石經陻作伊洪作鴻汨陳其五行漢石經汨作日不畀洪範
九疇漢書不作弗彝倫攸斁說文玉篇並作殬鯀則殛死殛本或作
極敬用五事漢書敬作羞協用五紀漢書協作叶乂用六德
漢石經乂作艾漢書同明用稽疑漢書稽作叶說文同威用六極漢書威作
畏一曰貌本亦作頟從作乂詩箋作艾無有淫朋漢書作淫朋無
虐煢獨漢書無虐作亡侮于其無好德鄭無德字無偏無陂舊本
陂作頗案此字元宗所改今石經改正作頗無有作好說文好作政無偏無黨
漢石經無作毋漢書作不于帝其訓馬作其順六三德漢書無六字凶于
而國漢書凶上有而字人用側頗僻漢書僻作辟曰霽漢書作濟周禮注同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雺在曰驛之下周禮注蒙亦作雺驛作圛古文驛作悌漢
書作曰圛曰蟊曰剋曰悔說文作𠧪凡七卜五監本脫卜字謀及庶人
漢石經人作民庶草蕃廡說文作橆[illegible]曰乂時暘若漢書乂作艾暘作陽
曰晢時燠若漢書晢作𤏩燠作奧曰豫恒燠若漢書豫作舒燠作奧大傳
豫作荼公羊傳注亦作舒曰蒙大傳作雺漢書作霧分器序諸侯班宗
彝班本又作般
旅獒今文無此篇序西旅獻獒馬作豪太保作旅獒監本毛本

太作大西旅厎貢厥獒漢書厎作致犬馬非其土產不畜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產作性為山九仞字又作刃
金縢序武王有疾馬作有疾不豫王有疾弗豫本又作忬說文作悆
植璧秉圭漢書作戴璧啟籥見書周禮注啟作開下以啟金縢之書同王
其罔害周禮注作無害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漢書作茲道能念予一人
我之弗辟說文作𢐥信噫馬作懿惟朕小子其新逆鄭作親逆
馬作親迎盡起而築之築本亦作筑
大誥序作大誥本亦作𡲬猷大告爾多邦馬鄭王作大誥猷爾多邦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馬割作害不作弗讀弗少延為句有大艱于
西土漢書作我有截于西土知我國有疵漢書作有訾民獻有十
夫大傳獻作儀漢書同遺大投艱于朕身漢書投作解不卬自恤
說文作卹爾丕克遠省馬作不克天棐忱辭漢書忱辭作諶辭一作天輔誠
辭矧肯構鄭王本此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十二字
微子之命今文無此篇惟稽古崇德象賢漢書惟作正曰篤
不忘篤本又作竺
康誥哉生魄馬作𩲡說文玉篇作霸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威威顯民漢書作畏畏恫瘝乃身漢書瘝作矜
天畏棐忱爾雅注作天威馬作匪諶人有小罪非眚本亦作省罔弗
憝說文弗作不不率大戛漢書作戟聽朕誥汝今石經監本毛本誥作告
酒誥王若曰衛宏賈逵馬鄭王並作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漢書

作泆　誕惟厥從淫泆于非彝馬作淫佚賈泆作逸非作匪　厥心
邪　疾很監本毛本誤作狠今石經與此同　汝劼毖殷獻臣說文無汝字　汝
勿佚漢書作女無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拘作抲下有獻字　弗蠲
乃事今石經作汝事
梓材馬梓作杍云古作梓字　至于屬婦說文玉篇並作嫐婦　惟其塗丹
雘說文塗作斁　皇天既付中國民付馬作附　和懌先後迷民
懌字又作斁
召誥則無遺壽耇漢書壽耇作耇老　用顧畏于民嵒漢書作喦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讎或作酬　王末有成命
毛本末誤作未
洛誥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馬作辨來來示予　今王即命
曰一作日音人食反　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工漢書作學功　無若
火始燄燄漢書作庸庸　頒朕不暇說文頒作攽　汝乃是不蘉
玉篇作茀　不揚文武烈大傳文武下有之德二字　和恒四方民居師
大傳四方上有萬邦二字　旁作穆穆迓衡迓馬鄭王作御漢書同　公無困
哉漢書作公無困我哉
多士敢弋殷命弋馬作翼漢書同　大淫泆有辭泆又作佾馬作屑
時惟天命無違漢石經惟作維無違作元　時惟天命漢石經惟作維　王
曰多士漢石經多士上有告爾二字　爾不啻不有爾土啻徐作翅下同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漢石經作雒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大傳無作毋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漢石經穡作嗇　乃逸乃諺既誕漢石經作乃劮乃憲既延　否則侮
厥父母漢石經否作不　在昔殷王中宗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在昔作昔
在嚴恭寅畏嚴馬作儼　天命自度治民祗懼漢石經度作亮治作
以　乃或亮陰大傳作梁闇　三年不惟各本皆作不言此補字誤刻　其
惟不言言乃雍說文雍作讙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漢石經作饗國百年　惟耽樂之從漢書之作是　文王卑服卑馬作俾
徽柔懿恭漢石經作共　懷保小民漢石經作小人漢書同　惠鮮鰥
寡漢石經作惠于矜寡漢書同　自朝至于日中昃本亦作仄　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
之供漢書作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供漢石經此數句已殘缺樂存酒毋劮
于遊田維七字語正作政供作恭　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　民無或胥譸張
爲幻譸馬作輈爾雅注作侜說文作民或譸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漢石經聽作聖無之乃二字先王之二字　則皇自
敬德漢石經皇作兄自作曰　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漢石經嗚呼作於戲
無逸
字
君奭不弔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不作弗　其終出于不祥終馬作崇
漢石經終作道祥作詳　嗚呼漢石經作於戲　曰我民罔尤違今石經監本毛
本曰作越　在我後嗣子孫漢書後嗣作嗣事　大弗克恭上下漢書
弗作不恭作共　遏佚前人光漢書佚作失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

其墜厥命 漢書作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石刻原本如此後人磨改脫厥字監本毛本亦無之 我道惟寧王德延 道馬作迪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漢書作迪一人使四方 有若南宮括 馬作南君括 我則鳴鳥不聞

本或作鳴鳳 天休滋至 毛本滋作茲 罔不率卑 今石經及各本作俾

蔡仲之命 今文無此篇 成王政序作成王政 馬作征

將蒲姑序將遷其君於蒲姑 馬作薄姑下同

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 馬作之攸 亦惟有夏之巳

叨懫 說文作亦惟有夏氏之民饕餮 須暇之子孫 暇鄭作夏 我乃其大

罰殛之 殛本又作極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大傳伯作賦正作政

爾罔不克臬 馬作剌 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作上不惎于凶德無爾字玉篇廣韻並同

立政常伯 漢書作常敀說文同 準人 漢石經作辟人 謀面用丕訓德

漢石經謀上有亂字 其在受德暋 說文作忞 灼見三有俊心 說文灼作焯漢石經俊作會

文王惟克厥宅心 漢石經無克字惟作維宅作度 以並

受此丕丕基 漢石經此作茲基作其 嗚呼 漢石經作於戲 我其克灼

亦厥若 各本亦作知此補字之誤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漢石經已作以

受作前徽作徵 則克宅之 漢書作度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儉本又作憸 不訓于德 漢石經無于字 是罔顯在厥世 漢石經在作哉

其勿以儉人 說文儉作譣無其字 以覲文王之耿光 漢石經耿作鮮

周官 今文無此篇 四征弗庭 漢書作不平 夙夜不逮 馬作不懈

賄肅慎之命序肅慎來賀 馬鄭作息慎漢書注作肅昚 王俾榮

伯 俾馬作辨

君陳 今文無此篇

顧命王不懌 懌馬作釋 王乃洮頮水 說文頮作沬云古文作湏 憑玉

几 漢書憑作凭說文同 用克達殷集大命 漢石經達作通集作就 在後

之侗 馬作詷說文作夏后之詷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馬鄭王冒貢作勖贛

茲既受命還 漢石經既作卽 南宮毛 漢書古今人表作髦 設黼扆

綴衣 漢石經扆作衣 敷重篾席 說文玉篇作布重莫席 陳寶 漢書作宋說文同

大輅在賓階面 周禮注輅作路下三輅字並同 綴輅在阼階面

周禮注作贊路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綦馬鄭作騏 一人冕執銳

說文作鈗 三咤 字亦作宅說文玉篇作詫馬作詫

康王之誥 今文此篇合於顧命 序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此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賓稱奉圭兼幣 說文作奉介圭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

衛 馬鄭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

畢命 今文無此篇 王若曰嗚呼 毛本嗚誤作鳴下同 正色率下 漢書作正已

惟既厥心 漢書既作盡

君牙 今文無此篇 序穆王命君牙 或作君雅 王若曰嗚呼 毛本嗚誤作鳴 亦惟先王之臣 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先王誤作先正 追配于

前人 漢書配作比

冏命 今文無此篇 序穆王命伯冏 亦作煛說文作臩 嗣先人宅

丕后漢書作居丕位爾無昵于憸人憸本亦作憸
呂刑書傳引此篇多作甫刑耄荒耄本亦作薹漢書作眊說文作薹度作刑
大傳作鮮度作刑禮注作度作詳刑周鴟義姦宄義本亦作誼奪攘矯虔
說文廣韻奪作敓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說文作刖劓斀黥泯泯棼
棼說文作湎湎紛紛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國語作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折民惟刑折馬鄭王作悊漢書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士
作爰中作衷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日一作曰天齊于民後漢書于
作乎俾我一日馬作矜我後漢書作假我以成三有各本皆作三德此補字之
誤王曰吁來吁馬作于告爾祥刑後漢書爾作汝惟來馬作惟求後漢
書同其審克之後漢書作核之惟貌有稽說文貌作緢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後漢書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人極于病後漢
書作俀極于痛哀敬折獄大傳作哀矜哲獄報以庶尤說文作訧
文侯之命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馬無平字錫作賜
父義和義本亦作誼即我御事監本毛本即誤作既今石經與此同嗚呼
克有績予一人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脫克字汝克昭乃顯祖
監本毛本昭誤作紹今石經與此同追孝于前文人漢書作聞人汝多修扞
我于艱說文扞作敦
費誓序東郊不開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闢作開釋文云舊讀皆作開馬本
作闢今石經及各本作開作費誓說文費作棐周禮禮記兩注並同漢書作肸今惟
淫舍牿牛馬說文無牿舍二字杜乃擭周禮注杜作斁峙乃糗糧

漢書作餱糧說文同
秦誓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未就惎惎仡仡勇夫馬作訖訖惟
截截善諞言馬作偏言說文作㦤㦤巧言俾君子易辭漢書作易怠
如有一介臣介又作个斷斷猗無他技斷斷說文作詔詔技又作伎毛
本同邦之杌隉說文作阢隉
附錄史記所採周書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
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
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
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
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
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
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
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
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
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軌於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

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
如虎如羆如犲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
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其明日除
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
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
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
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
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
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
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
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
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
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一作原釋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
徐廣曰保一作寶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
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
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

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
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
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
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
爲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
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
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
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
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
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
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
誥梓材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
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
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
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
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
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

官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國之政作臩命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士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索隱曰舊本亦作選）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徙）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徐廣曰一作六）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並周本紀）　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秦本紀）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

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成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徐廣曰匑匑一本作夔夔也　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

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以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粊作肸誓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無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魯並魯周公世家　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於是召公乃說燕召公世家　周公

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衞康叔世家　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于上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旣小大好草竊姦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竝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今女於是家保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祇又一云陋淫侵神祇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
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
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
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
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
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
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
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
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斂
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
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
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
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夷是
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
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
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
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徐廣曰一作曰洟曰）
（被）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
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
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強
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
用作凶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亾凶曰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
暘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
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
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
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宋微子世家晉
侯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
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
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
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
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晉世家

右尚書

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雎依字且邊隹旁或作鳥詁訓舊本多作故訓今或
作故鄭氏箋本亦作牋關雎序今石經序別在卷末自此至終篇竝同風風
也崔靈恩下風字作諷故嗟歎之歎本亦作嘆故正得失正本又作政
莫近於詩今石經於作乎厚人倫厚本或作序下以風刺上刺本
又作刺哀刑政之苛本亦作荷鵲巢騶虞之德騶本亦作騶故
繫之召公本亦作邵公後召南召公皆同毛本繫誤作繫君子好逑本亦作仇
爾雅注同參差荇菜說文作莕輾轉反側輾本亦作展左右芼
之玉篇芼作覒葛覃本亦作蕈是刈是濩釋文刈作艾云本亦作刈服
之無斁本又作斁卷耳我馬虺隤說文作瘣頹我姑酌彼
金罍說文姑作及漢書注罍作櫑我姑酌彼兕觥釋文作光觥云本亦作兕
觥陟彼砠矣釋文作岨矣云本亦作砠我馬瘏矣瘏本又作屠我僕
痡矣痡本又作鋪云何吁矣爾雅注吁作盱樛木韓詩及馬融作朻木
葛藟纍之藟本亦作虆纍本又作蘽葛藟縈之釋文作帶之云本又作縈說文
作縈螽斯詵詵兮說文作㜪㜪桃夭桃之夭夭說文作枖
枖又作妖妖廣韻亦作枖枖兔罝釋文兔作菟云本又作兔施于中逵韓詩
薛君章句作中道芣苢本亦作苡薄言襭之釋文作擷之云一本作襭
漢廣南有喬木喬本亦作橋不可休息釋文云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
韓詩同江之永矣說文永作羕汝墳序婦人能閔其君
子釋文無婦人二字云一本有遵彼汝墳爾雅注墳作濆惄如調飢釋文
惄作愵云本又作惄韓詩作愵調本又作輖魴魚赬尾釋文赬作頳云說文作䞓又作

蘋王室如燬薛君章句作如焜　麟之趾釋文作趾云本或道云麟止無之字止本亦作趾　召南鵲巢序德如鳲鳩釋文作尸鳩云本又作鳲　百兩御之本御亦作訝又作迓　采蘩本亦作蘩　草蟲本或作虫　趯趯阜螽爾雅注阜作螽　采蘋序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其本或作供　于以湘之韓詩湘作鬺　有齊季女齊本亦作齋　甘棠韓詩外傳芾作茀　勿翦勿伐韓詩翦作剗漢書作鬋　召伯所茇說文作犮　召伯所憩本又作愒　勿翦勿拜廣韻作勿剪勿扒　召伯所說本或作稅又作脫爾雅注作稅　行露厭浥行露浥本又作挹　何以穿我屋穿本亦作穿　羔羊委蛇委蛇釋文作委虵云本又作委虵沈讀作委委虵虵韓詩作逶迤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說文繫傳引羔羊之緎　般其靁亦作雷　摽有梅孟子注摽作莩韓詩梅作楳　頃筐塈之玉篇作傾筐摡之　小星寔命不同韓詩寔作實　江有汜讀詩記引董氏云石經汜作洍說文廣韻亦作洍　野有死麕釋文作麏云本亦作麕又作麕　白茅包之釋文包作苞　何彼襛矣韓詩襛作茙　序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釋文無則字云一本作雖則王姬　車服不繫其夫繫本或作繼　騶虞壹發五豝儀禮注壹作一　于嗟乎騶虞劉芳詩義疏云虞或作吾　壹發五豵字又作縱　邶柏舟詁訓傳邶本又作背柏字又作栢　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　以敖以遊敖本亦作遨　我心匪鑒釋文作鑑云本又作鑒　威儀棣棣

本或作逮逮　覯閔既多釋文覯作遘云本或作覯　寤辟有摽辟本又作擘說文作昭辟玉篇作擗擗　胡迭而微韓詩迭作臷　綠衣俾無訧兮訧本或作尤　燕燕瞻望弗及後漢書注作不及　佇立以泣釋文佇作竚　實勞我心實本亦作寔　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　報我不述本亦作術薛君章句同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毛本脫而字今石經與此同　終風且暴說文作瀑　願言則嚏釋文作疐云本又作嚔又作嚏　曀曀其陰韓詩作㙪㙪　擊鼓擊鼓其鏜說文作鼞　死生契濶契本亦作挈　于嗟洵兮洵本或作詢韓詩作夐　凱風吹彼棘心棘俗作棘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刺俗作剌　淫亂不恤國事恤本亦作卹　自詒伊戚釋文詒作貽云本亦作詒　匏有苦葉深則厲說文作砅　濟盈不濡軓釋文軓音犯今石經監本毛本俱作軌　人涉卬否卬本或作仰毛本誤作卬　谷風黽勉同心本亦作僶俛文選注作密勿　宴爾昏昏宴本又作燕　湜湜其沚說文作其止　不我屑以孟子注作已　匍匐救之家語漢書並作扶服　不我能慉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　昔育恐育鞫釋文作鞠云本亦作鞫　我有旨蓄本亦作畜　以我御窮一本御作禦　式微序黎侯寓于衛于又作乎　胡為乎中露列女傳作中路　旄丘序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毛本脩作修　瑣兮尾兮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𤨏　流離之子本又作鶹離爾雅注作鶹離　褎如充耳褎本亦作褏　簡兮簡字或作簡　序仕於

伶官伶字亦作伶監本毛本並作伶今石經及左傳疏與此同碩人俁俁韓詩作扈
扈左手執籥玉篇作龠山有榛本亦作蓁。泉水 毖彼泉水
毖韓詩作祕說文作䀸出宿于泲儀禮注宿作縮儀禮釋文泲作濟飲餞于
禰韓詩作泥儀禮注劉昌宗本作泥我思肥泉肥字或作淝 北門 憂
心殷殷本又作慇慇．室人交徧讁我孟子注作適我室人交徧
摧我摧或作催韓詩作讙說文亦作催 北風 雨雪其雱廣韻作滂
靜女 靜女其姝說文作袾董氏云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㛅愛而不見
董氏云石經愛作僾搔首踟躕薛君章句作躊躇貽我彤管貽本又作詒
說懌女美說本又作悅洵美且異洵本亦作詢 新臺 新臺
有泚說文作玼燕婉之求說文作嫚婉玉篇作嬿婉新臺有洒河水
浼浼韓詩洒作漼浼浼作浘浘得此戚施說文作䶭䵚
鄘 柏舟 髧彼兩髦髧本又作优說文作紞彼兩髳不諒人只釋文諒作
亮云本亦作諒實維我特韓詩作我直 牆有茨說文作薺中冓之
言冓本又作遘玉篇及漢書注作篝不可詳也韓詩詳作揚 君子偕老
玼兮玼兮本或作瑳兮鬒髮如雲說文鬒作㐱玉之瑱也說文
作瑱兮揚且之皙也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揚誤作楊毛本皙誤作晳是紲袢
也說文紲作褻邦之媛也韓詩媛作援說文作㛯兮 定之方中 序
衛爲狄所滅一本作狄人本或作懿公爲狄所滅非也升彼虛兮虛本或作
墟終然允臧監本毛本誤作終焉今石經與此同 相鼠 胡不遄死
史記作何不 載馳 序 閔其宗國顛覆閔一本作愍載馳載

驅字亦作駈大夫跋涉儀禮疏作䟦涉許人尤之尤本亦作訧衆穉
且狂穉本又作稚
衛 淇奧 綠竹猗猗說文綠作菉釋文云竹韓詩作薄石經同有匪君子
匪本又作斐韓詩作邲如琢如磨本又作摩赫兮咺兮韓詩咺作宣說文作
愃綠竹青青本或作菁菁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說文琇作琇會
作髖 考槃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也監本毛本脫也字今石經與此
同 考槃在澗韓詩作在干碩人之薖韓詩作過 碩人 衣錦
褧衣說文作䌹衣列女傳作絅衣譚公維私白虎通作覃公領如蝤蠐
釋文作䶒云本亦作螓又作䖨齒如瓠犀爾雅注作瓠棲螓首蛾眉說文作䫏
首巧笑倩兮倩本亦作蒨美目盼兮監本盼誤作盻說于農郊
說本或作稅翟茀以朝周禮注茀作蔽施罛濊濊說文水部作濊濊大部作
濊濊鱣鮪撥撥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作發發韓詩作鱍鱍各本皆作發發說文作䱽䱽
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韓詩孽作钀朅作桀 甿各本皆作氓此避諱改
匪我愆期愆字又作僁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無食桑葚本又
作椹總角之宴本或作揔角之丱者非信誓旦旦說文作悬悬 竹
竿 遠父母兄弟今石經作遠兄弟父母淇水滺滺釋文作浟浟云本亦
作滺檜楫松舟楫本又作檝 芄蘭芄本亦作丸芄蘭之支
說文作枝童子佩觿佩或從玉旁者非垂帶悸兮韓詩作萃兮能不
我甲韓詩甲作狎 河廣 曾不容刀說文作舠 伯兮 伯兮
朅兮玉篇作偈兮焉得諼草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韓詩作萱爾雅釋文

作蔞 有狐序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蕃育者非 有狐綏綏
齊詩作久久
王黍離說文作穦 悠悠蒼天蒼本亦作倉 君子于役雞棲
于塒釋文作時云本亦作塒 羊牛下來文選注作牛羊 君子陽陽左
執翿說文作執翳 揚之水揚本或作楊非 中谷有蓷序凶
年饑饉釋文饑作飢云本又作饑 暵其乾矣說文暵作灘又作灘 嘅其嘆
矣嘆本亦作歎 暵其脩矣脩本或作蓨 條其歗矣歗本又作嘯 暵
其濕矣毛本濕作溼 兔爰逢此百罹罹本又作離 尚寐無吪
本亦作訛 雉離于罦說文作罬 逢此百凶文選注作百殃 葛藟序
王族刺平王也釋文作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崔亦作桓 大車毳衣
如菼說文作䓕 毳衣如璊說文作[illegible] 有如皦日皦本又作皎 丘
中有麻貽我佩玖釋文貽作詒
鄭緇衣敝予又改為兮敝本又作弊 大叔于田序叔
多才而好勇釋文作而勇云本或作而好勇 大叔于田今石經無大字釋文
同云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監本毛本與此同 襢裼暴虎說文作膻襢本又作袒 叔
馬慢忌釋文慢作嫚云本又作慢 清人序高克好利克一作尅
二矛重喬韓詩作鷸 河上乎逍遙本又作消搖 左旋右抽說文
作右搯 羔裘字或作求 彼其之子韓詩作彼已 舍命不渝韓詩
外傳作不偷 遵大路不寁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無我魗
兮魗本亦作敎又作穀說文作敨 有女同車序大子忽嘗有功

于齊監本毛本大作太 顏如舜華說文作蕣華 山有扶蘇山
有橋松橋本亦作喬 蘀兮序不倡而和也倡本又作唱 風
其漂女漂本亦作飄 褰裳褰本或作騫 丰衣錦褧衣裳
錦褧裳禮記注褧並作絅 東門之墠釋文作壇云依字當作墠 有踐
家室韓詩踐作靖 風雨風雨淒淒毛本誤作凄凄說文作湝湝
子衿本亦作襟 序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釋文亂世作世亂云本或以世
字在下者誤監本毛本作修 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 挑兮達兮說文
挑作叜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說文作綥巾 聊樂我員本亦作云
韓詩作魂 聊可與娛本亦作虞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漙本亦作
團 邂逅相遇釋文逅作遘云本亦作逅 溱洧溱與洧說文溱作潧
方渙渙兮韓詩作洹洹漢書作灌灌 洵訏且樂韓詩洵作恂
齊雞鳴序夙夜警戒警本又作敬 還韓詩作嫙 序從禽獸
而無厭本或作饜 子之還兮齊詩還作營漢書同 遭我乎峱之間
兮漢書峱作嶩崔同 並驅從兩肩兮肩本亦作豜說文同 揖我謂我
儇兮韓詩儇作婘 東方之日序刺衰也本或作刺襄公非也 東
方之日兮韓詩無兮字 南山雄狐綏綏玉篇作夂夂 蓺麻
如之何蓺本或作藝 衡從其畝衡字亦作橫從韓詩作由 甫田序
不脩德而勤諸侯監本毛本脩作修 婉兮孌兮說文作嫡兮 未
幾見兮一本作見之 盧令韓詩作令 盧令令說文作獜獜 敝
笱敝本又作弊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 載驅薄薄朱鞹玉篇

作篔笰朱蒡 垂轡濔濔釋文作爾爾云本亦作濔濔 猗嗟猗字或作欹
巧趨蹌兮趨本又作趍 猗嗟名兮玉篇名作顐 清揚婉兮韓詩
作婉兮 舞則選兮薛君章句作纂兮 四矢反兮韓詩作變兮
魏葛屨序魏地陿隘陿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陜 而無德以將之
也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去也字監本毛本亦無也字 摻摻女手韓詩作纖纖說文作
纖纖 宛然左辟儀禮疏然作若說文作宛如左僻 維是褊心漢石經魯詩殘
碑維作惟 汾沮洳序其君儉以能勤釋文作其君子云一本無子字
園有桃其實之殽本又作肴 我歌且謠廣韻作繇 不我知
者監本毛本並作不知我者下章倣此今石經並與此同 其誰知之漢石經魯詩無
其字 國有棘俗作棘 陟岵序國迫而數侵削本或作國小而
迫數見侵削者誤 夙夜無已上愼旃哉漢石經魯詩無作毋上作尙 猶
來無死漢石經魯詩無作毋 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釋文作閒
閒云本亦作閑 行與子還兮還本亦作旋 伐檀河水清且漣
猗本亦作漪漢石經魯詩作兮 不稼不穡漢石經魯詩作嗇 胡取禾三
百廛兮廛本亦作壥又作㕓 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本亦作狟 坎
坎伐輪兮漢石經魯詩作欿欿 寘之河之漘兮漘本亦作脣 河水
清且淪猗說文作瀹 碩鼠無食我黍漢石經魯詩無作毋 三歲
貫女石經魯詩作宦女下同
唐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史記作釐侯 山有樞本或作蓲漢石
經魯詩同 宛其死矣宛本又作苑 弗洒弗埽本又作歸 弗鼓弗考

鼓本或作擊 何不日鼓瑟漢石經魯詩何作胡 揚之水序沃盛
彊監本毛本作強 素衣朱繡魯詩作朱綃儀禮注作朱宵 云何其憂漢石
經魯詩何作胡 白石粼粼本又作磷磷 椒聊蕃衍盈匊本又作掬
碩大且篤監本毛本碩誤作實 綢繆見此邂逅邂本亦作解逅釋文
作覯云本又作逅韓詩作遘 杕杜杕本或作狄非 其葉菁菁本又作青青
獨行睘睘本亦作𥈭𥈭文選注同 羔裘序不恤其民也恤本
亦作卹 羔裘豹褎釋文作褏云本亦作褎 無衣序美晉武公
也監本毛本美作刺今石經與此同 安且燠兮釋文燠作奧云本又作燠 有
杕之杜序兼其宗族本亦作宗矣 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 生
于道周韓詩作道右 采苓人之爲言本或作僞言非
秦車鄰本又作轔 寺人之令寺人本或作侍人令韓詩作伶 駟鐵說文
作驖 輶車鸞鑣說文鸞作鑾 載獫歇驕本又作獵猲說文及爾雅注並同
小戎五楘梁輈楘本又作鞪 鋈以觼軜說文鋈作茯 蒙伐
有苑本或作蒙瞂玉篇作蒙瞂有苑 虎韔鏤膺韔本亦作暢 竹閉緄縢
閉一作𩍐儀禮注作柲周禮注作鞑 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 小戎三章毛本
三誤作二 蒹葭宛在水中央宛本亦作苑 蒹葭淒淒監本毛本
俱作萋萋釋文同云本又作淒淒今石經與此同 道阻且躋本又作隮 終南
序故作是詩以勸戒之也監本毛本無也字今石經有 有條有
梅條本亦作樤 顏如渥丹韓詩作渥沰 有紀有堂紀本亦作杞
晨風鴥彼晨風監本毛本鴥誤作鴪爾雅注作鴪說文作鴪彼鷐風 隰有樹

樧或作茮說文作㮤 無衣 脩我戈矛毛本脩作修下並同 與子同
澤說文作同襗 渭陽序文公遭麗姬之難麗本又作驪
權輿 不承權輿爾雅注作胡不承權輿
陳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說文婆作媻 穀旦于差旦本亦作且下
同韓詩差作嗟 越以鬷邁玉篇鬷作𩡨 貽我握椒監本毛本握誤作椢
衡門 可以𤻲飢今石經監本毛本並作樂飢釋文同云樂本又作療沈云舊皆作樂
字逸詩本有作广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按韓詩外傳亦作瘵 東門之池 彼
美淑姬釋文作叔姬云本亦作淑 可以漚紵字又作苧 墓門序刺
陳佗也佗本亦作他史記以爲厲公 歌以訊之訊本又作作誶廣韻作歌以誶
至 防有鵲巢 邛有旨苕毛本邛作卭下同 誰侜予美韓詩
作予娓 邛有旨鷊說文作鶃 月出 月出皎兮釋文皎作皦云本又
作皎 佼人僚兮佼字又作姣僚字又作嫽 月出晧兮監本毛本晧作皓 佼
人懰兮釋文懰作劉云本又作懰 舒憂受兮今石經及各本憂皆作慢 株
林 從夏南南下旁注姬字後人所加下章倣此 乘我乘駒釋文作乘驕云驕音
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澤陂 有蒲與荷爾雅樊光
注荷作茄 傷如之何魯詩傷作陽 碩大且卷本又作婘 有蒲
菡萏本又作萏欿 碩大且儼本又作曮說文作㜝 輾轉伏枕輾本又作
展
檜本又作鄶 素冠 棘人欒欒兮崔集注棘人作悈人說文欒欒作𤄲𤄲
匪風 中心怛兮漢書作𢤧兮 匪車嘌兮嘌本又作票 溉之釜

鬵溉本又作摡說文同
曹 蜉蝣序昭公國小而迫釋文無昭公二字云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諸
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本有未詳其正也 衣裳楚楚說文玉篇廣韻並作𪓐𪓐 蜉蝣
掘閱說文掘作堀 候人序而近小人焉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作
而好近小人焉後漢書注三國志並無好字釋文及監本毛本有之 何戈與祋崔集注殺
作綴禮記注作荷戈與綴 薈兮蔚兮說文薈作嬒 鳲鳩鳲本亦作尸 其
儀一兮崔集注儀作義 心如結兮大戴禮如作若 其弁伊騏或亦作璂
說文同周禮注作綦 下泉 浸彼苞稂釋文浸作寖云本又作浸 愾我寤
嘆玉篇作嘅我寤歎
豳 七月 一之日觱發毛本之日誤作日之說文觱發作滭泧 二之日
栗烈說文作颲颲 四之日舉趾漢書作止 蠶月條桑玉篇條作挑
七月鳴鵙孟子注作鴂監本毛本誤作鶪今石經與此同 獻豜于公周禮注豣
作肩 六月莎雞振羽沈云莎雞舊多作莎今作沙 曰爲改歲漢書曰作
聿 六月食鬱及薁說文薁作蘡 七月亨葵及菽本亦作叔 七
月食瓜字或加艸作苽 九月築場圃場本又作塲 黍稷重穋重又
作種穋本又作稑 上入執宮功石本執下旁增於字後人所加也 三之日
納于凌陰說文作𣀣陰 獻羔祭韭或加艸作韮非 稱彼兕觥觥本亦
作光觵 鴟鴞序公乃爲詩以遺王遺本亦作貽 迨天之
未陰雨說文迨作隸 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 予所蓄租釋文蓄作
畜云本亦作蓄 予口卒瘏釋文作屠云本又作瘏 予羽譙譙本或作燋燋

予維音嘵嘵說文玉篇廣韻並作維予音之嘵嘵東山零雨其濛
說文作䨓雨伊威在室伊威並如字或旁加虫者後人增耳蠨蛸在戶說文
蠨作蟰町畽鹿場畽本又作疃鸛鳴于垤鸛本又作雚烝在栗
薪韓詩作蓼薪皇駁其馬爾雅注皇作騜破斧四國是皇齊詩
作是匡又缺我錡字或作奇伐柯取妻如之何取本亦作娶
狼跋跋字或作拔載疐其尾疐本又作疌說文作躓
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儀禮疏四作駟周道倭遲本又作委遲韓詩薛
君章句作威夷漢書作郁夷嘽嘽駱馬說文玉篇並作痑痑翩翩者鵻本又
作隹皇皇者華駪駪征夫國語作莘莘玉篇作侁侁我馬維駒
本亦作驕周爰咨諏咨本亦作諮常棣韓詩作夫移脊令在原
脊令本亦作即鴒又作鶺鴒況也永歎況或作兄兄非也兄弟鬩于牆本或
作廧外禦其務國語作其侮飲酒之飫韓詩作醧和樂且孺本亦
作濡和樂且湛又作耽伐木伐木許許說文作所所有酒
湑我湑本又作醑坎坎鼓我說文作贑贑蹲蹲舞我本或作墫墫說
文同天保吉蠲為饎韓詩作吉圭儀禮注同大戴禮注作絜蠲禴祠烝
嘗禴本又作礿禮記注同如月之恒本亦作緪說文作亙采薇序西
有昆夷之患本又作混夷北有玁狁之難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
命將率本亦作帥歲亦莫止莫本或作暮彼爾維何說文爾作薾
出車僕夫況瘁本亦作萃出車彭彭史記車作輿旂旐央
央本亦作英英杕杜有睆其實釋文睆作皖云字从白或作目邊女

心傷止監本女誤作汝今石經與此同檀車幝幝韓詩作綫綫魚麗
序終於逸樂逸本或作佚鱨鯊字亦作魦南有嘉魚序大
平之君子監本毛本大誤作太脫之字釋文今石經與此同烝然罩罩說文
作䍡䍡甘瓠纍之纍本亦作虆翩翩者鵻本亦作隹蓼蕭孔
燕豈弟本亦作愷悌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彤弓
一朝醻之醻本又作酬菁菁者莪韓詩薛君章句作蓁蓁六
月序常棣廢則君臣缺矣今石經及各本皆作四牡廢此石本刊誤則
為國之基墜矣釋文監本毛本墜並作隊白旆央央釋文旆作茷云本又
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爾雅孫炎注作帛旐英英采芑方叔涖止釋文
涖作莅云本又作涖約軝錯衡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軝誤作軧商頌烈祖句仿此
八鸞瑲瑲本亦作鎗鎗朱芾斯皇釋文芾作茀云本又作芾或作紱下篇亦
芾同鴥彼飛隼監本毛本鴥誤作鴪伐鼓淵淵崔集注作鼘鼘振旅闐
闐說文玉篇作嗔嗔嘽嘽焞焞本又作啍啍漢書作推推車攻東有
甫草韓詩薛君章句作圃草決拾既佽釋文決作夬云本又作決或作抉助
我舉柴說文玉篇作掌有聞無聲聞本亦作問吉日既伯既
禱說文作禂麀鹿麌麌說文玉篇作噳噳其祁孔有爾雅某氏注祁作麎
儦儦俟俟本亦作麃麃又作爊爊說文作伾伾俟俟韓詩薛君章句作駓駓騃騃
鴻雁序至于矜寡矜本又作鰥篇內矜寡並同肅肅其羽本或作翻
翻庭燎序美宣王因以箴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宣王下增也
宁各本同箴各本作箴鸞聲將將本或作鏘鏘庭燎晣晣本又作哲哲

鸞聲噦噦說文作鉞鉞 鶴鳴它山之石監本毛本它作牠 可
以為錯說文作厝 其下維穀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譌作穀黃鳥篇無
集于穀仿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玉篇作維王之爪牙 靡所底止
監本毛本底作底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白駒勉爾遁思釋文遁作遯云字又
作遁 在彼空谷韓詩薛君章句作穹谷 毋金玉爾音毋本亦作無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本又作蓄 不思舊姻白虎通思作惟 斯
干約之閣閣崔集注作格格周禮注同 椓之橐橐本或作柝柝 君子
攸芋或作吁 如跂斯翼玉篇跂作企 如矢斯棘韓詩作斯朸玉篇同 斯
如鳥斯革韓詩作斯翱 朱芾斯皇白虎通芾作紼 載衣之裼韓詩
作之禘 無父母詒罹本又作貽罹 無羊其角濈濈本又作湒
濈亦作戢戢 或寢或訛韓詩作譌玉篇作吪 節南山維石巖巖
本或作嚴嚴 憂心如惔韓詩作炎說文作𤈦 天方薦瘥說文作嗟 憯莫
懲嗟釋文憯作朁云本或作潛 俾民不迷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 瑣瑣姻
婭本或作[illegible] 昊天不傭韓詩作庸 如相醻矣釋文醻作酬云又作醻
正月憂心惸惸本又作煢煢 謂山蓋卑本又作庳 不敢不
局本又作跼 不敢不蹐說文玉篇作不趚 胡為虺蜴字又作蜥說文同
寧或滅之漢書作能或滅之 褒姒威之威本或作滅 屢顧爾僕
釋文屢作婁云又作屢 又有嘉殽釋文作肴云本又作殽 昏姻孔云本又
作員孔 佌佌彼有屋說文玉篇[illegible]頻並作佃佃 蔌蔌方有穀釋文無有
字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韓詩及後漢書並作速速方穀 夭夭是椓後漢書作夭夭是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左傳疏及漢書日並作月 日月告凶漢書
作鞫凶 山冢崒崩崒本亦作卒 胡憯莫懲憯亦作慘 番維司徒
韓詩番作繁 豔妻煽方處說文玉篇煽並作偏一本處作熾魯詩作閻妻偏方處
黽勉從事漢書黽勉作密勿 讒口囂囂韓詩作嗸嗸漢書同 噂沓背
憎說文玉篇噂作僔釋文沓作嗒云本又作沓 悠悠我里本或作瘇讀詩記引董氏
云顧野王作瘇爾雅注作悝 亦孔之痗本又作悔 雨無正昊天疾
威監本毛本俱作昊天釋文同云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淪胥以鋪韓詩作薰胥以痡
詩魯詩淪亦作薰 慘慘日瘁今石經監本毛本並作憯憯 聽言則荅漢書
荅作對 維曰于仕監本毛本並誤作予仕 小旻謀猶回遹韓詩
作謀猷回泬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潝潝訿訿漢書潝潝作歙歙說文作翕翕 伊于
底監本毛本底誤作底今石經與此同 是用不集韓詩外傳作不就 民雖靡
膴韓詩作靡膴 小宛孟子注作小菀 序大夫刺幽王也今石經與
此同監本毛本並作宣王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說文蛉作蠕蜾作蝸 題
彼脊令本亦作鶺鴒 無忝爾所生監本毛本無作毋 哀我填寡
韓詩作疹寡 宜岸宜獄韓詩岸作犴 小弁漢書作小卞 鞫為茂
草釋文監本毛本鞫並作鞠 惄焉如擣本或作𢷎韓詩作疛 疢如疾首疢又
作疹 不離于裏監本毛本離並作罹今石經與此同 萑葦淠淠韓詩外傳萑作
雚 譬彼舟流譬本亦作辟 維足伎伎本亦作跂跂 譬彼壞木
說文作瘣木 尚或墐之說文墐作殣 析薪扡矣釋文監本毛本扡作杝誤
巧言亂如此憮釋文監本毛本憮作幠下同 昊天泰憮釋文泰作

大云本或作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君子屢盟屢本又作婁匪其
止共本又作恭奕奕寢廟周禮注作寑廟繹繹秩秩大猷說文秩秩作戴
戴漢書注猷作猶聖人莫之莫一本作謨予忖度之忖本又作寸躍
躍毚兔史記作趯趯韓詩章句同居河之麋本又作湄爾雅注同既微且
尰說文玉篇作瘇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也
監本毛本作作是詩以絕之無也字伊誰焉從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焉作云維暴
之云監本毛本維誤作離不愧于人釋文愧作媿云本或作愧云何盱何下
後人旁增其字今石經及各本並作云何其盱我心易也韓詩作施也巷伯
萋兮斐兮說文萋作緀哆兮侈兮說文哆作誃緝緝翩翩字又
作扁扁說文作咠咠幡幡投畀豺虎豺字或作犲作為此詩一本作作為作
詩谷風維山崔嵬又作峞蓼莪餅之罄矣說文作缾
之窒也飄風發發飄本又作票大東睠言顧之睠本又作眷後
漢書作眷然顧之杼柚其空本又作杼軸佻佻公子本或作窕窕非也韓
詩作嬥嬥有冽氿泉氿字又作厬無浸穫薪釋文浸作寖云字又作浸哀
我憚人憚字亦作癉爾雅注同百僚是試僚字又作寮鞙鞙佩璲
鞙字或作琄跂彼織女說文跂作歧東有啓明大戴禮作開明避漢諱
四月秋日淒淒本亦作棲棲百卉具腓玉篇作痱亂離瘼
矣韓詩作亂離斯莫盡瘁以仕瘁本又作萃匪鶉匪鳶鶉字或作鷻說
文作匪敦匪鳶隰有杞桋本亦作荑北山或不知叫號叫本又作
訆或慘慘劬勞慘字亦作懆或棲遲偃仰釋文作卬云本又作仰

小明憚我不暇憚亦作癉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後漢書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楚
茨我蓺黍稷監本毛本蓺作藝祝祭于祊說文作鬃獻酬交錯
釋文酬作醻云又作酬苾芬孝祀韓詩薛君章句苾作馥神嗜飲食釋文
嗜作耆信南山維禹甸之韓詩作敶之畇畇原隰又作眴眴
韓詩作畱畱周禮注同既優既渥說文優作瀀取其血膋說文作膫
甫田倬彼甫田韓詩倬作箌或耘或耔釋文耘作芸云本又作耘漢書
作或芸或芓黍稷薿薿漢書作儗儗以我齊明齊本亦作齎又作齍田
畯至喜畯本又作俊後篇同大田序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矜字或作鰥以我覃耜爾雅注覃作剡去其螟螣螣字亦作貣說文作蟘
及其蟊賊蟊本又作蛑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有渰萋萋渰本
又作弇漢書作黤韓詩作有弇淒淒興雨祁祁祁本或作雲漢書監本毛本祁祁作祈
祈今石經與此同瞻彼洛矣韎韐有奭白虎通作有赩鞸琫有
珌鞸字又作琕琫字又作鞛珌字又作琿桑扈說文作雇兕觥其觩本或
作觓彼交匪敖漢書作匪儌匪傲頍弁序不能宴樂同姓
釋文宴作燕云本又作宴庶幾說懌本又作繹實維何期本亦作其先集
維霰字又作霓爾雅注作霓樂酒今夕楚詞章句作今昔車舝高
山仰止本或作仰之說文作卬止以慰我心韓詩慰作慍本或作尉青
蠅營營青蠅止于樊說文作營營青蠅止于楙史記樊作藩豈弟君
子釋文豈弟作愷悌讒人罔極史記作讒言賓之初筵序沈

湎淫液沈字或作耽殽核維旅釋文殽作肴發彼有的釋文作勺
云本亦作的威儀反反韓詩作昄昄屢舞僊僊屢本作婁威儀怭
怭說文作怭怭側弁之俄說文側作仄屢舞傞傞說文玉篇作姕姕
魚藻豈樂飲酒豈本亦作愷采菽本亦作叔又何予之
白虎通作與之觱沸檻泉說文作畢沸濫泉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天
子葵之爾雅注作揆之福祿膍之韓詩作肶之角弓騂騂角
弓說文作觲觲如食宜饇宜本作儀韓詩同雨雪瀌瀌漢書作麃麃
見晛曰消韓詩作聿菀柳上帝甚蹈韓詩外傳作陷俾予
靖之傳本作卑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
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齊魯韓三家俱無此章我
不見兮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垂帶而厲
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禮記注而作如采綠終朝采綠楚詞章句作菉言
韔其弓韔本亦作鬯薄言觀者韓詩作觀隰桑中心藏
之後人磨改蘵作臧釋文同白華英英白雲韓詩作泱泱滮池北
流說文作淲北流浸彼稻田浸字亦作寖嘯歌傷懷釋文嘯作歗云
本亦作嘯念子懆懆亦作慘慘視我邁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緜
蠻止于丘阿監本毛本于並作於今石經與此同瓠葉序雖有牲
牢饔餼饔字又作饗漸漸之石亦作嶄嶄序役久病於外
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監本毛本並作役久病在外今石經與此同
大雅文王陳錫哉周哉本又作載聿脩厥德漢書聿作述無
遏爾躬遏或作謁上天之載漢書載作縡大明天難忱斯
說文忱作諶曰嬪于京爾雅注曰作聿在洽之陽說文洽作郃俔天
之妹韓詩俔作磬其會如林說文會作旝時維鷹揚漢書維作惟
涼彼武王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漢書同緜序本由大王也一本
無由字自土沮漆齊詩土作杜古公亶父本亦作甫陶復陶穴
說文玉篇復作𥧌來朝走馬玉篇作趣馬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爰
契我龜契本又作挈迺疆迺理疆本亦作壃監本毛本作彊迺召司
空迺召司徒監本毛本迺本作乃今石經與此同俾立室家釋文俾作卑云
本亦作俾其繩則直繩本或作乘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
應門應門將將禮記注迺並作乃伉本亦作亢韓詩作閌玉篇亦作高門有閌亦
不隕厥問釋文隕作殞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廣韻作昆夷瘃矣說
文作犬夷呬矣昆夷駾矣孟子注作昆夷兌矣唯其喙矣予曰有奔奏釋文作本奏云
本本亦作奔奏本又作走後漢書注作奔走予曰有禦侮釋文禦作御云本又作禦
棫樸薪之槱之釋文槱作楢云字亦作槱奉璋峨峨本又作俄俄
追琢其章孟子注追作彫周禮及玉篇章作璋勉勉我王白虎通作亹亹
旱麓本亦作鹿豈弟君子豈本亦作愷又作凱弟亦作悌瑟彼玉瓚
瑟字又作璱說文同周禮注作卹民所燎矣說文作㷖矣莫莫葛藟字又
作蘲思齊本亦作齋神罔時恫說文作侗雝雝在宮釋文作𨿽𨿽
古之人無斁韓詩作無擇皇矣其正不獲釋文監本毛本正作
政憎其式廓釋文作郭云本又作廓乃眷西顧眷本又作睠又作劵其

菑其翳菑本又作甾爾雅注作椔韓詩翳作殪攘之剔之剔字或作鬄又作擿串夷載路串一本作患貊其德音釋文貊作貉云本又作貊韓詩作莫無然畔援玉篇作伴換以按徂旅按本又作遏同爾兄弟後漢書作弟兄與爾臨衝韓詩臨作隆說文衝作轒執訊連連訊字又作謫又作誶攸馘安安字又作聝是類是禡類本或依說文作禷崇墉仡仡說文玉篇作圪圪靈臺虡業維樅說文虡作巨賁鼓維鏞賁字亦作鼖鼉鼓逢逢亦作韸韸下武丗有哲王哲本又作悊又作喆應侯順德家語淮南子並作應侯慎德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後漢書作昭茲來御愼其祖父文王有聲遹求厥寧說文遹作欥築城伊淢字又作洫韓詩同匪棘其欲釋文棘作亟云或作棘欲作慾云本亦作欲生𡰥不坼不副說文作不㼪不疈監本毛本坼誤作拆實覃實訏覃本或作譚誕寘匍匐本亦作扶服克岐克嶷說文作克𡴭蓺之荏菽釋文作叔云或作菽禾役穟穟說文役作穎瓜瓞唪唪說文作菶菶茀厥豐草韓詩茀作拂恒之秬秠恒本又作亘或舂或揄韓詩作抗周禮注同說文作舀釋之叟叟又作溲溲爾雅注作溞溞爾雅釋文作淅之溞溞烝之浮浮說文作烰烰爾雅注同取羝以軷釋文羝作牴云字亦作羝其香始升香一本作馨行葦維葉泥泥張揖作苨苨肆筵設席楚詞章句作設机嘉殽脾臄殽玉篇作肴臄字或作醵敦弓既句說文作既彀酌以大斗斗字又作枓既醉序告大平也今石經與此同釋文監本毛本並無告字永錫祚胤釋文祚作胙胤云本又作祚鳧鷖序大平

之君子監本毛本大作太今石經與此同公尸來止熏熏說文作醺醺公劉序召康公戒成王也召本亦作邵後皆同迺裹餱糧餱字或作𩜾糧本亦作粻陟則在巘釋文作甗云本又作巘乃覯于京釋文乃作迺既登乃依乃造其曹今石經乃並作迺于豳斯館白虎通作于邠斯觀取厲取鍛本又作取礪取碫止旅迺密漢書注迺作乃芮鞫之即韓詩鞫作阮漢書注作鞫周禮注作汭洸泂酌可以饙饎又作饋饎卷阿飄風自南釋文作票風云本亦作飄似先公酋矣爾雅注作嗣先公爾酋矣茀祿爾康矣爾雅注茀作祓無爾字有馮有翼馮本又作憑令聞令望聞本亦作問𡰥勞惽不畏明說文惽作朁釋文作慘云本亦作憯柔遠能邇釋文柔作揉云本亦作柔以謹惽怓說文惛作昏以謹繾綣綣字或作卷板下𡰥卒癉釋文作僤云本又作癉沈作瘨不實於亶釋文今石經於並作于無然泄泄說文口部作呭呭言部作詍詍辭之懌矣釋文懌作釋云本又作懌及爾同寮監本毛本寮作僚釋文同云字又作寮𡰥之方殿屎說文作唸吚𡰥之多辟釋文作僻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後漢書敬作畏無作不及爾游衍釋文作羨云本或作衍蕩其命多辟本又作僻侯作侯祝作本或作詛祝本或作呪非時無背無側漢書作以亡背亡仄以無陪無卿陪本又作培漢書無並作亾既愆爾止愆本又作㥶式號式呼崔作譸或一本作號或呼俾晝作夜釋文俾作卑云本亦作卑後皆同在夏后之世漢書注世作時國語作近在夏后之世抑國語作懿靡哲不愚釋文哲作喆云本又作哲亦作悊

訏謨定命謨本亦作莫荒湛于酒漢書湛作沈女雖湛樂從
石本樂下旁注克字後人所加酒埽廷內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廷作庭質
爾人民爾雅注爾作民人白圭之玷說文玷作刮無言不讎後漢書作不酬
萬民靡不承靡一本作是尙不媿于屋漏釋文監本毛本媿作愧
不僭不賊釋文僭作譖云本亦作僭彼童而角毛本角誤作覺溫溫恭
人釋文恭作共云本亦作恭告之話言說文作詁言誰夙知而莫成
莫本亦作暮誨爾諄諄諄字又作訰訰禮記注作忳忳匪用爲敎監本毛本
誤作匪爲用學曰喪厥國韓詩曰作聿桑柔倉兄塡兮兄本亦作
況旟旐有翩釋文作偏云本亦作翩國步斯頻說文作斯矉靡所
止疑齊詩作止凝逢天僤怒僤本亦作亶亦孔之僾毛本孔誤作恐
荓云不逮荓字又作迸本或作拼好是稼穡稼釋文作家穡本亦作嗇下稼
穡維寶同哀恫中國恫本又作痌自有肺腸肺本又作胏朋友已
譖本又作僭大風有隧爾雅注作泰風反予來赫赫本亦作嚇雲漢
序遇烖而懼今石經及各本烖作災蘊隆蟲蟲蘊本又作煴韓詩作鬱蟲
蟲韓詩作烔烔耗斁下土說文斁作殬兢兢業業兢本又作矜矜赫
赫炎炎本或作爞爞旱既大甚玉篇大作太滌滌山川說文玉篇
作蔋如惔如焚後漢書惔作炎焚本又作燓寧俾我遯本亦作遯胡
寧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方社不莫本亦作暮敬恭明神釋文
作明祀云本或作明神疚哉冢宰疚本或作宊又作究瞻卬昊天卬本亦作仰
附云如何里本又作瘇崧高序尹吉甫本又作父王纘之

事韓詩纘作踐以作爾庸本亦作墉以峙其粻釋文峙作時云本又作峙
既入于謝楚詞章句作于徐揉此萬邦揉本亦作柔烝民出
納王命納本亦作內不畏彊禦漢書彊作强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
義征夫捷捷玉篇作倢倢四牡彭彭說文作騯騯八鸞鏘鏘
釋文作將將云本亦作鏘鏘韓奕篇同韓奕有倬其道韓詩倬作晫淑
旂綏章綏本亦作緌鞹鞃淺幭鞃亦作紘又作弘幭本又作篾顯父餞
之父本亦作甫其殽維何釋文殽作肴云本亦作殽維筍及蒲筍字或作笋
笋韓侯取妻取本亦作娶諸娣從之白虎通諸弟作姪娣麀鹿噳
噳本亦作虞虞有貓有虎貓本又作猫其追其貊說文作貉獻其
貔皮貔本亦作豼江漢秬鬯一卣卣本或作攸錫山土田石本
錫下旁注之字山下旁注川字田下旁注附庸二字皆後人所加釋文亦云錫山土田本或作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頌之文妄加也常武赫赫明明赫字又作爀如
震如怒一本兩如字皆作而鋪敦淮濆韓詩鋪作敷說文作敦彼淮濆仍執
醜虜仍本或作扔緜緜翼翼韓詩緜作民民徐方既來漢書來作
徠瞻卬蟊賊蟊疾釋文蟊作蛑云本又作蟊懿厥哲婦釋文哲作
喆云本亦作哲下哲夫成城同漢書作悊婦鞫人忮忒說文作鞫人伎忒廣韻忮亦作
伎譖始竟背譖本又作僭召旻維今之疚疚字或作灾
周頌清廟本又作庿序周公既成洛邑釋文洛作雒云本亦作洛
駿奔走在廟禮記注駿作逡維天之命序大平告文王
也毛本大作太假以溢我說文廣韻作誐以謐我維清維周之

禎釋文作祺云本又作禎崔同　天作彼徂矣岐後漢書矣作者　吳
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釋文基作其云本亦作基　於緝熙單
厥心國語作緝熙亶厥心　我將維天其右之右本亦作佑　時
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守本或作狩　薄言震之韓詩震作振
懷柔百神柔本亦作濡　執競鐘歌喤喤漢書說文並作鍠鍠　磬
筦將將筦本亦作管將將漢書作鏘鏘說文作躄躄　思文貽我來牟
貽字又作詒牟字或作麰孟子注作麰漢書作飴我釐麰　無此疆爾界釋文作介後仿
此　臣工維莫之春莫本或作暮　噫嘻釋文噫作意云又作噫
駿發爾私釋文駿作浚云本亦作駿　振鷺在此無斁韓詩作無射
豐年以洽百禮釋文洽作祫云本或作洽　有瞽本或作鼓　序而
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　應田縣鼓周禮禮記兩注並作應朄　鞉磬
柷圉鞉字亦作鼗　潛韓詩作涔　雝宣哲維人釋文哲作悊云本亦
作哲　載見僻王有鶬本亦作鎗說文玉篇作瑲　俾緝熙于純嘏
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　閔予小子嬛嬛在疚嬛嬛崔作煢煢疚本又作
宊說文亦作煢煢在宊　敬之一本無之字　小毖而毖後患石本
毖下旁注彼字後人所加　莫予荓蜂本又作䗬　自求辛螫韓詩作赦　載
芟序春籍田監本毛本作藉田　千耦其耘釋文作芸云本又作耘　縣
縣其麃韓詩縣縣作民民說文麃作穮　有飶其香飶字又作苾　有椒其
馨椒沇作俶　良耜序秋報社稷也本或有冬字者非　其饟伊
黍禮記注饟作餉　其鎛斯趙周禮注作斯捔　以薅荼蓼說文作䒗茠荼蓼

積之栗栗說文作積之秩秩　絲衣絲衣其紑說文素衣作　載
弁俅俅爾雅注載作戴說文作弁服俅俅　鼐鼎及鼒史記音義作及鼒　兕
觥其觩說文作兕觵其斛釋文同云觵字又作觥斛字一作觩　不吳不敖吳說
文作吳敖本又作傲史記作不虞不驁　桓序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婁豐年監本毛本婁作屢釋文與此同　般於皇時周白虎通作明周　時
周之命釋文此下有於繹思句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
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魯頌駉詁訓傳釋文與此同云本或作駉之什者是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今石經
監本毛本並有之什二字　駉駉牡馬牡本或作牧　有驈有皇說文作騜　有
駵有雒本或作駱　以車繹繹崔作驛驛　有駜　鼓咽咽本又作鼝
鼝　歲其有石本有下旁注年字後人所加釋文亦云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
矣皆衍字也　詒孫子詒下旁注厥字亦後人所加釋文亦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
皆是妄加也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釋文泮作頖云本多
作泮　薄采其芹白虎通作其菦　其旂茷茷釋文作伐伐云本又作茷茷　薄
采其茆說文作言茆　矯矯虎臣釋文作蹻蹻云本又作矯矯亦作蹻　在泮
獻馘禮記注泮作頖　狄彼東南韓詩狄作鬄　角弓其觩釋文作斛　徒
御無斁釋文作繹云本又作射又作數或作懌　食我桑黮說文作葚　懷彼
淮夷韓詩懷作櫰說文一作櫰一作懷　閟宮無災無害災字又作灾本
亦作菑　黍稷重穋本又作種稑　俾民稼穡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下皆
同　實始翦商說文翦作戩　王曰叔父禮記注作王謂　爲周室輔

禮記注作爲周公輔土田附庸周禮注作土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史記作戎狄是應荆荼是徵泰山巖巖釋文泰作大云本又作泰遂荒大東

齊魯韓詩荒並作憮爾雅注同保有鳧繹字又作嶧淮夷蠻貊字又作貃

商頌那序有正考甫者釋文甫作父云本亦作甫鞉鼓淵淵說文

作鼗鼓鼘鼘亦不夷懌釋文作繹云字又作懌烈祖亦有和羹說文

作和鬻亦作盉羹八鸞鶬鶬本又作鏘鏘來假來饗今石經與此同監本

毛本饗作享鼉鳥奄有九有韓詩章句作九域景員維何本或

作河百祿是何本亦作荷長發濬哲維商釋文哲作悊云字或作哲

幅隕既長監本毛本隕誤作幀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鼉王桓撥韓詩作桓

發率履不越韓詩外傳及漢書履並作禮爲下國綴旒禮記注作畷郵

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敷政優優說文作布攷憂憂百祿是遒說文作揫

爲下國駿厖齊詩作駿駹大戴禮作恂蒙荀子作駿蒙何天之龍大戴禮龍

作寵家語作荷天子之龍敷奏其勇敷大戴禮作傅釋文同云本亦作敷百祿是

總本又作揔武王載旆說文玉篇作坺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苞有

三蘖漢書作三枿廣韻作枹有枿韋顧既伐漢書作韋鼓殷武罙

入其阻說文罙作罙曰商是常石本商下旁注王字後人所加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後漢書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云韓詩之文也

右毛詩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一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一

石刻十二經跋二

周禮天官冢宰第一（釋文作天官上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辨方正位（辨本亦作辯）序官宮正（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于寶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𩵦人（𩵦本又作魚亦作漁）瘍醫（毛本誤作醫瘍）醢人（醢本又作醓）冪人（說文作幎人）閽人囿游亦如之（釋文游作斿云本亦作游）女使八人（各本皆作女史石刻後亦作史此後人補之之誤）夏采（采或作菜）大宰之職三曰邦甸之賦（監本毛本邦誤作郊今石經與此同）四曰家削之賦（削本又作郜）四曰羞服之式（服或作膳）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監本毛本灋作法以後諸灋字石本與監本毛本皆灋法互見今石經改從畫一作灋）挾日而斂之（挾字又作浹于本作帀）置其傳（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作輔各本亦作輔）前期十日（前本或作先）眡滌濯（眡本又作視後皆同）祀大神示亦如之（示本又作祇）含玉（含本又作唅）則冢宰聽之（毛本冢誤家作冢春官冢人仿此）小宰六曰斂弛之聯事（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弛作弛劉本作施）令百官府（毛本誤作府官）各脩乃職（監本毛本脩作修）宰夫之職（毛本誤不越行）賓賜之飧牽（于本同一本作賓賜掌其飧牽）宮正與其奇衺之民（衺亦作邪）膳夫羞用百有廿品（監本脫有字今石經與此同）庖人膳膏臊（說文作鱢）內饔牛夜鳴則庮（廣韻作䐻）鳥皫色而沙鳴（釋文皫作犥云本又作皫）馬黑脊而般臂（徐本臂作辟）甸師代王受眚烖（監本毛本眚誤作青今石經與此同）𩵦人辨魚物為鱻薨（本又作槁）天官冢宰下（釋文作天官下云本亦作天官冢宰下）醫師有疕瘍者（監本毛本脫有字今石經與此同）食醫犬宜粱（監本毛本誤作梁）疾醫冬時有嗽上氣疾（嗽本亦作欶）酒正四曰緹齊（禮記注緹作醍）大祭三貳（監本毛本大誤作太）凌人春始治鑑（鑑本或作監）醢人醓醢（醓本又作盜）昌本麋臡（監本麋誤作麇）芹菹（說文芹作菦）箈菹（爾雅注作篹菹）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本亦作修）掌次設皇邸（一本作皇羽邸）司裘仲秋（各本皆作中秋）內宰禁其奇衺（本亦作邪）則贊贊瑤爵亦如之（疏述經及各本皆不疊贊字）而生種稑之種（種本或作重稑本又作穋）寺人相導其出入之事（釋文監本毛本導作道）典婦功及內人女功之事齎（本亦作粢）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按各本緦皆作總此刻誤）內司服展衣（廣韻作襢衣）緣衣（緣或作褖）追師掌皇后之首服為副編次（玉篇副作䰉）地官司徒序官遂師（各本並不越行）縣正（各本亦不越行下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並同）里宰（每里下士二人監本毛本二皆作一）林衡胥十有二人（毛本二誤作一）每大林麓（本亦作蘗）川衡中川（各本中川以下皆不越行此刻誤）大司徒之職其植物宜皁物（釋文皁作早云本或作皁）其

動物宜鱗物(劉本作麟物)其民黑而津(一本作濜)其民晳而瘠(監本毛本晳誤作哲)其植物宜叢物(監本毛本叢作藂)以教稼穡樹藝(毛本藝作蓺)正日景(本或作影非下同)不易之地家百晦(釋文作畝云本亦作古晦字)七日眚禮(監本毛本眚誤作青及今石經並與此同)三日聯兄弟(一本聯作聚)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監本毛本癈作廢後同)鄉師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誤作刑)而賙萬民之囏阨(囏古艱字本亦作艱)鄉大夫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監本作所治國以國字絕句今石經治下無之字按疏述經云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又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于朝是當以所治絕句國字屬下句石本所治之國大五字乃後人所補然以原本缺處計之適五字疑原刻刊誤後知其非磨去後人又據誤本補之也毛本與此同而以所治之國爲句亦誤)黨正壹命齒于鄉里(監本毛本壹誤作一)掌其戒禁(毛本誤作禁戒)族師以相葬埋(本或作薶)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釋文役政作政役)比長有辠奇衺(辠本亦作罪)封人置其緣(本又作絼)共其水槀(監本毛本作稾)鼓人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毛本辨作辯)舞師教皇舞(說文皇作䍿)牛人其其槁牛(各本槁作犒)充人展牲則告牷(毛本誤作告牲)地官司徒下載師(孟子注作戴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說文作郁地)充人皆無過十一(各本並作十二此刻誤)唯其漆林之征(釋文漆作桼云本又作漆劉本作桼字之變也)遺人市有候館候

館有積(說文無候字)司救而歸于圜土(監本毛本于作於)司市以質劑結信攷止訟(各本考皆作而此後人補字之誤)日昃而市(昃本又作仄)大刑扑罰(各本扑作朴)市師胥師賈師而從(按各本皆作市師帥賈師而從此文譌帥爲師又衍胥字)質人邦國碁(釋文作基云本或作碁)廛人掌斂市絘布(絘本或作次)肆長掌其戒禁(監本誤作戒令)泉府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監本國事誤作事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釋文繫作毄云本又作繫)掌節(說文節作卪)以英蕩輔之(今石經蕩作簜釋文監本毛本與此同)遂人以興鋤利甿(說文甿作萌)以彊予任甿(詩箋作以強予任民釋文監本毛本彊作疆誤)及窆陳役(釋文窆作窆云本作窆)遂師以作役事(監本毛本脫以字)庀其委積(庀又作庇監本毛本同)及窆抱磨(釋文監本毛本並誤作磨)委人(監本毛本皆不越行誤)縣正趨其稼事(釋文趨作趣云本又作趨)里宰趨其耕耨(毛本耨誤作耕)土均(監本毛本皆不越行誤)草人凡糞種(釋文糞作𡊭云本亦作糞)彊㯺用蕡(釋文監本毛本彊並作疆誤㯺本又作壂)稻人以豬蓄水(監本毛本豬作瀦)以涉揚其芟作田(監本毛本揚誤作楊今石經與此同)誦訓(監本毛本亦不越行誤)山虞凡服耜(監本毛本耜誤作耜)林衡掌巡林麓之禁(釋文麓作禁)角人以共財用(監本財誤作則)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掌均以下監本毛本並誤越行)春人共其齍盛之米(齍本亦作粢)槁人(各本槁皆作稾)

釋文與此同
春官宗伯序官天府徒廿人監本毛本作三十八人大師眡瞭
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卅人
各本卅作二十今石經無府四人以下十六字按疏亦云眡瞭三百人無府史胥徒石本此十六字
駙後人所補不足據監本毛本並承其誤鎛師儀禮疏鎛作鏄韎師禮記注韎作昧鞻
人監本毛本鞻作鞻誤司巫府二人各本皆作一人此刻誤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示本或作祇下示地示之例皆倣
此下卷亦然以佐王建保邦國佐本或作左以槱燎祀司中
司命槱本又作楢說文祀作禉以禽作六摯摯本或作贄省牲鑊省本又作
眚後省牲鑊皆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說文玉篇兆作垗以
時將瓚果監本毛本果作祼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嘑本
又作呼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獻本或作戲諸臣之
所酢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酢作昨下文兩句及司几筵酢席並仿此司几
筵設莞席紛純各本席皆作筵誤右彫几說文彫作雕右漆几
說文漆作桼典瑞公執桓圭玉篇桓作𤥚以恤凶荒監本毛本
恤作卹穀圭和難以聘女各本圭下有以字此刻誤脫典命
則下其君之禮二等各本皆作一等此後人補字之誤其士壹命
監本毛本壹作一下其大夫壹命同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本
又作絺廣韻作黹守祧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堊本或作惡
世婦比其具比本亦作庇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監本毛本

操誤作摻今石經與此同
春官宗伯下大司樂大磬各本皆作大磬此補字之誤下舞大磬同禮記
注廣韻並作大韶乃分樂而祀之今石經毛本皆作序之此補字之誤監本
亦誤作祀乃奏大蔟監本蔟作簇大蔟爲角毛本大作太九磬之
舞釋文云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尸出入監本毛本尸作屍釋文同云本
亦作尸王大食三宥釋文監本毛本並作侑今石經與此同樂師趨
以采薺釋文作齊云本又作薺詔來瞽皋舞說文皋作鼓帥射夫
以弓矢舞監本帥誤作師小胥觵其不敬者觵本或作觥士
特縣釋文特作犆云本亦作特大師令奏瞽朄禮記注及各本瞽並作鼓
此刻誤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監本弦誤作絃
磬師凡祭祀監本毛本凡誤作及今石經與此同鍾師納夏釋文作夏
納云本或作納齊夏齊或作齋笙師以教祴樂監本毛本祴誤作械
鎛師今石經毛本並作鎛師此補字之誤監本亦誤作鏄韎師掌教韎
樂禮記注作昧師掌教昧樂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毛本帥誤作師
虡作簴廞筍虡毛本作虡亦誤大卜掌三兆之灋釋文兆作垗云
亦作兆掌三夢之灋釋文夢作𡗕云本亦作夢則眡高作龜釋文眡作視
視卜師三曰義揚各本皆作義兆此補字之誤菙氏釋文作菙
氏云本又作華遂歙其焌契說文歙作[illegible]占夢本又作𡗕占六夢
之吉凶說文夢亦作𥧑下同二曰噩夢說文作㖾夢四曰寤夢寤本
又作寤說文作悟大祝四曰榮各本皆作禜此補字之誤一曰稽首

（監本毛本稽作稽釋文同云本又作稽）以享右祭祀（毛本誤作祭祀）付練祥

掌國事（毛本辨誤作詳）小祝彌烖兵（玉篇彌作侎）司巫祭

則其匰主（說文無則字）大史凡辯灋者攷焉（監本毛本辨作辯下辯事者倣此）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說文作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小史辨昭穆（昭或作佋）馮相氏辨其敘事（監本毛本辨作辯敘作序下以辯四時之敘監本毛本辯亦作辨）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枋作柄云本又作枋）巾車錫樊纓十有再就（監本錫誤作錫下重翟錫面朱總監本毛本並誤作錫）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干寶馬融皆作幄）

輦車組輓（釋文輦作連云本作輦）犬禛（監本誤作禛下並同）駹車雚蔽（說文作駹車大幨）孤乘夏篆（說文作夏䡇）車僕凡師共革車（監本其誤作其）司常通帛爲旜（說文作旃）都宗人掌都祭

祀之禮（監本毛本祭作宗）則令禱祠（釋文禱作禂云本亦作禱）家宗

人凡以神士者（毛本凡以以下誤越行）以猶鬼神示之居（爾雅注猶作猷示作祇）

夏官司馬序官卄有五人爲兩（監本毛本並脫有字）小子史

一人（監本一誤作二）大僕（監本毛本大作太）槀人（監本毛本槀作藁）庾人

徒二十人（按石刻各經遇二十三十等字皆作廿卅此文作二十乃後人所補不知原刻之例耳）圉師良馬匹一人駑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

一人（各本皆無駑人良馬匹一人八字此後人補字誤衍）大司馬放弒其

君則殘之（弒字後人所補釋文作殺云本又作弒監本毛本亦作弒）軍將執晉

鼓（釋文作將軍云本又作軍將）鄉遂載物（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遂作家）遂以

獮田如蒐之灋（監本毛本蒐下衍田字）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毛本誤作正）旗車卒間（各本車皆作居此刻誤）鼓皆馳（本亦作騶）帥執

事（毛本帥誤作師）軍司馬　輿司馬（各本此二職下皆注闕字按此亦後人補字誤脫耳）司勳惟加田無國正（本亦作征）量人量其

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涂本又作塗）射人大夫執雁（監本毛本脫執字）祭祀共卵鳥（卵刻本作卵）

夏官司馬下司士唯賜無常（監本毛本唯作惟下諸子唯所用之同）

作六軍之事執披（各本事皆作士此刻誤）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玉篇作掌五寢之埽除糞埽洒之事）弁師諸侯之

繅九就瑉玉三采（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繅下增瑉字各本亦有瑉字瑉本又作珉）玉碁象邸玉笄（碁本亦作琪）司戈盾祭祀授旅賁

殳（毛本旅誤作旅下軍旅旅賁並同）司弓矢夾弓庾弓（釋文云庾師儒相傳讀庾本或作庾）恒矢庫矢（監本毛本庫誤作痺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授兵

甲之儀（監本毛本甲誤作至今石經與此同）道右如齊軾之儀（各本軾皆作車）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監本玉誤作王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

校人三皁爲繫（釋文作毄云本作繫）執朴而從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朴作扑各本亦作扑）及葬埋之（釋文埋作貍一本亦作埋）廋人馬

八尺以上爲龍（爾雅注以作已龍作駥）職方氏東南曰揚

州（監本揚誤作楊）其浸五湖（浸本又作寖漢書亦作寖下並同）其浸潁湛

監本頫誤作頫 其水滎洛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水作川各本亦作川滎釋文作熒洛監
本毛本作雒 其澤藪曰望諸 漢書作孟諸 其民二男二女 漢書
作三女 其澤藪曰大野 漢書作泰壄 其浸盧維 漢書監本毛本盧作
盧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其民二男二女 各本皆作三男 其釋藪曰
貕養 漢書貕作豯 其澤藪曰楊紆 漢書楊作陽 其川虖池 漢書
作滹沱 都司馬以國灋掌其政學 釋文政作正
秋官司寇序官禁殺戮下士二人 毛本誤作士下 薙氏 薙字
或作雉 赤犮氏 說文犮作魃 小行人司儀行夫 監本毛本此三官並
不跳行誤 大司寇使其屬蹕 釋文作趩云本亦作蹕 士師書
而懸于門閭 各本懸作縣 鄉士辨其獄訟 監本毛本辨作辯
協日刑殺 釋文作汁日云本亦作協 遂士而誅其戒令 監本
毛本誤作戒命 訝士客出入則導之 各本導皆作道 朝士帥
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 趨本又作趍 邦國期 監本毛本期作朞釋文
與此同 司刺再赦曰老旄 釋文作耄云本又作旄 三赦曰惷
愚 毛本惷作惷 司盟及其禮儀 釋文作禮義 職金旅于
上帝則共其金版 爾雅注作旅五帝鄭供金鈑 司厲其奴男
子入于罪隸 說文罪作辠 女子入于舂稾 玉篇作藁毛本誤作槀
犬人用牷物 牷本亦作全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
之 玉篇作膞之
秋官司寇下野廬氏有相翔者則誅之 監本毛本無則字今

石經有之 邦之有大師 監本毛本脫有字 蜡氏掌除骴 玉篇作髊
庶氏掌毒蠱以攻除 字 下 禬之嘉草攻之 各本皆作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此刻脫上除字說字下衍除字又衍小書掌下二字皆後人補字
之誤釋文草作艸云本亦作草 薙氏夏日至而夷之 禮記注夷作薙
蟈氏焚牡鞠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鞠各本亦作鞠 以其煙被之則
死凡水蟲無聲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死字各本亦無死字 庭氏則
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監本毛本脫夜字今石經有
銜枚氏禁嘂呼歎鳴於國中者 禮記注作掌禁野叫呼歎呼於
國中者監本嗚誤作鳴 大行人立當前疾 說文疾作𤵸 則詔相
諸侯之禮 監本脫諸字 小行人凡此五物者 監本脫五字
司儀王燕則諸侯毛 劉本毛作耄 客從拜辱于朝 釋文從作
从云本亦作從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勞禮餼獻飲食之
等數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勞作牢各本亦作牢 車秉有五籔 監本秉誤作乘
今石經毛本與此同 皆有饔餼 各本皆作饔餼此後人補字誤脫 再問皆脩
監本毛本脩作修今石經與此同 醯醢八十罋 監本誤作甕 掌訝則
戒官脩委積 監本毛本脩作修今石經與此同 凡賓客諸侯有卿
訝說文訝下有發字 則使人導之 監本毛本導作道 都則 闕
都士 闕 家士 闕 監本脫此三職
冬官考工記上 然後可以爲良 監本後誤作以 橘踰淮而
北爲枳 廣韻而北作北而 鸜鵒不踰濟 釋文作鸜鵒云本又作鸜 搏埴

之工二[監本搏作搏誤釋文與此同下搏埴之工倣此] 函鮑韗韋[韗本或作鞾]
畫繢鍾筐㡛[五經文字作㡛] 陶旊[釋文及今石經並作旊下旊人凡陶旊之事並同]
崇於軫四尺[崇本亦作古密字] 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釋文阤作陁下輈人同]
輪人欲其眼也[說文眼作輥] 則是搏以行石也[監本毛本搏誤作搏今石經與此同後鮑人矢人倣此]
不𪏰於鑿[𪏰本又作鄰下鮑人同]
不𪏰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說文作㨂牙不㨂] 殷畝而
馳不墜[釋文監本毛本墜作隊] 輈人軓前十尺[監本軓誤作軌下並同]
五分其軫間[毛本閒誤作問] 龜蛇四斿[監本毛本蛇作虵後畫繢之事鳥獸蛇倣此]
攻金之工[監本毛本誤不越行] 鳧氏兩欒謂之
銑[欒本又作鑾] 函人鍛不摯[監本毛本鍛誤作鍛今石經與此同] 鮑
人[說文作鮑氏] 卷而搏之[監本毛本作摶之釋文與此同] 韗人謂之
鼛鼓[釋文鼛作䶛云本或作鼛又作韇] 㡛氏以涚水漚其絲[釋文無其字]
是謂水湅[各本皆作水湅此補字之誤]
冬官考工記下 玉人天子執冒四寸[說文作執瑁] 上公
用龍[說文作駹] 伯用將[說文作埒] 柳人[柳本或作㮣] 雕人[雕本亦作彫]
磬氏已下則摩其耑[本或作端] 矢人殺矢七
分[釋文殺作㓨]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監本毛本殺作㓨釋文同云本又作殺]
前弱則俛[各本皆作俛疑此刻誤] 是故夾而搖之[搖本又作𢹲]
欲生而搏[釋文與此同監本毛本搏誤作摶下倣此] 旊人[玉篇廣韻旊並作瓬]
梓人爲筍虡[釋文筍作簨云本又作筍] 以胷鳴者[胷本亦作胸又作骨骨本作骨賈馬作胃劉本作𩨗監本毛本同] 則於磬宜[則字各本脫] 出舌尋
縜寸焉[儀禮注縜作絹] 廬人矛夷三尋[監本毛本矛夷作夷矛]
匠人堂脩二七廣四脩一[監本毛本脩作修] 廟門容大扃
七个[說文作大扃七個] 耜廣五寸[說文耜作梠] 廣尺深尺謂之
甽[說文作く] 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釋文遂作隧云本又作遂] 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說文作巜] 車人半矩謂之宣[本或作㝨亦作宣]
弓人𩍐於剉而休於氣[剉本又作脞] 馬膠黑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黑作赤各本亦作赤]
譬如終紲[釋文毛本紲作緤] 引如
終紲非弓之利也[監本毛本脫也字今石經有] 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謂之不參均[監本毛本參上並脫不字今石經與此同] 筋三侔[本又作牟亦作桙] 漆三斞[說文作求三斞] 其次角有灂而疏[監本毛本脫角字今石經有]

右周禮

儀禮士冠禮厥明夕爲期于庿門之外[監本毛本庿作廟案石刻惟士昏禮至于廟門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喪服爲之築宮廟君歸其宗廟四字作廟餘皆作庿監本毛本惟上文筮于庿門作庿餘皆作廟今石經悉改從庿] 各一匴[本或作篹] 薦脯
醢[薦本又作䕻或作薦非也] 以柶祭醴三[毛本誤作二] 啐醴建柶[監本毛本誤作捷柶今石經與此同]
奠摯見于君[監本毛本于作於] 遂以摯見
於鄉大夫鄉先生[今石經鄉大夫作卿大夫毛本先生誤作見生] 吾子將
涖之[監本毛本作莅之今石經與此同] 嘉薦亶時[劉呂宗本作古亶字] 記

大古冠布監本毛本作太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齊則緇之齊本亦作齋

適子冠於阼適本又作嫡毋追釋文作毋追

士昏禮髀不升髀又作脾菹醢四豆監本毛本菹作葅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大羹湆在爨亦作㸑被纇黼監本毛本纇誤作穎媵布席于

奧釋文無布字匕者逆退釋文及今石經匕並作朼乃徹于房中釋文作撤

適婦說服于室御受監本毛本誤作授今石經與此同受笄腶

脩今石經作段脩釋文同云又作腶監本毛本誤作腶此作股傳刻之譌北面拜奠

于席監本奠誤作鄭席于北墉下毛本墉誤作牖記始扱壹祭

監本毛本壹作一今石經與此同某固唯命是聽監本毛本唯作惟今石經與此

同命之曰監本毛本之下有辭字今石經與此同夙夜毋違命監本毋誤

作母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監本毛本脫此節今

石經有之弟稱其兄監本毛本弟下有則字今石經與此同某以得為外

昏姻之數監本毛本作婚姻未得濯溉于祭祀釋文今石經並作濯

擬某得以為昏姻之故各本皆作某以得毛本昏亦作婚

士相見禮士相見之禮摯釋文作贄云本又作摯監本毛本亦作贄以後

贄摯雜出今石經畫一作摯請還摯于將命者監本毛本作還贄於若嘗

為臣者監本毛本嘗作常今石經與此同妥而後傳言爾雅注作傳命與

眾言言忠信慈祥大戴禮註無忠信二字毋改監本毛本毋誤作母舉

前曳踵釋文作踵

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閒監本壺誤作壼下兩壺同尚左手

嚌之嚌字或作嚌遂授瑟監本毛本遂誤作送乃閒歌魚麗本或作䴡

下同執觶興盥洗各本皆無盥字此後人補刻誤衍案儀禮全經間有朱梁補刻者又

有明人補字皆多謬誤今分別正之辨卒受者以觶降各本辨皆作辯司正

升立于序端監本毛本誤作席端今石經與此同遵者降席席東南

面監本毛本脫一席字今石經有之則使人授俎各本皆作受俎賓服鄉

服以拜賜今石經無上服字記薦脯五挺本亦作脡脊脅肺

胳肺監本毛本脫肺字進腠釋文作奏云本亦作腠

鄉射禮主人坐取爵于上篚毛本于作於賓席之前西

北面獻賓今石經作賓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釋文酢作醋賓之

席前北面監本誤作不面樂正告于賓監本樂字小書混入上文疏內祖

決遂各本皆作袒決此補刻之誤改取一个挾之監本毛本取誤為作今石

經與此同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監本毛本脫以耦二字今

石經與此同某御於子監本毛本於作于相揖退反位監本毛本無退

字今石經有一笴以委十則異之毛本十誤作實司射先反位

監本反誤作及眾賓繼飲射毛本繼誤作既適左个中皆如之監本

毛本皆作亦今石經與此同而后耦揖進毛本后作後樂正東面命

大師監本作命東面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監本毛本脫坐

字今石經與此同長受長酬者不拜各本皆作長受酬此補字之誤記

射自楹間毛本誤作問遂西取弓矢監本毛本遂誤作送福髤橫

而拳之監本毛本拳作捧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大夫與士射袒纁襦

監本毛本蘽作穮今石經與此同以翿旌獲毛本翿誤作翻士鹿中翿旌
以獲監本毛本脫此節今石經有之
燕禮兩方壺監本誤作壼下圜壺同司宮筵之于戶西東上
各本之皆作賓此補字之誤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本又作鄉
下同賓右北面至再拜毛本右誤作又主人坐奠觚于篚毛本
子誤作與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監本毛本誤作賓之下媵爵者洗象觶斤
實之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並仿此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監本毛本
作拜賓賓降筵今石經與此同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
爵如初監本毛本不疊大夫二字今石經與此同大夫皆升就席監本毛本
脫升字今石經與此同采蘩監本作緐大師告于樂正曰監本毛本無于
字今石經與此同主人拜送觶監本毛本並作受觶今石經與此同皆於阼
階上監本毛本於作于閽人為燭於門外各本作爲大燭詩疏亦有大字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監本毛本作鐘人今石經與此同後凡鐘字仿此
記其牲狗也監本毛本並脫此節今石經有之
大射儀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監本脫儀字兩方壺監本誤作壼下兩圜
壺兩壺獻酒並仿此冪用錫若絺劉作綌大史在干侯之東北
監本毛本誤作大夫釋文及今石經並作大史反命反命之各本皆作又命之此字疑
誤主人卒洗賓揖升監本毛本升上有乃字今石經與此同以酢主
人于西階上釋文酢作醋升觚遂于賓各本皆作升媵觚此補字之誤
受爵于筵前漢石經殘字筵作莛賓奠于薦東各本皆作遂奠此字後人

所補疑誤媵爵爵者退反位各本作媵爵者退此補字之誤皆賓升成
敗各本皆作成拜此補字之誤主人洗觚升實散監本毛本觚誤作觶設
于賓左毛本于作於僕人正徒相大師監本毛本大作太釋文今石經
作大下大史侯于所設中之西大史許諾並同小樂工從之各本皆作小樂正此補字
之誤主人洗升實爵各本皆作實爵此補字之誤南面坐取觶各本
皆作奠觶此補字之誤南面反奠于其所各本皆作南面坐取觶南面反奠于
其所補字誤脫六字遂告于大夫與大夫各本于作曰此補字之誤命去
侯各本皆作侯監本誤作侯此作侯亦補字之誤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監本
誤作交與上射降三等監本毛本誤作二等今石經與此同上射於左監本
於誤作與毛本作于今石經與此同司馬師坐乘之卒監本毛本並脫卒字今石
經與此同則降即位而后告毛本后作後司射東面于大夫
之西比耦監本毛本誤作北耦今石經與此同既拾取矢梱之監本毛本
梱誤作梱下梱復同相揖退釋弓矢于次監本毛本退上有還字今石經與此
同司射作射如初監本毛本誤作作揖今石經與此同取公之決拾
于東坫上毛本于作於北一一笴各本皆不重一字此補字誤衍小射
正坐奠笴于物南毛本于作於下小射正以笴受決拾退奠于坫上仿此北
面視算釋文作眡算云本亦作視北面告于公監本脫告字司射遂
袒執弓監本毛本無遂字今石經與此同退俟于序端毛本俟誤作次僕
人師洗升實觶以授監本毛本實誤作賓今石經與此同小臣正正
辭各本皆不重正字此補字誤衍卒司馬師受虛爵監本毛本皆無師字今石

經與此同司射適階西去扑毛本適誤作釋三耦拾取矢如初

監本毛本三誤作二衆射者繼拾取矢毛本繼誤作旣北面視上射

監本毛本視作眂今石經與此同公樂作而后就物毛本后作後賓諸

公卿大夫皆說屨毛本誤作履公荅拜賓反位監本毛本脫賓

字今石經與此同受者如初受酬之禮毛本酬誤作成

聘禮士帥沒其竟毛本帥誤作師司馬執策釋文監本毛本並作筴

未入竟壹肆釋文作一肆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監本毛本

于作於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周禮註作使下夫人勞以

二竹簋方釋文簋作簠云本或作簋監本毛本亦作簋今石經與此同饔祓纁裏各本

祓皆作被此補字之誤大夫帥至于館卿至館各本舘皆作館按舘俗字

後旳賓于館反命于館君館之卿館大夫館士館皆後人補字之誤米禾皆甘車監本

毛本誤作一十車賓辟不荅拜監本毛本賓誤作客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尚

擸坐啐醴監本誤作啐酒公問大夫毛本問誤作門其南醯醢說文

醯作監北面再拜稽首受無擯監本毛本擯作儐下授老幣無擯饔者無

擯此仿北面當楣再拜各本楣皆作楣若食若饗毛本誤作苦饗授

上介幣漢石經授作受若賓死來將命各本來皆作未此補字之誤不享

有獻享本又作饗記問幾月之資周禮注作齋使者受行

日疏述經及監本毛本俱作既受行日此補刻誤脫今石經亦有既字繅三采六等

朱白倉禮記疏及今石經疊朱白倉三字此段經文皆後人補刻不可爲據監本毛本倉作

蒼又賚幣馬釋文與此同監本毛本賚作齎對曰非禮也敢辭監本

毛本辭字小書混入注首今石經與此同復見之以其摯監本毛本之作訝今石經

與此同衆介北面蹌焉禮記注作蹡蹡焉私覿愉愉焉釋文作俞

俞醴尊于東箱監本毛本作廂今石經與此同賓固辭公荅再拜

再應作再此補刻之誤自西門升受各本皆作西階此補刻之誤聘自致

饔各本皆作聘日此補刻之誤無饔者無擯各本皆作儐此補刻之誤君貺

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監本毛本又拜送節在君貺寡君節前今

石經與此同賓不致主人不拜毛本主誤作王二百四十斗說文

作二十四斤爲秉

公食大夫禮不疋釋文食作飤粟階升不拜各本粟上有賓字去

冪於外釋文監本毛本冪皆作鼏陳鼎于碑南面監本毛本作碑南面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釋文鉶作鈃贊者負東房監本以上文注

中一八二字混入經文贊者之上左擁簠粱監本誤作右擁簠粱毛本誤作左擁簋粱

賓梲手各本皆作挩手西東毋過四列監本毋誤作母無擯各本皆作

儐記出自東房毛本誤作東方鉶芼釋文鉶作鈃羊苦說文作

芐鄉擯由下監本擯作賓

覲禮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各本皆作帷門此補字之誤

侯氏送于門外監本毛本于作於天子賜舍伯父各本及後漢書

注伯父上皆有曰字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監本裨誤作稗天子非他

各本天子下俱有曰字此補字誤脫坐奠圭監本誤作奠主歸寧乃拜今石經作

乃邦此補字之誤監本毛本洽誤作拜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毛本誤作大旆

記几侯于東箱各本侯皆作俟此補字之誤
喪服經傳第十一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經傳二字監本毛本皆無之釋文亦
作喪服經傳第十一斬衰裳衰字又作縗後皆同左本在下毛本誤作左右朝
一哭夕哭而已各本皆作夕一哭補字脫一字歠素食飯今本多作飰字
妾爲君監本毛本誤作謂君終其身慈母各本慈母並作如母此補字之誤
出妻之子爲母期監本毛本作朞大夫之適子爲妻適本又作
嫡孫婦亦如之各本皆作亦如之此補刻誤脫持重於大宗者監本毛本
持誤作特嫡子不得後大宗監本毛本子誤作人婦人不能貳尊
也監本毛本貳作二今石經與此同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毛本脫也字今
石經與此同宗祖之母在各本祖皆作子此補字之誤喪成人者其
未縟各本未皆作文此補字之誤皆爲無服之殤監本毛本脫皆字今石經
與此同以日易月之殤而無服各本而上重出殤字此補字誤脫女
子適人者各本皆作女子子補字脫一子字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嫂本亦作㛐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監本毛本脫者
字疏述經及今石經並有弟長也弟本亦作娣曾孫之姑各本皆作曾孫父之
姑此補字誤脫壻監本作婿釋文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何以緦報之也監本
毛本緦下有也字今石經無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字或作絻
士喪禮死于適室監本毛本于作於受用篋釋文作篋云本亦作篋今
石經作篋監本毛本亦作篋入坐于牀東毛本誤作堂東卽位于西階
下東面監本毛本于誤作如今石經與此同爲墍于西牆下玉篇墍作坄

掩練帛廣終幅毛本廣誤作續皆繶緇絇純釋文及周禮注無絇字今
石經同稻米一豆實於筐毛本於作于櫛於簞監本毛本於誤作用
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巹用組周禮注巹作檜設決麗于擘監本毛本誤作
擘今石經與此同下乃連擘既夕禮結于擘並同參分庭一監本毛本作三分今石經
與此同夏祝鬻餘飯鬻本又作粥冪用疏布冪本又作羃苴絰
大鬲又作搤四鬄去蹄周禮注四鬄作肆解祭服不到監本毛本並作
倒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下君隧不到同巾待于阼階下監本待于誤作侍於毛本
于亦作於今石經與此同賓入中庭毛本中誤作出升自阼階大夫踊
各本皆作丈夫此補字之誤祝反降毛本祝誤作燭君釋采釋文作菜主人
中庭坐坐撫各本上坐字皆作君此補字之誤貳車畢乘監本毛本貳作
二燭先入毛本燭誤作獨卒朼釋匕于鼎毛本卒誤作執如於室
監本毛本於作于右還北面毛本右誤作左執封以示命筮者各本
封皆作卦此補字之誤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監本毛本塾誤作墊今石
經與此同楚焞置于燋各本皆作燋此補字之誤哀子某來日某監本
毛本脫下某字今石經有之還卽席毛本還誤作送卜宅如初儀監本毛本
宅作擇
既夕禮監本毛本無禮字釋文及今石經並有夷牀饌于階間疏述經及
今石經並同釋文夷作侇云本亦作夷監本毛本作侇衆主人東卽位監本毛本
並脫主字今石經與此同御者執策立于馬後釋文策作筴主人入
祖各本祖皆作袒此補字之誤薦三釋文薦作荐冪用疏布冪本又作羃

兩杅監本誤作杆杖笠翣儀禮識誤引釋文作篓公賵玄纁束馬
兩公羊傳注作束帛兩馬則捂受之釋文捂作梧從柩東當前束
毛本束誤作車藏苞筲於旁監本苞誤作笣記疾者齊本又作齋後同
外內皆埽監本毛本並作內外今石經與此同皆坐持體監本毛本此下有男
女改服一節今石經亦無之主人啼識誤引釋文作諦裏親膚監本毛本裏誤
作裹今石經與此同不說經帶監本說誤作設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聚諸窔
本又作㚇監本毛本亦作㚇卜日吉今石經日作曰升降自西階監本毛本
無降字今石經與此同于[illegible]各本于皆作于此補字之誤囊笲笠釋文囊作蘘
菅筲三釋文菅作管亦張可也監本毛本誤作可張今石經與此同猴矢
一乘識誤引釋文猴上有矢字今石經同
士虞禮簞巾在其東監本毛本誤作簟布今石經與此同祝饗監本誤作
響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篚本亦作篚祝命佐食墮祭
周禮注作隋祭尸以醋主人醋本亦作酢記祝佐食降復位
監本毛本脫復字今石經有香合香本又作薌饗監本毛本並誤作響皆如初
日監本毛本日作曰下亦如初日放此唯主人不哭監本毛本唯誤作帷今石經與
此同尸受振祭監本毛本受作授今石經與此同奠于南方毛本于作於
猶出几席監本誤作凡席拾踊三今石經此下有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此補字
誤脫監本毛本亦無之皆承補字之誤播餘監本播誤作橎釋文及今石經餘作[illegible]
特牲饋食禮壺禁在東序監本壺誤作壼下視壺濯同豆籩鉶
在東房釋文鉶作鈃下及兩鉶同賓荅再拜監本毛本並誤作賓再荅拜今石經

與此同立于門外東方監本毛本誤作東房今石經與此同立于房中
南面毛本誤作東面卒載加匕于鼎毛本于誤作去及兩鉶鉶芼
設于豆南監本毛本俱不疊鉶字今石經與此同出立于戶西南面
監本毛本脫戶字今石經有揳于醢釋文及今石經並無于字舉骼毛本誤作觡
主婦洗爵于房酌毛本酌誤作酹尸卒爵醋酌獻祝監本毛本
醋作酢卒復位毛本誤作二位賓佐執爵各本佐皆作左此字疑誤洗獻
衆兄弟監本毛本脫衆字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尸祭酒監本毛本脫尸字今
石經有賓立卒觶監本毛本卒誤作于今石經與此同衆賓長自左受
旅監本毛本脫自字今石經有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荅拜監本
毛本脫此十一字今石經有之各酌于其尊監本毛本誤作尊主
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毛本誤作戶內今石經與此同記東西
當東榮毛本誤作營纁裏監本毛本裏誤作裹尊兩壺于房中西
墉下今石經墉作墉此字後人所補疑誤監本毛本亦作墉髀脡監本毛本髀作脾今
石經與此同監本脡誤作脡
少牢饋食禮朝服筮尸監本毛本脫服字今石經與此同如筮日
之禮監本毛本作之儀今石經與此同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毛本薦誤作爲今石經與此同肩臂臑膊
骼監本毛本膞作膊誤釋文今石經並作膞後凡膞字皆同惟上利升羊載右胖節膞字石刻亦
誤作膊皆設扃鼏監本毛本鼏作冪今石經與此同主婦被錫周禮詩箋
注並作髲鬄衣移袂釋文移作侈云本又作移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亦作侈下同

執葵菹𧆓醢菹亦作菹又與受贊者敦稷毛本與誤作十祝出
迎尸于廟門之外毛本于作於以授尸坐取簞與監本毛本
脫此七字今石經有之祝筵尸各本筵皆作延此字刻誤尸受同祭于豆
祭監本毛本誤作尸同受今石經與此同右兼取肝禮記注作取肝肺擩之
以授尸監本毛本擩誤作摶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授主婦贊者于房
戶毛本誤作房中洗爵受尸各本受皆作授此補字之誤賓尸西北面
拜送爵監本毛本戶誤作尸今石經與此同主人降立于阼階東監本
降作祭毛本作出並誤今石經與此同主人荅壹拜監本毛本壹作一今石經與此
同

有司本或作有司徹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俱有徹字有司徹字又作撤東枋
監本誤作枋下西枋同肩臂肫骼臑釋文骼作胳云本亦作骼亦右體監本
亦誤作載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各本桃皆作挑此字疑誤尸卻手
授匕枋今石經授作受賓亦覆手以受監本毛本誤作授卒載俎
執俎以降各本執上皆有縮字無俎字此補字之誤監本毛本亦衍俎字賓縮執
俎以降毛本誤作以爵主婦洗于房中監本毛本洗下有爵字今石經與此同
取糗與腶脩腶本又作段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脩作修下脩字七見毛本皆作修
立于主人席北西面監本毛本誤作面西今石經與此同主人其祭
糗脩監本毛本其誤作其今石經與此同北面荅拜受尸爵降筵各本
皆作受爵尸降筵主人降洗觶監本毛本作洗爵今石經與此同下主人賓觶酬尸
主人實觶尸拜受爵兩觶字監本毛本並誤作爵右取肺擩于醢今石經脯作膴

疏述經同執爵以興監本毛本俱脫爵字今石經有之宰夫執薦以從
監本毛本薦誤作爵今石經與此同其先生之脀折監本毛本脫其字今石經有之
升獻私人于降階上各本降並作阼此補字之誤受爵酌獻侑
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監本重衍此十四字爲二十八字受三獻
爵監本毛本脫爵字今石經有酌以醋之監本毛本醋作酢今石經與此同主
人拜受尸拜送監本毛本受下衍爵字今石經與此同若不賓尸監本
毛本儐作賓今石經與此同如賓各本皆作儐此補字之誤主人洗爵醋尸
各本皆作醻尸此補字之誤監本亦誤作醻酌授尸監本毛本授誤作受今石經與此同
主人受爵今石經作主婦賓戶西北面荅拜監本毛本戶誤作尸今石
經與此同婦人贊者各本此下皆有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十字此補字誤脫肺
一監本毛本肺上衍祭字今石經與此同洗爵醋于主人毛本于作於賓
兄弟交錯其酬監本酬誤作醋司宮闔牖戶監本毛本牖誤作牖今石
經與此同衆賓出毛本出作及誤

右儀禮

禮記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按石刻以月令移置曲禮之前章句頗有
點竄如孟春之月日出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則改爲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璧中斗建寅位之初
各月前數句皆然又加立春雨水驚蟄春分等二十四節於十二月中每孟月其數若干之後加其
性某其事某二語而仲季月刪其日某某至其音某其數若干至祭先某諸語似此之類甚多大非
禮經之舊自宋以來入經刊定且係元宗一人私見未可據以校正各本今亦不及纔辨惟舉字句
與唐初本同而與各書徵引及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異者記之備參攷焉正月

其帝太皞（釋文監本毛本太作大暤亦作昊監本毛本作皞誤）蟄蟲始振（淮南子作始振蘇）魚上冰（淮南作魚上負冰）乘青輅（呂氏春秋作鸞輅監毛本作鸞路篇內輅字皆同釋文亦作路云本又作輅）駕蒼龍（淮南駕作乘孟夏孟秋孟冬並同監本毛本蒼作倉下蒼玉同今石經篇內蒼字並作倉）載青旂（淮南載作建旂作旗孟夏孟秋孟冬並同）服蒼玉（呂氏作青玉）其器疏以達（器釋文作器云本又作器玉篇疏作[illegible]）天子乃齋（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內倣此監本毛本亦作齊）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監本毛本率並作帥篇內率字並同各本公卿作三公九卿淮南無諸侯二字孟夏孟秋孟冬倣此）以迎春於東郊（淮南作迎歲後迎夏迎冬並同）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今石經與此同後漢書注作還通監本毛本作還反孟夏孟秋孟冬並同呂氏無公字）下及兆人（各本作兆民篇內各本作民者石刻皆避諱作人）無有不當（釋文無作毋云本亦作無監本毛本亦作毋篇內無字作毋義者並同）宿離不貸（呂氏作忒）命有司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各本此文俱在孟冬之月命有司作命大史呂氏作命大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淮南作命太祝禱祠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鴻鴈來（呂氏淮南並作候鴈北篇內鴻鴈並同）以教導人（各本作道民）躬耕藉田（各本藉田作帝藉呂氏作帝籍田）卿諸侯九推（呂氏諸侯下有大夫二字）掩骼埋胔（胔亦作骴呂氏掩作揜埋胔作霾髊淮南及說文引明堂月令並作薶髊）稱兵必有天殃（監本毛本脫有字）不可從我始（呂氏不可下有以字）則雨水不時（呂氏淮南雨亦並作風雨）草木早落（呂氏作早槁淮南作旱落監本毛本早作蚤篇內早字並同）國時有恐（呂氏淮南時作乃）則人有大疫（各本作則其民大疫呂氏無其字）飄

風暴雨總至（釋文飄作猋云本又作飄監本毛本亦作猋呂氏作疾總呂氏作數）二月律中夾鐘（釋文作鍾）桃始華（呂氏淮南作桃李花）倉庚鳴（倉庚本或加鳥非）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淮南作養幼小存孤獨以通萌芽）無肆掠（淮南作毋笞掠）天子乃率公卿諸侯大夫（各本作三公九卿呂氏無大夫二字）命人社（淮南命作令今石監本毛本人作民）[illegible]雷乃發聲（淮南乃作始）天子獻羔開冰（各本天子下有乃字獻作鮮推呂氏作獻）[illegible]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說文作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各本作元鳥至之日呂氏祠作祀）寢廟必備（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必作畢呂氏亦作必）以妨農事（呂氏作農功各本事上並有之字）人多相掠（淮南作相殘）三月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淮南作乃言具于天子）天子始乘舟（呂氏作天子下有焉字淮南有焉字）句者畢出（呂氏作生者）命有司發倉廩（呂氏作發倉窌淮南作發囷倉）勉諸侯（淮南勉作使）萍始生（呂氏淮南監本毛本蓱作萍今石經釋文並同）鳴鳩拂其羽（淮南拂作奮）戴勝降于桑（戴本亦作載勝呂氏作任淮南作鵀）巡行國邑（各本並作循行）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各本導作道淮南作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上）田獵罝罘羅網畢翳（呂氏作田獵罼弋罝罘羅網淮南作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獸之藥（淮南作餧毒）無或不良（淮南作毋有）乃合累牛騰馬（呂氏作纍牛淮南作纍牛）命國儺（呂氏作國人儺今石經監本毛本儺作難篇內儺字並同）九門磔攘（呂氏作禳釋文作禳云本又作攘）山陵不收（淮南作不登）滛雨早降（說文引明堂月令作霖雨）四月其性禮其事視（各本俱無此二

句惟呂氏孟夏紀有之蚯蚓出呂氏作邱蚓淮南作邱蟥王瓜生呂氏作王菩
鷰赤騮本亦作騮淮南作乘赤騮衣朱衣呂氏作赤衣食菽與雞菽本
又作叔各本雞皆作雞其器高以粗呂氏作觕今石經毛本作麤慶賜遂
行無不欣說呂氏無遂行二字贊俊傑呂氏俊作儁七月傑儁同舉長
大淮南作舉孝弟靡草死呂氏作靡草繼長增高淮南作繼修無有
壞墮墮又作隳呂氏同淮南作隳壞無起土功淮南作毋興貴賤長幼
如一呂氏長幼作少長以給郊廟之服呂氏作之祭服四鄙入保
淮南作四鄙敗其城郭淮南作敗壞則蟲蝗為災淮南作螽蝗為敗監
本毛本作蝗蟲五月鷄始鳴監本毛本鷄誤作鴨今石經及釋文並與此同遊牝
別羣各本遊作游呂氏淮南作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釋文縶作執云縶本作縶
淮南作執騰駒無則字班馬政呂氏作正處必掩身無躁呂氏作處必掩
身欲靜毋躁淮南作慎身無躁止聲色淮南止作節節嗜慾呂氏作退嗜慾今石
經監本毛本作節嗜欲百官靜事無刑淮南作無徑無用火南方
淮南作禁民無發大可以升山陵呂氏淮南升並作登則雹凍傷穀呂氏
淮南並作雹霰則五穀晚熟淮南作不熟六月溫風至各本至上俱有
始字呂氏淮南作涼風始至蟋蟀居壁呂氏作居宇淮南作居奧無或差貸
呂氏作式黑黃蒼赤淮南作青黃白黑無敢詐偽呂氏作勿敢以給
郊廟祭祀之服淮南作以給宗廟之服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監本毛本誤作等給腐草為螢釋文作為熒云本又作螢或作腐草化為螢者非也玉篇
亦作腐草化為螢說文廣韻並引明堂月令螢作蠲呂氏淮南並作腐草化為蚈土潤溽

暑釋文溽作辱云本或作溽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各本作土疆淮
南作糞田疇以肥土疆則穀食鮮落呂氏淮南並作解落禾稼不熟淮南
作稼穡不熟則風寒不時風寒呂氏作寒氣鷹隼早鷙亦作鷙中
央土其蟲倮呂氏淮南並作蠃律中黃鐘之宮淮南作律中百鐘按
淮南於季夏之月招提指未昏心中旦奎中下郎接其位中央其日戊巳至祭先心諸語後乃接涼
風始至蟋蟀居奧諸語與月令及呂氏本不同其器圜以閎呂氏作以揜七月
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本作師淮南作率下將帥並同毛本作還反貲單
帥武人於廟並誤選士厲兵淮南作選卒各本厲皆作厲順彼遠方呂氏
順作巡淮南遠作四命有司納材葦各本此文俱在季夏之月命有司作命澤人呂
氏作乃命虞人入材葦淮南作令滂人入材葦修宮室修淮南作繕坏垣牆釋文
監本毛本並作牆垣今石經與此同呂氏作坿牆垣五穀無實呂氏作不實則其
國火災各本作則國多火災呂氏作則多火災淮南作則冬多火災八月羣鳥
養羞淮南作羣鳥翔養衰老淮南作長老行糜粥飲食淮南作稃鬻
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
量小大視長短呂氏循作巡淮南作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
小大視少長監本毛本小大誤作大小今石經與此同上帝其饗呂氏作享以達
秋氣淮南達作御呂氏作禦佐疾以通秋氣雷乃收聲呂氏作雷乃始收聲淮南
作雷乃始收今石經監本毛本作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呂氏作俯戶淮南作培戶枉
橈不當淮南作決獄不當勸人種麥各本作勸種麥淮南作勸種宿麥國
乃有恐呂氏作國乃有大恐淮南作國有大恐則其國乃旱呂氏無乃字

五穀復生淮南復上有皆字九月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
蛤淮南皆作雀高誘注讀爲賓雀以上句賓字屬下讀呂氏春秋注亦讀爲賓雀鞠有黃
花釋文菊作鞠云本又作蘜監本毛本亦作鞠無不務內呂氏淮南並作務入命
有司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各本此文俱在季夏之月命有司作命漁師淮
南漁師作漁人說文引明堂月令作舫人漢書注作榜人呂氏登龜作升龜豺乃祭獸
呂氏乃作則蟄蟲咸俯淮南作俛舉五穀之要呂氏作五種趣人
收斂各本俱作趣民趣本又作趨務畜菜淮南作畜采無務字釋文及監本毛本蓄
亦作蓄各本此二句俱在仲秋之月民多鼽嚏呂氏淮南並作鼽窒邊境不寧
今石經監本毛本境作竟篇內境字並同土地分裂毛本地誤作多則煖風來
至監本毛本煖作暖人氣解惰呂氏作墮淮南作隋師興不居呂氏作師
旅必興淮南作師旅興十月其臭朽本亦作死淮南作腐其祀行淮南行作
井其器閎以掩各本掩作奄呂氏作宏以弇恤孤寡淮南恤作存阿
黨則罪無有掩蔽各本阿黨上有是察二字呂氏作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
無有揜蔽淮南作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造宮室各本作建都邑穿竇窖
呂氏作竇窌各本自可以築城郭至下修囷倉四句俱在仲秋之月閉塞而成冬呂氏
無塞字坏城郭呂氏坏作坿淮南作修戒門閭戒淮南作警修鍵閉
呂氏淮南鍵並作楗備邊境備淮南作修塞徯徑淮南塞作絕今石經監本毛本
蹊作徯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小
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各本下薄厚皆作厚薄呂氏上作厚
薄下作薄厚椁作槨塋作營淮南作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營邱壠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

各有等級監本毛本小大並作大小疏述經與此同案度程呂氏及監本毛本案作按今石
經與此同功有不當功呂氏作工勞農以休息之呂氏淮南並作勞農
夫大飲烝呂氏淮南並作蒸易關市淮南易作理納貨賄呂氏納作
入淮南作入貨財四方來集呂氏作來襍遠鄉皆至淮南作遠方則
財不匱淮南作財物不匱呂氏作則財物不匱各本自易關市至下百事乃遂九句俱在仲
秋之月無令侵削各本令皆作或淮南削作牟乃命有司各本有司作大
酋麴櫱必時淮南及監本毛本櫱作蘗湛熾必絜呂氏淮南並作湛饎酒
官監之各本酒官作大酋無有差貸呂氏淮南並作忒各本自乃命大酋至無
或差貸十句俱在仲冬之月地氣上洩呂氏淮南並作發泄十一月鶡鳥
不鳴各本俱作鶡旦淮南作鳱鴠釋文作曷旦云本亦作鶡地氣且洩今石經及
呂氏作且泄監本毛本作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淮南房作藏人必疾
疫呂氏作民多疾疫又隨以喪淮南又作有蚯蚓結淮南作邱螾馬
牛畜獸有放逸者呂氏及今石經監本毛本作放佚淮南作放失有能取
蔬食田獵禽獸者呂氏蔬作疏其有相侵奪者呂氏無相字淮
南無者字伐木取竹箭各本伐上有則字呂氏作則伐林木處必掩身無
躁各本作處必掩身身欲寧呂氏掩作弇淮南寧作靜皆不疊身字禁耆欲淮南作嗜
欲監本毛本作慾安形性淮南此上有寧身體句可以罷官之無事
淮南無可以二字呂氏事下有者字去器之無用者淮南無去字則天時
雨汁淮南作則其時雨水則蟲蝗爲敗各本皆作蝗蟲呂氏淮南並與此同水
泉咸竭呂氏作減竭人多疥癘呂氏淮南並作民多疾癘十二月鵲

始巢淮南始作加命將帥習射御角力各本命下有天子乃三字在孟
冬之月呂氏淮南習作肄淮南角力下有勁字乃教田獵各本作天子乃教於田獵班
馬政呂氏作僕馬命僕夫七騶咸駕各本夫作及淮南作命太僕載
旌旐呂氏旌作旍淮南作旗旐授車以級呂氏作與受車以級整設于屏
外淮南作皆正設北面以誓之各本皆無以字呂氏作北嚮以誓之淮南作北嚮以
贊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呂氏作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
以射淮南作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各本自天子乃教於田獵至下祭禽於四方十一句
俱在季秋之月雞始乳淮南作雞呼卵呂氏及今石經監本毛本並作雞乳釋文與此同
水澤腹堅腹本又作複呂氏作復天子親往嘗魚淮南作射魚各本嘗
上有乃字出土牛毛本土誤作地冰已入呂氏與此同各本已作以令告人
出五種淮南作令民無告字命農計耦耕各本耕下有事字呂氏作命司農
月窮于紀監本紀誤作幾星回于天呂氏回作迴淮南作周數將幾
終說文玉篇並作㡬終廣韻引明堂月令作歲將㡬終歲且更始呂氏淮南並作歲將
專其農人各本其作而呂氏作專於農民淮南作令靜農民天子乃與公
卿大夫呂氏無公字共飭國典呂氏無共字淮南飭作飾以待來歲
之宜淮南作制議貢職之數淮南作貢歲無有所私毛本誤作所司
各本自合諸侯制至此入句俱在季秋之月介蟲爲妖淮南作祅四鄙入保
呂氏作四鄙國多固疾淮南作癘疾水凍消釋一本作消液
曲禮儼若思釋文儼作嚴云本亦作儼立如齊本亦作齋所以定親
疏或作踈不辭費辭本又作詞分爭辯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辨監

本毛本亦作辯涖官行法涖本亦作莅監本毛本注作蒞供給鬼神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供作共釋文同云其本或作供監本毛本亦作供鸚鵡能言釋文作嬰母云
嬰本或作鸚母本或作鵡猩猩能言釋文作狌狌云本又作猩猩不離禽獸
盧植本作走獸淮南子注同是以聖人作監本毛本誤作是故今石經與此同八
十九十曰耄釋文作旄云本又作耄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僚
友稱其弟也僚本又作寮食饗不爲槩槩本又作概幼子常
視毋誑釋文作無誑云誑本或作誆摳衣趨隅趨本或作走授立不
跪本又作不危授坐不立授坐本又作俛仰凡爲長者糞之禮
釋文糞作攢云本又作糞席間函丈王肅作函杖去齊尺齊本又作齋先
生書策琴瑟在前釋文策作筴云本又作策毋雷同後漢書注雷作靁
暑毋褰裳釋文褰作騫毛本誤作搴不同椸枷釋文椸作杝云枷本又作架古
本無此字嫂叔不通問嫂字又作𡟭外言不入於梱本又作閫不
相知名釋文無名字云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衍字耳取妻不取同姓取本
亦作娶下賀取妻同賀取妻者監本毛本取作娶醯醬處內釋文作醢醬云
本又作醢酒漿處右漿字亦作漿監本毛本右誤作內然後辯殽監本毛本
辯作辨下未辨同今石經及釋文並與此同濡肉齒決釋文濡作濡云字亦作濡乾
飯齊以授相者釋文齊作齋云本又作齊笑不至矧本又作哂有憂
者側席而坐漢書注側作仄獻鳥者佛其首釋文佛作拂云本又作佛
獻車馬者執策綏釋文策作筴獻孰食者操醬齊本又作齏
弛弓尚角弛本又作施進矛戟者前其鐓矛本又作鉾鐓本又作錞

頭有創則沐（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瘡作創各本亦作創）身有瘍則浴
（瘍本或作痒）不問其所費（費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送葬不辟塗潦
（辟本亦作避）則載青旌（載本亦作戴下並同）則載貔貅（貅本亦作休）定猶
與也（與本亦作豫）左右攘辟（辟本或作避字非也）爲其拜而蓌拜
（蓌盧本作蹲公羊傳注作爲其拜如蹲拜）立視五巂（巂本又作嶲）以足蹙路馬
有誅（蹙本又作蹴）曲禮下凡奉者當心（奉本亦作捧）行不
舉足（釋文無舉字云一本作行不舉足）立則磬折垂佩（佩本或作珮非）則
辭以疾（本又作有疾）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毛本脩作修按禮記中脩
字毛本多改爲修）凡家造（造一本作凡家造器器衍字）大夫士去國祭器
不踰竟（釋文無大夫士三字云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素簚（本又作幭）
男女相答拜也（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眕於鬼神（玉篇
眕作眡）告喪曰天王登假（爾雅注作登遐）司草（毛本草作艸）五官
致貢曰享（釋文作亨）天子同姓謂之伯父（釋文作天子謂之伯父云
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天子當依而立（依本又作扆）其與民言自
稱曰寡人（釋文作自謂寡人云一本作自稱）士蹌蹌（本又作鶬鶬或作鏘鏘）
大夫曰孺人（釋文孺作㜸）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本或作僮）使
者自稱曰某（釋文作使自稱云本或作使者自稱）歲徧（本亦作遍）豚曰腯
肥（腯本亦作豚）粱曰薌萁（字又作箕）稷曰明粢（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
稻曰嘉蔬（釋文作疏云本又作蔬）鹽曰鹹鹺（鹹本又作醎）君命大
夫與士肄（本又作肆）凡摯（本又作贄）椇榛（古本又作棊）

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徐本腯作遁）穨乎其順
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頹作頹各本亦作頹非是）不可以弗識也（釋文弗作
不）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王肅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
讀孫炎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喪冠不緌（緌本又作綏）夏后氏堲周（釋文堲作
即云本又作堲）戎事乘翰（翰字又作鶾）齊斬之情（齊本亦作齋衰之字後皆倣
此）饘粥之食（饘本又作飦）布幕（幕本又作幙下同）子蓋言子之志
於公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蓋作盍監本毛本亦作盍下蓋行倣此）君謂我欲
弒君也（弒本又作煞徐云字又作殺）是以爲恭世子也（釋文恭作共云
本亦作恭）終無已夫（本或作已矣夫）馬驚敗績（一本無驚字）公墜佐
車授綏（監本毛本墜作隊）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廣韻作𪗊息）
周公蓋附（監本毛本附作祔）夫由賜也見我（監本毛本由作猶今石經
與此同）爲爾哭也來者（釋文無哭也二字云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使子
貢說驂而賻之（釋文說作稅云本又作脫）予鄉者入而哭之（鄉本
又作嚮）負手曳杖消搖於門（釋文曳作抴云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逍遙）哲
人其萎乎（家語哲作喆釋文萎作委云本又作萎）泰山其穨（監本毛本穨作
頹）梁木其壞（家語此下有則吾將安杖句）則與賓主夾之也（夾本
又作俠）蟻結於四隅（蟻又作蛾）飯於牖下（釋文飯作飰）先王制
禮而弗敢過也（監本毛本誤作先生下句先王制禮監本亦誤作先生）請粥
庶弟之母（釋文粥作鬻云本又作粥）蘧伯玉從（蘧本又作璩）舉者出
戶出戶袒（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上戶字作尸）卜人師扶右（師本或作帥）

字者非也 木不成斷 各本皆作成斷 問喪於夫子乎 問或作聞 焉得而弗哭 監本毛本弗作勿穀梁傳注作安得而勿哭 縣子瑣曰 釋文瑣作㘓云依字作瑣毛本誤作頊 有無惡乎齊 各本無並作亾 斂首足形 監本毛本首誤作手 汰哉叔氏 汏本又作大監本毛本並作汰 欲人之不得見也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不作弗各本亦作弗 歲壹漆之 監本毛本壹作一今石經與此同 爵弁絰紂衣 紂本又作緇又作純 哭於大廟三日 毛本大作太

檀弓下 不越疆而弔人 疆本又作壃下越疆同 蟜固不說 齊衰而入見 說本又作稅下同 袒免哭踊夫入門右北面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北面二字各本亦無之 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釋文儼然云本亦作嚴 以死者爲不可別已 已本或無已字非 殷已 慤 本又作愨 先王之所以難言也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無以字各本亦作所難言也 謂爲俑者不仁 毛本誤作不二 退人若將墜諸淵 釋文墜作隊云本又作墜監本毛本並作隊 噫毋 噫本又作意 必多曠於禮矣夫 本亦有無夫字者 舞斯慍慍斯戚 釋文無上句云本或於慍斯戚句上有舞斯慍一句並注皆衍文 陳大宰嚭 監本毛本俱作嚭下同 其子戍請謚於君 毛本戍作戌 有庶子六人 毛本子誤作人 啜菽飲水 釋文菽作叔云或作菽 椰莊 漢書作椰壯 若疾革 革本又作亟 公肩假 漢書作公肩瑕 其毋以嘗巧者乎 監本毛本毋誤作毋 射之斃一人 斃本亦作弊下同 又及 謂之一本或作又及一人一人後人妄加耳 又爲榆沈 沈本又作瀋 君有饋焉 釋文作餽焉云本又作饋 赴車不載櫜韔 釋文作韔云本亦作韔 使

子貢問之 監本毛本作子路家語及文選注今石經並與此同 無苛政 苛本亦作荷 哀公執摯請見之 釋文摯作贄 墟墓之間 釋文墟作虛云本亦作墟 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 釋文涖作蒞 齊大饑 本又作飢 黔敖爲食於路 漢書作黔敖廣韻作黚敖 有弒其父者 釋文弒作殺云本又作弒下臣殺子殺同 公瞿然失席 瞿本又作懼 美哉奐焉 奐本亦作煥 仲尼之畜狗死 家語作守狗 使子貢埋之 貢本亦作贛 扶服救之 扶服本又作匍匐 執女手之卷然 卷本又作拳 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 國語作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 文子其中退然 釋文作追然云本亦作退 如不出諸其口 監本毛本並脫諸字 成人 成本或作郕 不亦可乎 可或作善

王制 大國之君不過九命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脫大國之君四字各本亦無之 過之塗 釋文作涂云本又作塗 亦弗故生也 監本毛本亦作示今石經與此同 類乎上帝 釋文類作禷 賜圭瓚 圭字又作珪 造乎禰 釋文乎作於 以訊馘告 訊本又作誶 諸侯不掩羣 釋文掩作揜云本又作掩 草木零落 零本又作苓 不麛 麛本又作麑 用地小大 監本毛本誤作大小疏過經厲今石經並與此同 視年之豐耗 監本毛本作秏今石經與此同 國無九年之蓄 釋文作畜 喪不貳事 毛本誤作貳車今石經與此同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繭字又作璽 庶羞不踰牲 毛本踰誤作用 關譏而不征 本又作正 寒煖燥濕 監本毛本濕作溼 雕題交趾 雕本又作彫 嗜欲不同 釋文嗜作耆 司徒脩六禮 毛本脩作修 齊八政

以防淫防本又作坊又王太子毛本太作大西方曰韓鞮又作凡
執技本或作伎後同贏股肱贏本又作嬴氾與眾其之氾本又作汎毛
本誤作氾亂名改作王肅作循名時日卜筮毛本誤作不筮天子齊
戒受諫齊本亦作齋有虞氏皇而祭釋文皇作翌云本又作皇縞衣
而養老毛本縞誤作鎬瘵疾監本毛本瘵作瘳將從於諸侯毛本從誤
作徙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本又作鰥輕任并本又作併班白者
不提挈監本毛本脫者字毛本班作斑釋文挈作契云本亦作挈方伯為朝天
子毛本朝誤作明八政毛本誤作人政
曾子問祝聲三告曰某之子某毛本脫告字從大祝而
告于禰本又作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毛本虞誤作處徹饌而
埽監本誤作而歸士則朋友奠釋文無奠字云一本作士則朋友奠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監本毛本弗作不不菲一本作屝藏諸祖廟監本毛本
藏誤作作葬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守本亦作狩齊
本亦作齋下同毛本于作於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毛本誤作及陳
自覺比至于殯毛本于作於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
可乎監本毛本並脫問字今石經有庶子為大夫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卿
之何三字非也攝主不厭祭厭本或作饜下皆同其辭於賓曰釋文辭作
詩下同何以祭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可各本亦作可與不祔祭釋文
祔作附云本或作祔祭殤不舉監本毛本舉下有肺字今石經與此同吾聞諸
老聃云毛本諸作之召公謂之曰召本又作邵下同

文王世子武王不說冠帶而養釋文說作稅云本又作脫又作悅
文王一飯亦一飯釋文一作壹云本亦作一夢帝與我九齡釋文
作聆云本或作齡不能涖釋文涖作莅下同小樂正學干監本毛本
樂誤作學釋奠于其先師毛本于作於下釋奠于儐于養老幼于東序仿此乃退
儐于東序儐本亦作擯樂所以脩內也監本毛本脩作修下同立
大傅監本毛本大作太下並同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毛本之誤作知
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弟又作悌下孝弟皆同以次主人毛本
次誤作侯諸父守貴宮貴室釋文無下貴字云本或作守貴宮貴室至于
賵賻贈含含本又作唅所以體百姓也本或作異姓非遂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更作叟反登歌清廟續漢書注作升
歌
禮運癈疾者毛本癈作廢在執者去執本亦作勢吾得坤乾
焉家語作乾坤夏則居橧巢釋文作橧櫟云橧本又作增櫟本又作巢以為
臺榭宮室牖戶榭本亦作謝毛本牖誤作牗修其祝嘏嘏本或作假
與其先祖監本毛本與誤作舉今石經與此同孰其殽本或作肴疏布以
冪本又作鼏籩豆鉶羹釋文鉶作鈃云本又作鉶孔子曰嗚呼釋文作於
乎刑肅而俗敝本或作弊殽以降命家語殽作郊禮之序也
毛本禮誤作體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家語作君者人所則非則
人者也講信脩睦毛本脩作修下同後義之脩脩睦脩義脩禮並仿此善惡皆
在其心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善作美各本亦作美播五行於四時釋文

作播於五行四時云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 以四時爲柄 本又作枋毛本誤作爲端
故事有守也 監本毛本有並作可今石經與此同 故鳥不獝 釋文作獝周禮
注同 故獸不狘 周禮注作狘家語作而獸不獝 燧獝 本又作獝 故自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 毛本祖誤作宗 而固人之肌膚之會 監本毛本
並脫上之字今石經有 猶耕而弗種也 釋文弗作不云亦作弗下弗穫同 故
無水旱昆蟲之災 釋文作烖 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妖又作祅
孽又作蠥 地出醴泉 釋文作澧泉云本又作醴 鳳皇麒麟皆在郊棷
棷本或作藪 皆可俯而闚也 釋文闚作窺云本又作闚
禮器措則正 釋文措作錯云本又作措又作厝 衆不匡懼 釋文匡作恇
聿追來孝 毛本聿誤作遹 諸侯膳以犢 犢本亦作特 琥璜爵 琥本
又作虎 天子龍袞 釋文作卷云本又作袞 士玄衣纁裳 釋文纁作熏云字又作纁 天子之
冕朱綠藻 釋文藻又作璪亦作藻 大圭不琢 字又作瑑 犧尊疏布鼏 釋文作幎 匹
士大牢而祭 匹士本或作正士 管仲鏤簋朱紘 毛本誤作朱人 澣
衣濯冠以朝 澣又作浣 君子以爲隘矣 監本又作阨 不麾蚤
釋文麾作摩云本又作麾 不樂葆大 葆本又作保 夏父弗綦逆祀而
弗止也 釋文弗作不云亦作弗 尊於瓶 釋文瓶作缾 有放而不致
也 致本或作至 詔侑武方 侑本或作宥 不然則已蹙 本又作慼 必
先有事於頖宮 頖本或作泮 必先有事於惡池 惡又作虖 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 泰本或作大 必先有事於配林 公羊傳注
作蜚林 慎之至也 釋文慎作順云亦作慎 反本脩古 監本毛本脩作修

而棄䘵之設 棄字又作弃 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 疏述
經及監本毛本風雨下皆有節字今石經與此同 大廟之內 監本毛本大作太
郊特牲次路五就 毛本就誤作路 三獻爓 本又作燗 灌用鬱鬯
灌本或作祼 孔子屢歎之 釋文屢作婁云本又作屢 升自阼階 釋文無階
字云本又作升自阼階 設錫 毛本錫誤作鍚 三日齊 本又作齋 朝市之於
西方 家語作朝市於西方 君南鄉於北墉 釋文作北牖云本亦作墉 薄社
北牖 薄本又作亳毛本牖作牖誤 取財於地 監本毛本誤作取材 唯立其
卒伍 各本唯皆作而此文後人補刻之誤 汜埽反道 汜本亦作汎 王被袞
以象天 釋文袞作卷云本又作袞 戴冕璪十有二旒 釋文戴作載云本亦
作戴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 郵本亦作尤字或作䣊 迎貓 釋文作猫云字
又作貓 籩豆之薦 釋文作藨云又作薦同或作鷹非毛本亦作藨 可食也而
不可嗜也 釋文監本毛本嗜作耆 衮冕路車 路本亦作輅 丹漆雕
幾之美 釋文雕作彫云又作雕 醯醢之美 醢本又作醓 冠而敝之
可也 敝本亦作弊 取於異姓 取本又作娶 執摯以相見 釋文摯作
贄云本亦作摯 厥明婦盥饋 一本無婦盥饋三字 鬱合鬯 鬱字又作鬰 明
水涚齊 釋文涚作說云字又作涚下同
內則左佩紛帨刀礪小觿 紛或作帉觿本或作鑴 右佩玦捍
管遰 遰徐作滯 偪 本又作幅 如事父母 釋文無事字云一本作如事父母 右
佩箴管線纊施縏袠 線本又作綫縏字又作鞶袠又作帙 衿纓綦屨
釋文作紟纓云衿本又作紟纓又作䋲 問衣燠寒 燠本又作奧 疾痛苛癢

釋文作養云本又作餋少者奉槃奉本或作捧下同柔色以温之温本
又作蘊又作媪廣韻柔作順温作藴蕡字又作䕩免薧字又作藁灑埽室堂灑本
又作洒孺子蚤寢晏起釋文孺作濡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毛本誤作甘旨長者奉席請何趾釋文作止云本又作趾不敢唾洟
釋文作涕云本又作洟和灰請澣澣本又作浣衣裳綻裂綻字或作䋎裂本又
作列不共湢浴湢本又作偪雖不嗜釋文監本毛本嗜作耆姑與之
釋文與作予姑縱之縱本又作從茝蘭茝本又作芷藏以待之監本
毛本誤作待之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周禮注糟
並作醩醷本又作臆粉酏酏又作餈蝸醢而苽食雉羹苽字又作菰
濡雞醢醬實蓼醢一本作醓蓼下句同夏宜腒鱐鱐本又作鱅膳膏
腥說文作胜羶釋文羶作羴又作膻三本栭本又作檽柹監本毛本作柿
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柤監本毛本作楂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庶人耆老不
徒食毛本誤作從食膏用薤釋文作韱云俗本多作薤非也今石經毛本並作𧄼鶉
羹雞羹釋文無上羹字云雞字又本又作鶉羹雞羹作鴽兔居尻監本毛本誤作
尻柤梨曰攢之攢本又作鑽烏皫色而沙鳴釋文皫作麃云本又
作皫馬黑脊而般臂臂本又作擘鹿胃字又作腒麕爲菹雞釋文
麕作麕按各本菹皆作辟此後人補刻之誤唯絞紟衾冒紟本又作衿八十
齊喪之事弗及也監本毛本喪作衰淳毋監本毛本誤作母釋文及今石
經並與此同下仿此塗皆乾釋文塗作涂云本亦作塗使其湯毋滅鼎釋文
作使湯云一本作使其湯去其餌本或作䬮下句作餌乾而食之一本無而食之

三字濡炙之舉燋釋文作焦云字又作燋男女不同椸枷釋文椸作
椸云本又作箷不敢縣於夫子之楎椸爾雅注作楎箷年未滿五
十釋文無滿字云本又作年未滿五十咳而名之釋文咳作孩云字又作咳子生
三月之末釋文無子生二字云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士之妻自養其
子按石刻原如此後人鑿改士誤作有旬見各本旬下皆有而字此後人補刻誤脫學
書計毛本誤作記衣不帛襦袴襦字又作䄎請肆簡諒釋文肆作
肆云本又作肄
玉藻天子玉藻本又作璪大戴禮注同則闔門左扉釋文無門字云
一本作闔門左扉五俎四簋釋文作四簋云本或作簋沐稷而靧粱毛本
沐誤作沭乃屨進飲屨本又作履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
而油油本亦作由由王肅本作二爵而言句言斯禮句三爵而油無已及下油字也隱
辟而后屨釋文無后字云一本作而後屨冠而敝之敝本亦作弊細布
冠績緌本又作綏親沒不髦釋文作旄深衣三袪本或衣字無縫
齊倍要齊本又作齋無說笏說本又作挩下同入大廟說笏非
古也監本作非禮也毛本作無禮也既搢必盥疏述經搢下有笏字韠下纁
二尺各本纁皆作廣此後人補刻之誤紳長制紳本亦作申下同參分帶
下紳居二焉監本毛本二誤作一今石經與此同足如履齊本又作齎周
還中規還本亦作旋下同是以非辟之心辟本又作僻士佩瓀
玟而緼組綬瓀徐又作礝玟字又作砇主人自置其醬毛本置誤作致
敵者不在敵本又作適手執業則投之毛本投誤作受圖豚行

釋文豚作豚云本又作豚 齊如流 齊本又作齋 蹜蹜如也 釋文蹜蹜作宿宿云
本或作蹜同 朝廷濟濟翔翔 翔翔本又作洋洋 色容顛顛 字又作巔
立容辨卑毋諂 監本毛本毋作無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 本又作扆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本或
無周公之字 戴弧韣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戴作載各本亦作載 薦用玉琖
雕篹 釋文雕作彫云本亦作雕 俎用梡嶡 嶡又作㰐 下管象武朱干
玉戚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武字各本亦無之 山節藻梲 藻本又作繰 大
路儀殷路也 各本皆無儀字此刻誤衍 周人黃馬蕃鬣 蕃字又作番
泰有虞氏之尊也 釋文泰作大云本亦作泰 土鼓蕢桴 周禮注作蒯桴
大琴大瑟 琴徐本作瑟 中琴小瑟 毛本小誤作七 垂之和鐘 釋文
作鍾 周之璧翣 翣又作萎 夏后氏之四璉 釋文作連云本又作璉 君
臣未嘗相弑也 弑本又作殺
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 齊又作齋 婦人稱姓 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稱作書各本亦作書 不知姓則書氏 一本無知姓二字 麻同
皆兼服之 疏述經及毛本同皆作葛監本脫此句今石經與此同 齊衰三月
毛本誤作三日 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毛本后作後 帶澡麻不絕
本 澡本又作藻一本無麻字釋文無本字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 母為長子削杖
監本毛本誤作削長 比反哭者皆冠 毛本哭誤作器
大傳諸侯及其大祖 監本毛本大作大 無不贍者 贍本又作儋毛
本作贍 五者一物紕繆 本或作謬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嫂本

又作姣 絕族無移服 移本或作施
少儀君將適他 釋文作宅云本亦作他 排闔說屨於戶內者
一人而已矣 說本又作脫 不犆弔 釋文犆作特云本亦作犆 不娶也
娶本又作婁 拕諸幦 監本毛本拕作拖 毋拔來 拔王本作挍 為喪主
則不肅拜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手拜各本亦作手 其以乘壺酒束
脩一犬 毛本脩作修下執脩束脩書脩並同 車則說綏 釋文說作稅云本又作脫
又作說 毋放飯 監毛毋上衍同字 數噍 字又作嚼 夏右鰭 釋文作鬐 尊
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 釋文尊作道云本又作尊 尊壺者面其
鼻 說文面作偭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本亦作冈又作網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 監本石本而下脫字今石經與此同 有則以
牛左肩臂臑折九个 臂本亦作辟監本毛本个作箇下七个五个並同 則
車不雕幾 釋文雕作彫 馬不常秣 常本亦作嘗
學記教學為先 毛本誤作敬學 蛾子時術之 蛾本或作蟻 宵雅
肄三 肄本又作肆 游其志也 釋文游作斿云本亦作遊 學不躐等也
釋文躐作獵 藏焉脩焉 毛本脩作修下厥脩不脩並同 樂其友而信其
道 毛本誤作樂其友道而信其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監本毛本
脫也字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多其訊 字又作誶 教人不盡其才 石本
原如此後人磨改才作材各本亦作材 其求之也佛 本又作拂 相觀而善
之謂摩 本又作磨 燕譬廢其學 釋文監本毛本譬作辟 善教者使
人繼其志 教一本作學 始駕馬者反之 釋文無馬字云一本作始駕馬

者或源也釋文源作原云本又作源
樂記及干戚羽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旄毛本亦作毛其聲粗以
厲史記粗作麤感於物而后動監本毛本后作後史記與此同政以一
其行史記一作壹則無怗懘之音矣史記怗作惉商亂則陂
史記作則搥其官壞史記官作臣通倫理者也史記通下有於字非
致味也史記作至味朱弦而疏越史記作通越壹倡而三歎
廣韻八部壹作一口部作一唱而三歎感物而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物上增於字
各本亦作感於物性之欲也史記欲作頌不能反躬史記作反己有
淫泆作亂之事釋文泆作佚老幼孤獨史記作孤寡合情飾
貌者釋文飾作飭云本又作飾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史記屈伸作詘信綴
兆作級兆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史記作術下述者述作並同欣喜歡
愛史記歡作驩樂之官也史記官作容中正無邪字又作耶則此
所與民同也史記所下有以字治定制禮後漢書治作化其治辯
者其禮具史記釋文辯並作辨干戚之舞史記舞作儛孰亨而祀史記
孰亨作亨孰而禮制行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焉作矣各本亦作矣秋斂
冬各本作冬藏後人補刻誤脫藏字敦和率神而從天釋文敦作惇云本亦
作敦別宜居鬼而從地史記別作辨卑高已陳史記作高卑地
氣上齊史記齊作隮陰陽相摩本又作磨天地相蕩本或作盪而
百物興焉史記作百物化興男女無辨則亂升史記辨作別升作登
故聖人曰禮樂云史記作禮云樂云夔始制樂史記作作樂五

穀時孰監本毛本孰作熟今石經與此同其舞行綴遠史記綴作級下綴短
同大章史記作泰章韶繼也監本毛本韶作紹今石經與此同而獄訟
益繁史記作煩壹獻之禮史記壹作一禮者所以綴淫也史記
綴作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史記民作人是故志微噍
殺之音作史記噍殺作焦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慢本又作優史記嘽諧作嘽緩律小大之稱史記律作類氣衰則生物
不遂史記作不育世亂則禮慝而樂淫史記慝作廢流湎以
忘本史記湎作沔感條暢之氣史記條暢作滌蕩不畱聰明史記
作不流於聰明淫樂慝禮史記慝作廢迭相爲經史記迭作代廣樂
以成其教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其字各本及疏述經作成其教詩言其志
也一本無言字歌咏其聲也監本毛本咏作詠然後樂器從之
史記器作氣小人以聽過本或作以聖過史記作以息過所謂大輅者
天子之車也史記輅作路車作輿龍旂九旒釋文作流云本又作旒管
乎人情矣史記管作貫禮樂偩天地之情史記偩作順則天
地將爲昭焉史記昭作紹天地訢合史記訢作欣羽翼奮史記
翼作翮鋪筵席史記鋪作布會守拊鼓史記會作合復亂以武
史記復作止脩身及家平毛本脩作修進俯退俯俯本又作府姦
聲以濫史記作以淫及優侏儒毛本作僞夫樂者與音相近
而不同史記者作之而無妖祥史記妖作祅衛音趨數煩志
史記趨作趣齊音敖辟喬志釋文敖作傲云字又作敖喬本亦作驕史記作驁辟

驕志是以祭祀弗用也史記弗作不所以獻酬酳酢也史記酬作醻石聲磬史記作硜下磬以磬聲並同磬以立辨史記作立別下辨以同則思將帥之臣帥本又作率漢書注同非聽其鏗鎗而已也監本毛本鎗作鏘毛本也誤作矣史記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咏歎之史記咏作永大公之志也毛本大作太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家語以上句以崇二字屬下讀云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之而四伐史記駟亦作四盛威於中國也史記作盛振威武王克殷反商家語作而反商之政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廣韻作鄭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家語作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衅字又作釁史記作弢包之以虎皮史記包作苞名之曰建櫜家語作命之韔櫜而虎賁之士說劍也史記說作稅所以敎諸侯之弟也史記弟作悌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史記作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錯本亦作措故禮主其減史記減作謙下禮減並同先王恥其亂史記作惡其亂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史記足樂作足以樂足論作足以綸習其俯仰詘伸史記作詘信故樂者天地之命史記作之齊皆得其儕焉史記作齊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史記作子貢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史記作正直清廉而讓者商之遺聲也史記無此句商八識之史記識作志明乎商之音者史記音作詩下齊之音同下如墜監本毛本作隊釋文與此同倨中矩史記倨作居纍纍乎端如貫珠纍本又作累史記作累累乎殷

如貫珠雜記如於道毛本於誤作其緇布裳帷釋文無布字云本或作緇布裳帷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說本亦作脫下皆同既薦馬薦馬者哭踊釋文薦作薦云本又作薦狄稅素沙毛本作紗誤則自附於練祥監本毛本附作祔緦冠繰纓釋文繰作縿四面有章本或作障釋文暢作鬯云本亦作暢枇以桑枇本亦作朼率帶本亦作帶實見間而后折入毛本間誤作問纁衲爲一衲字又作納公館復館本亦作觀婦入皆居反間各本皆無反字此後人補刻誤衍含者執璧含本又作唅下同說文作琀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釋文無某字云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介立于其左監本毛本其作門今石經與此同子馮之踊馮本或作憑雜記下告者反而后哭監本毛本后作後廬堊室之中堊字亦作惡視君之母與妻監本毛本與下衍君之二字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歸于賓館監本毛本于作於釋文與此同子不見饗乎各本皆作大饗乎後人補刻脫大字下句非爲人喪下衍一廢字皆誤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毛本三誤作二功衰弔本或作大功衰弔廣云有大字者誤不菲釋文作扉云本又作菲世柳之母死今石經監本毛本作泄柳釋文與此同匠人執羽葆御柩周禮注作匠人執翿以御柩管仲鏤簋而朱紘釋文鏤作鏤豚肩不揜豆釋文揜作弇云本亦作揜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釋文孺作獳云本亦作孺一張一弛儀禮釋文一並作壹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監本毛本宦作官今石經與此同宗人

覜之監本毛本覜作覜今石經與此同
喪大記廢牀牀本或作床字捲衣投于前釋文捲作卷云本又作衮毛本
亦作卷主人啼釋文作譑云本又作啼主人馮之踊馮本或作憑說
髦說本作㲺男女奉尸夷于堂夷本或作侇一本作奉尸于堂男子出
寢門見人不哭監本毛本寢門下衍外字跳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弃杖
者斷而弃之於隱者釋文弃作棄云本亦作古弃字君設大盤造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盤本又作槃儀
禮注亦作槃周禮注與此同浴用絺巾絺一本作綌甸人為垼于西
牆下玉篇垼作役抳用巾如它日監本毛本它作他甸人取所
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厞舊作屝子大夫公子食粥
監本毛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今石經與此同旣葬柱楣監本毛本柱作拄釋文與此同
主人先候于門外各本候皆作俟此補刻之誤士疾壹問之毛本
誤作間之欑至于上儀禮注至作置釋文云劉本欑作𢸱欑置于西序監本
毛本置誤作至塗不暨于棺儀禮釋文云劉本暨作墍御棺用羽葆一本
作御柩君命無譁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無作毋跳述經亦作無
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鯀本又作鮌雩宗說文作雩禜
此五代之祭不變也各本俱作所不變也後人補刻所誤作祭設廟祧
壇墠而祭之廟本亦作庿大夫立三廟二壇毛本誤作一壇王
為羣姓立七祀監本毛本誤作七祠今石經與此同能捍大患則祀
之釋文捍作扞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積漢書引作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禹能脩鯀之功監本毛本
脩作修下脩之同顓頊能脩之本或作顓頊脩黃帝之功去民之菑或作
災山林川谷丘陵釋文丘作业云此古丘字
祭義春雨露旣濡釋文作濡云本亦作濡思其所嗜釋文作耆周
還出戶還本亦作旋致愨則著監本毛本愨作慤釋文今石經與此同言
夫日本或作言夫忌日夫何慌惚之有乎惚本又作忽如弗勝
弗本亦作不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釋文敖作熬錯諸天下
釋文錯作措骨肉斃于下斃本亦作弊以為醴酪齊盛齊本又作
齍夫人繅釋文作繰云說文作繅以此為施繅字舉而錯之無難矣
釋文錯作措云本又作錯涖官不敬釋文涖作莅云本亦作涖烖及於親本又
作於身亨孰羶薌監本孰作熟釋文與此同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
亦作敷嘉而弗忘監本毛本嘉作喜今石經與此同而老窮不遺一本
作不匱而弟達乎獀狩矣釋文乎作於獀作廋云本亦作獀軍旅什
伍毛本作什五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毛本教誤作敬天子巡守
本亦作狩陶陶遂遂遂本又作燧燧如將復入然毛本誤作弗入然
祭統以共齊盛齊本亦作齍下同君子乃齊齊本又作齋下不齊齊者並
同君執鸞刀羞嚌釋文作齊云本亦作嚌獻之屬莫重於祼
一本無之屬二字見其脩於廟中也一本脩作徧非上積重而
下有凍餒之民也釋文餒作餧監本毛本誤作餕明尊卑之等也
釋文等作差云本又作等夫人受尸執足監本毛本受作授春祭曰礿

字又作禴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毛本此誤作比奔走無射奔又作犇
興舊嗜欲釋文監本毛本嗜作耆知而弗傳釋文作不傳云本亦作弗
經解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本又作防下同則長幼之
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漢書失作亂繁作藩差若豪氂本又作釐
哀公問然後治其雕鏤雕本亦作彫脩其鼎俎本亦無此句
脩其宗廟監本毛本脩作修午其衆以伐有道午王肅作迕求
得當欲毛本得誤作德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毛本言誤作焉弗
愛不親弗敬不正釋文弗敬作不敬云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如此國
家順矣監本毛本此下衍則字踈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不能有其身不
能有其身家語二句並作不能成其身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
心也家語作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
仲尼燕居女三人者女本又作汝下皆同所以仁昭穆也穆亦
作繆加於身而錯於前錯本又作措官失其體監本毛本誤作其禮
和鸞中采齊本又作薺則有奧阼奧字又作墺昭然若發矇
矣本亦無矣字
孔子閒居凱弟君子凱本又作豈弟本又作悌傾耳而聽之釋文
傾作頃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監本毛本參下衍於字今石經
與此同日月無私照釋文作炤云本又作照至于湯齊亦作躋嗜
欲將至釋文監本毛本嗜作耆嵩高惟嶽監本毛本惟作維釋文及今石經並
與此同惟周之翰監本毛本惟作為四方于宣毛本誤作四國必先

其令問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問作聞各本亦作令聞弛其文德弛皇作施大
王之德也家語作此文王之德也
坊記富斯驕釋文作喬云本又作驕下同子云貧而好樂毛本作子
曰民猶得同姓以事其君各本事皆作弑此後人補刻之誤釋文作殺云
本又作弑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自此以下子云本或作子曰至于
已斯亡毛本亡作於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釋文涖作莅入
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毛本于並作於大誓曰大本亦作
泰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監本毛本無有字今石經與此同示
民不淫也監本毛本脫民字踈述經今石經並與此同饋獻不及車馬
饋本又作餽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毛本祿誤作樂子云君子
不盡利以遺民毛本作子曰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釋文作泆
泆云本又作佚
中庸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中庸其至矣
乎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阱本或作
穽則拳拳服膺文選注兩引並作服膺拳拳而弗失之矣文選注弗
作不後漢書注兩引並作而不息之矣素隱行怪漢書三國志素並作索玉篇作傃
吾弗為之矣漢書弗作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本又作遁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本又作拂人猶有所憾憾本又作感鳶飛
戾天鳶字又作鳶譬如行遠釋文監本毛本譬並作辟下同樂爾妻帑
本又作孥視之而弗見毛本視誤作親齊明盛服齊本亦作齋脩其

宗廟監本毛本脩作修後脩身脩道並同所以序昭穆也穆本又作繆所
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遝云本又作逮布在方策釋文作筴文選注作冊好
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後漢書注兩引亦並作問見乎蓍龜一本乎作於
不無物各本皆作不誠無物後人補刻脫誠字可壹言而盡也監本毛本
壹作一其爲物不貳本亦作貮斯昭昭之多昭本亦作炤及其
廣厚監本毛本誤作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本亦作山嶽黿鼉蛟龍
魚鼈生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蛟作鮫監本毛本亦作蛟毛本鼈作鱉釋文並與此同
詩曰唯天之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唯作惟監本毛本作維今石經作惟禮
儀三百漢書及後漢書注並作禮經三百待其人然後行監本毛本然後
作而後今石經與此同是故居上不驕本亦作憍既明且哲徐本作且
知車同軌書同文文選注三引並作書同文車同軌考諸三王而
不謬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謬作繆各本亦作繆譬如天地之無不持
載釋文監本毛本譬並作辟下同爲能聰明叡知監本毛本叡作睿釋文與此同
施及蠻貊釋文作貃云本又作貊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釋文
作經論云本又作綸衣錦尚絅本又作顈可與入德矣毛本與誤作以君
子所不可及者監本毛本君子下有之字今石經與此同尚不愧于屋
漏愧本又作媿不顯唯德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唯作惟各本亦作惟
表記欲民之無相瀆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無作毋下無相褻放此不
繼之以倦本又作勌則刑戮之民也戮本或作僇皇恤我后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后作後各本亦作後唯仲山甫舉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改唯作惟各本亦作惟後唯德之基唯此文王並放此高山仰止本或作卬之俛
焉日有孳孳釋文俛作勉云一本作俛本或作僶非也斃而后已斃本又作
獘詩云溫溫恭人監本毛本誤作詩曰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詩云
惟鵜在梁監本毛本惟誤作維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彼記之子記本
又作己監本記作其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毛本諸誤作者凱弟
君子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弟本又作悌下同樂而無荒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無
作毋各本亦作毋恥費輕實毛本輕誤作强靖恭爾位釋文恭作共云本亦
作恭則讇也讇本亦作諂中心臧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臧作藏各本亦作
藏事君慎始而敬終毛本誤作敬忠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慎本亦作古存字亂是用餤徐本餤作鹽信誓旦旦誓本亦作矢牲
牷禮樂齊盛牷本亦作全齊本亦作盞
緇衣則民有遯心遯亦作遁長民者衣服不貳本或作貸狐
裘黃黃徐本作橫橫其儀不忒本或作不貳有國者章義癉
惡監本毛本國下有家字義作善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靖共爾位共本亦作恭
子上人疑各本俱作子曰上人疑後人補刻脫曰字上帝板板釋文作版版
下民卒癉釋文作亶云本亦作癉毛本卒誤作作匪其止共皇本共作躬
敬明乃罰毛本明誤作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玉篇君子
句在小人句上廣韻作君子休於水小人休於口可敬不可慢本又作僈大甲
曰監本毛本大作太兌命曰兌本亦作說不可以追釋文作遄云本又作
追身必安之毛本必誤作心資冬祁寒監本毛本祁作祈釋文及今石經並

與此同是以生則不可奪志釋文作是故云一本作是以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倘可磨也釋文磨作摩昔在上帝監本毛本昔在作在昔今石經與此同弃喪先哭于家而后之墓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后作後各本亦作後旣除喪而后聞喪監本毛本后作後問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漿本亦作漿故鄉里爲之糜粥釋文糜作餈云本亦作糜以鬼饗之監本毛本饗作享今石經與此同稽顙觸地無容毛本觸誤作拜服問罪多而刑五罪本或作辠今石經同間傳居倚廬毛本誤作倚閭不說經帶釋文說作稅苄翦不納毛本苄誤作芐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三年問躊躇焉躊本又作躑踟蹰焉釋文踟作跢云字或作踟小者至於燕雀雀本又作爵若駟之過隙隙本又作郤加隆焉爾也一本作加隆爲爾深衣袼之高下袼本亦作胳投壺間以二矢半一本無以二矢半四字一馬從二馬釋文無此句云俗本勝者立馬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有勝者司射五字誤請行觴觴字或作觴壺去席二矢半監本毛本誤作二尺半毋幠釋文幠作憮魯鼓○□○○□□○○半○□○□監本毛本末口上多一○衍文也今石經與此同

儒行粥粥若無能也徐本作鬻鬻戴仁而行釋文戴作戴云本亦作戴蓽門圭窬廣韻作蓽門閨竇不敢以諂本又作讇竟信其志家語信作身靜而正之徐本靜作靖麤而翹之麤本又作麁愼靜尚寬監本毛本靜下有而字儒皆兼此而有之監本毛本儒皆誤作者有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穫作獲云本又作穫不閔有司閔本亦作愍大學先脩其身監本毛本脩作修下脩字並同瞻彼淇澳本又作奧本又作隩如琢如磨釋文作摩云本亦作磨赫兮喧兮喧本亦作咺終不可諠兮諠或作喧詩云周雖舊邦監本毛本作詩曰今石經與此同維民所止監本毛本維作惟聽訟吾猶人也釋文作吾聽訟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釋文無作毋人之其所親愛而譬焉釋文監本毛本譬作辟下四辟字並同此謂一言僨事釋文僨作賁云本作僨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釋文矩作拒云本亦作矩若有一介臣釋文監本毛本作一个今石經與此同無他技釋文他作它寔能容之監本毛本寔作實下同俾不通俾本又作卑畜馬乘後漢書注作畜馬千乘與其有聚斂之臣詩箋作斂聚冠義奠摯於君摯本亦作贄昏義毛本誤作昏禮昏禮者釋文無禮字云一本作昏禮者子承命以迎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執雁入壻本又作聟合巹而酳釋文巹作卺和於射鄉監本毛本誤作鄉射今石經與此同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棗俗作棗誤段本又作腶或作鍛婦以特豚饋一本無婦字后聽內職

監本毛本誤作內治今石經與此同

鄉飲酒義所以致絜也一本作致絜敬也斯君子之所以

免於人禍也監本毛本脫之字祭薦本亦作廌秋之爲言愁也

爾雅注作秋之言揫

射義士以采繁爲節監本毛本繁作蘩下同賁軍之將詩傳賁作奔不入其餘皆入一本不入作不得入者非也又使公罔之裘

罔又作冈脩身以俟死者不家語無不字旄期稱道不亂者

不旄本又作耄期本又作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不亂而后射於射宮毛本后誤侯

求反諸己而已矣監本毛本作反求諸己

燕義莫敢適之義也適本又作敵皆降再拜稽首徐本作䭫首

聘義北面拜貺釋文作況云本亦作貺致饔餼釋文饔作雍云字又作饔

饗食燕釋文饗作享云本又作饗所以愧厲之也釋文愧作媿云本又作愧

壹食再饗釋文壹作一云又作壹勇敢強有力者而不用之

於禮義戰勝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者字各本亦無之敢問君子貴

玉而賤碈者碈字亦作瑉垂之如墜釋本監本毛本並作隊

喪服四制門外之治義斷恩公羊傳注作義揜恩不言而事

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齊衰之喪齊本又作齋三

年而大祥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大字各本亦無之知者可以觀其

理焉知本或作智宜婦各本皆作貞婦此補刻之誤皆可得而察焉

毛本皆可誤作可以

右禮記

春秋左氏傳序釋文作春秋序云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監本毛本亦作春秋序諸侯亦各有國史毛本亦誤作不大事書之於

策本又作冊亦作筴諸所記注注字或作註監本毛本同非聖人孰能

脩之毛本脩作修後凡傳文脩字毛本皆作修渙然冰釋監本毛本冰誤作沐諸

所諱辟本亦作避尊脩丘明之傳以釋經毛本脩作修下脩春秋同

譜第譜本又作諡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監本毛本脫爲字

危行言孫本亦作遜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各本所成下皆有而起國所以爲修也曰然十字按此段皆後人補字故多脫誤附其行事周

之舊各本周上皆有采字此誤脫

春秋集解終各本皆作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石刻第二卷亦作春秋集解桓公第一二此題乃後人補字之誤賜虎本作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監本毛本作隱第一無公字

傳元年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非公命也監本毛本公誤作君

初鄭武公娶於申釋文於作于巖邑也巖本又作嚴他邑

唯命監本毛本他作佗今石經與此同多行不義必自斃本又作獘後漢書作多行無禮必自及

不義不暱說文暱作黏譏失教謂之鄭策

不言出奔各本教下有也字出下無言字策作志此後人補刻之誤具告之

悔各本具作且此補字之誤豫凶事毛本豫作預公孫滑奔衛監本毛本奔上有出字取廩延毛本取誤作請

傳二年費庈父勝之監本毛本庈誤作庈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經三年日有食之食本或作蝕　傳不赴于諸侯監本毛本于作於下于寢于姑毛本亦作於今石經與此同　澗溪沼沚之毛釋文沚作畤云本又作沚　蘋蘩薀藻之菜監本毛本蘩作蘩　武氏來求賻毛本誤作求　則羣臣願奉馮也馮本亦作憑　是弃先君之舉也各本弃皆作棄此字後人所補疑誤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監本于作於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　百祿是荷釋文作何云本又作荷　其娣戴嬀監本毛本娣誤作姊　納於邪毛本於作于　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憾本或作戚

經四年戊申毛本誤作庚戌今石經與此同　衛州吁弒其君完弒本又作殺　翬帥師史記翬作揮　傳公及宋公遇于清監本毛本作宋人今石經與此同　而請涖於衛監本毛本於作于　石碏使宰獳羊肩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宰上增其字各本亦有之

傳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本亦作漁者　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　僖伯稱疾不從各本疾作疾此補字之誤　蔡陳桓公各本蔡作蔡此亦補字之誤　敗燕師于北制毛本誤作制北　敝邑爲道本亦作導

傳六年不可鄉邇鄉本又作嚮　芟夷薀崇之說文芟作癹薀作蘊監本毛本亦作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七年告終稱嗣也監本毛本並脫稱字今石經有　歃如忘說文如作而

經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監本毛本誤作天子今石經與此同　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詩箋作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先者見獲後必務進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後字又復旁注後字皆非原本各本亦無之

經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戴釋文同云字林作戴按漢書注亦作戴

傳十一年工則度之爾雅注作則之　則願以滕君爲請監本滕誤作勝　君謂許不共本亦作供　而請弒之釋文弒作殺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監本毛本尹誤作鄭今石經與此同　館于寪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寪下增氏字各本亦有之　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監本毛本弒作殺

桓公經元年公即位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　傳脩好于鄭毛本脩作修

傳二年大路越席論語注路作輅　粢食不鑿玉篇作糳　鍚鸞和鈴毛本鍚誤作錫　以臨照百官監本毛本臨照作照臨今石經與此同　遷九鼎于雒邑後漢書注于作於雒本亦作洛後漢書注同　義士猶或非之後漢書注作猶有薄德　以條之役生大子漢書大作太　命之曰仇漢書命作名下名之曰成師同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漢書畝作畮　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漢書義並作誼　兄其替乎漢書作虖　晉始亂政桓叔于曲沃各本政作故下有封字此後人補字誤脫　而下無覬覦

服虔作窺覦
傳三年騶絓而止釋文無而字
傳五年高渠彌史記作眯為魚麗之陳後漢書注麗作儷況敢
陵天子乎監本毛本陵誤作陵仍叔之子弱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子
下增來聘二字今石經亦有之監本毛本並無
傳六年季梁在漢書古今人表作季良是以聖王先成民毛本民誤作名
謂其不疾瘯蠡也瘯本又作蔟齊侯使乞師于鄭
監本毛本脫侯字今石經與此同鄭大子忽監本毛本大作太說文忽作曶公問
名於申繻申繻對曰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疊申繻二字各本亦無之不接
以大牢禮記註接作捷以德命為象各本德並作類此後人補字之誤
傳八年將失楚師一本無師字
傳九年楚子使鬬廉帥師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子字各本亦無之
經十年周諺有之曰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曰字各本亦無之乃獻
之監本毛本脫之字今石經與此同齊人餼諸侯說文廣韻作齊人來氣
經十有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監本毛本作鐘今石經與此同
傳將與隨絞州蓼本或作鄝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各本曰皆
作日
傳十二年君子屢盟釋文作婁盟云本又作屢
傳十三年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遂見楚子漢書御作馭敖作囂趾作止遂作遂亂次以濟本或作亂次以濟其
水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作廬戎云本或作盧莫敖縊于荒谷
荒本或作巟監本毛本于作於
經十有七年五月丙午監本毛本五月上有夏字今石經與此同傳
以底日監本毛本底誤作底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各本弒皆作殺
莊公經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酅本又作攜
傳四年除道梁溠說文除道作修涂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監本毛本春下並衍秋字
經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各本弒皆作殺傳期戍期本
亦作朞生公孫無知漢書作公子亡知豕人立而啼漢書玉篇並作
嗁墜于車監本毛本墜作隊漢書與此同
傳九年辟于下道辟本亦作避及堂阜而稅之稅本又作說
傳十一年得儁曰克儁本或作俊京師敗本或作京師敗績者非
其與也悖焉悖一作勃公子御說之辭也御本或作禦
傳十二年宋萬弒閔公于蒙澤史記閔作湣漢書作愍南宮
萬奔陳南宮萬本或作長萬長衍字也下亦然
傳十四年其氣炎以取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炎作燄漢書與此同
人無釁焉漢書釁作舋生堵敖史記作杜敖
傳十六年宋故也本或作為宋故
傳十七年饗齊戍饗本作享
經十八年各本皆作十有八年此補字誤脫秋有蜮本又作蜮傳以

叛圖而殺之叛本或作畔　遷權於那處那又作朋
傳十九年鬻拳弗納漢書鬻作粥後　生子穨釋文監本
毛本並作頹今石經與此同　漢書拳作權
傳廿二年春胥命于弭按當作二十一年此補字之誤　王巡虢守
本或作狩後放此
經廿有二年監本毛本並脫有字　肆大眚監本毛本眚誤作告釋文及今石經
並與此同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本亦作禦　傳鳳皇于飛
毛本皇作凰　和鳴鏘鏘釋文作將將云本又作鏘鏘　並于正卿並本或作並
為誤
經廿有三年丹桓宮楹說文宮作公　傳王有巡守毛本作
狩
經廿有四年刻桓宮桷說文作刻桓公之桷　傳御孫諫曰
御本亦作禦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說文贄作摯榛作亲
經廿有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監本
毛本會上脫公字　傳以其立子穨也監本毛本穨作頹今石經與此同後
凡穨字仿此
傳廿八年及大子申生監本毛本大作太　大戎孤姬生重
耳毛本重誤作仲　闕御彊御本亦作禦監本毛本彊作疆
傳廿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毛本鐘作鍾
傳卅年鬬穀於菟為令尹漢書穀作彀　謀山戎也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謀下增伐字各本皆無之
經卅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說文作齊人
經卅有二年子般卒史記般作班　傳監其德也監本又作
鑑
閔公漢書閔作愍　傳元年宴安酖毒宴本又作晏　天所啓矣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天啓之矣各本並同
傳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服作渭隊　及狄人戰于熒
澤監本毛本熒作滎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初惠公即位也少各本公下皆有
之字此補字誤脫　齊侯使公子無虧漢書作無詭　晉侯使大子
申生毛本侯誤作人　從曰撫國各本皆作撫軍此補字之誤　故君之適
嗣適本又作嫡　不共是懼共本又作供　尨涼冬殺尨涼說又作尨琼
不獲而尨漢書作弗　不雖盡敵按石刻敵上旁注外字此後人所加　衞文
公大布之衣本或作衣大布之衣誤
僖公經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監本毛本曹師並作
曹伯今石經與此同說文聶作嵒　齊人以尸歸監本毛本並無尸字今石經與此同
獲莒挐監本毛本並作拏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傳文仿此
傳二年懦而不能強諫懦本又作儒
傳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各本皆作蒞盟此補字之誤　未之絕
也監本毛本並作未絕之也今石經與此同
經四年許男新臣卒毛本臣誤作城　齊人執陳轅濤塗釋文

蝀作蝃云本多作蝃廣韻作蝀 傳王祭不共本亦作供下同說文亦作供 無以縮酒說文縮作莤 昭王南征而不復按石刻而上旁注沒字亦後人所加 漢水以爲池釋文無水字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 一薰一蕕禮記註作醬 歸于公各本歸下皆有胙字此補字誤脫 姬置諸公各本公皆作宮此亦補字之誤 犬斃說文作獘

傳五年而書本或作而書雲物非也 君其脩德而固宗子毛本脩作修 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作取云本又作娶 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于首止三字非 一之謂甚監本毛本謂皆作爲今石經與此同 諺所謂輔車相依玉篇輔作酺 其愛之也服本其作甚 丙之辰漢書作丙子之辰 均服振振漢書及文選注均並作袀 虢公其奔漢書作犇 罪虞且言易也監本毛本且作公

傳七年君若去之以爲成監本毛本並作若君去之今石經與此同 鄭有叔詹史記作瞻

傳八年不祔于姑毛本祔誤作袝

經九年晉侯佹諸卒監本毛本佹作詭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且脩好禮也毛本脩作修釋文與此同 丕鄭史記丕作邳 令不及魯令本又作命 公謂公孫枝曰史記枝作支

傳十年晉侯改葬共大子共本亦作恭 秦伯使泠至報問毛本泠作冷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十一年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各本皆作丕鄭此補字之誤 受玉惰說文受作歞 其何繼之有監本毛本其作而漢書與此同

傳十二年楚人滅黃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八字各本亦無之 愷悌君子愷釋文作凱云本亦作愷悌本亦作弟

經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本或作繒

經十有五年螽本亦作蝝 傳晉侯烝於賈君監本毛本於作于釋文與此同 韓秦伯各本韓皆作幹此補字之誤 寡人之從晉君而西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晉字各本亦無之 登臺而履薪焉履徐本作屨 使以免服衰經逆釋文免作絻云又作免 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釋文云此凡四十七字撿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加也 國召之各本國皆作且此補字之誤 將若君何衆曰將若君何各本皆作衆曰何爲而可此亦補字之誤 羣臣輯陸爾雅注羣臣作百姓各本陸皆作睦此亦補字之誤 之睽☲☱毛本誤作☱☲ 亦無衁也監本毛本衁誤作盅說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亦無貺也貺本亦作況 其死于高梁之虛監本毛本于作於 蛾析謂慶鄭曰蛾或作蟻釋文析作哲云本或作析

經十有六年隕石于宋五說文隕作磒 是月本或作是日石刻月下旁注也字後人所加 六鷁退飛過宋都鷁本或作鶂說文作鶃漢書作六鶂退蜚 傳齊徵諸侯戍周監本毛本諸侯下並有而字今石經與此同

傳十七年以爲大子毛本大作太雍巫有寵於衛共姬
共本亦作恭
傳十八年而後師于訾婁監本毛本後誤作從今石經與此同
傳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宋公作宋襄公監本毛本並無襄字今石經有之退脩教而復伐
之釋文作而復之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也
傳廿一年風姓也本或作皆風姓
傳廿二年不設備而禦之釋文禦作御云本或作禦晉大子圉
爲質於秦監本毛本大作太戰戰兢兢本或作矜矜蠭蠆有毒
蠭本又作蠭俗作蜂公及邾師戰于升陘釋文作登陘云本亦作升陘戎
事不遄女器釋文遄作爾享畢夜出監本毛本享作饗
傳廿三年期期而不至下期字亦作朞淫刑以逞釋文作以呈云
本亦作逞生伯儵釋文作儵云本又作儵請待子石刻請上旁注然字此後人所
加懷與安毛本與誤作其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石本誤下增刂
飲之酒三字今石經亦有之各本並無曹共公聞其駢脅說文駢作骿僖
負羈之妻監本毛本羈作羇漢書及今石經並與此同廿四年傳負羈皆仿此
傳廿四年將焚公宮而弒晉侯釋文弒作殺云又作弒寺人
披請見本又作侍人披女中宿至釋文無至字云本作女中宿至行者
甚衆一本甚作其懼者其衆矣本或作甚衆矣樓嬰監本毛本樓作樓今
石經與此同以爲嫡子嫡本亦作適介之推不言祿漢書作介子推

大戴禮作介山子推而執二子本或作二子而執其二子其衍字也鄀不韡韡監本
毛本誤作韡韡使積叔桃子出狄師桃本或作姚處于氾監本毛本
作汜釋文作汜今石經與此同子臧之服釋文作之及云一本作之服天子有
事膳焉說文膳作饍享宋公有加禮也有加絕句一本無也字讀則揔
爲一句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今石經弟作氏
傳廿五年王享醴各本享並作饗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
田毛本欑作攢晉於是始啓南陽監本毛本啓誤作起今石經與此同乃
降秦師秦師囚公子儀各本不疊秦二字昔趙衰以壺飧
從徑餒而弗食監本毛本飧誤作餐釋文與此同徑劉炫作經
經廿有六年公追齊師至酅釋文作巂云本又作酅傳諸侯
之望曰監本毛本望作望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石本用下旁注是字
後人所加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漢書鬻作粥而自竄于夔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竄作竄
傳廿七年杞不共也共本亦作恭責無禮也今石經無無字釋文
同云本或作責無禮者非郤縠可釋文縠作穀云本又作穀於是伐原以示
之信石本是下旁注乎字監本毛本並作於是乎公曰可矣子犯曰石本
矣下旁注乎字後人所加各本亦有之
經廿有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
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監本毛本邾子誤作邾人天王狩于河陽
狩本又作守傳謂楚人不卒戍也監本毛本楚人下並有曰字今石經

與此同子玉使伯棼請戰釋文棼作芬石本此文後人補刻誤也監本毛本亦
誤作棼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侯作師各本
亦作師乃拘宛春於衛史記拘作囚豈在久乎監本毛本乎誤作矣
鄉役之三月鄉本又作嚮說文同命晉侯宥監本毛本作侑今石經與此同
旅弓矢千後漢書作旅弓十旅矢千石本弓下旁注十旅二字釋文云旅亦或作旅字非
也矢千本或作旅弓十旅矢千後人專輒加也奉揚天子之丕顯體命各本
皆作休命此補字之誤明神殛之殛本又作極下是糾是殛同俾隊其師
釋文俾作卑云本亦作俾及而玄孫監本毛本而作其今石經與此同楚子玉
自爲瓊弁玉纓說文瓊作璚釋文弁作卞云本又作弁聞君至監本毛本
誤作公至今石經與此同振旅愷以入于晉釋文愷作凱鍼莊子爲
坐周禮注莊作嚴
傳卅年雖然鄭亡各本皆無雖字焉用亡鄭以陪鄰監本毛本
陪作倍今石經與此同共其乏困共本亦作供不闕秦焉取之石本
不上旁注若字焉上旁注將字此後人所加監本毛本亦有若字焉字疏述經及今石經並無之
揚孫監本毛本揚作楊今石經與此同卅三年傳倣此
經卅有一年猶三望毛本作朢傳東傳子濟各本傳皆作傅此補
字之誤
傳卅二年孟子本或作孟兮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子作兮晉人禦師
必於殽本又作崤殽有二陵焉毛本有誤作在
傳卅三年孟明視淮南子孟作盟西乞術淮南乞作乙漢書作乞

文公傳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監本毛本賜作錫釋文無
王使二字云一本作毛伯衛來錫公命一本作王使又一本作天王使蠭目而豺聲
蠭本又作蜂覆俾我悖釋文俾作卑云本亦作俾
經二年及晉陽處父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陽字各本皆無之大
事于大廟周禮注作有太事于太廟傳書士穀本或作書曰晉上穀大
事于大廟毛本作太廟宋公子成本或作戍
傳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各本穆下皆有公字此補
字誤脫
傳四年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釋文肄作肆云依字作肄諸侯敵
王所愾說文作鎎旅弓矢千弓下旁注十旅二字亦後人所加
經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本亦作琀傳楚公子
燮滅蓼監本毛本並脫公字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蓼字或作鄝
傳六年辟獄刑監本毛本作刑獄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治舊洿本又
作汙與大師賈佗國語作宅仲行釋文作中行云本又作仲道之禮則
石本之下旁注以字今石經與此同各本亦有以字何以事夫子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改去夫字各本皆有之
經七年宋公王臣卒王臣本或作五臣傳寘文公子曰
焉各本皆無曰字此補字誤衍也華御事爲司寇釋文御作禦云本又作御則
本根無所庇廕矣廕本又作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藟本
或作虆舍適嗣不立釋文適作嫡云本又作適先人有奪人之心

本或此下有後人待其反誤 同官爲寮（本又作僚）謂之德禮（監本毛本德作得）

經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此後人妄取傳文加耳） 傳晉侯使解揚（史記作楊漢書作陽）曰復致公壻池之封（各本曰皆作且此補字之誤壻俗作婿）

經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隧（各本皆作襚此補字之誤）

傳執幣傲（本又作敖）

傳十年命夙駕載燧（本又作燧）

經十有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叔又作𠦑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監本毛本亦有仲字今石經與此同匡監本毛本作筐今石經亦與此同） 傳至于錫穴（錫本或作鍚監本毛本亦作鍚今石經與此同）獲長狄僑如（僑本又作喬史記同）摏其喉（服本摏作舂）司徒皇父帥師禦之（釋文作御之云本亦作禦）耏班御皇父充石（監本毛本班作斑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國人弗徇（服本作循）

傳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封來奔（各本封皆作邦此補字之誤） 主人三辭賓答曰（監本毛本答誤作客）將何俟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矣作焉）

傳十三年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毛本請誤作謂）繞朝贈之以策（釋文作筴云本又作策）

經十有四年（毛本脫有字） 傳子叔姬妃齊昭公（妃本亦作配）齊商人弒舍而讓元（釋文弒作殺）爾不可使多蓄憾（釋文蓄作畜云本又作蓄憾本又作感）盧戢黎及叔麇誘之（今石經黎作棃監本毛本與此同） 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監本毛本三誤作二）

經十有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監本毛本並脫秋字今石經有）

傳一人盟于句鼆（本又作冥）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監本毛本脫陳侯二字）

經十有六年（石本年下旁注春字各本亦有之）楚大饑（亦作飢） 傳彼驕我怒而後可克（本或作可擊）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監本毛本馹作驛釋文與此同）子越自石溪（本又作谿）子貝自仞以伐庸（今俗本貝多作員）夫人乃助之施（監本毛本並脫乃字今石經有）鱗矔爲司徒（監本毛本矔誤作鑵）不能其大夫（毛本其誤作具）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監本毛本而誤作以）

傳十七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釋文嫡作適）而從於強令（今石經強作彊）

傳十八年歜以扑抶職（扑字宜從手作木邊非也）蒼舒（漢書作倉舒）檮戭（說文檮作擣漢書戭作𢦒）伯奮（漢書伯作柏下伯虎同）季貍（漢書作李熊）以至于堯（監本毛本于作於今石經與此同）謂之渾敦（玉篇作倱伅）以誣盛德（服虔作成德）顓頊氏有不才子（監本毛本脫氏字）謂之檮杌（說文作檮柮）謂之饕餮（說文作飻）宋武氏之族（本或作武穆之族者後人取下文妄改也）

宣公經元年齊人取齊西田各本皆作濟西此補刻之誤按石本此卷半爲朱梁補刻故譌舛甚多 晉趙穿帥師侵崇釋文作侵宗云本亦作崇

傳晉不足与也各本与皆作與此亦補刻之誤 楚人不祇焉各本祇皆作禮 囚晉解楊監本毛本作揚 秦急崇必救之本或作崇急秦必救之是後人改耳

經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皋各本殺皆作弒漢書與此同 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釋文無受字云本或作受命于楚非也 馘百人釋文作馘百云本或作馘百人者人衍字 宜其爲禽也釋文無爲字云一本作宜其爲禽也 以其私憾本又作感 文馬百駟說文作馮 厚斂以彫牆監本毛本彫並作雕今石經與此同 趙盾士季見其手一本作首 盛服將朝盛本或作成 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作祇云本又作提 遂扶以下扶舊本皆作扶服虔注作跣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 公嗾夫獒焉嗾服本作嗾 獒史記作敖 見靈輒餓監本毛本誤作饑下餓人監本亦誤作饑人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攻本或作弒 以示於朝監本毛本亦作視今石經與此同 麗姬之亂監本毛本麗作驪釋文與此同 乃宦卿之適字適本又作嫡 趙盾爲旄車之族旄一本作旌

傳三年晉侯伐鄭及延各本皆作郔 不逢不若爾雅注作禁禦不若 螭魅罔兩魅本又作鬽兩本又作蜽周禮注作螭鬽魍魎

經四年利公如齊按利應作秋此補字之誤 傳沃輈監本毛本沃作汏 初若敖娶於䢵本又作鄖 從其母畜于䢵釋文于作於 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各本皆作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漢書作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

傳六年召蘇公逆王后于齊各本皆作召桓公此卷亦有朱梁補刻處故多誤字

傳七年衛孫桓子來盟毛本孫誤作宋

傳八年殺諸絳市各本皆作絳市此誤 有事于大廟各本皆作太廟

傳九年厚賄之監本賄誤作賂 通于夏姬各本于作於下以戲于朝毛本于亦作於 已無效焉釋文效作傚監本毛本作効 已之多辟本又作僻

傳十年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毛本脫諸侯之師戍鄭鄭七字

傳十一年楚盟于辰陵楚本或作楚子 平一版釋文作榦云本亦作幹 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監本毛本弒作殺 對曰可哉吾儕小人監本毛本無對可哉三字今石經與此同

傳十二年鄭人脩城毛本脩作修 退三十而許之平各本三十下皆有里字此文誤脫 先縠佐之縠本又作穀 鞏朔韓穿爲上軍監本毛本韓誤作趙今石經與此同 楚君討鄭監本毛本作楚軍誤今石經與此同 在師䷆之臨䷒毛本䷆作䷆䷒作䷒皆誤 川壅爲澤壅本又作雍說文作雝 故曰律不臧各本不皆作否 嬖人伍參欲戰漢書作五參 令尹孫叔敖弗欲監本毛本孫叔誤作叔孫 篳路藍縷史記作蓽露藍蔞 內官序當其夜一本作其次 又何俟石本俟下旁注焉字此後人所加 御下兩馬徐云兩或作𣝳周禮注亦作𣝳 與魏錡

而往石本皆下旁增受字亦後人所加 二憾往矣釋文憾作感 鷄鳴而駕

周禮注鷄作雞 屈蕩搏之釋文及監本皆作搏毛本與此同皆誤也 之工尹齊

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拒本亦作矩 屈蕩尸之監本毛本作尸之今

石經與此同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說文隊作隧 楚人惎之

脫扃說文惎作𢍁 我徂惟求定監本毛本惟作維 取其鯨鯢而

封之說文鯨作䲔 又何以爲京乎石本京下旁注觀字今石經及監本毛本

亦作京觀乎 晉師三日穀石本穀上旁注館字此後人所加 遂傳於蕭

城各本皆無城字按此文亦朱梁補刻故缺字避諱缺筆 於是乎卿不書監本

毛本無乎字

經十有四年會齊侯于穀毛本于誤作丁

經十有五年初稅畝漢書作晦 國君含垢本或作詬 敝邑易

子而食後漢書注敝作弊 析骸以爨骸本又作骨 必以爲殉釋文

無爲字云本或作必以爲殉 爾用而先人之治命監本毛本並無而字今石

經與此同 吾獲狄士各本皆作狄土此補字之誤 不敬一本作而敖

經十有六年成周宣榭火釋文榭作謝云本又作樹 傳禹稱

善人玉篇稱作偁 戰戰兢兢本亦作矜矜監本毛本誤作競競

傳十七年苗賁皇使見晏桓子國語作苗棼皇 庶有豸乎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豸作鳩各本同釋文亦作鳩云一本作豸

經十有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徐云笙本作檉亦作

朾 傳將欲以伐齊監本毛本無將字今石經無欲字 凡自內虛

其君曰弑監本毛本脫曰字文選注及今石經並有之

成公經二年衞孫良夫帥師及齊侯戰于新築各本

齊侯作齊師此補字之誤 取汶陽田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汝陽之田 傳士

陵城三日毛本誤作三百 閱子辱矣說文閱作恄 次于鞫居石本

原如此後人磨改鞫作鞠各本亦作鞠 士燮佐上軍監本毛本佐皆作將今石經與

此同 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憾作感云本又作憾 余姑

滅此而朝食監本毛本而下皆有後字今石經無之 郤克傷于矢各本

于作於 旦辟左右監本毛本旦作且今石經與此同 綦毋張喪車毛本

毋作母釋文今石經監本並與此同 韓厥執縶馬前說文作執馽前 遂自徐

關入監本毛本徐作齊今石經與此同 可若何毛本何誤作乎 若苟有以

藉口監本藉下衍於字 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監本毛本帥誤

作師今石經與此同 晉三子自役弔焉監本毛本三誤作二 吾知免矣

一本無知字 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監本毛本善下衍其字 民

之攸塈毛本誤作墍 寧不亦淫從其欲從本亦作縱

傳三年皇戌如楚監本毛本戌作戍四年傳同 以爲俘馘說文作聝

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各本御皆作婦

傳五年伯宗辟重辟本又作僻 辭以子靈之難一本無之難二

字

傳六年民愁則墊隘說文作墊阨

傳七年囚鄖公鍾儀獻諸晉鄖本又作員 此申呂所以

邑也釋文無以字云一本作所以邑也

傳八年夫豈無辟王釋文辟作僻 賴前哲以免也釋文哲作喆

曰城巳惡本或作城巳惡矣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本或作雖後人改也

傳九年逆叔姬爲我也釋文無爲字云本或作爲我也爲衍字 穆姜出于房監本毛本于作於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本又作緣

無棄菅蒯玉篇作蔽 無棄蕉萃後漢書無作不後漢書注蕉作憔 爲將改立君者爲將本或作僞將也 請脩好結成監本毛本請誤作謂

傳十年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州蒲本亦作州滿 鄭子罕賂以襄鐘監本毛本鐘作鍾 及寢門而入一本無及字 在肓之上疏文作之下

傳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釋文作娉云本亦作聘 且與伯與爭政與本亦作輿

經十有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釋文瑣作璅云依字宜作瑣

傳交贄往來贄本又作摯 道路無壅監本毛本壅作雍 明神殛之殛本又作極 俾隊其師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 曰云莫矣莫本亦作暮 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享本亦作饗 公侯干城干本一作扞 吾死無日矣夫本亦無夫字 晉侯及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毛本涖誤作泣

經十有三年公至自京師監本毛本脫至字 曹伯盧卒于師釋文盧作廬云本亦作盧

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漢書作禮義動作 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作養以之福今石經同 不能者敗以取禍漢書作敗 盡力莫如敦篤漢書敦作惇 其不反乎漢書作虖 相好勠力同心監本毛本勠作戮後漢書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俾我惠公釋文俾作卑云本亦作俾 蕩我死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蕩死我君各本同釋文云本或以我字在死上非 奸絕我如石本我下旁注同字此後人所加 又欲闕翦我公室監本毛本翦作剪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石本公下旁注棄字我欲旁注同字皆後人所加 芟夷我農功釋文夷作荑云本亦作荑 虔劉我邊垂監本毛本垂作陲 復脩舊德監本毛本脩作修今石經與此同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寡君諸本亦作寡人 而我昏姻也監本毛本我下有之字今石經與此同 暱就寡人釋文暱作昵 迓晉侯于新楚迓本又作訝 鄭公子班釋文作般云林作班 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欣徐云或作款

傳十四年晉侯强見孫林父焉釋文强作彊 苦成叔傲本又作敖 苦成家其亡乎石本成下旁注叔字

傳十五年向帶爲大宰監本毛本帶作帯釋文同云本亦作帶下仿此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毛本公誤作宫 宋殺其大夫山監本毛本脫其字

經十有六年刺公子偃釋文刺作刺云依字作刺 傳有勝矣石本有上旁注晉字此亦後人補字誤加也 巳生敦尨各本皆作尨此補字之誤 奸

時以動奸本或作干而疲民以逞釋文疲作罷云本亦作疲吾不復
見子矣一本無復字我若羣臣輯睦石本若下旁注退字亦後人所加釋
文輯作集云又作㠎以事君多矣石本此下旁注又何求三字亦後人所加范匄
趨進匄本亦作丐楚子登巢車說文作轈車陷於淖石本陷上旁注
公字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釋文作潘尫之子黨云古
本無子字漢書由作游臣對曰好暇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好以暇各本並同
脩陳固列監本毛本脩作修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晉入楚軍三日
穀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石本日下亦旁注館字君幼本或作君幼弱君唯不遺
德刑毛本遺誤作以食使者而後食一本作釁伯而後食諸侯遷于
制田毛本于作於又何求石本求下旁注焉字乃許會平赦季孫
石本赦上旁注而字使立於高國之間毛本於作于國誤作固不可以
再罪奔衛石本奔上旁注遂字後人所加
傳十七年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監本毛本唯作惟國
子讁我釋文讁作謫濟洹之水毛本濟誤作齊今衆繁而從之三
年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之作余各本同反自鄢陵釋文無陵字云一本作自
鄢陵在內爲軌本又作宄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監本毛本
橐誤作槖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石本橐下旁注帥字此後人妄加也
傳十八年辛巳朝于武宮服虔本作辛未共儉孝弟本亦作悌
弁糾御戎弁本又作卞以惡曰復入本或作以惡入曰復入孟獻
子請於諸侯各本於作于

襄公經二年鄭伯睔卒漢書睔作綸傳鄭師侵宋監本
毛本作鄭伯今石經與此同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輿本亦作與
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一本作不爲哲矣是弃力與言服本弃力
作棄功其誰暱我暱本又作昵
傳三年乃盟于耏外監本于作於事君不避難毛本不誤作必
傳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說文三夏作樊遏渠咨禮
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國語禮作義事作才難作事尨圉漢書
作庬圉而用寒浞漢書作韓浞生澆及豷說文澆作敖使澆用
師滅斟灌漢書注斟作斗史記作戈各有攸處釋文作攸家云本或作處四
鄰震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震作振各本同敗我狐駘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改我下增乎字各本亦有之朱儒是使朱本或作侏
經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毛本仲誤作叔
傳言王叔之貳於戎也毛本於作于
傳六年遷萊于郳釋文無萊字云本或作遷萊于郳萊衍字
傳七年今旣耕而後卜郊疏述經及監本毛本皆無後字今石經與此同
委蛇委蛇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委委蛇蛇
傳八年童子言焉石本子上旁注何字亦後人所加以待逼者而
庇民焉毛本庇誤作庀不皇啓處監本毛本皇作遑今石經與此同亦不
使一个行李監本毛本个作介釋文與此同今譬於草木辟本多作譬字
傳九年陳畚挶監本毛本作揭漢書作蕢蓄水潦釋文蓄作畜云本又作蓄

使華臣具正徒 漢書具作儲 向戌討左 監本毛本戌作戍 使皇
鄖命校正出馬 鄖本亦作員 二師命四鄉正敬享 監本毛本
命作令今石經與此同 祝宗用馬于四墉 釋文作庸云本又作墉 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 釋文盤作般云字亦作盤 以出內火 漢書內作入 商
人閱其禍敗之豐 漢書禍作亹 國亂無象 漢書無作亡 遇艮
之八三三三 各本皆作三三此刻誤也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
監本雅誤作雅毛本于作於 門于鄟門 鄟本亦作專 肆眚 監本毛本眚誤作眚
釋文今不經並與此同 無所底告 監本毛本底誤作底 行之期年 期本亦作
朞
經十年遂滅偪陽 偪本或作逼漢書作福 聊人紇抉之以出
門者 毛本聊誤作聊 狄虒彌建大車之輪 漢書作狄斯彌 投之以
机 釋文作几云本又作机 生秦丕茲 一本作泰丕茲 楚子囊鄭子耳
侵我西鄙 監本毛本侵誤作伐今石經與此同 師于牛首 監本毛本于作於
爾車非禮也 石本非上旁注多字此後人所加 諸侯之師還陳而
南 還本又作環 至于陽陵 監本毛本于作於 王叔陳生與伯輿
爭政 輿本又作與 篳門閨竇之人 閨本亦作圭 其能來東底
乎 監本毛本底誤作底 則何謂正矣 何或作可誤也
經十有一年同盟于亳城北 服虔本作京城北 傳已亥
齊大子光 監本毛本大作太 或間茲命 本或作茲盟誤 名山大川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名川各本同 俾失其民 俾本又作卑 墜命亡氏

釋文監本毛本墜並作隊 士魴御之 監本毛本御作禦今石經與此同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監本毛本作二月 傳師于揚梁
監本毛本揚作楊
傳十三年昔臣習於知伯 毛本知作智 以沒於地 釋文監本
毛本沒作歿 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說文作窀穸外先君于地下 奄征
南海 毛本征作往 不習則增 一本無增字 脩德而改卜 石本脩下
旁注其字後人所加監本毛本脩作修今石經與此同 焉用之 本或作將焉用之
傳十四年狐貍所居 釋文貍作狸云又作貍 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 毛本大作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 厚本或作垢弔于衛本或
作弔于衛侯衍字也 余狐裘而羔袖 石本余下旁注猶字此後人所加袖本又
作褏 唁衛侯 唁徐作䀹 仰之如日月 釋文仰作卬云本亦作仰 與之如
雷霆 霆本又作霆 匱神乏祀 本或作之祀誤也 遒人以木鐸徇
於路 監本毛本於作于 以從其淫 從本又作縱 王室之不壞 服本
作懷 無忝乃舊 監本毛本誤作乃舅
傳十五年邾人伐我北鄙 各本皆作南鄙 鄭人奪堵狗
之妻 釋文作堵苟云本或作狗
經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監本毛本湨並作溴釋文今石經並
與此同傳及十八年廿二年兩傳皆仿此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釋文監本毛本
並作郕今石經與此同傳仿此 傳孟孺子速徼之 孺本又作孺速本亦作邀

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釋文憾作感云本又作憾
傳十七年監本毛本誤作十一年爾父爲厲詩箋爾父作其父聊叔
紇釋文聊作鄹以杙抉其傷而死傷一本作瘍國人逐瘈狗
瘈狗入於華臣氏漢書瘈作猘說文作狾犬入華臣氏之門妨於農收
監本毛本誤作農功澤門之皙澤門本或作皋門者誤監本毛本皆誤作晳以辟
燥濕寒暑監本毛本濕作溼晏嬰麤縗斬釋文麤作麄云本又作麤縗作
衰云本又作縗
傳十八年首墜於前各本墜皆作隊而禱曰齊環石本齊下旁注
侯字後人妄加也有班馬之聲爾雅注作般馬之聲乃弛弓而自
後縛之弛本又作施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萩本又作秋左驂迫
還于門中監本毛本門上並有東字今石經無東侵及濰濰本又作維伐揚
豚尹宜監本毛本揚作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蔿子馮釋文蔿作遠云本又作蔿
楚師多凍各本皆作凍
傳十九年不可舍各本皆作舍此補字之誤其天下輯睦輯本又作
集作林鍾周禮注作鍾亡之道也石本之下旁注之字後人所加諸子
仲子戎子釋文作中子云亦作仲二子孔亦相親也監本毛本皆作
士子孔今石經與此同司徒孔石本孔上旁注子字亦後人所加穆叔歸曰
監本毛本並脫歸字
傳廿年先君與於踐土之盟石本先君上旁注若不字後人所加若
不能猶有鬼神石本能下旁注掩字亦後人所加不來食矣監本矣誤
作也
傳廿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漢書作朱其漢書注作期漆本或作涼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說文引盛夏重繭四字叔羆釋文作罷監本誤作熊叔向弗應一本作不應
美而不使石本使下旁注覲寡二字後人所加不仁人間之石本不上旁注
而字亦後人所加欒盈奔楚過於周監本毛本無奔楚二字今石經及疏述經
並有之石本奔上旁注出字亦後人所加周西鄙掠之石本鄙下旁注人字亦後人所
加尤而效之釋文效作傚云或作效識其枚數枚本亦作板
傳廿二年而何敢差池徐本作沱與執燔焉燔本又作膰洩
命重刑釋文洩作泄鄭游販如晉監本毛本誤作鄭游阪將歸晉
經廿有三年邾畀我來奔釋文監本毛本畀作畀今石經與此同傳
板隊而殺人今石經板隊作版隊毛本作板隊監本與此同子無解矣監本
毛本解作懈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縗本又作衰
踰隱而待之毛本踰作踰申鮮虞之傳摯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
啓牢成御襄罷師牢成一本作罕成張武軍於熒庭釋文庭作廷
云本亦作庭獲晏氂毛本誤作氂新樽絜之樽本亦作尊漢書注作鐏非
鼠何如監本毛本並誤作如何今石經與此同
傳廿四年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
二字詩云樂旨君子監本毛本旨作只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各本皆作生乎此補字之誤寡君是以請罪焉釋文作是以請請罪焉云徐上

請字音情輔躁說文作趮部婁無松柏部說文作附婁本或作樓

傳廿五年孟公綽曰綽徐本作卓男女辨姓釋文辨作辯廿八年

傳同妻不可娶也釋文娶作取據于蒺棃監本毛本棃作藜嫠也

何害嫠本又作釐欲弒公以說于晉釋文弒作殺姜氏入于

室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氏字各本亦無之陪臣干掫有淫者掫服本作

諏今傳本或作諏反墜各本作隊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監本

毛本皆無有如上帝四字釋文同云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篤

而行出弇石本弇下增注中字後人所加各本亦有之四翣周禮注作四翜子

彊監本毛本作疆今石經與此同下仿此登山以望毛本望作朢庸以元女

大姬配胡公釋文配作妃云本亦作配以備三恪說文恪作愙至于莊

宣監本毛本于作於今石經與此同以馮陵我敝邑監本毛本馮作憑釋文與

此同且昔天子之地一圻監本毛本昔誤作夫量入脩賦釋文脩作

修徒兵毛本作徒卒曰烏呼各本皆作烏乎

傳廿六年專祿以周還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還作旋各本同逆於

門者說文逆作迎頷之而已頷本又作頜說文作顉不能負羈紲

釋文紲作緤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釋文路作輅云本亦作路穿封戌囚

皇頡監本毛本戌作戍下並同秦不其然監本毛本作秦其不然宋向戌

監本毛本作戍後並同使女齊以先歸漢書作汝齊國子賦轡之

柔矣毛本子誤作之子展賦將仲子兮本亦無兮字弃諸堤釋文

堤作隄寺人惠牆伊戾釋文牆作廧云本或作牆按石本原作廧磨改作牆也

縱有其其外其本亦作供下同大子將為亂毛本自此句以下大子皆

作太子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毛本大亦作太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也毛本子誤作予君與大夫不善是也監本毛本

大夫誤作夫人今石經與此同晉楚遇於靡角之谷監本毛本並作晉遇楚於

楚晨壓晉軍而陳釋文壓作厭云本又作壓今又有甚於此石本

此下旁注者字後人所加也椒舉娶於申娶本又作取庶幾赦子監本

毛本作余涉于樂氏監本毛本于作於

經廿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監本毛本誤作乙卯疏述經及

今石經並與此同父子死餘矣夏免余復攻甯氏各本皆餘作余

余作餘石刻此文誤倒納我者死釋文納作內云本又作納不鄉衛國而

坐鄉本亦作嚮宋向戌如陳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宋字各本亦有之子

木使騶謁諸王監本毛本騶作驛釋文與此同陳孔奐毛本誤作渙其

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釋文愧作媿公孫段賦桑扈

說文段作碫以誣道蔽諸侯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東郭姜以孤

入監本毛本姜誤作彊曰棠无咎无本亦作無監本毛本同必能養㠯毛本

必誤作以

傳廿八年玄枵虛中也說文無中字枵秏名也監本毛本秏作

耗今石經與此同下仿此蔡侯其不免乎漢書侯作君乎作虖君使子展

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漢書廷作往於作于傲作敖釋文於亦作于下倣傲

傲漢書亦作敖乃其心也漢書乃作迺君小國事大國古本及王肅注

皆無小字漢書及釋文並與此同將得死乎漢書乎亦作虖若不免漢若上有君字如是者恒有子禍漢書恒作必禍作慨令吾子來各本令皆作今此補字之誤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監本毛本馹作驛釋文與此同跋涉山川儀禮注跋作軷草舍不爲壇各本皆無草字按石本原無草字磨改如此服虔本壇作墠王肅作壇與此同使析歸父告宴平仲按宴當作晏此補字之誤乃使歸慶嗣問之慶嗣本或作慶嗣誤幸而獲在吳越毛本在誤作其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人作之羣臣爲君故石本故下旁注也字監本毛本亦作爲君故也人必庠各本皆作痒此文疑誤本或作萃穆子弗說監本毛本弗作不釋文與此同子服惠伯謂孫叔曰各本皆作叔孫石本此文誤倒故俎在魯故俎本或作公俎者非武王有亂十人監本毛本亂下並有臣字伯有廷勞於黃崖本又作迋鄭人弗討監本毛本弗作不以徵過也徵本或作懲誤經廿有九年閽弑吳子餘祭釋文弑作殺傳季武子取卞釋文作弁云本又作卞璽書追而予之監本毛本予作與今石經與此同公曰欲之而言石本言下旁注叛字各本亦有之祇見疏也祇本又作多晉宋杜本皆作多服虔與此同不皇啓處監本毛本皇作遑今石經與此同以蕃王室也釋文蕃作藩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各本高子容上俱有齊字按石本此文是後人磨改漢書亦作齊高子容侈將以其力斃漢書作敝下斃之同專將及矣本或作後將及矣者非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各本皆作展玉父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

耦釋文召作邵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召本或作邵其周之舊乎史記作東舊險而易行史記險作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史記作遺風乎何其憂之遠也石本憂下旁注思字疏述經亦有之監本毛本脫其字曲而不屈邇而不偪史記屈作詘邇作近美哉猶有憾釋文作感云本亦作憾見舞韶濩者韶本又作招史記濩作護非禹其誰能脩之史記作及之見舞韶箾者史記韶作招如天之無不幬也史記幬作燾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董遇作偃禪諶曰漢書作卑湛釋文諶亦作湛云本亦作諶不然亾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亾上增將字各本亦作將亡矣

經卅年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石本故下有也字此後人補刻傳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釋文作問王子圍之爲政云一本無爲字服虔王肅本同按石本此文亦經後人磨改二月癸未監本毛本誤作三月今石經與此同吏走問諸朝釋文吏作使云服虔王肅本作吏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監本毛本六千作二千單公子愆旗爲靈王御士各本愆旗作愆期烏呼必有此夫監本毛本烏呼作烏乎釋文作嗚呼云本又作烏乎不殺必爲害監本毛本無爲字今石經有成愆奔平時時本又作時或叫于宋大廟說文作或詌于宋大廟譆譆出出說文譆譆作誒誒周禮注出出作詘詘鄭子產如鄭涖盟監本毛本涖誤作蒞大夫敖本亦作傲服本作放就直助彊監本彊誤作彊下彊並放

此四帶追之各本皆作駟帶此刻誤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釋文無盟字云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爲一句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漢書薳掩作蒍奄監本毛本薳作蒍今石經與此同大夫之忠儉者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大夫作大人釋文同云本或作大夫者非

傳卅一年人生幾何漢書人作民釋文同云本或作民生無幾何今石經亦作民誰能無偷漢書無作毋將安用樹漢書安作焉消竈消徐本作省大誓云大本亦作泰納諸其懷從而取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從而作而從各本同年鈞擇賢義鈞則卜監本毛本鈞並作均今石經與此同非適嗣監本毛本適作嫡今石經與此同比及葬一本無及字三易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衰釋文作纕云本又作縗亦作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館字从食旁或作舍非爲其閈閎爾疋注作閈閎寡君使匄請命釋文匄作丐云本又作匄今傳本皆作此字或作丐字無觀臺榭本亦作謝則恐燥濕之不時毛本濕作溼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釋文圬作杇云本作圬今銅鞮之宮數里監本毛本鞮誤作鞮釋文與此同而天癘不戒監本毛本癘作厲今石經與此同辭之繹矣繹本又作懌及展輿本又作與弑之乃立釋文作殺之乃立云本或作乃自立者誤印段廷勞于棐林棐本又作斐夫人夕退而游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夕上增朝字各本亦作夫人朝夕其傷實多釋文無實字云一本作其傷實多僑將厭焉厭本又作壓如其面焉玉篇作猶若面焉令尹似君矣俗本作以君將有他志漢書他作它不能終也漢書不作弗令聞長

世閒本亦作問威儀棣棣本又作逮逮

昭公經元年莒展輿出奔吳釋文無輿字云一本作莒展輿楚公子比出奔晉監本毛本並脫楚字今石經與此同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監本毛本大作太州作氐今石經與此同圍布几筵几本又作机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釋文壅作雍云本又作壅是蕉是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蕉作穮各本同說文蔉作蓘子其無憂乎漢書作虖吾代二子愍矣漢書愍作閔雖憂何害漢書作不害子與子家持之持本或作特誤大誓曰漢書大作泰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書作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疆場之邑監本毛本場作埸商有姺邳玉篇作姺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釋文麕作麏吾與子弁冕端委釋文無冕字云本亦作弁冕端委子盍亦遠績禹功釋文無功字云本或作亦遠績禹功神怒民叛漢書作畔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櫜本或作櫜衷毛本南誤作男及衝說文作衝谷於大叔毛本大作太下大叔大宰並仿此趙孟曰亡乎漢書作虖弗能斃也漢書斃作敝趙孟曰天乎監本毛本誤作夭乎今石經與此同漢書亦作天虖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漢書無之字熟作孰翫歲而愒日翫又作玩漢書同說文引與此同一引作忨歲而歜日所遇又阨本又作隘爲伍陳以相離監本毛本伍作五公子召去疾於齊監本毛本於作于無競惟人監本毛本惟作維方震大叔震本又作賑則水旱癘疫之災周禮注作之不時主不能禦釋文作御云本亦作禦濫而弑之釋文弑作殺底祿以德

監本毛本底誤作底彊禦已甚監本毛本彊並作疆下同蘧啓彊爲大宰
監本毛本彊作疆大作太釋文與此同
傳二年子尾見彊石本彊上旁注子字此後人所加其罪三也石本
原如此後人磨改其作而
傳三年而數於守適本或作嫡下同少齊有寵而死監本毛本
齊作羡今石經與此同早世隕命釋文隕作殞徼福於大公丁公
說文作玎公以備嬪嬙說文嬙作廧云本又作嬙在縗經之中釋文縗作
衰云本亦作縗豈唯寡君監本毛本唯作惟今石經與此同而三老凍餒
各本涷皆作凍幸而得免石本原如此磨改作得死各本同授之以策釋文
作筴伯石之汏也各本汏皆作汰二子曰石本二下旁注宣字後人所加余
髮如此種種徐本作蕫蕫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石本短上增刻
雖字後人所加也
傳四年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漢書作湫舉何鄉而不濟
鄉本又作嚮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春無淒風監本毛本淒作
淒今石經與此同周武有孟津之誓釋文孟作盟禮吾所未見
者有六焉監本毛本並脫所字今石經與此同皆所以示諸侯汏也
監本毛本汏作汰下並同慶封唯逆命監本毛本唯作惟播於諸侯播字
或作憣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後漢書注作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
君子作法於涼監本毛本誤作凉偪而無法各本皆作無禮葴尹
宜咎城鍾離監本葴作咸毛本作箴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深目而猳喙
釋文猳作豭叔孫爲孟鍾監本毛本作鐘杜洩見釋文洩作泄告之
飢渴監本毛本飢作饑使寘饋于个而退寘本或作真乙卯卒
監本毛本誤作己卯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監本毛本下於字作于
傳五年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毛本於作于殺適立庶適本
又作嫡是將行石本行下旁注乎字此後人所加卒以餒死毛本卒誤作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監本毛本申誤作伸晉侯謂女叔齊
曰毛本晉誤作齊楚王汏侈已甚監本毛本汏作汰下同吾亦得志
矣毛本亦誤作以蘧啓彊曰監本毛本彊作疆六年傳同設机而不倚
監本机誤作機籍談廣韻籍作藉輔躒釋文躒作櫟云本又作躒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釋文于作於吳子使其弟蹶由
犒師漢書作厥由若早脩完監本毛本脩作修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蘧射
帥繁陽之師各本陽作揚雖易有備各本雖皆作難此補字之誤
傳六年涖之以彊釋文涖作莅而徼幸以成之徼本又作邀
藏爭辟焉漢書藏作臧火如象之漢書如作而宋寺人柳有
寵寺人本又作侍人公使左之各本皆作代之此補字之誤禁芻牧采
樵不入田監本毛本采作採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不采蓺毛本作蓺不强
匄本或作丐楚辟我衷釋文辟作僻下同徐儀楚聘于楚說文儀作
鄭使蘧洩伐徐釋文洩作泄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毛本於作
于士匄相士鞅逆諸河匄本或作丐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
作丐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

本誤也臧王正爲是

傳七年普天之下釋文普作溥云今左氏傳本或作普之僕臣臺玉篇作臺奉承以來毛本奉承誤作承奉日我先君共王薰遇注無日字何

蜀之敢望毛本敢誤作告今夢黃熊入于寢門禮記注熊作能釋文同云亦作能昔堯殛鯀于羽山殛本又作極其子弗克負荷本亦作何若屬有疆場之言毛本埸作場子產立公孫洩釋文作泄則魂魄彊監本作强䳭鴒在原釋文䳭作鶺云本又作鵰鴒本又作令病不能相禮釋文無相字云本或作病不能相禮佐戴武宣各本左作佐此稀字之誤單獻公弃親用羈監本作羇或燕燕居息或憔悴

事國石本燕燕下憔悴下並旁注以字後人所加也史朝亦夢康叔謂己漢書作史鼂孟縶之足不良能行監本毛本並作弱行今石經與此同嗣

吉何建本或作可建

傳八年莫保其性漢書保作信今石經同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本又作褫俾躬處休釋文俾作卑云本又作俾哀公有癈疾監本毛本癈作廢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孺子長矣孺本亦作孺亦授甲將助之毛本授誤作受又數人告於道毛本於作于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今石經監本毛本楚下並有國字疏述經與此同虞之世數未也毛本數誤作文

傳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漢書詹作儋豈如弁髦釋文弁作卞云本又作弁以禦螭魅本又作魑而暴蔑宗周監本毛本蔑並作滅

今石經與此同妃以五成漢書作五陳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本又作櫟

傳十年吾是以議之各本皆作譏之此補字之誤先代諸一本無代字欒施高彊來奔監本彊作彊毛本作强薀利生孽監本毛本蘊作蘊說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孽釋文作孽曾無義石本義下旁注宗字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監本毛本脫滕人二字今石經與此同孤斬焉在衰絰之中衰本又作縗大夫將若之何毛本若誤作知初元公惡寺人柳寺人又作侍人

經十有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服本無祲字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國弱賈逵作國酌服本與此同佗釋文作他傳

三月丙申監本毛本誤作五月不可再也毛本誤作詐也非祚之也釋文祚作胙云本又作祚夢以其帷幕孟氏之朝釋文無其字云一本作夢以其帷其僖子使助薳氏之簉薳本又作蔿簉本又作造宿於薳氏監本毛本於作于單子其將死乎漢書作其死序無將字不道不共漢書作恭叔向曰漢書向作嚮君無慼容漢書無作亡單成公卒按卒當作卒此補字之誤羈不在內監本毛本羈作羇今石經與此同

傳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堋說文作崩吾軍帥彊禦毛本帥誤作師釋文彊作强日旰君勤說文作君勞外彊內溫監本毛本彊並作强

今石經與此同楚子狩于州來釋文狩作守云本亦作狩司馬督經文
云本亦作督王皮冠秦復陶一本作楚子皮冠執鞭以出鞭或革旁
作吏者非也與呂級本又作汲書疏及今石經並作伋篳路藍縷史記路作
露監本毛本監作鑑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以爲鍼秘毛本誤作秘今與王
言如響本又作嚮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索本又作素
傳十三年飢者食之各本飢作饑資人無歸毛本誤作南歸蔡
公使須務牟與史狗先入狗本或作猗王泌夏說文泌作訟
觀從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千曰石本干下旁注曰字後人所加也臣之先佐
問卜各本作開卜子毋勤毛本毋誤作母投龜訽天而呼曰本訽
又作詬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齊本又作齋棄禮違命毛本違作遺
韜爲羇終甘毛本羇作羈苛慝不作苛本或作何賓須無書饑
作賓須亡盟以底信監本毛本底誤作底末之或失也毛本之誤作卯懷
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蒲本又作匍伏本又作匐子服湫從湫又作
子服椒樂旨君子監本毛本旨作只今石經與此同令尹子旗請伐
吳旗監本毛本作期
傳十四年偽廢疾監本毛本廢作癈簡上國之兵於宗丘
各本皆作宗丘此刻誤收介特石本原刻如此後人磨改个作介各本同欲立著
丘公之弟庚輿毛本輿作與釋文同云本亦作輿與養氏比而求
無厭厭本又作饜乃施邢侯毛本邢誤作刑三數叔魚之惡不
爲末減曰義也夫服虔云減爲成下屬爲句家語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

義
經十有五年吳子夷末卒史記漢書並作夷昧傳其在滋
率乎釋文滋作蓛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史記作費無忌
漢書作費亡極以鼓子戴鞮歸戴本又作鳶晉荀躒如周釋文
躒云本又作櫟以文伯宴下並同漢書作燕樽以魯壺樽本或作尊又作罇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書作填漢書撫戎狄之與鄰漢書狄作
翟而忘諸乎漢書作其漢書而其反無分乎作亡漢書無闕鞏之
甲說文作鞏以爲大政漢書作正以告叔向漢書作以語叔嚮宴
樂以早漢書作熙樂已早將焉用之漢書焉作安
傳十六年無有不共恪釋文共作恭何饜之有釋文今石經饜
並作厭既成買矣買本或作價子齹賦野有蔓草說文齹作
䶥子善哉釋文作譪
傳十七年太史曰監本毛本太作大君不與辟移時後漢書作
天子避位移時鵾鳩氏鵾本又作雎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各本
皆不疊官字家語注與此同乃警戒備毛本警誤作驚糾伃子文宮監本
毛本宮誤作公申須曰漢書須作繻往年吾見之漢書無之字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服虔注本作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重火則句絕
論云貞氏舊文無重火字在宋衛陳鄭乎石本在上旁注六物之占四字此後人所
加陳大皞之虛也漢書大皞作太昊星孛及漢監本毛本誤作天漢
傳十八年壬午大甚本或作火甚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之監本毛本庭作廷將有大祥本或作火祥非也鄅人藉稻說文藉作
籍過期三日各本作二日此補字之誤乃毀於而向監本毛本並作鄉釋
文同云本亦作向小國忘守則危禮記注作必危荐為敝邑不利
毛本荐作薦釋文與此同
傳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持如字本或作怙恃之恃非也鄟陽封
人之女奔之監本毛本鄟作鄅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而楚辟陋釋文辟作
僻莒子奔紀鄣監本毛本鄣誤作障巳為嫠婦釋文嫠作釐云依字作嫠
城上之人亦譟釋文無城字云一本作城上之人亦譟駟氏聳說文聳作
愯懼隧宗主監本毛本隧作隊罷勞死轉罷本或作疲石本原如此後人
磨改罷勞作勞罷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
怒於室而色於市
經廿年蔡侯廬卒監本毛本廬作盧釋文同云本又作廬傳汏侈
無禮已甚監本毛本汏作汰釋文與此同棠君尚謂其弟員君或作尹
昭臨敝邑今石經昭作照草莽之中毛本草作艸終夕與於燎各本
一本作終多與於燎郳甲監本毛本並作申今石經與此同余不忍其詢各本
皆作詢此補字之誤釋文云詢本或作詬公說告宴子按當作晏子此亦補字之誤
陳信不愧釋文作媿云本又作愧撞鐘舞女監本毛本鐘作鍾斬刈
民力釋文刈作艾云本又作刈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說文作澤之目籞一
巳責本或作債以亨魚肉監本毛本亨並作烹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石本亨下後
人增刻一非是以洩其過釋洩作泄周疏釋文作周流云傳本皆作流然此五
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窾注訓周為密則與疏相對宜為疏耳若琴瑟
之專壹董遇注專作摶禮記注後漢書壹並作一古若無死監本毛本若並作者
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爽鳩氏之樂一本作樂之取人於萑苻
之澤文選注萑苻作雚蒲盡殺之釋文無殺字云本或作盡殺之殺衍字毋從
詭隨釋文毋作無云本又作毋
傳廿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漢書作無射鍾泠洲鳩曰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洲作州監本亦作洲泠字或作伶或作泠字非也而鍾音之器也監本
毛本鍾作鐘大者不摦漢書作摦下同窕則不咸漢書作不感石本咸字之
左後人增刻忄字誤心是以憾憾實生疾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憾作感各本
作感今鍾摦矣今石經鍾作鐘王心弗堪漢書作戡蔡其亡乎漢書
作虖張匄尤之匄本作亦丐豐愆本或作衍宋城舊鄘本或作墉公
子苦雒毛本誤作維說文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揚徽者公徒也說文徽作
徽公自揚門見之監本毛本揚作今石經與此同揚莊堇為右莊堇
本或作莊堇父扶伏而擊之扶伏本或作匍匐
經廿有二年冬十月乙酉王子猛卒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
乙酉二字各本亦無之傳氏平出奔楚各本皆作士平此補字之誤王
子朝漢書作鼂王與賓孟說之漢書作賓猛樊頃子曰頃本或作
須字奔于平畤釋文無于字云一本作于平畤下同本或作平壽誤次于皇水經
注皇作黃前城人敗陸渾于社社本或作杜下皆同十有一月乙
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有字各本亦無之毀其西南石本此下注子朝奔郊四

字後人所加也
傳廿三年魯將御我釋文御作禦叔孫旦而立期焉期本
又作朞苟鑄劒必弒諸人各本弒皆作試光師右各本師皆作帥此補
字之誤楚大子建之母在郹監本毛本作郥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下仿此
若敖蚡冒釋文蚡作蚠
經廿有四年毛本脫有字杞柏郁釐卒釋文釐作斄云本又作釐
傳余有亂十八監本毛本亂下有臣字石本臣字旁注今石經與此同晉侯
使士景伯涖問周故釋文涖作莅嫠不恤其緯釋文嫠作釐云
本又作嫠今王室實蠢蠢焉說文作日惷惷焉缾之罄矣釋文缾作
缾云本又作瓶王子朝用成周之寶沈于河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沈
作珪各本同釋文云本或作沈于河漢書作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王定而獻
之本或作之王定之
經廿有五年有鸜鵒來巢鸜本又作鴝公孫于齊孫本又作
遜傳昭子賦車轄本又作舝明日宴漢書作燕今茲君與
叔孫其皆死乎毛本今誤作令昏媾姻亞本亦作婭故人之能
自曲直以赴禮者赴本或作從吾聞文成之世監本毛本文成作文
武史記漢書文選注今石經並與此同徵褰與襦本又作褸遠哉遙遙漢書
作搖搖裯父喪勞監本毛本裯誤作稠今石經與此同宋父以驕監本父誤
作公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毛本作生申季公亥
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夜本或作射又

訴於公甫釋文訴作愬云本又作訴季氏介其雞介本作芥使侍人
僚柤告公侍人本亦作寺人公執戈以懼之監本毛本執誤作使言
若洩釋文洩作泄眾怒不可蓄也釋文蓄作畜云本亦作蓄下並同蓄而
弗治將薀本亦作蘊陷西北隅以入隅本或作堣勠力壹心
監本毛本勠作戮釋文與此同昭子齊於寢齊本又作齋宋元公將爲
公故如晉監本作宋公元公衍文旦召六卿監本毛本旦作且今石經與此
同獲保首領以沒釋文監本毛本沒作歿唯是楄柎所以藉
幹者說文作楄部薦榦私降昵宴說文作暱燕弗敢失墜監本毛本
作隊
傳廿六年申豐從女賈史記作汝賈縳一如瑱毛本縳誤作縛
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監本毛本於作于今石經
與此同不知天之棄魯邪監本毛本作耶今石經與此同抑魯君有
罪於鬼神毛本於作于下侍於曲棘仿此請息肩於齊監本毛本於亦作于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監本於作于齊子淵捷從
洩聲子釋文洩作泄繇朐汰輈朐本又作軥曰晳鬒鬚眉甚
口釋文鬚作須云本又作鬚必子彊也毛本彊作彊鑿而乘於他車
以歸說文鑿作鑿無於字使女寬守闕塞女本亦作汝漢書同闕釋文監本並
作闕今石經與此同大子壬弱監本毛本大作太晉師使成公般戍
周而還監本毛本並脫使字今石經有昔武王克殷服虔王肅作文武克殷
以蕃屏周釋文蕃作藩云亦作蕃生積禍心監本毛本積作稹秦人

降妖本又作訞侵欲無厭釋文作猒云本又作厭規求無度服王孫規
並作玩貫瀆鬼神說文貫作摜茲不穀震盪播越說文又作蕩
未有攸底監本毛本底作底天道不諂本又作謟監本毛本誤作諂後
世若少惰本亦作憜工賈不變工賈本亦作商賈
傳廿七年工尹麇服本及監本毛本並作王尹釋文與此同與吳師遇
於窮石本窮下旁注谷字後人所加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本又作
窟鈹交於匈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胷各本作胷無極譖郤宛焉
毛本極誤作及或取一秉秆說文作或投一秉稈晉陳之族呼於國
曰釋文於作于烏呼爲無望也各本烏皆作嗚彊場日駭監本毛本
場作埸
傳廿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鄔作鄥各本
作鄔下鄔大夫仿此邑之多辟釋文作僻云本又作辟無後而天毛本作而
天生伯封漢書作伯叔封貪惏無饜本又作厭忿類無期類本又作
類服本同共子之廢共本亦作恭是豺狼之聲也豺本又作犲僚
安爲楊氏大夫監本毛本楊誤作陽今石經與此同施于孫子毛本于作
於夫今子少不颺石本子下旁注負字後人所加今女有力於王
室監本毛本力作功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毛本於作于比置三
歎監本毛本置作至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廿九年齊卑君矣毛本誤作齊君卑矣乃以帷裹之監本毛本
帷作幃釋文今石經與此同請相與偕告毛本偕作皆在乾本亦作乾其

大有䷍毛本誤作[illegible]其夬䷪毛本誤作[illegible]其坤䷁釋文作巛云本
又作坤
傳卅年且徵過也徵本或作懲若好吾邊疆釋文作吾好云一本
作若好吾監本毛本吾誤作吾又彊其讐以重怒之監本毛本彊作疆
徐子章禹斷其髮今石經禹作羽若爲三師以肄焉肄本又作
肆
傳卅一年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監本毛本于作於釋文與
此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羸本又作裸
傳卅二年俾我兄弟俾本又作卑蝥賊遠屏毛本賊誤作賤衛
彪傒曰毛本衛誤作魏仞溝洫仞本又作刃書餱糧釋文餱作糇云本又
作餱魯君世從其失從本亦作縱主所知也毛本主誤作王・
定公經元年隕霜殺菽釋文作叔云本或作菽按石本原作叔唐改加卄
傳非義也讀書義作誼下同魏子其不免乎漢書作虖山川
鬼神儀禮注作山川神祇凡從君出監本毛本作公出榮駕鵞曰監本
毛本鵞作駕漢書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二年奪之杖以敲之敲或作茅或作潮
經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各本皆作拔此補字之誤臨
廷閽以缾水沃廷缾本又作瓶莊公卞急而好絜監本毛本
作潔今石經與此同
經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釋文作公孫生云又作姓傳言

於范宣子曰毛本於作于嘖有煩言監本嘖誤作頓以蕃屏周
監本毛本蕃作藩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釋文路作輅云
本亦作路下皆同備物典策釋文作筴云本又作冊亦作策或作筞殷民七
族廣韻氏作人饑氏廣韻作飢氏及圃田之北竟釋文圃作甫云本亦
作圃宋王臣王本或作壬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
楚監本毛本大作太直轅冥阨本或作寘監鄖公之弟懷將弒
王釋文弒作殺鑪金初宦於子期氏鑪本又作鑪各本同監本毛本宦誤
作官越在草莽舊作茅今本多作莽下同疆場之患也監本毛本場作埸釋
文與此同
傳五年矜無資石本資下旁增也字後人所加各本皆無之囚闉與罷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與作輿釋文同云又作與監本毛本亦作輿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石本楚下旁注楚字此後人所加子西問高厚焉石本厚下旁增
大小二字後人所加報觀虎之敗也監本毛本作役也今石經與此同
傳六年使彌子瑕追之大戴禮作迷子瑕定之鑿鑑釋文鑿作
鑿云又作鑿將以爲之贄釋文無之字獲潘子臣小惟子惟本
又作帷天王處于姑蕕又作猶
經七年冬十月毛本脫此三字
經八年陳侯柳卒柳本或作抑傳子姑使溷伐子各本
伐皆作代此誤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鄟本亦作傳及捥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作腕誤桓子乍謂林楚石本原如此後人于乍旁增刻门字各本亦作

咋陽貨說甲如公宮說本又作稅
傳九年余何故舍鐘釋文作鍾書曰得得器用也各本皆不
重得字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釋文傾作頃云本又作傾仲尼曰毛本
誤作仲氏曰如驂之靳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皙幘而衣貍製說文
幘作[illegible]
經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說文讙作鄻傳吾子
何不聞焉毛本吾誤作君用秕稗也秕又作粃齊人來歸鄆讙
龜陰之田漢書來作郲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本或作揚之水卒章侯犯將以郈易
於齊監本毛本於作于今石經與此同駟赤謂侯犯曰各本皆作駟赤此補
字之誤侯犯謂駟赤曰監本毛本俱無侯字今石經有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漢書作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予之
傳十二年子僞不知今石經僞作爲釋文同云一本作僞
經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監本毛本脫秋字
傳實郹氏監本毛本郹作鄍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經十有四年而告於知氏曰石本知氏下旁注范氏二字後人所加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說文作脤禮注作蜃傳夫差使人
立於庭釋文作廷云本又作庭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皆無也字析
成鮒小王桃甲桃本又作姚從我而朝少君本亦作小君
經十有五年日下昃監本毛本作昗傳其先亡乎漢書作虖

哀公傳元年去疾莫如盡作去疾本又作去惡復禹之績一本
作迹日可俟也釋文俟作竢云本又作俟在國天有菑癘本或作天無菑
癘親巡孤寡監本毛本巡下俱有其字今石經與此同宿有妃嬙嬪御
焉各本嬙作嫱釋文同云本又作廧或作牆夫先自敗也已本或作夫差先自敗
者非冬十月監本毛本誤作十一月
經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服本罕達
下無帥師二字卜戰龜焦說文作𪓑欲擅晉國而滅其君滅或作戕
上大夫受縣說文作受郡無入於兆監本毛本於作于今石經與此同
郵無恤御簡子漢書作郵亾恤斃于車中斃本亦作弊大子復
伐之毛本大作太傳傁曰傁又作叟吾伏弢嘔血嘔本又作冬
蔡還于州來監本毛本脫冬字
傳三年巾車脂轄本又作鎋百官百備各本皆作官備此補字之誤
道還公宮還本又作環劉氏范氏世爲昏姻各本昏皆作婚
經四年盜弒蔡侯申各本弒皆作殺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霍姓本又作生傳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監本毛本誤作
盱爲一昔之期監本昔誤作備
傳五年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服本無大字則有疾疢
服作疢疹寘羣公子於萊羣或作諸師乎師乎何黨之乎石本之下
增注乎字各本亦皆作何黨之乎燮大夫也監本毛本脫也字民之攸塈
監本毛本塈作暨今石經與此同

傳六年作而悔後亦無及也各本皆作作而後悔亦無及也五辭
而後許辭本又作辤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監本毛本大作太釋文與
此同下仿此楚昭王知大道矣大道本或作天道非嘗獻馬於季
孫監本毛本於作于下受命于鮑子同闞止知之國策史記作監止夫孺子
何罪釋文孺作孺
經七年公會吳于鄫釋文作繒云一本作鄫傳不與必疾
於我各本疾上皆有棄字此補字誤脫大宰嚭召季康子監本毛本大作
太下同贏以爲飾贏本又作羸曾擊柝聞於邾柝字又作欜
傳八年曹人詬之不行詬本又作詢執曹伯陽及司城
彊以歸監本毛本並無陽字今石經與此同王問於子洩釋文作泄云又作洩
何故使吾水滋吾說文作我廣韻作君滋本又作茲說文廣韻並作茲獲叔
子與析朱鉏毛本作組誤舍於庚宗監本毛本於作于今石經與此同
析骸而爨骸本又作骨因諸樓臺栫之以棘釋文栫作荐云本又
作栫
傳九年齊侯使孟公綽辭于吳綽本又作卓之需三三
毛本誤作三三
傳十一年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石本宜下旁注哉字後人所加是
謂我不成丈夫也丈夫本或作大夫非禮記注作是謂我非夫公叔務
人監本叔務誤作孫務毛本誤作務務我不欲戰而能默本亦作嘿公爲
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釋文僮作童云本亦作僮殿脯焉殿字亦作

餟展如將右軍監本毛本展誤作辰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含本又作琀䰂之以𩞁纓釋文無之字云一本作䰂之以元纓纓本亦作㯡初
晉悼公子憖亡在衛憖一作憗
傳十二年昭公娶于吳釋文娶作取云本亦作娶若可尋也儀禮
注尋作㝷予盍見大宰嚭監本毛本並無嚭字今石經有之彌作頭巳
玉暢呂戈鍚玉暢一本作士暢
經十有三年許男成卒成本或作城傳麤則有之麤本
又作麁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丈夫本或作大夫誤
傳十四年侍人禦之釋文禦作御云本亦作禦子我歸帥徒屬
攻闈與大門監本毛本並脫帥字公使夫人驟請饗焉監本毛本
饗作享逢澤有介麇焉各本麇皆作麏釋文同云又作麇乃舍之各本
皆作舍之此補字之誤孔丘三日齊本又作齋
傳十五年荐伐吳國毛本荐作薦事死如事生石本原如此後
人磨改作事死如生監本毛本並有事字今石經無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
心石本而下旁注子字後人所加迫孔悝於廁孔悝本又作叔悝
傳十六年遣竄于晉以王室之故各本晉下復有晉字石本亦旁
注晉字後人所加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漢書余作予煢煢余在
疚說文作嬛嬛在疚君其不沒於魯乎漢書沒作歿稱一人漢書
作稱予一人許公為反祏釋文反作返云本亦作反期之子平見之
石本期上旁注子字各本亦作子期之子平市南有熊宜僚者本或作熊相宜

僚石本熊下亦注相字疑後人所加也後漢書注有相字不洩人言以求媚者
去之釋文洩作泄弒王不祥各本弒皆作殺日日以幾監本日日誤作
日月幾本或作冀而又掩面以絕民望毛本又誤作父使與國人
以攻白公釋文與作輿云一本作與不言將亨各本亨作烹石本亨下增刻一字
後人所加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下兩亨字仿此此事也克則為卿監本毛本
並無也字今石經有沈諸梁兼二事監本毛本皆無沈字
傳十七年吳子禦之笠澤釋文禦作御下同率賤率本又作帥下
同是以克州蔘本又作鄝天命不謟本又作諂令尹有憾於
陳憾本又作感沈尹朱曰吉毛本吉誤作言公閉門而請監本毛本
閉並作闔今石經與此同宋皇瑗之子麇監本子作于毛本並誤而奪
其兄酁般邑以與之監本毛本酁誤作鄭釋文與此同後仿此皇瑗奔
晉監本毛本瑗誤作緩
傳十八年昆命于元龜釋文無元字云本或依尚書作昆命于元龜
傳廿年親暱之極也釋文暱作昵先主與吳王有質監本
毛本先主誤作先王唯恐君志之不從監本毛本作君之志不從
傳廿三年其可以稱旌繁乎說文繁作緐高無平帥師
御之各本皆作高無丕此補字之誤君命瑤非敢耀武也石本瑤下旁注
瑤字後人所加監本毛本耀作燿
傳廿四年寡君命瘳將進石本瘳下旁注甲字後人所加是躗言
也說文躗作衛此禮也則有石本有下旁注之字後人所加各本無

傳廿五年臣有疾廣韻作臣有足疾君將𣪊之說文作𣪊之玉篇作設焉初衛人翦夏丁氏監本毛本翦皆作剪少畜於公宮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宮字各本亦無之以鉤越鉤本或作拘

傳廿六年叔孫舒帥師會皐如舌庸宋樂茷納衛侯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舌作后監本毛本亦作后庸國語今石經並與此同廿七年傳倣此師侵外州監本毛本師上並衍衛字掘褚師定子之墓掘本或作搰玉篇同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興或作與非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毛本專誤作惠今君無疾而死監本毛本今並作令今石經與此同已爲烏而集於其上監本毛本烏並作鳥今石經與此同昔成公孫於陳孫本亦作遜按石本收刻亦作遜獻公孫於齊監本毛本齊上並衍衛字四方其順之監本毛本順作訓今石經與此同四方爲之主各本皆作四方以爲主按石本之字亦後人磨改多陵人者皆不在石本在下旁注矣字亦後人所加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監本毛本孟氏誤作孟武早下之則可行也釋文早作皁云一本作早

後序毛本無此篇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釋文狩作守云本亦作狩

右春秋左氏傳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一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4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82

PL 2448 .W2 v.13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三級王昶譔

唐七十二

石刻十二經跋三　附五經文九經字樣跋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經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父本亦作甫今石經眛作昧　傳何以不名監本毛本無不字

二年傳昉於此乎周禮注疏昉並作放　婦人謂嫁曰歸毛本謂誤作爲

三年經武氏來求賻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武氏子來各本亦俱有子字

四年傳隱曰吾否監本毛本譌作隱公曰否　石碏立之漢石經殘字碏作䃴

五年傳登來之也禮記注作登戾之　始祭仲子也漢石經無也字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釋文召作邵禮記注兩引並作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昉於此乎漢石經昉作放

六年傳吾與鄭人未有成也監本毛本未作末漢石經作未有成無也字

十有一年傳何隱爾弒也漢石經弒作試下弒則同　子不復讐監本毛本脫子字　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漢石經無以爲二字

桓公元年經公及鄭伯盟于越本亦作粤

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漢石經有顏異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何以書紀災也二語[illegible]嚴顏異同之說與論語後記毛邑闕有無[illegible]同例漢石經後又有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己入[illegible]又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illegible]辨諸本異同附記於此　隱賢而桓賤也監本毛本賤誤作賊今石經與此同

三年傳胥命者何相命也爾雅注作胥命者何相盟也　經秋

七月壬辰朔毛本誤作壬申

四年傳秋曰蒐釋文作廋云本又作搜亦作蒐

五年經螟本亦作蝝

六年傳簡車徒也文選注三引徒並作馬　淫于蔡監本毛本于誤作乎　謂莊公也釋文作嚴公云本亦作莊後漢諱莊改爲嚴

八年傳夏曰礿本又作禴

十有一年傳鄭之相也釋文監本毛本並無之字後漢書注與此同　先

鄭伯有善于鄶公者監本毛本鄶誤作鄫今石經與此同　而野留周禮注野作鄙

經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一本作析

十有五年傳祭仲存則存矣監本毛本則存下衍矣字今石經與此同

莊公元年傳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釋文弒作殺下皆同

夫人譖公於齊侯毛本於作乎　搚幹而殺之釋文搚作拹云本又作搚亦作拉玉篇兩引一作拉公幹一作拉公幹　天子嫁女于諸侯監本毛本于誤作乎今石經與此同

六年傳何以致伐毛本誤作致會

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一本無夜字傳則何以知夜之中監本毛本脫則字今石經與此同

八年傳出曰祠兵詩箋作治兵

九年傳其言取之何監本毛本脫言字今石經與此同辟殺子糾也監本毛本殺誤作役今石經與此同

十年傳猶者曰侵周禮注猶作粗

十有二年傳惟魯侯耳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惟作唯各本亦作唯萬臂搬仇牧臂本又作辟

十有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本亦作甄

十有七年傳殲漬也釋文漬作積云本又作漬

廿年傳大瘠也瘠本或作瘠一本作漬禮記注亦作漬痾也玉篇作大痾

廿有二年傳跌也跌本或作佚

廿有三年經祭叔來聘毛本祭誤作蔡今石經釋文監本並與此同腶脩云乎釋文腶作鍜云本又作腶毛本脩誤作脩

廿有五年傳以朱絲營社續漢書注營作縈釋文同云本亦作營故營之續漢書注作故縈之也

廿有六年經公伐戎今石經公上有春字

廿有七年傳通季子之私行也監本毛本通下有乎字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八年傳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監本毛本後言誤作後書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九年傳脩舊也毛本脩作修下脩舊不脩並同

卅年經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毛本脫濟字

卅有二年傳飲而牙弒械成釋文弒作殺下親弒同飲之無傫氏無本又作巫

閔公第四石本此下增注正書附莊公卷四字元年傳盍弒之矣釋文弒作殺

二年傳弒也釋文弒作殺下同

僖公第五石本此下增刻小注卷四二字按石刻公羊傳原分十二卷以後諸公首行標題下皆有增注卷尾標題亦悉依增注者鑿改皆後人所爲非原本也元年傳救不言次監本毛本救上衍救邢二字桓公召而縊殺之縊一本作搤

經獲莒拏一本作茹傳然則曷爲不於弒焉貶監本毛本於誤作與釋文弒作殺貶必於其重者監本毛本脫其字今石經與此同

二年傳曷爲城衛滅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曷爲下增不言二字各本亦皆有之以取亡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矣作焉各本亦作焉與垂棘之璧棘一本作蕀虞公抱寶牽馬而至牽本又作掔

四年傳何言喜服楚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言下增乎字各本亦皆有之無王者則先叛監本毛本無上衍楚字今石經與此同南夷與北夷交各本作北狄卒怗荊怗一本作貼劉兆同一本作拈監本毛本並作帖釋文九經字樣今

石經並與此同　濤塗之罪奈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無奈字各本亦無之
君旣服南夷矣毛本旣誤作能今石經監本並與此同　桓公假塗于
陳監本毛本塗作途　不脩其師毛本脩作修
七年經小邾婁子來朝毛本邾誤作邦
八年經禘于大廟毛本大作太
九年經晉李克弒其君之子奚齊釋文弒作殺傳同
十有四年經沙鹿崩漢書鹿作麓下同
十有五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監本毛本邱誤作兵
十有六年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
僖卷大分之爾　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鷁作鶂　聞其磌然
磌本或作砰
十有七年經冬十有二月監本毛本脫冬字今石經有
十有九年經鄫子會盟于邾婁監本脫盟字毛本誤作鄫人會于邾
婁今石經與此同　傳其用之社奈何盍叩其鼻以血社
也周禮注作用之者何盍叩其鼻以衈社也
廿年傳何以書記災也監本毛本災誤作異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一年傳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監本毛本誤作至此
乎今石經與此同　君雖不言國固子之國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國
下多一國字各本亦重出國字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六年傳乞者何監本毛本乞下衍師字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八年傳故爲是已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爲作於各本亦皆作於
卅年傳歸惡于元喧也監本毛本于誤作乎
卅有一年傳祭泰山監本毛本泰作大釋文同云本亦作泰下同　膚寸
而合玉篇膚作扶
卅有三年傳必於殽之嶔巖嶔又本或作欽　匹馬隻輪無
反者隻輪一本又作易輪　經取叢釋文作菆
文公二年經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本或作牙　躋僖公
釋文躋作隮云本又作躋　傳譏喪娶也釋文娶作取云本亦作娶
三年傳死而墜也釋文墜作隊
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河各本皆作何此石本誤刻
六年傳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監本毛本
脫是月二字
七年經晉先眜以師奔秦監本毛本眜誤作眛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下
倣此　傳眜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眜本又作眛本又作昧監本毛本作
眛今石經與此同　經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本又作曝
九年經楚子使椒來聘椒一本作萩
十年經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本亦作汝
十有二年傳惟諓諓善竫言竫本或作諞本作辯　河曲疏
矣河千里而一曲也爾雅注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

十有三年經邾婁子蘧篨卒石本原如此與釋文同後人磨改作蘧蒢

監本毛本蘧从艸篨从竹　傳周公用白牲監本毛本誤作牲今石經與此同

魯公燾一本作濤　經鄭伯會公于斐本又作棐

十有四年傳義實不爾克也毛本爾克誤作克爾　湝乎子

叔姬監本毛本乎作于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五年傳曾我而歸之監本毛本我誤作物

十有六年傳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毀

上有巳字各本亦作巳毀之

十有七年經冬公子遂如齊監本毛本並脫冬字今石經有之

宣公六年傳此非弒君如何監本毛本如作而　有人荷畚釋文荷作何云本又作荷　佹然從乎趙盾而入儀禮注作䟫然從於趙盾　躇

階而走躇一本作辵說文同　靈公有周狗宋本爾雅注作害狗　絕其頷

玉篇作顉

八年經公至自會毛本誤作自齊　有事于大廟毛本大作太

十年傳未絕于我也監本毛本于作於下句于字毛本亦作於

十有二年傳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監本毛本于作

於

十有三年經楚子伐鄭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鄭作宋各本亦作宋

十有五年傳乘堙而闚宋城毛本闚作窺　莊王曰如何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子曷爲告之毛本子誤作則　而未

能合于中國毛本于作於

十有六年經成周宣謝災監本毛本謝作榭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十有八年傳辟其號也禮記注號上有僭字

成公二年經曹公子手一本作午　及齊師戰于鞌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師作侯各本亦作侯　傳佚獲也佚一本作失　同時而聘

于齊毛本于誤作與　踊于棓而闚客闚本又作窺　於是使跛者

逆跛者逆本又作訝禮記注作御下倣同　相與踦閭而語釋文踦作倚

郤克眣魯衛之使監本毛本眣誤作眹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得壹

貶焉爾監本毛本壹誤作一

四年經鄭伯堅卒釋文堅作臤云本或作堅

五年傳河上之山也監本毛本河作沂今石經與此同

六年經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監本毛本脫率師二字今

石經有之

十年經冬十月監本毛本無冬十月三字今石經有之

十有一年經晉侯使郤州來聘州本亦作犨

十有三年經曹伯廬卒于師廬本亦作盧

十有五年傳弒子赤釋文弒作殺　臧宣叔者相也監本毛本

叔誤作公　經宋世子戍本或作成

十有六年傳成公將會晉厲公監本毛本脫晉字蹠遂經及今石經

並有晉字

襄公五年經冬戍陳監本毛本戍誤作戌傳文及十年經戍鄭虎牢並同
七年傳何隱爾弒也釋文弒作殺下同
十有二年經春王三月監本毛本誤作正月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五年經晉侯周卒刷本作雕
十有六年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釋文溴作狊云本又作溴
監本毛本誤作湨今石經與此同　傳君若贅旒然贅本又作綴旒本又作流
十有七年經春王三月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二作二各本亦作二
廿有一年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釋文無十有一月云傳文
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
廿有四年經仲孫羯帥師侵齊釋文羯作偈云本又作偈亦作羯
陳鍼宜咎出奔楚今石經鍼作鍼釋文同云本又作鍼
廿有五年傳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毛本反未二字誤倒
廿有七年傳子苟欲納我監本毛本脫欲字今石經有之黜我者
非寧氏與孫氏也凡在爾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也字各本亦無之
挈其妻子而去之今石經挈作擕擕其妻子而與之盟毛本
擕誤作挈
廿有九年傳近刑人輕死之道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輕上增
則字各本亦有則字　僚惡得爲君乎監本毛本惡作焉釋文同云焉本又作惡
今石經亦作惡爾弒吾君監本毛本弒作殺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卅年經楚子使薳頗來聘頗一本作跛　傳不見傳母
不下堂母本又作姆
昭公元年經二月取運毛本誤作三月
四年經楚人執徐子監本毛本楚人作楚子今石經與此同
八年經蒐于紅釋文蒐作廋云本亦作蒐
九年傳其言火何各本火上有陳字
十有二年毛本年誤作月經公子整出奔齊整或作憖
十有五年經吳子夷眛卒眛本亦作末
十有九年傳不成于弒也釋文弒作殺下于弒加弒並同
廿年傳何賢乎公子喜時毛本子誤作羊
廿有一年經春王三月監本毛本三誤作二今石經與此同
廿有二年經大蒐于昌姦釋文蒐作廋云本亦作蒐
廿有三年監本毛本脫有字
廿有四年經杞伯鬱釐卒釋文釐作釐云本亦作釐
廿有五年傳昭公將弒季氏釋文弒作殺下同終弒之而
敗焉監本毛本脫之字今石經與此同慶子免君於大難子家駒
曰臣不佞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難佞下增矣字各本亦有之昭公於是噭
然而哭說文噭作呌
廿有六年經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鄟
陵鄟本亦作專監本毛本誤作剸

卌有一年經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 櫟本又作躒又
作濼 葬薛獻公 監本毛本薛誤作晉今石經與此同 傳訴天子 監本毛本
訴作愬釋文同云本亦作訴 叔術覺焉曰嘻誠爾國也夫 石本原如
此後人磨改誠上增此字各本亦有之
定公元年經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幾本或作機 傳不
衰城也 衰一或作蓑監本毛本亦作蓑釋文與此同
二年傳主災者兩觀 監本毛本主誤作時今石經與此同 脩大也
毛本脩作修下脩蘄同
三年 監本誤作三月
四年經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釋文召作邵云本或作召 晉士
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虞本或作吳 傳用事乎河 毛本
事誤作是
八年經葬曹靖公 釋文靖作竫云本亦作靖 傳職而鋟其板
鋟本又作鐵本或作鍛誤 將殺我于蒲圃 圃本又作甫 臨南投策而
墜之 釋文墜作隊 臨南騖馬 騖本又作㩴 矢著于莊門 莊本或作
嚴 弒不成 釋文弒作殺 郤反舍于郊 釋文郤作郤云本又作郄 皆說
然息 說本又作悅
九年經鄭伯蠆卒 毛本脫伯字

十有一年經叔還如鄭莅盟 監本毛本莅誤作蒞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三年經大蒐于比蒲 釋文蒐作廋云本又作蒐
十有四年經晉趙陽出奔宋 毛本陽誤作鞅釋文今石經監本並與此
同 二月辛巳 監本毛本二作三今石經與此同 於越敗吳于醉李
醉本又作檇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 本又作堅 傳熟曰臑 本亦
作臑又作[illegible]
十有五年傳曼也 釋文監本毛本曼並作漫 經齊侯衛侯次
于蘧蒢 監本毛本蘧作蘧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曰下昃 監本毛本作昃
哀公二年經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
栗一本作秩
四年經盜弒蔡侯申 釋文監本毛本弒並作殺 蒲社災 賈逵左傳注蒲
作薄
五年經城比 本又作芘亦作庇
六年經齊國夏及齊高張來奔 各本高張上皆無齊字疑此刻誤衍
傳陳乞使人逆陽生于諸其家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逆作迎各本亦皆作迎
於是使力士舁巨囊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舁作舉各本亦作舉
皆色然而駭 色本又作㤯又或作危 闞之則闞然 說文作規然
八年經歸邾婁子益于邾婁 毛本于誤作子
十有二年經螺 本亦作螽
十有三年經許男戌卒 釋文戌作成云本亦作戌 盜殺陳夏彄

夫夏一本作康强一本作嫗
十有四年傳有麕而角者監本毛本麕作麏釋文同云本又作麇亦作麕
漢石經及爾雅注今石經並與此同顏淵死孔子曰噫各本皆無孔字
右春秋公羊傳
春秋穀梁傳序弒逆篡盜者國有弒又作殺七曜爲之
盈縮釋文曜作燿云本又作曜鬼神爲之疵厲又作癘則桑扈之
諷興諷又作風增脩德政毛本脩作修拯頹綱以三五頹本又作
頹監本毛本亦作頹下太山其頹仿此麟感化而來應麟本又作驎是神
器可得而闚也闚本又作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嫡本又作
適據理以通經乎據亦作据璩望碩儒毛本望作朢先君北
蕃迴軫蕃又作藩昊天不弔昊本又作昦嚴霜夏墜釋文墜作隊二
子巳没泯又作泜
隱公元年傳隱將讓而桓弒之弒又作殺後皆同父猶傳
也監本誤作父者何傳也貝玉曰含又作唅今石經作琀玉日含左傳疏後漢書注
並與此同不出竟場竟本或作境下同
二年傳夫人者隱公之妻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公字各本亦無
公字
三年經日有食之食本亦作蝕後倣此葬宋繆公繆本亦作穆
四年經衛祝吁弒其君完弒釋舊作殺下同傳故貶也
今石經作故泛之也祝吁之挐失嫌也挐本又作挈

五年傳隱遂而脩之毛本脩作修
八年傳日入惡入者也監本毛本惡下無入字今石經與此同而祭
泰山之邑也監本毛本脫也字今石經有之
十年經宋人衛人伐載載本或作戴
十一年傳考禮脩德毛本脩作修猶言同時也猶本或作特
桓公元年傳桓弟弒兄釋文弒作殺云本亦作弒下同而祭泰山
之邑也釋文泰作大云本亦作泰
二年傳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
其名監本毛本脫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九字今石經有之桓內弒其君釋文
弒作殺下同以是爲討之鼎也臧氏云討或作料計數日以賂
監本毛本計誤作討
三年監本毛本誤作二年傳諸母般申之曰般一本作磐
四年傳秋曰蒐臧氏本又作搜
五年傳蟲災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螽上螽字各本亦有之
六年傳脩教明諭監本毛本脩作修下脩戎事仿此陳侯憙獵釋文
監本毛本喜作憙
九年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臧氏本射作亦傳使世
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伉本又作亢則是放命也監本毛本
放誤作故
十有一年經公會宋公于夫鐘臧氏本鐘作童

十有四年經夏五本或有月者非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釋文禦作御云本亦作禦 傳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共一本作供下同同

甸粟而內之三宮麋氏本作三官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甸一本作甸監本毛本亦作甸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趡監本毛本脫公字今石經有之

傳食既朔也漢書作食二日也

十有八年傳公夫人姜氏遂如齊監本毛本公下有與字以

夫人之伉弗稱數也伉一本作亢 君弒賊不討弒又作殺

莊公元年經夫人孫于齊孫本亦作遜 傳躬君弒於

齊弒又作殺 爲之主者卒之也監本毛本脫主字今石經有之

三年經溺會齊師伐衛監本毛本師誤作侯今石經與此同

四年經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本又作享

六年經春王三月監本毛本作二月今石經與此同 傳以命絕

之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命上增王字各本亦作王命

七年經夏四月辛卯昔昔本或作替 傳而□夜中實著焉

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實字各本亦無之

八年傳善師者不陳詩蒙兩引一作善用兵者不陳一作善戰者不陳

十有二年經宋萬弒其君捷左傳正義云穀梁傳捷作接 傳宋

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經及其大夫仇牧按宋萬至以國氏云云傳文也及其句經文也下以尊及卑云云郎及其句之傳文今石經於宋萬弒其君捷下有及其大夫仇牧六字而以此句及其大夫仇牧六字爲傳文

十有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監本毛本脫宋公衛侯四字今石經有之

十有七年傳鄭詹佞人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佞人上多鄭之二字各本並作鄭之佞人也 使人戍之監本毛本戍誤作成下同

十有八年傳不使戎邇於我也邇一本作介 經有蜮本亦作蜮

十有九年傳本或分此以爲下莊公與閔公同卷 傳其遠之何也監本毛本脫之字今石經有之不以難邇我國也邇本又作介

廿一年各本作二十有一年石本脫有字

廿有二年經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又作御

廿有三年經曹伯射姑卒射本或作亦

廿有五年經鼓用牲于社(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監本毛本鼓用牲于社五字誤刻在上文日有食之之下今石經經文日食句下亦有鼓用牲于社五字而以此處五字爲傳文與十二年經傳例同

廿有七年經公會杞伯姬于洮洮本或作桃 傳未嘗有

歃血之盟也玉篇及儀禮釋文歃並作呫

廿有八年傳言內之無外交也監本毛本外誤作我

廿有九年監本毛本作二十九年脫有字

卅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本或作份

卅有二年傳以齊終也齊本亦作齋

閔公元年經公及齊侯盟于洛姑一本作路姑

二年經夫人姜氏孫于邾孫本或作遜

傳公元年經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齊侯作齊師各本亦作齊師　傳是向之師也釋文向作鄉云本又作向

經齊人以歸（傳）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監本毛本齊人以歸四字誤刻在上句夫人薨于夷之下　經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一本作柎　公敗邾師于偃一本作堰　傳惡公子友之紿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友字各本亦無之

二年監本毛本誤作三年

四年傳諸侯死於國不地監本毛本於作于

八年傳以向之逃歸乞之也釋文向作鄉云本又作向　經禘于大廟監本毛本大作太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九年經宋公禦說卒禦本亦作御

十年傳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監本毛本脫吾字明下重衍一明字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二年經春王三月監本毛本誤作正月　傳管仲死楚人伐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人字各本亦作楚伐江

十有四年經沙鹿崩漢書鹿作麓　傳林屬於山爲鹿漢書及後漢書注爲鹿作曰麓續漢書注作曰鹿　沙山名也漢書山名作共名

十有五年傳蟲災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蟲上增蟲字各本亦有之

十有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監本毛本鷁誤作鵠下傳仿此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十有七年傳桓嘗有存亡繼絕之功監本毛本桓下有公字

廿有一年經釋宋公（傳）外釋不志監本毛本釋宋公三字誤刻在上句公會諸侯盟于薄之下

廿有二年傳旌亂於上監本毛本脫亂字

廿有三年傳茲父之不葬何也監本毛本脫茲文之三字今石經有之

廿有五年監本毛本作二十五年脫有字

廿有六年傳使屈以其死其本又作供毛本誤作其

廿有七年經齊侯昭卒昭或作照非

廿有八年經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各本齊侯作齊師按此刻疑誤

卅有三年經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秦下增師字各本亦作秦師　傳百里子百或作伯誤也　必於殽之巖唫之下監本作崟　匹馬奇輪無反者石本奇旁增人作倚各本亦並作倚漢書作踦

文公二年經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監本毛本縠作穀釋文同云本又作穀九年經仿此　傳內大夫可以會諸侯監本毛本會下有外字

三年經王子虎卒（各本皆作王子虎按此刻誤也）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釋作唅）傳賵以早而含以晩（監本毛本下以字作已）六年傳處父主竟上之事（監本毛本脫之字今石經有）七年經宋公王臣卒（監本毛本王作壬釋文同云本或作王臣）八年經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本或作伊雒之戎誤）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監本毛本至下有而字今石經無之）九年經楚子使荻來聘（荻或作萩）十年經及蘇子盟于女栗（監本毛本誤作粟今石經與此同）十有一年經楚子伐麇（毛本誤作麋）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仲字各本亦無之）傳兄弟三人（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兄弟作弟兄各本亦作弟兄）佚害中國（害本又作宕監本毛本同）身橫九畝（漢書作晦）十有四年經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監本毛本許男誤作許伯）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釋文弒作殺云本又作弑傳同）宣公元年傳由上致之也（毛本由作繇）七年傳來盟者前定也（監本毛本脫者字）八年傳以饑乎宣也（各本饑皆作譏此刻誤）經壬午猶繹（監本毛本此下衍萬入去籥四字）楚人滅舒鄝（本又作蓼）

九年經楚子伐鄭（監本毛本楚子作楚人今石經與此同）傳亦通子其家（監本毛本脫子字今石經有之）十年傳齊由以爲兄弟（今石經毛本由作繇）反之（監本毛本誤作友之今石經與此同）經饑（本或作飢）十有一年傳不言及外狄也（監本毛本並脫也字今石經有之）十有三年經晉殺其大夫先穀（一本作穀石刻原如此後人磨改作穀監本同）十有五年傳其曰潞子嬰兒賢也（今石經曰作日按石刻及監本毛本並誤）十有六年經成周宣榭災（榭本或作謝）十有七年傳終身不食宣公之食（監本毛本終身誤作終日）十有八年經邾人戕繒子于繒（本或作鄫毛本繒子誤作繒子）傳捝殺也（捝或作撲）經公薨于路寢傳路寢正寢也（監本毛本脫傳路寢二字）經歸父還自晉傳還者事未畢也（監本毛本經文還自晉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誤）是亦奔父也（監本毛本亦誤作以）成公元年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左傳疏云沈氏引穀梁傳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穀梁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毛本同誤作何）二年經叔孫僑如（僑本亦作喬）傳壹戰緜地五百里（監本毛本壹作一下請壹戰壹戰不克並倣此）經公及楚人秦人宋人

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 監本毛本繒誤作鄫

五年傳伯尊其無績乎 續本或作績 經冬十有一月 監本毛本脫有字

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傳)不言日急辭也 監本毛本經文牛角下誤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 斛角而知傷 斛或本作觔非

十有三年經公至自京師 今石經監本毛本並無至字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監本毛本脫齊侯二字今石經有之

十有六年傳猶存公也 監本毛本存誤作在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存意公亦存焉 監本毛本焉誤作也疏述經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十有八年經晉侯使士匄來聘 匄本又作丐

襄公元年經晉侯使荀嬰來聘 各本嬰皆作罃二年三年經仿此

二年經六月庚辰 監本毛本作庚寅今石經與此同 鄭伯睔卒 監本毛本並脫鄭字

三年經陳侯使袁僑如會 各本皆作袁僑如會石刻衍一如字按此卷多朱梁補刻非唐原本也 傳諸侯始失王矣 各本王皆作正石刻誤也按此條亦梁人補刻 經公至自會 監本毛本誤作自晉

六年傳非立異姓以莅祭祀 各本皆無非字石刻誤衍也按此條亦梁人補刻

七年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本又作爲 鄭伯髡原如會 髡本又作郡或作頑

八年經獲蔡公子濕 本又作隰毛本作溼釋文與此同

九年經宋災 監本毛本作災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監本毛本脫杞伯二字

十年傳其曰遂何也 監本毛本脫也字

十有二年經莒人伐東鄙圍郃 本又作合

十有六年經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監本毛本湨誤作溴

十有七年經宋華臣出奔陳 毛本奔作犇

十有八年傳怨接於二也 各本二皆作上石刻誤也按此文亦朱梁補刻

非大而足同與 監本毛本與誤作焉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廿有四年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後漢書及王篇升並作登

廿有五年傳門人射吳子有失創 各本失皆作矢石刻誤也此文亦朱梁補刻

廿有九年傳寺人也 寺人本又作侍人 閽弒吾子餘祭 各本吾作吳石刻誤也此亦梁人補刻

卅年經宋災 毛本災作災下經傳諸災字並仿此

昭公元年經宋向戌 監本毛本誤作戌 三月取鄆 監本毛本誤作

二月今石經與此同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監本毛本大作太釋文今
石經並與此同
四年傳爲齊討也監本毛本討誤作封今石經與此同
五年傳以地來也監本毛本以下有其字今石經無之
六年經楚薳罷帥師伐吳監本毛本楚誤作冬
七年傳鄉曰衛齊惡鄉本亦作鼻八年同 君子不奪人名不
奪人名者不奪人親之所名也重其所以來也石本
原如此後人磨改去不奪人名者五字所名下無也字今石經監本毛本並用改刻本
八年傳弟兄不得以屬通監本毛本弟兄作兄弟今石經與此同
經陳侯溺卒監本毛本脫侯字 傳流旁握御蠶者不得
入蠶本或作擊 揜禽旅揜本亦作掩 不與楚滅閔之也監本
毛本誤作閔公也
十有一年經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或作乾
傳一事注乎志監本毛本注作註今石經與此同
十有八年經宋衛陳鄭灾監本毛本灾作災
十有九年傳羈貫成童羈又作覊 不就師傅監本毛本傅誤作傳
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監本毛本脫止字
廿年經曹公孫會自夢出奔宋夢本或作蔑 傳衛謂
之輒本亦作槷
廿有一年經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

以叛賈逵左傳注引穀梁南里作南郢
廿有三年經胡子髡沈子盈滅盈本亦作逞監本毛本此下衍獲陳
夏齧四字
廿有五年經有鸜鵒來巢鸜本又作鸛 公孫于齊孫本亦作
遜下同
廿有七年經楚殺其大夫郤宛釋文郄作郤
卅有一年經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櫟舊作躒
卅有二年監本毛本誤作二十有二年 經衛大叔申毛本大作太釋文監
本並與此同
定公元年傳此大夫監本毛本此下衍其字今石經無之 傳秋大
雩之爲非正何也監本毛本雩下重衍雩字
四年傳一事而再會監本毛本誤作後而再會今石經與此同 挾弓
持矢毛本誤作挾矢
六年經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監本毛本並脫何字
十有二年傳非國不言圍監本毛本脫不字
十有四年傳熟曰膰本又作燔
十有五年經弋氏卒監本弋誤作戈
哀公元年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監本毛本並脫郊字今石
經有之 故卜免牛也監本毛本誤作故免卜牛也今石經與此同 子不志
三月卜郊何也監本毛本志誤作忘今石經與此同

二年經取漷入田傳漷東未盡也監本毛本漷東田下衍及沂西
田取漷東田入字
三年傳不𦆽戚於衞著監本毛本於作于
六年傳入者內不受也監本毛本不作弗今石經與此同下兩不受字並倣
此可以言不受也毛本可誤作何
右春秋穀梁傳
孝經序皆糟粕之餘毛本糟誤作糠庶有補將來監本毛本補下
有於字石臺本與此同
開宗明義章仲尼居說文作凥鄭本同汝知之乎釋文汝作女云
本或作汝凡本女字皆仿此曾子避席曰釋文避作辟云本或作避參不敏
釋文參作參無念爾祖釋文無作毋云本亦作無
天子章刑於四海釋文刑作形云本又作刑
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本或作庿夙夜匪懈字或作解
庶人章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古文分此以下別爲一章
三才章導之以禮樂導本或作道
孝治章故得萬國之懽心釋文懽作歡云字亦作懽祭則鬼亯之
監本毛本亯作享石臺本與此同後喪親章以鬼亯之仿此
聖治章父子之道天性也古文從此以下別爲一章
廣要道章莫善於悌釋文作弟云本亦作悌敬一人而千萬
人悅毛本而誤作則今石經及石臺本監本並與此同

廣至德章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呂氏春秋注作而戶見之也愷
悌君子愷本又作豈悌本又作弟
廣揚名章事兄悌本作弟
諫爭章監本毛本爭作諍石臺本與此同是何言與釋文作歟云本今作與
不失其天下石臺本無其字釋文同云本或作不失其天下其衍字耳監本毛本亦有
其字
感應章本今作應感章神明彰矣釋文彰作章云本又作彰
事君章故上下能相親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親下增也字各本同中
心藏之中本亦作忠
喪親章哭不偯說文作不㥋言不文本或作聞非此哀慼之
情也監本毛本慼作戚釋文石臺本並與此同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釋文椁作槨擗踊哭泣擗字亦作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儀禮
注措作厝釋文同云字亦作借爲之宗廟以鬼亯之又作饗之
右孝經
論語序太子大傅夏侯勝監本毛本大並作太琅邪王卿琅本
或作鄭皆以教授皇侃本授下有之字按此書久佚不傳近時所得日本國論語梁解
義疏題梁皇侃撰經注字句頗與中華舊傳邢疏本不同今條其異者記之下稱皇本皆仿此曾
共王時皇本共作恭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皇本
作訓說至順帝時皇本作之時考之齊古爲之注本又作注之皇
一本作以爲之注皆爲義說皇本爲下有之字下不爲訓解同前世傳授師

說皇本授作愛今集諸家之善皇本善下有說字

學而不亦說乎皇本說作悅有朋自遠方來有或作友非白虎通

有朋作朋友其爲人也孝弟本或作悌下同皇本及詩孝經正義並作悌孝

弟也者後漢書弟亦作悌鮮矣仁皇本矣下多一有字與朋友交而

不信乎皇本交下有言字傳不習乎鄭康成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後凡言

魯讀某爲某云云皆鄭注文道千乘之國道本或作導皇本同出則弟弟本

亦作悌皇本同汎愛衆左傳正義汎作氾無友不如己者釋文無作毋云

本亦作無子禽問於子貢曰貢本亦作贛漢石經殘字同抑與之與

漢石經抑與作意予異乎人之求之與史記與作也皇本與下有也字亦不

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因不失其親說文繫傳因作姻亦可宗也

孔安國注及皇本宗下並有敬字君子食無求飽儀禮疏作學者食不求飽可

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好學已矣韓愈李翺論語筆解作好學也矣皇本作好學也已

矣子貢曰皇本作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史記二句互倒未

若貧而樂史記作不如貧而樂道孔注皇本及文選注亦並作貧而樂道按石刻樂下旁

注道字後人添古本皆也如琢如磨釋文磨作摩云一本作磨告諸往而知

來者皇本作來者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下

句人字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皇本作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患已

不知人也

爲政而衆星共之鄭本共作拱孟子注文選注並同道之以政史記

漢書道作導皇本同下道之以德倣此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本及白虎通

于並作於漢石經作乎六十而耳順筆解云耳當作爾孟懿子問孝

文選注作樊遲問孝我對曰無違漢石經無作毋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章指禮記正義並無祭之以禮句不敬何以

別乎漢石經無乎字先生饌鄭本作餕回也不愚皇本不愚下又有也字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漢石經無下句哉字子貢問君子漢石經貢

作贛學而不思則罔本又作冈斯害也已皇本作也已矣誨女知

之乎皇本女作汝後凡女字作汝解者皇本皆作汝不知爲不知皇本爲上有之

字子張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舉直錯諸枉鄭本錯作措後漢書注及

詩正義文選注並同則民服後漢書注民作人避諱改爾史記作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注作使民以敬臨之以莊則

敬皇本作臨民以莊則民敬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皇本作則民勸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白虎通書云作書曰漢石經皇本孝乎並作孝于釋

文同云一本作孝乎施于有政後漢書于作之是亦爲政皇本作爲政也白虎

通後漢書亦並有也字奚其爲爲政釋文作奚其爲政也云一本無一爲字子

張問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漢石經損作頫雖百世可知也皇本亦作可知也

八佾三家者以雍徹釋文作撤云本或作徹天子穆穆皇本穆穆

下有矣字不如諸夏之亡也公羊傳注詩正義文選注並無也字女弗能

救與皇本女弗作汝不嗚呼本或作烏乎曾謂泰山筆解云謂當作爲

繪事後素繪本又作繢周禮注文選注並同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

寧媚於竈玉篇作寕媚於奧周監於二代漢書一引作二世一引作二代
郁郁乎文哉說文繫傳作戫戫子入大廟漢石經及監本毛本大並作太
爾愛其羊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爾作女皇本及漢書女皆作汝哀公問社
於宰我鄭張包周本及春秋正義社並作主使民戰栗皇本立下有也字管
仲之器小哉淮南子作莞仲焉得儉皇本儉下有乎字然則管仲
知禮乎皇本然則上有曰字邦君爲兩君之好漢石經邦作國孰不
知禮皇本禮下有也字子語魯大師樂監本毛本大作太樂其可
知也皇本作可知也已從之史記及後漢書注並作縱之以成皇本作以成矣
君子之至於斯也皇本也作者吾何以觀之哉漢石經諸篇末
鉄者居多惟此篇及陽貨兩篇之後有凡廿六章一條學而篇末一行但存章字餘文皆殘泐盡亦
紀章數也
里仁擇不處仁後漢書文選注擇並作宅焉得知皇本作智後凡知字作智
解者並同唯仁者能好人監本毛本唯作惟皇本與此同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漢石經好仁下
無者字其爲仁矣三國志注矣作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皇本仁下有者字我未見力不足者皇本者下有也字蓋有
之矣皇本矣作乎人之過也皇本人作民觀過斯知仁矣後漢
書仁作人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無適也鄭本適作敵義之與比
皇本比下有也字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漢書兩引並作能以禮讓爲
國於從政乎何有不患莫己知皇本知下有而字吾道一以貫之

皇本之下有哉字又敬不違皇本敬下有而字不遠遊皇本作子不遠遊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君子欲訥於言而
敏於行史記注云訥字多作詘玉篇云訥或作呐
公治長雖在縲絏之中釋文皇本監本毛本絏並作紲史記作累紲孔本作
縲紲邦有道不廢史記邦作國下句同君子哉若人史記無若人二字
賜也何如史記作賜何人也不知其仁焉用佞石刻原如此後人磨
改仁作人皇本作不知其仁也焉用佞也子使漆彫開仕彫本或作凋監本毛本作
雕史記漢書皇本釋文並與此同漢書又作漆雕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本
于作於玉篇無浮字說文作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其由與皇本由下有也字漢
書注亦作其由也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作季康子問下問冉求同可
使治其賦也梁武帝魯論賦作傳回也聞一以知十聞本或作問字
非吾與女弗如也釋文女作爾云本或作女三國志注亦作吾與爾不如也宰
予晝寢梁武帝侯白並云晝當作畫字筆解亦云晝當爲畫字之誤也舊文作晝字朽
木不可彫也釋文監本毛本彫作雕皇本及詩正義並與此同漢書作朽腐之木不可
彫也糞土之牆糞本或作糞同不可朽也史記漢書皇本朽並作圬釋文同云
本或作杇申棖史記作黨釋文引史記作棠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也皇本也下有已矣二字漢書注同漢書又作不可聞已矣史記作夫子言
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久而敬之皇本敬下有人字山節藻梲本又
作棳何如皇本作何如也崔子弒齊君弒本又作殺魯讀崔爲高今從古之
一邦皇本作之至一邦再思可矣監本毛本思並作斯三國志注與此同皇本作

再思斯可矣邦有道則知文選注作智歸與歸與史記作歸乎歸乎
不知所以裁之史記不知上有吾字皇本之下有也字孰謂微生高
直國策作尾生高或乞醯焉醯亦作醯子曰巧言令色足恭釋文
無子曰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願車馬衣裘石本衣下旁注輕字後人所加各本
亦衍輕字今石經與此同敝之而無憾皇本敝作弊
雍也古論以此爲第三篇無乃大簡乎監本毛本大作太釋文與此同哀公
問弟子孰爲好學皇本問下有曰字有顏回者好學文選注兩
引並無好學字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上句本或無亡字郎連下句讀
曰賜也達皇本作子曰下文曰求也藝上亦有子字則吾必在汶上矣
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同伯牛有疾史記作有惡疾亡之漢書作喪
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史記作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女得人焉耳乎監本毛本耳作爾今
石經及玉篇後漢書注並與此同孔本皇本作焉耳乎哉不有祝鮀之佞漢書鮀作
佗誰能出不由戶皇本戶下有者字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玉篇兩
引一作彬彬一作份份人之生也直皇本無之字筆解云直當爲悳字之誤曰
仁者先難而後獲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難作勞皇本曰上有子字知者
樂水文選注知作智下文知者動同井有仁焉皇本仁下有者字其從之
也皇本也作與君子博學於文一本無君子字子所否者史記否作
不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皇本作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
述而默而識之默俗作黙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皇本脩下講下徙下改下並有也字子之燕居鄭本
燕作宴後漢書注同申申如也漢書注作伸伸吾不復夢見周公本或
無復字非皇本周公下有也字遊於藝皇本監本毛本遊作游吾未嘗無誨
焉誨曾讀爲悔字今從古舉一隅文選注作舉一隅而示之則不復也皇本
則下有吾字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皇本日下有也字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後漢書注無兩之字史記舍作捨唯我與爾監本毛本唯作惟史
記及後漢書文選兩注今石經並與此同暴虎馮河馮字亦作憑皇本同富而可
求也周禮注後漢書注並無也字史記作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鞭或作鞕
吾亦爲之一本作吾爲之矣如不可求皇本求下有者字齊本或作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作與齊太史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肅本斯作此吾
將問之一本無將字曰古之賢人也皇本曰上有子字鄭本人作仁又
何怨皇本及左傳正義文選注史記索隱怨下並有乎字飯疏食疏本或作蔬皇本同
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無且貴二字加我數年史記加作假五十
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文選注作可以學易子所雅言孔本作雅音筆解同
云音今作言字之誤也女奚不曰史記作何不對曰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史記二句上多學道不厭誨人不倦二句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皇本
作云也爾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以上有而字我三人行監本
毛本無我字今石經皇本釋文穀梁傳注並與此同必得我師焉必得一本作必有今
石經與此同以我爲隱乎皇本隱下有子字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皇本[illegible]上有所字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白虎通多聞作吾聞漢書作多見而志之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
不保其往也後漢書注作與其進不保其往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
書作我欲仁而仁斯至矣孔子曰皇本作孔子對曰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史記呂氏春秋並作巫馬旗君取於吳爲同姓皇本及公羊疏取並作娶
釋文同云本今作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史記
作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則吾未之有得皇本得下有也字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爲誠今從古子疾病釋文無病字云一本云子疾病
皇本同鄭本無病字誄曰周禮注兩引一作讄一作誄曰說文作讄曰丘之禱久
矣皇本禱下又有之字奢則不孫皇本作遜下同兩漢書及後漢書注並作遜君
子坦蕩蕩魯讀蕩爲湯今從古子溫而厲一本子作子日厲作例皇本作君子
案今所見皇本無君字與釋文異威而不猛皇本無而字
泰伯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漢書泰作太德作悳史記作太伯可
謂至德矣民無得而稱焉得本亦作德鄭本及後漢書並同啓予足說文
作跻予之足可以託六尺之孤玉篇託作侂君子人也釋文無人
字云一本作君子人也使驕且吝本亦作悋皇本使上有設字其餘不足
觀也已皇本已下有矣字不易得也皇本也下有已字不謀其政
皇本政下有也字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
通漢書並無也字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筆解及毛本唯並作惟煥乎
其有文章詩正義及淮南子注煥並作奐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後漢書治作理子有亂十人本[illegible]或作亂臣十人非監本毛本並作亂臣石刻亂下旁注
臣字後人所加也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才難不其然乎漢書兩引並作材難不其
然與三分天下有其二後漢書及文選注三並作參以服事殷後漢
書兩引以並作猶周之德皇本無之字可謂至德也已後漢書三國志
文選三注並無也已二字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史記作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
宮室致費于溝洫
子罕達巷黨人曰史記黨人下有童子二字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儀禮疏毋作無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書注天上有不知二字大宰
知我乎皇本我下有者字有鄙夫問於我皇本問上有來字空空
如也鄭或作悾悾冕衣裳者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雖少必作皇本少下有者字史記作雖童子必變忽焉在後皇本監本毛本
焉並作然今石經及後漢書與此同夫子循循然孟子章指及後漢書注兩引循循並
作恂恂三國志亦作恂恂末由也已史記作蔑繇也已韞匵而藏諸本匵
又作櫝後漢書及文選注四引並作櫝後漢書注又作蘊櫝求善賈而沽諸後漢
書注及文選注兩引賈並作價下待賈同玉篇沽作及漢石經作賈下沽之哉同吾自衞
反魯皇本作反於魯不舍晝夜文選注舍作捨譬如爲山未成一
簣漢書譬作辟簣作匱下雖覆一簣後漢書注亦作匱後生可畏皇本畏下有也字
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作也已矣說而不繹方言注作悅而不懌衣
敝緼袍說文敝作弊釋文同云本今作敝與衣狐貉者立史記貉作狢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皇本及史記漢書後漢書注文選注彫並作凋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詩正義三國志注並作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亦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唐
棣之華文選注唐作棠未之思也未或作末者非夫何遠之有皇本
有下有哉字
鄉黨古論以此為第三篇便便言史記便便作辯辯君召使擯本又作儐亦作
賓史記作儐色勃如也說文兩引一作色孛一作色艴左右手皇本作左右其
手翼如也說文翼作趩攝齊升堂漢書齊作齋沒階趨進釋文
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禮記注與此同今石經亦無進字鞠躬如也鄭本作鞫
窮下如授魯讀下為趨今從古紾絺綌紾本又作袗監本毛本作袗皇本作縝釋
文及文選注並與此同必表而出之皇本無之字素衣麑裘儀禮禮記
兩注麑並作麛褻裘長說文作絬衣長狐貉之后以居說文貉作貈去
喪無所不佩佩字或從王旁非齊必有明衣布齊或作齋膾不
厭細膾又作鱠魚餒而肉敗餒本又作餧史記作餧臭惡不食皇本
臭作臰不使勝食氣說文作食既唯酒無量監本唯作惟皇本毛本與
此同沽酒市脯不食漢書作酤酒不食不撤薑食今石經撤作徹雖
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皇本疏作蔬瓜作苽鄉
人儺儺魯讀為獻今從古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無階字云本或作於阼階
拜而受之一本或無而之二字必孰而薦之監本毛本孰作熟君賜
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加朝服拖紳拖本或作拕說文作袉監本毛本作拕釋文與
此同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禮記正義作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居不容
客本或作容皇本監本毛本作容釋文與此同見齊衰者皇本見上有一字見冕
者冕鄭本作弁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曰山梁雌雉
文選注作子曰時哉時哉釋文不重時哉二字云一本作時哉時哉後漢書注亦無重文
子路共之共本又作拱皇本同三嗅而作玉篇嗅作齅筆解云當為鳴鳴之鳴
先進皆不及門也皇本門下有者字南容三復白圭史記作容
三復白圭之玷季康子問弟子釋文無季字云一本作季康子鄭本同今也
則亡皇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皇本
作槨下同才不才史記作材不材吾不徒行皇本不下有可字不可徒
行也皇本作吾以不可徒行天喪予漢書作余非夫人之為慟而
誰為皇本為下又有慟字閔子侍側皇本作閔子騫子路行行如也
說文行行作侃侃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各本冉子並作冉有說文繫傳作冉
有閒閒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文選注兩引樂並作曰皇本及
漢書注並作子樂曰若由也仍舊貫魯讀仍為仁今從古由之瑟皇本作由之鼓
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皇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乎子曰過猶不
及皇本及下有也字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皇本作附益也
鳴鼓而攻之皇本無而字由也喭尚書正義作諺回也其庶乎
虞翻易注作其庶幾乎而貨殖焉筆解云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億則
屢中皇本億作憶漢書作意不踐迹說文繫傳踐作衛迹本又作跡三國志注文選
注並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本及白虎通之下並有也字回何敢

死筆解曰死當先字之誤也可謂大臣與釋文臣作悳云古文臣字本今作臣子
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文選注作孔子對曰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家語作子羣釋文引家語作子羔後漢書注使上有將字史記作使子羔爲費郈宰毋吾
以也毋皇本作無以鄭本作已子路率爾而對曰皇本率作卒攝乎
大國之間漢書乎作虖因之以饑饉鄭本皇本饑作飢可使足
民皇本民下有也字鏗爾舍瑟而作玉篇作捋爾捨瑟而作異乎三
子者之撰鄭本撰作僎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云一本作亦各言
其志也莫春者莫本亦作暮後漢書注文選注並同冠者五六人皇本冠者
上有得字浴乎沂筆解云浴當爲浴字之誤風乎舞雩家語雩下有之下二字
詠而歸鄭本作饋云魯讀饋爲歸今從古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
也史記作夫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夫子何哂由也皇本夫子作吾子曰
爲國以禮皇本作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宗廟會同本或
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皇本亦有之事如三字而何作如之何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皇本小下大下並有相字
顏淵顏淵問仁孟子注作問爲仁克己復禮爲仁皇本克作尅下
同仲弓問仁史記作問政仁者其言也訒字或作仞下同斯謂
之仁已乎皇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史記作斯可謂之仁乎爲之難公羊
傳注作其爲之也難斯謂之君子已乎史記作斯可謂之君子乎皇本作斯可謂
君子已乎皆兄弟也皇本皆下有爲字文選注作皆爲兄弟無也字膚受之愬
兩漢書注並作訴民信之矣皇本民上有令字去兵子貢曰皇本無子

貢二字民無信不立皇本無作不棘子成漢書及三國志棘並作革皇本
成作城虎豹之鞟說文及皇本作鞹猶犬羊之鞟皇本鞹下有也字
年饑鄭本皇本並作飢盍徹乎周禮注乎作與君孰與足漢書與作子後
漢書孰作誰子張問崇德辨惑本亦作或崇德也皇本無也字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皇本生下死下並有也字下既欲其死又欲其生二
句同吾得而食諸史記漢書及皇本吾下有豈字釋文有焉字云吾焉得而食諸本亦
作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爲制今從古居
之無倦亦作卷博學於文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皇本同子帥以正
皇本以作而儀禮疏同苟子之不欲皇本無之字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皇本風下草下並有也字漢書同草上之風必偃漢書草作
中皇本上作尙釋文同云本或作上在邦必聞史記漢書邦作國夫達也者
史記無也字皇本同下夫聞也者皇本亦無也字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史記
作在國及家必聞無攻人之惡皇本無作毋問知皇本作智下問知同舉
直錯諸枉錯或作措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鄉又作曏皇本
作嚮富哉言乎皇本言上有是字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皇本作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毋自辱焉文選注毋作無
子路無倦釋文無作毋云本今作無舉賢才漢書作材子之迂也鄭本
迂作于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也刑罰不中後漢書作衷則民無
所錯手足錯本又作措毛本同後漢書作則人無所厝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史記作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請

學爲圃史記無爲字曰吾不如老圃皇本作子曰襁負其子釋文襁作繦云又作襁誦詩三百荀子注作學詩三百不能專對漢書作顓對雖令不從後漢書作不行兄弟也皇本無也字冉有僕皇本作冉子期月而已可也史記作朞月而已又一作朞月而已矣無可也二字皇本朞亦作朞三年有成後漢書兩引一作三年乃有成功一作三年乃成功善人爲邦百年史記漢書邦作國冉子退朝筆解作冉有如知爲君之難也皇本無之字一言而喪邦有諸皇本而下有可以二字文選注作一言可以喪邦乎唯其言而莫予違也皇本莫上有樂字葉公問政公羊傳注作問政於孔子無欲速釋文無作毋云本今作無吾黨有直躬者鄭本躬作弓斯可謂之士矣筆解謂作以爲宗族稱孝焉筆解稱下有其字下鄉黨稱弟焉弟亦作悌皇本同筆解以稱悌同此二句承子曰下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十四字承敢問其次曰之下云舊本子曰行己有恥爲上文簡編差失也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注硜硜作悻悻筆解云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寫之誤也何足算也漢書算作選不得中行而與之後漢書作與其不得中庸無而與之二字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公羊傳注如作若好作善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切切偲偲本又作愢愢兄弟怡怡皇本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文選注同以不教民戰後漢書兩引並作不教人戰無以字憲問邦有道穀史記邦作國下句同危行言孫皇本孫作遜孟子章句淮南子注後漢書注並同南宮适本又作括史記同羿善射說文羿作彃傲

德哉若人史記尚作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筆解云仁當爲備字之誤也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白虎通勿並作無裨諶草創之鄭本作卑諶漢書作卑湛彼哉彼哉廣韻彼作佊飯疏食皇本疏作蔬釋文同云本今作蔬孟公綽本又作卓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皇本大夫下有也字卞莊子之勇漢書作弁嚴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注作久約人不厭其言皇本言下有也字下其笑其取下亦有也字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正作法不以兵車公羊疏車下有之力二字吾其被髮左衽矣文選注衽作袵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石本若上旁注益字後人所加大夫僎本又作撰漢書作選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釋文作子曰云一本作子言鄭本同皇本作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久也奚而不喪後漢書注而作其仲叔圉治賓客漢書仲作中後漢書注治作主下二句亦作主祝鮀治宗廟後漢書注鮀作宅則爲之也難後漢書則下有其字大戴禮注作其後爲之難皇本作則其爲之難陳成子弑簡公弑本又作殺皇本同下仿此告夫二三子各本無二字皇本與此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皇本並作二三子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勿欺也而犯之皇本也作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作君子之道三子貢方人方鄭本作謗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三國志引下句無夫字患其不能也皇本作患已無能也微生畝漢書作尾生晦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云或作某何栖栖

鄭作某何是今作某何爲是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皇本作孔子對曰 公
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史記寮作僚說文愬作訴 夫子固有惑志
於公伯寮皇本寮下有也字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無也與二字 賢
者辟世三國志注文選注辟皆作避後漢書注作賢者辟代 其次辟色呂氏春秋
作辟人 晨門曰皇本晨門上有石門二字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者荷本又作何漢書同蕢說文作臾後漢書注門者作門首 斯己而已矣監本毛本
己亦作巳史記作夫而已矣 深則厲說文作砅 高宗諒陰公羊傳注作涼闇
以聽於冢宰公羊傳注白虎通後漢書並無於字 脩己以敬皇本脩作修下
皆倣此 幼而不孫弟皇本作遜悌 是爲賊皇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
叩其脛筆解叩作扣云扣當作指 闕黨童子將命漢書作厥黨童子皇本命
下有矣字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釋文陳作陣云本今作陳史記作問兵陳 孔子對
曰筆解無孔子二字 未之聞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聞作學 在陳絕糧
皇本作粮鄭本作粻 小人窮斯濫矣說文九經字樣濫並作爁 無爲而治
者漢書無作亡 其舜也與漢書作其舜虖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詩箋恭作其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邦作國矣作也 立則見其參
於前也皇本參下有然字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漢書輿作車
夫然後行皇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改刪之字各本並作而懷之後漢書作而懷也 可與言而不與言各本不與下有
之字皇本與此同 無求生以害人各本皆作害仁疏述經及文選注與此同 必

先利其器漢書利作厲 友其士之仁者皇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
問爲邦文選注作爲同 行夏之時後漢書時作正 乘殷之輅輅本亦作
路後漢書同 人無遠慮皇本人下有而字 子曰已矣乎皇本無乎字
好行小慧魯讀慧爲惠今從古皇本亦作惠文選注同 君子義以爲質
孝經疏無君子二字釋文同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 羣而不黨楚詞注羣
作朋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皇本無之字文選注無可以二
字 勿施於人皇本人下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皇本及後漢書並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皇本所作可 吾猶及史闕文也各本史下有之字
今亡已夫漢書及釋文筆解今石經毛本已並作矣五經文字序作今亡矣皇本作今則
亡矣夫 非道弘人皇本人下有也字 不莊以涖之皇本涖作莅下同
未善也鄭本此下有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章 君子貞而不諒筆解云諒
當爲讓字誤 有教無類漢志無作亡 師冕見漢書注作師免 與師言
之道與周禮注作相師之道與
季氏且在邦域之中矣邦或作封 何以伐爲皇本作何以爲伐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焉作安 虎兕出於柙皇本無於字下句同
漢書柙作匣釋文同云本今作柙 龜玉毀於櫝中漢書及文選注櫝作匱 後
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云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 而必爲之
辭皇本必下有更字 蓋均無貧漢書無作亡下二句同 則修文德以
來之監本毛本修作脩孟子章指作修文德以懷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本作封內 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 而在蕭牆之內也漢石

經殘字後記諸家異文云而在於蕭墻之內盡毛包周無於 祿之去公室五世
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漢書注作祿去公室五君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
友便辟 後漢書注作便僻 友便佞 說文作諞佞公羊傳注釋文作辯佞 樂佚
遊 佚本亦作逸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言及
之而不言 皇本無而字 戒之在得 或作德非 侮聖人之言 漢書作
侮作侮 生而知之者上也 詩正義作天生知之上也 見不善如探
湯 後漢書大戴禮注見不善並作見惡 民無德而稱焉 皇本文選注德並作得
民到於今稱之 文選注云稱之或爲稱 陳亢問於伯魚曰 說文作陳
伉 不學詩 皇本不上有日字 無以言 皇本言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
皇本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白虎通作國君之妻稱之
曰夫人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白虎通兩引邦並作國 亦曰君夫
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陽貨歸孔子豚 孟子章句儀禮疏歸並作饋 鄭本同云魯讀爲歸今從古 孔子
時其亡也 筆解云時當爲待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皇本唯作惟 漢書唯
正義作惟上智 夫子莞爾而笑 釋文莞作莧云本今作莞 公山弗擾以
費畔 皇本作不擾 史記漢書並作不狃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鄭本東周作成周 佛肸召 漢書作茀肸 皇
本作膓肸下同 不曰堅乎 皇本不上有日字 涅而不緇 史記筆解文選注緇
並作淄 吾豈匏瓜也哉 史記吾作我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
矣乎 皇本及文選注無也字女作汝下同 居吾語女 皇本居上有日字 女爲

周南召南矣乎 皇本召作邵下同 鍾鼓云乎哉 監本毛本鍾作鐘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釋文窬作踰云本又作窬 鄉原 筆解云孔注內荏曰
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 可與事君也與哉 本或
無哉 古之矜也廉 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
詐而已矣 後漢書注兩愚字並作狂 各本此後皆重出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 皇本
亦無之石刻旁注九字後人所加也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皇本者作也 天
何言哉 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孺悲欲見孔子 孺字亦作孺 孔子辭
以疾 皇本辭下有之字 將命者出戶 文選注兩引並無戶字 期已久
矣 期一本作其 史記作不已久乎 禮必壞 史記作必廢 樂必崩 史記作必壞
食夫稻衣夫錦 皇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 於女安乎 皇本女作汝下同
女安則爲之 皇本汝上有日字 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作通義 子
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漢石經無乎字 君子義以爲
上 史記以作之無君子二字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爲盜 史記有作好爲作則漢書無義作亡誼誼下皆有則字 子貢曰
皇本作子貢問曰 君子亦有惡乎 漢石經無亦字 子曰有惡 漢石經無
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 魯讀
窒爲室今從古 賜也亦有惡乎 皇本乎作也 近之則不孫 後漢書三
國志文選三注孫皆作遜 遠之則怨 皇本怨上有有字 年卌而見惡焉
漢石經無而字
微子箕子爲之奴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無之字 殷有三人焉 筆解

殷作商三黜文選注作三黜之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注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作國齊人歸女樂鄭本及後漢書文選
兩注歸作饋漢書注作餽何德之衰也各本皆無也字皇本與此同漢石經作何而德
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漢石經皇本諫下追下並有也字史
記諫下有今字追下有也字漢書作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已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魯讀期始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趨而辟之皇本辟作避
不得與之言皇本言下有也字夫執輿者爲誰史記夫作彼皇本誰
下有乎字漢石經作夫執車者爲誰子曰是也皇本作對曰漢石經無也字曰是
知津矣漢石經無曰字是魯孔丘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云一本作
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史記亦作子孔丘之徒與滔滔者史記及孔鄭本並作悠悠者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丗之士哉漢石
經辟世之辟作避上句闕皇本兩辟字並作避耰而不輟說文耰作櫌漢石經作櫌不輟
子路行以告史記漢石經並無行字夫子憮然曰漢石經無夫字廣韻
云憮或作無鳥獸不可與同羣皇本羣下有也字三國志注作吾不與鳥獸同
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三國志注與下有哉字以杖荷篠
本又作條又作莜說文玉篇並作莜皇本作蓧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文
選注兩引芸亦作耘君臣之義漢石經作之禮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廢
下有也字皇本後漢書注並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監本毛本絜作潔漢石經
與此同道之不行皇本行下有也字朱張朱鄭作侏不辱其身皇本
身下有者字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

作佚身中清史記身作行廢中權廢鄭作發三飯繚適蔡廣韻繚作
寮入於河皇本於作于下於漢於海並同播鼗武漢書及釋文鼗作鞉皇本作鞀
入於海漢石經於作于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云本今作施筆解云施
當爲弛則不弃也漢書不下有可字禮記正義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
一人漢書無作毋仲突仲忽漢書作中突中曶季騧廣韻云騧或作𠘧
子張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後漢書注士作君子文選
注作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本拒作距釋文
同云距本今作拒下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是以君子不爲也漢書不作
弗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虞翻易注無百字望之儼然儼本或作
嚴皇本同則以爲厲已也厲鄭讀爲賴子游曰漢石經游作斿子夏
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監本毛本埽作掃釋
文同云今作埽周禮注無小子二字大戴禮注作子張曰子夏之門人酒埽應對進退出入則可也
抑末也末或作未非也焉可誣焉漢書誣作憮其唯聖人乎監本
毛本唯作惟漢石經與此同漢書作其唯聖人虖吾聞諸夫子漢石經無夫子人
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也者是難能也皇本無能字子貢曰
漢石經貢作攅下並同紂之不善皇本善下有也字不如是之甚也
漢石經之作其如日月之食焉皇本作蝕也衛公孫朝問於子
貢曰史記作陳子禽問子貢曰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隧賢者識其大
者漢石經及漢書孟子章指識並作志下同譬之宮牆白虎通及皇本之作諸漢石經
作辟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牆亦作牆闚見室家之好

漢石經及監本毛本闕作窺皇本釋文與此同夫子之牆數仞皇本夫子上有大子
不得其門而入皇本入下有者字夫子之云皇本無之字丘陵
也後漢書注作猶邱陵焉日月也後漢書注及皇本日月上並有如字人雖欲
自絕皇本絕下有也字文選注作人雖自絕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後漢書注無兩也字道之斯行皇本道作導綏
之斯來漢書作徠
堯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兩引一作皇王后帝一作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漢石經無作毋罪在朕躬漢石經及皇本此句並無罪字脩廢
官各本脩作修四方之政行焉漢書及皇本焉並作矣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漢書後漢書文選三注兩民字俱作人信則民任焉
漢石經及皇本無此句公則說皇本作公則民悅子張問於孔子曰
皇本問下有政字古論語此章以下別爲一篇擇可勞而勞之皇本擇下有政字
儼然人望而畏之公羊傳注釋文儼作嚴云本又作儼不教而殺謂
之虐漢書殺作誅猶之與人也筆解云猶之當爲猶上出內之吝
內本今作納皇本及釋文並與此同監本毛本亦作納子曰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漢書及皇本釋文毛本並作孔子曰無漢書作亾又漢書及後
漢書注文選注筆解並無也字

右論語

爾雅序夫爾雅者爾字又作邇雅字亦作疋辯同實而殊号者
也監本毛本号作號六藝之鈐鍵鍵字又作楗並多紛謬謬本或作繆會

粹舊說會本又作檜搴其蕭稂搴字作攓又其所易了了本亦作憭
輒復擁篲清道篲字又作彗企望塵躅者躅本又作蠋
爾雅卷上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
四此條總目各本皆無之卷中卷下仿此釋詁第一樊光李巡本詁作故初哉
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哉亦作栽胎本或作台俶字又作俶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烝本又作蒸䶑廓宏溥
介紑夏憮麗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
穹壬路滛甫景廢壯冢簡劉昄晊將業蓆大也丕字
又作丕訏字本又作盱劉釋文作劉晊本又作至又作胵迄臻極到赴來弔艐
格戾懷摧詹至也格字或作佫賚貢錫畀予貺賜也貺本
或作況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
也鮮本或作誓沈旋云古斯字郭音義云本或作尠非古斯字靖惟漠圖詢度
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基本或作諆石本初刻漠圖作謨圖
慮謨作慮謀磨改謨爲漠謀爲謨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
秩常也範字或作范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齯釋文作兒云
本今皆作齯壽釋文作薵云本又作壽紹䶑嗣續纂綏績武係繼也
文選注係作系忥謚溢蟄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忥本或作氣
隕磒湮下降墜摽蘦落也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磒誤作殞命
令禧畛祈請謁訊誥告也各本禧皆作禧後漢書注訊作誶釋文同云一
作訊虧壞圮垝毀也虧字又作虧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

旅陳也釋[illegible]天作屐云本作手 宷寮官也寮字又作僚 績緒承業
服宜貫公事也服本或作服又作服字 永兼引延融駿長也
駿本或作俊又作竣 犯耆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堪字又作戡孫炎本作
同 亹亹孜没孟敦勗釗茂劭勔勉也亹亹字或作亹亹本或作
亹敦文選注作亹茂字又作懋亦作孞勵字本作僶又作黽 鶩務昏暋強也暋或
作旻監本此下有釋詁下標題一行非 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陽字或作暘
肅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晉本又作晉藎本又作盡 詔亮左右
相導也導本或作道下相導同 詰鞏堅篤掔虔膠固也詰或作結
疇孰誰也疇本又作𠷎 鰓燮和也鰓本又作協 又㦎悉卒泯忽
滅罄空畢罊殲拔殄盡也卒字又作猝本或作悴字罄 苞蕪茂
豐也後漢書注苞作蕃古本蕪作蕪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樓聚也
裒古字作褎本或作捊說文鳩作勼釋文作摟云本或作樓非詩疏作婁樓 寁駿肅亟
遄速也寁本或作疌亟字又作急 蟄阮阬滕徵隍漮虛也蟄本或作
敘濛字又作數郭云本或作荒某本或有荒字廣韻作㡃 洋觀裒衆那多也那本
或作詶 流差柬擇也文選注柬作簡 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
頠瘽瘉鰥戮癙癵瘇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瘻瘵
瘼瘽病也頠字或作痱瘽字亦作勤釋文瘴下又有瘐字今經注無此字疷本作疧 恙
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盱本或作忏 倫勩邛敕勤愉庸
癉勞也勤字或作勩亦作肄邛監本訛作卭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敕本又作飭癉
本或作單 勞來彊事謂翦篲勤也來本又作勑或作賚篲本又作彗石本彊

字後人摩改作彊各本同 禋祀祠蒸嘗禴祭也嘗字又作常禴字又作礿 頭
蔌替戾底止徯待也蔌字又作疾亦作阨替毛本作暜底或作底非也監本毛
本譌作底 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惇字又作㥏仍本或作扔
肶本或作膍竺字又作篤 話猷載行訛言也猷字亦从犭訛字又作吪亦作譌
遘逢遇遻也遻字又作忤 監瞻臨涖頫相視也監字又作鑑頫
監本毛本訛作頫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訖徽妥懷安按替戾底厎
尼定曷遏止也監本毛本厎誤作廢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 豫射猒也
射字又作斁猒監本毛本作厭 弛易也弛謝嶠本作施 酬酢侑報也侑本或作
宥 毗劉暴樂也毗樊本作庇暴本又作爆樂本又作爍舍人本作爆爍 覭髳
茀離也說文茀作弗 蠱諂貳疑也諂或作㥏 楨翰儀榦也釋文
榦作幹云本又作幹又作翰 疆界邊衛圉垂也釋文疆作壃云經典
作疆假借字 昌敵彊應丁當也應本或作膺 嗟咨𧦝也𧦝本或作
謗 閑狎串貫習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 揮盝歇涸竭
也釋文竭作渴云本或作渴 挋拭刷清也刷字又作㕞 饁饟饋也饋本
或作餽 廞熙興也禮記疏廞作興熙作喜 廢稅赦舍也廢字亦作癈 棲
遲憩休苦㦬齂呬息也棲各本作棲憩本或作愒㦬孫本作快又作嘳 契
滅殄絕也契字又作挈 [illegible]稀算數也篹字又作算 又艾歷覛胥
相也覛字又作脈文選注作脈胥相視也 又亂靖神弗㴋治也又字又作
雙亦作刈㴋某氏作屈 𢧵穡獲也𢧵本又作職穡本或作嗇 俾拼抨使也
抨字又作伻 儴仍因也儴樊本作攘 烈枿餘也枿本或作栓又作木 迓

迎也釋文迓作訝云又作迓郎尼也尼本亦作昵邇幾暱近也文選
注暱作暱貉嘆安定也嘆本亦作莫卒猷假輟已也卒又作碎下並
同求酋在卒就終也釋文求作逑云又作求就或作殧又作殧終釋文作殄云
本又作終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殂本又作徂落釋文作殆云本又作
落

釋言第二宣徇徧也徇本又作侚樊本作殉馹遽傳也釋文馹作
驛郭音義云本或作遷格懷來也釋文來作徠云本今作來畛底致也監本
毛本厎誤作底律遹述也詩疏律作聿遹作曰俞盒然也盒一本作荅敖
憮傲也監本毛本憮誤作憮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幼鞠稚也郭音義云鞠一
作蘊釋文監本毛本稚並作穉㥄褊急也㥄本或作極又作亟貿賈市也貿字
又作賈屏隱也屏字又作㨘荐原再也舍人本原作𠪚憮敉撫
也毛本敉誤作敉臞脙瘠也臞字又作癯桄熲充也桄孫作光屢暱
亟也釋文屢作婁云本又作屢爽忒也忒或作忒饙餾稔也饙字又作餴稔
字又作[illegible]鞫究窮也鞫字又作鞠鹵矜鹹苦也釋文矜作矜云本又作矜
流覃也覃本又作燂字䝨逐彊也釋文彊作強云本又作彊禦圉禁也
禦本或作御蕭葝彰也蕭葝字或作㽞葝盍割裂也舍人本盍作害邑
支載也邑字又作擁謹諈累也累本又作纍字亦作絫庇庥廕也
庥字又作休舍人作蔭廕字亦作蔭祺祥也舍人某氏及詩疏祺並作禎兆域也
兆本又作垗替廢也毛本替作替下同淩慄也淩樊作淩慄慼也慼字
又作戚傋舉也文選注傋作稱坎律銓也坎字又作欿彊暴也暴字

又作䖘彊後人磨改作強宼肆也各本宼作寇瘞幽也瘞或作瘗氂罽也
氂本作犛奘駔也駔沈旋集注本作麤孫樊二本並作將且而無奘駔沈集衆本合爲一字
舫泭也舫樊本作坊泭字或作游樊本作泭洵龕也龕字或作含本今作龕是
則也說文是作提僁聲也僁字又作㥶惄飢也惄本又作愵猗介
也李孫顧野王舍人本並云猗羅也介別也謼謼也謼又作呼逜寤也孫本逜字
作午莊子釋文作遌忤也顁題也顁字又作定猷肯可也肯或作古肎字玉篇
同菼騅也菼字又作䓣騅詩疏作騅粲餐也釋文餐作飧云本又作餐渝變
也舍人渝作緰夷悅也釋文夷作恞云本又作夷戎相也戎本或作搣孺
屬也釋文孺作㒚云本今作孺熾盛也釋文作戠也云本作盛柢本也周禮
注柢作邸𡠗閒也𡠗舍人本作跳遾逮也遾字又作遰又作遞孫作遞斃踣
也釋文斃作斃云字亦作弊又作斃虹潰也虹顧作訌李本作降䵒膠也䵒字
又作䵒愧慙也愧本亦作媿莊子釋文作怍逡退也文選注逡作竣握具
也握李本作幄詩疏作屋閲恨也監本閲誤作閲閲恨孫作很曩曏也曩本亦作
曏楷柱也監本毛本楷柱作楷柱今石經及說文廣韻並與此同黹紩也黹監
本作黹毛本作黹並誤跳刖也跳本亦作剕塊堛也塊本作凷開闢也
闢本亦作辟袍襺也襺本亦作繭障畛也障亦作鄣翢纛也翢釋文監
本毛本並作翿纛字又作翳芼搴也郭音義云本又作毛搴逼迫也逼本又作
偪華皇也監本毛本誤作皇華也今石經及釋文並與此同

釋訓第三條條秩秩智也舍人本條條作攸攸兢兢憴憴戒
也釋文憴憴作繩繩云本或作憴憴晏晏溫溫柔也後漢書注作晏晏溫和也

惴惴憢憢懼也憢憢本又作嘵嘵　洸洸赳赳武也舍人本洸洸作
僙僙　薨薨增增衆也顧舍人本薨薨並作雄雄　烝烝遂遂作也釋文
烝烝作蒸蒸云本今作烝烝　委委佗佗美也委委諸儒本並作褘褘佗佗本或作
它它後人磨改作佗釋文監本毛本並同舍人引詩作褘褘它它　忯忯惕惕愛也
毛本忯忯誤作怟怟　偁偁格格舉也偁偁本亦作稱稱　丕丕簡簡大
也丕丕本或作丕丕　存存萌萌在也萌萌字或作蕄蕄玉篇亦作蕄蕄　懋
懋慔慔勉也慔慔亦作慕慕　赫赫躍躍迅也舍人本赫赫作奭奭樊本
躍躍作濯濯　坎坎壿壿喜也壿壿本或作蹲蹲　夢夢訰訰亂也
訰訰或作諄諄　爆爆邈邈悶也爆爆本作暴暴邈邈舍人本作藐藐　儚儚洄
洄惛也儚儚字或作懜懜音義云洄洄本或作惘說文作𢡋𢡋禬禬　版版盪盪
僻也盪盪李作蕩蕩釋文同云本或作盪盪　爞爞炎炎薰也釋文薰作熏云
本亦作燻或作薰　仇仇敖敖傲也敖敖本又作謷謷又作謷謷李舍人同傲也李
舍人作毀也　佌佌瑣瑣小也瑣瑣亦作瑣瑣　痯痯瘐瘐病也瘐本
今作庾　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
怲奕奕憂也殷殷釋文作慇慇云本今作殷殷惸惸本或作煢煢後漢書注引惙惙怛憂
也　畇畇田也畇畇本作畇畇　或畟畟耜也畟畟字或作稷稷　烰烰
烝也釋文作蒸也云本今作烝　俅俅服也俅俅本亦作絿絿　鍠鍠樂也
釋文鍠鍠作喤喤云又作鍠鍠　穰穰福也釋文穰穰作禳禳云本今作穰穰　雝雝
喈喈民協服也雝雝本或作雍雍又作廱廱　佻佻契契愈遐急也
愈本或作俞　宴宴粲粲尼居息也釋文宴宴作燕燕云字又作宴宴　哀

哀悽悽懷報德也悽悽郭本或作萋萋　儵儵嘒嘒罹禍毒也
樊本儵儵作倏倏　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旦旦本或作悬悬　皋皋琄
琄刺素食也樊本皋皋作浩浩　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懽懽釋文
作灌灌云本或作懽懽愮愮本或作摇摇樊本作遥遥又作恌恌佻佻　速速蹙蹙惟
逑鞠也速速亦作求求　粤夆掣曳也掣本或作摩　不俟不來也說文
俟作竢釋文同云本今作俟字來本或作倈逨　每有雖也莊子釋文作每雖也　饎酒
食也李舍人本饎作喜　如琢如磨自修也琢本或作瑑非也　瑟兮
僩兮恂慄也僩本或作撊　赫兮烜兮威儀也監本毛本烜作亘釋
文與此同云今並作烜字　既微且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尰本或作
瘇骭郭作扞　是刈是穫鑊煮之也刈釋文作乂云本亦作刈監本毛本穫
並作濩釋文亦作護煮云又作穫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舍人本敏
作畝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　襢裼肉袒也襢本或作袒
馮河徒涉也馮字又作憑　籧篨口柔也籧本或作篨　辟拊心
也辟字宜作擗監本毛本並作擗　殿屎呻也殿屎或作唸吚又作殿屎　幬謂之
帳幬本作裯　侜張誑也侜本或作倜　凡曲者為罶本或作罶毛本
為誤作謂
釋親第四　晜孫之子為來孫釋文作徠孫云本亦作來　宗族監本
毛本此行標題與下母黨妻黨婚姻四條並誤在經前　女子謂兄之妻為嫂
釋文作嫂云本今作嫂　夫之兄為兄公釋文作妐云本今作公　兩壻相
謂為亞又作婭

釋宮第五西南隅謂之奧本或作㭂東南隅謂之窔本或作窅又作窔舍人作宎漢書注作宎玉篇作宧楣謂之梁楣或作楣落時謂之戺本或作戺垝謂之坫垝本又作庋牆謂之墉墉或作牗鏝謂之杇鏝本或作槾又作漫椹謂之榩椹本或作砧榩本亦作虔雞棲於弋爲榤釋文榤作栖云又作榤下同俦謂之突本又作宊其上楹謂之棁釋文作䉀云本或作棁閞謂之槉閞本亦作弁栭謂之楶本或作格舊本皆作節說文亦作楮檐謂之樀郭又作樀兩階閒謂之鄉本又作嚮廣韻作嚮宮中之門謂之闈後漢書注作宮中小門所以止扉謂之閎本亦作閣宮中衖謂之壼釋文作壼云本或作壼廟中路謂之唐釋文作隋云本今作唐堂途謂之陳周禮注途作涂二達謂之岐旁岐釋文作歧樊本作歧九達謂之逵本或作馗室中謂之時玉篇作跱陝而脩曲曰樓陝俗作狹或作狎字毛本脩作修

釋器第六木豆謂之豆本又作梪瓦豆謂之登本又作鐙說文作𧯠繫傳同盎謂之缶左傳疏盎作罌康瓠謂之甈李本康作光斪斸謂之定斪本或作拘非斸本或作鐲定或作錠斫謂之鐯字又作櫡㔉謂之疀說文㔉作斛釋文疀作𨫼云或作疀文選注作鍬謂之𣂏嫠婦之笱謂之罶說文作罾籗謂之罩字又作𥳃槮謂之涔槮爾雅舊文并詩傳並米旁作罧云字書作罧李舍人並作𥹇兔罟謂之罝兔文作菟麋罟謂之罞本或作茅彘罟謂之羉本或作罠大版謂之業釋文作𤗳二本或作業衣統謂之𧙹統本又作𧙹黼領謂之襮領釋文作衿云本又作領衣眥謂之襟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皆誤作眥扱衽謂之襭說文作𢷃謂之擷衣蔽前謂之襜釋文作幨云本或作襜婦人之褘謂之縭褘釋文作幃云本或作褘又作縭縭本或作褵𨍭首謂之革首本或作古省字㩴者謂之𣝕釋文作欄魚曰斮之李本作之冰脂也孫本冰作凝肉謂之羹又作羮有骨者謂之䏧本又作𦛨澱謂之垽玉篇作𣲿欵足者謂之鬲欵本或作窾䰝謂之鬵䰝本或作甑鉼金謂之鈑本亦作版周禮注同象謂之鵠本亦作鶴犀謂之剒本或作厝木謂之剫玉篇作𣏌金謂之鏤字又作鎪骨謂之切本或作𠜗周禮注作珠謂之切璆琳玉也璆本或作球簡謂之畢李本作篳滅謂之點李本作沾孫本作坫璧大六寸謂之宣本或作瑄廣韻及漢書注並作瑄再染謂之䞓周禮注作竀竿謂之箷李本作箟革中絶謂之辨玉篇廣韻並作辧鏤鋟也釋文鋟作鋟云字又作鋟

釋樂第七大磬謂之𪔂𪔂字又作𩐎沂或作𣂈又作𩐎大塤謂之嘂本或作𡂑器本或作𡀑大簫謂之言本或作䇾小者謂之筊本或作笅字小者謂之𥳟監本毛本誤作篎大篪謂之產釋文作𥴧云又作產其中謂之仲或作筗同徒吹謂之和吹本或作龡徒擊鼓謂之咢本作鄂徒鼓鍾謂之脩釋文作修云本作脩字監本毛本同徒鼓磬謂之𡨄本或作蹇字同或作寋字非大鼗謂之麻鼗本或作鞀

釋天第八四氣和謂之玉燭今石經及孫本文選注疏遊經並與此同

監本毛本作四時夏爲長贏本或作贏今石經同四時和爲通正謂
之景風文選注作四氣和爲景星甘雨時降論衡作甘露穀
不熟爲饑本亦作飢又作古鈠字周禮注作後監本毛本作飢下仍饑同蔬不熟
爲饉周禮注疏作蔬果不熟爲荒周禮注作疏穀皆不熟則曰大荒仍饑
爲荐李本作薦字大歲在甲曰閼逢大本今作太下仿此今石經與此同
監本毛本並作太史記歷書閼逢作焉逢在乙曰旃蒙歷書作端蒙在丙曰
柔兆歷書作游兆徐廣曰一作游桃在丁曰強圉強本或作彊字歷書作彊梧
在戊曰著雍著本或作祝字雍釋文作雝云字又作廱本或作黎字歷書作徒維在
己曰屠維歷書作祝犂在庚曰上章歷書作商橫在辛曰重
光歷書作昭陽在壬曰玄黓歷書作橫艾在癸曰昭陽歷書作尚
章在卯曰單閼孫本作蟬焉淮南子作單遏在巳曰大荒落歷書
作大芒落天官書作大荒駱在未曰協洽歷書作汁洽在申曰涒灘
本或作灘禮器碑作涒歎在酉曰作噩本或作咢歷書及淮南志逵作作鄂漢書作作
詻在戌曰閹茂歷書作淹茂淮南子漢書並作掩茂在丑曰赤奮若
歷書作泑漢在丙曰修本亦作脩三月爲寎本或作窉廣韻同五月
爲皋或作高十月爲陽本或作霷南風謂之凱風釋文作颽云又作
凱北風謂之涼風涼本或作古飄字焚輪謂之穨焚釋文作棼云
本或作焚監本毛本穨作穨釋文同云本或作穨隤風雨火爲庉本或作炖風而
雨土爲霾釋文作霾云本作霾天氣下地不應曰雺或作霧地
氣發天不應曰霧本亦作霿螮蝀謂之雩螮本或作蝃蝀蜺爲

挈貳蜺釋文作霓云本或作蜺挈本或作契雨霓爲霄雪霓本或作霰霄析
木謂之津左傳疏無謂字營室謂之定釋文作顁云本或作定營室
東壁也釋文作東辟云本又作壁大梁昴也昴本或作昴濁謂之畢
濁本作噣咮謂之柳咮本或作喙何鼓謂之牽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改何作河今石經及釋文監本毛本並同原刻彗星爲欃槍釋文彗作篲云本今作彗
奔星爲彴約玉篇作彴約夏祭曰礿本或作禴祭地曰瘞薶
後漢書作埋祭山曰庪縣庪本或作庋又作攱周禮注作庋繹又祭也
繹本或作禘夏曰復胙釋文作昨云本又作祚亦作胙各本無此句宵田爲
獠或作燎繞帛縿本或作襳又作縿祴彡下同又作注旄首曰旌本又作旍
旌旂本又作旗
釋地第九濟河閒曰兗州濟本又作泲下同秦有楊陓本或
作紆非也續漢書注作楊紆楚有雲夢本或作䕅齊有海隅本或作嵎廣韻作
作嵎燕有昭余祁孫本作祇鄭有圃田圃本或作囿周有焦護
釋文作穫云又作護中陵朱滕釋文作縢云又作滕北陵西隃史記集解作俞
梁莫大於溴梁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監本溴誤作溴有醫無閭
之珣玗琪焉李本醫作毉監本毛本玗誤作玗西方之美者續漢書注
作西南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釋文琅作瑯云又作琅有幽
都之筋角焉筋本或作䈥字非其名謂之鶼本或作䳍南方有
比翼鳥焉本或作比翌又作䎒與邛邛岠虛比邛邛本或作駕
鶡釋文岠作岠虛作驢云駏本或作岠又作駏驉本或作虛又作㠊爲邛邛岠虛齧

甘草蘦本或作蘦其名謂之蘦監本誤作靨今石經釋文毛本並與此同中有枳首蛇焉枳本或作蚑監本毛本作軹今石經及釋文並與此同郊外謂之牧李本牧作田字牧外謂之野本或作埜古字下溼曰隰溼俗作濕隰釋文作隰云本或作隰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左傳注作廣平曰陸陂者曰阪陂又作坡田一歲曰菑本或作甾三歲曰畬本或作畭西至於邠國邠本或作豳字說文玉篇作汃觚竹觚本又作孤北戶後漢書注作北土西至日所入爲大蒙監本大作太

釋丘第十如乘者乘丘釋文乘作乘云本作椉水潦所止泥丘泥依字作尼又作屔廣韻作泥當途梧丘今石經與此同監本毛本當作堂釋文途作涂云字又作途水出其前渻丘渻本或作消水出其左營丘禮記疏史記集解並作水出其前左曰營邱邐迤沙丘釋文迤作迆云字或作迤史記集解邐迤作邐遲右陵泰丘史記集解作太邱如畝畝丘釋文畝作畝云本或作畝望厓洒而高岸厓字又作涯陝隈陝本或作陜外爲隈今石經及李本釋文詩疏並作爲鞫左傳疏及監本毛本與此同谷者溦本又作湄

釋山第十一一成坯或作伾釋文尚書正義水經注並同後漢書注作岯銳而高嶠史記正義作橋卑而大扈釋文作嶇云或作扈小山岌大山峘說文岌作嶅峚者厜㕒本或作匿㕒又作㟧巖山如堂者密又作崈重甗隒本或作巘大山宮小山霍山海經注宮作繞水經注作大山曰宮小山曰霍小山別大山鮮或作嶰文選注作嶰多小石磝字或作磽多大石礐字或作礭又作埆山上有水埒字或作浖石戴土

謂之崔嵬戴本或作載下同陵夾水澞本又作虞

釋水第十二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釋文及今石經監本毛本縣並作懸沈泉穴出後漢書注作汎泉仄出也仄本亦作側汎漢書注後漢書注並作側過辨回川過本或作渦同又作㳀歸異出同流肥水經注流作曰瀵出大尾下水經注引呂忱云爾雅異出同流爲瀵尾字或作涎屁水醮曰厬醮字或作潐厬字又作漸說文作氿水自河出爲灉字又作灉水經注史記正義並作河有灉汶爲灛水經注作闡過爲洵過又作渦或作過汝爲濆水經注史記集解並作汝有濆梁爾雅本濆亦作涓河水清且瀾漪瀾釋文作瀾云李依詩作漣漪本又作猗直波爲徑釋文作徑云字或作徑水草交爲湄本或作瑂瀓瀲四字深則厲本或作濿繇膝以下爲揭膝字又作厀下同紼縭維之紼本或作綍又作紱紼䋞也䋞本或作綷天子造舟造或作阜大夫方舟方或作舫士特舟特又作犆小洲曰隋字又作渚本或直云小洲曰渚說文亦作渚小隋曰沚本或作涛小沚曰坻本或作墀本又作泜河出崑崙虛色白虛本又作墟大史釋文作太史云本今作大鉤盤釋文作般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般

釋草第十三草亦作艸茖山蔥本又作葱勤山𧄍勤字又作蘍廣韻作花𧄍本又作薤椴木槿監本椴誤作椵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槿釋文作堇云或作槿櫬木槿櫬本又作藽朮山薊朮本或作茮葥王蔧說文葥作蒴廣韻葥作萷蔧作彗菉王芻本又作蒭蔦蔵本亦作藍薦黍蓬孫李本薦作蘽孟狼尾玉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孟誤作孟瓠棲瓣舍人本瓠作瓡茹

蘆茅蒐茹字亦作藘石本蘆字後人磨改作蘆各本同果贏之實栝樓本或
作苦蔞虉綬虉又作鷊戎叔謂之荏菽叔釋文作尗云本亦作菽蘾烏
蘾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監本蘾誤作蘾蘾懷羊監本毛本蘾誤作蘾釋文與此
同葖蘆萉後漢書注作菔簜竹簜本或作簜莕接余莕本亦作荇說文作
莕接說文及顏氏家訓作萎余本或作荼非熒委萎釋文委作孚云本亦作委竹萹
蓄竹本又作筑葴寒漿釋文寒作㵵云本今作寒薢茩芵茪芵本亦作決茪
釋文作光云本或作茪芍鳧茈本又作茈蘱薡蕫本或作蕫蕵英蕵本又作
稊虋赤苗虋本亦作虋臺夫須臺字又作薹須云本今作須釋文蘮
蒘本亦作蒘蘮本又作罰莔貝母監本莔誤作莔荍蚍衃本或作芣又作衃
蕇亭歷字或作葶歷薜庾草庾字或作蕍蔜蕿蘋蔜釋文作蔜云本今
作蔜蔜字或作蘋離南活莌離釋文作蘺云本今作離莌字或作萈須葑蓯
釋文須作蕦云本今作須䔧蔓于蔓或作曼柱夫搖車柱本作柱或蘄茝
蘼蕪釋文蘼作麋云本今作蘼茨蒺蔾茨或作蘋監本毛本蔾作蒺釋文與此同蕁
莐藩莐字或作芜蕍蔦本又作鳥莞苻蘺莞本或作莧蘺本或作離荷芙
渠本又作蕖釋文今石經與此同廣韻及監本毛本並作蕖其葉蕸字或作葭衆家並無
此句惟郭有然就郭本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其華菡萏釋文作萏云字又作蔺本
今作萏其根藕字亦作蕅其中的或作菂蕡枲實蕡本或作蕡監本毛
本枲作枲非菲葸菜葸本又作息蕢赤莧莧字亦作蕢蘠蘼虋冬
蘼又作蘪虋本皆作門亦作虋字苹蓱監本毛本苹誤作萍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蓱釋
文作萍云本或作蓱藬牛蘈蘈本又作蘈藚牛脣釋文作脣云本今作唇連

異翹字亦作翹澤烏蓲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蓲誤作蘧傅橫目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橫作橫各本同蔆蕨攈蔆釋文作蔆云字又作蔆本今作蔆大
菊蘧麥蘧字或作遽麥亦作麦蘜治蘠蘜字或作菊蘠廣韻作墻唐蒙女
蘿釋文唐作蓎云本今作唐菺戎葵釋文戎作茙云本今作戎蕧盜庚本又作蕧
莩麻母莩本又作芓字說文作芓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莩誤作莩倚商活
脫倚舍人作猗商釋文作蔏云本今作商脫字又作莌蘵黃蒢蘵字又作職藒車
芞輿本多無車字與字或作萬惟郭謝及舍人本同衆家並作蒢蔠葵蘩露蔠釋
文作終云本亦作蔠今作終蒤委葉蒤釋文作蒤云字亦作蒤委字或作萎鉤藈
姑藈本或作睽姑釋文作菇云本今作姑望椉車椉本又作乘車釋文作居云本亦作
車困衱袶本今作袶攫烏階各本攫作欆杜土鹵釋文作鹵云本又作
鹵眛薂各本眛皆作蘇監本誤作蘇樊本作蘇薂麥中馗菌舍人本馗作鳩釋文
菌作蘊云本今作菌菌小葉菌字又作菌鄰堅中鄰字又作蕣簢筡中
簢字或作懲仲無笐本又作亢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釋文作笐䈴箭萌釋文
箭作篛云本今作箭素華軌鬷素又作索藄月爾釋文藄作綦云字亦作藄姚
莖涂薺釋文涂作蒤云本今作涂蒙王女今石經及廣韻並與此同監本毛本誤作
玉女藗牡茅釋文藗作云本又作藗蕨蘢字亦作蘢繁由胡釋文繁作蘩云
字今作繁莣杜榮莣字亦作芒杜舍人作牡的薂釋文的作菂云本今作的薂字又作
敫葽繞蕀蒬蕀釋文作棘云字或作蕀茦刺字又作刺又作刺蕭萩監本
毛本誤作荻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薚海藻本亦作藻長楚銚芅釋文長作萇云
本今作長銚字或作銚芅字亦作弋芣苢馬舃苢字亦作苡舃釋文作蕮云本今作舃

芁東蠡［芁本亦作芃］𦺇麋舌［釋文麋作蘪云本或作麋］其萌虇［本或作藿］
非　蘮蒘　葟華榮［葟本亦作皇］卷施草拔心不死［施或作葹釋文］
［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誤作施］蒟茇［字又作茇］攫橐含［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監本］
［本擭作攫毛本作攫並誤］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衆家並無不字郭雖不注而音］
［義引不榮之物證之則郭本有不字］

釋木第十四　稻山榎［舍人本又作櫝］椵杝［今石經釋文並與此同監本毛］
［本柀誤作根］柀㮨［字或作杉］椋即來［釋文作椋云本今作來］栵栭［釋文作檽］
［云字又作栭］柚條［柚或作櫾條字又作樤］楥柜柳［柳又作桺］味荎著［監本］
［毛本味作昧釋文同云本今作味荎舍人本作柢著舍人本作都樊本作屠］櫙荎［櫙本或作］
［藍］狄臧槔貢綦［監本毛本臧誤作藏廣韻及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舍人本槔作臯］
［樊本作㭒］朹檕梅［朹廣韻作杭又作朹檕本又作槃樊本作櫎］朻者聊［釋文今石］
［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朻誤作料］魄榽橀［本亦作盍］梱無疵［本又作櫴］諸慮
山櫐［慮字又作攄櫐字或作虆下同］㰁虎櫐［㰁本又作攝又作虆］杬魚毒［杬本］
［又作芫監本毛本誤作杭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檓大椒［檓監本誤作檓椒字又作茮］
無姑其實夷［舍人本作橨］休無實李［休又作林］痤椄慮李［廣韻］
［作挫接櫨李又作痤接櫨李監本毛本亦作痤接慮李］駁赤李［駁字亦作駮］棗壺
棗［壺或作槿］邊要棗［要字或作𣛕］楊徹齊棗［徹本或作樧］煮填棗
［填本或作顛］蹶泄苦棗［蹶本亦作蹶廣韻同泄釋文作泄］還味稔棗［稔又］
［作稔監本誤作稔今石經作稔］樸抱者［樸字又作樸］謂櫬采薪［舍人引上櫬梧］
［來合此句以謂字作彙］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樊本作炕玉篇作炕］大而

皵楸［釋文皵作皵云字或作㯷今本作散］桋赤楝［楝又作樕］灌木叢木［灌釋］
［文作貫云字又作灌叢本或作叢］枹遒木魁瘣［遒又作遒］棫白桵［本或作桵］
梨山樆［梨字亦作梨樆本亦作離非］桑辨有葚梔［辨各本皆作辦葚本或作］
［椹］櫠椵　樸心［釋文樸作樸云本今作樸詩疏作樸檄心］棧木干木［樊本干作杆釋］
［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作于誤］木自獘柛［獘字又作斃詩疏同］立死椔
［釋文作甾續漢注詩疏並作菑］蔽者翳［詩疏蔽作㢋］下句曰朻［本又作樛］如
竹箭曰苞［本或作枹］祝州木［監本毛本祝作柷釋文同云祝本今作祝］椒樧
醜莍［釋文椒作茮云本今作椒］棗李曰疐之［疐亦作疐］樝梨曰鑽之
［樝字亦作查］木族生為灌［釋文作欑云或作灌］

釋蟲第十五［蟲本亦作虫］螜天螻［廣韻螜作螜］螾衘入耳［衘本］
［又作蚻］蠽茅蜩［蠽釋文作蠘云本今作蠽茅本或作蓋］蜓蚞螇螰［蚞本或作］
［沐非］諸慮奚相［慮本或作櫖舍人本作桑］蜉蝣渠略［蝣本又作蟝略或作］
［蟲］蛂蟥蛢［蟥本或作黃］蠸輿父守瓜［父字或作釜］蝚蛖螻［螻或］
［作虩非］不蜩王蚥［監本作父］姑螿強蝆［蝆監本毛本姑作蛄蝆本或作芉］不
過蠃蠰［過本或作蝸］蛺蝶螂蛆［蛺字亦作蛺蝶字亦作蛆毛本作蒸廣韻及釋］
［文監本並與此同］蟋蟀蛬［蟋本或作蟋蟀本或作蟹說文同］蛗螽蠜［螽本或作］
［蠜蠜本或作蠜下並同］草螽負蠜［釋文負作蝜云字或作負］蜤螽蜙蝑［蟴本蜙］
［又作蟴蜙釋文作蟴云字亦作蜙］蟿螽螇蚸［蚸或作蜥廣韻作蠊監本毛本並作蜥］
土螽蠰谿［蠰字又作蠰誤］螼蚓蜸蚕［廣韻釋文並與此同監本毛本作蠶誤］
莫貈蟷蜋蛑［莫本或作蟇貈本又作貉下同蟷監本毛本誤作蟷釋文今石經並與此］

同虰蛵負勞釋文作𧌒云本今作勞螺蛄𧎴螺字又作螻玉篇作螻蛄字或
作蟠蟠鼠負蟠字或作蟠負本亦作蟠又作蟠亦作蟠蛾羅蛾本作蛾又翰天
雞釋文翰作螒傅負版字亦作蝜蚜蝻何本或作蚵蠪朾螘朾本又作
虰次蟗鼅鼄鼅鼄鼄蝥蟗本或作蟗監本上鼅字誤作鼅土鼅本又
作蠭字又作蜂蟦蠐螬蟦本又作蠐蛜威委黍蛜本今作伊威委黍三字今兩
雅本旁或並加虫監本毛本蛜作蛜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蟰蛸長踦蟰或作蠨監本
毛本並作蠨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踦字从足虫旁作者非蠖蚇蠖蚇亦作尺果蠃
蒲盧果本又作螺又作蜾蠃本作蠃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熒火即炤釋文
作螢火云本今作熒密肌繼英繼字又作蠿蚅烏蠋烏釋文作鳴云本又作烏
王蛈蜴監本毛本王誤作玉雔由樗繭釋文雔作雠云本今作雔翥醜罅
釋文作鯱云本今作罅玉篇作𧕿蠭醜螸螸亦作蝓施作螸食葉蟘釋文作蟘云字
又作蟘又作蟦監本毛本並作蟘食節賊釋文作蠈云本今作賊食根蟊本亦
作蛑後漢書注作蝥
釋魚第十六魚字又作𩵋鮎舍人本無此字鱧字或作鱧又作蠡鯇
鯊本又作魦鮂黑鰦莊子釋文鮂作鰦鰹大鯛文選注作鰹鰝大鰕
監本誤作鰶釋文今石經毛本並與此同鱀是鱁是本或作鰻鱁本或作鱁非鯤小
魚鯤本作鰥鮥鮛鮪鮛字釋文作叔鱊鱂刀字亦作鮤鱊鯞鱖鯞
鰥本亦作鯤鱂本或作帚魚有力者鰴字或作鰴魵鰕鰕字亦作蝦鮅鱒鱒字鮎
作鯞鱖科斗活東科字或作蝌舍人本活東作顆東鼁鱦蟾諸鼁今石經
從說文作鼃諸釋文作蠩云本今作諸蜌螷釋文作𧓍云本今作螷蚌含漿蚌本

或作蟞鼈三足能鼈字作鱉龜三足賁龜字又作龜蠃小者
蜬本又作函蠃小者蜬衆家本皆作灌仰者謝衆家本作射前弇諸
果衆家作裹左倪不類倪亦作睨下同有本貝居陸贆字亦作猋小者
鰿釋文作鰿云字又作鰿貽貝貽本又作胎餘貾黃白文釋文貾作蚳云
字或作貾餘泉白黃文泉本或作蝝蟦小而橢蟦本或作蟦又作蟦又作
鰿蠑螈蜥蜴蠑本或作榮蜥蜴蝘蜓蜓字或作蜒螣螣蛇螣字又作
朕監本毛本作騰騰字又作騰又作𦡡蝮虺博三寸蝮釋文作蝮云字亦作蝮虺釋
文作虫云本今作虺
釋鳥第十七隹其鳺鴀隹如字旁或加鳥非也鴀本亦作夫不鳲鳩
鶌鳩鶌字又作鶌鴡鳩王鴡鴡本又作雎鵅鶅鵙鵙本亦作忌鵙釋文作
作鶅云本亦作鶅鶅老同本今作鶅下鷑鳩鵧鷎鶋本亦作鳧鳽鵁鶄鶄字亦作鶄
鴩鴀鶼鶼鷚本亦作鷚又作鶅與鵖鴔與釋文作與孫本作鵐本亦作徑鵯
天鸙鸙本又作鸙鷽山鵲鵲釋文作鸛云本亦作鸛鶭負雀負字或作鶕
桃蟲鷦其雌鴱雌字或作鴜鳩廣韻同鶠鳳其雌皇本亦作凰
鷑鳩鷑釋文作鷑鳲渠渠字或作鶌鸒斯鵯鶋本多無斯字案斯是詩人叶句
之言後人因爾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鶠本或作居燕白脰烏燕字或加
鳥旁者非監本誤作鳥各本並與此同鴽鴾母鴽字或作𪆰舍人本作鴽密肌
繫英釋文作鷄本今作密肌繫鶴云鷄本今作英燕燕鳦本或作乙鴟鴞鸋鴂
鶨鷦或作鶨狂茅鴟狂本或作鵟茅本或作鶜鶹鷅劉疾劉字或作鶹生噣
雛雛字或作鶵爰居雜縣爰本亦作鶢居本或作鶋雜縣作𪆷雜字亦作𪆷春鳸鳻鶞

本亦作分遁 鵖鴔戴鵀本亦作鵀 鶭澤虞鶭本或作鴋 鷯鶉其雄

鶛牝痹監本毛本庫作痺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鵁頭鵁頭字或作投鵁本或作鳩

萑老鵵本又作莬鵵本亦作䳜胡云字或作鶾 鶚鳥釋文 狂夢鳥

釋文狂作鵟云本今作狂山海經注意作夢 晨風鸇晨本或作鷐 鸉白鷢釋文

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本鸉字誤作楊鳥二字 鶅鶗母鶗字或作鷤 鷎須鸁

鸁字或作鷯 鼯鼠夷由鼯或作䶵由字或作蚰 倉庚商庚四字本或作皆

加鳥 鴩餔枝釋文作鴩餔或云鴩本今作鴩餔字或作鶹鼓本今作核 鷹鶆鳩鶆釋

文作來云字或作鶆 鶼鶼比翼鶼鶼眾家作兼兼 鷺舂鉏釋文作鷀鉏字又作

鉏 秩秩海雉秩秩本又作失失 鸐山雉釋文鸐作翟云本又作鸐 雗雉

鵫雉鵫字又作鶾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

監本毛本采作彩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下句倣此 南方曰𪆷本或作鷂 鸛鷒

鶝鶔鶝玉篇作䲹鶔字亦作鶝本亦作柔或作跦 鵲鵙醜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

本毛本鵙誤作鴟下文鴃伯勞也倣此 鳶烏醜鳶字亦作鳶鳥監本誤作鳥 鷹隼

醜鷹字或作鷹隼本或作鵻 鳧鴈醜其足蹼釋文作䗃云本又作蹼 烏鵲

醜監本毛本誤作鳥鵲今石經與此同 亢鳥嚨玉篇作吭 亢鳥少美長醜

為鶹鷅本亦作栗詩釋文作少美而長醜為鶹鷅

釋獸第十八 其跡躔躔字或作迹又作蹟 其跡速釋文作䢦云本又作

速 麚牡麌麚本又作麔亦作麚麌一作麔 其子麆本亦作麕 絕有力豜

廣韻作豣 兔子嬔嬔字又作娩釋文作嬎云本或作娩 絕有力欣本或作斦

䝐豶釋文豬作貑云本今作䝐 奏者豱奏本或作豱下同 豕生三豵周禮

注作猰· 所寢櫓櫓舊本多作猸非 四豴皆白豥釋文豴作蹢云本今作猹

虎竊毛謂之虦貓虦字又作䖮 虪黑虎釋文虪作云本今作虪 貀

無前足貀本又作豽 鼳鼠身長須而賊鼳本多作臭監本毛本誤作鼳

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後鼠屬鼳鼠倣此廣韻無而賊二字 其子狗本或作豿 絕有

力麙本或作䶢 貍子貄貄眾家作肆又作隸舍人本作貄 貈子貆貈本作貉貆同

禮疏作貒 其子豰本又作豰 麔父麇足釋文麔作麔云本或作麔 貙獌似

貍獌本亦作貓 麠大麃麠本或作麖 麐大麕麕本或作鹿監本麐亦作麔誤

猰貐類貙猰字亦作猰或作窫貐字或作窳 狻麑字又作猊 驨如馬驨本

作嶲 麐麕身牛尾麐本作麟 又猶如麂舍人本猶作獸 貄脩毫貄本

又作肆亦作肆脩毛本作修釋文與此同毫本或作豪 貙似貍廣韻作貍 兕似牛

兕本又作光 彙毛刺彙本或作猬作蝟亦作蝟 又狒狒如人狒字又作䨲或

作䨲說文作䨲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說文作狐貍貈其足蹞 蒙

頌猱狀猱本或作獿 猱蝯善援釋文蝯作猨云本或作蝯 貜父善顧

貜字亦作貜說文同 麔麚短項說文麔作麔 蜼卬鼻而短尾卬監本毛

本誤作卬廣韻作仰 時善乘領乘本或作乘 猩猩小而好啼釋文作嗁

云又作啼 寓屬舍人本寓作周禮注作禹 鼢鼠鼢字亦作蚡 鼬鼠鼬字或作鼬

麋鹿曰齸齸字或作嗌 鳥曰䴏監本毛本誤作臭今石經及釋文蜀石經並與此同

釋畜第十九 騊駼如馬倨牙食虎豹倨字亦作居 騉蹄趼

善陞甗騉蹄漢書注作昆蹄字或作騉趼本或作研漢書注同陞本或作升漢書注同 絕

有力駥駥本亦作戎 膝上皆白惟馵馵字又作鄹 前足皆白騱

舍人本作雞後足皆白狗舍人本作狗駵馬白腹騵騵字或作騮一

尾白駺本多作狼白達素縣釋文監本本並作縣回毛在膺宜

乘釋文作棄云字又作乗在肘後減陽減本或作駭在背闋廣本或

作騻騋牝驪牡孫注改上騋牝為牡讀與郭異駵白駁黃白騜監本兩白

字並誤作曰駵馬黃脊騝本或作驀驪馬黃脊騽說文騽作驔今爾雅

本亦有作驔者青驪驎驒釋文驎作粼云本或作驎青驪繁鬣騥本又作柔

白馬黑鬣駱鬣舍人本同衆家本並作髦詩釋文引樊孫本作黑馬白髦白馬

黑脣駩孫本作犉云與牛同稱本或作犉一目白瞯釋文作瞯云本又作瞯

二目白魚本又作瞧犪牛犪本或作犪字犪牛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監本毛

本犪誤作犪皆踊䟆䟆字或作挈黑脣犉釋文作犉云字亦作犉黑眥牰

本或作褭體長牬犪顏作牬羊牡羒羒又作粉犬生三猣毛本誤作猣

蜀子維維字或作餘馬八尺為駥釋文作戎云本亦作駥後漢書注作龍羊

六尺為羬本亦作羷雞三尺為鶤鶤字或作鵾今石經此後有標題六畜二字

按左傳疏兩見並云爾雅於馬牛羊豕犬雞之後題云六畜今驗石刻此處甚分明實無此題葢刻

石時已不從唐初舊本矣

右爾雅

又按唐石經後附刻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

九經字樣一卷與唐藝文志所載同考劉禹錫修

五經壁記云張參詳定五經文字書于論堂東西

廂之壁自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

歸於大同參自序云幸承詔旨與二三儒者分經

鉤考而共決之卒以所刊書于屋壁至其經典之

文六十餘萬至當之餘但朱發其旁而已猶慮歲

月滋久官曹代易儒復蕪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

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

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則參

所刊定五經文字既書于壁慮其歲久湮沒因撮

其要領撰成此書非謂此書即五經文字也石刻

首題五經文字序例得之自元度稱其書略去二

字而藝文志竟題為五經文字三卷後代率仍其

目實則非也又參序作於大曆十一年而文云□

□□書猶□□□□□□□蕩而無□□十年夏

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

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於二三儒者分

經鉤考而共決之云云此十年謂天寶十載也封

演聞見錄云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

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令國子司業張

參共相致驗政與碑合石本十年之上矣字已泐

其半而明人補字乃于無下缺處改為貞觀補字自□

□□書以下其十七字改為輙有所書猶未睹經文正體竟遊蕩而無貞觀皆謬不成文理

義攷遂謂石刻十年之上增貞觀二字疑石本非
唐人之舊蓋亦誤讀補字與石經連綴之本耳不
然參于大歷中爲國子監司業距貞觀十年已及
一百四十年安得有幸承詔旨之語且當時看書
上石屢易儒臣豈有書石之人於國家紀元詔旨
顛倒錯繆如此而無一人能爲審定者是又不待
辨而知之者也是書分別部居詳考說文字林石
經隸變經典相承同異以類分別爬羅剔抉使讀
者開卷瞭如以視顔氏干祿字書尤爲精確覃等
校定石經點畫偏旁多有根據參書非無功矣其
書成於大歷中而開成以前並未聞有刻石之事
驗石本筆迹與九經字樣無殊當亦與石經同時
所刻末有乾符三年參孫自牧并刻字人題名四
行則又僖宗時自收重校勘定所題其中如參字
改忝之類皆自牧手筆斧鑿之迹甚明亦非刻於
乾符中也今故類列于此九經字樣者覆定字體
官唐元度撰以補張書所略條例仍依張書之舊
故題曰新加九經字樣惟減百六十部爲七十六
部又爲雜辨部附于其末因補遺字少不能各出
子目減省繁冗創爲此例此變通之得其宜者也

又此書注音每以四聲之轉爲準與張書音某某
某反之例亦異元度自序云其聲韻謹依開元文
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盲則元宗以後反
字已宜諱言因變而用此䓁文志有元宗開元文
字音義三十卷卽元度所云開元文字者也其書
久佚不傳孫奭孟子音義中嘗引其說觀此書亦
可以知其大槪實韻書之創見者顧自四聲旣分
不能音各一字卽求之轉聲亦揔難于適當則反
切之用豈可盡廢後世鄉曲之士眛于聲韻兎園
册子輙作音某云云使人易曉卒致音讀乖譌未
始非此書作之俑也通考經籍考載九經字樣一
卷引崇文總目唐元度撰又五經字樣一卷引陳
氏曰唐元度撰當爲一書歧出五經卽九經之誤
然玉海又有斯定五經字樣之語與通攷所載正
同陳氏所見其卽重修本故有五經之目耶但陳
氏云往宰南城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
所刻遂爲家藏經籍之最古者開運本卽田敏所
進則又非重和中重修者宋史田敏傳稱敏所校
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爾雅諸條世頗非
之或此書標目亦敏所妄改歟疑未能明也宋元

以來二書並無刻本近揚州馬君曰璐曲阜孔君繼涵始摹石本並雕於木然稽校粗率頗多以意竄改處與原本有虎賁中郎之別學者不可不知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三

馮宿碑

碑連額高一丈八寸廣四尺三寸三分四十一行行八十三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劒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靜戎軍等使上柱國長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充 皇太子侍讀兼判太常卿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王起撰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守諫議大夫知 制誥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惟唐開成元年歲在執徐十二月三日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長樂公享年七十薨于位 天子不視朝一日贈以天官之秩是月 公之喪歸于西都其來也梓潼之人如亡顧復其至也京師之人咸嗟殄瘁其親戚號于中唐而隣里感其朋友慟于外寢而搢紳弔咸以 公孝友忠信清廉正直寬仁偉度可以韜當世弼諧遠謩可以經大邦而位不充量才屈於筭斯所以感人深矣其明年五月克葬于京兆萬年縣崇道鄉白鹿原從先人塋禮也旣葬其孤纍然泣血以公勳伐德善之狀請徵於文而刻此石云 公諱宿字拱之冀州長樂人漢光祿勳奉世廿五代孫也自光祿勳立功於漢其下十四葉立國王燕是謂昭□皇帝其下七葉生五代祖周烏氏侯諱早惪□隋爲□州司戶

皇朝爲婺州長山令長山生高祖 皇婺州紏曹掾諱文儉紏曹生曾祖茂才高第栝州松陽令諱道儼松陽生大父文林郎宋王府記室叅軍贈禮部員外郎諱嗣員外生先府君南昌令新安郡長史贈尚書左僕射諱子華咸以茂德光耿史諫僕射天寶中

明皇以四子列學官時與計偕一鳴上第藏器不耀以孝節聞享年八十累贈尚書左僕射先妣彭城劉氏

皇成都府叅軍沔之女嬪則母範惟家之肥累贈彭城郡太夫人 公卽僕射之元子也奇偉倜儻與人誠直言無詭隨行不苟合望之也長戟森於武庫卽之也大珪植於瓊田丱歲侍僕射府君盧于員外府君之墓左

有靈芝之産于埏隧白兎擾于松檟僕射惡其顯異抑而
不言識者咸謂純孝殊祥又重之以陰德其門必大也
弱冠以工文碩學稱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即兵
部侍郎陸公贄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揚葉賦
雖□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已而有志於
四方歷東諸侯爲彭門僕射張公建封所器異因表爲
試太常寺奉禮郎充節度□官張公傑邁簡達尊賢禮
能幕府始建羣彥翹首與　公同昇者李藩韓愈之□
皆諸侯之選及　公曳裾之後有置醴之遇其書檄奏
記　公皆專焉及張公寢疾　公常出入卧內獻□戎
事一軍感其□明迨其凋落也武夫感義閭里懷慕蚩
蚩洶洶無帥乃亂□其子愔稱留後焉未　王命
也先是李師古之叛也其將李洧以徐方効順至是師
古將伐有㐌且復故地公內則盩訓叛徒明利害之鄉
外則移檄敵人□逆順之理卒能寢師古之謀遏徐方
之亂衛監戎於鋒刃之上□闔境於磔裂之勢　公□
力□而終身杜□不言定徐之功議者高其不伐及
德宗以愔得衆因而善之表　公爲留後判
官試金吾衛兵曹　公以危邦是戒倚門方切乞歸江
左以奉色養已而起師㵒章請□□幄授大理評事徐

之軍吏聞　公之去羣□　公職者害　公之能也合
爲他誣貶泉州司戸　公得喪不形以詩書自娛歲餘
移□州司戸太夫人終堂礪慕柴毀呫於滅性㐌復常
從事浙右徵拜憲府監察歷太常博士凡爲八家定□
皆□善□惡不吐不茹時人偉其文而與其直遷虞部
員外郎丁先府君艱欒棘在疚哀禮皆極既祥除都官
員外郎　憲宗時吳元濟以淮西叛　詔相
國裴公東征於是妙選廷臣爲幕中□由是□　公爲
彰義軍節度判官於是有朱紱銀章之錫淮西平晴勞
報功拜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以京師
迎佛骨上疏切諫忌　公者因　上之怒也
誣　公實爲之出刺歙州先是中書舍人鈇僉謂　公
之述作動合謩訓　綸言之任旦夕待遷及一麾出守
羣情大駭　公則神怡氣暢視劇若成此則老氏之齊
寵辱令尹之無慍喜也在歙周歲鋤兼并活矜寡有禱
禱誰嗣之謠徵拜□部郎中遷□部郎中知　制誥時
問罪河朔書命疊委　公應□神速不能自休詞理典
奧文采煥逸大凡六百餘章爲染翰者程準
天子以深州刺史□元□納忠効順　詔除襄州節
度使時重圍不□未□之□□江漢一游舟車四會八

盧□沸施柔由之□恩文武全德姑□其□
　　上曰侍臣有　岸奇表珥貂蟬者爲誰丞相以
公對　　上曰峴南留務斯人可矣爰命金
印紫綬宮相憲丞倅□以□□之□車則率旅□□
里□□□□糞日□□□　詔□歸□□□或借□
□上□一年或追送君□有逾百里其遺愛在去有如
此者即日拜中書舍人妄爲飛語□中□改爲太常□
□□□□遷散騎常侍□□□□□□直□□□之士
□□□□□□試萊其上下得八之□□爲至公還華
州刺史以州名犯先公諱固讓不拜復□□加集賢殿
學士□□□□同之阻　命於□□也王□興□□□
□□□□□□□□□□□□□□以□□□
□□□□□之臣有才者宜撫之擇使數輩□□□之事
　公以食君之祿危事不□急國之□□□盡心
遂□□政□□□□屬虐暑溽雨泥行谷宿□□險阻
□□□□□□□不言□由是出入□□□□□
□危者安之□者勇之棣城□□　公□□助其□□
事國有如此者矣三川浩穰尹正斯□時□之□□
公□理及□□必信賞必罰寬人急吏□□著無□兼
并□必□□□□□部曲□□□有□□爲□

吏□□□□□□於杖下□□□□□□□□□□□
□禁止再□報政行工部侍郎加□□□□□□□□
□□□□□□□曹郎議□□　公以□賂□以誅□
□□□□□之□□□以爲得□□□□□□□□□
□　□□□後　勅五十□□百□□□□□□□兵
部侍郎進爵爲公會衆□□□□□□□　上□□
□□之忠重推轂之□□撿校禮部尚書使持節梓州
諸軍事兼梓定刺史御史大夫□□□□□□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等戎軍□□□□□公
□節□臨登□□紀外□□□內□□戚推赤心於三
軍之腹而□郡以六□□□禮樂修明苛□用去□□
□□□□□□入□□□□□□□□□□□□□□
□□□□□□□□□□□□□□□□□□□國人
□□心太和初□師□□南□入殺拒于□□大掠而
□　公以善□不□□□□□隨則無惠安必□□□
□□□□□□□□□□□□□□□□□□□□□
□□□□□□□□□□□□□□□□□□上問之
曰守土之臣當如是乎豈□山鎮一方亦可波及他□
　詔用□□□□巫之□□□□□　公□□□□
□□□□□□□□□□□□□□□□□□□□□

□□□□□□□□□　□□□□□□□嘗一旦天
助十万錢於我家故鄉人号爲孝馮家吾今壽登□□
位列方面陰德之□其可誣乎□□□□□□□□□
□□□□□□□□□□□□□□□□□□□□□
□□□□□□□□□□□□□□□□□重□家□
□□之以□□□□曰命之短長天□□□之□□□
□□吾不□也□□□□□□□□□□□□□□□
□□□□□□□□□□□□□□□□□□□□□
□□□□□□□□□□□□□□□□□□□□天
下表其□□□□□□□□貞百以下七行漫漶不可摹

馮尙書碑今在陝西省下秦人王宏度酷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跡近在省會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剥盡不可復搨每捫碑石輒欲涕流余亦爲之憮然

楊用脩曰誠懸馮尙書碑亞於廟堂碑 庚子銷夏記

右碑自授華州刺史以父諱不拜徙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而後皆殘泐其幸有者證之新舊二史多異如碑云冀州長樂人史云婺州東陽人豈宿之始祖漢光祿勳奉世立功于燕奉世之後文儉爲婺州禮曹掾遂家東陽耶文儉者宿之高祖也五代祖惠大父道儀皆史所遺碑云年卄六舉進士爲兵部侍郎陞贊門入拜比部郎中時爲持權者忌以韓愈切諫迎佛骨表誣宿實爲之出爲劍州刺史舊書與碑同至碑題所謂梓州刺史及劍南東川副大使知節度事卽舊書亦未之詳也宿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宿于大會日遇而杖之死新史倘不之載其闕畧亦云多矣子三人圖陶韜皆登進士揚歷淸顯新史止錄圖何也序之首云開成元年十二月三日宿薨于東川以明年五月歸葬于京兆萬年崇道鄉白鹿原之先塋則馮氏雖家婺州以宿之貴祖父俱葬咸陽其子孫或有存者豐碑巨碣磨滅殆盡矣 金石錄補

觀韓昌黎與馮宿論文書時値唐文之衰馮公獨能力進乎古爲昌黎所推許生無愧秩宗之官死而柳公權爲之書碑今又列於泮宮馮公亦足以不朽矣第碑移竟失墓所惜哉 來齋金石刻考畧

宿字拱之馮審之從兄也官終吏部尙書卒謚曰懿起字舉之終太尉卒謚曰文 關中金石記

唐制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以副大使知節度事者寔正節度也碑稱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而新舊史但稱節度使者蓋以此舊史本

傳云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爲歙州刺史新史疑其未必然而删之然碑云公爲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上疏切諫佛骨忌公者誣公寔爲之出刺歙州則固有此事矣昌黎之文自後世論之固非宿所能及在當時則猶夫人爾况出于忌者之口亦何所不至哉史稱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蓋舉其族望然唐時冀州固無長樂縣劉知幾所譏諒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後文磨餓埀盡今獨前文存者尙可辨案碑云宿冀州長樂人而新唐書本傳則稱婺州東陽人金石續錄謂宜以碑爲正攷馮氏之所自出惟杜陵長樂二望碑因以宿爲長樂北史馮跋傳亦云代本出長樂宿北燕裔也今碑書其始望是也唐碑刻如池州刺史馮仁碑云長樂馮文王之允與此碑同則碑信非無據然驗其實宿之占籍當在婺州今文內所載乞歸江左以奉色養當時自宿祖父並居東陽又宜依新書爲是此固當兩存之不宜有所偏廢也張建封旣歿宿以書說武俊使表建封子愔爲留後新唐書云爾而碑獨記德宗以愔得衆聞而善之則愔之得請亦不盡出自武俊碑載宿卅歲侍僕射府君廬於員外府之墓左則宿與文子華並守墓矣而傳文惟言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蓋史畧也新唐書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爲王庭湊所圍以宿總留事碑云天子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納忠效順詔除襄州節度時重圍不解未克之官下丞相以公對上曰峴南留務斯人可矣文較史爲悉又碑載開成元年十二月長樂公薨下又明年克葬云云碑之建立約亦在是時矣至碑又云其親戚號于中唐金石續錄云唐似是堂字案詩中唐有甓傳堂塗也尒疋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此卽碑依用所自後漢書延篤傳少從潁川唐谿典司馬彪續漢書作堂谿典堂與唐亦古通用字何爲疑哉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撰文者王起兩唐書傳起爲播弟字舉之大和七年由河中尹入爲兵部尙書八年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九年就加銀靑光祿大夫文宗好文起僻于嗜學轉兵部尙書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碑結銜與傳同碑無建立年月以莊恪太子傳證之大和六年立爲皇太子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對起之兼太子侍讀當在是時則

碑立于開成二年亦一證也又据書碑之柳公權
結銜翰林學士守諫議大夫知制誥稽之本傳亦
在三年以前則又二年立碑之證也碑云開成元
年歲在執徐者是年爲丙辰歲也云克葬于京兆
萬年縣崇道鄉白鹿原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萬
年縣東二十里長安志云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然崇道鄉名兩志所無也碑云公諱宿字拱之舊傳
無新傳作拱之漢光祿勳奉世廿五代孫自光祿勳立功
於漢其下十四葉立國王燕是謂昭□皇帝漢書
馮奉世傳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畔奉世輒持
節將兵追擊代爲右將軍典屬國數歲爲光祿勳
晉書載記馮跋字文起以太元二十年僭稱天王
於昌黎不徙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元立十一
年入宋至元嘉七年卒又見魏書海夷傳語亦畧
同又据十三代孫馮元德撰昌黎馮王新廟碑稱
王諱熙伯祖諱跋建國北燕傳位于昭成皇帝諱
宏即王之烈祖也然則此碑所稱昭□皇帝者即
昭成帝馮宏也碑云五代祖諱早惠隋爲□州司
戶皇朝爲婺州長山令長山即金華縣在漢爲烏
傷縣地後漢改爲長山歷代相因据唐書地理志
武德八年省長山縣入于金華縣屬婺州東陽郡
則早惠爲令尚在武德八年以前也此下高祖文
儉曾祖道儀大父嗣兩唐書俱無傳府君子華兩
書附宿傳亦但載其廬墓有靈芝白兎之祥與碑合
而不書其官南昌令新安郡長史此下碑敘宿事
云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即兵部侍郎陸公
贄其人也舊書陸贄傳德宗貞元七年正拜兵部
侍郎知貢舉据昌黎文集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云云孫汝聽注曰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則是陸贄之知
貢舉在貞元八年選士數年之內居臺省淸近者十餘人
蓋以贄所舉號爲得人列贄門下者以爲榮故碑
特書之也碑又書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其
文至今諷之而兩傳不載昌黎集有與馮宿論文
書云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
到云云則宿之賦固爲昌黎所稱矣碑云彭門僕
射張公建封表爲試太常寺奉禮郎充節度判官
張公幕府始建羣彥翹首與公同昇者李藩韓愈
之徒皆諸侯之選云云宿傳但云徐州節度張建
封辟爲掌書記而不詳其餘唐書韓愈傳亦但云
徐州張建封請爲其賓位檢昌黎文集有徐泗豪

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云南陽公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三人曰高陽許孟容曰京兆杜兼曰隴西李博而不及宿然張建封開幕府禮賢下士人才衆多不勝悉數則宿與昌黎同登進士同在幕府碑傳叅攷自可徵信可知昌黎與宿相聚日久交情更深是以與宿論文極爲推挹而佛骨諫疏宜乎忌者誣爲出于宿手矣碑稱宿試金吾衛兵曹授大理評事兩傳皆不載而傳有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碑亦不載碑于貶泉州司戸後云歲餘移□州司戸名郴州太夫人喪復常從事浙右徵拜憲府監察傳皆畧之出刺歙州後徵拜□部郎中遷□部郎中知制誥泐二字以傳攷之乃刑部兵部也傳云太和二年拜河南尹在行工部侍郎之前而碑泐不見宿嘗有詩酬白樂天劉夢得云共稱洛邑難其選何幸天書用不才即此時作也碑雖泐尚存虐暑溽雨泥行谷宿三川浩穰尹正斯□信賞必罰寬人急吏等累二百言皆尹河南時事也碑于行工部侍郎之後有□□緩勑五十卷據傳則修格後勑三十卷碑傳三五互異舊書經籍志不著錄新書藝文志有云太和格後勑四十卷格後勑五十卷注云初前大理丞謝登纂凡六十卷詔刑部詳定去其繁複太和七年上而不云馮宿同修以時攷之即碑所云格後勑五十卷也碑云兵部侍郎進爵爲公則必有初封縣侯之語而碑巳泐于前舊傳不載新傳云累封長樂縣公亦不詳其初封也檢校禮部尚書之下碑有梓州刺史結銜四十餘字傳但以東川節度使一語括之此下舊傳巳畢新傳則畧敘完城郭增兵械修利防庸等事而碑文全泐矣碑有云嘗一且天助十万錢于我家故鄉人號爲孝馮家吾今壽登□□位列方面隂德之□其可誣乎天助十萬錢兩傳俱不載宿卒年七十則壽登下是七十也孝馮家三字見新書宿傳云父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兎號孝馮家又見鄭中記云馮肅宿字之誤字拱之婺州人廬親墓有靈芝白兎之瑞一時號曰孝馮家而皆不及天助十萬錢之事碑巳敘靈芝白兎於前而末乃述十萬錢事爲孝馮家之緣起惜碑上下文泐無從得其詳矣

大泉寺新三門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三分二十二行首行三十六字餘皆三十七字行書篆額在句容縣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鄉貢進士姚蕃撰

當寺沙門齊操書

句曲之東寔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顏繼祖捨宅務寺南去泉五里而遙年代寖遠碑記埋沒祖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見三門破壞乃言於衆曰此教東流設象爲法牢落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于是者勠力誓心慕緣折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趍走投施委積筭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延袤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于癸丑凡七年厥功告成崇軒峨峨三闕其門飛簷翼張丹栱霞燦矧茲寺以重崗疊嶺采入崖谷行樹葱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傳得道者同指歸於覺路由徑者詎深着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盲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　丘門也誼本鄭人冠歲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潤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當患錡釜之器不同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衆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緣豈能誘披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錄名焉錄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脩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　大泉是生　鬵沸猶在　既溫且靈　寺之移　顏氏之基　宋室舊邑　桒野離離　寺之終誼實是工　大鼎渠渠　三門崇崇　煙霞棟梁　松桂香風　周迎巖壑　警迷其鍾　文若于石　播之無窮

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乙卯廿六日庚辰立

西河郡欒處慶鐫并記

勾當功德主寺主僧常誼

按此碑沙門齊操書不云篆額即爲時泰元題記

載此碑亦不云有額据潛研堂跋謂額中泉字篆从日从水是有額而此本失搨也題稱潤州句容縣新唐書地理志句容縣注云武德三年以句容延陵二縣置茅州七年州廢隸蔣州九年隸潤州乾元元年屬昇州舊書地理志寶應元年昇州廢屬潤州据舊書則寶應元年後不復再屬昇州据新書則乾元元年後不復改屬潤州今此碑立于開成二年而句容屬潤州則舊書爲有据也碑云句曲之東實曰崙峯江寧府志句容縣有崙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東連駒驪山四十二福地也金陵志唐肅宗時謁者伍遠靈在此山得道去云云此碑稱崙峯或即崙山也碑文此下載峯之陽有大泉寺因泉而題劉宋時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爲顏氏十三代孫又稱大泉寺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寺僧常誼鑄一大鑊香積普沾大和初歲隸名府邑由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云云今細檢江南通志江寧府志凡山水寺觀古蹟名宦方外各門無一語載及者竟無從考證矣大抵句容縣之大泉寺荒廢已久此碑復淪落草莽修志乘者不及搜採金石以致紀載漏畧如此蓋金石文字有碑于輿圖考索者爲功不細而修志秉筆者往往土苴棄之則亦無可如何矣碑本庸陋稱劉宋有開明之號書募緣作慕緣又大和庚戌至癸丑凡四年作七年又如稱孔門爲邱門謬誤疊見蓋撰者姚謇雖進士而出于鄉貢不離乎鄉者也

苻璘碑

碑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三分三十一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富平縣學

唐故輔國大將軍行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撿校右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義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戶贈越州
都督刑部尚書苻公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襄武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李宗閔撰
翰林學士承　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
侍郎知　制誥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公諱璘字元亮其先琅耶人曾祖諱□嬀州刺史大父
諱暉游擊將軍潁王府左□事典軍贈青州刺史烈考
諱令奇昭義軍節度副使試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琅
耶郡公□□部尚書左僕射公實僕射長子初公與先

公俱爲薊裨將會薊亂同奔於潞潞帥薛嵩署爲軍副
嵩卒其地分移隸于魏魏帥田承嗣知公父子有材畧
各以左右職處之承嗣死子悅代爲帥悅與李納蕃隣
封通謀不軌引兵寇□東攻磁邢　天子命并
師馬燧潞師李抱眞督□軍合討之戰於洹水悅軍大
敗王師進逼魏城時公與先公在重圍中悅賊虐日□
衆心離拼先公密語□□□□□十九年閱事多矣不
能遠引古自安□以還亂臣賊子甚衆于今有噍類遺
種者乎今悅叛亂有狀覆滅無日吾豈能以黃耇之歲
陷赤族之誅□汝部下□□□騎勁卒若捨吾爲質率
屬歸降不唯□□心□足斷賊臂全家徇國吾死無恨
可不務乎公泣曰悅忍人也某苟脫去將不利於大人
奈方寸何先公曰不□□□師四合吾與汝猶几上肉
待俎醢耳且汝不去能全吾乎是父子俱死於逆地汝
從吾吾死不朽汝不從吾吾亦死吾目不瞑死一也而
逆順禍福相去万里□何疑焉公俯伏不能對時燧知
公才畧勇敢使間以禍福諭公與先公之言略同繇是
公計遂決乃使家豎潛通其□燧因遺公犀帶以示要
約公於是率所部銳師降燧由是寇始弱而王師益壯
燧旣納公署爲軍副以　聞詔授特進試太子詹事

兼御史中丞封義陽郡王實封百戶旣而悅引責先公
先公讓曰公逆親背主亡在旦夕某教子効順殺身成
仁□之死□愈於公遠矣又何責焉悅大怒躍起先公
從容不撓視死如歸獲所之禍遂延於家屬俄　公仰
天搏膺□□□絕泣血忍死竟終先公之志焉燧□就
撫勉復列上其事　德宗皇帝嘉而悼之　詔
公起復加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晉陽第一□□
縣□五十□追贈先公戶部尚書貞元元年李懷光寇
蒲反　詔燧以河東之師討之公爲燧腹心之將將
五千先濟河與西師合勢據要同收長春宮降徐庭光
懷光平加賞封□戶二年西蕃寇邊攻逼鹽夏公□偏
師擊虜解圍而還三年從燧入　覲擢拜輔國大將
軍行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復賜靖恭里第一所藍田
田十□□貞元初　德宗之幸梁還也懲神策
軍兵□將輕緩急非有益乃蒐卒謀帥以公充選時謂
得人禁暴戢姦　上心倚賴□年丁鄭國太夫
人憂起復本職初先公之罹魏禍也太夫人潛匿以免
及悅死　詔迎于魏加號鄭國夫人賜宴於
別殿以示　寵異上又思先公之忠烈再贈
尚書左僕射公之弟琳授檢校太子賓客瑯琊郡公瑤

授忻州別駕瑯琊縣男皆号開府分領禁職賞與公同
忠勞也公居環衛凡十二年　上知其忠勤謹
重方將大用不幸寢疾以貞元十四年七月廿四日終
於靖恭里賜第享年六十有五贈越州都督其年黃鍾
月庚申日葬於京兆富平之薄臺從先僕射之兆也夫
人長樂馮氏封長樂郡夫人先公而歿至是祔焉有子
四人曰濟曰口曰曰曰澤澈前爲邠寧節度使後爲河
東節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撿校兵部尚書御史大夫
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襲實封一百戸
今上元年再贈公刑部尚書贈夫人長樂郡太夫人從
子貴也按國典官至三品墓得立碑又按口葬令諸追
贈官品得同正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禮
云銘者論譔其祖先德善功烈慶賞名聲明著後代所
以崇孝也順也今苻氏作牽舊章碑于墓不亦宜乎今
瑯琊侯論譔先德銘于碑其可闕乎舠僕射之忠若彼
尚書之順如此舉而書之可以勸天下之爲人臣人父
者瑯琊公之顯揚又如此附而贊之可以勸天下之爲
人子人孫者將欲篤前烈垂後嗣俾永永有光重爲銘
云
國步將泰必有忠保家聲將作必有孝節烈烈苻氏世
生才哲惟公先公越在叛戎相時度勢禍將及宗斡逆
杖順天誘其衷捐軀以義敎子以忠遂秉大節密授於
公惟公桓桓千夫之雄違情稟命號泣旻穹天啟其初
神贊其終克繼先志卒成後功　天子嘉之
寵命有融乃膺任用乃著勳庸出領王師掃蕩關東入
統環衛肅淸　禁中再加眞食大啟土封弄印珥貂焜
燿厥躬噫　寵非不隆秩非不崇不將不帥人望口
充善口慶流生瑯琊侯念祖顯父厥德聿修授鉞邠郊
移旆并州西壘北門克壯其猷文承詩禮武襲弓裘三
棻濟美將無與儔蒸蒸瑯琊揚名報恩告弟　三命
賁靈九原　澤覃窀穸銘煥璵璠旣肥其家又大其門
貽燕之謀垂裕後昆褒榮之　渥自葉流根禕乎哉神
嶽有基靈河有源古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非此祖不
生此孫誠哉是言誠哉是言
中書省口口口官昭武校尉守京兆周城府折衝上
柱國郤建和镌字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苻以姓氏
書考之琅邪符氏出于魯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
令因以爲氏而武都苻氏出于有扈之後爲啟所滅
犇西戎代爲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爲今

此碑以璘爲苻氏又云其先瑯邪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瑤皆封邑于琅邪豈書碑者誤以苻爲符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金石錄

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爲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郞以符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余考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卄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卄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元孫干祿字書曰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金石文字記

碑云公諱璘字元亮沂州臨沂人傳云瑯琊人蓋傳舉其郡而碑舉其州與縣也碑云璘在田悅軍中并州帥馬燧以犀帶遺公爲約而傳畧之傳云璘與父令奇嚙臂別而碑不載豈作史者欲形其父子之忠義而粉飾之也耶金石後錄

璘父令奇見唐書忠義傳碑所述與史多同璘兄弟三人同降弟琳檢校太子賓客琅邪郡公瑤忻州別駕琅邪縣男史皆失書其名令奇加贈左僕射璘加贈刑部尚書史亦失書璘子澈累官邠寧河東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位甚顯而本傳不書何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今額上並無字蹟應是勒碑時未及之也或謂後人磨去者非關中金石記

碑字亦有殘脫然繹其文皆可句璘初爲田悅將後以去逆效順屢從征著有功伐案新唐書璘附其父令奇傳後事多不備攷田悅傳悅以苻璘爲腹心馬燧傳悅使苻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今碑所稱燧知公才略開以禍福公計遂决乃使家豎潛通其誠燧因遺公犀帶以示要約公於是率所部下缺是其事也傳又言李懷光反河中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諭廷光云云以碑證之璘亦同收長春宮降徐廷光而本傳惟錄先濟河與西師合而已璘之歸國由其父决計及璘降而父仍留賊營遂爲賊所害延於家屬其死忠之報宜福流其子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惟憑撰書人結銜考定之金石錄云碑題中書侍郞同平章事李宗閔撰金石

文字記云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則碑文當爲大和七年撰矣新唐書宗閔傳拜罷無年月舊傳則云大和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素孜羣邪不悅文宗乃復召宗閔于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戸此金石錄所云大和七年爲此官者是也及考之宰相表大和七年六月乙亥宗閔檢校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節度使八年十月庚寅李宗閔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則其再入政府乃八年事碑文宜以八年撰也又攷之書篆者柳公權結銜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書朝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兩唐書公權傳皆云穆宗即位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宏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傳稱諫議大夫碑作朝議不同据此則碑書于開成三年建立亦當在是年矣苻璘事蹟兩唐書俱入忠義傳舊書璘有專傳而附其父令奇于後新書則令奇有專傳而附璘于後兩傳皆詳于令奇而畧于璘其貞元元年以後璘從馬燧收長春宮降徐庭光平李懷光解靈夏圍擢拜輔國神策將軍復賜田宅加贈令奇尚書左僕射璘弟琳瑤授官封爵皆兩傳所無者兩次賜田碑皆有泐字以新傳證之初賜郿縣田五十頃與碑合再賜藍田田四十頃碑于藍田田下有十字則當是十幾頃非四十頃也碑云公居環衛凡十二年新傳云十三年据碑璘以貞元三年拜輔國神策以十四年卒是居環衛正十二年傳誤也自貞元十四年卒後至開成三年距四十年之久而後立碑亦云遲矣碑有今上元年再贈公刑部尚書之語文宗大和紀元之後稱元年者即開成則所稱今上仍是文宗然則此碑之立於開成三年可確信也

元奘塔銘

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六尺八寸四分七十六行行四十二字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

朝議郎撿校尚書屯田郎中使持節洺州諸軍事守洺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劉軻撰

安國寺內供奉講論沙門建初書

歲丁巳開成紀元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撿自上京

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于行修里
且曰聞夫子㕥藻羣言舊矣詎直專聲於班馬能不爲
釋氏董狐耶抑豈不聞貞觀初慈恩三藏之事乎敢矢
厥來旨云　三藏事跡載國史及慈恩傳今塔在長安
城南三十里初　高宗塔于白鹿原後徙於此　中宗
製影贊謚大遍覺　肅宗賜塔額曰興教因爲興教寺
寺在少陵原之陽年歲寖遠塔無主寺無僧荒凉殘委
游者傷目長慶初有納衣僧曇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
國寺三教談論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修三藏忌齋于
寺齋衆方食見塔上有光圓如覆鏡道俗異之林乃
上聞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塔兼龕一石於塔至三
年修畢林乃化遺言於門人令撿曰尒必求文士銘之
撿泣奉遺教旦以銘爲請弄法麈之家嫡誰何至此乎
軻三讓不可乃略而銘之　三藏諱禕裝俗陳姓河南
緱氏人曾父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
惠英長八尺美鬚眉魁岸沉厚號通儒時人方漢郭林
宗有子四人奘其季也年十三依兄捷出家於洛陽隋
季失御乃從　高祖神堯於晉陽俄又入蜀學攝論毘
曇於基暹二法師武德五年受具於成都精究篇□□
學成實於趙州深學俱舍於長安岳於是西經前來者
無不貫綜矣初中國學者多以實相性空通貫羣說俾
彖象蹄筌往往失魚兎於得意之路至於星羅碁布五
法三性折秋毫以矢名相界地生彙各有攸處曾未暇
也大遍覺乃與言曰佛理圓極片言支說未足師決固
是經來未盡吾當求所未聞俾跛恥皃視履必使解行
加函蓋始可爲具人矣且法顯智嚴何人也猶能孤遊
天竺而我安能坐致耶初三藏之生母氏夢法師白衣
西去母曰何去曰求法貞觀三年忽夢海中蘇迷盧山
遼凌波而入乃見石蓮波外承足山險不可上試踴身
騰踔颯然飈舉升中四望廓澈無際覺而自占曰我西
行決矣至京州都督李大亮防禁持切逼法師還京法
師乃宵道渡瓠蘆河出玉門經莫賀延磧艱難險阻仆
而復起者何止百十耶自尒涉流沙次伊吾高昌王麴
文泰遣貴臣以駝馬迓法師於白力城王與太妃及統
師大臣等尊以師禮王親跪於座側俾法師躡履而上
資贈甚厚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以廿四封書通屈支等
廿四國獻花綃五百疋於可汗稱法師是以葉欲求大
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其所歷諸國爲其
王禮重多此類也自爾支提梵刹神奇靈跡往往而有
法師皆瀝誠盡敬耳目所得孕成多聞與夫世稱博物

者何相萬耶詳載如傳唯至中印度那爛陁寺等遣下
座廿八明詳儀法者引叅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旣入
謁肘膝著地嗚足已然後起法藏訊所從來曰自支那
欲依師學瑜伽論法藏聞則涕泗曰解我三年前夢金
人之說佇尒久矣遂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
日供擔步羅菓一百廿枚大人米等稱是其尊敬如此
法師旣名流五印三學之士仰之如天故大乘師號法
師爲摩訶天小乘師號解脫天乃白大法藏請留之法
師曰師等豈不欲支那之人闢佛慧眼耶不數日東印
度王拘摩迎法師戒日王聞法師在拘摩處遣使謂拘
摩曰急送支那僧來拘摩曰我頭可得僧不可得戒日
神武雄勇名震諸國乃怒曰爾言頭可得可將頭來拘
摩懼乃嚴爲軍二萬舡三萬與法師同泝殑伽河築行
宮于河北拘摩自迎戒日于河南戒日曰支那何不來
拘摩曰大王可屈就王旣見法師接足盡敬且曰弟子
聞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乃問秦王是何人法師盛談
太宗應天順人事王曰不如此何以爲支那主因令
法師出制惡見論然小乘外道未即推伏請於曲女城
集五印沙門婆羅門等兼十八國王觀支那法師之論
凡十八日無敢當其鋒者戒日知法師無留意厚以爲

馬橐裝餞法師又以素疊印書使達官送法師所經諸
國令兵衛達漢境法師却次于闐因高昌商胡入朝附
表奏自西域還　太宗特降天使迎勞仍制于闐等道
送法師令燉煌迎於流沙鄯鄯迎於沮洙時　帝在洛
陽　勑西京留守梁國公元齡備有司迎待是日宿于
漕上十九年春三月景子留守自漕奉迎於都亭有司
頒諸寺帳輿花幡送經於宏福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
南陳列法師於西域所得經像舍利等其梵文凡五百
廿夾六百五十七部以廿馬負而至自朱雀至宏福十
餘里傾都士女夾道鱗次若人非人曾不知幾俱胝矣
壬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對於
儀鸞殿因廣問雪嶺已西諸國風俗法師皆備陳所歷
若指諸掌　太宗大悅謂趙公無忌曰昔苻堅稱口安
爲神器今法師出之更遠時　帝將征遼法師請於嵩
之少林翻譯　太宗曰師西去後朕爲　穆太后於西
京造宏福寺寺有禪院可就翻譯三月己巳徙宏福夏
五月丁卯法師方開貝葉廿年秋七月法師進新譯經
論仍請製經序并進奉　勑撰西域記十二卷　太宗
美法師風儀又有公輔才俾法師褫緇褐襲金紫法師
因以五義褒揚聖德乞不奪其志遂問瑜伽十七地義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佛經猶瞻天望海法師能於異
域得是深法非唯法師願力亦朕與公等宿殖所會及
三藏聖教序成　神筆自寫　太宗居慶福殿百寮陪
位坐法師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寮讀之廿二年
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及菩薩藏經
後序　太宗因問功德何㝡法師對以度人自隋季天
下祠宇殘毀緇伍殆絕　太宗自此　勑天下諸州寺
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度五十人戊申　皇太子宜令請
法師爲慈恩上座仍造翻經院備儀禮自宏福迎法師
太宗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執香爐目而送之
至寺門　勑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於殿內奏九部樂
破陣舞及百戲於庭而還廿三年夏四月法師隨　駕
於翠微宮談賞終日　太宗前席攘袂曰恨相逢已晚
翌日　太宗崩於含風殿　高宗卽位法師還慈恩專
務翻譯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師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
圖　高宗恐功大難成令改用甎塔有七級凡一百八
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冬十月　中宮方娠請法師
加祐既誕神光滿院則　中宗孝和皇帝也請號爲佛
光王受三歸服袈裟度七人請法師爲王剃髮及滿月
法師進金字般若心經及道具等顯慶二年春二月

駕幸洛陽法師與佛光王發於　駕前既到館於積翠
宮終譯發智婆沙法師早喪所天因　扈從還訪故里
得張氏姊問塋壠已平矣乃捧遺柩改葬於西原　高
宗勑所司公給備喪禮盡飾終之道洛下道俗赴者萬
餘人釋氏榮之三年正月　駕還西京　勑法師徙居
西明寺　高宗以法師　先朝所重禮敬彌厚中使旁
午朝臣慰問及錫賚無虛日法師隨得隨散中國重於
般若前代雖翻譯猶未備衆請翻焉法師以功大恐難
就乃請于玉華宮翻譯四年十月法師如玉華館於肅
成院五年春正月一日始翻梵本惣廿萬偈法師汲汲
然常恐不得卒業每屬譯徒必當人百其心至龍朔三
年方絕筆法師翻般若後精力刓耗謂門人曰吾所事
畢矣吾瞑目後可以蘧蒢爲親身物門人雨泣且曰和
上何遽發此言法師曰吾知之矣麟德元年春正月八
日門人靈覺夢一大浮圖倒法師曰此吾滅度之兆遂
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惣一千三百
卌八卷又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
俱胝供養悲敬二田各萬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乃與
寺衆辭三稱慈尊願生內眷至二月五日夜弟子光□
問云和尚决定得生彌勒內衆否頷云得生俄而去春

秋六十九矣初　高宗聞法師疾作　御醫相望於道
及坊州奏至　帝哀慟爲之罷　朝三日　勑坊州刺
史竇師倫令官給葬事又　勑宜聽京城僧尼送至塔
所門人奉柩於慈恩翻經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萬以
四月十四日葬於滻東京畿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　勑徙於樊川北原傷　聖
情也法師長七尺眉目若畫直視不顧端嚴若神自大
教東流翻譯之盛未有如法師者雖滕蘭澄什康會竺
護之流無等級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經矣
自示疾至於昇神奇應不可殫紀蓋莫詳位次非上地
其孰能如此乎文曰
三藏之生本乘願來入自聖胎出於鳳堆大業之季龍
潛於并孺子謁　帝與兄偕行　神堯奇之善果度之
不爲人臣必爲人師師法未足自洛徂蜀學無常師烏
必擇木跡窮夷夏更討身毒寺入爛陁師遇尸羅王逢
戒日論得瑜伽瑜伽師地藏教泉府蝟蝶名數璽抽聖
緒我握其樞赤幡仍竪名高曲女歸我　眞主主當
文皇臣當蔡梁天下眞觀佛氏以光光光三藏是護是
付付得其人經論彬彬梵語華言胡漢相宣台臣筆受
御朕前席積翠飛花恩光奕奕　太宗序教　天皇述
聖揚於王庭百辟流詠三藏慰喜靈祇介祉篋彼滕什
口無此事我功成矣我名遂矣脫屣玉華昇神睹史發
棺開殮天香馥馥地位孰分神人是卜中南地高樊川
氣淸修塔者誰林公是營門人令撿實尸其事銘勒塔
旁撿眞法子

開成四年五月十六日馮翊沙門令撿修建

廣平宋宏度刻字

元奘久居西域廣釋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
於顯慶六年卽龍朔元年銘則云卒於麟德元年之
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後移
徙樊川北原卽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
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
也 石墨鐫華

元奘法師始出塞京州都督李大亮留之不聽去且
奏聞邊臣之風紀凛然高祖勅放行崎嶇西域十七
載得番經六百五十七部而還詔譯於慈恩寺再譯
於洛中自佛法入中國至是始大行於世也按唐書
法師從天竺東歸婆羅門國王尸羅逸多遣使隨入
朝貞觀二十年命長史王元策往慰之蔣師仁爲副
未至尸羅逸多死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

元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時吐番以伺主親中國元策挺身奔吐番西鄙檄召隣國兵吐番泥阿婆羅皆將騎士以來二十一年五月元策部分之攻和羅城三日破之婆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破擒之獲其妃王子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五百八十獻俘告廟法師且親見之矣天竺居葱嶺南去長安萬里自古未有使至其國者法師以取經爲其王敬信其臣阿羅那順悖逆遂以召戎至於君臣係累萬里爲俘中國之威靈於佛法何有哉今阿羅那順刻石肖像於唐太宗昭陵列諸番君長十四石人之末侍立北闕背刻曰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云來齋金石刻考畧

塔銘稱曾祖爲曾父潛昂霄金石例所未聞也碑載永徽三年春三月造甎塔七級事其下即云冬十月中宮方娠請法師加祐既誕神光滿院則中宗孝和皇帝也請號爲佛光王受三歸服袈裟度七人請法師爲王剃髮按中宗以顯慶元年十一月生若永徽三年則其時武氏未爲后不得云中宮矣碑蓋失書其生之年爾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舊唐書本傳云師洛州偃師人此云緱氏人未知孰是所稱東印度王拘摩者即尸鳩摩也戒日王者即中印度尸羅逸多也坊州刺史竇師倫倫史作綸關中金石記

基公塔銘

石高二尺二寸五分橫廣三尺四寸五分共四十一行行二十三字行書在咸寧縣

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并序

朝散大夫撿校太子左庶子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宏慶撰

安國寺內供奉講論大德建初書

按吏部李侍郎乂碣文法師以　皇唐永淳元年仲冬壬寅日卒於慈恩寺翻譯院有生五十一歲也後十日陪葬於樊川元奘法師塔亦起塔焉塔有院大和二年二月五日異時門人安國寺三教大德賜紫法師義林見先師舊塔摧圮遂唱其首率東西街僧之右者奏發舊塔起新塔功未半而疾作會其徒千人盡出常所服玩洎向來箕斂金帛命高足僧令撿俾卒其事明年七月十三日令撿奉行師言啟其故塔得全軀依西國法焚而瘞之其上起塔焉又明年十月賚行狀請宏慶撰其銘予熟聞師之本末不能牢讓師姓尉遲諱基字窺

道其先朔州人累世以功名致爵祿先考宗松州都督
伯父鄂國公　國初有大勳力廟諱道身長六尺五寸性
敏悟能屬文尤善於句讀凡經史皆一覽無遺三藏法
師廟諱奘者多聞第一見廟諱道頗加竦敬曰若得斯人傳
授釋教則流行不竭矣因請於鄂公鄂公感其言奏報
天子許之時年一十七既脫儒服披緇衣伏膺奘公
未幾而冰寒於水矣以師先有儒學詞藻　詔講譯佛
經論卅餘部草疏義一百本大行於時謂之慈恩疏其
餘崇飾佛像日持經戒瑞光感應者不可勝數嗟乎廟諱
道其家世在朔漠宜以茹毛飲血鬬爭煞戮背義妄信
爲事今慕浮屠教苦節希聖深入其奧与夫鄂公佐聖
立國公成身退出于其類爲一代賢人實稟閒氣習俗
不能染也明矣退爲銘曰
佳城之南兮面南山　廟諱奘法師兮葬其間　基公既
歿兮陪其後甲子一百亐四十九碣文移入亐本寺中
曇景取信亐田舍翁義林高足亐曰令撿親承師言亐
精誠感試具畚鍤亐發廟諱堂全身不朽兮滿異香銘誌
分明亐是廟諱道齒白骨鮮亐無銷耗瑞雲甘雨兮晝濛
濛神祇悉衛兮羅壽宮依教荼毗兮得舍利金瓶盛之
兮埋厚地建塔其上兮高巍巍銘勒貞石兮無媿辭深
谷爲岸亐田爲瀛此道寂然亐感則靈
左街僧録勝業寺沙門體虛　前安國上座沙門智
峯　右街僧録法海寺賜紫雲端
安國寺上座內供奉內外臨壇大德方璘
寺主內供奉灌頂　都維那內供奉懷津　院主曇
景
同勾當僧懷眞　德循　惠皐　惠章
興教寺上座惠溫　寺主超頒　都維那全契
僧道榮　僧道恩　僧瓊播　義方　巡官宋元義
開成四年五月十六日講論沙門令撿修建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爲僧譯經于慈恩寺
卒于永淳中大和間始建塔李宏慶銘之書者亦建
初石墨鐫華

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絶力每出以三
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
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
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蹇弓挺槊持刺自快
率以爲常元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同欲立賢首宗旨
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于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
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爲開

示數語卽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今相宗諸秘奧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儀則恣飡飽則躺壓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挂其餘于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三宿别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奎師行復來宣師曰日來爲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岳賣小聖耳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展敬也宣律爲之三歎久之曰我不能也而奉律益嚴 此段話記海上老僧號休卯者與予夜談于龍井不知所摭出藏何函何典爾時但覺雄邁歷落之氣可以壯人膽骨故特追而著之　紫桃軒雜綴

基公尉遲氏蓋鄂公從子元裝請之而後披剔者鄂公晚節學延年效方士之所爲宜其詒是子于緇流也碑首按吏部李侍耶乂碣文乂唐書有傳爲吏部時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風斯尙矣銘題基鈌畫下字凡兩見又不鈌或以行書可權爲之耶 授堂金石跋

道士邢□等題名

石廣廣一尺六寸七分高一尺八分七行行約五字隸書在錢塘縣吳山青衣洞

大唐開成五年六月十八日□□□□岳道士邢□□

錢唐縣令錢華記道士諸葛鑒元書

按杭州府志職官卷錢塘令錢華開成元年任据此題名則開成五年尙爲令也題名泐字周密癸辛雜志云閱古泉𥦗旁有開成元年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鐫之石上据石刻則錢華是記諸葛鑒元書之且是五年非元年癸辛雜志有小訛也而邢令聞之名則可補石刻之泐題名所在癸辛雜志云在閱古泉𥦗旁武林石刻記云在青衣洞蓋吳山青衣洞有石𥦗石𥦗中有泉卽青衣泉也宋韓侂胄於此建閱古堂因更名閱古泉語見四朝聞見錄諸葛鑑元善八分書見書史會要

李光顏碑

碑高九尺九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五分二十九行行六十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兼侍中太原尹北都留守贈太尉李公神道碑 并序

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彭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戸李程撰

夏綏銀宥等州觀察□官登仕郎監察御史裏行雲

騎尉郭虔書

□□大厦者實先榱棟利涉巨川者必具舟檝在
憲宗時淮夷阻　命歷選將師大興師戎始以
忠武軍節度使李公首膺注　意之選終成殄寇
之効策勳行賞公實居多故幅員千里盡成內地男女
万戶不爲匪人任土之貢歲入　王府誰其致之
知所自矣公諱光顏字光遠其先出軒轅因部爲姓号
𨻳□氏陰山貴種奕代勳華公生於將門早奉成訓忠
孝兩大文武全才學劒既成兼書不倦爰自裨將則有
盛名早與其兄靈武節度使光進其初同在戎府司徒
馬公鎮理河東置之麾下嘗所器異默而志之因間謂
公曰尔有□□終當光大但吾不得見其時耳授以所
執劒杖亦呂虔佩刀之義也其後手挈偏師以合羣師
討楊惠琳於夏臺破劉闢於西蜀由是雄名赫赫冠曜
諸軍矣夫章述盛烈褒表元臣略其細而舉其大蓋春
秋之旨也挹洪流者豈覩濫觴仰層臺者不言累土如
至奉　國盡忠在家惟孝信著朋友愛均弟兄慈惠
以牧人恩威以撫士官修其業吏不敢欺章章焉著於
公論矣其在許昌也則愼固封略繕完兵甲居安不敢
忘戰臨敵而未嘗隳農是以農戰交務偶俱無闕有若

曹公師次學校是修祭遵軍中俎豆不廢得非刃有餘
地才可兼人者乎鄆人不龔命□討叛遂有義成之拜
公以所統者許師所處者東郡疏陳利害遂復其舊焉
連下諸城而齊寇殲殄旋師未幾移鎮邠土塞邊隳而
過戎隧也會　穆宗踐祚寵綏勳賢以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復遷歧下寄重股肱幽鎮擬災輔車爲
□詢于羣議非公莫能促召不俟駕而至再捴忠武之
師兼魏博行營節度使夯將盡敵復　命以報
渥恩屬　聖皇軫好生之念下班師之令公乃還
鎮休馬息人浚郊逐師李夰怙亂　帝用震怒俾
公問罪朝受　命而暮即戎遂入其封軍聲大振叛
者恐懼悉銳而來未及成列公用奇擊敗旗靡轍亂投
戈弃甲追奔逐北如火燎原梟殺首惡遂納其帥微公
之力則不及此進撿挍司徒兼侍中策元勳而勸列鎮
也其後秉圭入　覲請代歸　朝伏奏青蒲瀝誠
至懇　上以許人佇望勉諭再三俾□旋止衆庶
相賀或抃或歌雜然歡呼勢不可遏其得人也如此之
深復歷半紀績用大就司徒爲眞依前同平章事獎殊
勞而銘景鍾矣翌歲戀　闕誠切拜章聿來
上以太原公之故里晝錦而往孰不榮之拜河東節度

使北都留守太原尹公發號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
如渴者得飲衆者挾纊陶陶焉熙熙焉自不知其所以
然也吏不椄而□自息軍不刑而令無犯無小無大各
附所安則公之才之量曷可涯也於戲邦國將瘁陰陽
遘災涒辰之□□魄俱逝享年六十有五寶曆二年九
月三日薨于位并人罷市　天子撤懸廢
朝三日悼宗臣也冊贈太尉明年二月廿二日葬于太
原縣孝敬原夫人隴西縣太君阿史那氏祔焉禮也嗣
子昌元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撿挍戶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扶元守左龍武軍□將
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次繼元前行太常寺主簿次誠
元守朔州司馬兼監察御史次建元前河東節度右都
押衙撿挍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次興元前守衛王
友兼監察御史次榮元守右羽林軍統軍撿挍左散騎
常侍兼御史大夫次奉元前行太原府淸源縣丞次播
元前河東節度押衙左門□兵馬使兼監察御史次安
元右軍先鋒兵馬使守右驍衛將軍咸稟義方各勤職
業或秉旌於戎閫或翊衛於　禁營或連榮於
朝班或接武於賔護皆有令稱不隕家聲以程泰公深
知脩熟休烈豐碑見託□敢讓辭相國晉公文者宗匠
書公盛績永誌豐堂琬琰之詞傳於衆□故今之甄述
得以略焉其辭曰
四時運行歲功聿成羣雄經□王度乃貞於赫太尉五
世間生周之方邵漢之韓彭智叶蓍蔡心爲權衡撓之
不濁澄之益淸孝乎其親友于其兄六踐台席□□□
□□若□國□□長□□□□□□□□□蒼生瞻戴
天子倚愛發跡并部知名當代危自我安否自
我泰忠無我先功莫我大羣山蒼蒼□水湯湯□□□
□□握□□內□吏心外靖戎疆俗旣庶富人方樂康
神理冥冥天道茫茫不臻期頤孰謂延長泉扃一掩千
載傳芳

開成五年八月十四日建

汝南翟文制刻字

序云相國晉公之文書公盛績永誌元堂今之甄述
得以略焉光顏之傳視其兄加詳功烈偉矣碑之所
述其大凡耳雖有裴晉公文不應若是之略但傳云
年六十六而碑則六十五　金石錄補

右李光顏碑李程撰文甚簡略蓋有裴度之誌詳之
則碑文可以從簡古人作文不相蹈襲雖它人之文
亦必迴避如此據碑文與本傳光顏未嘗帥橫海軍

而宰相表去長慶四年橫海節度使李光顏守司徒
亦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李程書者郭虔兩唐書無郭虔傳李
程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其在翰苑日過八磚乃
至時號八磚學士此碑李程結銜以舊唐書傳考
之封彭原郡公在敬宗即位之初其官河東節度
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
都留守俱寶歷傳誤作寶應二年事唐書宰相表在寶
歷二年九月惟吏部表傳作兵部爲不同光顏以
寶歷二年九月三日甍舊唐書敬宗紀作九月戊寅甍是月丁丑朔戊寅是
二日明年二月廿二日葬則李程之撰文正在甍後
葬前而碑立於開成五年是葬後十五年也榆次
縣李氏有三碑光顏父良臣兄光進二碑已見前
舊唐書地理志范陽節度使臨制奚契丹統經畧
威武淸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等九軍
橫海軍在滄州城是橫海乃九軍之一而總隷於
范陽節度使不云別置節度也方鎭表則云貞元
三年置橫海軍節度使領滄景二州治滄州光顏
傳載長慶二年討王庭湊命兼深州行營諸軍節
度使又以滄景德棣等州俾之兼管是滄州在兼
管之內其本職是深州行營也或當時深州行營
駐兵滄州兼領橫海是以宰相表有光顏橫海軍
節度使守司徒之語而志傳及碑文俱畧之耳舊書
敬宗紀寶歷二年四月戊戌朔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畧卒此爲橫海軍置節度之證

馬恒郝氏二夫人墓誌

石高廣皆一尺六寸十七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在永濟縣

唐貝州永濟縣故馬公郝氏二夫人墓誌銘并序
公諱恒父諱超其先扶風郡人也昔馬融注解累代欽
崇風後廳因官徙居甘陵郡乃祖乃父遂爲永濟縣人
焉公以禮爲度以德爲車衣著篇章飲食經藉謝家鮑
氏羞當章句之流恥也文學之列金石爲節松竹表貞
乱代遜名庸君隱跡懷寶不仕韞道迷邦於是遁德互
門仁者爲里嗚呼天不憖神莫見祐元和七年七月廿
一日寢疾終於沙丘方私弟也享年卌十時也日月無
光雲天慘色閭巷遏窑行路傷嗟攉殯縣西一里先夫
八松蘿靡託蔦蘿無依結誓指於柏舟空淚流於斑竹
以開成六年正月十三日与二夫人遷葬於故塋礼也
仲子□□盡□以竭家資因爲遷祔恐麦改易刻□爲
紀
平生志貞松筠表節堅勁金石潔白氷雪□遍乾坤光

連子孫輝赫三代榮慶一門道善□字名彰四海天何
奄禍於幽魂骨肉永閇於長夜何時再覩明昏

按墓銘舉例謂婦人從夫合葬不書某氏徐氏讀禮通攷辨之謂金石文字記有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今得此碑更足以證梨洲之說未確而篆額止墓誌銘三字下別刊祔志二小字尤爲例之創者攷恒名不見于唐世載籍而誌中述其死後颯以日月無光雲天慘色閭巷過客行路傷嗟及道□□字名彰四海等語加之頗失載筆之實又如亂代迯名庸君隱跡懷寶不仕韞道迷邦云云語多詈時更乖文體此必當時不學無術者所爲故字畫草率且多脫誤之字如恥也文學之列句誤也字三行累代欽崇風句七行天不愁句十三行恐麦字疑陵改易句末行銘詞云何時再覩明昏六字不與上叶並有脫字上石時蓋已如此故漢人立碑貴有察書之人也錢侗跋

重修大像寺記

碑高六尺六寸七分廣三尺六寸三十一行行六十字行書在隴州

重修大像寺記

□□沙門義叶書

大和乙卯歲　潁川郡陳公爲左神策將軍以其誅暴息亂　宸衷親付之右地　公上酬天造忠奉
國恩內戢三軍外安百姓擁二州之地霧卷波澄寧
萬乘之心雲銷煙滅冀恢廓乎至道寔匡贊
我有唐至開成戊午歲　公因覩地無遺利農則有秋遂　謁靈元以告禱愼拜大像以請鴻福方歎鳩鴿巢頂荆棘掩砌廊宇霖漏樓殿欹傾寺無居僧爰詰耆舊曰頃者莊田典賣於鄉里林木摧毀於樵童頼　□□□□□□□□□舊地出清俸以收贖因茲請僧重復其業然耕耘菑穫未有倫次焉　尙書乃命僧藏乂爲赴知己者時不歷二祀裝蕊尊以金□飾□殿以丹雘而衆事云畢至於儲蓄車乘与生生之具兼頃畝年代並錄之於寺記碑陰以示隣里鄉黨爲免侵奪不朽之驗凡百君子敬而□之

都管地摠伍拾叁頃伍拾陸畝叁角荒熟并柴浪等　管莊大小共柒所
捌頃叁拾捌畝半坡側荒　肆拾伍頃壹拾捌畝□
□熟　□□瓦屋壹拾貳間　草舍貳拾間　果園壹
所東市善和坊店舍共六間半並瓦鳳伯莊荒熟共壹
拾一頃伍拾畝東常烈西澗南歐陽礼王歸□□□

第一垙連東庄居一段柒拾叁畝半東溝西道南自
至北寺墻一段連西庄居一頃貳拾叁畝東道西張用
南北自至一段貳畝東南自至西軍田北闕一段口畝
東自至西道南軍田北愽耳俊　第二垙地一段一十
八畝東張弼西張讓南邊昇北河　地一段九畝西河
南河東張進讓北張進讓　　　　一段貳頃貳
拾肆畝東道西官田南北陌一段一頃東愽耳憲庄西
道南阡北陌一段十四畝東薛烏暉西符義南北道三
垙一段四十畝東西符義南阡北陌一段十二畝東南
大女西北道一段十二畝東道西自至南馬寬北張德
成一段八十伍畝東符義西道南阡北陌四垙一段二
頃一十六畝東道西杜華南阡北陌一段九十五畝東
道西韓進玉南阡北陌五垙一段一頃一十四畝東渠
西杜元最南阡北陌一段三十畝東張德成西鍾兔南
杜華北道一段四十五畝東道西廣聖寺南阡北陌六
垙一段二十五畝東北阿趙西河南阡一段七十五畝
半東鍾興西阿趙南阡北陌信義村一段二十一畝東
張江西南道北埈七垙一段三十畝東鍾進遹西晉三
娘南埈北陌一段十二畝東楊濤西比富悅南阡北陌
一段三十畝連莊居東蓋稱西河南阡北口一段二十

三畝連部落莊居東南河西至德寺地北道王杜村一
段三十五畝東嵎西道南荀華北陌一段二畝東北道
西官田南坡一段十六畝東王進平西安寧南道北闕
一段八畝東安寧西南北道一段四十五畝東符義西
盧舊南埈北道一段二十畝東北王進平西埈南阡野
仁城一段一頃七十畝東自至西古城南□□□□
一段八十畝東張德成西自至南符義北古城寺東北
荒一段三頃一十二畝東溝西施身坑南安敬忠北埈
寺墻北一段荒一頃□□□□□□□□□□□□
□□□南熟一段三十二畝東埈西道南張德成北竇
志成槐樹谷北坡一段七十畝東道西邠王南張岸北
埈一段南坡□□□□□□□□□□□□□□□□
一段二頃一十二畝東道西澗南王翰北溝承壽鄉莊
一段一頃三十二畝東道西澗南劉英北官田一段一
十八□□□□□□□□□□□□□□□□□□□
□□□北垙一段六十畝東道西水南自至北竇操
一段四畝東西南道北自至三陽鄉白臺平□地一□
□□□□□□□□□□□□□一段二十畝富谷東
西埈南水北自至一段五十畝東道西楊江南領北泉
一段四十畝東北水西南楊珪一段一十畝□□□□

□□□□□□□□□□□□□楊珪南北水一段二十畝
東北水西楊珪南馬恭一段一十畝東西南楊珪北道
一段聖明谷二十畝東道西楊珪南□□□□□□□
□□□東西楊珪南水北楊江一段一十五畝東北自
至西楊江南泉一段一十七畝東南北道西楊江一段
三十五畝東堎西南北道一段□□□柴淚東西北水
南李海一段三十五畝張家坡里仁鄉界東南北荒西
道一段一十二畝拼山西坡東西堎南北荒一段高九
谷并柴淚九十畝東北封日榮西道南馬恭一段五十
畝東堎西嶺道南嶺脚北封日榮一段二十畝東北溝
西嶺上道南馬恭　胡桃谷連莊地東至奢馳谷北嶺
近北至閃電嶺及波羅嶺西至澗近北至神堆嶺南至
奢馳谷口東西道北至張英內至侯漸與及泥谷四至
內管熟地七段餘並荒坡柴淚
使請都撿挍修造上都淨住寺內供奉大德沙門藏
□　都維那義奕　前寺住元宜典座
惟劍　直歲懷章　沙門從龍
會昌元年伍月拾日記　秦鍔刻字
按大像寺今陝西通志隴州寺觀已不載蓋頽廢
从吳碑云乙卯歲是大和九年戊午歲是開成三

年碑載潁川郡陳公爲左神策將軍而不詳其名
碑前刻寺記後刻庄地果園頃畝四至而記乃云
頃畝年代並錄于寺記碑陰者何也所記園地數
惟幾頃幾十幾畝至半而止不似後世有釐毫絲
忽細數也地有荒熟則並載之地之段落曰垙曰
堎地之四至曰南阡北陌垙字見廣韻垙陌也字
書無堎字疑俗書或與棱稜通用也阡陌二字舊
說不同說文云　南北爲阡史記秦本紀開阡陌
注引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
爲阡南北爲陌朱子曰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
涇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涇涂爲陌阡
之爲言千也溝澮衡而畛道亦衡則溝間千畝澮
間千夫而畛道爲阡阡陌之名由此而得字典曰
按陸機答張士然詩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此
以南北爲阡柳宗元田家詩蓐食徇所務驅車向
東阡此以東西爲阡也据此碑則云南阡北陌以
阡陌分屬南北而東西不與焉要之阡陌亦無定
義皆田間涂畛之名而已碑書四至之例近他人
者著他人姓名近本寺地則曰自至亦概見也內
有云東鍾進通西晉三娘晉姓見廣韻唐叔虞之

後以晉爲氏魏有晉鄙然絕無一人登史傳者此
晉三娘獨得列于碑碣以傳何其幸也寺中僧職
有典座又有直歲始見于此

玄秘塔碑

碑高一丈五寸廣五尺一寸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學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一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
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
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撰
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玄諱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骨之所歸也於戲爲丈夫者
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 天子以扶世導俗
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 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
以爲丈夫也背此無以爲達道也 和尚其出家之雄
乎天水趙氏世爲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
貴子卽出囊中舍利使吞之□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
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
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鍾夫將欲荷 如來之
菩提□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
福寺道悟禪師爲沙彌十七正度爲比丘隸安國寺具
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昇律師傳唯
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崟法
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
盡貯汝腹矣□□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源
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
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文殊於
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
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 禁中與儒
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 詔侍 皇
太子於東朝 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
昆弟相與臥起 恩禮特隆 憲宗皇帝數
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 顧問注納偏厚而 和尚
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 上旨皆契眞乘雖造
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爲務繇是 天子益
知 佛爲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 朝廷
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 天子
端拱無事 詔和□□緇屬迎 眞骨於靈山開法場
於 秘殿爲人請福 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
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眞宗以毗□□

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爲之君
固必有冥符靈契與掌　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摽
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口口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
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
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万遍指淨土爲息肩之地嚴
金口口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万悉以崇飾殿宇
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
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口端嚴而礼足曰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　和尚卽衆生以觀　佛離四相
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
以爲成就常口輕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
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
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口生竟夕
而異香猶欝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荼
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旣燼而靈骨珠
圓賜謚曰大達塔曰靈祕俗壽六十七僧臘卌八門弟
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靈言或紀綱大寺脩
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爲達者於戲　和尚口
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
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

堙沒而今　閤門使劉公法口寂深道契弥固亦以爲
請須播淸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
銘曰
賢刧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辯孰分　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
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駮　有大法師爲
作霜雹趣眞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棿制
刀斷尚生瘡疣　有大法師絕念而遊　巨唐啟
運　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　寵重恩
顧顯闡讚導　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
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
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刻玉冊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鐫
元祕塔銘裴觀察休撰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入
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衆會妙入元宗出彼法中居
士長者之流邪弁州山八葉
元祕塔故是誠懸極矜練之作此本與余所藏正同
皆是有明內庫宋本除斷侀外鋒鍔纖毫不失今石
在關中雖猶如故然亦已甚頑矣碑文裴休所作休

於禪理最深此獨修陳大達思遇文亦方幅尠義味
而唐文粹收之殊不可曉 虛舟題跋
大達憲宗時奉詔與迎佛骨之僧正言是其弟子 關中金石記
右大達法師元祕塔碑裴休撰其署銜稱山南西道
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攷唐書方鎮表建中元年升
山南西道觀察使爲節度使嗣後無降爲團練使事
蓋史文有脫漏爾休傳不載觀察山南西道一節亦
略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世多搨本下截每行磨滅二字雖舊搨者
多同其餘則皆完好也碑題左街僧錄新唐書百
官志貞元四年置左右街大功德使總僧尼之籍
法師蓋充此職也撰者裴休舊唐書傳稱其善爲
文長于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釋典
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
義學僧講求佛理云云 新書畧同 其歷官則舊傳但云
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新傳但云歷諸府辟
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此碑結銜云江南西
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
皆兩傳所畧也潛研跋云方鎮表建中元年升山
南西道觀察使爲節度使嗣後無降爲團練使事
疑史有脫漏蓋以休結銜爲山南西道也此碑搨
本南字上一字大半已泐然左旁下存點右旁下
存短畫諦視之確是江字之下半非山字宋米芾
書史云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皆眞率可
愛是可爲江南西道之確据矣書篆者柳公權結
銜云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新書傳作知院事
百官志集賢殿書院開元十三年置初制宰相知
院事常侍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元和四年始
以學士年高者判院事是知院與判院品秩不同
立碑之時公權年已逾七十宜乎判院而傳作知
院疑傳訛也傳又稱公權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
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當時大臣家碑誌非
其書人以子孫爲不孝然則大達之門弟子亦以
得公權書爲孝耶碑但稱大達天水趙氏世爲秦
人而不詳其諱問門使劉公亦不著其名皆文之
畧也書大題方口題作顯別體字

薛行周題名

摩崖橫廣六尺七寸高一尺四寸二十行行三字左行篆書在斳眞巖

河東薛行周 呂安泰孫寔 譙本末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釋文

河東薛行周　邑亢夫徐奥　進士朱忱進士張虔曾

有唐會昌二年二月十六日同遊玉永巖忱　嵒落辯

士曾攜孟八麗君四穉　禮謁僧道奐眞曾書

處士包公夫人墓誌

石高一尺三寸五分廣一尺四寸十五行行十八字正書在仁和趙氏

唐處士包公夫人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張其清河人也　皇父諱𨺚夫人生有姸姿長

終言行包君前娶義陽朱夫人而生四子不幸朱夫人

中年下世及終喪親迎□夫人爲繼室敬愛均乎長幼

周旋廣備親疎撫育前男恩遍己子嗚呼夫人行年六

十有六以會昌三年十月九日奄終錢唐縣方輿鄉之

私第包君以再傷齊體追悼何心盡禮居喪卜時將葬

前男女哀慕無咎以其年癸亥十二月十二日丙申葬

于履泰鄉之高原禮也恐陵谷以變更託斯文之□詺

曰

噫夫人兮　倏□流年　□□□兮　寂寞荒原　慘

慘霜□　悠悠夜泉　未□□□　□於此焉

右處士包公夫人墓誌海寧陳仲魚所贈云頃歲杭

人掊土得之文字尚可辨攷咸淳臨安志錢唐縣十

三鄉有履泰南鄉履泰北鄉而未見方輿之名蓋宋

時諸縣鄉里之名多有更易不皆沿唐之舊也包君

名字不見於誌今杭城南有包家山潛氏臨安志已

載之是包亦杭之舊族矣其書銘作詺則它碑所未

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誌爲趙君晉齋所捐贈晉齋自言得于錢塘

西溪山中據誌稱葬于履泰鄉咸淳臨安志錢塘

鄉名履泰分南北二鄉南鄉管里三曰放馬驃騎

黃妃北鄉管里六曰黃山石塘埽帚西堰師姑青

枝又欽賢鄉管里六曰涇山西溪韓家蓀弄東木

上步若此誌石得從西溪則葬處當在欽賢鄉矣

細撿杭州府志所載武林西溪諸山所在核其鄉

名大抵欽賢與履泰中間只隔靈隱一山山南爲

履泰山北爲欽賢履泰鄉以有履泰將軍廟得名

廟在靈隱山之南似乎此誌得之于西堰靑芝一

路而晉齋以爲西溪者約畧之詞也太平寰宇記

稱錢塘鄉里舊有二十五鄉今一十一鄉此是錢

氏初納上以後之語所謂舊有者必是唐時鄉里誌中所謂方與鄉當即在舊有二十五鄉數內至宋初已失傳矣銘曰作詻曰詻字見廣韻彌正切訓爲詻目增韻云辨別物名皆與銘墓義別詻字之見于史文者字典引新唐書于志寧傳有之云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詻之舊唐書傳無此謂今檢汲古閣本新唐書于傳詻直作銘字與字典所引不合蓋字典所据係善本唐書毛刻各史頗有妄改之病此其一斑也此誌以詻爲銘或詻本與名通猶解進墓誌刻頌立名以名爲銘之例耳誌又云恩遍己子通當作過哀墓無容墓當作慕又其清河人也其字下當有先字皆脫誤也誌有包君之稱文非處士所自作而不著撰書人姓名且文中亦不敘包君名字事實皆疏也

王文幹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三十八行行三十字至三十二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中大夫行內侍省內給事員外置同正員上柱
國賜緋魚袋王公墓誌銘 并序

通直郎試大理評事趙造撰

鄉貢進士蕭睦書

公諱文幹字強之其先即秦將翦公之洪胤也自時厥後子孫衆多文能出羣武蘊異略賁則善虜其將義乃下筆成龍功業居高名施於後秦霸天下斯皆王氏之力也遂使高秋朗月瀚海澄波諸族難儔家世雄盛
皇朝中散大夫內侍省內侍賜紫金魚袋奉　詔和蕃使兼安西北庭使諱奉忠公之曾王父也德重名高情見義立西戎斂跡不敢東闚北狄戢羣不敢南牧內侍省內侍賜紫金魚袋內弓箭庫使奉天定難　南朝元從功臣諱英進公之祖王父也義勇冠時見危致命親承　聖旨獨步　中朝右神策軍散副將雲麾將軍試殿中監奉天定難隨　駕南朝元從功臣諱臣端公之烈考也功高位下命不待時慶流有徵果有令子榮高處尊德抱雄圖公即雲麾將軍第三子也　憲宗踐作時公年始童舞入趍　紫闥出踐　丹墀敷奏詳明讚爲俊彥遂拜供奉官恪居官次務謹去奢臨事無渝爲官不昧斯乃冲天逸翰出澗喬松錫以朱紱之榮帶以銀璋之命改梨園判官奉八音之禮專五稟之名藝就日新功勤益著遷雞坊使翦拂珎禽在鬭自我羽翼奇特利用絕羣每藴能名誰之與疋轉宣和殿使載離寒暑日往月來每候　鑾輿晷刻無失金石磨而不磷

壁玉琢而弥堅改軍器監判官專任武庫奠體有程榦
苛必時實謂戎備壽遷左神策軍宴設使庖厨有節饔
飧無遺脩饌必善於精華宴飲實愍其醉飽鎮幕歡曉
坊局拖留拜同官鎮監軍地居畿甸鎮壓要衝路接塞
垣之監理虬龍豈與蚯蚓爲伍鸞鳳難可枳棘長栖
時當用才俾之密侍依前充供奉官使於四方善能專
對利於一事罔不克堪未幾息車改栽接使公墾園樹
菓殖地生苗供億猶勤庶事無闕有司惜才戀德公乃
布義行仁開成五年　　詔遣充新羅使拜辞　　龍
闕指日首途巨海洪波浩浩萬里一葦濟涉不越五旬
如鳥斯飛届于東國王事斯畢廻檣累程潮退反風征
帆阻駐未達本　　國恐懼在舟夜耿耿而罔爲魂營
營而至瞻嗚呼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及其不測妖怪覺
生波滉瀁而滔天雲靉靆而蔽日介副相失舟儀差池
毒惡相仍疾從此起扶侍歸　　國寢膳稍微藥石無
功奄至殂謝享年五十有三會昌四年歲在甲子夏四
月蓂生五葉日終于京地萬年廣化里私第雖違三月
之期終遂九原之禮是歲冬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城東
龍首原禮也嗟乎命之不偶李廣豈遂於封侯臯在官
門士衡終聞於歎鵩公婚于滎陽鄭氏克諧琴瑟相敬

如賓有子三人男曰義仙義立女適齊郡史氏孤子銜
恤茹荼哀號罔極恐田成碧海谷變爲陵片石未鐫防
墓何辯用憑不朽之石以誌永存之詞銘曰
猗嗟大夫短折不禄歷事五朝白珪三覆賈誼促齡士
衡歎鵩許國一心居家可理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君臣
道合如魚如水嫉惡如讐見善必遷愛如冬日畏若夏
天臨官廉平無黨無偏奉命出使汎海東夷洪流滉瀁
陽鳥攸危大波汩起天地變移王事斯畢車騎辞廻臨
達本國魑魅爲灾幽魂何往遊岱不來聯綿經歲四體
轉衰辞恩處順闔門銜悲吾將安仰哲人其萎羡玉永
沉寶劍斯析聖心哀慟孤子泣血福祚長存恩光無歇
　按誌敘自曾祖祖父及文榦之身蓋四世爲內官
矣王父上又加祖字剏見于此唐書百官志閑廐
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一曰鵰坊二曰鶻坊三曰鷂
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而無鷄坊誌云遷鷄坊使
蓊拂珍禽在闕自我是鬬鷄之職也又云未幾息
車改栽接使唐六典尙寢局掌燕寢進御之次敘
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苑掌園苑
種植蔬果之事是栽接使卽司苑所掌皆可廣唐
書六典所未備也又云開成五年詔遣充新羅使

迴檣累程潮退反風恐懼在舟疾從此起云云舊唐書新羅傳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以下無文新書傳載開成五年鴻臚寺籍質子及學生歲滿者一百五人皆還之不云遣使据誌所云恐是命文幹護送還國而史畧之也誌云有子三人而下文只義仙義立其一殆即適史氏之女也

尹府君朱夫人墓誌

石橫廣一尺五寸高一尺四寸二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五字不等正書在孟縣

唐故尹府君朱氏夫人墓誌銘 并序

曾□祖從家狀官告墜失不敘　府君諱澄其先望在天水貫居秦州後子孫分散各處一方今權居孟州即為河陽縣人也　公為人端耿量雅恬和与人結交千金不易一言道合嗎馬不追遠近欽風花城共羨奈何積善無慶天降其禍去開成四年告終于私苐春秋六十有七　夫人朱氏即世廣陵郡人也笄年秦晉疋配歸于尹氏之門婦道禮儀不虧晨夕之孝接事舅姑能善能柔和睦六親鄉閭傳礼奈何大運將至卧疾連綿千方無効方藥無徵啓託聖賢其疾不愈□會昌四年十月十九日終于私室春秋六十有三男女七人長子韞慶新婦王氏次子韞禮新婦戴氏次子韞簡新婦賈氏次子韞雅新婦王氏小子韞穀未婚長女十四娘夫張氏十五娘婦開氏嗣子等非法不行非禮不動□□焉有丈夫之志兒女等叫天泣血五內分崩稱家有無將□葬事卜得會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葬于孟州河陽縣安樂鄉□□村礼也恐年代□遠陵谷有遷刊石為文乃申銘曰

嗟乎尹君　生為哲人　言無過失　花城共聞　千金交結　恩義長存　招賢納士　禮法芳新　嗟乎尹君　沒為異人　嗣子擗地　安厝神魂　千秋万載　□□子孫

右尹君妻朱氏墓誌銘其序稱權居孟州即為河陽縣人及記葬地亦然按河陽升為孟州係會昌三年此會昌四年正其初升之後故有是稱也此石係十年前從縣城內鑿井所出居人以為擣布石縣學生薛清輔買得之雖其中有俗字如嗎塩之類然可因序中所記葬處以知此城地在唐時之為安樂鄉塲坎村則亦初非毫無所益也 孟縣志

周文遂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四寸十五行行約二十字正書在海寧州

唐故汝南周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文遂字道從祖諱㫖先父諱通君卽通之長子也
幼讀儒書長而習禮弱冠之歲咸譽所知內孝親姻外
穆僚友不能苦濫於琴酒乃綰職於監司三五年間榮
譽可犇何期未申公表奄卒壯年嗚呼霜劍摧鋒鳴琴
絕軫春秋卅有五大中二年三月十五日終于天長之
私館也以其年十月廿九日祔于先祖妣王夫人列域
以爲窀穸禮也娶宏楊氏恭孝內諧譽桒從禮一子三
歲名曰小君令弟二八曰文遇文造悼鴒原而遂絕誰
濟急難桐荆榦摧鴈行何續敢忘兄友銘誌弟恭固請
長詞用彰後紀者焉　銘曰
嗚呼周君廿命奚促三十五歲禍來銜禍手劍摧鋒身
□□玉欲濟舟傾風前失燭一旦歸冥百齡何贖千歲
之中再生王國

按此誌不獨缺撰書人卽周氏里望周文遂所歷
何官皆不敘及但云綰職監司終于天長私館而
已可謂疎畧甚矣書多別字外穆僚友穆當作睦
咸譽所知譽桒從禮譽當作舉又娶宏農楊氏脫
農氏內孝親姻可言孝姻何以言內孝耶不能
苦濫于琴酒苦濫二字不解此于上尹府君誌大
抵皆鄉里無識者所爲其措辭皆不可爲典要無
庸究詰祇以其爲唐蹟附錄於此

周公祠靈泉記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八分廣三尺二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五字額題潤德泉記四字並正書在岐山縣

鳳翔府岐山縣鳳栖鄉周公祠靈泉□并　聽奏狀及
勑批荅
當府岐山縣鳳栖鄉周公祠舊有泉水枯竭多季去十
月□七日忽□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各深一尺已
來又有七處見出臣差府叅軍郭鍔專就泉所撿驗得
狀謹具泉水面方圓深淺分寸
五處泉面各方圓四尺已下各深一尺已來
七處小泉水面各方圓一尺已下各深三寸已來
右臣得縣鎮狀報有此靈泉差官勘覆事皆諳實詢諸
故老博訪里門咸稱此泉出必時泰歲豐者臣伏以周
公□人爰正禮樂勤勞周室克佐成王載在詩書揚于
風雅宜乎神用不測澤流無窮伏惟　陛下
叶德坤乾侔功造化節宣四序綏懷萬方由是地理呈
祥靈泉感應名標上善進屬和平不然何已涸之泉因
風復有此蓋彰於　聖德發自神功事出尋常義
同圖諜豈特撓之不濁乃鑒妍蚩積以成川方勞舟檝
也臣才非周邵時偶成康荷　恩渥而莫効涓塵

覩　休徵而空增喜躍謹具奏　聞伏請宣
付史官以光典冊無任歡賀悃欵之至其圖一面謹隨
狀奉進謹錄奏　聞謹奏
中書門下奏鳳翔觀察使奏當府岐山縣周公祠湧
泉出
石伏以川竭旣爲時否泉生必表　政成況近
靈祠寔彰　聖德因風湧出當　風化
之所資□地澄淸誠地經之載理近者栢樹復榮於
李觀蒙泉亦發於　神州考其祥經皆合
理代臣等商量望付史館書爲國華謹具如前奉十
二月八日
勅宜賜名潤德泉仍付所司

答詔
勅崔珙省所奏當府周公祠舊有泉水枯竭十□中因
風泉水五處一時湧出又有七處見出并畫圖進上□
具悉朕聞致理之代地出醴泉蓋以澤可濟時德推上
善徵諸傳記寔爲休祥朕以虛庸敢膺靈貺拔□見瑞
省表增慙豈惟菲德致之亦卿循良所感臨軒嘉歎至
于再三今賜名潤德泉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謝賜　手詔表
右臣伏蒙　聖恩以臣當府所奏周公祠靈泉湧
出畫圖　進上示臣　手詔并賜名潤德泉者一
紫泥緘啓　鴻澤光臨因　聖德以感通
詔徵臣而褒奬捧戴無措兢惶失圖臣伏以　君
有至德及於山川神降休祥見於祠宇功宣潤下道叶
流謙臣所以披圖按諜考往校今明　靈化之式敷
彰　皇猷之無遠冀光　帝典用表祥經臣忝
守邦獲逢　理代不合蒙蔽輒具奏　聞豈謂俯廻
天睠乃賜嘉名特降綸言播於不朽与日月而明並豈
金石之能移臣見令刻石紀年置之泉側爲一時摽異
俾百代共觀無任屏營感抃之至謹奉狀陳謝以
聞謹奏
大中二年十一月廿日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挍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
大夫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崔珙狀奏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
狀勒石事在大中閒石前刻奏狀中閒宣宗批答后
刻珙謝表文詞宛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
敍列大似漢八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

后恐不能得也（石墨鐫華）

鳳翔府岐山縣鳳棲鄉周公祠舊有泉水久竭大中間泉忽湧出崔觀察珙奏狀亦水旱恒事耳宣宗手詔褒嘉猶見下壽而史尚以無復仁恩察察爲明短之今世何可得也碑勒奏及手詔謝表筆氣蕭散有褚河南意後書年月及銜復似柳如出兩手（金石史）

新唐書珙傳宣宗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翔節度使正在大中初年珙具奏靈泉之日何爲削其封郡食邑舊書所載與碑同（金石錄補）

蘇東坡云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其名潤德者大中初因崔珙之奏而賜名也崔珙狀奏珙爲鳳翔節度使而中書門下奏內但稱觀察使者節度之職雖視觀察爲重然非軍旅之事陳奏止稱觀察唐人章奏之式多如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陝西通志鳳翔府岐山縣周公廟有三一在縣西郭街北一在縣西北十五里鳳凰山麓一在岐山廟後舊有泉久竭唐德宗（宣宗之訛）大中間忽有五泉一時湧出賜名潤德泉卽此碑所載是也然通志但云五泉而不及七泉亦畧也泉竭于十月□七日則狀進奉勑當在十一月八日奉勑之後崔珙表謝在十一月二十日今云奉十二月八日勑宜賜名潤德泉此十二月是十一月之訛也泉久竭復出且因大風而湧不可謂非祥異乃兩唐書紀傳及五行志皆不載

陸君夫人孫氏墓誌

石高一尺三寸五分廣一尺五寸
十七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富陽縣

唐陸君故夫人富春孫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吳大　皇帝十九代孫德之女也令淑有聞名傳四德笄年歸于陸氏君名瑛有子三二男一女長男疊詵次曰疊諮並未有所娶女則初笄之歲未有所歸夫人以大中四年遇疾百藥無徵□靈靡究卽是歲仲夏月三日而終春秋五十有七男女號踊泣涕摧咽親戚悲噫日月逾邁龜筮叶從於其年季秋月末旬八日而安厝富陽縣西廿里上黃山墓然而祔墓則南登極峭北達長衢東西卽富春孫氏之山矣□慮年月將遷故刻塼記其誌銘　銘曰

穆穆夫人　名傳四德　染疾不愈　歿歸泉路　蒼芒山谷　冥冥九泉　恐年月□　誌銘列塼

唐大中四年九月廿八日記（此行字體特大）

按此誌杭州府志金石所未收誌云安厝富陽縣西廿里上黃山墓又云祔墓則南登極峭北達長衢東西卽富春孫氏之山矣檢杭州府志山川卷富陽縣無上黃山名其在縣西二十里者但有一靈巖山而已惟縣南一十五里有陽平山太平寰宇記引地理志云吳武烈孫氏之所居也其祖種瓜于此有二仙人示其葬地卽此太平御覽又作陽城山爲孫氏所葬處今玩誌文富春孫氏之山或卽指此其云上黃山者或係當時土名而南與西之別十五里與廿里之不同則又記載之小異也附識以備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四

勑內莊宅使牒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八分二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學元祕塔碑陰

勑內莊宅使牒

萬年縣滻川鄉陳村安國寺金經 □壹所計估價錢

壹伯叁拾捌貫伍伯壹 □文

舍叁拾玖間 雜樹其肆拾玖根 地壹□畝玖分

莊居東道并菜園 西李㶿和 南龍道 北至道

牒前件莊准 勑出賣勘案內 □正詞狀請買價錢

准數納訖其莊□ 巡交割分付仍帖買人知任便

爲主 □要有迴改一任貨賣者奉 使判 □者

准判牒知任爲凖據者故牒

判官內僕局承彭 □

副使內府局令賜緋□□劉行宜

使兼鴻臚禮賔等使特進知□□田紹宗

其價錢并入門悉是僧正言衣□ 出並不忓同學門

徒親情等事其正詞卽 □俗名從大中三年四月

一日創造堂內 □德壹拾叁事并綵畫兩壁及塼

座 □綵赤白兼上安鴟尾修贖經藏等 □陸

伯貫文內壹伯貫文外施餘並□ 自出又修塔及

碑堂北院塼堦隔□ 等計當錢貳伯貫文並是僧

正言□

又院內祖婆父并同學等□ 壹所

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承襲 記

同學淨真 同學常益 正信

俗弟子李自遷 高行 方

右牒題云敕內莊宅使牒按萬年爲京兆府畿縣長

安志萬年有洪固龍首少陵白鹿薄陵東陵苑東七

鄉而無滻川鄉安國寺在皇城外朱雀街東第一坊

爲睿宗藩邸舊宅景雲元年立爲寺以所封安國爲

名原屬萬年治內此牒係安國寺僧正言出價承買

後列俗弟子姓名若今之市券也當時十六宅各有

莊地以內官主之所謂莊宅使也金石錄補

右勅內莊宅使牒一通牒尾列銜者曰判官內僕局

丞彭□曰副使內府局令賜緋□□□行宜曰使兼

鴻臚禮賓等使特進知□□□田紹宗攷唐書百官

志內府局令正八品下內僕局丞正九品下皆屬內

侍省而內莊宅使之名則百官志無之葢唐自中葉

以後內侍用事所設曹局綦多史家不能悉載宋史職官志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效而事任不同語王旦然宋以如京莊宅爲武臣敘遷之銜與唐制又異矣牒後進僧正言出錢剏造堂內綵畫兩壁修贖經藏諸事凡九行大中五年正月十五日記金石文字記以爲六年四月者誤也此文刻于大達法師塔碑之陰正言卽大達之弟子也塔銘柳書行世而碑陰推拓者少予近始購得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文云不忏同學忏音千說文長箋云忏有迁進之意故从千此與說文訓極也之義別新唐書萬壽公主傳無忏時事正與此同後入直作千字矣碑稱同從師出家者爲同學俗家爲俗弟子皆始見此碑至院內祖婆父其稱謂不可曉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碑稱滻川鄉陳村此鄉必以滻水所經得名長安志已不載此鄉則當在唐時四十五鄉之內畢制府長安志注歷引諸碑所載古鄉名村名而不及此亦可以廣所未備也

比邱尼正言疏

石横廣四尺八寸六分高一尺六寸十八行行十二字正書與前勅牒同刻元祕塔碑陰

比丘尼正言疏

正言自小入道謬烈緇倫陪行伍今緣身嬰風疾恐僧
務多有故用恢用三寶　聖言所有罪障不敢覆皆消
滅有少許賙利充衆僧外請將自出錢買得廢安所在
萬年縣滻川鄉并先庄并院內家具什物兼庄內若外
若輕若重並囑授
內供奉報聖寺三教談論首座
荅　製賜紫大德兼當寺主有手下弟子李自遷並
付庄悉是自出錢物買得盡不忏諸同學等事並皆無
分今　法師爲主一捨永捨生死經維和上老宿大德
徒明謹疏
大中六年四月廿五日疾病比丘正言疏
公
宏
法遷　正信
直歲賀遷

按此與勅牒連類而及牒是官須者此疏是正言自立者爲永捨寺中之憑據李自遷俗家也不曰俗弟子而曰手下弟子當是皈依正言者文云少

許覸利覸音觀廣韻覸與覸同覸旅也玉篇覸鈔也
皆與此覸利同義碑書謬烈緇倫烈當作列

杜順和尚行記

碑高四尺四寸七分廣二尺八寸二分二十一行行二十七二十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花嚴寺杜順和尚行記
鄉貢進士杜殷撰
朝議郎試左武衞長史上柱國董景仁書

糪垂範忍辱爲戒空寂爲體求而非真智而可識不遠
不疎志之奚□了〻雪山　我佛當其諭道晨晨白
馬金字闡于　巨唐粤以有京兆人者堯之苗裔生
雩　國南門外村里簪□繼□迭篩躬馨香內外逮
三千餘祀俄扇雩西方之盛降茲　吾師師始齠齒邁
人表未登十歲綴集同年生陟一基而以敷足嶷然旋
吐大乘之法□□□聽善男子善女人無問大小奔而
趍而虔心諦聽一演而伸衆闡道□□□舞之忘親愛
而自營復次□機運巧指事成績洞然岀有祥瑞連綮
龍□□力矻矻其異不一寔可繁詞弱尉　師之兄有
軍旅之患欲赴跪而啓父兮母兮厥而賫去允斯所命
被甲鎧汪汪執戈慷慨逼至魚麗勝而多捷卓尔哉出
羣隱而靡究慈惠霑濡一師之率渠百結　師補綴爲
茅有名酬智兼　師受笞焉負薪爨火汲水燃之渠盟
濯　師之躬焉渠役烽火遊外　師之當焉昔　魏禪
師師主也異日倍□之日臨流未濟杖之功登嶺有去
虎之妙哉貧來婦人有一子求之□手睞擲於急流中
而復見胡甸反乃是宿根深債歷縣側因睹畋獵化蔓□
龍盛與□□□士交會因勵承勵而息心歸依　師之
門人動意尋五臺靈境欲覺□菩薩給五銖道粮乃失
　師事今有秦人王元順承家穆穆文武潤身在世有
濟拔之惠效　主懷歲寒之心殷　師之裔孫也已履
儒迹心□□岸每躭儒典之暇劚趣真心　師之聖寔
非翰墨之能鎊大中六年□月二十四日記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　院主僧談賁

此唐碣也字頗可玫乃其文義晦澁破碎全不成說使此和尚空有行記之石千年在世與草木同腐則何益矣乃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使再不得此字更消滅久矣墨林快事

按神僧傳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碑云京兆人與傳合僧冠以姓與裴大智碑相似而朱長文碑帖考又有華嚴寺法順大師碑許康佐書此碑今在長安縣開佛寺中金石錄補

王圻續文獻通考法順姓杜氏萬年人爲隋文帝所重月給俸供之有病者對之危坐少郎愈生而聾者與言卽聽啞者與語卽能言狂顚者使人領往向之禪定少選卽拜謝而去又嘗臨溪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卽斷流其神迹類如此太宗素敬之嘗引入宮禁妃主戚里諸貴奉之如天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者傳其教關中金石記

碑記杜順云京兆人堯之苗裔生于國之南門外村後又序師代兄從軍及爲兄補甲受笞負薪爨火諸苦行若忘身以濟于衆者又稱擲于急流中而復見見字旁註胡甸反惟孔將墓誌銘出將字旁注去聲他金石刻所希聞授堂金石跋

按杜順和尚者姓杜名法順唐初時人故撰記之杜殷是其裔孫也記稱京兆人者堯之苗裔通志氏族略杜氏亦曰唐杜氏帝堯之後爲陶唐氏裔孫成王遷唐氏于杜是爲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有下杜有杜伯冢在焉碑書于作雩字書未有以雩爲于者此殆意爲增加猶乎字之加虍作虖也生陟一基當是一碁

石高廣俱一尺二寸八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至十八字不等正書在滎澤縣

唐姚婆墓誌

范陽盧鄯幼女姚婆年八歲生而穎悟聰而秀妙纔能言而知孝道纔能行而服規繩纔能誦而諷女儀纔能持而秉鍼組動有理致婉而聽順衣服飲食生知禮讓先意承志不學而能常期長成必有操行芳譽流于親戚之間何啚玉樹先秋蕣華早落敏而不壽痛可言耶以大中六年十月三日歿于襄州官舍以明年七月十三日葬于鄭州滎澤縣廣武原祔　丗祖贈給事中府君之　松檟與冥寞之內魂而知歸以其封樹不廣懼年代未遠而丘壠夷平聊刊片石以敍其年月与事實與千載之後不至湮沉耳唐大中七年七月十三日前撿挍禮部員外郞盧鄯記

右盧鄯幼女姚婆墓誌禮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巳下爲無服之殤下殤女子於法可以無誌然韓退之爲女挐銘壙世莫以爲非者父之于子不忍其遽湮沒而欲有所托以永其傳亦人之恒情乎噫自唐以來達官貴人豐碑大書不久而湮沒者何限而姚婆一弱女越千載後乃得傳姓名於士大夫之口事之有幸有

一不幸若此者可勝道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高元裕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廣四尺一寸三十三行行七十九字正書額題大唐故吏部尚書贈尚書右僕射渤海高公神道碑二十字篆書在洛陽

大唐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渤海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贈尚書右僕射 下闕
□□□□□　□朝散大夫□□□□□□□□□
□□上□□□□□開國□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
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國公
食邑□□戶□□□書
公諱□裕字景圭六代祖中國公諱士廉　皇朝□□
中尚書右僕射有仁儉之□□文□□□□□□□□
□□□□□□□□□□□□□□在陶唐氏□□
□□□以隱德起爲周文王師者号爲太公望始受封
於呂子孫世仕於齊□世孫公子□□孫□與管敬仲
俱爲齊上卿合□侯有功□□□□□□□□□□
廿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因家焉高氏故書□
□□□□□平□□□□後魏□□錄尚書事生岳北
齊侍中封清河王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王
申公□□□之令□□□□□□□□□□□□□皇朝
□州長□□□之行□□　曾祖諱□□州餘杭
令贈尚書戶部員外郎　大父諱彪秘書省著作
郎贈右□□大夫　皇考諱□太原少尹兼御史
中丞□□□□□□□□□□□之少子也幼而穎
悟及長魁岸秀發弱冠博學工文擢進士上第調補秘
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荊南二鎮爲掌書記轉試協律
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拜真御史轉右□□□□
侍御史□□□□□□豪舉□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
外郎　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
明藻鑒推重簪組洎　公抗揖上席雅望盜洽及
登御史府好爲犖犖事自荊涉□□□□□□□□□□
□□急宣居常稚秫在櫪廐吏多□□□□□條制爭□
□客□呵□導者必恐遽恇迫授以驛馬不敢問積習
爲弊刺史不能治有道士趙歸真者長慶初用黃老秘
言得恩倖□□旁□□言□恇在驛□□□□□自給時
公方　徵入遇歸真於途連叱之謂曰汝妄人耳
天子置驛馬俾尔鼠輩疾驅耶且黃冠驛馳用何條
制頎左右牽□之歸真沮撓不敢仰視　□□□
□以□□□□□□歸真□□□□□聞者憚焉　公

之爲柱國也當寶曆初　天子年少新卽位
事多決於內或坐　朝頗曠旬朔大臣罕得　□謁
公上疏指斥極言□□中外之□以鎭□□□
□　公□□□之侃然　公之爲吏部郎也
精□簡峻旨徒□戢若踐刃戟未竟南曹事會與銓長
以公事爭短長剛憤不能下請急□□□□□□道除
左司□□遷□□□□中書舍人　公之爲諫議
也屬　朝廷多故李訓鄭注貽禍□亂欲先立威定
事　公察其必變銳以勁□□其頭角章疏□上
文宗知而不能用及爲中書舍人逆注益用
事注初以藥道進至是□然以才望自居會注遷秩□
□□□□□揚其□□□狀注方倚　恩自大恚
不能堪遽出　公爲□州刺史注敗復入爲諫大
夫兼充　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
文宗重儒術尊奉講席　公發揮敎化之本依經
傳納　上傾心焉□□□□□□□筵□
□爲□□□□護之授□　公□□通經文雅任職
而操剸□濟素重　朝廷　上復欲□之未
幾擢拜御史中丞兼金章紫綬之錫　公正色立
朝百吏震肅□暑□□□□□□下□□僚吏率多

□□□獎體□不驀濟辦□倪甚威邪朋自遠班行相
肅聳動屏息議者以爲風憲振職自元和以來惟
公爲稱首進尚書右丞改京兆尹未幾授左散騎常
侍遷兵部侍郎轉尚書左丞知吏部尚書銓事會
恭僖皇太后陵寢有日充禮儀使　公爲
左右轄也郎吏籍公岸谷之峻皆砥□□□事迎理
及銓綜衡鏡之務抉奸與善如見肝膈猾吏□□□□
□□□勿又□□竄□記□爲防□□遂視聽　公
指摘□病是非立辨摽爲成憲迄今賴焉不拔一人九
流式□尋改宣歙池□□□□使兼□□□□入拜吏
部尚書　□□□□懿□□□□□□□□
□□□□□□爲□□使□事遷檢校吏部尚書山
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公友睦淸約車服飮食比
寒士而□□吏□奉公□□汲汲如嗜慾居一室凝塵
積机㶅如也於宛陵□二郡理於漢南□八郡化率用
□□□□□□□□興利除害刋爲故實在漢南奏免□
內積年逋租七千八百餘万貫節用而已公私□□百
姓□□之初　公自　侍講爲御史中丞
文宗久□□□□□□內舉毋兄少逸
上嘉納而遂其志少逸果能□一帝三王之業發明

□□
上盍敬重□□□者咸謂　公以
誠事君者也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眉壽
景福□□□歸　公爲□州之五歲慨然有懸車之
念累章陳懇故復有□□□□之□卽日渡江將休于
□□行□志□大中四年夏六月廿日次于鄧無疾暴
薨于南陽縣之官舍享年七十六　上聞撫
机震悼廢　朝□日□□□□□□年十一月十日
歸葬于□南府□□縣□□之南原以李夫人合窆從
祔于　□府君之兆次□□公前娶隴西李□吉州刺
史宣之女也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
□□□□□□□□　先考司徒府君□□袝席□
□□國太夫人□氏陰敎修備及　公貴□□□□
□服□□□□哀榮之禮渥縟矣□子□一人曰璩李
出也進士擢第試祕書省挍書□文行□□□□□□
記曰有大德者必得其祿其位其名其壽□　公始
終可謂全□□銘曰
烈山之□□□太古□□□□□□□□□□□
功錫姓申公嗣興□□佐命□□□赫□□秀合降□
公生□□□□爲□師□爲世資□□□□　闕□
□二□行茂□□□高終賈霜□迴□□□□□□□

□□政嚴官□□競踸□我敦德義時□□□□□
□□□□□大義□味□□□□□□□□妄□□
□□□□□　闕　我堅豸□大方□□以□□□　禁林
密侍講席陪升因經納誨承　問□能輔道□□□□
闕□□以□□□□□　□□□□□□□□□
□□□□□□□□□　□□多□□□□□

大中七年十月立蕭鄴撰柳公權正書篆額在洛陽

碑缺撰人名据金石錄書之篆額甚工而無人名碑稱元裕曾祖迴大父彪皇考集銜名皆與宰相世系表合惟世系表誤彪作彪劉昫唐書有高元裕傳亦正作彪知碑是也碑載元裕官爵事實亦較史詳備云贈尚書右僕射劉昫書亦未及舉云歸葬于河南府伊闕縣白沙之南原今碑在縣南三官凹田間是其墓也中州金石記

碑過漫漶書撰人名氏尤缺蝕惟字體類柳誠懸今士人猶指爲河東書也案此碑稱元裕命氏世居之始與宰相世系表合但元裕六世祖翻表載爲後魏侍御中散孝宣公碑作太尉錄尚書事翻生岳表載爲北齊太保淸河昭武王碑作侍中淸河王岳生勵表載字敬德隋洮州刺史樂安侯碑直云敬德不言

其名勵似亦以字行者而歷官則爲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又碑載蒲州長史巳不見其名以表證之當爲峻於元裕爲高祖其下載廻杭州餘杭令贈尙書戸部員外郎彪秘書省著作郎贈右諫議大夫集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並與表相符其少有異者碑言著作郎表云佐郎父諱集表作集字形之似僞涉誤也元裕所歷官碑自其初擢進士上第調補秘書省正字佐山南西道荆南二鎭爲掌書記轉試協律郎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入爲眞御史右補闕復爲侍御史擢拜司勳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又除左司缺二字遷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又出爲缺州刺史復入爲諫議大夫兼充侍講學士尋兼太子賓客擢拜御史中丞遷尙書右丞改京兆尹授左散騎常侍遷兵部侍郎尙書左丞吏部尙書充禮儀使尋改宣歙池觀察使入拜吏部尙書又遷檢校吏部尙書山南缺道節度觀察等使葢其詳如此而新書本傳惟云累辟節度府以右補闕召俄換侍御史內供奉擢諫議大夫進中書舍人復授諫議大夫翰林侍講學士兼賓客進御史中丞擢尙書左丞領吏部選出爲宣歙觀察使入授吏部尙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于其歷官葢未悉書也授堂金石跋

按元裕初名允中碑與兩唐書傳皆不載惟宰相世系表有之此碑敘先世有與他碑不同者首行諱字之下卽敘六代祖士廉下乃敘其受姓之始源于太公望下又敘六代祖以上諸世而後及于曾祖以下其特提六代祖于前不知何義也碑云六代祖申國公諱士廉舊唐書高儉傳云儉字士廉新傳云以字顯世系表則云宗儉字士廉與碑傳俱不同其封申國公惟舊傳有之乃貞觀十二年事新傳不載其官終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而碑不書特書尙書右僕射者新傳稱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此齊書清河王岳傳顯祖時岳兼尙書左僕射隋書高勱傳歷遷侍中尙書右僕射故碑亦特書之碑云太公望子孫世仕于齊□世孫公子□□孫□與管敬仲俱爲齊上卿世系表云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傒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爲氏食采于盧諡曰敬仲是敬仲爲高傒之諡非管仲字碑云管敬仲者訛也碑云廿七世孫洪後□□□爲渤海太守因家焉据世系表洪之官渤海在後漢特也碑云後魏□□錄尙書

事生岳世系表云岳父彌字飛雀後魏侍御中散孝宜公舊唐書高儉傳曾祖飛雀鈙以字行後魏贈太尉北齊書岳傳亦云父彌魏朝贈太尉皆不載其官錄尚書事北齊書傳岳字洪略齊高祖從父弟也武定六年除侍中太尉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世系表亦有之而碑略焉碑云岳生敬德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王隋書高勱傳勱字敬德齊太尉清河王岳子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高祖時累拜洮州刺史舊唐書高儉傳云父勱字敬德與隋書之諱勱者不同餘俱同隋傳世系表亦同碑蓋以字行而官亦從略敬德之子即士廉士廉第三子眞行官左驍衛將軍眞行次子峻官殿中丞蒲州長史碑皆不書峻之子迴餘杭令即曾祖迴之子彪世系表作彪秘書省著作郎表作著作佐郎即大父彪之子集表誤作焦太原少尹兼御史中丞即皇考集生四子允恭少逸元裕允議碑云元裕爲集少子据表是第三子元裕之歷官與事蹟兩傳舉其大槩不及此碑之詳其官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兩傳俱作山南東道其封爵兩傳俱作渤海郡公碑文渤不見而標題則云渤海縣男爲不同其贈尚書右僕射標題有之文亦不見傳則惟新書有之舊從略也碑稱公之佐山南西道也節度使崔公從以清明藻鑒推重督組洎公抗揖上庠雅望益洽新書崔從傳憲宗朝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碑載道士趙歸眞驛馳事兩書無攷其官中書舍人日鄭注以藥道進會注遷秩揚其狀注不能堪出公爲□州刺史舊書鄭注傳注始以藥術游長安本姓魚冒姓鄭氏時號魚鄭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大和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文宗召對賜錦綵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元裕草制詞在此時也元裕傳云草注制詞言注以醫藥奉君親注怒送宗閔乃貶之出爲閬州刺史元裕兄少逸傳稱元裕爲中丞少逸爲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據碑則少逸之官侍講由于元裕之內舉碑所謂愛君不忘舉其親舉親不忘存其義者是也碑云公前娶隴西李氏吉州刺史宣之女李宣兩唐書無傳再娶京兆韋氏鄭國公孝寬七代孫周書傳韋叔裕字孝寬少以字行故

碑直作孝寬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與碑之作鄖國者異碑云子一人曰璩表但稱其相懿宗傳稱其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碑則云試祕書省校書郎

方山證明功德記

石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七寸正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修方山證明功德記

鄉貢進士牟璫撰

此山前面有石龕龕有石像從彌勒佛并侍衛菩薩至神獸等計九軀案寺記云唐初有一童兒名善子十歲已下自相魏間來於此山捨身決求無上正真之理□啓首□四礼遂墮未及半虛五雲封之西去其音樂□□天風錯□畢寺緇白無不瞻聽乃鑿此山成龕立像旌之曰證明功德暨平會昌五年毀去佛□天下大同凡有額寺五千餘所蘭若三万餘所麗名僧尼廿六万七百餘人所奉驅除略無遺孑惟此龕佛像儼□微有藁殘大中五年奉

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寺主僧從惠聞於州縣起立此寺有杭州鹽官縣人僧子儒俗姓董氏不遠江湖訪尋名跡至六年五月七日得度既果前言□□懇誠金朱裝餝方山證明功德兼□□□神及師子各二隻□金朱色手功價□□□五十貫文施主二百餘人□□一鐫姓名□□左其山龕在寺之艮直上可四里下思入□井以□屬星端旁睇　滄瀛有同蓬島□龕石□有泉不□來源從細竇泔□石盆□□□□□□而已玉液金漿莫得□其甘美□□香山□□質乎香爲子儒公明山巒之□□□□固敬石之像長牢冀賢劫盡而同盡自□□外胡可傾移哉

大唐大中八年四月八日鐫記（以上凡二十七行後列施錢姓氏三十五行不具錄）

寺主僧從惠大中五年奉

皇恩遠降許令添飾舊基先度僧□□主持□月廿八日經長清縣陳狀四月十三日□□□□□□□來□六月廿日□□□度獨□□□□□□祀□心□後□□北臨聖堂□是此等□□□□□□一景界夜至三更先見二僧一僧面西而立一僧面東而□□□□□亡妣人身著□□□□□□□□□□先□□集隨□而□□□□□去來□□有五□四□□赤□大袖□衣頭上冠笄□執笏中有一女身□□□□□□□□頭□雙鬟手中執□□老□□去□□□□□餘□忽然不見明□□至齊州□□□此□祥瑞□□七月廿

八日呈上　刺使劉將軍遂喚入見問其由八月一日
符度九月一日入□□□尙住會□□節度使□□
□□侍□□官□□□□□□□□由□□□□□□□
□□上聞　明勅所□□宜依□
大中八年四月廿日記以上十六行在後段
長淸王澄登　證明上寶珠元祐三年戊辰孟夏初
八日
蘇永叔李行父庚祐之游文從左讀
永叔會遊
潁水李顏子先盧山李憲秉夷丁巳二月十日同遊
齊幕仲績臣邑尉韓淸彥同登焦伯祥後至丙子仲
春十四記以上五段掩刻唐記之上
案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毀佛寺
復僧尼爲民不言毀有額寺至五千餘所蘭若至三
萬餘所驅僧尼至廿六萬七百餘人皆史略也大中
五年奉旨許於舊蹤再啓精舍亦史所未及山左金石志

下邳郡林夫人墓誌
石連額高三尺二寸廣二尺四寸餘二十六行行二十八字正書篆額在闔縣
有唐故下邳郡林氏夫人墓誌并序
河南褚符撰

夫人林氏其先下邳郡人也曾祖□皇任廣州參軍祖
景□□任潮州長史父□□□□□□□□□□□
□□□□□鄕里咸謂□高□□□□□□□
夫人則　府君之仲女也未笄而柔和氷潔旣襄
惟□□蘭馥由親族□□黨□□以□□也□□□而
閨中□族冨春孫氏子以□□□□□作□□婦□□媒
□□□□□□□□　夫人□得以□□□□得□
配闕而闕慈□仁□繩闕也□糸闕奠闕　三人長曰□
□娠闕以闕
□墳峨峨□山之旁懿德美行不隨□□高山有□雕
琢無妨□□□□□之□□□□□□□陵谷改張此石
若出斯文□昌

定慧禪師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六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鄠縣
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戸部尙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裴休撰并書
金紫光祿大夫守工部尙書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戸柳公權篆額
圭峯禪師号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縣人　釋迦如

來三十九代法孫也　釋迦如來在廿八十年爲無量人天聲聞菩薩說五戒八戒大小乘戒四諦十二緣起六波羅密四無量心三明六通三十七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世諦第一義諦無量諸解脫三昧𢫬持門菩提涅槃常住法性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度天人教菩薩一切妙道可謂廣大周密廓法界於無疆徹性海於無際權實頓漸無遺事矣最後獨以法眼付大迦葉令祖祖相傳別行於世非私於迦葉而外人天聲聞菩薩也顧此法衆生之本源諸佛之所證超一切理離一切相不可以言語智識有無隱顯推求而得但心心相印印印相契使自證知光明受用而已自迦葉至達摩凡二十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爲五祖又傳融爲牛頭宗忍傳能爲六祖又傳秀爲北宗能傳會爲荷澤宗荷澤於宗爲七祖又傳讓讓傳馬馬於其法爲江西宗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荆南張張傳遂州圓又傳東京照圓傳　大師大師於荷澤爲五世於達摩爲十一世於迦葉爲三十八世其法宗之系也如此

大師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偶謁遂州遂州未與語退遊徒中見其儼然若思而無念朗然若照而無覺欣然慕之遂削染敎受道成乃謁荆南荆南曰傳敎人也當盛於　帝都復謁東京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後謁上都花嚴觀觀曰　毗盧花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三章深遊義趣遂傳圓覺在漢上因病僧付花嚴句義未嘗聽受遂講花嚴自後乃著圓覺花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盂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抄及法義類例禮懺脩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爲禪藏總而敘之并酬答書偈議論等凡九十餘卷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議者以

大師不守禪行而廣講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爲務乃爲多聞之所役乎豈聲利之所未忘乎嘻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哉夫一心者万法之總也分而爲戒定慧開而爲六度散而爲万行万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万行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　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爲法隨顛而起者爲行未必常同也然則一心者万法之所生而不屬於万法得之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凝矣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跡而尋哉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

外道爲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爲威神尊者摩羅獨以苦行爲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爲大牛不超過無以爲大士故 大師之爲道也以知見爲妙門寂淨爲正味慈忍爲甲盾慧斷爲劒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鎭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訶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 吾師耻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 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 吾師耻之避名滯相匿我增傷 吾師耻之及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得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求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敬接雖驁佷不怠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 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 大師之法者貧則施暴則斂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慊自堅者化佝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爲近住者有出而脩政理以救疾苦爲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爲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以紀真 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深淺矣議者又爲知大道之所趣哉 大師以建中元年生於世元和二年印心於圓和尚又受具於拯律師大和二年 慶成節徵入 內殿問法要賜紫方袍爲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然如生容皃益悅七日而後遷於函而自證之力可知矣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二月十三日荼毗初得舍利數十粒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諸煨中必得而歸今悉斂而藏于石室其無緣之慈可知矣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戒深明形質不可以久駐而真靈永劫以長存乃知化者無常存者是我死後舉施蟲犬焚其骨而散之勿墓勿塔勿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法行皆有儀則違者非我弟子今 皇帝再闡真宗追謚定慧禪師青蓮之塔則塔不可以不建石不可以不斵且使其教自爲一宗而學者有所標仰也門人達者甚衆皆明如來知見而善說法要或巖穴而息念或都會而傳教或斷臂以酬德或白衣以淪跡其餘一記而悟道

終身而守護者僧尼四衆數千百人得其氏族道行可
傳於後者紀於別傳休與　大師於法爲昆仲於
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敘
之他人則不詳銘曰
如來知見大事因緣祖祖相承燈燈相燃分光並照顯
說密傳摧邪破魔證聖證賢漸之者入頓之者全孰紹
孰興圭峯在焉甚大慈悲不捨周旋以引以翼恐迷恐
蘊直示心宗傍羅義筌廣收遠取無棄無捐金湯魔城
株杌情田銷竭芟伐大道坦然功高覺塲會盛法筵不
染而住於泥靑蓮性無去來運有推遷順世而歎衆生
可憐風號晚野□□夜□□□□而去溺者誰前巖崖荆
榛阻絶危懸輕錫而過蹈者誰肩不有極慈孰能後先
吾師何雾復建橋舩法拍一靈徒餘三千無負法恩
永以乹乹
□□□□□□□□□□府兼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
行內侍省內謁者監□□□□□□□食邑三千戶王
元宥施碑石大中七年正月十五日兼　奏請塔額
謚号當日下闕
大中九年十月十三日建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字

右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撰并書其文辭事跡無足
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云集古錄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
不能無疑于達摩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
之然至累千言而爲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爲
法隨願而起者爲行行有殊法則一卽四語已盡之
是時柳誠懸以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
欲有效于密也書法亦淸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裴
能知密爲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後爲
于闐王子書姓名于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
謂隨願而現者也記于此俟耆宿質之弇州山人稿

柳書名噪一時視公美固在鴈行裴博綜教相通徹
祖心手書藏經五百函序諸疏論固是宰官禪那其
父中明肅越州觀察使又建龍興大佛殿先是越州
沙門曇彥同許詢造塔未就詢亡彥師可百二十歲
猶存岳陽王將撫越彥曰元度來也時詢亡已三十
餘年弟子疑其耄忽岳陽果至以誌公密示先造彥
彥遥召曰許元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岳陽曰
弟子蕭詧何呼許元度彥曰未達宿命拉入室席地
以三昧力加被岳陽忽悟前身造塔事宛若目前因
重新二塔衆以殺事請彥曰吾緣力未至二百年後

以待非衣刻石記之及裴至州應不爽遂爲建殿觀此則裴公再世皈依宿因故碑能爲其家言復無精詣何也金石史

金禮部尚書趙秉文自號閒閒遊草堂寺詩五首寺僧刻之石首篇云下馬來尋題壁字拂塵先讀草堂碑平生最愛圭峰老惟有裴公無媿辭五詩可頌字尤佳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圭峰碑在西安府西南八十里草堂寺後東向金石圖

自迦葉至達摩廿八世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爲五祖忍傳能爲六祖可卽慧可信卽道信忍卽宏忍宏忍與道信并居蘄州雙峰山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贊寧高僧傳稱宏忍七歲至雙峰道信密付法衣號爲東山法門者是也六祖本住寶林寺後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辭往雙峰曹侯溪故六祖時亦稱爲雙峰和尚所謂曹溪宗者是也宏忍既傳能爲南宗又傳秀爲北宗其弟又各以其師爲六祖秀之弟子普寂爲七祖王縉大證禪師碑敘達摩歷傳及大通大通傳大照大通卽秀大照卽寂也後能宗衰而秀宗盛惟會以能門高弟直入東都與北宗相抗獨孤及三祖碑所謂曹溪頓門孤行嶺南秀公師弟兩京法主三帝門師帝王分坐后妃臨席惟荷澤會公致普寂之門盈而復虛能祖宗風于斯不振者以此秀宗盛于開元會乃復于天寶至貞元十二年勅以會爲七祖北宗自是遂無所聞矣會亦稱神會如卽法如如之弟子爲惟忠惟忠卽荊南張也文又云師初謁遂州繼謁荊南謁東京後謁華嚴觀觀卽澄觀唐時所稱淸涼國師我

朝雍正十二年特封妙正眞乘禪師者也師本不識觀後遣人持書以門人禮通之觀答書有云伯牙絕弦仲尼傾蓋矧乎不面而傳意猶吾心其自作圓覺經論序有云叨沐猶吾之納謬當眞子之印者卽指其事文裴休撰其圓覺經論書前亦有休序傳次師事與此略同關中金石記

右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禪宗自神秀慧能分南北二支而曹溪之教但行於嶺外迨荷澤會公說法西京而南宗始盛荷澤傳磁州如如傳荊南張張傳遂州圓圓傳宗密密又得上都澄觀師華嚴疏而好之遂兼通禪教爲人天師所著禪源諸詮集起信論起信論鈔原人論圓覺經大小疏鈔具載唐書藝文志

卽圭峰也碑敘六祖之傳惟荷澤江西二宗而不及青原葢其時青原之學尚未大行厥後曹洞雲門法眼出乃尊青原與南嶽竝而祧荷澤爲旁支緇流之盛衰亦有數焉其云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與濂溪一實萬分是萬爲一之說頗相似（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舊唐書裴休本傳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而不載充集賢殿大學士按之此碑兼禮部當爲兼戸部至於傳載十年罷相是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致碑之建立當大中九年已書此階然則史文繫於十年冬者誤也休嗜浮屠講求其說演法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新唐書本傳文）今碑稱定慧所著經旨書偈議論皆謂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眞體而融事理其推演禪趣亦云至矣碑書号不從虎避諱故也史稱休書楷遒媚有體法覩此碑信然（授堂金石跋）

案末行有府兼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施碑石三十字與第三十五行重出疑是覆刻者

韓昶自爲墓誌

石高三尺廣三尺一寸二十七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孟縣

唐故朝議郎檢校尚書戸部郎中兼襄州別駕上柱國

韓昶自爲墓誌銘（并序）

昌黎韓昶字口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幼而就學性寡言笑不爲皃戲不能口記書至年長不能通誦得三五百字爲同學所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郎是性好文字出言成文不同他人所爲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籍大奇之試授諸童皆不及之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荅受詩未通兩三卷便自爲詩及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宗師文學爲人之師文體與常人不同昶讀慕之一旦爲文宗師大奇其文中字或出於經史之外樊讀不能通稍長愛進士及第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體就之欲中其彙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　柳公公綽鎮邠辟之試鼙文館校書郎　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校書如前旋除高陵尉集賢殿挍理又遷度支監察拜左拾遺好直言一日上疏或過二三文字之體與官同異　文宗皇帝大用其言不通人事氣直不樂者或終年不與之語固與俗乖不得官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旋拜秘書省著作郎遷國子博士因久寄襄陽以祿　養爲便除別

駕檢校禮部郎中　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檢校
戶部郎中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寢疾八日終于任年五
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陽縣尹村娶
京兆韋放女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
曰綺曰紘舉進士女四人曰棻曰谿曰瑙曰著在室
曾祖叡素朝散大夫桂州長史　祖仲卿祕
書省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　父愈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公銘曰
噫韓子　噫韓子　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
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　生有志而卒不能
豈命也夫　豈命也夫　孤子□書并篆

劉昫唐書韓愈傳云子昶亦登進士第此昶自述其
爲張籍樊宗師所賞及爲柳公綽牛僧孺辟薦終于
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郎中也昶之孤陋至以金根車
爲金銀車爲時所譏碑中自云其文中字或出經史
之外樊讀不能通其誇甚矣又云稍長愛進士及第
見進士所爲之文與樊不同遂改就從之欲中其彙
年二十五及第豈唐時制舉之文已與著作家不同
邪碑刻三代名銜及後有孤子□書丹篆□其字漫
滅似是緄字云葬孟州河陽縣尹郝者今孟縣城西
五十里蘇家莊郎古尹郝莊南土山有塋周圍數里
其東南有冢甚高餘諸冢稍卑俗呼尹丞相墳萬歷
間盜掘一小墓得石棄荊棘中樵夫負去將爲砧或
告于官驗之乃昶墓志也遂封其墓而置其石于韓
愈祠壁中近人劉靑藜述喬騰鳳說如此因作孟縣
韓文公墓考謂大塋即愈墓也　中州金石記

韓君誌舊傳爲盜發出之土中向置文公祠某年郡
守移于府城賴馮魚山募役夫輦回俾還舊所亦一
快也誌文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
之符離小名曰符韓文考異符讀書城南詩樊注云
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
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今證以此誌
小名曰符又知符因地取名其自爲紀寔益不可沒
如此誌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日通一卷
文公贈張籍詩所云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又名
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悉與隱合當爲五百家注所
未及然則金石之裨益豈小補哉誌又云受詩未過
兩三卷便自爲詩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攷東野
集喜符郎詩有天縱于此益徵昶不獨爲孟生所奇
矣而舊說謂公子不慧如李綽尚書故寔及韋詢所

錄劉賓客佳話錄則多忌者之誤也文出之韓君自撰其敘事簡質信不負其家學故余悉著之以示來者勿爲君口實也授堂金石跋

右韓昶自爲墓誌銘四旁鐫鏤花紋石旣堅厚完好書亦工楷可觀按縣牘略云誌石於前明萬歷年間自孟縣北二十里蘇村卽古尹村韓王壠前出土當時韓文公裔孫得之藏於家至於　國朝雍正四年河南巡撫田文鏡以孟縣卽古河陽地爲韓文公故里因飭府縣查取後裔入　告請襲五經博士其時裔孫韓法祖以其七代以下宗圖呈閱并稱戶編儒籍世耕祀田官支祭麥更有家藏别駕此誌石刻可據經田撫核實　題奏後經部議以引例失當未得准行至乾隆元年文公裔孫韓法祖再行呈請照周程張朱之例懇准襲五經博士經巡撫富某批飭府縣及學官再行核覆皆以家藏誌石可據申報遂得再　奏仰蒙

聖恩俞允

欽賜世襲五經博士奕葉昭垂光於今古誠千載一時之遭際也謹按韓文公新唐書以爲鄧州南陽人至朱文公始以爲河內之南陽而更引董逌說謂公爲河內之河陽人又引公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及女挐壙銘所云歸骨於河南之河陽及張籍祭公詩所謂舊塋盟津北者以辨之其論韙矣然朱文公此考末又云然則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可疑者是朱文公或以公所謂墳墓者爲在修武矣是以後人作修武志者皆載韓文公爲修武人與作昌黎縣志者據舊書載公爲昌黎人其說皆堅持而不下而不意千載之下此誌適出於孟縣尹村韓氏祖塋之前因以知韓公所謂往河陽省墳墓者確在此地而公之爲唐河陽縣人今孟縣地灼然無疑卽朱文公之考亦得此誌出而更以補其未逮蓋修武與孟縣實近使非有誌石出於孟縣則謂公爲修武人亦已得其十之七八不似新書謂爲鄧州南陽人者去而千里也然究未若河陽之爲的玆則公之祖墓因此誌而得其實而公之爲河陽人又因祖墓而得其實是實皆因此誌而得也然其石雖出而未大顯於世至　本朝重道崇儒正學昌明之日而公之裔孫乃得抱其石而上邀

殊恩而垂麻千載則此誌之出其所關豈特尋常之末而已哉石今在城南內韓文公祠堂壁間雖稍有損

剜然所謂葬孟州河陽縣尹村者其蹟固灼然其見云　又按此誌爲別駕次子綰書其名正當石損處搨觀幾不可辨幸石在左近就日細審乃辨得之尢足快也再淇興祖所作韓文公年譜謂公之孫衮字獻之咸通七年狀元及第者蓋卽此誌所載綰之弟緄當以衮緄音同而後易其字體耳孟縣志

按此石題曰韓昶自爲墓誌銘而文中卒葬月日皆具殆預爲文于前而卒後孤子書石時增敘卒葬月日也誌于名某字某之下有傳在國史四字昶位不甚顯又無大事功國史未必爲立傳卽或有傳安能自知之而預書于誌銘之首且于上下文氣亦不貫注顯係其子增入之語也誌云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元和郡縣志符離本秦舊縣漢屬沛縣漢書地理志沛郡領縣三十七符離莽曰符合高齊時屬睢南郡開皇三年罷符離縣屬徐州爾雅曰莞苻離也以地多此草故名据此則符當从竹今从艸太平寰宇記元和四年正月以徐州符離之地南臨汴河有埇橋爲舳艫之會乃以符離蘄州倂泗州虹縣三邑立宿州大和四年正月宿州廢三縣各還本州七年復置卽虹縣之地後復移理符離据此則符離縣元和以後隸宿州以前正屬徐州也韓昶卒于大中九年年五十七推其生在貞元十五年新唐書韓愈傳汴軍亂乃依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舊書張建封傳貞元四年以建封爲徐州刺史在彭城十年軍州稱理復又禮賢下士無賢不肖遊其門者皆禮遇之天下名士嚮風延頸其往如歸文人如許孟容韓愈諸公皆爲之從事十六年建封卒則是十五年昌黎尚在徐州而昶生也誌云至六七歲未解把筆書字把筆猶言握筆也把筆二字始見于此昌黎集石鼎聯句詩序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此別是一義與誌不同又云張籍奇之爲授詩時年十餘歲能以所聞曲問其義籍往往不能答年十一二樊宗師大奇之昶一旦爲文其文中字樊讀不能通云云蓋張樊二子爲昌黎所稱故韓昶並舉之以自譽其詩文也然如文苑英華唐音統籤之類皆不見其詩文則其佚久矣誌云年至二十五及第釋褐柳公綽鎭邠辟之舊書公綽傳寶歷二年授公綽邠寧慶節度使昶年二十五爲長慶三年明年居父喪故其就邠辟在釋褐後三年也誌云相國竇公易直辟爲襄州從事舊書易直傳大和二年

十月易直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是又在就邠辟之後二年也誌云相國牛公僧孺鎮襄陽以殿中加支使舊書僧孺傳開成四年八月檢校司空兼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又在辟從事之後十二年矣誌云久寄襄陽以祿養爲便除別駕檢校禮部郎中丁艱服除再授襄陽別駕所謂祿養者養母也丁艱亦是母喪誌特未晰言耳誌云娶京兆韋放女放無傳惟世系表韋氏南皮公房光乘之孫儇之次子放當即其人而無官位也末云曾祖叡素祖仲卿父愈云云敘先世于誌文之末亦一例也世系表載叡素仲卿官與誌同兩書愈傳不載叡素而于仲卿則新傳云爲武昌令舊傳云無名位皆與誌不同

霍夫人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二寸三分三十行行三十餘字至四十一字不等行書在孟縣

唐故劉氏太原縣君霍夫人墓誌銘并序

朝散大夫前守彭王府諮議參軍上柱國周遇撰

天地之大德曰生剛柔之毓質曰性盛衰相攻存亡遞替理達希夷之旨覽歸終極之原至若生有令淑而顯茂則紀述而銘焉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致仕彭城郡開國劉公夫人霍氏世系文之韶也當周之興封建子弟因而氏焉其後代變時移今爲京兆居人也皇父晟將仕郎守家令寺藏署丞公孝巖資身恪勤莅事歷官秩而益著勤瘁之名奉　春儲而出納之功無愆幸以慶鍾德門是生愛女　夫人郎丞公之長女也　夫人幼聞詩禮早肅端姿齊潔持心温柔飾性霜松比操寒竹孤貞閨門悅懌之儀晨昏　問安之禮皆生之矣榛栗告備將移他族遂適　彭城公百兩之後一與之齊嚴奉舅姑敬恭戚族服澣濯之衣儉而達禮遵婉娩之敎婦道日新飾其德而不飾其容嚴其家而不嚴其身名同　夫貴德与家崇寵錫降封太原華邑　昔公謂曰我以代傳鍾鼎門蔭蟬聯　先開府秉左廣之權　吾令弟統右護之師朱紫赫奕棣萼鱗敷者四人而思忠於國孝於家學大戴禮諷毛氏詩堅白自持秋毫無隱功備史冊銘在景彝戒滿盈而慕冲謙弃軒冕而好疎逸功与名皆全矣而思内則雍穆吾心至矣　夫人結褵作配卌三年履正居中其道益彰涓浙右歸　闕累移星歲頓攝乖宜寖成沉痾　夫人侍執湯藥餂奉飲膳所舉者無不親嘗不顧寒暄不離座隅日月迭居近

于二載　夫人自此憂恚亦已成疾　先常侍奄從
薨逝祭祀蒸嘗不失如在之敬至於卜遠之日疾將就
枕諸孤曰遑裕若是豈在力任　夫人曰吾逝生死
同塵何愛身命一閉泉壤永爲終天但無虧於節義豈
望苟自偷安踴哭而往畢遂其志尔來日遘綿惙針醫
不減遽至弥留以大中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終于來庭
里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嗚呼人之所貴者福与壽積善
既昧於徵應隟光難駐其奮極青春路遥白日將謝粧
樓儼設玉匣漸見其塵封輕影忽飛夜臺已知其息𤆬
有子三人嗣曰復禮威遠軍監軍使行內侍省內僕局
丞賜緋魚袋仲曰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內養季曰
伸禮皆才聞五美學贍三冬孝敬承家忠貞蘊志惣戎
而理遵約法專對而辯注懸河自鍾艱疚茹毒衔哀泣
血絕漿罔顧晨夕因心之孝冀報其鮑勞思　養之
情徒悲於風樹以明年正月廿九日祔葬于萬年縣龍
首鄉　先常侍塋西禮也遇奉　命述敘敬爲銘曰
夫人懿德　蘊其明識　端姿槩朗　惠質柔直　工
循內範　容無外飾　玉鏡孤光　珉瑤潤色　問名
成禮　作合君子　四德道隆　九族稱美　門崇鼎
列　功高嶽峙　澤及肇封　輝光青史　雲路碧落
霜折瓊枝　其往如慕　其返如疑　龍首之堙
滻川之湄　魂遊九原　與　公同歸

誌文過爲溢美無實可紀惟以其書夫人之夫官行
內侍省內侍伯有子三人其長復禮威遠將軍監軍
使行內侍省內僕局丞仲全禮內侍省內府局丞充
內養皆與百官志合而充內養不見志文又父子三
人官同一內侍省必以宦者取婦而假子並領此局
任耳誌文云𩆜文之韶也韶即昭字轉訛　授堂金石跋
按誌書世字避諱作廿珉字避諱作珉至其父晟
而加以皇字自稱其弟曰吾令弟皆謬也皆生之
矣之當作知遑裕若是裕當作豫皆誤字

鄭遇夫人崔氏合祔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五分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濬縣
唐故滎陽鄭府君　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并序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譔
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
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冠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結迹
雕軒繡軸之榮羽盖朱轓之盛由魯史記迄于　唐
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泉藪也　高祖世斌　皇
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曾祖元嘉　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
祖有常　皇吏部常選襲爵新鄭縣開國男　烈考
探賢　皇衞州昌樂朝城革縣令　府君諱遇字
皇試太常寺恊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少
有倜儻之志長膺懷奇之名不苟舉以求容每親仁以
竭愛爲中外模範爲友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
涵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雖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
羞先　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　夫人
傳陵崔氏令門淸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
讓得於天眞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
詩風進止成法雖婕妤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也未亡之歎孀齡杳
然玉沒何先蘭凋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
於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廿
七日合祔於　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於舊記
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
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次曰璡次曰玘次
曰璩次曰琬或繼以遺芳克修至行銜哀茹毒追攀罔
極將營護　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　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　允
文武兮書劔名揚　蘊儀度兮閨門譽長　珠沉玉沒
兮人誰靡傷　桂殞蘭凋兮口泣摧香　垂脩名兮允
謂不亡　傳盛事兮多載弥光　聽悲風兮松韻連崗
刻貞石兮永志夔堂

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金石文字記

按墓誌爲唐衞州司法叅軍秦貫撰載古文品外錄陳眉公云得之黎人廢塚間且爲會眞記辨誣夫名姓偶合誣之固不可辨之亦枝指也新鄭縣志

碑云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慈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曾祖元嘉皇新鄭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按宰相世系表鄭氏有世斌左司郎中子元嘉長水令頗與碑合碑下云祖有常烈考探賢府君諱恒子曰瓊曰璡曰玘曰璩曰琬此世系表所無世系又有恒爲守忠之子在前數十格不知何故又云鄭之先周皇封舅之地且至以皇爲王頁環奇之名以環爲壞大謬卽後人僞爲之亦必有舊文可據何爲若此又一碑文字悉同府君諱恒恒字作遇恐後人得鄭遇碑改爲鄭恒以銜世者二碑俱在濬縣嚮園

雜志云鄭恒暨夫人崔氏合葬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成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纂志銘在焉犁人得之鬻諸崔氏爲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或傳此志銘又于康熙初年崔氏見夢于臨清州守守往學宮自檝土中淸出據此則碑不識何時移至濬縣臨清之說尤屬傳譌不足信也中州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五

郎官石柱題名

柱七面高一丈二寸周圍廣九尺三寸每面各四截每截十行至二十一行止字數三十餘至四十餘不等正書在西安府學

吏部郎中

鄭元敏　牛方裕　劉□□　李廿鋧　張銳□
甘神符　温彥博　胡　演　趙宏智　楊　纂
薛　述　李孝元　宇文節　長孫祥　劉祥道
蕭孝顗　于立政　陸敦信　趙仁本　裴明禮
王　儼　崔行功　獨孤元愷　温無隱　于敏同
裴　晧　韋　慄　□□□　魏元同　楊宏武
鄭元毅　李德穎　張希□　陳□方　王元壽
韋萬石　秦相如　劉應道　劉齊禮　元知敬
顏敬仲　崔文仲　□　□　□□□　□□□
□□□　王友方　□　□　高光□　路元□
王遺恕　張行禕　孟元忠　董敬元　張詢故
王方慶　□　仲　□　□　□
□　□　高□思　□□□　李　瑱

李志遠　紀先知　皇甫禮常　孫彥高　顧　琮
□　□　□　崔□□　□□□
□　□　盧懷愼　岑　羲　楊降禮
鄭納言　韋　播　辛廣嗣　蕭　璿　韋　□
□　韋　抗　沈□□　李問政　崔　□
□□□　裴藏曜　李朝隱　馮　□　崔　璩
張敬忠　慕容珣　趙昇卿　李元□　鄭齊嬰
靳　□　楊　□　薛兼金　張　昶　褚　琛
杜　暹　楊□□　蕭　識　員嘉靜　袁仁敬
徐元之　陳希烈　張　說　崔　□　鄭少微
崔希逸　皇甫翼　盧　　旬　元彥冲　張　□
裴敦復　劉日致　李彭年　宋　詢　李　憕
苗晉卿　班景倩　韋　陟　徐　惲　李朝□
孫　逖　李　昂　韋　述　張季明　趙安貞
鄭　昉　楊仲昌　王　齋　李　麟　楊愼餘
李　暐　源　洧　鄭　審　李　伉　王　維
韋之晉　李　□　崔　　奇　韋　侗　崔　灌
李季卿　蔣　渙　薛　邕　畢　宏　閻伯璵
韋　翔　蕭　直　崔　翰　盧　允　張重光
賀若察　崔　器　庾　準　韋少遊　王延昌

韓滉 趙縱 韋元曾 韋諤 裴綜
房□偃 杜亞 盧杞 李承 齊頁
李竦 盧翰 趙贊 劉從一 郭雄
崔造 殷亮 苗丕 韋夏卿 柳晃
李玗 趙宗儒 劉執經 楊□□ 崔漑
崔仲儒 韋執誼 李□□ 鄭利用 房式
杜兼 竇羣 柳公綽 李藩 崔芃
張惟素 皇甫鎛 張賈 李□ □ □公□
韋□□ □ □ 盧 □ 盧逢 韋宏景
崔植 陳諷 崔□ 于敖 陳仲師
盧元輔 嚴公衡 嚴休復 高允□ 殷台
崔 □ □ □ 孔敏行
崔戎 高鉥 □□□ □ □ 王袞
李石 孫簡 盧鈞 張諷 薛膺
崔□ 薛□ □ □宏宣 趙□齡
□□ 崔□□ □ □ □
崔球 盧龜 崔□ 柳仲□
吏部員外郎
裴元本 王約 潘求仁 趙宏智 裴希仁
甘神符 宇文節 李公淹 封良客 韋璲

韋叔謙 長孫祥 裴孝源 裴希仁 崔元觀
于立政 蕭孝顗 裴雅珪 辛茂將 崔行功
姜□ 元懷簡 裴公緯 趙仁本 韓同慶
于敏同 梁行儀 王德眞 魏元同 姜元乂
劉祥道 李同福 裴大方 胡元範 房正則
梁仁義 李同福 姜杲 裴大方 張仁禕
裴思義 韋萬石 姜元昇 劉處約 張詢市
蘇味道 韋志仁 辛希業 高光復 李志遠
劉夷道 韋希業 樂思晦 李至道 裴成
杜承志 蕭志忠 崔湜 張栖貞 司馬鍠
杜承志 杜知謙 李崇基 宋璟 皇甫愍
岑羲 李傑 畢構 魏先冲 李尙隱
蘇詵 鄧茂林 盧懷愼 李希仲 崔日用
盧從愿 楊滔 房光庭 崔湜 裴漼
崔元同 陳希烈 張鈞 宋鼎 李朝隱
張庭珪 裴漼 倪若水 崔位 魏恬
褚璆 柳澤 杜暹 楊軌臣 徐元之
朱渭輔 楊降禮 徐惲 源洧 席建侯
劉宅相 韋洽 元彥冲 李憕 李彭年
源元緯 馬光淑 苗晉卿 盧怡 張秀明

楊仲昌 李麟 李栖筠 鄭審 盧僎
裴遵慶 蔣涣 庾光先 崔寓 李廙
李涓 崔倫 崔翰 鄭炅之 韋之晉
盧僎 薛邕 韋少遊 裴覊 崔禕
元特 王鎏 韓滉 王佐 盧虛舟
賀若察 韋元曾 畢宏 杜亞 裴儆
王鎏 元挹 崔祐甫 令狐峘 韋元
王定 鄭叔則 崔儒 劉灣 蔣鍊
殷亮 李舟 劉太眞 王銷 苗丕
裴綜 鄭珣瑜 于結 呂渭 盧挺
于口 盧邁 劉執經 柳冕 李元素
韋夏卿 裴佶 楊於陵 鄭儋 李鄘
奚陟 王仲舒 張宏靖 裴次元 劉公濟
常仲儒 李醬 柳公綽 孟簡 韋貫之
皇甫鏄 韋纁 李建 崔從 韋宏景
王涯 崔郾 陳仲師 楊嗣復 席夔
盧士玫 李宗閔 殷台 崔琯 王璠
鄭肅 羅讓 崔戎 王申伯 楊虞卿
李續 宇文鼎 敬昕 李珏 高元裕
劉寬夫 陳夷行 崔龜從 裴哀 劉端夫

李款 崔瑑 柳璟 裴鍇 孔温業
張文規 崔口 周敬復 崔球 韋行貫
李行方 陳湘 韋絢 韋愨 李訥
盧簡求 崔眈 崔慎由 錢知進 崔口
盧罕 杜牧 馮圖 杜審口 趙檣
鄭路 皇甫口 李朋 皇甫珪 獨孤雲
鄭從讜 裴衡 盧緘 崔琢 于德晦
口口口 口口口 口仁裕 崔口口 口備人
口 口 口 薛口 高湘 于瓌
楊 眞 崔蓮 崔厚 崔濆
司封郎中
楊思謙
豆盧欽望
徐堅 李彥口
姚弈 蔣挺
程休 韋之口
令狐峘 張葴
韓日華 裴次元
鄭涵 羅讓
裴諤 張鷟

盧徳
盧告　馮顓
崔澹　徐仁嗣
度支員外郎
崔□□　李□□　韋萬石　崔神基　裴□□
路元□　皇甫文亮　崔□□　李元同　楊□
杜從□　張慶　崔□　唐紹　唐□
鄭勉　魏景倩　崔　崔　夏侯銛
苗晉卿　韋恒　楊　王　王崟　樊晃
袁□盈　王延昌　李　李猗　嚴郢　□
蘇端　包　斑　崔　韋少華
楊倆　李衡　張　李　張季□
房署　元□□　李　□　李　素　董溪
王□□　□　高　重　李　績　盧貞
陸
司勳郎中
狄孝□　獨孤琨　裴□□　楊　纂　辛　諝
薛述　竇孝鼎　宇文節　杜文□　薛述
鄧素　郎知年　王儼　王仁□　鄭植
鄭元□　韋同慶　張松壽　李崇德　元知敬

謝祐　王欽　劉應道　路元叡　李範丘
岑夐倩　歐陽通　裴思義　李元慶　□懷敬
李至遠　張敬之　樊忱　楊元政　戴師倩
祝欽明　楊承裕　趙誼　田貞松　李元恭
楊袛本　張脩憲　□嶠　崔日用　劉聞一
韋瑗　傅黃中　李元璀　李崇敏　齊處仲
張敬忠　呂絢　唐曉　王瑨　辛替否
劉晃　吉渾　韓朝宗　盧翹　張珣
劉日政　蕭華　李知柔　盧重元　元元禕
姜昂　韋虛舟　張寂　郭愼微　裴士淹
韋咸　崔圓　綦希寂　盧允　薛邕
盧游　劉單　李收　韋鍔　庾準
郤說　王紞　董晉　丘爲　韋禎
劉滋　韓章　路李登　鄭南史　崔或
嚴霆　權德輿　李直方　李□　崔恭
盧公憲　韋顗　陳諷　李正封　忱傳師
路隋　崔護　李虞仲　侯繼　孔敏行
王袞　高鍇　權璩　韋璀　唐扶
崔龜從　崔日□　高少逸　陸洿　紇干泉
盧懿　敬暭　劉濛　韋博　周復

崔黯 崔瑤 楊發 尒朱抗 李潘
蔣口 薛蒙 孔溫裕 王渢 任憲
裴紳 鄭洎 孟球 杜蔚 張復珪
趙隱 牛叢 吉鄘 侯備 崔朗
薛途 張濬 崔厚 嚴郜 口口
口範 趙蒙 李輝 蘇蘊 李迢
魏管 盧絡 崔庾 盧塋 鄭軌
李輝 缺 杜庭堅 缺
李 缺
何敬之 缺 薛 缺
李 缺
許敬口 缺
司勲員外郎
杜口口 楊口本 郭知口 齊景日 王德志
劉祥道 王儼 王仁瞻 楊口 王口旦
李問政 韓瞻 李日高 許圉師 李乂
麻察 衛幾道 張敬忠 韓同慶 李口口
崔行成 齊澣 魏元同 鮑承慶 劉應道
薛自勸 李訥 源行守 袁仁敬 徐元之
裴大方 綦相如 斛律黯慶 鄭行賓 王瑨

封崇正 薛侶侶 孟允忠 胡元範 王德志
裴瑾之 吉渾 李知柔 赫連梵 斑景倩
平貞眘 李擢 李彭年 鄭南金 王豫
韓大壽 李志遠 李承嘉 裴錫 蕭權
李元恭 李恒一 馮光嗣 元暕 盧萬碩
嚴杲 程鎮之 崔論 楊愼餘 張寂
鄭璲 周利貞 杜確 吳道師 李堅
鄭審 王光輔 蔡希寂 王光大 薛兼金
王璵 蘇瞻 蕭嵩 李畬 裴元質
田崇璧 蕭璿 李謹度 裴諤 李行正
韋肇 韋會 崔希高 韋晉 員嘉靜
張九齡 徐向 崔祐甫 程昌緒 蕭誠
王琇 元彥冲 宋遙 盧僎 王從敬
盧象 鄭口 李嘉佑 孫成 蔣將明
楊獻 梁涉 李岫 唐堯臣 裴春卿
皇甫琳 朱巨川 竇申 李休口 崔譚
畢炕 劉滋 苗粲 裴導慶 韋元甫
能季武 韋多成 源少良 崔圓 李楫
韋叔將 沈東美 陸據 崔顥 李揆
裴綜 鮮于叔明 楊綰 幸昇之 裴儆

楊炎 杜位 許登 韋亢 獨孤佃
于頔 張鎰 錢起 孔述睿 殷亮
鄭叔矩 李竦 劉太眞 張惟素 衛次公
李終 裴樞 鄭利用 李元素 邢肅
裴莅 鄭絪 李程 張仲素 趙宗儒
薛存誠 盧公憲 李□ 盧士牧 蔣武
于敖 杜元穎 李正封 席聶 王起
路隋 李肇 趙元亮 李紳 崔鄲
王申伯 姚向 孫簡 馮葯 李宏慶
楊漢公 竇鞏 高元裕 盧簡辭 裴亥
崔龜從 裴識 韋磻 鄭涯 丁居晦
李中敏 黎埴 崔瓘 崔干 庾簡休
崔鉉 陳□ 崔璵 崔駢 韋琮
崔黯 周復 裴寅 杜審權 楊發
盧罕 杜牧 韋澳 趙櫓 趙滂
李遠 崔鈞 李潘 苗恪 庾道蔚
韋用晦 鄭樞 王渢 皇甫珪 裴衡
牛叢 楊□ 張復珪 楊知遠 杜蔚
穆仁裕 苗紳 源重 薛廷望 獨孤霖
高湜 鄭碣 崔殷夢 盧顓 趙蒙

崔厚 李嶽 楊希古 李昭 楊仁贍
蘇粹 李□ 李渙 杜高休 盧渥
李瓚 路綱 李滔 鄭逸 薛邁
周承矩 韋□ 鄭就 鄭勤規 李晃
蔣□ 崔昭符 崔序 姚荊 張□
蔣□ 崔凝 鄭昌圖
孝功郎中
皇甫昪度 缺 □ □ 于孝□
□□ □□長 □ □ □
韋素立 趙宏□ 崔知機 楊思謙 缺
□ 崔起 韋□ 李懐□ 王元壽
朱延度 武志元 李思諒 楊德裔 劉處約
高 缺 房元基 韋敏 □守眞
魏克己 裴炎之 崔神福 李晉容 敬暉
李嗣眞 皇甫知常 缺 □ □
竇珣 盧齊卿 崔琮 崔宣道 宋庭瑜
竇崇嘉 王齊休 房光庭 缺 □
崔希高 鄭汞 鄭浦 杜令昭 杜惟孝
蕭炅 李元祐 鄭長裕 崔翹 缺
□ 戴休延 薛□□ 崔諒 李峘

馮用之 李粤 王尕 裴從 盧簡金
爲密 缺 □ 王□ □崇□
陸□ 郭□ 杜枚 趙□ 孫成
□抗 趙聿 龐督 李收 王□
缺 □ □ 陳謙 裴甚
董□ 鄭權 李諒 □弁 元宗簡
談峯 栢耆 韓臯 趙宗□ 缺
□宏度 李仍叔 奚敬元 趙眞齡 陸問禮
鄭鲂 崔瑝 崔瑨 邢翥 鄭涵
李德裕 缺 □ □ 李
□邁 □□□ 畢誠 胡德章 李俅
崔郢 錢方義 李蟥 盧言 魏扶
缺 □ □ □ □
□ □ 康僚 皇甫鎬 樊曦
高殷 韋岫 孫爽 崔璩 李蔚
缺 李景□
倉部員外郎
王□□ □□□ 李□□ 王□ 高□
王仁瞻 □ □ □ □
□ 薛志鳳 蕭志遠 謝祜 夏□

□□ 格輔元 陳崇□ □ □志遠
□□ 李□ □文顒 高□ 吳道師
王師順 閻知微 柳儒 馮光嗣 王齊□
韋糸 宋庭□ 何□ 韋□心 陳思濟
趙脊徽 張懷□ 袁仁敬 吳太元 錢元敬
梁獻 張景明 劉彤 李元祐 陳惠滿
能□□ 李□□ 李昂 韋伯陽 鄭昉
裴藏暉 戴休琁 崔譚 趙良器 鄔元昌
張瑄 楊萬石 鄭章 崔鎮 張□
鄭粤 李 悕 解賁 李喬聿 鄭炅之
裴從 徐炅 崔復 皇甫鉦 鄭叔華
杜良輔 孫備 □□ 梁乘 權自□
皇甫衡 徐續 楊□ 韋□ 長孫鑄
張愡 盧安 李速 崔供佚 趙玗
皇甫□ 蕭存 李玗 王 閻濟美
王武陵 崔鄴 孟簡 崔濤 皇甫鑄
張寔 齊晪 陳諷 張士陵 張□方
于□ 蘇宏 薛存慶 曹慶 李景儉
范季睦 崔郜 李宗何 宇文鼎 盧鈞
韋璀 王會 韓壽 裴充 崔瑤

李欽　韋充　韋損　趙從約　薛重
楊曾士　馬曙　李行恭　羅劭權　李遵
崔翬　盧近思　郭圓　張琮　郭閑
李詠　李嶸　魏鏣　裴思猷　褚薦□
□□　席鴻　李洮　張斯干　□
皇甫煒　盧肇　劉允章　令狐纁　李裯
樊□　張㠓士　呂□　杜□符　李硃
賈璠　鄭棨　王鐐　柳告　崔嚴
李鉅　陳義範　盧朋龜　□　□　張　□
戶部郎中
□□□　□義忽　□山甫　□□□　□□□
□　□　□　崔　鄭□□
樂世□　盧承慶　裴元本　高季通　封
□　□　□　□　□
□　□　□　□　□
□　□　□　□　□
□　□　□　□　梁行儀
□　□　□　□　□
路□□　劉國□　韋泰眞　盧德師　薛克搆
王智方　姚珽　□　□　□

□　□　□　□　唐從心
李嘉□　□錫　申屠錫　劉如玉　宇文敞
李綰　封思業　裴恡　温沓微　吳道師
劉守□　□　□　□　趙□□　李無言
韋虛心　蔡秦客　梁務儉　張大安　袁光輔
李同㒜　鄧元挺　蕭味道　韋□元　劉延祐
于思言　劉基　段嗣元　石㬎　孫元亨
唐奉一　房穎叔　韋讓之　李思古　楊玉
紀處訥　路恒　趙履温　狄光嗣　張昭令
李琇　韋維　柳儒　崔琳　嚴方嶷
魏奉古　李察　李邕　裴覬　司馬銓
張如珪　褚璆　王昱　獨孤冊　張敬輿
張季璃　裴卓　郭遴　梁昇卿　楊志先
鄭少微　李元祐　韋拯　班景倩　徐惲
裴令臣　李朝隱　陽伯成　劉彥回　張奇
梁涉　王壽　鄭昉　魏方進　韋伯祥
韋處舟　劉同昇　李常　鄭昭　王鉷
楊玘　張震　盧奔　李亢　張倚齊
吉温　王銲　陳襉　崔諷　王翊
劉暹　呂延之　崔諷　張惟一　李齊運

李季卿 崔□ 李□ 崔浩 王延昌
來球 張叅 杜濟 杜㫰輔 于傾
郤說 李洞清 李規 許登 崔鼎
徐演 王縝 平曷 衛密 □
□ □ □㫰輔 葢損 李巽
盧雲 竇戣 常魯 盧佋 王紹
崔從質 魏宏簡 韋武 張式 李元素
□ □ □ 于皐謩 潘孟陽 鄭敬
張正甫 崔清 李巨 陸涯 李應
崔植 武儒衡 陸亘 劉遵古 羊士諤
□ □ □ □ 韋處厚
崔護 王源中 王正雅 朱申錫 韋詞
王彥威 盧周仁 李固言 李石 盧貞
王質 □ 楊漢公 裴訥 楊敬之
竇宗直 裴識 韋力仁 姚合 韋紓
張鷺 鄭賞 崔瑨 盧言 潘存實
韋厚叔 趙 盧 李敬方 李繼
崔駢 杜憓 李福 崔璵 路綰
鄭衎 韋有巽 竇洵直 鄭薰 苗愔
崔卓 温璋 韓□ 盧□ □ 賓

趙格 趙滂 韋甾 崔彖 李苟
楊假 任憲 孟穆 蕭峴 曹汾
孟球 馮緘 鄭確 侯恩 張道符
□□ 崔□□ 牛叢 李植 楊知至
王龜 竇紃 許瓘 楊輅 崔璞
裴璩 劉允章 韋傑 杜無逸 鄭碣
王緘 高□ 盧深 鄭□ 李[illegible]
□秘 韋蟾 楊希古 庾崇 馮巖
柳陟 李晦 韋保乂 楊希古 □ □
□□ 盧紹 豆盧瑑 劉蛻 崔彥融
楊知退 李節 鄭誠 李磎 張裕
周慎辭 鄭殷 李燭 張无逸 □ □
□ □ □□□ 李峭 李邈 李□□
鄭瑱 李穀 崔鄴 孫緯
戶部員外郎
趙義綱 皇甫昱慶 封元素 劉翁勃 李友益
韋悚 元悰 李素立 原崐玉 劉燕客
王明 任行褒 許行本 樊元□ 劉慶道
裴行儉 崔禮庭 鄭元毅 朱延慶 崔知悌
韋惲 姜元乂 劉道 辛義感 蕭志遠

邢　順　崔元敬　辛宗敏　劉尙客　元令表
張仁約　鄭仁恭　鄧元挺　魏克已　裴　奐
張栖貞　張昌朝　狄光嗣　薛克備　張光轉
宋　揆　董敬元　張巨源　孫尙客　鄭元敬
盧執元　侯師仁　劉穆之　劉庭祐　房　昶
蔣　之　劉守敬　張行則　王先輝　蘭嗣忠
穆　恕　鄭訥言　韋　維　張　錫　薛昭旦
蕭　庭　孫彥高　鄭仙官　蘇　詵　楊溫玉
韋延直　李　邑　王易從　賀知章　劉希逸
孟　慶　盧元裕　獨孤郷　長孫處仁　徐有功
韋光同　劉　权　賀遂陟　楊　瑒　斑景倩
韋宗嚴　沈萬石　張昭命　韓朝宗　嚴挺之
李　茂　李義仲　田幹之　韋利涉　楊伯成
李　問　董　琬　盧　諭　王　鉷　韋　迴
史　昂　韋　弼　裴子餘　寇　玼　王　昌
張正壽　嚴　杲　呂太一　李　巖　鄭　杰
賈　楚　崔懷嶷　張敬興　賓　紹　楊　宗
韋　卓　楊　玘　裴博濟　程　烈　封希顏
王　垂　吉　溫　李彭年　裴　系　李　常
崔　平　杜　昱　韓　賞　呂延之　李　進

宋之宇　蕭隱之　徐　鍔　王　晦　王岳靈
張仁賞　李　麟　路齊暉　高　盎　宇文審
張栖信　王光大　韋夏有　苗　丕　房　由
杜元說　田　灣　杜　亞　何昌裕　李　翊
周允顏　楊　晉　范　愉　冠　鍰　王　渾
裴炎鍊　李　鈛　李彥超　王　翊　徐　閑
王遺賞　李　融　鄧元挺　竇　彧　裴　陟
房光直　穆　寧　任　侗　盧　侶　劉　逈
裴友安　崔　稱　崔　漑　袁　滌　潘孟陽
周履逢　崔　融　裴　通　獨孤邁　田南鶚
辛元褒　呂　溫　張　賈　王　縝　裴　澈
鄭　鄉　盧常師　裴　郁　竇公衡　裴　損
薛將隨　李　適　王　潤　于　頎　王　崟
宋之胄　路士則　韋　睦　韋　頌　賈　全
李　牟　裴　向　崔　鄠　盧　坦　李夷簡
王　壹　張正甫　盧　逢　李宗衡　李　應
張　楚　陳　岵　崔　郜　趙元亮　楊　湑
裴　詞　姚　向　崔　戎　崔　栯　鄭　逌
司馬頊　張　洪　李　石　馮　審　嚴　謇
鄭　鑫　李景信　姚　合　杜　忱　姚　康

盧元中　房直温　李　羣　李元臯　崔　㫬
裴　鐇　陳　商　韋行貫　潘存實　柳仲郢
周　復　郭　勤　李行方　白敏中　韋　慤
鄭　薰　邢　羣　盧簡求　路　綰　崔愼由
鄭　禺　裴　坦　畢　誠　温　璋　趙　橧
趙　滂　崔　珦　趙　格　李　元　裴處權
權　審　韋退之　薛　誠　李　鄴　盧　潘
崔　璩　崔　隋　鄭彦宏　于德晦　李景温
崔　瑄　丁居立　崔　蕘　楊知至　陽　塾
崔彦昭　盧　鉟　權愼微　張禹謨　楊　戴
崔　朗　杜無逸　王　緘　裴虔餘　任　宇
李　嶽　陳　琉　薛　遠　李　韶　薛　調
楊思立　張　顔　鄭紹業　張　同　崔　寓
韋保乂　裴　質　裴　宏　蕭　騫　鄭　綦
鄭　畋　韋　顔　盧　莊　鄭　綮　孔綸□
韋昭度　張　禠　盧　禎　魏　潛　盧自牧
獨孤損　李凝庶　王　鸞　王　深　陸　威
韋承貽　崔　汀
度支郎中
韋慶倹　皇甫文高　□　竇德明　高　祐

袁　朗　士義惣　史令卿　裴思莊　高履行
王仁表　杜文紀　張知謇　王　鄭文表
裴孝源　裴公緯　楊宏文　崔思約　元大士
李太冲　張宏濟　李安期　虞　昶　孔仲思
田　鄭欽文　高正業　崔元譽　劉慶道
裴　昭　唐嘉會　李守一　温　瑜　閻元通
崔神基　錢元敬　宋　尉大亮　孔惠元
蘇　瓌　周　悰　楊再思　張元觀　魏　詢
崔□嗣　鄭從簡　薛　會　劉希逸　源光譽
董　韋　銑　劉穆之　高　嵊　馮元淑
王　景　杜元志　王　詢　賀蘭務温　王易從
孔立言　李　撝　杜　佑　房　由　□
劉　昂　裴　眺　李少康　魏啓心　崔　尙
李　融　呂　周　王　佶　李　舒　司馬垂
張　曉　崔　芃　鄭　李逢年　李光烈
崔　同　韋　損　源　休　崔　猗　董　晉
褚長擣　許鳴謙　王　澣　裴乾貞　□
夏侯審　周　渭　鄭膺甫　徐　復　張正甫
錢　徽　李　纘　鄭　羣　段文昌　元　稹
高宏簡　□　崔公信　王長文　裴　詡

令狐定 王孟堅 杜寶符 苗愔 李敬方
薛袞 蕭憲 口 杜陟 馮袞
崔罕 楊師復 張權 任憲 薛干
崔鐔 趙璘 王龜 李平 竇璠
陳口 張禓 曹鄴 李近仁
林滋 高澣 張无逸 裴徹 李羽
歸仁紹 杜致美
祠部員外郎
李叔頁 盧文洽 裴宣機 尒朱義深 蕭仁思
張宏濟 李思遠 柳言思 梁寶意 李思諒
許偉 陳義方 魏叔琬 楊守訥 李範丘
鄭元嘏 王守眞 高梁客 袁利貞 元令臣
周琮 閻叔子 薛頲 陳昭景 薛稷
裴懷古 韋巽 楊降禮 劉守悌 鄭休遠
李禹 康庭之 李恒 李緣 崔沔
杜咸 陳惠滿 蕭晷 張杞 姚弈
鄭長裕 竇從之 梁昇卿 裴耽 鄭巖
馬光淑 趙賓 高遷 裴春卿 張楚
盧僎 裴積 陳光 李舒 司馬垂
李成式 盧鉉 張允 盧翺 豆盧友

楊日休 元載 韋少遊 樊晃 徐儀
辛昇之 韓滉 薛據 陸易 岑參
張鎰 王紞 田南口 趙薰 褚長孺
韋敎 錢起 元仲武 王後己 庾何
房由 房說 陸贄 竇申 趙計
李聽希 于公異 崔漑 李鄘 丘丹
薛展 韋成季 陸叅 裴泰 田灣
周仲孫 穆賞 辛秘 裴汶 徐放
錢徽 劉公輿 李諒 段文昌 尉遲汾
豆盧署 斑肅 李虞仲 王彥威 馮定
張又新 吳思 蕭睦 嚴澗 李衢
蘇滌 錢可復 陸涔 韋諶 庾簡休
薛元龜 張口物 封敖 張忱 竇洵直
路綰 崔璐 李騭 杜宣猷 韋尚敬
崔鈞 任疇 薛洴 張彥遠 趙璘
高緯 宇文鐐 崔舠言 令狐緘 劉頊
薛廷傑 楊知退 崔鄘 盧口 蘇粹
張顏 馮巖 楊範 陳翬 薛涔
崔遠 韋顏 韋璉 蕭虞 崔道紀
李峭 鄭碩 盧蘊 王愔 鄭峻

金部郎中
長孫操　牛方裕　袁異度　于孝辯　唐　曉
李　緯　王德表　崔知機　殷令名　柳子房
李仲寂　劉公彥　竇　暉　韋師貫　王文濟
李同福　獨孤璡　裴重暉　蕭志遠　崔元敬
路勵行　韋　敏　韋德恭　張統師　崔神基
侯知一　傅神童　劉守敬　楊守節　盧師立
杜從則　柳秀誠　粲　晧　盧萬石　趙承恩
竇懷貞　韋嗣萬　侯令德　韋奉先　張思義
姜　晞　程行諶　衛守直　薛　紘　裴藏耀
周敏道　蔡秦客　薛　曦　魏　恬　陸景融
韋　口　蕭　識　劉體微　鄭　繇　裴　睡
鄭　愿　鄭楚客　姜　虔　劉　繹　李　峘
郭愼微　李彥允　張　萱　郭　喦　第五琦
竇　紹　盧　允　李　華　鄭　璲　崔　禕
嚴　郢　楊　晉　崔夷甫　盧　杞　柳　建
鄭叔華　杜艮輔　崔　浩　裴季通　王　邑
杜黃裳　杜　佑　樊　澤　路季登　王　邁
李上公　元季方　李　玗　韋　頌　韋　顥
史　牟　韓　臯　裴　通　盧元輔　段平仲

蕭　會　許季同　陳　諷　韋審規　樊宗師
裴　誼　楊　潛　蘇　宏　丘　紓　蕭　澣
張公儒　劉茂復　蕭　俶　李　續　鄭　澥
趙眞齡　嚴　澗　紇千泉　盧宏止　李　拭
王　含　孫　範　張　固　陸　紹　韋　博
羅劭權　鄭　漳　劉　潼　高宏簡　崔　荆
杜宣猷　李景素　韋退之　張傑夫　崔　隋
穆栖梧　李　口　趙　璘　崔　惲　李　湯
鄭　畋　鄭　緐　李　礀　任　結　令狐纁
羅　洙　崔彥回　呂　熀　裴返魯　林　滋
李　浩　口　亞　口　口　王　慥　盧　鄴
王　傑
金部員外郎
鄭通諒　尹文憲　秦叔惲　杜　超　王　昕
張　珪　殷令名　李太冲　裴行儉　韋　惲
權知本　李伯符　獨孤璡　房正則　裴克諧
唐不占　趙崇嗣　夏侯亮　齊　璿　王宏之
徐　珞　游　祥　盧師丘　宇文有意　楊慱物
紀先知　田貞松　李幾道　李仙意　李元恭
魏嗣萬　李　穎　趙金穀　崔先意　何敬之

紀全經　衛守直　劉庭璥　杜元志　李守直
齊澣　魏恬　陸遺逸　陸景融　盧廙
袁仁敬　宋珣　杜令昭　薛縑　鄭長裕
鄭少微　馮紹烈　李庭誨　孔奋言　姜昂
夏侯銛　馬元直　馮光嗣　張利貞　呂周
鄭昭　張琡　盧諭　陽濶　徐浩
王元運　馮用之　張漸　吳伋　邊承斐
盧允　沈震　盧簡金　姚沛　李澥
崔禕　裴皐　張之緒　裴翾　趙縱
裴冀　陳少遊　李昂　杜良輔　王孚
韋寂　屈無易　鄭岑　崔縱　崔審
韋士模　吳郁　王緯　袁高　李舟
高參　侯嶠　吳通微　竇參　獨孤良器
趙計　蕭存　韋顥　蕭曾　鄭敬
顏頵　陸則　許季同　崔從　元宗簡
張植　段鈞　崔琯　路異　路羣
段文通　蕭澥　李孝嗣　史備　呂鍔
李顥行　崔元式　李武　陸暢　杜愷
趙柷　韓益　陳元錫　李敬方　李播
李貽孫　李宏休　馬曙　馮韜　韋同靖

段覺　李潛　張特　馮緘　陳翰
于德晦　盧頵　孟球　李俶　鄭延休
王氷　趙隱　嚴都　李蘧　崔厚
張乂思　裴德符　敬相　趙秘　羅洙
楊範　源蔚　張无逸　張譙　竇□
李□彝　杜致美　周禹
倉部郎中
杜超　高季通　李行詮　□　裴世清
賀若孝義　唐奉義　韋福英　蘇會昌　李方義重書
費宏規　李鳳起　董敬元　□言　韋慶基
裴宏獻　李友益　盧承基　獨孤元愷　杜績
郝處俊　蘇良嗣　張振　薛紘　李
王文濟　盧外師　高純行　劉元象　唐之奇
魏叔麟　獨孤元同　雲宏暕　王叔偲　李憕
徐峻　□□　于復業　郭元振　李頲
李光進　魏昭　李冑　郭奇　韋彌
張宗潔　薛紘　姚顯　韋損　□右
賀遂防　李仲康　鄭懷隱　徐立之　崔瑨
張列　李植　呂向　皇甫彬　雍維良
苗桀　盧雲　□　楊休烈　薛羽

獨孤允　張巡　姚沛　庾準　崔令欽
丘爲　薛慭　趙漣　王後己　班肅
崔蕘　口何　高郢　任侗　閻濟美
周仲孫　裴莅　盧汀　陸渥　吳士矩
白居易　崔珙　張籍　姚宏慶　蕭口
鄭復　張又新　嚴凋　高少逸　楊倞
蕭儐　張嗣慶　柳仲郢　王績　韋博
崔家　盧頵　裴思口　鄭潔　鄭茂休
張鐸　張濬　楊知退　任轄　薛能
楊思立　蘇蘊　崔福　王慥　張譙
裴穀　鄭口　周承矩　陳翬

主客員外郎

楊宏業　丁貴寧　辛世良　趙德言　韓瑗
溫無隱　郭義　口謙　李安斯　崔行功
于敏同　崔知悌　薛元揭　崔萬石　韋正己
韓處約　韋志仁　崔崇業　元知默　盧獻
李思一　祖元穎　崔敬仲　王思善　王元覽
李居士　獨孤守忠　周子敬　沈務本　孫佺
陳思齊　元希聲　孟溫禮　姜晞　韋抗
韋元旦　崔璿　賀蘭務溫　蘇晉　崔安儼

路愉　王上客　赫連欽若　崔珪　鄭懷隱
鄭溥　張季瑀　韋陟　李詢甫　魏季隨
張介　雍惟良　王璿　鄭昉　甘暉
章仇兼瓊　韓休　柳元寂　李植　房琯
趙廣微　韋幼成　李翊　敬譔　賀蘭進明
任瑗　楊宗　獨孤允　吳象之　崔同
李逢年　竇彥金　裴薦　王佐　李承義
趙惎　楊頔　崔澣　盧家　歸崇敬
董晉　陸海　蔣將明　鄭晧　王遂
褚望　袁高　崔儆　李䓵　沈房
蕭遇　李崟　韓佾　裴佶　李彝
夏侯審　崔郃　仲子陵　陳歸　劉伯芻
李藩　馬宇　李絳　陸澗　張諗
李正辭　韓衛　吳士矩　元奭　裴墉
韋公素　白行簡　權璩　韋會　韋力仁
崔周　裴識　王迺　蕭傑　張正謩
劉三復　顏從覽　王續　崔渠　李擴
劉潼　張毅夫　李當　胡德章　韓賓
裴諴　崔珦　蔣偕　宋球　裴紳
張彥遠　韓乂　張道符　薛廷望　夏侯曈

皇甫煒 庾崇□ 崔鋋 高錫望 曹鄴
韋岫 蘇蘊 李汲嗣 賈翛 蕭說
崔蔚 鄭蕘 李紃 □ 盧自牧
裴顗 韋承貽 趙龜 此下一面皆無可辨識

左司郎中

缺 裴方產 段機 劉翁勃 王儼
缺 李守約 李守一 崔行功 崔承福
李思順 缺 侯味虛 張知泰 李守敬
徐有功 房昶 趙誼 陸餘慶 缺
閻脊止 夏侯峴 韋珍 孔仲思 馬思邕
唐紹 魏奉古 李誠 □ 竇從之
張敬輿 夏侯宜 韋叔昂 高昇 鄭倩之
韋伯詳 □ 劉彥回 韋元素 楊慎餘
韋虛舟 張具瞻 崔譚 陳□ 蕭晉用
揚恂 鄭□ 裴□ 姚□□ 裴諝
林現 韋寂 張齊明 蔣將明 盧基
□ 呂頌 李巽 奚陟 陸淳
宇文邈 李元素 韋成季 苗粲 呂元膺
□ 劉遵古 韋審規 樊宗師 殷台
豆盧署 獨孤朗 鄭肅 趙元亮 □□裕

鄭居中 李讓夷 何眈 李師稷 崔復本
高少逸 崔瑨 □ 鄭亞 崔駢
崔璵 薛廷□ 路綰 韋博 柳□
裴寅 盧耽 □□之 李蟥 鄭彥宏
□□ 鄭彥宏 薛廷望 李緘 崔琢
張鐸 李□ 李晦 李繪 李瞻
李嶽 崔寓 孫徽 王鐐 李燭
張元逸 夏侯□

左司員外郎

顧琮 侯味虛 唐奉一 戴師倩 宇文全志
元紹 鄭從簡 桓彥範 殷祚 楊元叔
韋元□ 李乂 李行言 張思義 元懷景
李昂 魏奉古 裴藏曜 黃守禮 薛晞
柳渙 王旭 柳澤 宋宣遠 張悅
韋□ 張均 劉昂 高庭芝 杜損
班景倩 李朝弼 韋治 韋恒 張倚
姜昂 趙安貞 楊仲昌 李知止 張震
畢炕 李成式 程休 祁順之 崔渙
李審 任瑗 孟匡朝 盧播 趙良弼
韋有方 王□ 姚高棁 盧虛舟 王崟

庾準 成賁 鄭寶 李仲雲 崔寬
蔣鍊 庾何 王蕭 崔造 趙[illegible]
房說 姚南仲 鄭餘慶 張式 盧羣
盧從 薛貢 楊憑 韋成季 李直方
李藩 韋彭壽 裴汝 張正甫 韋纁
李正辭 韋審規 殷台 崔琯 獨孤朗
李行脩 李宏慶 孔敏行 宇文鼎 吳思
李道樞 劉寬夫 鄭居中 何耽 姚康
劉端夫 李款 裴夷直 趙柷 薛褒
李行方 封敖 蔣伸 鄭泳 柳喜
李當 裴坦 鄭路 崔嚴 韋旭
楊知溫 李憖 崔璙 皇甫煥 盧緘
鄭確 盧告 崔務言 張顥 盧鉦
孫瑝 崔朗 鄭繁 裴瓚 李琨
劉承雍 盧望 李繪 杜貢符 鄭綦
杜廷堅 唐嶠 □ □ 張裕 裴墠
鄭珣 孫緯 狄歸昌 此下六行磨滅莫辨祇就末四人可識者書之
趙[illegible]
張倚
張涚

司封郎中
元懷景
缺 崔寶德 韋挺 元務眞 韋季武
劉本立 榮九思 閻立本 蕭孝顗
□恒 李崇□ 楊思正 賈敦實 郭應宇
韋萬石 蘇良嗣 李思□ 缺 □壽
胡元範 盧梢 劉奇 王羡暢 李嶠
苗神福 張元一 趙諠 趙宏敏 裴懷古
缺 □□□ 田幹之 李湛 孟知禮
李猷 崔元童 王丘 慕容珣 □□從
鄭溫琦 缺 朱□ 張均 韋陟
宋詢 裴系 徐鍔 陳振露 李□
鄭昭 劉光謙 楊元章 缺 李□
顏允□ 張楚金 裴儆 崔浩 林琨
趙昂 賈林 王圖 郭□ 王縝
缺 □□ 韋孚 李叔度 徐岱
盧侶 蕭遇 陳京 韋丹 崔□
韋成季 缺 □□ 張惟素 裴度
錢□ 徐晦 張仲素 李沔 薛存慶
陳中師 嚴休復 張士階 缺 王申伯

王彥威　蘇景□　盧載　敬昕　盧商
楊漢公　裴乹貞　裴泰章　丁居□　缺
□□　張逖　崔鉉　□晦　張□□
李□　裴□　羅劭權　□□　裴寅
□　缺　□　□　□　□
□　缺　□　皇甫□　鄭茂休
張復珪　張□符　王□　缺
□　崔□□　李昌嗣　崔　缺
□　□　鄭□業　□　缺
□　王□　缺
司封員外郎
蕭歲　李壽德　竇孝鼎　李友益　崔餘慶
崔璲　楊思謙　王崇基　韋義元　柳言忠
李思遠　王德眞　路勵言　楊思正　李同福
陳義方　獨孤道節　李範丘　郭待舉　崔同業
杜易簡　柳行滿　崔懸黎　司馬希象　裴思義
盧揖　張詢古　雲宏善　欒思誨　王遺恕
張同和　孫元亨　盧光乘　朱前疑　張元一
沈氽福　王仙齡　韋瓊之　于季子　徐堅
張彥超　楊嶠　皇甫□瓊　岑獻　韋玢

韋瑑　蕭元嘉　劉令植　高豫　慕容珣
韓休　鄭溫琦　王執言　崔琮　崔翹
楊□　□　徐峻　韋利涉
裴令臣　宋渾　蕭諒　李知正　薛江童
蔣洌　郭納　裴士淹　□　□
□　□　程休　裴衮　閻伯輿
韋少遊　元持　劉弼之　韋元曾　李國鈞
李昂　邢□　李□　薛頎　元挹
李洞清　□□鄉　王翱　李浮　殷高
蔣鎮　崔縱　謝良輔　鄭南史　□
□　□　鄭儋　鄭元　李泉
韋況　陸震　封亮　呂溫　李逢吉
張正甫　裴度　蕭□　武□
□　劉□　蔣防　楊汝士
柳公權　王會　陳夷行　崔復本　裴泰章
□　□　□　□　盧
韋絢　魏扶　崔眈　馮韜　錢知進
裴寅　韓□　鄭裔□　蔣□
□　□　□　□　楊嚴
李植　趙隱　李漳　高湘　□□□

崔□　□　□　□
□　□　張讀□　鄭躭　徐仁嗣
□□征　鄭殷　鄭　穀此下無可辨識
左司郎中
缺　□復　王遺恕　李元素　缺
韋□　楊□昭　缺　王□　李迪
缺　杜元志　高名　王
韋洽
缺　王儼　缺　元大士　孫處約
缺　王方慶　缺　賈大隱　□文偉
缺　于　缺　李迥　缺
皇甫蓮　□銳　缺　郤　缺
王光庭　王丘　楊□　缺　裴敬□
李彭年　缺　□衮　王□　李□
禇□□　王收　缺　王仲□　缺
裴均　缺　李褒　張次宗　裴
缺　王□　鄭延休　馮顓　缺
蘇冲　趙臣　缺
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書□□石柱記
左司郎中唐技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于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爲者書一藝耳至于極者迺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于世則此序猶爲可貴也古今法書苑

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爲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後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上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爲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石墨鐫華

今在西安府儒學按宋張舜民畫墁錄曰長安今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幢即郎官題名石也不知何年移此金石文字記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寛夫隸書也二篇別勒于碑而題名鋟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

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姓名而已康熙戊子予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日瑚字仲經俱受業予之門曝書亭集

右郎官題名石柱八面如幢式自左司訖膳部皆先郎中次員外郎姓名按唐宋之制六部皆隸尚書有吏戶禮居左兵刑工居右其叙遷則以吏兵爲前行戶刑爲中行禮工爲後行每部各領四司司名與部同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二十四司之外別有左右司各置郎中員外郎皆稱郎官此柱所刻則左司及左十二曹也歐趙所載張長史書石柱記有文無題名葢別是一碑久已不存此柱雖有殘闕亦僅十之一二合之御史臺題名一代淸流姓名略備未必非攷史之一助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六

郎官石柱題名考

吏部郎中 唐六典吏部尚書郎中二人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吏部郎中爲司業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郎中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一人掌小選舊唐書職官志吏部郎中二員從五品上龍朔爲司列大夫咸亨光宅並隨曹改也新唐書百官志吏部郎中正五品上武德五年改選部曰吏部龍朔元年改吏部曰司列光宅元年改吏部曰天官天寶十一年改吏部曰文部至德二載復舊　按新唐書從五品誤作正五品唐六典司列誤作司業

鄭元敏 兩書無傳下同　牛方裕　劉口口　李廿規 廿郎世字　張

銳口　甘神符　温彥博 兩傳未任　胡　演 兩書無傳下同　趙宏

智 兩傳未任　楊　纂 兩傳字續卿華陰人高祖初擢考功郎中未任此官　薛　遞 兩書無傳下同　李

孝元　宇文節　長孫祥　劉祥道 新傳字同壽魏城人顯慶中任　蕭

孝顗 兩書無傳下同　于立政　陸敦信 兩書附德明傳未任　趙仁本 舊傳河北人余任

裴明禮 兩書無傳　崔行功 兩傳井陘人高宗時任　獨孤元愷 兩書無傳　温無

隱 舊書附大雅傳大雅子未任　于敏同 兩書無傳下同　裴　晧　韋　憬

魏元同 兩傳字和初鼓城人上元前任　楊宏武 兩傳永徽中任　鄭元毅 兩書無傳下同

李德穎　張希口　陳口方　王元壽　韋萬石 兩書附挺

傳舊傳云上元中任　秦相如 兩書無傳　劉應道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劉齊禮 兩

書無傳下同　元知敬　顏敬仲　崔文仲　王友方　高光

口　路元口 當是元敬宰相世系表勳吏二郎中　王遺恕 兩書無傳下同　張行禕

孟元忠　董敬元　張詢故　王方慶 舊傳永淳中出太子舍人累遷太僕少卿不言

任郎官　口　仲　高　思 兩書無傳下同　李　琯　李志遠

紀先知　皇甫知常　孫彥高　顧　琮 兩書附令狐德棻傳長安中爲天官侍郎

未任此官　崔口口　盧懷慎 兩傳靈昌人舊傳景龍前任吏部員外郎未任此官　岑　羲 兩傳字伯

華長安中拜天官員外郎未任此官　楊降禮 兩書無傳下同　鄭納言　韋　播　辛

廣嗣　蕭　璿　韋　口　韋　抗 兩書附安石傳景雲前任　沈口

口　李問政 兩書無傳下同　崔　口　裴藏曜　李朝隱 新傳字光

國三原人中宗時由聞喜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未任此官　馮　口　崔　璩 兩書附元暐傳俱未任

張敬忠 新書附仁愿傳開元初自監察御史遷　慕容珣 兩書無傳下同　趙昇卿　李

元口　鄭齊嬰　靳　口　楊　口　薛兼金　張

昶　褚　琛 新書附遂良傳遂良曾孫先天中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未任此官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杜

暹 兩傳字之顯濮陽人未任　楊口口　蕭　識 兩書無傳下同　員嘉靜

口　鄭少微 舊書附餘慶傳餘慶祖長裕之弟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未任此官　崔希逸 兩書無傳下同

袁仁敬　徐元之　陳希烈 兩書有傳未任　張　浼 兩書無傳　崔

皇甫翼　盧　旬　元彥冲　張　口　裴敦復

劉日政　李彭年 舊傳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新傳歷遷中書舍人吏部侍郎未任此官　宋

詢 兩書無傳　李　憕 舊傳開元中遷監察御史任　苗晉卿 舊傳開元二十三年由員外郎遷任　班

景倩 兩書附宏傳俱未任　韋　陟 兩傳字殷卿安石子舊傳歷洛陽令任　徐　惲 兩書無傳　李

朝口　孫　逖 舊傳開元二十一年由太原從事入爲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李　昂 兩書無傳全唐

詩小傳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韋 述 舊傳開元十八年由起居舍人轉屯田員外職方吏部二郎中 張季
明 兩書無傳 趙安貞 新傳冬卿弟官給事中未任此官 鄭 昉 兩書無傳 楊仲昌 新傳字蔓
瑈朝由下邽令任 王 熹 新書附玢傳歷給事中未任此官 李 麟 舊傳天寶元年由吏部員外郎遷 楊
愼餘 兩書無傳下同 李 暐 源 洧 新書附乾曜傳光裕子天寶中爲給事中未任此官 鄭
審 兩書無傳下同 李 伉 王 維 舊傳開元九年進士歷庫部郎中毋喪服闋任 韋
之晉 兩書無傳下同 李 口 崔 奇 韋 侗 崔 灌
李季卿 蔣 渙 薛 邕 畢 宏 新書附構傳未任 閻
伯璵 兩書無傳下同 韋 覃 蕭 直 崔 翰 盧 允
張重光 賀若察、崔 器 舊傳天寶十三年由京兆府司錄轉都官員外郎未任此官 韓
庾 準 舊傳王縉引至職方郎中未任此官 韋少遊 兩書無傳下同 王延昌 韋
滉 舊傳字太沖休子大歷中由員外郎任 趙 縱 兩書無傳下同 韋元曾 韋
謇 兩傳見裴子位至給事中未任此官 裴 綜 兩書無傳 房口偃 杜 亞 舊傳字次公京
兆人永泰末爲山劍副元帥判官使還任 盧 杞 舊傳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 李 承 舊傳由考功郎
中兼江州刺史徵任 齊 貢 兩書無傳下同 李 竦 盧 翰 趙
贊 劉從一 舊傳建中末晉王爲元帥選任 郭 雄 兩書無傳 崔 造 舊傳字元宰安
平人德宗收京師徵任 殷 亮 新傳附踐猷傳踐猷孫終給事中未任此官 苗 丕 兩書無傳 韋
夏卿 舊傳字雲客杜陵人大歷中由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任 柳 晃 兩傳貞元六年任 李 玗
兩書無傳 趙宗儒 舊傳貞元六年遷考功郎中毋憂終喪任此官 劉執經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字長儒任與碑同
楊口口 崔 溉 兩書無傳下同 崔仲儒 韋執誼 新傳德宗時任
李口口 鄭利用 兩書無傳 房 式 兩傳俱附琯傳舊傳琯姪新傳琯族孫舊傳由雲南安撫

使除兵部郎中再除此官新傳由蜀州刺史除 杜 兼 新傳元和初由刑部郎中遷 竇 羣 舊傳字丹列平
陵人憲宗即位由山南東道節度副使名入任 柳公綽 舊傳字起之華原人貞元中與裴度同爲劍南節度判官名入任此官度以詩
僚別有兩人同日署征西今日君先捧案洗之句 李 藩 舊傳字叔翰趙郡人元和初由吏部員外郎遷 崔 芃
兩書無傳下同 張惟素 皇甫鏄 兩傳貞元中由吏部員外郎遷 張 賈 兩書無傳下同
李 口 口公口 韋口口 盧 口 盧 逢
韋宏景 舊傳元和中由左司郎中改任 崔 植 兩傳字公修祐甫嗣子歷清要爲給事中未任此官 陳
諷 兩書無傳 崔 口 于 敖 舊傳字蹈中長慶四年由商州刺史任 陳仲師
兩書無傳 盧元輔 舊傳杞子德宗時由刺史徵 嚴公衡 兩書無傳下同 嚴休復
高允口 殷 台 崔 孔敏行 舊書附述睿傳字至之長慶中由集賢殿
學士遷 崔 戎 舊傳由殿中侍御史任 高 銖 舊傳穆宗即位由員外郎遷 王 袞
兩書無傳 李 石 新傳字中玉襄邑恭王五世孫文宗時擢工部郎中舊傳大和五年改刑部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孫
簡 新傳字樞中元和初進士由左司郎中遷 盧 鈞 新傳由監察御史遷 張 諷 兩書無傳 薛
膺 新書附苹傳苹子寶鼎人大和初爲右補闕內供奉未任此官 崔 口 薛 口 口宏
宣 趙口齡 崔口口 崔 球 舊書附珙傳珙弟字叔休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
爲尙書郎不云任此官 盧 龜 兩書無傳 崔 口 柳仲口
吏部員外郎 唐六典吏部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兩唐書同六典又云員外郎一人掌選院謂之
南曹一人掌曹務凡當曹之事無巨細皆與郎中分掌焉
裴元本 兩書無傳下同 王 約 潘求仁 趙宏智 再見前傳未任
裴希仁 兩書無傳下同 甘翀符 再見 宇文節 再見 李公淹
封良客 韋 璲 韋叔謙 長孫祥 再見 裴孝源

裴希仁再見　崔元覲　于立政再見　蕭孝顗再見　裴
雅珪　辛茂將　崔行功再見兩傳未任　姜□　元懷簡
兩書無傳下同　裴公緯　趙仁本兩見舊傳貞觀中任　韓同慶兩書無傳下同　子
敏同再見　梁行儀　王德真　魏元同再見兩傳未任　姜元
乂兩書無傳　劉祥道再見新傳未任　李同福兩書無傳下同　裴大方　胡
元範　房正則　梁仁義　李同福再見　姜晃
裴大方再見　張仁禕　裴思義　韋萬石再見兩傳未任　姜
元昇兩書無傳下同　劉處約　張詢古　蘇味道兩傳未任　韋志
仁兩書無傳下同　辛希業　高光復　李志遠再見　劉夷道
韋希業　樂思晦　李至道　裴咸　杜承志
蕭志忠兩傳無志忠有至忠傳至忠德言曾孫神龍初任　崔逵兩書無傳下同　張栖貞
司馬鍠舊書附劉憲傳洛州温人神龍中卒于黃門侍郎未任此官　杜承志再見　杜知
謙　李崇基　宋璟兩傳未任　皇甫知常再見兩書無傳　岑羲再見
兩傳長安中任　李傑兩傳本名務光舉明經任　畢構兩傳神龍初累遷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魏
先冲兩書無傳　李尚隱新傳元宗時由定州司馬轉任　蘇詵兩書附蘇瓌傳瓌子字□□歷右司郎中由給
事中未任此官　鄧茂林兩書無傳　盧懷慎再見兩傳景龍前任　李希仲兩書無傳　崔
日用兩傳神龍中由秘書監驟遷兵部侍郎未任此官　盧從愿兩傳舉制科擢右拾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未任此官　楊
滔舊書附李仁傳執柔子開元中官至吏部侍郎未任此官　房光庭兩書無傳　崔湜新傳字澄瀾
進士東左補闕遷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裴漼兩書無傳下同　崔元同　陳希烈再見
兩傳未任　張鈞兩書無傳下同　宋鼎　李朝隱再見兩傳中宗時任　張庭

珪兩傳作廷珪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景龍末為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裴漼舊傳初應大禮舉累遷監察御史三遷中
書舍人未任此官　倪若水舊書良吏傳開元初歷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未任此官　崔位兩書無傳　魏
恬新書附元同傳元同子字安禮第進士為御史主簿開元中至穎王傳未任此官　褚璆再見新傳未任　柳
澤舊書附亨傳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參軍擢拜監察御史累遷太子右庶子未任此官　杜暹再見兩傳未任
楊執臣兩書無傳下同　徐元之再見　朱渭輔　楊降禮再見
徐惲再見　源洧再見新傳未任　席建侯兩書無傳　劉宅相兩書無傳
宰相世系表任吏部郎中不言員外　韋洽兩書無傳下同　元彥冲再見　李暀再見
兩傳未任　李彭年再見兩傳未任　源元緯兩書無傳下同　馬光淑　苗晉
卿再見舊傳由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　盧怡兩書無傳下同　張秀明
楊仲昌再見新傳未任　李麟再見舊傳開元二十二年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李
栖筠新傳字貞一擢進士累擢殿中侍御史三遷任　鄭審再見兩書無傳　盧僎新書見附[illegible]
傳開元時自閬州尉為集賢學士終此官　裴遵慶舊傳字少良由司門員外遷　蔣渙再見兩書無傳
庾光先新傳附敬休傳敬休叔祖官終吏部侍郎未任此官　崔寓兩書無傳下同　李虞
李洧兩書有洧附正己傳正己從父兄署徐州刺史未任此官疑碑所載別一人　崔倫舊書附行傳衍父由進士累任
崔翰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鄭昊之　韋之晉再見　盧僎再見兩傳
兩書無傳　薛邕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少遊再見　裴霸兩書無傳字相世系表與碑同
崔禕兩書無傳下同　元特　王鎣　韓滉再見舊傳未遷
兩傳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王佐兩書無傳下同　盧虛舟　賀若察再見　韋
元晉　畢宏新傳未任　杜亞再見舊傳王德初由河西節度從事入朝歷工戶兵吏四員外郎
裴徹兩書無傳下同　王鎣再見　元挹　崔祐甫舊書傳字貽孫由

起居舍人司勳員外郎遷 令狐峘舊傳德棻玄孫大歷八年由刑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事 韋 元兩書無傳下同
王 定 鄭叔則 崔 儒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戶部郎中未任此官 劉
灣兩書無傳 蔣 鍊舊書附鎮傳鎮兄義興人受朱泚僞職未任此官 殷 亮再見新傳未任
李 舟兩書無傳 劉太真舊傳天寶末進士大歷中淮南掌書記德宗拜起居郎累歷臺閣未任此官 王
錡新書附方與傳方與孫珦子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史未任此官 苗 丕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 綜再見
鄭珣瑜 于 結 呂 渭舊傳字君載河中人由舒州刺史遷 盧 挺
兩書無傳 于口 盧 邁兩傳由右補闕遷 劉執經再見兩書無傳 柳
寬再見兩傳未任 李元素新傳附敬元傳敬元弟延嗣初由武昌杜不遷疑闕侍郎未任此官兩傳又一元素家孫由侍御史遷給
事中亦未任此官碑載未詳何人 韋夏卿再見舊傳由長安令改任 裴 佶新書附構傳構孫稷卿孫系進士由藍田尉
歷遷諫議大夫未任此官 楊於陵舊傳字達夫宏農人貞元八年由考功員外郎遷 鄭 儋兩書無傳 李
鄘兩傳字建侯邕從孫德宗時由殿中侍御史遷 奚 陟兩傳字殷卿亳州人由金部員外郎遷 王仲
舒新傳元和初由荊南節度掌書記任 張宏靖舊書附延賞傳延賞子字元理德宗時由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裴次元兩書無傳下同 劉公濟 常仲儒 李 蕃 柳公
綽再見兩傳由侍御史遷 孟 簡舊傳字幾道平昌人由倉部員外郎遷司封郎中未任此官碑於司封亦不載 韋
貫之兩傳元和中由禮部員外郎改任 皇甫鎛再見兩傳貞元中由度支府司直遷 韋 纁舊傳附貫之傳
貫之弟累官太常少卿未任此官 李 建舊書附遜傳遜弟元和中由殿中侍御史遷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崔 從
新書附融傳融曾孫由殿中侍御史遷 韋宏景再見舊傳元和中由司門員外郎轉 王 涯舊傳字廣津太原人元和
五年由虢州司馬內擢 崔 鄖舊書附郾傳郾弟歷刑部員外郎內憂釋服任再遷左司郎中碑于左司不載全唐詩傳中進士獻集賢
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與碑同 陳中師兩書無傳 楊嗣復舊傳於陵子元和十年累遷刑部員外郎改禮部再遷兵
部郎中未任此官 席 夔舊即席夔兩書無傳全唐詩傳貞元十二年宏詞及第不言其歷官 盧士玫舊傳山東右族

始任稱職轉郎中碑於吏部郎中未見 李宗閔兩傳字損之宗室由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遷駕部郎中未任此官 殷
台再見兩書無傳 崔 琯新書附珙傳珙兄舉進士及第方正辟諸使府入朝歷此任 王 璠舊傳字魯
玉長慶中累歷員外郎不言吏部 鄭 肅舊傳元和三年進士登第歷佐使府太和初入朝為尚書郎不言吏部 羅 讓
舊書孝友傳字景宣珦子由殿中侍御史歷尚書郎不言吏部 崔 戎再見兩傳未任 王申伯兩書無傳
楊虞卿舊傳字師皋宏農人長慶四年由禮部員外郎改任 李 續兩書無傳下同 宇文鼎
敬 昕 李 璫舊傳字待價趙郡人穆宗初由右拾遺遷 高元裕舊傳本名允中大和初為侍御
史累遷左司郎中未任此官碑于左司亦未見 劉寬夫新書附伯芻傳伯芻子寶歷中為監察御史未任此官 陳 夷
行兩傳大和五年由司封員外郎遷吏部郎中未任此官碑于司封員外吏部郎中均未見 崔龜從舊傳云大和二年由太常博士
累轉考功司勳郎中未任此官 裴 袞兩書無傳 劉端夫舊書附遜傳遜次孫寬夫弟為太常博士不言為此官卒
[illegible]世系任[illegible]傳同 李 款新書附李嵩傳長慶初進士為侍御史後歷倉部員外郎未任此官 崔 璪舊書附珙
傳珙弟開成初為吏部郎中不言員外 柳 璟新書附芳傳芳孫寶歷初進士由監察御史遷任 裴 鐇兩書無傳
孔溫業新書附巢父傳巢父從子戣之子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未任此官 張文規新書附嘉貞傳嘉貞孫宏靖
子由溫令累轉 崔 口 周敬復兩書無傳 崔 球再見舊傳未晰 韋 行
貫兩書無傳下同 李行方 陳 湘 韋 絢 韋 慤
李 訥新書附遜傳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盧簡求舊書附簡辭傳簡辭弟由忠武供軍使入為此官
崔 耽再見兩書無傳 崔慎由舊傳字敬止武城人元和初任 盧知進兩書無傳下同 崔
口 盧 罕 杜 牧兩書附佑傳佑孫由司勳員外郎轉任 馮 圖
新書附宿傳宿子字昌之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未任此官 杜審口 趙 橧兩書無傳下同
鄭 路 皇甫口 李 朋 皇甫珪 獨孤雲
鄭從讜舊書附餘慶傳餘慶孫澣子字正求會昌二年進士第歷尚書郎不言任此官 裴 衡兩書無傳下同

盧緘 崔瑑 于德晦 □仁裕 崔□□
□備人 薛□ 高湘 新書附鈇傳鈇弟鍇之子進士第歷長安令右諫議大夫未任此官
于瓌 兩書無傳下同 楊眞 崔瑾 崔厚 崔
瀆 舊書附珙傳珙弟球子大中末進士登第未任
司封郎中 唐六典吏部尚書其屬有四二曰司封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邦
之封爵武德初爲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封大夫
咸亨元年復故光宅元年改爲司封郎中神龍元年復
故開元二十四年復
爲司封兩唐書同
楊思謙 兩書無傳 豆盧欽望 兩傳萬年人則天時累遷司賓卿未任此官 徐堅 舊傳齊聃子累
遷司封員外不云任郎中 李彥□ 姚奕 新書附崇傳崇子由太子舍人爲睢陽太守未任此官 蔣
挺 兩書無傳 程休 新書附元德秀傳德秀門弟子字士美廣平人不言其歷官 韋之□
令狐峘 再見新傳大歷中由刑部員外郎遷 張彧 兩書無傳下同 韓日華 裴次
元 再見 鄭涵 兩書附餘慶傳餘慶子本名涵避文宗諱改澣長慶中任 羅讓 再見前
裴諴 兩書無傳下同 張鷺 盧迮 盧告 新書附循吏宏宣傳宏宣
子字子有進士第終給事中未任此官 馮顓 舊書附宿傳宿弟定之子進士第咸通中歷任臺省不言爲此官 崔
澹 舊書附珙傳珙弟璵子大中十三年進士累遷禮部員外郎未任此官 徐仁嗣 兩書無傳
度支員外郎 唐六典戶部尚書屬有四二曰度支郎中一人從五品員外一人從六品掌司支度
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自
漢魏以來皆度支尚書領度支郎武德三年加中字龍
朔二年改爲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兩唐
書同惟從五品從六品俱有上字以下俱同
崔□□ 李□□ 韋萬石 三見兩傳未任 崔神基 新書附義元傳義元子長
壽中爲司賓卿中宗用爲大理卿未任此官 裴□□ 路元□ 皇甫文亮 兩書無傳 崔

□□ 李元同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此郎同 楊□ 杜從□ 張
慶 兩書無傳 崔□ 唐紹 新書附臨傳臨孫神龍時由左臺侍御史任 唐
□鄭勉 兩書無傳下同 魏景倩 崔 崔
夏侯銛 苗晉卿 三見舊傳由侍御史遷任 韋恒 新書附思謙傳思謙孫開元初由碭山令擢殿
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未任此官 楊 王崟 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樊晃 袁
□盈 王延昌 再見 李猗 鄔 新傳字叔敖華陰人代宗初由江陵判官
名爲監察御史未任郎官 蘇端 兩書無傳下同 包 班 崔
韋少華 楊倩 李衡 新書附劉晏傳晏所辟用掌財利歷戶部侍郎未任此官
張 李 張季□ 房署 兩書無傳下同 元
□□ 李□ 李素 董溪 新書附晉傳晉子字惟深由萬年令擢度支郎
中不言爲員外 王□□ 高重 新書附儉傳儉五世孫字文明明經中第累司門郎中未任此官 李
續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盧貞 陸
司勳郎中 唐六典吏部尚書其屬有四三曰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邦國官人之勳級武德
初爲司勳郎中龍朔元年改爲司
勳大夫咸亨二年復故兩唐書同
狄孝□ 獨孤琨 兩書無傳 裴□□ 楊纂 再見兩傳未任 辛
諤 兩書無傳 薛述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竇孝鼎 宇文節 三見 杜
文□ 薛述 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鄧素 郎知年 王儼
王仁□ 鄭植 鄭元□ 韋同慶 張松壽
李崇德 元知敬 再見 謝祐 王歐 劉應
道 再見 路元叡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勳吏二郎中 李範邱 兩書無傳下同 岑景倩

歐陽通 兩書附詢傳詢子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裴思義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元慶
口懷敬 李至遠 新書附素立傳素立孫高宗時歷司勳吏部員外郎未任此官 張敬之
兩書無傳下同 樊忱 楊元政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戴師倩 兩書無傳
祝欽明 新傳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不言爲郎官 楊承裕 兩書無傳下同 趙諳
田貞松 李元恭 楊礎本 張循憲 口嶠
崔日用 再見兩傳未任 劉聞一 兩書無傳下同 韋瑗 傅黃中
李元璀 李崇敏 齊處仲 張敬忠 再見新書未任 呂口
焬 兩書無傳 唐曉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王瑨 新書附方翼傳方翼子由中書舍人主秘書少
監不言爲郎官 辛替否 新傳字協時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不言爲郎官 劉晃 新書附仁軌傳仁軌孫濬子開
元中爲給事中未任此官 吉渾 兩書無傳 韓朝宗 新書附思復傳思復子睿宗朝歷左拾遺未任此官 盧
翹 兩書無傳 張珣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吏部郎中未任司勳 劉日政 再見兩書無傳
蕭華 舊書附嵩傳新書附瑀傳皆言天寶末轉兵部侍郎不言任郎官 李知柔 兩書無傳下同 盧重
元 元元禕 姜昂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韋虛舟 舊書附湊傳虛心弟自御
史累遷戶部郎中改任 張寂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郭慎微 兩書無傳下同 裴士淹
韋咸 崔圓 舊傳開元中由鳳爲會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未任郎中 綦希寂 兩書
無傳下同 盧允 再見 薛邕 三見 盧游 劉單
李收 韋鍔 庾準 再見舊傳未任 邵說 兩傳累授長安令秘書少
監不言爲郎官 王紘 兩書無傳 董晉 舊傳大歷中李涵使回紇爲判官使還遷任 邱
爲 兩書無傳下同 韋頎 劉滋 舊傳字公茂由司勳員外郎遷 韓章 兩書無傳
路季登 舊書附嚴傳嚴祖大歷六年進士由諸族府并朝爲尚書郎不言任此官 鄭南史 兩書無傳下同

崔彧 嚴霍 權德輿 兩傳德宗時由江西觀察判官徵爲太常博士轉左補闕貞元九年
自司農少卿除戶部侍郎未任郎官 李眞方 兩書無傳下同 李系 崔恭 盧
公憲 韋顗 舊書附見素傳見素孫由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未任此官 陳諷 再見兩書無傳
下同 李正封 沈傳師 舊傳擢進士登制科由司門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任 路隋 舊傳
作隨穆宗即位由司勳員外郎遷任 崔讜 兩書無傳 李虞仲 舊傳元和初進士第由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遷
侯繼 兩書無傳 孔敏行 再見舊傳長慶中由左司員外郎遷 王袞 再見兩書無傳
高鍇 舊傳元和九年進士第由吏部員外遷任碑子吏部未見 權璩 新書附德輿傳德輿子字大圭元和初進士歷
監察御史爲中書舍人不言爲郎官 韋瓘 新書附夏卿傳字茂宏進士第累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唐扶 新書附
傳儉次之子字雲翔歷屯田郎中未任此官 崔龜從 再見舊傳由考功郎中史館修撰轉 崔日口
高少逸 舊書長慶末爲侍御史累遷左司郎中未任此官 暨涔 兩書無傳下同 紇干臮
盧懿 敬暭 新書附鄭傳鄭兄弟進士官右散騎常侍不言任郎官 劉蒙 新書附晏傳晏
子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未任此官 韋博 新傳字大業萬年人開成中由河東節度判官進主客郎中未任此官
周復 兩書無傳 崔黯 兩書附寧傳寧弟密之孫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擢尚書郎不言司勳 崔
瑤 新書附義元傳義元孫神慶子開元中光祿卿不言任此官 楊發 舊書附收傳收兄字至之大和四年進士第累
遷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未任此官 尒朱抗 兩書無傳下同 李潘 蔣口
薛蒙 兩書無傳全唐詩傳云元和郎未任此官 孔溫裕 新書附戣傳戣之子生長大平節度使未任
此官 王渢 兩書無傳下同 任憲 裴綽 鄭治
孟球 杜蔚 張復珪 趙隱 舊傳大中三年進士第累遷都守尚
書郎未任此官 牛叢 新書附僧孺傳僧孺子字表齡宣宗時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不言任郎中 吉郇
兩書無傳下同 侯備 崔朗 薛途 張滔 崔

厚再見嚴郁口範趙蒙李輝
蘇蘊李迨魏管盧紹崔庾
盧望鄭軌李輝再見杜庭堅李
何敬之薛李許敬口
司勳員外郎詳見前
杜口口楊口本郭知口齊景日兩書無傳下同王德
志劉祥道三見新傳未任王儼再見兩書無傳下同王仁贍楊
口王口旦李問政再見韓贍李日高許
圍師新書附紹傳紹子進士第累遷給事中不言任此官李乂新傳長安三年擢監察御史景龍初遷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麻察兩書無傳下同衛幾道張敬忠三見新書未任韓同慶
再見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虞部同李口口崔行成兩書無傳齊澣兩傳開元初為
給事中中書舍人未任此官魏元同三見兩傳未任鮑承慶兩書無傳下同劉應道
三見薛自勸李訥再見新傳未任源行守兩書無傳下同袁仁
敬再見徐元之三見裴大方三見秦相如再見斛律貽
慶鄭行實王瑨再見新傳未任封崇正兩書無傳下同薛倪
倪孟允忠舊書附文苑利貞傳利貞兄垂拱中為天官侍郎不言為此官胡元範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王德志再見裴瑾之吉渾再見李知柔再見赫
連梵班景倩再見兩傳未任平貞昚兩書無傳下同李擢李
彭年三見兩傳未任鄭南金兩書無傳下同王豫韓大壽兩書無傳宰相
世系表任吏部郎中未任此官李志遠三見兩書無傳下同李承嘉裴錫蕭

權李元恭再見李恒一馮光嗣元暕
盧萬頃歲杲程鎮之崔論舊書附仁師傳仁師孫液之子天寶
中自櫟陽令遷楊慎餘再見兩書無傳下同張寂再見鄭璲周利
貞兩書酷吏傳神龍初擢累侍御史出為涪州司馬不言任郎官杜確兩書無傳下同吳道師
李堅鄭審三見王光輔蔡希寂再見王光
大兩任無傳宰相世系表勳郎中未任員外薛兼金再見兩書無傳王璵新書有兩王璵一為方翼
子璵言歷官一為方慶六世孫肅宗文不遷太常卿不言為郎官蘇瞻兩書無傳蕭嵩舊傳開元初擢
中書舍歷宋州刺史不言任郎官李畲新書附素立傳素立曾孫至遠子字玉田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未任此官裴
元質兩書無傳下同田崇璧蕭璿李謹度裴咢
疑是學字李行正韋肇新書附賈之傳賈之父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除吏部侍郎未任此官韋
曾兩書無傳下同崔希喬韋晉員嘉靜再見張九
齡兩傳由左補闕三遷任徐尚兩書無傳崔祐甫再見舊傳由起居舍人遷程昌絺
兩書無傳蕭誠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虞部同王琇兩書無傳下同元彥沖三見
宋遙盧僎三見新傳未任王從敬兩書無傳盧象兩書無傳
全唐詩傳字緯卿汶水人開元中進士由左補闕歷任鄭口李嘉祐兩書無傳孫成
舊書附文苑邕傳邕子字思退由屯田員外郎遷蔣將明舊書附父傳父累遷至左司郎中未任此官楊獻
兩書無傳下同梁涉李岫舊書附林甫傳林甫子為將作監未任此官唐堯臣
兩書無傳下同裴春卿皇甫琳朱巨川兩書無傳見告身建中三年遷守中書舍人不言郎官
竇申兩書附參傳參族子累遷京兆少尹給事中未為郎官李休口崔譚兩書無傳
畢炕新書附構傳構子天寶末為廣平太守不言任郎官劉滋再見舊傳由屯田員外遷苗

綮兩書無傳下同　裴導慶　韋元甫舊傳大曆初自尚書右丞未任此官　能季武兩書
無傳下同　韋多成　源少良舊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崔　圓再見舊傳由會昌不遷
李　楫兩書無傳下同　韋叔將　沈東美　陸　據舊書文苑傳舉
進士解褐書郎任　崔　顥舊傳登進士第任　李　揆舊傳開元末舉進士由起居郎遷任　裴　綜
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鮮于叔明　楊　綰舊傳肅宗即位拜起居舍人知制誥遷任　辛昇之兩書
無傳下同　裴　儆再見　楊　炎兩傳拜起居舍人丁憂服闋任　杜　位兩書無傳宰相
世系表任考功郎中未任此官　許　登兩書無傳下同　韋　冗　獨孤愐兩書無傳宰相
世系表任左司郎中未任此官　于　頎舊傳遷司門員外郎歷長安令駕部郎中未任此官　張　鎰舊傳由殿中侍
御史歷屯田祠部右司員外母憂免喪除任　錢　起新書附盧綸傳吳興人天寶中進士終考功郎中不言任此官碑于考功亦未見
孔述睿兩書隱逸傳山陰人代宗時以太常寺協律郎徵轉國子博士遷任　殷　亮三見新傳未任　鄭
叔矩兩書無傳下同　李　竦再見　劉太真再見兩傳未任　張惟素再見
兩書無傳　衛次公舊傳字從周河東人順宗初由左補闕轉任　李　絳舊傳元和中由主客員外郎轉任
裴　樞舊書附遵慶傳遵慶曾孫中和初檢校司封郎中歷兵吏二員外郎未任此官　鄭利用再見兩書無傳
李元素再見兩傳未任詳見前　邢　肅兩書無傳下同　裴　茝　鄭　絪
舊傳大曆中進士第由翰林轉任　李　程新書宗室宰相傳擢進士由翰林學士遷任　張仲素兩書無傳
趙宗儒再見兩傳未任　薛存誠舊傳字資明進士第元和中由起居郎遷任　盧公憲再見
兩書無傳　李　口　盧士玫再見舊傳未任　蔣　武兩書無傳　于　敖
再見舊傳元和中由倉部員外遷　杜元穎新書附如晦傳如晦五世孫憲宗時由翰林學士遷任　李正封再見
兩書無傳　席　夔再見詳前　王　起舊書附播傳播弟字舉之貞元十四年進士第由起居郎遷任　路
隋再見舊傳憲宗時由起居郎遷任　李　肇兩書無傳下同　趙元亮　李　紳

舊傳元和初進士長慶元年由右補闕改任　崔　鄲兩書俱附郊傳郊弟進士第新傳累除刑部郎中舊傳三遷考功郎中俱未任此官
王申伯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姚　向　孫　簡再見新傳由鎮國判南幕府遷左司郎中未任司勳
馮　葯兩書無傳下同　李宏慶　楊漢公兩傳大和八年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遷司封未任此官
竇　鞏舊傳附羣傳羣弟字友封元和二年進士第由侍御史歷任　高元裕再見兩傳未任　盧
簡辭舊傳字子策綸子由侍御史轉考功員外郎遷郎中未任此官　裴　袞再見兩書無傳　崔龜從
三見舊傳未任　裴　識兩書附度傳度子舊傳以蔭授官襲晉國公新傳蔭補京兆參軍累大理少卿皆未任此官　韋
磻兩書無傳下同　鄭　涯　丁居晦　李中敏兩傳大和六年為司門員外郎
以病告明年召任　黎　埴兩書無傳　崔　璀兩傳博陵人累遷澧州刺史未任此官　崔　干
兩書無傳　庾簡休新書附敬休傳敬休弟官至工部侍郎不言為郎官　崔　鉉舊書附元畧傳元畧子由荊南賓佐任
陳　口　崔　璵舊書附珙傳珙弟字朗士開成末累遷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未任此官
崔　駢兩書無傳　韋　琮新傳字禮玉進士第進殿中侍御史累戶部侍郎未任此官　崔
黯再見詳前　周　復再見兩書無傳　裴　寅兩書附遵慶傳遵慶孫累官御史大夫未任此官　杜
審權舊傳元穎弟元絳子大中初由左補闕遷任　楊　發再見舊傳未任　盧　罕再見兩書無傳
杜　牧再見舊傳由出牧黃池睦三郡遷任　韋　澳兩書俱附貫之傳貫之子擢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趙
櫓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趙　滂　李　遠　崔　鈞　李　潘
再見　苗　恪　庾道蔚　韋用晦　鄭　樞　王
渢再見　皇甫珪再見　裴　衡再見　牛　叢再見新傳宣宗時由諫員任
楊　口　張復珪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楊知遠　杜　蔚再見
穆仁裕　苗　紳　源　重　薛廷望　獨孤霖
高　湜兩書附鉞傳鉞子字澄之第進士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未任此官　鄭　偶兩書無傳下同　崔殷

蔓 盧 顗 趙 蒙再見 崔 厚三見 李 嶽
楊希古 李 昭 楊仁贍 蘇 粹 李 □
李 渙 杜高休 盧 渥 李 瀆 路 綱
李 迢 鄭 遨 薛 邁 周承矩 韋 □
鄭 就 鄭勤規 李 晃 蔣 □ 崔昭符
崔 序 姚 荆 張 □ 蔣 □ 崔 凝
鄭昌圖
考功郎中 唐六典吏部尚書其屬有四四曰考功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郎中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員外郎掌天下貢舉之職至開元二十四年專令禮部侍郎一人知貢舉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兩唐書同
皇甫异度兩書無傳下同 于孝□ □□長 韋素立 趙宏
□ 崔知機 楊思謙再見 崔 起 韋 □ 李 懷
□ 王元壽再見 朱延度 武志元 李思諒
湯德裔 劉處約再見 高 房元基 韋 敏
□守眞 魏克己 裴炎之兩傳附漼傳漼父歷倉部郎中未任此官 崔 神
福兩書無傳下同 李晉容 敬 暉新書附桓彥範傳暉歷初爲衛州刺史遷夏官侍郎未任郎官
李嗣眞舊傳調露中爲始平令徵拜司禮丞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未任此官 皇甫知常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寶
珣 盧齊卿兩傳長安初爲雍州參軍開元初爲幽州刺史未任此官 崔 琮兩書無傳下同 崔 宣
道 宋庭瑜舊書列女傳庭瑜先天中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不言爲郎官 竇崇嘉兩書無傳下同
王齊休 房光庭 崔希喬再見 鄭 永 鄭 浦

杜令昭 杜惟孝 蕭 炅 李元祐 鄭長裕
舊書附餘慶傳餘慶祖官至國子司業未任此官 崔 翹兩書無傳下同 戴休延 薛□□
崔 諒 李 峘兩書無傳舊書李齊運傳有云江淮都統李峘未任此官 馮用之兩書無傳
李 粵兩書附林甫傳林甫子官司儲郎中未任此官又一李粵新書附卓行元德秀傳德秀門弟子南華令廬州刺史當是別一人
王 介兩書無傳下同 裴 從 盧簡金 房 啓 王
□ □崇□ 陸 □ 郭 □ 杜 牧三見舊傳由湖
州刺史入拜 趙 □ 孫 成再見兩傳未任 □ 抗 趙 聿
兩書無傳下同 龐 詧 李 收再見 王 □ 陳 諫新書
附王叔文傳叔文死文不言其歷官 裴 甚 董 □ 鄭 權舊傳德宗時由行軍司馬入朝
爲倉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 諒兩書無傳下同 □ 弁 元宗簡 談
峯 柏 耆新傳穆宗時由起居舍人轉兵部郎中未任考功 韓 皐舊書附滉傳滉子字仲聞由考功員
外郎丁艱免喪任 趙宗□疑是宗儒舊書傳貞元六年任 □宏度 李仍叔兩書無傳下同
奚敬元 趙眞齡 陸問禮 鄭 魴 崔 瑝
崔 瑨舊書附珙傳珙弟開成中累遷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邢 蒍兩書無傳 鄭 涵再見舊傳
母憂除喪任 李德裕舊傳字文饒吉甫子長慶元年由屯田員外郎轉任 李 □ 邁
畢 諴舊傳字存之構弟栩之曾孫大和中進士歷戶部駕部員外倉部職方郎中未任考功 胡德章兩書無傳下同
李 俅 崔 郢 錢方義新書附徽傳起孫徽子終太子賓客未任此官 李
蟜兩書無傳下同 盧 言 魏 扶 康 僚 皇甫鎬
樊 驤 高 殷 韋 岫新書附丹傳丹子宙弟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未任此官
孫 爽兩書無傳下同 崔 璪 李 蔚舊傳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不言任此官

李景□

倉部員外郎唐六典戶部尚書其屬有四四曰倉部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舊唐書職官志郎中員外之職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龍朔改郎中爲司度大夫咸亨復新書同 按舊書志郎中二員員外郎一員新書志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俱與六典異

王□□ 李□□ 王□ □ 高□ □ 王仁贍再見

兩書無傳下同 薛志鳳 蕭志遠 謝祐再見 夏□ □

格輔元新書附岑文本傳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不言任郎官 陳崇□ □志遠

李□ □文顒 高□ 吳道師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王

師順 閻知微 柳儒 馮光嗣再見 王齊□

韋系 宋庭□ 何□ 韋□心 陳惠滿

趙脊微 張懷□ 袁仁敬三見 吳太元 錢元敬

梁獻 張景明 劉彤 李元祐再見 陳惠

滿再見 能□□ 李□□ 李昂再見詳前 韋伯陽兩書

無傳下同 鄭昉再見 裴藏暐 戴休琁 崔譚再見

趙良器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官兵部員外不言任倉部 鄭元昌兩書無傳下同 張瑄

楊萬石 鄭章 崔鎮 張□ 鄭粤

李憺 解賁 李喬聿 鄭炅之再見 裴從

再見 徐炅 崔復 皇甫銛 鄭叔華 杜良

輔 孫宿舊書附述傳述子代宗朝歷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梁乘兩書無傳下同 權自

□ 皇甫衡 徐籲 楊□ 韋□ 長孫

鑄 張惣 盧安 李速 崔供佚 趙

玗 皇甫□ 蕭存□ 李玗再見 王 閻

濟美兩傳第進士歷刺史入爲秘書監不言任郎官 王武陵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字晦伯太原人官尚書郎不言任倉部

崔鄠兩書無傳 孟簡再見舊傳由宏辭科累遷任 崔清兩書無傳惟新書忠義高

沐傳中有崔清抗節忤賊季文會捕爲沐黨被囚似非即此人 皇甫鑄三見兩傳未任 張寔兩書無傳下同

齊煛 陳諷三見 張士陵 張□方 于

□ 蘇宏 薛存慶新書附珏傳珏子字嗣德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不言任此官 曹

慶兩書無傳下同 李景儉 范季睦 崔鄯兩書俱附邠傳邠弟元和中監察御史累

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未任此官 李宗何兩書無傳下同 宇文鼎再見 盧鈞再見

兩傳未任 韋瓘再見新傳未任 王會兩書無傳下同 韓壽 裴

充 崔瑤再見詳前 李款再見新傳長慶初進士由侍御史任 韋充兩書無傳下同

韋損 趙從約 薛重 楊曾士 馬曙

李行恭 羅劭權 李遵 崔鞏 盧近思

郭圓兩書無傳全唐詩傳會昌中爲李回言從事檢校司門員外郎未任此官 張琮兩書無傳下同

郭圖 李詠 李蠙再見 魏鐶 裴思猷

褚薦 席鴻 李洮 張斯干 皇甫煒

盧肇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字子發袁州人會昌三年登第由著作郎遷任 劉允章舊書附逈傳逈曾孫寬夫子登

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未嘗任此官 令狐纁兩書無傳下同 李磵 樊□

張昷 士 呂 杜□符 李殊 竇璠

鄭棨舊傳進士第由監察殿中任 王鐐新書附鐸傳鐸弟累官汝州刺史不言爲郎官 柳

告（兩書無傳下同） 崔 嚴 李 鉅 陳義範 盧朋龜
戶部郎中 唐六典戶部尚書其屬有四一曰戶部郎中
二人員外郎二人初爲郎中貞觀二十三年
改爲戶部明慶爲度支龍朔爲司元大夫咸亨復其員
外郎初爲民部員外郎貞觀後改戶部郎中員外郎掌
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舊唐書職官志戶部郎中員外
之職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新書志掌戶口土田賦役
貢獻蠲免優復
姻婚繼嗣之事
口義惣 口山甫 崔 鄭口口 樂世口
盧承慶（兩傳貞觀初由秦州參軍擢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裴元本（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高季通
封 梁行儀（再見） 路口口 劉國口 韋泰眞
盧德師 薛克搆（新書附循吏大鼎傳大鼎子永隆初任） 王智方（兩書無傳下同）
姚 珽 唐從心 李嘉口 口 錫 申屠錫
劉如玉 宇文敞 李 綰（新書附義琛傳義琛子官柏人令未任此官宰相世系表任吏部郎
中亦未任戶部） 封思業（兩書無傳下同） 裴 惓 溫脅微 吳道師
三見 劉守口 趙口口 李無言 韋虛心（兩書附湊傳累至大理丞
侍御史景龍中遷御史中丞未任此官） 蔡秦客（兩書無傳下同） 梁務儉 張大安（兩書附公
謹傳公謹子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未任此官） 張光輔（舊書附豆盧欽望傳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未任此官）
李同福（三見兩書無傳） 鄧元挺（舊傳由頓丘令累授中書舍人不言爲郎官） 騫味道（兩書無傳）
韋口元 劉延祐（舊書附允之傳允之弟之子舉進士歷右司郎中未任此官） 于思言
（兩書無傳下同） 劉 基 段嗣元 石 晷 孫元亨 唐
奉一 房頲叔 韋瓊之 李思古 楊 玉 紀
處訥（兩傳神龍中由太府卿拜侍中不言任郎官） 路 恒（兩書無傳下同） 趙履溫 狄

光嗣（新書附仁傑傳仁傑子聖曆初爲司府丞由仁傑爲地官員外郎不言郎中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張昭令（兩書
無傳下同） 李 誘 韋 維（新書附湊傳由內江令遷任） 柳 儒（再見兩書無傳）
崔 琳（新書附義元傳義元孫神慶子由中書舍人累遷太子少保未任此官） 嚴方嶷（舊書附挺之傳挺之叔父景雲中任）
魏奉古（兩書無傳下同） 李 察 李 邕（兩傳開元三年由舍城丞貶所召任） 裴
觀（兩書無傳下同） 司馬銓 張如珪 褚 璆（再見新傳未任） 王
昱（兩書無傳下同） 獨孤冊 張敬輿 張季瑀 裴 卓
郭 潾 梁昇卿 楊志先 鄭少微（再見舊傳未任） 李
元祐（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 拯 班景倩（三見兩傳未任） 徐 惲（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令臣 李朝隱 陽伯成 劉彥回 張 奇
梁 涉（再見） 王 壽（新書附見君奐傳君奐父拜少府監聽不事當是別一人） 鄭 昉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魏方進 韋伯祥 韋虛舟（再見舊傳舉孝廉自御史任） 劉
同昇（兩書無傳下同） 李 常 鄭 昭 王 鉷（舊傳天寶二年由戶部員外郎遷任）
楊 玘（兩書無傳下同） 張 震 盧 奕（舊書忠義傳天寶初由鄠縣令擢兵部郎中未
任此官） 李 伉（再見兩書無傳） 張博濟（新書附李林甫傳林甫壻任此官） 吉 溫（兩書
酷吏傳天寶中由京兆府士曹任） 王 銲（兩書無傳下同） 陳 潤 崔 諷 王
翃（舊書附翃傳翃兄乾元中累官京兆少尹不言爲郎官） 劉 暹（新書附晏傳晏兄爲汾州刺史遷中丞召爲御史大夫未任此官）
呂延之（兩書無傳下同） 崔 諷（再見） 張惟一 李齊運（舊傳由江淮都
統幕府累遷工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季卿（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崔 口 李 口 崔
浩 王延昌 來 球 張 參（兩書無傳五經文字序稱大歷十一年國子司
業曝書亭集稱張參開元天寶間舉明經大歷初佐司封郎未言任戶部碑子司封亦未見） 杜 濟 杜良輔

于 頎舊傳由鳳翔少尹遷度支郎中未任此官 邵 說再見詳前 李洞清兩書無傳宰相
世系表兵部郎中與此異 李 規兩書無傳下同 許 登再見 崔 鼎 徐
演 王 縝 平 曇 衛 密 口 㫗 輔 益
損 李 巽兩傳字令叔趙州人由臺省累左司郎中未任此官 盧 雲兩書無傳下同 竇
彧 常 魯 盧 佋 王 紹舊傳貞元中由倉部員外郎遷 崔
從質兩書無傳下同 魏宏簡 韋 武新書附挺傳挺曾孫累遷長安丞德宗時除殿中侍御史未任此官
張 式舊書附正甫傳正甫兄大歷中進士登第未任此官 李元素三見兩傳未任詳見前 于 皐
舊兩書無傳 潘孟陽兩傳由殿中侍御史累至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鄭 敬兩書無傳 張正
甫舊傳字踐方南陽人由侍御史知雜事遷任 崔 清再見詳前 李 巨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司勳
員外郎未任此官 陸 湮兩書無傳全唐詩傳貞元元年進士第官給事中不言任郎官 李 應兩書無傳
崔 植再見兩書未任 武儒衡舊書附元衡傳元衡從父弟字庭碩累遷任 陸 亘舊傳
由鄧州刺史入任此官 劉遵古兩書無傳 羊士諤兩書無傳全唐詩小傳泰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第累至宣歙巡
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不言任郎官 韋處厚兩傳字德載萬年人由開州刺史入拜此官 崔 護再見兩書無傳
王源中新書附盧景亮傳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由左補闕遷任 王正雅舊傳元和中由萬年縣令遷任
宋申錫舊傳文宗即位由禮部員外郎遷任 韋 詞舊傳有韋辭疑即詞長慶初擢戶部員外轉刑部郎中出充京西北和糴
使尋任此官 王彥威舊傳穆宗初累轉司封員外郎新傳累擢司封郎中皆不言戶部 盧周仁兩書無傳
李固言新傳字仲樞趙人進士甲科由縣府累任 李 石再見兩傳未任 盧 貞再見兩書無傳
王 質舊傳字華卿文中子通五世孫由興元節度副使遷任 楊漢公再見舊傳由興元從事遷任
裴 訥兩書無傳 楊敬之新書附憑傳憑弟凝之子元和初進士第由屯田郎中遷任 竇宗直
兩書無傳 裴 識再見兩傳未任 韋力仁兩書無傳 姚 合新書附崇傳崇曾孫元和中進

士由武功尉遷監察御史未任此官 韋 紓兩書無傳下同 張 鷺再見 鄭 賞
崔 璿再見舊傳未任 盧 言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潘存實 韋厚叔
趙 盧 口 李敬方 李 繼 崔 騈再見
杜 總 李 福新書附李石傳石弟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由監察御史遷任 崔 璵
再見兩傳未任 路 綰兩書無傳下同 鄭 冠 韋有異 竇洵直
鄭 薰新傳進士第歷考功郎中未任此官 苗 愔兩書無傳下同 崔 卓 溫
璋兩書附造傳造子舊傳以蔭入仕歷三郡刺史新傳擢侍御史歷婺盧宋三州刺史皆不言為郎中 韓 口 盧
口 口 賓 趙 格兩書無傳下同 趙 滂再見 韋
宙新書附丹傳丹子由侍御史三遷遷度支郎中累拜吏部郎中未任此官 崔 彖兩書無傳下同 李 荀
楊 假舊書附收傳收兄字仁之進士第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未任此官 任 憲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孟 穆 蕭 峴 曹 汾新書附確傳確弟以忠武節度入為戶部侍郎不言任郎官
孟 球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馮 緘 鄭 礭 侯 恩 張
道符 崔 口 口 牛 叢三見新傳未任 李 植新書附逢吉傳逢吉從弟子逢
吉無子以植嗣不言其歷官 楊知至兩書無傳 王 龜兩書附播傳播弟起之子字大年舊傳遷侍御史尚書郎
新傳擢屯田員外郎皆不言戶部 竇 紃兩書無傳下同 許 瓘 楊 幹 崔
璞 裴 璩 劉允章再見舊傳未任 韋 條兩書無傳下同 杜
無逸 鄭 碣再見 王 緘 高 口 盧 深
鄭 口 李 磵再見 口 祕 韋 蟾舊書附表微傳表微子進士第
咸通末為尚書左丞未任此官 楊希古兩書無傳下同 庾 崇 馮 嚴舊書附宿傳宿
弟定之子進士第咸通中歷任臺省不言任此官 柳 陟兩書無傳下同 李 晦 韋保乂

楊希古 再見 盧 紹 豆盧瑑 新書附劉鄴傳字希真河南人舊傳河東人大中十三年
進士咸通末由兵部員外郎轉任 劉 蛻 兩書無傳下同 崔彥融 楊知退 舊書附虞卿傳
中書都事郎中歷任 李 節 兩書無傳下同 鄭 誠 李 磎 新書附鄭傳鄭孫式子字
口望大中末進士累遷任 張 裕 兩書無傳下同 周愼辭 鄭 殷 李
燭 張元逸 李 峭 李 邈 李口口 鄭
口 李 穀 崔 鄴 孫 緯

戶部員外郎 詳見前

趙義綱 兩書無傳下同 皇甫昪度 再見 封元素 劉翁勃 李
友益 韋 暕 元 悰 李素立 兩傳武德中授侍御史不言任此官 原
峴玉 兩書無傳下同 劉燕客 王 明 任行褒 許行本
榮元口 劉慶道 裴行儉 新傳字守約聞喜人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召爲司文少卿徑此官
崔禮庭 兩書無傳下同 鄭元豹 再見 李延慶 崔知悌 新書
附知溫傳知溫兄官至中書侍郎不言爲此官 韋 惲 兩書無傳下同 姜元乂 劉 道
辛義威 蕭志遠 再見 宋之順 崔元敬 辛宗
徽 劉尚客 元令表 張仁約 鄭仁恭 鄧元
挺覺 詳前 魏克己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 奐 張栖貞 再見 張昌
期 狄光嗣 再見新傳由司府丞遷任 薛克備 兩書無傳下同 張光轉 杜
元揆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天官員外郎未任此官神子吏部亦未見 董敬元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巨源
孫尚客 鄭元敬 周允元 新書附豆盧欽望傳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不言任此官
侯師仁 兩書無傳下同 劉穆之 劉延祐 房 昶 裴

炎之 再見兩傳未任 劉守敬 兩書無傳下同 張行則 王先輝 藺
嗣忠 王遺恕 再見 鄭訥言 韋 維 再見新傳由內江令遷戶部郎
中不言官員外 張 錫 新書附文瓘傳文瓘兄文琮子久視初爲鳳閣侍郎未任此官 陸昭日 兩書無傳下同
房光庭 再見 孫彥高 再見 鄭仙官 蘇 詵 兩司傳未任
楊溫玉 兩書無傳下同 裴友直 李 邕 再見兩傳由侍御史改任 王易從
兩書無傳 賀知章 兩傳證聖初擢進士累遷太常博士不言爲郎官 劉希逸 兩書無傳下同 周履
慶 盧元裕 獨孤邠 長孫處仁 徐有功 舊傳則天時由司刑丞累
其秋官員外轉郎中未任戶部 辛元同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同 劉 叔 兩書無傳下同 賀
遂陟 楊 瑒 舊傳開元初由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未任此官 班景倩 四見兩傳未任 鄭
巖 兩書無傳下同 沈萬石 張昭命 韓朝宗 再見新傳未任 嚴
挺之 兩傳華陰人擧進士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蔣將茂 兩書無傳 李義仲 新書附百藥傳百藥子安
期之孫官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田幹之 兩書無傳下同 韋利涉 楊伯成 宋
之問 兩傳景龍中由鴻臚主簿擢任 董 曉 無傳 盧 諭 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此部員外
郎未任此官 王 鉷 再見舊傳開元二十九年由監察御史遷任 韋 迴 兩書無傳下同 李
昂 三見 韋 弼 裴子餘 新書附守眞傳守眞曾孫由明經補鄠尉景龍中爲左臺監察御史未任此官
寇 泚 兩書無傳下同 王 昌 王 壽 新書附琰傳琰孫歷給事中未任此官
嚴 杲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呂太一 李 巖 新書附□立傳□立子至遠之從弟從子中宗時遷兵
部郎未任此官 鄭 永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 楚 崔懷嶷 張敬輿
再見 竇 紹 楊 宗 裴 卓 再見 楊 玘 再見
裴博濟 程 烈 封希顏 司馬垂 吉 溫 再見兩傳

世祿戶部郎中不言員外 李彭年四見兩傳未任 裴系兩書無傳下同 李常再見
鄭平 杜昱 韓賞 呂延之再見 李
進 邢宇新書附卓行元德秀傳德秀門弟子字紹宗河間人不言其歷官 蕭隱之兩書無傳下同
徐鍔 王晦 王岳靈 張賞 李麟三見
舊傳開元二十二年由殿中侍御史任 路齊暉兩書無傳下同 高益 宇文審
王佶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王光大再見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未任 韋夏
有兩書無傳下同 苗丕三見 房由 宋說 田灣
杜亞三見舊傳至德初任 何昌裕兩書無傳下同 李翊 盧兟顏
楊晉 范倫新書附傳正似傳正父未任此官 冠鍰兩書無傳下同 王
渾 蔣錬舊書鎮傳有錬云與弟鎮並受朱泚僞職恐是別一人 李鈗兩書無傳下同
李彥超 王翊再見詳前 徐閑兩書無傳 穆賞舊書附寧傳寧弟四子不
言其官 李融兩書無傳 鄧元挺三見詳前 竇或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
昉 蕭直再見 穆寧舊傳寶應初由侍御史遷任 任侗兩書無傳下同
盧侶 劉迥兩書附子元傳子元之子舊傳官諫議大夫給事中新傳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皆不任此官
韋延安兩書無傳下同 崔稱 崔溉再見 袁辯
潘孟陽再見兩傳未任 孟逢兩書無傳 崔融舊傳聖歷二年除著作郎四年遷鳳閣舍人未
任此官 裴通兩書無傳下同 獨孤邁 田南鶚 韋光襄
呂溫舊書附渭傳渭子順宗朝使吐蕃還由侍御史轉任 張賈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王纘再見
裴澈 韋宗卿 盧常師 裴郁 竇公衡
裴損 李隨 李適新書文藝傳字子至萬年人舉進士武后時修三教珠英書成遷任

王潤兩書無傳 于頎再見舊傳未任 王崟四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
胄 路士則 韋睦 韋頌 賈全 史
牟 裴向舊書附遵慶傳遵慶子德宗時由渭南令擢任 崔鄲再見兩書無傳 盧
坦舊傳由壽安令累遷庫部員外郎新傳累爲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夷簡新書宗室宰相傳字易之德宗時進士第遷監察御
史未任此官 張正壹兩書無傳 張正甫再見舊傳由殿中侍御史遷 盧逢兩書
無傳宰相世系表任戶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宗衡兩書無傳下同 李應再見 竇楚
陳岵 崔韶 趙元亮再見 楊潛 韋
詞再見舊傳辭長慶初任 姚向再見兩書無傳 崔戎舊傳李聽大原辟史部郎中爲東西兩川宣
慰使還拜給事中未任此官 崔栯兩書無傳下同 鄭亶 王質再見舊傳未任
張洪兩書無傳 李石三見兩傳未任 馮審舊書附宿傳宿從弟貞元十二年進士第
由監察御史累遷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嚴譽兩書無傳 崔蠡兩書附寧傳寧從孫大和初由侍御史三遷
戶部郎中不言任員外 李景信兩書無傳 姚合再見新傳未任全唐詩傳同 杜忱
兩書無傳下同 姚康 盧元中 房直溫 李羣 李
元皋新書附訓傳訓弟不詳其歷官 崔瑕兩書無傳下同 裴鍇 陳商
韋行質再見 潘存實再見 柳仲郢舊書附公綽傳公綽子元和十三年進士第會
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未任此官 周復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郭勤 李行方再見
白敏中舊書附居易傳居易從父弟長慶初進士第會昌初由殿中侍御史遷 韋慤再見兩書無傳 鄭
薰再見新傳未任 邢羣兩書無傳 盧簡求再見舊傳未任 路綰再見
兩書無傳 崔愼由再見舊傳未任 鄭□ 裴坦新傳字知進由楚州刺史徙爲職方郎中
未任此官 畢諴再見舊傳由磁州刺史徵任 溫璋再見詳前 趙櫓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趙滂三見 崔珣 趙佫 李元 裴處
權 權審 韋遐之 薛誠 李 鄭兩書無傳全唐詩傳
尹部 盧濟兩書無傳下同 崔璙再見 崔隋 鄭彥宏
于德晦再見 李景溫新書附李景讓傳景讓弟字德己嘗福建觀察使華州刺史未任此官 崔
瓊兩書無傳下同 丁居立 崔蕘舊書附崔寧傳寧弟密之曾孫鐩子大中二年進士官至御史中丞不言
任武官 楊知至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陽塾 崔彥昭舊傳誠通兩部選部員外郎轉郎中不
吏侍戶部 盧鉟兩書無傳下同 權愼微 張禹謨 楊載
崔璐 杜無逸再見 王緘再見 裴虔餘 任
李 李嶽再見 陳琥 薛遂 李範 薛
詢 楊思立 張顗 鄭紹業 張同 崔
高再見高 韋保乂再見 裴質 裴宏 蕭
鄭 鄭荼 鄭就再見 韋顏 盧莊 鄭
榮再見舊書附忠義傳殿中侍御史外任 孔綸口 韋昭度舊傳字正紀京兆人乾符中累遷尚書郎不言
仕 張巍兩書無傳下同 盧頊 魏滔 盧自牧
獨孤損 李凝庶 王纘 王深 陸威
韋承貽 崔汀
度支郎中前說見
韋慶餘兩書無傳下同 皇甫文高 竇德明舊書外戚傳太穆順聖皇后兄之孫武德初拜考功
郎中未任此官 高祐新書無傳 袁朗舊書文苑傳由陳隋入唐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不言為此官
士義忠兩書無傳下同 史令卿 裴思莊 高履行舊書附高士廉傳士廉子

觀初歷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王仁表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杜文紀兩書無傳
張知謇新傳調露時監察御史累遷十一州刺史未任此官 王 鄭文表兩書無傳下同
裴孝源 裴公緯 楊玄文 崔思約 元大士
李太沖新書附知本傳知本從父弟端之族弟下第其官 張玄濟兩書無傳 李安期兩書
附百藥傳百藥子貞觀初累除中書舍人外郎未任此官 虞昶新書附世系表字叔工部侍郎不言任此官 孔仲
思兩書無傳下同 田 鄭欽文 高正業 崔元譽
劉慶道 裴昭 唐嘉會 李守一舊書附敬玄傳敬玄子舍人存此官
溫 瑜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作祠部郎中未任度支 閻元邈兩書無傳 崔神基再見
新傳未任 錢元敬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宋 尉大亮 孔惠元新書
附逸傳太子此官 蘇 瓊新傳附入兼任此官 周
悰舊傳 楊再思兩傳由元武尉累遷天官員外郎未任此官 張元觀兩書無傳下同 魏
詢 崔口嗣 鄭從簡 薛會 劉希逸再見
源光譽新書無傳弟光裕光八 韋銑兩書無傳下同 劉禕
之再見 高嶠 馮元淑兩書附元常傳元常從父弟由縣令給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王
景舊書 杜元志兩書無傳 王詢兩書
傳下同 賀蘭務溫 王易從再見 孔立言舊書附傳世系表任祠部郎中不言任度支
李撝兩書無傳 杜佐舊傳 禹由兩書無傳下同 劉
昂 袁眺 李少康 魏啟心 崔尙 李
融再見 ( ) 呂周 王信再見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未任 李舒兩書
無傳下同 司馬垂再見 張曉新書附傳監察御史未任此官 崔亢再見

兩書無傳下同 鄭 李逢年 李光烈 崔同 韋
損再見 源 休舊傳臨淄人京兆尹光輿子由原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未任度支 崔 漪兩書無傳
董 晉兩見舊傳由主客員外郎遷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褚長孺兩書無傳下同 許鳴謙
王 濮 裴乾貞 夏侯審新書附盧綸傳大歷十才子之一官侍御史不言任郎官
周 渭兩書無傳下同 鄭膺甫 徐 復 張正甫三見舊傳未任
錢 徽舊傳起子貞元進士從事戎幕三遷祠部員外郎六年轉郎中八年改司封郎中未任此官 李 纘兩書
無傳下同 鄭 羣 段文昌舊傳由祠部員外郎轉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元 稹舊傳
字微之穆宗時由膳部員外郎轉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高宏簡兩書無傳下同 崔公信 王長
文 裴 誗 令狐定兩書附楚傳定楚弟字履常舊傳進士第大和九年累遷至職方員外郎新傳大和末
爲禮部郎中官不言任此官 王孟堅兩書無傳下同 杜賓符 苗 愔再見
李敬方再見 薛 褒 蕭 寔 杜 陟 馮 袞
舊書附衍傳敬方定之子進士第咸通中歷任臺省不言此官 崔 罕兩書無傳下同 楊師復 張
權 任 憲三見 薛 子 崔 鐔 趙 璠
王 涯再見兩傳未任 李 平兩書無傳下同 竇 璠再見 陳
張 裼 曹 鄴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字業之桂州人太中進士第由太常博士歷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
近仁兩書無傳 林 滋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字後象閩人會昌三年進士官終金部郎中未任此官 高
澣兩書無傳下同 張无逸再見 裴 徽 李 羽 歸仁紹
杜致美
祠部員外 唐六典禮部尚書其屬有四二日祠部郞中一人員外郞一人掌祠祀享祭天文漏
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道佛之事龍朔二年改爲司禋大夫咸亨復兩唐書同

李叔良兩書無傳下同 盧文治 裴宣機舊書附矩傳矩子高宗時官至太子左中護未任此官
尔朱義琛兩書無傳下同 蕭仁思 張宏濟再見 李思遠
柳言思 梁寶意 李思諒再見 許 偉 陳義方
魏叔琬新書徵傳有其名徵第二子不言其歷官 楊守訥兩書無傳下同 李範邱再見
鄭元敞 王守眞 高梁客 袁利貞新書附朗傳朗從祖弟高宗時
官太常博士遷作 元令臣兩書無傳下同 周 琮 閻叔子 薛 顗
陳昭景 薛 稷新書附收傳字嗣通道衡曾孫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未任此官 裴懷古
[illegible] 韋 翼兩書無傳下同 楊降禮三見 劉守悌
鄭休遠 李 昂新書附知本傳知本弟知隱之孫官至太常少卿未任此官 康庭之兩書
無傳下同 李 恒 李 寮再見 崔 沔舊傳長安人開天中由左補闕遷任
杜 咸新書附正倫傳正倫從孫顯名不言任此官 陳惠滿三見舊書無傳下同 蕭 晉
張 翃再見 姚 奕再見新傳未任 鄭長裕再見舊傳未任 竇從之
兩書無傳下同 梁昇卿再見 裴 朏再見 鄭 巖再見 馬 光
淑再見 趙 實 高 遷 裴春卿再見 張 楚再見
盧 倎四見新傳未任 裴 稹新書附行儉傳行儉子光庭子開元末任 陳 光新書
附子昂傳子昂子終商州刺史不言任郎官 李 舒舊書無傳下同 司馬垂三見 李 成
式 盧 鉉舊書附[illegible]吉甫傳官御史未任此官 張 允兩書無傳下同 盧 霸
豆盧友 楊日休 元 載舊傳肅宗即位徵任全唐詩傳歷度支郎中衛字度支未見
韋少遊三見舊書無傳下同 樊 晃 徐 儀 辛昇之再見
韓 滉三見舊新 薛 據兩書無傳全唐詩傳開元十九年登第官水部郎中未任此官 陸

易兩書無傳 李□兩書無傳全唐詩小傳天寶三載進士右補闕歷起居郎代宗時爲庫部郎未任此官 張
鉉再見舊傳由□司員外郎遷 王 繽兩書無傳下同 田南□ 趙 薰 褚
長孺再見 韋 敘 錢 起再見新傳未任 元仲武兩書無傳下同
王從已 庾 何新書附敬休傳敬休父官兵部郎中不言任此官 房 由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房 說 陸 贄舊傳德宗時由監察御史翰林學士轉任 竇 申再見兩傳未任 趙
計兩書無傳下同 李聽希 于公異舊傳進士第貞元中任 崔 溉三見
兩書無傳 李 鄘再見兩傳由吏部員外遷郎中未任此官 邱 丹兩書無傳全唐詩紀其經湛長史韋堂詩貞元六年檢校戶部
員外郎兼侍御史未任此官 薛 展兩書無傳下同 韋成季 陸 叅 裴
叅 田 灣再見 周仲孫 穆 賞再見詩前 辛 秘
舊傳貞元中登五經開元禮科由太常博士遷任 裴 汶兩書無傳 徐 放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字達夫元和九年爲
衢州刺史不言任郎官 錢 徽再見詩前 劉公輿兩書無傳下同 李 諒再見
段文昌再見舊傳元和中由補闕遷任 尉遲汾兩書無傳下同 豆盧署 班
肅 李虞仲再見舊傳寶曆中由司勳郎中轉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王彥威再見舊書未任 馮
定舊書附宿傳宿弟貞元中進士由太常博士轉任 張又新新傳字孔昭薦子由補闕轉任 吳 思
兩書無傳下同 蕭 睦 嚴 澗 李 衢 蘇 滌 錢
可復舊傳徽子累官禮部郎中大和九年檢校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陸 涔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 諶
庾簡休再見詩前 薛元龜兩書無傳 張□物 封 敖新傳元和中進
士第會昌初以左司員外郎召爲翰林學士不言任祠部 張 忼兩書無傳下同 竇洵直再見 路
綰三見 崔 瑤再見詩前 李 騭兩書無傳下同 杜宣猷 韋
尚敬 崔 鈞再見 任 憲四見 薛 洴 張彥

遠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趙□兩書無傳下同 高 緯 宇文鉞
崔從言 令狐緘 劉 項 薛廷傑 楊知退再見
舊傳未任 崔 鄘兩書無傳下同 盧 卞 蘇 粹 張 顏再見
馮 巖再見詩前 楊 範新書附虞卿傳虞卿弟漢公子但云仕亦顯不書官名 陳 聲
兩書無傳下同 薛 涔 崔 潼 韋 顏再見 韋 璉
蕭 廩新書附瑀傳字富侯咸通三年第進士遷尚書郎不言祠部 崔道紀兩書無傳下同 李
峭 鄭 碩 盧 蘊 王 愔 鄭 峻
金部郎中 唐六典戶部尚書其屬有四三日金部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
貨之用權衡度量之制龍朔改郎中爲司珍大夫咸亨復兩唐書同
長孫操新書附無忌傳無忌從父弟字元節高祖時署金曹參軍 牛方裕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袁異度
于孝辯 唐 曉再見 李 緯 王德表 崔知
機再見 殷令名 柳子房 李仲寂 劉公彥 竇
暉 韋師貫 王文濟 李同福四見 獨孤璡
裴重暉 蕭志遠三見 崔元敬再見 路勵行 韋
敏 韋德恭 張統師新書附儒學蕭德言傳官博士未任此官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崔神
基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侯知一 傅神童 劉守敬再見 楊守節
盧師立 杜從則 柳秀誠 梁 晧 盧萬石
舒同慤碩 趙承恩 竇懷貞兩傳由衛河令神龍中累進左御史大夫不言爲郎官 韋嗣萬
兩書無傳不同 侯令德 韋奉先 張思義 姜 晞舊書附皎傳
孫行本子開元初左散騎常侍不言爲郎官 程行諶兩書無傳下同 衛守直 薛 紘

裴藏耀 周敏道 蔡秦客再見 薛曦 魏
栝再見新傳未任 陸景融新書附元方傳元方子由新鄭令累遷工部尚書不言任郎官 韋口
蕭識兩書無傳下同 劉體微 鄭紘 裴眺三見 鄭
愿 鄭楚客 姜虔 劉繹 李峘再見詳前
郭慎微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彥允 張萱 郭學 第五
琦新傳元宗時由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任 竇紹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盧允三見
李華 鄭璲再見 崔禕再見 鄭叔華 杜艮
輔再見 崔浩三見詳前 裴季通兩書無傳下同 王邕 嚴
郢再見新傳未任 楊晉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崔夷甫 盧杞再見詳前 郴
建兩書無傳 杜黃裳新傳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未任此官 杜佑再見舊傳由工部郎中遷 李
樊澤舊傳由御史中丞遷任 路季登再見詳前 王蓮兩書無傳下同 李
上公 元季方新書附萬頃傳萬頃曾孫由度支員外郎遷任 李玨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
頌 韋顥 史牟再見 韓皋再見舊傳未任 裴
通再見 盧元輔再見兩傳未任舊傳初由左拾遺遷左司員外郎碑亦無 段平仲舊傳除屯田膳部二員外
累拜右司郎中未任此官 蕭曾兩書無傳 許季同新書附孟容傳孟容弟由長安令遷兵部郎中未任金部
陳 諷四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審規 樊宗師新書附澤傳澤子字紹述元和中由著作佐郎歷任
裴 誼兩書無傳下同 楊潛再見 蘇宏 邱紆 蕭
澣 張公儒 劉茂復 蕭俶舊書附俛傳俛弟以蔭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
南少尹未任郎官 李續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鄭澥 趙眞齡再見 嚴
澗再見 紇干臯再見 盧宏止新傳宏止舊傳作宏正元和末進士第由侍御史三遷兵部郎中未

任此官 李拭新書附鄘傳鄘子歷仕宗正卿不言任此官 王含兩書無傳 孫範新書
附遜傳遜曾孫簡弟官淄青節度使不言任郎官 張固兩書無傳下同 陸紹 韋博
再見新傳未任 羅劭權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鄭漳 劉潼新書附晏傳晏兄遜孫字子固
進士第累遷祠部郎中未任此官 高宏簡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崔荆 杜宣猷再見
李景素 韋退之再見 張傑夫 崔隋再見 穆栖
梧 李口 趙璘三見 崔惲 李湯新書附李宗閔
傳宗閔弟宗冉之子累官京兆尹未任此官 鄭畋舊傳咸通九年由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未任此官 鄭繁
兩書無傳下同 李磵三見 任結 令狐纁再見 羅洙
崔彥回 呂焜 裴延魯 林滋再見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官終此任
李浩兩書無傳下同 口亞 王愷 盧鄴 王
葆
金部員外郎詳見前
鄭通諒兩書無傳下同 尹文憲 秦叔惲 杜超 王
昕 張珪 殷令名再見 李太沖再見詳前 裴行儉再見
兩傳未任 韋惲兩書無傳下同 權知本 李伯符 獨孤璡再見
房正則再見 裴克諸 唐不占 趙崇嗣 夏侯
亮 齊瑨 王宏之 徐昭 游祥 盧師
邱 宇文有意 楊博物 紀先知再見 田貞松再見
李幾通 李仙童 李元恭三見 魏嗣萬 李頎
趙金穀 崔先意 柯敬之再見 紀全經 衛守

直(再見) 劉庭璬 杜元志(再見) 李守直 齊澣(再見)
(兩傳未任) 魏 恬(三見新傳未任) 陸遺逸(兩書無傳) 陸景融(再見詳前) 盧
廙(兩書無傳下同) 袁仁敬(四見) 宋珣 杜令昭(再見) 薛
縑(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與碑同) 鄭長裕(再見兩書無傳) 鄭少微(三見舊傳未任) 馮紹
烈(兩書無傳下同) 李庭誨 孔昚言 姜 昂(再見) 夏侯銛
(再見) 馬元直 馮光嗣(三見) 張利貞 呂 周(再見)
鄭 昭(再見) 張 璬 盧 諭(再見) 陽 潤 徐
浩(舊傳字季海越州人由太子司議郎遷任) 王元瑾(兩書無傳下同) 馮用之(再見) 張
漸(新書附蘇珦子晉傳後云張仲之之子不言任此官) 吳 伋(兩書無傳下同) 邊承斐 盧
允(四見) 沈 震 盧簡金(再見) 姚 沛 李 澥
崔 禕(三見) 裴 皐 張之緒 裴 霸(再見) 趙
縱 裴 冀 陳少遊(舊傳寶應元年由節度判官遷任) 李 昇(四見兩書傳下同)
杜良輔(三見) 王 岑 韋 寂 屈無易 鄭 岑
崔 縱 崔 審 韋士模 吳 郁 王 緯
袁 高(兩傳字公頤進士第代宗初累官給事中御史中丞不言任郎官) 李 舟(兩書無傳下同) 高
叅 侯 嶠 吳通微(新書附竇參傳云通元弟舊書附通元傳云通元兄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擢任)
竇 叅(舊傳由殿中侍御史改任) 獨孤良器(兩書無傳全唐詩傳貞元中官右司郎中不云任此官) 趙
計(再見兩書無傳) 蕭 存(新書附穎士傳穎士子字伯誠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未言任此官) 韋 顥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蕭 曾(再見) 鄭 敬 顏 頵 陸 則(兩書)
(無傳宰相世系表由杭州刺史任左司郎中未任此官) 許季同(再見新傳未任) 崔 從(再見新傳未任)

元宗簡(兩書無傳下同) 張 植 段 鈞 崔 琯(再見兩傳未任)
路 異(兩書無傳) 路 羣(兩書附嚴傳嚴父新傳咸通初官屯田員外郎舊傳穆宗初加兵部郎中皆未任此官)
段文通(兩書無傳下同) 蕭 澣(再見) 李孝嗣 史 備 呂
鑄 李顧行 崔元式 李 武 陸 暢(新舊附韋皐傳)
(字達夫皐所厚禮不言其歷官) 杜 慥(兩書無傳下同) 趙 棿 韓 益(兩書無傳宰相)
(世系表任與碑同) 陳元錫(兩書無傳下同) 李敬方(三見) 李 播(兩書有李播附淳風傳淳)
(風父仕隋高唐尉別一人全唐詩傳李播元和進士第以郎中典蘄州未言任此官) 李貽孫(兩書無傳下同) 李宏休
馬 曙(再見) 馮 韜 韋同靖 段 覺 李
播(三見) 張 特 馮 緘(再見) 陳 瀚 于德晦(三見)
盧 頲 孟 球(三見) 李 俶 鄭延休 王
氷 趙 隱(再見舊傳未任) 嚴 郜(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 遘 崔
厚(四見) 張乂思 裴德符 敬 相 趙 祕 羅
洙(再見) 楊 範(再見詳前) 源 蔚(兩書無傳下同) 張无逸(三見)
張 譙 竇 □ 李逢彝 杜致美(再見) 周 禹

倉部郎中(說見前)

杜 超(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高季通 李行詮 裴世清 賀若孝
義 唐奉義 韋福英 蘇會昌 李方義(重書 按元刻云重書今)
(碑以前未見兩書亦無傳) 費宏規(兩書無傳下同) 李鳳起 董敬元(三見) □
言 韋慶基 裴宏獻 李友益(再見) 盧承基
獨孤元愷(再見) 杜 續(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主客郎中未任倉部) 郝處俊(兩傳安陸人貞)

觀中進士舉由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不言任郎官 蘇良嗣兩書附世長傳世長子高宗時遷周王府司馬荊州長史未任郎官
張 振兩書無傳下同 薛 紘再見 李 王文濟再見
盧外師 高純行舊書附士廉傳士廉第二子不言歷官 劉元象兩書無傳下同 唐
之奇 魏叔麟 獨孤元同 雲宏暕 王叔偲 李
憕三見兩傳未任 徐 峻兩書無傳下同 于復業 郭元振 李
頠再見 李光進舊傳至德中授代州刺史新傳歷前後軍牙門將兼御史大夫均未任此官 魏
昭兩書無傳 李 昺再見新傳未任 郭 奇兩書無傳下同 韋 弼再見
張宗潔 薛 紘三見 姚 顯 韋 損三見 口
右 賀遂陟再見 李仲康 鄭懷隱 徐立之 崔
瑁三見舊傳未任 張 冽兩書無傳 李 植再見講前 呂 向新傳開元中由
起居舍人遷主客郎中未任倉部 皇甫彬兩書無傳下同 雍維良 苗 粲再見
盧 雲再見 楊休烈 薛 羽 獨孤允 張 巡
兩傳由真源令授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不言爲倉部 姚 沛再見兩書無傳 庾 準三見舊傳未任
崔令欽兩書無傳下同 邱 爲再見 薛 恷 趙 逵 王
後己再見 班 肅再見 崔 蔵 口 何 高 郢
舊傳字公楚舉進士爲燧辟掌書記徵拜主客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任 侗兩書無傳下同 閻濟美
再見講前 周仲孫再見兩書無傳 裴 澭再見澭郎蒞 盧 汀 達
澭再見講前 吳士矩新書附湊傳湊兄溆之子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不言爲郎官 白居易新傳元和中由
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不言任倉部 乇 珙兩傳顯子珙弟以書判拔萃高等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
太府卿未任此官 張 籍舊傳由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新傳歷主客郎中皆不言爲倉部 姚宏慶兩書無傳下同

蕭 口 鄭 復 張又新再見新傳由汀州刺史遷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嚴
澗三見兩書無傳 高少逸再見舊傳未任 楊 倞兩書無傳下同 蕭 儹
張嗣慶 柳仲郢再見舊傳未任 王 績兩書無傳 韋 博三見
新傳未任 崔 象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盧 頍 裴思口 鄭 涑
鄭茂休舊書附餘慶傳餘慶孫澣子本名茂諶避國諱改茂休開成二年進士第累遷兵部員外郎吏部郎中未任此官 張
鐸兩書無傳下同 張 潛再見 楊知退三見舊傳未任 任 繕兩書無傳
薛 能兩書無傳新書文藝傳序有其人不言歷官全唐詩傳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第咸通中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不言任此官
楊思立兩書無傳下同 蘇 蘊再見 崔 福 王 慥再見
張 譙再見 裴 穀 鄭 口 周承矩再見 陳
翟再見

主客員外郎 唐六典禮部尚書其屬有四四曰主客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掌二王後及諸蕃朝
考之事龍朔二年改郎中爲同藩大夫咸亨復兩唐書同
楊宏業兩書無傳下同 丁貴寧 辛世良 趙德言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
與禕同 韓 瑗新傳字伯玉父仲良潁川縣公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未任郎官疑別一人 溫無隱舊書
附大雅傳大雅子官至工部侍郎不言任郎官 郭 義兩書無傳下同 口 謙 李安斯
崔行功三見兩傳未任 于敏同三見兩書無傳 崔知悌再見新傳未任 薛
元撝兩書無傳下同 崔萬石 韋正己 韓處約 韋志仁
崔崇業 元知默 盧 獻 李思一 祖元頴
崔敬仲 王思善 王元覽 李居士 獨孤守忠
周子敬 沈務本 孫 佺新書附處約傳處約子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未任郎官

陳思齊兩書無傳下同 元希聲 孟溫禮 姜晞再見詳前 韋
抗再見兩傳未任 韋元旦新書附文藝李適傳咸亨人進士第由東阿尉乙任 崔璿兩書無傳下同
賀蘭務溫再見 蘇晉兩書附珦傳珦子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泗州刺史未任郎官 崔安
徽兩書無傳下同 路倫 王上客 赫連欽若 崔珪新書
附義元傳義元孫神慶子琳弟開元時官太子詹事未任此官 鄭懷隱兩書無傳下同 鄭溥 張
季瑀 韋陟再見兩傳未任 李詢甫兩書無傳下同 魏季隨 張
夯 雍惟良再見 王璿 鄭昉三見 甘暉
章仇兼瓊兩書無傳濟曁州有章仇府君碑兼瓊結銜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劍南節度使又李白答杜秀才詩章仇尚書倒屣迎
口兼瓊又歷官尚書口爲郎官皆無攷 韓休兩傳元宗時由左補闕判主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不言任此官 柳元
杈兩書無傳 李植三見詳前 房琯舊傳天寶元年由盧氏縣令擢任 趙廣微兩書
無傳下同 韋幼成 李翊 敬譓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監察同 賀蘭進
明兩書無傳姓見張巡傳祿山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守臨淮又全唐詩傳云開元十六年進士餘與張巡傳同俱不言任郎
官 任瑗兩書無傳下同 楊宗 獨孤允再見 吳象之
崔同 李逢年 竇彥金 裴蔫 王佐
再見 李承義 趙慈 楊頎 崔漪再見 盧
象再見兩書無傳全唐詩傳由永州司戶起所起任 歸崇敬舊傳由潤州長史遷任 董晉三見
舊傳侍御史遷任 陸海兩書無傳 蔣將明再見舊傳未任 鄭昈兩書無傳 王
遂兩傳進鄭州刺史太府卿不言爲郎官 褚望兩書無傳 袁高再見詳前 崔
徽兩書無傳下同 李蕚 沈房 蕭遇 李崟
韓佾 裴佶再見新傳未任 李彝兩書無傳 夏侯審再見詳前

崔郱舊傳字處仁武城人貞元中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未任此官 仲子陵新書附儒學啖助傳蜀人舉賢良方正擢
太常博士三轉司門員外郎不言任此官 陳歸兩書無傳 劉伯芻兩傳迺子字素芝由右補闕遷任 李
藩再見舊傳由秘書郎遷任 馬宇兩書無傳 李絳再見舊傳元和中由翰林學士改任 陸
潤兩書無傳下同 張誼 李正辭 韓衢 吳士矩
再見詳前 元藇兩書無傳下同 裴𪄭 韋公素 白行簡兩書
附居易傳居易弟字知退貞元中進士第由左拾遺遷任 權璩再見詳前 韋曾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
力仁再見 崔同再見 裴識三見兩傳未任 王遇兩書無傳
蕭傑舊書附俶傳俶弟字豪士元和十二年進士第由侍御史遷任 張正謩兩書無傳 劉三復
新書附劉鄴傳鄴父會昌時擢刑部侍郎未任此官 頻從覽兩書無傳下同 王續再見 崔
渠 李權 劉潼再見新傳未任 張毅夫舊書附正甫傳登進士第任至戶部侍郎
未任此官 李當兩書無傳下同 胡德章再見 韓賓 裴諴
崔珦再見 蔣偕新書附父乂傳乂字由補闕轉主客郎中未任員外 宋球兩書
無傳下同 裴紳再見 張彥遠再見 韓乂 張道符再見
薛廷望再見 夏侯曈 皇甫燁 庾崇口 崔
鋋 高錫望 曹鄴再見兩書無傳全唐詩傳未任 韋岫再見新書未任
蘇蘊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延嗣 賈儋 蕭說 崔
衛 鄭蕘 李紃 盧自牧再見 裴顗 韋
承貽再見 趙龜
左司郎中唐六典尚書都省其屬有左司郎中一人右司郎中一人並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爲左
右承務咸亨元年復舊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其屬有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司郎中各一員左司郎中副左丞

所管諸司事省署鈔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闕則併行之新書略同

裴方彥 兩書無傳下同　段 機　劉翁勃 再見　王 儼 三見

李守約　李守一 再見新傳未任　崔行功 四見兩傳未任　崔承福 兩書無傳下同

李思順　侯味虛　張知泰 舊書附知謇傳通天中爲洛州司馬尋爲夏官地官侍郎未任此官

李守敬 兩書無傳　徐有功 再見舊傳則天時由除名庶人起任　房 昶 再見

兩書無傳下同　趙 誼　睦餘慶 新書附元方傳元方從父武后時由鳳閣舍人陞任　閻晉止

兩書無傳下同　夏侯崐　韋 珍　孔仲思 再見　馮思邕

唐 紹 再見新傳未任　魏奉古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 誠　竇從之

張敬輿　夏侯宣　韋叔昂　高 昇　鄭倩之

韋伯詳　劉彥回　韋元素 再見　楊慎餘 三見　韋 虛

舟 三見舊傳由司勳郎中任　張具瞻 兩書無傳下同　崔 頊 三見　陳 口

蕭晉用　楊 恂　鄭 口　裴 口　姚 口

裴 諝 舊傳代宗時由河東道租庸鹽鐵使擢任　林 琨 兩書無傳下同　韋 寂 再見

張齊明　蔣將明 三見兩傳恩給任　盧 惎 舊傳作甚字書無甚字疑甚誤惎由金州刺史召任

呂 頌 兩書無傳　李 巽 再見兩傳由兩省累任　奚 陟 再見兩傳由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郎未任此官碑于金部未見

睦 淳 兩書無傳下同　宇文邈　李元素 四見詳前

韋成季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苗 粲 三見　呂元膺 舊傳由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不云左司

劉遵古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審規　樊宗師 再見新傳未任

殷 合 兩書無傳下同　豆盧署 再見　獨孤朗 舊書附郁傳郁弟長慶中由漳州刺史入爲左司員外郎未任郎中

鄭 肅 再見詳前　趙元亮 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口口裕　鄭 居

中　李讓夷 舊傳大和三年由職方員外郎遷任　何 耽 兩書無傳下同　李師稷

崔復本　高少逸 三見舊傳長慶末由侍御史遷任　崔 璿 四見舊傳未任　鄭

亞 舊書附敬傳敬父子亞會昌中爲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未任此官　崔 騈 三見兩書無傳　崔 璵 三見

兩傳未任　薛廷口　路 綰 四見兩書無傳　韋 博 四見新傳未任　柳

口　裴 寅 再見兩傳未任　盧 耽 兩書無傳下同　口口之　李

蠙 三見　鄭彥宏 再見　鄭彥宏 三見　薛廷望 三見　李

緘 新書附抱玉傳抱玉從父弟抱眞之子官殿中侍御史未任此官　崔 瑑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 鐸 再見

李 口　李 晦 再見　李 繪　李 瞻　李

嶽 三見　崔 寓 三見　孫 徽 舊書附遜傳遜元孫進士第不言歷官　王 鐐

再見新傳未任　李 燭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元逸 四見　夏侯口

左司員外郎 唐六典左司員外郎一人右司員外郎一人並從六品上天后永昌元年置神龍元年省二年又置其職務與郎中分掌舊唐書職官志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副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焉新書略同

顧 琮 再見六典注永昌元年自侍御史除兩傳未任　侯味虛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唐奉一 再見

戴師倩 再見　宇文全志　元 紹　鄭從簡　桓彥

範 兩傳以門蔭補官由監察御史遷御史中丞不言任郎官　殷 祚 兩書無傳下同　楊元叔　韋

元口　李 乂 再見新傳未任　李行言 兩書無傳下同　張思義 再見

元懷景 六典注元懷景以洛州司戶遷疑即此元懷景兩書無傳　李 昺 三見新傳未任　魏奉古

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藏曜 當即藏耀再見　黃守禮　薛 晞　柳 渙

舊書附亨傳亨孫開元初爲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王 旭 舊書酷吏傳開元五年由衡州刺史遷左司郎中不言員外碑于員外亦未見

柳　澤再見舊傳未任　宋宣遠兩書無傳下同　張　涚再見　韋
一　張　均兩書附說傳均說子遷中書舍人歷兵部郎中未任此官　劉　昂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高
庭之　杜　損　班景倩五見兩傳未任　李朝隱兩書無傳下同　韋
洽　韋　恒再見新傳未任　張　倚兩書無傳下同　姜　昂三見
趙安貞再見新傳未任　楊仲昌三見新傳未任　李知止兩書無傳下同　張
震　畢　炕再見詳前　李成式再見兩書無傳　程　休再見新書未任　邴
順之兩書無傳　崔　渙舊傳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未任此官　李　審兩書無傳下同　任
瑗再見　孟匡朝　盧　揩兩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任戶部郎中未任此官　趙良
弼兩書無傳下同　韋有方　王　姚喬桐　盧虛舟再見
王　鎣五見　庾　準四見舊傳未任　成　賁兩書無傳下同　鄭
賓　李仲雲　崔　寬兩書附寧傳寬寧弟寧守成都不言爲郎官疑別一人　蔣　鍊
再見詳前　庾　何再見新傳詳前　王　譆兩書無傳　崔　造再見末秦中任　趙
匡新書附儒學啖助傳助門人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未任此官　房　說再見兩書無傳　姚南仲
舊傳由殿中侍御史遷任　鄭餘慶舊傳字居業榮陽人大曆中進士貞元初由殿中侍御史任　張　式舊書
附正甫傳正甫兄大曆中進士第不言歷官　盧　羣舊傳貞元中由侍御史累轉　盧　從兩書無傳下同
薛　貢　楊　憑舊傳字虛受宏農人舉進士由起居舍人遷任　韋成季三見兩書無傳
下同　李直方　李　藩三見舊傳由主客員外換任　韋彭壽兩書無傳下同
裴　汶再見　張正甫四見舊傳未任　韋　纁再見舊傳未任　李正辭
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韋審規再見　殷　台再見　崔　琯三見兩傳未任　獨
孤朗再見舊傳由漳州刺史任　李行脩兩書無傳下同　李宏慶再見　孔敏行

三見舊傳長慶中由起居郎任　宇文鼎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吳　思再見　李道樞
劉寬夫再見新傳未任　鄭居中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何　贍再見　姚　康
再見　劉端夫再見新傳未任　李　款三見新傳未任　裴夷直新書附張孝忠傳孝忠甥
官吏部員外郎進中書舍人未任此官　趙　柷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薛　夔再見　李行方
三見　封　敖再見舊傳會昌　蔣　伸新書附乂傳乂子字大直第進士由右補闕轉駕部郎中不言任此官
鄭　涑兩書無傳下同　柳　喜　李　當再見　裴　坦再見新傳未任
鄭　路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崔　巖　韋　旭　楊知溫　李
璲　崔　璩三見　皇甫燠　盧　緘再見　鄭　確
再見　盧　告再見新傳未任　崔錫言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　贖　盧
鉉　孫　瑝　崔　朗再見　鄭　繁再見　裴　瓚
李　琨新書附宗閔傳宗閔子琨擢進士不言歷官　劉承雍兩書無傳下同　盧　望　李
繪再見　杜眞符　鄭　綦　杜廷堅　唐　嶠
張　裕　裴　墠　鄭　珣　徐　緯再見　狄歸昌
趙　匡再見新傳未任　張　倚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　涚三見　元懷景再見
司封郎中前已見
崔寶德兩書無傳　韋　挺兩傳萬年人太宗在東宮自越嶲流所召任　元務眞兩書無傳
韋季武新書附湊傳湊祖叔諸兄貞觀中任　劉本立兩書無傳下同　榮九思　閻立
本兩書附立德傳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代立德爲工部尚書不言任郎官　蕭孝顗兩書無傳下同　□　恒
李崇□　楊思正　賈敦實兩書附循吏敦頤傳敦頤弟貞觀中爲饒陽令咸亨元年轉洛
州長史不言爲郎官　郭應字兩書無傳　韋萬石四見兩傳未任　蘇良嗣再見詳前　李

思口 口 壽 胡元範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盧 榍 劉 奇
新舊附政會傳政會次子長壽中爲天官侍郎未任此官 王美暢兩書無傳 李 嶠新傳進士第由長安尉授監察
御史累遷給事中未任此官 苗神福兩書無傳下同 張元一 趙 詡再見
趙宏敏 裴懷古再見舊傳由祠部員外郎轉任 田幹之再見 李 湛
新舊附多祚傳多祚子乂別有湛者義府子字興宗皆不言歷郎官此湛疑別一人 孟知禮兩書無傳下同 李 猷
崔元童 王 邱兩傳開元初由考功員外郎二遷紫微舍人不言任此官 慕容珣再見
口口從 鄭溫琦 朱 口 張 均再見新傳自太子通事舍人遷
韋 防三見兩傳未任 宋 詢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 系再見 徐
鍔再見 陳振露 李 禾 鄭 昭三見 劉光謙
楊元章 李 口 顏允口 張楚金兩書附道源傳舊作道源族子新作族孫
鄭貳進士累遷刑部侍郎未任此官 裴 徹兩書無傳 崔 浩再見詳前 林 琨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趙 昂 賁 林 王 圓 郭 口 王 縝
三見 韋 孚 李叔度 徐 岱舊傳字處仁嘉興人貞元初由水部郎中改任
盧 偘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蕭 遇再見 陳 京新傳進士第遷累太常博士德宗時自考功員
外再遷給事中未任此官 韋 丹新傳字文明萬年人順宗時新羅國君死以舍人拜此官往弔 崔 口
韋成季四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惟素三見 裴 度舊傳元和六年由司封員外郎轉任 錢
口 徐 晦舊傳由殿中侍御史爲尚書郎不言司封 張仲素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李
汭 薛存慶再見詳前 陳中師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殷休復再見 張 士
階 王申伯三見 王彥威三見新傳累擢任 蘇 景口 盧 載
兩書無傳 敬 昕新書附晦傳晦兄第進士爲河陽節度使不言任郎官 盧 商兩書無傳 楊 漢

公三見傳傳大和七年由戶部郎中遷任 裴乾貞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裴泰章 丁居口
張 迯 崔 鉉再見新傳未任 口 晦 張口口 李
口 裴 言 羅劭權三見兩書無傳 裴 寅三見兩傳未任 皇
甫口 鄭茂休再見舊傳未任 張復珪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張口符 王
崔口口 李昌嗣 崔 鄭口業
司封員外郎前已見
蕭 嵩兩書無傳下同 李壽德 竇孝鼎再見 李友益三見
崔餘慶兩書附敦禮傳官定襄都督府司馬累王兵部尚書未任此官 崔 璲兩書無傳下同 楊思
謙三見 王崇基 韋義元 柳言忠 李思遠再見
王德眞再見 路勵言 楊思止再見 李同福四見 陳
義方再見 獨孤道節 李範邱三見 郭侍舉 崔同業
杜易簡兩傳審言從兄咸亨中由殿中侍御史爲考功員外郎未任司封 郴行滿兩書無傳下同 崔
懸黎 司馬希象 裴思義三見 盧 揖再見 張詢古
再見 雲宏善 樂思誨 王遺恕三見 張同和 孫
元亨再見 盧光乘 朱前疑 張元一 沈介福
王仙齡 韋瓊之 于季子兩書無傳全唐詩傳咸亨中進士則天時任此官 徐
堅再見舊傳則天時修三教珠英成遷任 張彥超兩書無傳下同 楊 嶠 皇甫口瓊
岑 獻 韋 玢 韋 瑗 蕭元嘉 劉令植
高 豫 慕容珣三見 韓 休再見兩傳元宗時由補闕判任 鄭溫
琦再見兩書無傳下同 王執言 崔 琮 崔 翹再見 楊

徐峨 韋利涉 裴令臣 宋渾兩書附璟傳璟第三子歷諫議
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休訪使未任郎官 蕭諒兩書無傳下同 李知正 薛江童
蔣列舊書鎮傳有其名鎮父官尚書左丞不言任此官 郭納兩書無傳下同 裴士淹
再見 程休三見新傳未任 裴袞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閻伯璵 韋少
遊三見 元持再見 劉瑀之 韋元曾 李國鈞
李昂五見 邢□ 李□ 薛頎 元挹
再見 李洞清再見 □□卿 王翺 李浮 殷
高蔣 鎮舊傳天寶末由左拾遺遷任 崔 縱新書附元晞傳元晞曾孫渙子由藍田令官金
部員外郎未任此官 謝良輔兩書無傳下同 鄭南史再見 鄭 儋 鄭
元舊傳舉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未任此官 李 衆兩書無傳 韋 況舊書目標爲妄右子斌斌子況傳中不載
陸 震兩書無傳下同 封 亮 呂 溫再見舊傳元和二年由戶部員外郎轉任
李逢吉舊傳進士第累改侍御史爲工部員外郎元和四年拜祠部郎中轉右司未任此官 張正甫五見舊傳由吉部員外郎轉
裴 度舊傳元和六年由起居舍人遷 蕭□ 武 劉
蔣 防兩書無傳 楊汝士舊書附虞卿傳虞卿弟漢公從兄子由戶部員外遷職方郎中未任此官 柳
公權兩傳附公綽傳公綽弟字誠懸元和初進士由右拾遺侍書學士遷任 王 會再見兩書無傳 陳夷
行舊傳大和四年由起居郎轉任 崔復本兩書無傳下同 裴泰章再見 盧
韋 絢再見 魏 扶再見 崔 耽再見 馮 韜再見
錢知進再見 裴 寅四見兩傳未任 韓□ 鄭裔□
蔣 楊 嚴舊書附收傳收弟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咸通中與遷吏郎員外轉郎中未任此官 李
植四見兩書無傳 趙 隱三見舊傳未任 李 潭兩書無傳 高 湘舊書附鉞傳鉞

弟鍇之子進士第自員外郎知制誥不言官司封 崔 張讀□ 鄭 就三見兩書無傳下同
徐仁嗣再見 □□征 鄭 殷 鄭 穀新書附畋傳畋兼政權給
事中至侍郎不言任郎官
左司郎中前已見
□ 復 王遺怨四見兩書無傳 李元素五見詳前 韋□ 楊
□昭 王□ 李 迫兩書無傳下同 杜元志三見 高
名 王 韋 洽再見 王 儼四見 元大士再見
孫處約兩傳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擢中書舍人不言任郎官 王方慶再見詳前 賈大隱
新書附儒學張士衡傳公彥子儀鳳中爲太常博士不言爲郎官 □文偉 于 李 迥
兩書無傳下同 皇甫璡 □ 銳 郤 王光庭 王
邱再見兩傳未任 楊□ 裴敬□ 李彭年五見兩傳未任 □
袞 王□ 李□ 褚□□ 王 收兩書無傳
王仲□ 裴 均新書附行儉傳行儉元孫遷膳部郎中未任此官 李 褒兩書無傳 張
次宗新書附嘉貞傳嘉貞曾孫宏靖子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改國子博士遷考功員外郎未任此官 裴 王
鄭延休兩書無傳 馮 顓再見詳前 蘇 沖兩書無傳 趙
匡三見新傳未任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

吳郡張旭書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

府六官既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
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
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渟曜百辟
承寧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
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
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
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致天一之議伏奏爲
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
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揔載闕
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
署並時排金門轔華轂鸞蹌鳳蹌肩隨武接而不因
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
公愼餘於是合淸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口藍
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
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
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豈約從宜昭其儉
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口口自然成
表未識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
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
長史郎官壁記世無別本唯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

醇摹以寄余知學草必自眞入也董其昌帖跋
按郎官石刻有前記有後序有題名前記爲陳九
言撰張旭正書曝書亭集誤爲張旭撰書後序爲許孟容撰劉
寬夫隸書皆別勒于碑題名不著書人刻于石柱
記序立于都省廳壁題名石柱立于左右丞東廡
記序碑石久亡戲鴻堂帖但得舊搨前記重摹上
石董跋已云世無別本惟王奉常家有之則搨本
之存亦僅矣今所存題名祇左丞一柱搨亦不全
存者祇七面內多泐字計其姓名可見者凡三千
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
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內姓名再見者五百
四十七人三見者一百四十八四見者二十六人
五見者六人通共重見者七百十九人蓋一人兼
歷別司則前後複出亦有在本司再任而複載者
其姓名之在新舊兩唐書有傳者攷其歷官與碑
合否又參以唐書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詩小傳補
兩書所未備凡有可攷者得五百七十六人餘一
千六百廿四人則無攷矣大率兩傳語略多書其
人最後之官故碑載歷官往往不見於傳然亦有
傳載歷某郎而碑反不見者亦有傳載官某司而

碑反在別司者又有傳載官郎中而碑反在員外者諸如此類或皆傳有紀載之訛也今悉詳註於姓名之下無可攷者闕之所存搨本七面綜其官名若郎中員外全者曰吏部曰司封曰度支曰司勳曰倉部曰戶部曰金部曰左司若考功主客但有郎中而無員外若祠部但有員外而無郎中若司封左司郎中皆兩見參錯若此碑立于大中十二年所題姓名亦當終于是時溯其始則有在武德貞觀年者亦有起於高宗則天時者其各司所載人數多寡不齊其中最多者戶部員外有三百十二人郎中亦二百六十四人其次則吏部郎中員外俱二百餘人其餘率不過百餘人計自唐初以至大中立柱幾及二百四十年而各司姓名祗此可知當時亦未全載也據前記斷斷自開元廿九年始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今題名則開元以前皆已追書當由大中立柱之年追攷開元以前之有姓名可紀者裒集之故與前記之語不合所謂別是一碑者確矣攷諸司遷擢之制在京或由侍御史在外或由縣令或由掌書記內擢先員外而後郎中其由郎中升遷或給事中或中書舍人知制誥或外任刺史此遷轉之大凡也唐之設官以郎官爲清要一代名卿賢相未有不荐歷郎官者此所攷雖祗五百餘人而已可得其槩矣檢全唐詩有鄭谷者袁州人光啓三年擢第歷都官郎中嘗作中臺五題詩其一石柱郎謂此題名也詩云暴亂免遺折森羅賢達名末郎何所取叨繼外門榮自注云外祖在南宮七轉名曹鐫記皆在谷之爲都官郎中當在昭宗時距立柱已四十年其時正當四方兵戈俶擾之時而石柱無恙其都官鐫記皆在是其亡在唐以後矣今此碑著錄家不多見卽著錄者皆不加詳攷則但存其姓名殊無裨于考訂之用也玆編雖未能詳備然可以廣史傳所不載而稽其異同則亦未爲無補云前記雖不與石柱同列然爲題名之緣起因附錄其文陳九言兩書無傳張旭則兩傳但稱其善草書此記正書徑寸餘歐公稱其眞楷可愛而歷代名書記又言其小楷樂毅虞褚之流則其工書非沾沾一體者矣傳不言其歷官是無官位者故記但署其貫吳郡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七

湯華墓誌

石橫廣二尺一寸五分高一尺五寸四分二十三行字數十九或十七至二十一不等正書在鄞縣

唐故福州候官縣丞湯府君墓誌銘并序

鄉貢進士林珽述

湯有大德於天下戴之如日仰之如春其後也君諱華字知新曾祖備祖賓考嵒皆簪組相繼官烈當時頗有功於國以載於譜諜此略而不書公幼躭墳籍將欲振於時立大來之器以　晨昏是切仕不擇祿釋褐衡州叅軍珪璋美稱州縣良才記室之芳秩罷猶在再調授福州候官丞□惣臧□埸人不告勞征賦皆集□騶雉之化致象雷之聲謀而有方簡以莅事授亮而庶務皆央正色而羣吏瞻風公之器用未盡屢遠秩滿寓居南方以□風有殊癘癘所染沉痼旣搆天壽不退以大中十一年六月五日終于嶺中連江邑之客第春秋五十八道路巨慟風雲助悲先殣殯于竹林原夫人瑯琊郡王氏故衡陽縣明宰之女以禮節奉君子以慈和訓閨門感形影之未亡歎梧桐之半死望故鄉以泣血泛滄溟以護喪篷首逝波沒身徇義宗以不憚旋旋之□今古罕及男二人長曰宗鉉次曰宗鎬女五人咸箾匐□地哀號訴天以日月有時窀穸斯議以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歸葬于明州鄮縣龍山鄉江上里庚向之原禮也銘曰

徜与短兮胡可知　聖与賢兮莫能窺　器未展兮誠足悲　□□有限兮淚如絲　哭丹旐兮一冢靈　風九原兮滿松枝

按湯華兩唐書無傳誌不詳華之里居据後云歸葬于明州鄮縣則當是明州人也唐書地理志鄮縣開元二十六年以前屬越州以後新置明州鄮縣屬焉其官候官丞其卒在連江客第並福州屬邑誌云先殣殯于竹林原殣字見集韻音啐殘敗也與下文殯字不合疑爲權字之訛誌又云泛滄溟以護喪蓬首誌訛篷首逝波沒身徇義艱險不憚云云是浮海護喪而歸也又云葬于龍山鄉江上里庚向之原葬用某向是今堪輿家羅經之術始見于此

柱國告石刻

裘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

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
右可柱國
勅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栖梧等渙汗鴻恩必乘
其雷雨領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尒等列我盛朝累霑
霈澤各有勞効許其叙錄行慶策勲於是乎在可依前
件
咸通二年六月十一日
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
駕部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
奉　勅如右　到奉行
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
檢校司徒兼侍中使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
給事中渢
告將仕郎前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柱國范隋奉　勅
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吳亮
員外郎　令史楊瀜
書令史

咸通二年六月　日下
右六世祖所受懿宗告也先世文書自經喪亂十亡八九此書獨存於三百年干戈之後子孫保之當何如耶紹興三年八月朔裝褙于廣州官舍右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正國謹書
右子儀六世祖柱國告以其時考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爲鳳翔節度使也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鎭襄陽令狐綯使河中而兼侍中則未之者焉當俟博雅君子紹興己巳三月晦日潁川曾幾書
按唐書百官志官吏勲級凡十有二轉爲上柱國視正二品十有一轉爲柱國視從二品此告范隋以良鄉縣主簿而告曰可柱國不知其勞効居何等也勅首云水部郎中穆栖梧等當時同奉此勅而叙錄者不知凡若干人范隋特其一耳勅奉于咸通二年六月其時朝廷無事本紀不載有行慶策勲之特典不知勅所謂渙汗鴻恩必乘雷雨者果何事也告中列銜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曾幾云是白敏中以是官爲鳳翔節度使稽之宰相表及兩書白敏中傳皆同又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

平章事杜審權宰相表乃咸通元年九月所加而舊傳云懿宗卽位名拜吏部尚書新傳云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郞各不同王鐸爲駕部郎中知制誥兩傳同又檢校司徒兼侍中使曾幾云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鎭襄陽令狐綯使河中而兼侍中則未之考焉崔鉉傳宣宗時檢校司空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鎭未嘗檢校司徒兼侍中則非崔鉉明矣令狐綯舊傳大中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亦未嘗檢校司徒惟新傳云未幾檢校司徒爲河中節度徙宣武而未嘗兼侍中則非令狐綯亦明矣惟白敏中舊傳云懿宗卽位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新傳及表皆不云加侍中新傳云南蠻擾邊乃出爲鳳翔節度使兩傳叅攷則司徒兼侍中而出使者仍是白敏中也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曾幾云杜悰也但表及悰傳俱作左僕射與碑異

福田寺三門記

表本高廣行字皆不計行書在雩都縣

唐虔州雩都縣福田寺三門記

鄉貢進士楊知新述

夫立有爲之績卽無爲也始于毫髮旋彙成大因泛性起入法空海蕩蕩而稱焉莫曰搆梵刹貯像生口巍巍如星中月發輝晦悋且教西騰出鎭中國自姬垂代迄今聖朝頗口口紀經歷戩滌瑕緇更弥取鋘清流甚者黙奉禁儀如農夫之望歲洎乎　我上踐極鴻口西化天下熾焉且福田寺者梁天監年中之建號比雖暫墜前蹤今進后跡有洛山離塵禪口師之門人性常早傳師印致遠深旨目睹葷穀數异浮榮斗藪塵機得獲三昧寒灰毳褸不味馨羞善引三車昏徒盡悟發搠臺榭似箭從弦悟卽色而空達有作而無作於玆寺造長廊三十餘間又建弥勒院未經重序朱軒素壁周迴奪目布邑沸騰艾稚咸謌闔寺僧徒與檀越話議殿廊旣成三門未立誰能爲哉若弗斯人莅萬甲子同辭啓白師納來心頃刻之間千里早應車騎爭至緇納上服異器名珎將投起阜遂俾市材礎擇良工日縣其績可分二秋工人告畢峩峩然且門闢三道梵典彰然刼終如來以禦邪祲今飾殊常卽師之新意簷綴珠網籠鴈栱之聯飛瓦作翠鴛接淸風之迅翼丹楹刻桷藻暈閒

扉地鏤瑠璃四垂金鐸挂風箏而動韻㝠律呂與天籟
之齊音鳴鐸琤摐響震非非之想且德化遐分狀秋天
之朗人思仰睟豈異大鑒之化行夙夜讚揚聲走寰瀛
之外遂邑之信士追乎前積窅想歲更寒暑遷迭若弗
籍錄湮没其由今盡庀略使深於代厥有徒衆僧之佳
号及一境檀那師今咸列姓字於虹梁之上知新學劣
詞荒確乎不抜利之不利俟時而進有命爲文迺持筆
書之將刻於石咸通壬午之三年九月十有一日記
南嶽李少鴻書并篆兼鐫
前寺主僧會增
寺主僧從約
上座僧德贇
都維那僧惟貞
都勾當立碑僧惠圓

按雩都縣唐書地理志屬江南西道虔州南康郡福田寺今謂之明覺寺江西通志明覺寺在贛州府雩都縣西門外即福田舊在大昌村梁天監中建唐開元遷今所碑云天鑒建號鑒監通用也而開元遷今所碑未叙及碑云斗藪塵機斗藪與抖藪抖擻通用揚子方言東齊曰鋪頒猶秦晉言抖藪也郭璞注謂抖藪舉索物也集韻亦云抖擻舉索物也碑云僧之佳號及一境檀那師咸列姓字于虹梁之上此即後世題梁之所昉記作于咸通三年壬午然云咸通壬午之三年則倒置而冗矣

龍華寺窣堵波塔銘

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
二十二行行十八字正書在咸陽縣

窣堵波塔銘并序
布衣高墉述并書

夫性本聰敏執心謙沖推善讓人曾不自伐事鄉
鄉曲欽承理家道而家道篤睦者厥有周文王毛
裔國汭國祟之昆季也仁孝並舉義讓克修雖古高柴
田眞難可將比焉　祖立職轅門妙閑弓矢正直在已
匡救邦家吾　君賞其勲勞延及後嗣　父敬承先祀
相紹無差上令下從罔墜基緒書曰功加于時德垂後
裔斯之謂歟暇日昆季議曰　阿翁遺意保厥孫謀
衣食粗充心思上報既而上下協睦同望勝因乃召匠
選石施功琢削磨礱既就崇窣堵波是日功終立于營
所其地則北視橫山南鄰畢陌東西逾遠故号洪川意
望將此勝因資及　七代先靈并亡兄姊妹等願神
識不昧得覩眞容弥勒佛前親承　聖旨現存孫息

眷屬等福樂無窮壽等青山福同滄海願法界衆生普
霑此福乃爲銘曰
天雖高兮尺寸可知地雖原兮里數可期海水深兮毛
渧記之大地廣兮微塵无遺烏兎交兮四時有盡立窣
堵兮福布无涯

時咸通五年歲次甲申八月乙卯朔廿六日庚辰建
立

右窣堵波塔銘布衣高墉述并書案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寶塔諸經論中或作藪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圖皆譌略也正言窣覩波此譯云廟或云方墳此義翻也案元應以窣覩波爲正此又作堵鞞音元無定字也窣堵波與塔即非二物此題云窣堵波塔重複無當盖唐人不知梵義者爲之耳予嘗謂古無塔字唯葛洪字苑有之云佛堂也音它合反見一切經音義搨元應所述諸文斗也兜也帝也覩也皆與荅聲相近釋教初入中國塔婆字本當爲荅後人增加土旁而稚川承之其音爲他合切者又即偷婆之轉聲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云周文王毛公苗裔通志氏族略毛氏周文王之子毛伯明之後封世爲周卿士食采于毛子孫因以爲氏又云漢有毛公治詩趙人也此碑所稱毛公即謂毛伯明泛言公耳碑叙國汭國崇之祖父不著其諱祖立職轅門立職當是列職妙閑弓矢是武職也而不詳何官云父敬承先祀相紹無差是無官者矣碑云其地則北視橫山南瞻畢陌太平寰宇記畢原亦謂之畢陌長安志畢原在咸陽縣北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陌元和郡縣志畢原無山川陂湖亦謂之畢陌陝西通志咸陽縣寺觀無龍華寺所謂窣堵波者已無攷矣碑云福樂無窮福樂二字剏見下云壽等青山福同滄海亦後世善頌之詞所昉也銘云毛渧記之毛渧二字見地藏經云一毛一渧一塵一沙盖毛同毫渧同滴也

後魏昌黎馮王新廟碑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五分二十四行行三十二字正書額題後魏昌黎馮王新廟碑九字篆書在偃師縣西三十里舖北

後魏洛州刺史侍中兼太師昌黎馮王新廟碑
十二代孫鄉貢進士纂德述
弟進士纂度篆額

弟進士馮錫書
王諱熙字晉國冀州長樂人也伯祖諱跋建國北燕傳
位於昭成皇帝諱馮卽　王之烈祖也魏太武帝滅
北燕徙其家屬於代　王以帝者子孫遂交婚於魏
室魏文成帝納　王妹爲后卽文明太后是也
王尙博陵長公主以敦愼博愛歷事三朝累拜冠軍將
軍侍中中書監太傅太師之任進爵昌黎王及魏孝文
帝卽位前後取　王三女其二爲后一爲昭儀文明
太后臨朝　王以師傅之重寵極禁臺內不自安求
外任爲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經永嘉大亂之
後宮寺毀廢　王爲政仁恕而酷信釋教凡出俸祿
於諸州鎭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今之廟地舊建北
邙寺乃其一也今佛圖基址尙存其寺碑文中書侍郎
賈元壽所製孝文每登寺讀碑佳歎不已後徵歸代遇
疾而薨屬遷居洛京遂詔有司爲辦喪事公主先薨命
開其墓倂二柩俱向伊洛皇太子赴代迎弔將葬贈假
黃鉞侍中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
屋左纛備九錫前後羽葆鼓吹有司奏謚曰武孝文爲
撰誌銘縗服親臨墓所以前魏書備載其事但不言封
樹之處及廟立之由墓與廟當不相遠也其廟豈州八
思　王之德衆所建乎不然寺沙門所置也至今爲
洛北之望祀年代寖遠雖牲牢日享而室壁陊頹大中
六年六月洛之豪族孟州長史焦宗美特捨家財大新
厥宇兵衛儼列廟貌益崇愚別墅寄溫谷川東走十里
直　王之廟每見遠近里社坎鼓歌管以趍之及問
　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傳乃乘暇謁拜碑版堙滅
莫議何從遐尋家諜考於魏史是知卽愚之　十二
代祖也伏念甘棠勿翦郤德實思若非績化深洽民心
卽何能五百年之後而血祀不絶乎恐盛烈沉翳無復
彰明不敢多文遂斵石重紀
大唐咸通八年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九日甲辰刻
十二代孫馮規　馮兕　馮範　馮質　馮靜并
前八人同建立
孫璋鐫

按廟碑爲馮熙十二代孫元德等八人斵石重紀以
好事者搨摹不及石幸得完好其文序列馮熙事跡
並依魏書然攷熙本傳熙長樂信都人今碑則云冀
州長樂人元德所述蓋以唐地里爲據非其實也又
碑言洛陽經永嘉大亂之後宮寺毀廢質之傳文洛
陽雖經破亂而舊三[illegible]

相繼爲州廢毁分用大至頹落則石經敗沒熙實爲首倡而碑惟以永嘉之亂歸於兵火焚棄嗚呼此豈足以葢厥愆與傳載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碑反言爲政七恕其過爲曲諱尤不可掩者余故備著之以見子孫溢美之詞非其實也（偃師金石遺文記）

右碑大略云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傳碑板埋滅莫識何從退尋家牒攷於魏史知卽愚之十二代祖是則神之名字本無可攷特出於元德輩之傅會耳熙以外戚貴盛本無才能其在洛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号爲貪縱營搭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此其爲政豈有功德及人而能廟食百世者馮君之名不傳後代要當疑而闕之若執此誣妄之詞以爲左證非勸善之義矣碑末題十一月壬子九日甲辰尤爲舛謬若壬子爲月朔日則九日是庚申非甲辰若甲辰是月之九日則朔日當是丙申且壬子在甲辰之後不應倒置若此攷溫公通鑑目錄推是歲十一月果是丙申朔可據以正碑之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偃師縣志有寺有廟皆稱馮王寺在北邙山洛陽伽藍記北邙山上有馮王寺北史馮熙傳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云云今碑亦有此語碑又云今之廟地舊建北邙寺是北邙寺乃馮熙所建佛圖精舍七十二處之一而其後乃建馮王廟也縣志云廟在縣之義井舖俗曰馬王廟卽北魏平等寺也寺重修于北齊太宰馮翊王高潤土人誤稱馮翊爲馮異遂呼爲馮王廟又去兩點考曰馬王廟是馬王爲馮王之訛而此馮王是指馮翊與馮熙之稱馮王者別且廟是平等寺基與馮熙建北邙寺基者又別碑云熙卒孝文爲撰誌銘魏書備載其事但不言封樹之處及廟立之由墓與廟當不相遠也稽之偃師縣志載馮熙墓在縣西三十里舊志在鳳凰山上劉家坡保內今有碑人以爲馮異非也熙三世后戚以功封昌黎王爲洛州刺史有功德于民故廟祀之是馮王廟在馮熙墓前墓在鳳凰山與邙山相近此廟正卽北芒寺基與平等寺之馮王廟誤以馮翊爲馮異者別據志語則偃師人不獨誤以馮翊之馮王爲馮異且誤以馮熙墓亦爲馮異矣碑云王諱熙字晉國（北史傳同魏書作晉）

昌冀州長樂人魏書北史傳皆作長樂信都人葢冀州在漢爲信都國在魏晉爲長樂國後魏齊周皆爲冀州長樂郡治信都縣故冀州長樂與長樂信都異而同也唐書地理志但有冀州信都郡信都縣之名而無長樂偃師金石遺文記謂爲元德所述以唐地理爲據者亦未然也碑所叙熙事大都本之魏書北史故語多與兩傳合碑云愚別墅寄温谷川東走十里直王之廟檢偃師縣志山川卷內無温谷川之名惟有鄩水一名鄩谷水在縣東北十一里一曰温泉活地志温泉卽鄩谿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明一統志鄩谿其源有二俱在邙山之麓似卽碑所謂温谷川也碑書臺作臺別體字其自稱曰愚亦始見于此末云歲次丁亥十一月壬子九日甲辰據碑壬子無朔字則壬子非朔也唐碑曾有書月建而不書朔者丁亥歲十一月是建壬子也

劉遵禮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九寸二分四十行行四十字正書
盖題唐故彭城劉公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內庄宅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劉公墓誌銘并序

翰林承　旨學士將仕郎守尚書戶部侍郎知　制誥賜紫金魚袋劉瞻撰

中散大夫前左金吾衛長史兼監察御史崔鍇書并篆葢

公諱遵禮字會卿帝堯垂裔實分受姓之初隆漢敦興更表昌宗之盛靈源弥遠瑞慶斯長史不絕書代稱其德　曾祖諱英皇任游擊將軍守左武衛翊府中郎將韜鈐奥術倜儻奇材運阨當年位不及量傳伯有後累生　英賢烈祖諱宏規皇任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特進行左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沛國公佐佑　累朝出入貴仕文經武略茂績嘉庸誓著山河勳銘金石　訓傳令嗣慶集　德門卽今　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致仕徐國公名行深也公卽　開府第五子穎悟於齠齓温克於童蒙孝敬自稟於生知忠恪允符於夙習爰當妙齒郎履宦途以寶曆二年入仕重位要權爭用爲寮寀資鴻漸之勢俟麟角之成雍容令圖遜讓美秩開成五年方賜綠授將仕郎掖庭局宮教博士充宣徽庫家地密務殷遴清材稱辜止有裕階資漸登會昌元年授登仕郎

四年授承務郎常在　禁闈日奉　宸扆皆貴游之
子弟爲顯仕之梯媒淸切無倫親近少比特加命服仍
領太醫六年賜服銀朱加供奉官轉徵仕郎内僕局令
充監豎官院使親承　顧問莫厚於宣徽榮耀服章無
加於紫綬其年六月授宣義郎改充宣徽北院使十一
月賜紫金魚袋階秩表仕進之績爵邑列　恩寵之
榮旣屬上材因降　優命大中二年授朝散大夫彭城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審侍右遷樞軸備選邊防經制
才略所先公論咸推　帝命惟允五年改充宣徽
南院使尋兼充京西京北制置堡戍使壇場設備今古
重難俾無犇突之虞用致煙塵之息凡所更作大叶機
宜與能疇勞換職進秩其年使迴改大盈庫使旋授宮
闈局令夫良弓勁矢武衛戎裝器号魚文名掩繁弱帑
藏之貯　進御是須多資峻嚴以綰要重七年改内弓
箭庫使又以上田甲第職夥更繁　禁省之中号爲難
理苟非利刃寧愙劇權八年改内莊宅使出護戎機實
爲重寄受歷試之恣膺貞律之求爰以周通遂俞推擇
九年改兗海監軍使共綏武旅旁協師臣儻非其材亦
罕濟用雅聞懿績更莅雄藩十二年改鄆州監軍使出
入之宜勞逸是繫履蹤之美重沓爲優十三年赴　闕

明年授營幕使其年再領弓箭庫使咸通元年十二月
轉掖庭令雲螭注産驥子龍孫當星馳電逸之場列中
皂内閑之藉寶鞭玉勒足蹀首驤繫於伯樂之知懸在
伏波之式鑒精事重匪易其人三年遂授内飛龍使休
聲益暢　　睿渥弥敷進於崇班示以懋賞四年授
内侍省内侍地控西陲任當戎事思得妙略冀絶邊虞
五年改邠寧監軍外展殊勳内鈌要務人思舊政
主洽新恩七年復拜内莊宅使　顧遇益隆兢謹愈
至將申大用先　命崇階八年授銀青光祿大夫嗚呼
得君逢時材長數促性命之際賢哲莫窮咸通九年孟
夏遘疾　優旨許歸就毉藥鍼砭無及湯劑徒施莫逢
西域之靈香還歎東流之逝水以其年六月十四日薨
於來庭里私第享年五十三八月五日　詔贈左監門
衛大將軍竊惟　開府以仁誼承　家用忠貞事
主德齊嵩華量廣滄溟便蕃顯榮洊隘功業掌鈞軸則
弥縫　大政綰戎務則訓齊全師勤以奉公寬而濟衆
書于史冊播在　朝庭故得朱紫盈門輝光滿目　公
之仲季時少比倫並以出入之材各奉趍庭之訓優秩
佳職後弟前兄而　公不享遐齡豈神之孤衆望也是
以　開府悽惜歎極悲懷　夫人咸陽縣君田氏四

德咸孫六姻共仰婦道克順母儀聿修有子四人長曰
重易給事郎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重允宣徽庫家登
仕郎內侍省奚官局丞又其次曰重益曰重則並巳賜
緑皆以孝愛由己明敏居心在公處私克守　訓範以
似以積家肥國華今則喪過乎哀假焉在疚宅兆既卜
日月有時十一月八日銜哀奉　喪窆于萬年縣崇義
鄉滻川西原禮也佳城未闕　昭代長違生也有涯
前距百齡纔及半死如可作後游九原當與歸瞻叨職
內廷特承　宗顧刊刻期於不朽敘述固以無私銘
曰
積德之孫　大勳之嗣　允文允武　有材有位　既
遇　明時　將膺　寵寄　樞機之任　咫尺而至
命不副才　期而奄逝　崇崇德門　侁侁令子　垂
裕後昆　流千萬祀
鐫玉冊官邵建初刻
誌近出土完具無缺劉君諱遵禮字魯卿自筮仕至
終沒皆兼使職撰文者劉瞻新唐書有傳云劉瑑執
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
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宰相世系表作咸通十年 今誌瞻題銜翰林學士承旨守尙書戶
部侍郎與世系表合而守尙書戶部侍郎傳未之及
得此則詳略足備也書方勁似柳誠懸 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開成五年方賜緑六年賜服銀朱重益重
則並巳賜緑唐書車服志唐初服色之制一命以
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緑五命以紫腰帶
之制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六品
七品服用緑飾以銀文獻通考引畢仲衍中書備
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紫緋緑各從本服所謂紫
緋緑卽後來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唐制衣服
之色可攷者祗此碑稱賜緑大約是賜四命之緑
而云銀朱者似卽前李輔光朱孝誠等碑所謂朱
紱銀章之賜其等蓋亞於金紫銀青者也然銀朱
二字連用刱見此碑

曲阜文宣王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五分廣三尺七分二十六行行四十四字額題新修廟記四字並正書在曲阜孔廟

新修曲阜縣　文宣王廟記

攝鄆曹濮等州觀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　夫子三十九代孫
魯國公節鎭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
桴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詠道巳淸矣政巳成矣於是

瞻故鄉以俳佪想　廟皃而怊悵乃謂僚佐曰伊
予　聖祖寔爲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德教方隆
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構　靈祠粤自　國朝屢加崇
飾文榱繡桷雖畱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摧之勢
故老動凄凉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忝鎮東平幸迩
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旣而飛章　上陳請以
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加新浹旬之間其功乃
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
　晬容穆若更表温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
還疑夢奠之時素壁□標宛是藏書之後槐影疎而市
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剌草
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清風再起旣可以傳芳
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
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丘
壠已平子孫縱存而蒸嘗悉絶　夫子無尺寸之
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强梁者莫不欽
崇生有厄於棲遲歿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
存道德相承禋祀不絶則　夫子之道旣可章於
積善　魯公之德寔無愧於聿修防目覩　靈蹤躬
尋　盛績仰　聖姿而如在歎　休烈而難名承
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請修兗州曲阜縣文宣王廟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
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寵闡文明遵尚祀
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
廟卽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
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
仞之牆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
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肸蠁俎豆之設
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領
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
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賫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
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獲遂幽
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
　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　牒鄆曹濮觀察使
牒奉　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飾丘
門以黌教牆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
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嘉奬餘宜依仍付所司牒

至準　　勑故牒
咸通十年九月廿八日牒
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建

碑側
咸通十年九月十四日鄆州勾當重修廟院同散將
畢叔建
四十六代孫宗亮舊名淘　宗翰俱策進士第嘗奠謁
祖聖謹志其時皇祐五年六月日宗翰題
温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宜蒙嘉
奬矣碑賈防撰文聊略未稱書者無名氏而亦有顔
清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札石墨鐫華
案孔温裕奏請修廟事在咸通十年九月廿八日勅
牒准行至十一年三月始建此碑兩側先有咸通十
年九月畢叔題名何邪温裕坿舊唐書父戣傳位京
兆天平軍節度使又見孔紓墓誌載父温裕節制天
平軍徵拜司戎貳卿今碑述温裕自云忝鎭東平唐
書地里志鄆州貞元四年曰東平大和四年曰天平
史就現名書之徵其實碑以舊名書之存其跡義皆
可通也碑側四十六代孫宗亮宗翰題名宗翰乃道
輔之次子宋史坿道輔傳但云登進士第以此碑攷
之當是皇祐五年也山左金石志
按新唐書孔温裕傳大中四年官補闕時党項爲
邊患發兵討之連歲無功温裕上疏切諫帝怒貶
柳州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
等州觀察使傳不載其爵魯國公碑不詳其官尚
書左丞皆可取以互證也碑側四十六代孫宗亮
宗翰題名宋史附道輔傳稱宗翰登第後知仙源
縣爲治有條理今碑不言知縣事殆題碑之時猶
未到官也宗亮先以慶歷五年知仙源縣事八年
孔彥輔代之皆碑所未詳及者碑云槐影疎而市
晩杏枝暗而壇孤唐宋諸碑從未有及槐杏者惟
見此碑今曲阜孔廟詩禮堂庭中有唐槐一本枯
槎一片庋木架之槐之右有大杏樹一本二樹皆
可千年物或即碑所云也奏狀云金石之音靡聞
於聆蠁碑借作聆響牒勅云飾郰門以宏教葢即
孔門此二字已見大泉寺新三門記此勅亦云然
當時習用之語也

孔紓墓誌
石高廣皆三尺二寸六分三十九行行四十字正書在滎澤縣

唐故左拾遺魯國孔府君墓誌銘并序

鎮海軍節度掌書記將仕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
緋魚袋鄭仁表撰并書
咸通十五年三月　侍講學士右僕射太常孔公
以疾辭　內署職其元子左拾遺養疾亦病逾二旬
太常公疾少間　拾遺疾亦間又旬日
太常公薨　拾遺哭無時後七十六日亦終嗚
呼求諸古未聞也仁表與　拾遺同歲爲東府鄉
薦桀第不中等再罷去明年偕宴於東堂宴之日
博陵崔公蕘出紫微直覲風甘棠下表爲支使敎芸
閣書　拾遺始及第乞假拜慶新進士得意歸去
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闕試不悉集貢曹久未畢公事
皷地遠迨二千里倒不給告時　僕射太常公節
制天平軍以是勤不得請　拾遺曰人之多言必
以我爲宴安詑春不宴年少乘喜氣赤春頭竟不對狎
客持一盃酒人以爲難闕試日都堂中揖别同年徑出
靑門外經所爲從事州入院判案十日東去府適罷賢
諸侯爭走羔鴈馳弓旌竟不能致　徵爲渭南尉直（諱）
文館久之會大學士出將 去聲 竟不就　僕射太
常公罷鎮居洛中　拾遺伏安　定省不嘗言仕
宦旋以萬年尉復帖文職無西笑意　僕射徵拜

司戎貳卿　拾遺[illegible]侍行乃赴職越一月今許
昌太傅相國襄陽公爲河中奏署觀察判官假監察御
史故事赤尉從相府得朱紱殿中　公昆仲間有
未至者求裏行官不改服色人人美譚之俄轉節度判
官從知之道皎然明白和而不柔守而通內盡匡補而
外若不知　相君待之異禮俄拜左拾遺內供奉嗚
呼正於是何也春秋始卌三矣惜哉　公至性自生
知雖欲全其禮傳於後開强忍抑不能俯就始得疾不
言於人因晡哭若絶左右始知有病　旬甚矣　旬卧至室
中不復進饘餌疾益亟方背歸常所居舍悉名骨肉迨
僕使唯言　僕射公葬時事指揮制度必以古禮
戒諭約束委曲備悉左右皆泣　公曰吾平生無
纖小不是事天報我甚厚使亟得歸　侍地下尔盡
質而返以泣耶吾自遂性不能無傷生全大孝送終設
祀宜益儉削無以金鈿纖華爲殉無以不時之服爲殮
吾幼苦學尤嗜左氏傳所習本多自讎理宜置吾左右
友人鄭休範多知我所執守相視若親弟兄我亦常以
所爲悉道之請以誌我彼不能文必盡其實言竟撫弟
妹若將千百里爲别者視妻子若將一兩夕不面者而
怡然其容如有失而復得已而終嗚呼其喜歸　侍

乎　公謝世之月餘日前與二季處閨室中忽援毫書
廿八字於室内東扆之上若隱語而加韻焉曰許下無
言棄少年震而不雨月當弦風濤㶇逆艅艎沒從此無
舟濟大川礽玉季載孝其義莫究指歸既痡絕手足若
洗然而悟曰許無言是午字今歲在午也震不雨是辰
字其哀瘵至甚移歸院就醫是辰日及　奄然之日驗
於宮曆是上弦日又應月當弦之讖也呼似有所潛受
於冥昧間何懸知之若是也憶於洛陽里第始相與定
交　公曰何以契我余曰死患難先祿位託孤寄
命同休共戚此義交也見善相勉也見利相違也言之
而必行守之而必固一旦離此則攻而絕之使處世爲
匪人殁身無怨言斯益友也余將與吾子契之自是過
必相攻善必相激相成如恐失相畏若臨敵雖朝夕共
行止人不以爲朋比亦君子之能賢善誘也嗚呼
公之文之學之精明道行如霤聲日光無耳目者則
不知也　公之訃始聞人人如有亡碩生鉅賢心
死氣脫道之不行也天何心焉　公諱紓字持卿
魯司寇四十代孫繼繼承承世濟不墜間生保出
磊落相望　曾祖岑父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贈
司空　祖戣皇任禮部尚書致仕贈司徒　父溫
裕皇任撿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充翰林　侍講學士冊
贈司空　皇妣河東薛氏族大而顯先　司
空公廿八年卽世　公娶京北韋氏山東清甲家
也有二子男曰鐵婢始十歲甚肖似憶與　公約
生子命名必如兄弟愚之子曰後魯他日鐵婢當以還
魯字之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之教必闕於道儒
釋釋固無嗣　皇家　公家道儒之餘慶也
公又賢而無祿其後益大以昌女少於男銘曰
嗟嗟　夫君　嗟嗟　夫君　孔聖遺蘗　顏
回後身　高高者天　幽幽者神　幽幽不見
高高不聞　不見不聞　又何足以云云

右左拾遺孔紓墓誌紓曾祖岑父贈司空祖戣贈司
徒父溫裕檢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充翰林侍講學士
贈司空皆史所未載紓字持卿而宰相世系表作特
卿刻本之訛也紓嘗爲左拾遺有子小字鐵婢表亦
不載紓未沒前月餘書二十八字於東扆上若隱語
者唐人小說未有及此事者僖宗以咸通十四年七
月卽位至明年十一月始改元乾符故咸通得有十
五年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中出將下傍注去華二字金石未有其例又云公

誠世忽畏毫書廿八字其事甚奇異紓爲左拾遺而稱公孔融稱康成爲鄭公漢書亦多稱人爲公是相重之詞近人作碑志執非三公不得公之論嫌其太拘也韓愈撰有王議大夫尚書左丞孔戣墓志銘云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是紓數世皆葬于此撰人鄭仁表滎陽人有贈妓僊哥及洛眞詩又有經過滄浪峽長亭走筆題句俱見全唐詩

中州金石記

誌爲鄭仁表撰書仁表附舊唐書鄭肅傳云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隲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以此誌推之尚帶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及誌後叙孔紓囑友人鄭休範爲誌休範卽仁表字也史並缺書誌載仁表自叙與孔君同歲爲東府鄉薦策第不中等罷去明年宴于口堂宴之日博陵崔公蕘出紫薇直觀風甘棠下蕘本傳拜中書舍人後出爲陝州觀察使卽記云觀風甘棠下也又叙新進士得意歸去多不伏拘束假限往往闕試不恭集貢曹久未畢公事故地遠迨一千里例不給口假唐摭言載唐一代進士之制未錄及此也又載故事赤尉從相府得未穀殿中此縣尉得侍御史之由史志並缺錄誌內出將句旁注去聲始知有病旁注句字甚矣旁注句字皆金石例所無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撰書者鄭仁表書諸不列其名兩唐書皆附見鄭肅傳肅之次子新傳稱其累擢起居郎舊傳稱其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隲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誌結銜云鎭海軍節度掌書記將仕郎殿中侍御史百官志起居郎從六品上節度使掌書記一人未詳品數將仕郎從九品下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蓋仁表撰誌之年階從九品下官從七品下而充掌書記其入爲起居郎則升勝從六品上矣舊書杜審權傳咸通十一年制授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趙隲附見趙隱傳隱弟隲咸通七年拜禮部侍郎御史中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等使皆在咸通十一年以前之事至誌所結銜爲兩傳所不書鎭海軍節度掌書記不詳爲何人所辟方鎭表鎭海軍隸浙江西道始置于元和二年其後屢經廢置至咸通十一年廢而復置仁表之掌書記在鎭海軍初復之時益由河中而遷也据宰相表十五年二月癸丑趙隱檢校兵部尚書鎭

海軍節度使仁表當爲趙隱所辟矣仁表字休範
兩傳不書而全唐詩有之孔紓則兩書皆無傳誌
云公娶京兆韋氏山東淸甲家也淸甲二字未詳
紓只一子鐵婢而云二子者女亦爲子也此誌撰
者自稱或余或愚不一蓋漸有不署其名者矣

魏公先廟碑

碑上下殘缺現存者高五尺五寸五分廣四尺三寸六分三十六行字數無考正書

上缺判戶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魏公先廟碑銘并序
上缺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
璵譔
上缺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柳公權書并
篆額
上缺特進侍中贈太尉鄭國文貞公魏氏在貞□立家
廟于長安昌樂里後二百卅五年有來□□缺歲既協
于　帝道化光沿前此　詔贈先□□□侍御史□
君爲吏部侍郎先夫人南陽□□□缺姓曰吾惟聖訓
祭器不假宗廟爲先今吾□□德懃前人而□位卿相
歲時尙祭寢埶然崇祀□□缺廟而新之則流光歸
列祖雖然吾非違禮必稽于有司□□太常順考禮令
酌損前文□勳勞□□缺考公於是疇端虛中列上威
疢既獲　俞命□□□□□□□□書練時日□工興
事陶甄築□堅□□缺物宿設助祭夜鼓四通公祗祓
夙興纓冠鳴玉入進于位賓視就□視史贊導虔奉
祖考鄭公□□□□缺部府君諱馮□神主第升于室
室上□□以　祖考妣鄭國夫人□東裴氏皇考妣河
東裴氏王考妣□□缺□之事既成而退他日使門吏
左補闕鄭愚□謂璵曰其滌慮虔思□教以移忠竭忠
以致位因位以□□□缺詳求能敵子之重託者宜莫
如子璵聞命震悚卽走相君之門固辭不獲歸次其廿
胄德行官業垂承烈休□缺文侯皆師聖門人而不好
古樂故風頹而不得□五伯至無忌不□□而封信陵
與齊趙楚公子相矜奮□□缺泒緒滋廣因自别爲西
祖曁諸戎盜華晉鼎湊□□□□遷廿仕□□顯丘四
廿之孫曰釗樹勲捍難爲□□缺懷忠亂朝直封諠政
侵轢姦倖不容於時出長屯留□無愠色或有□詞致
諸者方激發憤叱志氣横厲□□缺屬時濁昬勔勳西
東懷奇含耀濡足□晦竟逢　大晨勛　日□□
龍攄鳳鳴爲祥輔昌□　我缺□見國書爲臣
克配於　國享爲祖不遷於家祀雖童子婦人亦□□
□□□□□□□府君諱□璇祗訓缺□濬於廿次爲

顯考以　相國位猶滯於三品室未備數尙□孝思司
業□潁州府君是爲第□室 缺 □之跡□□□□□宜
執歸第三室河西府君天資忛□抱器卓邁□無不通
而以先德賓嘗□□□□□□ 缺 司成師儒道光教
源益□□□□殘躪狠藉牛空於穡耕無以力乃用古
□□□□犂作爲區□歲大有□稱秉□□ 缺 積慮洽
閭業履無忝命塞不□□□蔽罪無頗邑長獲中剛中
特操前無□□□□是舉出爲□□犄氏令八咸爲□
缺 於時爲邑南陽當希烈猖獗之餘邑□□機難□□
中□□立德無方而□□□□蘊之華藻當時賢□遴
聽風□□ 缺 長有爲中貴人干政者蓮言交肆
□□□□　名拜大理司直□□□小大時當性
不苟合□□當官□ 缺 四室郎吏部府君渾粹秀發識
洞元□□□□□□□北四廿無□□□沒
振謂天道□□　相□來之□ 缺 遷始以大理評事兼
監察換殿中侍 缺 鄭公忘勞大伐爲 缺 可朝聞夕拜疏
視□ 缺 文宗益欲寘於側郎□ 缺 終始一德命求昆裔
朞肖前人以 缺 上書草充溢囊篋使好事者得之皆 缺
索將勇□整易干城之不材者蚤 缺 故會昌中權倖惡
忌擠之外郡閒□ 缺 材以成之厥後綿歷祀纂爲他人

□□ 缺 征兼領邛憲閒歲進階公台仍專 缺 中被褒朝
天又嘗故嗣奉時□□□ 缺 之舊宅永與里肇卜貞
觀 缺 犄犄後爲右補闕至公恭守□ 缺 □爰操璧□
皇□廓端□□ 缺 銘石於麗牲其烝夷之志歟 缺
□居第奉祠不敢□爲袞職舊官□ 缺 孔昭慶緒益
遙入貿彧替 缺 □綏報錫□□□□□考私□□報 缺
魏還祖居旌直　恩賻 缺
缺 □躅躬潔祼羞俎折 缺
缺 □□□□□
缺 □□□□□　□陵□□
缺 □□□□□□□□
缺 □猶在□□言之□□□
缺 右史入　侍未嘗不□之
缺 □□□□□□□□
缺 征籍是圖□□□府大體
缺 □
缺 □雜忠與孝可謂大備
右碑石裂爲五其四石可次序末十行文不接續故
附于後王濤記
按此碑殘缺標題但存判戶部事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魏公先廟碑考其文則鄭國公魏徵之廟而
判戶部事不知何人唐書宰相世系表徵之子孫
中未有判戶部事者兩唐書徵之後惟五世孫謩
相宣宗傳甚詳而其子亦不言判戶部事然魏公
先廟始建爲祀鄭公而重修則爲祀謩碑云鄭國
文貞公魏氏在貞觀立家廟於長安昌樂里檢長
安志昌樂坊在京城朱雀街東第二街有太子太
師鄭國魏徵家廟大中中來孫謩爲相再新舊廟
以元成爲封祖元成者鄭公之字也則似廟爲謩
所重修謩之新廟在大中中則碑亦當立于大中
年然以碑文證之文云貞觀立家廟後二百卌五
年又云顯考相國位猶滯于三品室未備數顯考
相國卽謂謩也謩官平章事在大中十年其卒在
十二年廟之始建不知在貞觀何年据鄭公卒于
貞觀十六年卽以是年爲始至二百卌五年爲僖
宗乾符三年則長安志以爲大中中新廟者未覈
也碑文撰者崔璵結銜存博陵縣開國子璵傳載
封博陵子在大中七年碑書鄭公爲祖考其下云
皇考妣王考妣玩其文稱祖考妣者始封之祖也
皇考妣者曾祖考妣也王考妣者祖考妣也其後
所叙世次頗詳而文多缺泐不得見其全矣碑不
能確定其歲月姑附咸通之末

謁昇仙太子廟詩刻

石橫廣二尺九寸六分高二尺廿五行行十七字正書在偃師縣南緱山下仙君觀

謁昇仙太子廟

在昔靈王子吹笙遡泬寥六宮攀不住三島耳相招亡
國原陵古賓天歲月遙無蹤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
龍虵拱雲樓彩翠銷露壇裝琬笈真像寫松喬珠館靑
童戛琳宮阿母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
瑟秦郎白管簫西城邀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鶣金洞
天台嘯石橋曉花珠弄蘂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
元寶籙饒霧垂鵶翅髮氷束虎章腰鶴馭爭衘箭龍妃
各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滿人間葉
自凋望臺悲漢戾閱水笑梁昭古殿香殘灺荒堦柳長
條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亘天漢伊瀾入海潮
何由得眞訣使我珮環飄

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閑居伊洛常好娛遊春
夏之交獨登嵩少路由緱嶺謁　昇仙太子廟雲
霞之志於斯浩然遂搆詩一章用申凝慕今者謬塵
樞務已及四年忽覩　咸庶大夫奏陵請以

醴元廟李尊師配住賓天觀則知絲巖靈宇　儀像

重新輒寫舊詩寄　王公請標題於廟內乾符四

年閏二月三日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鄭畋記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詩爲五排字似石經體後有

序云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又自署云開府儀

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

按劉昫唐書鄭畋傳云畋字台文榮陽人也以書判

拔萃授渭南尉又云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

曰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授中書侍

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

士頗與碑合惟史誤兵部爲禮部當以石刻正之傳

又稱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采如玉尤能

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然則當益貴其詞翰矣中州金石記

按鄭畋詩一首附記云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

閒居伊洛嘗好娛遊按新唐書畋本傳以書判拔萃

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

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然則畋自

謂閒居伊洛蓋由此也又云今者謬塵樞務已及四

年宰相表乾符元年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旨計此時標題之歲正在四年與史悉合畋崎嶇危

難忠以濟主故得其詩記尤可喜也畋名殘其半然

推證悉顯據而金石攷謂無姓名豈未見末幅耶詩

在昔靈王子刊本在作有三島互相招刊本互作去縣志誤作部曉花

珠弄藥刊本曉作曉龍妃各獻綃刊本妃誤作紀各作合說嵩妃誤作飛物

外花長滿刊本長作嘗嵩嶺絙天漢刊本絙作連今悉依石本

爲正偃師金石遺文記

按鄭畋詩後記云余大中八年爲前渭南縣尉舊

唐書傳畋年十八登進士第二十二又以書判拔

萃科授渭南尉則其作尉時年僅二十二矣以畋

之卒年攷之舊傳云中和三年薨年五十九新傳

云卒年六十三若從新傳年六十三則生于長慶

元年當大中元年作尉時年三十四卽從舊傳作

五十九其作尉時年亦三十皆與年二十二之語

不合又記後結銜云乾符四年閏二月三日開府

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監修

國史宰相表乾符二年六月鄭畋爲門下侍郎四

年正月兼兵部尚書與碑合而兩傳則各不同舊

傳云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僖宗上尊

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上尊號事舊僖宗紀不載新紀則在乾符元年十一月新傳云僖宗立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無四年兼兵部尚書之事葢紀傳碑表互異若此不能定其孰是也

武安君白公廟記

碑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在咸陽縣

唐宣徽修造使崔　　勅重□秦將武安君白公廟記

竊以武安君威靈振古術略超時擒千載之英風當六雄之鯨敵廟貌雖存於近縣膺　聖上思燾已甚於荒凉念道蹤□□□令當司見菁蕪存□美不泯歲時寂褰□□劍珮嚴整偉尓　□跡感發　宸聰剏纔施堂宇光榮興功□畢禋祀備周刊石貞珉用資不朽其所添置物色具列於後

舍大小共五十二間並□□□堂三間五架　覆堦三間　三面行犒舍卅五間　獨間門屋一□　南行眺子舍一十間　葢頂木帳一所幷堂前面沙子三間及散博□□並創置

武安君揑塑重修裝飾及創置犇一顏幷紫衣一□四事□銅　腰帶魚袋幷□裙襦一副生銅香鑪一枚木合一具

夫人揑塑重修裝飾及創置錦衣一幅四事幷朝花侍從二人揑塑並重修裝飾壁畫武安君及夫人幷侍從兩面音樂引隊軍將鞍馬等並重修飾　南面創畫土宿鸞奴各一人□堂門外揑塑軍將二人□畫捉生官健及戟架弓箭器械並創置南廊下石押□影幷□□並重修畫堂兩面栽竹各一藂幷□創置□西水巷道創置零星門幷鏁鑰八株舊有□□十三株新栽廟內柏樹九十一株□

乾符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一日記

監修承旨文林郎行內侍省掖□局丞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張師厚

使太中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田獻銖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修刻獨有將略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隸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犇一顏石押衙影等皆不可曉石墨鐫華

李克用題名

石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四寸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曲陽縣北岳廟

河東節度使撿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王
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
救援與易定　司空同申　祈禱翌日過常山問罪時
中和五年二月廿一日克用記
易定節度使撿校司空王處存看題
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却班師再謁睟容
兼申　賽謝便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廿一日克用
重記
天會十二年七月六日尚書都官員外郎知曲陽縣
事高君陳撰刋

按舊唐書云時天子播越中原大亂幽州節度使李可舉鎮州節度使王鎔以河朔三鎮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爲朝廷所有乃同議攻處存以分其地又云幽鎮兩籓兵甲强盛易定於其閒疲於侵寇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即其事也又按宋沈括筆談云嶽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乃當時所刻或毀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今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工於筆法乃爾豈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答賀表當是筆吏所書之類與金石文字記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啟元年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鬬職方不錄其地朝廷號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劒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聞見已不能悉眞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閒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爲可寶也曝書亭集

知曲陽縣孫君陛陞於縣北安天廟掘地得唐中和

五年碑一按舊唐書中和五年三月丙辰朔丁卯車駕至京師己巳御宣政殿大赦改元是三月之十四日已改光啟曲陽去京師遠故未知耳又克用親援處存與通鑑遺將康君立事異曝書亭集謂可補舊史之闕然克用史無太保之稱處存以檢校司空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于泰山以功檢校司徒事在救中山前則救中山時不宜仍稱司空又金史百官志六部尚書皆有員外郎而無尚書都官員外縣有令判縣事而無知縣事皆事之待考者拓坡集

右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題名沈存中筆談載其文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万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雁門雖槩括其詞然以石刻校之殊未盡合蓋存中記憶偶誤爾唐書沙陀傳光啟元年郎中和五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景崇言易定故燕趙境請取分之於是可舉攻易州下之景崇攻無極易定節度使王處存請救于克用克用自將救無極敗鎮人攻馬頭固新城鎮兵走處存復取易州此克用題名即自將救處存時也克用以二月廿一日與處存同禱嶽廟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和班師復謁廟賽謝然則克用之破鎮兵當在二月之末三月之初矣通鑑于是年三月書克用遣將康君立救處存又于五月書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皆未得其眞沙陀傳稱進檢校太傅而此作檢校太保亦當以石刻爲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晉王題名攷新唐書李茂勳傳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云云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今以題名推數中和五年二月以後即改元光啟故史云中和末史又云克用自將赴之亦與此親來救援合惟通鑑謂遣將康君立救處存或克用爲主帥以君立佐之遂以異文也與左傳正義云僖二十三年晉侯親自敗狄而郤缺爲將或十六年楚子親戰鄢陵而子反爲主類如此者不可更僕數故例舉以見其非誤也題名下小字天會十二年一行則此題至金已重刻然不知原刻何以見毀也授堂金石跋

按中和五年李克用與王處存同禱于嶽廟克用題記而處存看題看題二字獨見于此

撫州寶應寺鐘款

鐘不知高幾許其中一層上圍一丈六寸下圍一丈一尺五寸五分界爲八區內四區區又界作四棱以間之其第一區九行其八行刻記每行字數十四十六十五不等第二區四棱無字第三區另刻宋淳化年陀羅尼卄五行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字不等餘第四第六兩區皆四棱七行第五區十一行第七區五行第八區四棱八行皆書官銜及助緣人名字數自十八至三十不等正書

節度討擊使兼監察御史朱袞并書
維唐大順元年歲次庚戌拾月癸未朔拾壹日癸巳撫
州寶應寺募衆緣於洪州南冶鑄銅鍾壹口重叄阡斤
上爲　國王大臣當府　司空郡王　尚書
次及州縣文武官寮將士軍人什方信男信女師僧父
母然願國界安寧法輪常轉有識含靈同霑此福永充
供養
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撫州諸軍事
□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危全諷以上第一區
畨洪州別駕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危亘
軍事判官將仕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孫可璠
攝長史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太子賓客雲麾將軍試
殿中監兼御史中丞宋□立
攝司馬兼御史中丞周璵　攝錄事叅軍李知中酋
節度先鋒兵馬使充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國
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曾可徒
押衙充右直將兼侍御史曾宏立
押衙充左直將兼侍御史陳玗
押衙充右廂都虞候兼侍御史丘盈
押衙充左廂都虞候兼侍御史李宣
押衙充衙官將兼侍御史丘諗
押衙充衙官將兼侍御史謝君注以上第五區
軍事衙推攝臨川縣令將仕郎試太常寺奉禮□黃
□
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中丞危堯
助緣押衙兼侍御史吳奏　押衙兼侍御史吳堯
押衙曾□　押衙許懷　押衙謝□福　押衙湯俊
押衙李耿　押衙徐殷　押衙席湘　押衙康貢
押衙姚扶
孔目院助緣子錄事蕭恭　□押衙黃緒　糧料官
傅□以上第六區
衙直官王溥　表奏官胥元藁郭玩黃謙黃□
□□□衙□孔目官□□　□
節度討擊使軍事押衙知修造將黃遵

押衙充孔目官兼監察御史劉濆
押衙兼監察御史黃肇以上第七區
前鄂岳館驛巡官朝議郎試大理評事黃涉　前商
州上洛縣令蘇口
攝功曹參軍夏侯徵　前潭州長沙縣丞黃名
女弟子吳氏　蕭氏
助緣　盧瓌　曾儞　金孜　鄭遇　饒璠　王閏
傅恭　劉劭　鄭口　饒意　許縱　虞瓌　查
京　許遠　李翊　熊立　謝展　張遵　范逕
鄒矩　劉意　鄒約　舒慶　周智　楊珠　胡成
何啓　章玩　王存　毛法修　彭贇　宗奭以上第四區
監寺大德僧有章　法主律大德僧知夢
尊宿大德僧惠修　道滿　令交　藏主僧敬撰都
維口僧懷閏
頭陀僧德口
寺主僧知遠　上座僧元暢　助緣僧行哲　景璋
勾當鑄鐘僧孜倫　都料節度散將桂宏師　節度
子將胡璋鑄
徒衆僧元珣　師達　行求　雲宣　靈口　師徽

知儼　口口龜
了源　軌顥　岜一　守言　可遷　元暉　雲賓
師口　口口
敬儞　從本　令口　敬遷　德昭　師恒
道成　宏愿以上第八區
口聖觀自在菩薩甘露陁羅尼咒不錄
淳化元年歲在庚寅十二月　寶應寺觀音院行持
水陸法事惣持大德敬口記以上第三區
延福鐫

右撫州寶應寺鐘文其云當府司空者鎮南軍節度使鍾傳也郡主尚書者撫州刺史危全諷也列名者百餘人首一行云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撫州諸軍事守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危全諷攷全諷以中和二年壬寅歲據撫州至梁開平三年己巳爲楊氏所併在州二十八年唐五代二史僅附見鍾傳傳其檢校工部尚書亦可裨二史之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七十八

萬壽寺記

石高三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二寸一分十五行行二十九字正書在[illegible]

唐萬壽寺記

刺史柳玭撰

長安城本秦離宮也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都之惠帝視其窄狹乃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及諸侯王列侯從隸二萬人城長安成賜民爵戶一級長安城方三十里內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九市周回六十五里十二城門皆有侯蕭望之爲東侯東有三門一宣平門外郭東都門一清明門外郭東平門一覇城門外郭青門覇城門外一里許有萬壽寺爲萬壽寺本梁太尉吳王蕭岑宅隋開皇四年文帝爲沙門曇延立爲延興寺東院莒公蕭琮之堂隋亡捨入寺　神龍中中宗爲永泰公主追福改爲永泰寺大中六年請改名僧寺五所化度寺改爲崇福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而寺各異其額也然萬壽一寺宣帝親幸賜額命官造理殿宇廊廡方丈山門共一百九十七間左右院林二所香地二頃六十餘畝石佛一尊娑羅樹六株敕度一百二十僧受牒免差人寺焚修祝延聖壽後淨覺住持能守清規迥出於衆慎寺年久莫識其端請余爲記俾後人有所據云

景福元年八月一日

按記爲刺史柳玭撰新唐書柳玭傳玭仲郢第四子官至御史大夫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則其撰此碑距卒年不遠矣碑但署刺史而不言瀘州者何也記云漢長安城本秦離宮也高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都之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自櫟陽徙都長安未央宮碑作長樂宮者本史記語也記又云惠帝視其窄狹發長安男女城長安云云語亦見漢書惠帝紀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碑不言三十日罷而以五千作六千則異也長安志秦孝公始都咸陽及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爲三封章邯爲雍王都廢邱司馬欣

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高祖五年在
洛陽從婁敬說始都之此語又與漢書小異又据
西京雜記曰未央宮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街
道周四十七里潘岳關中記未央宮周旋三十一
里街道十七里諸說又與碑不同碑稱霸城門外
一里許有萬壽寺檢陝西通志載此寺語與碑同
而云寺有劉枇撰記誤以柳玭作劉枇也碑又云
改僧寺名化度寺改崇福寺溫國寺改崇聖寺經
行寺改龍興寺奉恩寺改興福寺今通志所載洪
福寺舊在西關貞觀間太宗為穆王后追福立為
弘福寺神龍間改為興福寺溫國寺在城南四十
里隋名實際寺開元十五年改為溫國寺不云改崇聖寺
額政坊龍興寺貞觀五年太子承乾立不云經寺改名
崇福寺在城東北五十里宣義里則天后建時
經多于寺不云化度寺改此所載不知即碑所稱各寺否
也碑云萬壽一寺宣帝親幸賜額此宣帝謂宣宗
也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石橫廣四尺高三尺一分四十一行行二十一
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正書在順天府憫忠寺

重藏舍利記
口街內殿講論兼應　制大德沙門南叙述
僧知常書
茲舍利者昔隋文帝潛龍日有梵僧自印土至授舍利
一瓶曰此釋迦佛遺形耳檀越可為主洎登寶位年號
開皇至廿年改仁壽至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勅天下大
州一百處口舍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創造五層大木
塔飾以金碧扃舍利於其下至　大唐文宗皇帝大
和八年甲寅經二百卅三年天火焚塔迄後五六年門
武皇廢口釋教至　宣宗初登寶位歲在丙寅
勅修廢藍將興舂口得石函於故基下時　旌麾
河公曉示入天專　令供施遷藏於憫忠寺多寶塔下復
經卅三載中和口年歲在壬寅又值火災延憫忠寺樓
臺俱燼旋遇　燕口陶汰空侶不暮年
隴西令公大王大庭生靈巨崇像設捨己祿俸造觀音
閣橫壯妙麗逾於舊貫寺僧復嚴陳力化導塑觀音像
當景福壬子年僉欲遷舍利於閣內乃陳辭上瀆
請發封壤　上許之即是年六月徒侶雲萃各竭其
誠塵瑩曜靈香坌入手未淹食頃俄逢巨函緘印香泥
記鐫貞石録是撤其蓋發其緘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尋
録狀捧金函詣子東門上獻　旌幢中權後營皆

澡□沐心通宵瞻祇重沓䞋施復還本寺顯示城隍道
俗□黃金瓶如麩麥量內藏一粒仁壽舍利也二粒在
將□內又二粒在小金合子內又九十粒如銀粟狀在
琉璃缾內玉環二髮七綵金銅棺槨異香釵釧等今又
有二粒舍利光彩甚瑩在銀結絛琉璃缾內即故臨壇
大德明鑒平昔隨身供養臨終授弟子栖忍今同收函
內別夫睚日久歿遺形尙留爲福人天堅固不壞幸遇
　王臣信重正法興隆同於寶坊載祇金骨而今
而後何年更逢匪獨人心澆醨抑亦時侵末法重閟于
此觀音象前谷變陵推猶懸刊石記曰
大燕城內　地東南隅　有憫忠寺　門臨康衢　中
有寶閣　橫雲業虛　閣有巨象　觀音聖軀　當象
之前　緘于舍利　外石函封　內金函閟　塡以異
香　雜以珍器　用記歲年　景福壬子
　葬舍利僧復嚴

景福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記僧守因鐫
寺衆僧等
□□□濬　念誦大德義氳　律大德公弁　律大
德宏紹　僧宗楚　僧鴻徹　僧行信　僧行約
僧師泰　僧元之　僧元爽　僧思賢　□師教
僧慶賓　僧公信　僧可誠　僧□涉
上座僧般裕　　都維那僧師誠

舍利塔一燔於大和八年一燼於中和二年至是僧
復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碑中所云隴西令
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威欲遷舍利於閤內至拜疏
於朝請發封瘞詔可而後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金石文字記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是歲李克
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李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
及鎭定幽四鎭碑稱欲遷舍利于閤內陳辭請發封
瘞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
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
外石函封內金函閟其崇奉像教至矣迨明年匡威
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
無所之鎔迎于鎭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
以圖鎔見殺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
僅存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榻以藏諸笥曝書亭集

右碑題云唐重藏舍利記按此即前會昌六年重藏
之舍利而遷于閤內也聞舍利爲高僧茶毘後所遺
光彩熒耀其質如石崇禎末先大夫觀阿育王舍利

其色微黃大如小豆客皆稱賀菩舍利神異各隨其人之福量而爲之大小紅自無一定之形色先兄亦至阿育王寺觀舍利色微暈而卒于亂中先大夫年八十有六無病預知時至坐而遷化亦足見其神異已金石錄補

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朱錫鬯以爲李匡威以予攷之匡威之立在光啓二年八月歲在丙午而碑稱中和二年歲在壬寅值火災延憫忠寺樓臺俱燼又云不朞年隴西令公大王舍俸造觀音閣則造閣之時匡威尚未建節所云令公者當是李可舉耳唐書藩鎮傳載可舉所授官甚略其稱令公而封王爵史未之及也可舉以光啓元年乙巳被殺李全忠代之明年全忠卒子匡威爲留後距壬寅已四年餘矣不當云未朞年也碑于大唐文宗及武皇及宣宗及上皆空二格其云旌摩清河公者張仲武也亦空二格書之獨于隴西令公跳行書之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使不知有天子久矣其云大燕者沿安史之僭稱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吳承泌墓誌

袤本石高廣行字皆不計行書在咸寧縣

大唐故內樞密使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
上柱國濮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吳
公墓誌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封郎中知　制誥柱國
賜紫金魚袋裴庭裕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蜀□傳□
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閻湘書
昔周文以聖德受命太伯以至仁讓王錫封于吳因國
爲氏公諱承泌字希白郇裔孫也曾祖士倡贈金紫光
祿大夫內給事祖德鄘贈特進右領軍上將軍□□□
宣宗之朝渥恩特異出則綰兵符而臨巨鎮入則司劇
務以闡皇猷　懿　宗皇帝將奉□丕圖□公時
爲弓箭庫使送往□□□事居之際顯著忠規□□綴
衣壓紐之時皆參密議父全紹贈朝散大夫內侍省內
侍□公則長子也□□□王夷甫本天仙中人雅度清標
嵇叔夜真風塵外物□超庭之歲頴悟過人五始窮經元
□僅成於傳癖三冬足用慰祖乃号於書淫百氏九流
無不該博而又昇高作賦納賈馬之降旂遇景裁詩破
曹劉之堅壘韜光未仕藉甚高名學書王右軍妙傳其
洪受琴甘處士薄奪其師開韓□府精擇賓寮首行羔

膈庾元覘之招殷浩寸鎮西之辞袁宏千載論交一時
口美尋口氵渥昇之班行乾符末　口先皇帝以鄉瑕
之封巭摧遺利命口公以本官充解縣摧鹽催勘副使
明如夏日洞察秋毫每辞种嵩之金常遠劉輿之厭潔
白無玷課取有聞搜考勾稽盡取䵹史青鬼赤仄充於
水衡以功賜緋魚袋充解縣催勘使尋屬關河失守盜
賊驚奔鍋也既口於九衢金根去狩於三蜀公則以
摧利錢寄河中府輦車往河北傳檄諸道言天子蒙
塵之辱責官司奔問之儀名被草車期口上國遂與
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同領甲兵一万屯東渭橋口口
公奔赴　行朝面奏本末　先帝感其忠果錫以
金章依前充解縣摧稅使會蒲帥王重榮盡占鹽租請
贍軍伍口口公復歸　朝闕後改充南詔禮儀副使
車駿不行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下齊之辯素
優方期集事吠堯之犬正衆不克前征　朝廷罪之
奪我金紫　先帝幸寶鷄之歲搜訪才能召口口
公充西院承旨郤復章綬尋以疑虵未辨鬪蟻方喧
遂辞清切之班去樂林園之趣馬相如彈琴之地揚執
戟草𡕮之亭自有高情寧拘美爵　帝重違其請便
充西川宣諭使不到　闕者數歲　聖上虔

承　大寶振起頹綱歷訪舊臣以穉至埋箨加內寺
伯判內侍省內給事綜領省務領袖廷臣張華則該博
舊章黃瓊則練達故事加內侍充學士使嚴徐論思之
地枚馬覩草之司公之精識通才光膺是選絲綸夜出
得以講陳鴛鷺會同靡不宴洽改宣徽北院使守右監
門衛將軍濮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口公酷好浮圖
氏不茹羶飲酒　宥密之地非所願也懇讓者再三
上許不奪素志方拜恩焉口口口口二年改內
樞密使加特進左領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濮陽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口口公素懷遠略
常切致　君大用之辰納忠不一其他扼制萬務條
緝百司口在簡書不可備載乾寧二年春正月二十日
薨于滻水年四十五　君命也冬十月一日
上　示中書門口許口口公昭雪十一月二十日葬
于京兆府萬年縣滻川鄉北姚村禮也長男修辞次男
修睦嗇遷未復小男修禮葬有曰公之季知象猶子怨
已以書寓門僧請銘于裴廷裕時爲天子詞詔之臣不
得辞乃緒而銘曰
泗磬豊鍾　其聲不犨　鸞翎鳳翼　其口口口　公
之苦學　公之好文　果於盛日　匡我　明君　一

言□□　百歲□□　聖道□□　弘恩曲宣　以是
忠骨　藏之下泉　祐我　家國　億萬斯年
翰林待詔正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闕□
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董瓌篆蓋

按吳承泌是內官兩唐書無傳撰人裴廷裕僅見全唐詩小傳云廷裕字膺餘昭宗時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後貶湖南卒而不詳其里貫其詩有蜀中登第荅李搏云何勞問我成都事又高捲絳紗楊氏宅自註云時主文寓楊子巷則是蜀人也其歷官惟翰林學士與此誌結銜合餘俱互異也書者不見其姓名寰宇訪碑錄謂是閻湘書當必有據也誌云遂與易定節度使王處存同天子蒙塵之□□兵一万屯東渭橋云云此是中和元年四月事舊書王處存傳涇原行軍唐宏夫敗賊將林言尚讓軍垂勝進偪京師處存自渭北親選驍卒五千皆以白繻爲號夜入京城即其事也誌云後改充南詔禮□副使以□不行新書南詔傳中和元年遣使者來迎公主帝以方議車服爲解後二年又遣布燮楊奇肱來迎詔檢校國子祭酒張譙爲禮會五禮使徐雲虔副之亦即此事也疑誌所泐字乃禮會副使以疾不行因別遣徐雲虔也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昭宗本紀是年十一月蔡賊秦宗權圍許州十二月詔河東李克用赴援時蔡州秦宗權許州周岌構兵故昭宗遣使通和也誌云葬于滻川鄉北姚村此古村名可補長安志所未備

賜錢鏐鐵券

鐫鐵嵌金文二十六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海縣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壹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滓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　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錢塘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顧功抑

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拳之日維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維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

中書侍郎兼戸部尚書平章事臣崔胤宣奉

附謝表

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于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錫臣以山河之誓鏤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逮及秉旄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買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臣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游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鍠賜吳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 是歲武肅始兼領鎭東節鉞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婺睦蘇湖等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及忠懿王入廟以其先王所藏玉冊鐵券置之祖廟不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鐵券竹冊玉冊并詔誥等悉上之于朝時忠懿王已薨太宗皇帝復以冊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覇州防禦使晦覇州侍仁宗皇帝燕閒帝問先世所賜鐵券欲見之覇州并三朝御書以進帝爲親識御書之末復賜焉文僖之孫開府公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游年十二三時嘗侍先太夫人得謁見大公主鐵券實藏卧內狀如箭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錄本于武肅諸孫標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游家舊藏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放翁文集

吾鄉錢叔琛氏賛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元丙子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而死于難券亦莫知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漁意寶物試以斧擊之則鐵焉因棄諸幽一邮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買以鐵價然二人皆不

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叔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
青氊復還誠爲異事時余就錄券詞一通叔琛又出
武肅當日謝表稿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笥偶得于故
紙中轉首已三十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漫志于此
按史唐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
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以討之臨安人錢
鏐以驍勇事昌爲兵馬使中和元年昌爲杭州刺史
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授汝鏐攻
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爲越州觀察
使鏐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爲威勝軍防禦使
二年爲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遺書曰與
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
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不聽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
委鏐討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表請兼領浙東
朝廷不得已以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鎮海
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
平九年以爲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尙父末帝貞明二
年以爲諸邑兵馬元帥二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龍
德三年以爲吳越王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
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唐明
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遺安重誨書詞禮甚
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玫使鏐還玫奏昭遇見
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
官爵皆削之長興二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
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
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爲鎮海鎮東節度
使而券詞乃四年秋八月何邪史稱儀衛名稱如天
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繁露云寶正六年歲在
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
大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
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禀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
號與其寶正寶大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
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王平
董昌拜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羅隱爲
譔謝表迨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冊金券有
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卽以節鉞授其
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
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
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
微槩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

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
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方與見休
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野鶴何
天而不飛耶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爲安重誨奏削王
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錢受徵吳
越備史鐵券考鐵券之制其形如瓦方廣約一尺五
寸許蒞鎔鐵而成又鍍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乾寧四
年八月遣使焦楚鍠賫券以賜彭城郡王鏐券文三
百三十三字晶光閃爍天語温純積而藏之家廥久
矣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守臣以前券及竹册王册
各三副詔詰百餘函進呈詔賜還忠懿王嗣子惟濬
收貯比仁宗登極覇州防禦使晦侍燕閒及鐵券進
呈錄本及先朝御書元豐四年特令朝奉大夫權知
開封府事藻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宋末
元兵破台城沉之深水中者五十六年至順二年漁
人獲而售之宗人世珪家國朝洪武二年太祖大封
功臣下禮官議鐵券制學士危素奏唐和陵時賜武
肅鐵券見在上遣使即家訪焉世珪子尚德奉詔券
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宣國公李善長等觀
之賜宴中書省命鏤木爲式給還券像二十一年孫
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因以錢氏納土至今
子孫尚存諭北方歸降者已見東宮殿下亦問到今
幾代除授江西建昌府知府二十三年卒于官都察
院查勘任內稅糧鈔劄到京子汝賢供係吳越王嫡
派有鐵券爲照本院官引見蒙聖旨着孩子齎前來
遂於奉天殿丹陛前欽奉玉音云五代時天下大亂
各據偏方爾祖能使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
知道宋太祖是箇真主便將土地歸附券與你保守
田產家財都給還一時縉紳士夫爭爲詩文贈送歸
台州即今藏於宗子鳳墀家雖券文稍有剝落而千
百年故物世守弗墜云陶宗儀輟耕錄
與越武肅王錢鏐唐昭宗乾寧四年賜鐵券其事史
載頗詳宋末兵亂券沒水凡五十六年爲漁者所獲
其十四世孫世珪始購得之時元至順二年推券之
失當是景炎元年也明洪武二年上將封勳勞之臣
遣使者訪其家尚德負券及五王像來詣闕下上特
御朝與羣臣共觀命工仿其制不盡肖上乃還券禮
遣東歸其後台州亂其二十五世孫琛負櫝匿山中
乃免辛卯四月予遊台州與顧子赤方得其觀券券
字金色爛然因沒水久後半多剝蝕獨首行朔字爲

明高皇帝引佩刀剔去以觀刻畫之深淺者世守垂
八百年失而復得豈非鬼物護持之力哉陶數鐵券詩序
謹按鐵劵之制其形如瓦長一尺八寸三分濶一尺
一寸厚一分五釐重一百三十二兩文三百三十三
字其畫皆外狹中寬晶光閃鑠詞語溫純忠懿王入
朝詔賜藏之汴京昭化坊賜第神宗時駙馬都尉景
尙主宗器屬焉劵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
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于江南以劵行
因避地湖湘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卽台城祟和
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劵世藏於台之美德坊德祐二
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其家人竊負以逃莫知所
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宗子叔琛之兄
世珪用十斛榖易得之明太祖洪武二年其十五世
孫尙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八元末官靑田教諭實
寶藏之尙德者卽世珪子也奉詔以進陛辭日命還
劵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永樂五年正月差
行人曹閭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叅政汝性同行
人奉劵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墀家前後
數百年中其間或顯或晦皆若先靈式憑台郡邑志
俱以是劵爲古蹟名南少時卽嘗觀表忠譜畧知始
末今幸恭逢
聖駕南巡其裔孫嘉禾尙書陳羣率合族子遥等進呈
御製歌詩垂訓萬古是劵遭遇夫豈鼎彝敦卣徒以世
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哉齊召南鐵券攷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劵計三百三十二字字畫
全者一百四十七第十四行社稷自起一行書之第
十九行未足頎功諸書皆作顯功此字尙宜審也鏐
景福二年拜潤州刺史故云潤越等州十國春秋輟
耕錄諸書作閩越者誤也陶宗儀又謂鏐拜鎭海鎭
東節度使在乾寧三年九月而以劵詞四年八月爲
疑然鏐拜爵後至次年始賜劵自是兩事無足疑者
鏐之稱天寶元年在唐天祐五年戊辰而輟耕錄亦
未之詳考也翁方綱跋
舊唐書昭宗紀乾寧四年九月癸酉朔制以鎭海軍
節度使錢鏐爲鎭海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
等使杭州越州刺史上柱國吳王攷其時鏐實兼鎭
海鎭東兩鎭而紀祗書鎭海軍所領者潤州刺史而
紀書杭州皆其脫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王審知德政碑
碑高一丈六尺九十寸廣七尺三十
三行行八十一字正書在閩縣

大唐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三司發運等使
特進撿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福州
諸軍事兼福州刺史上柱口瑯琊郡王食邑口口戶食
實封壹伯戶王審知
德政碑銘并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臣于兢奉
勅撰
粤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别九州堯咨四
岳莫不柬求良輔釐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可久
可大之業嗣太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旣茂勲
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
蹤源演泒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大祖就祿光州因
家于是郡焉曾祖友　贈光祿卿王父蘊玉　贈秘書
少監父恁　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卽太尉之季子
也初公兄潮志尙謙恭譽藹鄉曲善於和衆士多歸之
福建節度使陳巖旣嚮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
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
軍士等懼無統御皆願有所依從泉牧遂以郡委於仲
弟審邽而與公皆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爲善者獲安因
詔授節度使累加撿校右僕射於是剗其訛弊釐其
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且付公
以戎旅仍具表　奏爭加刑部尙書威武軍留後
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
識理融明稟嵩嶠之眞精得圮橋之妙略及膺
帝命寵陟齋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莅政草樹逢
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
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罹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
旣統藩垣勵精爲理强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
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汚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
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旣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庚取之盡
徹夫述職之道庭貢爲先九丘爰序於厥苞伍伯是徵
於縮酒雖甸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唯
公益堅尊奬愼守規程松栢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
天庫充盈共御勤劬咸知圭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爲敎
化之源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
賓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惟設險人
尙爭雄或因饑饉薦臻或以刻剝爲苦萑蒲易聚巢穴
難探公感之以恩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爲虐兩復何辜
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清一千
里之封壃旋覩昭泰張綱以舉車入壘虞詡用絳縷摛

舒以古况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寔繁
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卽山鴆利任士庀財峻設隄防頗
聞䝴贍洎纏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之
輸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令以權衡盡 叶 舊規尤彰宏業
而又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 闕象 法重興道師如在虹
梁雕栱重新忉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毗尼之藏而又
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霞攢綵檻頭藍迴向遠
迩歸依用俾群緣皆同妙果佛齊 國 雖同臨照靡襲冠
裳舟車罕通賧賮罔 獻 口 者亦踰滄海來集鴻臚此乃
公示以中孚致其內附雖云異類亦慕 華風宼土
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於前聞自熈熾
西秦煙飛東觀曾壁之遺編莫 採 周 陵之墜簡寧存丞
命訪𦜠精於繕寫遠貢劉歆之閣不假陳農之求次第
籤題森羅卷軸夫四隣其守恭當偃草之期七德方修
必假禦衝之備是以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程功而莫匪
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
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筋縈帶固不可憑未若暫勞致
茲永逸兵戈荐起帑庾多虛凡列土壃悉重征稅商旅
以之而壅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
易開譏廓市 匪絶 往來衡麓 舟 較皆除守禦故得填郛

溢郭擊轂摩肩覽敦龐讓之風騶觀樂康之俗閩越之
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櫓崩騰而激水途經
巨浸山号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
薦 祀神祗 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
有宜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晝鷁爭馳而長
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 優詔獎飾仍以公之德
化所及賜名其水爲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 夫 召 神人
以鞭石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貞金於
大冶認勁草於疾風不有良田誰康墿國爰就加平章
事撿挍右僕射如故奢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弥
新 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撿挍司空轉特進撿挍
司徒然而物議與詞功厚賞薄以爲爵祿未稱疇庸於
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撿挍太保琅琊郡王食邑四
千戶食實封壹伯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于
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雍睦氣稟溫和韻契塤
篪政侔魯衛可謂高明輝映超絶一時者也公以
天 下兵 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勲格穹昊德服華
夷奉大國之歡盟爲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贇
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
上聞請議刊勒 元帥梁王以公如河晉著

口石情堅杲貢表章顯陳保諮　朝廷冀麤誘勸
特示褒揚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晉之雄文
頃歲嘗詠皇華往宣　宸旨已於覩聽親飲徽猷
今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愧詞乃
作銘曰
日月麗天　舟檝濟川　內外克乂　股肱惟賢　淮
水長清　緱嶺方寧　慶隨祚遠　材爲時生　伯氏
雄特　泉入仰德　求瘼斯勤　循條有則　冠軍被
族　付以師律　政教翕張　士庶寧謐　懿彼閩越
師實英傑　地列周封　心馳魏闕　聖澤汪洋
元戎啓行　有典有則　爲龍爲光　高懸秦鏡
理道自靜　比屋懷仁　連營稟令　航海梯山　貢
奉循環　務其輸委　無憚險艱　周征之術　公田
什一　約以有程　守而勿失　輕傜薄賦　謳歌載
路　高掩龔黃　遐追邵杜　鄉校皆遊　童蒙來求
雅道靡靡　儒風優優　惟虺吹毒　久依山谷
罔恣陸梁　竟欣柔服　法寶梵宇　勝因所主　崇
搆斯精　福慶攸聚　佛齊之國　綏之以德　架浪
自東　驟山拱北　墜簡遺編　糟寫精研　麟臺矗
口　武觀森然　畚鍤其勤　雉堞連雲　永制不敵

用壯我軍　關譏不稅　水陸無滯　遐邇懷來
商旅相繼　黃崎之勞　神改驚濤　役靈祗力　保
千万艘　劉驥荀龍　塤篪雍雍　惟邦惟翰　以侯
以公　元師梁王　武步龍驤　挺彼七德　削平四
方　公能事大　推心斯在　風雨無踰　歲寒不改
殊勳茂績　盡瘁宣力　國之丹青　邦之柱石
位冠台鼎　任隆兵柄　重以徽章　寵分異姓　優
詔銘功　万古英風　貞珉是勒　垂之無窮
天祐三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一日准　勅建
將任郎前守京兆府鄠縣尉直譽文館王倜書口口

按碑有缺字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文今据以增
注撰文者于兢書者王倜皆無攷碑云公名審知
姓王氏瑯琊人也後以大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
郡焉兩五代史皆云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
十國春秋云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
因家焉然則碑云大祖者即五代祖曄也碑云兄
潮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請牧泉州巖病軍
士無統御泉牧遂以郡委于仲弟審邽而與公皆
赴云云歐五代史王審知傳稱唐末羣盜起壽州
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

潮爲軍校薛史云時潮爲縣佐緒署爲軍政是時蔡州秦宗權募士益兵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潮頗自懼說其前鋒將擒緒推潮爲主薛史云緒衆求帥乃刑牲歃血爲盟植劍于前祝曰拜此劍動者爲將至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卽奉潮爲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潮略地至其境耆老留之潮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薛史作大順中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破之唐卽以潮爲福建觀察使以審知爲副使十國春秋云王緒取光州時潮爲縣佐史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三龍緒署潮爲軍正主廩庾緒南奔陷漳浦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二弟時奉母行緒切責潮欲斬其母潮等請先母死會諸將士皆爲請遂舍之有術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益猜忌前鋒將擒緒推潮爲主潮乃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餘與兩史同此審知與兄入閩之緣起也碑云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等加刑部尚書云云僕射者潮也十國春秋從通鑑作四年冬〻潮有疾十二月丁未潮薨與碑差一年十國春秋又云天祐元年夏四月唐遣右拾遺翁承贊加審知檢校太保封瑯邪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碑載此語無年月又云是歲建報恩定光多寶塔于福州天祐二年夏四月王藏佛經于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總五千四十八卷三年七月鑄金銅佛像高丈有六尺鑄菩薩像二高丈有三尺卽碑所云奉大雄之教崇上善之因虹梁雕栱重新忉利之宮鈿軸牙籤更演毗尼之藏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霞攢彩檻者是也又云海上黃崎波濤爲阻審知禱于海神一夕風雨雷震擊開爲港封其神曰靈顯侯原注一作顯應侯碑載此事大略相同惟靈顯侯作顯靈侯爲異十國春秋又云天祐二年築南北夾城謂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爲三周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卽碑所云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于一方者是也十國春秋又云是時命管內軍州搜寫遺書以上卽碑云亟命訪尋精于繕寫遠貢劉歆之國不假陳農之求次第籤題森羅卷

輸者是也十國春秋又云佛齊諸國來賓卽碑云
佛齊國舟車罕通賧費罔獻亦踰滄海來集鴻臚
者是也佛齊卽三佛齊兩唐書及兩五代史皆不
載惟宋史云三佛齊南蠻別種與占城爲鄰其王
號詹卑人多蒲姓可知在唐時未通職貢王審知
又係僭僞之國故其來賓不列史傳也十國春秋
又云唐以梁王全忠奏賜王建祠福州勒功於石
卽謂此碑也梁王全忠卽碑所謂天下兵馬元帥
太尉中書梁王是時昭宗遇弒哀帝嗣位本紀書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
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是時朝廷命
令多出梁王秉筆者尚存大體故本紀特書哀宗
之從碑文特書梁王之請其實皆具文也然玩碑
文但頌功德不及祠祀之事則十國春秋所謂建
祠福州者又不知何所本也碑文書檢校太保標
題作揀校他碑未見撰人于兢稱臣書者王倜不
稱臣蓋書非奉勅也

尒朱逵墓碣

碣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卭陽縣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柱國

河南尒朱府君墓碣并銘

廣平程彥矩撰

府君其先河南郡人也曾祖祐任主客郎中祖澤同州
韓城令厥考弁歷左金吾引駕仗押衙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俱積德行黃綬車服　府君諱逵字
正道少倜儻有氣不謹小節雖家藏巨萬視之幾然輕
玉帛若糞土重然諾不顧千金議者曰斯亦豪傑人耳
初職繫懷州軍事押衙後改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
使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由山
南授東都留守押衙其階與檢校官□監察仍舊勲加
柱國以　府君之用心磊落蔚有才智觀其□必可
捍難□敵揣其義必可赴湯蹈火則其位殆不稱□□
□□然□□□度有規將搆第渚宮豈止於榱桷宏壯
費棟膠□□□□□云□□結峻宇以踈氣鑿巨沼
以瀦流□樹森羅□□□□郡內□絕冈有□比世
居馮翊慈親在焉　□□□□□□遙不克迎養同
氣八人更迭定省悉著行□□□十四□□□公事閑
連計司輓運之勞咸稱幹盬每休□□□□屬□□□
間有愛睦如也里巷益多　府君之□□以仰止□
□□□未嘗不應人由是歸嗟乎未及下壽以其年五

月六日□□□卒于江陵府無覽里私第享年卌有九
娶河南□□□□男一人春郎六歲歲女桐相六歲歲
用當年十一月□□□□叶歸葬同州澄城縣武安鄉
永平營親第邇□□□□□特以哀命見請銘子貞石
文曰
彼蒼者天禍福茫然欲問其緣杳漠無言俄□□□□
有後先積善何爲報應元元孰云有後□□□□□
慶延在□他年
府君名逵字正道云云號年殘泐不可得朱家河本
名大谷河世傳爾朱之後改爲朱氏居于河濱因建
逵廟砌此碣于廟內近世陝人某作彼縣志即以此
爲廟碑誤矣 關中金石記
右尒朱逵墓碣廣平程彥矩撰攷其歷官始爲懷州
軍事押衙旼授山南東道節度散兵馬使改東都留
守押衙洪容齋續筆云唐自肅代以後賞人以官爵
久而浸濫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
光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
薦銀青階爲州縣官駿之至矣此尒朱逵正以軍校
而帶銀青階者也逵卒於江陵府無覽里私第 覽即競字
歸葬同州澄城縣武安鄉碣已損一角有年月而不
得其紀年大約在中葉以後矣江寧嚴侍讀道甫遊
秦中搨以見貽云石在郃陽縣西卌里朱家河自來
收金石家所未見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眞空塔銘殘石

石後殘缺僅存前六行高一尺五寸廣五寸五分每行十七字正書

唐崇業寺故大德禪師尼眞空塔銘 并序
禪師諱眞空俗姓申氏馮翊郡朝邑人也植性明悟天
姿卓越六度□□稟自齠年□戚深仁行諸早歲旣而
□□宿善童子出家訪道□□与波□而無異練心 下闕

大德禪師碑額

額高一尺五寸九分廣一尺二寸五分九字作三行正書在咸寧縣薦福寺

皇唐三階大德禪師碑
此不知何碑之額今存寺中碑猶存半截却無一字
可見 關中金石記

長樂鏡銘

徑七寸八分銘三十三字篆書

湅沼銆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因宜文章
延年益壽去而羊哭无申歪而日月出
光長樂
湅治銅華清而明以之爲鏡因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

羊與天无極而日月之光長樂

水星鏡銘

徑九寸五分銘二十字篆書

永保命水銀星隂精百鍊得爲鏡八卦壽象備衛神

永保命水銀星隂精百鍊得爲鏡八卦壽象備衛神

水光鏡銘

徑六寸五分銘二十字正書

玉匣邪開葢輕灰拭夜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寫衣鏡銘

徑六寸銘三十二字正書

絶照覽心圓運屬面藏寶匣口口掩掛玉臺而影見鑑羅綺于後庭寫衣簪乎前口

元卿鏡銘

徑三寸八分銘二十六字篆書藏余家

日初升月初盈纖翳不生肖兹萬形是日攖寧瑩平太清元卿

日初升月初盈纖翳不生肖兹萬形是日攖寧瑩平太清元卿

青鸞鏡銘

徑三寸八分銘二十八字正書藏余家

月樣團圓水樣清好將香閣伴閑身青鸞不用羞孤影開匣當如見故人

按山左金石志跋此銘謂首句清字與身人同韻補段若膺四聲音均表所未備然七言律絶起句晚唐五代多有借韻者且眞文庚青自古間有通用顧氏寧人毛氏大可於唐韻正及古今通韻史已詳載之不足異也

0835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0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41

PL
2448
.W2
v.14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五代一　梁

匡國節度使馮行襲德政碑

碑甚殘缺高廣俱無攷其前文失下截僅存二十七行行止四十六字後文失上截僅存三十行行約五十六字正書在許州

□林學士奉　□□□工部侍郎□　制缺下

九五山川□□之□□□□□風水缺下 上缺字不可紀後仿此

聖□神武雪五老□星□□負鼎之缺 字不可紀後仿此

懿□□□□耿賈政邁黃韓□若匡國□□度陳許

汝□□州缺食菜□□□□氏雖系出長樂□家遷

□當世緒紛綸□□□飛□相缺而平□□正色以威

嚴光郎□應於□□□媛□□猛獸□□□□□

□□□□□□□□石羽林缺江漢氣貫斗牛騰凌

追千里之蹤嘯傲貧四方之心□□□□□□□□

□□□□翁知功名缺吐□□□□有孫喜者聚徒數

千人□□莫過將□□□□□□□□□大驚怖無

可奈何公乃白缺於南□□□單吏迎謁公在側擊

之□□□□□□□□□□□□□□之盡□□

兵□□□□□臣缺咸秦山山□□峥嶸繚□□臨

□□□□□□□□□□□□難前孝子迴□而□進

缺郡以□□□□□□□□□□□□□□□□□勵

□□者缺閑閑歲收租□□□□□□□□□□□倍

兵强食□□□□□□□□□□□□□□□□□□

□□□□才誓缺鼓旗之令南山霧□□覩豹□之文

西陸□清始見鷹揚之缺又二行全缺洛邑古僻四戰之地今

□□□□□粵自艱難久罹瘡痏□□無□□□□□

□□□□□冠險□去缺者雖大必去便於□者雖□

□作嘗□□□□□政□要□□□□□□□□□□

□□□□□不□□□□其律缺覩焉先是□猾□張

□□□虐□□□□□□□□□二万衆□□□□

□□□□□□□□□□□□□□□缺叛郡邑常

虞其蹂躪□□□□□□密運□□□□□□□□□

□□□□□□□□□大兵誠其壇缺盡伏其神明□

□□□其情僞□□□□□□□□□□□□□□□

□□□□□量罔欺於圭□□薪蒭缺韓浩屯□之□

剢□腴盡在梗槩□□□未□□□匪遠□□□

□□□□□□□□□□王乃□□而缺而□許□□

□獨□若遐僻之地□乃□□□課民□□□□□

□□□□□□□□□□□之缺夜以□馳□館□□

□宿□□□□□□□□□□□□□□□□□
界內曾缺母疾病割股奉養□□痛願□□□□
□□□□□□□□□□□□□□載揚孝治之缺之
問俗觀風阜財迣畿焉可得稱□□□□□□□□□
□□□□□□□蘭智缺桑絳矦之□處不缺上前文以
後文前十五六行全缺徙缺介遂鎮華陽缺□□□□缺秔稻
莫□桒缺之容□武下缺又二行全缺上□□許名區易祊奠
□景□□何□□□□□□□□□□□□□□□
□□□□□□□□□□□□□□□□襟帶□郊輔
車缺之來時不有更張何期俾乂□□賢□□□□
□□公□□□節度□□□□□□□□□□□□
□□□□□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缺食者民之命
也不可以不勤其□穡兵者□□器也□□以□肅其
號令□□□□□□□□□□□□□□□□□□
刑□□吾□之矣爾第缺懦者歡悅□□穎悟剛斷□
□□者又□□□素□□命□□□□冬聚舊□□□
□□□□□□□□□□□□□□□□□□炙來
而復缺鄴□□□□之威龔遂去□□之建□□冈
倦蕩拆咸歸□□民寬□□□□□□□□□□□
夜□□□□□□□□□□□□恤惟刑缺厤麥之宜

治彼□□□□□□推□□堤之□□懃功自□□□
□□□□□□□□仰稽前□□瞰遺蹤□□祏□□
之謀味缺果應於牧入滯穗□□□□□□寡婦□年
內□□□四千三百□□□□□□□□□□□□□
□□□□奏□連□□□□□□地而缺咸知□物之
方向者公□□□軍衙□□□□再□□□□□覘模
驪□□□門□□□□□□□□□□□□雒廣厦翬
□□□□□色路缺類忽有烏鵲羣萃啄食無□□
□□□□□□東□□□孤勤瘁南□□□□吞
螟□□□□□□□□□□□□郝□□□□□□□
縣百缺年□縣麥秀兩岐□□□□□□覩□□□長
社縣□□一莖四穗□□□□不□□□□□□□
□□□□之□蹈□□仁□□不足含缺鉤距運籌
史□□□□□□□平仗鉞稜威謝□□□□方□□
□□□□□□□□□□□□□□藝軍□講學馬上
注書揮□□立覩飛缺飯帳下之犀渠□□皆感吮癰
樓中之□首蛾眉□□□□闈□□□組□譚薹□
□□□□煙□□之□□常□□□□□偃草功著分
缺
缺高飛將□　□洞翾姝　斡□□章　刃□□□

□纔入仕　勇敵万□　□□□□　□□當路　□
□風生　桓桓虎□　智□□强　缺送昏掾　剗斬
頑嚚　帝念馮公　忠□□□　朝稱□□　左提右
□　□□□□　□□瑞節　望塵胥悅　公至若何
缺類赤眉　□同白額　乃芟乃夷　乃梟乃磔
外戶不□　下民□□　□□□□　□食爲天　□
誠蓋□　□□□田　耒耜接肘　缺保豐穰　取之
盡徹　巨害既去　纖悪皆除　頒宣□□　愼恤刑
書　□□□□　囹圄常虛　□儒薄□　政叶□盧
老□□懷　缺□交映　朱扉洞開　□優馬□
□燕臺　惠洽□里　□飛九陔　□□□□　和氣
充塞　麥秀兩歧　禽吞□螣　□□□□　缺人頌
德

缺八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建

朝議大夫前光祿□卿上柱國李鏖懿書

將仕郎守缺

碑字摩滅可辨者云有孫喜者聚徒數千又云軍吏迎謁公在側擊之其事具薛居正五代史列傳云儔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軭惶駭無策署行襲伏勇士于江南乘小舟送喜謂喜曰郡人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民多懼擄略若駐軍江北領肘掖以赴之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仗劍斬之卽其事也又云忽有烏鵲羣萃啄食無□又云年□縣麥秀兩岐薛史云境內有大蝗彝有羣烏啄食不爲害民或覲食必有穭穀出于隴畝亦其事也撰碑人殘缺惟前一行存翰林學士秦數字薛史云遷匡國軍節度使在許三年上供外別追助軍羨糧二十萬石及太祖郊禋行襲請入覲貢獻巨萬恩詔殊厚彝詔翰林學士杜曉撰德政碑以賜之則此正其德政碑曉所撰也碑應建于天祐中今僅存八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建云云而已舊惟見篆額在州治前民舍中人稱長樂王德政碑頭屬知州李君煒掘土出因移置學宮中州金石記

碑殘剝前列翰林學士奉旨及工部侍郎案翰林學士者卽杜曉也歐史梁紀開平三年春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後書九月翰林學士充承旨工部侍郎杜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据是則碑之賜立有工部侍郎字必當正月後及曉九月前未轉戶部時矣傳紀並言承旨碑作奉旨以避梁祖嫌名故也又題朝議

大夫前光祿□卿上柱國缺　李宏懿書體勢規步率
更深入其奥然當時不聞以書名何哉行襲傳薛史
云武當人歐史云均州人証之碑所書家遷武當世
緒紛綸是薛史据其遷時占籍言之而唐書僖宗紀
光啓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其刺史呂
煜並與碑稱武當合矣然則歐史爲非實也授堂金石跋

鎮東軍牆隍廟記

碑連額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二分共大小字二十五行大字行十九字小字前十行行三十八字後八行行四十字正書　在紹興府卧龍山

重修牆隍神廟兼奏　進封崇福侯記
若夫冥陽共理之覘人神相資之道傳於史册今昔同
符切以浙東地号奥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
江湖衝要之津自隋末移築子牆□遷公署據卧龍之
高昇雉堞穹崇對鏡水之濤波風煙爽朗穪惟深固宜
叶冥扶　故唐右衛將軍愡管龐公諱玉頃握
圭符首臨戎政披榛建府吐哺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
威肅則秋霜布令屬牆愛戴黔庶謳謠等而罷市興嗟
餘芳不泯衆情追仰其立嚴祠鎮百雉之崗巒幸軍民
之禍福殿堂隆邃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託儲靈
之應往歲豈生劉氏妖起羅平予躬稟　睿謀恭
行　天討數年擐甲兩復越牆旹資肹蠁之功以
就戡平之業特爲重增儀像嚴潔牲牢迹來四野無塵
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東渡巡撫軍民躬奠椒漿目瞻
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其歌道泰人安昔爲兩鎮之疆今
作一家之慶遂馳箋表請降封崇所冀　朝恩与
漢牧齊標美稱其奏巒對聳尋掌　天澤果
賜允俞須崇福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其所奉
勅命具列如左
勅鎮東軍牆隍神龐玉前朝名將剸郡良材傾因剖竹
之辰實有披榛之績刱修府署綏緝吏民豈獨遺愛在
人抑亦垂名終古况錢鏐任隆三鎮功顯十臣能求福
而不回致效靈而必應願加懿号以表冥符宜旌岌褒
之功用顯優隆之澤宜賜号崇福侯仍付所司牒至准
勅者
噫乎人惟神祐神實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奠
玆中壘三百來年雖享非馨未登列爵今則值予佐
國連統藩維啓吳越之雙封爲東南之盟主况遇
金行應籙　梁德克昌道既彰於
君臣澤遂加於幽顯獲申奏請遽降　徽章今[illegible]
纂輪煥新　龍德[illegible]

於千秋固當永荷　皇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
之地遐清灾沴之源其秦斯民乂安吾土恒臻蕃衍
作輝華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隲冥力
護持神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
涼改易星歲徂遷不記修崇莫源事始聊刊貞石以示
後來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　月　啓　聖匡
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挍太師守
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鏐記

此碑以城爲牆以戊爲武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辛巳勅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爲文九月己巳勅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十月癸丑勅改成德軍曰武順管內稾城縣曰稾平信都曰堯都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全忠祖信父誠）十一月甲申勅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曰黎亭又勅改河南告成縣曰陽邑蔡州褒城縣曰苞孝同州韓城縣曰韓原絳州翼城縣曰澮川鄆州鄆城縣曰萬安慈州文成縣曰屈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洪州豐城縣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成軍以避梁王父諱故曰武順又册府元龜開平元年五月甲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曾子固跋韓公井記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墻郎鄂也由梁太祖父名城避之然則城者誠之嫌名也册府元龜言帝曾祖諱茂琳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上言請改日辰內戊字爲武從之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齋續筆謂戊類成字故改之者非）然戊本音茂不知何以爲武音而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爲假借甲本戈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已本几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又如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則并茂字亦讀爲武其來久矣（唐白居易詩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與霧去佳顧妙樹賦爲韻　金石文字記）

按碑前載表奏次列敕旨最後記文乃吳越武肅王錢鏐所作城隍廟神舊祀唐右衛將軍總管龐玉益玉都督越州有善政士人立廟奉爲城隍至是鏐又具表請降崇封五代會要云開平二年封鎮東軍神祠爲崇福侯從吳越請者是也李陽冰縉雲縣城隍廟碑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此風俗是城隍神雖未得列于祀典而建祠立廟之事所在皆有此碑云舜而罷市與嗟餘芳不佷衆

情追仰其立嚴祠郎于鹿玉身後其事當在唐初又記云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貞觀中縣三石年來雖享非馨未登列爵則前此鎮東軍城隍亦祀典所無陽冰之言爲不誣矣玉京兆涇陽人堅四世祖新唐書附堅傳稱玉事隋爲監門直閣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衂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楷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曰殺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其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及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史載玉歷官行事如此碑紀土人立祠之由但叙其在越州時事

碑上截缺僅存高九尺六寸五分廣四尺六寸二十七行字數無考行書在曲陽縣

重修北岳廟碑

觀察巡官朝請郎撿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賜緋魚袋劉端奉　命撰
定州文學于知新書

上缺　明覆載以稱功浩蕩百川崚嶒五嶽顯陰陽而自彝呈動靜以爲徵莫不隱靈祇彰聖化欲見而非見示威而不威福善禍淫有今古無差之理聰明正直豈鴻纖偏照　缺　妙難窮之跡蘊幽靈罕測之基昭然憮然詎矣大矣騭至道而牢籠萬彙啓範圍而埏埴羣倫敬之遠之寒暑不僭于四序恭也禮也扎瘥口適於千門況　缺　還當夏氏之興且特修王母之祠未盡善也迫致高禖之祭胡可比焉豈若恒岳靈峯　安天疊廟鎮撫堯分之所轄寧禹別之方口氣勻鋪壯口　缺　勢巍巍崴雲龍而均風雨如生肅肅將魚水而睦君臣遠迩垂恩公私布惠解濟黔黎之苦能蠲　皇闕之憂魍魎亡魂奸回縮胒怖盤擧口黃鉞逃粉碎　缺　春秋祇若與五侯懇薦於蘋蘩褒穫非馨唯於饗德備腯咸有但以依人伏又河朔名區海西欒士鹽寓魚鹽之利尤多耕織之資客逐莽蕪幽近六狄七戎之口交居趙魏招　缺

一境是諸華之則三軍爲百代之規整頓朝綱獨立功
臣之貴平除國難孤摽耳亂之勳況　大唐二十
餘帝乾坤三百年間社稷龍魚數見□□頻生聲振　缺
萬方之禮樂無雙堯舜芳猷既叅差於竊比商周政柄
徒尫㕓於揚名宇宙昇平煙塵帖泰况　宸恩於草
木鍾　睿澤於惸嫠屬以失味□□輕漂舟檝　缺
玉輅東西豈爲春蒐之故銀鉤南北雖論秋煞之因
徃苒九州依俙六國運偶二三之變時遭百六之艱伏
以　缺　歸於神授英通盡出於天生昴宿光芘契
叶　賢王之瑞金精照灼潛符　霸主之徵
執禮宏仁廉刑薄斂偏沐　怡顏之貺□遵難犯
之威　缺　彰形影於氷壺不意小瑕　恧心大節賽
桓文之令望超周邵之嘉音謀始要終理煩去惑皎潔
三秋之月泓澄万頃之陂而又世襲　缺　五孝從
五帝而至如今加以武庫規繩儒門綱紀著述五兵之
策研精万卷之書稼穡偏知但見啓期之樂刑罰獨斷
旋除庶女之風惻隱肥家忠貞活國勳　缺　大展讜謀深
行理治每設補天之術恒修縮地之方由是訪沉淪求
疾瘼崇佛理重神明廣置伽藍捻就增修之命傾頹解
宇俱當造化之功□嶽廟以天寶　缺　洎乎舜纛頻移秦

正慶改將新舊而分巧拙方彼此而日古今屬以山粲
歌傾丹楹朽腐只取於素來基址特與於此際規模遂
命押衙充都□修造使檢校工　缺　奮𥚃藉磬竭於心匠
惟臻至於忠勤百役子來三時農隟遂攘莽於異木仡
柱石於幽巘杞梓鶯椽瑠璃鴛瓦想楚宫之枉設誇蓬
殿以虛詞斤斧奇能再偶　缺　長巖千千似稟衙枝之命
驌驦万万疑聞鸞鑾之聲福壽要津神祇會府閬苑亘
瑤林之茂銀扉衝朱檻而開未既十旬其庸一旅勞而
不怨告厥成功實爲陰　缺　磴凌空展梯□□莫逢清波
忽泛浮梁棟以旋來顯顯坤元踴一攢之勝槩明明星
紀聯百雉之清虛佛土裝嚴猶虧鳳髓蓬瀛景致只欠
龍頭豊省亡機疾　缺　北討南征蓋□□神之助人安俗
阜深濕　陰德之功而又巨夏多艱中原盡蠢大
厲久離於四表太平永在於三州　缺絶
□圖貽厥孫謀宏宣　祖業社稷類金湯之固山
河齊日月之榮端貟笈微人食魚末客少琢磨於爲學
深□□於斯文謬歷煙霞媿　缺　異披砂□□拾芥有濡
毫而稽顙無香桂以甘心進思盡忠煦育之　缺
荒蕪冀□　寵命叙虛襟而寧極修實錄以何窮但
以闕如誠非作者雖乖雅頌輒縱賡歌

缺國泰寗□年豐一八肅敬八表欽崇諸神際會闔境
和同公私唯孝左右純忠威降巨禝力制羣戎寶裝廟
宇山是屛風其一精專建造巧竭靈機高攢缺繫日光曄
龍拏虛噴師從兵圍前壇後苑左驂右騑尊卑森森去
就依依俄興木鐸待整睿幾其二匡時舟檝間代公侯淇
橋架海皓月當秋恢靄至道以缺巍巍淸廟岌岌危樓
家財已倖制置增修行藏實錄今古難儔其三名超八凱
鑒若三辰忠貞輔國禮樂親隣始終霸道左右賢臣一
万受煦万物逢春缺奉命文不驚八徵書盛事永載貞
珉
缺同三司撿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定州諸軍事
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五千戸食實封五百戸王處直
缺歲在丙子十月癸未朔□□日建
□藉王允刻字

右重修北嶽廟碑劉端撰王知新書已失其半年月僅存歲在丙子數字諸家收藏僅列唐碑中郎亭林亦未深考也案碑記王處直修廟事而文云大唐二十餘帝乾坤三百年間則已非唐時可知也撿五代史雜傳王處直爲唐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宗善子義武軍節度處存之弟也乾寧二年處存卒子鎭三軍推處存子郜爲留後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兵敗入城逐郜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遂絶晉而事梁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八至晉願絶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又案梁太祖本紀光化三年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開平四年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晉是碑處直列銜已稱北平王歲次丙子應爲梁末帝貞明二年無疑又以五代史考之處直已於開平四年附晉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則此碑所紀必天祐十三年又無疑矣銜中撿按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定州諸軍事食邑五千戸等歐史不書似亦未見此碑也竹崦盦金石目錄

贈太尉葛從周神道碑

碑高八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二寸三十八行行約七十字行書在偃師縣

梁故招義軍節度□□□□□□□□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撿挍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葛公神道碑銘并序
銀青光神大夫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臣薛
廷珪奉　勅撰
翰林侍　詔中大夫撿挍刑部尚書□左□□衛大
將軍□□□□□□□□□□□□臣張璉奉
勑書
□議郎守殿中□□□奉御□□□□□徵奉　勅
篆額
□□包犧設教畫卦□□□□□□□弧矢於焉利
用□□二□□□□□蓋殷周之前將相共柄洎秦漢
之後文武殊途至若綱紀彜倫範圍庶品闡揚至理崇
樹鴻猷則用武之□□□獨濟若夫撥亂反正□□□
□□衛□□勳濟王□則□□□□□□諸至於大
義至公開物甕務感召和氣庶育羣生其揆一也夫物
窮則變否極則通時雖類於循環事□□□合□□離
虒□□□□□□而□□□理□□□□
□□□方勘定遂生鄺起韓彭扶丕□以凌霄翼眞人
而御極風雲之會影響無殊　□□□□□之
期□□□□　□帝應□□□□□□
□□□□豕於大田斷術馳於廣陌則有故昭義軍節

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挍太師
兼□□潞州大都□□□□□□□□□□□
□□□□□□□□□□□焉公諱從周字通美其先
濮州鄄縣秦丘里人也禮也曾祖阮祖遇賢父簡贈兵
部尚書惟公世方嘗晏綰接神仙貿山□□□□□
□□□□□□□□□□□□□□□□□□□□
□□厲越石著鞭之志生知韜略時合孫吳韋弦淡爾
而酌中文武居然而兼備素業唯觀於大略壯圖潛□
□□□□□□□□□□□□□□□□□□□□
□□□□□□□□□□以騰驤鵬鶚在天而□□
家刑國鵲文兆忠孝之名原始要終血字表公侯之分
寔爲天縱□□□□□自　太祖□□□□
□□□□□□□□□□□□□□□□之鋒於是
附　鳳攀　龍策名委質伐蔡之役戰酣
　　太祖皇帝□□□之變時□□□□公奮□□
□□□□□□□□□□□□□□□□□□谷之
隻輪不返而又青兗三纍鯨鯢萬人剿獮無遺輜重皆
弃罩約面縛而授首□唐魄□□□□赤□□□
□濮□□□□□□□□□□□□□□□□□□
□□□□齊山僵尸蔽野以功□撿□□部尚書時

溥復統全師碭山下寨康村接戰全軍□□□□□
□□□返又轉撿挍刑部尚□□□□□□□□□
□□□□□□□□□□□□逼上黨蕃戎喪膽□
□□□□改授懷州刺史屢立殊勳繼膺賞典又假吏
部尚□□累遷□□州刺□□□□□使□□□
□□□□□□□□□□□□□□□□□□□□
落落領二千騎□□□□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
落落奪馬三千又殺蕃□□汗□□□□自□□□
□□□□□□□□□□□□□□□□□□□□
□□□□□□後彝授節旄假□□□□昭義兩
使酉務蕃軍周場五之衆結寨連營去□□□□□
□□□□□□□俄而□□□□□□□□□□□□
□□□□□□□□□□□□□□而身先幽滄克□
□□□□乃授宣義軍行軍司馬俄代丁會入潞州倅
戮□□□□□□□□□□□□□□□□□□□
□□□□□□□□□□□□□□□□□□□□
□下凡經入日納□□□□加撿挍司徒又入并經
攻討并部降李洪範巳□□□□□□兼加徐州□□
□氏□□□□□□□□□□□□□□□□□□
□□□□□□□□□致力□□□□□□□□□中

遺沉痾於邊上明年青齊之衆復陷兗州□□□戎捐
軀濟難　太□□□□□□□□□□□□□□
□□□□□□□□□□□□□□□□□□□□□
□□□□□加太子太師食邑二千戶　□□之
念勳勞乃聰疾恙爰降優禮□□□□□□□□□□
□□□□□□□旌頒之□□□□□別墅□□□山
恩異□□□□□□□代未之有也俄而美疢滋深醫
和弗療天□□遺人之云亡恨狼□之□尚存指馬□
□□□□□□□□□□□□□江淹之筆□□□□
□□□□□□勒□□□郎以□□□□十月三日
歸葬于偃師縣亳邑鄉株南里之別駕賵賻贈哈
　君恩□□□□□□□□□□□□□□尉有子五
人□□□□□□□□□夫撿挍□部尚書□□□□
將軍同正不仕次日彥勳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兵部尚
書前守洪州別駕不□次□□□□□□□□□□□
□尚書刑部員□□□□□□□□□□□□□□□
□□□□尚書守左驍衛將軍次日彥浦殿前受旨
銀青光祿大夫撿挍太子賓客驚□□□□□□□□
□□□□□□□克□□□□□□□□□□□□□
□□□□□□□□□□□英飛龍使充西京都監銀

青光祿大夫撿挍尙書左僕射守左武衛將軍□□□
□□□□□□□□□□□□□□□□□□□□□
□□孔循□□□□□□□□□□□□司徒左威衛
上將軍連榮　貴戚迭照閨門玉鏡臺前匪獨推
於□□□□□□□□□□□□□□□□□□□□
□□□□□□□兼□□□□□□□□□□□□禮
以竭情臨襄事而銜恤始終謝分董灼一時斯又見夫
□昭荅之重沓也　皇帝臨軒輟倬撤□癈朝□
□□□□□□□□□□□□
伊昔皇唐運終百六兵革□□□□□□□□□□□
□□□□□□□□□□其一□□　我梁　推
天明命間生材傑克靖災眚武德孔昭和□□□□□
□□□□□□□其二□□□□□□□□□□□□□
□戰酣馬逸士失銜勒下車筞之傷面克敵其三青兗三
寨鯨□□□□□□□□□□□□□□□□□□□
□□□□□□□其四凡茲大勲傑出十亂炳若丹青著
於史傳□外畏威□□□□□□□□□□其五□□
□□□□□□□□□增□□□飛蝗越境猛獸遁
去軍食袀服盈羨痡庾其六統衆出師寬猛相濟□□
□□□照□□□□□□□□□□□□□□□其七

悠悠丹旐軋軋轜車万人之敵六尺之軀瞥如石火去
似隟駒□□□誰其問諸其八□□□□□□□秋露
如珠灑君□□平生氣豪命世功夫金瘡猶在胔肉
枯其九邙山之隅□□之裔許國壯心磨天逸勢威聲
□昏衢沼遰長辭魏闕永謝明世其十
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十一月壬子朔十二日丁卯
鐫字沈□

從周歐史有傳其檢校太師兼侍中則史未之載昭義者潞州軍號也唐季潞爲河東所有不在朱梁管內從周以疾致仕遙授節度令食其俸于家非眞節度也宋世節鎮在家支俸之例實昉于此周德威字陽五此碑作揚五文云歸葬于偃師縣亳邑鄉善叔璥中州金石表所載偃師碑甚夥而獨遺此吾左武君虛谷始搨以遺予文雖殘損猶足爲攷史之明于思容齊乘謂茌平縣有五代葛從周墓土人名曰葛塊讀是碑始知土俗相傳之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字可辨者皆與薛居正五代史不甚異疑薛据此碑而爲傳按之歐陽修史所載甚與碑異此碑奉勅書撰斷無冒列功狀是歐陽史爲失實也歐陽史所載歴官晉秩亦多疏略賴有此証之碑云偃師縣亳

邑鄉今之淮廟鄗郎古西亳湯都也（中州金石記）

按葛太尉殘碑余乙巳二月始過其墓碑石舊爲雨風激射間有存者惟下二尺餘埋於土中尙完好急爲剪剔出之碑內題云故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下缺數字其所載歷官晉秩皆與傳略同五代史從周濮州鄄城人今碑云鄄縣當時載筆者爲梁太祖父嫌名避之據禮不諱嫌名而唐之諸帝與其士大夫競相規易至其末季尙欲持是區區虛崇無益之數冀以籠制寘悍跋扈如溫之至無賴者又豈遽爲之動與史言從周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鬭傷面身被數瘡攷此碑代蔡之役戰酣云云文缺證以銘詞所謂戰酣馬逸上失銜勒下車策之傷面克敵碑旣悉與傳符而從周功績初已可見如此又本書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於魏斬之（羅紹威傳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宏信斬之與此同）此碑竟云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則從周竟未大敗矣落落亦屬自擒而歐陽乃歸之梁兵反覆推之知史誣也碑奉勅書撰從周子孫斷無敢於冒列功狀虛誣溢美以耀從世者歐陽或得之舊聞而從周戰績幾於湮沒不張非是碑後世其孰從而知之碑後文又有入井陘攻討并部降李洪範傳亦失載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傳書於旣敗燕兵之後依碑又在代丁會之前叅錯乖迕並宜依碑爲據至所書末帝卽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從周當致仕日已居偃師未聞再召用及後卒也亦當居於偃師而碑云以十月十三日歸葬於偃師縣亳邑鄉然則從周又非終沒於家者錄之其亦俟考也從周曾祖父阮祖遇賢父簡贈兵部尙書從周諸子碑尙可見者次曰彥勳次曰彥浦吏並略不書獨余爲暴出之使幸有留而碑亦於從周祖父列名獨不爲少蝕疑亦有待於後人與（偃師金石遺文記）

碑紀從周戰功有云落落領二千騎（缺）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歐史本傳書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子向跋此深以見歐史之誤今案舊唐書羅宏信傳太原怒舉兵攻魏營于觀音門外汴將葛從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之子落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唐書宏信傳從周爲闘賨每克用兵至輒

出精卒薄戰必捷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舊五代史從周傳乾寧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帥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紹威傳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軍乃還推斯數証舉足以見永叔曲說非信史矣授堂金石跋

按從周薛歐二史皆有傳惟薛史與碑多合具見諸家跋中碑有云鞏約面縛而援首□唐魄□□□□據舊史傳兗州齊克讓軍於任城從周敗之擒其將吕全眞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於金嶺以扼要害從周與朱珍大殲其衆擒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大梁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瑭寨瑭自溺而死碑下句似謂盧瑭魄喪自溺與上鞏約面縛爲對瑭字作唐與史微異傳又稱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于河陽從周率兵赴援大破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撿校工部尚書碑云□□齊山僵尸蔽野以功□撿□□部尚書正敘此事葢以功授撿校工部尚書也碑文爲薛廷珪奉敕撰攷舊唐書薛逢傳子廷珪中和中進士第光化中官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舊五代史廷珪本傳又云唐莊宗平定河南以廷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今碑題禮部尚書權知貢舉□上柱國正與傳合新唐書稱廷珪光化中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見全忠卒不肯加禮其入梁以後歷官皆畧不載似廷珪以唐臣終者賴有此碑足見舊書有据古人碑志諸文於卒葬之處每書禮也以見其舉喪行事無悖于禮是碑敘其先世爲濮州人亦加禮也二字殊無意義廷珪爲當時能文之士不應乖謬乃爾疑書丹者筆誤或刻上鉤摹舛錯所致也

刺史折嗣祚碑

碑高九尺廣三尺七寸前面已缺僅存二十八行正書字數剥泐無可考在府谷縣

上闕人爲之受命瑞影搖彩嶽瀆所以降神昔周文王
有大明嗣太王季　祖諱華雲中人也永西伯之苗裔
大魏之後宇文之別緒以金城　俞自武德中　詔
府谷鎮遏使不改善政永　子孫纘㪚　之榮　能不
施勞於民不伐善於己慊慊　以魏孝文皇帝廿七代

之孫也世襲家聲勳庸不　昔　先王之顧命　巨唐
之芳葉爰因忠烈爲唐𨸚隴西氏焉所謂　若作席上
琳瑯人間柱石鹽梅麴蘖　不謂臨危致命　顧其死
見義有勇無懾於　輿式義方　不可奪也　可稱也
不以私誣義罔以虛眩貞守金石　爲府谷鎮　持戒
醜壃境之內民無雜居杜烽戌之虞　尙書兼御史大
夫考績　庶政增以厥貢良驥可千乘與部族歸擢藁
之地黔黎有豐年之詠　昔先王求枚嗣祚也以前
乾符歷數　元兇　不敢以懸河之　辨無不對當
進賢任　重爲黎先行　欲移勳列爵未足稱　吾懷何
如　其德不同馳驛　於雲口之然將明命於　王覩
之奠然日虜延深邃口口危　雖鑒中利刃　當今晉
王感　公有大忠才　王室有大　駕爲　漢上氏
口祖滕之禮也而乃衣錦桑榆顯榮也　先世　聖唐
之瑞派子子孫孫引無替之道也俾乎獻冕金　行勳
業惟新敷五教以在寬閑六條而弥政稼穡有通歧之
詠庶民無聚斂之怨　公下車之日覩人多　弊褰惟
撫問愛如己有遂乃布駈鷄之善牧馬之政聆風竊化
畿至　畢降名稷加口陰功　冈劾口靈山岳其年冬末
有二日享齡五十終祿於麟郡焉　意　永有　爲州

之譽　趙宣子郭伋　有子五人長曰從　軍使次曰
軍使次曰從遠勳合楷模　麟府州副使　次曰從依
攝麟州司馬檢校尙書祭酒兼御史中丞次曰從　祖
堂之左右授機應符契運叶瑞來儀清風朗月孤高不
羣口無擇言哲中尤哲賢中又賢巖谷歸神峴嵎熾焰
玉石俱焚　矚俯眺　封樹諸子昇

文云有子五人三曰從遠從遠卽從阮以後唐莊宗
鎭太原時領府州刺史文內又有當今晉王感公有
大忠云云則是碑梁時所建也　文云大魏之苗裔
宇文之别緒又云爰因忠烈爲唐裔隴西氏子克行
碑云折出河西折屈五代史從阮父嗣倫與此異　中闕

金石記

按碑殘缺無年月諱字可見但據文中有昔先王
求枚嗣祚之語知折君名嗣祚耳凡碑叙事皆稱
爲公此語直言嗣祚益承先王爲言明尊君也嗣
祚有子五人次曰從遠五代史有折從阮傳云從
阮字可久本名從遠避漢高祖舊名故改下字郎
此人也傳稱父嗣倫爲麟州刺史今作嗣祚與史
異然云享齡五十終祿於麟郡是嗣祚終麟州刺
史與傳合卽嗣倫無疑矣舊史從阮傳唐莊宗初

有河朔之地以代北諸郡屢爲邊患起從阮爲河
東牙將領府州副使同光中始授府州刺史碑稱
從阮動合楷模欽府府州副使又云當今晉王感
公有大忠於王室是碑之立當在同光改元以前
故尚稱晉王耳碑叙嗣祚世系行事頗詳而剥蝕
過甚無從據以補史惜哉

唐

重修法門寺塔廟記

碑高七尺一寸八分廣三尺八寸三十行行五十二字至五十四字不等正書在扶風縣

大唐秦王重修　法門寺塔廟記
朝請大夫守尚書禮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薛昌
序撰
承　旨王仁恭書
夫　大聖示其不滅證以無生燃慧炬以燭幽泛慈航
而拯溺在三千界分八万門誘捨愛河勸離苦海香山
月殿長侍睟容鷲嶺龍宮時開半偈与消塵劫令出昏
衢按後魏誌阿育王役使鬼神於閻浮提造八万四千
塔華夏之中有五　秦國岐山得其一焉又按神
州三寶感通錄華夏有塔一十九所岐陽　聖
跡復載其中朝覲先相夕覯聖燈究異草之西來驗
靈蹤之所止供盈香積鑪馥旃檀面太白而千
疊雲屏枕清渭而一條翠帶而又　文皇遷寢
殿而修花塔冀拔羣迷天后開明堂而俟
眞身庶康万彙編於史冊傳以古今粤自有周洎乎大
漢至于晉魏□及齊梁隋文則誓志焚修　我唐
則　累朝迴向莫不歸依　聖教恭敬
　眞宗募善行於阿育王結慈緣於金龍子嘉
徵迭變靈應無窮或顯譁鶴飛翔不離於雉字或卿雲搖
曳靡捨於金繩分　舍利於五十三州增福田於
千万億祀間生芝草頻現雨花眞形試火而火不焚因
其呉主　寶塔居水而水不近彰自蓟門禮藏
者沈痾自痊瞻虔者宿殃皆滅　金僊入夢白馬
戒途傳經旣□於西天演法俄流於中土今則
王天濱禀異　帝襄承榮立　鴻猷於
多難之秋彰　盛烈於阽危之際徧數歷代會
無兩人增美　儲闈傳芳　王諫將
中興於　十九葉纂　大業於三百年
竭力　邦家推誠　君父身先万旅屢掃
攙搶血戰中原兩收宮闕故得諸侯景仰八表風隨當
□踞於山河郎　龍騰於區宇

朝萬國而無懃伯禹叶五星而不讓高皇惡殺好生泣
辜罪已然而早欽大口風尚口門拾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禪林之嚴飭天復元年施相輪塔心樑柱方一條
天復十二年以舊寺主寶眞大師賜紫沙門筠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爰命大師遠塔
修覆堦舍二十八間至十三年迄契至誠果諧
聲感迅雷驟起大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吹沙涌出寶堦化成金像移山拔海
未足稱奇　聖力神功感驚不測天復十四年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十八間及兩　天
王兩鋪及塑四十二尊賢聖菩薩及畫西天二十口祖
兼題傳法記及諸功德皆彩繪畢天復十七年口口口
口口口并口造八面鉁塔內外塑畫功德八龍王天
復十九年至二十年葢造護藍牆舍四百餘間及鶱塔
庭兩廊講口口口及口口口口堦天復十九年二十年
四月八日遣功德使特進守左衛上將軍上柱國隴西
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繼潛僧錄明口大師賜紫沙
門彥文首座普勝大師賜紫沙門寡辭宣奉綸言敷傳
聖懇兩件施梵夾金剛經一万卷葢自　王晝夜
精勤　躬親繕寫不墜祇園之教普傳貝葉之文
塔前俵施十方僧衆受持兼香油蠟燭相繼路岐至天
復二十年庚辰至壬午歲修塔上層綵琉璃甎瓦窮華
極麗盡妙馨能斧斤不輟於斯須繩墨無虧於分寸法
雲廣布　佛日高懸不殊兜率天中難異菩提樹
下悟其實相了彼眞空金口巍峩福護於鳳鳴之境神
光煜爚照臨於鷲首之郊必使玉聲長新　瑤
圖永煥紹　高祖　太宗之丕搆邁三皇五帝之
口猷　王子天孫光承　運祚　大君
聖后罔墜花香口修寺主安遠大師賜紫沙門紹
恩戒行圓明精持堅懇稟先師之遺訓成　大國之
員因放鶴掌中降龍口下護珠內潔逝垢莫侵虔奉
宸嚴退禪勝果希傳永永爰刻礎礴昌序藝愧彩
毫詞非黃絹謬承　睿旨俾抒斯文殊匪研精難
逃菲鄙天祐十九年歲次壬午二月壬子朔二十六日
丁丑記
玉冊官孫福鐫字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
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
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
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

稱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石墨鐫華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今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稱巳秦王則在同光之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金石文字記

文云秦王者李茂貞也金石文字記据通鑑後唐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此文在同光之前以爲必茂貞所自稱以予攷之殊不然舊唐書昭帝本紀景福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蓋茂貞之稱秦王自此始茂貞自岐王封秦王故云進封其後天復三年除茂貞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史仍稱秦王不云岐王也通鑑同光二年進岐王爵爲秦王考異云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巳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据此則莊宗實錄本書秦王温公以意改之耳茂貞唐之舊藩與河東均附屬籍稱兄弟行至是始稱臣於莊宗故因其舊封授之錫以册命實錄所載本不誤通鑑改之失其寔矣五代史茂貞傳書封岐王于昭宗幸華之後通鑑則書于天復元年不知茂貞封岐王乃在景福元年以前舊唐書景福元年以故王李茂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傳又稱梁祖即位茂貞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又稱茂貞聞莊宗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入朝改封秦王詔書不名不知茂貞在昭宗之世稱秦王巳久矣岐者一州之名秦者大國之號茂貞已受命建國曰秦必不舍秦而仍稱岐此夫人而能知者也通鑑稱唐之亡也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此碑叙述前事俱用天復紀年至二十年止碑末乃書天祐十九年與史不合五季土宇瓜分各帝其國紀元之令朝更暮改史家得于傳聞不若碑碣之可信當全忠劫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河東西川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岐介蜀之間與梁爲深讐必仍以天復紀年及唐既亡河東改稱天祐西川仍稱天復茂貞與西川爲鄰亦必仍稱天復也久之晉日盛强滅梁之形巳久茂貞乃改稱天祐以自同于晉此事之想當然者惜乎史文缺漏賴有此碑立于當日可證紀元之異同此金石

文字之有功于史學也寺在鳳翔之岐山縣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者卽此塔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天祐十九年卽梁主瑱之龍德二年也秦王卽李茂貞唐亡梁稱帝改元開平日茂貞與李克用並襲天祐蜀王建稱天復七年以明年改元武成吳楊渥稱天祐十五年以明年改元武義並是也茂貞踞有鳳翔等二十州于梁主瑱貞明乙亥丙子之間鳳翔爲蜀所克史不言復爲茂貞所有據碑可見其脫誤碑又稱天復十二年十九年二十年天復之十二年卽天祐九年其十九二十年則天祐十六十七兩年也是茂貞稱天復天祐號年之限克用專稱天祐茂貞兼用天復天祐此其所異者也茂貞本姓宋僖宗賜姓爲李氏或云茂貞封秦王在同光初天祐十九年不得有是稱案天祐十九年卽梁亡之年明年則爲同光元年也豈茂貞自稱爲秦王莊宗因是封之耶蓋不獨武都楊盛不改義熙年號比志于陶靖節矣關中金石記

茂貞本姓宋僖宗賜姓李氏記所稱天漢稟異帝裔承榮蓋指其事法門寺見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此所重修塔童卽其遺跡與記稱天祐十九年歲次壬午前又以天復紀年至二十年參差無統唐之正朔亡矣歷代紀元彙攷于梁開平元年書岐王天祐四年証之此碑仍稱自天復元年及十二十三十四十九廿年皆以天復紀號是當梁之纂唐未嘗以天祐紀推其誤蓋沿于通鑑謂唐亡猶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也授堂金石跋

重修定晉禪院碑

碑高九尺八寸廣四尺九寸五分三十六行行七十二字正書在武安縣

磁州武安縣定晉山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

邢州開元下缺

原夫佛理志大意微有德而風靡三皇無位而迮乎八

表化跡隱顯利用投機□□□□□□□□□□□□

□□□□□□□□□宣戒善日用日新道證無生不

□□□□□□□□□□□□□□□□□□□□□

的不莫有相不憚於理執空恐滯於魔昔在千八志居

中□□嵩□□□□□□□□□□□□□□□□□

□□□□□□□□□□□□□□□□□□也生知

𦆍羅□□猛列出家志氣異於常徒頓捨親孤然山谿

暑風寒雪已辯春秋葉落花生方知冬夏糸□□□□
□□□□□□□□□□□□□□□□□□□□□
□□□□□□東魏黃初三年高歡帝所造也又雜集
異記云魏時有大乘僧不知生族諸天降食以供其齋
忽夜夢二豎凭□□□□□□□□□□□□□□□
□□□□□□□俗服於山石邊有大棡樹本堅枝容
其僧將法衣往樹欲掛其樹忽爾開而售之儼然掩合
神力弥縫乃婚嬬長於二子後一十二年却至樹邊樹
開而□□□□□□□□□□□□□□有虎鬭菴前
師乃以手約杖駈而皆耳伏後之人因其樹号棡禪師
之寺焉又改爲定晉禪院禪室山巘雅高雅邃龍池虎
穴左之右之上至天宮下窮於地獄乃爲師之□□道
凊以考此凡志求□□蹤揆度古基持與葢造從大唐
同光元年歲次癸未七月起功至天成元年歲次丙戌
九月院成法堂僧堂厨庫□屋並在巖巒之下禪棚石
室佛糸□像安於峭壁之中木秀山巍巓□□□禽
□獸崗畔成羣洞□祥風泉源細水花芳艷翠香逐雲
濃散雨龍寒飛霜石冷幽閑異境大聖所居古跡金田
遂重修舊昔日禪定石室一所□塞無蹤忽然自開收
得道具數件乃是棡禪□僧所用之物也有單梯一縧

隣高百[redacted]倚於巘下莫知年載有坐禪棚一所出於峻
壁之中下去地一十五丈於同光三年九月十□特然
修換材木皆新棚上有阿彌陁佛一尊聖僧一坐倚子
一隻葢一頂道淸覩此聖事乃全枯意馬苦楚心猿又
罄勤忠焚香發願別化千人之邑同修一切之緣葢造
高樓安排佛像茲願已集碑紀微功所住山中素無靑
石求之莫有於天成二年歲次丁亥七月二日有二龍
鬭於寺前峪內雷訇電曜水溢溝穿現出靑石一條長
一丈七尺琢之如珉磨之瑩然龜頭贔屓皆獲足矣建
茲福事際會　明朝立□之功上歸
　皇化君聖臣賢之代民康鼓腹之年牧藪謌而樂
乎哉風雨時而禮何有三郡　潛龍之地九州一
統之時　帝孟堯風皇宗舜海金枝黃鉞掌
鉅鎮之山河　帝子親王彖邢臺之旌節□
□樂業豊稔田疇民義於　君君賢於德罰
惡勸善刑法無差舉直退私入滋壽富　皇天后
上翼助山河湮毀困窮皆霑霈澤浩浩　九圍之
道民無德而稱滔滔六合　禹無間然矣
　滏陽西面古跡重興雲嶺巖前金園再建巍峩突
矶插霄漢以廷廷聳峻崚嶒掩蓮宮之欝欝棡禪解闥

之虎窠穴仍多賢良造化之基器用不少凡施功力晴、
叶神聰永彼元規如蒙聖肋無私善事衆慕如歸利物
深緣易爲成就千門万戸自捨家財伐木窮山人心不
彈有邑首都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悟身若幻生務生
□其構良因耳相勉導逐處鄉邑次立維那舉其万法
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各有名氏鏤之碑餘基秡家邦番
諸善則鄉□稟命動靜咸宜化名信心從風集事繼千
佛之大行踵百福之退功克荷僧徒捐情聖業鸰篁志
氣山岳心田重義輕金守公奉　法歲寒如一運
順始終建碑勒名以彰成事邑主沙門□□□心化利
上報　皇恩錄彼聖蹤請叙文也沙門
宗仁僧門無藝儒教荒疎自度鈆刀難鐫寶玉豈將瓦
礫連布瓊瑤頻番雅命堅令撰脩克之既難實錄前志
徙之　□□□□所冀殊禎絶瑞万代長存
巨福良因千年不泯更顯前事章勾頌焉　日月遞
照　乾覆坤維　四時列序　万象咸宜　去彼取此
昭德塞違　天地之心　聖人則□　□□□□
東魏仁君　一匡天下　八表咸實　裀禮是敬　悟
法情忻　金田刱造　寶葦勤勤　二化緣有盡　聖道
多門　或隱或顯　有去有存　圖眞設像　資福濟

□　□□□□　福利彼□三一僧堅操　二利俱陳
深山守道　古寺求眞　心猿息慮　苦節於身
巖巒作件　虎豹爲隣　四三業障重　六賊爲親　勸
修十善　遠劫良□　□□□□　□出沉輪　巨善
邑會　日用日新五
大唐天成四年歲次己丑九月九日建
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
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邢州諸
軍事守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下缺
安國軍節度行軍司馬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從信
安國軍節度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挍工部尚書下缺
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工部尚書守磁州剌史兼御□
□上柱國安□
安國軍節度押衙充三州諸軍馬步使銀下缺
□紫光祿大夫撿挍司徒前守河東左右廂步軍指
揮使二州都招扠使澶州防禦使楊劉鎮馬步軍都
指揮使瓦橋關指揮使瀛下缺
安國軍節度判官朝議郎撿挍尚書金部員外郎賜
紫金魚袋李瓊

刑洺磁等州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下缺
節度掌書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察御史張琲
節度押衙知客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柱國杜□
□州軍事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徐處凝
登仕郎守磁州錄事叅軍劉廱丘
朝散大夫□磁州武定縣令試下缺
□□□□□當武安鎮務馬賓
節度押衙前守武安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下缺
□□□□□□左忠順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柱國馮□
□義軍節度押下缺
□□□□□□□轉受捉生指揮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太子賓客殿中侍御柱國下缺
□□□□□□□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殿中侍御上柱國下缺
□□□□□□□兵馬使銀青大夫檢校太子
賓客監察柱國張□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下缺
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天成四年九月立釋道
清撰俗名透影碑下半毀損有云東魏黃初三年高
歡帝所造也以曹魏年號爲元魏未審何以謬誤至
此又云雜集異記云云按太平御覽引談藪曰北齊
高祖多殺戮有稠禪師者以業行著稱云云豈即其
人與中山經云虎首之山多苴椆椐郭璞注椆未詳
也說文椆木也而見于此終不知何木中州金石記
碑下截已斷缺中言定晉禪院以同光元年七月起
功至天成元年九月落成又言收得道具數件乃是
椆禪師□儈所用之物有單梯一條坐禪棚一所椅
子一隻盞一項案陔餘業攷引丁晉公談錄竇儀雕
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銍默記李
後主入宋後徐鉉見李取椅子相待以爲始自宋初
不知後唐時已有此坐具矣授堂金石跋
按碑前半稍有剝落不可盡讀有云東魏黃初三
年高歡帝所造也黃初乃魏文帝年號東魏亦無
以黃初紀元者釋藏之書所紀事蹟往往得諸傳
聞故舛謬頗衆碑又引雜集異記云云檢唐書藝
文志雜家類有集異記三卷薛用弱撰用弱字中

勝長慶中光州刺史碑所引疑即此書碑後半詳記修造始末繼以銘詞年月後題名者二十八人首行稱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使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司徒使持節邢州諸軍事守邢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下闕其名已缺以史攷之乃符存審也舊史存審傳天祐九年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於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其歷官皆與碑合是年十月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以後歷官內外蕃漢馬步揔管又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又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碑皆不及則知所載銜名皆在天祐十三年以前碑立于天成四年九月而云同光元年起功至天成元年院成同光元年距天祐十三年尚隔七年葢其時創議修建地方達官已與聞其事至院成立碑方追題其姓氏不書現官者從其朔耳又存審傳稱同光初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碑題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則亦天祐中先賜之號足補兩史所略存審之後題名可見者李從信李瓊徐處凝劉宏邱馬賓五人皆無史傳可攷餘十四人或僅存其姓或并姓名俱蝕爲可惜也

賜長興萬壽禪院牒

石高四尺廣三尺十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在鳳翔府

中書門下　牒鳳翔觀察使

興元節度使張虔釗奏薦青峯禪院乞賜院額

牒奉

勅宜賜長興萬壽禪院爲額

牒至准

勅故牒

長興三年九月三日　牒

門下侍郎平章事李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按是牒頒于長興三年九月刻宋鳳翔府停廢寺院牒之下載張虔釗遼州人舊五代史本傳云長興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西面馬部軍都部署碑稱興元節度使則虔釗奏薦青峯禪院乞賜院

額郎在長興初矣末題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者李愚也愚以是年八月丙寅由宰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見明宗本紀

張希崇華嶽題名

題名四行字數不等正書左行在華嶽廟

張希崇下闕春歸闕時清泰二年歲次乙未十月二十三日固謁　清廟乃留是題

按是題在崔伯恭題名之右首行張希崇以下殘闕舊史希崇傳云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於吟咏天祐中依劉守光爲裨將後隸周德威麾下守平州爲案巴堅所略詢希崇知爲儒人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爲平州節度使尋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獻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云云此刻稱歸闕時清泰二年十月固謁清廟乃留是題必由靈州歸闕時所題也

贈張繼祚勅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六寸九行行九字行書在偃師縣

勅張繼祚朕以故齊王早推德望備著勲庸久綏河洛之人再造凋灑之地遍兼近鎮咸播休聲存歿誓於山河没宜刊於金石今差翰林待詔張蹉宣賜神道碑銘便令書石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否

按碑石舊有拓本近埋淤土中始命役夫出之已斷爲二矣全義守河南三十年史稱其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今勅所云久綏河洛再造凋灑信非誣也勅以賜全義子繼祚蓋宣示神道碑銘而通志遂以碑額郎爲繼祚故具錄以正譌偃師金石遺文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五代二 晉

贈太傅羅周敬墓誌銘

碑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九寸四分四十五行行四十四字正書在洛陽縣

晉故竭誠匡定保又功臣特進撿校太保右金吾衞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傅羅公墓誌銘并序

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

夫天地肅物松栢猶茂後凋郊藪呈芳芝蘭爲能長秀故老氏有必摧之歎仲尼興不實之悲梟木匡而梁榱傾嚴霜重而祥瑞去物之有矣可得喻焉 公諱周敬字尚素其先顓頊之裔也封於羅以國爲氏地遠長沙因家焉 公卽長沙之後也 曾祖讓皇撿挍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娶宋氏封越國太夫人祖諱廱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撿挍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謚曰莊肅娶趙國夫人呂氏先薨又娶吳國夫人王氏爲時之瑞命世而生倜儻不群英雄自許有唐之末大盜勛興鎮守一方廓淸千里上則忠於 社稷下則施及子孫 烈考諱紹威皇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贈守尚書令謚曰貞莊 天地鍾秀山河孕靈下筆則泉湧其文橫戈則雷震其武惠惟及物明可照姦曠古已來罕有其比 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撿挍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撿挍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㬎前保大軍行軍司馬撿挍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早歷通班繼爲上不緯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卽貞莊公第三子也性稟淳和生知禮樂早失天廕幼奉哥儀秦國夫人劉氏卽故兗州節度使太師公之第三女也肅雍無比柔順有聞示以愛慈加之訓導遂令諸子悉著美名時 梁乾化初 公之次兄方鎮南燕 公時年九歲 秦國夫人歸寧於 兗州太師之宅遂命侍行至 闕下梁口主宣召入內對數 明庭進退有度上甚器重之遂授撿挍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魚袋自此恒在 宮禁出入扈從 乘輿與 皇親無間侍立 晨旒多備顧問無非辯對深恰 宸衷上尤奇之其年秋七月歸南燕甲戌秋七月 公之次兄薨於滑州之公府上聞訃奏乃謂近臣曰羅氏大勳之後宜賞延遂命公權知滑州軍州事撿挍禮部尚書冬

十月上表乞入　覲十一月至　京師朝謝畢翌日有
制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方十歲位冠
五侯甘羅佩印之初未爲少達王儉登壇之日已是老
成十二月至自京師乙亥春三月鄭中搆亂河上屯兵
况處要衝屬茲征伐事無巨細　公必躬親道路有頌
聲軍民無撓政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
僕射是歲　公年始十二作事可法好謀而成政絕煩
苛人臻富壽忽下徵黃之詔俄諧會尸之期戊寅秋七
月朝于京師有　詔尚主公拜表數四辭不獲免遂授
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壬午冬十月出降普安
公主傅粉何郎晨趨月殿吹簫秦女夜渡星橋一時之
盛事難儔千古之清風盡在癸未春三月除光祿卿冬
十月　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
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　明宗纂紹之初除
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街使執金在彤庭之前佩玉向丹墀之上仕宦之貴
無出於斯上以　公久居環衛之班頗著警巡之効至
戊子二月有制授佐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
忠匡定保節功臣下車之後布政惟新福星爰照於近
馮暖律又來於沙苑庚寅夏四月上以圜丘禮畢慶澤

溥行就加檢校太保仍降　璽書其年冬十一月朝于
京師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
夏六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
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佐定
保乂功臣丙申九月　唐廢主以汴師北征命公以所
部禁旅巡警夷門公英斷不回至仁有勇當危疑之際
立鎮靜之功浚郊之民于今受賜　今皇帝并門鳳舉
洛水龍飛力願推崇首來入覲上嘉其懿勳旌彼殊庸
遂除右金吾上將軍羨我出總藩宣入居環衛外則作
疲民之藥石內則爲　天子之爪牙文武兩班踐揚將
遍物禁太盛古之有言壽年未高樂疾不起以天福二
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享年三十
有三嗚呼皇天莫問徒云輔德之言大夜何長其有殲
良之歎　上聞所奏惻怛哀慟輟視朝兩日厚加贈幣
贈太傅　君臣之義終始克全公以己丑歲五月　梁
普安公主薨於同州後再娶東海郡徐氏夫人即故東
川節度使太師弟五女也蕙質蘭姿懿德令範孰念孤
鸞之歎自傷黃鵠之歌　公有姬姪□見任閑廐副使
郎魏博□大將軍侍中之子也朴玉其儀渾金其器度
評□□相貌□□□□人□□　公亦三子四女

長子延賞守太子舍人次延緒入延宗皆稟庭訓悉紹
家聲龍駒鳳鶵得非天性良金瑞玉自是國楨終天懷
風樹之悲踣地有蓼莪之痛長女適郝氏次適婁氏二
女方幼諸子皆晉安公主之出也　公主靜惟閑雅動
有規儀休聲首冠於　皇□　淑德克彰於婦道帝王
之女無以過焉　公性不好弄幼善屬文嚴毅而至和
溫恭而難犯言惟合道動不違仁張充一變之年已功
成名遂□□□□之日乃善始令終以丁酉歲冬十月
六日安葬於洛陽縣之原禮也孤子延賞等泣告鵬曰
　公之履行爲衆所知　公之勳庸歷代罕比若非故
舊孰能纏陳鵬列親表之間受　顧念尤最難避狂簡
輒勒貞珉序不盡言乃爲　銘曰
積慶之門　挺生奇傑　入覲堯庭　出持漢節
十乘啓行　万夫觀政　宵旰無憂　袴襦入詠
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　惟忠惟孝　立事立功
滑臺去思　璧田來暮　藹然休光　綽有餘裕
摛繡文翰　傅粉容儀　承顏紫禁　飛步丹墀
門盛七葉　祿逾万石　外冠時英　內光　帝戚
歷事累朝　荐逢多難　動有成功　舉無遺筭
秋敗芳蘭　地埋良玉　山雲晚愁　林風夜哭
王孫一去兮不復還　陵園草色兮秋黃春綠

洛陽縣　清封鄉　積閏村

誌石出土當庚戌歲七月洛水北溢沖激崖岸墓陷於水惟石爲土人移置僅存予案誌文稱周敬曾祖讓皇檢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薛史失其名歐史亦不著其官階祖宏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謚曰莊肅薛史載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王歐史僅書爲節度使新唐書宏信傳徙臨清郡王又追封北平王誌言紹威有子四人長廷規次周翰次周允書官並較史爲詳然周翰史載爲宣義軍節度使誌稱爲義成職方攷滑在梁稱宣義唐改爲義成周翰官於梁而誌以唐代遷易之鎮名書之於事爲失實次卽周敬字尚素初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魚袋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尋授宣義軍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薛史所云命爲兩使留後尋正授旄鉞正指其事而檢校尚書右僕射則無此文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又授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薛史授祕書監與殿中監文亦小異入唐當莊宗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明宗除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遂轉左充使如故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

司徒仍賜燿忠匡定保節功臣加檢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轉左領門衛上將軍轉左武衛上將軍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薛史載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据誌文則莊宗但封侯加邑明宗始除右金吾又轉左耳周敬在梁移鎮許田史言忠武此亦唐改軍號而史以加於梁臣蓋錯紀也史載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當以始除及入晉凡四遷而功臣賜號史不及之周敬兄弟四人竟脫周允不錄皆宜依誌文爲据誌前列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薛史鵬字大舉大名人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與此題合其階勳失書也又誌言周敬之葬在洛陽清封鄉積潤村今誌石所出直石嘴之西數十步蓋於墓地猶可攷而五代墟聚之名亦以附傳於後金石豈惟補史闕文哉 授堂金石跋

按碑文共二千餘字皆明白可誦周敬薛史有傳碑稱周敬曾祖讓祖宏信父紹威兩唐書皆有宏信傳薛歐兩史皆有紹威傳其書官與碑詳略具著授堂跋中惟謚曰貞莊薛史所無歐史作貞壯又微異耳碑叙周敬于梁時代周翰權知潞州軍州事至末帝末除光祿卿與史多合歐史紹威傳稱周敬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薛史稱莊宗即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即位授同州節度使加撿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碑則云癸未十月莊宗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明宗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九月轉左戊子二月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撿校司徒仍賜燿忠匡定保節功臣庚寅夏四月加撿校太保十一月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六月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匡定保乂功臣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是周敬封侯加邑在莊宗時而其除右金吾轉左皆明宗時事其授匡國軍節度使亦在明宗即位後二年加撿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則又長興元年之事皆史氏紀載之外至長興四年以後及入晉歷官史亦未之詳也碑又云以天福二年薨享年三十有三史則云年三十二按周敬以梁末帝乾化初從毋秦國夫人至闕下始授撿校尚書禮

部員外郎時年九歲明年代周翰節制滑臺時年
正十歲與史傳合則至天福二年實三十三歲兩
史皆誤歐史叉云周敬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薛
史作晉安公主以碑證之則舊史是也五代會要
載梁少帝公主長壽春次壽昌獨無晉安封號何
歟碑叙所葬地但云洛陽之原而碑末別書洛陽
縣清封鄉積潤村一行向來碑刻未見此例然河
南通志陵墓類河南府下失載羅周敬墓正當據
碑俾後人知其所在補之可見書碑不得過略矣

溪州銅柱記

記八面高六尺八寸四分面廣六寸五分
酉十二行行五十七字正書在辰州府

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溪州諸軍事
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長沙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戸五溪口團練使彭下有押字不可識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
臯撰

粤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　楚王召天策
府學士李宏臯謂曰　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

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
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　祖宗之
慶胤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
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
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　前
烈爲吾紀焉宏臯承　教濡毫載叙厥事蓋聞牂
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泊師号精夫相名姎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
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
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閻隙俄至
動搖　我王每示　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
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壃吏告逼郡入失寧
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
　晉天子肇創　丕基　倚注
雄德以　文皇帝之徽号繼　武穆王之令
謨　册命　我王開天策府　天人降
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睿言俯陋再

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　王乃以靜江軍
指揮使劉勍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
彼乃弃州保嶮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勍
虔遵　廟算寄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
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囩
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欵
我王愍其通變爰降　招携崇侯感德以歸周孟
獲畏威而事蜀　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
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
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
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　錫
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于
平岸溪之將佐銜　恩向　化請立柱以誓焉
於戲　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鍔士無告勞
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底平壃理保乂　邦家尓宜
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
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
天地之至仁尓懷寧撫莅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
庶尓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
祖宗之德宏泉仰遵　王命謹作頌焉其詞

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
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
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氷溪人畏威仍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宏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
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
持節永州諸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　教監臨鑄
造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姓歸
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　楚王略其詞鐫于柱
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巳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
九月蒙　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願將
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本分田場土産歸明王
化當州太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祗依
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乱入諸州四界
劫掠詃盜逃走戶人凡是王庭差綱收買溪貨并都
幕採伐土産不許輙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有罪本都申　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
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
歸順　王化永事　明庭上對三十三天
明神下將宣祇爲證者　王曰尔能恭順我無
科傜本州賦租自爲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
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
推誠可以　元鑒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
鑄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鐫十二月壬辰朔二十日
辛亥立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太保使持節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挍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前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銀
青光祿大夫撿校尙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龔明之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挍尙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宏贇

武安軍節度衙前兵馬使前溪州左廂都押衙銀青
光祿大夫撿挍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向宗
彥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攝溪州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撿
挍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仙
武安軍節度副將充溪州知後官銀青光祿大夫撿
挍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朱彥臨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口都指揮使知使防邊營金紫
光祿大夫撿挍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剌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允瑫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撿挍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剌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倖皞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撿
挍尚書左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彭師佫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都將銀青光祿
大夫撿挍刑部尙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同十將前溪州左廂都虞候銀青光祿
大夫撿挍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龔貴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前攝大鄉縣令銀青光祿大夫
撿挍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富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靜冦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
夫撿挍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田宏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
撿挍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樓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金澗里指揮使銀青光祿大
夫撿挍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勝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廂義第三都都將銀青光
祿大夫撿挍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
晃
前溪州大鄉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彭允臻
武安軍節度攝押衙充靜冦都副兵馬使銀青光祿
大夫撿挍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思道
銀青光祿大夫撿挍國子祭酒知溶州軍州事兼監
察御史武騎尉彭□□ 以下題名皆嵌入文字中故附列于後
知荻州軍州事彭君庸
知忠彭州軍州事彭文綰

知南州軍州事彭光明
知州彭文儻
團練彭如遷
前三亭縣令彭如喜
三亭縣令彭文雅
都監彭文威
溪州都監彭如興
溶州都監彭仕明
統軍使彭如武
都揮指使彭文仙
知萬州軍州事田彥存
高州巡撿使彭如聰
巡撿使彭如品
十洞彭如意
統軍彭仕進
排軍指揮使陳文縮
巡撿朱繼顒
教練使屈思
靜邊都指揮使彭文勝
溪州軍事推官辛白

湘州羅文贍
史軍羅万能
巡撿羅万貴
錄事叅軍康保詡
水南都指揮使羅文彥
金唐縣田成盍
教練使彭進
溪州知州彭君善
鈐轄覃万寅
五都彭如亮
五溪巡撿使知向化州彭如會
知保靜州軍州事彭光陵
知來化州軍州事彭允會
知感化州軍州事覃文綰
團練向行仙
右州覃万貴
五溪都招安巡撿使田思满
左衙龔貴朋
知永州軍州事彭君昌
溪洞巡撿使知武寧州軍州事彭□□

知富州軍州事覃文勇
知誼州軍州事覃允贇
知州朱進通
知州苻彥貴
鈐轄彭如權
鈐轄覃文見
知州田彥勝
通判田彥强
知州田思趙
施酉知州彭允師
銅柱高壹丈貳尺內入地陸尺重伍阡斤并石蓮花
臺及下有石頟
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竪立記
此行在第一行復溪州銅柱記之下宋人題字
馬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
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
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
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舊五代史
銅柱在會溪城晉天福五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
求盟楚王馬希範請于朝以立之學士李皐爲之銘

五代史謂之彭士然者字之訛也當以銅柱銘爲正（天下實地碑記）

溪州銅柱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子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暠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暠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晉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暠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暠見希萼皆釋不殺陽希廣死彭師暠葬之瀏陽門外師暠疑即師杲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池北偶談）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宏皋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稾盡失從此予無相助者興轉闌珊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鄉致其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宏皋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册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宏皋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宏皋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宏皋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鐫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

今所曝書亭集

希範馬殷子也殷由梁而唐而晉奄有南夏希範以次襲爵楚王唐廢帝淸泰三年賜弓矢冠劍晉高祖天福四年加天策上將軍開府如殷故事溪州卽今湖廣永順軍民府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五溪諸蠻彭氏最大史稱希範遣劉勍劉全明以步卒五千攻彭士然士然遣子師暠降于勍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記之按碑曰士愁而非士然曰宏皋而非皋曰師杲而非師暠有勍而無全明史云南寧莫彥殊都雲尹懷昌牂牁張萬濬率其本部其三十七州附于希範合彭氏爲四而碑云五姓歸明碑中具彭氏誓詞及希範荅語後列彭氏子姓從臣之名字殊醜惡以其與史互異錄之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通鑑作彭仕愁五代史作彭仕然而以此銅柱作仕然爲可信予所得拓本爲士愁字畫顯著爲無可疑未知志伊所見又與予異何也金石錄補

銅柱記李宏皋撰宏皋卽馬希範依其父殷所置學士十八人之一也宏字皐史皆作皋避宣祖諱刪之舊五代史希範傳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五策上將軍溪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

之士愁以五州乞盟乃鑄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歐史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奬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奬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今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是其事也記文吳任臣十國春秋全見宏皋傳案記文五溪初寧傳作初輯式昭恩信傳作或昭恩德載叙厥事傳作敬載厥事益闡牂牁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傳作牂牁接境五溪遺風洎師號精天傳作師號猾服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與師遂開辰錦傳作宋均肅肇靖溪山楊與師遂開展境溪州彭士愁傳作彭士然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傳歷作立千作百亦不虐于小民記亦作必剽掠耕桑傳剽作擾肇創丕基傳肇作大方振聲明傳明作名各請効命傳作各効命土付以偏師傳付作士結寨爲高傳寨作阻𨵦甘矜甲豈暇投戈傳脫豈暇投戈惟作因甘矜恤彭師杲作暠崇侯感德以歸周傳作崇虎就加檢校太保傳無就字庭平疆理傳作居平荷君親之厚施傳作厚德垂子子孫傳于作予敢忘賢哲之蹤傳敢作

可我王鑄柱庇黔黎傳我王作誕今五溪之衆不足
馮傳馮作平溪人畏威仍感惠傳作思納質納質歸
明求立誓傳作棄污歸口求立誓案任臣依記文爲
傳益未收銅柱元文所据名山記及廖道南楚紀或
近方志所載是以脫謬至此也記後勒誓詞與彭氏
官屬銜名任臣亦未收　案題名中馬希廣彭師杲
二人並見歐史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師杲郎士
愁子史以愁爲然杲爲暠非也十國春秋廢王世家
書希廣當文昭王時不著其官師杲傳官亦畧証之
此碑題銜皆足補遺叉州名痍州忠彭州南州高州
湘州向化州保靜州永化州感化州古州謂州縣名
如金唐官制其職事者大理評事錄事泰軍知軍州
事别駕鈐轄團鍊都監巡檢司馬左義勝第三都都
將左歸義第三都都將靜邊都指揮使副兵馬使靜
邊都指揮使節度副將知後官知使防遏營節度衙
前兵馬使節度左押衙溪州左廂都押衙左廂都虞
候金澗里指揮使砂井鎭遏使三井都管使巡檢使
排軍指揮使教鍊使討擊副使都招安巡檢使統軍
使同十將知軍州諸名地里表百官表未收授堂金石跋
按五代馬氏王楚時彭立愁引錦溪州蠻入寇在

天福四年八月及其子師杲納印請降在五年正
月銅柱之立即當是時此事正史所書頗畧薛史
及通鑑僅較歐史爲詳然此記文共千餘字叉誓
狀二百餘字於搆亂歸化始末斑斑可見其中如
士愁作士然師杲作師暠李宏臯作李宏皆足以
正諸史之誤詳前人跋中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據
名山記及廖道南楚記得有銅柱記文錄入李宏
臯傳實則未見拓本故所載譌漏頗多且以彭士
然銅柱亦作仕然斷從歐史而辨通鑑之誤不知
記文愁字顯然正與薛氏史合是非倒置殊未然
也是刻前後題名者七十四人彭氏適居其半惟
士愁師杲二人稍可攷見餘皆不得而知矣記述
希範之言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
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昭靈王即漢伏波將軍
馬援也希範自以爲援後故因伏波故事仿鑄銅
柱耳後漢書及通鑑皆不載鑄柱之事據寰宇記
嶺南道九德縣古越裳國後漢遣馬融討林邑蠻
自交阯循海隅隨山刊木開陸路至日南郡叉南
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叉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
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日南界與屠夷

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後漢書但云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而已卽西南夷傳亦未之詳也此記并載銅柱銘金人汗出四語尤足以裨史鑑之缺再攷唐武德初諸蠻歸附始置巫錦溪富敘等州旋置麻陽縣錦州大姓彭氏舒氏向氏因彭氏處以上下溪及保靖等州至楚衡陽王時彭師杲以錦溪獎三州歸附立銅柱於下溪州爲界在今辰州府西北一百十里至宋建隆三年慕容延釗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殊借前溪州刺史田宏斌郎題名中田宏貲等列狀歸順乾德五年溪酋彭允足入朝授濮州牢城都指揮使以其據險持兩端因置內地羈之景德三年辰州蠻攻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擊走之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峒蠻來朝大中祥符六年辰州溪峒都指揮使彭進武數寇邊降詔招諭進武詣吏請罪復勞之天禧元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攻白霧團斬蠻級降其酋三百人而彭儒猛叛知辰州錢絳等斬降千餘人儒猛亡執其子仕漢歸京師未幾儒猛降詔至明灘歃血盟而遣之授仕漢殿直處之西京後遁歸引羣蠻爲亂儒猛以聞詔嘉其忠天聖七年下溪州刺史彭仕端使其弟仕義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命仕義爲刺史仕義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後以罪絕其貢自咸平後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之朝貢如故寶元二年辰州猺獠三千欵附彭仕義邀擊之有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爲亂其子師寶携妻至辰訴父不法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深入仕義遁其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坐貶蠻遂數寇邊吏不能制朝廷遣吏諭許改過裁省五六七州貢奉久之仕義仍歸所掠兵丁率蠻七百歃血就降卽辰州界砦溪據守其姪師晏攻殺之納誓表於朝歸砦溪地并獻皮白洞地界詔以爲下溪州刺史熙寧初湖北提刑趙鼎言蠻衆欲內附辰州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請先招下富峽二州敗餘州皆可郡縣詔下知辰州府商度請如翹言因遣章惇爲察訪河北經制諸蠻事以石鑑爲湖北鈐轄兼知辰州助惇經制乃置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大彭氏居之時江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彭師晏誓下州峒諸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詔修築下溪城并置砦於茶灘

南岸名曰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
師晏詒關授京東州都監彭氏於五代後反覆不
靖如此至元初下溪州彭萬潛改其州爲永順軍
民安撫司及明嘉靖中苗大叛永順宣慰彭宗舜
保靖宣慰彭藎臣俱助官兵征討悉士愁之後至
今猶爲土司焉蠻人極重銅柱故太平興國七年
詔辰州不得移馬氏銅柱而　本朝辰州府知府
王某以銅柱立千有餘年其文可攷今各峒土司
不遵前約妄搆難端或焚廬舍或擾耕桑或掠人
民或行竊盜並非其祖歸命定盟垂示永久之意
請將墨搨記文飭示各土司官苗俾各如約遵行
永安邊土督撫從之具著辰州府志蓋是記之重
於蠻陬又如此百餘年來峒蠻反側不時屢有鈔
掠致勞軍旅故詳載其始末以告大吏之善爲撫
馭者嶺表錄稱伏波銅柱舊有刺史韋公幹刺愛
州其柱在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之土人不知援
所鑄以爲神物訴于都督都督移書辱之公幹乃
止然則援鑄之柱久已不顯而五季所鑄猶能使
苗民懾服金石傳流蓋非偶然而官知府者尚知
拓文示衆其視公幹賢不肖相去何如也記文乃遷州城

于平岸溪之下作乃遷州城下于平岸溪之題名都指揮使彭文仙作都揮指使皆鑄造時錯誤

義成軍節度使贈太保史匡翰碑

碑高一丈七寸二分廣五尺四寸二十八行行七十字上截殘缺正書在太原

上缺功臣義成軍節度□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
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尚正員
撿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上□□□□□□□
□缺贈太保史公神道碑銘并序
朝議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　制誥臣陶穀奉　勅
撰
待　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臣閻光遠奉
勅書
上缺輔蜀望帝之洪苗楚倚相之厥聲迨于戰國世爲史
官周崇江漢之祠已疏王爵漢重金張之族遂寵侯封
令望不衰奇才間出長江激浪下蟠冢以方舟寶劒騰
晶發□□□□□積善所宜於有後享富貴者累朝大
勳不可以中微啓茅土者數世事詳圖諜功備鼎彝大
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安
慶九府都督顯考諱建□□□□□□兼九府都督贈
太保　公卽太保長子也分太白之精稟峒山之英笑
脩儒之老一經拜神姝而學五兵懷皷篋之心行有餘

力蘊飛府之謀[illegible]不能言天祐中王室震□□□□□
□陸之龍蛇競鬪生郊之戎馬成羣時　□
宗巳合樂□將齒義寧定王帳一匡之略提金壇百勝
之師戰於兩河决平多壘以　公入才地望宜副須徭
起家□□□□□□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
撿挍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
督同光初　莊皇受命梁廟告終緊驊鬪於
阜陵熒惑入於南斗負□□□□□□雖曰一家横戈
而猛士守方未安四鄙將寧邊徼特委譬巡以九府都
督充嵐憲朔等州都遊弈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
揮使遷撿挍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恩遽降時議爲輕遥領百城仍兼九府轉撿挍戸部
尚書溥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刺史如
故明年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
□□□□□□也八□大定萬國來朝將寶憲於騎
軍巳平敵國牧冠恂於河内俾應一方授撿挍司空懐
州刺史政成轉控鶴都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
駙馬都尉虎賁三百□□□□□□魏闕九重謹門闌
於清禁圃田符理漢殿掄材功臣旌佐國之名出牧奉
專城之寄渤海守布解繩之政化洽下車淮陰侯有授
鉞之才□膺推轂謀於[illegible]師屬在舊勳□□□□□□
宏揚之勞載前熊伏寧淹豹變之期齋壇峻而金鼓嚴
麻案宣而油幢出漢壘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
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緯有政聲當
四□□□□□□命之爲伯加食邑通前五百戸方司
外禦俄迫内艱居喪爰疾於塊苦有司不避於金革
　大君有命難違壽士之思開國承家遂奉墨
縗之制授起復冠軍□□□□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依前充節度使列旌旗於衛幕肯勵分憂莅區
兩於梁山難勝永慕海運方□□摧若何遺封章而不
忘戴君對符印而猶思揮師三陽莫辯□□□□□之
鍼六合至寬無處問迴生之草膏輅備與才之歎仲尼
興有命之言名不遂而功不成生何足貴令其終而善
其始歿且奚冤以天福七年三月十六日寢疾薨于鎮
享年四十□□□□□入罷市年光似箭訴天道於張
弓日遞高春輟時精於相杵有　詔贈太保喪葬
之儀並從加等越明年太歲在癸卯孟夏四月二十有
三日庚午歸葬于北京太原□□□□也銘旌前導
幽簿分行何須鳴氏牛眠方爲吉地不待滕公馬立自
得佳城載惟積慶之家須及莫京之襲倚

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寶毀帝之歸妹穠華□□□
□□之王姬半枯旋歎於未亡一慟俄聞於晝哭風飄
寶匣鸞成別鶴之悲塵暗粧臺永結孤鸞之恨嗣子四
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溱州刺史次曰彥澄彥琪並西頭
供奉官幼□□□□□州別駕以于公之陰騭門合容
車以鄧氏之舊親家宜栽策寵既隆於奕世榮豈讓於
熏侯近朝以來莫之比也嘗以　公之忠肅恭懿宜慈
惠和求福罔回見義有勇秉□□□□□達招延無間
於後生不積財而□務藏書不憂家而唯思報國求諸
時彥我無□焉宜乎享大年躋極品上爭九萬里直聳
一千尋而陽報無徵天賦有限極公侯伯子男□□□
□□□生而無成守溫恭儉讓之言得以謂歿而不
朽將傳來裔期播徽音合從魯國之褒方盡延陵之美
臣才非日地職在□□仰　□□□□□功聞□
家□之□德虔遵　睿旨强繼斯文屬詞而
徒審揄揚序事而多慚滿□鞠躬抒思再拜銘勳將招
岱岳之魂輒効楚詞之意銘曰
□□□□□惠且貞事　明君兮信而誠藏
策書於周廟□征轂於漢營年既謝方□時正來河方誓
兮山告頹訝陰靈而已矣歎陽報而哀哉□□□□□
□□□　帝鄉　丹旐悠悠兮下山陽隔
兩鄉之明月陟千里之宏崖龜告吉兮著言臧年惟利
兮日其良樂蕣草於原上揭豐碑於路旁 缺 □兆鶴且
白兮來翔傳千□兮萬代播蘭杜之芬芳
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六月丁未朔十四日
□威楊稠鐫字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搰搰之尺則更深尺予强令搰之以畚去土至一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曝書亭集

匡翰石敬塘之壻也尚晉國大長公主而不見于史大王父懷清王父敬思父建爾皆任九府都督翰以駙馬歷官通顯並無功積可紀窮碑巨碣止署官階而已金石錄補

右碑文尚完好惟每行之首損去五字匡翰建瑭之

長子也碑於建字下空文以避晉諱而建瑭父敬思獨不避蓋當時著令止避下一字也建瑭死贈太保其祖懷清任安慶九府都督皆五代史所不載而敬思爲九府都督亦當有安慶字史省文爾朱錫鬯云史稱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按五代史本云鄭州防禦使不云刺史此朱氏記憶之誤予讀碑文有云圃田待墅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又云齋壇埈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蓋匡翰由鄭州防禦使拜義成節度而鄭州元在義成軍管內碑固未嘗不書也陶穀之文排比鋪張頗爲親切而閻光遠書法圓美五季石刻如此者亦罕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匡翰建瑭之子薛史有傳歐史附建瑭傳是碑所載匡翰歷官行事頗詳惟首行功臣之上是當時賜號碑既缺蝕而史亦未及卒莫知其何號也碑敘歷官多與薛史合惟匡翰由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撿挍刑部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及起復冠軍□□□□□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傳所不載而其授撿挍司徒以下諸職鄭州防禦使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使丁母憂起復本鎮碑未及傳述爲異耳王歐史則僅云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不及薛史之詳也碑于梁唐晉三朝除授各官皆歷歷敘出而自檢校司徒以下諸職但以漢壘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泌水之封云云括之似與通篇文例不合況後文有云依前充節度使而前此實未見節度使字樣當是撰碑時偶爾脫漏不必曲爲之說也匡翰尚晉國大長公主歐史以爲高祖之女薛史以爲高祖之妹碑云車服有容實殷帝之歸妹穠華□□□□□之王姬亦未能定其孰是攷高祖本紀天福七年帝崩年五十一徐無黨注云五十二而匡翰之卒亦在是年年已四十公主之齒當與匡翰相若疑從舊史爲長五代會要晉公主不載晉國公主可據此以補其缺而金石錄補乃云匡翰尚主不見於史何其疎歟碑爲陶穀奉勅撰書丹者閻光遠宋史穀傳稱在晉時以李崧和凝奏爲著作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碑題朝議郎尚書虞

部員外郎知制誥臣陶穀正其時所居之官穀傳
又云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
言多委愜爲當時最今讀碑文叙事有體華實貶
備宋史之言爲不誣矣

移文宣王廟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七分二十七行每行十八字至二十字不等行書在大荔縣

勾官楊思進書

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再拜
宣聖久立荒祠後臨街而地位窮前逼城而日光少羊
觸藩而來者衆豕負塗而去者多雨信納汙風和遂臭
顧以濫爲弟子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
輕俎豆何以爲漢相何以見魯人遂申如在之誠别卜
惟新之所乃移於通衢之北在馮翊縣之西龜筮相從
官吏相合不煩隧正不擾里胥不妨農不害物畚鍤者
楨幹者斧斤者繪者一無闕垣墉棟宇榱桷階序門屏
一無闕自山龍已降至絺繡一無闕河目海口堯頭舜
項之相亦依然其文也布在四方其教也傳於万代依
其教者順而正違其教者逆而邪德与天地齊明与日
月等昔賢云自生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非此心此口而可稱讚時以拙於爲政昧於
立功民未蘇而責躬　廟纔成而赴
闕别離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手持龍節
顯奉　新恩目覩
象環虔瞻舊制於漆沮之地有洙泗之風念伯魚之學
時可知家法想祖龍之焚處自墜皇圖今逢下武之時
無失上丁之節公卿惣睦侯伯皆忠將戢干戈永安
宗社文武之道邦家之基其分
宵旰之憂同保車書之運老夫之幸明神所知謹以崇
儒移廟之懇紀於公門南之左時開運三年正月十五
日記
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挍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
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
戸食實封一千二百戸馮道

按碑馮道撰記其再鎮同州時移建文宣王廟始
末僅四百餘字文云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又云民未蘇而責躬廟纔成而赴闕别離
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攷舊史道本
傳云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
未幾入爲司空又晉少帝卽位出道同州節度使

歳餘移鎮南陽歐史作移鎮威勝據碑所稱移建孔廟適
當是時而其移鎮南陽當在開運三年正月以後
自淸泰二年乙未至開運三年丙午中隔十載所
謂別離七𡵧倏忽十年也陶岳五代史補載道鎮
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
官尒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絶書判後云荆
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
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
之今碑文自敍移廟之事其言似出至誠且云濫
爲弟子忝作公矦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輕
俎豆何以爲漢相何以見魯人云云詞甚悱惻自
非有激而爲此舉者酒務出財判官滑稽之說恐
未必確抑道旣出俸重修欲雪前憾故作此誠懇
語耶碑末題銜稱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
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挍
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
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
戶自匡國軍節度使外歐史皆畧不載薛史述其
長樂老自敘一篇所記生平仕履甚詳云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再授匡國軍節度同州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撿挍太師兼侍中再封秦國公上柱國守
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皆與碑合惟宏德作崇德
彼此不同疑傳寫之誤當據碑正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五代三　漢

景福寺重修思道和尚塔銘

碑高二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二十六行行二十六字至三十三字不等正書左行

陝府夏縣景福寺故思道和尚重修塔銘并序

左街講論大德守澄撰

將仕郎試秘書省正字崔虛己書

竊以理智凝然眞空清淨三常妙用十号圓明熙惠燭
於昏衢起慈心於苦海寬親普攝凡聖齊收五乘旣貫
於羣生三藏統包於教理宏張覺路大啟龘門金文演
解脫之音玉偈讚無爲之法人天共仰道俗同遵咸知
生死之源頗喻無爲之本郎我和尚俗姓師瑯琊氏生
丱角出家三十成道夏縣人和尚道高安遠德邁琳生
爲檀越之福田作如來之法眼深達了義久證菩提自
然變易之身曠劫超凡之德同塵不染悲濟有情現大
神通無妨自在山中採木風雨送來寺內看經龍神護
助崢嶸鹿苑巍巍鷲峯一方之瑞色長新四野之風光
景麗名聞寰宇譽滿　帝都去□德二年十二月二日
示滅其時也祥雲貫日天樂橫空異香遍於蓮宮甘露
灑於衆木靈禽噪樹異獸啼呼悲風飄凡聖之衣血淚
灑人天之目盡歎無生無滅皆嗟有去有來門徒弟子
哀慟難攀如喪考妣空深歲月幾歷星霜寶塔隳殘無
人再葺比丘志德出家當寺學業諸方持念法華經聽
習中觀論覩師遺跡遂發志誠勸化羣賢重與祖塔一
言道合盡自迴心擺脫塵機同親盛事捨財而三事體
空施物而三輪清淨非上智無以發深誠非哲人無以
崇斯善日月昏而復朗林欒變而再榮可以添川境之
殊祥可以壯法門之嘉瑞平觀禹國坐眺鹽池千株之
寒柏侵雲万嶺之嵐峯掛月幾多英信歸心玉石之堅
數縣良能懇意給孤之行殊因告滿郢伎休工異靈聖
之照明願神祇之鑒祐况守澄也謬爲釋子深眛儒功
因閑暇於禪關偶苦辛於螢牖披書積學雖無閱市之
名揣拙成文粗有奪袍之志今則既承懇口難議堅辭
遂罄荒蕪聊爲記述誠有慚於漏落實無倦於徽猷乃
敘銘曰

先師聖德　神通自然　逈超三界　而出四禪　慈
悲願廣　覆廕鄉川　恒爲燈燭　永作舟舡　重修
寶塔　勢聳雲烟　如山不動　似海深囦　恩霑沙
界　福利人天　遐邇歸依　万歲千年

乾祐二年正月二日建

景福寺重建思道和尚塔衆邑人記

碑高一尺四寸廣一尺五寸 二十二行行字數不等正書

大漢陜州夏縣陽公鄉景福寺重建故思道和尚塔衆
邑人記
承務郎前守夏縣主簿權知縣事張延煦　將仕郎守
夏縣主簿朱光輅　隨使右敎使充夏縣鎮遏使鞏信
銀青光祿大夫前衛州司馬吳光權　將仕郎試大
理評事薛延希　前定州司馬康守信　將仕郎試秘
書省校書郎吳□□
修塔邑維那頭趙宏進副維那趙宏遇都維那布衣三
命王文通南吳村維那謝景璠李項程彥暉張行實張
逢侯温張仁遇呂彥柔薛温楊思厚曹延密許思厚王
温吳仁謙吳仁緒張延義趙思柔陳稹王思温吳湛武
牛行思韓彥球鈕延遇張思益牛贇楊思蘊周温馬延
昭史延密張思厚賈延密張逢張思柔蘇詮李彥暉張
延福劉温劉文遇王敬思郭瓊郭達郭彥温裴彥柔尉
延密郭思柔衛思温張知柔馬澄張思玫趙彥暉李賓
呂項張審楊延義楊詡李志成張重遇張普進楊文銳
張衛尉思進傅審朱逵張柔王禮趙遷王彥瑭介行恭
張暉楊行周楊暉張彥暉張重張儒呂温張景厚劉瑭
劉思厚馮行實馮暉牛重遷張遇張宏進楊温陳祐常
延徽李行存陳敬思呂敬思陳延福張雅王彥温劉達
張仁密曹遇劉彥温孫蓋孫延支賈文瑞張文禮韓嚮
史延通趙延福藥彥思
邑外施主閻詮等五十八女弟子武氏崔氏李氏薛氏
陳氏謝氏李氏張氏孫漸能牛暉
修塔都料張紹榮　弟知遠　鐫字馬延義　書人張
宏信
寺主右街講經大德守嚴　左街講論大德守澄　塔
院主重辯　匡因　僧詞超　修塔主業法華經僧志
德
乾祐二年歲次己酉正月乙巳朔二日丙午建

周

羅漢□陁羅尼幢

幢八面每面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七寸二分八行行六十八九七十字不等正書在修武縣

佛頂尊勝陁羅尼經　經咒不錄下仿此

伏以景儒等生居塵網長在牢籠汨沒愛河豈有涯
□□身是幻假四大以成刑悟性空時莫不憑善道
如電露似石火而難停若□□坊衆□等

不悟以去遲津樑無
准景儒等自□年前遂見當院精藍寶地是皈依作
福之田結□善緣乃爲衆會名羅漢邑□景儒等遂
又不改善果眞誠年五十敬造尊勝陀羅尼經幢一
尊奉供
圓就所修上善功德各各□倫早立勝緣已
俟他歲畧述其宗不可具載奉爲　國皇萬□歲帝
祚遐昌文武官寮常居祿位□祈□坊長幼永保清
貞過去先亡俱登清淨之境一切時□沾□利□□
□□□□□□□□□□□□□□
特廣順三年歲次癸丑十二月丁未朔二日戊申□
立羅漢邑衆壹拾陸人維那田景儒□□□　邑錄
事谷□　邑人張□　邑人王全德　邑人李□□
邑人□□　邑人□□　邑人張□　邑人□□
本師和尚智明　殁故院主僧紹□　院主僧□
□　寄住僧□□　小師□□　匠人馮□　邑人
劉□□□□　邑人馬　思　邑人張□　邑人賈
□　邑人□□　邑人□□　邑人□□　同學僧
紹宗　□□□□

虎邱陀羅尼經幢

幢高五尺二分八面□面廣七寸七分各八行行五十八字正書在吳縣

佛頂陀羅尼經
佛說大佛頂陁羅尼
下元甲子顯德五載龍集戊午日躔南斗高陽許氏
建

右幢在吾郡之虎邱一小石柱立于劍池之東千人石水灘上鐫佛像兩層爲蓋按吳越于丁卯開鎭雖有寶正天寶寶大等號而奉周正朔故此幢稱顯德也然不直書大周而云下元甲子豈非有碍于國主而隱之也吾郡古碑甚少雖虎邱爲日涉之地而失于搴拓庚申閏八月征閩藩旗官兵北上軸艫橫江予自東洞庭山歸問道登千人座適大水跣足至幢下病後目眊不能仰視兒子汝濟從游拂苔蘚錄建幢年月姓氏見者莫不目笑之而予之汙癖爲難療矣 金石錄補

五代之際蘇州在吳越錢氏管內吳越奉周正朔故以顯德紀年實吳越忠懿王嗣位之十一年也予二十年前寓居吳門徧游伽藍古刹訪唐以前石刻皆無有此幢建於吳越有國時楷書猶有唐人筆法雖無書人姓名亦堪寶愛攷王象之輿地碑目未載此

幢近人修虎邱志亦遺之虎邱近在郭外游人日肩
摩其側莫有過而問者椎拓著錄自予始其書蹯爲
蹯與王居士塔銘蕭思亮墓誌銘纏作纒同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

廣慈禪院殘牒
碑上下殘缺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六寸五分兩截書行數字數無攷行書在咸寧縣

牒永興軍
上缺院使判永興軍事袁口口
上缺香城禪院僧道淸住持
上缺禪院爲名牒至准
上缺順三年八月　日牒
上缺口李
上缺口
上缺令
使帖口下缺
右准
勅令如前所爲當府下缺
道淸住持宜賜廣慈禪下缺
事須佮錄帖本院切准
勅命指揮勒牌懸掛者口下缺

九月三日
判官張
副使口口
宣歙南院使判軍府事袁
天福四年二月二十日買得安口界菜市南壁上韓勳
口壹所准作價錢肆口缺口如後北至官街東至草場
南至通城巷西至太廟院
賣宅人殿前丞旨韓勳年二十五　同賣宅人弟
口下缺同賣宅人母吳氏年五十八　保人前內侍省
內常下缺保人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尚書康口莊
宅牙下缺
按碑殘缺第四行順上一字不可見牒尾署銜有
宣歙南院使判軍府事袁者袁義也義於廣順二
年十月由宣徽南院使權知永興軍府事見舊史
周太祖紀此碑後列天福四年賣宅人姓氏天福
爲晉高祖建元葢刻碑時追書其事猶顯德二年
永興軍牒附書廣順二年重修水磨寺僧名也

衡州刺史郭進屏盜碑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五寸二十九行行六十三五六字不等行書在汲縣

大唐推誠翊戴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撿校司徒使持節

衛州諸軍事衛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戸郭公屏□□□
朝請大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韡奉　勑撰
翰林待　詔登仕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
勑書

臣聞　宣宗知民間之事則曰其理者其臣惟良
　唐太宗爲天下之君且云刺史乃我當自擇是
知雖　皇王□統馭□□□□□□子之□□
□于士有美有惡難將一馬同歸或隆或汚實類九□
相遠失人則苛政踰於猛虎得士則善吏□□良□可
不愼乎可不重乎　皇帝纂丕圖臨万有以授
受難乎選以理治急乎才漸行　日月之□輾成
古道終扇陰陽之炭銷盡兵鋒一日□承□曰衛州士
庶列狀以　聞遮去盗之由稱守臣之美宜乎旌
其長□其□命之刊勒□其□光乃　勑朝請大
夫行右補闕柱國臣杜韡□乃銘之臣虔奉　□
□□□□□□□式□□□固□仁者安人斯其
至矣盗亦有道其可侚乎剏乃抱奇□之□□昂藏之
□奮迅於平陂綿亘於數□誠大丈夫號□太守□□
□□□□□□回□□竹□□□□□□□□□□

□□卦豈同亡□□□□□鱗經□契奔奉之事□□
　汾陽公其人也公名進□州□□人也　皇
帝卽位之年自登而牧衛維彼商墟□□□□任俠自
尙剛壯相沿□□□而□疾成風橫緣波而流惡不盡
公至止未幾□□而思且□□求中靜乎內而勸乎外
□身率下儉于己而便于人未有澄其沙而水之不淸
去其□而木之不茂先之以力制次之以德攻化俗于
斯何盜之有公集□地□□于天府一度量□□□謹
出納□問𥶡重輕之數拔規求之□塞□□之源□□
□先去其□廪之□乎夫馬寒則毛縮魚勞則尾赬物
之生也豈有異哉公能□□□□□之附盖□□羊之
□□□□□□得不謂先去其杼軸之盜乎□之□邑
□乃有經□苛令則削煩省督責則息費得不謂先去
其簿書之盜乎□□於日中貨來於天下麤羊適至不
韋未歸法前□□通同抑有司之侵利得不謂先去其
闤闠之盜乎公人臨事以自懲貪吏因時而變態於是
乎卜要衝之所布□諭之文旣革面以□□或洗心而
侚晚俄乃付之逮□□以刑章夏虫適性以疑氷夜蛾
舞空而赴火或巢摧而梟散或穴□以兎奔難沿波之
騁固討源而是切且拔茅之後恐連茹以靡多迴思顧

皇之徒□設并容之術□□化之勉之撫之安之曰爾
胡不盜天時地利以耕鑿超衣食之源爾胡不盜毛羣
介蟲以捕獵求山澤之產或剖石採玉或披沙汰金取
之不為貪得之不為竊□□□□粱上偷生草中始務
匿藏終貽勦絕明申□甲休拘趙禮之兄盡滌瑕非不
問展禽之弟於是衆相謂曰嫉惡如讎公於　國
□視民若子私於我□聞其美言何□酬於布帛服其
異政何以荅於袴襦由是□其□知其禁强粱者遷善
返側者銷憂弃戟捐矛却問農耕之早晩帶牛佩犢遂
勤稼穡之艱難□所謂□乎內而勸乎外儉於己而便
於人者也自然山□□□□清里閈戴若思之投劍誰
預客舡陶士衡之駐車不言官柳室家相慶上下咸和
爾乃□□□□□□□集醯酸而蚋至肉亶□□□適
桑土而長謠登春臺而胥□可以□乎孟可以召乎江
山下火而為賁丘園雲上天而□需酒食政既成矣獎
□至矣　公神□□□□沉□□□□□□□□□
□見風雲之氣洞達□機命□而□藉時而□蛟龍遇
水□□□□鵬鶚乘□□□　□刺于坊磁又遷于
□登衛□□之才聲華迭□□□□鍊轉見晶熒樂至
九□蓋闊清越□編青史□紀□□□□□赴童子□

□源流國爾□卿賜三公　□□千載交輝美矣
盛矣論者曰□之藏用在乎　□□□□□□猛於
□□自□熊之後善□□民垂畏愛於□門流忠孝於
昭代闕庭稱□風俗自新□□　周有亂
臣繇使衛多君子　皇帝下□書□□□□□
□□□必□傲側帽之□□□効墊巾之□其則不遠
見賢思齊引而伸之則□知矣紀太□而有□□明府
以居多未若當鈴閣之前於□門之□□之琬琰傳之
子孫臣幸□近□曾□□□□鏤□而見諮□□瓦以
非工謬承　聖主之恩用播賢臣之美凝神握管
空成科斗之書拭目披文不稱□□之□強抽秘思謹
作銘云
□□□□　□□□□　連珠有爛　合璧無□　國
本維何　在民者矣　其理□□　擇人而已　偉彼
郭侯　系我成周　□□□李　鄴異□劉　鄉曲□
□　□煙□擊　劒引□□　弓開霹靂　皷隨畫角
□逐朱輪　誰□□□　自樂行春　始刺于坊
今牧于衛　□海便宜　□川煩碎　方圓並□　畏
愛齊□　□□□□　盜散萑蒲　帝王兮念功　□
□兮愛賜　他山兮□□　□蓮兮鼎員　□之兮二

天　勤之兮八字　剖竹兮有光　操觚兮無媿
顯德二年歲次乙卯五月戊辰朔十一日戊寅還
碑今在衛輝府治郭進爲衛州刺史羣盜屏跡世宗
勅右補闕杜韓序其事金石文字記
宋史郭進傳云周廣順二年秋遷登州刺史會羣盜
攻劫居民進率鎭兵平之郡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
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衛州衛趙洺間多亾
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爲出沒伺間椎剽吏捕之
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
計發擿之數月間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
即此碑也據史則登州宜亦有屏盜碑未之見也中州金石記
碑多刓缺予撮其事迹蓋由衛州士庶列狀以聞述
去盜之由稱守臣之美上可其奏命之刊勒乃勅杜
韓序而銘之郭進見東都事畧進仕周改登州刺史
郡多寇盜進悉爲翦除吏民願紀其事命近臣撰文
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者稍衆間出攘
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剿絕之民以安居於是郡民又
請立碑紀其事改洺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又請立
碑詔左拾遺鄭起爲文以賜宋史本傳同　此碑所云士庶
列狀以聞正與相符又碑云初刺平坊磁又遷於淄
登衛今東都事畧及宋史惟言由登刺衛而前此之
爲坊磁淄三州皆不詳也碑首題大周推誠翊戴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衛州諸軍事衛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戸亦史所未詳碑待詔登仕郎守司農寺丞孫崇
望書字爲行體金石文字記以爲正書亦誣授堂金石跋

一永興軍牒
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二十三行行十五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中書門下　牒永興軍
永興軍中除見有勅額巳存留寺院外
勅通勘到在城應管無勅額口有名額及近置寺院共
計伍拾肆處內肆拾壹口口停廢外餘有壹拾叄處無
勅額從來口口院建置年深准宣分口到候指揮事
開元寺　勝果寺　太口尼院　西臺尼院　口口禪
院　口王護國禪院　資聖禪院　清涼建福禪院
經塔院　上口院
巳口壹拾口口宜令依舊口口
口口院　泗州院　文殊院
口口處口並令准勅停廢

牒奉
勑宜令各依前項指揮牒至准
勑故牒
顯德二年七月三十日牒
中書侍郎平章事景
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
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寺東北四里已來　常住水磨壹動廣順二年院主
僧　修
寺稻田兩頃水磨一動亦充常住供養

按牒須於顯德二年七月蓋顯德初詔并天下寺觀有敕額者存無敕額者停廢見後大嶝山寺碑此牒所列應存者十處應廢者十處皆就永興軍言之然長安志惟載開元清涼二寺知其餘八處宋時亦不存矣後題中書侍郎平章事景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王者景範王溥也是時兩人正居此職與史皆合

廣慈禪院記

碑上下皆缺連額現存高四尺一寸三分廣二尺八寸三分二十五行字數無攷額僅存敕賜廣三字並

正書在咸寧縣

大周廣慈禪院記
節度掌書記朝議郎試大理司直劉從乂撰
原夫了無相之因乃歸寂默現有爲之教卽示莊嚴攝
□闕生浮想於是□無相而詮眞諦以有爲而誘鈍根
嗟乎劫□闕動地但濊情□□負寃而不能堙苦海之
波蟻有術而不能闕以指迷津而□彼岸開惠日而破
昏衢未廣度於能仁應機誤闕隨業化緣質□□難信
之疑立像法相沿之理不有開士孰臣□□闕故思遠
禪師之經始也　禪師本王氏子回中人也道性
元通□闕調象馬能降龍□之情體化蒲蘆盡作如來
之種微言殆絕景行彌高扣□闕無階駕眞乘而長往
詳僧傳則於是乎在𨚍佛宮則可得而言　禪
闕化南昌教□□□時洪州廉使侍中彭城公請住香
城禪院□□二紀有志四方乃振錫浮江□徒登路念
三輔五陵之豪族想規天矩地□□□恩□鷲峯遂歸
闕松柄未揮歸依者摘裳連袂而來檀施者接足駕肩
而至威優曇闕之良緣莫不童子摽花神人獻社競施
布金之地□投累璧之錢闕材朽宅之頹基聳構正殿
中蹲而□起長廊四注以雲舒蟾蠩納闕□葩於藻井

文栢擀龍畫拱攢羅達法堂以悟空設眞教以開智闕
定布經行之地以豫遊無里閈之囂塵□□泉之爽氣
耋成佛闕我皇祖在宥之二載也　太尉袁公罷
侍　闕玉節於宗結社潛懷出俗之心靈運居官
已熟生天之業拜封闕□□牓以斯題遂
勅賜孫廣慈禪院以廣□慈闕等苦節擯霜高名跨世
精進而身田自潤住持而眼界常空闕□而下蔭欲於
寶刹思勒貞珉託敘美於非才庶傳芳於不闕存攄實
之辭時歲在單閼月族季秋記
闕僧道靖□維那僧道遂　典座僧道□　供養主
僧師□
顯德二年十月十□日建立
安彦闕

中書侍郎景範碑
碑下截殘缺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一寸三十一行字數無攷正書在鄒平縣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
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　制誥柱國
賜緋魚　臣扈載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　勅
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祝融能辨方域以制
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
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焉三政闕與圖
史寖盛彌綸輔翊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亞
其訓誥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質略
我則潤之以□□□□□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
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
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　皇朝
元佐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
天子廢視朝軫戚奪之令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
典優而厚□□詔詞臣□文□紀盛矣□□□孔悝彝
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乖
顯於邦家與夫輝煌　帝恩導揚休烈□□□□
□□□□者可同日而語也□□□□□□綸言直而
敘之用丕顯　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
芊姓從楚王於夢澤差□侍臣畫漢□於雲臺丹推名
將濟美□□□□□□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
淄濟爲川地勝氣淸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於是

者足以□顯氣而爲□□□□□□□生於是者足以
□□□而爲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
王父賓大王父誾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
□□□□□□□□□□仲日篆公□由□□世
□□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
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
□□□以□開物成務者□□□□所於此□□以公
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
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爲吏於淸
陽□□□□□□□□□□掾於高密郡秩滿而□
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鎩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
而不起然則□□□□□□□□予之□□□□□□□
□□□□□□□□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
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
謂其□□□□□□□□邑悋□以□□□□□□□□
□使□政□而從之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粤若日月
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
□□□□□皤谿□璜□□□□□□我大
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
邦初筵既闢得賢斯盛於是我公□□□□□□□

□而君臣之□□□□□□□□龍飛在天躬載躍
靈至於霄極之□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
進階至朝散大夫而□□□□□□□萬□□□
□□□□□□□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
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
而公□□□□□□□□忠而買□□□□□□
□□□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
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始登用舊臣而并入乘我
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
□□□□□於公仍拜貳卿□□□□□□□
振帝代張黃鉞白旄蕩羣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淸蹕
以言旋大憝既已平九服又已定□□□□特惟輔臣
而公昌言可□□□□□□□□□聖謨碩望可
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上八府肇脩兵
賦充大邦之調用□□□□□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
□□□□□□□□□□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
孝於　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
成恙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專□
□□□□□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
訴昊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衆屢

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
□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
言也直而肆謇謇焉無所忌耿介以自安勁直以自□
故其仕也□一命之卑□三□□□□□無悔吝古
人之操何以尚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
氏嗣子太廟齋郎儼信等□□□靈□光□□丞書翼
翼賢人□□□□□□□□□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
長楸鎖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山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
遊舊鄉□高山兮岌岌逝水兮驚波□而□死□□□
□□□□□□□□□□□□□□□山有頹坂水
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
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
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
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
矣不知何年誤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
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
於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皆其後人而
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
非是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
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
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寫碑文以
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
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
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
開國伯沒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
孝皇帝建大功于漢室爲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
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菑川郡之私第
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
戊中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
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
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
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警訴昊天兮何極則
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顧炎武山東考古錄
鄒平縣西南五十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

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
石志亦未之載池北偶談
案舊五代史景範傳云官爲立碑卽此是也碑載故
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又載上柱國晉陽縣開
國伯及贈侍中字後載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及以
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字又載冬十一
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下缺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春三
月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爲左諫議大夫
充職世宗紀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學士工
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碑謂登用舊臣蓋
範當太祖時已爲諫議矣碑言晉陽縣開國伯册府
元龜載世宗卽位七月制詔範爲晉陽縣開國男當
依碑作伯又碑言以列卿歸第案本傳云範理繁治
劇非其所長雖悉心盡瘁終無稱職之譽世宗知之
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相東歸並與碑相
符授堂金石跋
按碑今在鄒平縣印臺山左其地別有小阜因範
墓所在遂呼爲景相公山土人向誤景相公爲景
延廣山東攷古錄辨之以爲志乘之誤今撿程素
期所修鄒平縣志則已改爲景範墓并載邑人成

和徵之言曰嘗讀五代史故周中書平章事景公
範卽吾邑城南景家莊景氏之先人有墓在城西
南五里許相公山側山以公得名也公生平履歷
詳載墓碑碑原刻公諱範前輩作縣志乃譌爲景
延廣考之通志及王元美龔易妻景氏志並吾邑
都御史仁軒張公作儒學記率皆從譌亦二公相
去年代未遠同姓同官故致魚亥其後裔多朴魯
知考縣志而不知據墓碑家廟中復刻石爲誌亦
誤之甚矣此說正與顧氏相同竊謂範仕後周雖
無大節表見而薛史本傳稱其爲人厚重剛正無
所撓屈較之延廣嘗私誤國者殆不可同日語乃
數百年以來流俗傳譌茫無別白使範地下有知
亦當含忿所幸墓碑尚存儒者得攷而辨之而邑
志亦從而訂正蓋碑碣流傳有補于世道人心如
此歐史不爲範立傳薛史傳見于永樂大典者寥
寥數語此外別無可攷僅賴墓碑得見大概然碑
下截已殘蝕不完存字甚少亦不能定其每行若
干字向汪明經鉻從他處錄得全文闕者十纔二
三以之旁注碑文闕處知全碑實每行五十八字
而景公生平出處略可攷見矣景氏本齊景公之

後見廣韻戰國時楚有屈景昭三大姓碑云景氏
之先出於芊氏則其後也碑又敘先世云從楚王
於夢澤差□侍臣畫漢□於靈臺丹推名將景丹
後漢書有傳景差見史記屈原傳贊與宋玉唐勒
同時皆以辭賦稱揚子法言吾子篇及漢書古今
人表皆作景瑳史記索隱云作差者字省徐裴鄒
三家無音是讀如字攷李商隱宋玉詩黃庭堅答
任仲微詩景差與家花同叶是讀爲初牙切碑書
作差當亦讀本音也碑又云公之先自烈考太僕
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史並不載惟世宗
紀稱顯德元年八月丁巳以戸部郎中致仕景初
爲太僕卿致仕宰臣景範之父則太僕府君名初
本任戸部郎中以子貴加太僕卿故碑但稱其加
贈之官也傳云世宗北征命爲東京副留守車駕
迴自河東世宗以難于國用乃以範爲中書侍郎
平章事判三司因其有疾乃罷司計尋以父喪罷
相東歸順德三年冬以疾卒于鄉里優詔贈侍中
碑則云公以明經擢第春官爲清陽吏高密掾授
范縣令周初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左
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皆史所略
可據碑補之也又世宗紀顯德元年正月壬辰太
祖崩丙申帝卽位二月潞州奏河東劉崇與契丹
大將軍楊兗舉兵南指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自
團栢谷入寇帝召群臣議親征嗣於三月癸未詔
車駕取今月十一日親征卽碑所云并人乘我大
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而云分命大臣
保釐字闕七於公仍拜貳卿卽傳載命爲東京副留
守也是時帝以樞密使鄭仁誨爲東京留守因命
範爲之副冊府元龜載世宗制詞所謂戎輅親征
皇都是守贊勳賢於留府副徵發於行營者是矣
山東攷古錄據碑歸里而遭父喪與通鑑以父憂
罷政事之語不同今玩碑云盡瘁之勞因成恙疢
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專字闕七以列卿
歸第縣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兮何極見
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云云知範
初以告疾歸第但罷判三司將欲縣車適嗟風樹
然後見星而往罷相東歸與通鑑及薛史語正合
顧氏以爲不同非也碑末年月一行越十日戊辰
顧釋作戊申亦誤是碑扆載奉敕與兩史載傳云
載游相國寺作碧鮮賦題壁世宗遣小黃門就壁

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
學士賜緋而截巳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
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碑題翰林學士朝
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
扈載當爲力疾入直時所撰也書碑者孫楚望題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與郭進屏盜碑同
惟朝議郎彼作登仕郎爲異耳楚望書頗雅飭而
賞鑑家無道其名者亦賴兩碑知之

大𡶶山寺准勑不停廢記

碑高六尺七寸五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四字其末行三十七字後又小字六行並正書在濬縣

黎陽大𡶶山寺准　　勑不停廢記

節度掌書記馬去非撰

大𡶶山者上摩乹象下壓坤牛左巨浸而右太行誠爲
壯觀南夷門而北大魏最擅繁華遐重昔人能擢勝境
以茲山之足爲佛足矣以茲山之頂爲佛頂焉寺內有
缺口碑銘載相續日月儼三十二相亦四五百年首蔟
迎珠肩隈合璧或孤鴻夜至移雁塔而自口方六出朝
飛拔雪山而歸此處神功捧護巨靈措手以難開佛力
昭彰秦后着鞭而不動傍臨迴漢顯超岸於當時俯瞰
危峯類投崖於今日不待龍吟深谷我有法雨而濟陳
根何須虎嘯幽巖我有惠風而吹昏垢潜施殊福溥及
群生雖日用不知且八何以鄙　　今皇帝君臨區
宇子視黎元慮一夫不耕天下有餒者一婦不織天下
有寒者向乃須行天命條貫僧居有　　勑額者存無
　　勑額者廢非輕釋氏用誡游民勞哲后以去華使
空王之保大茲寺也詢諸耆老唯曰大𡶶蓋前古之寺
名非近年之　　勑額如斯敷列胡免廢停
我主公都尉指命僧徒繕錄銘記閱其狀跡頗歷光陰
遽爲奏陳却獲仍舊寺主僧從超住持最久焚禮甚精
初議毁除嗟有白氈之歎及聞存惜爲刋黃絹之辭去
非碑謝渡鷄支慚吐鳳既高僧之固請乃下筆以直書
厥紀厥由終無革故時大周顯德五年

大周顯德五年歲次戊午大周顯德六年歲次已未
七月末日寅時建立
前黎陽發運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挍工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孫郃
大𡶶山寺主業行願經大德賜紫老從　小師　志
　進　琛　懿　眞　通　美　
義　口口　　住僧萬均
前儒林郎試大理評事守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

孫昭□
前承務郎中主簿王守正
前坊州軍事判官將仕郎□大理評事王□
前義成軍隨使押衙□鎭遏使□□王□
鎭將陳緯
將仕郎試大理司直□□□□□□令兼殿中侍
御史郎光□
登仕郎□□□□□□□祚
前□青州別駕知稅侯紹□
義成軍隨使押衙□□稅王繼勳
水軍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挍太子賓客兼上柱
國□□□
三司押衙□□州倉張琪
三司押衙□□州倉□□
德軍押衙寄倉專官劉□　□奴張素　楊□
王琪　李貞
□軍押衙寄倉□□□□□□□□□□□蔡□
都料匠人李柔
勑文附刻碑首十二行行七字後列院主名二行共十四行
□□□□□□析到在州及□城有　勑及無勑勑并
年深寺院共肆伯陸拾叁所內叁所舊有　勑玆年
深失墜文牒□指揮者黎陽縣大岯山寺胙城縣契
心禪院在州東城內□□□已上叁所宜並令依舊
住持者
大佛院主□□察小師□□
□□院主左街傳經大□□□
碑上爲勑下爲記云大岯山者上摩乾象下壓坤牛
左巨浸而右大行以黎山爲大伾亦承唐以來相傳
之誤中州金石記
按衛輝府志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
丈周圍五里禹貢導河至于大伾卽此一名黎陽
山又名青壇山碑云玆寺也詢諸耆老惟曰大岯
而首題黎陽大岯山寺蓋已誤合黎陽大岯爲一
矣舊史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四月詔諸道州府縣
鎭村坊應有勑額寺院一切仍舊其無勑額者並
抑停廢是歲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
百九十四所廢寺院凡三萬三百三十六碑所云
須行天命條貫僧居者卽此事也據碑蓋大岯山
寺向無勑額賴主公都尉之請得不停廢寺僧因
刻此碑並勒勑文於上耳所謂主公都尉者亦不

知爲何人也記末時大周顯德五年六字當是撰
文之年次行紀立石年月而云大周顯德五年又
云大周顯德六年殆出寺僧手筆石刻中所僅見
者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一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五代四　吳以下十國附

大安寺鐵香爐欵識

鑪未詳其高大若干尺共六層上一層三面有字北面十四行行十字至十四字西南面七行東南面十一行行十字或十一二字第二層惟南面有字三十六行第三層足下有二人名第四層無字第五層蓮花瓣上通著王字又東北面有人名二行下一層入面皆人名今逐一依次注明如左在南昌府

維吳大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乙亥朔十五日己丑鑄
此香爐重一万二千斤於大安寺大殿永充供養上爲
國王□□府尊令□□縣□□官寮三吳百姓師僧父
母□方□□法界有□四恩三有同沾福利
都勾當□□鑄香爐□師立
都維□僧美琮
上座僧□暉
寺主□□□
□□僧　緣遂
監寺□□德　　□香□□僧□顯
明□　□　□　□□□　楊彥思
□　□　□　□□思　劉　詮　楊
徐　□　□　□　楊　從　楊鄴□
從　釒　□
□　□　威　□□弟子□□□
禮

右上一層北面

檀越主郝膏六王
證因僧智元
唐延恪　朱彥瑫　吳少乾　余一娘
郭可瑗　習　拯　朱衙女　習衙娘
吕從寶　羅六娘　袁十娘　熊　超
戴十三娘　施　太　周宏傑　趙　從
黃祐　張五娘　施　超　涂　從　徐十一娘
李　從　藍敬詳　胡二娘　徐　祿　周　雅
楊　理　徐　璠　李　進　王彥思
章　章　吳　暉　陶魯頌　會師德

右上一層東南面

同用工胡德肅道□丁從富等造大殿上用釘二万
□與香爐上共緣化得鐵及錢收買其計用鐵一千
四伯斤打造上殿使用並足永充供養
都勾當釘□師立

右上一層西南面

賈彥琮　李三娘　賈宏□　共捨鐵二百
楊權　丘五□　朱延浩　丘□　陳虔益
李　劉彥宏　蔡　鄭宗本　宋
趙文　熊超□　魏宗　朱景約
魏榮　周榮　劉賔敖　師進　王畐如
劉可□　□□□　俞華　□□福　□承□
□□　楊延□　□　□　劉　□　□　暉
金師□　□□□　□　□　□□□　□　□
□□　□　三妻□一娘　□彥□　杜　□
鄭彥言　張安瑫　鄭太　李訓福　李厚
周本　連道成　弟子吳靖如妻陳二娘
張延珪　羅□　丁知進　杜珠　盧福
李延福　冷□　趙再榮　進　呂仲
劉彥超

右第二層南面

劉匡
□□□

右第三層

□者王師□
令奠宗　□

右第五層東北面荷花瓣上
□□□　謹錄□□捨鐵□□□□如□
錢□□　劉　□
□□□　田　□　□　倪可知　□
□□　□　袁
□　李□□　□彥□　□　黃　□
□□□
□　珪　□元□　□　超　李　□
□□□　□　□□女
□□□　鄭□□　□仁□　黃　□　□　□

右下層北面

吳彥　韋六□　□□□　□　趙言
權　王彥□
曹敏　祁□　□　□　李□　張□□
□三娘　二娘　金娘　魏四娘　唐　鄭
□妙□　汪杲　□　張五娘　雷三□
□□　□□□
□□作
閔公錫　馬　曙　□　□
□　□　□　□□□思　丁□

□□娘 徐□壽 庚 □ □ 火 庚
閔□彥
□敏六 孫六娘 □ □ 丁□三娘
右下層東北面
孫廿娘 王□諳 殷彥暉
汪超 丘六十娘 □ 浩 顧承蘊 □□娘
□一娘 □ 賔 陶 影 熊彥卿 龔
□謙益 □□娘 劉 □ 何敬新 熊
右下層東面
周訓 祝 遷 王□□ □師篚 劉 □
董□□ 楊 □ □ □ 魏 □ □十□娘
劉彥輝 朱 禾 張五十娘 王 □ 鍾一娘
何君武 馬四十娘 李十一娘 □ 崇 羅六十娘
潘從靄 潘 厚十娘 呂一□
藍敬諲 □ 李彥思 □ 黃從約
□□ 徐彥徽 □ □ 徐延壽 張
習 □ 朱 □ 荷娘 甯十二□ 王十五娘
以下闕九行
右下層東南面
萬師□ 仇暉□ □□娘 姚□□ 鄭□□

魏師□ □ □五□ □ □
□勾當□□□ 都□□□□
右下層南面
□看□ □ □ □ □ □
以下闕九行
周 □ 胡
勸首楊□ 李 進 □ □ □ □
□宏進 □ □二娘
徐□□ □□娘
□良玉 □ 馬
勸首□楊 □ □□□ □ □ 福
龔 王 □ 謹 □ 名 張延福
□□ 萬 全 常□□ 趙 詰 曾 □
□超 魏師□ □ □ 萬 令 □□僧
□□ □□世 □娘子
右下層西南面
勸首□□ □□ 劉□□ 劉 □ □ 進
陳□□ □
勸首張彥□ 房□□ 胡 彥 徐 □
□ □ 李 □ 卩□□ 徐 超

陳彥□ □□□
勸首□ □ □□□ □□□ □ □
周 □ 胡思□ □
勸首□□佐 王□ 楊泰 □ □
□ □ 曹延□ □ 和
勸首□ □ □ □ □ □□□
勸首楊□□ □ □ 李可復 吳 □
□永□ □ □ □ □處□ □□□
□ □ □ □ □ □
勸首□□□ 周 彥 劉 □ □ □
李□□ 劉 □

右下層西北面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及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安大安寺大殿上爲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元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号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卽帝位國人

中書令徐知誥爲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剎志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金一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混冠衣于巾幗何也曝書亭集

按鑪在南昌府大安寺江西通志寺在省城北有鐵香鑪高六尺許識云吳赤烏元年造其鑪不知亡於何代今寺中惟此鑪巋然尚存而志獨不載何也志稱大安寺初名東寺晉時有西域僧安世高本安息王太子避位來止於此遂名大安寺唐武德間改爲宣明寺大中間又改普濟寺明初重建復今額鑪造於楊溥大和五年歟云於大安寺大殿永充供養或吳時卽復大安之名矣

龍壽院光化大師碑銘

碑連額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三十行行五十字正書在南昌府

洪州雲蓋山龍壽院　光化大師實錄碑銘

前守武昌縣尉歐陽熙述

大師俗姓劉氏法諱懐溢本無諸倚郭閬縣人也即
巨唐相國彭城劉公瞻之次子也童年慕道不習
儒宗時巤亂之歲厥父携同詣　京師固辞弗往漸
登九歲俄自發心弃捐俗務投立磨山普賓院杜禪師
門下求爲弟子彫　侍巾缾禪師立性孤僻抱直嚴難
未許昇堂不容入室且堅苦節毎勵勞形涉歷年華經
逾炎冷身齊槁木心類寒灰一自入山久淹出谷十年
精口午夜志疲　師長念及功懃知爲志器于年十
九方與落髮披　結束法衣遣求和合恭承　嚴旨高
別林泉星夜登途望風取路遙山獨步峻嶺孤征時往
日來俄之中嶽會善寺瑠璃壇欣逢法侶　勑啟霜
壇大扇律風高懸戒月夙緣諸偶曩善冥苻不上牛車
便探衣寶併三衣而爲一納弃五事而瑩一盂松下塚
間行頭陀行雖行是行叅問匯忘遍歷退方訪尋知識
無道場不逢古德有請皆遇　宗師其奈不奏靈機倩
源擁塞如渠聚土狀棘當衢須議芟薙終期決抉而乃
直抛衡獄專籃灌溪函杖而誓扣靈關掘衣而立融堦
雪　澧源和尚一觀奇特許廁門墻入而彌方漸昇
堂室況乎居猶學地道未博通仍於異時侍立左右和
尚演于法頌云五蘊山中古佛堂毗盧晝夜放圓光大

師纔聆妙說頓入清凉悟即剎那迷流沙劫一言契合
万慮情亡豁若雲開皎同月朗既除疑滯不慕遊方遣
龕傳燈嗣何宗禰即曹溪六祖付法讓大師讓大師授
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分黃蘗黃蘗之林際得林際寄
旨者唯灌溪焉入灌溪室續焰挑燈者誰即　雲葢
大師矣　大師然以靈天月白覺海波清真燈未燭於
祖堂雷振停開於蟄戸雖廣明初之　上都值黃戎
犯闕　僖宗皇帝駕幸三峯暫避狂徒　勑遻十員
禪律經論詩賦文章大德駕前供奉　和尚禪宗一位
也　勑賜福田禪師止三峯再賜大自在禪師爾後狼
煙息爇草孽停爭時屬太平寰宇寧靜光宅四海慶洽
万邦特軫　睿毫更于歲号爲光化元年實謂山呼海
蹈舜日堯雲百辟稱慶於龍廷三寶丞歡於　帝澤悉
銜雨露丞被沾濡　和尚特　光化大師仍頒　命服
禪袍改爲椹色　簡詰迴錫　皇恩旋聞海晏河清
遠播民舒物泰鑾駕將迴於万乘寶位却復於九重
帝績丕昌龜圖鼇負　皇帝昇于大内慶叶千靈金
鷄纔樹於琅玕瑞渥霧流於遐邇遂抽　御槧揮當玉
扆之前爰發金言綴向霜牋之上遂改光化爲天復元
年當年秋上表乞養疾以歸南別　天顏而出北旣遏

鳳闕堅駐龍沙山二年時有　唐鎭南軍節度使中
書令南平王鍾公作鎭秉時虛襟扣寂位崇列土心仰
禪門一禮慈悲三申延請洪鍾預扣難藏衆耳之音幽
谷傳聲已播多人之口　和尚弗能違命遂許宣揚
志出池隍深奇水石　府主鍾公捐清俸鸑白源立
山雲口爲稱伐材構院奏額龍壽彰名既畢莊嚴遂陳
延請開堂演法乖手度人蟻聚禪徒蜂來道侶於茲三
十餘載問法千万數人於　吳大和六年甲午歲杪夏
十一日示疾松堂迨于中秋二十八日夜子時歸眞丈
室俗齡八十八僧臈六十七當年冬十月二十口日移
龕塟乎眞塔去院法堂東北隅二十步之外初終覼覼
鑿樹豐碑事集一時彌流永古上足小師充院主道歸
典座小師道環維那僧紹微直歲小師道聰堂中上座
僧照照徒衆僧師蕩等並禪河舟楫祭苑芝蘭咸佇分
燈續開壽室慮以　先師歲華迢遠莫紀芳猷故鏤貞
珉命爲斯記濫儒宗後泒學苑微材恨罔侍於　指南
嗟未親於　丈室恭承　來命合掌虔誠頂想
慈悲敢爲銘曰
開士垂儀　覺皇眞子　洞究覼微　達乎志理　不
受毫釐　寧分彼此　法嗣灌溪　燈分林際　水上
呈敧　長安駿驥　挾材京師　皈崇明帝　師號紫
衣　僖宗恩賜　處世界兮　如把虛空　若蓮華兮
眞不著水　故演慈悲　强云出世　南平鍾公
虔迎駐止　群生緣盡　化終已矣　出沒難拘　浮
沉自在　月隱靈天　龍潛覺海　師示來兮　混四
生中　師歸去兮　超三界外　勞生戀兮　謾自悲
傷　若蟬蛻兮　有何憎愛
吳天祚二年歲次丙申七月丁亥朔二十七日壬子
立　侍者僧神遠　住持院主僧道歸
太原王文通刻字
按碑前題前守武昌縣尉歐陽熙述北海郡滎茂
成書兩人名無可攷熙文甚繁冗然敘事無次用
筆艱澀幾於辭不達意茂成書亦庸劣半皆委巷
俗體大類工匠所爲書撰如出一手宜其不傳也
碑稱大師俗姓劉氏巨唐相國彭城劉公瞻之次
子劉瞻字幾之其先彭城人後徙桂陽大和初擢
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累官戶部侍郎翰林學
士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
學士十一年以上疏請釋醫官韓宗召等忤帝意
罷相位見兩唐書不傳碑云遣襲傳送嗣何宗爾

云云攷南岳懷讓得法於曹溪六祖讓傳道一即馬祖一傳懷海即百丈海傳希運即黃蘗希傳義元即林際元傳志閑即灌溪碑敘世系與傳燈錄續文獻通攷諸書悉合惟書臨濟作林際爲異耳碑又云維廣明初之上都値黃戎犯闕僖宗皇帝駕幸三峯暫避狂徒勅選十員禪律經論詩賦文章大德駕前供奉攷黃巢寇京師帝夜趨駱谷事在廣明元年十二月即所謂黃戎犯闕駕幸三峯而云勅選駕前供奉十員通鑑及本紀皆未之及也洪州本漢豫章郡唐武德五年置州至南唐交泰元年始改南昌故是時猶稱洪州耳碑云有唐鎭南軍節度使中書令南平王鍾公者鍾傳也新唐書鍾傳傳洪州高安人僖宗時拜鎭南軍節度使中書令爵南平郡王與碑符碑首行標題光化大師空四格文中遇大師和尙字又空一格或空二格而巨唐空三格僖宗皇帝皆空二格府主鍾公亦空二格益足見書碑者不學無術自亂其例也

南唐

謙公安公構造殘碑記

石已斷上下俱失去僅存高三尺三寸廣三尺二寸八分三十行字數無考正書

晉永齊雲山末釋缺

缺虎踞小之則鳳峙鸞翔皆崇以　佛宮盡立缺形尙
在靈泉洶湧灌千頃之田園異樹娑婆□缺生草茅漸
没　國家祈禱□贍瓦礫之場缺四民樂矣五教
隆焉咸謌堯舜之風盡詠禹湯缺人多舉意則有檀那
衆戶同蓮歎狀其詣　府門缺□崇作今來之金地仍
□　威嚴怗隊差遣公幹主缺　上人之謂歟　謙大
德道行淸高心懷澹寂雄經□缺副僉諧巳斯主綰公
卿仰慕緇素傾瞻　安□上人神缺無意遊行精舍伽
藍有心建立於是　師長委之匡構缺□緣言論逐分
注題□缺貢金留易材木尋其巧匠召以缺□楠爰從
條大三年起首迄于四載興功變此□□成斯蓮缺□
栱向夕陽而似哈雲霞當朝旦而如啗霧露　□□
日缺□之猿聲響亮泉池寫漢時時之月色晶明疑從
□□□移□缺自諸住止逈以精勤廣召信人深嚴
佛事修生□□福善結缺□莫委元由之事須署貞石
以鏤　淸名契恩內典□虛莫□缺詣以蕭宮幾申攀
□之儀便沐　周隆之禮尋垂　□□弗可□缺乃爲
銘曰

大哉皇覺廣應人天教敷妙旨法□□譬化□缺然不
傾各變形貿爲石堅貞四方祈雨八表揚名□□宋代
有此缺唐昇元歲末保大惟新地欲興發果得其人安
公竭□謙德攜身告其缺
缺李□李琛李勤李宙李賔李瓖李寵李珽李從□
陳□陳□陳暉李□□□□□侯程唐□唐缺惲彭令
安杜彦徽李彦暉彭偉孟誠李□楊澄潘居實張宏
陳進李惲李□□誠陳緒栢□呂威俞缺規張紹朱
德戴惲沈琮耿實耿信耿言耿昶耿遇耿瓊耿昉許
規謝會張五娘張五娘陳二娘易六娘李十娘缺張
忠韋縉嚴二娘張十五娘戴五娘張八娘嚴四娘吳
□娘陛□娘張□娘會首□□□焦可焦侃焦霸
缺呂二娘葛三娘會首劉五娘吳奉匡度于洪姚審
匡暉吳威丁鍔陳惲□章吳□吳惲陳□□□□□
□張大娘吳□娘陳缺□□詮易駢易詡駱匡顥許
四娘焦十娘會首成晧成□成侃宋敬宋□宋泰成
□□□□□娘會首馮詮缺□倪洪嚴三娘會首龔
大娘李宏奭李師炬李師胥王十二娘徐大娘朱大
娘成大娘□二娘孟大娘戴大缺倚畢容呂暉孔瑫
呂佐賈强欒眞葛四娘魏七娘會首李延修李福李
安李虔德李□缺衛贇紀紹紀誨劉四娘會首魏遠
朱十娘衛大娘嚴八娘周□娘會首王容王瑕王賓
會首萬二娘缺
缺秦正之月二十八日慶懺畢建立
寺主僧德謙　勾當僧智安　都料儁

碑已碎裂僅存中間一段有云保大三年起首迄於四載興功又云昇元歲末保大惟新知其爲南唐碑也予初見碑中有宋代字疑爲宋初刻及讀元僧伯元所撰記云寺建於宋營陽王義符景平元年始悟碑云宋代乃追敘之詞謂劉宋非趙宋也觀碑文匡字竝未迴避其爲南唐石刻無疑碑載會首姓名有嚴二娘張十六娘夏八娘戴五娘張八娘嚴四娘吳四娘薛六娘等錯列于男子之中與大安寺鐵香爐題名正同使秀水朱氏見之又當譏爲丁口無別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大明寺殘碑

石高一尺六寸廣一尺八寸七分二十四行行約二十六字正書

唐東都江都府江都下缺
界曰娑婆劫名賢善釋□□□□□□□□□
□□□□□晉儒風大扇文動闔中之□□□□□

□□□□□□□□□衆文皆曇玉武盡□金爲□
□□□□□□□□□□□□□□書堂師之高□
也師有弟諱道□□□□□□□□□□□□□投
師龍興市販執事苦、心幹節諷誦□□□□□□□
□□□爾後住寺法雲緇徒覺觀名揚上國位極□
□□□□□□□□當其弟一補以科名□錄奏
闕□□□祟□□□□□□□□□衣孟好行惠施甲
辰光啟□□飢民□□□□厭□□□□□□之功
師捨壹伯伍拾萬金於寺西南隅主公莊□國□□
□□□作館宅之所朝昏夜月春來而松檟颼飀□□
□□□起□□□□□晨鐘夜角課誦無闕漏永更闌
心□十利□□□濟□□□□月比高墻塹緇門笙篁
社稷師孫五人義□義修義澄義□義□節操冰霜終
而復始師之法嗣也化無有盡窮境猶抛俗年九十有
□不舉適入禪扉凭於机案止於中後淨土粟圖能爾
緣終□□異□□於茲山嶽掩門人、心摧徒衆同悲增
信其泣人神是以表旌方□□師之終也方陳刻石用
記紀綱奉命直書□爲銘曰、
出俗愛海永抛業緣不住□宅便弃遶緇旋歸舊址請
住法雲院号大悲止今有文吳祖建寺選名稱平泰閑

金闕請在大明性便布施不顧衣孟未省愛惜豐盈四
衢有爲不住追速何苦故立往生圖留今古浮圖巧妙
地久天長稜層嶮巇嵯峨難量

唐保大七年歲次己酉四月廿一日記

按大明寺碑近因修寺得于土中前半已斷缺銘
文尚完好可誦前書唐東都府江都縣後書保大
七年歲次己酉四月廿一日攷寶祐志云大明寺
爲古棲靈寺在縣北五里以其在隋宮西故又名
西寺寺有浮圖九級即大觀圖經所載隋仁壽元
年詔海內立塔三十所之一又高僧傳云會昌三
年欲滅教法劉隱之夢見是塔東渡海後塔遂燬
于火然碑銘云吳祖建寺選名稱平泰閑金闕請
在大明又云浮圖巧妙地久天長則偽行密時寺
曾易名稱平而自保大七年上距會昌三年一百
六年中塔蓋已復建矣唐初以江都郡爲南兗州
一改爲邗州再改爲揚州淮南道至行密僭位吳
王都揚州始號江都府南唐徙都金陵置東都于
揚州而揚州爲江都府郭故江都縣名亦不改碑
題江都府江都縣正與史合至碑文駢體字迹稚
澀可喜頗似香積寺碑云

龍興寺鐘欵識

欵識凡兩層四區區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五分其第一區十五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三字其第二區止三行鑄鐘人姓名第三區刻此鐘云云六行行十二字下層亦四區橫廣三尺高六寸五分三十行行八字正書在南昌府

安遠忠武功臣宣猛將軍前守池州刺史池州團練使
孝化軍節度副使在城馬步都軍使知楊州軍府事武
信軍節度使鎭海軍節度使寧國軍節度使建武軍節
度使守左神衛軍統軍本軍都軍使國城都城修開城
濠都檢校使武昌軍節度使兼營屯使靖江軍節度使
如南都留守檢校太尉兼侍中南昌尹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林仁肇捨俸錢重鑄龍興寺銅鐘一口永充供養
觀夫善人宏願冶氏畢功鎔鑊高懸撞牛迭應無閑始
息聾震響於春雷蟄動初驚壁雞聲於曉鼓結界之地
布金之園設比堅牢同爲壯觀伏願上窮碧落歷淨方
而聽心咸徹下徹泥犂遍業趣而聞皆離苦編類聞此
俱驍羽鱗然後軍庶之間城隍之外與耳俱登於善道
正心長叶於妙因　宗社興隆　皇王福履
以止仁肇身宮克固祿位恒延保眷屬之利貞踐歲華
而安吉所有信心衆士福利同增仗此良因永爲不朽
時唐乾德五年太歲丁卯二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

記
勾當鑄鐘講經論僧文機管懸鐘臨壇僧洪節
左街首座申報左右街僧錄司公事長講經論大德
賜紫洪義
　鑄鐘匠人王恩王昭王洪郭德
此鐘是先南平大王捨於保大十一年內因外燹火
入寺燒損今來　國守林侍中舉　開自捨俸料
錢雇匠入重鑄適得聲相圓滿願先南平　鐘大王
　同霑福利
□□□□□□□□□乾德五年南唐南昌尹
林仁肇捨鑄中更兵火寺以焚毀惟鐘獨存昔□浴
室尊聖諸院相糺□葺因得中建鐘樓逮乾道八年
歲當壬辰府郎寺舊基剏造仰山二王行祠鐘適在
南夾牆中朝暮叩擊聲不遠聞守端稱念佛垂教法
設大聲音發悟品類功德無量況此寶鐘餘二百年
不可使□黙不彰遂發已財得一百緡又率諸檀信
叶助餘力相地爽塏徙建樓宇於普賢院之左以□
舊鐘曾不閱月復振鴻音普徹四方上下凡在幽關
沉汩幽□獲解脫□□□滯塞得警省□□□□□
□□□□

阮偕守端謹識

右龍興寺鐘銘在南昌府城內百花洲西鐘樓益林仁肇在南昌所鑄結銜并叙前所歷官與他刻異陸氏南唐書本傳但云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而已鎮海軍潤州也武昌軍鄂州也寧國軍宣州也建武軍揚州也皆在南唐管內若武信軍之爲遂州靜江軍之爲桂州則非江南所有意者遙借其名以寵勳臣乎或曾別置鎮於境內而史失載乎寧化軍則史傳別無可攷意亦李氏所置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林仁肇南唐偉人馬陸書皆有傳歐文忠五代史僅于李景世家載其浮橋一戰案南唐自周顯德以後彊守日蹙景謀遷都于洪州建南都至宋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遂遷南都既而悔之六月景卒煜復嗣位于金陵文云知南都留守南昌尹皆與史合又有國城都城修開城濠都捡校使諸銜則肇實與營建之役也紀元稱唐乾德五年實宋太祖八年違命侯之七年南唐自顯德後削僞號奉正朔是時煜雖歸命而仁肇猶屬守土之臣故徐鍇金局處勵碑稱唐乾德四年王承文小篆于文書題大唐保大中一

時習尚不獨此文爲然宋帝寬大之量守臣懷德之思皆可想已書體遠紹永興不作孫燁望自樂鉅筆濫觴所宜亟錄也 竹崦盦金石目錄

按龍興寺本晉禪居寺唐神龍間改名隆興後黃蘗山希運禪師居此鐘重一萬六十四斤高七尺圍一丈四尺八寸有奇文在一面銘居上藏之左其右亦有文云此鍾是先南平大王捨又云今東留守林侍中奉聞自捨俸料錢雇匠人重鑄又云願先南平鍾大王同霑福利南平大王卽前光化大師碑所稱有唐鎮南節度使中書令南平王鍾公按鍾傳見新唐書列傳五代史雜傳舊五代史附杜洪傳僖宗朝由撫州刺史擢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軍節度使捡校大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從南平天祐三年卒益寺鐘本傳所捨後燬于保大十一年閏十二年留守林仁肇復鑄之故銘謂之重鑄重鑄之後五年仁肇卽以疑見誅又三年而南唐亦亡所謂福利者安在哉新唐書傳傳又云傳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餌爲犀象高數尋觀此鐘及五代史補載上藍和尚事光化碑位崇列土心仰元門一禮慈悲三中延請諸語其

佞佛之心概可想見知新書之言非誣矣仁肇事
實具詳馬令陸游南唐書本傳其故居在今南昌
府治東南宋太平興國中郎其地作新建縣署距
鐘樓不遠也銘下一截亦有文內有況此寶鍾餘
二百年及仰山語蓋以中更兵火鐘在南火燼中
宋僧守端建樓於普賢寺左徙鐘其上樓以乾道
十年建而刻文郎在十年仰山爲希運三傳弟子
或曾居是寺故及之歟此二段字漫漶不可辨搨
者多遺之并著於此銘中以止仁肇止疑至字之
誤鋼類聞此編疑音字之誤功臣作切蒲半作藉
皆別體字

本業寺記

碑連額高四尺五分廣二尺五寸三分二
十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上元縣

僧契撫撰

東山任德爲書

夫以星池布彩扶烈宿於靈穹鶴樹收光運真風於像
教遠則摩騰入漢近乃達磨來梁傳三乘一性之宗古
今恒不指見智無生之忍人我自除所以佛依法住法
假人羈道本無心即心悟道未證斯理體解如然喧寂
之居故非常得依　王水土事佛餅盂設戒防身藏
名遠惡勉修三業不止六塵稟奉四儀方歸入正其本
業寺者梁天監九年有釋淨口捨宅爲寺累代廢興石
像既存鄉人崇信凡經亢潦衆聚祈求唯奉　因而
事家實遵堯而慕舜其民戚戚其化堂堂既偶　土
上垂衣寰中稽首山河秀寶日月光輪遐迩奔趍車航
臨湊三教齊興於　聖代一乘别紀於　明朝非蔣嬰
王而得出如何非須達多而重生弗口於保大五年有
上元縣近寺衆多檀信口義開學兩鄉周俊周錫等雲
集口闕奏請開善寺僧令安歸寺整葺焚修衆　先元
宗皇帝御批奉　功德使齊王百承省司給牒重賜開
基再修此寺江月沉而猶出塞雁去而還來唯酬
帝祚之恩永感　乘時之德爾後召集四方檀信其溯
御藍紺殿光鮮晨夜之香燈馥郁青龍逾邐寒暄之蒼
翠聯巖寺主安上人俗姓口當門入事開善出家順義
六年　武皇誠歸習延經論罷好靈開擬易高疑應
來衆請側居名跡獨實佛勞執火拾薪猶希弟子有上
足門人道新道昇道通道遷道圖等相次出家口承古
訓如子奉親及至經業該通昇元受具甘露之香盈灌
頂如來之戒制持心藏日銜悉口山棒關師資之義恭
勤無虧待驢之心始終獨已次教化造得正堂廚庫其

有鄭屋僧堂必口圓就良時巳偶星宇重興東接文圖
昔是　儲君之主西連解嶠今茲籌帝之蹤幾百年而
金梵泠音流傳佛事一千載之　龍圖闡化普遍　皇
恩顧戈鋋無討伐之心願稼穡有豐登之序九功樂業
三界同安長開十善之門共積五天之敎金言可顯磐
石恒堅名籍有圖遺蹤莫朽年移事往紀德難勝繼踵
宏揚刻鐫銘石謹記　時唐乾德五年歲次丁卯七月
十九日建　　鍾廓刊字

右本業寺碑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石巳中斷而文義猶連屬可讀李氏三世好文學金陵又其都會之地石刻見於陳思所錄者甚夥今惟存此爾寺在麒麟門外以僻左人蹟罕到嚴公子子進募工搨數本以其一遺予其書梁天監爲鑒輻湊爲誦蔣嶠爲籌也蔣山嶠作闕恩作息皆它碑所未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本業寺在江寧府麒麟門外此碑立于乾德五年七月前題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二行撫字任字石本巳泐明周暉金陵瑣事稱此碑契撫撰任德筠書葢當時所見如此兩人名不見志乘瑣事但云德筠前蜀人其字號亦不詳也攷許嵩建康實錄云本業寺梁天監九年建碑云本業寺者梁天鑒九年有釋淨口捨宅爲寺其說正同碑多別體字潛研跋所未舉者如年作秊再作再翠作翆虛作虗之類至既偶聖主良時巳偶以偶爲遇寒暄之甚翠聯環以喧爲暄又皆借用字

前蜀

停空鏡銘

徑一尺銘三十二字篆書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
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俱含
影中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俱含影中

余購得一鏡縱横俱三寸餘色淳黑如漆鈕亦不甚凋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有銘三十二字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俱含影中形神兩字半爲土蝕結字極奇古龍藉微帶八分對字臉字創體尤詭語亦娟娟深秀的爲徐庾手筆非唐諸家所逮魏晉碑板灰冷烟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郎今六代風流不盡如王謝堂前燕者賴此一照子猶可想像百分

一耳（吹景集）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同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瞼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歷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爲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按此銘又見博古圖丹鉛錄特傳作傳字不合瞼字從目幌字作櫎頗協篆體（池北偶談）

右鏡徑五寸鼻鈕内作海馬蒲萄外正書銘三十二字按此鏡與學齋佔畢及太平廣記鳳州遁跡山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所得之鏡銘詞并同惟易幌爲晃涵爲含與博古圖所載瑩質第二鏡但末句俱照秦宮爲稍異耳吳江陸繩購于濟南（山左金石志）

按是鏡銘詞具載十國春秋前蜀王承休傳後主東巡以賜承休妻者吹影編以爲六朝鏡丹鉛摠錄墨林快事以爲唐鏡皆攷之未審耳向日所見有徑七寸餘者又有正書者銘詞皆與此同惟其中花紋諸品各異葢鑄造時模範不一也此鏡得自關中古澤可愛字迹亦極秀媚銘詞工麗旖旎酷似徐庾之文稱爲香奩清玩史稱後主頗知學問能爲淫靡之辭是銘當眉對瞼諸語詞甚褻昵足與艷情詩相配其後主自製者歟前蜀金石流傳絶少此銘可備一種且其事亦足垂鑒戒云

後蜀

毛詩石經殘本

（袠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經文起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訖二子乘舟願言思于不瑕不害毛傳鄭箋起爵位故以興焉訖有何不可而不去乎（全文不錄今取經序傳箋之與明北監本注疏有異者條列于後）

鵲巢維鳩居之箋鳴鳩因鵲成巢而居之（監本作而居有之）諭猶國君夫人來嫁（監本無諭字）百兩御之傳送迎之車皆百乘（監本作送御）箋是子如鳴鳩之子（監本是下無子字）

采蘩序箋其祭祀者（監本共作奉）于沼于沚傳于於也沼池也（監本無也字此下凡傳箋中也字監本無者皆仿此無關文義故不備錄）公侯夫人執蘩采以助祭祀（監本采作菜箋同又祭下無祀字）夙夜在公箋早夜在於公事（監本無於公二字）禮記曰（今本無日字）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舒遲皃也（監本無皃字）無言事有儀（監本作去事）箋夫人釋祭服而去其髲髢（監本無其字）無疲倦之失（監本疲作罷）

草蟲序注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監本此序
無箋此三句乃經文首章首二句之傳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趯趯跳
躍也監本無跳字阜螽蠜螽也監本作蠜也無螽字箋草蟲鳴而阜
螽躍而從之監本鳴下無而字猶男女嫁時監本作嘉時未見君
子憂心忡忡傳猶有歸宗之義監本無猶字箋謂在塗之
時也監本無之字在塗之時監本無之時二字亦既覯止箋既覯
謂已婚禮也監本婚作昏後凡婚字皆倣此下無禮字言采其蕨箋猶今
之行嫁者監本猶下有已字行下無嫁字
采蘋序注全用箋語此下凡序注皆倣此十有五年而笄監本無年字今
既嫁而爲大夫妻監本無而字能循其所爲女子之時監本
無所字所學可觀之事監本作所觀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
以采藻于彼行潦傳蘋大萍也監本作大蓱沈曰蘋浮曰
藻監本傳無此六字惟篇首序下引陸氏經典釋文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箋芼之以
蘋藻監本作芼用蘋藻此祭祭女所出祖也監本祭字不重婦人行
尚柔順監本婦人下有之字維筐及筥于以湘之傳員曰筥監本
員作圓湘亨也監本亨作烹下箋亦同箋是鈃羹之芼也監本鈃作鉶
宗室牖下傳宗室太宗之廟也監本作大宗箋此祭禮唯
君使有司爲之監本無禮字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必先
禮之於宗室也監本禮作禮下箋云非禮父禮之二禮字並同箋主婦設羹
者監本無者字祭禮主婦設羹教成祭之事監本祭禮作祭事祭之作之祭

更使季女者成婦禮監本成下有其字其齊盛蓋以黍稷監本
作粢盛
甘棠序注食菜於召監本菜作采後封於燕監本於作于召伯
所茇箋茇草舍也監本此四字是傳非箋重煩勞百姓監本重上有不
字國人被其德而說其化監本無而字
行露序注此殷之末世監本作世此避唐諱缺筆後凡世字皆倣此豈不
夙夜箋夙夜早暮也監本無夜暮二字謂道中之露太多
監本無心字太作大故不早早行耳監本無早早二字彊暴之男監本彊暴
上有今字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監本無仲春之時四字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獄傳獄訟也監本作埆也箋云汝汝彊暴
之男變異也監本汝作女後凡汝皆倣此作女物有相似而不同者
監本無者字物有與事有似而非者監本物下無有字士師當審
也監本士師下有所字室家不足箋云幣可以備也監本無以字室
家之道不足謂不以媒妁之言監本無之道不以四字不知六
禮之來監本作不和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監本墉作牆推
其物類監本無物字亦不女從傳不女從監本無女字
羔羊素絲五紽傳古者素絲以黃裘不失其制監本黃作
英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監本
於公上有從字故可自得公食也監本無公食二字羔羊之縫傳言
縫殺之大之與小監本無之與二字得其殺也監本作得其制無也字

殷其靁傳殷殷靁聲也監本不重殷字靁作雷下凡傳箋靁皆作雷箋又
喻其在外監本外下有也字召南之大夫監本無之字猶靁之殷
殷然而發聲於南山之陽也監本無之而也四字何斯違斯
莫敢或遑傳何何此君子也監本不重何字箋所命之四方
監本無四字箋敢或閒暇之時監本無之字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箋爲君使功業未成監本無業字歸哉歸哉者監本無者字
在南山之下箋云下謂山足下也監本無下也二字
摽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年二十監本無年字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箋嫁者衆士也監本嫁者下有之字衆士下無也字善時謂
女年二十雖夏未太大衰也監本無末二字摽有梅其實
三兮箋此夏向晚梅之墮落若多在者餘三也監本向作
嚮墮作隋若作者也作耳迨及今兮監本及今作其頃筐墍之箋謂夏之
已晚以頃筐取之於地也監本夏下之字興下以字末也字俱無迨其
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監本行之下有者字所以蕃育人
民也監本作人民此避唐諱缺筆後凡民字皆仿此不待禮會而行監本而行下有
之者二字時雖不備監本時下有禮字相奔亦不禁也監本無亦也二字
小星序注謂禮有貴賤監本有作命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傳嘒微貌也監本作微貌無也字則列宿更見之監本無則之二字寔
命不同箋不敢當夕監本無敢字維參與昴傳昴留也監本
作留也箋亦同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

二語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傳裯單被也監本作禪被箋以待
進御之序也監本無也字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監本無數字
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者也監本無者字序注而不得心望
也監本作心望之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爲汜監本無江水而三字
箋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監本而作之得無之字之子于歸
監本無子字三章同箋云之子是子謂嫡也監本之子下有是子也三字江
有渚傳水岐成曰渚監本作水岐成渚無曰字箋江水流而渚水
留監本渚下無水字使己獨留而不行監本無而字其後也悔箋
嫡亦悔過自止監本無亦字江有沱傳沱江水之別者監本
無水字箋岷山導江監本作岷山此避唐諱改岷從氏其嘯也歌箋嘯
者感口而出聲也監本無者也二字嫡有所思而說爲之監本
無說字以自解說之也監本無之字
野有死麕序注無禮謂不由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
成婚謂紂時之世也監本無禮下有者字謂作爲婚作昏無時字世作世無
也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羣畋之所獲監本畋作田無所字箋
裹野中者所分麕肉監本野中下有田字吉士誘之傳誘導也
監本作道也下箋同箋欲吉士使媒人導成之監本無欲字野有死
鹿白茅純束箋及野若有死鹿監本無若字非獨麕肉也
監本無肉字純讀爲屯也監本爲作如無也字舒而脫脫兮傳脫脫
舒貌也監本作舒遲箋又疾時彊暴之男相劫脅也監本疾時

下有無禮二字發作會 無感我帨兮箋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帨音稅也監本奔走上有箋云二字下有失字節下無則字帨音稅也四字全無何彼襛矣序以成肅雍之德也監本雍作雝下並同注繪總監本繪作績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襛由戎戎也監本由作猶 箋王姬往乘之車監本無之字車下有也字言嫁時始乘車監本言下有其字則已敬和矣監本無矣字 維絲伊緡監本緡作緍此避唐諱改昬從昏傳同 箋何以爲之子乎監本無子字 以絲爲之綸監本作以之爲 以善道相求之監本無之字

騶虞序則人倫既正監本無則字 一發五豝監本作壹發下章同 箋君則一發而翼五豝監本則作射五豝下有者字 戰禽獸之命也監本無也字 于嗟乎騶虞箋于嗟者美也監本作美之也 一發五豵箋豕生三歲曰豵監本無歲字

柏舟序仁而不遇監本作仁人不遇 注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監本近小人上有君字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監本作亦汎汎其流重汎字 箋舟濟渡物監本濟作載物下有者字 今不見用監本無見字 與羣小竝列監本作而與羣小人竝列 耿耿不寐傳由儆儆也監本由作猶 箋言仁人既不遇監本無言字 以遨以遊監本遨作敖傳同 我心匪鑒傳鑒所以察形也監本察作祭此缺筆避孟知祥祖諱箋同後倣此 箋我心匪如是鑒也監本匪作非無也字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以爲是也希耳監本也作者 責之

不以兄弟之道監本無不字 逢彼之怒傳彼之兄弟監本作彼兄弟 我心匪石箋言己心至堅平監本至作志 威儀棣棣傳各有威儀爾監本爾作耳 箋言德備而不遇監本言下有己字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怨也監本作怒也 箋云悄悄憂也監本無此四字 羣衆小人在君側也監本羣下有小字也作者 寤辟有摽傳摽亦拊心貌監本無亦字 日居月諸箋君道常明如月監本作如日 而有虧盈監本而下有月字 今君失道而任用小人監本無用字 臣下專恣監本臣下作大臣 如匪澣衣箋衣之不澣則潰亂垢辱監本作衣之不澣則憒辱

綠衣序注綠當爲褖監本有故作褖三字 今轉作綠監本無今字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箋綠兮衣兮者監本綠作褖下綠衣次之今綠衣反以黃爲裏綠皆作褖 諸侯夫人祭服爲之下監本無爲字 女所治兮箋亦喻其亂嫡妾之禮也監本無其也二字 我思古人箋我思此定尊卑監本此下有人字 故心善之監本無故字末有也字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箋絺綌所以當暑服也監本無服也二字 喻失所也監本喻下有其字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箋妻妾貴賤有序也監本作各有次序也

燕燕序注莊姜遠送于野監本送下有之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乙也監本乙作鳦 燕之將飛監本作于飛 箋于往也監本無此三字 遠送于野傳遠送過禮也監本無也字 野郊外

也監本作郊外曰野 箋乃至於野監本野下有者字 舒已之憤盡已之情監本無兩之字 頡之頏之傳飛上曰頡飛下曰頏監本兩飛字下皆有而字 箋頡之與戴嬀監本頡之作頡頏 遠送于南傳陳口衛南陳下闕一字監本云陳在衛南也 實勞我也監本作實勞我心此似筆誤 實是也監本無此三字本經典釋文語非毛傳 其心塞淵監本作淵此避唐諱缺筆作淵傳同 傳仲氏戴嬀字也監本無氏字 箋任者以恩深相親信也監本無深字 孝友睦姻任恤也監本姻作婣

日月序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而作是三字 日居月諸箋以治國之常道也監本之作者 逝不古處箋甚爲其初時也監本爲作違 寧不我顧箋云云寧猶曾也複云字衍監本無 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作完 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恩相好也監本無恩字 寧不我報傳我盡婦道而不得相報監本無我相二字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親之如母監本親上有又字 乃及養遇我而不終也監本無而字 報我不述箋不循者不循禮也監本作不述不循禮也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脫而字唐石經與此同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笑侮慢也監本作侮之也 箋云既競日風矣監本競作竟 而又有暴疾之風監本無有字末無之風二字 喩州吁之不爲監本作爲不善 如終日風之無休息監本無日字休息作休止 而其間又甚惡監本作又有甚惡 視莊姜則反笑也監本作笑之 是無敬之甚也監本敬下有心字末無也字 中心是悼箋云悼傷也監本悼下有者字無傷也二字 傷其如是然而已監本而已下有不能得而止之六字 惠然肯來箋云惠順也監本無此三字 不欲見其詭也監本其下有戲字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箋既競日風監本競作竟 且復曀不見日監本日下有矣字 而又曀也監本也作者 喩州吁之闇亂甚也監本無之字 願言則嚏箋我則嚏矣監本矣作也 此古之遺言也監本言作語

擊鼓序注將兵伐鄭先告陳與宋監本無兵字 宋殤公之即位監本位下有也字 弊邑以賦監本弊作敝 則衛國之願監本願下有也字 伐鄭在魯隱公四年也監本無公也二字 踊躍用兵傳使衆踊躍用兵也監本衆下有皆字 箋謂始治兵也監本作謂治兵時也 土國城漕箋或修土功於國或修治漕城監本修土功修作役治作理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從孫子仲監本無從字 公孫文仲也監本公孫上有謂字 平陳與宋也監本無也字 箋子仲字也監本無子也 平陳與宋監本與作於 弊邑以賦監本弊作敝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箋不與我歸者監本者作期 豫憂也監本也作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亡其馬監本馬下有者字 箋今於何居也監本也作乎 于林之下箋當於林下監本作當於山林之下 軍行必依山川監本作山林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箋生也死也監本作死也生也 我與子成說愛之恩監本成下有相字 志

在相救者監本作志在相存救也不我活兮傳不我生活也監本
不下有與字箋軍事弃其伍約監本弃作棄棄字從世此避唐諱改作弃從棄字皆
倣此下無伍字離散而相遠監本無而字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
信亟也監本作極也箋嗟其弃洵監本作嘆其棄約
凱風序注成孝子自責之意也監本成下有言字凱風自南
傳凱風樂夏之長養也監本無字末無也字凱風二箋云凱風喻
寛仁之母也監本凱風上有興者以三字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傳
夭夭盛貌也劬勞病苦監本貌下無也字苦下有也字箋夭夭喻七
子監本夭夭下有以字吹彼棘薪傳棘薪言其盛就監本作言其成就者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母乃有叡智之善德監本智作知
我七子無善人而能報之監本無而字故母氏不安我室
監本無故氏字去嫁也監本作欲故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
人也監本無人也二字載好其音箋興辭令順也監本興下有其字
雄雉序故作是詩也監本無故也二字泄泄其羽監本泄泄作泄泄避
唐諱改傳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繫由是也監本由作猶君
子行如是監本子作之我安在其朝而不去監本無在字下上
其音箋喻宣公小大其聲監本喻作與展矣君子箋訴於
君也監本作愬於君子也瞻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監本無視字迭
往而迭來監本無而字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爲有
德行而君子監本作可謂爲德行事君或有所遺監本無此四字女怨之

故問此監本作女怨故問此焉
匏有苦葉監本葉作葉中從世避唐諱作葉下傳箋同傳匏謂之匏葉苦
監本作匏謂之瓠瓠葉苦箋匏葉苦監本匏作瓠謂八月之時時陰陽
交始可婚禮監本時字不重交字下有會字可字下有以爲二字深則厲淺則
揭傳由帶以上爲厲監本由上有謂字上字下有也字無爲厲二字由膝以
下爲揭監本無此六字揭者揭衣也監本作褰衣也揭淺則揭以男
女之際監本以作矣屬上句箋既以深涉記時監本作深淺喻男女
才性監本男女下有之字爲之求妃偶監本偶作耦有瀰濟盈傳水
人之所難也監本水上有深字箋喻犯禮深矣監本矣作也濟盈
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違禮義不由於道監本違作連於作其
由雉鳴而求其牡矣監本由作猶鳴下有而字箋渡深水者必濡
軌監本濡下有其字雝鳴反求其牡監本雝作雍雍雍鳴鴈旭日
始旦監本雍雍作雝雝傳同傳旭日白始出監本無白字大昕之時
也監本大字上有謂字末無也字似婦人之從夫監本無之字故昏禮用
鴈監本鴈作雁迨冰未泮箋謂正月中以前監本無謂字末有也字
二月中可以昏監本無中字末有矣字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
舟人之子主濟渡者也監本無之子二字箋舟人子號召當
濟渡者監本舟人下有之字當下無濟字由媒人之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監本由作猶男女下無之字使爲配匹也監本使下有之字配作妃而我
獨否之監本無而之二字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我猶待之

而不涉監本猶作獨貞女不行已知之監本無已知之三字
谷風序注新昏新爲昏禮監本作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習習谷風
傳習習和舒之貌也監本無之也二字室家成則繼嗣生監本
則作而黽勉同心傳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監本黽勉下有
者字非夫婦之所宜也監本無所也二字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箋然而根莖有美時監本根上有其字下無莖字采之者不可以
根莖惡之時并弃藥也監本無莖之二字弃下有其字喻夫婦禮義
合監本夫婦下有以字顏色親監本顏色下有相字弃其相與室家之道
也監本無室家二字道作理末無也字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
行貌也離也監本貌下無也字有違字箋云違猶徘佪也監本無違猶二
字俳佪作徘佪下同不遠伊邇箋不能遠唯近耳監本唯作維誰謂
荼苦箋而君子遇於已薄之苦毒監本無遇薄二字以比方
之監本無以字燕爾新昏監本燕作宴傳同經下同涇以渭濁箋涇水
有渭監本水下有以字特正貌也監本特作持無也字己之持心監本作持
正因取以自喻也監本也作爲不我屑以箋當家之室也
監本作當室家也無逝我梁監本無作毋下同箋同遑恤我後箋皇暇
也監本皇作遑後世所生子孫監本孫下有也字方之舟之箋方
柎也監本柎作泭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亡求有之監本無之
字凡民有喪箋凡民有凶禍之事監本凡字下有於字況我於
君子之家事難易監本難易下有乎字不以我能慉監本無以字箋

君子不能以見驕樂我監本見作恩賈用不售箋我脩婦
道以事之監本以作而如賣物不售者也監本物下有之字無者也二字
昔育恐鞫監本鞫作鞠上有育字箋昔我幼穉時恐至老窮匱
監本穉下有之字至下有長字無所避也監本避作辟既生既育箋既有
其財業監本無其字末有矣字又既長老監本末有矣字言惡之甚也
監本之作己我有旨蓄傳貌美也監本貌作旨以我御窮箋言
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監本無言字禦作御有洸有潰箋
而無溫潤之色監本無而字不念昔者箋不念往者年穉
監本作往昔年稚
式微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衛下邑也監本無下字
旄丘序注今稱伯者監本作今日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
兮傳如葛延蔓相連也監本作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箋土氣暖監本
暖作緩何多日也箋可以來而不來監本無以字汝曰數何
一多監本作女曰數何其多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箋我君何以
處此乎監本處下有於字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監本故下有也字
責衛今不行仁義也監本無也字必有以也傳必以功德
也監本作必以有功德必以衛有功德也監本德下有故字又責衛今
不務功德監本末有也字匪車不東箋汝非無戎車乎監本無作
有流離之子傳流離鳥名也監本無名字始於愉樂監本於作
而褎如充耳箋無所聞知如人之耳聾監本知字下有也字無如

字

簡兮序仕於伶官(監本伶作泠注同)方將萬舞傳用之於宗

廟山川(監本無於字)箋萬舞干舞(監本作干羽下有也字)在前上處

箋周禮太胥(監本作大胥)以待教諸子(監本教作致)舍菜合舞

也(監本菜作采無也字)碩人俣俣傳碩大德也(監本碩下有人字)有力

如虎傳有文章也(監本無也字)成於遠(監本末有也字)赫如渥赭

傳祭有畀煇(監本畀作界)箋碩人顏色赫然(監本顏作容)

泉水靡日不思箋無一日不思也(監本作我無日不思)聊與之

謀箋聊且畧之辭也(監本畧作略下同末無也字)飲餞于禰箋通

衛之道所經(監本通作適)遄臻于衛箋疾至於衛而反(監本反作返)

我思肥泉傳所歸異於肥泉(監本於作爲)思須與漕

箋故又思也(監本作思之)

出門(監本作北門此蓋筆誤)出自北門傳背明向陰也(監本向作鄉末無也字)

謂之何哉箋謂人事君無二志(監本作詩人)我入自

外箋我從外入(監本外下有而字)

北風北風其涼箋使民散亂去也(監本無去也二字)惠而好

我箋性仁愛人(監本無人字)其虛其邪箋其政威儀(監本作其故)

今皆以爲急刻之行也(監本也作矣)莫赤匪狐莫黑匪

烏箋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則如一(監本無之則二字)

靜女序注遺我以彤管之法(監本法作灋後皆仿此)愛而不見

傳言志往而行止(監本作行正箋亦仿此)貽我彤管傳女史書

日月(監本書下有其字)則以之金環退之(監本無之字)以下悅懌女

美(監本作說懌)箋云悅懌(監本作說懌)女史以之說懌(監本作說釋)

自牧歸荑傳茅之所生也(監本作始)所箋茅絜白之物也

(監本絜作潔後仿此)可以共祭祀也(監本共作供末無也字)

新臺鴻則離之箋鴻乃鳥而反離焉(監本而作也)

二子乘舟序傳二子伋也壽也(監本作伋壽也)宣公爲伋取

於齊齊女而美(監本齊字不重)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危也(監本無危字)

中心養養傳養養憂(監本憂作愁)不瑕不害(監本作不瑕有害)

箋我念思此二子之事(監本作思念)

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

尙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

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

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

均所刻古文尙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趙元質宗愈作

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成都記)

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

日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

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刻

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

武忝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奐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玉海

鴻都石經自鄭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辭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旣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暴著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雠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佳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渠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晁公武石經考異序

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洪邁容齋隨筆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

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席益記略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

趙希弁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蓋孟昶時所鐫　曾宏父曰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奏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年庚寅三月旦東里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精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已上皆經義考所引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像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曹學佺四川名勝志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蜀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孫逢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尤多吳任臣十國春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爲証並不及唐陝本石經其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陝不至江左故當時學官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蜀石經何以澌滅殆盡予畱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周南至衛風耳如以朝饑爲輖饑蓋異文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林考證之至詳世頗知畱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讖蜀石經謂其春秋以甲午爲申午以癸卯爲葵卯然其書既多自不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結埼亭集

按蜀石經始刻於廣政七年迄南宋乾道年經凡十三毛詩其一也詩經本二十卷此二南邶風祇二卷据卷末題第一經二千八百六字注五千四百七十一字第二經二千二此數疑誤今計連卷首標題及各篇章句總數共大字二千九十五字注五千九百九十三字合二卷經注共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字今此本佚卷一之前半周南起至召南鵲巢首章鄭箋之半止祇存卷一之後半及卷二共存經注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一字是佚者三千七百三十一字矣鵲巢注鄭箋起於爵位故以興焉今本鄭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興焉是此上箋無爵位二字此二字攙用序語也石刻皆正書經文大字徑六七分毛傳鄭箋小字雙行分注於各篇章句中間每注文三字占大字二格凡注祇取毛傳鄭箋並不兼及孔疏及陸氏釋文凡傳不加傳字箋則有箋云二字凡篇首先載小序下用鄭箋作注惟草蟲篇鄭氏無箋用經文首章首二句之傳提行別起空一格或接小序寫經文傳箋章句連貫不復離析篇末大字題云某篇幾章章幾句或在本篇經注之下空一格或別起行上空一格卷首首行題毛詩卷第二空一格毛詩國風空一格鄭氏箋次行云邶柏舟詁訓傳第三並大字又次寫柏舟序注据卷二如此卷一雖佚想亦同也卷末章句一行之次卽題云毛詩卷第一大字下小字雙行云經若千字注若干字卷二亦同別無號年歲月書刻姓氏題識書法精謹與唐石經相埒現在摹本依衮本式每行十四字共高尺許未見石本不能確定也石久散佚拓本流傳者僅見此本卷二首有小木印長一寸五分寬一寸正書四行云此書義助於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廣仁義學永遠為有志之士公讀者凡廿八字首一行祇一敬字皆朱色廣仁義學者黃同知易之父諱樹穀號松石其家在杭州武林門外東馬塍之北前明少宰貞父先生故第松石郎所居開廣仁義學聚羣書其中四方來學者供其閱誦其書率為海內交游諸藏書家所助凡卷冊薄小者用此印卷帙厚者用墨色長印大書廣仁義學四字鈐於全部板心折縫處使人不能竊取松石歿後義學旣廢長子庭季子易餬口四方塾中藏書無人主守皆散佚矣此本嘗於乾隆壬戌臘月之望從廣仁義學攜至城中趙氏小山堂主人谷林招集厲樊榭丁龍泓全謝

出諸人共觀賦詩題跋並見各人本集据谷林詩自注云此本僅存二南邶風則在當時首卷本全故厲詩全跋皆舉調饑作輖饑爲異文正在卷一之前半今不可見不知佚於何時也此本新從吳中摹得武林王溥家藏拓本溥字容大家於湖墅與松石居鄰近蓋松石殁後遺書散失此本歸于其家也但原本二卷全跋趙詩注皆言存二南邶風而諸詩則趙云千劫灰餘祗一卷厲云孟蜀石經僅一卷丁云一卷毛詩出鐫勒皆作一卷者詩家約畧之詞非確數也諸詩但以輖饑爲典實不及其餘是未暇細檢之故宋晁公武石經考異計經文不同者毛詩有四十七科序但舉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一條玉海載張㚒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而未詳詩經注文之異者有若干卷全謝山跋引程克齋語亦但舉春秋二條不及詩經今惟取家塾中舊藏明北監注疏本所刊行者以校此本互異之處甚多已條列於前更撮舉其大者重申論之經文之異者標有梅篇迨及今兮監本及作其上章迨其吉兮下章迨其謂之皆作其不應此章獨作及江有汜篇之

子于歸監本無于字二章並同此無他義祗以桃夭鵲巢等篇皆作之子于歸此處亦依例增之柏舟篇以遨以遊監本遨作敖說文敖遊也本作敖陸氏釋文敖亦作遨是此本與釋文同矣燕燕篇實勞我也監本作實勞我心心與南叶韻萬無作也之理此以心也字形相近傳寫致譌谷風篇燕爾新昏監本燕作宴集韻燕與宴通安也息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兩無字監本皆作毋是亦通用字不以我能慉監本無以字此與下反以我爲讎句法相類玩箋意則此句衍以字昔育恐鞫監本鞫上有育字此句兩育字昔育之育稚也育鞫之育長老也下文既生既育箋云育謂長老也即與此育鞫之育同義此句箋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若無此育字則至長老義無著矣是脫育字也鞫監本作鞠鞫鞠二字皆訓爲窮爾雅釋言鞫究窮也書盤庚爾惟自鞠自苦傳鞠窮也二字可通用北門篇作出門此因經文出自北門致此筆誤靜女篇悅懌女美監本作說懌陸氏釋文云說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則鄭氏本作說此引箋而作悅懌

誤也二子乘舟篇不瑕不害監本作有害玩箋元有何不可而不去正與有害之義合此作不者誤也凡此皆經文之異也序之異者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而作是三字此句晁氏已言其異陸氏釋文云舊本皆爾俗本誤此有而作是三字是仍俗本之誤矣終風篇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無而字唐石經本有而字此與唐同則今本脫也簡兮篇仕於泠官今本泠作伶唐石經本作泠陸氏釋文云泠=星零字從水亦作伶此與唐同則監本乃亦作之本矣凡此皆序之異也傳之異者草蟲篇阜螽蠜螽也監本作蠜也無螽字爾雅釋蟲蠜下無螽字是此本衍文采蘋篇蘋大萍也監本作大蓱說文云蘋本作蘋大萍也此作大萍者本之說文爾雅釋草萍蓱其大者蘋注總訓水中浮萍則監本作大蓱者本之爾雅皆非無據也下文沈曰蘋浮曰藻監本傳無此六字據陸氏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則此六字以釋文攙入毛傳矣宗室太宗之廟也監本作大宗大夫士不得有太宗廟箋云宗子主此祭禮正指大宗此本譌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醴之

于宗室監本醴作禮按正義明言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醴今此本直作醴是與定本同而非毛傳之舊矣行露篇獄訟也監本云埆也經文此章速獄下章速訟明獄訟是二事不得云獄訟也周禮地官有獄訟者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又爲獄訟兩事之證孔氏正義引鄭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集韻埆字下引詩行露注獄埆也可見唐宋所行之傳皆作埆則此作訟者譌矣正字通又謂埆爲獄周制無此名說文埆訓女牢埆即埆之譌按說文云埆徒隸所居也一曰女牢則以埆爲埆之譌說亦有據附識之小星篇昴留也監本作畱也留但訓魚笱未嘗與畱通用五音集韻云昴星別名史記索隱畱即卯也毛傳亦以畱爲卯正謂此也孔氏正義引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畱言物成就繫畱是也則作畱者爲是此蓋以留畱同音力久切致譌裯單被監本作禪被單與禪其音既同又說文禪衣不重也單者複之對也單與禪義亦相通此因是致異江有汜篇水岐成曰渚監本作水岐成渚岐不成字

當作歧同敂字曰卽成字之意似係衍文皆傳寫之譌匏有苦葉篇匏謂之瓠監本作匏謂之瓠此本顯然筆誤又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監本但云謂由帶以上也無由膝以下爲揭六字孔氏正義曰今定本如此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孫炎曰爾雅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爲揭者畧耳可知唐時定本原無此六字此必蜀人因正義以傳爲畧而增之也凡此皆傳之異也箋之異者甘棠篇茇草舍也監本此四字是傳非箋此誤攙入者行露篇夙夜早暮也監本但云夙早也無夜暮二字下文行事必以昏昕正與早暮合則或是監本脫也周禮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監本無仲春之時四字又行事必以昏昕六字本儀禮非周禮此本疑譌維參與昴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二句按上章三五在東箋已云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則此章似可不必複出此本疑衍野有死麕篇劫脅以成婚監本脅作脅此字改

從刀從貝字書不收王彥超修文宣王廟記建隆三年立碑中有脅字葢是五代宋初所行之俗體也奔走節則動其佩飾也監本作奔走失節動其佩飾也二語是箋此脫箋云二字下云帨音稅也四字監本無非箋非疏并非釋文此誤衍也騶虞篇君則一發監本則作射此本傳譌豕生三歲曰豵監本無歲字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豕一特本無歲字此誤衍柏舟篇悄悄憂也監本無此四字傳有云悄悄憂貌此似誤以傳爲箋君道常明如月而有虧盈監本如月作如日虧盈上有月字君道不可言如月虧盈正言月此本脫誤顯然燕燕篇實是也監本無此三字本陸氏釋文語此以釋文攙入箋觀此可知釋文之夾入傳箋五代已然不自宋始矣日月篇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作完定貌無此文理完卽莊姜之子載嬀所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卽此箋所云不能定完也推其故完字形近皃此又寫皃爲貌也終風篇惠順也監本無此三字或監本脫谷風篇方柎也監本柎作泭說

文云編木以渡曰泭爾雅釋言舫泭也樊光本作
柎此之作柎是其所本也泉水篇聊且畧之辭也
監本畧作畧字書無畧字此是傳寫譌凡此皆箋
之異也其餘無關義理者不復深論晁氏石經考
異稱左傳祥字闕筆知爲蜀人書洪氏容齋隨筆
稱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爲避唐高祖太宗諱
今左傳未見此本又無祥字惟淵世民三字皆闕
畫與洪氏合然不第此也如棄字中從世改作弃
泄泄從世改作洩洩葉字中從世改作𦯬孟蜀時
唐諱可不避蓋皆從開成本之原文又察字闕筆
作察是避孟昶曾祖諱據五代史昶父知祥知祥
祖察父道今察字闕筆而道字不避卷中用道字
者甚多十國春秋高祖本紀考道注云蜀檮杌作
巘今不諱道字或者先名道後改名巘蜀檮杌似
有可據歟又凡避諱字皆闕一畫此察字闕三畫
猶唐石經儀禮有朱梁補刻者避梁祖諱成皆作
成校勘刻石由蜀相毋昭裔爾五代史皆不書其
事且春秋三傳至宋皇祐元年始訖工宜乎歐公
及見之而集古錄亦不載毋昭裔附見宋史西蜀
世家毋守素傳昭裔乃守素之父但事蹟無多惟
十國春秋有傳頗詳載刻石經之事至書詩經者
張紹文十國春秋無傳讀書附志僅稱其官別無
可攷校定上石者有孫逢吉爲國子毛詩博士而
譌舛竟至如許今蜀石無存拓本字不多見而此
本僅存亦未經人深考爰詳校同異而論列之

南漢

西鐵塔銘

塔四面刻銘各七行行八字至十字不等外一行
宮名文皆同其上下皆有佛號王書在番禺縣

盧迦郍佛　此東上面

釋迦佛　此東下面

玉清宮使德□□□□宮使開府儀同二□□內侍監
□□國龔□□同女弟子□□□□□□以大寶六年
□□□亥五月壬子朔□□□□□鑄造□□□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鄧　以上東面

盧舍郍佛　此南上面

弥　佛　此南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宮使□府儀同三□□內侍□
□□國□□□同女弟子□□三十二□以大寶□□
歲次癸□五月壬子朔□□□□辰鑄造□□□□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韶州梁延鄧　以上南面

毗□□佛 此北上面
藥師佛 此北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宮使開府儀同三司□內侍監
上柱國龔□□同女弟子□氏三十二□以大寶六年
歲次□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辰鑄造永□□□
入緣弟子內給事都監□州梁延鄂 以上北面
□□佛 此西上面
弥勒佛 此西下面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行內侍監
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三十二娘以大寶六年
歲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
入緣弟子內□□□□□□□延鄂
□弟子劉軍□ 以上西面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予光
孝寺南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
塔所在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
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予南
漢主劉龑葬番禺縣治東二十里北亭明崇禎丙子
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崇五尺深三
尺有金像十二一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侍
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鋊鑄其他珍異
物甚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
書右丞上紫金佫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
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
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
遷神于康陵禮也云云予方注五代史衰年健忘遂
牽連書于前册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應
更作膺謂事龑爲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
異聞也 曝書亭集
右龔澄樞造鐵塔記塔在廣州光孝寺文凡七行世
所傳者惟西一面文乾隆甲午夏益都李文藻素伯
諦觀東南北三面鐵縫中隱現有字募人錐出搨之
文皆與西面同而每行字數有多寡蓋非一笵也素
伯又爲文記塔之形製云塔自石趺以上高丈有九
尺六寸石趺四重刻獅獸鐵趺四重一作瓦檐形二
作龍戲五珠縮其地廉外爲四人首戴第三重如贔
屭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花四面各濶四尺
六寸爲瓣九中瓣刻文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
以次而狹皆鑄佛像最上濶不過二尺又上爲蓮花

頂每層大佛一衆小佛環之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
佛四之則千佛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
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陀佛北曰藥師
佛藥師佛者釋家謂之功德佛其造塔者自況乎第
二層東盧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牟尼佛北此舍浮
佛它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佛右塔頂似有字勢
甚危不可梯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十國春秋南漢世家龔澄樞傳云廣州南海人
事高祖爲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中宗襲位以林
延遇薦累官至上將軍左龍虎軍觀軍容內太師
是塔所署官階悉與傳合澄樞由宦官致位通顯
與女巫樊胡子內外作奸後主惑之卒以亡國可
爲深慨謝中丞啓昆粵西金石略載蒼梧縣感報
寺銅鍾亦南漢乾和十六年行內侍吳懷恩所鑄
其題銜皆吳任臣所未及惜不得見其拓本然五
季宦官之禍莫甚於南漢可想見矣大寶六年宋
太祖建隆四年也

東鐵塔記

塔西面刻記八行行十字至十二字餘五角或二行
或三行行或十五六字至二十餘字不等皆列沙門
官銜 正書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歲勑有司用烏金鑄造□
十佛寶塔壹所七層并相□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
□有慶所鳳曆無疆萬方咸□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
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乾德節設齋慶讚
謹記 此西面
□□□□□□□□□□□□□□□□□□□使秀
□□□□□□□□□□□□□□□□□宮□□□
□點撿□□□□將軍行□□□□□□□□□□□
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此南面西角
敎中大法師內□□監□□□□□□□大夫撿挍
工部尙書□法□師沙□□□□ 此南面東角
□中大□□□□□□□□□□□□□ 缺 □撿挍
□部尙書□□□□□門□□□ 此東面南角
敎中大法師內供奉講經首座金紫□□夫撿挍
內殿大僧錄敎中大法師金紫光祿□□撿挍工部
工部尙書寶法大師沙門臣□□ 此北面東角
尙書驍眞大師法門臣道□ 此北面西角
鐵塔建自大寶十年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
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
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之蓋金石刻之

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爚記而已若晋祠鐵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廟奕出難以摹搨蓋欵識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曝書亭集

廣州光孝寺有二鐵塔其在東院者以黃金塗之南漢主劉鋹所造寺西院又有千佛鐵塔兩塔高大略相等東塔較高朱竹垞謂見二塔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爲一記之不詳疑未得其實也又謂其列名皆宦者今觀其列名皆沙門監造而官者惟龔澄樞一人且其塔乃澄樞自造又在鋹所造之前亦不得合爲一也 又按竹垞書鐵塔銘後記劉龑冢碑事與王文簡皇華紀聞所載頗有錯互余甲申秋將出都時錢辛楣學士首以此託爲攷訂比抵粤訪諸官吏與士人問其所謂北亭者在番禺城東二十里許而劉龑之冢與碑則竟無知者葢二先生亦皆非得自親睹所以傳寫或有訛失即如竹垞所記係光天元年而文簡則疑光天無五年而所据載者乃作五年 廣東新語亦作元年 又盧廳下文簡所記是初字廣東新語所記是勅字俱無奉字而竹垞所記則多一奉字安知初字非即勅字之誤乎竹垞稱陳元孝語予云云則是竹垞既得自口傳而元孝復出自記憶無怪乎王朱兩先生之傳聞異詞矣 翁方綱粤東金石略

右造千佛寶塔記在光孝寺之東院寺僧以灰塡其文而塗金于外謂之金塔記在塔之西面凡八行其北面西隅題名二行東隅題名二行南面東隅題名二行西隅題名三行東面南隅題名二行西面兩隅及東面之北隅皆無刻文予所藏者李素伯手搨之本視他家特爲完善寺之西院有龔澄樞所造鐵塔先於此塔四年亦非奉勅所造朱錫鬯謂劉鋹所鑄二塔竝立一屋中一作記一題名者誤也此塔題名六人惟所謂宮使者似是內侍之職餘皆沙門爾朱以爲皆宦者亦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吳越

金塗塔記

塔高七寸四面面廣三寸平列佛像四層爲數共一十有三下一層像七中間一層像三上一層兩邊各一其最上一層四隅各一統四面計之其像五十有二其塔下四面一面無字兩面僅各一保字惟一面保字上有字四行一行四字三行行五字正書

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寶塔乙卯歲記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

廨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六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當日嘗於宮中冶息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以成塔鄱陽姜弄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敘周晉仙文璞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自英雄人白蓮花現國主身蛇獅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考羅平僭號王遺蘿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度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善於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余及余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可復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詩冀此瓦未爍好古君子或一遇焉曝書亭集

右吳越國王造塔記文云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万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即周晉仙所謂金塗塔也晉仙詩云錢王納土歸京師流落多在西湖寺納土本忠懿王事惟詩中太師尚父尚書令一語偶誤蓋忠懿未嘗有尚父之稱也竹垞檢討直以爲武肅王造由於未見拓本故爾宋史吳越世家忠懿單名俶蓋避宋諱去一二字塔造於乙卯歲在宋受禪之前固無所避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五代吳越國王錢宏俶金塗塔自四角至底高今營造尺四寸二分據表忠譜圖上有塔頂高三寸相輪七級除四角亦與塔身同高三寸故彼圖統計高六寸也以今天平尋之重三十五兩塔分四面第一面佛像坐左右各一人前有二虎佛作割肉飼虎狀按周文璞詩言飢鷹餓虎紛相向釋德清記言前則尸毘王割肉飼鷹救鴿此數版內皆無鷹鴿像此一面與張芑堂金石契所載人字編號者無少異此面之內鑄楷字云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別有一保字編號第二面一佛坐右旁二人一立一坐左旁二人立持杵此面之內無文字第三面一佛曲膝俯首一人持刃加其首一人承其下一人擠其後後有寶樹一株此當是月光王捐舍寶首事此面之內有保字編號第四面佛立像左右各一人前有二虎佛作割肉飼虎狀此面內亦有保字編號四面下層皆有佛像三龕鐙形二上層其出四角角三稜稜上外八面面一經剛持杵像內成四面面一佛坐像其上頂平禿據表忠譜有相輪七級今折去也塔底四角有銅汁黏合故世有

散成一片者有錢宏俶字文德武肅王鏐之孫元瓘之子佐之弟薛居正五代史漢乾祐元年胡進思廢倧迎俶立之是爲戊申歲茲塔造於乙卯爲俶嗣立之八年周之顯德二年也俶造塔云八萬四千者南史云阿育王塔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又雜阿含經曰阿育王問大布施於諸比邱尊者云欲于一日一念之中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又談苑載錢鏐說曰釋伽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鄮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據此三說則俶所造不過剌取梵典成語且以闡發先志未必當時實有此數此塔與南宋江堯章所藏及釋德清所記之二塔不同亦與周靑士所見之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不合當别是一塔矣此塔完好工緻宏俶名字顯然一望知爲忠懿之物使朱竹垞見此必無武肅之誤乾隆五十七年海寧陳騎尉廣寧以贈安徽巡撫朱石君師師於次年寄至京師命元攷之如右阮元跋

右金塗塔卽朱氏曝書亭集所載錢武肅王金塗塔是也按錢氏表忠諸塔高六寸重三十五兩陰有文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凡一十九字下有一保字外畫象作飢鷹餓虎狀今燕昌觀於桐鄉金鄂巖比部家題識畫象與表忠諸俱同惟保字今所見作八字按紹定閒程珌龍山勝相寺記吳越忠懿王用五金鑄十萬寶塔以五百遣使頒日本據此則武肅未聞鑄塔而竹垞以爲武肅王何邪云八萬四千者水經注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寶塔蓋佛家言三千大千者奇數之極八萬四千者耦數之極耳又按慜山記則表忠諸與今所見僅塔之一面近日山陰陳默齋得一座四面畫像俱全及吳越國王一十九字又一保字與前人所記大畧相同益知武肅未嘗鑄塔也竹垞之說殆承周靑士之訛耳張燕昌金石契

右吳越忠懿王金塗塔向藏吾鄉壽量寺中作香爐供奉後爲徐竹濤所得余以定武蘭亭及靑藤道人畫卷易之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上有項作浮圖七級狀已缺中款有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凡四行考歐史宏俶爲武肅孫乙卯歲當是周顯德二年其塔多埋土中宋時姜

白石得其一周文璞爲作歌紀之程嘉燧破山寺志
曹勛松隱集周賀釆山堂集及錢氏表忠譜載塔本
末甚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以塔爲武肅王物殊誤
一云宏俶納土後造此塔八萬四千報趙氏不殺恩
亦謬攷錢氏納土在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如在
納土後則乙卯歲當是眞宗之大中祥符八年時俶
卒已久安得復有造塔事耶 陳廣寧跋

按錢宏俶鑄塔之事不書於史嘉泰會稽志稱紹
興初善法院掊地得金塗銅塔是南宋時始見於
世後姜夔會獲其一以示周文璞爲賦長歌紀之
其詩存方泉集中程嘉燧破山寺志又云中憲大
夫顧玉柱墓在寺東今遷於墓門東偏營墓時掘
得吳越錢忠懿王所造阿育王銅塔今尊藏寺中
據釋德清記亦與今所見不同葢當時鑄造不一
其製故流傳於後形狀各異如此此本拓自海寧
陳氏其畫像已詳諸家跋中昶驗其文前面與鮑
復泰表忠譜所圖適合當是一范所出惟譜所圖
塔頂尚有相輪七級是塔無之則已缺損矣乾隆
中陳氏以塔遺今相國大興朱公公爲進諸

北漢

天龍寺千佛樓碑

碑高八尺八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二十五行行六十七至七十二字不等正書在太原縣

□漢英武皇帝新建天龍寺千佛樓之碑銘并序
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臣李
惲奉　勅撰
帝宅之西五里而遠羣山邃谷延袤縈擁北自乾坎南
距申酉蒼崖峭壁怪石靈泉薜蘿蔭乳竇以夏寒蘗桂
欝晴暘而冬緣澗潘清泚自激輕音蔓草芃茸本無毒
螫洞穴窈窕煙嵐閉虧隔雲聞雞犬之聲度嶺接樵蘇
之徑大哉氣通斗極崆峒帶多武之鄉地劃黍墟普野
樂深思之俗況乎刑政之經不紊覇王之器具存紀都
邑即天下之浩穰養士馬即域中之精勇往者北齊啓
國後魏興邦雖未臻偃伯之稱且咸正事天之位時或
倦重城之宴處遐面勝之艮游各營避暑之宫用憩鳴
鑾之駕亦猶秦之阿房晉之虒祁楚之章華漢之未央
古基摧搆往往存焉年齡寖遙率多改作葢以翼翼都
會豪右富民因舊圖新增制惟錯於是乎金人塔廟老

[illegible]上有平地東西僕五十步北倚石壁有
彌勒閣內設石像侍立對峙容旨溫□其鐫磨之巧代
不能及昔　睿宗皇帝再加添飾功用宛然次東
有池水甚潔澄湛凝碧覩之恐聳國人儼其堂宇偶以
神位每角亢方中雷雨未施卽雩禱感萃矣驯嶺西下
□□約三百步有高寺榜曰天龍故易義云夫龍者潛
郎勿用飛郎在天命□之名固其宜矣　今英武
皇帝應千齡之運居九重之尊比自舞象執經齒胄學
優於庠序問安視膳□□□□於廷闈動叶咨詢行符
典則負對日之辯似不能言□秤象之智果而勿伐肅
肅煌煌然偉量知幾深不可測立德在闇乎之右承家
繼文武之基自非通濟艱亡孝安　宗社孰能與
於此乎天會中　睿宗皇帝以道□□□□□□
□□□□□□出閤受撿校司徒歸義府都督時年尙纫
冲躬親官次寡辭敏德務簡刑淸吏不敢欺府無留事
嘗以公退休暇与叔季諸王方駕接軫禮謁精藍一歲
之中□□□數　上獨□東序塑觀音像一堂其
內幡花瓔蕋供飾之用靡不嚴潔於茲日新每具齋禱
罔不乾乾惕惕潛發明誠所志者延鴻祚於邦家弭戕
氛於區宇因心愛敬不忘斯須□□甚嘉羣論歸美攸

是罷解公府特恩加撿校太保授右金吾衛大將軍充
大內都點撿貞幹服勤中外嚴勅宣威敬事勤叶
聖謨及　皇帝踐祚加□□太師行太原
尹階勳爵邑悉稱公台尋領侍衛親軍事未幾值倉卒
之變震駭非常　上獨執雄斷入平內難時戊辰
秋九月嗣昇　宸極立定傾危赫然大□垂裕終
古自是□□潔念恒切歸依每届良晨必親　行
幸至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詔有司於大殿
後正面造重樓五間尋遣良冶鑄賢劫自　拘留孫
如來已降鐵佛千尊□範金審像□□容光相圓明等
無差别如是勻分龕室各安上級時　詔宣徽北
院使永淸軍節度使檢校太保范超自始監修應期成
就基砌柱礎廣檻飛甍丹彩相望□□□□巍乎窻扉
下瞰於雲端棟宇勃興於地表金鑪曉炷惟聞薝蔔之
香玉磬晨鳴不假蓮花之漏議者曰樹超世之果圖不
朽之功必依惟睿之謀宜享終天之祿豈比夫望祭□
□□□□禱之宮駕騁瑤池徒縱盤游之樂者哉
上御宇之八年乙亥歲　天贊□□義敦天
性禮叶彝章洎春末夏初累飛詔示必以備物典册將
加徽號洪名　□□君親之恩敬修迎受

之禮至夏六月十六日果降貴近昭宣□容辭於正殿
□□　英武皇帝兼頒　龍衣玉帶駟馬瑪
鞍別賜神旗鼓吹殊私異將□□□□□衆心悅隨羣
后稱慶寶函金簡揚命碑命禹之書毀朽持盈盡爲子
爲臣之敬禮之大者帝載無窮先是　英武皇帝
以分歲攝提建月青風□□□□□昇寒氣將退嚴整
儀衛親率公卿駕蒼虬之駃騠衣赭袍之熠熠雲韶寅
導和樂□□□□□曲之居幌届初禪之境臣幸陪
天仗親奉　德音旣成□福□□□□□
之祐遽茲承　詔俾誌勝緣將紀　洪猷潛
思秘祝所冀龍華會上側聆善囑之言星宿劫中徧覩
青蓮之相歡心有待謹作銘云
覺皇遷興大教垂世成位有期懷空相繼大哉賢劫千
佛重光六度万行軌躅相望浩刼迢遥一念可攝勿謂
難逢聲塵相接惟彼陶唐上列叅墟莓莓沃野煌煌帝
居天啓亨會神輸㡸圖英武定難后來其蘇聖人有作
撫寧邦域治民事天允鳌慶績金像玉樓伊帝之力普
濟蒼生永尊皇極
廣運二年歲次乙亥八月庚子朔二十二　日
翰林書令史劉守淸書

翰林書令史王廷譽篆額
右天龍寺千佛樓碑李惲奉勑撰劉守淸書王廷譽
篆額惲以宰相奉勑撰文列名碑文之前守淸廷譽
則列名於碑末年月一行之下不稱臣亦不云奉勑
微之也吳任臣十國春秋載此碑頗多闕文今得石
本校之可識者尙廿許字舛誤者又數字始歎博聞
之家又以審核爲難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推誠佐命保祚功臣特進守尙書左僕
射兼中書侍郞平章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臣李惲奉敕撰末題翰林書令史劉守
淸書翰林書令史王廷譽篆額十國春秋北漢李
惲傳惲字孟深汴州陽武人乾祐初第進士歷仕
睿宗父子文詞駢麗見推流輩英武帝時天龍寺
千佛樓成詔惲撰碑銘而命翰林令劉守淸王廷
譽勒文於石一時無不嘆絕即此碑也傳載惲歷
官多與碑符惟劉守淸王廷譽二人碑稱翰林書
令史而傳但作翰林令爲異撿十國百官表北漢
有翰林令史不應傳中單稱翰林令當由傳刻脫
去史字耳碑立於廣運二年乙亥八月廣運爲劉
繼元僞號乙亥爲宋太祖開寶八年五代史北漢

世家云劉承鈞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承鈞立十三年卒繼恩立九月侯覇榮等殺之迎立繼元改元曰廣運攷通鑑周世宗顯德四年丁巳北漢大赦改元天會顯德七年庚申恭帝禪宋是爲太祖建隆元年則天會十三年乃開寶二年己巳是年繼元卽改廣運則廣運二年當爲庚午歲矣與碑所題歲次乙亥者不合十國春秋深論五代史之誤其編漢年則書睿宗乾祐九年改明年爲天會元年叉十二年睿宗殂少帝英武帝並不改元至十七年始改明年爲廣運元年以甲子計之二年適當乙亥歲吳氏并引揚夢申所撰定王劉繼顒碑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亦與此碑吻合然則歐史之誤顯然吳氏得據諸碑正之金石之有功於史政非淺也

堅牢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題崇妙保聖堅牢塔記八字篆書在侯官縣石塔寺

口口崇妙保聖堅牢塔記

中散大口口口書口口柱國賜紫金魚袋　林同穎

奉　口撰

右街神光寺文章應　制闡慧大師賜紫臣僧

奉　詔書

夫古之塔者見童聚沙授記聞諸金僊子鬼神碎寶成
功歸彼鐵輪王今之塔也非寶非沙彌堅彌大鑿鞭來
之巨石狀湧出之浮啚是故入但有心物亦無體心以
不貪爲戒寶卽同沙體以不磷爲名石還勝寶我當今
睿文口口口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君臨城內　佛在
王中雖日惣　萬機且　躬行十善嘗曰植福
靡因乎地賦命弗自乎天猶吾　基搆之胥承亦我
梯梁之夙設而今而後念茲在茲口口三年歲次辛丑
冬十一月　上視朔之暇顧謂南面城中西來山左
林繁薝蔔重滿國以馨香草偃苾蒭占度年之蒼翠可
安之窣堵鎮此高岡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層
一至九稜獨無雙暨　年　月良工告成凡一十六
門七十二角并躡層隱出諸佛形像共六十二軀繇是
影籠千室猶趙潤礎之隅勢入重霄巳戴補天之色壯
矣哉壽嶽因之永固他山爲之一空設使王曰毗沙擊
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　作之者莫與爭功目
之者自然生善臣叨承　出綍俾屬受辛瞻八面之貞
明相高　口口舉一隅之磨琢略類徵才將何

確論宏規虛忝堅令善志却於文罷特地魂驚蓋不容
指讓洪偶彫鐫翠珉唯深幸矣敢直言之永隆　年歲
次　月　日記
神光寺長講兩經三論大德賜紫臣文於篆
□□□□□□木勸鐫
□□□□□□□□□□□大孝皇□王曦之

按此碑在侯官縣南澗寺東石塔寺今寺没于民居塔猶存也福建通志云唐貞元十四年德宗誕節觀察使柳冕以石爲塔啓祝賜名無垢淨光塔晉天福二年閩王曦重修刻石題曰崇妙保聖堅牢塔記嵌於塔上時閩已僭號記中有詔勅年號等字俱爲後人削去末尙有永隆年月及王曦等字通志之言如此今据碑文中間有謚號一行泐三字謚以十國春秋乃王曦之謚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也下有三年歲次辛丑而泐其上兩字以十國春秋紀元表攷之正永隆三年也文云王曰毘沙擎應不動臺稱壘土比則非牢此即命名堅牢之義也文又云南面城中西來山左可安之窣堵鎮此高岡是月八日峻址環開貞姿片合玩此文義當由新建不似修舊且並無一語述及舊塔與通志所謂卽無垢淨光塔者未合末行題大孝皇□王曦之大孝上泐三字似卽王曦之謚號皇下泐帝字王曦之下不知泐幾字据歐五代史曦乃王審知之少子初名延羲旣立更名曦名與碑同薛史云更名羲不从日十國春秋名同薛史而以爲太祖卽審知第二十八子其立碑之年在晉爲天福六年通志作二年者亦誤文旣用謚號又斥曦名似係後人追記者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一

鳳翔府停廢寺院牒

石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分上之下三截上十七行行十一十三十四字不等中十二行皆書法名下刻長興萬壽禪院牒行書

中書門下 牒鳳翔府

准顯德二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揮存留外其餘並行停廢毀拆者牒奉

勑訪聞諸處多有山門皆是靈境古跡之地亦在停廢之數宜令指揮其逐處山寺如未經毀拆者並與存留如山下有屬山寺下院亦與依此指揮仍具存留去處屋宇佛事數目聞奏其州縣軍鎮城郭村坊經停廢寺院一依元

勑處分牒至准

勑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十二日牒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

山門兄弟法名凡二十六人名不具錄

按碑刻長興萬壽禪院牒陝西通志鳳翔府寺觀無長興萬壽禪院名故與廢無攷牒載准顯德二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揮存留外其餘並行停廢毀拆者此勅舊五代史載之最詳是月戊辰朔七日乃甲戌也通鑑載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諸條皆本之舊史所載勅文勅文又載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云云即此碑所謂除已指揮存留者也長興萬壽禪院已在停廢數內至是年復行存留是以刻此牒也年月後三行但有結銜而無姓名以太祖本紀攷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爲魏仁浦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王溥司徒兼侍中爲范質也

慶唐宮延生觀勅

石高廣均二尺七寸二十行行十九字正書

聖旨事 大唐貞觀拾柒年正月十五日太極殿早朝

欽奉 太宗文武高皇帝聖旨詔行天下朕始即位二

女首放宮女六千中有賢妃哲后悟點宮庭隱跡出家修道眞素正古元風地方官司依實表奏　朕准該部請旨修理勅封護持便宜等因德陽殿欽奉　睿宗皇帝聖旨惟我　皇姑歸道昇騰朕委中書平章王允中賫領內庫金帛前詣修道之跡大建聖容殿御製碑文琢造　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公主玉像眞祠飛白慶唐宮延生觀並爲額女道每員名袍一領御賜白米伍伯碩帛一千疋田土一十頃以供修補永充齋食乞免科率庶懇志於焚修敢有輒行他議以違御筆欽此欽遵本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太后太皇后聖旨詔行天下道庵宮觀有奉　老子帝王聖容處都是我家　皇上祖宗社稷主凡諸王駙馬家族文武等官豪軍富民似前更改欺占者悉照泰國公斬

聖旨着禮部重刊榜文通行天下知道欽此欽遵

大宋建隆二年八月十五日

知宮提點呂道口立石

按此碑語多鄙猥無論其他即唐太宗初謚文武聖皇帝後增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此碑乃稱爲太宗文武高皇帝宋杜太后以六月甲午崩此碑紀八月十五日而文云本月十五日欽奉太后太皇后聖旨云云其謬顯然又文內有云節准該部請旨以違御筆欽此欽遵聖旨著禮部重刊榜文欽此欽遵等語頗不類宋初人製作疑是後世村庸道流所僞託姑錄存備攷

太一宮記

碑高六尺六寸二分廣三尺一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四字正書篆額

華山陳摶撰

鄉貢進士宋復書

鄉貢進士陳羲篆額

渾淪未剖含溟涬於太虛之中元卦幾分布妙化於無方之外淸濁昇降天地由分列宿朗而日月明四時行而陰陽化信乎仙山靈嶽福地洞天莫不由精英之所聚口秀之所鍾故國家封崇旌顯以表其神異焉終南山太一宮者郎太一降臨之地也因其受封故得而名焉于古雍之東南玉案之西北東接藍水福地西連太白洞天左有千齡觀右有萬年宮滈鎬兩間杜陵之首山水秀絕靈跡環遶寔萬古神仙之宅也自漢室元封初武帝所建也帝一夕焚香於別殿忽覺滿庭輝朗神告汙空帝惕然潛聽曰將中秋日太一靈君降于終南山與國爲福當建宮殿以俟奉安語已寂無所聞帝恭

慹誠謝待旦詔下有司問太一𩆜君何聖號也奏按道藏三洞秘典廼九天無量三昧太一𩆜君也居三境上元之上在九陽天中之天爲萬化之根元作九天之祖母統三界女眞定周天風雨江海神龍河瀆主宰一切水仙莫不隸焉其諸太一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列星宮爲天皇之上相照寰海作至聖之尊神司人倫善惡統嶽瀆靈官年豐歲儉旱澇灾傷無不總焉或經游分野臨照邦家感道德而降休祥應荒淫而生灾沴故國家應運修崇精誠嚴奉以資皇基永固帝業昌隆武帝由是勅下起宮於此奉安三十太一𩆜君并十神太一至期武帝鑾輿躬臨清夷虔禱果如神告忽然山川震動簫鼓鳴空雲鶴蕩逸天花散墜于宮南巨谷間摧峯裂岫萬仞絕壁下化成池沼紺波雲動水色霞輝谷之西北數峯巍聳上現樓臺金碧爛光紫烟帝悸然敬謝尋封其山曰太一池曰澄源修太一𩆜君祠於池之側祠成其化宮失矣惟神沼存焉山分上下宮皆錫羽流焚修于光熈中奉勅重加完整詔三洞法司梁諶主其宮事法師道業高邁德行崇顯內守眞𩆜外專眞素每奉徵命祈晴禱雨却厲儲祥無不感應至太興元年戊寅歲上昇晉元帝聞而異之遣中使就山設普天大醮

封𩆜君祠爲金華洞天并上下宮額悉皆御書及謚法師爲昇𩆜天師以發輝至道旌顯𩆜風俾萬世修眞之士知仙可學而得焉茲後三元五臘八節四時請福祈恩壤壤如市逮隋開皇中興崇尤盛繼有道士楊景通住持景通眞渾淪仙客高道奇人也善胎息辟穀煉氣出神咒水飛符役使六丁召龍致雨救旱蘇危即有歲時至唐高祖始定天下聞而驚喜曰太一者五福之主萬乘敬仰之庭眞人賢聖間世而出寔天下太平之兆也遣中貴降手詔修崇殿宇一槩鼎新選戒潔道流三十員以奉香火及賜土田遶宮周廣五十餘里以爲齋給之費於景龍三年上元日楊景通升堂鳴鼓召門弟子曰吾將朝元始上帝汝輩修眞無令自惰人身一失永刼不復俄有瑞雲覆地鸞鶴翔天金童玉女迎師浮空冉冉而去異香清氣餘月不歇師于眞觀間已三百歲矣時中宗皇帝聞而倍加稱嘆感不得夙授眞教北面以師禮事之御撰讚文遣上卿降香及勅修澄源閣於池之北翔昇仙堂於下宮至開元中廟諱宗皇帝鑾駕詣宮登壇虔禱項忽祥風異香爛霞輕靄獨覆壇上中有神仙隱隱而見天衣羽服鶴駕霓旌帝拜首俯伏請問國之休咎仙一一垂諭少選雲色高舉鶴駕遼天上稽首祈謝以

仙語書其冊自爲駕鶴篇郎修駕鶴軒於宮之西北隅
帝親文其碑以彰神異鑾輿歸國頒宣中使継踵不絶
自僖宗皇帝入蜀之後兵火數至道流潜遁宮宇㙁滅
所賜常住悉爲泉有存惟兩宮基址尊像而已其諸盛
事廢失之盡上宮傳呼爲澄源夫人之廟下宮爲太一
之觀其澄源者卽當時所封池閣之名也夫人者乃太
一𡨋君也盖歲月浸久後人不知其源相習之訛嗟乎
𡨋宮眞府半爲樵叟之家仙圃芝田盡作荒榛之野修
崇廢久靈沼仍存風雨順時尚爲民福至後晉相國桑
中令出鎭古雍下車之始歲旱之甚稼穡枯槁民不望
生公親詣山恭誠懇禱卽日應祈雨勢雱沛隨時霑足
遐邇歡呼仕民均慶公欣然嘆曰神聖靈感其速也如
此遽奏朝廷支省錢重修殿宇復置道士住持精專完
飾嚴潔焚修奉國家請福祈祥爲兆民除灾却沴寔寰
中之聖槩海內之靈宮謹叙故實眞記云耳
大宋建隆三年歲次壬戌正月一日住持焚修上淸
三景大洞法師崇𡨋大師賜紫道士王若海立石
大宋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太一觀
主兼管句太一湫事賜紫道士王希美重立石
前觀主監觀道士劉希文　副觀主道士皇甫希旦
尚座兼殿主道士秘希孟　監齋道士尹希元
化主道士降淸堅
前興國觀主道士范希聖　前殿主道士楊希徵
三淸觀主道士敬司道　庫主道士趙遵道　典客
道士馮淸補　掌籍道士鄭淸遵　表白道士嚴道
光　前殿主直歲道士張淵希

按此碑題曰華山陳摶撰鄉貢進士宋復書鄉貢進士陳羲篆額文多夸誕事無可徵似非希夷手筆恐亦道流所託也宋復陳羲名不見於書譜陝西通志長安縣有元君廟在縣北三十里馮黨里創自唐代又古壇廟有泰一壇元光二年從亳人謬忌奏立於長安城東南郊禮樂志武帝祀太一甘泉在京西北云云而别無所謂太一宮者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事見史記封禪書事在武帝立之十八年是年爲元朔六年非元封亦非元光通志與碑皆不合通志又載咸寧縣有太乙元君行宮在東關鮑坡坊舊有廟在太乙谷士民以其去城甚遠不便祈祝故建行宮未知創自何代云云亦非碑所稱太一宮碑云後晉相國桑中令謂桑維翰也新舊五代史維翰傳均不載其鎭雍時歲

旱禱雨之事蓋皆荒邈難稽矣後題道士王希美
重立石云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
而不書何月宋史徽宗紀是年月皆不書朔稽遼
史朔考是年十月庚寅朔也後道士題名者有曰
祕希孟曰降清堅祕降二姓不多見

重修文宣王廟記

碑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四分文二十五行行四十八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撿挍尚書工部員外郞兼殿中
侍御史劉從乂撰
上關　昭吉書并篆額
昔在先王法龜圖而畫卦降于中古效鳥蹟而成文吉
凶生而爻象與仁義起□□□□□□□□所以察
鬼神之情狀窮天地之變通考往知來鉤深索隱則物
無遁形矣是知典墳者所以復父子之孝慈正君臣□
□法立言垂範與士作程則人知所措矣非規矩則不
能定方圓之用非準繩則不能質曲直之疑憲章開八
政之源名教挈五常之器必由是也何其盛□故得國
有庠鄉有挍黨有序家有塾雖設教不倫其歸一揆譬
乎貞筠勁挺假□羽以滋深美璞珍奇成琮璜而益貴
然後□　仲尼之道揭而行之与日月以俱懸
　仲尼之德推而廣之與江河而同潤輔相
皇王之大業天縱多能弥綸宇宙之全功日彰聖績其
於遺風餘烈亘古輝今□□復書昔唐之季也大盜尋
戈摧臣竊命地維絕紐八鑾遷奔於東周天邑成墟三
輔悉奔於南雍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時爲居守
纔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於此露往霜來彫墻半圮
塵封蘚駁塑像全隳屬吾道之有歸見斯文之不墜
我太師令公禀　嶽秀川靈之英槩負
虎眉犀額之雄摽張　智勇以經邦立誠明而
馭下鳴鍾沸鼓辛勤討伐之勲攬轡登車慷慨澄清之
志　皇帝闢統之明年也念漢五陵之豪族桀
驁輕浮秦四塞之要衝推埋剽掠將袪故態每念難材
閫外牙璋方思宿將閱中管鑰荐委　通賢一角來
而上應玉繩九苞鳴而動諧金奏仰分　憂寄旁奉
攻條投惠而民懷發奸而吏懾申明獄訟引決如神勸
課耕桑服勤務本令出而隨如注壑化行而速若置郵
加以鈴閣曉開劇談名理琱筵夜洽高會英儒一日因
謁靈祠顧謂賓佐日厚祿高官咸稱弟子隳垣壞宇孰
念　宗師豈□□務通方不資於國耶致功成
利無益於民耶觀風吏斂袵而對曰昔者　仲尼

生於周之末世事於魯之亂邦長㓜失冝冠替亡序繇
是刪詩書而定禮樂贊易象而修春秋扶世導民勞形
役智卑捿下位則席不暇温歷聘諸侯則車無停轡斥
于齊而逐于宋戹于衛而困于陳每屈己以救時欲化
風而成俗昭王厚禮固輕千社之封匊寸祿乎靈公竒
待不顧万鍾之粟匊束脩乎孟軻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功如是德如是豈無益於民乎豈無資於
國乎　我太師令公取製度之規以摸黌舍量經
營之費遂出俸財霞張夢奠之楹粉耀藏書之壁增華
崇麗眩目驚心青瑱丹梁見廊廡軒墀之案藻扃黼帳
有豆籩庋櫝之儀莫不賦采揮毫黍靈運思堯身禹狀
口神凛凛以如生月角山庭畫像華華而在列介珪華
衮享王爵於高封八篚三牲遵國章於常祀工徒告畢
廟貌斯嚴英旄口口之賢瞻之如市挹讓周旋之教靡
若從風里閭焜耀於搢紳文雅闡揚於洙泗從乂功虧
摘槧才類編苫叙美圖芳俾刊貞礱口口課拙強抑庸
音時大宋建隆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撿挍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瑘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彥超
安仁祚刻字

宋史文苑傳有劉從義善爲文章嘗纘長安碑文爲
遺風集者當即其人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乃宋初王彥超鎮永興軍重修文宣王廟
劉從乂爲文以紀其事也永興軍京兆府即今之
西安府宋史王彥超傳彥超字德昇東都事略大名臨清
人周顯德中官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移鎮鳳
翔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
度此碑之立即其時也碑末題彥超結銜首曰推
誠奉義翊戴功臣文獻通考載功臣號始於唐德
宗宋朝因之宰相初加六字餘臣初加四字其次
並加兩字彥超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與宰相同
體碑載功臣號六字當是初加也但通考所載賜
中書樞密院臣僚功臣號凡十一而以此碑六字
校之只翊戴二字相合其推誠奉義四字並通考
所不載豈通考遺漏耶撰文者劉從乂史無從乂
而有從義或是一人然史附文苑鄭起傳與潁贊
董淳張翼譚用之張之翰並列贊淳並詳其官從
義但稱其多藏書纘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

下云餘皆官不逵則從義之有官明矣而不詳何官據此碑是以工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爲觀察判官也彥超官兼觀察處置等使從乂似卽爲其屬官故得撰文記修廟之事書篆者但存昭吉之名而闕其姓無從考矣碑云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口公時爲居守纔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於此據元祐五年黎持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白鄩請輦入城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陝西通志載西安府城天祐元年匡國軍節度使韓建改築約其制謂之新城是築新城者韓建也天祐元年歲在甲子而五代史皆言建仕唐昭宗朝光化元年封許國公皆與碑合則碑所闕許國之姓乃韓字也至黎持所記建築城時經石委棄于野劉鄩始輦入城而碑則云韓公居守遂移石經彼此互異而五代史劉鄩傳又不載移石經事黎說之是否不能定也舊韓建傳稱建以天復元年表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至天祐元年改青州節度使而陝西通志稱建爲匡國軍節度使匡國卽許州梁時始有此軍名陝志因誤且舍京兆尹而追稱前官陝志尤誤也彥超鎮永興史不書其政績賴此碑紀之甚詳而於修廟事則陝志學校門亦略而不載金石之有裨於掌故者類如此文中以脅爲脅僅見蜀石經字書不收蓋當時之俗體也

重脩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并序

碑高八尺六寸四分廣四尺三寸三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撿挍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劉從乂撰

前攝彰義軍節度巡官袁正己書并篆額

詳夫元氣分形象廓俄成於幻境大明引曜運行莫息於流光六根滋嗜慾之萌口化窨榮枯之制究成住壞空之理得見聞知覺之心想乎百億須弥不出死生之口三千口土未離煩惱之端則知實際常存眞空不壞一塵一刼筭壽量以寧窮非女非男思了囙之難解指無生示生之域歸無滅言滅之鄉窮數知來鳳廟諱不能考禪天之數運情口變龍機不能測惠地之情於戲愛淚黻空昬衢漲日　无上覺皇之旨設歸能仁有緣群類之心藏諸頓詣漸囙物起遷之見恢化人

不惓之慈決性海之本源塞口山之支徑廣導四依之
衆大開八正之門剏其靈跡相追法輪不退月氏音支使
者初傳石室之經踈勒國王遠奉金襴之貢發揮聖道
遂質疑心覩佛日之載隆扇廳風而益遠昔唐之季也
四維幅裂九鼎毛輕長庚嚴月以騰芒大盜尋戈而移
國帝車薄狩夜逐流螢民屋俱焚林巢歸鷰銀闕綺都
之壯麗坐變丘墟螺宮鴈塔之精嚴僅餘煨燼天祐甲
子歲華州連帥許國韓公建遷爲居守重務域民旣香
刹之新崇列寶坊之舊号闕今存之院額皆昔廢之寺
名當其製度擴輿經營草創時移事改鳥雀喧於壞簷
風去雨還榛蕪袤於荒砌　今皇帝開階立
極御辯登　皇握上帝之靈苻睠先王之寶命綠
綠白捻出鳫滎河紫盖黃旗爵爲嘉氣五方迷職八表
同文百神起　觸象之塵四塞守輪龍之約冰天
月窟咸肇賁以来　庭衢室總衔每翹旌而
舉善庶人不議多士以寧禹會塗山思朝萬國湯輿景
亳將顯七名明年　太師中書令瑯琊王公
言自岐陽入趁　魏闕欲量能而需位先議賞以
嚐庸　蒨旆守方俾鎮咸秦之地丹書著誓
永傳　帶礪之勲　幢節再臨室家相慶

我公玉麟鳫瑞金虎儲精　壯氣
雄風早負人中之勇　高牙暢轂屢揚閫外
之權縱擴而　識洞撥先薰灼而　名
居實下　忠覘孝道獨暎緹緗　偉度冲襟
旁吞江漢暨扼　車致化口刃皆盂導民而引義
正身詢事而推恩廣下去蝎政𡋯民之弊喧昔襦今袴
之謠里巷相懽姦豪屏跡杜驕期於過侈防巧詐於深
文接畛連疇汚萊盡闢充衢塞隧貨賈咸臻昔者獻月
捷以告功翼天飛而佐命徐城旣陷　漢節遥加
言念平陽實隣幷土邊鄙有蕩搖之懼壃埸疲侵軼之
勞仰奉　帝俞遂膺朝選屬雲中塞候罷警高烽
河內咽喉方求口將拔擴櫱擾橋之勇援　擁旄
仗鉞之恩領蒲坂之山河移辟田之屛翰察俗於剪鵠
之野　頒條於鳴鳳之郊入境咸蘇從風率化而
文荐臨舊治益煥　殊恩耀焯　數朝便蕃
八鎮　養堂侍膳獨耀班衣　台袞鳴環首親
文陛所居卽化所去見思奉晏子之一心脩淨
名之十行立勲勞於討伐屢積　恩封享富
貴於崇高潛明福報居常則怡情法樂抑寂禪扉再臨
北斗之城每結東林之社政成事簡潛會冥符越有文

慧大師賜紫嗣𤣥淨行出塵□名跨世念滅而心證境
滅圓通而服入大通夙明三藏之冥緣共讓十方之遠
識登峯造極仰之弥高振塞澄瀾挹之無際潔操而金
潭暎月孤貞而玉筍當秋比西竺之七賢繼堪把袂方
北山之二聖聊可差肩迴薰脩漸信之疑調龍淚難馴
之性大師以赤縣神州之故地黃圖帝里之舊都每願
聳激道心闡揚法教靖嵩之遊京口士庶遠迎支遁之
入吴興高但延接士事等虔伸膜拜勤請住持許奉輿
脩力行講化昇蜂臺而演秘揮象扇以談經施財則霧
集行檀馳辯則雷驚蟄戸一音斯暢千里不違其有樊
鄭豪華金張意氣皆願焚身作供刺血灑塵罷綺榭之
瓌材咸充法宇輟瓊厨之豐膳並作齋羞於是慕匠庀
徒計功蕆事採丹粱於嵎谷礲碧礎於崑陵不周歲而
徐若化成不勞人而盡鶩神速長廊迴合峻宇崢嶸飛
甍抗翼以排雲鏤棨含葩而布藻增華崇麗設彩交輝
煒煒煌煌望之則形離而勢合燐燐亂亂察之則魂驚
而魄褫遂於四廊及講堂諸壁畫高僧計四百五十尊
然後訪彩筆於菰城餝彫墻於奈苑得長康之妙手邁
表蒨之奇工會稽徒尚於沈摽廬岳頓輕於宗炳遂按
寶唱僧錄道宣僧傳武昌石碌不自他求蜀郡鈆華咸

能自致含毫酌妙沇騰□事之流□彩僧神自足青□
之士殊姿異相如歸七菉之巖寶餝珎裝覺列千花之
帳已而卷知卷見若天若人衽服靚粧繼日而揖裳連
袂鮮車怒馬凌晨而結轍齊驅非上士不能勤行非
賢侯不能諦信恢張溢美仰助　雍熙
終夜有聲似聽魚山之梵繁雲上覆遠聞龍界之香觀
之者輻湊千祥亂之者冰銷萬咎慈心所化盡歸不二
之門願力所持可舉大千之界邑人等以
我公推誠布慧服義酬恩留郤伯之棠者不足稱多立
欒公之社者未爲盡善願於梵剎乞寫眞容濮閣議功
已畫耿弇之像□州好德爭圖陳寔之儀盡四體之妍
媸加三毛於俊識撫於邪廊諸壁畫邑人別樹豐碑紀
其名氏僧正崇法大師賜紫宗著圖隨聚學震旦馳名
六入既除萬緣俱寂髻珠心印客奉嚴持犀枕貂裘不
違檀施僧判顯教大師賜紫希廣多聞增智屢照無疲
執惠劍以降魔觸虛舟而不怒籌盈室內已成過去之
因芥落針頭更待未來之果邑人等或　賢侯幕
府珠綦瑇席之賓或上將爪牙楚鍔燕弧之士或七貴
伐冰之曹或五陵藏鏹之家或柞塞戍邊或蒲珪宰邑
並皆聿成勝事共締良因從乂也學謝譾通才非濬發

講中軍之小品莫剖精微依　上相之初筵
靈塵　厚遇誤承見託勉述斯文贊弥勒之眞容
合歸傳亮銘釋迦之畫像遠媿隱侯永賁口林用刊翠
琧乃爲銘曰
大雄示現故号能仁三祇鍊行百福嚴身位登正覺刧
筭微塵難窮壽量迴拔沉淪其一具四攝心運六通力迦
維妙典娑婆靈跡闢解脫門鑿慈悲室道濟羣生化周
含識其二昭宗之季六盜挻災鶉郊聚擾　鳳闕飛灰都
城谷變幕府洞開招提乍建法侶方来其三年祀旣深棟
梁摧朽越有高德善行慈誘蘇飜俗耳作師子吼来集
萬善去離三垢其四戒珠含月智刃飛霜其功不伐其道
弥光廣化檀施脩崇寶坊畫徵顧凱材搜豫章其五玳瑁
口排鴛鴦瓦密刻桷高口飛簷犄翼布藻垂文增華崇
飾翠屋凝煙丹楹赤日其六衆香爲地諸寶成宫覺身常
樂眞相自空菡萏出泥旃檀逆風法王無礙神化難窮
其七僧寫五天廊成千步棹舉迷津榛披覺路白黑千衆
人天八部遠近歸依高低仰慕其八象王獻果龍女持花
聲傳贍部教類耆闍蓮開宅水穀變𦤀牙功隨願力福
等河沙其九於鑠　賢侯荐承　聖寄不忘付囑共成勝
[illegible]

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建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撿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琊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彥超
都料安宏　姪仁祚刻字

按此碑以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立是年十一月
甲子改元乾德七月尚是建隆四年也王彥超及
撰文之劉從乂結銜與重修文宣王廟記同事逾
一年官位不改書篆者袁正己書史會要稱正己
汝南人善書而不詳其官位此碑結銜可補所未
備矣陝西通志載開元寺在咸寧縣治西唐開元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元宗於延慶殿與勝光
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此
其一也宋建隆四年中書令瑯琊王彥超及僧嗣
麟重修侍御史劉從義記卽謂此碑也据碑文寺
已燬于唐末天祐甲子許國韓公先已重建至是
乃增建四廊壁畫高僧四百五十尊卽所謂行廊
功德也高僧者似卽五百羅漢之緣起本皆僧嗣
[illegible]

碑書虎𧆞字皆闕筆尚沿唐諱之舊募匠作慕匠
似係筆誤薦字作廌凡二處通用字也
陁羅尼經幢三種
佛項尊勝陁羅尼經幢
幢高五尺二寸八面每面廣七寸三分各八行後一面九行行字六十餘不等正書
經文不錄
開元寺新修佛頂尊勝陁羅尼經幢記
鄉貢進士黃麟撰
蓋聞法輪常轉無垦㝵於虛空聖力難量運慈悲於口
界念之則口口億刼口之則獲福無邊而 闕 先覺者賢
乎闢心田者鮮矣粤有信士王瓌瑯琊人也身雖凡俗
酷慕聖因早悟眞空志歸元寂侈銀鈆金口敬寫貫花
節蔬食菜衣供勤禪葉今者罄搜俸管 闕 歡喜奉行各
願扶持共圓功德旁求郢匠遠市佗山不累月磨礱越
浹辰鐫刻斯典也來因波利遠涉流沙傳西天梵文譯
東土唐語救善住不沈七返出帝利永託三天書 闕
皇帝履星御極懷斗當陽銅才罷振連營鐵馬休征遠
塞華夷四裔車書一同願一切含生並同霑上善功成
翠礎笋立香山背依講堂前臨佛殿端嚴寶相秋月滿
闕 烏翻兔跋事往人非聊叙徽猷紀于貞石

時乾德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十八日甲午建
會首王瓌并書 下行有僧正景饒等名不具錄
上闕 尊勝陁羅尼
幢高一尺六寸六面每面廣六寸各五行惟第四第六兩面均四行行十七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正書
咒不錄
大宋開寶七年歲次甲戌閏十月乙巳朔二十九日
癸酉建立
預修石外記
京兆府開元寺慈恩院講律臨壇大德賜紫口口俗年
六十六僧臈四十六俗姓杜即是進和尚之弟口口口
口內受戒度人僧尼弟子三千餘人弗錄也
小師智口 師姪法義 師姪法永 院主師姪法
通
佛項尊勝陁羅尼經幢
幢高四尺八寸八面每面廣七寸四分各七行行六十四字正書
經文不錄
淳化肆年歲次癸巳八月丙辰朔十八日
開元寺釋迦院剏修佛項尊勝陁羅尼經幢子壹座
下行院主等僧名不錄

正定府龍興寺鑄銅像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九寸二十八行行五十二字正書

眞定府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并蓋大悲寶閣序
伏白　太祖皇帝鴻基刱立道合乾坤致四海以歸
降使八方之貢獻西口口浙昇府淮南盡以稱臣梯抗
進奉唯有太原一境未順明朝　太祖皇帝至開寶
二年歳次己巳三月　駕親征晉地領二十万之軍
至於太原城下安營下寨水浸攻城前後六十餘日並
未獲聖捷至閏五月內　大駕巡境椄邊至眞定府
歇駕第三日遂問朝臣在此何人久在衙府近臣
奏曰今有在衙孔目官紀喬見久在衙勾當　皇帝
宣喚到紀喬遂問言先在此處金銅大悲菩薩今在何
處紀喬奏曰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內見在　皇帝
宣下諸寺院主首三綱紫衣大德來日於城西大悲寺
內接駕於齋時前後　大駕親臨於閣前下馬上殿
燒香　宣問大師大德菩薩畢竟是銅是塑菩薩有
一人大師法名可儔奏曰元是銅菩薩值契丹犯界燒
却大悲閣鎔却菩薩胷臆已上自後城中口口再修却
自後又奉　世宗皇帝天下毁銅像嚴鑄於錢又薦
起菩薩上面取却下面銅自後城中檀那又補塑却今
来全是塑菩口　皇帝曰朕憶得先皇顯德年中
世宗納近臣之議以爲奄有封略不過千里所謂租庸
不豐邊備校貫屢空於軍實算口莫濟於時口於是詔
天下毁銅像鑄以爲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萎梁
木斯壞化身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國府流形豈執着於
我相千人聚万人口見成功不毁雖卜議以出財
皇帝執議以不逥泊像壞之際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
顯即毁遇宋即興無乃前定之數乎物不以脩廢必授
之以興復時不可以脩否必授之以降昌我國家應乎
天順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　皇帝之基業今爲菩
口口於口外與大德移菩薩在郭內得也是時可儔大
師越班奏曰臣僧相傳聞　觀音菩薩揀得此一方
之地應是於此地有緣　帝言郭內踏逐寛大寺舍
別鑄一尊金銅像觀音大悲菩薩尋時差三道殿頭一
道入龍興寺量度田地寛狹遂喚畫匠特第畫地圖一
道入開元寺一道入永泰寺亦畫地圖三寺並將　進
呈　宣下於龍興寺內最寛大別鑄金銅像蓋大悲
閣於後五月內　駕却歸帝闕並無消息龍興寺寅
夜於菜園內常放赤光一道時人皆見寺僧遂請喚陰
陽官古此言道地下必有銅物極多前後三年口絶後

至開寶四年六月內天降雲雨於五臺山北衛洄下枋
柵約及千餘條於頹龍河內一條大木前面獨住見在
河內未敢般取□□□具表文奏直詣 天庭 皇
帝覽表龍顏大悅五臺山文殊菩薩送下木植来與鎮
府大悲菩薩蓋閣也尋時 宣下一道使臣□□眞定
府般取河內木植於龍興寺下納 宣頭一道差軍器
庫使劉審瓊監脩菩薩差衛州刺史兵馬鈐轄慕容得
業監脩菩薩通判軍府事范德明監脩閣像奉 宣鑄
錢監內差李延福王延光脩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
將徐謙蓋大悲閣差當府教練使郭延福雄勝指揮負
寮王大將南能曹司鄭乂天場燒瑠璃瓦瓶匠人鄭延
勲等監脩鑄蓋閣至開寶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脩鑄
大悲菩薩諸節度軍州差取到下軍三千人工役於閣
下基北坼却九間講堂堀地栁基至於黃泉用一重礓
礫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於地平留六尺深海
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內栽七條熟鐵柱每一條鐵柱七
條鐵筒合就上面用鐵地七條鐵柱皆如此海子內生
鐵鑄滿六尺用大木於鐵柱於胎上塑立大悲菩薩形
像先塑蓮花臺上面安脚足至頭頂舉高七十三尺四
十二臂寶相穹崖瞻之弥高仰之益躬三度畫相儀

進呈方得圓滿第一度先鑄蓮臺座第二度鑄至脚膝
已下第三度至臍輪第四度鑄至胷臆已下第五度至
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鑄至頭項上下七接鑄
就所有四十二臂並是鑄銅筒子用雕木爲手上面用
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貼成相儀千手千眼
具足四十二臂周圓相好端嚴威容自在尋聲救苦衆
生以三業歸依菩薩以六通垂濟 帝乃傾心崇建
四衆懇切歸依並願當来同登樂果講經論僧惠演知
雖不慜聊序脩鑄之因顯示後人用貫通於耳目 大
宋乾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記

按畿輔通志隆興寺在正定府治東一名龍興寺
又名大佛寺隋開皇六年建初爲龍藏寺宋開寳
四年於寺北重建後有大悲閣內鑄銅佛像高與
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即此碑所載是也碑紀鑄像
之由云開寳二年三月太祖親征晉地閏五月丙
大駕至眞定府幸大悲寺遂於龍興寺鑄金銅像
蓋大悲閣宋史太祖紀開寳二年二月伐北漢戊
午詔親征甲子發京師三月戊戌駕傳太原城下
四月戊辰幸城西上生院閏五月壬子班師壬戌
駕還戊辰駐蹕於鎮州六月丙子朔發鎮州鎮州

郎眞定府也紀不書幸大悲寺事鑄像建閣事亦不載然碑亦但云幸大悲寺不云幸龍興寺此通志誤也眞定府在宋初本名鎭州至慶歷八年始陞眞定府此碑乾德元年立而即有至眞定府歇駕之語何耶碑載契丹犯界燒大悲閣鎔菩薩冒臆已上檢遼史太宗紀會同九年晉出帝開運三年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鎭州燒閣鎔像之事或即在是時通鑑及契丹國志皆不載圍鎭州事惟舊五代史晉少帝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行次五強聞契丹入寇會張彥澤自鎭定至言契丹可破之狀于是大軍西趨鎭州則遼太宗之圍鎭州亦正在是時碑又載周世宗毀銅像鑄錢事而五代史世宗紀皆不詳歐史但言顯德二年九月丙寅朔頒銅禁薛史亦但言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而於食貨志亦不詳毀像事惟溫公通鑑詳言之云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像爲疑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馬氏採此語入之錢幣考可見溫公通鑑徵引之博歐薛兩史所不及也此碑更加以神奇之說謂毀像之時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顯即毀遇宋即興無乃前定之數乎其詞未免過於夸誕矣文爲寺僧惠演撰鄙俗不足論末題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有歲次而無干支其疎可見至書梯航之航作抗勝捷之勝作聖皆別字琥璃瓦瓶字書無瓶字集韻有瓫字與盆同不可施于殿閣者瓶字或瓴字之訛爾雅釋宮瓴甋謂之甓也其云五臺山北衙澍下枋櫃枋說文云木可作車櫃集韻云大木也又云修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將徐謙八作司之官見宋史職官志將作監有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至八作司之有十將則史所未詳

重修中岳廟記

碑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六寸七分二十一行行三十七字行書篆額在登封縣中岳廟峻極門左

鄉貢進士駱文蔚謹撰并書

傳經講論沙門守瓷篆額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於是乎封五岳命四瀆以主天地之柄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之政神之靈雩霜風雨應其候人之四士農工商業其生是知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通神既感應以相符在影

嚮而斯契　嵩岳廟者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
川而北洛川地封盡鎮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
國家祭享之外　留守禱祈之暇每至清明
届候娟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
庭陸海之珎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
存焉使人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
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
在玆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云廟用未曰精專歷政
□□□莅厥事不有明略無由立功　留守侍中
稟岳之英得河之靈許　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
奉　君之餘愛民之暇乃偵斯邑僃聆厥由一日
命寮佐曰食　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
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選彼公人監之於廟未逾
朞月所獻寶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掌紵竢修崇乃
差軍將孫禧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曰以尒早親
左右聽吾指蹤擇彼杍人臻其必萬雜用二十三處行
廊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部從栽松植木去故
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民
歌靡敢弗録歌曰　時之泰兮　聖人功
政之清兮　君子風覩廟宇兮嚴絜頪

明師兮修崇足使謁者生肅然之禮祭者敦如在之
恭則　明神　貴人感應之兆信不虛耳文
蔚蕘篳無能編苫自許徒寄　化風之內幸覩修
飾之功是磬蕪詞直書盛事慮年代以杳邈勒貞珉而
斯在時乾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廟丞前攝邠州宜平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劉仁
矩
朝散大夫行廟令兼監察御史裴陟
河南府押衙同監修王仁遇
隨　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驍騎尉登封鎮遏使監修郭武
廟子唐令珣　鐫字人莫仁美
碑立化三門外庭乾德爲趙宋初年去唐未遠此書
雖似稍拙然瘦朴有骨略似歐陽率更嵩說
記監修者郭武同監修者王仁遇而武所歷官有云
登封鎮遏使據宋史職官志未詳是文或當時亦權
設也與劉仁矩既列銜試大理評事又題曰廟丞監
察御史裴陟亦書行廟令禮志詔嶽瀆并東海廟各
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管祠事然則二人皆
非縣令尉矣而亦兼此職當由宋初崇飾祠廟特任

若是也碑左側皇祐三年六月四日王珣琇題名一
右側景福二年六月二日張顗題名一珣琇所謂被
命祀土王者也顗亦言准詔祀事禮志土王日祀中
嶽高山於河南府題悉與志符授堂金石三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

夢英篆書千字文

碑高一丈廣四尺三寸四分二十五行行四十字篆書古文額在西安府學

千字文

勅貟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南岳講華嚴法界觀賜紫沙門夢瑛篆并古文題額

前攝涇州節度巡官袁正巳隸書

文不錄

大宋乾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撿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行京兆尹上柱

國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吳廷祚建

武口郡安仁和刊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宋以前釋氏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也東里續集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己隸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後人所及也石墨鐫華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三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眞書之序以爲史籀歿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鮚埼亭集

右千字文宋僧夢英書他碑皆作英獨此作瑛千文他本皆云指薪修祜獨此作修祐英公自負書家同時獨推一郭忠恕獨不聞江南有二徐在耶予謂英公特長于書法耳未通字學也此及偏旁二碑皆步趨當塗尚不失六書榘度至所作十八體便墮惡道金石存

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太宗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並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以此碑證之良然曾子固隆平集吳廷祚傳云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宋史亦同皆傳寫之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夢英以篆法自名而體多閒架筆趨便易不若少溫之安詳端雅也且多繆體字如宙字應從由而作[illegible]往字應從㞷而作[illegible]閏字應從王中書近上爲帝王字而作閠

三畫正均乃金玉字嚴字應從厂而作嚴匡字應從王而作匩
頓字應從屯而作頓嫡字應從啇而作嫡出字應從
屮而作屮克字應作克而作克列字應作列而作列
殿字應作殿而作殿丞字應作丞而作丞轂字應作
轂而作轂敕字應作敕而作敕觴字應作觴而作觴
眺字應作眺而作眺盟字應從血而作盟或省或增
或改變皆非正體又古無藏字只用臧古無崑字只
用昆古無潔字只用絜古無邈字只用藐古無懸字
只用縣古無塗字只用涂古無貽字只用詒古無妙
字實用眇古無悅字實用說此亦竝用俗字揆其故
蓋因玉出昆岡昆池碣石女慕貞絜紈扇員絜等字
本重疊故也又逍遙古只用消搖藝古用埶此竟作
逍遙與藝律呂調陽本為律召隨智永唐歐褚所書
皆然今則作呂更徵謬陋矣英書已傳數百年不能
免後人之譏如此擫管者可不知所取法耶關中金石記
按墨池編稱夢英書史會要云號臥雲叟衡州人效十八體
書尤工玉箸嘗至大梁太宗召之簾前易紫服去
遊中南山此碑為京兆尹吳廷祚刻石正夢英遊
中南時也碑已題夢英為賜紫沙門則召見賜紫
者乃太祖墨池編作太宗者恐誤夢英詩碑宋溫舒贈詩有云十九彤庭賜紫衣則英公賜紫在十九歲矣廷祚之賜功臣號與工彥超
同其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略亦與碑同不獨
春明退朝錄為然宋史廷祚傳廷祚字慶之并州
太原人建隆三年鎮秦州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
兆其刻此碑為莅鎮之次年傳稱其好學聚書萬
餘卷尤崇奉釋氏觀其刻此碑可信史言不虛

京兆府重修清涼建福禪院記

碑連額高六尺四分廣三尺一寸六分二十九行行五十字行書額題重修建福禪院之記八字篆書在西安府

鄉貢進士司馬濤撰

廣願大師賜紫沙門道雍書并篆額

詳夫古皇遺降眞諦潛興恒星斂色以資祥麗日騰精
而示化禪河作顧教開不二之門雪嶺才登德服大千
之界指月喻月示人分幻化之身非空即空體物究死
生之理爰開萬法是立三乘曇花云謝於西方貝葉是
流於東夏法蘭朝漢述像教以開基達摩遊吳立性宗
而設化潛口利用廣度口口戒珠蘊照乘之光心印著
範金之色遠塵離垢守一物以長靈背偽歸眞悟三空
而自口如窮法要須味禪宗俾執者以逍遙換如冰釋
遺愚夫而穎悟豁若天開四蛇失貪愛之情五蘊證色

空之理其於像設亦假維口如無方便之門奚集孤高
之口息心達本巢棟宇以資身割愛辭親賴焚修而證
果如崇大事須屬　高人郎有　故院主和
尚賜紫居進矣　和尚本蒯門人俗傳陵氏幼而
悟道共詳天縱之功長乃叅禪寔得生知之妙豁情田
而万頃遠若蒼梧澄定水以千尋濬如彭蠡爰懷實性
郎達叵眞不去不来已了涅槃之旨非法非相早窮解
脫之源向覺岸以孤行守元機而卓立雖然了悟猶慕
口尋須屬　襄宗朝中乹寧年內特携虎錫遠訪
鶈郊侍　寶智禪師遊逍遥廢寺是羅什譯經之所　龍庭
乃宗窨造疏之園潛卜依口欲希營構詣
而口射蒙　鳳詔以允從尋准　絲綸便謀興建
南連遠嶠盡爲常住之口北口長河悉是伽藍之地開
封壇而益遠建塔廟以增雄宼是上游蔚爲　靈境
如遊聚落尚闕依歸方懷擇地之情口感布金之兆於
　大梁開平中郎有　京兆府觀察判官天水正
郎上申　使府特給　公文捨隙地於明街崇福
田於釋氏郎爲廨院便議經營稍除燥濕之虞漸起招
提之像長廊廣口方成締構之功刻桷雕楹来假裝修
之力尋屬　和尚疾縈二竪身謝口桐崇口遏覆口

口功太樹簑如毫之績悲如弃井痛口崩榛逆後以釋
子口口俗門多事鴛鴦㡳墜空增蕭索之蹤鸜鵒軒來
莫假因緣之力口口填壍以日繫時王生之詠靈光堪
增悄口丁令之歸口口是可潛然尋值口德初年
世宗御宇忽行釐革欲議廢停蒙　本府以飛牋奏
　皇牒而准舊房廊漸壞雖貽口口口口池樹猶存
且口雍門之誚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將崇必葺之功須
仗當仁之者郎有　院主僧清紹遺遥寺主僧清範
脩造主大德賜紫脩廣維那僧口操等寃親等觀物我
俱亡挺智刄以千星蘊道情而若水輕財重禮天資梗
概之心發譽揚名自樂盤桓之興乃顧遺口口起口謀
共崇大壯之功各設中孚之信乃定吉日旋擇良功盖
口口以增華賁暫勞而永逸紅樓再建宼如蜃吐之形
紺殿重脩屹若鳳口之勢僧堂氷潔唯易舊以口新客
位風口亦去奢而郎儉香廚叵肅朱戶精微全資慕善
之內得契無爲之口日新月故究締葺以非勞事畢功
成壯因緣而永固所願口資　聖口口金石以長
堅口賛　台慈等松椿而永茂次及飛走中及賢
愚共承三梵之緣同出六塵之境菴蘿園內口興寶盖
之功口勒院中郎契龍花之會法眷脩本脩礼匡美脩

隱圭秘并同勾當僧志海淨業等早□雉尾瀝悟龜□
或入室以探元或棲□而得趣□鷺白鹿盡爲　明
代之禎祥翠栢寒松並是空門之梁棟齊與上願獲就
殊因永貽荷偕之名長履眞如之境　施主張景□
賀敬瑠張彥謙□諸公私助緣等情□長者　□志慕
□□各分潤屋之資共助肯堂之力香焚薝蔔今朝而
已結良緣果證菩提他日而□□覺道旣□善事宜勸
貞珉壽也智不周身才非濟物□□途之□□□□東
西窮法海之波瀾莫詳深淺旣辱旁求之請□揚□□
之名搨管囑文大有慙色時
大宋乾德四年二月十五日記
同學法眷濤智賜紫□德慧□□□終□悟眞終□
匡□匡秀

按此碑爲沙門道雍書道雍名不見於書譜司馬濤文亦繁蕪末題同學法眷僧名同學法眷之稱祗見於此

三體陰符經

碑高六尺廣三尺六寸二分二十一行行二十字

黃帝陰符經

郭忠恕三體書

經文不錄

大宋乾德四年四月十三日建　安祚勒字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集古錄

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入妙品仕宋爲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爲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敕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旣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弇州山人稿

此忠恕三體陰符經以小篆爲則而二者翼之葢古文者篆之所自始而八分者篆所以化而爲楷之路也必見古文然後知字之本形而千變萬化總由此出見小篆然後知字之正體而後俗俚之譌凡不從此生者皆不可以字見八分然後知今之楷法卽古毫不相似而一一可尋其源流而歸其祖禰先生之心亦苦矣非以誇博好異而已矣此刻爲宋初是時字學未沫而二徐與先生又力振古法自夢英以下

無取矣墨林快事

此刻唐懷惲禪師碑之陰三體者以篆爲正而以古隸分注于下也疊字本從畾從宜而省爲疊最謬者則列字之作歺耳其所用古文多無所本宋史稱忠恕有古文尚書并釋行世今其所作幵簡中採錄甚多字體亦正俗參半乃博覽之家非求精之學也篆體既變少監舊法又加之筆畫謬戾何以示後關中金石記

篆書千字文序

文刻夢英篆書千文碑陰二十一行行三十五字正書

前攝忠武軍節度巡官皇甫儼奉　命書

在昔政弊結繩變生畫卦觀科斗之取象自鳥蹟之推輪六法陳而大篆與八體分而異端起曰上下而指事仰日月以象形理既會元文亦隨變崩雲垂露窮萬化以通神鳳舞龍驤闢千門而企　聖雖學徒甚衆而能者蓋稀有　僧夢瑛荊楚之開士也本其鄉黨靑草連洞庭之波詢其名位紫稻惹田衣之色幼探內典志在於法觀旁通外學行在於篆書嘗以世之千字言無二者禪師智永遺蹟斯在遂服膺肆業自我作式易銀鉤爲玉筯代隸字以古文工隨歲深名曰藝顯聚弃筆以成塚顧臨池而盡墨史籀沒而蔡邕作陽冰死而　夢瑛生則代不乏賢諒非虛語　聖朝丁外歲　瑛公來自咸鎬觀光　象魏袖所業千文惠然見貺且曰　今太尉相國濮陽公建節關中表率西夏掣瓶飛錫時棲賓館隱几函杖屢親講席俾勒斯文用傳不朽以穀三署交官　七朝掌誥請陳事實用紀碑陰撫紘雖昧於希聲窺管聊書於小序庶使陳倉獵碣同瞻拂刼之衣汲塚舊編不化焚書之火時仲春十日翰林學士承　旨刑部尚書知　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事陶穀於　東京序

大宋乾德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行京兆尹上柱國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吳廷祚建

武威郡安仁裕刊字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李吏之堂者石墨鐫華

按太祖紀乾德五年十一月癸卯改元開寶此碑

以九月二十八日立故仍稱乾德五年文爲夢英
千文序千文刻于正面此序郎刻于其陰千文以
乾德三年刻陶穀撰序在丁卯仲春爲乾德四年
而刻以五年蓋非一時之事也序末與千文同列
吳廷祚銜名史載廷祚以乾德二年改鎮京兆開
寶四年來朝遇疾卒其在京兆八年之久矣宋史
陶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出諸懷中以進
太祖甚薄之此序乃自述其三署交官七朝掌誥
誇以爲榮甚矣其鄙也傳又稱穀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宜其爲英公作此序也函丈作函杖全謝山
云出禮記王子雍本

摩利支天等經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六寸三分作五截上二截皆二十行下皆二十六行行十一字或十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學

汝南袁正己書
佛說摩利支天經　京兆府國子監
神王女抄多摩昆莫說梁代失譯
經文不錄
安仁祚刻字
助緣樊有永　弟有遂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李奉珪畫像
乾德六年十月十五日施主徐知舜建
其經永在監內留傳
黃帝陰符經　京兆府國子監
經文不錄
武威安仁祚刊字
助緣樊有永　弟有遂
翟守素畫像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乾德六年十一月九日施主王虔能建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
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己
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
矩也石墨鐫華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在京兆
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
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
袁得意之作古淡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
爲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埽

按摩利支天經并咒今大藏盡字號內凡有四種一曰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宋明教大師天息災譯一曰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唐沙門大廣智不空譯一曰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名開元釋敎錄附梁錄葢摩里支末利支與摩利支音近而有異文耳此經一卷亦大廣智不空譯而此碑但署鈔說者二人云梁代失譯不署不空譯之名豈不空譯本宋初未傳於世耶此經與陰符經同刻一碑皆袁正已書畫像則李奉珪與翟守素二人分列于經首今大藏每經卷首必有佛像此其權輿也

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碑連額高六尺一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二十四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陶穀撰

南嶽宣義大師賜紫夢英書

遷客郭忠恕篆額

浮啚氏之敎其來久矣自昔金人入夢白馬來朝像法聿興奇才閒出僧會東下吳俗從風羅什西來秦人被化圖澄馳名於趙國惠遠傳法於廬山自迩已還厥徒孔熾宏道者指白蓮而結社求法者度雪嶺以尋經至於浮杯飛錫之流黃眼赤鬚之士論堪揮麈講必雨花示現則吐膽成魚布施則投身飼虎戒珠月滿慧劒霜明五蘊皆空諸漏已盡去聖逾遠其道日彰盛事芳蹤不可備載清河公好古博雅君子也以爲巢門行跡非在九流一物不知未能無恥乃徧閱茲傳至于載三略彼浮華擷其機要分爲十卷以類相從予覽而異之噫張公之才美作事可法得無旨乎孔氏以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爲四科昇堂者顏閔而已達磨寶誌之輩亦釋門之領袖甚有可觀夫童子㩻蟻之仁乃德行乎祖師傳燈之要乃政事乎道安弥天之論乃言語乎湯休碧雲之句乃文學乎立其教則有殊歸其理則無異稽乎用意豈徒爲一書哉起予者商不敢無述

僧義省助緣

安文璨鐫

紹元大師施石

袁允忠 房仁頊 張仁遂於長安共建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畫葫蘆者英大師書亦筆家之盜括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 弇州山人續稿

英公以正書爲得行筆非所長也篆蓋者乃郭忠恕郭小字篆文習見之此漸大而尤有典則八字元爲兩行行閒甚闊余手自裝潢聯作一幅 墨林快事

按高僧傳今所存者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撰凡十四卷其見於隋經籍志者爲齊釋僧祐撰亦十四卷然慧皎序謂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慧皎因是增廣爲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則僧祐本與慧皎合矣別有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釋道宣撰始于梁初終唐貞觀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此二書今皆現存大藏中此碑陶穀撰序不甚明晰不知張仲荀所鈔者慧皎本乎抑道宣本乎其書十卷久已不傳惟存此序蓋當時刊板之法未甚流行全書刊石爲難祇刻一序以明大義猶夢英不書說文全部而但存部首刊石傳世之意也張仲荀無傳可考碑無年月據撰者陶穀書者夢英則皆在宋太祖時而篆額之郭忠恕題曰遷客宋史忠恕傳建隆初被酒與御史叢於朝堂坐貶爲乾州司戶參軍又擅離貶所削籍配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閒至太宗郎位始召赴闕授國子監主簿則其篆碑額亦在太祖朝遊雍岐之時故署爲遷客也

新修唐高祖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四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四字不等行書額題大宋新修唐高祖皇帝廟之碑十二字篆書

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堯皇帝廟碑銘 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權判昭文館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扈□奉

□□

翰林待　詔朝議大夫太子洗馬同正臣張仁愿奉

勅書

昔者洪水懷山下民方割墊之者禹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順之者湯也紂爲不道毒痛四海伐之者武也隋失□馭塗炭六合代之者唐也雖□干戈揖讓步驟不同至於應天順人爲民除暴其義一也唐之高祖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寔天之英寔地之靈體曦舒之至明稟融結之元精應符□而出順時運而生體貌多奇乃軒皇之瑞表寬仁大度郎漢祖之英風故舉義參墟起唐侯之比也陳師渭曲武揺商郊之類也□□建□□之號以表至公尊太上之□以存

大義然後受九錫之備物□三□之盛蜀開基御極莫
之與京若夫氛霿翳天晞之者杲日黔黎塗地拯之者
聖人隋自大業末年羣盜蜂起大則跨州連郡竊帝號
王小則斬木揭竿攻城剽邑茫茫九土盡爲麋鹿之場
擾擾羣生俱充虵豕之餌亂離瘼矣爲之何哉
　帝時以英武之姿逢板蕩之世思欲救兆民之乎
運拯六合之攝流濡□不韓奮衣而起加以寬厚容物
則賢者爲之伐謀明恕愛人則勇者爲之决戰豪傑因
之而景附億兆由之而欣戴故得活□黎於焚燎易愁
怨爲謳謌□合羣心終隣元后自肇有書契綿歷載祀
撥亂濟時之主創業闢統之君如　　帝之比
者幾何人哉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名緯　　帝籙□綜　　王猷順元
識以　　□飛聳　　鴻基而獄峙　　油雲
在上羣生欽　　下濟之恩　　瑞日升中六合
仰　　無私之照窮夏禹奠山之蹟盡□四□罄周
官經野之疆咸輸九貢頌聲斯作瑞牒爭陳日月爲之
貞明河洛以之開輿然猶若稽遂古緬慕□芳訪墜典
於石渠感受□於　　□□以　　帝昔膺
土運奄有瑶圖洎谷變以陵遷遽光沉而薰歇別自唐

祚將季秦甸娫祓一抔曾盜於漢陵三月幾焚於驪岫
之銅臺空存舊址嗟茂陵之玉盌□出人間乃
　　我皇帝恩延歷代　　澤漏重泉惜魏帝
命援以規模修其圮陊仍頒　　寵詔就建靈祠因
獻陵之下宮據畢原之故地鳩工藏事不日而成觀其
正殿中蹲景福靈光之比也廻廊□聳未央建章之類
也其像塑也飾之以金碧丹青其服御也賁之以藻火
粉米頁工盡妙能事咸臻及大匠之告成　　命詞
臣以紀事微□□□　　□□乃再拜稽首□言
□昔　　唐高祖鑿乾搆象載育含靈括地開
階重垂大統故能使一十九葉克□於鴻圖三百餘年
□守其清廟彼乃得之□□□　　今我后儀
　　天立極稽古臨人蒼璧黃琮慶藹　　圜丘
之祀金□玉檢將行岱嶽之封　　皇業聿興人□
□□此乃得之於後也□知前聖　　後聖不謀而
同以古以今相去何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焉宜乎　　德音是
隆祀典惟豐仍□豐碑以示來世敢遵睿旨虔杍斯銘
銘曰
唐昔受命　奄有神器　高祖膺膺　肇基文𤯝　重

澌畢洽　綿三百祀　宋今應運　澤流厚地
我后握圖　文經武緯　垂裕儲休　卜三十世　伊
二聖兮相望平聲　諒於湯兮有光　念鎬山之蕪
沒　嗟舜野之荒凉　乃葺原廟　隆其棟梁　乃潔
明祀　脩以蕭薌　□□如□　靈祇允臧　敢載言
而紀績　期地久兮天長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七月□子朔二十一日□□建

新修周武王廟碑

碑高九尺一寸廣四尺五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周武王廟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古者聖人體乾坤樹道德功濟天下法施生民歷代咸
欲稱其名美其事或樂章以歌之或畫像以讚之亦以
爲宣揚前烈敦厚王化其有濟黔首倒懸之命成域中
太平之績盛德鴻業垂光典墳傳萬代而不朽者其惟
周武王乎嘗觀樂音大武將闋其歌云於皇武王無競
維烈又觀書讚黃初舊文其詞云桓桓武王救世濟民
皆謂追美褒揚遺德歷彼千祀往聞虛詞曾未若崇一
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光訪陵寢以奉之析戶人以守
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
其事出自我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
孝皇帝冠絕古今之　聖德也將以事實刊於貞
珉乃　命微臣對揚休烈謹再拜而稱曰伊昔皇風
肇興西土磻溪協德時雨降而山川出雲孟津會盟天
機發而龍蛇起陸既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之德
可得言焉若乃戎車虎賁右旄左鉞赤烏上屋表天命
也白魚入舟象人事也仗大義而平定任純誠而臨御
旌賢人而示來者所以表商容之閭重烈士而悼云亡
所以封比干之墓先濟民而後圖國用所以散鹿臺之
財輕積廩而重違物情所以發鉅橋之粟暴斂殘毒自
我而息遂致群心翕然□□斯應海內黎庶捨塗炭而
登春臺寰中歌謠釋豐蔀而見白日及乎敦洽本澄化
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虐之弊政命周公旦營成周而
卜洛命太公望授賜履而封齊分治西陝委邵伯之共
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宇內由是安泰民風所以
和暢豈直休牛歸馬但美於偃兵保大定功空歌於成
德者哉揚積世之大業成後嗣之丕基生民已來鮮能

蹤者　我皇所以覽虎觀之史籍披職方之圖誌
鄠邑故地得其舊陵因　命守臣躬往省視乃曰陵
寢如故而荒榛之路弗禁於樵採廟宇甚陋而牲牢之
奠無聞於俎籑上言至止　帝曰吁哉以爲廢修
寢園無以褒聖王之德教守無人戶無以奉古陵之封
植既而封植有所守奉有戶非嚴肅於廟貌何崇重於
瞻仰於是下　明詔命有司楩楠杞梓集其材公
輸匠石規其制將作圖畫以承式　宸扆臨觀而
命使廷臣受　詔軺車載馳揆程鳩功不日而就徒觀
其殿宇巍巍丹楹赤墀瑤軒藻井金階寶砌迴廊環周
彤甍對飛朱欄綺疏交錯光輝何修奉之所至而輪奐
之若是則知武王以大聖之德恩濟於人民　我
皇以不刊之典光揚於祭饗使彼功不昧而　我德踰
盛太牢致奠極崇重也二時行禮立典制也嗚呼天本
無親惟有德而能親之神非常饗惟克誠而能饗之豆
使陰助　景福而明垂令典豈止犧象元酒江文通稱
薦德之辭簠簋香萁陳叔達口口口之作徵諸舊籍謹
爲銘云
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無疆神
智無方以聖觀聖時惟　我皇褎盛德口口起追遺風
而載揚口武成於周書兮其功未彰歌下武於周頌兮
其道未光不若因　我朝崇廟饗億萬祀與國史而同
芳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宋修周武王廟碑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圮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石墨鐫華

右碑行書可觀有宋立于本廟在縣北一里今失其址碑見存于今廟中夫有宋于文武成康俱于境中建廟與碑今止存此碑與康王碑而文成不可考矣噫四聖王陵寢俱在而廟貌頹圮非闕典而何　咸陽金石遺文

宋史禮志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王祐扈蒙等分撰嶽瀆祠及歷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望等分詣諸廟書于石此其一也文稱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攷東都事略載開寶元年八月戊辰羣臣上尊號與此正同宋史本紀聖文作大聖誤史又移上尊號于十一月恐亦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崇望書宋時謂之院體蓋用集聖教序筆意而加豐潤者趙崡謂出于吳通微恐未必然　關中金石記

新修唐太宗廟碑

碑高八尺廣四尺二十
三行行五十字行書

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分判度支公事柱國臣李
瑩奉　勑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勑書

乹綱裂地維絶國風歇王澤竭天命聖智奉其雄傑於
是補其裂紉其絶續其歇益其竭三才區别以更始萬
物陶鈞而煥發東西南北張再造之乹坤春夏秋冬皎
重新之日月功有如是之大者臣見之于　唐太
宗文皇帝者哉頃以暴隋失圖蒸民無象內則鏘金珮
玉縱虵虺於賢良外則弭節横戈恣豺狼於郡縣顧下
民由我而曷訴指上帝何知而可欺惟惡乃常謂善無
益五行四序錯乱之道疇依九州八荒焚溺之灾孰救
　文皇帝泄彼怒氣奮爲義聲迸雷出地幽蟄以
而啓戶應龍御天陰霧謂之作氣厚其禮所以歸多士
虚其懷所以結群心黎庶由是樂推英雋於焉景附君
臣之分斯定天人之機交發靈旗南指泛鷁之徒不廻
神兵西出翦鶉之郊甫定然后受律德殊世充降李密
逐薛舉日不暇給寔繁有徒暨乎奸僭平河洛宅儒雅
業禮樂興嚮明洛居恭黙勤政擇皐夔伊呂之具以調
陰陽求龔黄卓鄧之才以敷教化於是五刑恤五教寬
六宗秩六府完桀紂威虐之政不日而革堯舜清淨之
理朞年而旋夫如是孰不謂帝道之輝焯王業之艱難
者焉既而和氣凝浇風變在天成象景星高而甘露零
任地班形芝草植而騶虞見倉稟實而禍亂不作俎豆
修而祭祀不絶于以傳十八葉垂三百年享國稱孤由
帝而有　今皇帝以文武迭用寧中外以刑德交
舉綏賢愚化孚萬邦歲俯一紀迩者臨便殿顧台臣乃
曰功蔽生民一時而可配天地迹流信史万古而若揭
日月者前代聖王之德歟豈可使蕪没陵園湮沉黍稷
荷盛典以弗舉俾後代以何觀於是給豊財募奇匠啓
舊葵所以極衣冠之餝搆新廟所以正祭祀之期旋聞
列藩咸詑丕績揚此能事屬于　盛朝仍分詞臣
各誌年籥微臣傴僂承命怔忪省躬執簡登朝言直方
慙於任座揮毫撫石思遲空類於馬卿將何無愧之辭
仰紀非常之美但遵　睿旨因得直書庶明乎信
陵有護冢之恩止憐列國比干有封墓之賜但念忠臣
將求其論曷足稱許而已哉謹爲銘曰

天地既否　雲雷遘屯　平此多難　鍾于大君　大
君肇興　大義斯作　雲出山川　奥開河洛　河洛
既宅　華夷以康　曾如是者　太宗文皇　文皇未
起兮四維如燬　文皇既位兮八荒如砥　文皇之迹
兮炳如丹青　文皇之功兮配于天地　今我后念前
王　修盛禮　陵廟載嚴　衣冠式備　仍命鴻筆
克揚能事　非獨以耀豐恩　煇永世　抑亦使灝爲
谷兮　高爲陵　英烈之聲不墜美矣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新修光武皇帝廟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廣五尺六寸十九行行四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廟碑銘　并序
太中大夫行右補闕內供奉柱國臣蘇德祥奉
勑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勑書
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方得在祀典祭義曰宮室
既修墻屋既設所以交神明惟　後漢起南陽靜
諸夏康濟於一時惟　大宋舉墜典秩無文輝映
於千古是知祠祀其來尚矣沿革成禮可得言焉昔者
漢運中缺新室不道九縣飈起三精霧塞劉聖公以繡
緬之衣憑凌冠蓋劉盆子擁赤眉之衆竊弄干戈跨州
連郡蜂飛蝟起　光武皇帝攘臂一呼群心四附
決昆陽之戰克平百万之敵拔邯鄲之壘遂應四七之
符築鄗邑之壇于以授天命定洛陽之都于以順人心
若乃起於民間始無尺寸之土乘乎帝位終爲夷夏之
君復能日慎一日安不忘危口口覽機權日昃乃罷或
躬閱經史夜分乃寐保全功臣而奉朝請進用文吏而
責時務易凶歲爲豐年變乱代爲治口口國二百載傳
位十二帝則前之言禦大災捍大患　光武之道
諒無媿焉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
仁孝皇帝端居九五之位交泰億兆之民　德威四
方擒僭僞之君者二歲周一紀口郊祀之禮者三而猶
避　興化之鴻名讓　成功之懿号若朽索
之御六馬不捨　戒懷理大國如烹小鮮自然均化
制前古未行之禮旌歷代有道之君於是下　明詔
命有司陵寢除荆榛之穢廟貌拯籩豆之潔則前之言
修宮室設墻屋　我皇之旨俟其偉歟美哉
新廟既已成能事亦已畢爰覃　睿旨俾建豐碑臣
猥以虛孱亦忝撰述敢揚　茂實謹作銘云

開闢已來　聖帝明王多矣　粤若無位而興　無兵
而起　自民間兮爲天子　而能掃蕩煙塵　混同文
軌　保功臣之令名　進文吏而致治　有始有終者
惟光武皇帝而已　光武既沒兮餘荒陵　我皇制
禮兮崇明祀　一巨殿巋立　長廊對峙　籩豆極其蠲
潔　土木窮其壯麗　貞石勒銘　庶幾乎天長地久
知　我皇之旨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　月　朔　日　建

新修嵩嶽廟碑

碑高一丈三尺二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五行行六十四字行書在登封縣

大宋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　勅撰
翰林待　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　勅書
廣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于天者嶽也名
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于中方俯視河洛
而助成其秀氣惟　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莚
璣察乹文知其恊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知
其居天地之巨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峭辟高聳而直立
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巨神仙秘
洞府則浮丘子晉隱別館於巖巒帝王會衆神則秦皇
漢武著古跡於壇廟遐觀歷代厥有祭法播在典故垂
諸禮文四篇六甄崇其儀制一禱三祀著爲彝章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平
一六合澄清四海精誠貫於日日德教加于百姓
凝旒顧問侍臣預對謂天設神府陰主人事者
何也曰　嶽神也地迩王畿位正中土者何也曰
嵩高也嵩高何神也曰　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
代也曰唐睿宗天寶五載也　帝曰吁我其
念哉嘗聞　天垂元鑒　神助陰騭合道則
祐之反是則禍之　神以我爲有道之君故祈禱
應　神以我爲求理之代故風雨調　神以
我有愛民之心故稼穡豐穰　神以我有恵物之
志故煙塵掃盪我今虔意思有報者夫祀事恒典也何
以加焉封爵舊制也無以增焉將欲隆萬人之瞻仰莫
若嚴繢塑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闢廟貌乃　命
盡輪奐之美先列於畫圖又　命擇貞幹之臣就護
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　命勒銘貞珉以盡
紀錄盛矣哉　聖人之德冠古無倫以乹覆坤載

猶能不以遷祚自大而　　讓德於　　元功不以
治平自高而　　推謝於　　神貺不以豐登開托
騶其　　志每　　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
福欲福臻於黎庶修建既備瞻奉有所牲牢蠲潔甑俎
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典章綿彼歲月垂諸碑碣俾
百王之道無偕於法則夫如是則每言　　執大珪
登泰壇柴燎一舉而　　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
嶽神奉　　上天以安物因　　我皇而昭應
惟仁是助潛契　　寬恕之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
道是故　　言必從祈必應泰吾國安吾民者豈徒然
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易之以宮
室後世謂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本以純素漸崇壯麗
以至左平右城著爲禮容範金合土窮其華飾先王或
留心祠禱崇奉虛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夢蚍立
時大設廟堂之饗雖祀在方冊而無所取法今之建嶽
廟奉　　嶽神大增其莘而不在奢侈曲盡其美而
曾無勞役嚴殿宇崇門垣雕梁彩棟連甍接廡迮軒洞
邃瞻之肅然有以見　　我皇稽古守正爲民崇祀
之心形容於斯廟也不假揲策知　　神有延洪之

敷祐垂德不有譔錄其何宣著微臣職備禁署目覩盛
事奉　　命叙述文不遠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
華嶽之碑百堵九成周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實錄而爲
銘云
惟天保民　在乎歲功　惟聖治民　暢乎時風　奉
天助聖兮感而遂通　昭昭嶽神兮鎮于寰中　備物
有秩兮祀事是崇　所以古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公
惟民戴君　尊乎寶位　惟神祐君　伸乎大義
愛民奉神兮潔誠以祭　皇皇聖王兮重彼明祀　昭
以靈貺兮顯乎嘉瑞　所以漢帝之告功兮嵩山呼萬
歲　視三公兮表崇重於嶽神　呼萬歲兮告延洪於
聖人　天地之中兮嵩高磷磷　寰海一統兮景福無
垠　我之盛德兮超彼前聞　我之祈福兮在于生民
豈比夫獻壽之聲兮摽漢史而徒云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辛巳朔日建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薾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徵晥體之
遺耶　弇州山人四部稾
開寶六年重修中嶽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

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
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
爲希有結埼亭集
宰輔編年錄開寶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除此與
周武王廟碑一立於十月一立於十二月猶稱翰林
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者撰文時猶未執政也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崇望書郭進屏盜碑甚瘦勁此又以圓勝王世貞指
爲吳通微院體之遺予觀宋初人書尚有唐人風格
不似後來逞姿作勢致臨書者未盡其長先受其弊
中州金石記耳
新修商中宗廟碑
碑高一丈四尺六寸廣六尺四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五十四字或五十六五十三字不等行書
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廟碑銘并序
宣德郎右拾遺臣梁周翰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請郎太子率更寺主簿臣司徒儼奉
勅書
眇覿上古逖聽前王尊盧栗陸之代興燧人有巢之更
[illegible]

言至治者乃稱其茂烈語聖嗣者必本其鴻源雖子孫
垂裕而克昌亦昏明繼世而迭有載籍具在可得而言
案商本紀　帝太戊契二十一代之孫　帝
雍己之弟司徒事夏佐治水而有功天乙勤商沲諸侯
而受命惟　帝克大祖宗之業生知皇王之道臨
下有赫在上不驕休光炳然煒瓕耀世　皇家有
天下之十五載　王塗無外　帝理有光
文德誕敷遠人來格　武功大定凶族咸
劉　惠澤霈于黎元和氣煦于昆蟄恢禹迹之遐
理復　中州之故封蠻貊之沲歲紀職方之籍象
胥之譯時踐稾街之庭加以天下大寧海內如砥陰陽
水旱罕值於天灾山川鬼神必助於　聖作郊丘
備物之祀祖考孝思之誠三陛　紫壇
親奠蒼壁帝王之能事畢舉邦國之墜典聿脩爵鄰侯
之孫興廢見乎厚德封黃帝之後繼絕表於至仁居一
日　皇帝若日歷代　帝王各膺曆數
驪翰其於先躅正朔被於中原雖年祀寖遐而園寢尚
在樵鏤口蔵穿窬者往焉陵土皆抔樵蘇者弗禁朕載
用震悼豈忘寤寐有陵闕之處宜令並禁樵採仍各建
闡幽一新務盡宏壯光靈貢於萬古　皇朝孫於

九岳粤以開寶辛未歲始以壬申歲畢功事越非常
功存不朽太牢之饗遂軼於中祠二簋之誠必更乎儉
祀至于豆甑之器祝史之辭率非舊章皆用新典當使
泯然之俗紛若之巫禱請天時將有豚蹄之愧諠譁神
宇益知銅鼓之非將鏤貞珉以觀永代臣仰承
睿旨實寡英辭採舊史以披文但瞻陳迹染柔毫而叙
事終玷清芬拜手颺言謹作銘曰
司徒佐禹　聖謨有裕　成湯勤商　一王業云昌　祖
宗昭顯　子孫蕃衍　盛德聿興　一廟歆允升　世去
千古　陵荒無主　廟貌不陳　禱祀何人　皇鑒昭
晰　興廢繼絕　陵樹無樵　一德音孔昭　乃興大構
以資靈祐　端拱嚮明　凜然如生　載披青簡
帝文炳煥　桑穀生朝　旦暮雅高　脩己禳慝　娠
不勝德　君道允常　休有烈光　禮文載秩　宣揚
茂實　碑於廟門　終古其存
開寶七年歲次甲戌四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建
按新修帝王嶽瀆廟碑凡六通一曰唐高祖神堯
皇帝廟一曰周武王廟一曰唐太宗廟一曰後漢
光武皇帝廟一曰嵩嶽中天王廟一曰商帝中宗
廟前五通皆開寶六年立末一通七年立修廟立

碑事太祖本紀不書惟見於宋史禮志云在唐前
平後而不著何年按平廣南乃開寶四年二月事
則修廟立碑之命在四年以後六年以前矣文獻
通考載乾德四年詔合三十八帝陵寢禁樵採廟
貌設牲牷開寶三年河南鳳翔京兆耀州言自周
至唐凡二十七陵並經唐末兵亂開發詔具棺槨
以葬長吏致祭以上所載皆未詳晰不知當時立
碑者止于二十七陵抑合三十八帝今所見之碑
拓止此五帝一嶽其餘蓋不可知矣六碑文皆通
脫無須考辨撰文人唐高祖廟爲扈口泐其名卽
扈蒙也周武王廟嵩嶽廟皆盧多遜唐太宗廟爲
李瑩光武廟爲蘇德祥商中宗廟爲梁周翰書碑
人唐高祖廟爲張仁愿商中宗廟爲司徒儼餘四
碑皆孫崇望宋史扈蒙傳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
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黜爲太子左贊善大
夫稍遷左補闕乾德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而不載其行尚書左司員外郎東都事略與碑同
史似誤以左司員外郎爲左補闕也盧多遜傳多
遜懷州河內人乾德三年加兵部郎中六年加史
館修撰開寶四年命爲翰林學士六年遷中書舍

人參知政事碑無史館修撰兵部郎中作兵部員外郎宋史宰輔表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則傳作兵部郎中者誤也碑建於十月十五日而結銜不署參政者撰文當在九月以前也李瑩蘇德祥俱無傳瑩見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五月戊申朔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南唐餽遺責授左贊善大夫梁周翰傳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開寶二年遷右拾遺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碑惟載宣德郎右拾遺而已張仁愿孫崇望司徒儼俱無傳石墨鐫華稱宋修唐憲宗廟碑張仁愿書又載周康王廟碑黃遜浮撰孫崇望書今憲宗康王二碑未見而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中天王諸碑石墨鐫華俱未之及殆諸碑在明時未顯耶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三

重修龍興寺東塔記

碑高五尺五寸廣三尺文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同州

若夫致情自逸聖人生博奕之談驗性迷方諸祖散指月之諭是以珠沉於海俾冈象之忘機衲窺於身使混沌之返口則必逍遙委化復歸何有之鄉淸淨居眞共安無過之地何須窮泰極侈恣嗜慾於心胷入聖從凡昧修行於眼耳唯釋氏之教與於曠刼金剛三昧爲法界之歸依玉毫六通作人天之瞻仰灑醍醐以霈潤澤則無不舒蘇震法樂而激聲教則俱聞踴躍是故衆魔既伏列仙共歡得樹神之精勤感輪王之迴向擎拳合掌悟法相之皆空落髮披緇學菩提之無上其過去未來之因果能藏名言備矣此何足以稱揚覺皇受波旬之請而入涅槃雖化身强焚而金質自永舍利之寶散入支郡同州龍興寺東塔是其一也截翠嶽於半天影太陽於中道隨氏之將興祥兆見焉金陵電滅浮喜氣於東南火運炎空龍祥光於中夏夾輔王室方嚴承相之尊纂成帝功竟塞神尼之讖隨文因以所居宅是爲此寺自後紅樓翠殿高危上入於雲霄寶鐸珠旛光彩傍優於河洛然則年代深遠功積漸寖瓦墜梁傾歎風摧而雨敗物存基在但日往而月來不有否也其何泰乎有恒農楊氏名繼宗乃左馮一長者也金玉其貞冰霜勵已干以非道有難犯之容動以觀時多不平之色以布施修崇爲已任以謙和儉約爲身謀人倫之中不可多得以爲芝蘭在佩不如戒定之香稽呂成交爭似聲聞之果其是院之西又有長與萬壽院其住院僧前僧正法諱智峯師号嚴靜章服副焉秋袍自擁夏臘甚高羅什傳通識五天之儀範道安講唱明三界之因緣萬二千五百衆咸願登門一切十恒河沙亦將共貫恒晨與之爲道侶而甚密亦猶昔之蓮花社也高秋八月演摩詰之囊談宴坐一時味如來之眞語許壇郝爲布施奉內財以供佛用精進爲焚修依法身而潔已居一日乃謂峯上人言曰東院眞身舍利塔毀頽缺漏久矣此不爲修如之何有能與者師欣然贊成其事於是集工人籌度之鳩衆材聚丹臒無曉無夜經營架搆于時卽日而就約其費用將百萬計雲煙乍斂若漢日之再中星月共臨疑天樞之獨立非夫有大力量有大志願豈能成此殊常之功德哉先是此寺鍾樓斜朽凋壞及

峯上人院西殿并中尊列侍並臨室時與塑以之寖久
中間縱有貼補亦罕能全功恒農一旦皆以家財呼匠
巧取材用及金翠瓦甋之屬並附益修飾之十分之數
弥縫其七八焉信矣夫世尊之感應長者之護持非獨
闢於往昔也阿育王之志氣功滿行修給孤園之清凉
法與教立遂使清信上士盡生降伏之心憹悷衆生頓
換柔和之性其誘化補報也如此　府主連帥太師鍾
一千年之　亨運應五百載之開生衛　社惠民恤
刑欽政覩匈奴如草芥舞陽侯之横行驅樓蘭若狐狸
傳孔子之深入方持虎節顯鎮侯藩帳中號令之嚴秋
聖祖沖元必握眞人之籙　觀風譙郡夏侯公威稜有
隴右公朱研益丹玉焚須冷宰衡餘慶自高定國之門
風偃草門下平章之　命禁殿宣麻　通愍
執如松栢之負雪霜忠信罔愆比春秋之應日月此際
且登於蓮幕匪朝卽列於　黃階嘻道與時來時與賢
會　元戎物望多儔共治之榮調御音容不奕付囑之
意恒農以功願既畢乃率以文之岵也德行無取文學
甚慮進未能輔相　帝王立萬年之運祚退不能
交朋巢許傲列嶽之風雲而猶勞役風塵俳佪州縣賦
慙鸋鵲肯爲席上之珎雨助蛟龍口是池中之物强搜

鄙拙用以紀云
大宋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九日辛未
建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
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右公者有曰
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岵而不言
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
之遒逸不如也石墨鐫華

右龍興寺碑字畫完好文稱府主連帥太師又云門
下平章之命禁殿宣麻攷之宋史則馮繼業時爲定
國軍節度使史不云檢校太師及加中書門下平章
事也宋初沿五代之制藩鎮之權尚重繼業在周已
歷節鎮名位久顯寵以三公使相之號不足爲異然
本傳竟不一書未免失之太略繼業在同州吏民嘗
爲立遺愛碑今不復傳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同州龍興寺有二一在州西北隋開皇年建一
在州正西陝西通志不言建于何代但云明洪武
嘉靖中重修宋有重修龍興寺塔碑以此碑攷之
則亦建于隋文帝時也碑云隋文因以所居宅爲
此寺隋書高祖紀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

丑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
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
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而不言別館所在
馮翊正同州首邑據此碑知龍興寺爲隋文帝居
宅矣然據陝西通志又云州治東金塔寺右有興
國寺隋文帝龍潛處唐改隆興寺尉遲恭建是又
以興國寺爲隋文居宅而改建爲寺又在唐時其
非卽龍興寺明矣恐通志未確當以碑爲據也碑
載院西有長興萬壽院則今已無考宋史馮繼業
傳繼業字嗣宗大名人開寶二年拜靖難軍節度
使三年改鎭定國軍太平興國初來朝是碑載府
主連帥太師信郎馮繼業建碑之八年尙在鎭也
定國同州軍名 末題開寶八年乙亥歲四月辛巳朔二十
九日辛未建由辛未上推至朔不應是辛巳據遼
史朔考四月是癸卯朔方與辛未合碑誤也

福州重修忠懿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七尺一寸四十七行行八十四字正書額題重修忠懿王廟碑銘八字篆書

在福州府

重修故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兼三司發運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師守中書令福州大都督
府長史上柱國閩王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謚忠懿王廟碑
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撰
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所聞矣其或功及
於國道濟于民生居土茅没饗廟食者求諸前史罕有
其倫是以黃石立祠蓋旦遺跡沔陽致祭實表舊功故
聖人之制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苟無
所稱實曰誣祭唯 忠懿王非誣祭歟 公名
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孫高
祖曄唐貞元中爲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遷家
于是郡遂世爲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
贈祕書少監父 恁 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圖臣木始
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匪降神
之氣豈生命世之才 公卽 太尉之季子
也 公形質魁秀機辯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
交友學韜鈐之略者咸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
人之敵遠近伏其義勇鄰里推其孝悌嘗有善相者詣
公之門覩其昆弟三人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
當位極人臣自是 公竊負之舜遇陟岵興悲在
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鍾綱全陳龜毛屢

落磨牙吮血中原亙咨於傷殘脫耒裂裳四海盡疲於
征戰　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撫髀暗
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生乎於
是以俟時待價之口抱拯溺救焚之志豪俠相許寢食
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終同追
電之蹤屬王緒者憑梟寇之戈矛盜霍丘之土宇遽言
得志遂啓無猒但思於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災樂禍曰
乃大掠部屬旁口口口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是
公之昆季咸預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逼侵四境緒
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鄰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犲狼當路無匪縱衡幸豫
章懦怯之中偶番禺殘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枝梧自
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
不戢人慎無恆毋蒲騷者終至敗亡好草竊者焉能長
久動畜自疑之志本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爲
部下所害　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旣負出羣之
才仍諳撫士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
遂推　公而立之　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
雖輿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嘗若
嚴訓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
衆仍獲清源爲所理之地　公由是惡道途之多
梗憤　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克平羣盜外
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
大順口口口口口廉察遽亡兵馬使范暉奪符印以自
尊奉緘題而不遜恣行誅戮罔事綏懷人旣類於倒懸
時合當於逆取　公比緣覲豐因得徵辭遂舉勤
王之師以申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
年而圍口口口口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遁疎網
難逃遂爲海人梟首以獻　公旣殲元惡乃布優
恩凡曰脅從悉令宥過用仁信以馭下行慈惠以恤民
曾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
明又能成功不居讓德無愧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
請仲兄邽迭居舊邦　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
憝吳越盡歸於賜履江淮咸奉於專征以其能務忠勤
遠求薦擢遂　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僣命
爲尊　朝庭以寰海挻灾久勞我武東南靜亂獲
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口口袴襦之惠遂升本州爲威
武軍授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　公爲節度
副使獎勳績也洎元昆殂謝衆庶歸依　公乃恭
受遺言式俟　朝命明年春　帝恩遠降人

欲是從初授　公拾按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
馬副大使將委十連之任循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
驍雄二之日蘇息疲察用心數月善政聞　天於
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齋壇高築軍幕大開分閫
詩屏翰之權握從口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戶
封方隆推轂之寄又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
髀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选用式資補袞俾
重褰帷天復元年載正　鼎綱重光　帝座
言念七閩之地口符八柱之功特須渥恩用越倫等賜
武庫戟十二枝列于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
奉九遷　公致　君愈勤述職無怠萬里輸
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　尊戴風雨不改其志
昭皇眔嘉忠節則錫異數欲酬懋德豈限彝章天
祐元年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雖屬龍蛇
起陸戎馬生郊八心未猒於有唐天命已歸於新室
公知微不爽居暗罔欺　梁祖之卽位也纔
傾作解之恩纔舉疇庸之典三公乎拜萬戶連封呂尚
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儀中令之貴考限微同爭復進
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迨　莊宗之建王
業也神州克復寓縣咸寧欲敦柔遠之心先下念功之

詔遂增井賦仍改功臣式覃　北闕之恩用倚南
門之寄　方推拱　極莫効安邊惟治民
素屬於憂勤而得疾遽從於綿篤百靈無効五福克全
以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四
朝庭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憖老之悲豈怯
飾終之典冊贈尚書令謚曰忠懿禮也　公生當
離亂之運出值艱難之秋割據一方誓養百姓得浚溝
高壘之固有被堅執銳之衆贍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
鑄銅于蜀山積粟於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
袂挹淝河之箠者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含大度內用
小心愼刑既極於精詳舉事悉從於簡略犯則不赦令
比秋霜之嚴恩本無私惠如冬日之暖民惟道化吏以
法繩此可以稱善爲政矣言皆必中行罔自欺非正辭
不入於聰非公事不宣於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
禮義自守念十家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
誡荒唐每當爍石之威未嘗操扇纔屬鳴雞之候早見
嚴褒以德報恩遠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
稱善立身矣興崇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廚
餼以供給于時兵革之後庠序皆亡獨振古風鬱更舊
俗豈須齊魯之變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

懷尊賢之志禮愛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鴛鴦舊侶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惜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歸簪毒之行其餘草澤搜羅車負待遇者故不可勝紀此得以稱善招納矣尊天事地奉道享神無非克誠足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無漏上智苾蒭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遍滿於樂國鍊郎山之堅固鑄丈六化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秘藏事非爲已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爲恃險之誡小當事大冈違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郡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傳未能繼踵在他變自尊之患故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位矣且天惟佑德民本懷仁

公享富貴者三十年傳册封者四五世遺愛銘于人口忠節書于國史臣子之盛不亦大乎逮自陵谷變遷箕裘廢墜寂寞關以時之薦凄凉同乏祀之悲仕農王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

我師恤隣闔境向 化遇 今大元帥吳越國

王位鍾墜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於民庶思咸若於鬼神每念岡川所歸本由 王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爐之傷而春秋二時宜陳籩豆之禮遂命以 公舊第爲

忠懿王廟仍叅常祀之數 霸主愛修於廢祭藩侯遂立於叢祠行馬戟枝尚存故物豚肩樽酒早薦惟馨塑 山庭月角之容立偕老于飛之像庭廡未周於工績槐檀旋改於光陰舊逕難尋已絕羅含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蓬蒿既乖與祭之儀殊闕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荅福謙之祐遂申咸秩之典凡曰祠廟毀廢並出錢帛修完乃命衙直將躬授人工旁搜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物以咸新曾未逾時已聞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製得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晩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吐色逞曹筆則陰兵欲動鬬郢工則神馬欠嘶部從悉周精靈如在剏以故鄉將吏開幕賓寮當其草昧干戈屢經勞苦洎自樹立基構盡享崇高乃塑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以配饗焉斯廟也前瞰清游右連淨刹一路自無於塵雜四隣皆屬於幽奇曉霧纔開先露列廳之岫疎鍾雖近不驚繞樹之禽 公昔也嘗遊宴於斯今也復祠祭于此始易宅而爲廟剏將廢而能興苟非陰德不衰令名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之盛乎是叨居

是藩獲畢斯事仰　嘉猷之未遠聽　遺愛
以長新爰述短才庶存實錄燕然叙事雖有謝於孟堅
峴首感人亦未多於叔子乃爲銘曰
極天曰嶽　惟嶽有神　蓄是英氣　生爲異人　于
霄利劒　瑞世祥麟　爰當季運　實庇蒸民　其一
唐德將衰　羣雄欲出　陰霧垂地　祆氛蔽日　犲
豕猖獗　萑蒲縱逸　苟非偉才　焉濟王室　其二
權爲臣盜　緒亦朋姦　欲亂中夏　首屠光山　誰
謂英傑　同罹險艱　終則竄跡　能無厚顏　其三
爰率部民　同徂萬里　緒爲衆惡　公得衆美　曰
殲兇人　遂奉君子　立功著名　自此而始　其四
漳浦既寧　清源復平　遂以政事　授于難兄　孝
實志性　謙惟直誠　靜乃揖讓　亂則經營　其五
憤彼閩川　樹兹裨將　苛虐漸篤　政刑俱喪　貔
旅大驅　凱歌連唱　克定一方　式諧衆望　其六
始參貳職　已播殊勲　屏翰之美　朝廷備聞　迨
居重鎭　繼事明君　盡忠竭節　松茂蘭薰　其七
偃仰大藩　膺麻五郡　雖曰功庸　亦由時運　二
柄齊舉　七德兼訓　令子令孫　當年振奮　其八
眞王重望　上相清規　陵谷雖變　馨香不衰　脩

緣甲第　遂立廡祠　年祺屢易　籩豆或虧　其九
霸主推恩　良時有待　舊廟克新　遺蹤不改　與
介金碧　儼然神彩　靈貺芳名　千秋如在　其十

大宋開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立
攝閩縣丞將仕郎試太子挍書林操書
□□□知李文質篆額　封擊使林□鐫字

按此碑今在福州府城東慶成寺側忠懿王廟中文凡三千二百餘字泐不可辨者四十四字今從十國春秋所載碑文與此互校增補旁注二十六字文爲錢昱撰林操書李文質篆額操與文質皆無攷宋史吳越錢氏世家昱字就之忠獻王佐之長子佐薨昱尚幼國人立倧後俶嗣國授昱秀州刺史太祖受禪俶遣昱入貢俶得福州命昱守之開寶九年二月俶入朝三月歸國此碑卽建於是時吳越之得福州始于晉開運三年十月忠獻王時遣將余安救福州破唐兵李達舉所部歸附自是屢命使守福州至乾德五年忠懿王以叔元瓚知州事元瓚卒至開寶七年以從子昱爲刺史築夾城開城河因而修閩忠懿王廟且立是碑閩忠懿王者王審知也碑云公名審知字詳卿兩五代

史皆作字信通碑云高祖瞪唐貞元中爲光州定
城宰唐書王潮審知兄傳云五代祖曄爲固始令碑
云屬王緒者復收士民以廣隊伍公之昆季咸預
焉及秦宗權遍侵四境緒率衆自潮陽抵漳浦遂
爲部下所害唐書潮傳次南安劉行全不自安與
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薛五代史王審
知傳有賊師王緒者自稱將軍陷固始縣審知兄
潮時爲縣佐通鑑亦作縣佐新唐書歐五代史皆作縣史九國志作縣佐史十國春秋
從之緒署爲軍正蔡賊秦宗權以緒爲光州刺史尋
遣兵攻之緒率衆渡江自南康轉至閩中入臨汀
自稱刺史緒多疑忌潮與豪首數輩共殺緒歐五
代史則云緒前鋒將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
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碑云衆遂推
公而立之公曰予早事兄豈有弟爲大將兄居其
下乎遂奉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淸源爲所理之
地唐書潮傳衆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
以爲主潮除地剸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爲
主至審知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
自爲副薛史云潮拜劍躍于地衆以爲神異卽奉
潮爲帥歐史云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

乃推潮爲主碑云大順冬廉察遠亡兵馬使范暉
奪符印以自尊公遂舉勤王之師范暉扁舟欲遁
遂爲海人梟首以獻唐書潮傳初黃巢將竊有福
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自領州巖卒
其壻范暉擁兵自稱留後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
審知監之攻福州暉亡入海追斬之薛史云唐光
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
中巖卒通鑑作大順二年子壻范暉十國春秋引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作妻弟
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
斬暉而降歐史云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
留後潮遣審知攻暉審知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
殺碑云公既殲元惡成功不居遂迎長兄潮遷理
是郡復請仲兄邽造居舊邦武肅王奏授本道廉
察及泉州符仰偕命焉朝庭升本州爲威武軍授
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爲節度副使洎元
昆殂謝明年春十國春秋云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帝授公檢校刑
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進端揆之資正
元戎之位顯居使相特錫戸封天祐元年夏四月
封瑯琊郡王實封一百戸按唐于兢撰德政碑云潮付公以戎旅仍具表
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

轉特進檢校司徒又轉檢校太保琅邪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唐書潮傳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乾寧中寵福州為威武軍即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朱全忠薦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初進琅邪郡王薛史云潮盡有閩嶺五州之地表其事昭宗因建威武軍于福州十國春秋作乾寧三年九月以潮為節度福建管內觀察使審知為副潮寢疾命審知知軍府事潮薨審知以讓其兄審邽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唐末為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使累遷檢校太保封琅邪郡王歐史云唐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武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邪王碑云梁祖之即位也十國春秋作開平三年五代會要作四年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府長史追莊宗之建王業也遂增井賦仍改功臣按據此似當有功臣之號今碑題及諸史皆未見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贈尚書令謚曰忠懿薛史云梁朝開國累加中書令封閩王同光元年卒歐史與碑同十國春秋云同光二年五月

唐加王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同光三年十二月辛未薨原注任臣按通鑑目錄十一月庚寅朔則十二月當為庚申朔辛未正十二日也福州志作五月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用初四日為節此志誤也王以乾寧四年丁巳嗣威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在位二十九年九國志舊五代史皆以為元年卒者非也以上皆碑文之與諸史詳略互異者有如此碑又云丙午歲我師恤隣閩境向化遷大元帥吳越國王命以公舊第為忠懿王廟丙午為晉開運三年吳越錢氏志十四州錄錢塘錢文瀚纂輯載後晉開運三年冬十月閩大亂李達乞師于忠獻王王命都監使水邱昭券等將兵水陸救福州戊戌王又遣將余安自海道救福州大破唐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歸附即碑所云我師恤隣閩境向化也今大元帥吳越國王者謂忠懿王錢俶也下云塑山庭月角疑是日角之訛之容謂王像也立偕老于飛之像謂王夫人像也逞曹筆則陰兵欲動是畫兵將也鬪郢工則神馬欠斷是塑神馬也都押衙建州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配饗檢福建通志誤作一十六人孟威則無考通志又云歷代以來迎春日郡守遣祭取此碑下土為春牛萬歷二十八年裔孫王一騰等請有司淸復舊址發帑重建適轉運副使臨海

王亮亦王奇孫力襄厥成然則王氏之世澤不爲
不永矣

常清靜等經碑
碑高五尺二寸廣二尺八寸作四截書每截二十七行行十三字正書

始平麗仁題書

白廷瑹畫像

畫像

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 經文不錄下仿此

太上昇元消災護命經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閏三月十五日建

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

大宋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閏三月二十一日建

此行篆書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麗仁顯全習皇甫碑泆虬健絕倫置之唐人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石墨鐫華

按此碑刻道家三經首有畫像下題道士黃元之等十一人名後一行云太平興國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次刻太上老君常清靜經末刻紀首栞有永等三十七人名內一行云永在宣聖廟建立道經而列于廟學其意蓋欲託宣聖以傳久遠也次刻太上昇元護命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五日建次刻太上天尊說生天得道經題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二十一日建獨此行是篆書餘皆正書刻非一時然僅兩月而成亦云敏矣

上清太平宮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六十字行書額正書在盩厔縣

重刊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銘 并序

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直學士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臣徐鉉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正奉大夫太府少卿同正柱國臣張振

奉　勅書

臣聞鴻荒代序太極流形二儀肇判而猶通萬類交馳而未別巢居血飲孰知王者之尊物魅神姦倘作生民之患於是聖人繼統大化宏開畫八卦而序四時奠五山而分九服衣裳軒冕采章之制以庸動植飛沉性命之宜必遂高卑既位幽顯既分蒸嘗雩禜致其恭宗祀史巫紀其秩猶或覩其道而設教依於人而後行通其變而不窮感於物而遂動未始有極無得而名其或數

偶三災德如一季民懷慈衞帝念疇咨必有靈符允歸興運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遷之論至哉左氏之書詳矣　我國家受天之命如日之昇御六氣而平泰階麗大明而照萬國清亂略於百王之季返淳風於遂古之初天瑞呈祥羣靈受職粵　御龗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其象不形其言可紀蓋　龗帝之佐命禹強之官聯眞位忝於　紫微靈職分於井鉞其稱述則燾龗之奧旨其敷演則禳禬之嚴科教義之深也則孝友婣睦之行興焉威力之大也則蝄蜽魑魅之害除矣由是秦雍之地尸而祝之

太祖神德皇帝聖智淵深、睿謀默識饗之明德待以不祈方且奉　天時而荅靈心握元符而齊七政故得　皇猷允塞庶績其凝舞兩階而四輿來同正九伐而庶邦承式得遺珠於象罔叶吉夢於華胥乃知龗告之不誣　駿命之如響豈止五車兩騎來爲牧野之祥赤帝素靈出表芒碭之應而已哉　今皇帝千年應運　二聖繼明恢　大業而惟新浸　深仁而累洽如周王之翼翼若夏后之孜孜　聖作無方先幾靡測雲門大濩綜六代之昭聲稷下淹中采百家之精義酌而不竭者衢樽之味仰之彌高者　垂象之文　王澤旣流頌聲無斁而復念深徯　后義切勤民　睿眷春臨　皇威雷擊大禹會諸侯之地盡入隄封宣王逐獫狁之鄉率從稽服舉無遺策役不踰時聊存尉候之官已戢櫜鞬之器　瑤圖之盛也如此珍符之至也如彼深惟肸蠁益驗昭明而豐報未嚴壽宮不度非所以光敷景貺垂示方來者也夫庸庸祇祇爲政之要元元本本致理之端蓋神之命受於天天之造始於道是用歸誠衆妙訪制昭臺申畫福鄉聿崇仙館緬惟　虛皇之眞境忝以　聖龗之嘉名　詔立上清太平宮於所降之地尔其星壇玉井邑峙金城終南峻極鎭其前渭水清深紀其後鮮原靡迤接漢皇訪道之臺佳氣鬱葱對關令修眞之宅物皆茂遂風雨罔愆人盡淳和舟輿不用贍新宮之爲狀也崇墉繚野絳闕陵空秘殿雲高俯軒檽而轉眄修廊繩直步欄宇而中疲極丹青黼藻之工窮銑鋈璧璫之飾玉几正御瑤壇在庭　帝座旣嚴衆眞畢饗鹿巾霞帔之士霓旌絳節之儀空歌洞章揚其音紫烟素雲散其彩飈欻之馭縹眇於太虛氤氳之氣充被於羣有至矣哉　元后之德與天地合　眞人之應將富壽并亦何必定郟鄏以卜年禪岱宗而探策者也夫

金石之刻雅頌之興所以示民不佻永啓厥後況乎尊
道貴德廣清淨之風窮神知化超言象之表是宜告於
太史副在名山爰　命下臣式揚　丕烈其銘曰
上天之載　無臭無聲　怱怳有象　氤氳化成　寄
以神理　發爲昭明　惟德是輔　惟皇作程　赫矣
元后　悠哉遂古　咸有靈貺　式昭天祚　龜出清
洛　鳳臨元扈　赤字興堯　玉書授禹　降及商亳
逮于邠岐　天之所啓　神亦格思　牲玉有秩
馨香孔儀　弈弈宗祀　子孫保之　道德不衰　質
文不復　俗限楚夏　運遷水木　時歎陵夷　民嗟
倐顚　必有眞人　膺圖受錄　皇哉帝宋　大拯横
流　出自蒼震　類玆九疇　垂衣卷領　端拱凝旒
永□建福　式叶人謀　有煒明靈　降從元極
致帝之命　□政之德　用薦忠信　寧惟黍稷　藉
陋蕙蘭　帳非甲乙　運隆二聖　慶洽重光　誕敷
一德　奄有八荒　時文載郁　我武惟揚　通幽受
職　響宇儲祥　乃眷琛符　本乎至道　肇建仙館
是彰元造　前望中南　旁瞻豐鎬　泱泱平原
崇崇新廟　端闈特立　秘殿宏開　九華之室　方
文之臺　平寬列埶　直寫昭回　空峒□尔　姑射
邃哉　聖靡不通　道無不在　靈場既穆　祀典無
改　福尒烝黎　格于四海　用刻貞珉　永垂千載
太平興國五年歲次庚辰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

按上清太平宮今名太平興國觀陝西通志在盩屋縣東三十里終南鎭宋太宗以年號名宮今俗呼雲樣宮碑建於太平興國五年撰者徐鉉書者張振宋史徐鉉傳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江南歷吏部尚書及隨煜入覲太祖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加給事中官位與碑合張振無攷碑云我國家御歷之元祀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屋縣之望仙鄉盩屋縣後唐隸京兆府晉隸鳳翔府宋因之玉海云國初有神降于盩屋民張守眞家守眞爲道士郎所居創北帝宮太宗嗣位眞君降言有忠孝加福愛民治國之語詔于終南山下築宮凡二年宮成宮中有通明殿題曰上清太平宮如眞君預言祀神之夕上望拜興國六年十一月壬戌封神爲翊聖將軍祥符七年加號翊聖保德眞君凡眞君所降語帝命王欽若編爲三卷上作序名曰眞君傳此碑建時蓋猶未封將軍之號也陝西通志又載此宮有太祖神御之殿檢宋史

禮志神御殿太祖七無上清太平宮太宗七一曰鳳翔上清太平宮是通志作太祖者訛也蘇文忠年譜嘉祐六年辛丑年二十六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七年壬寅官於鳳翔詩集載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詩有云先帝膺符命行宮畫冕旒自注云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所謂二聖者据禮志又載眞宗聖御之殿十有四其一鳳翔太平宮蓋謂太宗眞宗二聖亦非謂太祖也碑末云四月癸酉朔九日辛巳建宋紀四月不書朔五月書癸卯朔据遼史朔考是歲正月丙子朔宋紀同二月乙巳朔三月甲戌朔閏月甲辰朔四月甲戌朔五月癸卯朔六月癸酉朔七月癸卯朔若依碑四月作癸酉朔則是年四五六月連三次大盡矣似未必然然此是奉勅摸書之碑不敢謂不足據而又不能据碑以疑遼史之有誤姑識以俟攷

扶風夫子廟堂記

碑高五尺一寸八分廣三尺二寸四分十九行行三十字不等正書在扶風縣

唐駕部郎中程浩撰
南岳講華嚴經法界觀文章字學宣義大師賜紫夢
英書并篆額
文見前不錄
此記刊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嘗愛斯文見其格高
才大言婉思逸眞可以發揚　夫子之聖德然以文
章近代道理多虧亾實取華弃本逐末前賢直述後輩
誰知　程氏清詞光掩星辰韻諧金石良可重也今
轉輪二君子好奇尚異見請重書慮此雄文久而湮沒
冀流傳於終古重建立於鎬京今上石畢功特爲之後
序時壬午歲六月廿五日重建　安文粲刊字
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
計度同轉運賜緋魚袋祖吉
通直郎行左補闕陝府西南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
副使賜緋魚袋趙載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通判永興軍府事師頏
朝散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權知永興軍府事柱
國李準

右夫子廟堂記唐駕部郎中程浩撰宋宣義大師夢英書世多喜誦此文而夢英書法一本柳誠懸然骨

氣意度皆弱不能及也東里續集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尙在扶風縣令傳爲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淸勁仍多古字地作埊三作弎道作衜子作𢀈光作𤯔唐作𠻥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逰曹作𣍘升庵外集

按碑文爲程浩撰相傳爲皮日休而碑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攷日休文藪無此文則當從碑余竊謂代作之說宜有之旣代作之作則已集中自不必載耳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此文爲唐駕部郎中程浩撰釋夢英正書篆額文全篇已載本書九十五卷全文五百四十餘字彼碑存者祗七十一字已取唐文粹所載增注於彼卷矣此碑所存祗半篇計二百四十六字以其後半而所存之文閒有與彼卷增減互異之處今全文不錄惟摘記其不同者天地吾知其至廣以其無不覆載彼卷知下無其字廣下有也字無下有所字下四句倣此測明以尺圭彼明作景偉夫夫子彼作偉哉家國用和彼作用肥道不可塈其有物彼不作未塈作詮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彼於聖人上重夫子二字古之帝聖者曰堯古之君明者曰禹二句彼作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三句用之而昌捨之而亾彼而皆作者昔否於宗周今泰於皇唐彼無宗皇二字不然何耀衰而裳垂珠而王者矣彼不然下有者字耀作被珠作旒矣作哉此下彼有扶風古縣也云云半篇此全闕後夢英記重建原委其湖州臨安之誤及考證之處前跋已詳茲不贅但文佚其半而記內不言及缺失之由何也夢英書此碑似亦在遊中南山時距其書千文又十七年此碑題名作英前作瑛不同而文章字學宣義大師八字則前碑所無者太宗卽位二年改名炅故賜號不避義字末題重建歲月曰壬午歲六月蓋太平興國七年也後列同轉運祖吉轉運副使趙載權知永興軍李準三人銜名宋史俱無傳陝西通志名宦亦不載夢英記但言轉輸二君子而銜方有三人者知軍尊于轉運不可略也

兗州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五寸廣五尺二十九行行七十二字行書篆額在曲阜孔廟

大宋重修兗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　制誥
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吕蒙正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　勅
書并篆額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
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
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
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
有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苞至聖
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彊
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
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
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
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
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
下誅其正卯墳羊辨土木之祇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
極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
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嘵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
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
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讚易象
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
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襃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
芟而夷之紊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祀
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
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
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
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
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
鬬之場五岳飛塵覽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
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　昌
運我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
纘寶位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惣攬英雄之心苞
括夷夏之地　皇明有赫　聖政日新解網
泣辜示至仁於天下獲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浙右
之土疆眞王匍匐而聽　命伐并汾之堅壘兇堅倒
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祅氛　泰壇再陟展
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
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

修樂舉刑清俗阜尙猶日愼一日　躬決萬機近旬
絶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亹亹但樂於
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　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
轢百王謂皇道旣以平華戎又以寧尒乃　凝神太
素　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眞如之理間則披皇
墳而稽帝典奮　睿藻以抒　宸章
哲王之能事備矣　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
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
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
未加口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
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
書旣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
　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蒇事募梓匠以儁
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
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眈眈之
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
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
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
以配以侑禀然生氣𤸰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代山嶽雲
斂則重爐疊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爍烟

賁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爲盛繇是
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　明君之作
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
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敎化
人以文行忠信敎俗以冠婚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
是以上達　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
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
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尒乃脩武
備崇文敎輕傜薄賦興廢繼絶于是睠我先師嚴其廟
像棟宇宏壯儷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覺篋以
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
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
謂歟與夫秦修阿方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
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
要學謝大成　彤庭猥厠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
頌　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楊仰夫子之文章誠慙
狂簡恭承　睿旨謹杼銘曰
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　魯道有蕩兮禮樂鈌然
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　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
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　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

之賢　刪詩定禮兮礼誤緇悊　智冥造化兮功被幽
顯　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　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
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　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
歷躬諸國兮陳蔡之間　時不用兮吾道迍邅　麟見
非應兮反袂漣漣　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　王爵疏
封兮袞冕㒒翩　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　明明　我
后兮化洽無邊　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　高門有閌
兮虛堂八筵　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　雕甍畫栱兮
旦暮含煙　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　帝將東封兮求
福上黴　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　謁我新廟兮周覽
蹁躚　肆覲羣后兮岱宗之前
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
建　　　鐫字褰厚
碑陰
內品同監修阮懷俊
殿直同監修樊繼源
內品同監修張從訓
高品監修東岳并文宣王廟夏侯忠
泰寧軍節度使特進撿按太傅孫承祐
宣德郎右補闕直史館權知軍府事賜緋魚袋石熙
古
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郎通判軍府事王仲華
管內觀察判官朝奉大夫撿按尚書水部員外郎兼
監察御史柱國賜紫金魚袋康文鐸
觀察支使朝散大夫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麴光肇
節度推官徵事郎試大理司直梁輔
四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宜　母弟著
作郎監礶貨憲　母弟晃　母弟勗
凡從
行臺公
林廟之行者具有數而奠拜之禮亦各有差自叅議
總領詳議鄉貫姓名已誌諸石維省掾屬吏當別刻
之其歲月在叅議題名下故不復云仁傑書
省掾
東平王文　孟謙　古栗趙瑀　柯亭董英　陽
平侯琪
屬吏
柯亭李滋　曹南吳欽　東平王恕　呂松　濬
川王鼎　葵丘劉信　絃歌王祐
王磐等題記七行行六字行書左行

永年王磐陳郡徐世隆嶧山顏從傑渾水劉郁自東
原來恭謁
先聖廟庭因奠
墳林壬寅歲秋九月廿有八日

孫天益等題記 三行行十一字行書

歷下孫天益上谷信世昌從
行臺公再祀
林廟歲己酉立秋日謹題

楊奐等題記 八行行七字行書

壬子春三月甲辰十六日庚戌奉天楊奐上谷劉詡
盧龍韓文獻任城張鐸彭城王明遠梁□張宇陳郡
王元慶古汴敦敏祗謁

賈起等題記 五行行十一字九字不等行書

歲在壬子九月十一日早□天宇澄霽東原賈起□
平王庭敬謁
廟林謹誌其來彭城王明遠從行

温惠潤等題記 五行行十八字正書左行

歲甲寅夏四月八日恭謁
聖祠拜于
林墓金源遺人温惠潤遼陽斡勒堅金城史周溧陽
程知柔同來男六九學生東平徐炎從行浚都趙晉
敬題

劉惠淵詩 十一行行十一字十字十九字不等正書

拜謁
至聖文宣王廟留題
七十遑遑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轅發明
天理見經旨整頓人倫塞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
仁覆載衞彌尊
君王師範渾無報世世榮封裕後昆
丙辰仲冬朔蓬山劉惠淵拜手稽首上
提領曲阜縣事東平呂仁命工刊委差白淸從行
匠石杜温

馬惟能等題記 四行行十二字十字九字不等正書

中統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三日提控監修林廟官馬
惟能廟學教授王庭珍監修官孟福同來祗謁祠下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爲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
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
一時所尚如此 石墨鐫華
宋史孔宜傳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
方物爲謝詔褒之其詔載曲阜縣志云素王之教歷

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肖聞嘉獎不忘于懷

碑陰題字十一段惟末段有中統二年紀號餘皆無年月間有干支大率是金元間人題名上層第一段省掾屬吏從行臺公謁林廟題名第二段壬寅歲王磐徐世隆等題名第三段歲己酉孫天益等從行臺公再祀林廟題名所稱行臺公者即東平路行軍萬戶嚴實也壬寅乃元太宗崩後六皇后稱制之初己酉則元定宗崩後之次年據雲峰山題名己酉七月大行臺謁嶽祠從行者東平參議王玉汝及張昉李滋杜仁傑孟謙題記者徐世隆此碑初謁林廟不書年月再祀林廟亦在己酉立秋與謁嶽祠同時事矣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新修曲阜孔廟落成勑呂蒙正撰文白崇矩書篆立石廟門宋史列傳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歷官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父卒起復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碑題起復以後官與傳合白崇矩無傳碑陰題四十四代孫左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宜母弟著作郎監榷貨憲母弟冕母弟勗文獻通考載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蓋至是襲封已六年惟右贊善碑作左爲異宋史孔宜傳宜字不疑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官南康軍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則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承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亦作右與碑異襲封文宣公復其家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次曰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官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冕碑作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碑題聖裔見於史傳者如是宋史禮志載太宗即位之八年泰山父老千餘人詣闕請東封帝謙讓未遑厚賜以遣之明年宰臣宋琪率文武官僧道耆壽三上表以請乃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既而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停封禪此碑建于八年十月而銘詞已有帝將東封祈求福上

元云云似已允羣臣之請不待與年矣碑陰載內
品高品等姓名宋史職官志內侍省宋初有內中
高品班院泰寧節度使泰寧軍本兖州見宋史地
理志節度使孫承祐史附吳越世家杭州錢塘人
錢俶納其姊爲妃太平興國中俶來朝盡獻其地
從承祐泰寧軍節度使餘人俱無攷碑陰又有仁
傑書云凡從行臺公林廟之行自叅議總領詳議
鄉貫姓名已誌諸石云云仁傑爲杜仁傑行臺公
爲嚴實皆元初人山左金石志已詳惟所云叅議
等已誌諸石今此石未見

上清太平宮鐘記

裦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

朝奉郎尚書駕部□□□□□□□制誥柱國賜緋魚
袋臣王化基奉　勅撰
翰林待　詔將仕郎守將□□□□□□書院祗候
賜緋魚袋臣趙緯奉　勅書
粤自氣初別類物已流行統萬彙以强名道其大也誘
羣生而示化敎以行之大旣無隅惟體元而象立行雖
有約因假物以信彰庶洞達於觀聞俾咸遵於警策崇
以列眞之宇用集靈仙助其抑寂之音必資利器器之
大者鐘實存焉而葢日月運行鐘司其□陰陽啓閉鐘
體其宜猶圭表之節晦明若震雷之權號令節不差則
□□秩權不紊則歲功成爰則象以播形期導人而敷
敎使聲聞於羣動冀響應以知歸則勤行之流聲始而
善作□誘之者聲終而惡悛信無刑之章程眞善閒之
關鍵其爲用也詎可誣焉然而道云未行物亦拘否或
因羅於□□乃往適於殊途待徵來復之言必偶會昌
之運　皇上富有瀛海端居穆清法虛無以用心貴
慈儉以爲寶□屬文垂敎言皆合於靈機作事庇民動
悉符於天意每希□以凝想欲齊時於太和謂專靜守
邦必先於專動謂無爲御世必肇於有爲庶幾一致於
理平觸類咸資於　聖作緜是啓　帝王之盛業
建　開拓之嘉謀或伸義於懷柔或推功於吊伐乃
舞干而來遠裔亦提劍以征不庭則東南負海之邦旋
聞請吏□勇近胡之地親係降王指多壘以削平俾萬
邦而率服然後奉祖宗而叢禋配豐稼穡以潔粢盛振
久墜之闕文舉曠行之大典屢升泰畤一祀青壇恭贄
三牲報本所以伸大禮親耕千畝勸農所以推至誠復
念治國大端樹人爲本徵將相取材之地在孝廉敦古
之流於是籠羅英翹躬自題品平衡一設誠靡失於重

輕懸鑑洞開罔不私於妍醜得人之盛振古未聞斯乃
成戎祀之功盡賢能之選舉其大者而無虛歲矣以其
司牧蒸黎邦家重柄郡國至廣賦輿寔繁以長物親民
受慘舒之寄以庶官釐務有利病之權每慎簡於乃僚
俾勵精而求理凡在推擇悉闕　聖心恒運轂中
之才以成宇內之計斯乃用人熙績而無虛月矣加以
求衣未明負扆南面慮德刑之未正恐恩信之未孚體
民間情通天下壅每臨軒而決滯恒旰食以忘勞斯乃
勤政孜孜而無虛日矣夫以聖神之理運化無窮體用
則顯諸仁濟功則至於道道啓寘感元符　上心表
惟德以動天乃降神於右地建壽宮而雲矗儼元像以
星陳賜號太平示清淨以寧也尊名翊聖知皇天輔德
也其宮宇規模之盛神靈肹蠁之徵具載豐碑不煩覶
述爰命道士張守眞主張其事本宮器用惟鐘闕焉道
士張守眞詢彼傳聞得諸耆舊昔李茂貞竊據之時嘗
移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僅已百載蔑無聞焉
用聲不同然非啞而猶啞設器未當雖弗虛而若虛必
待　盛時始彰靈跡驗其鐘右則誌記昭然起雲鶴
之形列天仙之狀神異之物於斯證焉感通之徵茲又
明矣道士張守眞具以上請於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
三日　詔移是鐘歸於本宮□所謂道有汚隆跡惟
隱顯道汚則隱在唐季道隆則顯於我朝宛一英珍符聿
歸　聖運大矣六齊之制巍然九□□□層樓特建
於新規猛簴重懸於舊物伏獸之形崮蠢畏鯨之響旬
訇揚威助威則天地鼓橐震懾生動則雷□□□魑魅
以之遁形愚聾以之抉聵使昏明不忒動靜叶宜動則
警俗沉迷靜則與時休息足以彰明元貺啓迪□□庶
符尊道之朝來助不言之教臣恭承　睿旨俾志前聞
媿屬思以榛蕪但凝神於恍惚器仍舊貫如還赤水之
珠文用紀年遂刋他山之石時皇宋耕藉之元年七月
九日記
上清太平宮主崇靈大師賜紫張守眞
長安忠善居士黃德用刋
副宮楊志振模
按上清太平宮興建緣起已詳前碑此碑爲王化
基趙偉奉勅撰書宋史列傳王化基字永圖鎭定
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
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改淮南節度判官入
爲著作郎遷右拾遺召試知制誥此碑結銜中泐
六字而存者曰朝奉郎尚書駕部則傳未嘗爲駕

部官也趙偉無攷文云昔李茂貞竊據之時嘗移
古道宮樓觀鐘於天柱山懸挂道士張守眞具以
上請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三日詔移是鐘歸于
本宮然則此鐘從天柱山移來矣陝西通志不載
天柱山卽樓觀之有鐘亦未述及歐五代史雜傳
梁太祖卽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但
稱岐王開府置官屬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有地
二十州云云此卽李茂貞竊據之事也碑末不紀
號而曰皇宋耕籍之元年宋史太宗紀端拱元年
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則
碑建於端拱元年七月在移鐘後九年矣

新譯三藏聖教序

碑高六尺八寸三分廣四尺五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篆額在西安府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製
永興軍太壹山開利寺沙門臣雲勝書并篆額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
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夐
眞空莫測苞括萬象辟喻無垠綜濾網之紀綱濱無際
之三王敎被四王於苦海譯三藏之秘言天地變化乎陰
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
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濾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
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
磨西來濾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
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迭中經壓世以難
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幽歲月煙蘿
超香界之自遠巍巍罕側杳杳難名所以道貫十聖德
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搃繇形類褒鑿
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濾師天息災等常持
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
穆穆輝華嚮劫而昏墊重明闡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障礙救諸疲羸
冥賒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
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渓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蘋惡業與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
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闕有頃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
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非博學釋典微闡豈藏序文以示來者如靡螢
爝火不足比之於曦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図
者哉

端拱元年歲次戊□□月甲寅朔七日庚申建
推□□□□臣涪州管內觀察使撿校太保知永興
軍府事兼提轄五州兵士公事柴禹錫
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中丞陝西轉運
副使鄭文寶
客儀使永興等州兵馬駐泊都監王審鈞
殿中丞陝西轉運提點刑獄□□□□□□侯高班
內品提點酒稅方保言
殿中丞通判軍府事王扶
供奉官兵馬監押吳元範
殿直同監押□□□□□度行軍司馬水丘隆
觀察判官臧恕
觀察支使崔憲
節度推官趙湘立石
李邈題衘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爲序雲勝書天息災無
元奘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

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
既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爲不朽者難哉石墨鐫華

右新譯三藏聖教序太宗御製蓋爲西域僧天息災
等譯經而作攷宋史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
天息災施護法天並爲朝請大夫試鴻臚少卿蓋奬
其譯經之勞也碑爲沙門雲勝書後列涪州觀察使
知永興軍府事柴禹錫等名則李邈所書然隸法却
如出一手宋史鄭文寶傳授陝西轉運副使內侍方
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橫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游爲
薦其弟堯佐驛令辯對上書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
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此碑有祗候高班字郎班內品
提點酒稅方保言次文寶之後豈即其人乎吉言字
形相近當是轉寫之譌禹錫官撿校太保史亦失書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今大藏盡字號有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
題曰宋西天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
師天息災譯卷首即冠以此序天息災所譯經甚
多幾與姚秦鳩摩羅什唐元奘相埒特舉一經以
冠此序序蓋不爲一經作也當時既以此序冠於
經首又刖鐫石爲此碑碑文泐者三十五字今取

大藏經首所刻增注完全惟末行年月泐二字題
名結銜共泐二十字經本所無無從增補然年月
所泐尚有可攷端拱元年爲戊子歲是年甲寅朔
爲十月則爲戊子十月字也碑刻於戊子十月而
太宗製序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則佛祖通載
繫于戊寅年蓋太平興國三年也王圻續文獻通
考誤繫于元年譯經院置于太平興國七年六月
丙子見宋史太宗本紀佛祖通載云是年詔立譯
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爲譯經潤文設
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
與法天施護譯經帝製前序按此疑有傳誤今大
藏所載及佛祖通載實只一序並非賜天息災之
外別製前序也法天施護亦各有賜號據大藏所
載法天爲西天中印度摩伽羅國三藏宏教佛智
大師施護爲西天北印度烏塡曩國三藏傳法大
師帝釋宮寺賜紫沙門並未嘗賜朝散大夫試鴻
臚少卿此似宋史本紀訛也據大藏同時別有法
賢惟淨法護三人皆稱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宋
紀不載此三人而誤以法天施護牽連書之耳碑
序前題太宗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據宋紀是太平興國六年所上則立
碑時宜有此題若製序時未上此號也年月後列
銜名九人宋史列傳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官與
碑合惟不載提轄及功臣號與撿校太保耳鄭文
寶字仲賢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累官殿中丞
授陝西轉運副使而不言其爲起居舍人王審鈞
以下無攷水邱復姓見王氏續通考而不詳其郡
望立石者趙湘傳載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科歷
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

鎭州龍興寺鑄像修閣碑

碑高一丈三尺九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七行行八十五字行書在正定府

大宋重修鑄鎭州龍興寺大悲像并閣碑銘并序

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口知　制誥柱國賜緋魚袋
臣田錫奉　勑撰
翰林待　詔將仕郎口少府口主簿　御書院祗候
賜緋魚袋臣吳郢奉　勑書并篆額
國家改元曰端拱之年有司下鎭陽之奏以大悲銅像
鎔範既久高閣精廬締搆已就琢佗山之石誓請好詞
以銘鏤秋七月　天子視朔于明堂之日
王言如綸乃命詞臣俾濡染摭實之文叙修口廢興之

[illegible]
聖朝崇建之本未覩後人耳目之聽信苟非鴻儒碩
生有大手筆空門貴相達口心觀則安能抽秘思荅
明詔徙以末學膚淺昧道荒怱聊敘萬分之一也
夫隨感而通能救諸苦謂之大慈大悲乎應變無方能
現諸相謂之千手千眼乎然眞性本空不生亦不滅寘
數前定有驗口有興周顯德中　世宗納近臣之
議以爲奄有封畧不過千里所調租庸不豐邊備技貫
屢空於軍實算口莫濟於時須於是詔天下毀銅像號
鑄以爲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萎梁木其壞化身
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圜府流口豈執著於我相而惟鎮
之邦惟鎮之民萬人聚千人計惜成功口見毀冀上意
以中輟雖卜式出財以有助而黃皇執議以不迴洎像
壞之際於蓮葉之中有字曰遇顯即毀無乃前定之數
乎物不可以終喪必授之以興復時不可以終否必授
之以隆昌　我國家應乎天順口人革有周
之正朔造　皇宋之基業南取越西平蜀崇道教
興佛法無文咸秩隳像重興乾德中乃命重鑄大悲之
像于是邦也虞衡伐木司爟用火法陰陽以爲炭口天
地以成鑪豈萬物之銅萬靈之庸憑　帝力以神

逮因匠哲而功倍既而鑄成滿月之容如冠輕霞昇于
顥口青蓮爲目天花飾躬四十二臂金色曈曨七十三
口寶相穹隆仰之彌口瞻之益恭洎搆以摩雲之閣如
得蓬壺倚於遼廓口口旋題風濤寶鐸十口三襲危梁
亞躍重階複道飛棟電爥夕月瑩其藻繪朝霞飾其丹
雘有周之毀也既如彼　我宋之興也復如此
今皇帝嗣鴻業凝　睿圖運應千齡
道超三古成湯克已稱其德也謂齊聖廣淵帝堯爲心
稱其道也曰聰明口思用七德講五口口口禮義德刑
爲戰器壇四海宇萬方而以動植黎元躋壽域豆籩有
踐配　烈祖於上靈金石成文謁先師於太學列儒臣
以侍講祀先農以躬耕禮容彬彬　帝儀穆穆六
服羣辟罔不率口四夷左衽罔不口口延虎觀以議偃
兵訪鵷林以侯檢玉包匭述菁茅之職公車獻封禪之
書豈不由德動天天道順星辰軌道風雨咸若來浙師
仔晉主祥麟出黃河淸天且弗違況於人乎佛猶其依
況於鬼神乎越太平興國之七年秋仲口月粤有口芻
其名瓊法祗受　宣旨專主佛閣焚修勤恪住持
教化以爲像之設也口閣之成也宜周之以廊宇嚴之
以閈閎於是經之營之七年于茲化輿口鳩衆財人心

口財用備土木其材班倕斯至始揆日以悅使俄有時
而告成長廊翼舒迴暎口其千拄重門洞啓壯麗豁然
四達然瓊法有如是勤如是化也是緣如是功乎噫民
有餘財方能施佛財衆有美利方能修福利引而伸之
夫所實者慈與儉所修者禮與樂叙彝倫建皇極生民
所以獲福者中國　聖人之教也所去者貪嗔
癡所修者戒定慧諸天由修福生諸趣由造罪入超無
生證無漏者四方釋氏之教也然非　明聖在上
則像法疇依非富庶在下則塔廟不立今公帑有羨財
國廩有餘積可以營佛事創梵宮不害民不妨農農亦
有餘口民亦有經產可以捨淨財結善緣聞鐘磬之音
則隨喜之心生覩慈悲之相則口口口口起口花由是
獻金幣由是臻讚　膏澤如東溟之深祝
聖壽若南山之固其應如響獲福無量也臣文非潤色
職在司言祗　詔傍徨命筆數四以爲文不迨意
意不迨理理不達於眞諦文不稱於　王命江淹
才盡寧擒五色之毫相如思遲徒奉　九重之旨
銘曰
吾皇御宇　運膺下武　金玉玉度　爲佛法主　易
不云　聖人作而萬物覩　禮有中庸　易有變通

筌蹄至理　與佛　同臣所謂　王澤流而三寶方崇
天生蒸民　樹之司口口口　帝力　謂耕食自足
所以歸依佛歸依法　而獲天人之福　佛度衆生
攝以慈悲　莫測神化　以感應無遺　所以不可
量不可思　而爲口人之師　範金成象之容　瞻仰
雲中　傍雙列於口　口巖厥功　上棟下宇之制
岌業空際　高特出於樓臺　彤鏤其麗　若士若
庶　至菩薩前　稽首發願　結其因緣　無遠無近
覩善薩相　膜拜展禮　除其罪障　其毀也無乃
示有周口口　其口也曰以彰　皇宋其昌　詔下創
立　聖謨洋洋　功成磊落　福善穰穰　口鎭之邦
在冀之方　全趙封圻以晝野　恒山鬱盤以連崗
慈爲雲兮敷蔭　慧爲日兮揚光　祐我　聖皇
寶祚口口
端拱二年歲次己丑正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建立
李思順李嶼李繼元鐫字

按龍興寺鑄大悲像建大悲閣皆乾德元年事已
詳前碑此碑則以主閣僧瓊法於太平興國七年
建廊宇殿門工竣上聞乃勅臣錫吳郢撰書立石
以紀田錫宋史無傳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平興

國三年進士八年由知睦州轉起居舍人判登聞
鼓院知制誥加兵部員外郎吳郢無傳弇州山人
藁有吳郢眞宗時人大相國寺碑銘咸平四年宋
白撰吳郢書并篆額而不載此碑亦知即此吳郢
否御書院祗候不見于宋史職官志及馬氏通考
以臆度之即翰林供奉之類無專員也

潭州鐵塔柱文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長沙府鐵佛寺

潭州鐵塔覲世音陀羅尼
上生三皈依發願文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
顏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所居內衆願捨命
已得生其中
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應正等覺願隨彌勒下閻浮
提龍華三會先得授記
往生內院眞言咒不錄
潭州管內觀察□官李思明發心鐫寫於塔普願一切
有□同生慈氏內院
進士董護書

開福禪寺傳法沙門道崧鐫經
所有上件功德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法界含靈俱登
彼岸
宋淳化元年庚寅歲　李昇鐫字

陁羅尼經寺曾鐫之率用石幢今其存者遍天下而
頹損斷仆往往爲好事所收予獨以其釋氏言棄之
不錄也甲辰冬在長沙得此經文其製用鐵柱鐫勒
長八尺餘各有稜觚外覆有磚塔葢其善自護惜如
此嗚呼三代鼎彝之文流傳及諸後世皆銘于金刻
故雖其沈沒發見終不可知然銘勒獨較石爲全今
陶鑄之工日趨簡易吾儕與役者亦漫不知所事焉
而釋氏之徒能重其師之說獨欲見諸久遠如是柱
者是可異也夫授堂金石三跋

按鐵塔今在長沙府鐵佛寺宋時謂之潭州潭州
志唐開元時衡岳降神舍鐵造佛兼以鑄塔乾隆
四十年梁中丞階平國治修寺工畢矣及塔除舊
釁得塔柱如幢貫塔中高丈有四尺圍尺有八寸
上刻三皈依發願文南無兜率天宮慈氏如來云
云次刻往生內院眞言後題云潭州管內觀察□
官泐一字當是推官李思明發心鐫寫於塔普願一切有

情同生慈氏內院次刻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陁羅尼大身眞言進士董護書僧曰道崧工曰李昪淳化元年鐫計字七百六十有奇臬使梁君矽循敦書搨以見遺嘗作詩題其後按兜率天宮者法念經云若持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陀天陀羅尼者宋僧無畏傳夫三藏之義者內爲戒定慧外爲經律論以陀羅尼總攝之也陀羅尼是菩薩速疾之詮解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慧照所傳一燈而已又佛頂心經觀世音菩薩說此陀羅尼已天雨寶花繽紛而下云云此卽所謂觀世音陀羅尼也夫往生內院卽往生淨土淨土者各處佛國皆有之故楞嚴有想多情少必生天上又有一切淨土隨意往生之語大勢至五十二菩薩亦稱念佛三昧而不專指西方此文言慈氏居住兜率天宮而慈氏說法有內院外院之分是亦淨土也外院遇劫時爲水火風三災所到內院則三災所不到是以修上生者必歸之白文公詩有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卽要歸兜率天謂此也

拜文宣王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二十八字隸書篆額在曲阜孔廟

拜文宣王廟記

給事中撰

行陳州長史彭扆書

給事中徐休復承　聖君之命禱　神嶽之
靈迴轅載途思近　我先聖之邑孫是陳薄奠拜
明祠褰回廟庭歎想增積何者昔以總角之歲
曾佩韘以來斯今當艾服之季乃乘軺而再至噫向非
服　我先聖之道學　我先師之文則曷以
脫紅塵上淸漢要金拖紫入玉陛而侍　珠旒者
哉謂前叅左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次任三司戶部使今休復家藏　先
聖之書室供　先師之像敢以今生之行更求後
代之因而願子子孫孫長遵於聖教生生世世不離於
儒門者誠所禱也惟　王至明神聽如在
旹大宋淳化二季三月十五日記
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兗州軍府事賜緋魚
袋常顥信建立
石作白昺鐫

按此碑徐休復撰彭扆隸書記前一行但云給事中撰不署姓名亦尠見也宋史傳稱休復字廣初

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出爲通判薦授太子右贊善大夫累遷比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端拱初加左諫議大夫召爲戸部使淳化元年遷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纍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營邱壠遂至青州傳載其歷官如此此碑立于淳化二年四月十五日正其未至青州以前所記也文云承聖君之命禱神嶽之靈宋紀淳化二年三月巳巳以歲蝗旱禱雨弗應手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而不書遣官徧禱[illegible]瀆祈文休復似係禱雨泰山迴轅而矣孔廟也文昔[illegible]總角之歲曾佩韘以來斯此即傳所謂父母纍葬青社者必是其父曾官青州道經曲阜休復從行其時尚幼也要金拖紫與傳中賜金紫合諫議樞密戸部之官注於記內亦碑文之搬格而注內不言知青州是未有此命也文筆鄙猥書亦醜拙姑錄存之不足深論

西京白馬寺記

碑高一丈四尺廣五尺八寸二十行行五十五至五十七字行書在洛陽

大宋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翰林學士承　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蘇易簡奉
翰林院待　詔朝奉郎秘書丞同正兼　御書院□
俟賜□□□□□文□□
東周舊壤　西洛名都景氣澄清風物奇秀長源渺
渺元龜負書之川平臨依依白馬馱經之地考其由爲
中國招提之始語其要居　兩京繁會之間歷累
朝而入饗禎符偶　昌運而薦陳靈貺不有興葺
寧昭德音　法天崇道皇帝端拱北辰委裘南面
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把鉤陳而再紐乾綱寶異俗於藁
街納生民於壽域尚或探元象外訪道環端　恭
己虛懷法嬀汭無爲之化　凝神靜想憶靈山授
記之言　省鴻名崇十號之空王畢　皇居峻
三休之妙觀坐致華胥之境平登安養之方慈雲遠覆
於冰天法浪遐滋於桂水東踰澥海揚帆須貝葉之書
西泊流沙刻石紀金剛之座　勤行之能事著矣
陰騭之元功大矣居一日謂近臣曰　朕
嘗探賾造化窮研載籍祀彼河海猶分其先後嘗諸水
木倘本其根源觀夫像教斯來真誠下濟誠由彼摩騰
竺法蘭二法師者揚菴園之末緒越葱嶺之修程百千

德佛始濟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則何必伯陽
道德止留關令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侯生之口而已哉
瞻彼維洛靈蹤尚存未旌勝緣艮謂闕典時屬單閼直
歲勾芒馭辰龍星雖耀於雩壇兔魄罕離於畢宿彌於
黔首未興雲漢之謠軫彼　皇情已甚桑林之禱
命中使以馳驛竭仁祠而致誠　憂勤上通靈應
如響豈獨商羊鼓舞但聞閭里之言力士沾濡惟紀開
元之代乃命梁新偉搆寅奉莊嚴採文石於他山下叢
林於邃谷龍驤騁督繩之妙馮夷掌置臬之司闢蓮宮
而洞開列紺殿而對峙圖八十種之尊相安二大師之
法筵靈骨宛如可驗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釐疑夢現
於漢庭天風高而寶鐸鏘洋晴霞散而雕拱輝赫周之
以繚垣浮柱飾之以法鼓勝幡遠含甸服之風光無殊
日域旁映洛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時則郟鄏遊客轘轅
遺俗或黃髮鮐背之老或元髫稚齒之童途謠巷歌相
与而謂曰　吾皇帝之稽古務本也爲蒼生而祈
福致金僊而降靈遂使權輿　聖教之津將墜而復決經
始龍田之所已圮而更興未覩　時巡爾堅望幸
竹駢建圭立極踰姬公洛食之符　檢玉升中越
孝武山呼之端臣生逢　堯禹職符嚴徐自追

閭苑之勝遊租得楞伽之真趣爰承　詔旨命
紀歲時雖磬沒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然勒銘琬□期
將火德以彌新□□□
□□□□□禩四月八日記
翟文　臣□　張□□刻

碑甚磨滅斷爲二截有云缺馱經之地□其由□中
國招提之始按洛陽伽藍記云白馬寺漢明帝所立
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
金人長六項皆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
求之乃得經像爲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爲名故碑
亦云也碑年月殘缺惟存禩四月八日及前有翰林
學士承旨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中缺
簡奉勅下缺云云知爲蘇易簡也中州金石攷云只
存上截今予所得有下截云易簡人爲右拾遺知制
誥除翰林學士淳化中充承旨見東都事畧本傳則
此碑爲淳化時立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文幾八百字而渺其半賴河南通志河南
府白馬寺條下全載此文今取以互校旁注補足
碑渺其歲月志亦不載据文攷之文云法天崇道
皇帝宋史太宗紀端拱二年十二月辛酉羣臣上

尊號曰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武二字然上尊號雖在是年而受尊號改元在淳化元年正月戊寅朔是年庚寅歲碑下云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攝提者寅也謂月日重合於歲紀也又云時屬單閼直歲勾芒馭辰龍星耀于雩壇兎魄罕離于畢宿單閼卯也淳化二年辛卯歲是年三月蝗旱禱雨史雖不載禱于嶽瀆據碑云命中使以馳驛竭仁祠而致誠是遣官禱于嵩嶽也觀此益信前碑徐休復爲禱雨秦山之譏白馬寺因禱雨有應遂命新葺而蘇易簡奉勑撰文建立此碑以紀歲月然則此碑可信為淳化二年立也碑紀白馬寺興建之始因及摩騰竺法蘭按高僧傳攝摩騰一名迦葉摩騰本中天竺人漢永平中明皇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至乎雒邑明帝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騰譯四十二章一卷勑緘在蘭臺石室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竺法蘭亦中天竺人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冠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二章經今見在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

四皓廟碑

碑高六尺廣三尺文三十一行行五十一字隸書額題四皓廟碑四字篆書在商州

大元重立四皓廟碑

宋王禹偁撰

奉訓大夫集賢直學士兼國子司業蕭𣂏□□書丹并篆額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尚孰為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秦隱行怪巢由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拉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謂扶蘇之喪邦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止炎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

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國則可議主廢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譎強楚解長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枘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下而能錙銖鍾鼎秤楛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爾爲武臣辭恩議功必在乎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皆也以四皓貿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說之事哉欲望其知紫芝之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矯世也危而救之示宴安于獨書可謂救乎昔矣定而去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桓立嚴之徒矣嗚呼世之爲人臣擅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君戕弑兇殘何莫由此其後爾天子莽卓益國于曹馬移社稷鼎易子奕棊累累觸觸可爲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乎萬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號爲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爲臣子而挾幼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　時行則行　高眠商嶺　逃難秦坑　知秦之祚　亾于子嬰　知漢之祚　存于惠盈　一言悟主　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　不食其祿　遠害全身　矯世勵俗　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　獵犬自烹　冥鴻不復　矯矯高節　悠悠後來　漢之辰園　晉之愍懷　江充孚誣　賈后雄猜　先生不生　孰爲來哉　昏亂之世　廢立不已　操欺孤兒　莽抱孺子　成旣自我　權亦歸己　先生不生　大事去矣　蒼野我我　祠荒薜蘿　遺像斯在　懿音可歌　淸風凜凜　素髮皤皤　永懷貞遐　刻石山阿

大悳九年歲次乙巳十一月吉口重立石

承事郎安西路同知商州事□□□
奉訓大夫新除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
事謝梧□
□德郎安西路商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
事□銓
□騎校尉安西路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奥
魯勸農事□□

按此碑王禹偁撰文稱辛卯歲坐事解制誥職奉
商於二使之命下車拜廟歷覽古碑申以斯文宋
史傳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端拱二年拜左司
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
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
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即碑所謂坐事解制誥
職奉使商於也商於者即商鞅所封之地秦置商
邑漢置商縣隋改商洛縣屬上洛郡唐置商州縣
屬焉宋因之二使者副使也二與貳同傳又稱禹
偁官商州歲餘即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此文
稱辛卯歲使商州下車拜廟辛卯是太宗淳化二
年端拱本無四年史文葢脫淳化字也據傳推之
此文當作於淳化二年拜廟之時矣商州四皓廟
有二一在州東七十里商洛鎮一在州東金雞原
陝西通志載此廟有唐柳宗元宋王禹偁撰碑而
不言禹偁碑何年所刻此碑末題大德九年重立
石必是宋時先已立碑不知毁于何年也金雞原
有山曰高車山太平寰宇記高車山上有四皓碑
及祠皆漢惠帝所立高后使張良以駟馬高車迎
四皓於此故名然則祠中有漢碑矣此碑則云退
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贊皇李公而下
作者若干人是禹偁所見有多碑而所謂古碑者
不知即寰宇記所稱漢惠帝所立之碑否耶今就
廟中搨得者僅此大德重立之禹偁一碑其餘不
惟漢碑無攷即柳子厚李贊皇二碑亦未見矣傳
稱禹偁九歲能文所著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
十卷奏議十卷詩三卷今存于四庫全書者統名
小畜集三十卷與晁陳二家所載同葢據平陽趙
氏影宋刻本然其集行世不廣而此碑又舊刻無
傳因就大德所刻錄存之文渺者六十餘字祖家
舊藏小畜集鈔本取以校補書者蕭𣂏元史儒林
傳字惟斗奉元人讀書南山者三十年大德十一
年以前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

學士皆不赴此碑題直學士司業兩官雖不赴仍用以系銜也然傳獨不及其工篆隸書即書譜亦不列其傳可知此碑傳搨者少尉爲有元一代名儒不可不存其蹟則此碑尤宜亟錄也末署商州守土官四人其曰安西路者元史地理志中統三年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十六年改京兆爲安西路總管府商州屬焉其曰奧魯勸農者百官志散府達魯花赤一員知府或府尹一員領勸農奧魯與路同諸州惟有達魯花赤與知州同秩不云領勸農奧魯據此碑則知州亦兼管諸軍奧魯勸農事益史志畧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5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390

PL
2448
.W2
v.15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四

贈夢英詩碑

碑高九尺廣四尺二寸四分作六截書各三十三行字數十四至十六不等正書

贈夢英大師詩

廬岳僧正蒙書

寄贈夢英大師

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事

陶穀上

是箇碑文念得全聰明靈性自天然離吳別楚三千里
入洛遊梁二十年負藝已聞喧世界高眠長見卧雲烟
相逢與我情何厚問佛方知宿有緣

紀贈夢英大師

工部尚書致仕楊昭儉上

紀贈歌詩數百人序師多藝各求新未言篆隸飛龍鳳
且說風騷感鬼神琴有古聲清耳目鶴無凡態惹埃塵
英公所學還如此不錯承恩近　紫宸

懷贈夢英大師

樞密直學士朝請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逢上

林巒影裏有清賢與我相知二十年書札愛工摛玉筯
利名抛捨住金田吟容賈島稱詩匠醉許劉伶作酒仙
別後近聞栖華岳亂雲應得恣情眠

吟贈夢英大師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王著上

到處聞人乞篆蹤學來年久有深功墨池闊類湘江水
筆塚高齊太華峯金錫罷飛新解虎鐵盂收掌舊降龍
知師吟戀煙村景不肯迴頭望　九重

吟贈南岳宣義大師英公

中大夫行右補闕內供奉柱國蘇德祥上

學就書閣在道林幾年辛苦用身心　九霄雨露酬知
早百首風騷立意深青白野雲閑裏卧古今碑碣醉中
尋因何負此多般藝可惜教師鬢雪侵

贈夢英大師

鎮國軍節度使趙文度上

擕筇何日別長沙鳳篆功夫世所嘉秦嶺夜吟殘海月
章臺春講雨天花淨缾遠貯湘潭水片衲晴披岳面霞
聖主有恩酬絕藝簾前師號紫袈裟

贈夢英大師

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行河中尹郭從

[library seal]

義上

雲水僧來說我師揆鸞書札轉高奇揮毫傳下千年字
貞石會留幾處碑混俗市鄽人莫測和光蹤跡鶴應知
蓮花結社須容我不似陶潛愛酒巵

寄宣義英公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何承裕上

書札精奇已換鵞仍聞依舊卧煙蘿詩成萬首猶嫌少
酒飲千鍾不怕多鄉寺夜開雲夢月石房寒鎖洞庭波
知師收拾南歸去爲憶漁人唱楚歌

送夢英大師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上

獨攜缾錫欲春殘深入終南路屈盤萬象幽蹤吟裏見
一心圓寂定中觀翠微寺在杉松老紫閣峯高水石寒
莫凭危欄臨北望滿城煙草是長安

寄宣義大師英公

左諫議大夫范杲狂筆

西遊久不得師書覩物相思展篆圖情厚未忘蓮社約
分深曾伴橘洲居青雲作陣宜長卧白酒資吟莫破除
見說近來揮彩筆字皆飛動有功夫

尚書主客員外郎直集賢院李建中

往歲瀟湘一相見詩成野逸筆狂顛近聞歸住長安寺
松老書窓又幾年

紀贈宣義大師夢英

中散大夫守太僕少卿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洎上

幾憶湯師役夢魂醉吟想在落花村背塵事見尋常說
出格詩曾子細論書信寄憑雖有路笑談重約恨無門
今來鬢雪應多也莫惜頻頻近酒罇

送英公大師歸終南

特進太子太保致仕呂端上

衡岳煙蘿紫閣雲名高湖外晚遊秦清詞古學儒生業
圓笠方袍釋子身竹杖拄歸山裏寺篆書留與世間人
我疑簪組成爲縛空仰吾師去路塵

寄贈宣義大師

太中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賈
玭

篆寫千文邁古今感陶丞旨摸碑陰　兩朝雨露書中
得滿篋詩章物外尋衡岳水雲長掛夢　帝城煙月不
關心西遊去後無消息想共陳摶一處吟

中大夫撿技禮部尚書守太常卿致仕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李鑄上
僧門奇士有英公篆隸高能世莫窮五色彩毫傳夢寐
三乘真諦達虛空賜衣深染函開上寵號光呼奈苑中
幸對風情添逸趣好陪清話在蓮宫
吟贈宣義大師英公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
撰賜紫金魚袋師頏上
禪得元機筆得精孤雲光彩甚分明毫端落紙堪爲寶
海内無人不重名山約終歸雙履在髭因凉剃一刀輕
何妨換取羣鵞了却與迷徒指化城
奉贈宣義大師英公
朝奉大夫左諫議大夫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李若拙
上
昔歲高名動　九重衡山别後碧雲空紫袍親受　龍
墀上白足頻登虎殿中小篆每輕秦相法隸書猶鄙晉
臣功多才多藝如師少當世羣賢盡嚮風
狂吟八韻送英公暫歸故鄉遷殯二親
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吏部侍郎宋白上
十八般書四海傳長安話别已多年今來帝里重相見

轉覺師心更自然下筆入神皆得法出言成句盡通靈
花時乘興先行樂月夜忘機靜坐禪到處僧俗爭識面
滿朝英俊贈佳篇長沙母葬彰純孝八水入恩有善緣
衡岳醉投秋雨寺漢江吟渡夕陽舡前期指在春三月
迴首東風好著鞭
吟貽宣義大師英上人
正奉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黄中
金僊子便是師師高道寧容世網羈浩浩心田龍可擾
飄飄行止鶴應知塵機擺落超三界古篆沉研冠一時
莫惟伊余苦珍重白蓮花社有心期
喜英公大師相訪
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上
僧中何事最聞名筆札高奇是夢英十八家書垂墨妙
一千年　聖遇文明未將六籍重刊石余惜國家未明師筆如唐朝刊
六經於石壁已駕三車到化城此日勞師相枉訪豁然矜抱
慰平生
贈英公大師
左拾遺鄭起上
玉殿承　恩四十年水雲心已悟南禪李斯篆字功何
妙賈島詩章學太顛笻在幾嗟無虎鬭鉢腥長笑有龍

眠聞今未老休慵㤪剩把書蹤石上鐫
清洛喜英公大師相訪
中散大夫給事中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許仲宣
方袍紫染出　彤庭久在林泉養性靈無事撓心長見
醉有名傳世不曾醒多年别我頭先白此日逢師眼倍
青記得　上都相會否夜飛杯篆老君經
寄懷英公大師清交
侍御史知雜事柱國賜紫金魚袋馬去非上
雲隱秋鴻水隱魚相思難得惠休書遥聞養性棲蓮岳
不肯携筇入　帝都金殿聖緣應未斷玉堂知己漸凋
踈何人曾得陪高論頭戴神羊馬大夫
奉揚英公大師詩匠
朝請大夫尚書司門郎中韓溥上
悟解眞空始壯年兩朝供奉近爐烟故鄉夢斷三湘遠
應制詩高四海傳晴望野雲生紫閣夜吟蘭燭滴花牋
應愁　內殿徵書至恐向東林負昔緣
寄贈終南英公上人
左諫議大夫知江陵府臧丙上
是箇人言好性靈鎬京碑記念千斤五言出格爲詩匠
百盞長杯應酒星會把篆求身上紫幾將金買面前青
多聞國士相尋訪莫把松門晝夜扃
特吟詩二首送英公大師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蘇易簡上
乘舟南去唯尋酒上馬西行只詠詩醒醉去留皆遂意
如斯方信是男兒
其二
祝融峯上曾傳納太一山前舊結廬兩地逍遥已三紀
爭教肯在　帝城居
貽英公大師
尚食使昭州刺史知鳳翔府王承衎上
文章篆籀久傳芳厭志禪門道愈光豊鎬有心營寶剎
瀟湘無意卧雲房陶情早著詩千首混俗何妨酒百觴
若許宋雷重結社願持香火學　空王
喜宣義大師英公相訪
康州刺史知同州軍州事陳文顥上
三事　天衣兩字師長安風月更誰知閑騎劣馬尋碑
去醉卧荒廬出寺遲解贈不容誇犬子輿闐兼許吐魚
兒在馮假道來看我正值嚴冬冬大雪時
贈英公大師

太子中允知洛陽縣事頡贊
鐵餞象管少年時幾賦　簾前祝壽詩三殿荷恩卿相
看　兩朝承寵　帝王知尋窮太華高佰景念盡長安
內外碑可惜篆文今絕筆李陽冰後只吾師

再逢英公有感
　朝散大夫前宗正承兼國子書學博士郭忠恕
伊余行止住飄蓬與世乖違不可容青眼交知長憶念
白雲蹤跡又相逢風騷共會名何盛篆隸同勤法轉功
口口羨師超彼岸琉璃鉢裏看降龍

喜英公大師掛錫太華
　希夷先生陳摶上
暗喜蓮峯作近鄰撥開雲霧見師頻有時問箇艱難字
便沐周旋說與人唐李監應留後跡漢蔡邕想是前身
堪嗟繼踵無徒弟筆法收藏在渭濱

贈英公上人
　左拾遺知耀州軍州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溫舒
粹鍾衡岳誕吾師十九　彤廷賜紫衣青簡篆文窮妙
絕碧雲詩句入元微降龍鉢裏無塵染迴鴈峯前有夢
歸他日好同蓮社約逸眠禪坐兩忘機
　咸平元年正月三日建

賜紫義省　僧智全　普嚴　守忠
范守信　藺皐　李凝　孟旼　石日新　王遷
安懷玉　孟仁贍　張鈞　彭永　陳澹同建
武威安文璨弟文晟刊字　巨延嗣
勾當國子監人鄭德誠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
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曰語
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之書手出盧岳僧正
篆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
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佮作劉璽石墨鐫華
英師好名僧也然好名而秖以書自分亦其技小矣
宋初人固無大佳詩乃業欲傳之石以成勝緣奈何
草草如是英書自可然託名正篆豈亦自醜其好名
之心太猛邪書既可託之正篆則詩卽託之諸名士
亦未可知也今但取其字諸他可勿論墨林快事
贈夢英大師詩共三十二人陶穀楊昭儉趙逢王著
蘇德祥趙文度郭從義何承裕楊徽之范杲李建中
張泊呂端賈玭李鑄師頏李若拙宋白賈黃中趙昌
言鄭起許仲宣馬去非韓溥臧丙蘇易簡王承衎陳
文顥穎贄郭忠恕陳摶宋溫舒叙次官職往往與史

傳合唯李若拙范杲戴丙爲左諫議大夫鄭起爲左拾遺史並作右爲非耳又楊徽之不及爲翰林侍讀學士亦其脫略攷碑作咸平元年刻石而史載徽之以二年爲兵部侍郎兼秘書監師頏以三年爲翰林學士呂端以太子太保致仕亦在眞宗立後一二年並在石刻後者疑碑追刻歲月實非元年所製也碑書諸人官職皆舉其後且顯者故有不合耳詩並言某人上或無上字唯范杲作狂筆言甚粗鄙不足法也夢英一沙門耳其傾動朝士不必皆如詩所云云或好事者依托爲之以張大其教耶然非所致矣諸詩亦俱無可觀王著題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當是單州人以開寶二年卒無書名與太宗時爲侍書者是兩人(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刻於咸平元年正月而贈詩者三十二人名在宋初間有及於眞宗時者以宋史本傳考之陶穀入宋初累加刑部戸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碑不書戸部則詩爲開寶初作也楊昭儉字仲寶長安人開寶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卽位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三年卒碑不書禮部則詩爲開寶末作也趙逢字常夫懷戎人乾德二年充樞密直學士加左諫議大夫(碑作朝請)出知閬州還遷給事中開寶八年卒碑不書給事中則詩作於知閬州以前也王著字成象單父人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碑作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初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碑無此官)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月餘卒碑不書知開封府則詩作於太平興國初也蘇德祥無傳趙文度漁陽人歷仕後唐北漢太祖開寶二年親征晉陽文度請降授安國軍節度從華州又徙耀州七年卒碑稱鎮國軍節度卽華州則詩爲徙耀州以前作也郭從義其先沙陀部人父紹古事後唐賜姓李晉天福初復姓郭從義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宋初加守中書令乾德二年又爲河中尹護國軍節度開寶二年改左金吾衛上將軍逾年請老致仕四年卒碑不書在金吾衛則詩爲開寶二年以前作也(宋詩紀事載此詩千年作千年學作人莫測作人莫識並誤)何承裕晉天福末進士宋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爲監察御史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碑不書知州則詩爲開寶中作也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太平興國初命編文苑英華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累遷給事中眞宗卽

位拜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二年春改兵部仍兼秘書監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爲之明年卒此碑結銜與傳咸平二年歷官合則詩當作於是時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范杲質兄子字師回宗城人太宗朝官史館修撰時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杲遺致書求爲學士太宗惡其躁競改右諫議大夫（碑作左諫議）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碑不書知濠州則詩爲淳化二年賈李參政時作也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避地入蜀蜀平建中入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累官集賢院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景德中累判太府寺大中祥符五年卒碑不書太府寺則詩爲景德以前作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宣和書譜又稱建中善篆草隸八分宜其與英公善也張洎全椒人仕南唐掌樞務歸朝拜太子中允端拱初判考功未幾遷太僕少卿拜右諫議大夫（碑作中散大夫）判大理寺累給事中參知政事至道二年卒碑不書判大理寺則詩作於至道元年官參政以前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呂端字易直安次人眞宗立累加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夏被疾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卒碑題特進太

子太保致仕則詩作於咸平[illegible]時也賈玭史附賈黃中傳黃中南皮人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士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與碑結銜不合未知郎一人否也李鑄史無傳師頏字霄遠（傳作師頏與字霄遠不合當是史誤）內黃人眞宗時以刑部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卒碑題銜與傳合則詩作於咸平三年也李若拙字藏用萬年人累兵部郎官充史館修撰知制誥咸平初被疾改右（碑作左）諫議大夫四年卒碑惟諫議與傳合而騎都尉則傳無之此詩當作於咸平初也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宋詩紀事作開封人）至道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眞宗卽位改吏部侍郎咸平四年拜禮部尚書以兵部致仕碑不書尙書則詩爲眞宗卽位初作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賈黃中字媧民南皮人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冬與沆並罷明年知襄州碑不書知襄州則詩作於淳化二年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趙昌言字仲謨孝義人淳化四年自知大名府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五年八月出爲川陝都部署碑仍書參政則詩

作於淳化四年也鄭起字孟隆周廣順初官尉氏主簿范質薦爲右拾遺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太祖初出爲河西令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亟姼其足卒碑不書宋官而尙用周末之左史作右拾遺未詳何故據傳則詩當作於乾德二年平蜀之前矣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由吏部郎中爲左諫議碑作中散大夫雍熙四年出知廣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遷給事中淳化元年卒則詩作於端拱中也馬去非無傳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開寶三年官監察御史累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辭職則詩作於淳化二年以前也臧丙字夢壽大名人淳化二年拜右碑作左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卒則詩作於淳化二年也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太宗朝遷給事中叅知政事明年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碑不書知鄧州則詩作於至道元年四月罷叅政之時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王承衍字希悅審琦子家洛陽咸平中連知延代并三州改尙食使鳳翔張雍病命承衍代之徙涇州大中祥符

咸平中也陳文顥漳泉陳氏洪進之子太祖時隨洪進歸朝授房州刺史换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碑不書耀州則詩爲端拱初作也穎摯史附鄭起傳稱其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傳不著何年亦不書知洛陽縣郭忠恕建隆初貶官其後流落多遊岐雍京雒間碑結銜是周時舊官宣和畫譜稱其作篆隸喜畫樓觀臺榭嘗與陳摶會于華山則詩當作於太祖時矣宋詩紀事不載此詩陳摶字圖南眞源人居華山四十餘年太平興國九年來朝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卒則詩當作於端拱前也宋詩紀事不載此詩宋溫舒史附宋湜傳湜父溫故之弟長安人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嘗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溫舒曰此兒眞國器恨吾兒不及見也湜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則溫舒作此詩在太宗以前矣以上皆從史傳考其作詩之年約略如此夢英史無傳墨池編石墨鐫華二書祇稱其工書不言其遊中南以後卒于何年諸公贈詩大率英公赴召之年及辭赴中南以後或過從酬倡或遠寄懷想積牘閱歲正蒙裒書而刻于石上距宋

無次不以年載官位爲先後詩中往往稱英公嗜
酒能詩不知何以無一篇流傳于世也碑書宋日
詩到處僧俗爭識面句中不諧疑俗字誤臧丙詩
鎬京碑記念千庁集韻云庁乃斫字之省斫碑材
也詩用千庁正言碑材宋詩紀事誤改爲廳其稱
謂之别者如馬去非稱英公爲凊交韓溥稱英公
爲詩匠而徒弟之稱則見於陳摶詩詩稱英公無
徒弟則立碑之賜紫義省等不知何寺之僧何人
之徒也

昭應縣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六尺四寸廣四尺四寸四分二十行行四十四字隸書額在臨潼縣

□□□□□文宣王廟碑文

將仕郎守京兆府昭應縣主簿王□撰

鄉貢進士蕭資書并題額

由國□至郡縣有孔子廟自　天子至庶人歲時奉
其祀醴饌器具豐嚴潔修盡有儀式歷世傳承不敢慢
其事誠以生民以來有至德者未有如孔子故也咸平
紀號之元季　詔以太子中□趙公莅是邑公之
始至也以民之不知教以訓以治日無暇時明年春政
既成民既知勸乘問問孔子廟而往拜焉既而覩其像
貌圯剝牆宇不完歲時之祀固鉠如也返則召邑中進
士明經之好事者坐而謂曰余常念先師孔子爲陪臣
于周享王爵於唐其爲道也其爲教也載之於經傳之
于世自周迄今絶而復興久而愈尊雖夷蠻戎狄之不
可化者尚聞之而爲善良也矧中夏之俗乎世之冠儒
冠服儒服文行可列於四科者皆先師異代之弟子也
豈有服儒服爲弟子而奉其師反不若服緇黃之弟子
有觀寺之崇享獻之豐潔邪且是邑有先師廟余長是
邑而使其廟將日毁祀不時修余與爾將何事也得非
讀其書而忘其道歟爲其弟子而不奉其師歟餘是坐
者感奮承命再拜謝而退一日□相與募邑中吏民之
有識者得五十萬錢亟市瓦木庀工徒撤舊而新之然
以故廟之址屈邑之南逼側蕪穢□□□□之所乃就
邑之北遷良地筮吉日而遷焉越式百日而其功集公
遂率僚屬暨邑中吏民行釋奠之禮堂之上惟十哲□
于左右十哲而下諸賢咸圖于壁堂之後復搆式堂曰
講書堂俾邑中之學者得以游矣於是命佐吏□勒辭
於石置于廟側辭曰
返魯之教今古是則民胥樂胥無有僭忒我公之來服
孔之化問廟之所往拜堂下既拜而奠既奠而眂愍厥

毀摧歎嗟不已乃遷斯廟乃新斯堂神安攸居民卽而
康七十弟子三千門徒徯公之政一如中都
大宋咸平弍季八月弍日建
鄉貢進士王口信
將仕郎守太子中口知縣事趙格
將仕郎守縣尉徐口
將仕郎守殿中丞通判軍府事騎都尉借緋劉克勤
正奉大夫口口口口侍郎知軍府事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戸趙昌言

武威安璨刻字

按昭應縣大中祥符八年改臨潼縣屬永興軍路京兆府宋史趙昌言傳眞宗卽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未幾移知永興軍三年召入兼御史中丞此碑立于二年八月正昌言知軍時也陝西通志臨潼縣學舊在縣城北宋咸平中知縣趙恪改建主簿王漢有記卽謂此碑也然碑云故廟之址居邑之南逼側蕪穢乃就邑之北擇良地筮吉日而遷焉則是自南而遷于北志載未晰且以趙恪爲趙格亦訛撰記者主簿王漢碑泐其名賴志補之

梁顥李易直題名

石橫廣一尺餘高七寸五分八行行七字左行末行缺正書

宋咸平三年誅口部叛卒王均之踰月右司諫知　制
誥梁顥審刑院詳議官秘書丞李易直奉　命安撫巴
峽路口華陰同謁

宋史顥本傳是年冬王均平命顥爲峽路安撫使題稱右司諫知制誥梁顥傳不及爲右司諫者略也通鑑長編命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分爲西川及峽路安撫使國子博士李及甫秘書丞李易直副之所至錄問繫囚自死罪以下得第降之上諭欽若等曰朕以觀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遠方知朕勤卹之意關中金石記

按宋史眞宗紀咸平三年正月益州軍變害鈐轄符昭壽逐知州牛冕等推都虞候王均爲首作亂十月己丑雷有終追斬王均于富順監禽其黨六千餘人長編作六十餘人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分爲川峽安撫使題名部字上泐一字据史乃益字也題名言誅王均之踰月而紀乃牽連書于十月据長編李易直爲副而紀不及者略之也咸平四年三月始分川峽爲益利梓夔四州爲四路此時尚爲川峽兩路蓋東西兩川及巴峽也

梁顥與王欽若同日受命爲安撫而題名不及欽若與李及甫者及甫自副欽若而行而欽若又自赴川路殆行不同程也

保寧寺鐘款

款高四尺四寸八分周圍八面共寬一丈二尺六分每面作三截中截無字餘皆三行上二字下四字正書在興平縣保寧寺

皇　千　王　秋　府　歲　萬　口

長福　陳美　李口　輔温　焦詮　王順　王誦

李祚　程覔　張重　陳禂

大宋國咸平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勅鑄鐘　京兆府興平縣保寧寺鐘頭洛室院主僧知遵　小師善欽善明　表白崇廣殿直知縣事元朝宗　內品監酒稅陳紹遷　主簿王湛　鎭將穆賛　副鎭趙朗　押司王坦　推邢頭趙遇許得一張超王順

款內稱府主者知京兆府事者也內品者內侍官也所謂把門內品後苑內品是也鎭將及副鎭則鎭砦官耳關中金石記

按款云皇千主秋府歲萬口應讀云皇帝萬歲府主千秋盖款文錯置也年月一行云大宋國大宋下加國字始見于此陝西通志保寧寺在興平縣西街而興建不詳鐘亦未及

高紳韓見素等題名

石裂爲三合之橫廣一尺九寸高一尺五寸七行行六字七八字不等左行隸書

口口口口史館知華州高紳秋祭謁廟與刑口口外郞口仕韓見素賓幕劉繼元同游咸平口口口口廿一日

躬翰　夷直捧硯

高紳等題名

石橫廣八寸高五寸五分八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右司諫直史館知華州高紳　尙書戸部員外口直史館曾致尭　陝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李易口

咸平四季閏十二月十五日記

西嶽廟乳香記

碑高六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四分二十一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華嶽廟

勑賜西嶽乳香記

將仕郎守尙書刑部員外口口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韓見素撰

華山口智通書

鄉貢進士董洎篆額

粤若太極剖判非三才無以孕百神之口口氣周流非五行不能儲万物之秀是則五行於三才百神一氣万

物無所不在矣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藏在物爲五色口口聲教亦無所不備矣有逆順生煞消息盈虛之理得其道者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五嶽者自融結之口與五行之氣並生焉故其神也命五帝以封之其祭也秩三公以視之其靈也唯聰明正直以司之　天子歲以四立之日名於王口口口之常禮也以至國家似有水旱災癘之地爲民而薦誠者亦非時而請謝焉

西嶽金天氏蓋其一也世人有以不忠不孝不廉不口口仁不義堆愆積咎架肩疊跡而來淫祀以求福禍者宜其請禍也何福之有乎神終不以三獻庶脩易其福善禍淫之道也苟有抱忠孝口口口挾仁義而來祭者雖潢汚行潦必享之其所享者誠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吾祭則受福其誠之謂乎唯是

國家每口口祭繼日晨香則必歆而福焉何哉以其旣誠且明不爲已而爲民無玷於聰明正直之職也先是五嶽諸殿逐日所焚之香自來因循官口口給肇自右司諫直史館高君紳於至道中任荊湖轉運日見南嶽司天王廟逐日諸殿晨薦之香只採山中樹根燒爇遂特發奏章乞口口香燒略曰　陛下欲普天備祀故五嶽是尊萬姓欲四序祈恩故明神是仰其於香火尤爲薦誠闕而未行何以爲禮伏乞

聖慈特降勅命許於南嶽諸殿逐日共破乳香一兩復慮泰山等四嶽有似此未破香處亦乞特降指揮日是　勅下華州勘口西嶽合銷乳香開奏時主廟官令神視等慢神如一遂共分析本廟一十一處合銷乳香半兩匪唯儉不中禮抑亦盜在其中蓋不焚則有口焚之則不足也神靈感遇者有所召未數歲高君自荊湖歸親典是郡點檢本廟諸殿所焚之香全然闕少奏復添之戒勵旣嚴焚爲尤盡口享唯馨之德人恭如在之容　巍巍聖朝實受其福人有謂高曰今五嶽百神日受芬馥皆公之力也荅云　君上之賜也又曰口公言　君何由而知之曰臣下之職也是知高君之所任也不獨患於民亦將及於神不獨益於　君亦將及於身君有是臣何口而不拾何闕而不補矣高公以見素懸車嶽下遺界神封託祀歲時貴無譽飾命但直敘賜香之由致祭於禮以警之欲使後之思乳香者口慢神之過効淫祀者知請禍之非言者無罪聞者戒之時咸平六年九月十五日記

觀察推官承直郎試大理評事丁口周　節度推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翙　左班殿直兵馬監
押兼在城巡檢李承信　給事郎守國子博士監酒
務輕車口尉賜緋魚袋張璀　朝請郎守太子中舍
通判軍州事騎都尉借緋薛龜從　宣德郎守右司
諫直史館知華州口口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
高紳　鐫字人姚玉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石墨鐫華

後題名內有宣德郎守右司諫直史館知華州軍州事輕車都尉高紳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曰紳江東人善篆文與李無惑同時齊名關中金石記

按乳香廣志謂之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包紫赤如櫻桃透明者爲上宋史太祖紀乾德元年十二月泉州陳洪進遣使貢白金千兩世家作萬兩乳香茶藥皆萬計蓋當時以乳香爲難得之物也香譜載曹務光禮趙州用盆焚乳頭香此亦禮神物用乳香之一證其謂之乳頭者本草云薰陸卽乳香爲其垂滴如乳頭也

鳳翔府萬壽禪院記

碑高六尺五寸七分廣三尺三寸十八行行三十六字正書在岐山縣

大宋鳳翔府青峯山萬壽禪院記
起復朝奉大夫右諫議大夫知軍府事安定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叁百戶賜紫金魚袋梁鼎譔
并篆額
廬岳沙門正蒙書
右扶風郡北盤岐山南據秦嶺地之形勝甲於關輔秦嶺之南蜀山北走音奏突霄磨霓磅礴萬里至是崒然若奔而駐其秀絕者曰青峯山涵碧孕翠畜靈積粹崔嵬迴漢四峭如削故自山麓緣危磴陟猿徑殆將百里至于是峯人跡夐絕杳若物外中有洞穴深莫知其際舊傳阿羅漢隱息于此然自昔未嘗有精藍天其或者必俟開士而后興焉同光初有釋僧楚者本陳倉人幼抱高志辭親隸道奄有頓法遂荒智地景行大迦葉悟卽心卽佛之旨乃曰昔人普詣百城叁契妙理我雖懸解豈廢軌則故南之嶺外東適江表振錫法會印可知識僅逾一紀長興末旋自吳會戾于故里將爲人天開示大法時　淸泰主潛隱斯地爲重法故奉禪師若師傅禪師遽請結茅茲峯以爲禪誦宴坐之所繇是經

營締構棟宇大備峩峩梵刹不日成之四方游學歸之典山谷曹谿相侔清泰中以舊恩降璽書勞問賜命服及彰勝大師之号禪師授而弗有眢賢首語文殊言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禪師所傳正得是法直指本心更無佗要故言下解脫者不可勝紀化事云畢示寂適去即晉天福二年秋八月二十有二日也禪師上足曰清兗善繼先志亦師子吼兗復去世其法季曰清悅嗣之悅終兗之門人曰義成繼主其事自肇建禪宇于今七十有三載矣而未暇刻石識其盛烈嘗虞年禩寖遠後之人無以知所由來會予奉　詔假守是邦而義成條其狀願為之記且曰將俾斯文與是山俱隆汚謹弗敢讓而為之實錄云時景德二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五日甲子書　安璨鐫字

按陝西通志青峯山在岐山縣南一百五十里峯巒蒼翠接寶鷄界青峯寺在岐山縣南一百五十里青峯山上紀載寥寥祇此一二語而已而於山之形勝寺之興建無一語及之豈當作志時此碑未之見耶志不言青峯寺即萬壽禪寺以碑度之要即一寺而兩額也碑云清泰士潛隱斯地奉禪師若師傅禪師遽請結茅茲峯由是經營締構棟宇大備兩五代史皆載後唐廢帝李從珂明宗長興三年由西京留守為鳳翔節度使寺之剏建即在是年所稱禪師為釋傳楚薛史稱帝常日諷佛書輕財好施陝西通志又載胡僧阿闍黎住鳳翔末帝甚重之清泰元年遣官往名其奉佛重僧如此宜其為禪師建此寺也寺初建名萬壽不知何年直謂之青峯碑建於景德二年自建寺至此正七十三年與碑言合禪師以晉天福二年示寂一傳清兗再傳清悅三傳義成請梁鼎撰記者即其人宋史傳鼎字凝正華陽人景德初知鳳翔府三年卒鼎好學工篆籀八分此碑額即其所篆文亦簡淨有法書者正蒙即書夢英詩碑者也

麗奎築三鑱壇題記

石殘闕橫廣一尺七寸五分高一尺十二行字數八字至十四不等正書

口宋景德二季冬　天王降靈寶三鑱壇　式于四嶽
勅屬郡口口營築於廟殿之前今口口之鎮自十月
孟旬承　口施至十一月五日畢口表于口因刊闕石
以紀藏事之口
口仕郎試芸閣吏守主簿龐奎題
口仕郎守下邽縣主簿木令脩監

口作監丞守廟令揚璲道士賈口
口仕郎守太子洗馬知縣事許孝恭

口仲卿祭嶽廟題記

石橫廣二尺二寸高九寸九行行六字正書

宋景德二載口月二十四日口秋太常博士口華州軍
州口仲卿奉　勅虔祭　靈廟再宿而廻時賓從同游
用紀于石

勅修文宣王廟牒

石連額高六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六寸二分十五行行三十三字正書篆額

中書門下　牒京東轉運司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六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駮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
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口射作磨勘
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
先况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
之不嚴卽典章而何貴恭以　睿明繼統禮樂方興
咸秩無文徧走羣望豈可泮宮遺烈教父靈祠頓闕修
崇久成口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捶撻於
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尙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
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　勅命指揮令諸道州
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
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
官員等在廟內居口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
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理候勅旨　牒奉
勅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
所奏施行口王准
勅故牒
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
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　尙書左丞參知政事
王旦

按此碑刻於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宋史王欽若
傳景德初欽若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
提舉河北轉運司及還罷為刑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
封駮事宰輔表則判天雄軍在景德元年九月乙
亥還朝在二年正月甲寅罷為資政在四月癸卯
自資政遷尙書左丞在三年二月己亥是月甲戌
朔己亥在廿六日立碑時尚未為左丞故碑不書
馮拯傳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宰輔
表但書景德二年四月癸卯馮拯自工部侍郎參

書樞密院事除參知政事不言其遷兵部侍郎此碑云刑部侍郎則表傳皆無王旦傳咸平三年同知樞密院事踰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輔表王旦參政在咸平四年三月辛卯加左丞不書至三年則云二月戊戌自左丞參政同平章事戊戌是二月廿五日亦在立碑之後碑故尚是左丞參政也碑云摧破虜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文獻通考云開寶六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峽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文每疋收十文絲綿一兩茶一斤稈草一束各一文頭子錢數始見於此馬端臨曰謹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權判孫晃等奏天下諸夏秋稅斛斗收倉耗例並夏秋稅斛斗疋帛諸收物色等收頭子錢遍令檢尋不見元定宣勅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戶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納錢八文三文倉司喫食補襯長興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稈草每束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有之至此稍條約之耳據此則頭子錢乃諸道州府軍監所抽取于民納之倉庫以充公用者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五

謝天書述功德銘

碑凡五巨石合成一碑並高九尺第一石廣三尺第二石廣二尺五寸第三石廣五尺三寸第四石廣四尺五寸第五石廣三尺文共五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正書額高三尺五寸廣五尺題曰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十三字篆書在泰安府城南門外東南濠岸東偏北向

登　泰山謝　天書述　二聖功德銘

御製御書并篆額

朕聞一區宇而恢德教安品物而致昇平此邦家之大業也考茂典而薦至誠登　喬嶽而荅　純錫此王者之昭事也結繩已往茫茫而莫知方冊所存章章而可辨罔不開先流福累洽儲休長發其祥永錫不類故能禋祀　上帝肆覲群后追八九之遐躅徇億兆之歡心是以武王勦獨夫集大統而成王以之東巡高帝平三猾戡天祿而武帝以之上封禪以五代陵夷四方分裂嗷嗷九域顧影而求存囂囂萬民籲天而仰訴不有　神武多難何以戡不有　文明至治何以復恭惟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聖功大孝皇帝積慶自始受命無疆歷試于艱難終陟于　元后　威靈震疊　麾浮汪翔無往不賓有來斯應濟民於塗炭登物於春臺俾乂萬邦成湯之甚盛咸宣九德文王之有聲　啟運于前垂裕於後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洪基載紹　景貺誕膺如　日之昇燭于率土如　天之廣覆于群生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金石之音　明靈是格玉帛之禮蠻貊來同書軌畢臻典彝無闕　上靈降鑒虞舜之溫恭庶民不知唐堯之於變　重熙之盛冠絕于古先　增高之文已頌乎　成命遂巡其事　謙莫大焉肆予沖人獲守丕構其德不類其志不明弗克嗣與罔識攸濟屬以陽春届節　靈文錫慶曰是濟河耆老鄒魯諸生敢予以　神休邀予以　封祀不遠千里來至闕庭朕惕然而莫當彼確乎而莫止俄而王公藩牧卿士列校獻封者五上伏閤者萬餘以為　景命惟新珍符紛委不可辭者　天意不可拒者群心　天意苟違何以謂之順道群心苟鬱何以謂之從人是宜登　介丘成　大禮敦諭雖至勤請彌固竊念乾坤垂祐　宗祏儲祉導揚嘉氣僅洽小康唯夫疆場以寧干戈以息風雨以順稼穡以登無震無驚既庶既

富皆　天之賜也豈朕之功歟雖則　告成功紀
嶽昺非涼德之克堪也然而序　圖籙答　殊禎
非眇躬之敢讓也　天孫日觀　梁甫仙閭五嶽
之宗萬物之始　升中燔柴舊章斯在繼承　先
志懿範遵已定之經祗事　圜丘　嚴配肅因心
之孝於是詔輔臣以經置命群儒而講習給祠祀者罔
有不至供朕身者無必求豐故　玉幣犧牲朕之所
勤也羽儀服御朕之所簡也精意篤[illegible]誠明
洞達　顯應遝彰自　天垂恩[illegible]於雲馭
奉　符行事予育敢怠於政經粤以[illegible]恭饗
清廟告以陟配孟冬之吉虔登　[illegible]宗伸乎對
越奉　寶籙於座左升　祖宗以並侑禮之正也
孝之始也乃禪　社首厥制咸若于時　天神畢
降　地祇畢登　肹蠁可期奠獻如覩其薦也雖
懃乎明德其感也實在乎至誠亦復酌鄗宮之前聞遵
甘泉之受計百辟委珮五等奉璋肆眚施仁舉善勸治
稽考制度採摭風謠文物聲明所以揚　二聖之洪
烈歡娛慶賜所以慰百姓之來思蓋又　兩儀之純
嘏　七廟之餘慶邦家之盛美蒸黎之介福豈予寡
昧所可致焉惟當瘉痳寅畏夙夜惕厲不自滿假不自

逸豫寵綏庶國茂育群倫以荅　穹昊之眷命焉勒
銘山阿用垂永世銘曰
節彼　岱嶽　巍然東方　庶物伊始　靈感其彰
自昔受命　反始　穹蒼　燔柴于此　七十六
王　顧惟寡薄　恭嗣洪猷　乾乾慄慄　雖休勿休
元符昭錫　餘慶遐流　群情所迫　盛明爰修
前王丕顯　是日告成　伊予沖眇　無德而名　永
懷眷佑　祇荅　景靈　聿崇　嚴祀　用達
精誠　殊祥疊委　寓縣奔馳　禮無違者　神實格
思　藏封石累　刻字山嵋　蒸民永泰　繁祉常垂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御書院奉　勅摹勒刻石
帝既侈言天書之妄復為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
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夸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
正無少鉤磔想帝亦不能辦此或王旦輩為之潤色
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太山銘字
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若泰山之于鄒
嶧矣石墨鐫華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眞書絕佳予
得之豐城學士萬卷樓是石刻元文貞公遺山親登
岱宗顧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

石本誰曰不宜鮚埼亭集

右碑錢辛楣少詹云宋史禮志載玉冊玉牒文而未及此銘畧之也碑陰明巡按吳從憲題篆書泰陰碑三字俗呼爲陰字碑聶劒光泰山道里記云是碑有二一勒山下所謂陰字碑也一勒山上在唐磨厓碑之東字徑二寸明嘉靖間俗吏鄞人汪坦大書題名又汝南人翟濤題名及書德星巖三字竝鑱蓋于上每行毀三四十字不等尙有字句可讀篆額登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之銘十三字完好如初文獻通考王欽若言唐高宗元宗二碑之東石壁南向平峭欲卽厓成碑以勒聖製上曰朕之功德固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爾命勒石北向以答天眷元好問東遊略記云嶽頂封禪壇下有唐宋磨厓據此則眞宗述功德銘先經磨勒岱巔後又立碑城南也乃後人第知有城南之碑不復知有岱頂之碑矣山左金石記

右碑在城南郊原上五石合成製若屏障以圜臺在山頂故字從北面取對越之義山頂磨厓一碑已爲諸人題名鑱毀過半字大小與山下碑同而行數有不同又按東軒筆錄云呂升卿爲京東察訪游泰山題名于眞宗御製封禪碑之陽刊刻搨本傳于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禧爲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爲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據此則眞宗之爲是銘先經磨勒岱巔又立碑城南也明矣金棨泰山志

按眞宗封禪泰山刻石有五此其一也餘四碑並見後此文刻石有二其一磨崖在岱頂德星巖明嘉靖鄞人汪坦大書東安郡鳴岐等題名一則又汝南人翟濤奉當事僚友同遊引漢陳荀諸賢之聚太史以德星奏一事自爲題記復書德星巖三大字眞宗銘文大半鑱毀今不錄此碑文與磨崖全同泐者三字今據泰安縣志所載補之碑北向屬泰山之陰故陰題泰陰碑三字以訛傳訛遂謂之陰字碑矣碑文述事大致與宋史禮志所載皆同至太祖謚號稽之禮志正與此同而太祖本紀卷末乃云大中祥符元年加上尊謚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按此乃天禧元年正月九日所加非大中祥符元年紀誤也封禪之事當太宗卽位之八年已詔十一月二十一日有事于泰山後以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復停止碑故云太宗皇帝已頒成命逡巡其事謙莫大焉眞宗封

禪之事成于天書天書之事源于雪澶淵受盟之恥宋史王旦傳云帝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繇此意決是天書之事實成于神道設教一語也此碑乃云太宗皇帝人文化成神道設教尊賢尚德下武後刑若以神道設教為太宗之所欲行者亦善于文飾矣碑立于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是月戊子朔二十七日為甲寅乃封禪禮畢發奉符之日也後四碑皆刻于二年據玉海載祥符二年五月戊午出泰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玉女像記示輔臣十月丙午以御製泰山銘贊賜丁謂等九軸因請以御製泰山銘及九天司命天齊王周文憲王文宣武成王贊於朝堂宣示百官召近臣就三司觀之帝曰此但記一時事何足宣示宰臣王旦等固請從之十一月壬子朔泰山太平頂磨崖刊聖製畢據此則碑以二年五月撰成十一月刻成其題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者追用禮成之日也禮志載圖臺奉祀官並于山上刻名今未見

元聖文宣王贊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分兩截上贊下詔皆十六行贊行十八字詔行二十三字行書在曲阜孔廟

[illegible]聖文宣王贊并序

御製

若夫撿玉　介丘迴輿闕里緬懷於　先聖躬謁於
嚴祠以為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
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
刻鏤於斯文賛曰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
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
有赫懿範彌彰

加號詔

王者順考□□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
百王而致理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肇揚於鴻烈
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
倫之先覺元功侔於蕑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
崇為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靈曷嘗不遵守彝
訓保乂中區屬以祗若　□符告成喬岳觀風廣魯之
地飭駕數仞之墻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
肅奠獻以惟寅是用徵蕑策之文昭□叡之德聿舉追

崇之禮庶伸嚴奉之心備物典章舊之□□誕告多士
昭示朕懷宜追謚曰　玄聖文宣王祝文特進署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并修飾祠廟祭器□廟內制度
或未合典禮並令改正給近便五戶以奉塋域□差官
以太牢致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東封禮畢十一月一
日　車駕幸曲阜縣謁奠　先聖文宣王命刑部尚
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弟先儒禮畢幸孔林是日
詔先聖加號　玄聖文宣王　御製賛又　詔吏
部尚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詔兗公顏子進
封兗國公十哲閔子已下進封公曾子已下進封侯
先儒左丘明已下追封伯五年八月廿二日奉　敕
諸道州府軍監各於　玄聖文宣王廟刻　御製賛
并詔十一月　日奉　敕改謚曰　至聖文宣王

此眞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賛下刻加號詔眞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賛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葢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石墨鐫華

秦至無道而創封禪儒人排之未達于天人之故也天地之秀孔子未生散于山川孔子既出鍾于泰嶽是以自秦之後沿漢及唐未有不登封太山而降禮曲阜者載在史冊非如七十二君之荒忽也故不知者謂因尊岱而及孔子不知造物之意尊孔子而本于孔子之所由生也卽以祥符之主詐爲天書以誣上帝況于嶽神而于孔子獨爲抑志躬賛躬書下及弟子此其心亦有一鍼之明者然惟知中國之有泰山可借以雄于外夷而不知孔子之大聖又泰山所藉以爲重者使能充此一念向慕之誠旁求孔子之徒盡行孔子之道則天清地平山川奠麗尚何契丹之可畏哉迺舉舊章而不知根本要領之所在跡其所行尚遠遜于漢唐之季宜其卒不能洒其耻也賛或假手潤色字必其所勉爲皆不必以韋布之法繩之矣墨林快事

宋史禮志是年十一月幸曲阜備禮謁廟本紀加謚孔子爲元聖文宣王遣官祭以太牢給便近十戶奉塋廟關中金石記

按玉海先是詔有司撿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春秋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

生談曰元聖莊子曰恬淡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二年五月戊午以御製御書元聖文宣王讚示輔臣六月丙午詔刻于石壁石壁者郎碑也曲阜縣志云碑凡五版中郎此碑其旁則羣臣分贊碑陰有幸魯封誥手勅題名明宏治十二年嘉靖十五年重書於石然則此是重摹之本末題一段連及五年改謚至聖當是後人所加其元聖之謚乃元年十一月四日下詔而碑題一日者蓋以謁廟之日爲製贊之日也

封祀壇頌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尺二寸三分廣六尺五分四十四行行一百字行書額題大宋封祀壇頌六字篆書在泰安府城東南四里

大宋封祀壇頌

天書儀衛使　封禪大禮使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戸食實封貳千壹伯戸臣王旦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同正騎都尉臣裴瑀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天地之文著明含章炳煥於庶物禮樂之用象功崇德昭格于至神　王者宣淳耀之烈建中和之極於是錫　天瑞出坤珍覺悟於蒸民鮮不登泰山□梁父幸崇於明祀蓋天地之文閟下民何以法象禮樂之用廢後世何以祖述焉是知勒皇績騰茂實交三神之歡著一王之法述符命繼昭夏申乎大報示於無窮極典章之脩物真帝王之盛節者也粤自遂初始造書契增高益厚載九皇之德朴略而難名時邁省方垂六經之文紬繹而可舉洎襲之規寖廣巡狩之儀□□五載際於虞典一紀因乎周制肸以彰善癉惡□民設教者矣爾後道非下濟德異升聞或緘秘祝之辭或黜諸儒之議先治兵而釋旅乃肆□□□□□順□□□□□行殊爲民祈福之意光武紀號□石藏于故封開元陳□□玉牒之不秘典章斯在風烈可觀□□難行禮從茲絶洎四方之假擾屬五代之陵夷但恣尋戈不遑置器俎豆之事掃地將盡塗炭之俗籲天無辜陰騭下民誕□□□□□□□□□□□□□□□□聖光啓丕運　皇宋三葉在□天下五十載矣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睿功大孝皇帝之創鴻業也名膺帝籙運契天

飛微軼道之降郇牧野之誓以帝軒之神武□漢□□
□□□□□□□覊陟元后集大勳望風而海外駿奔
端扆而天下寧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大明廣孝皇帝之恢寶圖也天縱多能體膺上聖狥
睿濬哲居質以成德文明中正開物以成務凝神□□
□道□□度案賢良率土致覆盂之安丕基成磐石之
固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
帝聖道日躋大明繼照尹京邑也神明之政四方是則
踐承華也元良之德萬國以貞圖□□理訟□咸格遵
顧命而主神器極孺慕而纂　宗祊守□□□
□□□冠於百王熙庶政叙彝倫智周於萬物□爵出
祿褒德念功若臨照之代明法雲雷之作解繼志述事
樹經久之規弛禁省官布寬大之令□張文理荐視學
於上庠振舉武經□□□□近旬厚時風而敦世教訓
戎昭而整軍實爾者邊吏致告時巡□□□□□□
儆森□揚天聲秉武節惇□□□□民繼好一介交聘
靡宣金革之威六師不陣還於衽席之上綏帶噎哺而
式和民則弢弓□刃而止嚴武備於是修墜典緝遺文
命秩宗講三王之禮訓奉常考六代之樂渴讜議則下
周爰□詔□□□則申□□□□□獄訟申飭理官

簡孚而用平刑□□而行輕典敦叙公族六建威藩大
牙之制是崇麟趾之詠斯洽設獮狩之禮止於從時修
宴射之儀于以觀德勞身焦思有文飾之憂勤革履弋
綈邁漢文之恭儉卜　郊宮之位案歷上　陵□□
極之□□久廢之禮易脂澤而哀慟入石室而涕洟至
性感於人神聽德格於上下紫宸議政勵精于日昃金
華侍講不倦於宵分校正蘭臺之書增建石渠之閣規
模廣於麗正典籍備於宣明深味道腴以資治本帝堯
稽古虞舜好問以聲身而爲律度執規矩以忠□□百
姓爲□推恩而逮下萬方有罪引咎而在予德教被於
無垠皇明燭於有截兵偃刑措道茂化醇百嘉阜昌庶
萌樂育獨運陶甄之上丕闡鴻均之祚訪空峒之道採
康衢之謠夷夏大和天人交感必彰嘉應以表靈通門
躡承天節臨獻歲真官奉其　丕□告以先期秘檢
煥於　璽文□于淸旭受鳌宣室躬□丹書錫無疆
之休諭大中之理繇是覃如春之澤易紀年之號且斯
文未作伏羲氏觀象以畫八卦有神馬負圖之瑞洪水
方割夏后氏底績以導百川受元夷使者之命比□相
慶異代同符□眉□□之坻謳謠于外鴻筆麗藻之彥
頌美於內於是東士耆艾闕里諸生連袂而來抗章以

請洎思皇之士卽序之戎藩嶽大臣緇黃衆品伏闕叩
首請封禪者無虛日矣僉以爲祥端雜沓　天意也
中外傾矚人事也牂牁越嶲朱崖象郡之地俱入於提
封□□□東鯀江□鄗黍之類悉從於班貢矣羣情悃
愊式佇於慶成　上帝顧懷不可以謙拒書上者至
于五　上不得已而俞之誕告庶邦載形明詔將
以奉揚　先烈非謂告厥成功申命輔弼之臣諭
以簡易之道經始勿亟無擾于民且山爲嶽鎮之宗地
□□禮之國周孔垂教乃始封載誕之邦陰陽相代是
育粹炳靈之府當僝工之際蕆事之初明誠以孚
　靈鑒先荅應龍有翼蜿蜒而下垂醴泉無源濆沸而
自涌芝含三秀市地而羅生日麗九華得天而絢禾鱗
介之細草木之微□異効奇紛綸疊委而□遊心粹清
凝思靈牝乃因華胥之夢再覩姑射之神告以　玉書
降於神房之麓蓍之黃素得於季夏之初揆日奉迎脩
禮祗若爰疇咨於封祀固膺合於　穹旻亟命有
司草定大典採摭淸議討論舊章卽事用希其禮多闕
酌義訓以革正叅制度以折衷古文逸禮之靡記議郎
博士之未達上資靈覽洞析於精微無望淸光悉臻於
禮樂變卞朝日掌故奏議申必告之誠禴祠　淸廟
以旣盈之月有事介丘先齋絜宸載止禁籞屏簫韶之
脩樂以極靜專郤太官之常膳以御牢薦淸畿式道雲
會星□□□蹕之啓行奉　天書以先路脩設儀衛
增置官屬極恭肅而尊　天貺也采章之盛藻縟原
隰武衛之雄震疊區寓八方述職萬旅騰裝讓塗而行
外廬不閉奔走會同之際端肅而無譁威厲發栗烈之時
融和而可愛民絕札瘥之患物有蕃廡之詠供帳不移
而□儲供不戒而脩歷東郡之屬邑抵澶淵之□□軍
國異名修文事而有武備士誦夾侍掌方志而道地圖
風伯淸塵招搖叅乘周覽臨濮少留汶陽戒撍庶官申
嚴執事靖恭爾位恪謹攸司羽衛具陳乘輿乃出垂翠
緌而鳴寒玉載瓊□而擁雲罕天□景從禁旅前驅八
神齊奔萬物咸覩卿雲待族仙禽成侶俯法從而交蔭
覽德煇而翔舞□光下燭抱珥騰芒觀雲式瞻奏牘狎
至溢簡編而不可載考圖諜而未始聞下詔肅祗柴望
而告至儲精穰㵳淵默而齋居祀前一日未質明脩法
駕至於山趾更衣於帷殿　上乃乘輕輿陟絕巘躋日
觀出天門築圜臺於山上度地宜而循古制也升山之
前夕曾雲蔚興嚴飆暴起達曙振野而未已有司失職
而是憂自　寶籙先登華蓋涂至焚輪止息寥穴

淸睿若胚渾之初判狀羣靈之先置辛亥祀
昊天上帝設　天書位於左亥登歌樂作奉迎
就位顯奉　侍而錯事也　二聖嚴配定位側
向以申恭事表繼志而奉　天也亞獻終獻作之
樂章以爲禮節一其儀而申昭事也祝史正辭秘刻勿
用黎元蒙福孚佑是祈克其己而厚勤卹也袞冕俯僂
金石鏗越捧珪幣奠犧象絡金繩而斯畢飛烎燎而上
達舒遲暨禮陟降盡恭明德之馨至誠之感苾芬以薦
肹蠁如答通帝鄉之岑寂接雲漢之昭回協氣上浮纖
羅不動神柴錫靈長之祚日卿奏殊尤之瑞垂紳委珮
蹈舞齋室之前鼇抃山呼響震層霄之外山下設壇四
成如圜丘之制乃命茂親以承大祭祟□□□以斯□
潔粢豐盛而在列萬靈咸秩四隩來同　九宫貴
神實司水旱吾民是依動繫烋舒厥職尤重命築壇於
山下封祀壇東率禮吉蠲詔大僚以尸其事壬子祀
　地祇於社首百司承戒愼之至也三獻盡
誠禮無違者翌日　朝覲壇覲羣后輯五瑞千品成
列萬國胥洎英莖韶夏以徧作偞佅兜離而次設風行
赦令雷動歡聲祝網之仁普霑蓼蕭之澤遐被六明之
照徧燭於蔀家崇朝之潤周濟于天下昭示　聖

作以志　元封日星炳其天章鸞龍奮其仙翰感
祚德之　靈貺遂　光表之鴻猷金玉其相與典
墳而並鶩神靈是保揭日月以長新復有道濟生民名
在祀典功德兼茂跡用尤著者煥乎　睿文特形
賛□刋於翠琰貽厥方來而乃祀高嶽之靈幸列眞之
宇俾加賁飾用極褒崇　養老申合飲之私勞□推□復
之惠命方納　貢採詩觀風聘有道而省高年平權衡而
考制度官克用乂黜幽之典靡行化洽可封歸厚之民
咸若惸嫠依恤幽隱咸達乃　翠華之旋軫臨曲阜
之故墟升講肆之堂屈順風之拜徘徊設奠眷想遺風
褎　聖之禮有加卹後之恩彌渥既經□□□□戢□□
□□　邦周公旦啓眞王之封太公望進昭烈之號咸建
廟貌領於祠官按節迴鑾軾閭表墓徧走羣望罔不遺
靈河濟之區海岱之壤南曁淮漢北際常趙梯航萬國
冠帶諸酋四遠雲來千里星屬聽清蹕□□□□容得
躋仁壽之□□□□□事扶老□□□□□□六龍
迴御七萃解嚴太史授辰近臣奉祀藏脩神之金匱上
加謚之寶冊擧歸格藝祖之禮親饗　太宫考
攸至榮勳之典惠綏列辟盡　聖人之能事成天
下之壯觀前□所紀纔十二□□儀斯廢僅三百載□

□□□□□□□天命□□□□□寶惟其時　烈祖
造新邦臻大定經制而未遑　神宗求至理
致升平業成而中罷遺玆景鑠属在　欽明丕顯
詒謀奉成　先□□□大號永□□名□□□昭
姓考瑞□大統也勒石垂□昭茂功也人神以和禮□
□備盛德也　□□虍之位　祖考嚴配大孝
也報本　穹昊歸功　宗祏謙尊而從衆欲
禮畢而受徽稱克讓之風高視于前古矣下尺一之詔
嚴禁止之□□□行葦靡□□□好生之德□□□扵羣
心矣服純衣而在□御□□□數□□別滌□□致美
黴冕減乗輿服御之物罷周廬次舍之制則惟新禮器
增飾壇壝故　翼翼之心精意以享有典有則必
躬必親寅恭天至也既如彼　蒼蒼之意惟德□
□□□事□□□□瑞報况神速也□□此宜乎擁鴻
休介繁祉後　天而老象日之升垂萬葉之耿光
爲百王之稱首者也臣位冠台衡親逢旦暮承上公之
之相　盛德之事與夫茂陵草遺忠之奏周南與
畱滯之歎非可同年而語矣矧又恭膺□□□□□□
當□述玆玥以紹帝皇之墳素表金石之纂刻嗣丕
[illegible]

燕許之才筆大懼檮昧不能發揮徒躑躅扵燥吻實僶
俛而塞　詔賡詞舜德曷繼扵皐陶紀頌漢巡有
媿扵亭伯貽之來裔以闡丕□其辭曰
增高益厚　王者上儀　制禮作樂　莫大扵斯　應
運接統　垂鴻逆釐　玆事禮大　惟聖難之　岱宗
炳靈　巖巖峻峙　和鑾響絶　牲瑄禮弛　缺其神
懽　邈踰星紀　乃聖挺生　乘時斯起　惟宋肇興
受天顧諟　盡黜苛政　式叙彝倫　以洗汙俗
乃吊匪民　革其不諶　被以至仁　威靈有赫　軌
跡易遵　與民更始　其命惟新　寶曆日隆　神武
不測　厥角獻琛　水讋陸□　惠澤滂流　皇猷允
塞　陰隲下民　懋建皇極　照被六幽　化行蠻貊
累盛重光　乾乾翼翼　展義省方　觀風燿德
偃伯靈臺　濟民壽域　寶問增重　永協大同　禎
符荐錫　告厥成功　諭乎至理　廸彼醇風　保邦
清淨　錫祚□□　化洽無外　道惟大中　百度以
貞　六符斯正　傾輸羣心　稱述瑞命　僉議勒封
以期升侑　休烈日彰　神筴天授　徇民從欲
展寀告成　属車時邁　法從天行　濟濟鵷序　巘
[illegible]

圖璽　躬陟上封　聿申昭事　祖考來格　禮樂昭
俻　咸以至誠　享其精意　欽謁歸功　謙謙盜至
嚴配克誠　蒸蒸不匱　柔祇昭報　祡祀聿修
二儀訢合　百神懷柔　帝容載穆　靈貺殊尤　肆
覲輯瑞　端委凝旒　萬國以朝　四夷接武　行葦
之仁兮敦洽　蓼蕭之澤兮周溥　茂遂羣生　浸漬
萬寓　慶集丕圖　風還遂古　騰茂飛英　超三邁
五　赫赫顯號　穰穰鴻禧　百祿是荷　萬壽無期　暉
遂及黎庶　永洽淳熙　法昊穹兮剛健不息
黃軒兮清淨無為　自天之錫　百世承之

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十五日立

右碑文所紀禮節始末多與宋史禮志合惟王旦傳不載太原郡開國公其天書儀衛使傳作天書儀仗使爲不同也文中升講肆之堂通作肄案禮玉藻肆東及帶注云肆讀爲肄蓋二字形聲相近故易致誤也縣志云碑陰尚有題名拓者遺之山左金石志

按泰山志封祀禮本行于嶽頂眞宗命名曰太平頂而御書刻石卽在唐磨崖之東此下三壇碑文皆從祀大臣奉勅所撰故各就其壇之所在以紀遮鉅典其地寬平不致勞費人力也泰安縣志唐高宗築封禪壇於泰山南四里許名其壇曰舞鶴臺宋眞宗東封築封祀壇卽在舞鶴臺東碑文下截漫漶者自數字以至十餘字然大段尚可讀也泰安縣志又稱封祀壇頌碑陰列題名今未見稽之禮志本不言此壇碑陰有題名

社首壇頌碑

碑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五十一行行一百十一字額題大宋禪社首壇之頌八字正書在泰安府高里山神祠之東

禪社首壇頌并序

天書儀衛副使封禪禮儀經度制置等使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臣王欽若奉　勅撰

涒灘御歲應鍾旅月　國家建號之四十九禩
皇帝紹統之十有二載燔柴喬嶽成禮於勒封迴
蹕方丘薦誠於厚載人神交感祚祉來宜爰命下臣式
揚鴻頌粵自聖明御極寰宇太和民知教而措刑俗致
理而偃武熙熙庶彙如陟於春臺惕惕宸心若臨於秋
駕馨德上達　乾文下垂方純嘏以誕膺故至神
而合贊見於乙夜同日星之揚輝告以先期若寒暑之

不忒履端之月成魄之辰晝漏初傳朝暾未耀仰蒼龍
之內闕覩黃素之奇文豈必元龜負圖而出洛何須赤
雀銜書以及豐　上沖屬內增寅恭外積克勤精
意仰荅　靈心感應冥符祺祥不絕雲成五色表
嘉瑞於太平星見離方薦殊徵於萬壽由是索前王之
令躅秩祀典之無文思大饗於季秋用昭告於
上帝咨爾之詔將戒於有司徯予之謠爰與於東土鄒
魯之士海岱之民竭乃一心若律呂之相召來於千里
如符契之不忒述盛禮於元封獻霈章於魏闕以爲有
唐之季天步艱難朱梁已還寓縣離析蒸黎塗炭兵甲
日尋薦紳無仁義之談鈇鉞肆虔劉之患　上天
悔禍肇啓於昌期百姓與能勃興於　明主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靈功大孝皇帝炎靈
應統錄錯膺圖奉唐侯之固辭避陽城而罔獲克安九
服成不陣之功祇事百靈受無疆之福　太宗至
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大明繼世至德
在人文告以懷柔武威而震讋憲章號令俯洽於殊方
文物聲明仰踰於往古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
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稟粹二儀鍾靈五運紹成基於累
聖守器兢於負扆通於神明揚顯之孝格于上下廣覆

之仁若乃弋綈爲衣書囊爲帳恭儉之至也泣辜子市
扇賜于塗慈惠之隆也仄席掄才反支受訟聽政之勤也
齋居議刑弛懸決獄愼罰之深也至若恭默思道勵翼
求賢振恤惸嫠諮詢讜直昚徽五典昭明百官禮無大
而不揚情無小而不達道彌高而思彌下業愈盛而志
愈微故得鳥獸可窺水火不奪萬民以治五教在寬
天降之祥物安其所所謂集靈黃之景祐攬步騶
之上儀者也夫登岱宗禪梁甫對越天地嚴配
祖宗揆王以禮神刻石而紀號千八百后其道皆同七
十六君其蹟可覩矧夫盛德大業巍乎若斯天瑞人謀
昭然如彼誠宜荅三靈之祐順九域之心考時日於靈
官詢制度於宗伯肆覲羣后懷柔百神蒼璧以祀天黝
犢以祭地發惟新之大號受不已之厖禠豈獨一方區
區之誠實亦六合嚮嚮之望　上於是臨法坐而
延見命謁者而諭旨嘉其將順之心示以揚厲之意以
爲禎詳申錫但荷於洪休封禪告成難居於盛美故當
徐議無復過談莫不瞻珠旒伏文石期於得請然後口
從克讓之詔雖行敦執之言益固於是鈞衡之元輔帷
幄之碩儒三臺之具臣五營之列校郡國之上計庠序
之橫經班白緇黃之儔椎結文身之衆相與集闕閽趨

鈞曉遮庶民徯后之談敘歷代不刊之訓且曰天高地
下大禮生其中君令臣行百度遵其治罔蹈道而無福
罔失政而無□道莫大於奉明神政莫隆於輿茂典故
邃古而下方冊所摽未有長發真源永孚休命靈數在
已美利及人而不宗祀　昊穹昭配祖禰奉符東
岱既禾仙閭者也而況巡狩之文毛舉於虞典登封之
義囊括於周詩六經著其讜言百王以爲盛則衰世恩
之而罔克治世避之而不能□□武隋文其讓也正世
祖靈宗其修也宜陛下高邁羲農俯視舜禹　天
鑒厥德赤伏之符旣膺后來其蘇東人之念方積觀民
展義今也其時錯事增高辭之豈獲雖復輿情可却宸
慮難迴其如　三神之景命何　二聖之盛
烈何優詔不許者四封章固請者五於是□　靈
穹之顧諟徇黔首之勤求俯而從之蓋不獲已乃頒明
命戒有司曰自天之休旣鍾于　列聖累洽之慶
復屬于沖人若乃登名山朝萬國雖盛德之事其何以
當而率土之情復無以拒蓋將申於大報敢云告厥成
功杳爾有位之臣曁于藏役之者犧牲玉帛禮於神則
極其□□輅旂常奉於吾則從其儉委樞近之佐以先
置密授其成謀聚文儒之士以撰儀洞稽乎舊制其令

也至當故下無以干其工也不紊故衆思自勵德言一
發民望如春誠感上通神心若契至乎聖賢之祖述人
樂之沿襲或有舊史失傳精義莫續羣臣極慮靡究其
端　睿旨發□□盡其理凡所刊正二十餘條於
是奉常遵爲彝訓又若秘牒有一信冊有六燔瘞俯□
追琢難成將以貞珉代乎溫玉雖復有司固請俞詔兟
從在乎宸心惕然罔措果於內府訪得其真蓋往日之
所營僅朞月而乃就取之琢刻用於神祇克集厥功靡
愆于素足以見　先聖有開□□　吾君善
繼之孝也且夫　天之臨也不貳　天之鑒
也至明聽之□聲吉凶見乎象數而降命善惡基乎人
盛德之輿巍巍乎其莫述鴻休之至紛紛乎其無窮當
夫揆日有期鳩工在始地不愛寶吐素液以流甘龍飛
在天騰卿雲而絢彩神葩焜燿挺秀而朝敷瑞氣□□
揚輝而晨映耽目鷙獸匿蹟空山螫手毒蟲潛形蟄戶
在井之鮒棨百鍊以成鱗繞樹之禽凝六出而挺質沃
日漲海旣遏其驚波航葦巨河復遵其故道九穗兩岐
之秀四犢一角之奇或駢實而共枝或先秋而告稔班
虎衮丈之繭靈雲共帶之瓜靈鶴羣臻聽笙鏞而自若
慈烏獨□□畚鍤而有常瀼瀼沆瀣以如飴趯趯明視

而呈素中天之月露煥發之重輪曲沼之泉澄相鮮之
麗色一封使者告慶爻馳六藝書生頌美載路蓋已無
得而踰也矧又甚於斯焉昔者五老告期但聞一至兩
騎受職豈復重來未有眷佑彌昭殊休再降巍然岱嶽
密邇崧泉頌　　綠字之文述　　蒼元之意於
是備時乘之駕迎　　寶命之符是月大雨霶霈密
雲葱鬱潤甫田而雖洽治馳道以方勤及乎端謀爰來
乘輿將出則煩陰並散杲曜徐昇紫氣覆於離宮白雲
映乎廣殿時億之福豈易測乎於萬斯年必可保也瞻
言南域舊產靈茅方志雖存郡人罕識及夫詔書採擷
耆老營求絕世之珍茲蕃殖而久廢不貢之責方寤寀
以爲憂遽生三脊之奇用貢五天之籍衷吾曩記斯實
同符開元舊文諒多愧色既而協良日薦虔誠寅奉
　靈文祗見　　祖廟謝會昌之純錫告配侑之
崇名于時八集八方塵飛九陌齋明之夕澍雨以清皇
衢祼鬯之辰裔雲以覆世室非煙燭野瑞日流空肅肅
金飆襲星罕而徐轉翩翩玉羽扈河口而羣嬉
二后在天降鑒於至治百世觀德協變於無垠猶謂斯
禮不行其來已久雖感蒐於闕典慮未盡於至誠乃復
屈黃屋之崇高習泰壇之薦享恭畏之色罔異於奉祠

闕疑之文並從於折衷官師聳勵神鑒盍歆既而令旦
戒辰鳴鑾遵路百工承式七萃啓行八校止齊聞蕭蕭
之鳴馬九斿時動見習習之祥風鼓吹不喧率由舊則
金石咸寢肇自　　聖謀至若念封禮之方陳矜嚴
是務慮有司之弗給簡易爲先乃損屬車別名鑾駕虛
大輅以安　　祕籙見奉　　天之誠御步輦以
出國都形愛民之志連甍咸抃接壤歡謠四望則衣袂
成帷中塗則壺漿若市豈資諫諍已罷乎從畋何待討
論動歸乎至賾葦茹咸却誠玉食以齋心草木不傷法
蒲車而育物若乃次舍所設菲薄攸安棟宇之基未嘗
改作閈閎之勢罔或增新帷幄幕以環周或正口而躬
處頌祇之庭在邇接神之冊儲靈屬夜漏之未央視榮
光之欻見瑞踰沈璧祥協起口至乃命庶官走羣望專
卭后土別祀九宮禮瀆海之諸神饗射牛之列帝所謂
闡皇猷於寰宇昭上德於億年者也曁夫屆廣魯臨岱
宗庶民奉迎罔不率舞東后來覲靡有後其八表之民
駿奔競至未名之寶櫛比咸臻壇壝以陳簠簋以具申
誠於百執必信而必誠昭感乎萬靈有嚴而有翼越以
孟冬之月庚戌之朝望泰之高峯昧爽而陟比黃之大
典次日而修其或俯會崖履危蹬慮人之勞也乃降輦

焉及乎款雲封望齋室想神之在也亦躧步焉徒御繼
登罔逢乎驟雨羽衛成列俄息乎終風乎視太虛下觀
旭景靜將地接動與天偕澄宸慮以杳冥望法象而髣
髴於是被鸝衮搢大圭神六變而來思色三獻而彌厲
侑以　宗祖禩乎天經　丹書載陳表儲休
於　上帝玉牒不祕示無私於下民而又饗祓羣
神于茲山下俾圜丘之式伸徧祀之心謹晷度以合時
望煙燎而交影衣冠在列笙磬同音是夕也天門之巔
士庶載渴甘醴忽湧無源自澄侁侁奉宸飲之而不竭
日觀之上人莫能升明神斯臨有儀可象濟濟在列覩
之而相目此又感召之章灼休嘉之殊尤也翌日禮
皇祇禪社首方澤之形泰折廣樂之音八成象其
色則黃牲昭乎絜則瘞酒岳鎮海瀆靡不格思墳衍郵
畷罔不咸在眷乃　坤元之德配乎柔克之尊生
植羣倫包函方夏廣大博厚所以養材流謙居貞於焉
載物佇茲大報在乎至虔肅若奠獻之儀祇率
穹昊之制勤恭勵翼盛典由是無違雜遝紛綸柔靈以
之薦祉清蹕將至倏振鸞飆晃服纔升俄爲霽景權火
之影邈在雲霄登歌之聲散於坰野唯誠明而是竭忘
陟降之爲勞於是昭仁心從物性楚夏所貢羽毛之衆
莫不出於苑囿放之郊原爰復詔秩宗修勤禮三帛二
牲執贄以見右賢左戚辨等而居鶡冠蒼佩者充庭魚
甲貝胄者列侍　宸顏穆若安可望其清輝能事
巍乎徒得觀於洪烈既而布大令均渥恩禮高年修墜
典幽蟄咸振密網並蠲霈慶賜而春行覃徽錄而日麗
采詩察俗遠協於夏書納賈觀民式遵於王制輿庶舉
孝崇德報功鰥寡惸獨之流罔不咸恤律度量衡之法
由是得中復除之恩浹於四極酺醵之惠際於九圍當
其御郡樓宴鄉老有在沼之介族附游童之衣裾色奪
金英狀微榆莢壽蓋踰於千載祥實冠於四靈昔者聞
韶而鳳來拊石而獸舞言其善應豈復殊塗罷萊蕪之
鐵官貰鑪陰之積土襁負相屬畚畚盡開至於遐想古
賢緬懷神道增文憲昭烈之稱謂伸仁聖炳靈之封崇
以爲列上清而監觀者眞仙故加保生廣生之號育良
材而利用者疊嶂故修靈巖廣禪之祠惠洽於人雖小
不捨新玉女之像是也福流於物雖大必營創會眞之
宮是也猶且枉星旄降玉軑幸闕里祀孔堂琬琰之刊
載揚芬德璽綬之薦用益徽名祓飾廟廷增修禮器出
幣帛以賜宗黨頒經史以聚學徒下自諸生咸膺其進
爵上暨先正肇荷其追封好賢之心周於百世尊儒之

道形於萬方豈止序門入以陪祠獨齊畔而給役也昔
天寶以治平在運崇五廟之洪名大中以恢復成功加
二宗之尊謚而　皇上孝思不匱至德潛符展禮
太宮歸尊偉號始以寶冊親授三公拜手而遣
肅祗之至也復以蕭薌躬謝　六室涕洟而進追
慕之積也足以薦　乾坤之祐增　宗祐之
美慰　昊天罔極之感伸明發不寐之懷旣而王
公協辭夷夏同志遵順美之前訓增可久之徽稱始固
守而不從旋曲成而俯受懿夫法乾剛而覆下是謂儀
天用聾默以居中故爲尊道叶吉而圖書開奧寶應攸
昭上封而河嶽效祥章感斯著典禮備舉簡冊載光軒
曰徇齊彼何尚也湯云甚武玆豈遠而猶復紀
錫符之辰建覃慶之節郡國清蹕以荅於明威士庶縱
遊用樂乎神運生成則禁乎屠宰隱惻則止乎刑辟古
今之盛節殫矣皇王之休聲備矣臣學乎舊史偶乎昌
辰敢商榷於前修竢揄揚於景鑠竊再拜而言曰在昔
帝嬀其臣有五夏興於禹商始於禼宗周建邦本於后
稷有唐命氏肇於庭堅而伯益旣典朕虞亦佐禹績秦
德不競天祿未窮故我　聖朝集玆大統宜乎比
隆於三代垂裕於萬齡者焉某惟　陛下纂承寶

圖建用皇極含道德之甘實具慈儉之馨香煦然發榮
可得而述昔者河流載湛里社方鳴别緯集於降婁三
統在乎畢腳暨夫再歲果誕　眞人蓋奎爲魯分
之星乃司文物泰寔兖州之鎭爰主發生豈非運屬
文明化符生育法從臨於洙泗祀典修於云亭之
應乎此蓋受命之殊貺也御辨之初維蕃之域綠龜薦
瑞元輔矢謨以爲至柔者毛至剛者介今則以至柔之
物附至剛之姿天何言哉民胥效矣必將武事休偃文
德懷柔是時也戈甲方馳封疆尙聳旣而玉帛繼好書
軌大同罷尉候之官成鞬櫜之治此又嗣統之丕祥也
夫感人心而致和平莫先於孝興王道而致雅頌無尙
於仁昔者主器震方辭宮臣之常禮則成帝之避馳道
也宅憂倚廬終三年之通制則高宗之在諒闇也按元
辰之靈轝行哭而朝陵則顯宗之伸永慕也覽役庭之籍
動容而出娉則文皇之召至和也寬一成附重之刑制
三流惟輕之典則高帝之約法也升北辰魄寶之座創
先蠶壽星之祭則孝文之宣祀也修前代之園寢訪功
臣之子孫則武王下車之事也絕番禺之藥矢毀尙方
之獵具成湯祝網之心也再駕戎輅則周宣之治兵也
三郊吉土則虞舜之肆類也順時令閱車徒因三時之

材談經以興學將文之化也蓬閣聳飛牙籤雲矗實南
風之聖作聚東壁之羣書聿修之美也親視奠䖍躬聽
笙竽新甲令以募工師製升歌以詠詒訓述作之大也
絕域之民留滯未返惻然軫慮豐給而遣仁及於懷土
也司貨之吏掊克爲能渙乎出令寬政爲先道濟於溥
天也紀祥符之寶麐元狩之故事也新儀衛之庶僚太
微之彝制也明照於前古觀其失而不揚德之盛也辭
高於往代有其善而不伐謙之至也孝德著矣仁聲洽
矣積是純懿發爲茂功則巨禮之行殊禎之應由
天意也非人力也矧復兩漢而來建都於雍五嶽之
地皆在於東居異於辯万方理且殊於師古今
國家宅梁宋之域當　　　穹壤之中禮得其宜事歸
於正故可以仰遵五典高繼九皇抑又嬴秦上登僅至
中路　　天有所不佑也漢武祕祝不示羣臣道有
所未廣也光武欲其速成將竄封於玉檢力有所未豐
也高宗黷茲巨典接神以椒房禮有所不肅也顯宗建
議在初輔臣殊志出爵伊始庶尹與言人有所未允也
若乃篤　　天祐迓神釐遠邇協心上下交泰唯精
唯一盡善盡美未若今日之備也又不以功成而自大

不敢以怠遑俯述世功用歸乎德美此實歷代之所未
有　　上聖之所獨臻也下臣不佞恭獻頌云
惟　　天佑　　聖惟　　聖奉　　天寶
命隆兮惟　　辟治民惟民戴　　辟萬國同兮
　　祖武　　宗文重規疊矩建大中兮奉
符錯事登封降禪告成功兮報　　本反始爲民
祈福示至公兮　　洪猷盛德高視古昔垂無窮兮
右碑文王欽若撰文系銜皆與宋史本傳合惟封太
原郡開國公傳未載也封祀朝覲諸碑皆有書人姓
名此碑獨無而書體甚精整其中訛字如弋綈作弋
綈蒼璧禎祥作禎詳咸蒐厥典咸作感乎視太虛乎
作乎煥乎天經煥作襖覲禮作勤禮璽綬作壐綬恢
復作恢復宗祐作宗祐奠簴作奠虡東壁作東璧惻
然作測然天祜作天祐皆是又辯万方理句似亦有
誤錢辛楣少詹云文稱潛灘御歲應鐘旅月國家建
號之四十九禩皇帝紹統之十有二載眞宗以至道
三年丁酉卽位至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實十二歲上
距大祖建隆元年庚申盖四十九歲矣又云履端之
月成魄之辰仰蒼龍之內闕覩黃素之奇文謂是年

正月三日天書降左承天門也又云巍然岱嶽峩爾懿泉須綠字之文述蒼龍之意謂六月乙未天書再降于醴泉北也又云升北辰魄寶之座創先羅壽星之祭案本傳欽若嘗請置先羅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于郊壇第一龕故述其事于碑刻也元又案此碑別無年月惟渃灘御歲應鐘旅月二語爲大中祥符元年舉行封禪之期而立碑要與三壇同時故並列焉山左金石志

按碑在高里山神祠東角門泰安縣志高里山在縣西南三里社首山在高里山左二山相聯顧炎武考古錄云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於此意者封於高欲其近天禪於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於將事初陟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又攷高里山神祠本名亭禪山漢武帝太初元年禪高里即此其後因蒿里之歌訛稱蒿里好事者從而附會建十王殿於高里社首之間廟中有元明重修碑皆不能詳其創建蓋由來亦久矣據此則高里社首兩山本相近行禮在社首而立碑在高里者取其有神祠可依託也宋史禮志詔王旦撰封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圜臺承祀官並於山上刻名封祀九宮社首壇奉祀官並於社首頌碑陰刻名扈從升朝官及內殿崇班軍校領刺史以上與蕃夷酋長並於朝覲頌碑陰刻名是社首朝覲二碑皆有碑陰刻名也今攷縣志惟稱封祀壇頌碑陰列題名餘二碑皆不言有碑陰也又攷縣志稱三壇序頌皆儷體各洋洋數千言蓋時尚楊億體裁其文率多鋪張繁麗而殘缺者什三四放未錄今驗北碑儷體文約五千字但殘缺者只一二字餘俱完整可錄也文云權火之影邈在雲霄朝覲壇碑云權火高舉宋史禮志山下壇設權火蓋皆本於後漢郊祀志云上宿郊見通權火即爟火通用字也周禮夏官司爟注杜子春云爟爲私火元謂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

封禪朝覲壇頌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廣四尺四寸文三十八行行五十四字行書額題大宋封禪朝覲壇頌八字篆書在泰安府城南里許

大宋封禪朝覲壇頌并序
封禪鹵簿使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兼羣牧制置使上柱
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陳堯叟奉　下闕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同正騎都尉臣尹
熙古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配侑尊嚴王者所以教其孝也朝宗覲遇
聖人所以明其禮也又若因名山而遂封嶽　先業而
跡著踵七十二君之遐武永萬八千歲之丕□□輯五
玉壇賓諸侯巍巍煌煌事之大者非命夫通儒之士經
蓬□□□之學庛□□□□重九經之思又安可藻潤
功德流播　徽懿臣顓蒙寡聞黯淺無取奠　詔
滌慮拜手而颺言曰　宋受　天命帝
六合子萬姓以　聖繼聖垂五十載稽神道而設
教感民生之歸厚　烈祖　神考耀武振德
斡乾維而張宇盡坤倪而畫野夷暴削壘黜僭盪偽懷
生胥□滋液　鴻化　上帝降鑒昌大洪緒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之御天下也　三葉嗣統重離繼明恭儉而克仁徇
齊而允迪青宮主鬯承天序而寅畏黃屋正位奉
先志而夕惕若乃敦乎要道刑于率土始則謹色養□
□履□□□□□□□孝之至也郊丘者三竭精□
□□獻朝　□□者一蠻僰感於霜露祀之大也
六御宸陛精較□□振滯淹於葦布晉遺潛於巖穴文
教之隆也　再駕革輅觀省朔野貞師律以威亮□戎
人以禮樂武經之著□□□□□□□□□□□章
內□□寶情達幽仄欽恤之深也　體羼功之藏用爲
而勿有推赤心而與物坦然無間誠明之廣也友于天
族敦乎敎也惠綏耆年勉夫養也斲雕復朴必始于宮
室劭農禁□率先乎稼穡昭夫儉也責□一□□□□
□□□助竭□□室務得□而□議乎授也六職交又
百揆時序猶復仿古無怠論學彌益遊覽乎九皇之道
罪講乎三代之訓□庇黎獻勤恤方穀　蒸蒸之德既
格于神明生生之仁終達于鳥卵太初遂布於景氣蠢
臺遷優於師節混一文□動載壃場□□□□□易戰
□措兵者也於是河海夷晏嚴廊穆宣　瑩颺寶□宅
夷　操斗極而播憲□天常立民經清淨之鄉御乃六
氣之辯富壽之域隆乎三登之祥四隩納誠五緯遵軌
日星薦祉而訢合草木効靈而始見千品萬類乃綸□

□□□冲□□□□□□天意若曰振古絕德覺無
與讓軼世靈契允宜□眘繇是眞矛來儀 寶命
申錫抒三篇淵默之訓 啓萬禩綿長之兆普天磬世
靡不欣戴惟 蒼昊登□之祜乃 □□垂鴻之
慶□烏之祥祗載其異雨□□貺何□□□□□
自天之祕實獲御邦之緝于是洙泗諸生龜蒙羣彥發
詠歎於庠塾□謳吟於衢路擠裳連襟波屬鱗萃既而
宰衡幃幄之輔熊羆羔雁之列迨于千夫長百夫長黃
冠緇衣台背兒齒相與不約而信不謀而同伏觀□□
□□□□□□封□□□□ 陛下柔纂 聖統
光闡丕業立隆以爲極執契而司會□斯成矣□□平
矣□□和矣昆蟲草木罔不孚矣所宜鋪鴻濛而熙帝
載飛英蕤而振絕禮遵 昊天之成命履東會之
後 后觀風□□□之業展□□□侯之□允謂□德
□□錫符奉符以行事鑾響之請不爲進越 皇
帝虔聳敦諭四讓不獲既而垂旒深念前席而言曰惟
我二聖付以大寶海內海外悉主悉治□
懷 錫羨之慶丕冒詒翼之教一變□□朕何有焉
又敢紫介□□告□功□□□揚耿光奉遺懿宜景鑠
報嘉瑞斯事□膺乃朕之志且夫無懷已降夷吾所記

追建武之儀開元之制綿蕝草具宜創其靡無煩民無
贖 神恭朕之禮罔憚菲薄奉 禋之容姑務豐大
□□有□□錫厥職繇是□□□□□□□□□□□
□之說紬漢室優游之議願以創制閎嘉言於既往修
紹丕典黜空文之無謂既歷古而肄習乃折衷於
睿聖輔臣先事而祗命崇嶽駢日而薦瑞醴泉迸湧神
龍倏見靈芝之三秀而給野嘉穀合穎而充畝星弁□液
忽恍□□□□□□□寥泬之書再降既告
廟而成禮□□□□戒告卿雲先後而觸布遼鶴翩
翻而旅集 靈既益重坤珍愈出月孟冬日辛卯
皇帝乃闢宸居濤康衢儀 金輿鑾衡之御肅
寢兕弥龍之制都人山立而辰抃□□□□□□神
撿先路眞士前道九葩之蓋蔽參廓以徘徊十極之音
含正始而容與俄而常伯陪乘大丙弭節千官扈蹕而
星拱九龍効駕而飆舉萬騎雜沓洶洶兮海運九旂繽
紛烈烈兮雲布歷河沂滎光湛乎百丈泉嶽趾愛□□
乎四彗猛士髮□□□廟髦轇轕而彌照周廬徹道植
鍛懸蔽既□闢齋宮之靖冥滌淸衷於蠖濩雲罕儀路
鉤陳構壁奉 寶符而先置儀 宸仗而延屬大
風示異當□石而遠止寒谷應咸將裂鷹而俄煥儀簪之

變陰陽不測　皇帝於是登岱嶽陟天□□玉
步巖際俯曜靈於渤澥觀衆山之培塿崇臺冠空而崛
岉翠旋周阿而捷獵辛亥昒爽卽事靈闕登
太祖以配　天奉　太宗而侑饗大圓
軒豁懸寓澄爽列宿照爛於浮景盛禮登降於□□
□□□□□□□□音諧而大樂六變百神降而釃酒
三獻蕭□□用權火高舉圭璧之序嚴紫霄而有容金
石之文凝絳烟而無際秩衆靈而在下命羣官而分饗
備物之盛實列萬國　錫年之祥乃過億世旣卽次
而僚幣旋復□而撿玉盼璽□□□□□□□于鴻明
之報白雲起封始氛氳於膚寸神光□礠實炳蔚而五
色翌日廻鳴鑾禪　社首禮遂畢於登降誠乃格
于上下復本反始二儀之氣始和執圭奉璋肆覲之禮
攸舉且夫壇壝三成蓋大□小之制侯氏□□□
君勞臣□□□□□次掌舍設梐司儀辯等卓馬具
禮始賓館而穆穆俄就旂而濟濟　皇帝乃登淸
壇闢雲芝之負斧扆明章施臚句□□而交達琛賮述職
而□平九儀櫛比兼寓覊至航海告傳圭之苻毛□慶
干呂之瑞幾□□□□穹隆□□□虎之□□□□□業
鵁竿竚施籥歌以詠德佾舞而象事禮憲備成訖無遺

者館而王公

天合苻者聖　陛下以大業鉅封對越
景命區域兢化人祇協慶禮物具八方之產祀□□
千□□盛□何山郭□□□獻海鱗之克貢哉　父
天母地之孝子以之備君臨子事之義於是乎盡洋洋
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謹伏壇□上千萬壽　帝
曰昇□豆籩靜嘉器之文也牲牷肥腯祭之餚也非朕
所以請　上帝於下民之意也□朕□薦薦于□
□□神之□享于惟馨庶乎盡物首義用告納□□旨
無以異矣又曰諮爾有方之衆明聽予誥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肆朕祗畏荷□　況施爾其愼
厥終一乃心弼予夙夜之治□□元元之命罔忽厥□
□速于戾□□□□九垓□陽□□旣禮止而樂闋遽
雷作而雨鮮渙汗兮大號□休兮茂典罝學聿空圄犴
斯弛執熱者濯居窮者遂在逸者復處幽者賁員首方
足悉巳□□蠕動翾飛罔不鬯跂逸祥禽於空澗遂珍
獸於遐□集百靈而受職與□□而更始所謂□□□
□景福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者也覲之明日撫
彝章□先占太常陳詩而觀俗典禮同律而考度正班
爵之上下閱市器之良窳厲守屏以□□章敎條而咸

舉既而振　皇儀而施軿訪儒宮而□□浸仁澤
於遺□合凱□於下國歡聲□溢　□□載揚嘉氣鬱
葱擁　宸輿兮歸格築動飲至需□樂胥　昭德
垂休邈乎無極　皇帝於是敷睿藻紀雲關始則
推　□□□純錫終則讓　祖宗之顯烈義畫
增麗堯文濬發□□天經而昭布表日□而高揚至于
□□日之□□□祀典之清芬上則教尊於世次而功
施於民形褒議而流永增徽稱而益振煥乎　宸製
鑱之貞珉信闕典而咸秩垂聖範而□□□□哉懷庭
之道曠而復屬　盤維之基亘而弥遠□乎人
和年登而神降□吉倪寛所謂帝王之盛節抑亦曰天
下之壯觀　聖作物睹不其然乎太史臣曰
主□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臣虔奉
咫尺汆侍□□□□揚厲竊謂萬一雖不足究宣
駿德光大隆業盡□□□尊名□辭炳灼於無窮□
□□□□□謹爲頌曰
於穆我宋　受天明命　烈祖造邦　神宗繼聖　靈
旗指麾　洪基保定　神教誕敷　民德不二正　明明
我后　集慶□□　稽古立訓　惟儉是宜　羣方允
廸　庶彙緝熙　天縱至聖　日用焉知　上□降鑒

□□□□□　雙路恭□　六□□□　周伯□□
老人効靈　乾符坤珍　溢于祥經　上德不德　謙
而益光　寅奉祖考　肅祗靈黃　天廸其德　盛
洪長　眞介存至　元符屢彰　濟濟多士　蚩蚩蒸
民　塡衢溢郛　集于紫宸　□啓伊□　武功至仁
□□伊何　□□□□　□讓不獲　顯章□□
□命有位　蕆事岱宗　虞巡効駕　周邁宣風　八
極四海　雲蒸霞從　巖巖魯詹　高軼乾宇　既祓
既登　以禋以旅　二聖克配　三辰散處　六變成
文　□靈□□　蒼璧靈酒　□□齊粟　盼蠁禋尞
飄飖鍾律　翌日降□　皇祇是出　允猶翕河
百神咸秩　禪之明日　乃嚴壇壝　于是肆覲　𡻕
以陳儀　桂桓載列　笥篚依施　儼爾珪組　翼乎
熊羆　王公庶尹　再拜稽首　龠□□□　上千萬
壽　□曰欽哉　一德斯懋　元首股肱　惟爾佐佑
慶澤遂敷　宥民赦獄　渙汗涵濡　滋液滲漉
洗滌煩纇　發揮亭毒　施及天胎　罔不生育　乃
程律度　乃齊日時　升擢方穀　懲艾不祗　凡百
有位　以悅以□　大禮克舉　□□□□　□乎哉
登靈封兮報　勳力　禪亭地兮報　壽康　鴻名

明兮車服以觿　覃慶澤兮采綱遂空口　聖宋之光
宅兮與黃比崇宜乎金聲之玉振之萬斯年兮無窮
大中祥符一年七月十五日立
按泰安縣志云舞鶴臺東爲封祀壇宋眞宗所築封
祀壇西爲朝覲壇宋眞宗東封羣臣朝覲地今改爲
山川壇陳堯叟碑卽在壇側堯叟官階與宋史本傳
同獨未載潁川郡開國公書碑者尹熙古其官與書
封祀壇碑裴瑀相同書法亦似出一手可異也山左金石
志

天貺殿碑
碑高一丈二寸廣四尺五寸文三十二行行八十一字行書額題大宋天貺殿碑六字篆書在泰安縣岱
廟

大宋天貺殿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中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同
修　國史判史館事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楊億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奉大夫國子監博士同正騎都尉臣
尹熙古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　覊天之覆物也陰隲而無私　上帝之臨
下也高明而有赫倬昭回而成體其聽孔卑杳寂寞以
希聲厥應如響故周書紀其軌[illegible]
咸宜于以隆其永命庶徵時若于以降乎嘉生斯皆自
我民而聰明表其道之貞觀者也至乃秉陽而健垂象
於日星得一以清成章於雲漢東壁列位主圖書之祕
文魄寶淪精極河洛之命紀蓋乾之縕至賾矣天之文
有爛矣眇覿太古鋪觀往諜三五之世德化醇茂故伏
犧受龍圖以作八卦軒轅得龜篆以朝萬靈放勳獲玉
泥靑繩之文帝舜膺赤文綠錯之瑞夏商以降績用昭
明故大禹夢蒼水之符帝乙拜釁玉之字西伯之赤雀
止戶武王之白魚入舟皆盛烈通於神祇茂勳格於穹
厚繇是奇物譎詭以効質珍圖炳煥以告休宜純禧而
奮景炎形寶訓而示靈眷斯固殊尤絕迹曠千載而罕
逢倬異倜儻爲百祥之稱首不然者又何以運契於中
和之極兆發乎至治之期雜霸已還寂寥而無紀合符
之盛啓迪而必先者哉　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
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陛下之御天下十有二載也纂
二聖之丕基攀八紘之鴻緒中口
底定庶邦協和玉燭陽明珠躔軌道頌聲載路協氣橫
流百工惟時五兵不試仁風行於無外　洪化馳而若
神品物茂遂而由儀羣黎富庶而知敎徽纆之刑幾措

弦誦之聲相聞入自諸於義皇家悉爲於鄒魯行葦勿
踐忠厚之性成天網弥疎寬大之德著淳源載復洽具
舉張　皇上方端居穆淸之中獨運陶甄之表執
粹精而思道宅淸明而在躬極深研幾淵默雷震揚蕤
絢景煇光日新囘巳　濬哲之懿升聞憯怛之愛敦洽
　金玉其度追琢而惟精雲日之表就望而無極當其
愛景長至陰魄下弦斗城靚深虎闈窅窱　建章萬戶
管籥之有嚴衞尉千屯誰何而戢肅銀漢左界玉繩西
傾挈壺之漏屢移　膝席之對云罷方將　凝神於蠖
濩寧體於淸閒靜慮合於希微　嘉應通於肸蠁俯及
乙夜聞乎嚴扃煥發靈光燦若白晝乃有　真靈降於
霄極臚語示乎休徵將求衣而趨對忽乘飈而滅迹
　天子於是申以齋戒致其精明爰乃獻歲發
春之初祗受　大中祥符之錫九賓宿設　親拜於廣
庭八神前驅奉申於黃道寘之恭館藏於東序乃復
肆眚於緜寓易號於初元惠賚浹於五管爵秩加於羣
后均合飲之澤以尙齒推給復之典以貴農　皇明
誕敷純嘏均被繇是徇東人之勤請考乾封之舊章將
以　陟介丘禪社首奉符而行事刻號以告成揚
二聖之休光爲天下之壯觀列城除道有司議

儀龜策告猶雲氣呈瑞宜象物之咸若　徯我后以來
蘇　三神眷懷萬邦和會而靈心昭答　靈應沓臻以
爲庶人靡常猶畢星之好雨羣小多辟或夏蟲之疑氷
雖況施之殊倫與情之成□猶復先甲而申告以儆于
　淸衷方將應期而紹至以彰乎絕瑞惟元年仲夏
旣望之後夕　上復夢神人諭以諄諄之意期以
來月錫符於　泰山於是濬發　德音申儆執事有依
類託寓之異當疾置飛馳以聞粵勒鍾紀銘鑄渾叶度
肇自初吉以及生明惟兹巖巖之峯荐發穰穰之瑞祥
光夜燭成十煇之姿卿靄朝躋結九葩之狀是月之六
日也粵有梓匠晨詣靈液亭給斤斸之役草露方渥人
迹罕至忽得　黃素於灌莽之上其文有　皇
帝崇孝育民壽齡遐歲之言周章震駭魂思飛越亟以
白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即共捧持以詣封禪
經度制置使臣欽若臣安仁緘縢戢嚴騎置來獻
　皇上周旋欽翼夙夜齋明醇粹內充典章兼舉
命廊廟之元宰暨左右之信臣分授使前奉導　靈貺
騶傳云至詔蹕出迎羽衞星陳官師景從弁冕端委親
拜受于苑中　靈圖秘文復徧示于羣下先是陰雲待
族大雨濯枝霑泥洽道之是爀霽服發禮之爲懽是日

也懸寓澄霽佳氣鬱葱杲杲之馭上躋光華在旦蔥蘢
之姿迭媚紛郁垂文五弦之風載薰九光之霞成綺神
人胥悅戩穀來同矧乃綿蕝之儀素已草具　翠葆之
駕乃先啓行既脩物以吉蠲俾有司而翊衛載以威輅
入于　應門星旄先驅金奏並作　天子方復弭
鸞旗而稅龍馭撫璿案而坐帷宮穆穆皇皇以俟夫
元符之至也□而步自閶闔率先羣司納之殊庭是
爲　祕寶且復討論前載追求遺範㷀景下燭泰既作
時珍瑞云獲漢亦起宮其後因軌迹而增崇建名稱而
不朽者非可以悉數也乃　詔魯郡申飭攸司爰就
靈區茂建清宇授規於哲匠董役以廷臣樸斵前施暨
塗咸備法大壯而取象曾不日以克成直寒門□□之
庭鎮阿閣神房之麓雲封崛起迴對於軒楹泉流㓕清
載環於階墄祗若　天貺表以徽名既而慎擇靈辰揭
之題榜乃有靈鶴集于雕甍清唳引之墜羽而去斯又
九皐之仙質千歲之純精挺胎化之姿告　壽昌之
兆者也及　親封泥檢載揚標燎降自陰道　禪
于方丘會朝明堂肆覲東后　靈澤及于四海神化馳
于六幽　天子乃撫飾盤桓憑軾游豫周爰博覽
以届于兹　瞻堂構以改容臨清流而發歎金爐朱火
修潛德以升聞羽蓋清塵彰健行之不息　旋軫飭至
天成地平因時計功金相玉振且以爲古之哲后襃紀
瑞命方牘所述踵武可徵至若甘露黃龍標於年㲼芝
房朱雁播於樂章或作繪以彰施或緯經以論著皆所
以昭荅報降垂示方來爰　詔下臣頌兹　徽烈恭惟
　紫書祕諜荐錫于　玉晨福應之大者也
　靈宮眞宇列峙于垌野　制作之盛者也非有遷
雄之博物通達崔蔡之發揮淸麗鄒枚之論辯曹王之
氣質又曷能敷陳　景鑠述宣鴻明著之金石
之刻流乎億萬之祀如臣膚淺豈能演暢拜　命之
下燥吻惟勤頌歎游揚雖豁於素藴博約溫潤寧企於
前修伏紙怔忡□□□□□銘曰
太始權輿　遂古之初　結繩而治　斯文闕如　三
五迭興　受命合祛　河洛開奥　乃出圖書　岐周
發祥　鳳止高岡　火流於屋　魚躍於航　靈脊諄
諄　赤文煌煌　金策之賜　剪殷啓疆　卯刀之謨
　□□□□　祕圖靈契　曠絶靡常　惟皇建極
與天合德　有開必先　神休叵測　清夜戒期　聖
容斯覿　旭日朝躋　眞符云獲　節彼崇巘　天帝
之孫　刺經定議　發祉閶□　泉流㳅涌　和景晏

温　口元申錫　明靈有赫　雲篆騰晶　氷紈襞積
殊類響荅　奇應山沓　樵蒸禮成　蓼蕭慶洽
遂宇翬飛　揭榜雕楣　建茲顯號　式昭鴻禧　口
口口口　翠帽揚口　福應之盛　煇光在茲　魯邦
奕奕　泰觀巍巍　封雲薈蔚　浪井漣漪　巋然宏
構　永鎮方祇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宋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天書復降於泰山醴泉北乃迎置含芳園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遂舉封禪之禮此碑專紀其事文極工麗書碑者尹熙古大中祥符六年天齊仁聖帝碑亦熙古書惟彼碑系銜進階朝散大夫守司農少卿上騎都尉與此碑朝奉大夫國子博士騎都尉不同也碑立于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葢在封禪禮成天貺殿竣工之後矣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岱廟內西北臺泰安縣志岱廟有三分上中下此碑在城內西北隅之岱廟是爲下廟碑旣立此則當時天貺殿亦必建於此而志無明文登郎所謂竣極殿耶竣極殿名見縣志自謝天書至此凡五碑皆紀眞宗東封典禮而磨崖刻文及三壇立碑皆仿唐開元舊制然開元惟磨崖尙傳于世餘三壇碑皆佚其文之存于泰安志者亦惟封祀朝覲兩碑社首之頌無攷矣此宋壇碑文皆完善可讀而世罕傳文惟近時山左金石志與金太守棨新纂泰山志皆據拓本全錄之稽之五禮通考但載開元銘而不及眞宗之諸碑葢由宋人碑版椎拓者少碑又散處泰安之僻境非登岱之通塗故不盛傳耳此五碑詞華理富多者五千餘字少者亦幾二千字鉅製宏篇可徵北宋人文之盛至其事之荒誕禮之繁縟皆佞倖者爲之不足深論楊億善爲文著作繁富遺佚已久今傳世者僅武夷新集二十卷而檢集中不載此文賴有此碑以存以此知金石之有功于前哲非淺也

永興軍文宣王廟大門記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六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宋永興軍新修　元聖文宣王廟大門記
朝奉郎尙書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知軍府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僅撰
朝奉郎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渠河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冉宗閔書

左班殿直監軍資庫張格篆額
孔子之道屈於三代之末伸於千古之下故其生也位
□□□没也爵極王者王者之居自有制度不壯不麗
則偪下甚矣是軍古京邑也斯廟古國學也自汲郊建
都降□□府百司之盛空餘壞垣三輔之雄宛若列郡
然而故地雖易舊名尚存是以民到于今或以監名呼
之丁未歲冬僅奉　命出守至止之翌日舉行故
事首趍牆仞次年上丁釋奠□奉蘋藻環視乎內殆非
前聞石壁外周既異乎藏書之所苔碑中立又殊乎麗
牲之具至於齋戒之室講習之堂□□之器三者交闕
加之閈閎不峻闤闠俯近隘類晏宅陋同顏巷因退思
曰文舉相北海旌康成之門衛孝若遊猷□頌曼倩之
祠宇況　儒宮先覺　聖域元龜百代所宗万民取
則雖未能更諸爽塏極乎輪奐□可坐視其卑庳而不
爲之改張者耶乃審制度以造俎豆由是祭器列焉乃
限囂塵以嚴啓閉由是重門闢焉□□□家以建廳事
由是洗心者肅焉觧頤者萃焉巍巍乎高耽耽乎深俾
及門者趍庭者昇堂者入室者攝齊□□□□得步驟
佟愁扵其外進退周旋扵其内信可以移四教扵風俗
被六藝扵人倫混涇渭扵洙泗之流變□□□□□之

地功既畢會　國家宋詩書之義草　封禪之口
既檢玉扵介丘□□□□　闕里寅奉祀典順考禮
文因開元之舊封增　廬聖之新號徽名允洽盛
德惟新儻門閭未崇則牌□□□□□□幽贊有闕必
先不然何繕完佟飾迎合　天意之如此昔曾恭王聞
金石之韻舊宅載存鐘□□□□□□尺壁斯覩□
之今日寧後古人考室有期正辭無愧庶後之觀者知
元后之勃興吾道守臣之誕□　詔徠豈獨
效春秋家流謹下缺
大中祥符二□□□己酉六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
立　　安文璨刺字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下缺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下缺
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缺　部署騎都
尉鴈門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下缺
上缺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范巽
上缺監押兼在城巡撿馬守欽
上缺俢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撿張延招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王獻可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楊舒

碑側三行正書

大名史公奕王官麻邦寧被檄遊京兆同觀石經秦
和五年春三十五日博陵崔邏繼至

宋史禮志是年以國諱改元聖文宣王爲至聖文宣
王五月通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大中祥符二年六月立撰文者知軍府事
孫僅宋史附孫何傳僅字鄰幾何弟汝陽人咸平
元年進士景德初累官同知審官院知永興軍大
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此碑
結銜與傳合不書何年代還據碑則二年尚在永
興也書者冉宗閔無傳永興軍爲唐之京兆府文
宣王廟卽國子監舊址碑故云故地雖易舊名尚
存民到于今或以監名呼之軍之有學始于景祐
二年范雍知軍時所立此時祇有廟也碑云丁未
歲冬僅奉命出守丁未爲景德四年碑又云因開
元之舊封增元聖之新號此是大中祥符元年十
一月事是時封禪回蹕幸闕里因加封元聖至五
年十二月改謚至聖宋史禮志謂以國諱改謚按
宋代歷世無諱元者或因是時加號北嶽爲安王
元聖而改之也碑側三行金章宗時題名內云秦
和五年春三十五日春三下脫月字

晉國大長公主設醮題記

在乳香記左側高品李知常題記之下
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正書

皇宋大中祥符二年歲次己酉十月□□朔二十九日
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永和奉　宣爲　晉
國大長公主祈福特詣　西岳廟請道士二七人悟
眞大師賈得升張德昇□□□□子□□□□劉德孚
楊善□楊善宗□知□武子□李知章王□□□□文生
修建消災靈□道場□□□□□□□□□□大醮壹座
至十一月三日罷散又至四日　晉國大長公主自
□銀二錠別建　靈寶道場三晝夜亦設大醮壹座
□刊石爲誌
十一月八日題記

大長公主卽延慶公主下嫁石保吉以淳化元年改
封卽以是年十二月薨逝悟眞大師賈得升陳希夷
弟子文內又有張德□應是張德昇見麗另報祀記
關中金石記

按宋史公主傳太祖六女長曰魏國次卽公主初
封延慶下嫁石保吉太宗卽位封許國淳化元年

改晉國眞宗初進長公主大中祥符二年進大長
公主是年十二月辛巳朔日薨逝此碑始因公主
病劇遣內侍張永和設醮西嶽有此題記也設醮
在十月二十九日庚戌上溯其朔日壬支以庚戌
推之是壬午也自庚戌下至薨逝僅一月耳公主
薨于大中祥符二年關中金石記云淳化元年改
封郎以是年十二月薨逝者誤也公主為眞宗之
姑薨年不知其幾薨之明年石保吉亦卒年五十
七則公主之年約略相當矣是時石保吉官鎮安
軍節度方在鎮所詔歸視主及薨眞宗爲之罷承
天節上壽及明年元旦朝會而此時則因病設醮
恩禮之隆蔑以加矣

沙門靜己書偈碑

碑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五分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口口口禪師偈
勅謚口口禪師述
長安沙門靜己書
僧省中篆額
偈文不錄
大中祥符三年正月一日保福禪院主僧義遠建

助教進士劉掌　進士田脫　王和　田從元
勾當國子監人劉德誠　僧口口
持法華經僧審凝　勝業院主僧口口
安文晟刊

此與鈔高僧傳序碑并在西安府學俗并呼鈔高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己行草甚類英大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己英之徒也石墨鐫華

此刻唐栖先塋記後額已失禪師泐其名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六

華嶽題名八十六段

李濬題名 石横廣一尺五分高九寸四行行八字正書

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李濬於大中祥符三年二月二日赴任經□□謁下缺

按李濬爲李超之子宋史附潘美傳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好乘怒殺人超每濟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景德初累判吏部銓權樞密直學士尋知開封遷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據李宗諤傳宗諤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卒年四十九則濬之卒年月與春秋若干皆有可攷而知此題在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是其官秦州蓋兩年餘也

韓國長公主設醮題記 在乳香記右側上截七行行十四字至十七字不等正書

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戌三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奉 宣爲 韓國長公主消災祈福於西岳廟請道士二七人修建雲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五岳謝恩大醮一座□列于石□記雲臺觀悟眞大師賈得升題

宋史本傳楊國大長公主至道三年封宣慈長公主咸平五年進魯國下嫁柴宗慶歷徙韓魏徐福四國仁宗立進鄧國大長公主以眞宗本紀攷之封韓國後應是衛國非魏國也本紀是年閏二月帝幸第視疾卽指此事案太宗七女惟此歷封韓國爲長公主若雍國大長公主亦改封韓非此石記 關中金石記

按宋史公主傳太宗七女第四女卽公主蓋眞宗之妹也眞宗紀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戊寅幸韓國長公主第視疾是月辛亥朔戊寅爲廿八日而張懷則奉宣詣西嶽廟修建道場消災祈福在三月七日計其行程數日則奉宣啟行與視疾同時事也祈禱後逾月卽愈仍差張懷則赴西嶽禱謝記文見下

韓國長公主禱謝題記 在乳香記右側中段作兩截書上設醮記八行下人名四行字數各不等正書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張懷則爲 韓國長公主疾愈

丞
命再來禱謝
嶽靈請道士二七八開啟靈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
清醮壹座行事禮畢而退時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八
日
悟眞大師賈得升題記
勾當人員二八
通引官周寶
右都押衙李元吉
虞候傅□
宋垂遠等題名在拱極觀碑右側下截五行行二十四字左行隸書後張綽題三字行書
庚戌歲季秋月廿日閤門祇候宋垂遠奉
命提點　京西刑獄公事　詔旨給假迎侍　北堂
與弟秘省正字寧遠知邑棘丞師仲宰知京兆昭應縣
張綽進士麗房同告謁
靈祠　張綽題
按宋史傳宋瑫字寶臣華州渭南人長子明遠次
子柔遠三子垂遠關中金石記誤作次子據此題有弟寧遠
史所不載此題云庚戌季秋提點京西刑獄公事
庚戌爲大中祥符三年京西舊分南北兩路後併
爲一路南路所屬爲襄陽府鄧隨金房均郢唐七
州光化一軍北路所屬爲河南頳昌淮寧順昌四
府鄭滑孟蔡汝五州信陽一軍垂遠家于渭南請
假省母則於北路爲近也垂遠父瑫傳稱卒于淳
化四年年六十一至此年距瑫之卒又十八年度
其母年幾八十矣稱母爲北堂始見於此
麗房等題名在拱極觀碑右側上截作兩層書上四行字已磨泐疑爲詩行書下題名八行行五字正書
獨尊
□天門
□□□渭浪渾
□此瑞彩閒雲奔
三班奉□□□奉　命排□并修建　行宮大中祥符
三年季秋二十有五日與進士麗房同謁　淸廟
李懷□設醮題名石麥缺橫廣一尺二寸十行行僅存六字
缺內侍省缺殿頭李懷□缺宣將祀汾陰缺軍民祈福
於
西嶽廟內□拜缺啟道場七晝夜缺設醮一座至丁缺
禮畢次日東行缺闕專刊石銘
□齋悟眞

按此題記泐其年月據記有將祀汾陰四字宋史
禮志眞宗東封又明年以羣臣請詔許四年春祀
汾陰后土此云將祀則在三年矣
李自正題名在張舜民題名之左三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嶽神冊帝之明年孟春望寓居李自正題
按此題無年月但云嶽神冊帝之明年西嶽加封
金天順聖帝係大中祥符五年事則此爲六年所
題也
張懷彬等題名在述聖頌碑額述字之下七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正書
天書九載孟春十日入內供奉張懷彬道場於岳祠入
內高班孫可久投龍於倦谷偶會入內高品李懷凝自
逕原承受解秩歸　闕時與知縣大理寺丞張緯同焚
香于
金天順聖帝致誠而退孫題
按天書九載即大中祥符九年
王懷珪設醮記石高一尺廣八寸八行行十二字左行正書
大中祥符九年六月□□日入內侍省內侍高品王懷
珪奉　宣於　嶽廟　眞君觀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續□　勅差太府少卿蔡汝賁□□祝版
祭告同會于　□祠

大理寺丞知縣事張緯書
長安普濟廣教大師澄遠
李知常設醮題記在乳香記左側上截六行行十五字正書
大中祥符　□年六月十四日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李知常奉
宣賫□□恭詣　金天王廟及
眞君□二處請道士二七人悟眞大師賈得升等□建
霊寶道場三晝夜散日設醮各□□共七百二十分刊
石爲記
許文德題名石高六寸五分廣五寸三行行九字正書
□□兼兵馬監押
將仕郎守縣尉許文德天禧三年十月二日題
送御書奉神述碑記石高一尺三寸廣九寸八行行八字九字十一字不等行書
□□管勾部送
御製御書奉
神述碑石壹斤赴
西嶽廟殿上西畔於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巳後午
前丙時豎立訖故記之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鄧保□
文有云巳後午前丙時監立所稱丙時即二十四路

法也其法出之淮南子天文訓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鈎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所謂四維者乾巽坤艮四路也故下又有斗指子則冬至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報德之維則立春指寅則雨水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清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而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而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號通之維而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則大雪等說道家傳黃帝宅經多有其法世葢襲用之而不知其出於淮南矣又云神述碑一庁玉篇有庁字云平也又有廳字云客廚此葢以庁爲廳案聽事之所爲廳古無庁廳二字是即用聽字矣關中金石記

按春明退朝錄載大中祥符四年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問老巫阿馬婆對如上所見上加敬禮詔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及也其餘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即此記所謂管勾部送御製御書奉神述碑石壹庁之事也庁乃斫字之省見集韻語已詳夢英詩碑關中金石記謂以庁爲廳非也奉神述碑製作壯麗惜搨本未見而所刻扈從太子王公百官名氏皆無從攷證

眞宗御製詩殘字碑已斷裂僅存二塊一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八寸兩截書上七行下六行每行二三字至四五字不等一高一尺八寸廣一尺四行字數無攷行書

缺□一首賜
勅丁□缺
缺□映遠空今　汾陰□缺
缺□神功如披　紓宸翰缺
缺中曾有靈　厚載缺
缺□觀積靄　□缺
缺同與聊　□缺
缺祀
缺□篇□□□□□
缺□□親祠□缺
缺□缺

按宋詩紀事搜採眞宗詩得七首而此詩未見則亦以殘缺過甚不能錄存也詩有汾陰同與親祠

等字知爲祀汾陰以後賜從臣之作附以備攷文
攷玉海大中祥符四年四月丁未作西祀還京歌
有寬簡育羣生虔恭居大寶之語賜近臣和庚戌
三司使丁謂等請以汾陰路聖製歌詩命大臣書
立石此詩前序殘泐之中有勅丁二字或卽勅丁
謂等之文姑附識之

李昭通等華嶽殘詩 在拱極觀碑左側上下皆泐共八行字數無攷行書

□□□□□□□學士使于汾陰 缺
□□□□是行各賦小詩以刻貞 缺
嶽神□□作鳴□□再揖香 膠奠缺
□□□□□□□撿昭壞而今已 梁壇缺
方聽齋代說天地同 和自缺
□□鑒□□□葱葱預有期 李昭通森 森松栢藍□
逛巨鎭金方缺
□□□祀奉惟謦 其二 五千危仞倚晴空襟帶關河地望
雄鳴躍和缺
□□□□□□□□汾陰星駕翩翩謁翠岑削出三峯
如筆□須知缺

按此詩亦殘缺僅見李昭通姓名宋史傳有李昭
慶爲繼隆子李昭遜爲繼和子並處耘孫而獨無
昭通宋詩紀事亦無攷詩可讀者三句其全篇當
是七律前有序云各賦小詩則非一人作也序有
汾陰嶽神等字亦從祀汾陰而謁嶽神者

錢若水等觀稼謁廟殘題 石高八寸廣六寸四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錢若水
寺丞直史館陳
承 命觀稼□
閱同謁斯廟

按史傳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眞
宗卽位累加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修
太宗實錄累知開封府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
此題觀稼謁廟殆卽巡撫陝西時事而眞宗紀不
詳巡撫爲何年題名又無年月可系姑附於眞宗
之末

段微明設醮記 石高一尺五分廣七寸七行行十字至十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乾興元年二月十五日奉
宣差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段微明往慶成軍□寧宮
太寧廟各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赴西嶽朝拜
眞君觀各開啓道場三晝夜各設淸醮一座已上
□帝謝三月一日

御楼禮畢却迴赴闕書□
題云奉宣差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段微明往慶成
軍太寧宫太寧廟開啟道場慶成軍即河中府榮河
縣以大中祥符中陞爲軍太寧宫即后土祠禮志曰
大中祥符四年改奉祇曰太寧宫石刻官名渺一字
知爲太字關中金石記
按眞宗紀乾興元年二月甲寅帝不豫增劇禱于
山川神祇是月庚子朔甲寅正十五日也段微明
奉宣當是因不豫而致禱者
范雍華嶽題名石高一尺一寸廣四寸五分四行行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陝西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范雍乾興
壬戌歲四月七日恭謁嶽祠
題云陝西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賜紫金魚袋以
傳攷之當由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轉運使及陝西
也史不及兵部員外郎是其缺略關中金石記
按宋史傳叙范雍歷官不詳號年東都事略則云
天禧中爲京東河北轉運使徙京西路入爲三司
戸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召還又
以爲安撫使其轉運陝西不詳何年計自天禧中
至此閲三四年約畧與此題名合其官兵部員外

郎則東都事畧亦失書又詳撿史傳雍之官陝西
前後凡三次其初轉運在京東河北之後其次爲
都轉運在入爲三司度支之後其後安撫環原在
勾當三班院之後此題名乃在初次轉運時殆東
都事畧失書也
上官沖等題名在周約題名之左四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乾興元年五月初六日三班奉職上官沖暨進士周慎
從
躬謁□祠
范雍再謁祠題名石高一尺一寸廣五寸五分四行行十字十三字不等正書
雍去年題名在後
今歲自三司度支副使遷此官復爲本路轉運使再謁
靈祠天聖癸亥九月十四日
題云今歲自三司度支副使遷此官復爲本路轉運
使以傳合之蓋由陝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戸部副使
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陝西都
轉運使耳關中金石記
按此即范雍第二次赴官陝西所題史傳及東都
事畧皆作都轉運使題名無都字癸亥是天聖元
年
劉巨川題名在張承讌題名之下共四行行十三字正書

中散大夫尚書虞部郎中劉巨川近自□南郡首授代
歸闕經由　靈字恭謁　聖容時大宋天聖三年四月
十□□

宋漢臣題名 石横廣一尺三寸高一尺一寸十一行行十二字左行正書

壬戌歲乙巳月庚子朔辛亥日漢臣自永興軍知鄠縣
奉　敕就移州判嘉州專禱　靈祠西去赴任太子中
舍□臣進士□□□同行從□甲子歲丁□月解罷至
乙□歲戊□月赴　闕當歲壬午月壬午朔丁酉日奉
敕同判華州於乙酉月庚戌朔辛亥日祭禱　靈嶽殿
中丞宋漢臣題

文稱壬戌歲乙巳月又稱甲子歲丁丑月又稱乙丑歲戊寅月又稱當歲壬午月乙酉月壬戌當是乾興元年甲子爲天聖二年乙丑則三年也攷文安公牡丹詩爲漢臣所刻是漢臣其時人 關中金石記

按此題年月日皆用干支而不言數今以遼史朔考考之壬戌是眞宗乾興元年乙巳爲四月辛亥是十二日也甲子爲仁宗天聖二年丁□月者二月建丁卯也 關中金石記誤云丁丑 乙□歲戊□月者天聖三年乙丑正月建戊寅也壬午月壬午朔丁酉日者五月十六日也乙酉月庚戌朔辛亥日者八月二日也謂天聖二年二月解罷三年正月赴闕五月同判華州八月祭禱靈嶽也宋漢臣無傳

杜詵等題名 石横廣二尺五分高一尺一寸六行行五字六字不等左行正書

奉禮郎杜詵光祿主簿蘇舜欽將作主簿司馬旦京兆
掌書記趙誧京兆戶曹張復太廟 下缺

按題名五人無年月可系五人中惟蘇舜欽有傳舜欽字子美易簡孫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榮陽縣尉玉淸昭應宮災詣登聞鼓院上疏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玉淸昭應宮災乃天聖七年六月事姑以此題附天聖後

陳執中題名 題名刻在韓眞告華嶽碑下截右旁共三行行十八字正書

陳執中自天章閣待　制□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府景祐四年太歲丁丑十月五日齋謁
嶽帝之祠謹誌

執中宋人所謚爲榮靈者乃其書則不俗也其碑之前右方下又有元豐乙丑壬子文題名 金石文字記

宋史本傳執中字昭譽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案此所云與史傳合 關中金石記

題名殘石 石横廣一尺三寸高五寸五分五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仲孺　□謁　金天帝祠　□元二年三月

又

進士鄭搏

按紀號元字泐上一字當是寶元

王堯臣藍元用等題名石橫廣一尺高九寸九行行九字左行正書

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睢陽王堯□□苑使英州團練
使內侍副都知大梁藍元用被　詔綏撫涇原慶曆壬
午仲冬五日恭謁　金天帝祠
翰林王□經畫西事國子監□□□□殿直藍有方
侍

題云被詔綏撫涇原又云經畫西事以史攷之即王堯臣也堯臣以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韓琦從秦州范仲淹從耀州堯臣言二人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慶歷二年九月趙元昊自鎮戎軍原州入寇乘勝掠平京關中震恐仁宗思其言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使堯臣再撫涇原其所論沿邊城砦設險阨要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動關利害故史節載其文以仁宗本紀攷之是年十月甲寅有遣使安撫涇原路之文而不署姓氏夫堯臣能識韓范於旣敗之後舉种狄於未用之先所見已爲卓然又經略西兵朝廷多從其計至以疏請諸事付之各鎮用取爲法是堯臣之出爲當時重有關係之人本紀反略之宋史之採摭失當於此可見關中金石記

葉清臣等題名在程琳題名石稿第五六兩面各三行行二十字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永興軍府事本路安
撫使兵馬都部署吳興郡侯葉清臣慶曆丁亥秋赴官
便道恭款　神祠明年四月蒙　恩召還再經
宇下于時通判永興軍府劉紀駐泊都監王仲平管勾
機宜韓鐸知涇陽縣施遜同州觀察推官李孚佑從行

按宋史傳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天聖二年進士累擢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父憂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歲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會河決商胡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此題慶歷丁亥秋赴官欵祠明年四月蒙恩召還再經宇下則此題在慶歷八年戊子陳執中入相始于慶歷五年至皇祐元年八月罷是慶歷七八兩年正執中當國之時也赴

官在七年之秋召還在八年之夏其官永興僅踰半年而浚渠溉田有惠于民如此史傳未嘗晰載年月不覩此題不知其勤民之敏也因表出之

王榮題名（二題名俱在唐李貽孫題名之右各一行字數不等正書）

廟令王榮（慶歷七年八月十四日題）

進士張孔孫謁

施昌言題記（石連額座高一尺六寸廣九寸五行行八字隸書）

慶曆七年烋脩

西嶽祠成十月十弍日天章閣待制知華州事施昌言

恭伸謁祀

按陝西通志不載是年修廟事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傳稱其由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副使降知華州

田況題名（在程遵路題名之下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慶曆諱丁亥仲冬望日樞密直學士田況被

命赴涇原與弟湊同謁

按宋史傳田況字元均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辟爲判官言治邊十四事累官陝西宣撫副使東都事畧載其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徙秦州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

謁岳廟題名（在田況題名之左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左行正書）

慶曆諱丁亥仲冬□□□工部郎中□□□□□□使□□

□□前隴州汧陽縣事□□謁 靈祠

程琳謁嶽祠題名（幢長四尺二寸八面每面寬七寸五分題名刻前四面各三行行十七字正書）

推誠保德功臣宣徽北院使武昌軍節度鄂州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鄂州諸

軍事行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陝西路安撫使兼鄜

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軍州事管內勸農

使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戸食實封七

百戸程琳丁亥歲六月十三日塗次華陰恭謁 嶽祠

大理寺丞通判華州于待問大理寺丞簽署永興軍節

度判官楊士彥前越州諸暨主簿陳傑廣文館進士畱

慶祖男太常寺太祝嗣隆嗣弼嗣荼姪男太常寺奉禮

郎嗣直從行

按宋史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累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安撫使所載與題名互有詳畧而無年月可攷題名云丁亥歲六月則慶歷七年也東都事畧云寳

元二年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則當在康定元年與題名不合傳不書琳子此則有男嗣隆嗣弼嗣恭又有姪男嗣直可補史缺

程琳再題名 在石幢第七八兩面各三行行二十字正書

程琳皇祐己丑三月十六日蒙 恩制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月十九日奉 勑就差判大名府兼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二十八日被 詔入 覲四月十八日再經華陰恭謁 嶽祠太常博士蔡挺殿中丞楊士彥男太常寺太祝嗣隆嗣弼嗣恭嗣先侍行

內有云太常博士蔡挺即工部尚書蔡敏肅公也字子政史但載從王堯臣范仲淹兩次宣撫陝西不及程琳并不及爲太常博士俱是缺略 關中金石記

按程琳自慶歷七年丁亥六月安撫陝西途經華州謁廟題名至是皇祐元年己丑四月移判大名被召入覲復經華陰有此題名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載而無年月其云兼留守司事河北安撫使則史與東都事畧皆從畧蔡挺爲蔡希言子其從王堯臣范仲淹宣撫陝西皆在景祐及慶歷初年傳不書其從程琳約畧在范仲淹之後也男嗣隆嗣弼嗣恭已見前題而此又多一嗣先其前題所有之姪男嗣直則此題不及

傅□題名 在開國公題名之後六行字數不等正書

皇祐三年七月廿九日轉運使尚書兵部郎中傅□奉 詔歸 闕恭謁 靈□

李杞題名 在唐裴頴題名之右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華州渭南縣主簿權華陰縣事李杞伏謁 靈祠皇祐辛卯仲冬初二日題

蘇軾有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詩又有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詩疑即其人 關中金石記

按李杞即熙寧中經畫蜀茶者坡詩所謂茶爲西南病甿俗記二李言杞與稷也宋史無傳而續通鑑長編載其事甚詳 馮應榴蘇詩注

孫昌夏大濰題名 石高四寸五分廣四寸四行行五字六字不等正書

孫昌夏大濰遍觀唐賢題名歲次庚子孟夏十六日□

成麟題名 題名上缺在王希僑之左四行字數無攷左行正書

缺 璿 夏陽縣尉成麟

缺 前趙王府司馬梁亘

缺 軍阮易

欽歲九月廿有二日記

張恭禮設醮題記在乳香記右側下截五行行十三字正書

嘉祐四季三月初五日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張恭禮

奉　聖旨於　西嶽□□□□□□七晝夜請道士

二七人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刊石記之

程遵路題名在唐汧國公題名之後十行行二字左行隸書

試挍書郎程遵路恭謁祠下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

內侍省□□設醮題記在乳香記左側下截十一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入內內侍省此下五行磨泐字數莫辨約四十餘字

夜各請道士一十四人治平二年正月十二日命同壇

道士□□觀主雷□□　題刻

史炤題名石橫廣七寸五分高五寸餘上已殘缺五行每行約七字正書

缺少卿史炤自□州路轉運使奉□還　朝恭謁　□

下治平三年十□廿三日題

閻詢題名在華岳頌碑後蔡延慶題名之下一行二十四字正書

諫議大夫閻詢還　朝恭謁　金天帝戊申重陽日二

子籍簡侍行

宋史詢傳詢知商州神宗初轉右諫議大夫致仕同

二州提舉上淸太平宮使此詢自署諫議大夫是從

商州還朝道經於此留題耳關中金石記

按戊申是神宗熙寧元年

楊遂題名在華岳頌碑右一行三十二字正書

宋馬軍都使容州觀察使新環慶副都總管楊遂熙寧

庚戌七月廿七日恭謁　靈嶽

題云宋馬軍都使容州觀察使新環慶副都總管楊

遂宋史本傳遂作燧云開封人累遷榮州團練使京

城左箱巡檢英宗卽位以爲鄧州防禦使步軍都虞

候歷環慶涇原鄜延二路副都總管至馬軍副都指

揮使由容州觀察使拜寧遠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

使卒謚莊敏地理志容州屬廣南路關中金石記

按據傳所載楊燧歷官與題名雖合但俱在英宗

卽位以後此題熙寧庚戌爲神宗卽位之三年又

傳載官容州在環慶之後與題名小異

陳繹等題名在華岳頌碑第十一行人神骨悅字之下二行行三十七字四十四字不等行書

宋熙寧二年九月守彰化十一月移本路轉運副使制

置解鹽使明年十一月移京東轉運使十二月三日過

華陰河南陳繹題應體用科彥古進士彥恭彥成侍行

馮翊保之二解元盧定趙豫同謁于　金天祠下

案宋史本傳繹字和叔開封人神宗立爲陝西轉運

副使入直舍人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
侍講學士知鄧州史不及爲京東轉運使者缺也 關中金石記
按此是由陝西移京東途經華陰而有此題也子
三人彥古彥恭彥成傳稱繹不能肅閨門子與婦
一夕俱殞于卒伍之手不知其第幾子也體用科
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乃制舉六科之一景德
二年及仁宗初俱增置詳見宋史選舉志
劉忱題名 在華嶽碑陽遂題名之下四行行十二字左行年號一行在前並正書
提點刑獄尙書職方郎中劉忱之任蒲中躬謁 祠下
男唐工唐老唐紘唐傑唐詢侍行
熙寧辛亥孟夏二十日
忱即議遣河東疆界者見宋史神宗本紀 關中金石記
呂蕡題名 在李濬題名之右五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郡呂蕡自京師□長安過謁□□男大忠大鈞大臨
大觀侍 熙寧四年五月五日
題內有大忠太鈞大臨大觀名范育呂大鈞墓表云
考蕡比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六子五子相繼登科
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君其弟三子也攷宋史呂
大防傳云兄大忠弟大鈞故大鈞爲第三子文云蕡
自京師□長安當是自京師至延安時大防知延州
蕡至其任所也 關中金石記
按呂蕡史附大防傳大防父蕡官比部郎中家于
藍田范育撰大鈞墓表則云考蕡贈左諫議大夫
宋史大鈞傳又云知三原縣請代蕡入蜀移巴西
縣蕡致仕大鈞亦移疾不行不知蕡又任蜀中何
官蕡有六子其季早死則存者五子而史列傳者
四子惟大觀無傳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
三大鈞字和叔四大臨字與叔當大防知延州時
此四子想皆未入仕也史稱大忠大防大臨同居
切磋論道考禮大鈞從橫渠學大臨受學伊川之
門
張孝孫題名 在西嶽題名之右一行年號小字書于行下正書
張孝孫恭謁 靈祠 熙寧辛亥中元日題
按辛亥爲熙寧四年
林顏題名 石殘缺僅高七寸廣三寸五分二行字數無考正書
缺林顏恭謁 熙寧辛亥中冬八日
陳絢題名 在唐李頻題名之左二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解梁陳絢河東薛昌朝 缺 辛亥十月同過 祠下
蔡延慶題名 在華嶽頌碑後紀九之上二行字數不等正書

治平丁未領本路提點刑獄謁　祠下後六年蒙　恩
除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過　祠下恭謁
金天帝宋熙寧六年癸丑正月二十九日東萊蔡延慶
仲遠題

按題稱東萊蔡延慶宋史蔡齊傳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嗣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此題云治平丁未蓋英宗治平四年事也傳又云神宗初以集賢校理累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即此題所載熙寧六年事也

劉航等題名 在華岳頌碑首行之左一行三十四字

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提舉牧羊公事丘舜中聖徒同
謁　祠下熙寧癸丑仲秋十七日題

按癸丑爲熙寧六年

呂公等題名 在石幢程琳己丑題名第二面上二行字數不等左行行書

紫微呂公祈雪投上盧訥洛陽程旨樊川王讜從熙寧
癸丑仲冬十九日讜題

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六年十一月丙寅大雪案是歲八月壬申朔此云仲冬十九日祈雪當猶在丙寅之前也 關中金石記

按首題云紫微呂公而不著名趙希弁讀書志載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爲呂本中居仁之說本中嘗官中書人故稱曰紫微據此則此題紫微呂公嘗爲呂本中檢宋史呂本中傳本中係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則此題之非本中明矣宋史神宗紀熙寧五年二月丙寅以知鄭州呂公弼爲宣徽南院使判秦州或即其人癸丑爲熙寧六年據遼史朔考是年十一月庚子朔丙寅爲廿七日當是十九日祈雪而廿七日大雪也秦中祈雪于前而京師紀大雪於後由京西至秦中一路降雪當不懸殊也

陳紘題名 在華岳頌碑爲之頌日之下二行行十八字二十二字不等正書

熙寧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尚書職方員外郎陳紘自秦
倅移開封令恭謁　金天祠下彥默彥淵彥正侍行

按陳紘史無傳亦不見他書其子三人皆用彥字爲名與陳繹同似紘與繹同弟兄行也餘無可考

益恭益昌等題名 石前缺橫廣一尺二寸高八寸約七行行十二字正書

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自知永興軍府事奉
詔乘傳歸　闕將長子太子中舍益恭次子左侍禁益
昌長孫太常寺奉□郎愼言祗謁　靈宇題名舊石

李侃祈雨題名（在華岳頌碑陳繹題名之下一行十一字）

李侃奉　敕祈雨甲寅三月晦

崔鷫題名（石殘鈌存高六寸廣二寸餘二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崔鷫恭謁　祠下（辛酉重九）
李道昌同至

郝隨題名（在景德□仲卿題名之後三行行六字正書）

中侍郝隨子□因被
宸旨道場到此

張珎卿題名（在華岳頌碑蔡延慶題名之上五行字數不等正書）

張珎卿被命之利路恭謁
祠下男試祕書省校書郎康伯侍行熙寧十年三月十
九日題

呉中復題名（在景德□仲卿題名第五六行之下四行行四字左行隸書）

呉中復罷京地　謁
祠下男□奉禮則　鈌

俞次皐等題名（在華岳頌碑陳絃之下二行行十七八字不等左行行書）

元豐元年十月十三日侍親出師華池與友人鮮于潦
宋彰恭謁　祠下鄭江俞次皐謹題

題云出師華池者知慶州也華池以熙寧四年改名
合水此存舊稱（關中金石記）

按俞次皐無攷題云侍親出師華池而自書其貫
爲鄞江按宋史俞充傳云俞充字公達明州鄞人
熙寧中累遷成都路轉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
慶州則次皐即充之子也

謁嶽廟殘題（石殘鈌僅存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左行正書）

元豐戊午□月二十七日再謁
嶽祠時自本路移河北与雲臺武子□　同來孫迥孫

按關中金石記作孫迥謁祠記戊午爲元豐元年

薛昌朝等題名（石高六寸廣四寸四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薛昌朝昌年昌詩范師輌同謁　祠下元豐戊午仲冬
廿九日

蔡延慶再題名（在華岳頌碑楊遂題名之後一行二十九字正書）

元豐己未夏日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使赴　召
謁祠下蔡延慶仲遠題

云自龍圖閣直學士涇原路經略使赴召者本傳延
慶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王韶入朝
攝熙帥不及爲涇原經略使者略也（關中金石記）

按已未爲元豐二年

王希倩題名在陳絢題名之左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判官王希倩　蔣之奇元豐己未六月四日

按此題但云判官而不詳其地似屬上下尙有磨泐之文王希倩無考蔣之奇傳稱字穎叔常州宜興人神宗朝淮浙行爲福建轉運判官遷淮東轉運副使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荊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可知元豐六年以前正之奇官陝西之時而官爲副使並非判官可知判官自屬王希倩而蔣之奇當別有官名已磨泐也

劉陶題名在昭應碑崔頻題名之下二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通直郎劉陶恭謁　祠下元豐五年正月十九日

趙諒題名在麗奎樂壇記第七行下空處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元豐五年孟秋月被

命華山雲臺觀謹於

祠下朝拜文思副使趙諒記押

諒自署爲文思副使者武階也有文思使又有副使東染院使應轉洛苑使有戰功得轉文思使東染院副使應轉洛院副使有戰功得轉文思副使其敘遷之例如是石記關中金

按雲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陝西通志云後周武帝時有道士焦廣獨居雲臺峯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於谷口置雲臺觀唐宋之亂希夷先生實修是觀而隱居焉又宋史禮志眞宗神御殿十有四一曰華州雲臺觀集眞殿此題祠下朝拜必是趙諒奉命眞獻神御殿也末有押字猶見此題

薛紹彭題名在司空圖發詩之左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樂安薛紹彭

日沙口勃　元豐六年六月十六日

王顥等題名在唐劉士深題名之下八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書

鈌口王顥張彥世自東都來恭拜　祠下雲臺楊宗誨

巨靈張　宗慶同至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陳康民等題名石高八寸廣五寸五行行九字正書

口口陳康民大中徭陽口口時伯唐安王可道通之同

謁款　嶽祠元豐七年歲次甲子八月初二日謹題

王子文設醮題記在述聖頌標題之下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元豐乙丑歲戊寅月被　旨設醮于　嶽祠癸丑恭薦

齋誠王子告畢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謹記男
知章侍次

按此題所紀干支有舛誤者乙丑爲元豐八年戊寅則正月也是月丙申朔宋史神宗紀正月戊戌帝不豫則三日也乙巳命輔臣代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而不言禱于嶽瀆此題知華州王子文設醮嶽祠則是守土之官被旨禱祀而史畧之也癸丑在壬子之後此題先癸丑而後壬子其誤顯然壬子爲十七日癸丑爲十八日設醮之期或三晝夜而畢或七日而畢從無兩日而畢者禱景靈宮在乙巳爲正月十日設醮之旨或即降于是日數日而華州得旨行事則癸丑當不誤壬子誤也

薛俅題名在郿應碑下截唐蘇敦題名之右四行行十一字至十四五字不等正書

中大夫致仕蒲津薛俅恭奠　西嶽金天帝元祐元年
十一月十日記
男宣德郎知華陰縣事兼兵馬監押昌道孫太廟齋
郎錞鈞鎬鉍鈸鏵侍

張舜民題名在唐口彥題名之左四行字數不等行書

元祐二年自虢還幽往來皆拜　嶽祠張舜民芸叟記
石闕携口
後八年歲乙亥自關東再過

按史傳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爲襄樂令元豐中在靈武作詩坐謫監郴州酒稅赦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爲監察御史左遷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以此題證之自虢還幽者通判虢州時還邠州之鄉也司馬光之薦當在元祐元年至二年則已左遷後八年歲乙亥爲紹聖二年其時當是召拜還京也舜民又自號浮休居士書史會要稱其擅豪翰其蹟雜見羣玉堂法帖中則此題完善僅缺一字宜亦可貴矣

游師雄題名石高七寸餘廣四寸四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游師雄奉使關中祭禱祠下元祐三年正月九日

按史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于張載第進士爲儀州司戸叅軍遷德順軍判官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于師雄以爲不可棄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鬼章搆夏人爲亂使師雄與邊臣措置擒鬼章遷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叅攷宋史神宗紀及夏國傳棄

四砦蔑盧米脂浮圖安疆是元祐四年六月事鬼章爲亂是
熙寧元年事皆與傳有錯互此題元祐三年正月
奉使關中不能詳其爲何事也師雄家于京兆關
中形勝故實皆所熟閑嘗繪唐太宗昭陵圖題記
于後今附刻長安志以傳其所著分疆録則未見
也

祐晟祀嶽廟題記 石高一尺一寸廣六寸五行行十四十二字不等正書

得時閑士祐晟往涇原路看安撫李　供備三口至
聖帝口虔誠焚香燒紙保扶生平如意時已巳孟夏
二十三日巳時記之俟再來　祐晟

按祐晟不著姓已巳又不知何年自號得時閑士
以題石不多見也下有燒紙保扶等字俗語已見
於此時

劉承搆題名殘石 石高二尺一寸廣六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朝議郎前大理寺丞劉承搆爰口謁廟口口題

杜純題名 石横廣一尺四寸高一尺五分四行行九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轉運使濮陽杜純挈家恭謁　祠下元祐戊辰閏月初
十日男開奉　命書

題云轉運使濮陽杜純本傳云元祐元年范純仁薦
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歷徙陝西轉
運使 石記 關中金

按戊辰是元祐三年閏月者閏十二月也

陳知新題名 在唐李貽孫題名之右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右朝請郎權知華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護軍借紫陳
知新以時雨久愆禱祭　祠下元祐辛未秋七月十日
男東侍行

按陳知新史無傳辛未爲元祐六年是年夏旱禱
雨宋史本紀及陝西通志祥異門俱不書

吕至山等題名 在景德口仲卿題名之右五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吕至山朝謁
男試校書郎康成
外甥進士唐受侍行康成題

案吕至山有草堂寺題名在建中靖國元年故刻
此

口澤仁題名 在景德仲卿題名之右四行行四字左行年號右行在末行之下隸書

口澤仁被旨　赴闕率馬　敦古謁祠下崇寧四季五月廿
八日

王叙題名 石高一尺一寸廣六寸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崇寧乙酉口被召還　闕恭拜　祠下提舉口口軍等
路常口口事王叙

按乙酉爲崇寧四年

席旦題名石週圍殘缺存高九寸廣七寸三行字數無攷正書

鈌閣直學士席旦

鈌侍郎　守成都恭大觀元年

李傳題名在石幢程琳丁亥題名第四面上三行字數不等正書

朝奉郎新差知耀州李傳專心致齋恭詣　帝祠供養

大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席旦再題名在昭應碑第六行將至于成處句之下一行二十九字正書

顯謨閣直學士席旦政和壬辰再守成都恭謁　祠下

二月二十三日奎益從

按史傳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元豐中舉進士徽宗召對累擢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徙鄭州入見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以前後兩題名證之前題爲大觀元年是初守成都時此爲政和二年壬辰歲題乃再守成都時也子二奎益傳但云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傳稱旦能詩而各詩選本皆無其名殆久佚矣

蘇莊等題名在程琳石幢額上共六面面各四字正書

口和乙未仲冬已巳提點刑獄蘇莊提舉茶事王于恭謁祠下

按乙未爲政和五年十一月丙寅朔已巳則四日也王于恭官提舉茶事宋史食貨志元豐元年置都大提舉茶場官置同提舉官徙司秦州大觀元年改名提舉茶事司尋命茶場茶事通爲一司題名不言司字省文也

梁滋題名在石幢蔡濟臣題名第一面上三行字數不等左行正書

交印東還恭謁　金天帝祠下宣和辛丑重九二日朝請大夫前知華州東平梁口

按辛丑爲宣和三年

王正叔題名在淵國公題名之後二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巨叔輔之同遊于乜

按正叔王正叔也宣和時人慈恩草堂俱有題名

又按華嶽題名陝西畢巡撫沅修華嶽廟蕆工取篆隸正行殘石之字悉陷置廡壁不下數百枚今擇其有人地官職稍可辨者揭錄之凡宋人題名今存八十六段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七

重刊旌儒廟碑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八寸二十七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臨潼縣學

大宋重刊有唐旌儒廟碑并序

兵部侍郎賈至撰

都官郎中徐琰書

觀象考靈本乎璽辯方正位稽乎極體靈御極先乎教教之大莫大於儒旌儒有祠我新典也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黨懷書捧檄鱗集屬至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於坑谷流血淬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開元末　天子在驪山之宮登集靈之臺考圖驗地周覽原隰見鄉名坑儒頹壍猶在慨然感亡秦之敗德哀先儒之道悉殭死千載遊魂無依乃　詔有司是作新廟牲幣有數以時饗祀因祠命鄉號曰旌儒人神和悅怨氣消散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鋒翦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己自軒轅已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此之武也夫戡亂以武守武以文文以正崇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經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黃軒盛美湯武宏業之不若也觀坑焚之意乃欲蓋先王能事竊作者鴻名駭衆耳以前聞逞私慾於當代此儒之所忌秦之所志悲夫儒以恭儉爲宗秦則疲弊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播弃墳典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今天子矯覆車之前軌崇明祀於後葉秦之所廢我之所興斯區夏無疆之休子孫萬代之福也昔武王封比干墓則招諫之道勸矣晉文表綿上田則志過之名立矣漢高護信陵冢則尊義之風著矣未若激揚大教廟食衆賢士以興天地之經次以存顛覆之鑒下以絕厲災之眚建一祀而三德具焉顯臣不敏敢作頌曰

於維先王設教崇儒乃作六經爲代典謨降及夫子三千其徒再揚清風文在茲乎天喪斯文道有通塞寔生暴秦反道敗德竊善擴美師心徇欲焚書坑儒萬古悽惻牢落千祀微范九原驪山之北坎焰猶存草樹無顏愁雲晝昏時聞夜哭知有冤魂　帝在華清登高訪

古憫黙頽壍悲京榛莽上感乜寨覆車遺茝下哀羣悊
饗祀無主爰降　嘉詔聿修清祠饋之牲牢奠酹以時
幽幽廟門肅肅霊儀冥寞求食長無餒而粤自漢初迄
于隋閏亦有令主尊儒尙訓闕典罔崇斯文莫振昭昭
神理長懐幽憤　我后濬悊聰明文思敷宏大猷
咸秩神祇鬼無妖災人不癘疵俾爾蒼生福壽無期小
臣作頌敢繼刪詩
聖宋三葉皇帝統位之十二年　至德動天祥符薦
降遂修大禮於喬獄告厥成功綍自三泉尉奉職貢
以及明年春　恩除知宰是邑不數月以政簡民泰
遊訪郊野去縣西南三里曰令公谷谷口崖壁深邃
臨之惴惴然乃秦坑儒之所也頽垣圮基髣髴廟口
乃唐旌儒之廟也豐碑蘚剝文字殘缺郎兵部賈公
之詞也讀其文十無三四矣自唐室喪亂迨踰百祀
豐潔之饗寂寥無聞因嗟先儒之塗炭痛斯文之將
墜不有更制必將泯絶旌顯之詞旣滅幽坑之憤復
興遂命磨礱重新書刻庶以副　聖君考古旌
善之道也止欲立於舊址則弗免樵童牧豎之所跡
毀風雨塵蘚之所夷剝乃遷于邑中　宣聖廟從經
久也冀遊覽者不勞於命駕博識者坐究其始終旌

儒之德坑儒之暴善惡之跡不假復書但叙其移碑
之歲月爾時大中祥符三年太歲庚戌五月十五日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京兆府昭應縣事張綽
記并重書篆額
將仕郎守昭應縣尉兼主簿事左惟永
鄉貢進士王口口建立
陝府西路諸州軍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尙書都官
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口
陝府西路諸州軍同提點刑獄公事東頭供奉官内
閤門口口郭盛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
大夫行尙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薛
顔
陝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請
大夫行尙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
士龍
觀察支使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范巽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楊舒
朝散大夫守尙書工部侍郎兼永興軍府兼管内勸
農使同管勾駐泊兵馬事兼提轄乾耀商華坊丹同

等州巡檢捉賊事輕車都尉清河縣開國伯食邑九
百戶賜紫金魚袋張秉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內勸
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冉宗閔
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姚拱
河中逯有方鐫

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坑儒谷在縣東南五里始皇以驪山溫處令人冬月種瓜招天下儒者議之各說不同因發機陷之唐元宗改爲旌儒鄉立旌儒廟賈至爲碑文太平寰宇記

右碑賈至撰廟在臨潼縣西南二十里驪山半原横阬村舊名阬儒鄉引漢書注顏師古曰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相傳爲秦阬儒處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之法將諸生到者拜爲郎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于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爲伏機諸生方相難決發機從上塡之此則愍儒之地也唐天寶中改爲旌儒鄉立旌儒廟按史記始皇三十五年因盧生侯生亡去遂疑諸生在咸陽者爲訞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自除云者猶自守免罪也則所阬者在四百六十餘人之外並無數目未知衛宏所云種瓜冬實七百人決難有何据也金石錄補

文云天寶中改坑儒鄉爲旌儒鄉冊府元龜云天寶元年改驪山爲會昌山仍于坑儒之處立祠以祀遭難諸儒關中金石記

右重刊旌儒廟碑按唐書地理志昭應縣有旌儒鄉有廟故坑儒明皇更名碑本唐兵部侍郎賈至撰都官郎中徐珽書在昭應縣西南二里令公谷卽秦坑儒之所也大中祥符初知昭應縣事張綽以碑年久剝落重書勒石移置城中至聖廟并記其顚末于碑左方宋史地理志臨潼縣唐昭應大中祥符改此碑立于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縣名尚未改史以昭應爲昭德傳寫之譌爾碑末知永興軍府張秉結銜云同管勾駐泊兵馬公事兼提轄乾耀商華坊丹同等州巡檢捉賊公事與咸平二年劉知信結銜又異此皆史家所未詳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立于大中祥符三年後列銜名十人以史傳攷之薛顏字彥回河中萬泉人累擢三司鹽鐵判

官丁謂薦代爲峽路轉運使遷尚書虞部員外郎
陳進反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
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祀汾陰徙陝西是其官員
外是金部非司封官陝西在四年非三年與碑不
同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景德初累拜工部侍
郎出知永興軍府祀汾陰爲東京畱守判官其知
永興在四年祀汾陰以前與碑合餘俱無攷鐫者
河中逯有方風俗通逯秦邑其大夫封于逯因氏
焉前漢蒙鄉侯逯普王莽大司馬逯並後趙逯明
其見于元史者有修武人逯魯曾見于明史者有
鎭撫戰死之逯德山仁和人逯[illegible]郴城人逯中立
安平人逯杲見于明詩綜者有逯昶逯希韓惟宋
代不見于史籍因表出之

汧陽縣普濟禪院碑

碑高六尺七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三十二行行五十五字行書篆額在汧陽縣

汧陽縣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并序

宣德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隴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閻仲卿撰
京北府廣慈禪院文學沙門善雋習晉右將軍王羲
之書并篆額

偉哉大雄氏之設教也始自周昭降乎西土絳傳漢廢
乃遍中華羣生得悟於三乘萬化爰歸於一印超騰聖
果變金地而有因指救迷塗周沙界於無際於是人寰
之內梵剎傾依塵網之間法輪常轉上以助　皇
王之興政下以鼓洪海之長瀾歷代承宗空門相望並
蓍龜而取鑑酌善惡以歧分口無古以無今知有名而
有統栖禪聚學莊嚴須輯於祇園行道司時僉習勤瞻
於佛相普天之下眞風摠持率土之濱清淨求本探龍
宮而何極窮花藏以尤深齊日月以爭輝共乾坤而可
久縱陵谷遷易難搖於四洲而風雨晦明常登於五位
闡揚解脫之理弃除煩惱之根億萬斯年人天作會圓
通了義瑞應彌彰噫非上士勤行之者其孰能与於此
乎今汧陽縣龍泉山普濟禪院起自唐武德中創建逮
後因時而毀鞠爲茂草形勝基搆宛爾在焉逮至開平
四年豐德山僧鑒幽届此叅遊企慕靈跡曰栖足之地
賢聖擇之化俗之方資緣可巳負畚荷揷就巖谷之平
口是板是築架臺殿以浮光脩竹叢林乍迎春景緇流
梵唱豈異仙居同光二年完葺未周有天蓋山宏表禪
師惠然而來移住於此於廣順元年奄化付門人進明
僅四十餘載值顯德中廢置建隆內存畱洎開寶元年

賜紫僧進詞文繼明以居之經營度財弗遑寧息重疊
興替益增感口太平興國三年方降　勅改爲普
濟禪院今之院主僧定莊克嗣其裔懸志虔恪積世五
代聯綿永昌踰時百年光景如昨觀其峻宇高下飛泉
淺深據汧隴之東陲面寶鷄之南極古木轉虯龍之狀
秋霞張綺繡之輝金磬初聞似傳聲於碧落朱樓半出
疑接影於淸涼非凡喜喻於王城安泉靡殊於鷲嶺晨
昏動止俱生十智之心歲月香燈對守八關之禁前走
長安之道高連吳岳之雲其口異也可以攀七葉嵒其
虛廣也可以召千羅漢凋楹刻桷妙用神機曲檻迴廊
丹青絕筆比往之制度十倍其功當今之規摸獨處其
上若夫太華之陟屺樊川之花巖天台之國淸中條之
萬固皆幽奇貫絕車蓋罕到之處而或列於茲境者亦
未許同日而論耳曾何必瓊瑤瑪瑙凝口於砦除琉璃
旃檀累成於龕室然後以言其眞淨福利也惟達識而
能議之予以見主斯院者夙夜而不怠其事焉其定莊
早猷煩籠堅持法口紹分流之派滋連葉之榮擔拔龔
掃之衣式報眞如之願察其舉措諒足多焉至於蔬圃
新畦松蘿舊塢彩繪塑像金碧盈堂道俗咸欽檀施餘
積率從心匠匪曰天成是使戎聚之徒爭訪以如織吉

祥之譽歎慨而動入仲卿景德四載冬罷守于鄭來牧
隴右涉汧陽路次之北賞其山之鬱秀或對曰龍泉山
院明年秋奉　上旨給假西都還祔乃紆步以登
于是焉其峻塏雅致則精微萬態目不能捨任鋪舒而
罔及也忽有定昭定暉率羣僧進言謂院之得額而實
無碑情激再三不敢固請仲卿以其脫洒拔塵事狀可
錄式因公餘含毫盡𢤱理而撫實復爲銘曰
惟此南洲尊崇佛事傳由西土森羅漢寺現白毫相布
黃金地代歷幾千法稱不二其一天地覆載聖教攸先日
月臨照梵刹相連禪宗有覺沙界無邊淸淨之花聲色
之緣其二高懸慧日下燭重昏塵勞解縛方便開門修持
之道布施之源體若夫子記諸善言其三莊嚴多般種種
供養珎寶窮奢重重瞻仰其神自通其文彌廣鑒戒足
徵報應寧爽其四汧陽指東龍泉居北院宇隆盛嵐煙登
陟園林薇空雲霞隱色基搆口旋嘉名永得其五峨眉西
顧彩鳳東隣門臨四達勢接三秦風淸銷暑地暖涵春
顯茲勝槩貽之後人其六殿閣孤摽工巧增飾中座耽耽
飛簷翼翼樹老飄紅潭腥湧黑安樂道場何往弗克其七
端齊鶴樹儼若蓮宮諸漏已盡空王大宗美哉靈跡廠
揚眞風一垂貞範將播無窮其八　武威安文璨刻字

大中祥符三年歲次庚戌十一月丙子朔九日甲申
建　院主僧定莊典座僧定昇修造主講金剛經
僧定昭維那僧定暘供養主持瑜珈大教僧定暉佛
殿主僧定眞直歲僧定瑞勾當僧定暐
左班殿直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撿李濬
承奉郎守國子博士騎都尉賜緋魚袋監酒稅軒轅
範
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紫穆說
將仕郎試秘書省挍書郎□汧源縣事權推官楊偕
將仕郎試秘書省挍書郎守司法參軍權判官楊正
用
內品宣德郎守內侍省內□伯武騎尉監酒稅梁延
意
將仕郎守司理參軍王修己
將仕郎守司戶兼錄事參□鄭義方
將仕郎守汧陽縣尉王曦
將仕郎守汧陽縣主簿李守節
將仕郎守汧陽縣令張國寶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濤始獲之亟稱賞以爲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爲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爲僧善儔署曰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爲大中祥符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石墨鐫華

廣慈禪院者郎府城之香城寺也爲晉天福時改名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此碑筆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闍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尤爲無所據矣關中金石記

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闍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尚多如虞字似虔門右似冈迎字似邙䣐字左肙右攴奢字从大範字从凡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煩籠殆不可通矣闍字內左作阝右作𠃑下曰似陷字而亦非也抱經堂文集

按陝西通志普濟禪院舊名龍泉寺在汧陽縣東十五里龍泉山龍泉一名隴泉有泉出山下故名此碑撰者閻仲卿史無傳閻之作閵宋人作字往往增偏傍以爲異文不必盡合六書集韻云閵或作𨵿既可以加土即可以加阜其例一也後列行

名十一人以史傳攷之李濬附潘美傳李迢之子
字德淵冀州信都人然不言其官在城巡撿或別
一人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都人少從种放學于終
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
漢州軍事判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
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
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還祕書省著作佐郎是其
官祕書省在知汧源縣之後與碑不同李守節有
傳乃周三臣李筠之子開寶中官和州團練使者
非此人餘俱無攷

藍田縣文宣王廟記

碑高六尺四寸三分廣三尺五寸五分十六行行四十字隸書在藍田縣

藍田縣重修韉聖文宣王廟記

沃州僧嗣端書

居至尊之位立至聖之教者皆可以行帝王之道居位
則澤及壹時身既歿而位且絕立教則化行万古身雖
歿而道愈尊自姬周歷有唐 聖宋稱古之居至尊
行帝王之道者以唐虞夏商爲稱首尊其號則曰堯舜
禹湯故後之臣下有以文言達 君上必曰登堯邁
舜而夫子立至聖之教行帝王之道千載之下歷有唐

聖宋王者幸闕里親釋奠志 萬乘之尊行北
面之禮在唐崇號曰文宣於今增封曰韉聖如是則夫
子之道可易量哉故再須 明詔而自國至於郡自
郡至於邑與七十二子重煥睟容歷億万斯年長享廟
食士君子由 先師之教居郡邑之長者得不盡心乎
藍田縣舊隸正畿古稱名邑俗飫詩書鄉富禮義何廟
貌頹弛多歷年所欀桷摧風雨服冕委塵泥口如在而
安仰歎何陋之玆甚人忘本根官孰完葺富春孫侯穆
之由牓口登進士第初官師古所至稱治去年自蘭臺
佐著作權宰是邑既視事之明日覲 先師堂室卑陋
愀然變容首出俸資始議必葺郎有齋郎白文政趙洙
洎舉公士族子弟其一十九人昌言曰願贊成其事家
輸錢緡戸減儲蓄市杞梓之材逾月而山委購般王之
匠匯朝而子來棟宇窮宏壯之妙繪素畢輪奐之功塑
十哲侍坐於正殿之間畫衆賢環立於兩序之下山龍
華蟲瀞服具舉籩豆簠簋祭器陳列不勞而成如嚮斯
荅君子曰非孫侯至德移風俗至誠通神明何速成之
若是也儲事孫侯爲同年長解印之暇枉道來覲命文
紀實不敢勞讓旹大中祥符四年 皇帝紀扮陰
之月冄進士董儲記

將仕郎壽守縣尉兼主簿張九錫　將仕郎守縣尉
兼主簿張懷吉　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縣
事孫穆之　進士姚慶　立
安璨刊字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
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后
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爲二月是
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兖旱連江淮無爲烈
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尊漢武唐元之蹟
無怪其后世之不振也石墨鐫華

按碑云富春孫侯穆之登進士第初官師古此語未詳或謂其居官師法古人也所至稱治去年自蘭臺佐著作權宰
是邑覩先師堂室卑陋首出俸資始議必葺云云
檢陜西通志既不載修廟之事於學校復不載其
政績於名宦又檢杭州府志選舉文苑循吏皆無
其人可見此碑從不傳於世宜据此以補兩志之
缺也書者沃洲僧嗣端石墨鐫華稱其分隸深得
唐法然㨟栅之㨟从襄作㩻則誤矣命文紀實不
敢勞讓勞讓卽勞謙之意猶固讓也然唐碑有作
牢讓者

龍門銘
碑高九尺一寸廣五尺三寸十三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口製御書并篆額
夫口而爲口口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口距於國都
足以表　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矧復淇源
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宇肇建王
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
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蒼崖萬尋祕等覺之眞身刻
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是屬故亦　景貺之
潛符躬薦兩圭祀　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
宅而觀土風旣周覽於名區乃刊文於貞石銘曰
高闕巍峩　羣山迤邐　乃固王城　是通伊水
形勝居多　英靈萃止　螺髻偏摹　鴈塔高峙
奠玉河濱　回輿山趾　鳴蹕再臨　貞珉斯紀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十一日

李燾通鑑長編云大中祥符四年二月辛酉具法駕
詣脽壇二月己卯車駕入西京今碑云躬薦兩圭祀
汾陰而祈民福言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卽其事
也玉海云祥符四年三月癸未作游龍門詩有寶塔
一新輝勝槩玉毫口飾瞻殊功之句又作龍門銘書

史會要稱眞宗善書得晉人風度觀此碑欲出蔡襄之上宋代未有過之者朱子評書云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只唐人爲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朱子之言如此予觀眞宗書乃無此弊當時見之得不瀗然心服邪 中州金石記

按龍門銘又謂之伊闕銘金石攷云眞宗御製伊闕銘大中祥符四年即謂此銘也此碑今尚可搨泐者五字不知施誠撰河南府志金石卷內何以注云佚也

老子度關銘并四子贊

碑高六尺四寸廣三尺八寸六分作五層首層度關圖二層銘二十六行行十三字隸書三層會眞圖四層讚二十七行行八字正書額題四子會眞之圖六字篆書下層跋二十八行行七字草書在盩厔縣

老子度關銘

夫聖達之心無適無莫神化之迹或闇或章儻逕烈之昭然即生民之仰止函谷關者　老君西昇之途也若夫含眞上悳闡教彊名屈藏室以栖眞邁流沙而匿景仲尼問禮既吐於微言文始受經復占於眞氣斯並存之前載播厥方來若乃萬壽之季至神之道臻乎妙有豈易殫云嶭崋之郊疏河之境偃馭所歷車轍如存揭㠯關梁見崤函之阻紀斯縣邑彰靈寶之休所謂人往而教存世殊而地久朕恭祠坤載因舉時巡淵默之風永懷於瞻望清靜之治靡捨於宗師將振淸塵俾栞翠琰銘曰

敎父潛眞　神龍比德　方事神游　爰符默識　聖言聿昭　生民爲則　載望函關　永存軌躅　𤣥玅無疆　清輝罔極　齋輅云經　貞珉迺刻

大中祥符四年帝祀　后土于汾陰駕至函谷關製文勒石

大德庚子歲重刊于　衛祖說經之臺

四子讚

唐嵩嶽宗𤣥先生吳筠述

南華眞人

南華原道宗𤣥遠故不測動與造化游靜合泰和息放曠生死外逍遙神明域況乃資九丹輕舉歸太極

沖虛眞人

沖虛冥至理體道自然通不受子陽祿但飲壺丘宗洽然竟何依撓挑游太空未知風乘我爲是我乘風

通𤣥眞人

通𤣥貴陰德利物非市朝悠然大江上散髮揮輕橈已

陳緇帷說復表滄浪謠滅迹竟何從遺文獨昭昭

洞靈眞人

亢倉致虛極潛迹依遠岫智去愚獨畱日虧歲方就鄉
人謀尸祝不欲聞退豆尚賢非至理堯舜□爲陋

終南山古樓觀大宗聖宮立石

大道隱□□起　龗元降世著五千文垂淸靜自
然之敎爲□□□雖易知易行而巧僞成性反若登
天之難四子繼出發揮祖述其道始行由是言之四
子爲　龗元艮弼歟故世稱四輔唐開元間太興龗
學封四子眞人號尊四子書爲經且以南華光明碩
大擴充其敎功若聖門之孟子位諸三子之上蓋朝
典也經臺舊有吳尊師贊圖自經板蕩惟江表僅存
今則璧返秦庭珠還合浦不翅披雲霧而覩靑天何
其幸歟乃復寫之琬琰與天下公其必有目擊道存
者矣大德辛丑歲旦日住臺一虛叟題

按老子度關銘檢玉海載眞宗御製獨不見此文
惟樓觀之緣起則云關令尹傳曰尹喜結草爲樓
精思至道周康王聞之拜爲大夫以其樓觀望故
號此宅爲關令草樓觀卽觀之始也一云周穆王
尙神仙因尹眞人草樓在終南山之陰召幽逸之
人尹軌杜沖謂之道士居於草樓之所號草樓觀
又据冊府元龜唐元宗開元十年四月帝夢京師
終南山趾有天尊之象求得之于盩厔樓觀之側
此又唐時興建之始也樓觀之制陝西通志云唐
高祖自以系出老氏元宗尊爲元元皇帝詔改樓
觀爲宗聖觀宋端拱三年詔改順天興國觀元中
統元年改爲宗聖宮前爲四子堂及文始三淸二
殿再進則望氣樓後爲宗聖宮宮後林莽翠繞有
臺據高岡之上曰說經臺此碑稱古樓觀之大宗
聖宮蓋觀之改宮始于皇統而碑爲大德年間所
立故稱宮也四子者南華爲莊子沖虛爲列子通
元爲文子洞靈爲亢桑子四眞人贊爲唐吳筠撰
至元大德庚子辛丑二年之間住臺道士合宋銘
唐贊刻石立子說經臺上題記於後自稱一虛叟
而不署姓名庚子爲大德四年辛丑爲五年

石保吉碑

碑下缺約高一丈四尺七寸廣五尺八寸三
十五行字數無考正書篆額在洛陽石碑窪

大宋故推忠保節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鎭安軍節□陳
州管內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挍太師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行□□刺史兼管

內勸農使上柱國駙馬都尉西平郡開國公食邑一万
三千九百戸□□□□□□□□□□□□□□
翰林學士同修 玉淸昭應宮使太中大夫行右諫
議大夫知 制誥判登□檢院柱國隴西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戸食實封貳伯戸賜紫金魚袋臣李
宗諤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請大夫守將作少監□□騎都尉臣
白意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 哲王紹慶基而撫運必有方召之侯然後
隆保大定功之業良臣摛明略以輔世非遇 飭
華之主不能展開物成務之績翊乃興邦茂勳之後奕
葉重侯之貴聯姻 帝室屢降穠粲館之榮致位
公朝極出藩入輔之盛從□□□□□□□□□
親覩□□□□□□□□□舊封克下闕具美歷考前
聞未有如 故陳師西平公者也 皇帝南汾
祈穀之年 華闕旋衡之日 大宮歆至方捨
爵以榮勳雲臺觀像遽興懷而念舊以爲紀功鐫簡已
藏虎觀之書相質松阡未舉龜趺之制爰頒 詔旨
申命詞臣備□□□之辭葉揚不朽之烈臣乏公西□
識下闕懼敢憑實錄以示方來按石氏之世家本姬周而

肇姓康叔封受社而開國大夫碏立義而揚名世冑聿
昌英賢間出蟬聯錫□史不絶書稽乎譜系閥閱之盛
其所由來舊矣 公諱保吉字祐之本家於眞定後
徙居浚儀今爲大梁人也大王父諱銑累贈太子□侍
中積善在躬韜光□耀終協其昌□□□□大下闕流光
慶鍾貽厥昜清風以垂燕翼樹陰德以大門閭淮烈考
鎭安軍節度使守中書令贈尚書令追封秦王諱守信
輔 皇宋之開基爲元勳而佐命位崇上將名冠列
藩平叛壘於惟揚剪獝階於上黨 聖祖篤塤箎
之□契君臣之分尤隆 □□□□□之純誠終
始之恩彌渥優游五鎭翊下闕□政備存表道之碑莫之
與京此不具載 公即秦王之第二子母曰秦國太
夫人魏氏嶽瀆孕靈熊羆兆夢靡童心而好弄挺奇節
以不羣論兵究三略之書撫劒學萬人之敵九苞威鳳
迥標瑞世之姿千里神駒早動過庭之歎□王之節制
汝上也公實□□□□□□內都指揮使恭惟
□□賢□下闕太祖皇帝第二女也以 帝子之
尊漸公宮之教降星津而下嫁開王第以疏封將擇名
才必先貴冑公以列侯之子膺副馬之求式協 帝
俞允符時望選尙之日授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

書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義武弁衛周盧星紀載遷寵私
荐洽遷撿挍尚書左僕射行□州刺史闕下太宗皇帝丕
承　寶命嗣守　瑤圖展愛沁園益鍾
眷眷推恩爵館特峻徽章進位撿挍司空充本州防禦
使三年肆類　上帝珪璧嚴　泰畤之祠四
年薄伐太原金鼓下實沉之壤公陪竹宮之望拜扈
革輅以親征旣□□□之□□□□□□□□□□
□□□□□階金紫闕下拜朔州觀察使九年夏六月先
王薨於淮陽　先皇帝痛股肱之虧悲梁木之
壞永惟同德之舊遂推延世之恩有子象賢克家齊美
公俟必復金革從權起於苫凷之中寵以旌幢之貴制
授起復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州刺史威襄軍
節度使祥琴旣御命□□□□進階光祿大夫俄纏阝□
之哀闕下太行之險是爲襟帶之地素重腹心之寄僉言
綏撫允屬勳賢受　詔知河陽軍州事大河之北魏爲
咽喉歷代巳來號爲巨屏歲乇銳旅以備盛秋守土捴
戎素有難才之歎頒條鞠旅遂膺兼領之榮移知天雄
軍兼　兵馬都部署公以　王□□□□□□□□
□□□□□□有若於生知法令之行闕下衆也畏愛兼貧
而人莫敢犯嵌連營士卒仰三令之嚴闔境蒸黎戴二

天之惠端拱初　帝藉展躬耕之禮率土覃遂行之
慶建牙易地瀕海毆邦加撿挍太傅滄州横海軍節度
使進封西平郡開國公又明年加特進授邢州□□軍
節度使夫加地進□□□□□□□□□有功也轉秩
賜金漢法所闕下風聲輿情率領以借雷霆書勞賚而褒
美故兩遷龍節而猶撫銅臺不後紀號改元就陽報本
常先軍株之貢屢進□□之□　皇帝膺實運以
承乾攬　大明而出震誕敷寵澤首眷元侯惟彼
棠郊控於桃塞西□秦關百二□□□□□□□周
畿千里□□□□□□分陝□治闕下督府長史充保
平軍節度使歲在乙亥邊城晏開控弦之衆內侵插羽
之書狎至虎臣式遏倚犄月捷之音　鑾輅有征遂
□□巡之馭　詔以公充河北諸路行營都部署公
禀　九重之成算先　萬乘以啓行受命忘
□有穰苴之□□師闕下皇威而清朔塞攘敵之效公實
首之旋加開府儀同三司景德元年　國家以公
有□□禦邊之績有龔黃惠民之□疇庸之際注□弥
隆議賞南宮亟舉旌賢之命改轅西楚遂升論道之司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州武寧軍節度使其闕下排陣
使受　面命於彳坐遠星馳而戎道捴精銳之旅

畢於澶淵北門之外一旦戎騎數萬徑及城下公不俟
擐甲獨當其鋒郎日　乘輿至於侯服　駐
蹕之始亟幸北城按節勞軍歡聲雷動二師迎□□前
□六師賈勇以增□　皇闕下迴鑾於丹闕　示
懿折俎爰加禮於元戎錫宴於州之行宮賜射於宮之
後苑　上射侯運中公与襄師次第中焉
上聞之喜遽命弓發矢隨而解之從官奉觴稱賀左右
咸呼萬歲郎將俱有襲衣寶帶雕鞍名馬之賜是時□
□稽首闕下宸謀之獨斷□北卩以布堅□亻强弩以當
前鋒苟閉壘以自安豈交兵而□勝公於　宸扆
之側慷慨自陳曰臣無鷹犬之材蒙被驅策仰資
廟勝獲覩謐寧誠賴繼隆其申□海逃曠敗以期幸
娩勸勞而蔑聞襄師復頓首懇言□□□□□□石某
之下□□□□上嘉公能□賢而崇闕下賜巨觴極歡而罷
及　䮉騑旋軒幕府□勳首盍□封式隆寵數明年
肇禋行慶易壤推恩改陳州鎮安軍節度使寵
丘輿區顧□而近先王舊治之地布遺愛以在人高牙
繼世之榮嗣仁風而及物折薪之□未獲前修元□□
□□□　天眷□□□□□昭易改號既均於大
慶闕下於來朝修□　上奉符而行公鳴珂以從

攝事侍宗之下捧俎封祀之暨及□祭於方祇洎歸格
於　清廟皆以侍中執事陟降　帝右率禮無
違加撿校太師進邑千戶實食四百尋詔歸鎮屬
大長公主美□有加頁□未效□□□□□□□□
□□□□□之藥終歡於無□□□□□□□□□□
逝不闕下勉力赴朝不敢言病洎涉旬而增爲方請告以
家居王人太醫相望於道　天顏不懌　翠葆亟
臨初　上之來公雖困憊之甚不忘恭慎之儀尚
路躍以門迎舞拖紳而卧見　上駭公羸悴促
命左右掖以就榻委曲□□□□□形于色公□□□而歸
源交下□□而闕下舍以何之嗚呼以大中祥符三年四
月二日晡時啓手足於豐義坊之私第　天子初
□而覽奏拊几以震驚念同體之是虧歎彌長之何速
然不俟且亟開苑門命昭宣使入內內侍省內侍都都
知恩州刺史秦翰徑至其第□襄□□翌日□□都官
郎中□□□□□假□鴻臚持節闕下爲之助舉曲臺之謚
典給溫明之秘器地臨洛汭曹京兆之新阡家象祁連
霍將軍之故事卽以其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鹵簿鼓吹
奉公靈柩歸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宣武原祔　先王
之塋与　大長公主合葬焉從周制也昔　先王歸

□之日五十七而薨公享任与年若合符契雖闕下而克
終蓋善公又過之惟公儲大昴之純精稟空桐之勁氣
襟量豁無於城府志節確如於石席慕前哲之行事思
立功於當年其臨民則遵守朝經嚴明有制治戎則申
明軍政果敢必行折獄訟於片言究學問於餘力御家
嗃嗃守易象之格言事　主竭毓奉詩人之深誡□以
族爲□□出於闕下之人常厚禮以延納其或邊鄙告警
羽檄徵兵每畀革以上言□顏行而効命有踴躍用兵
之志多縱橫制勝之謀前後三摠丈人之師六換元戎
之幕風聲茂著勲望攸崇及關塞通驩輶軒修聘公以
戚里台衡之重主霊□宴射之儀北使瞻十丈之奇姿
觀六鈞之絕藝歎月角山庭之闕下晉室英才中的獨推
於武子而已哉若夫位高能讓范宣子之存心功成不
伐孟之側之爲德昔亞夫絳侯之子也握兵漢室乏明
哲以保世官郭曖汾陽之嗣也尚主唐朝鮮勲庸以壽
平令夫如是則不驕而滿不溢善其始而令其終求之
□□公無媿於古人矣同氣三人長曰保興負雄武之
稱有闕下終於棣州防禦使季曰保從器宇恢宏風韻灑
落挺天鍾之秀氣遽促脩齡屈海運之雄圖靡登貴仕
終於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男十人崇儀副使貽孫禮
賓副使孝孫並驤騄奇材珪璋令器剸犀干鏌俱瑩神
鋒搆廈楩楠終膺顯□餘□□□亡姪二人崇儀副使
慶孫西頭供奉官闕下女十有二人長適內園副使王承
德次適右侍禁符承祐次適左侍禁閤門祗候薛貽廓
次衣道士服法名聯通次㓜女五人自王氏長女而下
凡九人並早亡次適西頭供奉官吳守嚴次二人在室
大勲之後昭世祀以無疆盛德之門鏤冊書而有耀將
□□佳城而流懿範播□石以永清芬而闕下豐碑對聳
虎承　睿旨恭述斯文銘曰
赫赫皇宋　天集駿命　祖功宗德　重熙累盛
帝運會昌　王圖多慶　允資鉅賢　以輔元聖
煌煌西卩　才爲時生　星辰孕秀　岳瀆鍾靈
白猿授射　黃石傳兵　盤矛擅譽　探穴揚名闕下
肯構承家　建侯胙土　兩世旌麾　一門龍虎
乃守宛丘　先正舊封　乃服□□　奕葉上公
緇衣濟美　油幕臨戎　朝推碩德　人仰英風
天臨銅臺　親秉武節　時公先驅　膺揚威烈
將師而行　□人氣□闕下　控弦犯塞　亟幸澶淵
時公受命　禦侮河壖　皇威誕震　睿略遐宣
李臻偃伯　無復騷邊　愛國忘家　丹誠蘊積

推美讓功　令猷充塞　宸懽浹洽　聖言獎激
榮□二字　寵踰三錫　奉符喬岫　□宗仙□闕下
□祠攝事　恪慎如初　齋心匪懈　執禮無踰
鳳去秦樓　忽歸遼廓　蔓奠兩楹　俄悲夜壑
梁木其摧　將星遽落　邦國殄瘁　晃旒震愕
荷池飾壤　滕室開銘　筠編勳伐　煙閣儀形
邙阡舊壤　□樹新□闕下
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十一月庚午朔四日建
勾當人會福□貴　都勾當元隨押衙李拱　翟□
均鄒從善王德用翟文會鐫字

保吉守信之子保興弟傳俱見東都事略白憲書復有大中祥符七年中嶽中天崇聖帝碑在登封字亦端雅中州金石記

碑多漫滅書撰人名氏俱不見今案其叙保吉歷官始末與宋史互勘太平興國初遷愛州防禦使以碑攷之尚有進檢校司空起復爲威塞軍節度以碑攷之尚有雲麾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其由大名改横海也碑仍紀加檢校太傅進封西平郡開國公而本傳皆不書史從略也又碑言保吉占籍家于真定後徙浚儀史但云開封浚儀人是没其祖居所自于文太不備此更宜以碑爲據也保吉塟平樂鄉宜武原先王之塋然則守信墓亦在此惜其碑無傳而傳訛致誤故附著于此俟訪得之爲補續也授堂金石三跋

按碑爲李宗諤撰白憲書史傳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卒歷官與碑結銜同此碑立于四年十一月距其卒不遠矣白憲史無傳書譜引嵩陽石刻記祗載其所書中嶽中天崇聖帝一碑不載此碑亦不詳事蹟碑稱考守信追封秦王史傳及東都事略皆云追封武威郡王碑云太祖皇帝第二女降星津而下嫁此即延慶公主也累封晉國大長公主先一年薨病時設醮西嶽有題記已見前卷碑稱第二女隆平集作第五女宋史公主傳太祖六女三主早亾長魏國次郇延慶若爲第五女則早亾者皆二三四女矣太宗紀太平興國三年祀圜丘四年伐太原端拱元年耕籍田眞宗景德元年親征澶淵碑所載皆合其卒也碑不云薨而云啓手足保興碑同又卒後與公主合葬不云禮也而云從周制也皆他碑所未見者碑云舉曲臺之謚典則應有加謚而文内未見史傳云謚莊武隆平集及東都事略皆作壯武未知

孰是卒之前碑云請告家居璽葆丞臨是卒于家也諸傳皆不言其告歸此則碑之異者又書孟子反爲孟之側論語注魯大夫孟之側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碑蓋書其名也序末云虎承睿旨恭述斯文虎疑是虔生女十二人第四女則衣道士服法名元通當時風尙如此猶太宗之女邠國公主爲尼號圓明大師眞宗之女昇國公主入道號淸虛靈照大師是也

石保興碑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廣五尺九寸五分三十六行行一百五字行書篆額在洛陽石碑窪

大宋故棣州防禦使光祿大夫檢校大□□持節棣州諸軍事行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西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戸食實封貳伯戸贈貝州觀察使石公神道碑銘

翰林學士通奉大夫行尙書戸部郎中知　制誥同修國史□史館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戸賜紫金魚袋臣楊億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守太府少卿同正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尹熙古奉　勅書并篆額

夫功加于時周官藏於盟府忠以奉上馬史列於世家

蓋智勇之誕生必在乎將相之族慶靈之司復允鍾乎公侯之門若乃焉厚於德基濟美於勲閥若季孫之仕魯是爲世卿條侯之仕漢繼掌兵柄□□餘比光弗□人見之於西□公矣　公諱□□字□□其先□□□周之胄盛於淇衛之邦春秋所記官族甚盛孝謹之譽旣符於西京偉麗之姿實顯於晉室積累深遠蕃衍扶踈令爲大梁人也惟烈考諱守信以河目龜文之表通龍韜鶡冠之學□□祖以光啓王業奉□宗以四征□□握兵星□□□□□□□　太祖宣戡亂之功佐佑　太宗極常尊之數周旋無悔高朗令終凡節制五鎭而一保釐西都歷位守中書令追册爲尙書令衛王累封秦王而曾王父諱銳累贈太保兼侍中曾祖妣王氏追封趙國太夫人王父□累贈太師兼中書令祖妣王氏追封魏國太夫人皆由□□之貴□□□王之□□母曰秦國太夫人魏氏蘊積善慶誕生畯良公始在孩提居然頴秀歧嶷之表本乎天資偏伍之容彰於兒戲先王見而異之拊其背曰軍旅之事仲尼辭以未聞詩禮之資卻穀由之登用不學牆面古典所非遺子金籯昔人不取因遣就外傳俾之講習□□□□□併曉□□□而不遺多識前言博通大義建

隆初以亻子之命補東頭供奉官始年十四□□倘食
副使　太祖方創業垂統訓師阜財丕昭皇
靈式遏亂略寤寐人傑講求武經成湯之刂新是圖文
王之翦食靡暇每東□延訪之□西清□□之□必□
□□□□□□□□其能或質之以煩拏俾剖釋其槃
結或叩之以疑似俾彈射其否臧咫尺不違□機攸慎
公應對明辯風義甚高　太祖奇之即拜如
京使且有意於進用也屬紫壇蒼舜將事於親□禋案
帷□□嚴於宿寢命公爲御營四面都巡檢□□□□
□□□□□道□□□居峯寂肇靈受職而咸消
至尊高枕而攸寧未幾領順州刺史專域之重荐啓於
侯封兩綬之榮仍忝於內侍　太宗皇帝天
飛在運帝籙升名四夷奉琛諸侯輯瑞閩越舉亡而宿
衛勾吳獻□於有司九州攸同三乘徹□□□□□□
□□□□□□□□□□靡懷秉武節而躬討公從
容進對慷慨請討願得執殳以備前驅□掄而當一隊
　太宗嘉之以爲御寨四面都巡檢衆入之
舉止誅於元惡千撫之寄允賴於□□帝□無□□之
虞群下□□□之罰太原平錄其勞加實封
　太宗益知其有馭衆之略將付以治戎之任天街之

北寢氛未消引弓之民仍歲爲寇自晉人失幽陵之地
周室復三關之襄列郡相望盛兵□□□有李□守□
之能□□□防□之□□□命公爲□陽關駐泊都
監公內□□□外□□□□□□□□□容□生
養威懷必勝之略單醪所及絕甘而悉周爟火斯傳對
博而無廢威名以震紀律用張會先王捐館宛丘公即
見星而往行哭孺慕哀感路人倚廬絕漿僅成死孝有
詔起復□□將軍順州團練使□世之賞□□於元□
□墨之□乃□□□雍熙□□□白□□中□□□
□支之生羌連党項之雜種犯關縱擾以干靈誅命公
爲銀夏綏麟府州故關都巡檢使秋氣始至塞外早寒
□□□□膠折弓勁公因率麾下以□戎索由罨□寨
並黑□□□□中戎人數千騎安義於□□立分精騎
二千持短兵伏於□側戎人□□□□□□以□□
□急擊斬首百餘級逐北數十里鼓儳泅水貽合於沉
機獻馘泮宮聿騰於善頌□詔褒諭英聲著聞俄丁內
艱殆將滅性中旨抑奪急于用才出爲澶州駐泊都監
以綏軍政朔方猶□□車赤□□頁銀夏徼巡之寄兩
河□□佳兵未戢復□高陽□□□□□□知□□
軍未幾知莫州軍州事涿鹿之野百雉□制惟雄文□

之邦九合之□所出公綬帶爲治雅歌自娛彌事益修
條□咸叙　太宗念服戎之斯久屬乘塞之
甫寧□□□□□□修覲俄爲西京水南北都巡檢使
實先王□守之地多□□去□之人□□□□柒□□
□第美績成列條通於塋阡慰勤孝之□饋多□公之
清宴時星方猶闕乎□方馳公慨然歎曰金革未息吾
恐不得久居此矣月餘貢拜蘄州團練使京兆府駐泊
兵馬鈐轄兼管華□□商巡檢兵馬捕□等事戎首假
息□□於恢蹤邊壘戒嚴不忘於備□□□□鎮□□
所集兼總數道以當一面從公爲延州路鈐轄兼管界
都巡檢使至道中命范廷召爲都部署俾公副之總萬
旅以□征□五□而□會山川聚米虜已見於成擒甲
胄起□才皆思於賈勇既致乎□之□乃爲絕漠之行
錫□□□容䑃□金鼓之□□□□有□□□□□□
□拒王師公以其蠢蠢之妖無假堂堂之陣選敢死士
數百人銜枚夜襲盡滅其族無有噍類自是夬移越移
等□公□□□恩望風來歸適與賊遇□□池彼既□
□公□□□□出□□□□□□□□中流矢而踣公挺
立□□□□□敢向□□□□□□□□□□□□□
□□□我而我武益奮兇黨遂奔左輪朱丹豈嘗言□

梗書月至安敢寧居朝命班師不獲窮討公蓄銳氣以
克壯恨渠魁之來殲謂軍吏曰彼朝□者非臨陣先遁
將擒□□下矣□　太宗□□□□公□□
□□　皇帝□任舊人愼重邊寄命公知威
虜軍事明年單于萬騎長圍孤堞雲梯並進術盡於九
攻頹壞僅存危極於三版公以衆寡既懸利於堅壁激
勸斯在莫如揮金大發官帑以□□士□□□執□□
□□之□□□□□□□□事寧□□□□□□□
□既□□□□矢石雨下殺傷甚多烏烏聲樂宿夕
皆遁完守之績帝用嘉之就拜棣州防禦使俄以足疾
移知邢州又改知澶州事衆潦並集洪河暴漲激竹箭
之迅浪溢金隄之□防公洗心以齋□□致□考古制
以沉□□□□□□□□□□□□冀於弭患□□□水
□依□是□□苗亦有秋衆和之聲騰於里諺保鄣之
効爾于　天衷而美弥有加削章荐至亦既受代肩輿
而歸賜告家居以便頤養王人太醫晨夕訪問嗚呼不
幸以□□□年秋八月十一日啓手足於□義坊之第
享年五十□　□□聞訃嗟悼□久□□□
□□□□□守□監護喪事凡百費用悉從官給以明
年秋八月甲午歸葬於河南洛陽縣平樂鄉宣武村樺

澤原之先塋夫人洪農縣君楊氏祔焉禮也夫人郎
故保大軍節度使廷璋之□女□□□德儀于通門先
公而亡不□□□□□□□□□崇儀□□□□□□
□□□□□□內朝嘗爲小相角巾東道方庇大宗實
華胄之恭人鍾高閎之積慶次曰懿孫西頭供奉官溫
艮自守淑慎靡渝俯及勝冠已彰肯構五女長適西頭
供奉官閤門祗候程繼忠故□州團練使□元之子次
適侍禁□永崇故鎮□將軍節度使廷□之子次適□
□子□□□政□適供奉官曹伸今殿前都指揮使宿
肺璘之子次在室惟程氏李氏及幼女皆夭孫二人長
宗道右班殿直次尚务孫女一人亦幼母弟故鎮安軍
節度使撿挍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中
書令諱保吉□□□□□□□□□□□□□□□□
□□□□□□□偉望冠于友邦胡不永年玆用太息
季弟保從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夙負美材未躋膴仕
亦悲早世莫申永圖中書之二子曰貽孫崇儀副使孝
孫禮賓副使咸挺英概無忝貽謀□下之徵□大□□
公之歷官□□□□□□□□□□□□□□□□□
□□□□□□□公菜邑累千室其祿位之盛矣五典
郡政八司戎律屢馳使傳三護大營斯倚任之重矣公

至性純孝勤於致養先王太夫人或晦明微疢息偃弗
康冠帶侍旁□調自手藥先嘗而乃進□宿露以□□
出於誠心赤邊卜□而□□□□□□□□□□□□
□□□□□□□美閨門稱悌至於擊劒之妙飲羽之
能絕出輩流莫可倫擬穰苴兵法孔明陣圖臾匠之占
圯橋之略悉探其賾必索其精加以涉獵史傳應荅無
滯吟詠情性卬課特工莅澶淵日作言懷詩一篇敘止
足之意得比興之體傳□人□作□□□□□□□□
□□□□□□□漢籍攸記翁歸兼文武之才惟四美
之難偕於公斯無闕矣矧又體貌魁傑志懷沉毅重夫
然諾兼金是輕嫉彼回邪過門必騁善保基緒重世而
莫京謹守廉隅歷官而無過咎所謂人倫之□子王國
之吉士者□大中祥符□年□□□之□□□流根
之□　貝州觀察使貽燕之祉久而益光褒
命之數玆焉爲異公本名貞　太祖改賜今
諱允協充閭之慶以成知臣之美公亦拜君之賜退思
而有光裕父之蠱聿修而無忝載德之盛良可述焉諸
孤等以奄歹郎安歲月增逝□□□□□□□□□
□□□□□□□刊貞琬琰須　俞旨屬於下臣顧
慙空疎謬當論譔九原可作方惻於　宸襟一字之

褒虔遵於直筆銘曰

先民有言　立功不朽　公于出征　屢折戎醜　大易之訓　積善慶餘　公之肯構　克昌門閭　紫禁承榮　倫侯列爵　印兮纍纍　綬兮若若　通都列城　居官有恪　二矛重弓　從軍信樂　擊鼓其鏜　我□□□　□□□□　□□□□　□□□□　威名日彰　嗚呼不弔　今也云亡　曲洛東流　維嵩南峙　鞏樹蒼茫　周原瀰迤　逝者如斯　人生到此　眞宅言歸　新阡鬱起　日車奔兮風騶駛　□舟趍兮灰琯移　夜漫漫兮佳城閉　露瀼瀼兮宿草滋　□□□□□　□□德兮□□　□□□□□□　欲報德兮無期　託斯文兮篆刻　將終天之孝思　鑿寄石兮表幽域　亘方來兮無愧辭

大中祥符四年歲次辛亥十二月庚子朔十一日庚戌建

翟詢翟文□刻

勾當人張　羅

保興守信之子碑載事蹟與宋史頗合而歷官較詳保興先爲銀夏綏麟府州故關都巡檢使丁內艱起爲澶州駐泊都監史載澶州駐泊在徙銀夏綏府都巡檢使之前當以碑爲正餘銜亦少有異同碑云公本名貞太祖改錫今諱史云本名保正太祖取與宗之義改之東都事略亦作保正宋人避仁宗嫌名故也按碑保興葬于河南洛陽縣平樂鄉宣武邨梓澤原之先塋今墓見存尹熙古者書史會要云官翰林待詔工篆得撥鐙法所書爲一時之絕觀其行書有唐人風格而出于王右軍信可愛也東都事略保興傳甚畧而宋史甚詳當據此碑而作然則金石之傳其功不小矣中州金石記

碑下截已損缺就識尚可句讀言保興當太祖時進如京使即爲御營四面都巡檢史不備載碑言爲京州府兵馬駐泊鈐轄兼管華缺二字商巡檢兵馬捕盜等事從爲延州路鈐轄兼管界都巡檢使則史較此爲略也保興本名保正碑云本名貞此由仁宗諱禎當時史館收此並避貞故遂易貞爲正而元修宋史相仍不改故耳碑久爲金石攷收及但誤爲石守信則非小誤也府志同此誤書有二王遺法尤爲宋刻所希授堂金石三跋

按此碑撰者楊億書者尹熙古史傳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能屬文淳化中詣闕獻文命試翰

林賜進士第景德二年以後歷官與碑合大中祥符五年以疾告此碑立于四年在未疾之前一年尹熙古無傳此碑諱字皆泐惟題稱棣州防禦使石公考諱守信弟諱保吉季弟諱保從前後證之可定其爲石保興碑也碑泐其卒年据傳是咸平五年又享年五十下泐一字据傳是五十八碑云以明年秋八月甲午歸葬係六年而立碑在葬後八年殆因弟保吉卒營葬時同請于朝而後皆奉勅撰書以立也保吉碑立于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四日此碑立于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是在立保吉碑後一月餘然保吉碑已有豐碑對聳之語是二碑並立也保興葬所平樂鄉宣武村先塋與保吉同是同祔一處所謂對聳當卽指此碑則其父守信自必有碑不可攷矣碑書先世自曾祖以下皆詳及其妣保吉碑不書彼此少異餘則未有異例也碑書二子長子名泐据史名元孫次曰懿孫史則不書然保吉碑又載姪二人崇儀副使慶孫西頭供奉官下泐當是元孫史稱元孫以蔭爲東頭供奉官或東西互異耳而慶孫則史未見豈元孫之兄耶抑保從之子耶保從早世兩碑不言其有子然史於保興傳有云保興世豪貴累財鉅萬悉爲季弟保從之子所廢是保從有子矣碑言保興能詩莅澶淵日作言懷詩一篇今宋詩紀事不存是久佚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八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

碑高一丈四尺二寸六分廣六尺二寸三十三行行八十二字行書在登封中嶽廟

大宋中嶽　中天崇聖帝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中大夫行尚書主客郎中知　制誥史館
修撰知審刑院事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食實封壹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曾奉　勑撰
翰林待　詔朝奉大夫守　府少卿同正輕車都尉
臣白憲奉　勑書并篆額
□□登封　岱宗之四年有事於　汾陰后土覲
奠黃玉對越　□□乃並洪河拪太華經塗溫洛望
秩　維嵩言旋上都誕受　丕祉無德不報靡闢
不思於是尊　五嶽之祠倫加等之禮分命近□秬
薦　嶽稱詔遣冊禮使攝太尉□諫議大夫龍圖閣
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卿沈繼宗奉玉書
衮章加上　中嶽中天崇聖王曰　中天崇聖
帝申殊典也粵若剛柔旣位形器肇分上則圓蓋左旋
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嶽奠其方阜□□□□
陳翕闢之精攸託是故昭彰景緯實叅化育之權錯時
崇巒式表　神明之壤用能妥綏厚載磅礴無垠宣
一氣以施生降　列眞而主治事光虞典儀五載之
時巡績著夏王正九州之封略惟中□之絕巘直闕塞
之□區　京邑在其旁經瀆流其域萬邦輻湊霜露
之所均二室天開風雲之所蓄仙館靖冥宅其下玉漿
□溢湛其間頳木□其幽經紫芝擢乎靈藪哈□□堅
始終乎鶉火之墟峻嶇羣峯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
童之陟降浮丘子晉之游□晝野逶迤干霄挺拔寓彼
至剛之質洪惟　不測之神至於輔德降祥祝融由
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蕃周霈膏潤於原田殖寶
藏於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無私茲所以
盛尸□之儀首□沈□法歲時祈報垂往載以不利牲
幣吉蠲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逷觀祕□傳考　靈蹤
自書契之云興卽等威之斯辨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
林川澤之宗旣秩視於三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
□爰啓戶□唐天冊之年聿遵時邁　洪猷益茂昭
薦惟賁逮乎□德重熙坤□荐委乃特疏於王爵用溥
洽於　神休雖事煥彌文而名非極摯汙隆在運消
長□時若乃　鉅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

朱□而統麡掃僭僞氂毛之跡追皇王挹讓之風
烈祖以刅格　上旻赫威靈於九服　神宗以
德綏羣品薄文軌於四遐翼子詒孫重規疊矩卜年有
永弈世其昌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上
□欽明仁孝皇帝躬濬哲之姿撫鴻明之運出乎震而
齊乎巽就如日而望如雲宣九德以在躬宏一戎而纂
業愼恤刑典鄙凝脂之煩苛賁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
絶濫中於丘壑寬盍徹於農桑宮罔飾於采椽澤□□
於行葦萬民以察庶□伊凝破觚爲圜返羣情於太素
懷遠以德篤交聘於殊鄰□廱以朝　諸□志敦不
匱祓衮而郊　上帝神享克誠故得時協混同歲臻
豐秝　高穹委鑒　眞馭戒期荐錫　寶符丕
昭□廱登　岱畢封崇之禮臨□展合荅之祠刻翠
崖之篰蒼蹊　隆□之崛□升煙瘞玉闡察之義□
修垂象貲生應見之祥紹至遂成□　志對越純休
洎乎五玉會朝　六飛□軔負綠二□□望三川既
並走於祠官亦周爰於土□瞻言　翠嶠增肅
皇情□□至以弟勲益爲民而儲祉順時行慶　大
賚及於幽遐恭己嚮明寂慮周乎沖漠爰稽往誥肇易
鴻名亟下詔旨□□俾□儀於置□用□昭報醫達清

衷以爲在　天者五精既降稱謂麗　地者列鎭
當極推崇壽載之義則均佽助之功曷爽登于　帝
籙允契　靈心先是東巡之年已加　崇聖之號
逮茲閏歲愈洽徽章于時孟冬戒辰輶軒飭駕儀法坐
闢端闈臨遣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公卿就列
使夻奉塗擁翠□之車戴温瑛之冊山龍盛服羽衛多
儀脩物孔昭歸　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辛酉致
饗於　廟進四牲趁風六樽登薦其始至也凝露布
濩色晦平林其將升也霽景晏温光含邃宇嘉氣吐蜿
蜒之狀矞雲呈綵綷之姿及清醮之肅陳復素□之紛
灑□殊禎於史牘浹餘潤於農疇昔者三境登晨乃靈
氛之協地五車受職亦時雪之先期千古同符萬邦攸
仰矧復鏞皇　眷訓紬繹微言發爲垂象之文顯述
奉　神之旨須於著位告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
典墳而擅美啓矇昏之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
承流盈遊獻議□刊翠琰偏揭　巖祠衆□上通俞
音誕布豕佗山而列跱摭□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莫斯
爲盛而又　壺闡之式　像設攸存　懿號未
彰群黎安仰思舉正名之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
褘衣允穆即以其年十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爲　貞

明后莫不義敦咸秩亾盡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
矩　昊蒼有成命我實受之　神祇有常奉
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墜惟　聖人修之典冊之㣲數
惟　掊后行之然則出雲播氣福善庇民啓紛沓之
殊徵保延洪之　景祚鎮靜坤軸口墜都畿
純佑之功斯爲至矣　懷柔之道庸可闕乎得不
罄昭事之儀懋貟威之志翠旒玉藻飾　如在之睟
容騂犢明粢展惟馨之潔祭采物於焉而大備格思由
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奮景炎於億載事存因革禮
浹幽明煌煌焉秩秩焉眞竹素之英口而　帝皇之
盛則者矣是宜發揚　懿鑠篆刻豐碑俾民聽之弗
迷協　山聲而其永允資麗藻煥彼　殊逛而臣
猥以瑣才濫膺　明詔屬辭比事雖慕於口秋相質
披文懼遺於　德美旁稽舊典以爲斯銘其辭曰
沈潛定位　坱圠殊形　或融或結　爲紀爲經　奠
方作鎮　含潭儲靈　生物不匱　得一以寧　眴彼
崧高　峙茲中土　帝宅開疆　仙臺胥宇　霜露所
均　梯航攸聚　四國是維　口畿式序　奚其主治
遐矣淸眞　宣功博載　授職高旻　財成庶類
陰騭齊民　列辟嚴奉　牲口有倫　乃視公爵　隆

周集慶　乃啓王封　口唐爲盛　奉若　貞期　對揚
景命　將極推崇　聿口齋聖　炎精撫運　蒼震承
基　天臨赤縣　口偃遐圻　祀事肅增　祠官口釐
勤惓大寶　交修　上儀　謁款　隆雖　口塗太室
口慕仙館　褰同雲蹕　何以致誠　於焉望秩　明
詔誕敷　徽言有述　温珉載刻　羽衛斯皇　登于
帝籙　飾以口章　信辞郁郁　鸞車鏘鏘　法座臨
遣　縟禮具揚　四牡于徐　殊庭戾止　潔志旁達
靈心湍喜　霰雪霏灑　卿雲蔚起　口德歆馨
茲祥口祉　昔在治口　祗惕　明威　道苟中否　神
亦靡依　赫赫口后　聿彰鴻徽　祭則受福　先而
不違　顯號克崇　丕猷允穆　流詠琬琰　飛英策
祝　峻岳孟安　高巖口矗　等固　瑤圖　永綏坤軸
大中祥符七年九月七日建
中書省玉册官文林郎守高州司馬　御書院祗候
臣王欽刻字

碑稱封岱之四年謂大中祥符四年也五嶽自唐時
已加二字王號眞宗東封岱宗加仁聖二字親謁西
嶽加順聖二字中嶽南嶽北嶽史無加號之文然此
碑云加上中天崇聖王曰中天崇聖帝則崇聖二字

固已先加此時特易以帝號耳中嶽后稱貞明而文
獻通考宋史禮志俱作正明者蓋避仁宗嫌名也宋
史陳彭年沈繼宗傳不云爲中嶽冊禮使亦史之略
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李燾通鑑長編云大中祥符四年五月詔加上中嶽
曰中天崇聖東都事畧載其詔曰峻極之嶽神靈主
焉其加上五嶽帝號即碑所云也白憲書名不甚顯
觀其筆蹟雖使蘇靈芝李邕爲之不能復過北宋人
物之盛亞于唐代矣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立于大中祥符七年王曾白憲奉勑撰書
史傳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
皆第一宋之三元景德初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
修撰遷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再遷尚書主客郎中
知審官院以上歷官傳皆不著年載據碑皆在大
中祥符七年以前也白憲無傳說已見前中嶽中
天崇聖帝號據本紀乃四年五月乙未所加禮志
亦同文獻通考誤作五年而皆不言以前先已加
之此碑云先是東巡之年已加崇聖之號則崇聖
二字是東封時所加也貞明后號本紀不書禮志
則云又加上五嶽帝后號通考作五年十一月戊

戌詔加此碑云即以其年十二月遣使致告是亦
四年也其冊禮使臣本紀不書通考亦但載制詞
此碑則加帝號時書陳彭年沈繼宗二人加后號
則不詳碑載眞宗尊號洊者二字據本紀是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東都事畧作帝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
十八字也此號是五年閏十月丙子所加碑所不
詳碑云孟冬戒辰輶軒飭駕儼法坐闢瑞闈臨遣
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戊申發勑于京闕
辛酉致饗于廟庭與本紀所書十月戊申御朝元
殿發五嶽冊之語合蓋加號在五月乙未而遣使
在十月戊申也

賜陳堯咨勑

石橫廣四尺一寸七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十九行行十三字行書在西安府布政司廨

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府陳堯咨
書
勑堯咨省所奏永興軍城裏井泉大半鹹苦居民不能
得甜水喫用臣親自相度府城東二里已来有水一條
名曰龍首渠其水淸冷甘甜只將五七十人開一小渠
引注入城四散於街市居民門前流過却出城壕之內
闔郭士庶人民僧道盡得甜水喫用皆上感聖恩事具

悉卿幹用適時精心率職方委于藩之任尤資治劇之
才而能相厥土之高卑究斯民之利病雁煩庶役濬導
迅流直貫城闉俯周廛閈既蠲邪而難老亦擇澤以無
窮知龍首之清渠寔漢京之舊跡克脩癈墜深副倚毗
閱乃奏章遽茲推美其於歎尚不捨寤興故茲奬諭想
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大中祥符七歲甲寅九月九日立
堯咨自署官與史本傳合傳云長安地斥鹵無甘泉
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即指其事堯咨字嘉
謨堯叟之弟關中金石記
按龍首渠因龍首山得名在西安府城山在城北
十里水經注蕭何因龍首山營未央宮山長六十
餘里頭入于渭尾達樊川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
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名
山記云龍首山西北高處爲秦長樂漢未央稍東
南六坡爲隋城唐西內其東爲唐南內與慶龍池
之所其北爲唐東內大明宮含元宣政紫宸蓬萊
金鑾諸殿南內東南引滻水入城爲龍首渠入東
苑爲龍首池龍首殿皆以山得名此碑是陳堯咨
知永興軍時濬渠利民奏聞眞宗因降勅奬諭堯
咨即自書勅而勒石也碑結銜與史傳合而傳無
年載可攷東都事畧亦同惟隆平集載堯咨咸平
三年登進士擢知制誥景德三年貶鄆州團練副
使大中祥符九年復知制誥遷集賢院又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据此則知永興在九年而此
碑立于七年已居此官似隆平集誤以七爲九也
濬渠固利民而堯咨性豪侈所爲作不法史傳諸
書皆同朱子名臣言行錄稱堯咨精于弧矢自號
小由基爲知制誥出守荆南囘其母馮氏問之曰
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
咨善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
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
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夫善射尚無戾于吏
治而母訓之嚴已如此此賢母之可爲法者因附
識之碑以九月九日立勅文有夏熱卿比平安好
之語下注十五日不詳何月大約是六月所降也

北嶽醮告文

石高六尺五寸四分八面每面廣一尺三分四行行四十字行書篆額在曲陽縣北嶽廟

北嶽醮告文

御製

中散大夫太子中舍上輕車都尉臣白憲奉　勅書
并篆額
維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
子皇帝　稽首言伏以列辟之覘有邦之典必依憑於
神化用保祐於生民禮存大享之言書著咸秩
之訓上下之祀必在於交修人神之和乃臻於多福所
以勵明誠於鑒森奉嘉薦於苾芬庶使　不測之靈
誕昭於　忽怳無彊之應允洽於　希微竊念猥
以眇躬紹茲大寶荷　監觀於　穹昊承　積
累於　祖宗致百福之來同由　三神之儲祉
向自交馳玉帛倒載干戈尉候聊存風俗無外古先盛
德之事罔不繁興　圖清眷佑之心由其丕顯叢春戒
序吉日協期夕夢先通　秘文嗣降既而徇鄒魯之望
幸脩云岱之上封　緑錯之圖疊承於　錫羨紫煙之
燎言獲於升中以至輯玉於魏雕旋軫於郟鄏款
后祇而躬祈禴事朝　山園而再展孝思　飈
馭下臨　墻源逖悟珎臺肇葺　寶字奉安將以
伸遹追罄虔肇定國陽之位方荅乎　天祺詣渦
曲之涯先朝乎　道秘歷平臺而駐蹕尊藝祖而建
都盛則繼揚㵎文悉舉率土脩貢與誦多歡律呂回環
未盈七載禮容首冠俄已三成自先置之辰迄飲至之
日鴻猷景鑠既已有融　美貺禎圖抑復無筭尔乃甘
泉滋液神草紛披珎木交柯靈禽接羽矞雲炳蔚嘉氣
氤氲日月揚於榮耀星宿應於瑞諜考於曩古蓋墳史
之未傳萃于方今乃耳目而咸熟至若齊璇璣之七政
和玉燭之四時通範圍之書文惠海域之黎獻千倉之
積盈儲峙於大農三尺之繁措刑辟於司寇顧惟眇薄
成此治平欲仰報於　百靈用永安於九寓乃詢甲
令于掌禮之官乃訪秘科于脩眞之士載念始繕儀於
　岱嶽俄飲至於譙都或豐厥牲牷或潔斯蘋藻
或崇壇而斯建或　靖館而斯臨雖復欽翼內增齋明
上達然而茫茫　曾宙杳杳　方輿其載無聲其
功不宰高也明也豈禪竈之所詳知　經之緯之豈豎
亥之所徧步穹壤之表非可以臆論鬼神之形莫諸乎
綫見寒門所會既秩序而靡彰塗山所朝亦壇宇而曷
識　璇臺珠闕邈處於鴻濛之中金簡瑱函莫盡於
杳冥之際其有默熙　妙用幽贊　丕功或　命
鸑鷟之云毗或　造化之攸輔烈風迅雨仰其節宣
精氣遊魂資其陶冶或高處於淸都紫府或下居於名
山秘洞或　德及庶物世罔之聞或　力濟羣生人

弗之論雖茂丕於　純嘏而終關於豐歷茲謂弗
欽何伸大報由是內懷鬻若遠考編于庶邌寅威以疇
況施殄復載稽地志緬眺　靈區挺　高嶽
以奠方號　下都而分治　神鄉福地咸紀寶章
乘煙御風常廻　欵駕是以擇陽和之序瞻　峻極
之峯祗遣輶車遐脩禋席縷形善禱馨達至虔夫國之
所保者民民之所尙者生生之所切者食食之所豐者
歲儺或疵癘靡作富庶允登壽考可期順成常洽然後
八荒之外俗變風移九服之中導德齊禮衣冠不異何
止於綏刑文告靡施孰煩於用武是則　天之祐
也　神之顧也敢不厲乃志德乃心以保乎盈成
以戒乎逸豫兢兢爲務庶協於永圖翼翼在懷實期乎
來格　無任懇倒之至謹言
御書院祗應臣王守清鐫

北嶽安天元聖帝碑

碑連額高一丈三尺八寸廣四尺四寸三十二行行七十字行書在曲陽縣北嶽廟

北嶽安天元聖帝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行給事中知　制誥兼龍圖閣
學士祕書監同修　國史集賢殿修撰知禮儀院上
柱國招信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陳
彭年奉　勅撰
翰林侍　詔承奉郎守少府監主簿賜緋臣邢守元
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　天有成命所以啓貞期國有祟名所以伸
大報是知按　丕統擁　元符蓋　明靈之幽
贊考彝典典闕文乃邦家之欽奉而况地有高嶽以奠
於坤維　嶽有至神以毗於　乾化含澤
布氣罔不蕃滋正位辨方實分壇域若乃偹當坎位仰
應辰星目以茂丘奠茲朔易宜乎禮秩之有盛感應之
无垠者也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
欽明仁孝皇帝膺元鼎於　上穹繼　洪源於邃
古紹　祖武　宗文之烈承　天清地寧
之慶五營八校之兵罔興僰伐三德九事之政靡不誕
敷咸池濩汜之鄉由其底定楛矢沒羽之貢亦既來臻
至道非子雲之可談盛德豈吉甫之能頌故宜舉列辟
未行之典祈生民無疆之休粤以　靈文申錫之四
年鄭丘飲至之十月上下之祀於是交脩小大之神以
之咸序瞻言巨址茂顯明威由是考曠絕之鴻規成欽
崇之縟典以爲奉　徽稱於王爵未答炳靈增偉號
於　帝圖允昭輔德尒乃盤根千里設險兩河匯

次直於虛危是爲神域形勢降於遼碣信曰名峯神卉
甘泉靈虵瑞璧禮述并州之鎭史傳簡子之苻爲
皇朝受姓之區迹　先帝觀兵之地肇隆基命
首冠肇方疇德　聰明克膺丕律乃詔曰　北
嶽安天王可增號　北嶽安天靈聖帝旣而治靈
之士涓吉日於惟夏掌故之臣練鴻儀於有秩奉常布
令未央會朝百執交趍八音在御釆章之色焜燿於
明庭雲日之祥焜煌乎昧旦　上被華袞秉鎭圭
步自青蕭臨於黼坐出板詔命輶軒以尚書工部侍郎
馮起攝太尉太僕少卿裴荘攝司徒奉玉冊袞服于曲
陽之祠　上誠明內積乾鞏外增緬想　威靈有
同覿止恭冊將陞於文陛卽爲之輿瑞節已出於端闈
然後乃罷於是列蘌衛引淸笳交戟夾於華輈列纛抗
於夷路六騄之騶鳴蒴吹而蕭蕭九旗之斿映朝霞而
渾渾自神皐而肅穆屆靈阯而駐麾耆童聚觀袂成帷
而汗成雨次舍所歷車不殆而馬不煩載協元辰順揚
大禮先之以嘉薦是饗而是宜繼之以祝辭克誠而克
信奉琢玉之筴上升龍之衣殿邦之臣率官聯而侍祀
授命之使達朝旨而報釐於是　神鑒至勤　天
垂元吉紛紛而降六出以滋良田蕤蕤而收千箱終成

稔歲致茲上瑞屬在　乃神復以配　磅礴之靈
挺娩嬺之德中饋之治協象於儀經作合之功齊聲於
周雅增號曰　靖明后思河洲之茂德正褕狄之
丕名所以昭秘祉於咸宜展徽章於盡善旣而公輸殫
藝仲將效工增梅梁之規以成其大壯題銀牓之字用
示於方來當　景鑠之紹伸必丕徵之疊見或嶽乎
方地爲英爲甘或麗於會穹爲慶爲裔布之輿誦積于
禎圖足以見　天地之心聳華夷之聽載念
翕闢斯辨融結云分麗霄極而著明是名列緯峙方隅
而定位乃曰靈山昭回之輝旣輔於臨鑒峻極之勢亦
助乎資生雖高下而殊形蓋生民而咸仰雖古今而異
制抑明祀而常脩而况藏疾以昭仁設險以爲固出油
雲而布澤稼穡是滋育珍木而中材斧斤斯取龍蛇所
宅瑤琨寔繁植物之依故無彝也羣生之利夏則多焉
所以有邦聿崇薦享虞書之典旣曰望于周詩之篇亦
云祈爾秦之創統圭幣言加漢之承平壇壝載闢豈獨
傳云乎廢禮謂之薙者哉矧復膺期運於千齡爲
宗主於萬國欽承乎　上帝丕冒乎蒸民天下歸
仁壽之封海外同車文之迹　丹書綠圖之瑞繼乎
温洛滎河五玉兩圭之祠盛乎泰壇方澤人之多幸于

倉億庾之餘資史不絕書景風甘露之嘉瑞蓋　兩
儀之所祐百靈之所扶故當滫蔟　宸襟述宣丕祉
暐旨令典順考禎猷遵必報之言協至公之舉尊名嘉
號卅　帝籙之會昌備物多儀顯國容之豐洽然則
明神之職默定於羣倫　元后之心大庇於區宇
靈命攸執蓋黔黎之所依精意以伸乃肸蠁之來鑒
德之馨也于以薦神神其聽之由夫享德今　皇
上以熙盛之德祗達於克誠　名山以正直之神茂
膺於徽典人祇胳合福祿來成與夫蘿奉三祠聞於往
日邑封百戶著于舊章此其盛哉彼𤰈取也夫報況授
職之應　高嶽之鴻靈所福庇民之心　昌朝之
純懿期億載之傳信捨斯文而曷觀金刻所憑筆精攸
屬臣顧慙倩學獲侍凝嚴雖罄謏才何伸嘆頌備副車
之問莫對於　德音刊樂石之銘徒膺於　恩詔
既拜手而閣命乃洗心而屬辭銘曰
茫茫　后土實載羣倫弈弈峻嶽必有　明神彰厥丕
跡佑此黎民咸秩之祀舊史相因来同之應多福常臻
猗歟常山奠茲朔玉其高累千厥名兼五嘉卉寔生靈
泉攸吐顯靈儲瑞聞於往古饗德依人輔于　明主巍
巍　昌運赫赫　大君　王猷誕布　帝德升聞乃成
王治乃受　祕文鴻儀曷弈嘉應紛紜浹洽區宇輝
映典墳順考舊章肇揚邪禮言奉　帝名仰醻　靈祉
刻字溫璧遣使文陛載以齋車翊之緹騎合吉元日達
誠潔祭流輝銀牓增號　椒涯棟梁曲密黍稷芬馨顯
玆　景况冠于祥經人神交咸命辭嘉亨繼緗協美琬
碧刊銘
大中祥符九年歲次丙辰四月甲戌朔二十一日甲
午建　臣王文秀刻
東染院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尚書知定州軍
州兼制置營田管內勸農事充鎮定等路駐泊兵馬
鈐轄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五百戶臣劉承宗
真宗既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
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
但結體太疎倘遇王緒便當避三舍矣剝右軍乎石
墨鐫華
文云粤以靈文申錫之四年郊邱飲至之十月詔曰
北嶽安天王可增號北嶽安天元聖帝按宋史真宗
紀大中祥符四年五月乙未加上五嶽帝號作奉神
述十月戊申御朝元殿發五嶽冊碑稱十月者據奉

冊之日也說文鄈河東臨汾地卽漢之所祭后土處此云鄈邱飲至謂汾陰祀后土禮成也冊禮之使爲攝太尉尚書工部侍郎馮起攝司徒太僕少卿裴莊通鑑長編紀事具載東嶽南嶽西嶽中嶽奉冊使副官職姓名獨遺北嶽當據此以補其闕宋史裴莊傳大中祥符祀汾陰遷太僕少卿爲北嶽加號冊禮副使撰北行記三卷以獻卽其事也職官志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碑後列知定州軍州事劉承宗結銜稱充鎭定等路駐泊兵馬鈐轄蓋其時定州尚未設安撫司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北嶽之在曲陽本書卷七十三北嶽府君碑論之已詳茲不贅眞宗親製醮告文首云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子稽之宋史本紀不書其事文獻通考同禮志有云帝自製五嶽醮告文遣使醮告卽建壇之地構亭立石柱刻文其上而不著年月以前後兩碑證之知撰文醮告在八年刻文立石在九年也醮告文爲白憲書則嵩陽石刻記所未及者此碑爲陳彭年邢守元奉勅撰書史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景德三年累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大中祥符中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賜勳上柱國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祀太清宮副丁謂爲經度制置使又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叅知政事正月九日侍眞宗朝天書如厠眩仆還家二月卒傳所載歷官如此以碑校之則加給事中以前歷官雖較傳爲略而存者皆有年可攷遷工部侍郎以下碑皆不及宋史宰輔表亦不書彭年叅政爲祀太清宮乃七年正月事則此文當卽撰於是年或在八年與醮告文同時所出若九年四月立碑彭年卒已兩月矣書者邢守元無傳

朱昂等送陳贍赴任詩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寸廿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

送新知永州陳秘丞贍赴任

翰林學士知　制誥判史館事朱昂

赴郡逢秋節晨征思爽然過橋猶見月臨水忽聞蟬野色藏溪樹香風撼渚蓮此行　君得意千里獨搖鞭

尚書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

零陵古郡枕湘川　太守南歸得意年茶味欲過衡岳

寺橘香先上洞庭舡錦衣照耀維桑地（同年家于衡山今出其下）石
鷲𪆰飛欲雨天若到吾溪須艤棹大山遺蹟想依然
秘書丞直集賢院劉隲
秋風待繫鴈初飛半醉搖鞭出　帝畿名郡又分紅
旆去故鄉重見錦衣歸剖符雖暫宣　皇澤硯草終
須直　紫微從此南軒多倚望好詩芳信莫教稀
開封府推官秘書丞直史館孫晃
挂林南面近徵黃又愛江鄉出　帝鄉　新命不
辭提郡印舊山重喜過衡陽樓臺滿眼瀟湘色道路迎
風橘柚香知有　太平經濟術政閑時節好飛章
秘書丞李防
昔年同醉杏園春別後花枝幾番新彼此官遊疎翰墨
等閑交面喜　絲綸（比日拜□已頒印符）榮親未必須萊子晝
錦何當只買臣布政莫爲三載計　濤朝臺閣整□
入

按陳騭史無傳其知永州也作詩送之者五人其中劉隲孫晃二人見宋詩紀事餘無攷紀事云劉隲官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有詩見西崑酬唱集孫晃字伯純新淦人雍熙進士天禧中尚書禮部郎中直史館出守蘇州此石刻不題年月据孫晃守蘇州在天禧中則其官推官當在天禧以前因總附於大中祥符之末

保寧寺鐘樓碑

碑連額高九尺二寸廣三尺九寸二分二十八行行五十字正書篆額在興平縣

京兆府興平縣保寧寺浴室院新修鐘樓碑記
鄉貢進士冉曾撰并書
第三班借職監商稅商篆額

粤自鶴林入滅大雲之教方行金字垂文甘露之源攸邈是以廣大千之世界闡不二之法門用導群迷俾登正覺故得朱星紫氣炳煥於禎祥銀樹金花精虔於供養所謂神道設教於不滅民德歸厚於無邊爰從魏晉已來降及齊梁之際竺乾之法漸暨於西方貝多之言盛傳於中夏蘭若櫛比固非五里以鳴牛浩刼輪廻曷覩三年而拂石前則達摩惠可更珍七聖之財後則羅什圖澄愈大三乘之本蓋有裨於王化寔無柰於國經遂俾　當宁之尊益堅於信尚而變可封之俗盡溺於修持別乃削髮毀形者實繁有徒負福畏禍者無遠弗屆是故捨圭田之利以飾白蓮之宮殫圓府之財用嚴紫金之像刹宇之勢相望於康莊鐘唄之音交逸於雲漢欲以圓如來方字之印開菩提七寶之房者矣

興平縣居龍淵之陽隸鶉都之右周稱槐里唐号金城乃石星殞異之鄉實浪井㽔祥之地咽喉甸服襟帶神皐田疇上腴民物豐富故車航之混混信往來之憧憧驗以版圖提封幾乎万井觀其地志列樹廣乎三條顧象雪之居方乃劇縣之要害保寧寺茲邑之大招提也面正商方位當𠃓鄗三扉顯敞上覩闤闠之形百雉紆餘俯臨閭閻之檻煥乎淨土昭然化城惟此邦之居民多事心而佞佛香燈之供幾乎重賦木石之功殆乎勝人故此寺鍾樓者乃浴室沙門知遵所修也知遵紹諸祖之基稟先師之訓深成寄行克持淨名更精初地之因僅守小乘之戒而心實無相身尚有爲乃觀寶地之庭攸闕豐山之器則何以聲乎晝夜節於逖遐歸依之間莫安於四衆犇請之際或失於六時師乃堅匪石之純誠鳩潤屋之餘利十方之所景附千室之所悅隨惣萃豐財克成能事師於咸平中遂詣坊州大冶鑄斯洪鐘□□□既成倘秘秋分之頭在懸攸擊漸揚霜降之音其鑄也同夏鼎之功其名也類景鍾之大伊濞厚而得所在侈奄以居中豈可同樂府以編形並甍臺而振響師乃成茲重器載以大車不踰浹旬便締攸館艱危存歷切膺克濟於是乃擇良辰遠營層構當乎蒼旻之位居於定星之中蔵事弥精庀徒胥悅運斤者成風之妙荷鍤者如雲之繁既豐撲斲之形復煥丹青之飾陰虬增絢陽馬騰光名暈飛以神行紺獸蹲而峯峙觀壯麗之象極般爾之全能聽輪奐之詞叶趙文之善頌信可侔井幹之制度擬麗譙之規摸維一簴以從嶶俄三休而崇峻形勝斯萃物力告殫簨簴攸張皋万鈞而在上鯨魚用刻扣九耳以居旁象在其中盡覩有緣之相聲聞于外咸臻極樂之方足以通法界之威靈感神龍之護衛西霞非擊乃天風之自鳴大海初聞故劫輪而不下方袍之士允蔟於至誠比屋之家愈遵於善道師以懿勤式備勝利斯周忽夢兩楹之間示寂雙林之下蓋以歸三空之勝境亞七覺之妙花俾白鶴以哀鳴動青牛之悲感師之善果夫豈偶然上足弟子其以門人克隆堂構堅挺鷄鳴之操不忘蟻術之勞每於焚脩之餘恪奉莊嚴之事復乃淨心蓮而不撓傳法印於無窮曾寓迹公齋游心道素忽因暇日多訪仁祠與其嗣師常相往復故聞其鍾則切於待扣登其檻則何止銷憂是以先師之令名已垂於倩史先事之營事尚闕於文言曾輙以謏才恭承重請祭勤拳而弥固在牢讓以靡遑不然何以啓迪鴻猷形容盛事覩此干雲之狀叢蘊

變化以云爲聽斯雝雝之音豈徒鏗鏘而已矣但罄空
疎之識聊書崇制之因僶俛成文祗副來命
天禧二年歲在戊午六月壬辰朔十八日己酉立
小師前院主僧善明　院主僧善海建　供養主僧
善林　典座僧善通　善江　師孫□成　三綱僧
永□　本眞　法智　官□□僧□□
將仕郎守武功縣主簿権簿尉郝□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知縣事兼兵馬監押冉宗元
將仕郎守縣尉陸□　刻字安文晟
文甚華贍足傳行書亦整健商自署官爲三班借職
監商稅者三班借職武臣之初階監商稅隸太府寺
都提舉所謂諸州易務雜買務雜買場者是也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保寧寺但云在興平縣西街不詳與
建始末其浴室院鐘樓亦無攷書碑篆額之冉會
冉商兄弟史固無傳書譜亦不列其名

教興頌
碑高二尺一寸二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十八行行二十一字篆書篆額
大宋教興頌并序
虛儀先生譔

趙郡唐英書
前朝顯德季年□□□□沖人嗣位海嶽震盪鬼神不
寧玉版既終金碑□□巍乎神器殆若綴旒六合餘是
疎覩三靈以之改□神道輔德百姓與能邇無異言遠
無異望眷　我皇□靡數在躬嗣夏配天不失舊物
車旗正朔無改於□□文物聲明載采於周禮罰壺關
之叛平淮甸之□　□首戴干戈躬擐甲冑六投之怒
未泄二兇之□俄平日者文表起戎保權告難北軍爰
整南服乂□磔湘烏以四分斬巴蚰於千斷席卷吳會
氣飛衡巫不四三年書軌渾同天地交泰則自古帝王
教興之道未有如建隆之盛哉無愧之辭敢以爲頌
維周嗣皇昏沖不綱二世而亾　維宋肇基受命咸宜
天人□祗　維帝龍飛應運□時雲行雨施維天爲大
無□不蓋民斯愛戴於鑠　我皇神武會昌天地同光
投釁宣室景靈昭質無疆唯卹洞庭漣漣巴陵遷遷億
萬斯年
皇帝嗣明离之三葉歲在未月建午日丁卯
攝太常寺太祝李夢徵傳本
安粲刻字
虛儀先生不著姓名不知爲何人但碑頌爲太祖作

臣子頌君而以先生稱何不恭之甚也按宋史乾德四年命慕容延昭等討湖南將張文表未至而文表巳爲武平節度使周保權所殺延昭等又克潭州執保權湖南悉平碑所云文表起戎保權告難正指此也碑後所署歲月云皇帝嗣明离之三葉歲在未月建午日丁卯攷太祖開寶四年辛未是時宋有天下十二年矣所云三葉蓋十二年也 金石存

右教興頌題云虛儀先生撰而不著其名序云日者文表起戎保權告難北軍爰整南服乂口頌云洞庭漣漣巴陵還還億万斯年蓋敘宋初平湖南事也宋史文苑傳有馬應者薄有文名多服道士衣自稱先生開寶初倣元結中興頌作教興頌以述太祖下荊湖之功欲刊石于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以聞此頌三句一轉韻與中興頌同格署先生而不名知其爲馬應所撰也碑後題年月云皇帝嗣明离之三葉歲在未月建午日丁卯山陽吳玉搢以爲開寶四年辛未予攷開寶四年五月乙未朔無丁卯日其時宋有天下十二年爾雖三改元不當云三葉且太祖開刱之主不得云嗣明离也碑末書攝太常寺太祝李夢徵傳本則勒石之時去開寶初已遠矣宋自太祖至眞宗有天下者三世葉者世也云三葉其在眞宗之世乎眞宗景德四年丁未五月丙申朔無丁卯日惟天禧三年巳未五月丁巳朔丁卯乃月之十一日也故定以爲天禧三年云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題大宋教興頌文云則自古帝王教興之道未有如建隆之盛哉教與二字蓋取左傳其興也悖焉之義教字說文所無廣韻云教卒旋放之貌司馬相如子虛賦嫛婗勃窣上金隄顏師古注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勃窣即教卒是教與勃通左傳音義云悖蒲忽反一作勃同是唐初古本有作與也勃焉者勃悖教三字聲義並同故借教爲勃碑又云皇帝嗣明离之三月以離爲离從鄭氏易也宋人尚知古字如此惜唐英之名無可攷矣

中嶽醮告文

柱高五尺二寸八面周廣四尺六寸三十二行行三十八字行書篆額在登封中嶽廟

中嶽醮告文

御製

翰林侍　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

奉　勅書并篆額

文與前北嶽醮告文同不錄

中書省玉冊官　御書院祗候臣沈慶
臣晉文寶鐫
天禧三年九月　日建

按太初爲翰林待詔以書爲職其書有唐人風故可
觀也宋諸奉勑書碑皆御書院祗候刻字設有專官
以共其事此他代所未及也說嵩
文用石柱起爲稜觚磨平面面刻之宋史禮志眞宗
自製五嶽醮告文遣使醮告卽建壇之地構亭立石
柱刻文其上余今所得中嶽廟者此蓋其一而以文
案之則大中祥符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壬子朔二十
五日丙子也志于年月從略得此可證明也授堂金石三跋

摩騰入漢靈異記

碑橫廣六尺高二尺七寸三十五行行二十五六七字不等行書在洛陽白馬寺

摩騰入漢靈異記第四中缺出白馬寺舍利
己巳之歲四月八日　孝明皇帝駕幸鴻臚卿寺
謁二三藏問對數次弥加禮重得迦葉摩騰□
陛下曰寺之東鄰是何館室　皇帝曰彼中時
昔無故忽然勇起可及丈餘人或之平尋復陸阜其上
往往時發光明民所異之乃聞上國政因該祀典遂名
洛陽土地之神其所阜者土俗謂之聖塚今在漢中凡
所祝告皆隨懇願自□而下蟬聯命享情未知由三藏
曰憶余嘗於中印度躬覽合藏其中所云如來滅度百
年之後有阿恕伽王起八方四千七寶塔安佛舍利那
闍羅漢運以神通將右手掩日放八萬四千光攝衆寶
塔□彼光內旁視四維上極空界八萬四千同時而葬
文曰東土支那有一十九處云□有□□時而出余今
至此屢目神光無異中印□光明□今陛下所言聖塚
者乃十九數中之一必不虛焉是時二三藏遂命
皇帝□百寮同詣彼廟列聖塚之前三藏敷座與而
歸禮　皇帝與宰臣亦禮當禮次聖塚上現一圓
相影二三藏禮　皇帝三身如鑑照容分明內現
其餘臣寮但覩其光不現其身□相謂曰我輩寡福不
現其身由是□□□各見□身獨在光內皆曰其□偏
照於我已而二三藏以梵語□□而衆咸稱未之如也
時　皇帝聖情悅懌□□素□感恨流涕語二三
藏曰朕若不偶二師□能覺佛道祐矣自是方深信
釋迦牟尼眞身舍利之塔也　皇帝遂勑所
師令稟三藏制度崇是浮圖自是年二月一日起□至
庚午歲十二月八日□功告畢凡□□高五百尺岌若
岳峙塔□齊雲寺通白馬至後周二年四月八日塔上

現五色神光天香氛氲罔知何至而自光中口一金掌
持起寶塔可高尺餘色如瑠璃内外明澈自午及申口
口方隱時　皇帝洎宰臣并士庶咸瞻勝相欽玩
無數人之右遶光亦右遶人之左旋光亦左旋皆悲嘆
仰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當是口口口千衆中有梵僧九
口僧伽摩羅等咸謂正是阿恕伽王口口所造之塔口
樣也竺乾亦有三處我曾數禮奉因是靈感弥益信心
口流終古長興二年二月八日記
巨宋天禧五年正月七日重建
西蜀武都山僧景遵書
西京口口口白馬寺主淨口大師賜紫文翊
景遵無書名而字體絶類聖教序北宋人書猶有晉
唐風格良可愛也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白馬寺在河南府城東漢明帝時摩
騰竺法蘭始自西域以白馬䭾經來初止鴻臚寺
遂取寺爲名置白馬寺通志但詳興建之始而於
入漢靈異無一語及之殆亦以此碑所載語近夸
誕不足錄也摩騰事詳高僧傳已見前卷碑云已
巳之歲四月八日孝明皇帝駕幸鴻臚卿寺此指
漢明帝也己巳爲永平十二年明帝以永平七年
正月十五日夢金人遂遣王遵等西訪佛法至月
氏遇摩騰竺法蘭將四十二章經載以白馬同回
洛陽時十年丁卯十二月三十日也此則紀十二
年帝幸鴻臚寺禮聖塚因建浮圖事然前已云巳
巳歲四月八日後云自是年二月一日起至庚午
年十二月八日功畢先四月而後二月其語不可
解也又云後周二年四月八日塔現五色神光末
云長興二年二月八日記所稱後周不知何時若
云五代之後周則不應在長興之前若云宇文周
則無年號可紀不知爲何帝之二年文之謬悠如
此至其以鴻廬爲鴻臚以所師爲所司又不足論
已

杭州放生池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六寸廣七尺二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篆額在杭州府西湖寶石山麓

杭州放生池記
朝奉大夫給事中知杭州軍州兼管内隄堰橋道勸
農市舶使提舉杭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護軍太原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錢塘僧思齊書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監杭州淸酒務吳遵路篆額

粵若星辰麗天斗宿分揚州之域江漢爲紀潮河控餘
杭之地斯郡也民俗繁侈山水奇秀總軍戎之重乃東
南之鉅屏無兵火之沴爲吳越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
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寶刹相望繚岸百餘寺煙
景可愛澄波三十里實二浙之佳致一方之上游也天
禧三年秋七月　相國太原公自嚴廊之任膺麾符
之寄坐召棠以敷化訟息而刑淸奉　漢條以班春
境肅而物泰未朞月衆心熙熙然如登老史之臺矣明
年秋八月　公祗奉　詔召入覲　象闕澤國
留昔穡之頌　當宁厚晝接之眷因　上言是湖也
最爲勝境俯瀕　佛宮居人魚食盡取其中　國
家每以歲時　祈乃民福星聊至止精設於
蘭若羽服陳儀恭投於龍簡願禁採捕仍以放生池名
爲請　皇帝仁及萬有　惠濟羣品　法神武
之不殺守慈儉以爲寶　奏牘誠激　凝旒喜動
濬發　中旨普令茂育　綵綸適降已改觀於方
塘罔罟靡施免有歎於赬尾既厚生生之樂永燦
巍巍之業隨忝職瑣闥承乏方面獲覩善利思勒於金
石媿無奸辭聊紀於歲月耆巳時天禧五年三月二十
七日記　陶珉趙克和鐫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通判軍州兼管內隄堰橋道勸
農同監市舶司事騎都尉借緋林從周　承奉郎守
大理寺丞知錢塘縣事楊告　文林郎守錢塘縣尉
張仲顏
中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隄
堰橋道勸農同監市舶司事上輕車都尉李□□
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知觀察判官廳公事段少連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錢塘縣主簿李祺
兩浙路提點刑獄勸農副使左侍禁□閤門祗候王
世文　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
臧滬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苗□
兩浙路提點刑獄勸農使朝奉大夫行尚書度支員
外郎護軍借紫朱□　左班殿直閤門祗候杭蘇
等八州軍都巡檢使孫逢　節度推官文林郎試秘
書省校書郎□□
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
農使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借紫方仲荀　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兵馬都監兼在
城巡檢韓允文　承奉郎試大理評事知節度掌書
記□□

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朝奉大夫尚書工部郎中芒國賜紫金魚袋曹定　西染院副使駐泊兵馬都監同提舉杭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李昭度　登仕郎守少府監丞知仁和縣事李口

按此碑在杭州西湖北岸昭慶寺西石塔頭旁逋民居環以土垣故雖露立山坡風雨凌轢外牆若多刓蝕而字徑三寸大書深刻搨而讀之了了可辨文僅泐五字全篇載西湖志藝文卷中今取以校補碑瞞大路之北路南爲陳氏就莊乾隆四十七年間昶重修西湖志館寓莊中與此碑甌突相接編訂之暇往往步屧山岡徘徊碑下者久之碑爲王隨撰僧思齊書吳遵路篆額宋史列傳王隨字子正河南人（東都事略河陽人）眞宗朝擢知制誥累知揚州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坐事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隨外若方嚴而治失于寬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故其撰此碑迹類湖佛官禁民採捕語多親切碑繫銜云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市舶使提舉杭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此與他知軍銜不同浙西水利以河渠爲亟河渠以隄堰橋道爲重宋史河渠志熙寧元年十月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使臣並以管幹河塘繫銜常同所屬令佐巡視修固以時啟閉據此碑則在天禧中已以堤堰橋道繫銜不待熙寧初矣職官志載巡檢司有沿邊溪峒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此王隨以杭蘇一路兵甲巡檢繫銜乃所謂數州數縣管界之巡檢也書史會要稱釋思齊杭人書師柳公權有所書放生池碑在杭州卽此碑也吳遵路見宋史循吏傳字安道父椒見文苑傳遵路第進士累官至殿中丞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章獻稱制乃仁宗初卽位時事遵路之官大理寺丞監杭州清酒務蓋在眞宗朝官殿中丞以前之任史從略也後列銜名十八人史傳載楊吉字道之漢州綿竹人同學究出身累調南劍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據此碑則大理寺丞在知錢塘縣時已有此官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舉服勤詞學

累知崇陽縣擢杭州觀察判官据碑則試大理許事傳所略也餘俱無攷碑云斯郡也爲吳郡之福壤羅城之西有湖曰錢塘或謂上湖亦云西湖羅城者卽杭州城也吳越備史唐昭宗大順元年閏九月錢鏐築新夾城環包家山洎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景福二年七月錢鏐新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洎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此卽羅城之始也西湖志云西湖古稱明聖湖又以其在錢塘故稱錢塘湖又以其輸委於下湖故稱上湖其地負會城之西故通稱西湖碑言天禧三年秋七月相國太原公自巖廊之任膺麾符之寄明年秋八月公祗奉詔召入覲象闕相國太原公謂王欽若也宰輔表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太子太保免本傳云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西湖之禁採捕正在是時傳亦從略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九

增修中嶽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七寸廣五尺八寸四分三十
三行行七十五字行書篆額在登封中嶽廟

大宋增修中嶽　中天崇聖帝廟碑銘并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比部員外郎知　制誥判大理寺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陳知微奉　勅撰
翰林待　詔朝散大夫太子中舍同正臣邢守元奉
勅書并篆額

臣聞融結斯今岧嶢列峙秀出莫方之勢財成育物之
功嶽鎮之炳靈也陰陽靡測變化難窮周大塊以無方
助鴻鈞而不宰　至神之妙用也交修享祀對越
神祇望秩于山川薦馨于簠簋有國之茂典也尊崇
顯號增葺　殊建脩物以致嚴祈禠而庇俗
帝王之精意也四口遷相為用然後能罄昭事而膺
純錫矣非　聖人撫運則何以臻于是乎巖巖維嵩
作鎮中夏控制轘轅之域連延郟鄏之區拳石流形自
胚運而特起土圭測影驗寒暑之無訾辟典紀乎時巡
周詩壯其峻極加以功宣化育德輔沈潛四象相生惟
土也周流乎八卦羣山既列惟崧也磅礴乎三川居然
神秀之姿莫測崇高之狀是使真仙攸託珎瑞沓臻石
壇騰金壁之輝天井潛蛟龍之穴鳳笙鶴馭嘉于晉之
嬉游石髓玉漿見茂先之傳議草木以之而效異峯巒
由是而標奇貝葉扶疎疑生於淨土神芝菌蠢幾秀於
中林許由韜迹而不還漢武封崇而有自三臺峭拔想
翠輦以會歸二室穹隆顧赤霄而可接宜乎配天而比
峻鎮地而稱雄者也洪惟　王靈宅茲勝壤居中正
位受　命於紫清毓粹含章顯仁於博厚體嫗煦生
成之造茂　聰明正直之偁得一生三冥符於道妙
知來藏往莫究乎幾微丕應屢彰羣情斯屬眷惟歷代
率厲明誠顧名級以是分亦典章而盡在衮衣煌耀視
公爵於成周羽蓋葳蕤進王封於天寶雖申仰止未極
推崇允契　昌辰彌昭盛則　烈祖以建邦立極
禁暴勝殘革五代之澆漓副萬方之愛戴啓　炎靈
之祚本自一戎宣震耀之威咸清九服蕩除僭偽馴致
治平言念珎祠實居溫洛式奉苾芬之祀聿增輪奐之
規正乎信辭介我殊祉　神宗以時膺下武化洽同
文澈烽燧於邊陲列黌庠於郡國干戈戢美播乎聲
詩俎豆斯陳動遵乎典禮瞻彼靖冥之館素璨陰隣之

仁寅奉有加修營靡息貢縣長於永龕聳壯觀於黎氓
誕集蕃釐爰鍾濬拓 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佑
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撫 重熙之景運嗣
二聖之元基覩乙夜之書詳求治本布陽春之澤溥浸
含生鑒因草於前王洽謳謠於庶品恭天兩地法亭毒
以無私一日萬機示躬親而靡倦威加冉服德被鴻荒
顓頊絜誠必先乎祭祀唐堯稽古用廣乎文思溫恭旣
邁於有虞勤儉更逾於伯禹好問則裕成湯唯務於永
圖建官惟賢周武於焉而大宅升王猷於八表式帝命
於九圍欽恤刑章命輶軒於列郡昭宣德化賜束帛於
高年蠲鄰遂息於征傜教學遍臻於友悌下勸農之詔
異力穡而有秋精取士之科以得人而爲盛仁心格乎
動植孝感達于幽遐按蹕 諸陵肅展奉 先之
志燔柴吉土虔伸報本之儀一變淳風爰臻淨治然猶
兢兢馭朽翼翼持盈端委嚮明茂對重離之位儲精垂
思深窮衆妙之門黃屋非心 紫□降鑒元夷之使甙
之以先期 緑字之書授之於獻歲諭以大中之旨崇
乎清淨之風同河洛之秘文符 皇王之嘉瑞欽承
寳命迭舉 鴻儀撿玉岱宗仰荅 慶靈
之祜奠琮□壤止祈豐楙之祥秘祝無聞烝黎是賴旣

畢類祇之禮仍覃在宥之恩禹會斯嚴俾諸侯之肆覲
秦川載覽飭萬乘以言旋惟法御之經塗追祠官之舉
職皆申潔祭咸秩無文矧彼崧高鎭茲京邑乇中圖大
斯惟宅鼎之郊生甫及申實乃降神之嶽夙存 廟
貌多歷歲時厥制未隆斯民何仰道不終否時逢會昌
粤惟守土之臣實奉保釐之寄因崇祀事周覽進除露
奏以聞異加必葺況升名帝籍早奉於徽章 列像
神臯載嚴於恭館重以覃研 聖慮彪炳 乾文
奉 神旣折於徵言垂世永存於懿鑠而 宅靈
之地棟宇未崇增肅 宸襟特頒明詔大中祥符紀
號之六年癸丑歲季夏月於是乎命中使登高丘造嚴
祠數 睿旨涓吉日協靈辰梓匠授其全謨林衡度
其貞榦因乎舊制煥以新規礱巨石以瑰琦廣餘基而
顯敞風斤載運雲鍤偕興鳩功雖奪於農時經費咸貢
於御府崇墉繚繞屹若雲連秘宇深沈呀如洞啓文梲
鏤檻爍琳碧以相輝銀牓璇題對煙霞而絢彩而又
神靈之迹應見之徵假繪事以章施俾民瞻而諫畏
聿成壯麗愈洽豐融龍袞珠旒端 睟儀於正寢禕
衣闕翟昭 盛服於中閨羽衛騎羅簪裳拱侍以至
會同 四岳森列羣神環像設於同廊蓩 咸吞

於福地嚴警巡之次盖法周廬儆齋宿之宮爰貟潔志
若乃牲牷克脩鼎俎惟寅嘉薦尙乎吉蠲至誠通於肸
蠁垂鴻不朽率禮無違至乙卯歲季夏月載歷炎涼厥
功告畢增修殿宇并創造碑樓等共八百五十間𦂳塑
尊像及裝□新舊功德畫壁等共四百七十所至
矣哉荐興雲構載擁　神休眞介福之奧區乃集靈
之邃宇也宜乎茂昭純嘏不忝胥黎元躋耆蔚之容涵滋
品彙峻巍峩之質等固　蘿圖必資鴻碩之流式志
修崇之美而臣才非穎𨻳學本空疎徒塵切近之司莫
著揄揚之效遽承　芝撿輒叩蕪音徵黃絹之辭誠
慙麗藻刻翠珉之字曷暢　徽猷但謹歲時敢爲銘
曰
太極肇判　二儀乃分　草木麗地　山川出雲　風
雷噴薄　氣象絪緼　惟玆列鎭　實燠前聞　崧高
峩峩　蟠亘千古　如轂處中　如日當午　遠控伊
洛　挺生申甫　𡾟岳之宗　列眞之府　崛起隆阜
削成奇峯　崔嵬旣結　純粹攸鍾　山聲表瑞
漢益戸封　土德符慶　唐致時雍　靈壤開基　明
神是宅　廟貎斯存　威嚴有赫　雲惟高張　巖扉
巨闢　輔祓　柔祇　居爲勝域　粤惟往古　咸勵欽
崇　軒裴孔巽　爵秩增隆　國章雖盛　臣位攸同
允屬　昌運　爰推王公　縟典有加　鴻儀載肅　備
增崇　天衷　昭升　帝籙　展座斯皇　□旒允穆
極寅恭　惟新戩穀　祠筵夙設　歷歲滋深　金鋪
雨駮　玉甩苔侵　宜崇偉觀　式契靈心　守臣飛
奏　宸旨遐臨　乃降輶軒　爰徵梓匠　卽舊謀新
重規大壯　架險陵虛　稱雄四望　神化難名
暈飛莫狀　虹梁偃蹇　藻井芬敷　雲羅掩映　霞
綺縈紆　高齊絕巘　永鎭名區　刊諸琬琰　禁以
樵蘇　籩豆有楚　犧牲是薦　奠祝陳信　罇彝致
奠　能事斯畢　明靈乃眷　祚我　皇圖　彌鍾錫羡
乾興元年歲次壬戌六月己亥朔十六日甲寅建
御書院祗應臣沈政臣鄧義等刻字

梭乾興元年二月眞宗崩仁宗卽位碑文稱崇文廣
武感天尊道應眞佑德欽明上聖仁孝皇帝則眞宗
天禧三年以前所上尊號也蓋修廟之役始事于祥
符六年癸丑畢功于八年乙卯知微奉勑撰文亦在
此時更數年而後勒之石耳王曾中嶽廟碑陳彭年
北嶽廟碑所書尊號欽明二字在上聖之下宋史東
都事略並同獨此碑欽明在上聖上不可曉潛研堂金石文

跋尾

碑爲大中祥符六年癸丑至乙卯歲增修殿宇創造碑樓而作陳知微宋史有傳邢守元書亦謹飭似唐人又有所書北嶽安天王元聖帝碑 中州金石記

按中嶽廟自大中祥符四年加號中天崇聖帝至七年立碑文已見前此碑云六年季夏命使修廟是加號立碑正在修廟之時矣修廟之役𠬧于六年季夏畢于八年季夏功僅兩年而立碑則距竣工後八年奉勅撰文者陳知微史傳稱知微字希顏高郵人由荆湖南路轉運使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兼刑部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玉淸昭應宮判官俄以疾卒而不言其判大理寺畧之也其卒在天禧二年則此文作於二年以前矣書者邢守元無傳天下金石志但載其所書北嶽安天聖帝碑而不及此俾是其所遺也

永定陵采石記

碑高八尺一寸五分廣四尺許三十一行行六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永定陵修奉採石記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朝請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護軍□□瑾篆額

文林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管勾採取般運 山陵石段樂輔國撰

若乃土圭定國卜洛𠫊二宅之雄地鎮粟靈維嵩冠五岳之首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天地之心綽爾是 皇王之宅□□□□實曰名都 我國家運契隆興 創業垂統削平多壘奄宅中區 京邑乇□□之師城闕有□□之衆□水陸五□之□□□□萬□之饒所以□淮汴之□遊爲都畿之勝地比之全盛文絕擬倫伏自 太祖 太宗應順天人追尊 祖禰欽崇懿號□奉 寢園乃於宣鼎之□以□ 藏金之地爰從吉兆實建宏□□舉 □□□□□□□□道䕃聿鍾 萬世之基 大行皇帝祗□ 璿圖恢融 寶命啓廸精妙逢□粹和□□□□二聖之令猷超九皇之懿範睿文冠古宸經天緯地之源 神武膺期□□□反正之業 仁以守□ 孝以奉 先四時固絕於畋遊七廟弥敦於 恪謹爰自君臨兆庶 德服華夷運 神筞於邊荒

執利器於掌握四夷□叙不施烽燧之輝百姓乂安不
識軍旅之事綿□怙泰盛節交修翠巘泥金聿舉增高
之典神雖奠璧復施益厚之功以至延 歘馭於
寰瀛授 弥符於 秘殿奉
希夷之誨昭示 仙源瞻 睟穆之容延昌
寶祚顯 道宗之積累則 幸亳以
朝眞荅 紫□之貽□則欽陽郊而薦
號願 能事之畢舉仍 宸念以增虔
旰昃萬機 □勞庶務六一丹就□□無誕
鼎之緣二十功成□后有攀 髯之歎莫不哀纏
聖嗣痛結 宮闈 六龍未達於杳
冥四海□聞於遏密倏臨遠日爰土廣阡指瀍澗之濱
□蒼梧之野庀徒集事豈易其人□ 命威塞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夏公守恩充修奉
部署 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公繼宗
充修奉鈐轄 二公 先朝振擢之恩副
當宁選掄之寄同心戮力夙夜在公仗鉞而來□以
便宜從事募諸道□士工匠來赴力役 表請文武
官□使命分掌其事雖欽承 治命以儉約而處
先而遵法古儀在堅固以爲事計用數砌 皇堂

石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七□門石一十四侍從人物象
馬之狀六十二□□名山恙比尋訪緱氏縣南有粟子
嶺者蓋少室之西山萬安之東嶺也多產巨石嚴稜温
潤罕與爲比輔國□居麾下仍屬隄封首□□□□□
計置還□□□□□乃 命中貴內殿崇班李知常
左侍禁李丕遠與輔國同辦其事部領工匠四千六百
□山并般運共□二萬七千茲山也□入煙蘿□□峭
□□□行□杳絕居民固無甘泉以充日用汲引甚遠
飮歠或苾士民之心方增勞止忽有石泉一眼湧出并
巖谷□有清泉一派□□山址其源深而流長其味甘
而且美挈瓶而至□□雲屯熬熬之心不勝其樂儔匪
一人之孝感 二公之至誠不能致也拜井
水勇詎亡於耿恭刻山泉飛靡專於李廣鋌生傑出何
代無人此山舊□神祠綿歷□歲棟宇摧壞且基址具
存□□□□議其完葺揆諸材瓦假力餘工曾未浹旬
儼然新廟巽其降福以庇茲民復有靈蛇出爲瑞應其
色皎絜其狀蜿□爰有飛章達于 天聽特
詔中使頒 睿旨賫名香率道流二七人建靈
場三晝夜并設清醮以荅神貺而叉屢宣 宸慈
撫恤士伍餌以醫藥 賚以物帛羣情感激罔不盡

心每梯霞躡雲凇崖抱棧若履平地咸欲先登鎸琢之
聲聞數百里凡所攻採應手而得號令所出□同影響
般輦相繼有若風雷而未及前期厥數大備自暮春之
令序逮獻裘之届辰以日繫時其功就畢洎乎充用抑
有美餘輔國獲虎下風叨預陳力備觀事實仍仰
巖猷秉筆直書詞亦無媿至於崇奉　陵域種植
松楸嚴肅　威儀秘邃　宮闕規模宏壯制
度久長亦　二帥之輸忠諸君之協贊固不可得而
備言也聊書採石一時之事乃萬分之一二矣時乾興
元年八月十日記
左侍禁提舉　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取
般運石段李丕遠書□刻字
內殿崇班提舉　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鋪管勾採
取般運石段李知常
山陵修奉鈐轄左騏驥使忠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
都知勾當皇城□□楚肅隨　駕□□藍継宗
山陵修奉部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
節度使夏守恩
億按碑漫漶尋其可與史證者惟藍継宗見禮志志
云山陵按行使藍継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
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今碑云継宗充修奉部署
又云山陵修奉鈐轄以見継宗必初爲按行而後又
充修奉史載或不備附於此見之也職官志使職兼
領者親祀南郊則有大禮禮儀鹵簿橋道頓遞五使
籍田泰山封禪汾陰奉祀恭上寶冊南郊恭謝皆如
之案橋道頓遞使當太祖崩而太宗時尹開封固嘗
任之尋又兼五使則志於大喪充使職者亦當列之
志內然竟未收入何與豈以國恤諱而不書與記所
載李丕遠李知常並有提舉山陵逐程排頓及馬遞
鋪等職蓋亦頓遞使之遺也故著之以補史闕偃師金石
錄
按此碑篆額者但存其名瑾而泐其上二字以史
考之當是鍾離瑾也傳稱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
由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
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碑結銜云京
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當即傳載京西轉運使
而兵部員外郎傳特從畧耳撰者樂輔國無傳史
有樂史之子黃目傳稱黃目字公禮撫州宜黃人
世仕江左李氏其子理國爲衛尉寺丞定國爲大
理評事疑輔國亦黃目之子或史畧之也文稱䌥

氏縣南有粟子嶺有石泉一眼湧出因葺舊祠爲
新廟復有靈蛇出爲瑞應今檢河南通志皆不載
惟云眞宗陵在鞏縣城西南盖當時山陵在鞏縣
采石在緱氏也碑文敘夏守恩藍繼宗二人碑末
增叙李丕遠李知常二人二李無傳夏守恩傳稱
字君殊并州榆次人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
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史惟總管與碑之
稱部署異餘官皆同然云天聖初則史誤也山陵
是乾興元年事非天聖初藍繼宗宦者傳稱字承
祖廣州南海人仁宗卽位遷左騏驥使忠州防禦
使永定陵修奉鈐轄與碑合碑下云勾當皇城司
則繼宗原官下又有整肅隨駕等字擧以入銜則
傳所無眞宗謁陵東封祀汾陰繼宗皆隨駕此必
當時繫銜有此名而史畧之又繼宗之爲按行事
非一次太宗時按視大小洛門二砦元德章穆三
后葬爲按行園陵使特修奉永定陵傳無按行之
文而別見於禮志碑亦不言先按行而後修奉且
碑文明言充修奉部署者夏守恩充修奉鈐轄者
藍繼宗偃師金石錄云繼宗充修奉部署誤也

虢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碑高四尺八寸七分廣三尺二十三
行行四十二至四十八字不等行書

鳳翔府虢縣重修至德常寧觀記

進士高安撰

進士趙綱書

嵇康言神仙雖目所不覩而傳記所載其必有之此乃
特稟異氣非積學能成議者紛紜莫能一致其詎徵詠
妙則謂之昌言其攻短捨長則稱爲誕說或引軒轅黃
帝埋弓劔攀龍髯以證必然之理或擧秦皇漢武梁滄
海拜竹宮以明無口之驗眞僞迭於千口褒貶輿於百
家若迺黼黻冲虛丹青紫府湧泉源於言下橋星辰於
筆端則王母雙成凜然可挹或指斥道教折衝仙籍散
風霜口春書森矛楯於靑簡則列子莊生昭然可咎俾
下士遂其胸負口聞昧於是非殊不知今古相遙天地
至廣動植賦象質類性乖魚化虎變木連理草三秀萬
物口口口口口口之不可信也若然則濡毫之士不得不
探幽賾微深扣希夷之境況復責詞蟬蛻之地當凝思
搦管意口焉而罔决將取監前聞始知叔夜之論最爲
絕妙而矧於留情丹鼎引領金闕慕緱山之擧手窮桃
源以索路落落動羽化之思颷颷起凌雲之心能不嗞
味耨旨挹酌精義得非徹骨入神之所寶惜乎量排翟

輔軻之士未易輕喻也按縣圖經有常寧觀在邑之南
斯則前代賜額之巨宮也流俗傳昔有劉眞人輕舉是
地歷五代離乱碑碣堙沒止有石蓮座誌百餘言說劉
經張陵樊夫人全家上□以證其事似符流俗之傳疑
者雖屋宇殘毀□至磨滅斯又若人民欽其前聞不忍
使芳跡之永絶也故觀之内惟有石像一尊古殿一座
風雨暴露香火寂寥至　邑令嚴公來莅此縣率
道布政厚德薄刑復覩　聖□勝槩□興靈迹具
舉故慨然有葺脩之志於是命歧下賜紫道士顯項公
自忠以主之俄有高泉道人趙公從讜自號慙愧導引
辟穀僅三十載課釋典持□□俱盈數十萬卷混眞好
酒時發微機可謂負拔俗之大名蹈高世之芳躅知
嚴令之賢誠足振其大道繇是捨錢數十萬市瓌材
召碩匠新大殿建道堂敞客廳廊厨宇回廊曲檻靑頂
綠檽翼翼嚴宮朞歲而就若乃宗聖教貫遺址萬工千
木脩□公門草故鼎新速於衆力儻非尊道之名宰博
施之逸士則前古福地竟爲禾黍矣若夫驗興廢明會
遇又匪偶然矣　嚴令奮經始之謀慙愧挺圖終之
誓言必合動無拒若商聲之應宮迅流之赴海聞之可
以淸人神觀之可以快人意是能築宏基於久隳鼓眞

風於已墜者也而況趙公願心方銳若侯九仞之山速
成而簣土始進其能自止乎不幾年更覩其樓閣□□
金碧燭日也□邑民矣才學無□□□□屬　嚴
公秩甫滿□命爲記安亦欲紀公之休烈罔顧多讓敢
自謂雄文曰但紀古觀中興年祀矣時
大宋天聖五年歲次丁卯九月一日戊戌朔九日丙
午建
儒林郎行縣尉兼主簿張文質
賜紫道士觀主顯項自忠
承事郎守號縣令嚴望之
高泉道人趙從讜建
小師道士□□□　淸河張志刊字

按宋之虢縣屬鳳翔府元時省入寶鷄縣今隸陝
西通志祠祀寺觀卷寶鷄縣不載至德常寧觀

勸愼刑文

石高六尺六寸八分廣三尺六寸五分
三十三行行六十一字正書在西安府

勸愼刑文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序曰嘗覽朝士所述戒殺生文服其善利居口口續之
以贊而資助之大旨惜乎生物之性焉惟人萬物之靈
厥理尤重因而别撰勸慎刑文明引善惡報應亦冀流
播警悟當官之吏疚心于刑廣樹無疆口口也　文
曰易稱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至矣哉前經格言凡
斷獄者旣明且愼而不滯留吏訓詳悉無口于此
國家歲舉恤刑之詔賜天下長吏條口甚備而年祀寖
遠因循怠忽若能視之如新奉行彌篤哀矜服念不失
其職此乃以惻隱之仁崇樹勝因口口佗等萬萬雙殊
矣口得情勿喜先哲垂戒者蓋口道化之末而及于禮
禮防之末而及于刑刑以輔政弗獲已而用之也不當
銳意以快其心然有便宜從事口用其刑者必須事出
權變以去巨蠹安齊民爲口非可常用苟不以此但好
深刻爲盡理酷暴爲絶倫窮極殘忍自徼赫赫之名者
非公也是私也違古聖欽哉之訓其有濫而不明輕而
不愼用情樂殺於人者殃咎響答安可勝紀布在信史
可舉大端有如西漢甯成以郎謁者事景帝猾賊任威
稍遷至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號曰乳虎至武帝郎
位爲內史而外口口毀成之短成遂抵罪長鉗又周陽
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自殺而由棄市又義縱爲定襄
太守掩獄口口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
亦二百餘人皆捕鞫奏請殺之後爲右內史以廢格沮
事棄市又王溫舒爲河內太守好殺行威捕郡豪連坐
千餘口口奏殺之及爲右內史有人告溫舒受錢姦利
事其罪至族溫舒自殺又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
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又嚴延年爲河南
太口用刑刻急總集屬縣囚論殺之流血數里河南號
曰屠伯其母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我不
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我今東歸與汝掃除墓地耳歲
餘延年果坐事棄市東漢段紀明爲司隷殺蘇不韋并
滅其族及紀明爲陽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又
胡种爲司隷按尉與王宏有隙及宏遇李傕之難口獄
种遂追促殺之宏臨命訴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而死後魏時御
史中尉王顯以宿憾奏中庶子元壽與誹謗口廷宣武
賜壽與死臨刑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置紙百張筆兩
枚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必取顯及孝明郎
位顯尋被殺隋時梁敬眞爲大理司直口帝忌魚俱羅
令敬眞治其罪遂希旨奏俱羅擊賊敗衂陷之極刑未

幾郤眞有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唐郭霸爲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榜捶□□不勝而死其後見□□從數十騎止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刳其腹斯須蛆爛矣又崔器爲御史中丞性陰刻樂禍奏其陷賊官□□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器但叩頭□稱大尹不自由如此三日不止而死又舒元輿爲監察御史亳州境有羣賊剽刼而累政□□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不先啓聞於廉使涉擅興之罪遣元輿覆治之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奏繁濫殺無辜勑賜繁死及元輿被禍人謂有報應焉後唐西方鄴爲寧江軍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怒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惡報之類有如此者善報之類誰曰無之西漢丙吉以故廷尉監被詔治巫蠱吉力拒使者以保長安□武帝感寤因赦天下恩及四海至宣帝知吉有舊恩將封侯以報而吉疾病帝憂其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非死□也果病愈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又于公者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東漢何敞六世祖比干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武帝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大陰雨□有老嫗可八十餘求寄避雨□甚而衣履不霑漬雨止送至門謂比干曰公有陰德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當佩印綬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以授比干□□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又虞詡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按法平允務存寬恕嘗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詡後爲尚書僕射又袁安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章帝時安位至司徒生蜀□□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湯爲太尉湯子成爲左中郎將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轉令監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每謂人曰吾在□□時有陰德救濟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九十八而終唐徐有功則天時爲司刑丞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等搆陷無辜皆抵極法詔下大理□□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

數十百家㬰遷口刑少卿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
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漢之于張焉先是潤
州刺史竇孝諶妻龐口口奴所誣當坐斬有功明其無
罪至明皇時孝諶子希瑊請以己官讓有功之子以報
舊恩有功之子由是遷官又臨元方則天時爲宰相臨
終曰吾陰德口口口矣庶幾乎福不衰其後元方子象
先爲宰相景倩爲監察御史景融爲工部尚書景獻爲
屯田員外郎景裔爲庫部郎中並有美譽噫所勸無忘
慎刑勤口口口區區援引皆正經正史敢告深識之士
三復而盡心焉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爲用刑者勸
文亢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
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爲盧
經書 石墨鐫華

慎刑箴

石高六尺六寸三分廣三尺三寸五分二十一行行四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慎刑箴 并序

正奉大夫守禮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柱國南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晁迥述

河口府進士盧經書
將仕郎守鳳翔府岐山縣主簿龐房篆額
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禮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斯乃古先垂世之文布在方
策之著明者也　聖朝順考古道以御萬邦建官
率屬尤重其事漢書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噫凡親民莅政司刑典獄
之官若能明慎深切法漢之張于二賢則仁德之口無
出於此至如踐卿相之位固當然也魯莊公曰小大之
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路溫舒曰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捶
口之下何求而不得又周勃有大功歷尊位威望素震
及坐事被攝猶歎獄吏之貴是知愚弱之民苟嬰縲紲
則鍛口誣服者可勝言哉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
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悲痛之辭也迴嘗接深識鉅賢
先生之論口爲食祿之士固當惻隱濟衆自求多福殖
福之法必須善利及人善利之要莫若慎刑最爲急務
餘皆不足爲比口先生又云慎刑之至者既知其幽圄
可恤當視所治之人皆如己子必在乎始末疚心而軫
念焉無怠忽無苟留口報應之的其禍稱是理貫神明

灼然無疑又云聽訟折獄至于評刑次第之閒必具四
德公淸首之先正自心勿爲勢利所遷一也明察次之
究其事始勿至變亂成惑二也仁恕又次之旣得其情
哀矜而勿喜三也平允又次之獄具取決無膚上下相
歐以刻爲明四也四者備矣何慶如之迥先述勸愼刑
文明引經史中善惡之報達諸聦口今又作此愼刑箴
續而助之敢告英才上智必信勤行與諸同志者更相
導諭廣樹陰德大則合仁者安仁之安口亦獲智者利
仁之利也昜哉當職幸垂精鑒其箴曰
刑之所設　禁暴防淫　愼口戒濫　利澤惟深　如
燭於闇　如拯於沉　所以君子　必盡其心　愼刑
本仁　仁者多壽　濫口獲報　天網不漏　嚴母先
見　于公有後　願布斯文　置諸座右
皇宋天聖六年歲次戊辰五月乙未朔十二日丙午
上石立於永興軍　至聖文宣王廟
陜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宣德
郞守尙書兵部員外郞護軍賜紫金魚袋李周士
陜府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中大
夫尙書刑部郞中直史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詹
安衆禪院主悟本大師惠口監刻字

迥旣作愼刑文又爲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郎
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巳年八
十餘矣召宴太淸樓旣而獻斧扆愼刑箴是此耶中
多爲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爲殿中丞時失入死
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愼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
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石墨鐫華
按前篇愼刑文及此篇愼刑箴皆晁迥撰愼刑文
述用刑善惡之報應此碑則勸人廣樹陰德而用
韻語系于末箴云願布斯文置諸座右則非對君
上言矣史傳載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淸豐人自其
父佺始徙家彭門舉進士累拜工部尙書集賢院
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卽位遷禮部尙書
居臺六年以太子少保致仕天聖中進太子少傅
獻斧扆愼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卒贈
太子太保謚文元迥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爲一
家之說云云其所著道院集十五卷晁公武郡齋
讀書志載入別集云五世祖文元公歷官臨事未
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眞
宗數稱其長者李獻臣言其服膺墳典耆年不倦
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

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其所著昭德新編三卷法藏碎金錄十卷錄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昭德新編爲其晚年所作因居昭德坊故以名書法藏碎金錄乃天聖五年退居昭德里所作皆融會佛理隨筆記載据此則此二碑所作亦在退居昭德里時矣碑中述古人用刑之禍福大致亦勉人爲善而兼入于釋氏者此文非對君之語非獻上之箴其用以獻者殆別一篇且傳載獻箴頌五篇在進太子少傳之後此碑刻于天聖六年結銜無太子少傳字則作于致仕之初年益可證之文元壽至八十餘其子孫如公武等皆以文學名至二百年弗替爲善之報綿延無窮以視漢之于張抑又過之錄此亦足爲世勸也

文安公牡丹詩

石高五尺三寸七分廣三尺三寸二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

廣平□□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

□應春處郎□春粉面□相□畨新語得必傳天上事摘來眞是掌中身百花推戴教爲主□日妖□欲□人無可奈何□愛惜少偷金藥咽芳津

日華鮮麗露華濃椈洗香朝覽□容來在夢中甘化蝶入伊心裏不如蜂宮娥捧擁西施醉天樂喧闐帝國風高掬浮□須繼燭玳簪分戴酒千鍾

春心相惜宛相親湘葉忩忩換翠裙雙蔕喜如嬛二女一枝愁似寡文君艶繁誰卷眞珠看香好曾歆琥珀聞深染簇綃籠玉檻莫教飛去作卿雲

烟容粉態傍歌樓半似窺人半似羞把筆乍題先巧笑凭欄微喚不廻頭吹乾玉笛香猶在槌破霊鼉愛未休更得黃鸝將粉蝶東西南北說風流

澹黃容止闘深穠妥嫡香紅露未乾和淚似嫌春漸老向人如說夜來寒粧成有樣教天愛禮絕無心下國蘭針繡筆描俱未是好風相倚笑邊鸞

錦爲行障繡爲衾不殺猩猩色已深花譜揚名居一品藥欄纔見費千金誰忘正爲褰珠箔得意惟能挑玉琴洛水橋南三月裏兩無言語各知心

風排香陣拂瑶墀　御苑新晴爛漫時十五素娥羞水色三千紅面洗烟脂宫腰暎酒思輕舞檀口偎牋欲詠詩鐵石心腸爲君變多情多恨一枝枝

水精冠葉鏤春氷巧思鐫研倣未能風研紅綃光點血暖銷金鏤細合稜韶容旖旎終無比晚艶低佪更可憎戲脫仙衣親手覆香身柔軟力難勝

春風平地謫花仙紅裊生香下九天艷欲背身垂玉筯
動如移步索金蓮台情待去爲雲雨忍笑佯來聽管絃
朧月輕寒應不慣夜深渾擬傍藂眠
許多顔色涅春嬌就裏輕紅最□饒生處地須名紫府
落時寬想返青霄霞英散熖燒纖手藥粉飄香著步揺
輕剪自憐支節痛倚煙啼露一無憀

牡丹詩後序

牡丹本木芍藥擅名於唐開元天寶間詞人才子競爲獻詠若李翰林舒元輿李山甫皆馳騖於文苑儒林中聖宋翰林主人僕射文安公牡丹詩十首體制風雅不讓前賢編集浩大未遑傳於天下之口觀其詞彩瀟洒千態萬狀規諷刺俾得詩人之微旨體草木之英無瑞時濟俗之用而當世之盛一賞一翫有破産移風之蠹詩之麗以則採之者宜精詳之　廣平寺丞階文安公緒業字人有扈因刊斯詩于石俾傳諸好事者以孟堅受知　文安公命爲序於後孟堅感懼不獲已而述時軋興初紀歸孟春月望日前漢中綱紀掾沛國劉孟堅謹序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判原□軍州兼管内勸農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漢臣於天聖九年五月□□

重建
香城禪院主賜紫□□出石　安文晟刻字

自唐以來咏牡丹者多矣未有連章累韵大概鋪揚如此者自太白以美人擬牡丹後之咏者類宗之又未有比物精工緣情綺靡如此者則十律即謂之牡丹傳神之第一咏亦可也即其中詩格卑弱體裁浮艷時有顧花神之丰采光怪足以當之則惟恨其不盡寧厭其過况今之縈眎宋日不啻倍蓰則此詠又其嚆矢耳字亦老健精鎮行法之有典則每群英緬爛撫玩吟哦乍覺案上砌頭鼻端舌本互生異境園林不可少此快事　墨林

按廣平僕射文安公者宋白也史傳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累官兵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丁内艱五年正月卒贈左僕射謚文安有集百卷宋史藝文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並列于目則當宋時未嘗散佚然呂東萊編宋文鑑此詩未載屬樊榭宋詩紀事輯宋白詩僅十一首牡丹詩十首無一存者是百卷之集久無傳而此碑復不顯於世採輯之家所未及也詩後序云廣平寺丞階

文安公緒業謂文安公後人也撰序者劉孟堅自
云孟堅受知文安公命爲序於後時乾興初紀號
宋白嘗三掌貢士孟堅當是門下士白之卒在大
中祥符五年至是孟堅作序距卒後十年此碑宋
漢臣以天聖九年重建又距作序後十年漢臣不
知爲文安之諸子與否傳稱白子憲臣夏臣忠臣
此漢臣或亦其兄弟行也

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石高六尺九寸四分廣三尺九寸廿二行行五十八字至六十一字不等行書

大宋絳州重修夫子廟記
朝散大夫尚書祠部郎中充秘閣校理知軍州兼管
內勸農事上護軍借紫李垂撰
三墳而下聖人非一首出千古爲聖之至　我夫
子焉周公而上聖曰堯舜曰大禹文王曰湯武周公而
下曰孔子子沒千百年而迄於今不復生謂聖人者達
者曰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蓋周孔之作盡
之矣後之有如周公如孔子烏越諸道越諸爲過過於
不及迷大中之用烏聖耶烏賢耶楊朱墨翟之書詳其
所存亦君臣父子之說然王霸乎入悖我天常時惑之
謂孔墨焉索於辭果肆而爲叛者又奚及耶孟軻荀況
揚雄韓愈之徒正性天質孜孜思及落筆行事推誠亟
人蔚焉而其文光炳焉而其德耀顯晦周變卒持於道
匪謂聖而謂賢者所謂周孔之作盡之矣止曰大儒曰
大賢僉堯舜之聖得位而治民克受賜於當時禹湯文
武皆時而已非所謂教補千古法御無窮者故禹沒湯
喪生物塗地孰愈乎周孔立言天地俱口五材萬類動
悉其要一日去之中國不夷則狄矣夫周公之法制人
者也孔子之教誨賢者也祖述憲章知堯舜至仁桀紂
至暴歸其義君臣治而家國下闕之及斯者爲大賢過斯
者爲不及所謂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謂聖人也李唐
承平爵我以王禮我以王禮我攸宜爵我之王未正也
子王下闕道王故久焉丘明是以爲素臣子於周王其尊
矣謂天子得曰王孔子得曰王暨嬴秦偏皇帝之號距
唐靡華若四夷小酋長或將帥之負勳者口口口口口
孔子何爲尊韓愈唐臣也誌詞於碑不曰王曰孔子亡
其是矣維絳古晉之膏壤風物充饒氓庶繁益今其修
奉於佛孺口口鬼口夫子廟雖　國章下郡縣告
長吏必完其宮必欽其祭咸不能脩禮進儀而屋監堂
隳墟如不祀祀將弗恭矣咸平二年朝請大夫尚書口
口郎中上柱國譙國夏侯公濤來口於茲既恤其四窮

又安其四業知化肅公簡思欲葺祀事行禮容獨以夫
子爲先及廟象弗完念新厥制闕下誰昌德祀口而靡佾
昌滛祀口而靡廢面賢識愚肉食冈耻吾將椽口地以
拓其垣堵起崇堂以儼其皃服擣重樓積羣書以誘其
學校架長廊給闕下祭田始誠末孰子其之衆庶口誂符
緡百萬葦土斤木奉若公自四年承奉郎大常博士河
南梁卿昭璉同執郡司貳公之模請制如一闕下公遂歸
朝嗚呼梁卿口天猒賢不幸而卒於我廟事巖
焉弗輿五年宣德郎尚書都官員外郎汾陽郭侯堯卿
代公而兹三賢同道其闕下望封維寧斯效僎甫鬼西佛
各推教始彼光佩儒業豐守祿位胡不思之甚歟以是
國朝用檢邪邑滛祀口宇悉議除之一穩一楹
盡削其職書曰蔦伯不祀湯始征之則祀非後者也且
恕責無他合中而已既弗命祀而祀奉乃如之庶命祀
而弗祀奉亦如之則四方孰我不供乎移附刑書則萬
世孰我不供乎君子曰孔子沒亘萬世終天地不復生
謂聖人也可謂至聖矣王以道弗王以位可謂正名矣
典祀著法可謂制禮矣垂一命未行　召試閣下
於故梁卿得崇朝視席之遇卿暨同理於絳垂嘗掌法
於解與夏侯公以夫子廟序指爲記口口口兼局寺員
報命遽公歸卿卒聖人之門勉志而進亦少補於故卿
之意因知夫子沒不復生謂聖人也又知李唐之封非
尊我闕下不供也語是三者然辭質義膚庶有成於理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六月癸未朔二十八日庚戌重
立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逸民口䟦望集刻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眞跡中集者此又從序書及他石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盡矣然記得朱紫陽好曺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書朱以時代譏之劉荅固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乃屈笑此夫子廟記不啻勝作奘師序耶吾姑爲此石解嘲 弇州山人稿

絳州夫子廟記集王逸少書攝刻手俱精雅第中忽雜以一二草書杜撰不入格宋人傖父之態居然畢露矣 金石史

按此碑刓其年號但存六月癸未朔二十八日庚戌重立据遼史朔考六月之爲癸未朔者在仁宗天聖十年又以宋史李垂傳證之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遷著作郎館閣校理累修起居注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出知

均州卒史不詳其知絳州在何年其爲明道以前
已屬可据則此碑確爲天聖十年立也但垂之去
絳亦正在是時碑何以云垂立是所未詳也

解州鹽池新堰箴

碑高七尺五寸三分廣三尺三寸
一分十八行行約七十字行書

解州鹽池新堰箴并序

朝請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知解州軍
州□□□農□□□塲□□騎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張□□中尹　下缺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後郄䟫跌　集勒
趙郡李象題篆
天聖九年冬十月奏請營兩池新堰　詔□□之
越明年春正月擇盬官曰文□□□□喜安□□□千
人責其□而□之歷仲春厥功成壯矣□板築興於□
□鑿濟於□□□鄭護眞薄壘之固也烏乎鹽澤之區
郇瑕之地其利衍沃則三代無取焉自元魏□還更變
□定□□□□富疆事於所入貧弱仰而絕望歸國家
則侵漁日□刑□□□□是□□□□迭□□　唐立
一定之法重使權盬刑名設兵以防之樹棘以禁之置
屯以毀之建官以統之觕稾營藏連絡□□衡石參較
出納萬計官運商載晝夜如流資□□無筭之饒減天
下□□□賦曰公曰私各有定分侵漁之弊自兹稍息
至朱梁千紀昭宗刼遷□□相仍經制無度邦□□薄
民賦寡入疆梁乘□得以肆貪守衛愶謀公竊相半至
是□□□□□□□之觀夫靡盬數□□□□斯革
太祖以欽承正統削□諸夏　太宗以□隆丕
業奄有四海遠乎　眞皇御極　嗣聖纂圖
□□□□□□□□道聲教所□靡不□□□□斯民
勳羅深辟體漢皇之約法遵成湯之解網昔之苛刻特
從末減故下　詔計贓罪之死者止從□徒三年
自是近池之人□而獲□者□多矣　皇王之惠
其至也哉夫禁禦稍寬寛則僞出法令經久久則姧生
姧僞相滋抵犯何極統而□之乃自然之□也去年春
□有□□州盬禁者　□□行之□□□□汾陰□
軍□□□供奉官蔡公□領池事偶一日舉職餘閑因
歷覽而議之曰樹棘爲禁其可固乎設兵爲防其可□
乎不忠不固則表裏之□□□爲其禦哉且峻刑辟而
疎禁衛則民□□利而□之□□□衆矣斯何□□□罟
以陷飛走之類乎何哉蓋利誘其人茫茫然殺者不知
乎□□生者不知乎苟免若然則下□之弊急可救之

矣救□□□在乎設隄防以塞民欲民欲旣塞□盬禁
之刑於茲而自錯矣苟至□□□是謂民安而刑淸非
一時之利乃萬世之利也蔡曰設防之□□乎曰未若
起堰於上浚壕於下使外不能入□□能出□□□騎
精卒巡守要害自□人無其心而姦僞息矣夫如是□
□□可□蔡曰諾遜是卽日議定其狀馳驛以聞屬
二聖□育元元惠綏于懷乃眷勤請遽下命而營
成之自是□□□□□略無犯者□新其堰者非心護
其寶也抑亦護其民也具中人之性者必知之矣旣知
之則可□相誨導俾遷善而無犯也不然則網罟之陷
易如反掌耳故爲盬池新堰箴以昜之其□□
盬池渺瀰環圓百里種斂千夫出□萬計因曰脂膏乃
生姦弊姦弊旣生法合斯啓孰謂其嚴設兵邏之孰謂
其峻樹棘□□□□□□兵多自欺連延公竊開張禍
基□□侍臣恊□□獻　帝命曰俞俾營新堰乃
立制度乃分程限期以三旬厥功可建詢擇揔領曰恩
曰鼎霜肅威發風嚴號令畚鍤交飛役□□□□□下
浚如城□池新堰伊何其利孔多□爲□盜無得□過
昔也弛禁如張網羅今也固護如登太和勉旃解入□
□天眞勿念□□念乎湮□勿思盬賣思乎害身聞斯
行諸揚之□□
大宋天聖十年歲次壬申十月己亥朔五日癸卯記
碑半已磨損今案其序盬澤之守設兵以防之樹棘
以禁之置屯以歛之建官以統之與宋史食貨志恭
較所云巡邏之兵百人目爲護寶者合而新堰修建
則又以設防滋弊故易之而便利于民也今史獨軼
此事何與序言卽日議定其狀馳驛以聞又云乃眷
勤請遽下命而營成之當時改制之規奉命于上而
又獲有成效不宜盡沒其實使才臣計畫不著於世
也碑前題銜朝請郎守尙書祠部員外充集賢校理
知解州軍州下缺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名缺又有仲
君字盖其奏請營兩池新堰在天聖九年冬十月而
碑記之立則在十年十月兩池者解縣安邑也集勤
字人拓本過暈重不可辨是役也以箴詞內云揔領
曰恩曰鼎殆一時之人任事者故并著之亦以吾儕
喜發人之名因事輒見如此石三跋授堂金
按兩池築新堰宋史食貨志不詳山西通志鹽法
門載畦池之制五届爲塍塍有渠七并爲溝溝有
路皐之爲畦醒之爲門池如仰盂畦居灘際地勢
南卑於北畦旁各開水爲港長與畦等汲引水上

畦底如砥邊封爲埂中復留塍以段分之此治畦之法如此而亦不詳築堰之事要之池鹽澆曬全藉蓄水則築堰爲蓄水之良法此碑可補河東鹽法紀載所未備此碑與前碑重修夫子廟記皆集右軍書而此摹勒較勝惟所題後刻跋跋集勒者殊不可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 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

零陵縣華嚴巖詩刻四段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七分十六行行十二字正書

癸酉仲夏自□道□　華嚴山主正師上人□□相
過今忽至止且云□□□□□□攜酒□□　□□
□□□□□□□□□□□麟臺致政丁謂
壞衲相過羽服迎可憐□靜□營營我思江上忘身計
師出山中乞寺名振錫迴還心未住　江浙湖湘名山勝□□□□□布
金圓□意方平□□□華嚴也零陵泉石三湘冣莫踏□□□
□□
康定元年季秋九日開山住持沙門
小師知遷　□□□德　忍守　□□□記

又橫廣二尺三寸五分高一尺四寸八行行五字行書

□蔟僧房路屈盤不踰城郭到林巒何人爲假丹青手
爲入輕綃掛壁看
元祐八年邢恕和叔

又橫廣二尺四寸高二尺十三行行十六七八字不等行書

先君滄江守三泚丁癸宿□□賦
泳酒□□日夜行天高地下昨翁今□□□□□六經意
識得皇皇萬古心宗□百官誰不見□□□□□知音
同人得似三池盛屬目冠□□若林
丞假守二水秋丁釋奠宿齋靖惟湖□□學自　周
元公倡之　五峯南軒繼之遠有端緒因記先君倩
賦和韻延漾錄呈別駕并東僚友寶祐元年秋八月
丁未會稽虞　丞
正學昭昭貴力行湖湘一派到于今好翻愚島詞鋒手
吝察濂溪理窟心二水秋清嚴奠禮九經□□□□音
詠歸也覺西風□□□□□□□林

又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七字行書

人如泡影隨時滅□□華嚴振古存今世摩筆前世刻
晩鐘山寺□黃昏
景定癸亥中

按零陵縣屬湖南永州府華嚴巖在縣南方輿勝覽唐時爲石門精舍據法華寺南隅崖下此所搨詩皆磨崖一爲丁謂與正師上人詩題曰癸酉仲夏是歲爲明道二年時謂自崖州貶所徙雷州又徙道州授祕書監致仕故又題麟臺致政也次爲邢恕元祐八年所題時恕方責監永州酒攷浯溪

集有恕遊溍溪一絶其留題華嚴當郎同此遊也
次爲虞埕字郎展無攷末一詩不著姓名癸亥爲景
定四年

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

碑高八尺廣三尺八寸十六行行四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緱山仙君廟

聖宋西京永安縣緱山通天觀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
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同判河南府輕
車都尉謝絳撰
將仕郎守河南府右軍巡判官王顧篆額
豫章僧智成書
夫大道希微而不可詰者尸萬化之育而歸於自然
上帝杳冥而所以尊者宅太虛之奧而蘊於無迹有生
御辯裁如委蛻列眞炳靈欻若脫屣是皆籍在仙品格
于殊鄉茫乎邈焉未易究極者矣　昇仙太子忝華
帝胄遺榮少海注瑟對暝臣之問挹袂接浮丘之游去
龍樓於震宮作鳳吹於洛曲三年上賓於帝所七日擧
手於雲阿陛右弼於玉晨職金庭於桐柏丹符素券親
受紫陽空洞靈音迭歌句曲遺俗嶷慕遐聞吸日之謠
故山橫絶韈有順風之拜因是標槩作爲叢祠光塵蔼
如歷處增勝唐天后聖曆中親製紀勤設置守衛厥後
靡易基兆再新觀宇年爵湊遠壞梁不支殿屋之餘翰
爲宿莽初天聖四年今　西都分憲趙公以祠部郎
中洽　圜邑也會出境上郎欽廟廷念高構之衰乘
民政之隙謀作大壯以舍眞像　公首捐資用及率
籲里人吕仲簡等相與佽助聿來營之粤自伻圖迄于
役罷日力勿亟夫家不勞地爽且靈蔚爲福庭重陛叢
楹茲焉落成山月林風徘徊有待雲璈玉簫肸蠁如接
睟容淵穆而再儼蜺仗䔥麗而齋設控衆眞之妙境奠
景室之神隩音徽未泯軒臺西向而可畏岸谷相變靈
光巋然而獨存可與夫姑射仙山人能飲露建安舊壞
洲名墜馬者比焉以余嘗闕輿葺懽逸歲月見咨譔述
不獲讓云時明道二年六月一日記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權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天
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世長建
孫將仕郎守河南府永安縣尉垂祐同立
太原口思道刊字
助緣人進士口拱　學究趙靜　董正　馬驍
教練使吕若沖　姪仲宣　勾當人　馮遂

碑文工整字亦端秀有唐虞褚風格緇流辦此當有
書名而不聞其人或有捉刀者與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記西京留司御史臺趙世長首捐貲用重營毀宇也首列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同判河南府輕車都尉謝絳譔絳見宋史傳云會修國史以絳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又云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案碑所謂同判河南府是其時也但碑以尚書度支而史作祠部宜以碑爲正至篆額爲王顧顧於史無傳今可見者將仕郎守河南府右軍巡判官職官志軍巡判官無左右之文錄此以補史所未備歐陽集有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云得金谷古塼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今篆額者亦即其人則篆隸顧蓋兼之矣古人材而且藝益足寶也表言張君卒在明道二年八月王顧既爲之書塼納壙而篆額亦以是年六月必與希深同居幕府也希深以文學知名余觀碑所記襍於神仙方士家言蓋不稱其體製余故不具論碑陰宣和已亥題名一右側元符庚辰題名一紹聖元年題名一左側元祐庚午題名一偃師金石錄

按昇仙太子殿興建原委已詳六十三卷中茲不複述此碑撰者謝絳篆者王顧絳平時與歐公交善絳父太子賓客濤卒歐公嘗爲銘其德及絳卒歐公復爲誌其墓文見文忠公集中稱絳以文知名至於爲政無所不達其歷官政績大致與宋史本傳相同至云天聖中與修眞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爲三司度支判官亦與史同以贈揣之當由絳兩官度支判河南時爲員外郎遷兵部時爲判官歐公於判河南脫略其度支修宋史者本此爲傳亦因之失書耳又歐公撰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在嘉祐二年其張君墓誌銘亦歐公撰王顧以隸書金谷古塼納壙中在明道二年自明道二年至嘉祐二年相距二十五年而歐公但云王顧之死已六七年矣不詳王顧事實亦不言其官位賴此碑知明道二年官守河南府右軍巡判官也檢書譜亦但引歐公張君墓表數語爲王顧立傳不及他書蓋王顧失傳久矣

王兎淨居詩

石高一尺四寸四分廣三尺四寸四分十六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行書

朝請郎守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知解州軍州兼管內勸農提點兩池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仲尹

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慈雲寺沙門静萬集

晉之神山縣有浄居曰玉兎建樹之本記悉脩之天聖八年秋寺僧應公袖墨本事跡訪余爲詩因覽源流實曰勝槩感𢢽勤至何以固辭乃成一章章二十句雖文涉陳後事無新異與今作者藻思弗侔盖所以塞其來意用旌好事云耳

何事同眞舘標名作浄坊金圖存廢址玉兎効殊祥躍漢勞冝椈環山瑩雪霜來疑崑岫出去訝月輪藏隱顯經千載薰修蔭一方寶壇臨道祖華牓耀空王奥域居全晉靈祠接慶唐煙霞生四面樓殿起中央暎日杉陰合飄空磬韵長伊余聞勝槩寧惜寄篇章

明道二年中秋日講經論修造主僧志應立石

當郡栗文德刻

此晉之玉兎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静萬集右軍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葢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石墨鐫華

按宋之晉州神山縣今爲浮山縣屬平陽府山西通志玉兎寺在浮山縣西南十里故神山縣廢城也唐武德二年平陽西北今汾西地有玉兎見遣使祭之勅建玉兎觀麟德初兎復見勅增修萬歲通天二年兎又見履空而行遣中使王文恭求獲玉兎偕平陽守杜承衍躬往兎出徐步趍之經數日兎至平陽東神山縣西南隅而隱隱處穿地奏餘獲玉石兎上貢命建玉兎觀于其地長安二年河東路巡按使刑部尚書李景副使王丞署平陽守錢光演同遊觀中于風穴山脚下見一僧引十餘巨虎頂放白光言此地有虎患吾伏之告以姓氏言訖而化因奏改觀爲寺此玉兎浄居之始末也通志又云寺有宋明道二年僧静萬集王右軍書賈昌朝王隨詩今碑是張仲尹詩與通志不合詩言寶壇臨道祖華牓耀空王郎指改觀爲寺之事云靈祠接慶唐者開元十四年建慶唐觀天聖五年改爲天聖宮詩特循舊稱爲慶唐在縣南三十五里羊角山麓

會聖宮碑

碑高一丈八尺七寸廣八尺三寸三十六行行八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大宋新修西京永安縣會聖宮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知　制誥判集賢院勾當三班院上柱國樂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戸食實封壹伯戸臣石中立奉　勅撰

翰林待　詔御書院祇候臣李孝章奉　勅書并
篆額
臣聞宅萬邦而垂統者　帝王之丕業也故
遂　允之道　崇其孝而爲大亘百世而流
光者　祖宗之懿德也故　錫羡之□
□其耀而弥顯成周之卜惟洛食驗風雨於神極炎劉
之作我上京游衣冠於高寢蓋以欽其世烈奠厥靈居
嚴霜露以需裳聿凝　宸慼列枌榆而建祉爰
國章非夫　舃弈垂休無以襲　巍
巍之盛　吉蠲致饗無以□　烝烝之□
寶系有開　皇眷攸屬　我國家應
五運之會接　三神之歡　炎上騰精赫
淳耀而斯遲　靈長啓祚濬　洪源而
莫紀　太祖誕受　休命恭膺
正統下民欣戴洽謳歌而有歸協氣橫流偉符瑞之交
薦　振一戎而大定　總萬運而克昌
化廼清平　□□□術　太宗挺
惟睿之德恢　至治之具　聲明震疊
紀律昭宣　嘉靖庶邦以攬乎權綱之要　欽承
大卞以建平中和之極舜階舞羽□□□來格義□□

□□□□□□□□□業聿驂太□　真宗
紹復　丕基憲章遂古　重華協
帝天啓於　神謨　濬哲惟商日躋於
聖政宅群萌於醇粹納百揆於雍和展采介丘
□□　□□之睨　鳴鑾景亳以揚希闊之
儀徵胡瑣而□頣　□有容而必照卓越之
度不可稱已　皇上財成　景化祇適
先猷蘊　清□而在躬守　慈□以爲寶
御　六□之葬　□和於天人　躬千
畝之耕　憂勤於稼穡　齋明成南面之□
□□如流水之源　欽恤庶刑以徹乎胎綱
之密　詢求多士以來乎骨鯁之□貴金玉以垂
度一支軌以敦風　德洞淪冥　信周翔泳
與廉舉孝所以灼于邦光□□□民所以厚于時□
□□□掂至道也　陛下能行之
虔鞏勞謙聖則也　陛下能守之滋液之休披圖
而可見幅員之廣　闢纊以惟明　其居也
靜而淵　其動也博而利俗躋壽而胥悅家懷讓□
□□　順考□道　欽奉天經　眷
三川之舊都乃　列聖之攸宅上圭測景契陰陽

之和文龜負圖開神明之奧水繹繹以凝耀氣蔥蔥而
發祥　兆域有嚴　封樹相望　三后在天
□□□護□以儲□陟配于京旣崇於歸格
因山爲體自成於宏敞分繚垣而屹立植雙表以齊平
折衷其宜高視前世以謂　壇衛之禁素舉於彝章
蘋藻之奠未廣於寅奉謹按地志營王山者冠於諸阜
僉□□□協太史之明□錫鳳臺之紀號前曠少室偉
靈異之所躔郤負太行邈　穹旻之設險控川陸之
兼會介周鄭之通衢嵩顏懿以中開𡸁聲浩其雙接自
天聖八年孟春之初□議胥□□　壽原之爽塏擬
閟宮之靚深揆緯裁基以程乎豐約審曲面勢以
極乎經營人以悅來匠以心競林衡僝木文梴絢桷之
頤山積而登用大壯取象上棟下宇之飾翬飛而增麗
縈餘霞於鏤楶歷倒景於□□　殊庭砥平界道繩
直礱他山之石□□於交楯節雕陽之杵以峻於頻糊
據寶勢之凌兢迷　初陵之岑寂圖淵綺煥翔鷗
仰而弗逮重檐槅比尺蠖動而成響翼長廊之四注旅
蔑楹而有閑輪焉奐焉稽百□之詠去泰去甚振三代
之規章程明客而神迸其方登降照燭而目眩其際不
詒于素罔或告勞越明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宮成隱若

中天宛如化出乃降　溫詔命曰　會聖揭諸
銀牓煥在旋題保　天祚於寰昌旌　神功於不
朽於是宏開　秘殿儼設　睟容殊嶐煥黃藻
旒璣藹鼎峙而分　聖位玉溫而鎮　天顏
想　豐豐穆穆之風　尊嚴可象仰
鏘鏘卬卬之德表　則斯存率拱侍於勳臣約□
儀於近列其中則朱堂天邃瓊壁環周絢妙繪以交施
象　內朝之有肅銀璫左貂給事殿省之列旅陳
于外璧□金屋充選掖庭之綴序分乎內衛組樹羽激
越鉤弋之羨鱗差於後百司具備五采咸彰正爵彝儀
趨翔而中節隨形象□炳煥以揚輝落成之日特遣使
以奉安之昭殊禮也復陳　法醮旋啓　禱
場延　駕欻之高眞集屏壓之上士
金仙羽儷淩汗漫以交舒　紫極靈章叩壽
冥而上達仍開宮五日許士庶朝謁衣纓雜襲綺組續
紛揄裳連襟以並趨蹈德詠仁而胥樂表裏悅穆室家
相慶□□□典煥乎惟新舞星馹晨軨天幾促駕或衛
如繇之旨或被追鋒之召旆悠悠而照野人憧
憧而假途咸造于庭以申虔奉曉綸渙雪以滌於塵□
□踞曲拳以邀於臣禮著在甲令垂爲彝猷揚世廟之

歲□□　朝家之軌範爰命中使總莅其官闈闕
有程督察無曠仍即其東南之地特崇其像設之居寶
色煥乎焜煌禪林美乎縈□覽軒雲閣隆九仞於鹿□
□梵晨鍾交二音於鷲嶺曲池涵功德□□衆果散清
凉□□□□狎臻法筵大啓廣宣　妙諦以扇一
極之風格奉　眞游以濟三乘之轍四事之資給
豐矣百福之莊嚴備矣若乃寒暑易候寅昏警時陳□
□之□儀展祈禳之精意仙唄交發將□□以共清嬰
香馥芬與煙雲而競合等海聚之無量鞠道濟於不窮
神其格思　化感無外此乃
陛下聿追來孝翕受敷施濬發　睿心于以加於
百姓寅威　景命于以奉於十倫宜乎　純
嘏來同　丕應紹至需　殊休之汪濊洽
靈寖之鴻平丹羽巢阿紛綸而表慶仙衣拂石延
桃以齊榮永底蒸□之生茂揚　盛德之事者矣臣
職塵屬禁學昧縑緗竊影　丹雘局承荅於
濟問褒功樂石莫攄頌於英辭仰被　俞音內
增惕厲敢揚　懿範庶示方來銘曰
炎靈啓運　赤伏呈祥　造我區夏　揚其烈光　眞
系有屬　□徽聿昌　緹油茵藹　瓜瓞綿長　於鑠

三后　繼天作聖　□冐生民　紹闡明
命　則堯爲大　與黄比盛　九服咸歸　萬景攸正
我皇嗣統　化格深淳　昭章雲漢　獨運陶鈞
禹不自假　湯惟又新　遍□疏渥　弛罟推仁　奉
若　先猷　崇玆孝志　在祀彌恤　因心
罔匱　對越　清廟　備成福事　孺慕興
懷　時思展義　乃眷溫洛　實惟帝都　壽陵高敞
拱木紛敷　風樹不止　春露既濡　□崇胥宇
永奠靈區　爰建　清宮　俯臨劇縣　率
見昭考　以時致薦　列堵若星　揮斤軼雹　凹凸
凝采　丹青黠絢　雲屋天搆　晹榮霧披　以安
靈晨　以奉　仙祺　垂旒寫照
澤玉含姿　克昌厥後　永言　孝思
傍啓　梵庭　廣營　佛寶　禪
慧使集　土木兼造　珠幡映日　金繩界道　讚唄
□□　薰修致禱　惟　祖德兮貽謀　惟　帝心方
荷休　誠優肅之所感　期戩穀以來求　經始勿亟
兮卜玆寶势　告厥成功兮靡逾間歲　壯崇址方控
三川　佑丕圖兮垂億□
景祐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丁亥朔十三日己亥建

中書省玉冊官　御書院祗候臣□□□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班勾當　會聖宮同監修碑樓
臣楊承政
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監修碑樓權勾當　會
聖宮臣蕭繼元
禮賓副使勾當　御藥院提點管勾　會聖宮臣任
承亮

宮在北邙山鳳臺山上爲宋時祭陵飲福之所宋史云天聖八年春正月作會聖宮于西京永安縣以奉三聖御容歐陽修亦有會聖宮頌云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園寢碑立于景祐蓋天聖年作宮至是始成也宋時永安金改芝田縣今爲偃師芝田鄉碑云按地誌訾王山者冠於諸阜僉曰隩區考水經注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訾王山當以訾聚得名矣中州金石記

金石攷景祐元年呂仲元撰志載元祐九年建宋臣石中立撰文或係重修爲文以記童鈺按歐陽公有會聖公頌未見石刻現有會聖宮碑乃景祐元年石中立撰李孝章書金石考以爲呂仲元撰不知何據縣志亦爲元祐九年亦誤僖案玉海天聖八年正月辛巳詔內臣張懷恩於永安縣訾王山上建三聖宮漢原廟之制九年二月宮成甲辰以爲會聖宮三月甲寅奉安三聖御容攷訾王山爲鳳臺山今碑所謂訾王山首冠諸阜僉曰隩區協太史之明占錫鳳臺而紀號即此事也史文于攷山名畧而不書至碑云自天聖八年孟春之初首議胥宇下云越明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宮成宋史仁宗本紀八年春正月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永安縣與玉海同至云三月甲寅奉安太祖太宗眞宗御容于會聖宮則脫書九年矣今碑文所載越明年閏十月十有五日宮成下云宏開秘殿儼設晬容則在九年十月與玉海記九年三月者月則迥殊而言八年三月奉安御容者又差隔一年則更誤也會要云閏十一月十五日宮成遣三司使晏殊迎三聖畫像奉安攷是年十一月不置閏會要當於十字衍一字其餘皆同此碑碑當時所書必非舛誤宜依碑爲正偃師金石錄

永興軍牒

碑高一丈一寸廣四尺七寸作兩截書上十六行下十四行字數二十六至八十三不等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中書門下　牒永興軍
西蜀眉陽僧惟悟書
宣德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管句府學
陳諭篆額
戶部侍郎知永興軍范雍奏
國家剗甲敦儒宅中開緒繼人文而布度建皇極以凝
猷三公論道於巖廊九牧僝功於方岳內則啓集仙之
署招纓□髦外則崇太學之官典教胄子臣伏見本府
城中見有係官隙地欲立學舍五十間乞於國子監請
經典史籍一監仍撥係官莊田一十頃以供其費訪經
明行修者爲之師範召篤學不倦者補以諸生候
勑旨
牒奉
勑依奏許建立府學仍勘會於係官荒閑地土內量撥
伍頃充府學支用及令國子監賜與九經書籍不得假
借出外及有損汚散失仍令本軍常切選差官一員管
句候得眷批上匱子逦相交割牒主㑹
勑故牒
景祐元年正月五日
刑部侍郎叅知政事宋
戶部侍郎叅知政事王
工部尚書平章事李
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
時
大宋景祐二年歲次乙亥二月八日立石
應高蹈丘園科府學講授高□
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趙惟淸
朝奉郞試大理司直兼監史御史權權察判官周宗
範
節度判官朝請大夫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何
□
禮賓副使兵馬自監在城巡檢兼管鈐駐泊軍馬公
事蔚信
禮賓副使駐泊兵馬都監兼管就糧本城軍馬公事
賈璘
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𧺆軍府兼管內勸
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梁吉甫
六宅使昌州刺史駐泊兵馬鈐轄兼管勾屯駐本城
就糧兵馬公事盧守懃
邠州觀察使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管勾屯駐本

城巡檢兵馬公事張遵

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戸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兼管

內勸農使管句駐泊軍馬提點乹耀商華坊丹同等

州巡檢兵甲公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八百戸食實封一千二百戸范雍

皇叔推誠保順同德協恭贊治崇仁亮節守正佐運

翊戴功臣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雍州牧鳳翔牧荆王賜

劒履上殿詔書不名食邑二万二千三百戸食實封

壹萬戸□□

專知官滑仁□

按此碑乃景祐元年范雍知永興軍奏請立學舍

頒經史撥庄田朝廷依奏而給此牒也立學大事

宋史及東都事畧俱不書選舉志於仁宗即位但

載賜兖州學田及命藩輔皆得立學而不及永興

立學賜田之制文獻通考學校門不詳范雍之奏

隆平集學舍一條祗紀書院之制而郡縣學畧焉

陝西通志西安府學宋以前全不載是以無從與

碑參攷也牒載令國子監賜九經書籍不得假借

出外損汚散失令本軍選官一員管勾晉相交割

朝廷愼重經籍之道詳審精密於此可見年月後

列銜四人有姓無名以宰輔表攷之刑部侍郎参

知政事者宋綬也戸部侍郎参知政事者王隨也

工部尚書平章事者李廸也門下侍郎兼吏部尚

書平章事者吕夷簡也後列銜名十一人內三人

泐其名餘八人中惟梁吉甫史附梁鼎傳鼎子華

陽人而不詳事蹟盧守懃見宦者傳字君錫開封

祥符人累官昌州刺史明道中罷爲永興軍兵馬

鈐轄徙鄜延路再遷六宅使范雍本傳累官尚書

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爲戸部侍郎知陝州徙永興

軍正與碑給牒之年合餘人無攷蔚信之姓蔚似

即尉字想宋時加艸作蔚然史書所載尉姓至北

齊而止隋唐以下不但無蔚且無尉矣來列皇叔

泐其名宗室傳太宗第八子元儼仁宗即位封定

王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賜詔書不名天聖七

年封鎭王又賜劒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師换河陽

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荆

王遷雍州鳳翔牧悉與碑合則碑所泐者乃元儼

也功臣之號宋史職官志及文獻通考賜皇子皇

親文武臣僚外臣共有三十八字注云初加四字

次加兩字此碑所載功臣號共二十字大抵初加
四字餘十六字則八次遞加也又史志載賜中書
樞密臣僚者有推忠二字賜皇子皇親者亦有推
忠二字此碑推誠二字史志所無餘十八字俱與
史合且泛觀他碑之賜臣僚者亦有推誠二字則
推誠非碑誤而史志作推忠者誤也文獻通考同此誤

永興軍中書劄子

碑高六尺二寸三分廣三尺五分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西安府學

戸部侍郎知河陽軍范雍奏臣昨知永興軍體量得前
資寄住官員頗多子弟輩不務肯構唯恣嘲譃輕薄鬭
諫詞訟自來累有條約與諸處不同有過犯情理重者
並奏聽　勅裁然終難悛革蓋由别無學校勵業之
所是致輕悍成風臣到任後奏乞建置府學兼賜得九
經書差官主掌每日講授據本府分析即今見有本府
及諸州修業進士一百三十七八在學關中風俗稍變
頗益文理見是權節度掌書記陳諭管勾欲乞特降
勅命指揮下本府管勾官員令常切遵守所立規繩不
得隳廢候
勅旨右奉
聖旨依奏劄付永興軍准此者

景祐二年十一月一日宣德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節
度掌書記管勾府學陳諭立　安亮刻

按碑載景祐二年范雍知永興軍以寄住官員子
弟不務肯構恣行過犯因請建置府學賜九經書
每日講授見有修業進士一百三十七八在學關
中風俗稍變乞勅命指揮令常遵守規繩不得隳
廢奉聖旨依云云宋史傳雍字伯純河南人仁宗
朝累遷尚書禮部侍郎章獻太后崩罷爲戸部侍
郎知陝州徙永興軍傳但載其關中饑疫雍爲賑
恤而不載建學教士之事夫寄住官員子弟不守
家風務爲嘲譃鬭訟雍設學教之使不致比匪蕩
檢則搢紳之家蒙其益者多矣此誠爲治之大不
可畧也因表而出之

文宣王廟講學堂記

碑連額高九尺六分廣二尺六寸三分十九行行五十四字正書篆額題講學堂記四字在曲阜孔廟

兗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泰寧軍節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撿挍左散騎常侍
騎都尉賜紫金魚袋成昂撰
承奉郎守將作監主簿孔彥輔篆額
知景靈宮事宗一大師賜紫孫正已書

昂志從師學觀　　夫子道庶幾識其門因事
賛言當會歸敭縣是生足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无
杏於一日也戊戌秋适　　帝恩允臺中郎就
我典午卜老東冡庚子春預從　　御禮備員
亞獻陪祭于　　廟屬中有工度堂構始思責
新成俟酬宿願初匠事云畢幾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
擁畜閒年而趣無所得豈聖道藏竒不可見乎將大權
反合難為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碑曰天下通祀惟社
稷與孔子為然以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佐享豈如孔
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　　天
子已下北面拜跪薦祭誠𠝹禮如親弟子者又以自古
多有以功德得位而不得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為有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
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韓以孟子言其効歟昂適不得
已但廣明孟意覬實賢過之言耳夫道以無用妙以神
名德涉有動卒以形㮚聖人有以見其本知其末以无
不可以无顯必用有明以有不自於有生必待无造然
有以形為局有極无以神用邁无窮蓋神者無不應者
也應設至微不可以有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也係設至
大不得與无窮稱若乃无有混融短長相取處无窮以
觀有極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為新神行而理
通雖復堯舜之應曆有期文武之卜世有數將无窮也
居有極以計无窮无窮者通通則物或有矜矜則轉得
為失形滯而物窮雖復天地以覆載能常日月以運行
能久恐有極也大哉　　我夫子貫本末以研
幾持中正而應動恍惚萬變優游一致物當崩壞我得
經緯於後先理在會通我得彌綸於終始斷御群有用
出至無豈固時來以必位叙而後伸其道也夫故以言
乎見者莫窺以言乎作者莫覩爭者見之不得讓者
見之不得與高之者不知其然抑下之者不知其以舉
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跂俯猗歟知後之世俟一方
子百里者可祭而不可瀆刑四海化地民者可則而不
可侮為師之善盡垂百王主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氏所
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斯言至矣
斯言至矣杜牧亦嘗有言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
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之稱
夫子道乘變而文之為講學堂記當耶當耶壯哉
斯堂也棟宇崇崇戸牖空空師席斯正學人斯同淵乎
元首炎乎素風云誰有極極我无窮
皇宋景祐四年七月八日重立

吴興沈壓刻字
按曲阜縣志載此碑云額篆甚奇孔彥輔所書也
其文雜用老氏之言無足錄此碑末題景祐四年
重立則當有舊碑不知立於何時額篆全仿鍾鼎
籀文彥輔爲孔子四十五代孫字德甫年十八爲
仙源縣主簿秩滿除將作監主簿後知仙源縣官
至國子監博士據景祐二年孔道輔祖廟祭文後
列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彥輔正卽書此額之時
也文爲成昂撰結體艱澀將以文其淺陋不獨雜
用老氏之言而已山左金石志謂其文淺陋不足
錄者似未確也書者道士孫正已書譜無其名

零陵縣華嚴題名八段

石橫廣一尺六寸五分高一尺五寸三分四行每行字數不等正書左行

闕一行泐不辨
國子博士監市征孫蒼舒
江陵節推知零陵縣王務本　皇宋景祐四年

又橫廣三尺七寸三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十行每行字數八九十字不等行書左行

聖宋康定二年歲直辛巳中秋前一日知郡中都外郎
盛□仲□□□　廣西提憲中都外郎田瑜資忠　提舉
賣鹽田員外郎張譚巨卿左殿直監兵宋憲公度推官
試校書郎楊搆起宗于此既遂命磨崖識其歲月耳

又橫廣二尺五分高一尺八寸五行行五字正書

洪亶景純王之才希聖丘程公遠林喬育卿李忠輔道
舉丙戌十一月七日題

又高廣均一尺四寸五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知永州柳拱辰通判永州尹瞻郴州郴令郭震至和二
季十一月二十日遊此

又橫廣一尺九寸高一尺八寸七行行八九字不等正書左行

本州軍事判官吳太元前道州軍事推官鄭□本州錄
事參軍張仲回本州司法參軍宋翱東安縣尉范□□
□□員外參軍嘉祐四年八月　日題

又此刻在康定二年盛□題名右隅四行正書左行

張綖狄咸同遊花巖元祐三年十月廿七日　開山住
持　应　進士周賁刊

又高二尺一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九分四行行六字行書

新安曹季明紹聖三年三月初九日來遊男友夬孜及
度　侍

又高四尺三寸廣一尺五寸七分篆書

華嚴嵓
紹興甲子浮谿翁書

按華嚴巖題名八段一爲景祐四年次爲康定二
年是歲十一月改元慶歷中秋時尚爲康定也次
爲丙戌十一月當是慶歷六年次爲至和二年次
爲嘉祐四年次爲元祐三年次爲紹聖三年次爲
紹興甲子浮谿翁書華嚴岩三大字旁一行八小
字並篆書甲子爲紹興十四年浮谿翁疑是汪藻
所自號其所著詩文名浮谿集也傳載藻紹興八
年上所修日歷升顯謨閣學士知徽州逾年徙宣
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此所書三字是其時也

浯溪詩詞刻四段

□元顏二公中興頌碑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一尺八寸四分十七行行十一字十字九字不等正書

提點□□公事尚書刑部中陳統

進士鄭紘書

中興碑頌□崢嶸正□年來蠹不生湘水無窮流善價
□山長在聳高名文傳幼婦詞源贍翰□崩雲筆力精
按部艤舟因訪古拂塵珍賞服偏明

經浯溪元次山舊隱

次山曾此隱溪壑水淸漪巖宅峯山合高名千古垂脩
篔森釣渚樂石聳豐碑惟有喬林色蒼蒼似昔時

景祐五季十月二十四日

內殿崇班□□祗候同提刑柴貽正同賞

進士周貴刻

讀唐中興頌

石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十一行行十一字或十二字正書

南遷判尚書都官外郎□抗

周雅久不復楚騷方獨鳴涯岸弄氣態□我瀟湘淸二
公好奇古大節□時□□崖勒唐頌字字瓊□英□雲
借體勢水石生光精浯溪僻□地自爾聞正聲□傳□
□夏孰發蕪然銘紘歌入商魯永與人神聽江流或可
竭此文如日星

熙寧己酉秋七月零陵令權祁陽縣事夏杲上石

寄題中興頌下

石橫廣四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三寸五分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鼎沸漁陽塞馬鳴中興宏業奉天成且爲萬世邦家計
寧問他時父子情李郭功名無可憾元顏文字有何評
若能銘刻燕然石方許雌黃此頌聲

紹定癸巳元日郡守中吳衛樵書

浯溪留題衆矣其間或美或刺歷數百年未有□□

其□者是是非非迄無定說
郡侯衛公以台鼎之偉器守零陵之偏□□□□□□
□□□□□□□□□□□語□而□□詞婉而
□□□□□□

林草題滿江紅詞

石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五寸五分十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

十載扁舟幾來往三吾溪上天寶事一回看着一回惆
悵筆畫糢糊猶雅健文章褒貶添悲壯枉教人字字費
沉吟評輕重西北望情無量東南氣眞長王想忠臣應
讀　宋中興頌　主聖自然皆樂土時平正好
儲良將笑此身老大尙奔馳知何用
右滿江紅西臯林革淳祐己酉夏月庚子自淦入桂
艤舟浯溪有感而作汲度香橋下流泉

按浯溪詩詞四段一爲景祐五年陳統詩二首一
爲熙寧己酉□抗詩一首泐其姓己酉是熙寧二
年一爲紹定癸巳衛樵詩一首并跋癸巳是紹定
六年一爲淳祐己酉夏月林草詞一闋己酉是淳
祐九年夏月十月也四人史俱無傳林革題後云
自淦入桂艤舟溪滸淦與灨同蓋自江南西路之
贑州赴荆湖南路之桂陽道經浯溪也是時元已
滅金稱兵南犯朝廷方以泗州圖解兩淮息兵論
功推賞僥倖偷安故林草詞有西北望情無量東
南氣眞長王想忠臣應讀宋中興頌云云蓋深望
湖湘一路之長歌樂土也

衛廷諤墓誌

石橫廣二尺九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二十二行行三十一字正書

宋故左千牛衛將軍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廷諤字德言下闕材武爲將□下闕錢塘人下闕李如趙
氏□□下闕君□□□□□□□府下闕承旨□□□奉職以
捕賊功下闕鉛山稅饒□廣部下闕外□□吏令參知政事
□公著□下闕君以族大自□得□□下闕除左千牛衛將
軍□□下闕年七十八君□□□□餘年所至以廉稱不
□□□過下闕士大夫所□□□□□盡未嘗問有無□
異□下闕父以忠孝爲□□□□□□□稱者下闕在部
州日□民□□□□□鬼神以脅其衆君捕之下闕上君
□功君謂曰□□□□□而爲盜不過取□以自利耳
下闕以自爲功下闕悉薦其罪不誅故禮賓□□□□□
□□道刑獄昆其下闕之人能愛人遠利誠仁人也君始
□王□□□以下闕男五入巽淵鼎觀賁巽用瘵令爲□
□殿□鼎未仕而亡□覿□□□□□□□而交二女

早夭諸孫十餘人君臨終□諸孫曰吾下闕以吾歸錢塘
巽等奉遺命以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君下闕銘曰
衛氏□世以武顯于諸侯□□□文□□□□□以□
□□□□□□□□人□考哉

按此誌磨泐過甚全篇約六百餘字今存者不及
三百字銘詞稱衛氏先世以武顯于諸侯今誌文
敘先世皆不可辨但存錢塘人三字而歷考諸史
衛氏之著籍錢塘者竟無一人衛廷諤既不見於
宋史復不見於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人物傳不能
詳其事蹟今節取誌文之存者云廷諤字德言錢
塘人除左千牛衛將軍年七十八歷官所至以廉
稱未嘗問有無在韶州日民有託鬼神以聚其衆
君捕之上君之功君謂曰貧民聚而爲盜不過取
錢以自利耳不可以自爲功恐薄其罪不誅蓋能
愛人遠利誠仁人也男五人巽淑鼎觀賁巽用蔭
爲某官鼎未仕而亡觀下闕二女早夭諸孫十餘人
君臨終謂諸孫曰以吾歸錢塘巽等奉遺命以寶
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下闕文之可讀者如此惜其湮
没已久倘賴此誌以傳而誌係近年出土流播未
廣因詳錄之以裨武林文獻之徵云

棲霞寺碑

裘本高廣行字皆不計行書

金陵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叅掌選事菩薩戒弟子濟
陽江揔持撰

陳朔前會稽王行叅軍京兆韋霈書

聖宋賜紫沙門懷則重書

賜紫沙門有朋篆額

蓋聞天有神宮地云靈府衆欽傳記始敘四衛之塔金
胡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峯形甑累岫勢堂窗亦烏
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果有攝山者其狀似繖
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
名焉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奄藏卜筮之
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病磨滅三清遺法
未弭五怖之災万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
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跡巖穴
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覩來諫
曰山多猛虎毒虵所以久絶行蹤僧紹曰毒中之毒無
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烈亦何能爲乃刊木駕峯薙
草開逕披拂蓁梗結構茆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淩河息

纍擾茲無立皆白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
遊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
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
像豈止一念之間八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
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正月三
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疏朴崖搆峻絕澗
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彤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
恭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閑居依俙日見
昔寶海梵志雖覩花臺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應
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未而物故其第二子仲
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峯石壁與度
禪師鐫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
一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壯蓮花
瑩目石鏡沉暉藕絲縈髮雲崖失彩頂日流影東方韜
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鬼大同二年龕頂放光
以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施如火殿禪師自識終
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
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
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
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

刺史田奐方牧貴臣深覩己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巖阿
廣抽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惠王道
契真如心靈憚奧見此山製置疏闊功用稀少以天監
十年八月爰撤裕藏復加瑩飾繢以丹青鏤之銑鋈五
分照發千輪啓煥排天堂廡玉露分色接岫軒擗翠微
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挹飛泉而動
色喜園凝靜豈微吏之凡遊深谷虛靈非愚公之俗路
是以王公搢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塈陟皐壤升
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辭濯昬暗非直心之砥路
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上人
將就遷神深相付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泉功基業田
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遠水問道京
華濤規挺出碩學精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
闡方等之指歸靈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
遊　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
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
僧懷靈根寺釋慧令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頁誼
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
賾其此之謂南蘭陵蕭眎幽栖抗志獨法絕羣遁世茲
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豫託西門

之家更似梁鴻偶要離之塋又按神錄云楚蘄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蘄尙郎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騶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謦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夙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衒揩模七衆無所詆訶曩曰靜䛒鍾巖余便覿止飡仁飲德十有餘年頃於攝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曷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摛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于碑左乃爲頌曰

湯〻心火寘〻世流論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盡纒癡愛豈離瘡疣敬仰雞足恭聞鷲頭斯風可羨其路何由我開梵宇面壑臨江我圖靈跡果植貝修兼金畫繪沕石彫鏤連雲出沒迣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蕙樓澗風長瀉崖溜懸　抽花臺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筏六度爲舟金幢合蓋寶駕驅騁地祇來格天衆追遊五時無爽七處相侔辞題翠琰字勒銀鉤賢乎藥餌過客宜留

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斷缺文字訛隱前充寺主僧契先自捨囊貲購石依本寫之

康定元年□月十七日鐫立本寺維那僧蕭澄上座

僧智達寺主僧元聳謹記　袁文雅刻字

右重刻棲霞寺碑本江總持文章霈書唐會昌中碑毀今所存者宋康定元年沙門懷則重書也按摠持自序稱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禪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欵深悟苦空更復練戒故題銜有菩薩戒弟子之稱霈官翊前會稽王行參軍世未解翊前爲何語予攷陳書後主之第八子莊封會稽王禎明二年除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則霈即莊之屬吏當時皇子封王者必除都督刺史加將軍號乃得開府置官屬故加翊前於會稽王之上也梁時置翊左翊右翊前翊後四將軍在第二十班今人知其名者尠矣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沕者祇八字檢攝山志載此文取以校補又校其不同者餓而疲痾磨滅志作疲癘水火猛烈志作猛獸面月馳光志作面目以色身相志作光色身相八定之侶志作入定名德僧朗法師志作明德僧早成□若之性志作般若釋慧令等十

僧志作槃僧慧等十僧蕭聊志作蕭聯余便靚止志作覯止似皆志有應改也痾本疾疫字通作瘺可以不必改瘺也面月對上文頁日若作面目則誤矣八定之侶對下文三慧之僧檢韻府正引江總此碑作八定則入定非也名德本高僧之稱南史何點傳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是不當作明德也波若亦見南史何求傳隱居波若寺不必作般若也昈即𥇗字之省音彌通作聯亦可不必改也葢志爲近時人所修或誤釋碑文疑有錯誤而改之耳書人姓氏潛研堂跋云韋需詳玩碑文頗似車需据攝山志作李需則大不類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二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一

興慶池禊宴詩

碑連額高九尺三寸二分廣三尺八寸分六截書
每截二十八行行十一字正書隸額在西安府學

上巳日興慶池禊宴詩并序

夫鳴鐘列鼎以悅當世者王侯之事也緣情屬思以永欣遇者大夫之職也而況位崇嚴廟伊稷之全謨地控崤函漢唐之遺業藩鎮雄於右輔冠蓋盛於佗州揆藻摛華此焉攸萃良辰美景茲豈難并時維莫春日乃元巳被于南國想像蘭亭之遊出其東門依俙曲水之會興慶池者開元之故邸也躍鱗巨沼蹴象回淵壯麗盡於本朝梗槩盈乎一水前頤華萼夾右青門光靈僅存今昔相視　大尹資政稽遵時憲敦講民熙駕言出遊仍故不改由是都人士女袨服而嬉傳騶牡鸞旂供帳而臨禊賓讌有醴燕坐無譁　運副直昭文劉公濬發詞源廓清吟域首裁雩詠詫大物華有逸民可聽之談無摯虞不經之說以謂塤篪齊奏宜聲應而響隨蘭桂揚芳固道同而氣合則有　資政大學士左轄高平公　天章待　制都運清河公以佐王重器由聖鳩儒駕風義之相高用名數而爲樂繼採強韻鏗振雅音自餘賓僚咸有篇唱無慮十九首莫不天機衒巧月脅矜新揄揚　大國之風謌詠　我公之美爛爛若琮璜之間珪璧洋洋如英莖之合韶護靡叙懿鑠孰光勝踐子定濫游　幙府竊比蓬麻絶希授簡之知姑多拜　命之辱船承指顧深愧題辭時慶曆壬午歲太常博士通判軍府事張子定謹序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永興軍府事范雍

興慶春深樂禊辰淸歡雅唱奉良賓韶光綺麗新經雨詩句風流妙入神冠蓋紛紛紅杏徑歌鐘隱隱淥池濵閶臺將漕皆　時傑共泰常安万井人　和轉運學士

陝西都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　制張奎

公餘連騎賞芳妍郁郁重花明禊天綵竹繞堤浮舴艋綺羅照水戲鞦韆回頭景物才三月屈指光陰又一年台旆行春暫　均逸鳳凰池暖正　思賢

陝西轉運副使尚書刑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劉渙

淸明佳節屬良辰行樂東郊宴席賓風柳不勝春氣力

露花無奈曉精神管領遠近青堤上樓閣高低渌水濱
多少艤舟何所用　府公便是濟川人
太常博士通判軍府事張子定
月標元巳樂嘉辰興慶煙波漲曉津宴集幸聯　台
衮坐風流仍繼禊堂春蘭亭事古成遺迹華蕚樓空委
路塵歌吹滿舡花夾岸酒帘無處不留人
秘書丞通判軍府事張掞
霽景東郊道風光北斗城　中樞詹　舊德上巳燕
羣英鏤管詩情逸彫鶴禊事成樓臺動波色鼓吹逐春
聲纈蕚林花密芳茵岸草平願　公均愷樂函夏福黎
氓
秘書丞通判隴州軍州事王揚庭
宗臣上巳宴東池雅俗嘉賓盛集時禊席臨川花照耀
游車分路水逶迤賞心唯欲居民樂縱飲猶虞坐客疲
獨願我　公歸　柄用盡令天下洽春熙
殿中丞知司錄參軍事李諷
東風池館絶纖埃元巳佳辰樂衆來桃李陰成微雨後
管弦聲動畫舡開　主公望重經　邦業上客
詞高濟世才四海傳聞應有恨一方千里獨春臺
太子左賛善大夫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尹仲舒

長安本佳麗況復當盛春擷勝在城曲起亭臨水濱羇
花皆戲艇滿目盡遊人草賦疑梁圃楊番認灞津自緣
農有望豈獸景長新佑宴誠欣遇非才與幙賓
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閻詢
李唐前事此遺宮春滿遺宮緑暎紅綬帶有功閑白日
飛觴無筭惜東風香輪度陌煙容外畫舸淩波柳影中
祓禊賞心從此會　主人歸去漢三公
大理寺丞知萬年縣事趙濟
撫封占清境禊宴協良辰物態隨春秀歌聲洽政淳擷
芳尋陌綺泛棹擊波鱗天幸陪開府非才愧席賓
大理寺丞知涇陽縣事宋宏
名臣臨俊域和氣口芳春禊飲傳佳節　時賢冠上
賓渌波浮畫舸芳草染朱輪行樂由仁政歡聲沸水濱
右五言
上巳佳辰綺宴陳　大賢重鎮雍城春欲知遠近追
遊者盡是關中受　賜人　右七言
校書郎新差簽署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
上巳風流屬令辰禊堂開宴集佳賓濟時原野經新雨
行樂池塘得舊春千騎旌旗臨渌水万家車馬起香塵
自慚遣病無堪者敢預　平津末坐人

觀察判官楊初平

照坐壺氷爽凜凜北斗揮槳均祓飲與慶池頭春色濃

亂柳搖金花罩錦雕章麗藻俱時才落筆頌歌兩兩台

府公莫惜玉山醉明日　天綸鳳詔來

權節度掌書記史瑜

池館春光欲禁煙芳辰　修禊集羣賢茂林深處森

冠劍清籟鳴時當管弦召伯甘棠分陜地羊公風景峴

山前詩成莫訝天機俊潛握人間造化權

節度推官董士廉

歲和事簡正韶春與慶池邊樂衆賓爭勝此時追曲水

賞芳辰會屬　平津暎花語笑鞦韆女隅岸絲簧祓

禊人深愧薄才叨下槙酒酣應許吐車茵

泰寧軍節度推官知隴州吳山縣事文彥若

上巳當嘉節　台庭讌鉅賢使臺談玉瑩賓槙玳簪

鮮綦組威儀異樽罍禮讓宣歡聲喧渭曲瑞氣浹秦川

客奉熒煌坐人歸雜沓筵觴生叨禮召心久託　陶

甄

德州軍事推官趙寅

斗城初霽媚春暉託　乘爭芳鶴蓋飛修禊波深

輕急樂舞霽風暖薄更衣香車寶馬嬉游盛別館離宮

往事非因憶鳳池新滔躍　槳輯看逐　節函

歸

續寄一章

秘書丞通判乾州軍州事王沖

駘盪青郊祓禊辰東池冠蓋集嘉賓逍遙共入華胥國

綽約誰逢洛浦神障展露花長樂際袍欹煙草曲江濱

遙知台旆行春暇起作　元鈞輔弼人

左側　側厚一尺二行　行十八字行書

明昌甲寅歲暮春祓禊日公餘獨來泛舟興慶池觀

覽勝絕京兆同尹燕璽劉仲游景文書

右側　共六行行十　一字行書

携酒送春偶賦小詩一絕

春光將欲朝夕盡携酒東郊邀數賓淺酌花前沉酩

酊誰人學我送殘春

明昌五年三月中休日燕山劉頎子翼書

四六序典雅清麗詩並卓卓可傳子定高平幕下士

也可想見一時之盛　關中金石記

按興慶池在興慶宮唐書地理志宮在皇城東南

距京城之東開元初置至十四年又增廣之唐會

要云上在藩邸與宋王成器等同居興慶里入號

曰五王宅至是爲宮焉玉海云開元元年以隆慶舊邸爲隆慶宮在隆慶坊元宗名隆基改興慶宮長安志云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經通化門以達此宮先是武后時民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丞相王子列第其北望氣者言嘗鬱鬱有帝王氣中宗神龍二年幸池上宴侍臣以厭之又據唐六典元宗隆慶坊舊宅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龍或黃龍出其中景雲間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爲龍池又據雍勝略景龍池本爲隆慶池以諱元宗名改興慶池立宮後謂之龍池此興慶池之原委也此碑撰序者張子定史無傳序爲慶歷壬午歲作壬午爲慶歷二年後載范雍張奎劉渙張子定張揆王揚庭李諷尹仲舒閻詢趙濟宋宏雷簡夫楊初平史瑜董士廉文彥若趙寅王沖十八人之詩范雍詩和轉運學士即張奎而不同韻劉渙王沖皆同范雍韻張子定雷簡夫前後與范同而中二聯別用韻餘皆各自爲韻體皆七律獨趙濟用五律宋宏二首一五律一七絕爲異諸人之見于史者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累官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碑惟不系轉運司事餘悉同宋詩紀事引儒林公議載其紀西夏事三首而不錄此詩張奎附弟亢傳亢家于臨濮奎字仲舒先亢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爲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及分陝西爲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劉渙附父文質傳文質保州保塞人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累知遼州獻唃氏譜書與西州地圖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碑於轉運下有副字又刑部員外郎爲傳所略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舉進士知益都縣明道中知萊州掖縣通判永興軍爲集賢校理不言其爲秘書丞與碑不同宋詩紀事引西清詩話載其賀執政入東西府詩二句而不載此詩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興人其歷官傳不載其知汝州梁縣宋詩紀事引至元嘉禾志載其題招提院靜照堂一詩而不載此詩其詩載入嘉禾志必是嘗官嘉興而傳亦無攷雷簡夫附其父德驤傳同州郃縣人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秘書

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董士廉附見
田京傳稱京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
善偶以倜儻聞而不詳其官位事蹟王沖附父王
旦傳旦大名莘人三子雍國子博士沖左贊善大
夫素別有傳而不詳沖之官秘書丞通判乾州軍
州事宋詩紀事引雲門志略載其次韻范公仲淹
遊雲門一首而不載此詩餘則史與紀事皆無攷
碑左側有金人劉仲游題名右側有劉伉一絕句
皆明昌五年

褒城縣文宣王廟記

碑連額高六尺六寸廣三尺八寸四分二十一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九字篆書在褒城縣學

大宋興元府褒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給事郎守祕書丞知縣事騎都尉竇充撰并書
鄉貢進士張公□篆額
服儒之服讀儒之書不知儒之道是猶終日戴天不知
天之高終日履地不知地之厚亦何異擿埴索塗冥行
已矣　我夫子之道文而明一以貫布在方策炳
若日星祖述憲章顯仁藏用聖人之備者也若夫窮神
知化自誠而明中庸可飫皇猷可復其聖也天縱其性
也生知制作素王之道立三綱五常揔人倫之大紀以
叵君臣以親父子以和夫婦以睦兄弟俾民日遷善而
不知斯則顯仁藏用之道盡矣子思謂如天地之無不
持載無不覆幬然猶道之用有所蹤晦文中子謂天地
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
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其與太極合德
神道並行誠哉言之至□道之蘊矣乃知太極權輿一
氣并包二儀明闕下子之道包虖天地其道之管出虖一
而已　國家功格穹壤頌溢金石書軌混一
聲教無外庠序大闢禮樂大備使賢不家食野無遺
逸有以見人文化成天下燀　淳曜之盛烈也褒
城縣隸封漢中跨據秦隴控斜谷之巖阻厥田沃衍其
俗富庶樂三堰之美利在學校之構弦誦之業寂爾罕
聞儻祠宇尚陋人曷□教先是舊廟僻處山塢荒庭家
落鞠成榛莽莾榱傾哆風雨弗庇春秋釋奠何陋如之
充居治是邑莅局之初乃牀其迹建白公府時
尚書水部□郎李公　雅鎮藩翰惇意儒宗悅聞矢謀
亟從改作繇是周爰近署擇堰之右得官地一區芟穢
度址鳩材僝工靡踰月而棟宇鼎新不越時而塑像儼
列堂奧沉邃門閎有嚴可以落成式觀大壯前以子思

之言但取喻天地未顯道之爲用而文中子明成我之
恩與太極胳合淵虖探道之賾遐焉臻道之極吾是口
口庶幾聖人之道者其中說之謂夫誌諸温珉辭達口
口時慶曆二年口月四日謹記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宋立德立石
古吉刊字

按褒城縣屬陝西漢中府宋時興元府治此陝西通志云縣有褒水在城東一里卽黑龍江自鳳縣界流入又南流入漢褒城縣學宋慶歷間倚於江岸竇充宰褒建有自記卽此碑也而不詳竇充未建以前之所在據此碑云先是舊廟僻處山塢充居治是邑亟從改作擇堰之右得官地一廛云云是舊廟近山失其址矣擇堰之右者當卽褒水之堰漢中府志云堰界石在褒城縣東三里黑龍江中上一石有乾道元年史可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自爲記觀此碑可知褒水之有堰已見於慶歷以前其時未有黑龍江之名故碑中不及也竇充無攷碑云誌諸温珉當卽貞珉避仁宗諱改也

普通塔記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二十一行行二十字正書

弟子沙門可度書

塔非中國之有也制起于西域自東漢世旁行書來爲教以示人曰旣侵熾塔則或大或小郡縣幾普矣謂藏佛骨舍利之所也外則其口能燀揚經律論暨施用厚者死則其徒或起以貯骨焉重真寺天王院沙門智鑾姓李氏京兆武功人自幼依師爲浮啚嗣長則能恭養父母久以孝聞父母死又能以送終之禮封樹之此其浮啚嗣之難者也復常悲其寓泊僧骨弃露零散乃於寺之南城外不盡一里募施掘地爲壙際水起塔出地又丈餘甎用万餘口旣成近左收捃得亡僧骨僅四十數於慶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建道場請傳戒師爲亡僧懺罪受戒塔頂開一竅以備後之送骨嗚呼古稱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智鑾師能盡力於親而又悲其類作普通塔使遊方之徒來者未來者死悉有所歸其用可嘉也五年乙酉春二月一日前寧州從事盧覬過其院智鑾悉以事白余素熟其行曰應請而記

太廟齋郎劉叟

文林郎守扶風縣尉任化成立石

三班借職前監鳳翔府岐陽鎮商稅兼巡防劉昌珏
右班殿直監鳳翔府岐陽鎮商稅兼巡防李用衡
助緣張守斌　馬中象　姚文信　魏平　齊安和
魏德輔　元宗說　趙英　郭士新　潘守用　潘
永　李定基　楊守貴　王全勝　程垠　巨立
安宥　楊文玉等施石
師弟智廣　智仙　師姪智全
地藏院主僧義光　吉祥院主僧瓊玉
左會院主表白沙門澄演　張遵刻

按普通塔爲釋氏瘞骨之所今在叢林普同塔之所昉也重眞寺據碑當在扶風縣城內按陝西通志已無攷矣劉昌李用衡皆監鳳翔府岐陽鎮商稅兼巡防官岐陽縣名郎岐山縣唐武德七年所更名至德中復爲岐山而岐陽之名遂用之於鎮今亦未能詳攷似在岐山扶風之間也

澹山巖題名六十段

潘衢等題名 石高二尺三寸廣一尺六寸五分六行行十一字正書

中都外郎知郡事潘衢子莊　殿中丞通理郡事陳規
正卿　太常博士監市等李寔公實　軍事判官洪亶
景純　軍事推官李洙希眞　慶曆七年十一月五日

又 橫廣五尺一寸六分高三尺六寸五分十二行行十字正書

至和二季乙未六月十九日尙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
軍州事柳拱辰以久旱躬禱于零陵王之祠因憩此巖
是日得雨時殿直齊懷德大理寺丞章詢判官李方推
官蘇台文錄事叅軍張服司法叅軍李光序零陵縣令
孫思道零陵縣主簿張拯信安進士趙揚武陵進士魏
堂從行男新黃州司法叅軍平奉命題

又 橫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九寸六分六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張子諒中樂陳恕輔聖麻延季傳夫魏昊晦翁盧臧曾
卿夏鈞播之同遊嘉祐祫享後十一日

又 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三尺八行行八字正書

知軍州事張子諒率通判張德淳同游槙中麻延年魏
景邑令夏鈞從大理丞陶弼校書郎章望之選吏李綱
盧臧實預焉嘉祐巳亥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己未臧題

又 橫廣二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九寸八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皇宋嘉祐庚子歲六月己巳日提點刑獄度支郎中宋
任仲堪同提點刑獄供備庫副使靳元翊公弼按部回
游此

又 高一尺六寸廣一尺五寸六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徐大方沖道率曹元卿舜臣麻延年仙夫萬孝寬公南

黃致適道盧臧魯卿游臧題嘉祐辛丑上元後二日

又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九字正書

司刑丞權郡徐大方同上模權倅麻延年點閱御書讐
延馬公弼零陵令夏鈞從奉宸前知懷遠曹元卿邵陽
模萬孝寬前荔浦令黃致前湘潭簿盧臧預遊嘉祐辛
丑上元後三日臧題記

又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二尺四寸七分七行行七字正書

聖宋嘉祐辛丑歲六月三日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陸詵介夫按部游此携家人與仙姑同至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三寸五分六行行六字左行正書

馮璟唐輔會蕭固幹臣蕭注岳夫魏景晦翁何廓伯逵
張子山景仁蕭溉子源辛丑秋社日遊

又高二尺五寸廣一尺四寸五分四行行七字正書

後二十有八日臨川徐嵩用之自潭如桂王臣因復載
酒與洪叔晒俱來

又高一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五寸四行行六字正書

嘉祐八年三月初八日轉運判官尚書都官員外郎宋
廸遊

又橫廣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六分六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持正子西公亮巨卿敎甫隱甫同遊治平貳年九月十
四日隱甫題

又橫廣三尺五分高二尺三寸五分七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新賀州桂嶺令梁庚子西洎弟零陵令宏巨卿進士寘
隱甫陪郡模項隨持正新淸湘尉蔣忱公亮進士周鎬
敎甫同遊治平乙巳九月十四日題

又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七寸七行行十字正書

轉運使河東薛俅步按上六州一監渡瀟湘二水歷三
門嵓九龍洞至永遊朝陽澹山巖悉非人力乃神物所
造之景通判樂咸縣令梁宏共行治平二年十一月三
日題石

又橫廣四尺六寸高三尺四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知軍州事陳藻君章尚書虞部員外郎
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郡從事項隨持正零陵令梁
宏巨卿同遊治平三年四月六日題

又橫廣三尺高二尺七寸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前八日桂倅范子明同永模項隨令梁宏掾董乾粹遊
淡山治平丙午臘月吉誠叔題

又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五行行七字隸書

治平四年正月壬申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會稽沈
紳公儀行春陵逾瀟水還經澹山寺

又高二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七行行八字正書

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事周惇頤治平四季二月
一日沿牒歸春陵鄉里展墓三月十三日廻至澹山
巖將家人輩游　姪立男壽燾姪孫蕃侍

又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一寸三分八行行十字正書

尚書比部郎中知軍州事魏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
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軍事推官項隨前錄事叅軍
劉璞零陵縣令梁宏司法叅軍李茂宗縣尉周均治平
四季三月十四日同遊永州澹山巖

又高三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五行行五字正書

荆延季歐陽問趙長范成之張勉厚熙寧己酉二月十
七日遊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八寸七行行九字正書

供備庫使前知全州軍州事楊永節公操　前提舉廣
西常平太常丞關杞蔚宗　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
事楊巨卿信甫熙寧七年正月十九日同遊

又橫廣一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三寸二分十行行七字隸書

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事錢塘楊巨卿信甫率大理
寺丞監河稅泉南蘇顥潛道零陵縣尉葵丘盧綜貫通
同遊淡山遍尋巖穴之勝子儼道輔有期不至熙寧七
年九月戊戌謹題　梓作石丞淇

又橫廣一尺五寸八分高一尺三寸八分六行行五字左行正書

熙寧甲寅歲十月十一日承乏長沙局因祠零陵王廻
至此華陰楊傑英甫記

又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四寸九行行十一二三字左行正書

澹山巖零陵之絕境蓋非朝陽之比也夾山往來湘中
爲最熟予厚居永十年爲最久二人者之於山水未有
聞而不觀觀而不記者而茲巖獨無傳焉何也豈當時
隱而未發耶不然使二人者之顧肯夸其等常而遺其
卓犖者哉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蔣潁炌題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八寸四分四行行八字正書

儀真秦日新得之嘉興潘景純和叔長沙李茂宗慶孺
熙寧九年十二月中休同遊

又高二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八寸八行行十四字行書

至和乙未歲予爲舉子過零陵陪太守柳侯拱辰禱雨
因至澹山巖於今廿三季始得再遊其間絕景勝致當
日賞愛之處髣髴如舊覩石間題名緬懷柳侯久爲異
物使人悯然不能自已熙寧丁巳清明前二日荆湖南
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會稽趙揚題永州軍事
判官衡陽黃鎮同口

又 高四尺廣二尺七寸 五行行十字正書

凌江張申仲甫盧陵毛君卿正甫衡山侯天經元則汴陽盧稼貫道衡陽黃廣成壽翁長沙馬初平祖衡元豐已未季秋六日同遊

又 高三尺六寸廣二尺六寸 五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朝請大夫郡守陳邁朝請大夫通判蔣僅宣義郎前監鹽張伉軍事判官時宥縣尉劉日章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十一日同遊

又 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 寸二行行五字正書

蔣僅屢遊元豐乙丑題

又 高三尺二寸廣二尺七寸七行五 行行七字行書後二行小字正書

林邵才中還自舂陵遊澹山巖夜宿僧舍明日再遊遂之衡陽元祐五年季夏二十二日題

憲使按部過此題石

左朝請大夫知永州軍州事周處厚命工刊之

又 高二尺六寸廣二尺一寸 五分六行行六字古篆文

元祐六年八月十八日王覿尽未許師巖希衕□師□

□□□□同遊是磬江□□錫題 四明鍾成亦至

又 高二尺七寸廣二尺二寸八 行行十字十一字左行正書

元祐辛未歲九月旦檢潦田楚人高公倅子發吳人許師巖希道自賢女廟下宿何氏仙姑家翌日涉江遊龍宅覽仙姑得道處回宿僧舍明日遂入歸德福田等鄉沙門文真男敢同來 子發書

又 橫廣三尺四寸高二尺 七寸十行行八字正書

左朝奉大夫知州事劉蒙右通直郎通判州事阮之武躬閱 御書同遊管界巡撿張準知零陵縣事婁瑄祁陽縣令陳衎東安縣令徐處仁零陵縣尉陳寬夫與焉紹聖改元仲秋十二日徐處仁題

又 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 寸五行行九字正書

紹聖元年甲戌九月七日臨川劉用之行可師永豐盧約潛禮富川吳克禮子仁同遊零陵澹山巖劉芭盧景防侍行

又 高一尺八寸五分廣一尺 五分四行行九字正書

紹聖乙亥孟冬五日陪范公淳父 曹守季明遊澹山巖郡倅張茂先題

又 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六 行行九字左行正書

新安曹長倫元友弟長明德昭韓國魏中孚誠老衡陽黃元善長蜀郡范沖元長同遊紹聖丙子仲夏十三日江南鄒洵老惠常題

又 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八 寸八分七行行六字正書

武陽朱養源臨江鄒德常上饒周適叔餘杭唐欽叟宣
城侍其希聲潯陽周亨甫紹聖四年三月十二日同游

又 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四寸五分五行行四字行書

錦溪唐節公禮唐格欽叟紹聖四年閏月九日

又 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行行六七字正書

高平范正思子默東沂畢冲子虛吳郡富爲子宣愚溪
張縱純中元符元年十月十九日

又 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六分八行行六七字正書左行

長沙孫欽臣仲恭東都賈材彥成春陵王遂將明弟棠
叔華元符二年己卯六月初七日戊寅同游勝境遲留
累日泛舟東下自永還潭

又 此刻在林邵之左二行行十二三字左行

睢陽蔡穀允元眉山陳續茂訓韓城范直方師厚高郵
秦湛處度元符己卯十一月十五日游

又 橫廣二尺高一尺七寸六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大名韓川北歸一游弟㣧球子意姪康世康國康伯侍
行道士何守靜偶至此元符庚辰歲六月二十二日題

又 橫廣二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五行行七八字正書

張適安時適安道邁安會遠安行招陳華子野蔣彥才
之美唐逸元道同遊壬午中春十八日

又 此刻在張適之左六行行十字十一字行書

長沙慕容選公才周伯常達夫自陝西歸里中汾幹事
陵特遊澹山口　贍禮金僊遍遊諸洞次日設僧諷浴
迤邐之城下崇寧甲申仲冬五日湘東朱炳明遠書

又 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七分三行行五字正書

開封曹湜邵陽周奇同遊澹山巖崇寧四年六月八日

又 高二尺一寸廣一尺五寸七行行九字行書

真定鞏鑒辨夫躬謁　御書至此歷覽古跡愛其巖穴
幽邃氣象爽然罕所□見也徘徊抵暮而歸時大觀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男庭實庭賓庭老侍行庭賓奉命題

又 高一尺四寸五分廣一尺一寸三分五行行八字行書

朐水蓋侗公厚因祀　靈顯行次嵓下就謁住持芳師
訪其古跡歷覽而歸時大觀戊子季春晦日題

又 高廣俱三尺四寸十二行行十字篆書

青社董令升罷官廣西還過零陵來觀澹山同王紹祖
趙佃夫宋傳道飯巖下思長老以其師燈禪師所書衲
襖頌顯上人以懷素千文墨本相示千文真跡余家所
藏嘗刻石鄉里詢顯則同郡人也蓋得之余家豈意兵
火流離之餘乃復見此顯亦可謂好事矣因語及鄉里
相對感嘆紹興乙卯歲春三月戊寅題

又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五分六行行八字正書

蓬澤程遜德遠拉歷溪高祈應之魏邸趙彥侁安行開封王維子厚同遊男恪與同年子趙潛夫侍行紹興丙子仲冬六日記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七寸八分五行行七字正書左行

東平劉董子舒臨江蕭賔擇可雎陽王光祖仲顯以乾道戊子六月上休日來游淡山巖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八寸四分五行行十字正書

路分王俊邦傑教官洪彥華叔昞判官趙汝恍德恂推官葉天休嘉承戶曹攝零陵縣趙不揉從朴慶元乙卯季夏十有二日同至

又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四寸四分六行行五字正書

嘉泰癸亥歲仲春上澣日東都趙仲義來游淡巖徜徉終日男師曹師厲侍行

又高二尺六寸廣二尺八行行九字正書

開封李震亨仲洴陽段晉龍伯津鄧山王圭粹伯來游領月臺之風漱石井之泉摩抄山谷老人永州淡喦天下稀之詩徘徊觀音喦窮幽極勝醉心滋目而后歸時嘉泰甲子季春中澣日

又高六尺廣一尺七寸四行行十六字正書

三山高惟月以慶元戊午校秋試于零陵竣事嘗遊淡巖觀山谷留題後廿九年揭來分符莫秋復遊覩景物之依然歎歲月之逾邁歸輿翩翩賦念奴嬌一闋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前守春陵永嘉許綸任滿東歸攜累來遊妹婿鍾光大甥侯希璭錤鎡澄侍行時紹定庚寅正月二日題

又高四尺九寸廣二尺二寸二分六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嘉熙戊戌中啚十有七日襄陽邵壥王淦𡆥道挈家徠游葉八習隱盧汝聖鼒侍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九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景定壬戌春正月晦零陵令鍾有大以迓繡使俞計院宿此巖寺二月望再侍　判府丘秘丞劭農題石以紀事云

又高二尺廣一尺五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臨淮張孝先郡人鄉槐錦江陳時中謁靈祠就過澹巖景定壬戌菊節後三日書石以紀行

又橫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五行行五字六字隸書

景定五季冬十有一月乙酉永嘉劉錫自道之瑞來遊子思侍濂溪友劉元禧因赴南宮偕行

又高四尺三寸廣二尺七寸五行行十字正書

咸淳己巳仲秋望喻汝合沙趙與岫仁甫以郡博士攝守倅出郊勸耒偕攝令廬陵劉伯文致平行竣事就訪古跡寺僧請書以記

按湖南通志澹巖在永州零陵縣南二十五里亦名澹山巖唐張顥記云蟠伏兩江之間周迴二里中有巖竇可容萬夫古有老人處其下以澹氏稱因名方輿勝覽云中有澹山寺樓殿屋室懸羅鋪中雖風雨不能及四顧石壁削成旁有石竅古今莫測其遠近此磨崖題名六十段當即在石壁削成之上然據永州山水記但載澹山巖宋黃山谷始題識之今洞中一石載山谷詩與書而不言此外之題記者甚多也山谷詩跋已附大唐中興頌後六十段外恐尚有遺姑就此六十段攷之始于慶歷七年迄咸淳五年已巳合二百二十年中姓名可見者得二百七八泐者二人其中可攷者陳規史傳稱字元則密州安邱人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夫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建炎元年累知德安府與劉錡領兵同死守後移知廬州疾卒此題銜殿中丞通理郡事傳無一語及之不知即其人否也趙揚宋詩紀事載抗揚抃二弟皇祐間抃為江源令抗揚與俱名勝志載引流聯句一詩有抃序云公暇事休與弟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其為詩章云云是趙揚為抃之弟史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此題趙揚為信安進士信安為衢州江名正與抃同貫蓋其時遊于知軍柳拱辰幕中也但抃傳不為附載無事蹟可攷陶弼史傳字商翁永州人由陽朔主簿歷知邕州徙鼎州辰州忠州順州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此題大理丞則傳所略傳又稱弼能為詩故其詩雜見方輿勝覽後村千家詩合璧事類別集錦繡萬花谷粵西詩載後村詩話諸書中其所著邕州集宋詩紀事采之章望之史傳稱字表民建州浦城人由伯父得象蔭為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累光祿寺丞致仕此題校書郎蓋未監茶庫時也傳又稱其北游齊趙南泛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此題知軍張子諒同游蓋南泛湖湘時也其為詩則夏晝一篇見宋文鑑陸詵史傳稱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加集賢校

理通判秦州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陝西刑獄從湖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英殿修撰知桂州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補置將吏更鑄印章聲益張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道除知延州知成都熙寧三年卒此題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爲傳所略其云按部游此者即至邕州集左右江峒首之時也蕭注史傳稱字巖夫臨江新喻人舉進士攝廣州番禺縣以破儂智高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知邕州拜西上閤門副使居邕數年坐貶泰州團練副使累起爲邠州都監累知桂州此題無號年但云辛丑秋社日稽其時爲嘉祐三年蓋知邕州時役道游此而留題也周惇頤史道學傳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東都事略作春陵人按春陵見後漢光武紀春陵節侯買注云春陵鄉名本屬零陵在今唐興縣北唐興縣名武德四年所改天寶初改延唐縣後唐天福中改延喜縣宋乾德初改寧遠縣是春陵本唐興縣之鄉名偶見於光武紀其地本與營道爲鄰觀周子自題云沿牒歸春陵鄉里展墓可知其家在營道先墓在春陵傳著其貫而東都事略則用其先墓所在之古鄉名也傳又云以任爲分寧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之桂陽徙知南昌歷合州判官通判虔州熙寧初知郴州爲廣東轉運判官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卒此題凡三見前治平三年題尚書虞部員部郎通判軍州事後治平四年二次題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事皆傳所不載又侍遊者有男壽燾姪立姪孫蕃而傳祗載男壽燾不及立蕃且但稱燾官至寶文閣待制不詳事蹟書譜引魏鶴山集稱濂溪先生帖遂寧傳氏藏則周子有書名也書錄解題載濂溪集七卷是有詩文著述也而傳皆不載惟東都事略載其南安司理之後有通判永州一語較史稍詳宋詩紀事載壽字季老一字元翁元豐五年進士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澉水志載其題金粟寺庵詩蓋官秀州時作也又元翁詞翰之妙前輩多稱之語見朱子文集紀事又載燾字次元元祐進士爲貴池令官至寶文閣待制成都文類載其暑雪軒詩咸淳臨安志載其遊天竺觀激水詩是嘗至浙至蜀矣凡此皆可廣史所未備也楊傑史傳字次公無爲人舉進士

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此題華陰楊傑英甫與傳不合疑別一人蔣穎叔名之奇常州宜興人史傳稱其以蔭得官擢進士第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英宗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坐貶監道州酒稅改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爲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累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疾告歸卒此題不著年月亦不著官位當是監道州酒稅時所題其監道州也由畔歐公之故爲清議所薄穎叔必有不得意者故題云物之顯晦固有時何可知也其大指已見乎詞矣穎叔能詩零陵縣志載其遊澹巖七古一首此詩見下卷又載其遊朝陽巖七古一首王弇州又稱其工書有蘇黃法則此題句百餘字亦足貴也陳遘史傳字亨伯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累知雍邱縣徽宗將以爲御史而遭憂舜喪爲廣西轉運判官欽宗立積官至光祿大夫徙知中山金人再至受圍爲步將害此題元豐八年爲郡守傳全不載當別是一人徐處仁史傳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由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此其官東安之政績也後仕高宗初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此題在紹聖改元正其令東安時也范冲史儒林傳字元長登紹聖史誤作紹興進士累官翰林侍讀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史不著冲之里貫據此題知爲蜀郡人而其時爲紹聖三年丙子恭初舉進士也宋詩紀事又稱冲爲祖禹長子紹聖元年進士建炎中官翰林學士守衢州坐與趙鼎有連落職衢州府志有贈了空長老詩爛柯山洞志有游爛柯山青霞洞天詩皆其守衢日作也可補史之略唐恪史傳稱字欽叟杭州錢塘人以蔭登第調郴尉歷仕至靖康初累拜少宰兼中書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二年金人逼立張邦昌仰藥而死此題兩見皆在紹聖四年是其官郴尉時而不自署其官但其貫則一曰餘杭一曰錦溪錦溪是苕水分流入臨安者非其貫而餘杭則貫也與傳之稱錢塘者異然傳有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之語或因其先墓在錢塘故以爲錢塘人歟又唐節字公禮題在唐恪之前似節爲恪之兄但事蹟無攷范正思仲淹之孫

純仁之孫子史附見其兄正平傳云正平字子夷父純仁卒詔特贈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幼弟似即謂正思也又云蔡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詔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云云此題高平范正思子默與正平之字子夷同見子字信爲正平之弟惟傳稱范仲淹其先邠州人後徙蘇州吳縣此題高平吳縣無高平之稱或邠州舊名新平郡又可謂之高平耶秦湛見詞綜稱其字處度觀子官宣教郎載其謁金門詞一闋又見宋詩紀事嘗爲韓膺胄作枝巢詩先得兩句云云見詩說儁永史文苑口秦觀高郵人元祐初累官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削秩徙郴州此題在元符二年己卯是侍父謫所時也韓川史傳稱字元伯陝人元祐初薦爲監察御史累以龍圖閣待制守穎州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鄆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此題在元符三年庚辰正其安置道州時但自署其貫爲大名傳則爲陝人殆大名是祖貫耶趙彥侁趙汝忱趙不揉趙師曹趙師厲趙與詘皆見宋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兄弟五人兄光濟早亡弟光義即太宗次廷美次光贊幼亡廷美封魏王有十子長高密郡王德恭彥侁即德恭之六世孫承節郎公璟之子也太宗九子長元佐封漢王汝忱即元佐七世孫善強之子也太宗第六子元偓封鎭王不揉即元偓之五世孫乃武節郎士峠之第四子官從事郎太祖四子次子德昭封燕王師曹師厲皆德昭七世孫師曹之父伯邈師厲之父伯道皆贈從義郎子說之子則師會師厲爲其祖兄弟也太祖第四子德芳封秦王與詘爲德芳九世孫希瑀之第二子也題名諸人之可攷者祇此餘者無攷三山高惟月遠記云歸與翩翩賦念奴嬌一闋今搨本不見其詞檢詞綜亦未錄其人又題名中有郡人鄭穗鄉姓見風俗通云虞卿之後然無一人登史傳者此云郡人豈永州著族耶長沙慕容遐題記云贈禮金僊遍遊諸洞次日設僧粥浴殆在澹山寺也

飯僧爲檀越功德次之僧粥亦飯僧之意至設僧
浴則絕見此題豈僧浴不易舉亦待檀施耶青社
董令升題云懷素千文墨本真蹟余家所藏嘗刻
石鄉里題上人同郡人也得之余家此敘懷素真
蹟之顛末亦書家法帖之故實識以備攷錢塘楊
巨卿字信甫官河陽節度推官知零陵縣事熙寧
七年兩度遊澹山一在正月一在九月夫以官爲
縣令而能題名紀遊則其居官政績從容餘暇可
知而稽之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俱不載其人蓋修
志不廣採金石則人物遺漏文獻無徵積病由來
巳久附識以爲志乘家之勸石刻題名之有姓有
名有字始乎宋時此題有襄陽郤塵王洤因道萊
人習隱盧汝聖鄰郤塵習隱二人之號也以號冠
乎姓名之上則始見此題葢在嘉熙二年南宋末
之風尚矣作書有以弌弍爲戊戌者尙沿唐人書
體之舊侯希璺字書無璺字似當作璺係唐武后
所制聖字此彷而書之而有譌也

飛白七字

石橫廣五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五寸橫書在杭州府仁和學

皇三十九

天下昇平四民清

慶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仁和學仁宗御書飛白七字側記皇三十九四字乃

碑石紀數也孫星衍寰宇訪碑錄

慈恩寺塔題名二十二段

塔凡三門題名刻于門枕之上此其一也四行行十一字左行正書

提點刑獄□□□　□□□

部都王元百祥

同提點刑獄劉建勳周輔慶曆八年九月十六日同遊

又隸書殘缺止存一行十字

庚太素雷簡夫太簡慶曆

又正書殘缺止存四行行十字左行

嘉祐壬寅歲五缺祖考而降凡六喪旣事會親舊于是

庚午礻□丞□興

又正書五行行十三字左行

北宮外郎康定軍使盧盛損之前懷州河內簿陳知盐

友直弟知恭德基知宣德垪姪安期海翁偕從都濟陳

大卿自杜城遊華嚴至此治平甲辰六月三日題

又正書殘缺止存三行行十二字左行

缺州河內簿陳知益友直弟缺基知宣□□姪安期海

翁□從缺□□□□□□杜城遊華嚴至此□□□□□
□日題
又正書五行行八字左行
都轉運使潁川孫永副使河東毋沆高平范純仁制置
解塩判官河南李師錫熙寧元年三月十八日游
又隸書四行行七字
知府事吳中復新知梓州李大臨前知閬州崔度熙寧
六年二月九日題
又隸書六行行十四字
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抃度支郎中轉運使皮公弼
太常少卿知同州毋沆太常博士提點常平倉章楶同
登慈恩塔過杜祁公家廟遂會于興慶池館熙寧七年
仲冬二十有二日龍圖閣直學士知軍府事吳中復題
右吳中復題名在西安慈恩塔八分書甚有法按趙
閱道以熙寧三年四月自政府乞罷改資政殿學士
知杭州後改青州召見以大學士再知成都乞歸知
越州此題乃由成都移越道經京兆時也中復知永
興軍楶提舉陝西常平俱見宋史本傳公弼任陝西
轉運使亦見食貨志杜祁公衍家越之山陰晚年退
居南都即今之歸德府也似不當立家廟於長安且
北宋大臣罕有立家廟者或別是一人非衍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隸書殘缺止存四行行十餘字不等
缺□□□□葉□□□□
缺事虞部外郎俞希及景賢
提舉□□□作佐郎杜常正甫
□□□□□□佐郎喻房明仲
又正書七行行三字左行
張琬蔡文卿楊國寶葉攄同遊丙寅元祐元年閏二月
五日
又正書二行行八字左行
范登元祐二年丁夘歲四月十八日偶題
又正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承議郎新通守淸江郡事瑯琊王評漢卿奉使岐雍展
先塋同登慈恩塔元祐三年八月上澣題
按漢制公卿以下皆五日一休沐唐會要永徽三年
上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便
百僚休沐則唐時十日一休沐矣休沐亦謂之休澣
唐書劉晏傳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是也
宋時百官旬假循唐故事故有上澣中澣下澣周益

公撰光堯丁亥本命道場滿散朱表有日逾中澣之
句攷其日乃十月二十一日又撰四月十八日丁亥
本命道場朱表亦云日近中休然則每月之二十日
爲中澣日上澣必月之十日矣一旬之中止一澣日
今人以上澣中澣下澣當上旬中旬下旬既失其旨
又休澣惟有官人乃可用之不當通於士庶也漢卿
當是駙馬都尉詵之昆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 行書二行行十二字

駙馬都尉王詵再遊元祐癸酉

王詵晉卿宋初功臣全斌之裔全斌子審鈞爲永興
軍駐泊都監因家京兆晉卿於審鈞爲曾孫則京兆
乃其故鄉又攷王詵題名有展先塋之語則晉卿之
屢遊慈恩殆亦以展禮先塋之便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 正書十行行三字左行

德安王端建安章綡南幽張舜民崇寧丙戌歲重九日
同登進士章莱從

又 正書六行行九字

雎陽徐處仁擇之京兆何常德固管城李譓智甫大梁
曹詷子問成都郭倫與權西洛趙佺眞叟浚儀劉仲祥
公善政和改元孟夏十三日

又 行書二行行八字

康訓种師周李延祚李景儉司馬朴政和四年四月晦
日

又 正書五行行六字

河南趙粹老因暇登塔觀唐人墨蹟時政和丙申七月
二十有四日也

又 正書八行行七字左行

灞溪眞常寓此避暑自宣和庚子歲歷辛丑壬寅癸卯
甲辰凡五夏更三十甲子雖未能拒造化而造化亦不
能煉吾也復嬰返黙上眞豈欺我哉刊者姚彥

又 行書九行行五字

宣和辛丑夏五月大熱異常與邵子文李秉文种次冉
王服膺二十七日逃暑卧塔下晦日暫歸當卜再至王
正叔題

又 正書六行行二字左行

黎獻民向宗京陳俶楊舟李處俊宣和辛口

又 草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獨上慈恩塔疎懷亦慨然異朝多少事不改舊山川宣
和四年八月且苑智聞

又 正書二行行八字

張智周桑彥周孫昭遠趙君表袁仙夫

按陝西通志慈恩塔在西安府城南十里曲江池北內有浮圖塔六級卽鴈塔後重加營建至十層兵餘止存七層長興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有記宋張茂中遊城南記云長安士庶每歲春秋遊者道路相屬熙寧中富民康生遺火經宵不滅而遊人自此衰矣此題名二十二段皆來遊者所刊起慶歷八年訖宣和四年凡七十餘年其中泐不能辨者數人其姓名可辨者得六十三人以史傳攷之雷簡夫字太簡德襄曾孫唐定中杜衍薦授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安此題上下殘缺上存康太素不知其姓下有慶歷字則是居長安時所題也墨池編稱其善眞行書書史會要稱其少年學褚河南聖教序歐陽率更醴泉銘顏太師家廟碑然則其居長安日久摩挲諸碑書學宜乎更進矣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神宗卽位累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此題熙寧元年正官都轉時也范純仁字堯夫英宗朝累遷侍御史議濮王典禮論奏不聽遂還所授告勑家居待罪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升知蘄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此題與孫永同游卽其時也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累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此題有二一爲熙寧六年一爲七年皆知永興軍時也中復又工八分書益部談資載百花潭口有任氏一碑乃熙寧間吳中復撰書則其知成都府時事矣又歲華紀麗譜載其遊海雲寺唱和詩亦知成都時作其六年同遊者有新知梓州李大臨史傳稱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神宗朝累工部郎中出知汝州徙知梓州據此題知當時大臨由汝州經陝西入梓州路也又據書繼稱成都李才元世以書鳴又可知其書畫兼擅也其熙寧七年吳中復題云與趙抃皮公弼毋沆章楶同登慈恩塔過杜祁公家廟遂會于興慶池館潛研跋謂杜祁公衍不當立家廟於長安此蓋誤以唐之杜岐公爲宋之杜祁公也新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憲宗在諒闇攝冢宰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宋敏求長安志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之東從北

第一興道坊次南開化坊次南安仁門有太保致仕岐國公杜佑宅其後或卽以宅爲家廟未可知也岐公祁公以音同致訛耳杜常字正甫衞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積遷河東轉運判官崇寧中累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又據畫墁錄云神宗聞昭憲之家有登第者甚喜有旨令上殿翼日謂執政曰杜常第四人登第却一雙鬼眼可令提舉農田水利又據河上楮談云臨潼驪山華清宮溫泉在焉中有華玉屏皆宋元人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前題權發遣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太常寺杜常後跋云正甫大寺自河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過華淸有詩四首云云此題殘闕存者三行杜常與俞希及喻房同遊無年月俞喻二人無攷惟杜常史有傳然不載其官陝西據河上楮談則此題乃元豐三年提刑秦鳳時也而系銜有太常寺史又不載此題上有提舉口口口作佐郞八字若據畫墁錄所云則當是提舉農田著作佐郞也然史又不載其官著作佐郞皆當闕疑侯攷章綜附見章楶傳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七子第三子綜最知名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爲戸部員外郞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徽宗立擢左諫議大夫從吏部侍郞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此題以崇寧五年丙戌王端章綜張舜民章蒸同登但署其貫而不系銜據傳則綜爲轉運判官舜民知同州也章蒸雖無攷以章楶傳證之楶孫芟蓋皆附傳蒸與芟蓋字皆从艸則亦楶之諸孫綜之從子也徐處仁字擇之穀熟人累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累官顯謨閣待制知秦州李譓附見李南公傳南公之子也鄭州人字智甫傳載其歷官陝西者四次初哲宗朝由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次以直龍圖閣知熙州又次爲光祿卿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又次代錢昂爲鄜延帥復徙永興此題以政和改元同遊而不系銜傳載歷官陝西而無年月故不能攷定也司馬朴附見司馬池傳池曾孫光兄旦之孫也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後以純仁遺恩爲官累調晉寧軍士曹參軍中州集稱文季工書翰有晉人筆意其遺墨有雪霽同韓公度登圓福寺閣

和李效之詩云云此題以政和四年與康訓种師周李延祚李景儉同遊皆不署官位里貫不知司馬朴卽其人否也張智周桑彥周孫昭遠趙君表袁仙夫五人但題姓名而無官位年月惟孫昭遠有傳云字顯叔眉山人元祐間進士歷鳳翔天興縣建炎元年累遷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其冬金人來攻昭遠戰不利爲其下所害當卽其人餘俱無攷

富平縣李太尉祠堂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廣四尺六分十二行行三十字並額俱正書在富平縣

耀州富平縣唐李太尉祠堂記

著作佐郎知縣事王晳撰

華陰張大中書

主簿廖山甫題額

予口富平視事之踰月按圖邑之西三十里有李太尉墓誌曰臨淮也邑之西南十八里有廟曰赤眉誌不其載其事蓋炎劉中絕長安之亂厥號不滅里毗之所爲耳噫是可以篤訓耶因遣行視其墓則無有惟顏魯公爲其碑表存焉甚可怪也一日訟撿按至其所召父老詢之則曰是東直七百步越廬井林木之外闖之李相公園也遂往視焉則東西二塚田禾中僅存耳猶有石獸按顏文西則司空公東則太尉也太尉忠謀武烈克建大勳與郭汾陽偕爲唐社稷臣諸將無能出其右者魯公淸賢傑識爲文以表其墓顧不得春秋時祭而亂臣賊子乃竊民之奉獨時祭而嚴畏之嗚呼俗狃淫祀不知善惡之別也至於此亟命毀之以其材作太尉祠堂使知忠賢勳勞可以享百世之祀亂臣賊子可以蒙千古之誅不亦宜乎皇祐元年夏六月壬戌朔記

僧普臻刊

按李太尉卽唐李光弼也光弼累拜太尉兼侍中進封臨淮郡王事蹟詳顏魯公撰神道碑已見本書九十二卷唐書有傳碑文又載顏魯公集此碑所稱西則司空公東則太尉司空公謂光弼之弟光進也太平寰宇記載李光弼墓在富平縣西四十里陝西通志則云在富平縣西北三十里覓子店光弼墓旁卽太尉祠祠旁卽光進墓然則太尉祠在兩墓之間矣碑亦云按圖邑之西三十里有李太尉墓疑寰宇記作四十里者訛也

改賜終南山宮觀名額牒

石橫廣二尺七寸六分高一尺六寸十九行行十字至十七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盩厔縣

順天興國觀住持賜紫道士王全矩書
中書門下　牒鳳翔
內中高品都知李神福送到劄子鳳翔道士張守眞奏
乞改賜終南山宮觀名額奉
聖旨依奏送中書
　鳳翔終南山樓觀宜以順天興國之觀爲額牒
奉
勑如前牒至准
勑故牒
端拱元年十月十八日牒
戶部侍郞參知政事王
戶部侍郞參知政事辛
中書侍郞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呂
守太保兼侍中
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丙申日建
師弟道士劉全穆　小師韓處淵胡處和李處淸
觀主賜紫　道士強德安　　梁志刊
按盩厔縣宋時屬鳳翔府故此牒云鳳翔終南山樓觀也據牒順天興國觀額以端拱元年改賜陝西通志訛作端拱三年長安志則云興國觀本名宗聖觀太平興國三年改今名疑太平興國三年所改者但有興國二字至端拱元年乃加順天二字也牒以端拱元年賜至皇祐元年始刻石年月後列銜四人據宰輔表戶部侍郞參知政事王者王沔也戶部侍郞參知政事辛者辛仲甫也中書侍郞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呂者呂蒙正也守太保兼侍中不署姓乃趙普也勅牒之例宰相出使在外則但列虛銜以表攷之則淳化元年正月趙普出爲西京太守河南尹但其職是守太保兼中書令非兼侍中若端拱元年則兼侍中加太保非守太保表與牒彼此小異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6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408

PL 2448 .W2 v.16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二

重修北嶽廟記

碑高一丈二尺一寸廣六尺二寸六分二十二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曲陽縣

大宋重修北嶽廟記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內制置營田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肆伯戶韓琦撰并書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貽範篆額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八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于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圖志八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嶘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霆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新于是畏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遠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明明矣若其祀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 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 真宗皇帝紹 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靈聖之號表于 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 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者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隳圮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 天子以所署祝冊就遣守臣以祗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穎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 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 詔毀鄉民之擅為佛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

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
焉弗懈於是敝陋朽橈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土
民薦獻之宇俾勿褻于　神而　神益以尊
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　神之喜聆饗來宅皇祐
元季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志于廟
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監也有
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　天子之命而治
神之居絜　神之祀修已以愛其民人唯
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皇祐二季正月十九日立
常山郭慶謙刻字

碑陰

碑陰作三截書上十一行中九行下七行每行字數十至三十六不等又題名二其一韓跋左行並正書

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重修　嶽祠功畢既勒
文以謹其事乃列將佐官屬名氏于石陰庶永後觀
文林郎守冀州武邑縣令管勾定州路安撫司機宜
文字陳　薦
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眞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
公事謝　禹珪

西頭供奉官眞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陳
有方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趙　滋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張　俁
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定州路駐泊兵馬鈐轄張　忠
北作坊使綿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定
州路駐泊兵馬鈐轄任　守忠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
定州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狄　青
順安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推官
莫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觀察推
公事仇　公綽
官周　革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劉　循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馬　良器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斌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宜孫
內殿崇班定州駐泊兵馬都監石　宗閔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　貽範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管
田及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游　開
將仕郎守曲陽縣尉盧　至堅
將仕郎守曲陽縣主簿李　奕
左班殿直知曲陽縣事兼兵馬監押□　昭
文林郎守司法參軍房　士安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裴　士謨
登仕郎守司理參軍趙　諮
承奉郎守錄事參軍曹　盡忠
太常博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徐𡌴景謁
祠下元豐庚申秋八月晦題　男韶美侍行
安陽韓跂元豐六年仲冬知成德軍稾城縣得替已
嘗恭謁　祠下今復自祁之鼓城解官再遂瞻
拜連治二邑皆獲善罷者荷　陰佑之所賜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于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遒竦有
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所書全
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
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斑矣弇州山人

稿

按文獻通考慶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
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四路謂瀛鎮定四州
也定州置安撫蓋昉於此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
部署其後守臣帶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部
署故有帥臣之稱英宗以後避御名改爲都總管宋
史職官志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據後改名
書之也此碑結銜內已有制置之名而馬端臨謂安
撫帶制置自建炎三年浙西康允之始攷之似未審
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皇祐二年韓琦知定州重修北嶽廟工竣
而撰書刻石以紀也史傳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累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
安撫使進大學士碑系銜有行給事中爲傳所略
皇朝事實類苑載魏公嘗作閱古堂自爲記刻于
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此亦其知定州時事
也篆額者錢貽範無傳文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
常常即恒也避眞宗諱用常字碑陰列定州官屬
二十四人內有傳可攷者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
人舉進士爲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而不

載其守冀州武邑縣令傳略之也趙滋字子深開封人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閤門祗候爲鎭戎軍西路都巡檢後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富弼爲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忠字聖毗開封人仁宗卽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潮州齊州團練使擢滄州本路鈐轄徙澶州總管與碑系銜不合疑別一人任守忠見宦者傳字稷臣由蔭入內黃門仁宗親政西鄙用兵爲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爲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碑系銜北作坊使綿州團練使傳所不載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仁宗時徙眞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與碑亦互有詳略劉斌史孝義傳有其人是報父仇稱孝者與碑別一人餘俱無攷

傳應法師行狀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八寸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正書碑陰畫圖額題終南山上清太平宮之圖十字正書在盩厔縣

聖宋傳應大濃師行狀

法師姓張氏諱守眞字悟元後漢三茰正一扶教大法師迺丞相留侯六代孫法師卽子房之遠裔眞嗣曼延不常厥居今爲盩厔人也濃師幼孤及長氣誼過人言行相顧不交權豪篤濟物之心遠壯嘗遊終南山遇

上聖空中降曰吾北天大聖　玉帝輔臣授

命衛時乘龍降吾匪正直英傑之士无以振古道汝有異骨殆非凡庶夙叶眞教可受吾教法師□□聖語□□□事□還□吕韋茹其記　眞君曰吾迺宂眞非奇□至于□□□□□□汝安得輒用腥穢然汝未瘖固不加辜可□□□□□□汝至誠□□□□□□□□□□□□□□□□者□加□罰法師乃寅恭致謝復啓曰守眞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大丈夫之所恥願聞丕訓　眞君曰□教汝歛濾爲民除祆次指汝□□□□□國祈福□□□□□□□□□巫覡哉後□□□燕民災苦祈請者靡不赴之新邪去□一□□□□□自是不復爲患　眞君降曰吾運化　本朝第二主將建宂闕置十一座殿宇列中外界星辰□國□□□□□□□□□□□汝發運必受　大君祝遇法師稱謝曰□□□□

君曰吾爲天上師汝須得人間師法師迺詣古樓觀主
梁□門下朝眞叩靈□月中□□□□法師於古終
南縣私第旁搆 北帝宮塑 眞君聖像自是□遠
從□者□奔走求□日聞神異故時人呼法師爲通靈
先生張黑殺開寶□年 太祖皇帝□□□□□
□□□□馳驛召□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
東都趨文陛 天子被□百辟剡敘法師對敭神
氣自若左右爲之動容 上詢遇 眞君神異事
法師具對□□□□□□□□ □謂法師曰
眞君降言有類此乎對曰若陛下不之信棄臣市
可驗無已人聲嫫嬻 上聖 帝然之曰果正
直之□卽日詔頹建隆觀十九日 太祖上僊二
十一日 太宗皇帝嗣統命法師瓊林苑醮謝
上帝結壇施灋至誠幽贊潛通穹旻
眞君降曰 大宋宗社□永時
太宗伺午夜秘殿底誠稽首再搡謝曰仰賴 上眞
福浸生靈誓當修奉禮畢□□師西歸至太平興國二
年春命起居舍人王龜從內供奉王守節赴終南山愼
選勝基構立上清太平宮衆議未決旹 眞
君降曰北帝宮甫近可建殊庭繇是以定良材雲□□

□風从迫三周歲始僝厥功顯符眞誥迺敕法師尸之
及賜縣官邸店越數百楹匄日利以充費法師前後錫
賚咸貿易創田園不啻萬畮立爲常住其經營後𡊮
匱者實法師之力焉 宣命給卒百人供法師驅
役當時輈車沓至士俗讋臻法師屋禮以延之迄今遹
爲永式三年冬十月修祀 聖壽之蔵恭趨
象魏再親咫威 帝曰高尙禮之賜紫□□簡於
黼座前洊被隆恩復之攸館六年十月御前賜師號曰
崇黷大師七年春正月入內高品盧文壽 中
悁委本宮祈禱用安宗社樂康兆民法師設普天大醮
威儀具陳寔非常 眞君降靈迺錄感應聞奏
上知社稷有賴尤加虔奉雍熙中 朝廷
以□□□遞遣中貴麥守恩傳 天憲命法師昭
告昌卜祺祥遂㕣羅𦬊大醮□意彌絜愈于常度升闡
冕旒及犬戎束手河朔帖然太史奏五福太一
臨吳分請修其祠 敕京城東南隅捌靈宇以
宅之亟召法師醮請太一眞君 上謂曰非卿何
以感通神化禮畢而還淳化五年冬被制授鳳翔府管
內道正蓋尊嚴其教也 皇朝凡七祀圜丘必詔
法師導從 灋駕□都人跂踵仰瞻

大聖人遇法師殊常之禮實前古之罕聞俾還本宮
告謝縟儀蕆事　國史詳焉當時水旱災沴靡不
修禳式昭景貺則知法師寔　清世應運之士也
故得禍癘一方㬎勝道口服膺徒弟常不減數百法師
威而不猛有摠領均平之瀘敉寧上下無敢違越豈非
懿德之淵源乎至于夙夜寅奉香燈諸殿朝禮越二十
年雖風雨不渝法師象簡執成指痕斯乃勤至之驗也
法師凡爲國家設二百餘醮修三百餘齋授宣敕三十
餘道居一日召門人謂曰吾有誅翦怪魅之功而虧修
鍊飛昇之妙奈何五行更王大數告窮胡能免於形謝
哉然而質雖遷殞神自有歸　上帝錄吾及物之
勲已領符命授五土之主汝等必能佽繼教風天弗違
願遽命蘭湯日三浴徐飮淸泉斗餘易衣啓示手足以
至道二年閏七月十六日委蛻而化享年六十有六時
天地晦冥大雨三日於别墊權厝後復雨三日法師重
修古迹宮觀有三鋪敘飛奏各賜名額曏昔未遇有子
曰元濟業進士法師朝覲奏名敕賜同學究出身遂調
選錄法師行狀以　聞奉　聖旨批付史官布衣
張濤集事跡門人刻石立于眞堂之右
弟子二十一人　賜紫劉元載　張元明　元元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
秘　段元素　李元濤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
亮　劉元吉　姜龍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
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塑　眞像
李楚表　咸平二季六月二十弌日立石
夫立善功弥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
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
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中自别墊遷葬於
書臺鄉郭塜祉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白
翊聖保德眞君　法師舊號崇曜大師
今上秉籙嘗閱瑄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睿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司竹殿直張君簡觭瞻禮　法師眞像欽歎久之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眞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
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剝字
缺文誼訛舛使後之人曷以披覩茂實者哉惜乎季祀
簒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
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珉果成厥志識者
嘉之　監宮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
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郁後序及書

篆
師孫六人　住持延生觀賜紫閻知白　住持資聖
宮賜紫張知常　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强德安
內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王全矩　劉知道劉全穆
住持資聖宮賜紫蘇宗晏　上清太平宮副宮主賜
紫尋宗邈　上清太平宮主凝和大師賜紫劉子翔
三班借職監鳳翔府清平鎮酒稅務劉惟滋
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都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楊中和
皇祐二禩上章攝提格夏五月弍十有五日重建
安定郡梁志刻

江寧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石高二尺五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一分十九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江寧

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顧淸書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寔金陵之巨屏東夏之福地林樹
葱鬱泉石相暎聖賢大士多所捿宅故　宋明帝
嘗問道林誌云牛首有何神聖曰文殊領一萬菩薩冬ヽ
居於此又辟支迦入定之所卽稱爲佛窟寺上有巖洞
幽淸磅礴中鑠眞隱世傳辟支宴坐之洞也西竺曰辟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
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識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
或靈山隱秀名洞捿眞因其所居卽爲化境矣若夫道
之汚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
中有僧德銓戮力自效遍慕擅信欲於山頂建造塼塔
以摽勝跡歲月茲久工力未就乃有　府城信人高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衆力同而成之卽於洞
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塼塔惣高四丈
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
者覩者罔不發菩提心耶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
夕謀豐衣厚食不爲一善至於齒皤髮華乾沒于世者
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搆斯善嗚舉衆類建是塔作
是緣鎭此名藍摽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千圓照大師
普莊因覩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
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興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眞　　李鏊刊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千圓照大師普莊爲文都
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攷之未審爾碑書
插爲插濬爲濬无爲无皆宋時俗體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重修仙鶴觀記

碑連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緱氏鎮

重修仙鶴觀記

前進士河南王夷仲撰

□老之法要其所歸惟淸淨寂滅全自然之性不以外物龎於中者也□□□老之法也遷史敘老子□□□又傳記有說老子□□域而始爲□圖者所以其書相出入轍雖異而其歸一也其法牙於漢蔓於晉魏梁隋之間後□欲□道之相勝也則□者必忌於老老者必疾於□迭攻交毀歧而二焉然□之宮遍處天下竦然相望鮮華偉壯莫□□加其徒豐衣旨食幾中夏四民之□傾奉之心猶慊慊然患不能穹隆極侈以充其志也老之居雖通都□邑□□一二垣頹屋敗僅有存者其徒常汲汲於蚤暮間且猶不克自資於溫飽也嗚呼彼何盛而此何衰邪豈□之者能恢張其說謂極天之上而上際地之下而下洎人之死生去來貴賤壽夭凡生民之□惡欲莫不畢出於□而主之焉是以鼓動群衆使趨向之如流號令雖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也老之法有羽化□□鼓役鬼神移變星文之休咎□於禬禳厭伏之事□雄偉大苟奉而有之豈少哉蓋□者衆而老者寡□□之人隨時趣舍向於後而忽於此也故□治老之宮者非奉道篤信之士不可成已緱氏縣前記有周靈王太子晉控鶴昇仙之事故城東三里有仙鶴觀者得号於李唐間年祀寖遠屋□因廢慶曆中里中之樂善者凡數十人相與歎曰是觀且廢今不能復之則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漸於善乎乃卜地得縣署之□□□□百步□於縣大夫吳君□爲請命於府曰可得道士左慶之淸苦者也使居且□□□□年觀之門牆殿宇□慶之一□□吾□□曰爲是觀也用非盡於民而積丐其徵以足其頃假非擅而作蓋卽舊号而起其廢功非踰乎制而□□庇其像請文勒石以章興修之志於後予謂蠹於民擅於役逾於制者皆過也今無一焉惡得不爲之書乎哉　大宋皇祐二年九月乙酉記

觀主賜紫左慶之立石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丞張昭奭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劉丕

□班殿直監西京緱氏縣鹽酒稅孟延亨書并篆額

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路綸

士按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名非本職唯以差遣
爲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
知館陶監察御史王祐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
外于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日知錄引又于慎
行筆麈云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
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
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然則今碑題銜禮部員外
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正以朝官爲之蓋緱氏於宋
爲畿縣其地繁劇故知縣事者每重其人也偃師金石錄

重修仙鶴觀實錄

石高四尺九寸廣三尺一寸十八行行廿一字正書

武威安道卿書

緱氏縣郭下燈油醮社故比部郎中孫劉荀等經
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宮賜紫道士左慶之充
仙鶴觀主焚修住持開排施主如後
郭下安中素捨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
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
郭下女弟子董氏獨辦修蓋正殿一坐
郭下女弟子闞氏獨辦塑老君并部從等
郭下韓宗正施造老君塼坐一所
郭下王居安自辦村木修道堂一坐
郭下田乂裝土地里域眞官兼造堂一所
左慶之爲醮社等同共修眞武殿一坐并門樓了當
醮社人李元吉　高士元　王　乂　梁　熙
李從政　李仕誠　李居正　李道眞
張士元　李舜德　李仕簡　李　義
此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倒塌荒廢至
大宋慶曆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
皇祐二年庚寅歲九月乙酉建安中素施石
東平康垣刻字

偉按宋史王安石傳及食貨志青苗法自王安石始
立在神宗時今碑陰記云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
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碑之建當仁宗皇祐
二年已有此做法疑不可曉也或未變法以前課稅
內已立青苗名目安石因做而行之輸歛倍甚民始
重困耳然則青苗名稅所起久矣又碑言燈油醮社
今鄉人猶於諸寺廟供燈立社亦其遺俗也偃師金石錄
按宋史食貨志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
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
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

石之流進售其强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
行民始罹其害矣又檢李參傳參歷知興元府淮
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
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
於此矣此傳可爲仁宗時已行青苗之証蓋參行
之祇以贍兵而王安石行之遂爲厲民之政矣

復唯識廨院記

碑連額高九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四分十四行行三十字并額俱正書在藍田縣

予九月自扈之藍田宿道傍寺問其名曰唯識□洪集
曰五代時石識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　國初更名
義井逡以故廢逮開寶九年通唯識論□志與即其地
廬之乃號唯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　詔寺不及三
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　用言者陝以西
寺毀而今願復宜勿禁故洪集實力之其費出於民姚
氏昝七人洪集有□行且老誦經回常一飯環其地數
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耐得其不顧
吝而洪集无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
爲屋曰殿曰堂曰廚曰門曰閣昝八區三十有弍楹皆
壯宏可觀嚮儒□□未嘗爲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
曰　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
法以爲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死下士反撫弌言復之
者今唯識再毀矣皆不幾□而復其不顧吝有若七人
者共勿懈有若洪集昝其請而勿禁有若言□是儒界
出□□甚遠也儒之人眎唯識豈獨不□越明年五月
院成洪集㠯始末徠乞余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
云旹皇祐三年也豫章黃□記瑯邪□□元書朱太華
鄭□□題額蘭陵□大雅立石　張遵刻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
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隸
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遒偉似
魯公鹹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黃□闕其名
書者爲瑯邪□□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
□闕其名立石者爲□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
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石墨鐫華

復唯識廨院記豫章黃庶譔庶字亞夫宋時人其文
載伐檀集中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碑云五代時石刻曰龍泉寺國初更名義井後
乃號唯龍院今檢陝西通志藍田縣不載此寺蓋
額廢久矣豫章黃庶者山谷之父也字亞夫分寧

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一府三州從事𢑴康州所著
詩文名伐檀集宋史黃庭堅傳不附載

岱嶽觀題名四段

宋禧題名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四分八行行五六字不等行書

轉運使尚書工部郎中宋禧因巡歷遊岱嶽觀皇祐四
年三月二十有二日題時奉符宰殿省丞張周偕行

又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二分九行行七八字不等正書

州從事李陟因幹事至邑率巡山供奉何懷智前巡山
侍禁李安龔丘簿胡稷臣符離進士張琡口口時皇祐
壬辰歲仲夏月十有一日陟題石　觀主王歸德　道
士李若清

又石高四尺五寸廣三尺五行每行九字正書

皇祐六年甲午歲正月廿一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
州柳拱辰同尚書駕部郎中分司周世南祁陽縣令齊
術遊此

又記刻在唐岱嶽觀造像碑側之上載七行行四字五字不等行書左行

長清董元康權宰奉高受代將歸同王彥文遊政和甲
午重九日崇道繼至

張遵等峴首題名二段

此刻未詳是何碑側高九尺一寸廣一尺三寸分上下截書上截四行行二十字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
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康遵虔因按部經峴首登賞爲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
事王嘉錫偕從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

又四行行九字此即刻在皇祐癸巳張遵題名下

太守孫頎景脩同湘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𦰡問
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李叅等草堂寺題名

石高一尺五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三字十六字不等左行行書在鳳翔府鄠縣

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
李叅清臣與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鳳州毋沆淸臣著
作佐郎知鄠縣郭霖君肅新知萬年劉顗景淸大理寺
丞前知保定步翔新知萍鄉王宗元元之同州司士嚴
振伯起及弟衛尉丞泳道淵同遊皇祐甲午上巳日

此鳳翔題名也不知刻于何地後題皇祐甲午上巳
亦不知何人之筆綽有筋骨法似顏柳最爲合作金石林
快事

按陝西通志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圭峯下
後秦西僧鳩摩羅什譯經之處唐改棲禪寺即所
謂草堂寺也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爲

樹草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
草堂寺云題名七人惟李參有傳云字清臣鄆州
須城人但載其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
使與題名之所載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
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者不同末題皇祐甲午上
巳日是年四月朔改元至和三月尚是皇祐六年
也

京兆府小學規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四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作四截書各十八行行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鄉貢進士裴𢇁書

大理寺丞簽署觀察判官廳公事專管勾府學李綖

篆額

府學　牓准　使帖指揮於　宣聖廟內置立小學所
有合行事件須專指揮

一應生徒入小學並須先見教授投家狀并本家尊屬
保狀其保狀內須聲說情願令男或弟姪之類入小學聽讀委得令某甲一依學內規矩施行申學
官押署後上簿拘管

一於生徒內選差學長二人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及
點撿過犯

一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紙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
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課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
擇所記故事

一諸生學課分爲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籤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
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韻看賦一道
看史傳三五紙內記故事三條

第二等

每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
賦二韻記故事一件

第三等

每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

一應生徒有過犯並量事大小行罰季十五以下行扑
撻之法季十五以上罰錢充學內公用仍令學長上簿
學官教授通押
行止踰違盜傳鬭訟不告出入毀棄書籍畫書牕壁損
壞器物互相往來課試不了戲玩諠譁

一應生徒依府學規歲時給假各有日限如妄求假告
及請假違限並關報本家尊屬仍依例行罰
右事須給牓小學告示各令知委

以前件如前

至和元季四月日

權府學教授蒲宗孟

府學說書兼教授裴濵

祕書丞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學韓繹

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

學辟依

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知軍府事文

本學教授兼說書草澤任民師

三峯進士李邵管句立石　豐邑樊仲刻

右京兆府小學規後題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撿校太尉知軍府事文而不名者潞公彥博也潞公以前宰相知府事故題銜較通判以下特大而不署名凡節度使必帶撿校官宋史彥博傳不云撿校太尉者略之也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益其時諸州教授皆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蘇州不見於本傳據此碑蒲宗孟嘗爲京兆府教授本傳亦未之及也宋時有崇政殿說書及王府說書據此刻則府學亦有說書矣裴袗書學顏清臣而得其形似其書於作於則宅碑無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宋史地理志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本次府大觀元年升大都督府舊領永興軍路安撫使宣和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然則永興軍之直稱京兆府始于宣和二年卽升大都督府亦在大觀元年據此碑則至和元年已稱京兆府矣蓋沿唐之舊也永興軍之建立府學始于景祐元年知軍范雍奏請中書門下有牒有劄刻石學中碑已見前此是小學生徒三等有年十五歲以下者未知與彼碑所載之修業進士一百三十七人同在學否也書碑裴袗篆額李縱俱無攷年月後列銜有權府學教授有說書兼教授而又有教授兼說書有提舉府學者二人其知軍府事特以其尊而臨之也蒲宗孟史傳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傳載仁宗時祗此此下俱莫宋時事其至和元年權教授不知與夔州推官孰前孰後也韓繹史附見韓億傳億字宗魏由靈壽徙雍邱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則繹乃第四子史無事蹟可攷文彥博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据宰輔表知許州在
皇祐三年十一月至此知永興又越三年矣餘俱
無攷

玉華宮詩

石高三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十行行十六字正書在坊州宜君縣

溪廻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眞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
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宮在坊州宜君縣之西鳳皇谷今年秋予以吏役過
是觀其遺址愴然于懷因記杜子美詩有故物獨石
馬之句求其所謂石馬者蓋無得焉豈事益遠者其
跡益泯而無存邪遂刻杜詩于宮西之玉華寺俾來
者觀之□□□焉時至和元年八月二十日也中部
縣主簿李元瑜題

按唐書地理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鳳
凰谷貞觀二十年置永徽二年廢爲寺冊府元龜
云太宗建玉華宮正門謂之南風門殿覆瓦餘皆
葺之以茅帝以意在淸涼務從儉約匠人以爲層
岩峻簷元覽遐長於是疏泉抗殿包山通苑皇太
子所居南風門之東正門謂之嘉禮門殿名暉和
殿其官曹署寺並皆創立徵事營造庶物亦擾市
取供而折番和僱之費以鉅億計矣及帝遊幸勅
奉御王孝積於顯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甓
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甚悅据此則玉華宮之規
模壯麗如此自貞觀二十年至永徽二年僅逾六
年雖廢爲寺而宮殿之制不改也自永徽二年至
杜少陵賦詩時相距百年而詩中已有不知何王
殿之語似乎玉華宮名已不可問者又云蒼鼠竄
古瓦陰房鬼火青則寺宇尚存但人迹闃寂耳至
此碑之刻在宋至和初又閱三百年宜乎但有遺
址存并石馬俱不可攷矣李元瑜以中部主簿愴
然于懷刻杜詩以表遺蹟可謂賢簿矣惜無傳可
考又其記未將興建之盛著於篇特詳識之

零陵縣朝陽巖題名六段

石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二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禮賓副使湖南同提
點刑獄李用和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尹瞻至和
二年乙未九月四日游此朝陽巖

又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三行中三大字左右年月八名正書

朝陽巖　嘉祐五秊二月五日張子諒書廬臧題記

又 高三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濬治之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治平三秊十二月十二日同遊永州朝陽洞

又 高廣均一尺五寸六行行六字正書

臨川劉蒙資明原武邢恕和叔河東安惇處厚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泛舟渡江同遊朝陽巖

又 橫廣三尺二寸高三尺一寸六行行九十字正書

主郡吏南昌黃彪虎父暇日携子倓棪溢渠肇桃鍪遊朝陽巖摩拂蒼崖觀伯父太史題刻歎慨久之表姪九江夏孝章同來乾道辛卯百五日

又 四行行十四十六字行書此刻在黃彪之左

零陵令君王淮伯清慶元庚申歲閏□月廿有二日招北嶽王沇叔甫桐鄉□致祥和之過水西憩火星巖淪茗石上□飲朝陽洞竟日乃還男荷侍行致祥敬題

按湖南通志朝陽巖在零陵縣西南三里唐元結銘序自舂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命之明一統志在零陵縣西瀟江之滸巖有洞澗自中流出入湘零陵縣志一名流香洞有石淙源自羣玉山伏流出巖腹氣如蘭蕙從石上瀉入綠潭洞門左右有石壁黃山谷題名鐫其上巖後有祠祀唐宋謫宦葢朝陽巖距城不遠凡遊華嚴巖澹山巖者必先經朝陽巖此題名六段其中如柳拱辰張子諒盧臧周惇頤諸人皆已見澹山巖題名者餘如邢恕見宋史姦臣傳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哲宗立累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坐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再責監永州酒此題即監酒時也安惇亦見姦臣傳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擢監察御史哲宗初罷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是在元祐中未嘗官永州不知何以得與邢恕同游或者嘗官於此而史脫略耳主郡吏南昌黃彪當是山谷之姪題云觀伯父太史題刻者即指洞門左右石壁山谷題名也今山谷題名已失搨矣零陵令君王淮字伯清宋史有王淮傳字季海婺州金華人歷仕高孝二朝未嘗令零陵則別一人也題云過水西憩火星巖方輿勝覽火星巖在永州西江外地勝景清爲零陵最奇絕

處零陵縣志巖在羣玉山之側明嘉靖中改名德
星巖餘俱無攷

范文正公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廣五尺七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隸書在洛陽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
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
實封陸伯戶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公神道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 制誥充下闕
翰林學士兼侍言尚書吏部□□□□□□□□
王洙書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
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
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
之南都入學舍埽壹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
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
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壹遂中乙科
爲廣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
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
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
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動其心而慨
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壹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
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
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
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
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
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 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
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
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

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名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 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 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灋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愛己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唯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
之濫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
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
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壹歲而罷有
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
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
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薨輟朝壹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
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其行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
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
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
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水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
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徠臣夏人在廷其
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
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諡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至和三年二月□□日建

碑記仲淹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
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
云云宋史載其事在拜右司諫前云太后崩名爲右
司諫東都事略云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
名爲右司諫在上疏後下云章獻崩又各不同碑云
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史云爲環
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與碑微異其餘頗同此
碑隸書峭勁多帶篆體眞出唐人隸書之上惜下截
及書撰人名字多漫滅杜大珪名臣琬琰集載其全
文是歐陽修所著也王洙宋史有傳墨池編稱其曉
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
中州金石攷云有仁宗篆額褒賢之碑今未搨得中州
金石記

碑下損泐與集本參證皆次敘成文王所記文正事
跡亦不異本傳惟碑言通判河中府陳州攷之史亦
云徙陳州則陳州決不可刪今集本無之而別本有
之然則別本宜可從也文正知饒州下碑無明年呂
公亦罷六字又下磨滅自坐呂公貶至置羣議而用
之凡九十一字碑本亦無案邵氏聞見錄文正子堯
夫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
公碑爲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歐陽
公集與杜訢書又云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
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是當日文
字上石所爲竄易已失原草而近人率然以石本爲
據豈其足信與故予向所錄每以石本證他本今反
以他本訂石本義固各有取也困學紀聞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此又永叔乘筆自誤非范家子弟所改 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中多泐字其文則歐文忠公集與宋文鑑
皆全載之今取二書參校二書皆宋槧舊本尤爲可據泐者補
注于旁其不同者復條列之文云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文鑑作禮部侍郎標題亦作禮部文正未嘗居此
官文鑑誤也然戶部侍郎文內並不敘及据東都

事略及史傳皆云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
郎徙青州則碑文漏也公生二歲而孤歐集無公
生二字之南都入學舍文鑑作南郡据傳云之應
天府依戚同文學則作南都者不誤而文鑑誤也
祥符八年舉進士歐集脫士字爲廣德司理參軍
廣德下歐集文鑑事略史傳皆有軍字則碑文脫
也其于富貴貧賤集鑑皆無其字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集鑑當字上皆有士字亦碑文脫也通判河
中府陳州集鑑皆無陳州二字集原注云一有陳
州所謂一有者卽指別本也而不知碑原有之以
至日大會前殿集鑑皆同史傳亦云將以冬至受
朝涑水記聞亦云冬至立仗惟東都事略作元日
弱人主以彊母后漸集鑑漸上皆有之字碑文脫
也又上書請還政鑑與碑同集脫又字告以順逆
成敗之說甚辯鑑脫成字公爲環慶路公字上集
有以字遷諫議大夫遷字上集有纍字築清澗城
文鑑同歐集作青澗東都事略及宋史地理志亦
皆作青澗則碑與文鑑訛也復承平永平廢寨事
略史傳文鑑皆同歐集脫永平二字奪賊地而耕
之集鑑皆無此六字集原注云蘇本有之細腰胡

盧傳作胡蘆文鑑訛作胡盧明珠滅臧等大族文鑑訛作大賊邊制久隳鑑作邊壘至其大順也大順上集鑑皆有城字碑文脫也至柔遠至字上集鑑皆有軍字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之字下集鑑皆有用字亦碑文脫賊既失計集鑑皆無既字集原注云一有既字諸蕃質子鑑作諸羌公居三歲集鑑同集原注云蘇家本作二既而賺以爲軍鑑脫爲字但刺其手鑑同集作但刺其臂上之用我者至矣集無者字但相與騰口鑑同集騰作滕亦幸外有言鑑同集脫言字兼陝西四路安撫使鑑脫四字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文鑑無故言者至不聽是止凡十六字似係脫誤又言者下集有遂字危事集作危言使就問其家所欲爲集鑑皆無爲字集原注云蘇本有爲字其行鄰事集鑑皆作其行已臨事碑脫已字自搢紳處士集鑑俱作山林處士集原注云山林一作搢紳銘詞與時偕逢集騎作世兒憐猷攝鑑同集作鬼隣猷攝茲惟難哉鑑惟作爲其在終之集鑑俱作在其終之至碑文之與歐集文鑑大異者凡涉呂夷簡事碑皆刪之如知饒州下集鑑皆有明年呂公亦罷公七字趙元昊反河西下集鑑皆有上復名相呂公六字至今尢多下集鑑皆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凡九十一字此葢碑文有意刪去者卽聞見錄所謂文正子堯夫削去驩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之事也玩聞見錄語堯夫刪削歐公及見之然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一條末注碑字則朱子當時所見碑文此段又似未嘗刪也不然則朱子何不據他書而引碑文耶又或者朱子之世洛陽立碑之所已屬金土朱子不得見搨本仍據歐集所載之碑文耳且東都事略於文正傳亦節取此條卽宋史傳亦云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葢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是文正之與呂相不協仁宗深知之此事可以不諱不知何以刪去實不能推原其故也其餘碑與諸書互有詳略之處無大關係亦可不辨歐公撰

文碑泐其結銜之後半故姓名不見書者王洙亦
存系銜之前半而姓名尚見史傳稱既葬帝親書
其碑曰褒賢之碑今搨亦未見不知存佚何如也

柳子厚祠堂記

石横廣三尺七寸高二尺七寸十三行行十字正書

子厚謫永十餘年永之山水亭榭題詠固多矣韓退之
謂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今建州學成立子厚
祠堂于學舍東偏錄在永所著詞章漆于堂壁俾學者
朝夕見之其無思乎至和三年丙申二月二日尚書職
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記

白水路記

摩崖高一丈七寸廣七尺二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

大宋興州新開白水路記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
管勾駐泊及提舉黎州兵甲巡檢賊盜公事騎都尉
僧緋雷簡夫撰并書篆額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
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口州
長舉驛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　　上未
報即貲畫材費以待其　　可明年春口興州巡轄
馬遞鋪殿直喬達領橋閣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
積于路處遂籍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虞
部員外郎劉拱總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爲具命簽署
興州判官廳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
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按視險易同督斯衆知鳳州河
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占縣地且十五餘
里部屬陜西郎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
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
作閣道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綱院三百八十三間
減舊路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
六人騎歲省驛稟鋪糧五千石畜草一万圍放執事役
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　李遷東川路今　轉運
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害猶
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
祐二年三月田以狀　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年
仲春興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
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　朝廷旌虞卿令圖之
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祐應之按視修創達
之採造監領皆有著効亦乞甄擢至于軍士什長而下

並望賜與以慰遠心　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元季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豪輩唧唧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客邸酒壚爲棄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嘗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無有在我遲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資顧肯默默邪造作百端理當然爾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昝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邪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簡夫之文雖磨崖鑱石亦恐不足其傳□□于尚書職方之籍之圖則將久其傳也嘉祐二季二月六日記

前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守尚書主客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虞卿

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田諒

案白水路因江爲名白水江水經注所稱濁水者是也青泥亦水名太平寰宇記有左溪水入嘉陵江者即是水經注漢水又東南于槃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南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南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即故道水又南注漢水中關金石記

按白水之名始于漢有白水縣與葭萌縣同屬廣漢郡歷三國至西魏皆因之隋唐改爲景谷縣五代縣廢惟葭萌存宋時屬利州路此名白水路者或亦因其舊縣而稱之也其路起于鳳州河池縣之河池驛北宋時屬陝西與秦州同路故開路須移文通斡之也開路至五十餘里作閣道亭屋至二千六百餘間其功偉矣自陝入蜀棧道之首途雷簡夫此文可與漢之鄐君開通褒斜道魏之李苞通閣道題名並垂不朽文紀李虞卿田諒諸人之功而李田二人史無傳雷簡夫傳但載其知雅州其於關路之事非其所專故亦不書墨池編稱簡夫善眞行書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然不言其工篆書据此碑則兼及篆額也其聞江聲事詳見書史會要云近刺雅安晝

卧郡闕因聞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駛

掀搕高下颷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

書則中心之想出筆下矣云云而獨不言其嘗書

此碑可知此碑之不傳于世久矣

文潞公宿少林寺詩

石高一尺二寸横廣一尺二寸五分詩共六行行十三字署人并立石刊人共四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嵩山少林寺

宿少林寺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彦博

六六仙峯繞佛居俗塵至此麮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

北去還馳使者車予方受命移守北都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

回辟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給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

登封縣兼管句崇福宫事燕若拙立石

崇福宫副宫主明教大師蓋道紳

掌文籍賜紫王崇祐同摸刊

按文氏停雲館帖載潞公書與此不似公爲有宋名

臣書史稱其筆勢清勁不愧古人此碑或立石時代

書與嵩說

右宿少林寺詩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彦博所作保

平陝州軍額太平興國中賜名也潞公嘉祐三年罷

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平章事判河南府後改保平

軍節度判大名府詩有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

使者車之句自注予方受命移守北都蓋移守之命

已下而未離河南也宋之盛時大臣進退以禮潞公

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無憂讒畏譏之心又州郡

守臣更代之際登臨山水觴咏如平日蓋上之察吏

不苛以薄書期會之細而事亦未嘗叢脞而不治眞

可謂太平之象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安橋記

碑高廣皆一丈一尺三寸許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泉州府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

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纍趾于淵釃水爲四十七道梁

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

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

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

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大守莆陽蔡襄爲

之合樂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

召還京道繇是

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書錦堂差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弇州山人稿

君謨此記原係兩石嘉靖中遭倭患燬其半土人取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書畫跋跋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衰萬安爲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矩矱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耆潤軒帖跋

按福建通志萬安橋在泉州府城東北亦名洛陽橋皇祐五年郡守蔡襄建襄自爲記手書勒石橋下即謂此碑也史傳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宗朝累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丈種蠣于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名爲翰林學士此記云明年秋蒙召還京蓋即召爲學士時也墨池編稱君謨眞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冠絕一時周必大平園集稱蔡忠惠公大字端重沈著宜爲本朝法書第一洛陽橋記與吐谷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然則萬安橋當南宋時已有洛陽之稱但不知何所取義而名洛陽未有人論及者

祈眞巖題名五段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天章閣待制新知襄州劉元瑜君玉殿中丞知弋陽縣高思永延之贊善大夫知貴谿縣李孝傑才孺同遊昭眞觀王先生巖嘉祐庚子歲署七　日才孺誌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刻在前題名之右

提舉常平何琬貴溪令馬持國熙寧丙辰九月廿九日同游

又石橫廣五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九寸七分十行行六字正書

宣和五年四月四日來訪招眞之館峭壁四立巉巖中虛羽人之所棲託清塵外思致遐想僊人王僬之高風低回留之不能去遂寓書于崖壁豫章洪口記

又石橫廣三尺八寸四分高一尺九寸三分七行行四字正書

嘉泰改元五月既望臨川王松年同建安熊仲機叔席來遊克勤侍行

又石橫廣六尺四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前祈眞巖三大字正書後有題名五行行五字隸書

祈眞巖

宋淳祐丁未[illegible]人余鍊涂直諒約邑人潛增發鍠口應
茂学來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三

潛山巖詩刻二十四段

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六寸七行行八字正書

尚書駕部員外郎監零陵郡事尹瞻

炭業元化精斬巖大塊坼駭若盤古時呀然巨靈擘狀
怪嘔風雷勢遡吞山澤寒暑中外分居僧甘窟宅

又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六寸三分八行行八字正書

郡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靄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冬僧定暖五月客游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嘉祐六年正月廿四日孫州院孔目官褒上石并書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寸三分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通判軍州事樂咸

門開巖底洞沈沈竇乳雲泉矢路深香石峭峰千載異
龍潭幽穴四時陰僧居築室隨高下客到留題見古今
南出零陵一舍地清瀟堤上好追尋
治平三年正月十五日書

又橫廣四尺五寸高三尺五寸十八行行日一字正書

蔣之奇字穎叔

零陵水石天下聞潛山之勝難具論初從巖口入地底
始見殿閣開重門乃知茲洞最殊絶洞內金碧開梵園
寬平可容萬人坐仰視有若覆盆盎虛明晃宜朝日照
陰晦常有靈雲屯盤虬夭矯垂乳下異獸突兀巨石蹲
香山一株在崖壁人跡悄絶不可捫靈仙飛遊享此供
常駕飈馭乘雲軒我來正逢秋雨霽氛翳開廓陽景溫
呀然雙穴露天半龍絡萬象將并吞只疑七竅混沌死
五竅亡失兩竅存神奇遺跡未泯滅至今猶有斧鑿痕
雲床石屏極隈隩昔有居士嘗潛蟠避秦不出傲睨召
美名遂入賢水源咸通嘗爲二虵窟元暢演法虵輒遷
從茲其中建佛刹棲隱不復聞世喧惜哉此境久埋沒
但與釋子安幽禪次山子厚愛山水探索幽隱窮晨昏
朝陽追迮若就狴石角秃鬅如遭髡豪篇矜夸過其實
稱譽珉石爲璵璠瓌觀珎賞欲奄有不到勝處天所慳
嗟予至此駭未覩不暇稱讚徒驚歎恨無雄文壓奇怪
好事略與二子班撫詞願勒嵒上石勿使歲久字滅漫
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過此書

又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六行行十字正書

一景曲彎彎初遺号潛山崖邊煙草亂石上雨苔斑容

往長時望僧居永日閑幾迴將欲去心只在巖間
熙寧九年丙辰歲安定胡奕題
又高七尺四寸廣三尺二寸五分七行行十九字廿字不等行書
山谷老人黃庭堅
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春蚉秋蠅不到耳
夏涼冬暖總宜人巖中清磬僧之起洞口綠樹偎家春
惜哉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山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閬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又橫廣二尺八寸高一尺九寸十五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霧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冬僧之暖五月客遊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嵓讀此詩至青天一面看輒
驚歎曰嵓中奇処此句道盡遂相与為詩友士大夫
雖傳誦此詩至今終不知其因今復易新刻并叙其
事以示觀者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四世孫務敏
謹識
又三行行十三字行書此刻在蔣緯詩之左

古水懸秋月空雲結洞天嵓中人不見歸去竟忘年
時為巡撫頤書□來遊□□□□□□□□□□識
又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十行行十四五六字不等行書
乘暇率僚友訪澹山巖閱　御書清談久之偶成以
豁其思
棠陰蕭爽訟詞稀乘暇齋莊一陟危　雲漢昭回　神
聖畫珠璣焜耀古今詩清談習習風聲起薄暝霏霏雨
脚垂乜日　玉堂誇勝跡畫圖應展淡山奇
同遊者為譙國曹宗支元伯廬江何兊太和長沙
何谷應求臨江何昌辰利見吳興沈充彥端　宣和
二年歲在庚子季冬之十有七日江夏黃同學古書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廿二行行十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
建炎庚戌上春十有三日用之同文華先輩偶遊澹
山巖長老琦公接余于寺外且曰不預探知不獲遠
接余笑謂之曰訓狐不相報否琦老即謂余曰提刑
道力行不動塵鬼神容有不知余嘉其不以偽告而
味其言之高也因成二詩以答其意借用山谷老人
韵江都向用之
我來訓狐無所聞老人戲我不動塵道愧未嘗分寸得
心灰要似尋常人斷崖危絆藤蔓古殘僧靜對桃李春

次山不遇過山谷倬口妙句垂堅珉
嵓深樹綠春長在嵓暝雨霽雲初歸天愛護持有神物
蛇去因以無狐疑石田藥臼誰與刻香山乳竇苔生衣
未問城南闐州比此景自是寰中稀
又廣二尺七寸高一尺五寸五分十一行行七字九字不等隸書
渡過瀟江日已曛影和明月共三人名嵓近郭別州少
好事更誰如我眞絕頂有天浮碧樹淩秋無暑斷紅塵
終當早棄人閒事來與山僧作並隣
紹興乙丑七月幔谷游何蕭卿秉月獨遊淡巖書事
兼簡零陵宰君李兄秀實
又高六尺二寸廣二尺五寸七行行十四字正書
起仰高山積有年忽看巖竇鎖雲煙一塵不到非凡地
六月當知不暑天昔有秦人嘗穴處世從山谷始名傳
品題自古因人重我謾邀僧煮石泉
清源留鈞端父嘉定丁丑抄冬八日行郡來遊與僧
文思酌衡嶽老誦山谷詩徜徉久之因識歲月
又高四尺八寸八分廣二尺二寸二分六行四行行十四字二行行廿二字正書
坤靈擘鑄天幻奇一到便凡覺兩岐處士清風存萬古
詩翁雅句見當時洞深不礙烟雲逸丹就那知日月遲
更上層臺聽佛像媿無法語勸狐疑

郡丞三山王子申攜家偕臨汝董叔雲口蒲同遊省
嘉定庚辰孟冬九日男憲孫穎孫侍行因留唐律以
紀歲月云
又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行行十四字行書
郡丞晉陵張友仁仲父呂紹定庚寅二月十六日遊
澹巖賦水調歌
石屋勢平曠峭壁幾巉嵓妙哉天造地設誰復謂神剜
疇昔涪翁題品曾說人寰稀有豈特冠湘南趣取脚輕
健相與上高寒　避秦者君莫問意其間祖龍文宰至
今草木尙愁顏贏得功成丹鼎久矣乘風而去跨鶴與
驂鸞猶有白雲在鎖日繞禪關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一行行十三四字不等正書
澹氏人安在縹緲九霄間我來唯有石屋周覽百尋寬
一曲中分夷險兩膈空光平布滿洞貯清寒高致自堪
仰何必論金丹　周賢士知此意薄秦官一牀一枕依
然猶伴白雲閑門外僊塵如海門裏道心如水談笑足
回瀾此事無今古不信叩崳山
伊維吳千能守瀟湘八閱月迺得游淡巖眞天下奇
觀也賦水調刻諸石弟千兕子奕侍客蔣涇曹昌佑
偕行紹定庚寅清明日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三尺一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紹定六年歲在癸巳二月二十六日郡丞嘉興婁續
祖題永州淡嵒
嵒扃寂寂幾經春中有神僊隔世塵不假棟梁爲大厦
盡藏今古往来人

又橫廣二尺二寸高一尺六寸十五行行十二三字不等行書

憶昔游淡嵒文社四爲侶相逢各年少抱負俱有素訓
狐聖得知夜半叫巳婁主人知客來倒屣相告語且言
龍王神多有靈異處懇懃扣科名吉兆齊確許未成三
先達陸續霄漢去轉眄三十載獨我尚困沮行將賈餘
勇猶幸有孤注乘與偶重遊寓敬香一炷再拜問龍王
前約何可負朱衣願點頭成就在此舉擬欲鑱堅珉紀
此一奇趣
浯溪郭三聘次尹紹定癸巳中秋偕唐可大周衡仲
重遊感舊賦詩問訊龍王之神刻翠珉以彰靈跡姑
俟異日殊老證明

又高三尺五寸三分廣三尺九行行十四字正書

爲愛溪山來永州黃茅白葦使人愁驅車遥指翛峯去
峯在瀟江最上頭江轉峯回景奇絶澹山嵌竇眞天設
摩抄丹竈酌石泉歸曾遊今幾劫徵君徵君苦避秦
一秦人又一秦人青山踏破無扃鐍何地堪逃世上塵
景定壬戌四月望郡從事眉山文有年題於是吾宗
默庵開堂之三日也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一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永州淡巖天下稀山靈妙斲浯翁知蹲猊翔鳳獻頴異
中有僊佛來娛嬉我生骨相□氷雪心境相□□懌悅
緣輕自笑來已遲猶見巖前古時月
景定壬戌陳宗禮書　　住山應遠上石

又高二尺九寸廣二尺六寸六行行十字行書

巖竇天下奇黃詩天下稀洞明無所隱石執爭欲飛雷
鼓今猶在澹仙何未歸磨崖文斷滅苔蘚却成衣
景定癸亥中秋二日會稽張遠猷書

又此刻在張遠猷之左三行行八字十字不等行書

使君得佳句簡存如猗那着之巖石中千古不可磨
住山門僧紹瑤謹誌

又高三尺二寸廣一尺四寸十三行行五字七字不等正書

舟艤澹巖前巖扃不記年臺高先得月石透可通天洞
古依禪刹碑殘紀昔賢勝遊回首望林麓鎖雲煙
景定甲子仲冬蜀東如齋文子璋自道之吉艤舟岸
下挈家來遊男起傳道傳侍

又　橫廣三尺高一尺八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淸江趙□□

巖扃二里鎖煙霏天下名山此本稀硬石穿空誰運斧

寒氷滴雪欲添衣仙遊塵外杜蘿老僧住山間筍蕨肥

自嘆微官猶縛我倘容卜築定忘歸

咸淳壬申九月范陽同年示及零陵三題率然爲苔

甚愧妍唱

荆湖南路轉運使尙書祠部員外郎俞希孟

又　石橫廣四尺高三尺五寸十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火星巖

信美眞靈宅呀然洞府通　皇家尊盛德南夏享陰功

廟貌鄰炎帝峯名比祝融遊人思所謂無獨愛嶽空

朝陽巖

旭日多橫照幽巖得粹華次山名此地瀟水匯其涯峭

壁生雲葉危根濺浪花煞攜羨門侶晨坐噉朱霞

澹山巖

巖腹潛雲擀淸凉十畝間天留盤古穴人識寶隨山壞

像煙嵐鎖高僧歲月閑　聖時無遁客佳境付禪關

又　石橫廣三尺九寸高一尺九寸五分廿三行行十一十二三字不等草書

澹巖六韻奉呈　遜叔侍郎兼寄愿照禪老

河南潘正夫

祝融之南近湘濱地□□開戢翠珉金闕不闕□世設

丹葩爭發洞宮春遲留杖屨尋眞慣悵望煙蘿入夢頻

□罷空□爛柯客□□多失避秦人□□石棧仙風迥

靜對巖扉□色新借問詩翁與禪伯如何□□許爲鄰

遜叔嘗約寺僧讀書巖中

次韻奉和　蒙著太尉澹山見示長句

澹巖宛在進江濱多少篇章刻翠珉聞道　鳳凰將九

子恰逢花木正中春是日春分杖游豈爲知名久歷覽縣知

嘯侶頻林外鳥聲應報　客溪頭梅子已生人茆莢

信我無　三頤物象因君遂一新試　□携節採靈草

□□何必與□鄰

按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凡五七言古近體詩二十八首內重出一首水調歌詞二闋詩不見錄於紀事詞不見錄於詞綜作者及題名姓氏可見者三十六人而渺者不與焉其見于史傳者四人蔣之奇已詳前卷彼但有題名而無歲月此則刻詩而署云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題名當亦同此時也山谷老人黃庭堅題七古詩二首豫章黃先生文集亦載此二詩皆無歲月攷年譜崇寧二年謫鄂州

十一月有宜州謫命三年自潭州歷衡州永州全州靜江府以趣貶所三月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有題淡山巖詩二首是此詩作於崇寧三年三月也廬江何兌太和史有何兌者昭武人附見忠義馬伸傳伸依程頤門以學受中庸以歸兌復受學于伸伸歿兌嘗輯其事狀但傳不言其宜和時有官永州之事未知即一人否也陳宗禮字立之淳祐四年進士累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虞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此題在景定三年壬戌正居住永州時也此外有倚用之見宋詩紀事載蒙亭倡和長句張泂倡倚用之和有序略曰嘉祐中經略吳公及即伏波巖之左以爲亭名蒙漕使李公師中記而鑱於巖之崖亭久堙廢記亦湮滅紹聖改元龍圖閣胡公宗回帥桂林憲使梁公出其家藏蒙亭記以覩胡公斥基而新之云云詩從粵西詩載錄出此題是建炎庚戌距紹聖改元又三十七年不知即一人否紀事不詳用之事跡而此則著其貫爲江都人姑識以備攷餘俱無攷

李屯田勸農示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十行行十七字正書

勸農事　提刑屯田員外郎李　每因讀刑
禁詢狀見人民多因小事爭鬬致有殺傷雖骨肉至親
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憫蓋勸農親民官不本教化所致
今後令佐須曉諭鄉老令勸率子弟勉於田農孝養父
母內外和順不相欺凌民無犬爭則無橫死自然天道
與人事相應無水旱凶災令佐不得輕遠方以爲不可
教誨況此人民曉事教誨必聽切在遵禀
大宋嘉祐六年辛丑六月一日龍隱岩釋迦寺傳天
台祖教沙門□□上石

蘇文忠獨遊南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十字正書

獨遊南山詩
趙郡蘇軾子瞻
壬寅重九以不與　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
花開酒美曷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
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
不向秋風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
鳳翔府天興縣尉林□

按此詩文忠自署云趙郡蘇軾子瞻史傳稱爲眉州眉山人即潁濱撰墓誌銘亦稱世家眉山此獨題趙郡其詩以施注蘇詩本校之此首在續補遺卷中題云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此題則云壬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彼此互有詳略東坡先生年譜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傳稱嘉祐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即是時也陝西通志普門寺在鳳翔府東一里唐建有王建吳道子壁畫其曰獨遊南山者似是指府西北三卄里之雍山即水經注雍水出雍山者也鳳翔有山皆在西北東北而南面無山此詩云來看南山冷翠微者亦借用陶詩悠然見南山語非實有所指也詩中與集本不同者花開酒美曷不醉集作花開酒美盍不歸此顯然是集誤是時文忠官府判不預府會故云曷不醉若云盍不歸則無謂矣不向秋風強吹帽集作不問亦訛未題元祐庚午秋庚午爲元祐五年殆立石之年歟

韓愷墓誌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分十八行行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韓愷墓誌銘并序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并書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時秊二十噫愷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遽如是邪

碑云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又云乃于相州安陽縣新安邨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葢附國華冢也方志載韓氏墓甚詳獨遺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中州金石記

按韓琦撰文結銜有行刑部尚書史傳載嘉祐元
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六月遷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未嘗有行刑
部尚書也宰輔表嘉祐元年八月癸亥韓琦自三
司使加檢校少傅依前行工部尚書樞密使三年
六月丙午自樞密使工部尚書依前官加同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表之所有工部尚
書傳并略之而碑之行刑部尚書表亦略之一系
銜之微而碑與表傳互異若此

石林亭唱和詩

石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一尺九寸共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額題京兆唱和四字篆書在麟遊縣

石林亭詩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郎中永興軍路安撫使兼
知軍府事劉敞

朝廷入忘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閒築
基俯崔嵬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孱顏種樹
亦蒼蒼漱流復潺潺渦浯欻在眼崑閬若可攀自我嬰
世網邇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減閒
見曠如遠塵寰豈敢同避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困懷魏
謝傅悲徂山茲爲可遺老詎猒終歲閑

次韻和

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蘇軾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唯餘故苑石漂散尚人間
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
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
屬牛氏刻鑿紛斑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
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愛河關況此百株
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閒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
事李邰書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鳳翔府麟遊縣令郭九
齡建

按石林亭倡和詩刻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今陝
西通志古蹟不載石林亭其詩倡者劉敞和者蘇
軾施注蘇詩編此詩在嘉祐六年辛丑十二月按
東坡先生年譜不載此詩先生以六年十二月赴
鳳翔任初到匆匆似不暇與安撫倡和況李邰書
此詩在七年十二月十五口則詩亦當以七年作

恐原編或有誤也此詩題云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詩有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注引白樂天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按奇章公牛僧孺也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傳稱其舉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碑系銜有尚書禮部郎中稽之東都事略及史傳皆略傳尉李郃縣令郭九齡無攷

昌黎五箴

石高三尺五寸六分廣二尺二寸四分二十四行行三十二字篆書

五箴并序

昌黎韓愈

狄道李宗書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旣飽而嬉早夜以無爲烏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媿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瞢瞢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不曾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誡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辱則宜然

大宋嘉祐八年春二月初吉

宣和六季三月既望男玠摹上石　姚彥刊

右昌黎五箴書之者爲狄道李宋山谷跋是書作李康年又有李康年篆書心經跋云江夏李康年字樂道是宋一名康年而樂道其字也東坡亦云江夏李康年博學好名小篆尤精二公精于書法自應不爽但此書似于內勝略無淸健瘦硬之氣乃山谷云樂道白首心醉六經所著書章程句斷不類今時書生晚悟篆籀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李少監陽氷不知去樂道遠近也得無張之太過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解曾論與今絕異細思此解實爲有理是卽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也不知韓公論語筆解中亦作如此箋註否存 金石

衮於宋不甚著名筆格方整可觀惜其有譌體處書家所不避也 關中金石記

按昌黎五箴據舊刻朱子校昌黎文集有不同者數處序文不能敢無勇也集作是無勇也游箴于少之時集作余少之時既飽而僖集作嬉好惡箴無諄而好集作無善而好注云善方從杭蜀作悖此碑作諄是與杭蜀本同誤而不顚怖集作沛知名箴怖焉有餘集作霈辱則宜然集作禍亦宜然注云禍亦方作辱則似方本多取石刻而朱子則從本集原文也此箴李宋以嘉祐八年書而男玠以宣和六年上石耳玠無記跋不能知其摹刻之由

妙德禪院明覺殿記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七分十七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妙德禪院新修明覺殿記

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同州軍州兼同州牧及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雷簡夫撰

鄉貢進士劉口書

明覺禪師唐異僧也葬於泗而塔祠焉稱曰大聖泗之南有淮水東注涉歷夏秋積雨入淮其水大漲波勢奔

激直衝泗州之城而城不被水害若陰神靈應庇護使
然天下談釋者皆曰大聖力也豈其然哉耀州城中有
佛廟曰妙德禪院僧智燈者嘗詣泗州叩請於塔下塑
像以歸於是設屋爲殿置像於中而庇覆焉目其殿曰
明覺凡計瓦木工直已費三百餘萬皆燈能致之殿既
成燈自耀來同請文於予曰耀之民久畏水灾以明覺
常有功於泗我教以平等爲心俾又有功於耀使耀之
民事明覺也如泗之民又焉知明覺之功止於泗而不
及於耀也嗚呼耀州其城當漆沮二水之間每歲自初
春後民歛□增固捍提以禦水勢民亦勞矣而一歲之
間常恐恐乎飄溺又其危矣今燈者惻此而有爲謂其
應驗决不欺可謂其靈莫測者也嘉祐八年六月一日
記
造明覺殿功德主沙門智燈立石
前□正僧□□
維□僧□□　　□□□
狄道李□

仁宗飛白書帝字

碑高七尺一寸廣二尺七寸分上下截上截中書飛白帝字左十七字右二十二字下截記十九行行二十四字正書隸額在偃師縣招福寺

勑建大招福寺家佛堂　住持宗徹提點法□
帝　寶
賜進士瀚林院學士陳　合山僧衆詣
陵祝白行禮酌奠化財
臣充友人陳□寮甚母屈于緱氏之野聞使人來告
日□不幸少孤今年春老母以天年終京師歸葬於
此未幾而　先皇帝棄羣臣遺制之來斬焉在喪
経之中無籍以通不得與於朝晡之臨招福寺昭陵
復土不得列於同軌之末拊心自悼聞則拖　賜
書以泣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　先皇帝遣中使
所賜　御飛白字也其下寶畫存焉泣已則又私
自念寺祝白君賜如是雖巾箱之秘神明所護非鐫
金石不足以久貸無以家唯先墓之廬有置錐焉將
刊諸琬琰爲不朽之觀俾千萬年子孫寔寵嘉之較
之夸鄉人以組負遺弓而號者不猶愈哉子狀吾意
臣詞讓不得命因應曰善恭惟　先皇帝之德在
臣民在草木在鳥獸其遺風餘烈在史官在宗廟在
曼世之傳其在筆墨文字者特其土苴緒餘雖然聽
政之隙不用之於田獵聲色而留意藻翰如是之精
非天縱之聖孰能與此哉陳□河南人少取進士第

有名聲於朝而善爲文其拜賜也方爲祕書丞集賢
校理觀其意可知其人時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十日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勸農
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借紫臣吳充謹記并書丹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河南府緱氏縣事騎都尉臣陳
知和題額
臣王易摸刻

碑上層爲飛白書帝字旁題云勅建大招福寺家佛
堂賜進士瀚林院學士陳帝字下有寶畫下層爲吳
充記所述陳口喪母在家先帝棄羣臣因刊御書于
先塋之廬也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亦見記中翰林
作瀚林尤前人所未有宋史本紀云至和七年幸寶
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歐陽修歸田錄云仁宗萬
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也王
海亦多稱仁宗飛白書中州金石記
偁按宋仁宗賜陳繹飛白帝字以充所記賜在嘉祐
八年正月其刻在是年十一月蓋仁宗已升遐而繹
追感立石于招福者也按大蘇集仁宗皇帝御飛白
記爲王禱作亦以其父舉正慶歷中所賜端敏二字
刻石而傳之然則當時宸翰所須爲世秘寶久矣飛
白字自唐以下余所收及者僅此是又可珍也吳充
題銜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
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證之宋史本傳惟云歷知陝州
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亦太闕略宜互證於此碑也
又輿服志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
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今銜名借紫之名由此
宋史陳繹傳繹開封人攷充所記乃云河南人又云
繹喪其母居於緱氏之野緱氏地亦近河南或上世
占籍開封而繹現居河南充故以此書之宜有據也
繹本傳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憂
詔即家讐校今碑云爲秘書丞集賢校理正相符偃師
金石錄

韓國華神道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二寸三分三十四行行九十字正書篆額在安陽縣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

師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郡
開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戸食實封二千四百戸富弼
撰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
制誥充史館脩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八百戸食實封二百戸賜紫金魚袋王珪
書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没于大中祥符四
年春三月之甲申葬于慶曆五年春二月之己酉雖論
行有狀誌壙有銘載于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
墓在吾里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有窆棺之碑存諸隧
公與我游又嘗陪議軍國於二府知吾家爲詳宜爲
我列先人事實刻于其上以表于道燦然使後世觀之
者曰此　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惑不待鉤考而後
見則吾志畢矣予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食韓原其後
遂以韓命氏六卿裂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
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　公卽昌黎之
裔也達者歷世不絶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
乂賓事唐信宗爲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檢校太子
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
鎮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季曰昌辭
於公爲曾王父終于眞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珍爲王父
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
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
爲作詩哀其不達而終其詩甚悲崧乃以其弟之女妻
其子構卽公之考妣也考始居于相以文章稱尤妙書
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卽一府□治嘗宰貝州之
清河始至與民約曰屈法擾人等事吾斷腕不爲惟恩
利者爲若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
事周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　宋藝祖平南
海徧選守臣乃命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于官公
漸顯累贈工部尚書有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
字光弼幼而警絶鄉舉進士　太宗初□□平與
國二年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代還遷右贊善大
夫會　詔與相帥擇賢佐改彰德軍節度判官凡從
宦者率以鄉里爲難至則斂鋒鍔一賙以恩公時年尚
少處之氣益勁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怙富殺人乃厚
以賄州之上下爲汨其情將不實於死公持之盡抉其
姦隱李卒弃市由是諸豪憚之疊足不敢動公每出按

譽儼然未嘗妄視里人每置酒賭曰有見其左右顧者
飲之至罷去竟不得飲時國用方儲牛倚闕賦乃升秘
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　召彈擊有稜
角巖然望高于臺閣屬　天子議復燕薊擕庭臣
曰安得勇而善辭令者爲我諭高麗出兵西攻契丹以
分其力則吾事可不勞而集旣曰非韓某不可卽假以
太常少卿爲使公馳舸至其國其王負固不時奉
詔公坐館舍遺王書責以慢命且稱　朝廷威德
之盛諸僭僞悉巳擒滅遂欲北取故疆以雪晉恥而委
王以方面者其意不巳重乎王惟我中國是賴可以得
志諸口雖暫勤而衆賓王長世之利也今若不勉
天子怒一日大兵東出先誅不用命者如決海灌爝
火王其無悔王大恐奔走率職明日遣太相韓光元輔
趙抗領兵數萬度浿江以侵契丹且令光等率諸將詣
館門聽命公待以陪臣禮爲指畫方略銜勒而慰遣之
師期未集公又累與王書奬激礱礪使不得少懈復問
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巳深入矣公得其肝
膽遂復命　天子大喜拜右拾遺直史館　面
賜五品服章兼判登聞院入三司爲開坼推官公口開
坼司主出納三部文籍置推官其名不正宜更判事之

號爭　詔改主判三司開坼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
官久之契丹大將蕭寧遣使叩雄州約和州將劉福信
之以聞　天子因思高麗功立命公走雄州按其
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僞寧之意欲我先發公固
願息兵以養民然念國體不可屈書十餘反終不許復
意其譎而有謀乃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　天子
又大喜益愛其才故事凡曲燕五品以下官非隸館閣
者不預時　燕侍臣于苑中公以在鹽鐵例罷史局
不得入侍　天子特命直昭文館三司判官兼館
職自公始旣又歷判鹽鐵度支戸部三勾院改左計司
判官主計者嫌其守口口口下客讓于　帝帝雅
信公卽日　詔揔判三勾賜三品服章仍令宰相召
于政事堂諭旨讒者大沮公圖報益自奮條三司不便
事二十七上之官民皆利後無以易者遂爲著法俄出
爲京東轉運副使卽拜峽路轉運使峽爲險遠一路官
俸薄不可責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峽中官德公不巳
　眞宗卽位入判大理寺自始登尙書秩至是凡五
遷爲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會契丹由梁門入寇
河朔分兵略太行其鋒甚鋭潞人恐公以精騎屯吳兒
谷扼其奔衝賊遂不敢犯其境又率本道糧以餉朔軍

王師大濟　帝嘉之褒以璽書景德初契丹再冠
澶淵驟請脩好　朝廷以其多變詐使絶域者難其
人人亦憚其往故首命公假祕書監爲國信使江南飢
又遣廵撫專一道之政還　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
曹州拜太常少卿徙泉州　天子封泰山擢爲諫
議大夫　召歸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
來會哭久不忍去　朝廷舉䘏典賜一子官所以慰
其旅寃也公儀相魁頎有偉量與人接坦然必盡其誠
不露形跡亦不設機鍵尤篤於孝友常恨祿不逮親居
多慼涕凡俸賜悉分惠宗黨不問踈密姑姊數人孀且
老皆迎歸奉之以終其身又爲外姻之貧者畢嫁娶復
與營其生事教子舍悉用經術而濟之以嚴法得任子
不與奏蓋欲使其自致也故諸子多能踐其世科公没
後布衣者尚三人焉噫公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
十五而其閒從政者幾四十年可謂久矣事　兩
朝不懈夙夜　國家每有急難處必首被選委又在
討庭更八任不得解迹其所從來不爲不遇中外望歸
謂必大用　天子亦屢欲用之而公素方整守道
權倖者多不說故每爲其所閒而止公惟所任莫不竭
其力不以抑墜自慼而遂浮沈于時向若得所用如人
之所望者經綸設施布宣光昭其爲功德非古賢孰與
校之哉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鄭王紹威之孫封
宜城縣君六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
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琉河陽司法參軍璩祕書省著作
佐郎或自科舉或由蔭授方以才名並進而不幸繼亡
琦相　仁宗皇帝祧　遺制立　今天
子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衛國公望臨天下勲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
所宜身享厚報然恨早世不克待其發而發于丞相丞
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又可涯邪二女歸于衛尉卿高
□寧丞相貴累贈公與祖尚書曾祖永濟三代並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又啓魏燕冀三國皆追封爲公妣羅
氏祖妣李氏曾妣史氏亦以魏燕齊三國追封爲太夫
人銘曰
士孰不官　公官獨難　使臨東夷　跨海渺漫　掊
麾出師　勢分狄患　王始倔強　恃遠且艱　視詔
抹刺　不奉以虔　公怒移書　以何以言　□以禍
福　日星之觀　王雖𠤎酋　聞義惕然　發兵餽糧
革頑易慳　對廬耨薙　伏命館門　能俾遠夷
舉國奔職　不憚已勞　不畏隣隙　又俾强虜　歛

其毒螫　二邦口公　一舉斯得　繼走朔陲　議收
戈戮　坐策立判　虜姦不施　不爲其欺　國不挫
威　兩使外禦　天子再怡　益之衆美　大用是宜
而卒不用　譏人之爲　復不永年　道卒遐裔
與考同之　勤官攸致　位不都躬　華于幼嗣　曰
將曰相　勳德名世　本支原流　公得何異　何以
畀之　天相其類　天實使然　人亦靡然　口口口
然　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中書省玉冊官王克明寋億刊

案碑後載國華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鄭王紹威之孫封宜城縣君据魏公爲太夫人胡氏墓誌云夫人父諱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是胡氏爲諫議側室又生魏公於泉州亦當以附書然富公撰碑獨不稱者亦以嫡統之金石正例也若懶眞子云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與魏公所述名覺者異又胡覺旣亡歸夫人於韓氏實不出自覺而懶眞子傳聞之詞不足据依予故附此爲辨之以見野聞不可信如此後載武寧章友直篆額友直見二體石經周禮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官乃賜銀百兩益其人辭榮守約不以藝自衒故得其所篆於此額尤爲可尙篆額例與撰書人並列友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也安陽縣志

按此乃韓魏公琦之父碑也撰者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宋史宰輔表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五月戊午授弼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尙書同平章事與碑系銜合傳則但言召爲樞密使餘官及河南郡公俱不載書者王珪傳載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累官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碑所系尙書吏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不見于傳碑立于嘉祐八年十一月韓琦以英宗嗣位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其時尙是嘉祐八年碑文首云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云云是也若進封魏國公在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還政之後拜

右僕射之時此碑標題不知何以云魏國公也文中與國華本傳校略有不同者升祕書省著作郎傳作著作佐郎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傳無副字天子封泰山擢爲諫議大夫傳作右諫議大夫六男球瑄据琉璜琦而傳不錄球瑄傳云改兵部員外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碑不載員外郎中兩官又碑云拜峽路轉運使傳則誤作川陝路官益陝峽二字易訛傳云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碑不載都官郎中此皆碑傳互異者也碑所載使高麗事在雍熙三年語與高麗傳合而韓光逍抗領兵度浿江等事則高麗傳略焉契丹蕭寧叩雄州約和事國華本傳在淳化二年而劉福傳不載信之以聞之事餘俱碑傳大同碑載公之四代祖乂賓以下及公之考構歷世事蹟詳見魏公安陽集自撰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大致與此同不具錄据碑國華以大中祥符四年卒慶歷五年葬至是嘉祐八年立碑葢卒後三十四年而後葬葬後十八年而後立碑宋時風尚如此若唐人無是事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四

晝錦堂記

碑高八尺八寸六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三十九字正書篆額在丹陽縣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　制誥邵必題額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
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
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
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媿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
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
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
如窮阨之人僥幸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
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
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
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
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
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
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
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
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
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
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
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
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脩記
治平二年三月十三日　太子賓客知相州趙㞳規
立石　潯陽巷億刊字

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
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
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晝錦堂在鼓樓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城東南
隅祠內端重嚴勁絕類魯公尚有醉白堂記韓魏公
先塋碑惜未寓目 金石續錄

右畫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韓忠獻於皇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國公英宗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于治平二年三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于治平元年閏五月巳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魏葢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鄉郡建于居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胄守相又建榮事堂襄字方正爲一代絕手此碑尤名于時乃別體不乏寫功从刀矜从子學書者宜棄其短也（中州金石記）

案皇宋書錄學宮刻畫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此本聞諸老先生云以墨跡撫於石今碑題蔡襄書丹正與書錄符及覽河朔訪古記云庭西畫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已非舊觀矣然碑仍稱書丹與相州元刻合葢當時必有舊拓本規度於石近時人多以忠惠之跡溢美不容於口故爲揭其所自以昭眞賞云（安陽志）

按畫錦堂記歐陽脩撰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記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而莫敢仰視歐集無此五字原注云一有此五字得志於當時集無於字原注云家本有於字然則高牙大纛集亦作大纛原注云一作旆不動聲氣集作不作聲色原注云一作氣此碑與集之不同也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文鑑無者字僥幸得志於一時文鑑無一字葢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爲榮文鑑無之字此碑與文鑑之不同也魏公以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記所謂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計其時當即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卽內召矣其後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嘉祐八年四月進封衛國公歐公亦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葢同知政府兩年始作此記記後又兩年相人始刻于石也書丹者蔡襄史傳但載其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不言其官尚書禮部侍郎東都事略則云襄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事務繁多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又曰軍須未備三司

嘗擇人襄閣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
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此碑系銜無知杭州字
則書此碑當在治平元年未知杭州以前矣篆額
者卲必史附卲亢傳亢之從父墨池編云餗之族丹陽人
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今本
宋史此下皆作餗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累
為京西轉運使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碑系銜有尚
書刑部郎中則傳所略書畫跋跋謂刻碑須書丹
乃神若係百衲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塡則益失
眞云云可知明時上石不知用雙鈎之法也若如
今時就墨跡上用墨筆雙鈎再用朱筆描其背由
是上石不致失眞且于墨本不損雖百衲無傷矣
惟字經百衲則有雜湊之迹而失顧盼之神未為
佳耳

宋球玉華山詩

石橫廣四尺七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七分二十九行行十七字正書在鄜州宜君縣

留題玉華山詩

西河奠上之書

太常博士簽書坊州判官事宋球

玉華山

玉華山來自何處巉巉拔立陵紫煙上有千雲切霄之
蒼松下有迸崖激壑之清泉長河西來翻山足燐火白
日明峯巔浮嵐暖翠入窗戶六月殿閣風冷然我來豈
暇弔古迹俛仰但喜遺囂喧心魂澄澈耳目醒如脫世
故遊神僊平明却入俗塵去回首煙蘿羞滿顏

玉華寺

一逕入雲壑遊人高下行綠蘿垂紺幰屏壁削層城山
氣蒸衣濕松風灑面淸野僧遺萬事飽聽石泉聲

次韻奉和

國子博士知坊州軍州事張道宗

玉華山

玉華山形巒峭崒白晝莽蒼常生煙近村百家濕翠黛
陰崖千尺淙寒泉山根宛轉抱河曲河流倒影浸碧巘
文皇性熱不奈暑當時宮此安徒然得非遍選天下勝
莫如茲地無煩喧鑾遊已駭非俗骨久駐直恐成眞仙
何當借得神畫筆霜綃十幅圖孱顏

玉華寺

殿閣依山古尋春閑客行誰知唐帝館今在梵王城禾
黍傷時變松篁入夜淸惟餘碧巖溜依舊昔年聲

治平三年四月一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宜

君縣尉兼主簿張詢立石　鄜州李玉鐫

宮在縣西三十里唐書地理志貞觀二十五年置玉華宮在縣北四里鳳皇谷永徽四年廢爲寺舊云縣有玉華山宮以山名據此知山實以宮名也金於此置玉華鎭書史會要冀上之字冠卿西河人楷書師歐陽率更　關中金石記

張峋玉華山詩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一寸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玉華山詩

著作佐郎滎陽張峋子堅

河東冀上之書

玉華山誰窮遠近百里迴旋勢方盡削成蒼玉倚青天
氣象軒軒獨奇俊黃河哮礪摧崑崙一峯飄落如龍蹲
白雲低垂半巖腹茫茫日輪平地奔驚湍瀑流飛辟歷
松根巉巉裂石壁洞門晝閉不知深仙人瓊漿滿杯碧
飢鼯啼煙猿嘯風子規聲哀愁滿容山鳥嚶嚶繞喬木
唯有黃鸝鳴嚨嚨翠華迢迢來避暑飄然陵雲欲輕舉
當時此地最淸涼九成翠微不足數玉鞘聲斷宮殿閉
大龍飛去騎難攀川巒如舊人事變但見明月留空山

治平丙午五月望

游玉華山記

石橫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

谿宜君縣西南行四十里有山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有石嵓然望之如爨煙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爲玉華其上爲排雲又其上爲慶雲其正門爲南風南風之東爲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而失其處者一曰金飇門也今其尺垣隻瓦無有存者過而覽之但見野田荒草而榛莿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昔太宗詔沙門元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爲寺云中有石巖嶄然有成下有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焉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且南有崖曰駐鑾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旣至其處若視甕側有泉飛而下如懸布如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焉治平三年夏五月丁巳余與六人者來游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以裵回問遺事於田老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或有官守或有事牽其勢不可久留旣宿而遂去然而

相視有不足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之樂奇偉之游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迹甚遠故必為野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故其徒常獨有力而危亭廣廈眺覽之娛莫不為其所先也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没而杜甫乃其時人過之且有悲傷之感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更相傳而不息迄于今而尚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於此歟以太宗之賢致治之美宜其愈久而彌傳也今問諸遺老無所稱道而彼元奘者特一浮屠耳然說者至為荒怪難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人之情常樂於放僻而易忘於中正哉又豈物之盛衰廢興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時也歟斯可為之歎息也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長有此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以不久留為恨哉然荒崖窮谷之崎危發宮頹址之蕭條雖累歲月未嘗有一二人游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六人者余兄子堅弟嶧與太原石繼和公美河東鄭几康伯溫陵陳說君豫西河龔上之冠卿也壬申滎陽張縉子望記上之書　李玉鐫

按元一統志玉華山在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唐建玉華宮宋雍熙初於此獲一角獸時以為麟又野火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即碑所謂野火谷也碑又云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沙門元奘譯經於此宜君縣志蘭芝谷在縣西五十里嘗產蘭芝故名鳳皇谷在縣西南五十里昔有五色雀見于此元奘譯經已詳唐碑聖教序跋茲不贅玉華宮制度見冊府元龜已詳前卷惟碑所稱其殿曰耀和冊府元龜曰暉和為異唐書地理志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此碑則云宜君縣西南四十里為玉華山其南曰野火谷西曰鳳皇谷唐宮之故地則與唐書云縣北四里者不合疑唐時縣治別也宜君縣唐屬坊州今因元明之舊屬鄜州撰記者張縉字子望前碑作詩者張峋字子堅其兄也皆滎陽人無傳可攷前詩作于治平丙午五月望蓋三年也此碑以治平三年五月丁巳來遊壬申作記距遊之後十六日矣據遼史朔考是月甲寅朔初四日丁巳十九日壬申是作記在作詩之後四日也

浯溪題記十九段

石橫廣一尺八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八行行六字隸書在永州府祁陽縣

湖南轉運判官屯田郎中沈紳治平四年丞春丙子訪
浯谿元子次山故居讀中興頌𡶲臺中堂右堂三銘濤
琬侍行

又 石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六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宋昭遡遵道李公度唐輔張處厚德甫徐輿及之鞏固
固道周漸彥升同遊浯溪熙寧二年十月二日

又 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八分四行行十字正書

浯溪
熙寧六年癸丑十月十九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永
州柳應辰全家遊此

又 二行行十五字行書

予自上元促運江上至是凡十過此時元祐丁卯孟夏
中休穎水陳宏公遠記

又 橫廣一尺六寸高七寸六行行二字正書

會稽蔚宗登此熙寧甲寅正月

又 橫廣一尺九寸六分高一尺四寸九行行六字行書

胡羯自干紀唐綱竟不維可怜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米黻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
浯溪

攷元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勁
小技亦由天授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又 橫廣一尺五寸五分高一尺四寸五分七行行五字正書

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頭千古心全家来游七日而去
熙寧丙辰歲柳應辰書

又 石高一尺九寸一分廣一尺七寸九分六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陶輔佐臣子遵粱立儀定國子格之同遊黃埬子莊期
而未至元豐四年辛酉□月壬戌日題

又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七寸五分九行行八字行書

會稽錢昆紹聖二年八月十一日過永州祁陽縣觀顏
魯公所書元次山撰唐中興頌磨崖碑同明府陳行通
中宮寺新禪師登唐亭𡶲臺游浯溪遂汎舟清湘自衡
潭北歸都下識之

又 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一寸五行行七字行書

宛亭盖士□罷守零陵道□浯溪因率邑令戴孚中儒
林同遊時大觀庚寅仲夏廿三日題

又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一尺五寸七行行四字行書

白雲居士李伯魚自清湘北歸携家遊浯溪大觀庚寅
孟秋十八日題

又 石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三分篆字書中間餘字正書分寫兩旁

無相盦

河□薛公度施□浯溪寺□奉無相大士紹興二年月望日

又 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十字隸書

河間劉蕘自紹興戊辰得官茲邑迄丁丑歲三來于此竟未能去十載之間犇馳生返远山如故每一登覽重增感慨云季夏七日

又 石横廣二尺高一尺四寸五分六行行七字正書

河內李元老被　命假守清湘挈家來游紹興戊寅中冬十六日書男脊明脊厚脊勳壻鄭种侍行

又 石横廣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五分八行行九字行書

開封趙彥𢡺被　命持節廣右道由浯溪拭目中興磨崖碑頌遐想元顏二公風烈徘徊久之三歎而退時嘉泰甲子季秌二十日客晉陵馮祖德同遊男炬夫焯夫侍　住山妙應上石

又 石高三尺廣二尺四寸六行行九字正書

趙必愿假守清湘道出浯溪拜　二公之祠敬觀　先君吏部遺刻𨽻𨽻一紀歲月易流不勝感慨竹洲洪□成同行寶慶丁亥四月三日

又 石高一尺三寸二分廣一尺一寸七行行七字正書

壽沙凌攀龍因省兄宰浯溪以淳祐庚戌仲冬六日携子斯義同藍田子九江柯鏻銓鑰金歷陽丁必達來遊□三吾主人慧圓

又 石高三尺廣二尺二寸八分五行行七八字不等正書

咸淳戊辰中穐京兆楊履順偕廬陵周士模賀峯胡與祖劒門黃晉孫來遊姪□孫子益孫侍

又 石高一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六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咸淳辛未重陽桂人唐復赴武安書記泊舟浯溪甥文益壻蔣棟琴軒唐震之同遊二子寧生庠生從子眞玉次元侍

按浯溪題記十九段綜其姓名得五十一人有可攷者五人椰應辰見宋詩紀事武陵人寶元元年進士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永州通判容齋五筆稱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十年甲寅歲武陵椰應辰仍有詩云浯溪石上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詩意不知所謂今搨本未見據熙寧丙辰歲所題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上千古心與此正相類也此題熙寧六年癸丑明年卽是甲寅乃熙寧七年容齋作十年者

傳寫誤也會稽蔚宗蔚姓不見於氏族陳繼儒太平清話有錢塘關蔚宗景仁弟廬州使君也平生好事多蓄書畫游宦交廣米芾海岳名言又稱其金陵幔山樓有題榜疑即其人偶不署姓耳米黻題五言一絕記云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浯溪據史傳米芾字元章吳人宋詩紀事云襄陽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含光尉歷知雍邱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是未嘗爲長沙掾也黃潛筆記云元章自署姓名米或爲芊芾或爲黻史作米芾此題作米黻無疑即一人芾年四十九宋史紀事稱其官淮陽軍在大觀二年其母嘗侍宣仁后在仁宗末年則芾之官長沙便養母當在神宗時此題熙寧八年正即其時也由大觀二年逆推至熙寧八年約三十餘歲則官長沙掾不及二十歲年幼官卑史文從略又據潛研跋謂元章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則熙寧八年爲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爲元符二年則其官淮陽軍不應在大觀二年宋史紀事恐誤史傳但云歷知雍邱縣則長沙掾檃括于歷知二字中矣宗室傳趙彥橚字文長悼王七世孫慶元初由知晉陵縣擢監登聞檢院出知汀州遷廣西提刑入爲戶部侍郎遷湖廣總領知平江府轉寶謨閣待制卒此題云被命持節廣右當是遷廣西提刑時也甲子爲嘉泰四年趙必愿亦宗室也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榦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陞辟乙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此題即其時也云敬觀先君吏部遺刻者謂其父崇憲安撫廣西時過此留題也今搨本亦未見丁亥爲寶慶三年餘俱無攷

白龍池題記二十一段

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六行行八九字正書

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被　命禱祀　帝岳奉香勝槩於
壽聖節日先欵　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書吏李恭從行

又石橫廣四尺八寸高三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五字正書

兗守劉袤奉　詔祈雪于　岱宗登絕頂翌日謁　白
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又七行行二字左行正書

回自百丈泉烹茶鼓琴以終清興
又石高六尺三寸廣一尺四寸二行一十字一八字正書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又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二寸五行行四五字行書
山陽龔無黨被　漕檄權宰奉高因率兒姪輩遊此元
祐庚午中冬十一日
又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四分五行行十一字正書
汴陽元永居士任紹承祖朝　嶽罷同青帝觀主楊若
冲遊太平頂同瞻視白龍池聖跡時大宋紹聖三年二
月十五日謹題
又白龍池三大字磨崖橫書下橫廣七尺二寸高二尺七寸又一方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四寸四行行二字並左行正書
白龍池
德充忠王國寶文仲紹聖丁丑三月九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餘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陽正輔𢍰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五字左行行書
東之丁丑十一月口日遊南正同至
又石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三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七寸餘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韓存中監檢岳祠修造同王濟之一游庚辰十月廿七
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四行行五字六字左行正書
皇甫傅徐端朝孫口同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日
題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五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　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
午孟秋初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三分高二尺七寸三分題記二此在右偏四行行七字行書其左偏元康兄題記
瀑觀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携家來遊質贇責侍
行
又三行行四字六字左行正書
自恭觀元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長清董自恭謁　白龍池之祠罷酌泉石上時乙未孟
冬中澣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莆陽陳國端子玉恭謁　白龍池之祠俯洞酌泉少憩
而邁政和丁酉夏前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一尺五寸四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李顯道張公美李仲輿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又石高二尺七寸一分廣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林同來庚子四月

又石高三尺二寸七分廣二尺二寸七分三行行六字七字左行行書

鄆城李儹弟倿姪贊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寸二行行五字正書

許大希祈雨取水嘗至此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記二十餘文書曰龍潭口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向未刋鈌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八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海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金石文字記

右刻均在白龍池雙崖對峙南曰三元石北曰元圭石宋人題刻殆遍顧氏所采十五首皆在北崖之陽顯而易見者近來錢唐江鳳彝復搜得正書十六首均在南崖之陰幽暗陡險游跡罕至自熙寧迄政和內無年月者三首較顧氏所得又過之可見金石尋求必由好古者親歷其地抉苔剔蘚而得之但憑工人摹拓所及往往十失五六是可慨矣金泰山志

按白龍池在岱岳西南麓泰安縣志云白龍池上有淵濟公祠旱禱輒應宋祥符中封白龍爲淵濟公建祠于此此題名中所謂白龍祠祈雨取水者是也題名徧南北兩崖金石文字記得十五段泰安縣志增補十四段合之得二十九段山左金石志所得搨本二十八段泰山志共搜得三十一段最爲詳備今昶所得搨本祇二十一段餘皆工人失搨者其文並見諸書所載茲不復補錄從其實也綜計二十一段之中題名姓氏得四十四人內但署名而不署姓者八人無從詳攷其餘有可攷者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見宋史宦者傳字公輔開封人世爲內侍曾祖郎神福也仁宗時舜舉出爲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此題治平四年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欵青帝宮次詣白龍潭英宗本紀帝以正月三日生卽位之初以生日爲壽聖節治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帝不豫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廟社稷史雖不言禱于嶽瀆山川據此題必因不豫而禱

祀於帝岳也英宗以四年正月丁巳崩是月庚戌
朔丁巳是初八日在壽聖節後而舜卑之禱祀尚
應壽聖節也徐安國見孟宗寶洞霄詩集號春渚
未詳其貫嘗題一詩于大滌洞而不詳何年未知
與此所題之徐安國卽一人否也刁文叔見宋詩
紀事云不知其名張橫浦子韶之友橫浦心傳錄
載其春日旅中一絕句謂思致尤遠不止工也然
亦未知卽此題之刁文叔否餘俱無攷

溫泉箴

石橫廣二尺八寸四分高二尺七分
十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潼縣

溫泉箴

唐燕國公張說

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東山少連曰元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
芊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救萬靈湯滯結
牖藏達膚腠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有飛廉氏之佚女
姤之常欲大恩其功故入溫泉必齋以酒心戒以防患
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祛二神嘉之吹湯激邪沫
連滬累滴汩揚華此其効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惡□
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不臣人命飛廉佚
女以祝數人是未往亡風瘍眩蠋之病夫有意之醫照
合神理無怙之醫身爲慾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
君子愼其微也

治平丁未孟冬朔縣令尹光臣立石

呂義山子居至山子□同趙甘棠趙洋聖謨送別子
此就浴溫泉而去元祐戊辰冬十二月十一日

按溫泉在臨潼縣東南驪山下泉上有溫泉宮天
寶六載更名華淸宮宮有湯井爲池唐帝皆嘗遊
幸元宗特侈此箴爲唐張燕公所作至治平丁未
縣令尹光臣重刻也丁未爲治平四年書者楊方
平史無傳

義田記

碑二石各高五尺許廣四尺許共三十二行行二十
一字正書左下角空處刻文英跋亦正書在蘇州天
平山范文
正公祠

晉陵錢公輔譔

吳興趙雍書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
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
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霈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旣而爲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旣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弊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噫乎世之人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賙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

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有脫簡文英庚午歲任湖州安定山長求趙文敏公子仲穆書此本謹刻于書院忠厚堂之前廡以永其傳龍集至正庚寅孟秋七月望日主宗祀八世孫文英識　裔孫伯仁摹勒

按此碑撰者錢公輔書者趙雍宋史公輔傳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累官知制誥英宗朝累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與王安石異議出知江寧府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景福觀卒計其歷官似距文正公卒後二十年碑不署銜疑爲後人所刪文不著何年所作据范忠宣公以義莊規矩奏請于朝劄付蘇州在治平元年似公輔撰文亦在是時趙雍爲孟頫之子元史附見孟頫傳但云子雍以書畫知名不詳其

歷官元詩選稱雍字仲穆夙慧有父風以廕守昌國海寧一州歷官翰林院待制書譜引陶宗儀云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書史會要稱其工眞行草篆此碑以庚午歲文正八世孫文英任湖州安定山長求仲穆書碑當卽仲穆官湖州路時庚午爲元文宗至順元年書碑後又二十年至庚寅歲爲順帝至正十年文英乃刻于文正公書院之忠厚堂文英跋稱義田記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而不詳當時書者何人刻于何年天平山之有忠烈廟檢文正公集補編附錄明泰和王直撰重修忠烈廟記稱文正公經畧西鄙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宣和間守文處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楊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壙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楊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此天平山忠烈廟之緣起也東都事畧載慶州賜額忠烈廟在宣和五年至南渡後天平山之建廟未詳何年檢褒賢集載文正公曾孫直方記云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平江時義宅已焚毁族人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亾之餘尚二千指云云而不言有廟其時紹興四五年間也周必大乾道丁亥汎舟游山錄有云忠烈廟具有文正以下畫像挂壁謁之丁亥爲乾道三年其時已有忠烈廟矣然則廟之建置不越紹興年間義田記初刻當卽在是時其以趙雍書重刻卽在至元乙酉邦瑞新廟之後所謂龍集至正庚寅者是也然文英跋但云舊刻有脫簡不言亾佚不知趙書刻後舊碑亾于何時也義田之置史傳但言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不言建置之年忠宣公奏立義莊規條則云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供給諸房宗族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墓誌銘則云公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据年譜公之除資政在慶歷五年知杭州在皇祐元年自資政至知杭州相距五年此

五年中卽置義田之時忠宣之奏在治平元年其時刊定規矩編類刻石則卽以此時屬公輔撰記以垂永久可懸揣而得也（今此碑姑附治平末）宋史本傳稱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年譜稱公遠祖博士范滂裔孫履冰爲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祖隋唐咸通十一年由艮鄉主簿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爲中吳人蓋義田所贍之族人皆麗水丞之子孫卽直方所見之二千指亦卽分贍義田之族人也履冰見唐書宰相表載初元年春官尚書范履冰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又世系表云范氏後漢博士滂世居河內又文藝元萬頃傳云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譔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叅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賓與選蓋履冰在唐時固以文學著稱也文正自曾祖祖父皆仕吳越父隨錢俶歸宋終徐州節度掌書記文正生于徐州二歲而孤隨母適朱宋史傳云長山朱氏（歐公神道碑富鄭公墓誌銘皆同）年譜云淄州長山朱氏文正公集補編載文正公家傳作池州長山朱氏於是淄州之長山與池州青陽縣之長山皆有公祠宋紹定中丁黼池州祠堂記謂青陽之長山一名讀山是公幼讀書之地至淄州之長山乃公隨所養父淄州長史朱文翰之地本名長白山也然攷淄州長山有醴泉寺費堂嶺皆公幼讀書之所丁黼記謂在青陽恐未盡然此事史傳碑銘皆所未晰因附識之

題觀魚軒詩

石高三尺四寸三分橫長四尺六寸五分共十一行行八字正書在安陽

題觀魚軒

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事魏國公韓琦

雨後方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忽見開萍作隊游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篙竿餌釣鉤

碑無年月不云并書玩其字跡卽琦筆法也琦築忘機堂在彰德府治北前有狎鷗亭又前有觀魚亭（中州金石記）

按魏公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在神宗卽位之初此碑無年月姑附治平四年之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並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一在廣東德慶州一在廣東高要縣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軍事推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緖同至

右濂溪先生題名二段一在今德慶州三州巖自左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祐之刻其一在今肇慶府七星巖俱在石洞上茂字至正字當泉溜處尚隱隱可見後有淳祐壬子呂中等題字茂叔書點點畫畫端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委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德之風裒濂襲藏復謹誌之 蓼竹堂集

按史傳熙寧初惇頤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此二段蓋行部所至留題也

壽聖禪院勅牒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三尺四分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偃師縣

大宋勅賜壽聖禪院額

中書門下　牒　河南府

河南府奏准　勅應今日以前諸處無名額寺院宮觀□蓋及□□間已上見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保明聞奏特與存留係帳拘管仍並以壽聖爲額有下項一十三縣各申有無名額寺院見有蓋到舍屋下有功德佛像各有僧行者住持遂委官躬親點檢到見在殿宇廊舍各及三十間已上並依降　勅日前蓋到縣司官吏各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本府尋委逐縣巡檢依此點檢今據逐縣巡檢申點檢到見在間椽結罪保明開坐如後本府□□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伏候　勅旨

伊陽縣高都村洞子院一所舍屋共五十間永安縣橋西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葦蔗村明教院一所舍屋共四十間偃師縣泗州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壽安縣郭下文殊院一所舍屋共五十二間密縣邢谷村影堂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邢谷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福昌縣鍾王村賈谷塔院一所舍屋共七十一間永寧縣

蘇口村安寶龍泉院子一所舍屋共四十三間河清縣
南王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澠池縣千秋口東
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北班村塔院一所舍屋共
三十一間姚村慶空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萬受
村金和尚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存留天王院一所
舍屋共一百間伊陽縣中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二
間河南縣平華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宮南村寺
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緱氏縣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
十間永寧縣西土村鐵佛寺一所舍屋共三十八間河
清縣長泉村廣化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宜並特賜
壽聖寺爲額
牒奉　勑如前宜令河南府錄勑黃降付逐寺院
依今來勑命所定名額牒至准勑故牒　熙寧元年二
月二十八日牒
給事中叅知政事唐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趙
起復戸部尚書叅知政事張
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
偃師縣帖　壽聖院准　河南府帖准　勑節文爲
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爲額數

內偃師縣　院仰錄　勑黃降付本院依今來
勑命所定名額者
石具如前當縣今錄到　勑黃一道頭連在前事
須帖付本院准此照會熙寧元年四月初三日帖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張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偃師縣事劉
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五月二日院主尼遇仙立石
供養主尼惠清
維那尼惠善
典座尼惠雲　　張士廉刊

億按牒云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爲額蓋依河南府奏准而首以伊陽冠十三縣之上與宋史地理志次第不合又後列給事中叅知政事唐則指唐介而傳不詳爲給事中起復戸部尚書叅知政事張則指張方平而傳不言爲戸部尚書亦不列起復凡此皆史佚也下列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趙蓋即趙抃而並行更列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僅題一空銜雖姓氏亦不書竟莫知其孰謂也牒刻一石在熙寧二年五月二日爲院主尼遇仙所立又牒載諸縣寺院今額廢罕有遺蹟著此以爲方志

畢遺亦不可遽役也偃師金石錄

江夏黃鶴樓雜詩

石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八分分五層書第一層四十五行餘四層皆四十四行行約十四字行書額題鄂州雜詩四字篆書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　朓詩不具錄下仿此

漢口口別　宋之問

黃鶴樓　崔　顥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　至

送康太守　王　維

送人歸江夏

黃鶴樓歌送獨孤助　顧　況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　李　白

鸚鵡洲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口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韋南陵氷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送儲口之武昌

江上送友人

送孟浩然之廣陵

題江夏脩靜寺

送口九遊江左

送口口歸鄂渚

江夏送客　孟浩然

泝江過

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　武元衡

除官赴闕至江州口鄂岳李大夫　韓　愈

夏口　杜　牧

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

送王侍御赴夏口口王模

寄牛相公

赴黃鶴樓崔侍御宴　白居易

上江夏主人

黃鶴樓　賈　島

又　李羣玉

口口山人　口　陶

武昌老人鍊笛歌　劉禹錫

曉泊漢陽渡　王貞白

黃鶴樓寓興　羅　隱

望故沔城　皮日休
望黃鶴山張君　沈如筠
黃鶴樓　盧郢
熙寧二年六月日立
按黃鶴樓詩刻南齊一人唐二十人凡詩三十九
首謝朓一人載入文選宋之問以下亦皆載入全
唐詩故但存其目不錄其詩碑不知何人所書及
因何刻石惟存年月而已

瀧岡阡表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
七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永豐縣
嗚呼惟我　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
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脩不幸生四
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
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以庇而爲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
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
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
新免於喪適然爾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
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
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
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回顧乳者劒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
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
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
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
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
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
夷陵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
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
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
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
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
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
國大慶必加寵錫　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
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　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　皇
考賜爵爲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
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
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
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三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

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
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一千二百戶　脩　表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東坡集
歐陽公書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朱子集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格古要論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爲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
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
年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藻寵錫以重爵推以峻
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之故刻瀧
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
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
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

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爲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于上界雲律變化膺顯號于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元而雷神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旣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驤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元焉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羅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蔽虹光爍空往覩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瀧岡阡表爲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胡仁濟令廬陵搨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麗益文與書爲兩絕也老友方靈皋語余孔者紉汝而立於旁當是紉汝歐公爲文多不使奇嶮字此益用離騷紉秋蘭以爲佩比之曲禮負劒辟咡爲較安也按碑文正作劒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劒汝立旁之解還當以劒爲正 虛舟題跋

按文獻通考及宋史職官志文武臣僚功臣號無推誠而有推忠然史又稱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則推忠之號惟兩府專之其餘文武諸臣但當爲推誠耳通考及史文作推忠者誤也歐公嘗任執政此所賜功臣號止稱推誠保德者宋制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于又記韓武襄公神道碑稱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狄公由樞密使出鎮故所賜功臣號亦用餘官之例也表作于熙寧三年四月時公以觀文殿學士知青州按宰輔編年錄是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方作表之時除命尙未下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瀧岡阡表成勒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

作有龍蜿蜒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
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擿之江
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賁告郡守
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于其側矣
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也薄視之見
表文中獨以朱圈祭而豐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
漓自額及趺不絕硃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椎
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
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
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江西通志
按江西通志瀧岡在吉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歐
公此文本集及宋文鑑並全載之今取二書互校
有不同者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文鑑脫岡字居
貧自力於衣食文鑑同集居貧作居窮注云一作貧
太夫人告之曰集同文鑑作告曰毋以是為我累集同
文鑑毋作無一壠之殖集與文鑑皆作植集注云
碑本作埴昔常不足集作昔常注云常一作吾文
鑑亦作吾始吾一二見之集鑑皆作吾始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集有也字注云一無也字文鑑無
也字以其求而得集作以其有得注云一本有字
作求而文鑑亦作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集同鑑無有字而世常求其死也集作世注云
一作況文鑑作況劍汝而立于旁集作劍注云一
作抱文鑑作抱常用此語集常作需鑑作當自其
家少微時集作微注云一作賤文鑑作賤曰吾處
之有素矣集曰下有汝家故貧賤也六字注云碑
本無六字文鑑亦有此六字自先公之亡二十年
鑑作三十集同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集作終注云
一作卒鑑作卒故自嘉祐以來集作故注云一作
蓋太夫人進號魏國集作魏注云一作韓鑑作韓
而有待于脩者集同鑑無有字熙寧三年四月辛酉
朔集同鑑作二年無朔字大抵歐集尚參用碑本文
鑑則直取當時流傳之集本未與碑校又有傳寫
之誤故不同如此又按歐公以熙寧五年卒見本傳
年六十六見東都事略及東坡祭歐文忠公文推其生在真宗景德
四年生四歲而孤則其父之卒在大中祥符三年
是年庚戌正與術者歲行在戌之語合其時父年
五十九是公之生父年五十六公父卒後四十二
年太夫人始卒于留守南京官舍年七十二當父
卒時太夫人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之卒在皇祐三年時公年四十五其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叅知政事在六年罷叅政在治平四年年六十一矣碑云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者神宗祀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于圜丘羣臣進秩有差卽此時也公之撰此碑在知青州時其後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致仕五年卒是建碑之後未嘗到墓而鎸廊偶筆載黃山谷謂文忠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自此以後異聞傳布爲龍神借觀碑文風浪攝去江西通志又有龍夾舟擠碑入江翼日雷電發土而碑出悠謬之談轉輾志怪殆非確據也至劔汝而立于旁句是卽曲禮負劍辟咡之劍謂出于掖下虛舟題跋引方靈皐言當改爲紉秋蘭之紉靈皐本不知金石而以選八家古文批語强作解事更爲乖謬

湯陰縣嵇公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六寸四分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書篆額在湯陰城西南

相州湯陰縣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夥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
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寛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卒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

不書將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
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
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
尙書都官員外郎管句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機
宜文字□□篆
安陽任倫重錄

此琦因湯陰令張懋修廟而記其事也太平寰宇記云湯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鄴中記志帝師敗湯陰千官皆走獨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寧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之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爲浣衣里是紹墓亦在今縣城西南也墨池編稱韓魏公書骨力壯偉書史會要稱其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角信然中州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嵇侍中廟在彰德府湯陰縣城西南祀晉侍中嵇紹宋治平中建據此碑立于熙寧三年而文云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因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楙至首拜祠下覩其堉敝之甚諭于邑民不數月而祠宇一新則湯陰之有嵇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重葺之耳碑文所紀嵇公忠績悉與晉書本傳合韓魏公爲相州安陽縣人據史傳先由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求知相州在嘉祐元年以前繼除鎭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改判永興軍經略陜西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碑故云余嘗兩守鄉邦也是年河北地震河決徙大名府充安撫使卽此與書之時也

觀褚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題名正書五行行五字至九字不等左行在同州府聖教序碑陰

范育巽之雷壽民安老崔君授夢得李袞希仲同觀熙寧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　郡守章龍圖粢相率同觀與者三人通判州事張垌提刑司撿法官崔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題

又正書四行行七字左行

武功游師雄馮翊仇伯玉同觀褚書聖教序元祐三年五月廿九日

又行書四行行九字左行

太僕丞張景修敏叔拉左輔令宋靖與正同觀龍興寺褚書聖教序崇寧元年二月廿三日題

又 正書六行行九字左行

歷山張智周被　漕檄攝郡事暇日率眉山唐逢叔樊川李少蒙金陵曾公乘汝陽崔苹叟東里陳子美仝閱唐碑政和改元孟冬望日再題

又 行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建安暨尹卿公任邀成都羅興惇詩同觀褚書弟召卿公南右卿公介預焉時宣和辛丑清明前二日題

又 行書五行行八字至十字不等

建安暨唐裔堯本三峯周兆子京山陽顧伯起景震邵卿俞日新德夫同觀褚書聖教序宣和壬寅上巳後三日題

游師雄題名二通俱在同州府褚書聖教序碑陰其一題元祐三年五月而不著官職以宋史本傳推之當是任陝西轉運判官時也其一題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甲戌者元祐九年也阿房宮賦石刻有師雄跋立於元祐八年亦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本傳云爲陝西轉運使蓋脫副字宋時外任差遣資淺者加權字尤淺者則稱權發遣某官公事史書皆略而不書惟石刻一一書之章粲時以直龍圖閣知同州故有章龍圖之目白時中官同州學教授亦史傳所未及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善感禪院新井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八分共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額題善感院新井記六字篆書在咸寧縣

京兆府口口善感禪院新井記

提舉興修白渠及專切管勾見行渠堰事宣奉郎守殿中丞騎都尉侯可譔

文辯大師慧觀書

南山李元直篆

天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備惟水火相須之急洪範弗得弗先或闕乎一黔首罔以爲生及乎用之之情口不擇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長安寔漢唐之故都當西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居其閒連甍接棟僅數萬家官府佛寺道觀又將踰百計其井不啻乎萬也然而舄鹵之地井泉惟鹹凡厥膳羞烹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焉又非井之用也井之道上行而在及乎衆及乎衆則衆所歸也衆所歸者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則井道之廣也易曰井冽

寒泉食是得其中而衆所歸者也旣鹹而不食則失井之道也井道旣失衆所不保也故多捨弃舊井而改卜其地求發泉源之甘醴者則未嘗有如其意者也有香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僧徒童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人舊井一十一空水之所供浴室廚爨澣濯馬廄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汲無窮厥味甚不甘美久厭其食衆共來請於主僧智海師曰願改卜地以成井以足大衆茶藥之用海師齋肅誠意乃卽其請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於大門內東垣下後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鍤與工二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湧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來汲取養而不窮嗟乎非誠意精慤感物之深者物莫肯應焉智海師戒律淳篤正心無我住持修整孰不瞻嚮以斯之應可謂師之行果者歟熙寧七年正月晦日記

典座僧德安　維那僧德岳　書狀賜紫德邕　供養主僧德越　住持沙門賜紫智海立石

鎬都武德誠刻字

按陝西通志香城寺在西安府城內錢局創自石晉思遠禪師周顯德中賜額廣福禪院宋仁宗更賜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此碑標題云善感而文內仍但稱香城葢善感之賜名未久也

唵字贊

石高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四寸四分上梵書唵字下贊七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卧龍寺

鎭成軍僧顯俊書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贊

鵶立馳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立石

大宋丁巳熙寧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師刊

表忠觀碑

碑共四石兩面刻各高八尺五寸八分廣四尺皆七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書在錢塘表忠觀

朝奉郎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并書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桉故武肅王鏐始
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
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
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
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
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
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
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
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
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
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
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
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
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
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
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
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
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
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
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維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
蕪廢請于朝即龍山廢刹爲觀賜額表忠東坡爲碑

銘山堂肆考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窃爵崇奉迨於大明𤓰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塡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眞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弇州山人藁

觀中碑今已重摹擘窠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加嚴重若以飾圍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遽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眞又謂公云是漢興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傑事要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眞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塡西湖亦是此意司寇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歐公懟筆恐未然歐公平日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所記惟贖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爲厚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尤爲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怨直至上誣及歐公曾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公遣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爲錢公所持尤非文僖固不純亦不因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爲祖父護前稱道微末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人必得如孔顏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與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弇州公亦未鑑錢氏懟說書畫跋跋

右表忠觀碑碑凡八片今存四片又失其下截每行止十一字然筆法方整俊偉比之蔡君謨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石在杭州府學乾隆辛酉歲掘地得之湖上錢王祠有明人重刻本文雖完好特優孟之衣冠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表忠觀碑余向見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陳公重摹本一是陳吉士所鐫行書本卽王衡跋所稱字僅拇指大者也最後始見原碑卽府學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如蘇軾撰并書吉士本無

并書二字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銘詞末視此
刻文陳柯本作觀此刻本吾友陳以剛又言而蜀江
南板本作西蜀江南不知所謂板本者又何本也今
原碑已蝕無可據矣原碑舊在龍山不知何年移置
郡庠以臆度之當與石經同時之事　國朝乾隆五
年余教授劚得於泮宮後石原四片八面今出土只
得二片一面嵌壁搨者不得其全乾隆乙卯歲適杭
嘉湖道秦公瀛糧儲道張公映璣來觀無錫錢立羣
泳即力言之乃舁至觀中與嘉靖重摹本同列千年
名蹟位置得所亦時會爲之也（朱文藻蘇碑攷序）

按表忠觀萬歷杭州府志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
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賜名表忠觀蘇軾作碑
記即此碑也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內
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此則明
時重摹本在今錢王祠者也今之錢王祠在杭州
府城湧金門外柳浪聞鶯之南靈芝寺之左亦名
表忠觀雍正五年　勑封錢王爲誠應武肅王
于是總督李衛重建今祠表以石楔題曰功德坊
取陳柯重摹碑補缺者二十六字而自爲跋以識
于碑旁考表忠觀碑有四本其最初者本四石兩
面刻作行楷書字大四寸每石每面六行行二十
字元豐元年之旁尚有小行書兩行其一行云表
忠觀碑總四片面背刻字（下文缺）第二行云匡護而
樹之此碑遂（下文缺）錢文瀚蘇碑攷云蘇軾表忠觀
原碑舊在龍山觀內元初西僧楊璉眞伽悉輦碑
石甃塔基杭郡碑石爲其所災者已大半矣此碑
乃正德十二年御史宋廷佐與宋高宗石經同遷
于郡庠　國朝乾隆二年諸暨余蘿村諱懋棅教
授郡庠秋暮蘿村同年趙石函來寓循視頹垣下
纔露石稜掘土獲斷碑二即表忠觀碑也一時題
詠甚夥後嵌于郡庠壁者幾年又倒仆于名宦祠
者幾年歲乙卯重修表忠觀落成此碑自郡庠移
來樹于今表忠觀左廡此東坡手書初刻之碑也
其次則明太守陳柯重摹本在觀中右廡又其次
行書碑見王衡緱山集陳子吉士出所鐫文忠行
書碑文字僅拇指大者又見王荆公題跋云予瞻
守杭州作表忠觀碑余退老鍾山忽復見過同憩
法雲寺子瞻忽已寫一通字字欲飛袖之而歸者
也又其次小字表忠觀碑見竹崦盦金石目云在
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臣顧以龍山廢佛寺曰妙

因院者爲觀以下俱缺葢表忠觀碑之現行于世
者大凡有此四種今所錄者取府學出土本而以
陳桐重摹本補其全按碑文東坡文集及宋文鑑
並載之而校其互異之處如忠獻王仁佐集鑑俱
作忠顯吳越地方千里鑑作一千里墳廟不治鑑
此上有而字曰妙因院者爲觀鑑無者字我維行
之鑑作我繼玩文義似集鑑有譌衍當以碑爲正
也東坡先生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任
但載八月癸丑黃樓落成而不敘及撰此碑是年
譜漏略宋史趙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神宗
立召知諫院未幾擢參知政事奏論新法懇乞去
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宰輔表熙寧三年四月
己卯趙抃自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以資政殿學
士知杭州此碑載熙寧十年十月抃猶知杭州但
系銜加大學士與表不同葢出知杭州已八年矣
東坡撰此文祇敘抃之奏而加以銘辭不自述其
所以撰文之由且係在徐州任並非守杭州不知
何以荊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恐此
跋亦係誤傳也

海公壽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七寸八分廣二尺九寸三分一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有宋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塔記
宣德郎守尙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
渠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
狄道李元直篆額
大師名智海字濟叔姓劉氏耀州三原留册民家子也
生於祥符三年庚戌之歲旣滿月張慶席會親于家有
善相者曰此兒異日非塵埃中物但幼齡多患而不利
所天耳甫八歲果得疾未瘳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
尤篤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夢梵僧撫師之頂
謂王氏曰此法器也亟歸諸釋氏則其病自愈翌日王
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諾之月餘病間天聖元年始辭家
入長安依香城主僧承瑜習浮屠法八年去氏削髮明
年受具爲比丘從而植學經論之塲左右采獲深達義
趣加之性行醇謹多爲宿德之所推許未幾舉充慶安
寺主繩衆以寛集事以勤上下稱治由厥師順寂還院
充維那紀綱不紊賓主胥悅尋以本府表薦闕員又補
師以尸其局皇祐三年　殿前太尉許公懷德德師素
深遂薦章服嘉祐四年又領府命主澄衿院事熙寧三
年　府尹左丞錢公明逸謂百塔興教禪院爲賢之遺

迹古都之上遊冝於諸寺擇高行僧以董其衆師首膺
其選僉謂得人居凡二年度門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
承詔化去乃徇衆命歸嗣院事其爲治也安而不擾簡
而有成嘗患院之舊井鹵不可用一日領其徒於中門
之外東北之隅以卜井地恪誠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
泉感湍淸冷　殿中丞侯可記之詳矣師能以四攝歸
人故輔翼之儔樂宣其力致院務多暇披覽貝書手不
釋卷閱大藏經一遍法華金剛經各周一藏並營繕塞
以慶之既而名聞上都美傳戚里　都尉王公詵
奏号廣慈以旌行業師嘗念新新生滅駃於犇馬豈以
後事累其徒耶乃於萬年縣龍首鄉滻水之西原預卜
葬地壘塔既成走介抵洛丐余文以次其實余兩遊長
安皆館師之院粗稔其迹故直書不讓也自祥符庚戌
至元豐戊午師之壽六十有九師之臈四十有九兩院
度門弟子共二十六人後之可紀者非余所知在師之
賢二三子而續之云時元豐改元秋九月重陽前一日
萬三陵永昌院文辯大師慧觀記
師弟賜紫沙門德邕立石　安民師刊
按善感禪院有新井卽海公所開碑見前卷此碑
叙海公主善感時亦述其開新井事與前碑合撰
記者慧觀卽前碑書丹者也篆額之李元直則兩
碑皆同東坡常稱元直字通叔長安人其先出於
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
用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蘇穎濱黃樓賦

賦四紙寬窄不一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八尺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銅山縣

黃樓賦

蘇轍

口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彭
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窐隙穴以
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
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
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走發禁所以從事令
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
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
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
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
涸　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

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
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
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
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舞魚龍於隍壑
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
摟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
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
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
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鼈顛
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巍峩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
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淴漫古汴合焉匯爲濤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霧爲
之闢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羣猛士如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黃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
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
憫河決於疇昔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衆
客釋然而笑頹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攜而出

按東坡先生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奬諭元豐元年戊午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并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今此碑無建立年月計樓成作賦當在元豐元年九月以後矣欒城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賦然集本是明刻有不同處尚不足據文鑑是仿宋刻姑取以互校而著其不同者熙寧十年七月乙丑鑑作秋七月八月戊戌水及彭城鑑作彭城下完窒隙穴鑑無完字九月戊辰鑑作戊申調急走發禁所鑑作調急夫發禁卒載糗餌以濟之鑑作糗糧粱楚受害二十餘歲鑑作二十餘年斗酒相屬鑑作中酒相屬俯見蔡日鑑作落日金鉦涌於青嶂鑑涌作薄前則項籍劉備鑑作劉戊猛士如林鑑作戍林援臂長嘯鑑作振臂朱閣青黃鑑作青樓以變化之無在鑑作知變化付杯酒於終日鑑作以終日頹然而醉鑑作就醉酒傾月墮鑑作河傾扶攜而出鑑作攜扶益碑無書人不知何人所立或不能無誤而文鑑亦或有傳刻之譌宜兩存之不能定其孰是也河決澶淵賦序作七月乙丑年譜作七月十七日宋史神宗紀作七月丙子邃史朔考是年七月己酉朔乙丑正是十七日賦序年譜合也丙子是二十八日則本紀爲不同殆聞之朝廷有遲速耶年譜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賦序云八月戊戌水及彭城是月戊寅朔戊戌是二十一日也至九月戊辰文鑑作戊申是月戊申朔戊辰在二十一日水已及徐州城不應相距一月始塞東西北門自戊戌至戊申十日而水甚宜矣則文鑑不誤而碑譌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六

渾王廟記

石橫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尙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尒丹州舊郡即唐　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題之曰閻王廟前守王丙口克奮取本史新傳以載於石今　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閻封又閻非國名特閻與渾聲近之誤尒乃改榜爲渾王廟　高侯通古今善辯論尤勇於爲義知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正之使其力所可得而正者其决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爲閻王廟以閻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渙爲之改正唐民撰文以紀其事石記　關中金

按渾王即渾瑊兩唐書有傳稱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皋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瑊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功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名唐置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州舊郡即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瑊卒後所加之謚尙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以禱雨有應乃即以謚爲封號特封爲忠武王有牒見下碑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大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王碩題記額題勅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尙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爲雨雪愆潤本州准都轉

運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長吏精虔祈禱尋　知州
左藏率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
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種並皆霑
足撿會渾王名瑊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
呼為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
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撿
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
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
本州勘會渾王名瑊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
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祈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愆
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
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
尋帖宜川縣勘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
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
渙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
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八日共四
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霑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
兼勘會至和二年自冬至春不雨有知州內殿承制閤
門祗候段隱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爲文祭饗刻石在廟
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瑊生有勳
勞已褒崇於勑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
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霈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
義之魂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勑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
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
封王號伏候
勑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勑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徼福以利
乎己也蓋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寔彼
邦服比因旱暵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荅疏爵錫
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勑故牒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　假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　押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　押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
守司理叅軍寇臻
守司戶叅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廵撿張珏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玆
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
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
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濫還資級建中內任環慶將
副擊彊擒虜累至戎境臨宥州還愷告功亦累被
聖澤豈不賴　明神　主祐乎今挈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憮然乘興濡毫謾紀歲
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酉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勉之題

碑側

側廣四寸五行字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
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撿會
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瑊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此牒所載聖泉者是也牒後列銜三人署姓不署名曰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押而注假字殆在告也禮部侍郎平章事王者王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列銜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田系銜卽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量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烏中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中之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爲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黿鼉魚鳥之所紓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異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淛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其爲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師乃卽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含陰陽之和推其緒餘以澤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淮海秦觀爲　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爲方伯斗垣周公臨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存但有方圓庵記余倣米法以補之壬戌元正晦秉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尹希實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爲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鮑翁家藏集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字無關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寶深山中之泉也志云寶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廹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環而咒之志云以浮屠法環而咒之碑云含陰陽之和志云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於此此數處似碑題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傳秦觀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卽在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遘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萬礎重樓傑閣冠于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二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星露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爲方外交名章大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閻使君祠記

石横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宜川縣

□□使君祠□後記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在三壘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閻使□□
□□□□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昭宗景□□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因訪□舊得使君故
塋於西嶺構屋而祠之并刻其記□豐戊午今　太
守高侯下車謁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尚毀剝頗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尒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杲守邊郡遇與人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視城壁樓
櫓常謂未盡□□□□何暇應敵監司上其言　朝
廷□□自二月已起功復建言請接山城以備不虞議
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
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
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戸高渙立石

按閻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閻濟美新書附盧坦傳舊書入良吏傳然係貞元時　非高宗永徽時餘無有閻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陜西通志名宦傳亦不載唐時閻姓之官監牧守令者碑云得使君故塋于西嶺構屋而祠之通志陵墓祠祀兩門亦俱無攷高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即丹陽水亦即丹水在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爲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自鄜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池條下亦不詳志乘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二寸五分下截左偏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歷城



興德城南泰山廟東廊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命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爲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尚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軍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間以

雙鉤黑線旁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即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時爲齊州與德軍碑故云與德城南也王臨史附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起進士治平中部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碑系銜尚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孫眞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眞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爲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嘗聞者老傳之曰今之觀在昔孫眞人舊隱之地其後經五代之亂隱閟荒毀後人崇之流而爲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降或回或直或細而幾絕或平而復緩怪石峻嶒松檜夾容者山間之逕也及其至也老木參天枯枝屈地門庭瀟洒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爲危閣依龕而爲洞房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楚庭蕪像貌聳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眞人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或上則山勢聳然而特立嶄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宏廣也則如宇之斯大者眞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步今尚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二史之可驗參之以考其所爲稽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爲可紀焉故案唐史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口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日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柰何

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臓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柰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欽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欲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經月餘顔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旱就池祈雨誑國國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其寶貨卽爲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譴於上帝願師憐之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爲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荅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既歸昆明之水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亡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爲荅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爲尸解不得白日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虫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世天寶初玄宗晏處別殿先生乘御雲鶴而降白於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闕者武都山雄黃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賫雄黃就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遂置雄黃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黃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謄錄以奏主上視之果有朱書錄僅畢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纔十餘歲不飲酒不茹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遊山者自云孫處士趨步周遊既而就座袖中出藥以授童子命而煎之既至微飲餘者以贈小童童既飲之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衆所共傳也夫眞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僊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寞而不爲名累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太醫名藥所以爭相塑繪以欽事之而尙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古迹因訪孫眞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之時蓋數世矣然尙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眞人故宅觀其遺跡舊基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構堂宇塑繪像貌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矣時嘉祐已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眞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忽一日訪瓛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明眞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既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之至者也强瓛爲記瓛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
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
本諸二史之記質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
年歲次辛酉四月初一日鄉貢進士王瓛記

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万俟祐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實寔同立石

眞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
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
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
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
廟額曰靜應封爲妙應眞人其後改爲靜明觀而普
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万俟景之先人
自他州而徙家眞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
辦財力特爲眞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歆事之意其後
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爲記其言典
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
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
别礱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眞人之像於其碑
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
于眞人舊隱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
淸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
可不爲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万俟
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穡年王演　進士楊彌
畫像人杜穆
万俟善深男端并彥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爲别郡曰耀其城之東
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爲孫眞人舊隱之
地冢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築矣五
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
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爲是
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
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救于眞人眞人因得其方書
此事出酉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
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
有眞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傳異
闕焉可耳　關中金石說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横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截書每截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軾書

予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爲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

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

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觴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遊觀言

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皐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

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

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

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

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觴

壺膝琴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話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黃州其集歸去來辞詩年譜

不爲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署云眉山軾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據寰宇訪碑錄云在陜西長安想有

据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弇州司寇于文休承處

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墨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

順者弇州識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

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

有跋云在淦謝縉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場

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

佳摹八晚香堂帖肰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

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敎寺玉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寸五分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西安府

京兆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之興教寺　公命即其□□以爲軒既而告成主僧晏靜請議而名之□以謂滴水之源冠于樊□□興教所據□□□俯大澤有岡分行以翼其前有林茂植以蔽其後南有大山嶻嵲巃出列若屏幛環□擁抱□於軒前其名曰玉案山樊川自韋曲□東□□兩岡至此則原隰平□山水秀麗有若下巖□而遊乎廣莫之野出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閡登之者足以騁懷於界外□目於太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衆遺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軒之意豈止於斯而已哉至其夷曠□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　公之□焉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

□□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

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即其地爲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事較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者爲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疆域名之也 金石跋 授堂

溫泉雙皂莢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綠葉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陰靈滑稽爲誰匹一蔕雙葩心兩同風刀雨線神其功中宮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繚以周墻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襦採得溫泉春金輦雪瑩凡眉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上皇卻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爲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爲尤多元豐中西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乏于斯於靈泉觀梨棟間有故楊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爲雙皂莢行也觀主郭居隆請鑱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宮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

有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早箴此碑完善不泐一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卿材饒盋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

朝散大夫臨淄　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盋寺題

住持賜紫晉欽　立石　蒲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欒城集有謝卿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詩即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癸亥爲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馮翊又可知其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菴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錢塘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於是晦者明室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於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滀□□不蔽翳四顧若失莫知其鄉逡巡下危磴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固觀矣而又將奚觀予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沙門以制禮樂爲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爲皆則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眞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眞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觀者其眞沙門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以爲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爲遽廬爾若夫以法性之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謂之曰夫釋子之寢或爲方丈或爲圓廬而是庵也胡爲而然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然試爲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二者之形矣蓋宇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躰故凡有貌象聲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　諸法同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游乎无端之紀則是庵也爲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子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予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有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搨以補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莫有爲之是政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爲裝家誤旋入杭摩挲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搨一帋爲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詞一公爲傖胡顛士爲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匆匆北歸當賒此恨因識于此墨林快事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衍慶院即壽聖院但載楊傑張甬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云有萬歷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跋今此搨失去後跋攷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澄武進人萬歷二十一年任當卽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盩厔縣

米芾書

第一山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立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石墨鐫華

第一山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其摹刻者也考槃餘事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浮休居士詩

石橫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截下截皆圖上截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寫歸去來辭後半已缺僅存二十二行行七字正書

李伯時畫陽關圖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瀟洒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諠諠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駐驢扶隻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慇懃一曲歌未闋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鞍縢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鎖園林鶯對語窗穿堂戸燕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潁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
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爲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爲館閣校勘則哲宗以
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
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
士爲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据宋
詩紀事載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絶後引東坡
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
絶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爲環慶經略使在
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
貶爲郢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
作於幕府將回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
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即王
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
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
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
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据此碑今
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諠諠簇車馬紀事作
亭亭慇懃一曲歌未闋紀事作歌者闋似石刻較
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
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爲
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
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
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
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
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　　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
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巳之疾閔
其勞忘己之勞□□居者以安流者以遠飢者以充乏
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
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
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
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
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
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
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爲□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茍利　國家知無不爲若墻水之赴深壑無所
疑□□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尚也公歎曰此何言也
凡爲人臣□盡心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
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
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光□　　三后大濟艱難使
中外之人哺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
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
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
毀非有大功於　　社稷爲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
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
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
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
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
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又欲以其所未知者
諭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廣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百戶食實封□□戶下闕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
公下闕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
事兼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護軍河東下闕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爲蔡襄筆也琦廟在晝錦坊中州金石記

按碑載温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爲之生祠集本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温公集世皆知之不必補贅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爲立生祠卽指此事然碑旣立於大名不稔何以重刻此文於晝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爲之及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云是温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王廟庭西晝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銜嘉泰會稽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卽位避御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爲一路故莅安撫使者循之安陽縣志

粟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行八字在偃師縣永慶寺

楊世長李希呂昭口邢綬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崔
遘蘭育徐京馮覘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粟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旣望謹題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偃師金石錄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耶神宗陵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儥在縣西南

五十里舊志云宋修陵採石委粟於此故名豈郎
謂此粟子山耶詳見後卷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惠明寺舍利塔銘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六寸共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太原府

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銘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護軍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呂惠卿撰并書

朝請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護軍賜緋魚袋借紫范子諒篆額

太平興國四年春　太宗皇帝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月癸未繼元降　詔壞故城遷□民於新邑而惠明寺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則佛書以爲阿育王所造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既壞而光見　詔爲之復建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年冬　朝廷遣內侍王守眞等發諸州兵一千三百人修之景德三年七月塔成累甓九級其崇一百五十有八尺　詔以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隨求九軸歲度僧五人大中祥符二年　詔廣堂廬五十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本賜之自塔復建至今元豐八年凡八十有一年矣而惠卿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惠素以碑刻未立□文以紀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來聖人之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所同而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知也至西方有佛□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國又非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也而浮行之所通聞見之所接雖殊言異聞莫不爲之累譯以習其書雖易服變貌莫不爲之設祠以禮其像非特若是也幽至於山岳之祇靈深至於江海之龍怪凡有情狀者亦莫不□聞欽嚮此固多見博識之士所共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名聲諷說□使之然哉彼以典教則□行有止此以神化故其運無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舍利爲八萬□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一十而惠明居其一亦奚足異哉惠明之建雖始於隋之仁壽而舍利子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干年也然自隋唐五代以至　我有宋凡四百餘□□□雖時變代易人□兵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故既壞而復興已焚而復建則佛之在相者尚或如此則其法身非相金剛不壞者宜如何也竊惟　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既來四方矣而劉氏獨阻太□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

國宜無不克者而承鈞以漢祀爲辭則終其身爲之不
加兵至于繼元迷不知變　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亭城
雖垂拔猶且力拒□爲□却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
民死則　我一祖　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曠古之所罕
見者也□　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於無
窮豈不宜哉惠卿□□平日嘗以佛書洗其心因得造
華藏之眞遊覩金光之妙相則於其教像宜所稱讚以
開未悟而酬大恩而又□□□□□綏斯民　當使之知
　我有□□□□□□生之造不翅如天地父母則欣戴
樂推雖歷千萬世而不斁者故其知也故因惠素之請
樂爲之敘其本末而以詩□之其辭曰
大道微妙含虛空　其大無旁小無中　西方有聖維
大雄　其性如是相亦充　聲教非特文軌同　幽顯
環嚮逮天龍　金身未滅本非終　舍利傳布流無窮
　阿育寶塔非世工　八萬四千□穹隆　世間之智
有育聾　誰知此相與理融　惠明隋室初建祟　舍
利來至知何從　歷曆五季時□□　逢辰泰定此亦
通　問誰相繼揚眞風　惟　我有宋　祖與　宗
太原形勢控胡戎　唐俗猶在其邑豐　承鈞哀祈全
故封　榙置度外開涵容　繼元拒守迷不恭　矜脫

屠戮麾臨衝　瑞光□□□□□□　旣壞復立益以穹
　佛日發汝多生蒙　君天賜汝再造功　悲慈憫仁
均□□　嗟汝勿□□□□忠
　元豐八年八月初一日建　太原□覎摸刻
　按此碑撰者呂惠卿宋史姦臣傳惠卿累以資政
殿學士知延州丁母憂元豐元年加大學士知太
原府將使仍鎭鄜延坐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
此碑立于元豐八年是復知太原時也惠卿小人
文與字皆不足存今錄于此者亦楚檮杌垂誡之
義耳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横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盩厔縣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人窮文始跡誰到伯陽心古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媿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眞公主莊玉眞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眞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眞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益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石墨鐫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日周爲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今讀此石刻詩知爲未致仕前作也 馮應榴跋

又 石横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鄜郡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薛紹彭書

又 石横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行行八字上刻石夷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忩忩忽解韲秋風尹家宅更得躄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眞人有舊丘水石自含仙氣爽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纓滯去留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卿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之額也在盩厔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顔河中萬泉人傳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稱其字道祖王弇州槀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潼路漕周艸窓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意筆札蓋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爲顔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爲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截書每截十八行行十一字至十三字不等行書在盩厔縣

詞不錄

同前　轍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眞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郎薛君紹彭爲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盩厔盩厔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書刻石遒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二紙後邑侯王公之栩移置衙齋作磚亭焉石墨鐫華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君胡爲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亦見欒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月祔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爲翰林學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靑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龕銘

瑯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眼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魔遁奔廣傳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燔鰥寡孤獨莫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相其傳死杲生因□囂革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廟莊嚴百千斯年少林爲禪枝葉爲繁北律南宗各守一偏師少而通絶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靑山白雲孤飛得法𦲷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餅揚波函關謹其嗣之厥聲巖巖

元祐三年四月十六日麻田院主僧道珂立石

張惟慶刻

緱氏重修泰山廟記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分二十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緱氏泰山廟在□□□步當嵩洛大逵之衝有亭翼然枕逵之北垠者居人行商四時望祭之所也亭北五步抵其廟廟有三門□□□□□□□□□□廡陛有階齋庖有次其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其闢地以步計之東西凡五十南北凡七□□□□□□□□□□外內有老木幾三百本皆槐柏梧桐大者七圍八圍小者三圍四圍含蓄掩映望之藹然其氣象□□□□□□□□□□□□熙寧五年以迄于今爲議者所私廢而爲鎭農商之人咸病之廬里蕭然非復曩時矣而獨是祠□□□□□□□□□□□□□城往往不能有也先是周廣順中李進者肇創其地至 國朝祥符中孫信者天聖中孫□□□□□□□□□□□□旣久瓦木腐毁皆兒頹缺不足以媚神安靈民之有力者議欲重修久矣而常患於吝且誣故□□□□□□□□□□□□□三年里人王守福始倡而成之稚耋協力不驅而從由是腐毁者更新頹缺者復完塑繪之□□□□□□□□□□□□□蓋經始於四月之癸卯而成於十一月之壬申旣又擇日率其鄉老大具肴酒有事于祠下□□□□□□□□□□□樂而落之自 天子之命吏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載白之叟重髫之童無貴賤□□□□□□□□□□□□□□□郎臨莅其邑乃顧余而言曰守福之爲此宇不亦勤乎此士之人蒙神之休而不忘其□□□□□□□□□□□□□□□見吾人去舊即新變呻爲謡相與燕休于玆也不亦嘉乎子其爲記之庶幾後之人

有□□□□□□□□□□□□□□□□然古者天
子諸侯皆得通祀其境内之神祇惟聰明正直功□而
德鉅有益于斯民□□□□□□□□□□□□□□
□□社稷之祭偕而况□□□□□□□□□□□□
□□□□□□□之右在□□□□□□□□□□□
□□□□□□□□□□□□□□□□□□□□則
有司存蓋其所尸特以興雲雨致禍福代天治人無所
不統爲事大可謂□□□□□□□□□□□□□□
□□□□□甚異於衆人也惟其不吝且誕篤於誠心
故能刻意經營以起數十年之廢□□□□□□□□
□□□□□□□□□□力□□不懈豈非有志于爲善
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爲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爲人□□
□□□□□□□□□□□□□不可不孝於其父母
爲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爲其弟不可不敬於其
兄爲人之□□□□□□□□□□□□□□□□□
□□□□以至於爲兵爲農爲工爲商爲老爲佛者皆
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斂儉□□□□□□□□□□□
□□□□□□□□□□□而矣也哉余曰然則是可
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南樂份書

并篆額
修廟都科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宣　王再榮
句當□□
□□□□□□□□恭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截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益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年以迄於今爲議者所私廢而爲鎭農商之人咸病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緱氏八年復置省緱氏縣爲鎭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爲在八年省緱氏今依碑證之殆于五年已廢而爲鎭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緱氏鎭其敘緱氏縣廢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爲可據也撰者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偃師金石錄

贈李方枓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書八行六行不等行五字六字亦不等行書在嘉興縣學

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　恩賜玉鼻騂今年出守杭州復沾　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　李方枓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枓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軾書
方叔李別 子瞻館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
之 方叔作詩次韻答和 轍
小林肦客笑元龍彈鋏無與下舍中 五馬不辭今後
乘輕裘初許辦諸公踏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
同途想攘鞍韉纍處新詩一一瓘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廄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輙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廄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
此又不識蝉痛者從旁論砭疽尔甚窮亦難忍哉使有
義士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
足以豪矣衆不可盡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
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子瞻以天廄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
又爲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
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横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頴濱詩黃山谷跋其四石舊藏
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郡
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
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
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 王杰碑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
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
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
都時事也弇州稿云魯直爲跋索十萬錢今石刻
跋云能捐廿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
刻昶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
眞草文同嵌壁極爲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
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閻立本之筆十
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
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勑歐陽
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
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
時乘由此益知唐史模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
下往返四十里嵓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做其
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
高庳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
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
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
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鷰騮前中一箭
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騧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騅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
瀍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杲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倘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石墨鐫華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
勲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其二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爲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
薨贈太師謚曰忠武 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寳末天
下擾攘 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
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 公智勇而
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
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蚍蜉螘蟻之
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 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遽自摑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 公
忠義大節有足尚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
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爲 公書遣人間諜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
息之惟知 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 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
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
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
子得不屠滅者皆 公之德也今去 公三百餘年而
奉天竟無 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豈可
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爲 公祠堂
於縣圃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
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
爲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爲
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爲好事盍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
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爲飲食宴樂與夫閒居游
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
患乎不治至於爲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
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 游公之俾爲是堂也又
非人之所同好而 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

其無壞恩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　游公否也
公因命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
茲堂之不墜而　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
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眞縣事辛育
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鐫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卽唐德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碑而詳數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
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　禹廟乙卯
道出少梁恭謁　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
溉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龥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卽邵書無疑邵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宋紀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濠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關中金石記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鄆州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侁書
鄆有學其盛□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
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儒雅鈌然王文正公以故相
爲吾州□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
作學買田聚書所□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
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
之不治則久□能慨然悲其廢復廣□新之者自澶淵
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既作新學閎碩
逺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學士光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
士□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
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
其人心去且十年　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
鄆公下車即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
儒生爭言新學成顧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
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
則厚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齋金錢衣物
載穀酒從之勞饗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
得卒學欣欣紓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與
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
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根深牢旁小民歲歲訟不
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卽爲奏請得田二千
五百畝有奇與民耕□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
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
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
豈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眘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
槩新田□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爲齋祠釋菜鄉射
飲酒投壺絃歌閒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卻而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爲名
也公以文章忠孝爲天下第一兩爲吾州學是以□與
旣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
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八萬□
急農事務德厚屛盜賊輕刑辟哀貧窮　褒詔亟下其
大功傑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
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
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
避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
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爲學
田遂絕其訟蓋卽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
年呂公謁先聖記山左金石記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閒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
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
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也
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
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
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
一旦虜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
遷置于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
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
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伻圖來視厥
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
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
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
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
源之類則分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
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
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　大尹劉公希道沒
入其貲有欲請于　朝以脩慈恩浮圖者　公郎
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　朝廷乃以
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
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
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
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
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弊唯鐫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
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塡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辛巳京兆黎持謹記　安民鐫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眞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退執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蒼潤軒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移置尚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頒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鄴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予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鄴之傳焉曝書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遊縣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厦鬱爲新棟輅車元亥開國有宋武德之暮臺尊內臺巍巍

永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崛中立爲天一
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氷鑒照人
□□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節大志貞榦直聳摩□自致遭風雲時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沉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禪袞補職其繩則
直諤諤凝凝危言正色漢典是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匡飾巨唐
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爲將與楚楚覇與
漢漢王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虵縱毒東擾河洛莽莽
封豕其濟同惡哮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
公□□□□斬豕以鉞□□□□□□殄滅乃□□□
□□□□有大□□□□□□□和□□□□
□□□白髮皤□□□□□□□磨
尚書□□□□□君集
洛□□□□□決公之應變臨陣□拔銳氣盡來我
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龍轉山沒遂作
心膂爰從討伐崩圖陷陣火迸氷裂搶如鶻聳縱若鷂
突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太宗紀作十七年二月戊申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上帝自爲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始也此碑㝡宇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年游師雄摸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尚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與公與史異魏徵傳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畫功臣在二月葢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英國公徙封曹改舒國公太宗即位徙封英治并州召爲兵部尚書高宗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尚書進吏部後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即凌煙閣也獨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

識或搨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陽縣

涇陽縣重脩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驤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郎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學其衰已久矣棲棲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笈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境外之傳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以源敎化凡士皆知之況　公亘古之後其文學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乎胷衣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獨以孔子廟爲請則疇昔之有志可見矣疇昔憤之一朝攄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畫豈鹵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下一無傷焉及其𦗩徒䝉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覘成俾一心百身蜂還蟻往築庳以爲高闢隘以爲廣鈌斯完撓斯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室之楄㰂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哲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廨舍其弊陋均矣然廨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聳衆人之觀望況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道矣今觀縣之廨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而使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廟學所以爲敎也其所建立先吾爲敎之地則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老分而爲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制侔宮室雕磨繢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髣髴此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爲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爲之唱　公其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饗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衙門而華屋則必見之者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爲杜德機撰以廟學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爲唐定慧禪師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鄠縣

側面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侍行

正面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閎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闓孝卿
十八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檏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正面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清源王齊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
日題

又五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渼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嚴趙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遒逸可存也石墨鐫華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絶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旣還神彩不動郎

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關中金石記）

又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行書左行）

范墫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

日

後三日王齋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齋題

側面（四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譓才孺口誼彥賈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棲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正書左行）

博陵崔伯宗元符已卯二月解官平凉潘原尉三月中

被　漕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領人馬分屯

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挈家游棲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李援蘇昞甯祖武陳去華段此元符三年二月口口

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岩遙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艇化鵬肩往觀龍

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

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八行行八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峖居易自太平宮致醮迴鄠宰劉希亮

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窮草堂翌日

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

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峖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筆也然二賢昆

季以爲讓能合屬兄以爲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衰而老顚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波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墨林快事）

又（四行行六七字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興宗祀　高觀劉琬甯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 四行行九字 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 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壬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 四行行四字 正書左行

賈淵深甫蒲灃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 二行十六字正書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 三行行八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偕

正面 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王曠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 三字正書

王著遊

又 正書二字

紫陽

側面 二行十四字 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爲唐定慧禪師碑磨舊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寺崔伯宗題記挈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齊題云奉祠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是也劉銅題云十八同宿紫閣即此路允蹈題云同往龍潭疑即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逍遙寺寺在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建碑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爲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爲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十里東接長安西接盩厔蓋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鄠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疑卽其人薛紹彭卽書樓觀詩者監上清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十二年巳丑歲其子絅來遊觀先公題字巳丑爲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巳詳范埴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遊丁丑是紹聖四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壽來遊之前三日王壽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譓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鄜延帥復徙永興偽爲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譓字智甫此題作才孺爲不同未知卽一人否蘇昞以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卽位日食求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列邵伯溫名末王著遊三字不冢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仕周入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渭南攻書仕僞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遊師空寺留題

不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
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
欲借養和延晝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具茨程奇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
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談妙音所薰慈目所覩一切
障魔永爲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　母氏苦目疾訪求累
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譚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
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
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廬江文勛篆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
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
爲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
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
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須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
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
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
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
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
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
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
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悳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
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
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
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
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
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
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揭日玩歲及
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
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
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
堅記

睢陽李宏立石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
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
往如此石墨鐫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
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
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嘗以周
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
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
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　聖人出而
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剷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
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
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
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
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
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
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擘窠書法出顏尚書徐

吏倅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偉俊邁自是當家弇州山人稿
拔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鑑同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鑑同特立集作獨立滃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為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者字休養生息集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為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著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爲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据年譜是時到潁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删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衆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上謂太祖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最簡但云壬申克滁州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間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淸流關暉路周師大敗暉整全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卽下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單跨馬浮西澗以廹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擐甲與太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据此則暉夙就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纂左編云趙學究卽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滁人感暉意一日輒五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淸縣靈巖

四絶之中劇取先山圖宮殿鑠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澣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攜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淸縣靈巖寺有絶景亭為宋僧仁欽建景有四曰翠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卽詩所謂四絶也長淸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庵之水遐謀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冽卽詩所謂世上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壬申為元祐七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魯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眞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慴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總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人知公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旣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
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
歟次氾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
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
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
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
吾家許諾即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
冢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
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已空矣
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況仙耶元祐三年
九月余遊吳興適覩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
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
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迕則公
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
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頹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眞事
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
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
不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乎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庚子銷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盎
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
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
芹爲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郃陽褚千峯云碑
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爲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
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
何年耳虛舟題跋
按唐書顏眞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
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爲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
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
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
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据此記是因
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
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
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
年所刻据費縣志云眞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
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
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

郃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郃陽縣

同州郃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郃陽邑小而僻有爲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爲而不爲也官事職業不可須臾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爲紀綱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衰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以教養邑子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而更迂柰何令卒不顧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耤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爲之記余曰令不迂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爲政者之所先務也末流之敝遂爲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迂疎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衆且不免咻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令倘何恠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況不爲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寡民葢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夫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爲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爲竊祿計至則數日代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爲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妬忌兼至黽勉聲氣求閱朝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葢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爲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爲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爲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待簿書期會而已葢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爲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迂乎令不迂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祐之賓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郃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据此碑云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爲學舍辛未即元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撰記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張价碑耶抑即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美開封人碑云陽武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也記刻于癸酉爲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詞曰　伊唯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趍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塡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剺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脩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斲自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花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効髣髴以昭後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曾先地志云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泝濤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生邯鄲子禮爲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
臼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 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眞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卞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尚爲完善此揭更盈字更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爲書者則精英郎
附助之邪 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予見查查浦座其淸家
有宋搨本查瘦壑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搨不甚舊或
曰眞賞齋物也故附於眞賞黃庭之末云 鐵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
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
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
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
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爲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
云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婆娑謂跳舞非謂婆娑
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娑神則碑
較傳爲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尚立碑之年碑云永
嘉靑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爲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据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
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爲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
卯則此碑舊揭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
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
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
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
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
尚爲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
鄲淳年二十聰明才贍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
輒就 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曰作亂曰爲不同 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値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墮欲墮
不墮遇王匡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
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乃令修
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
也齏臼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
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
詳略不同 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有
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
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虀臼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絕與
府志旣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
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
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記亦同是邯鄲
淳爲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
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
與弟子亦不言爲度尚撰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
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
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卽魏武
帝紀亦未見魏朗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
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
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
爭從之由辟司徒府舉出爲河內太守復徵爲尚
書著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爲碑文之
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宥還本郡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隲文士傳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
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朗係上虞縣吏宜爲令長撰碑
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
後旣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爲令長撰文蔡邕在吳
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
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
二年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
三十年撰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
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
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据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
邕夜闇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況
讀文倘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罔如
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
且文辭與辤受自是二義邕旣工書辨之必審未
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辛部旣有辤字云不受也
又有辭字云理辜也邕何必借辤爲辭字種種疑
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
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
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
本一爲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爲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爲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爲近時所刻此本即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即卞所加或別本亦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卞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鎭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岯山注云即栢岯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即昔日所謂百岯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詔遣官採石于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使麥文昞同董役于緱山即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細石一萬有畸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一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遣之所省八萬九十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即賞之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飲而嚴禁其擾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窨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胗視相屬于途不蘐則嚴其罰故斃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毋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三人而已攢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十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温雨雪不降以迄大事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職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玉冊官口永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顛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據紀十一月壬寅賜勞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偃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温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没不可見 偃師金石録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覩太華三峯

右在山蓀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 關中金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圍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横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駮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畿輔通志宋蘇軾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爲芙蓉盆盛之置於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四月尚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
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纔高五十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絶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爲此制務從儉約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自今後功臣密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圖記云在縣東三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回一百二十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叔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淸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
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丞郎三
品戸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
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
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
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
厥乙沴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尒　薛延陁眞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郡王金眞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
汗慕容諸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布失畢于闐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尚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主簿李草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傳禧立石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崋田有詩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
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絶工予爲錄之碑尾結埼亭集
攷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遐爲行
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遐得從其父葬又臨
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
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
松翠柏巨槐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
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
歷千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基址荒蕪卽金石
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涇陽龍洞
渠道出醴泉瞻拜元宮周覽封域因飭地方官重加
修葺並爲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
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畢中丞沅
校刻長安志此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
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葢誤合利苾可汗及
阿史那祢尒爲一人又合眞珠毗伽可汗及吐蕃
贊普爲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爲
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
容諸曷鉢爲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據畢本乃四十丈之訛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丑其遷官丐郡尚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革建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徧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衰道術微於申韓儒者佩於楊墨風俗寖久則生徒散而子衿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嚴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陵附長安古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爲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冦之不暇孰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爲念邑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摧抑兼并強梁者束手違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學爲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闢廊宇相對十二楹面宣聖殿爲講堂各三間西廡東向七間爲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爲二齋中爲亭以限內外前墉後庖上棋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桷櫛比四維如飛步以圍廊敞以宏闊奐然一新遠近輝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賚其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爲江河塞之爲汙池豈天之降才爾殊邪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比亦當睨漢唐之烈以爲卑宜乎禮義以脩之問學以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衆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員邑佐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縣尉吳柔嘉記　　刊者安永年

石門題名十八段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行行六字正書在褒城縣

賈公直正之俞次皐伯謨師賡成之何貢元素紹熙乙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達□□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字隸書

李𡨴魏拱之張應郊同來

又高二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文玉恩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日遊

□□趙□□□□□庚寅侍　家舅令□□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岡晾堰役同邑尉舜都張海臨洮魏機東嘉李壽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僅存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鄆張伯山閬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款石門淳熙已酉閏月拾下闕

又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宋□志張壽卿宋永□□公茂二子符拔同來觀漢刻□□于此

又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貞公肅渭南任子飛資中□□從訪之爲石門之遊□□□□□上觀玉盆夷猶極□□□□□□□石門漢刻酌酒□□而歸任明□章龍父子□□□□□□□也慶元丁巳夏四月十有下闕

又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㽦任沂孫李揆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来游

又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㽦李師章郭拱因修下闕

又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于申之少謨晾堰山河渼褒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伯午潛叔普慈張汝嘉亨可全郡趙應龍辰父偕來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五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閏十有三日挈家徠遊男兼善□記同記喜侍行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國趙彥□□若眡堰脩祀事閒中□隆之景南普慈劉炳光遠廣漢耿巽謙叔新丙程𠃵厚伯威左縣□□之西村□繁彭順成季行潼川白巨濟□朴徠玩玉盆□竹潭艤舟□雪步犖确登石門拂石□從容瀹茗而去□雪舊有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𦡊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七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李稟紹定己丑𦡊食日識

又（高二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炳文張孝升王敏仲范季咊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四行行四字正書）

朱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禊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太中大夫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即指建和二年王升所刻頌也（司隸校尉楊孟文頌已見本書第八卷）水經注又云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輿地紀勝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實五斗漢中府志云褒水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石古界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即輿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琮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門又寶慶丙戌趙彥□等琮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石門所謂琮堰即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褒水中爲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鐫乾道元年及嘉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題又有□竹潭□雪步□雪舊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燾一人傳稱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祓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前亦未嘗官漢中
不知與此李燾是一人否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仝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八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鄠縣

宿草堂寺

馳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
竹間流水漱清音幽懷暫喜來棲處高士遺蹤恣訪尋
譙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亢
宗題　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又

石橫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
分十四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逍遥寺
南幽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眞嗣重扉掩碧松鄰僧來紫閣遠逕接圭峯雨
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俙祖師意瘦倚一枝筇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宮奉祠　高觀神廟過逍
遥寺主僧紹利出　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没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超字亦平乃李百堅以子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覩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養還跡在存亡惝怳眞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墨林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仕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鄠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三
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
國淸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并序
口口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口總管司并秦口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　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上
柱國口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
忠篆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所以行之之輿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盖常相須而成則不臧不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資其道以盡其分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盖未之見也今見於　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達德者歟　公世爲涇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望稱鄉里盖君子之畐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爲能知義方者矣　公卽司空　公之第六子也幼而穎秀不爲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曾未髫齓以童子舉被召口口口侍傑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之詞科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興平縣之版籍府史以　公尚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　公卽與奪無滯也府郭之民生產之序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口口口口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几欲掩瘞而　公視其驗親以手捏而得巨釘人服其神明而死者可無憾盖始見乎明辯不惑勤卹物隱而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口口㪅所蒞故所至有能名而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庫有縑帛之失留者長吏訃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口貸數獨河西令不預焉衆雖口而上官嘉之其清節又始口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卬其所以爲治之術用梅公摯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東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懽呼喜曰　王公之子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正謂是矣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爲邊患舊每議事必嚴武備　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上宣諭　朝廷恩信夷心威服縣多大姓有杜生者擅置官刑笞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川峽風俗大率貧細無赴愬之地　公口禽贓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歛迹非不畏彊禦不克至是
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
夫以治之且盜水争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
以起大獄　公董役口口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于外及其卽位
庶政厲口遂用　公爲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
稱朙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　神廟登極
再加口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
夫始會　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爲吏者或多手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減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邑至郡皆興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池州轉職方郎中知口元府會瀘南用師慎
選守臣　迺以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造舟之役以借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願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
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　今上卽位加
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　薦改除夔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殺降累劾不就　詔公按之得其情復疏以

有邊功乞薄其罪　口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
府剸撥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　朝
除知邠州未葬移知涇州方議置帥遽以告老聞命未
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
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
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尚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
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
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
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
適蘄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儔假承務郎燾壽宗壽
知常三尚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濟餘皆在室惟王
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冣著散之天下而
公家世以貲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
尚武而　公家伯仲以文顯於　朝廷非
積行之後曷以蕃衍盛大至　公而顯耀門戶如
此其光實　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厚而充之以
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
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爲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懈之心然且
不競不絿孤直少與雖服賜三口勳口口口莫非挨資
循格而恬無躐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
請麾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傳近用之歎此又樂天知
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
可一二爲　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爲商州方　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
久有偏而不起之處　主上慨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廼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覈斂
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　新法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拔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
方以屬邑主簿事　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
一薦之又薦之寔受知於門下者爲最厚暨　公
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
知之爲詳不孝無以答昊天願假恂詞以垂不朽余既
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
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尚求粟於仁者況顯揚先烈
刻之堅石不求諸當世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
世重爲先府君羞敢以固辭又書見逶且遣其昆弟以
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譔然闕諸禮曰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
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
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
於　格得之君盍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
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
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爲肅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尚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
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萬循良之效兮著見于有勇之仁　無懸歎之聲兮
有愷悌之在民　我政兮如神　我澤兮如春　道之
遠兮任之宜重　器之傳兮止於近用　爲上以德兮
爲下以恩　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　岷之山兮峻極
于天　岷之水兮淵泉如淵　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
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天水口口鐫石
按王公儀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
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爲禮
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宋構史俱無傳篆
額者吕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
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
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
泛但叙其辨寃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
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憾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
臣字俱小字旁注𠢕見于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
女子之嫁者詳其壻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諱
字不書文內特於叙末銘前别爲銘曰有宋達德
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横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隴州大佛寺

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以補

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羗笛裂青雲隴

上行人腸斷絶腸斷絶兮將奈何爲君把酒問常娥冰

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别多

右關山月

關山雪關山雪遠接洮西千里白試登隴首瞰八荒表

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車轍凍作堅冰敵不裂早

晚春風動地來消盡寒威百花蘖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聲器之

郡守河南韓渥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

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

名構紹聖間爲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

陸師閔移漕陜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

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攷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蕃夷以茶易之此

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按部隴山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祈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宫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巵酒援怨懃講儒學事

列次莊昆弟侍冀淂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閣校理趙大夫公揚於次莊葦家奬飭誨勵後公迎婦
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次莊
爲屬縣尉公喻次莊士當自奮振即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　夫
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　夫人之喪祔
青龍山校理之墓請譔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
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曆中以三司戶
部判官治歐陽脩冤獄白脩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
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嘉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
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　夫人取之養育
追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負緣渴
祿交趾陷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
夫人厚撫遺翼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橐無餘貲槩以此存
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　夫人悉聽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寂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
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定歿七日家乃斂子三人峋
德順軍司法叅軍嶸朝城令岍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陳祐通直郎知邵州張壽云
銘曰
蘇世武功　裔于蠶叢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廼
生淑女　峻厥軌度　橐解不儲　職施之故　宅彼
高崗　雲木蒼蒼　以永其藏　莫窒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祕閣校理趙揚
揚字不全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
慶曆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爲言者所許安世爲三
司戶部判官直其冤以是知名而史不爲立傳王荆
公爲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即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模刻
閣帖於臨江軍又爲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
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江寧城外所得
寺壁間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蘇氏爲趙揚之妻揚爲抃之弟史無傳抃有二
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抃爲江源令縣有江瀆
治廨址來圖亭榭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二抃與
抗揚坐東軒欒然盤桓引流聯句抃爲序大詩並
見名勝志揚三子峋嶸岍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
勝集載趙岍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

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岍文并書此
碑作於紹聖四年岍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次
莊與揚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别起爲誌銘之序而
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别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俱四尺九寸一分六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農事
兼提舉商虢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
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祕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荊湖
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
舜民撰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
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𩓵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章楶篆蓋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
爲兒時不妄戲咲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
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
暮不少休仝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
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
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
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
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
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
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
熙寧寨及使相視棄㸑會胡蘆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
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
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
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　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
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琯往鄜延與
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琯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
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它道已而諜者至
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
機事琯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卨帥延安以公權管
句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
安綏德二將所分遽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卨

患之公爲謀羨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殺夏人
聞其有備廼引兵入麟州襲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
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
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
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
從趙卨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
道絶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　詔治橋甚急議者謂
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
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尚委公以行諸壘振貸公使
弓箭手漢蕃戸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粮人無
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卨爲宣撫招
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卨方廹　奏稟不暇省文
檄皆倚公以辦王韶爲樞密副使謂卨曰幕中得士良
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　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丐
以終喪凡三被　詔懇辭乃免卨之行與主帥郭逵議
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
潁州團練推官秦師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　朝
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
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
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
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
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卨
帥慶陽再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
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卨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
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
主簿　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
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呂問之公曰四寨
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　上嘗守而勿失奈何
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
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瀘南荊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
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
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
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彊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
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
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
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靑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
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
間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　朝廷患之擇可
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絶塞兵謀
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驪之事　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
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
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
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闕
智不闕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
三夕而後從之迺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
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万
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
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
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万於是奏捷曰臣聞僭天威震
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
鬼章結釁搆姦欲爲邊患臣與宋師合謀將義兵行天
誅頼　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万計生擒元惡係
送　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万里書奏百
寮班賀遣使告　裕陵　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
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
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来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
祕不發喪許以爲嗣當立請封於　朝廷已而復殺董
氈妻心牟氏四温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
兵問罪於境上當煞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賫我也以利
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
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
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
親勸農桒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
秦已来古迹之堙没者皆表之以示往来鑿故關山道
爲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
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
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方餘頃民賴其惠熙河
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
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
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
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還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
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
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
與夏人分疆至是未央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
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
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
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

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
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
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安遮納迷
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
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
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
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
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
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
上役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
言天下祠廟多類褻春秋薦享牲齊酒漓非所以敬鬼
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
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諭宰執　上三問不荅既而對以
資淺姑再使以待之迺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
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
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藏盈積
而倉廩空虛邊壓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
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
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
既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
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
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　旨
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　闕　上謂輔臣
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且夕當至矣輔臣初
皆不知及將　陛見班當第四　御筆陞班第一既賜
對　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　上
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
執醜虜皆上稟　睿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
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鬬而其勞未錄此爲可
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　上皆
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閫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
　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以來邊臣措置之
臧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
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
歡謠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
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
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
　旨攝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
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衰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

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
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
朝廷憚於供賚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戎狄
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
抑之使不卽朝於　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　朝廷
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　朝廷遣
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
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衞席卷之
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
以廹公公度不可共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　命
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
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秦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
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
豐民無流從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
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
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
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
殞于州宅思邵堂下光燄燗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
公娶張氏承務郞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
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竑竩竏竦皆舉進士端翊郞奴早夭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祔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惸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襯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　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　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
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
卒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住
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撫循勞問下逮孩幼
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
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　朝
延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號慟如喪
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卒舊將故
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必過公
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文不事邊幅瀟

翁莫窺其涯涘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
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　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
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
度量風槩瑰奇卓絶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爲惜
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與子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悠悠千祺典
刑孰繼鐖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
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兕章方命　先帝不誅以
待　嗣聖　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
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　廟陵百寮蹈舞窮髮
鬼區讋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秉軺關隴剖竹
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搢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慓彼夏羌屢釁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
恕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倘保要頸大勳不遂非
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烱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
家鐵圍山叢談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姑溪集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尙
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葢修史時采志語入也
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篪清圓秀勁大
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
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魯經雖上有丈鷄上
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
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
宋已多用之非僻也石墨鐫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
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篪其篆則章公楶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
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食結埼亭集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
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爲大都督府故
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
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楶以學士結銜在散官
上師雄舜民篪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
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
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楶
以侍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篪但稱權發遣安撫使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灌秦渭三州守臣並帶安撫使舜民觥以知州而兼安撫案以安撫使而兼知州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爲儀州司曹參軍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絳劉琯趙卨諸幕而在卨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爲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恨歟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國後二十年中凡屬戰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攷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多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略風概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亟採錄之餘令人企慕久之關中金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州人由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書者邵鱴書史會要稱其字仲恭丹陽人官至直龍圖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楶傳載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等哲宗爲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其篆蓋正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有傳全採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採之最簡惟云師雄字景升與誌之作景叔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所採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欲攻河州鬼章又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被旨攝帥熙河史作熙州時熙河蘭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河帥隱括之詞不得单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略也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叙及如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此爲民請命之誠也皆可爲守土法豈宜槩削又云年十五入京兆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盡畧也故爲拈出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

郃陽縣戒香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七寸四分二十行行三十字連額並正書

郃陽縣重興戒香寺碑

近據臨洽鄉百里社僧文才陳狀元係河中府榮河縣
開元寺十王院授業於紹聖貳年拾壹月中巡禮到同
州郃陽縣臨洽鄉百里社本邨全社人張志用等請文
才住持本社古蹟有額
戒香寺壹所初見本寺名額年歲深遠累經霖雨損壞
了碑額欲乞移牒本州造帳司勘會本寺從初係省帳
幷
勅賜名額照憑出給收執所貴久遠住持伏乞指揮尋
行勘會得僧文才住持戒香寺別無違礙及打錄到本
寺舊來開元拾貳年　戒香寺碑文尋牒造帳司照會
去後卻准本司牒稱尋將累年申　省僧道等文帳照
會得上件
戒香寺係古蹟常住地土房舍
勅額存留　檢准天禧貳年四月貳拾柒日
赦勅節文係帳拘管請將前件置碑　及重興
勅賜年月日照會仍請指揮前件僧文才等常切看管
住持及自今後依例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右給重興公據付臨洽鄉百里社張志用幷僧文才
等同共住持上件
戒香寺每年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紹聖四年拾月拾六日住持戒香寺主僧文才幷書
縣尉武　右班殿直監酒稅權主簿陳　宣義郎知縣
事口　朝散郎通判知軍州事鄭　本寺地一頃下院
豆莊興善寺地四頃余
朝散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軍州事呂
紹聖五年四月初八日立石記　刻字薛隱

韓宗厚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九寸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承議郎充慶成軍使兼知河中府榮河縣及管內
勸農事驍騎尉賜緋魚袋韓府君墓誌銘
朝散郎前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陝西制
置解鹽司句當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宋光裔
撰
朝請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鄧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紘
書
朝請大夫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吳安常篆蓋
紹聖元年六月廿九日承議郎慶成軍使韓君卒於官
所享年五十三越四年九月廿二日葬於潁昌府長社
縣嘉禾鄉靈井里先塋之次嗣子狀　君世緒德美拞
予曰　先君之葬有日矣敢請銘倘顯揚於不朽予惟
親友之契不宜以固陋辭　君諱宗厚字敦夫潁昌府
長社人也曾祖諱保樞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
祖諱億皇任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吳
國公謚忠憲考諱緯皇任尚書比部郎中知解州贈右
光祿大夫曾祖妣郭氏周氏並封陳國太夫人祖妣蒲
氏王氏並封吳國太夫人母仁壽縣太君李氏故太子
少傅致仕謚康靖李公之女　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
齋郎初任徐州沛縣主簿秩滿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
大興水利溉汙萊爲良田者至二千七百餘頃創爲堰
閘視時水旱而均節之民獲其利歌詠載涂丞相王文
公爲守上其狀於　朝以勞應格特轉光祿寺丞文公
知其才事多委於　君以辦治稱知溫州永嘉縣簽書
天平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河決曹郵口水暴至城下危
在漏刻　君建議浚古黃河故道以殺其勢太守而下
畏避不決　君請獨任其事水一夕而涸郡民欒在父
爲人毆傷在往報之更廿五日而卒獄具當拞死　君
曰父被困辱而爲此情有可矜太守嘉其議爲讞於
朝得減死論孫宗者以忿殺人吏鬻其獄罪止於杖
君摘發姦狀卒致於法歲饑詔貸常平種錢有司并給
仕宦之家　君以爲非　朝廷惠養困窮之意不當濫
及遂止發書鎮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劇賊未獲
捕者利重賞執小盜以告因交通獄吏鍛鍊成罪　君
臨訊立辨其誣爲正其獄後竟獲眞盜一郡稱爲神明
京畿積水爲害議者欲隨勢疏決自陳達於蔡河　君
曰陳地卑下歲苦流潦今又并受衆水是使鄰境爲壑
民必受弊事亦不行　君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議郎
賜六品服娶張氏封仙源縣君再娶朱氏封長壽縣君
男八人理太廟齋郎卒琓郊社齋郎瑛琬未仕餘皆早
亡女四人長適前登州防禦判官劉復次未嫁而卒二
在室孫二人　君天性樂易通敏篤好學問屬文□速
而壯麗可喜有文集百卷藏於家光祿公□館養母夫
人左右順適得其歡欣歲時甘珍之奉雖遠必致　君

之亡也母夫人悲思曰天奪我孝子矣韓氏大家　君
處尊口間曲盡敬愛遇人推誠相與久而益親長於吏
治雖案牘叢委一視察其隱伏吏人畏憚不敢欺屢佐
顯人事有不可者守正不移雖在卑官以氣節自任練
達當世之務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
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
皆根於仁厚之意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　君
嘗執經請益得其精微之旨旣輔政同時預丈席者多
被薦擢屢欲用　君而輒齟齬不諧通塞之分豈人力
也哉銘曰
夙稟軼才　自負奇志　諷經儒宗　究極精義　篤
於內行　竭孝奉親　恩均宗黨　愛譽欣欣　當官
而行　弗倚弗比　平反庶獄　建設長利　竝游之
俊　方駕騰驤　君曰不偶　命也何傷　屈於遠用
尚有修名　刻石垂休　後裔其承

潁川古翔刊字

宗厚韓億之孫緯之子東都事略無緯傳故宗厚亦不見于史按碑載宗厚歷官自光祿寺丞四遷至丞議郎賜六品服所涖之地多能興水利斷疑獄文繁不具載又云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事皆可傳又云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君嘗執經請益旣輔政屢欲用君而齟齬不諧是宗厚不附安石尤可嘉尙蘇軾以爲王氏之學好使人同已化天下皆爲王氏之學一望皆黃茅白葦蓋是時如宗厚者固少矣杜紘字亦有唐人風格碑云葬于潁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鹽井里先塋之次是亦祔億也今方志亦載億墓而遺宗厚墓　中州金石記

按韓宗厚爲億之孫誌云祖諱億皇任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公謚忠憲宋史億傳云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與誌不同東都事略亦贈太子太保而謚作忠憲與誌同誌云潁昌府長社人億傳云其先眞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邱宋史地理志潁昌府本許州元豐三年升府此誌刻於紹聖四年故稱潁昌府長社縣是其所屬縣有嘉禾鄉卽韓公葬所然則史作雍邱人者豈韓億時遷雍邱而其子若孫再遷長社史不及書歟然何以此誌又不云自雍邱遷也億有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宗厚爲緯之子是億之第七子所出而位不甚顯功業又無可

逃故史傳所不及誌云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齋
郎康靖李公爲宗厚之外祖蓋用外祖蔭入仕也
此誌撰者朱光裔書者杜紘篆者吳安常史惟杜
紘有傳字君章由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
齊鄧二州復爲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此誌系銜則知鄧州時
已充集賢殿修撰傳與誌異也

眞武經

石刻字處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作三層書每層三十一行行各十七字正書在嵩山

元始天尊說北方眞武經文不錄

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
河南宋溥書并立石
武宗孟畫　張士寧刊

元符二年宋溥書宋未有名而其書秀雅可觀頗似
趙文敏且嵩碑記絕無小正書錄之嵩陽石刻記

韓宗道墓誌

石高廣並四尺二寸四十行行四十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致仕韓公墓誌銘并序
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曾肇撰
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　侍講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趙挺之書
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事兼管內勸
農使京西北路安撫使柱國吳安持篆蓋
太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韓公諱宗道
字持正年七十有一上書謝事　優詔許之遷通
議大夫　命未至　公卒于位三子曰璩曰壤
河南府軍巡判官曰珙承務郎皆前死一孫景郊社齋
郎其弟朝散郎宗直請于　朝往護　公喪旣
而枉道過予爲　公請銘予與　公同時爲郎倘
書已而偕爲從官旣故且戚銘其可辭韓氏世家常山
自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忠憲公諱億以
文學起家致位政府始葬其父　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陳國公諱保樞于潁昌府之長社縣遂爲潁昌
人　忠憲公八子二爲宰相一爲門下侍郎一知制
誥　知制誥者諱綜累贈太尉　公考也世德淵
源其來有自至　公三世而盛大光顯實幾百年其
間魁壘傑出爲一時之望者相繼有八至於孝謹恂恂

行稱於家材見於事者亦多可紀　公其一也
公孝友慈祥自少無子弟之過事諸父盡子職不獨於
其親然也其遇人豁然不立畦畛其爲吏廉平無私所
至勤勞公家不簡細故雖貴且老未嘗怠以止也其爲
近侍中立不倚不事夸奪雖有恔心者莫之忌亦莫得
而侮也故在家爲賢子在官爲能吏而在　朝廷
爲良士孔子稱詩之夙夜匪懈又曰無忝爾所生以爲
大夫士之孝若　公可以當之矣初　公以忠憲
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評事監潁州商稅務會
汝陰闕縣令號多職田前攝事者垂得□入而州俾
公代　公辭不得則過職田期而后往代時
公年尚少衆伏其廉嘉祐四年鏁其廳中進士第知越
州餘姚縣　公仕類已有能聲至是摘姦字良治行
益白歷監在京皮角庫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歲饑
請發官粟貸貧民民賴以濟熙寧初知巴州時
天子進用一二三大臣鼎新政事　公以名家子有聞
於時近侍多薦　公宜在臺閣大臣亦雅知　公
會　公叔父康國公去相位卽擢　公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兼管勾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必
究利病因革損益視理如何不務紛更不膠舊貫繇是
一時同事者初雖異意卒皆紬已從　公服其平正
而凡有改爲蜀人不知其擾入爲開封府判官復出提
點河北西路刑獄徙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市
易事八遷尚書工部郎中時市易法初行任事者希功
旁緣漁奪　公數裁之不聽則致之于理　朝
廷聞之遣官行視任事者得罪去　公亦徙知廬州
蓋　公當官不撓其守類如此歷知鳳翔府潞州官
制行召爲尚書戶部郎中使契丹還歷太常太僕少卿
尚書左司郎中太府卿元祐三年擢權戶部侍郎均節
食貨號爲稱職眞拜刑部侍郎未幾復爲戶部以寶文
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聽決平恕不事苛察守中循理不
苟處譽歲餘復還戶部五遷太中大夫紹聖初除寶文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喪子辭求便郡迺以待制知陳
州徙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瀛州兼高陽關路
安撫使又徙杭州卒時紹聖四年七月甲子也元符二
年七月十四日葬長社縣嘉禾鄉祔　忠憲公兆
公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能不立嫁
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　詔有司節浮費
興遺利量入爲出以制國用它所建白類如此有文集
二十卷藏于家　母劉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妻聶氏

追封許昌郡君一女適祠部員外郎宋景年孫女三人
長適西京伊陽縣主簿宋晟餘尚處銘曰
有偉韓宗　肇自奐公　子孫馮厚　益熾而崇　有
公有孤　曰仲叔季　亦有持橐　從容風議　猗與
南陽　克紹厥世　豈惟勢榮　德亦是似　崛起于
少　吟哦六經　出偕寒儁　擢第王庭　迺使四方
明國若否　迺將八州　宜民父母　地官之亞
天府之長　在人無非　在己無枉　既果於退　亦
全其歸　命書在道　歿有光輝　潁川之郊　其原
膴膴　哿矣無作　往從父祖

宗道韓億之孫綜之子東都事略韓綜傳云子宗道
元祐初爲戸部侍郎寶文閣待制餘無所及宋史亦
同碑述宗道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
能不立嫁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詔有司節
浮費興遺利量入爲出以制國用有文集二十卷可
補史之缺碑字亦完好今億碑在許州城東北三十
里碑云葬長社縣嘉禾鄉祔忠憲公兆是祔億葬也
方志失載宗道墓非是趙挺之宋史有傳書史會要
稱其工筆札其蹟襍見鳳墅續法帖中蓋未覩此碑
中州金石記

按韓宗道爲綜之子綜爲億之第二子宋史有傳
字仲文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不言贈太尉
史之畧也傳附載宗道爲戸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據誌則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待制知陳
州青州徙瀛州杭州卒史俱畧之此誌敘其貫則
云韓氏世家常山自億始葬其父保樞于潁昌府
之長社縣遂爲潁昌人然則遷潁昌自億始載宗
厚誌加詳而亦不言遷自雍邱誌敘三子一孫干
前而末乃及其母妻一女三孫女是又一例也誤
者曾肇書者趙挺之篆者吳安持史皆有傳肇字
子開擧弟坐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
州海州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由知楚州入爲
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
給事中不言其兼侍講安持附見吳充傳充子安
詩弟官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此
係銜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史全畧之

州學二大字

石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五分州字方二尺三寸學字廣二尺五寸高二尺九寸正書在東平州

翰林院承　旨蔡卞題

州學

元符二年中元前一日
按蔡卞爲京弟傳稱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兼
國史修撰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而不言
其爲翰林院承旨其於鄆州亦未嘗歷官不知何
以有二大字姑存之俻攷

鄠縣利師塔記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五分共十八行行三十二字額題宋故利公塔記並正書在鄠縣

宋故京兆府鄠縣白雲山主利師塔記
講經律論臨壇僧道雅書并題額
夫寂滅之道寒暑無以迭遷妙極之源生死無以交謝
良由空華生乎翳目輪轉出乎妄心若匪大明難除重
闇況迺滅無所滅生無所生身存身亡誰取誰捨不以
驚懼于懷者即白雲和尚矣師諱得利字子益姓王氏
京兆府高陵人也祖父並儒門之士母性仁慈始自幼
年不爲童戲宿植善本深慕釋門搢志出家辭親棄俗
遂依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守鑒大師肄承佛業朝參
夕奉未嘗懈然於天禧三年慶蒙普澤削髮受具著如
來衣脫三界之塵累履一眞之正路宏道爲美積德爲
欣乃南訪禪宗研味經律定根益固慧目增明既還白
雲住持淨剎締構華宇繪飾聖容不以榮辱而見憂喜
非施則不受非時則不食焚誦無綴孜孜是務持法華
金剛上生三經計十大藏由是心地無塵慈雲有潤德
風遠振高譽遐飛復詣鄉邑住毗沙隆昌寺度小師一
人法稱惠滿實慶曆三年　乾元聖節試中經業抑
亦性閑了義績慧熖以長暉拔濟含靈俾正法而悠久
自非師資敦遇宿契宏因者何其使然耶師以治平三
年十一月十一日託疾而化僧臘四十七俗壽七十一
門人惠滿荼毗收骨瘞于幡竿村古佛院所迄元符元
年建成窣堵每歲開闢眞乘仰伸報効以其先師之道
業頗得爲記余深愧無文直而書之二年己卯十月庚
子鄜時趙宗輔記
元孫善明　宗緣　曾孫澄愍　澄意　澄觀　澄
照　澄譽　澄月　講金剛圓覺經僧澄靖　孫講
圓覺經僧道因
小師講經律論傳戒僧惠滿立石　安民刊

永泰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四寸廣五尺二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永泰寺

大行哲宗皇帝以今年正月十二日己卯奄棄萬國
朝廷循故事遣官採石修奉　陵寢孝廣被　詔同文
恩使羅允和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変文昞實董其事

凡辟文武官朝請郎孫熙以次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員以二月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夥僵役兵疲困而功不時集復請募近縣夫五百俾悉挽巨石以訖其事然屬運寒氣癘自京都逮於四方人多疾疫而況大山深谷之間嵐霧蒸欝朝暮被冒病者宜甚於是時其藥食至覆藉之具無一不備仍分處太醫各俾診治日且躬行巡視由是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釐之二逃者纔五十人耳衆者旣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礞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續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給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留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遵奉　制悉給錢焚收置斂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夭者沉冤未得解脫逍遙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即重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籙寶符無礙道場以薦拔其苦於其生者旣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斂具設佛事所以度脫之無不盡此無它蓋以謂興大役舉大事使人人忘勞而赴功是亦臣子遵奉之志耳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曾孝廣謹記

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採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

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採石變文昞立石　　緱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

億按永泰陵哲宗塋地也于時修奉陵寢首是役者爲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采石曾孝廣案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見宋史本傳今碑言都水使者即其職也然于孝廣都大提舉採石竟不附見史文其亦有所未及與宋史禮志哲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今案碑云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然則有司踵事奉行益爲崇侈其靡費已至此而史因依詔文書爲並如元豐其信然與偃師金石錄

二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

建中靖國歲在辛巳正月乙亥　欽聖憲肅皇太
后上僊遺誥追尊　故皇太妃爲皇太后是爲欽
慈皇太后於是　山陵園陵二役並作太史請以
五月丙寅復土而採山之役自昔爲重祗奉　二
陵其用實倍事嚴期廹上下憂懼　朝廷始更用郎
官往護其役迺　詔遣尚書都官郎中曾孝序都
督之而以如京使帶　御器械麥文昞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孳生馬監高偉爲之副辟置其屬分督庶務二
十有九人集七路匠師與夫陪役之兵以指計者九萬
六千三百三十石之掇類者其脩至二十有二尺其廣
踰尋其以枚計者二萬七千一百有奇役實始於正月
癸未而終於三月壬午蓋六十日而　奏畢若匠若兵
或死或亡纔二十有九人論者以爲斂而赴功蕪及其
衆仰惟　憲肅皇太后有大功於　朝　主
上誠孝充塞天地當此之時百神莫不効職事之所以
獲濟豈小臣之力哉故例皆立碑以紀歲月僚佐有請
顧安得以獨無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
日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
魚袋曾孝序謹記
前河中府河東縣尉都提舉採石所管句文字史恂
仲題額
朝奉郎監西京偃師縣緱氏鎭管句城內煙火事無
稅場驍騎尉賜緋魚袋孫靡書
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孳生馬監同都大
提舉採石高偉
如京使帶　御器械句當翰林司提點萬壽觀公事
同都大提舉採石麥文昞立石　彭臯刻字

億按二陵一爲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一爲欽慈陳
皇后並陪葬永裕陵者也宋史徽宗紀建中靖國元
年正月甲戌皇太后崩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爲皇
太后碑所記皆合然少有異者惟云正月乙亥欽聖
憲肅皇太后上僊與史較後一日碑當時所述當不
誤又攷碑之記在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文內已首稱
二后謚攷之紀乃云四月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謚乙
未上追尊皇太后謚方作記時謚號尚未定文獨豫
稱何也此必立石時追紀及此耳記出之曾孝序孝
序見忠義傳敘其歷官自初筮仕以至死職皆未言
當建中靖國元年爲朝散郎守尚書都官郎中又無
使職如今碑所載都大提舉採石護軍賜緋魚袋而
史並從畧今得之於此碑又可寶也偃師金石錄

三十六峯賦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寸共二十六行行六十六字行書在登封縣

三十六峯賦并叙

四明樓异試可

武林僧曇潛參寥書

監寺僧宗證題額

余少闚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視它州爲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与梅謝諸賢相繼爲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美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巉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傳望歷〻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游方之志兮乃東升于岱頂而西謁于華麓雖衡陽之南兮与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兮游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惚恍而有失遏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負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陟今乃西望兮焱然而聳特雄柱天綱兮橫亘於地軸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曾未覩奇峰之六〻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而河伯自溢子烏覩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室其高則嶢屼崷崒崟岑嶭嵲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糾糺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包嵩陽以作鎮兮截轘轅以爲郛眷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菓兮神芝與仙藥石柱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楊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巔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明之穴兮書所鑠一丈之鍾乳兮可飱千歲之資粮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傳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洞聲時聞之鍾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爲塔游岳記曰少室山有十八疊周圍一百里西征記曰少室山上方十里元和郡國圖志曰少室山其高十六里宋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葉如楊其枝五衢郭璞曰少室山巔有白玉膏服之得仙郡國志曰少室有金像人往覩則有白霧起迷人道書曰少室之陽可避兵水之災嵩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神仙傳曰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菓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千年資粮留於山中下有石室中有自然經書自然飯食与世無異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有石脂滴下食之一合与天地畢郡國志又曰有王子晉壘猶有九十年資粮在山中河南志曰歌山舞水在諸峰日阿育王塔在山北玉女織錦臺并堂在東北堂內石色斕斑煥如紋錦鍾乳穴在山東南穴中有鍾乳巨頭

六一丈光明穴在山東南角深三里餘直上五百尺晝夜長明雲鍾洞樵人往〻聞鍾聲口穴井昔有二人得道一人誤傷而死一人化爲鶴求其死者哀鳴泣血滴石成穴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義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其內是徒知六〻之所有兮而烏覩六〻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宮兮下瞰洛陽其形如拱揖嶽祠太陽少陽山之明兮在山之南明月峰之左日月之象故名太陽居衆峰之南故云少陽石城石筍天所形兮上有石天然峭如城壁狀似筍秀拔万尋檀香丹砂寶所鍾兮山多出檀峰皆紅色光明亦云出朱砂鉢盂香爐狀所肖兮形如鉢盂覆其上狀若香爐然連天紫霄勢之穹兮以冣出羣峰上插於天漢以差低於連天亦接雲霄羅漢七佛像設留兮上有羅漢洞隱現莫測嵓中有銅像七尊靈隱來仙洞府深兮皆是聖所隱之處古老云此峰是神仙洞時有見者淸涼寶勝梵刹標兮昔有淸涼寺居其下又云是寺名寶勝云瑞應瓊壁祥光紛兮峰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面東一壁日出而色若銀彩紫蓋翠華煙靄凝兮色紫秀宛若幢蓋以其翠靄華茂故云藥堂紫微花草靈兮多生竒藥若王屋藥靈峰上生紫微花白道天德名字偉兮昔有道人白道猷隱此上有天然帝字一云帝字峰卓劒白雲形實紀兮狀若卓劒峰上四時多起白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色若黃金其狀若牛峰中時現圓像如月凝碧迎霞天光聚兮上多翠碧石在衆峰之東而迎其朝霞玉華寶柱金石瑩兮口皆玉石華茂於諸峰而形如柱皆玉色或云有金玉故繫馬白鹿神仙泉兮下有子晉口馬澗峰如馬柱或云仙人繫馬於上峰上多白鹿或云仙鹿其色皆白此則六〻之名義兮

而未覩六〻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盎〻兮燒痕蕪沒而靑〻紛紅紫之繡錯兮引百囀之幽禽雄樓傑觀兮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軿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踈兮蔽大明之午外山树雲氣之冉〻兮若覆甑而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唯紫芝与黃鵠兮舞長空而産英金飈之驚葉兮山空落石若仙人之銀聲夜月白而風泠〻兮玉笙淸澈而弭聽暨元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〻冰雪積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〻惟四時之出没變態兮顯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突兀撑空兮千變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竦若相鬬兮或揖若相眄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若相携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晋兮相匹或若楚越兮相望或聳瘦兮若峨冠或臃腫兮若挾纊或蹲伏兮若駝虎或崇聚兮若甕盎或威嚴兮若壯王或勇猛兮若梟將或央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舡舫或若遊郊原兮鼎丘壙而包柩榔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爵秬鬯

戢⼆兮森劍戟落⼆兮列屏障勢領略兮斷而還連狀
容與兮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姹
然若三十六宮兮妃嬪之游燕昂霄聳壑冠珮悠兮泉
飛霞傾爵斝流兮天闊星熒玉枰成兮松篁瑟⼆鈞天
迎兮嬌雲曲月鬢眉新兮煙斜霧蒸龍麝焚兮霞舒霓
袅舞袖張兮雷霆轟⼆宮車還兮言未旣而公子頽然
如醉兮洒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兮刮之使明
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蹟兮究茲山之瓏靈請執杖屨兮
以從後塵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廿三日

住持少林禪寺傳法沙門淸江上石

洛陽張士寧刊

四明樓异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武林
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道勁古雅卽令坡公見之
亦當首肯石墨鐫華

碑立金壺峯下宋登封令樓异刻金壺詩於上志載
异置仰嵩堂於治署圖金嵩於屏著太室二十四峯
詩少室三十六峯賦並序僧曇潛書异詩殊不足觀
賦字亦詳贍可備參攷書亦不惡說嵩

樓墨莊知鄞郡塞廣德湖以爲田予每過其祠未嘗
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爲慶歷之人師有孫爲嘉定
之大老故豐惠之祠晝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
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
予襄界之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
其後吾聞墨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
隔絶攻媿乃築闊日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爲記
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闊與
石俱滅没而碑刻尙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惓惓于身
後與鮚埼亭集

右三十六峯賦知登封縣四明樓异試可所作僧曇
潛書曇潛一名道潛與東坡倡和所謂參寥子者也
朱昂續骫骳說參寥住西湖智果院能文章尤喜爲
詩坡南遷素不快者摭詩語謂有譏刺得罪反初服
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爲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
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碑書于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正參寥初復師號時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一

梅澤詩并題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七分高二尺二寸七分共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鄠縣

宣德郎權知縣事崔珙書

過草堂望終南山

兩峰高插碧天寒雖得春風雪未乾謝展自忘登覽倦草堂終日凭欄干

經樊川懷杜牧之

杜曲樹連蒼翠外終南雲暗有無中清詩妙句空貽後不見樊川一老翁

行役述懷

世路侵尋老客顏黃埃遮眼鬢毛斑青山未許教人去白日何曾放我閑

又

明月一尊酒清風萬卷書南山山下地終欲卜林居

有宅一區有田一頃有酒一尊有書萬卷嗚呼余乎胡為乎爭名於時隔此真趣而心與形役自勞其生乎

崇寧改元二月十四日吳郡梅澤說之題

住持僧紹利立石

余既得珙書李騊詩表而題之以為希有其後又得所書吳郡梅說之過草堂望終南詩等四首又題尾一段津津然有味于山水之間思往而不可得者梅之寄意不淺矣使非珙為之書刻後世之人何從而吊其遺蹤焉始知山川之奇與人胷中之秀腕筆底之神率相待而成一時之盛乃山川有更移時世有隆窳而人之心胷脈脈流行不絕又相為灌注始終不尒猶歸于變滅悲夫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已 墨林快事

劉晦叔等題名

石高三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二寸五行行六字惟第二行七字行書在盱眙

崇寧元年季春十七日汝海劉晦叔東平畢公叔三封宋仙民莆陽蔡元長同來

按題名首行季字旁有張謙克讓題五小字蔡元長即京也傳載崇寧元年由知定州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其時自定州至大名還都盱眙非道路所經不知何以來此

修唐太宗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廣三尺五寸八分二十行行三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通直郎知長安縣事朱光旦書并題額

粵有大寶聖人守焉上惟軒羲傳記罔恙道德乎堯舜
仁義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勲集武而幽厲廢之侯國蜂
聚七雄蟻爭以啗祖龍而二世亡之漢乘秦虐□手以
取權操與備因漢弱而攘裂晉則虛誕不技而宋齊梁
陳潰墜於胡羯正統墜絕有唐階暴隋以興僖昭變衰
五代竊據天開地泰乃歸于　　有宋之　　眞
人焉顧若相因迭爲興廢者得明主賢臣可取法有暴
君汙吏足爲戒皆所以資我　　聖時爲永永無窮
太平之治具也然歷觀前史惟其有甚棼乱之患然後
生夫英傑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黎庶於塗炭
則漢之高祖唐之太宗其倫乎按唐紀太宗文皇帝以
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别館有二龍
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有唐慶善宮
今爲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先
是縣圖雖載厥事而祀秩無文龍關游公慨然興歎率
里人即報本寺北隅經始廟貌法大壯以建殿宇想天
日而形塑繪左右壁間悉圖正觀朝臣英姿凜然彷彿
見當時之盛於是肅嚴致敬有所賓元祐三年戊辰歲
也後十四載洛陽趙茂曾被命長邑一日至祠下而龍
閣公弟師韓語之故且求以記遂諾之曰儻元祐末典
獄平凉見君之伯氏爲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
激風流敦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浹於田父野老之肌骨
雖古昔名父□□□□□□□□□□執律馭師則折
衝尊俎笑談帷幄豫計勝負驗若符契致　　朝廷
威靈遠震于辮毛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超李牧之聲
無以尚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述其
梗槩茲幸君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栢年以廉泉之名
誇其閭里而史筆書之不遺矧公肇是祠宇俾後世識
者以人物稱其風氣則追遠厚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
前世治乱之迹見文皇帝之英傑因記其祠之者名字
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寧元年中元日謹記

按唐太宗廟在乾州武功縣城北武功縣志云今
前殿爲鴻禧觀祀老氏明嘉靖末所建也碑引唐
紀云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
生于武功之别館今唐書太宗紀無此語不知其
何本也今紀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崩年五
十三由貞觀二十三年逆推五十三年是爲隋開

皇十七年此云十八所未詳也碑云武功縣南有
慶善宮今爲慈德寺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焉
据縣志金大定十六年勅賜崇教禪院即此寺也
報本寺在縣西北一里本唐高祖舊宅大中元年
建爲寺依山立刹中有浮圖高二十餘偉然一邑
之望太宗廟建於元祐三年游師雄因鬼章青宜
結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詔師雄往使擒鬼章
報捷遷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建廟即
在是時師雄有弟師韓傳所不載賴此碑及之

淨相院詩刻

石橫廣二尺一寸五分高一尺七寸二分共十行行八字正書在興平縣

留題淨相院檻軒

宣義郎知縣事彭迪明

萬葉扶疎雙榦脩植臨禪坐色長幽影分渭北千家月
香散山南一檻秋清液冰寒承露結圓苞金重帶霜收
會應登列西州貢庭實寧無橘柚羞

崇寧壬午秋九月書

楞嚴經偈

偈二凡四石第一石橫廣六尺八寸五分第二石六尺一寸第三石六尺五寸七分第四石六尺四寸七分高各一尺四寸五分前偈共一百三十五行行八九字十十一字又續偈二十行行六七八九字不等行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楞嚴經偈語不錄

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莆陽蔡卞書凝寒筆凍殊
不能工也

續偈語不錄

建中靖國元年冬十一月五日池陽慧日院南軒續
此偈

崇寧元年十一月鄱陽齊迅施刻于靈巖寺
住持傳法淨照大師賜紫仁口立石　匠人牛誠刋

按首楞嚴經以阿難誤入魔登伽女之室命文殊
以呪攝鬼既以徵心辨性復令二十五無學各言
入道之因乃屬文殊揀擇因說此偈取觀世音從
聞思修入三摩地爲第一蔡卞書已見前卷此所
書瀏漓頓挫行法不減元章且通體完善臨池家
可以摹仿也

玉盆題名十二段

橫廣四尺四寸四分高三尺七寸六分七行行五六字左行正書在褒城縣

崇寧口元口二十有口口臺張元翊成口袤武震岐下
口師敏同遊窮谿鑿之勝刻玉盆之陽

又高二尺五寸廣一尺九寸五分七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左行正書

河南李□彥粹游石門登玉盆預行者定武□□子寔
開封王師顏希賢徐師民叔瞻秦亭李師古□從馮翊
傅汝礪彥正洛陽□中直子正建炎己酉歲清明前一
日行記男松年侍

又高三尺一寸廣二尺九寸三 行行六字七字不等隸書

晏德廣段□□缺師命禱雨升潭□缺而去□熙甲辰缺

又橫廣三尺一寸三分高三尺三寸 五分六行行七字八字不等隸書

石卲叚雄飛晏素壽昔已禱雨艤舟玉盆側誌歲月而
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復徠同登夙掃縱觀方羊久之

又高四尺八寸廣二尺四寸三 行行七字八字不等隸書

閭丘貲䆮田德夫章德楙慶元二年二月壬申因眎堰徠

又三行行八 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巽曹璋李稟紹定己丑清明日識

又高二尺廣僅存一尺五寸 五分三行行四字正書

郭嗣卿陳季時程清叔慶元戊缺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四 分四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書

開禧二年人日牟節甫劉㚳靜來

又高一尺八寸八分廣一尺五寸三 分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畠然安丙子文抱孫明孫與李□貴同來嘉定己巳閏
月清明日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五 分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邑令何武仲拉賓中黃元英廣漢沈德明普慈周伯光
黃養源來仝二子祿孫和孫侍行嘉定辛未中秋後十日

又高四尺六寸四分廣三尺 七寸五行行四字正書

石盆應有意要洗貪者廉前郡□李一鰲

又三行行三 字隸書

李□熊來嘉定端午

按玉盆在褒水中詳見前卷石門題名此題名中
有因禱雨而至者有因眎堰而至者亦詳見前跋
此題率多缺泐其來遊姓名全見者得三十四人
惟安丙一人史有傳餘俱無攷丙字子文廣安人
淳熙間進士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于松言曦必誤國既
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十一月金人攻
湫池堡破天水緜西河入成州十二月金人持詔
至曦受詔稱蜀王三年正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
金以丙爲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郎省事丙陽與
而陰圖之遂謀誅曦三月函曦首附驛朝廷上下
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
使兼四川宣撫副使卒謚忠定著畠然集此題嘉

定已已爲三年正吳職伏誅丙知興州之時也邑
然是其別號因以名集石邵等董堰徠登題云汎
埽縱觀方羊久之方羊二字見於左傳他書多作
仿佯史記吳王濞傳又作彷徉淮南子原道訓又
作方洋皆即逍遥徙倚之意字異義同

武功縣學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五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宋京兆府武功縣新作縣學碑銘
知縣事兼管句兵馬司公事趙茂曾撰并書丹篆額
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
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爲榮遇焉
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
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曾知武
功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曾始來是秋貢
士府十四縣縣格所取武功居多時歎惜其遺者猶衆
既冬邑人相謂曰戢盜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悌
睦婣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
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　孔子廟聚生徒而
湊陋不可居十二月有　詔建州縣學講養
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申明孝悌
執後先邪茂曾瞿然以興曰噫敢不祗若
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稟於府願易廟西樓店基爲
學舍　知府事虞公策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於計臺
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即日給官錢五十四萬
資其用於是築新基南鄉爲麗澤堂左右前廡玦布八
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則　宣聖殿小學
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舊舍足焉補缺益卑與
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三尋餘六
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烏乎學校爲事
必興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
用今　吾君將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
思所以副之茂曾何人獲宣　盛化且得效
犬馬之力於其間爲遇爲榮罔可言既謹拜稽首叙事
勒銘著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
夏后庠序商邦瞽宗周王頖宮申之孝悌漸磨仁義名
殊迹同　明明我主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
有彝則好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衛國塾庠序學慨然
聿崇遹升次舉匪私是與允期於公咨爾有衆學以致
用勿尸厥中入孝出悌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
盛時允能庶幾三代之風

崇寧二年四月初吉立石左班殿直監酒稅王俊權

主簿蔣次元縣尉盧祥

遊終南山雜詠

石高三尺廣二尺三寸分兩截皆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鄠縣

李駒詩

宣德郎知縣事崔珙書

入門脩竹聳琅玕坐久香風拂畫欄春色正穠雙檜靜

朝光初上一峯寒草堂主峯嵬為巉絕翠縈虛室塵襟闊冷逼疎

窗夜夢殘物外閑心殊未愜肯勤重上白雲端自此遂遊紫閣

右草堂

石磴溪橋傍翠巒分明深入畫圖間遠饒禪剎疑無景

南山諸寺惟紫閣為冠迥出群峯別有山仙掌數尖特在群峯之外微雨欲來

雲影亂輕風不斷鳥聲閑嵐光可是清入骨更待中宵

一夢還

右宿紫閣

小雨初回作暮寒斷崖壁立夕陽間一襟清興無人語

旋拂禪床卧看山

右雨後紫閣晚望

蔽日芳林迷去路被蹊落蘂誤行蹤轉崗却見層巒出

知是仙山第幾重寺前大頂山極為峭拔

右雲際院

西風壁立蒼崖瘦一水湍流怒浪翻雲外不須求紫府

秖應此景是桃源

右長嘯洞

漸侵晚景尤便靜不出忙中豈愛閑休問驊騮與畫邑

會須投紱老青山

右宿重雲山寺

萬點梢頭爛曉霞謾隨閑世鬭春華孤根自是生窮僻

未必輕輸别圃花

右重雲道中海棠

蔽空穠綠門前路匝地疎苗戶外村暫宿雲房叩虛寂

紅塵意味不堪論

右宿白雲明日之鄠縣

望極空濛清滿懷更尋遺跡步高臺日斜林杪增光去

風靜山尖倒影來萬頃澄瀾春漲碧一川秀色暝陰開

坐中自有江湖興未放陂南畫舸回

右渼陂

通判朝散諸寺留題寺僧請立石

崇寧二年六月一日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駒詩

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
能使超也崔珙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石墨
鐫華
右爲終南山雜咏曰草堂曰紫閣曰雲際院曰長嘯
洞曰重雲山曰白雲曰渼陂乃李騊之詩崔珙書之
于崇寧間者爲七律二七言絕句八共十首詩亦清
拔獨怪珙以風塵下吏一旦執筆遂足爲詩人之重
令栥華至今不至與山風谷鳥俱没字之不可已如
此今人重誚宋人以爲詩字無分矣乃其閒寂之濱
炳朗有此人亦不可全蓋已余得此驚躍亟與進之
以續一代之絕學其赫赫山斗者未可與並也墨林快事

褒城縣學記

碑連額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五分
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褒城縣

褒城縣新修縣學記

缺 蘇時記

谷口謝實書

缺 主簿閻師敏篆額

天子卽位之四年寔崇寧改元之明年也□ 詔
天下州縣皆得立學蓋將□追 先朝欲爲之志
恢復三代甚盛之舉 缺 美□□載新□州以是責守相
縣以是□□□□□□□司咸董其治百爵賞以待有
功信刑 缺 □□□□□□暮□外賓海嶠內郎郊畿郡
邑相屬小大畢舉於是□□以衆師儒給田以食□□
□□□□□□以□□材磨治滌濯以就其器嗚呼
□□□□□□□□□其盛耶爲之郡縣者□如
何耶爲之學生者况貧之耶褒城古漢中之□□□□
□□□□慶釁中□□□丞爲□始□孔子於邑之
東隅度地不善瀧江郎水庫□□□□□□□□□□
□曾莫暇顧迨今□□有年而令尹魏郡張侯克獲奉
□□□□□□□□□甚□□錢不□萬而
民財不共募工不踰月而民力不與齊祠講□□□□
□□□□□□□□□□□□欲解去於是邑之父老
與其子弟相與咨嗟太息謂□□□□□□□□□
□□□□賓賢與能□□於其終咸欲書石以紀其事
然予謂褒中□□□□□□□□□□□□□□□□
□□□□□□□□迹百氏之筌蹄求不放之良心□
□□□□□□□□□□□□□□□□□□□□已
□學□□施於有政讜論嘉言獻於□□□□□□□□
□□□□□□□□□□□□□□□□□受成於學
然後翰墨談笑之間□□□□□□□□□□□□□

□□□□□　□□□□□□□□□□□也哉
六月癸未缺
右班殿直監酒稅務元浩
缺縣事張元翊立石

按陝西通志褒城縣學慶歷間倚於江岸實充牢
褒建有自記崇寧中張克獲移治西三十步蘇時
有記即此碑也碑文殘缺惟慶歷中及度地不善
瀆江水庫令尹魏郡張克獲等語倘可詳譯碑建
於崇寧二年六月癸未云詔天下州縣皆得立學
者是時方推廣元豐三舍之法行于縣邑因令縣
邑皆置學褒城舊有學至是因移建也慶歷實充

碑已見前

乾陵無字碑題字十二段

碑高一丈七尺廣七尺九寸計題名凡十二其一五行行八字左行正書在乾州

開封王毅正叔按行邊部南還京兆道經奉天同邑尉
李定應之恭拜乾陵時男僅從行崇寧癸未季冬初八
日題

又正書五行行九字左行

范致明晦叔謫官□水政和元年天祺節後一日同邑
尉郭韶又善承謁乾陵實亮寅畏從行

又正書四行行十一字左行

宛丘宋孝先天經作丞萬年權邑奉天挈家恭謁　乾
陵徘徊歷覽終日政和甲午仲秋晦日男才申甫侍行

又與金部統經界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六行行十一字左行

政和甲午冬行勸農之事因登乾陵晚步臨川亭抵暮
迺還仝會者五人北幽李濟澤民王頤正夫彭城韓湥
亭琳河南郭彥正子常淮陽宋孝先天經十月十有七
日題

又正書三行行七字

建安暨唐裔公本攝郡事挈家來遊政和戊戌孟夏望
日

又正書七行行十二字

宣和改元勸農出郊休轡梁山晚飭入郭率蒲中來扶
安道灑田周無忌漢盧鄴陽甯洙仲濟邯鄲李思誨孝
初岐下范汝聽用言河南郭彥正子常同焉仲春中澣
日守郡吏大梁李士觀元孚題

又正書五行行八字左行

宋仲□□□□□守易使三秦宣和五年正月十四日
與□□器張子剛子□同訪古至此□□爲書

又正書五行行十字左行

劉錫禹圭□環前之河朔以宣和癸卯三月四日與□
錞和□錡□□三大宗正舍□□□□□□□□□
□□恭謁　陵□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千山頭角□万木爪牙深有客能占氣無人解換金雞
名帝堯德易小漢文心慷慨松風外停車聊一吟
宋京按部再至宣和五年三月望弟卞從行
又與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七行行十三十四字不等左行
少府監丞師具瞻民望監察御史完顏忽升虎用之刺
史胥謙益之省差段繼祥慶之奉天令李天章文卿縣
丞溫迪罕握奇主簿李兊疽縣尉孫完全甫司候吳昕
明之興定五年四月中旬日敬謁　陵下外郎張秀華
德秀題
又與金都統經畧郎君行記同在一面行書三行行十字左行
省孫胥恒同弟泰因省覲　兄刺史敬謁　陵下興定
辛巳重陽日題
又正書四行行十四字
正大改元夏廿九日州司候許柔前醴泉簿宋寔尉蔡
仲融進士鄭相邠人王玠仝拜
陵下

又正書七行行九字
丁亥清明日權縣事范益率致政馬麟之監征高士恭
鄉師雄丞員延年簿孟及申恭謁　陵下是日麗景咊
霽春氣融達遊人共樂排燭夜歸
按乾陵唐高宗陵也在乾州奉天縣北十里今縣已省州入東至僖宗靖陵十里肅宗建陵四十五里太宗
昭陵六十里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圖而刻之防禦
推官趙楷爲之記又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高二
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今題名有十
三段崇寧政和宣和年者九段金正大元年者一
段興定五年者二段丁亥清明日一段興定二年
爲宋嘉定十四年正大改元爲宋嘉定十七年但
云夏廿九日不知何月也丁亥爲金正大四年宋
之寶慶三年也葢自宣和五年以後隔九十八年
而後有金人題名陵之曠無人跡亦云久矣題名
中姓名間有缺泐其存者合之宋金得四十二人
見於宋史者一人曰劉錫附見劉仲武傳仲武字
子文秦州成紀人官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
臧征薄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
羌必降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貫許以便宜

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挐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璲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錫閤門祗候此題劉錫字禹圭以宣和癸卯三月謁陵疑即其人癸卯是宣和五年又宋京一人見宋詩紀事成都人崇寧進士而不言官位此題在宣和五年云按部再至是已顯仕矣不知即其人否又金史一人胥謙附見忠義馬慶祥傳元光元年十一月聞元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遇大兵邀其歸路慶祥不屈而死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此題稱刺史與史稱治中小異然與定五年之明年即改元元光當即其人

靜應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一寸三分廣四尺二寸十八行行二十字行書額正書在耀州

耀州五臺山靜應廟記

朝奉郎知軍州事賜緋魚袋借紫王允中記

宣德郎充陝西路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東長孺書

崇寧二年春三月丁亥允中始涖郡事適境內經時不雨雩禜祈禱遍無應者乃考圖經訪諸靈蹟郡城之東五里有五臺山孫眞人祠實舊隱也以美利在民廟食久矣丙申躬率僚吏禱焉即獲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自是每禱則昭答如響爰請褒崇賜額靜應秋九月丙申賁 勑以告屬允陽有請里民奔輳祠下踵未及旋已復霈然剡章載上錫號妙應嘗召華原令張勳尉李倚諭之曰祭有五義凡施法定國勤事與夫禦災捍患皆得祀之矧眞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僅庇風雨非所以上副 朝廷褒大旌顯之意下副邦人祈報敬事之誠勳倚聞之趨走赴功鳩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經始踰月告成於是棟宇之制始稱其嘉號眞人諱思邈清風高節與夫靈異變化之迹具載傳記而盛德茂功又已著於 訓詞茲不復紀九月二十日

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于巽立石

刊者劉源

靜應廟勑告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廣三尺七寸作兩截書上十九行行九字下十八行行十八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威德軍五臺山靜應廟額勑并加號妙應眞人告詞

尚書省牒耀州靜應廟禮部狀近承都省付下陝府西

路轉運司奏據耀州申契勘孫思邈本華原人祈禳靡
有不應乞賜一廟額本司保明是實奉下太常寺看詳
據本寺狀檢准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今依
條欲擬靜應廟爲額本部欲依太常寺擬到前項事理
施行伏候指揮牒奉
勅宜賜靜應廟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崇寧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牒　右正議大夫守
右丞吳　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勅耀州華原縣五臺孫眞人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
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眞人生於有唐
見謂隱逸應物之迹具載史官廟食華原時迺鄉縣祈
禳休貺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尚其歆懌永福
此邦可特封妙應眞人　中書令闕　中書侍郎臣趙
挺之宣奉　中書舍人臣慕容彥逢行奉　勅如右
牒到奉行　侍中闕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
門下侍郎將　給事中時中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弍時都事康繼隆受　左司員外郎方會付吏部　尚
書令闕　尚書左僕射京尚書右僕射闕　尚書左丞
闕　尚書右丞居厚　吏部尚書執中　吏部侍郎洵
仁　告妙應眞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李孝

恭郎中㪺令史李遵書令史張應　三月五日下十月八
日將仕郎美原縣尉兼主簿臣王㠭書朝奉郎通判入
州事賜緋魚袋臣于巽同立石朝奉郎知軍州事飛騎
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　臣劉源刊
中有中書侍郎趙挺之又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京蔡京也門下侍郎將許將也尚書右丞居厚吳
居厚也吏部尚書執中何執中也吏部侍郎洵仁郎
洵仁也　關中金石記

逍遙棲禪寺詩刻
石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鄠縣

題逍遙栖禪寺
朝奉郎通判軍府事唐遘
圭峯大士翻經處雅俗今猶說草堂十頃葯篁環殿閣
百年松檜老風霜臨溪洗鉢憐僧野卷旆搜山意盜藏
時因捕盜至此試取禪詮滌吾慮蕭然心地頓清涼
崇寧甲申冬至前二日

蕪湖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廣五尺一寸四分二十一行每行字數不等行書在蕪湖縣

太平州蕪湖縣新學記
禮部尚書黃裳撰

無爲守米芾書

崇寧元年仲秋　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
帝三舍造士之法　詔講議司條具以聞夲司奏
言先王之時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
風口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
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　詔從事
前此所建適如　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敎育
推布敎條考察如法將拜口郡學而使口口口有以貢
焉乃其職也鄉敎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
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口士兼口口口而有之學也
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衆先口之政已
詳口有相保之習相口口口相葬之礼相救之義敎而
化之猶以爲未也中有庠焉則口其德而成就之也遂
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文足
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
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敎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旣以
疏漏修學之士多口口闕不及前古遠甚然而今之州
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歟昔
時大夫富其民有口口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
井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夲末相應未口口口焉

方今　朝廷推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
爲宰者運量乎其中而使士之有口於口者有所資有
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井出於優游而不
廹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朝廷樂育人才崇建學
校之意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口口存乎口口而
已此正　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令君其勉哉
翰林張士亨摹刊

米老學記乃字字有體勢亦鮮敢筆米書中之可寶
者其原碑海內之存否不可知大抵爲僞墨跡者必
自舊搨本中摹出則雖屢經翻刻固尚有典刑也林樸
快事

右蕪湖縣學記米元章書自署無爲守而不列官與
它碑式異宋史元章傳稱年四十九卒而蔡肇撰墓
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文互異予按元章
跋晉謝安真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有辛卯米芾四
字小印則以仁宗皇祐三年生至哲宗元符三年己
卯巳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卽不及徽宗朝而元章
却在徽廟時始以上書顯其知無爲軍當在崇寧三
年明年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官則
墓誌云五十七者爲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在

丁亥爰書此以糾史之謬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云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事林條奉詔從事云云宋史選舉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史作八千誤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公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預考校公試外舍生人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入優平一等升上舍皆參攷所書行藝遒升上舍分三等此神宗三舍造士之法本行於太學者也崇寧元年宰臣請天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俱外舍此崇寧元年推廣三舍造士之法及縣邑置學之緣起也此碑撰者黃裳傳有字文叔者隆慶府普城人係乾道五年進士非此黃裳碑不署建立年月潛研跋謂米芾知無爲當在崇寧三年則立碑亦在其時矣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7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416

PL 2448 .W2 v.17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二

元祐黨籍碑

碑有二本一是爽本正書隸額有饒跋在靜江府一碑高六尺廣三尺一寸五分行字多寡不等正書額題元祐黨籍碑五字亦正書後有沈跋在融縣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　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　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仰承　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呂公著故　呂大防故　劉摯故　范純仁故　韓忠彥　曾布　梁燾故　王巖叟故　蘇轍　王存故　鄭雍故　傅堯俞故　趙瞻故　韓維故　孫固故　范百祿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故　黃履故　張商英　蔣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　劉安世　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勔故　趙君錫故　馬默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吳安持故　錢勰故　李之純故　孫覺故　鮮于侁故　趙彥若故　趙卨故　王欽臣故　孫升故　李周故　王汾故　韓川故　顧臨故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故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故　周鼎　徐勣　路昌衡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葉濤故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故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故　張保源　孔平仲故 據宋史新編及續資治通鑑此下接湯馘等四十八人　衡鈞　兗公適故 饒本兗誤作充宋史新編亦誤作充據沈本改正　馮百藥 沈本及新編馮誤作洪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故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鳳故 鮮于綽 呂
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明故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故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
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万俟正 沈本
作莫俟正銑本及新編俱作莫俟者誤今据續資治通鑑崇寧五年正月庚戌選人呂亮卿等注內改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冦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純
熙故 高遵恪 續通鑑作遵裕今依元本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新編
作顥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故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新編作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沈本及新編俱作元中 梁俊民 王陽 新編及續通鑑此下接張裕 陸表民 葉
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故 湯鹹故
司馬康故 宋保國故 黃隱 畢仲游 常安
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馬涓 孫諤故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銑本
[illegible]作史 王回故 呂希績故 吳儔故 歐陽中立故
尹材故 葉伸故 李茂直 吳處厚故 李積
中 商倚故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
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
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新編作天佑 李新 扈充故
續通鑑作扈允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 新編及續通鑑俱作諤 蕭
刓 趙越 新編作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續通鑑作方括 許端
卿 李昭玘 向紃 續通鑑作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
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故 王獻可故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
長民 李永故 新編作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琉 續通鑑作王琉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故 陳衍故 張士良 梁知新故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續通鑑作王卿無從字 馮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梁弼 陳洵 張茂則故

張琳　裴彥臣　李偁故　閻守懃　王紱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祜（積通鑑作張祐）　王化臣（沈本無據鐃本增）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鐃本無據沈本增）　章惇
元祐黨議
口其當者所謂公論天地並存日月並明亘億萬年
矛盾馳互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
徽宗固隨　高宗亦繼　昭雷觀國史謂　實錄及
論公家傳等書大氐有攷慶元戊午備末口口林
始獲識　左丞梁公之曾孫府鈐轄律愛其有前輩
風度相與光㬉暇日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
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萬世之伸其所
得孰多然惟是爲計淺之爲丈夫耳非所施於昔賢
特碑苟無恙彼小人者有所口恵其于譏君子本以
利己浮說定罪惡口位而至於我生遺家禍死貽鬼
誅蓋至口其邪心要少㚇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
月旦吉川饒祖堯敬跋　鐫于龍口巖刊者王俊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一旦爲雷所轟
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問張山人
不知（事文類集）

元祐黨籍碑一卷蔡京元長所書也崇寧初京在相
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爲
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於天下俾各刻石
以示後世京之意葢欲汚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
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於摩挲
遺刻歷數姓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
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爲榮曾不以爲辱也嗚呼
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邪京可謂謬用其心
矣碑之所列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
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
之也歐陽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豈
不信哉雲川沈暐以其祖千名在黨籍懼久而磨滅
特取家藏搨本重刻於石行人司副姑蘇周君得此
卷出以示余瞻仰之餘肅然起敬因識於下方嗚呼
世之惡直醜正髣髴於京者覽此碑尙亦自省哉盱
江何喬新識（椒邱文集）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
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嗟乎
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省

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
知其姓氏哉故此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
人之謀無往不復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
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倪元璐跋
元祐黨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爾
既而蔡京復大書頒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
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
葢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仕宰臣執政者十無一
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亡者毀其繪像
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爲邪等降責編管荒徼
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小人之快意
未有甚于斯時者矣豈復有所忌憚乎其後張綱看
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十七人外盖以上官
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六人其一百
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而龔頤
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
書凡一百卷葢惟恐其闕然則小人之厄君子適以
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書刊石滿天下惟
桂林勒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珪章惇姓名漫
漶者爲瀑泉所泐也曝書亭集

晁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爲
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爲榮而議者不以爲當也
張文簡綱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看詳黨
籍人姓名見于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一
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多得其眞
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附麗添入黨
籍汎濫雜冗遂至三百九人看詳得九十八人內除
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所有
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有待
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鄧考甫
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其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
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云云宰臣文彥博執政
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秦
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
南渡合二本詳定爲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
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正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
五人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
惇李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輩葢亦第二本未經南
渡詳定者慮爲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帶經堂集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濱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

黨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會孫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徽廟遄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信于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迺暐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觀贈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鑱諸玉融之眞仙岩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霅沈暐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筠廊偶筆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云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揭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筠廊偶筆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名而從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執章惇亦與西粵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鮚埼亭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暐所跋者一饒祖堯所跋者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書饒是八分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沈饒摹刻之不同以此故也觀妙齋金石攷畧

碑完具其立此者朝奉郎權知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霅沈暐也暐爲沈千之曾孫以家藏碑本鑱諸玉融之眞僊巖碑式凡三截上橫勒蔡京書題云皇帝嗣位之五年証之於史實崇寧三年也徽宗紀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今碑悉與史合惟碑所言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之東壁崇寧元年籍元祐及元符諸臣百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見本紀則史未嘗載上自書也史摠計元祐元符而碑止題元祐黨籍較史微有異文登固以元祐爲首惡而大書特書之與中截文臣內分宰執侍從餘官又有武臣內臣並列其名次然碑以司馬光居宰執第一而紀則首文彥博碑以內臣張士良武臣王獻可爲第三而史則悉列于首蓋爲重定之次如此又書爲臣不忠曾任宰官二人王珪章惇不與上諸官連案是事在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今碑另行所書是也下

載嶂自記刻石始末爲臣子之勸嗚呼京之計欲出死力以沉錮幽埋此諸君子者今反借力而譽揚然則京之愚爲可悲而惜不早覺悟也授堂金石跋

按元祐姦黨姓名有二一碑一立於崇寧元年之九月徽宗手書刻石置端禮門凡百有二十人首文彥博明年九月臣僚請頒端禮門石刻於外路州軍一立於三年之六月徽宗手書刻石置文德殿門之東壁凡三百九人首司馬光又命蔡京書大碑頒之天下此在長編及宋紀具有明文京所書者乃三百九人非百二十人也而陳桱通鑑續編於崇寧二年大書云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刻石於州縣三年則但云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刻石於朝堂反不及蔡京書碑事薛應旂王宗沐皆因之何其謬也畢沅續資治通鑑攷異

右元祐黨籍碑徽宗朝元有兩本崇寧元年九月己亥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者此初本也三年六月戊午重定一籍通三百九人御書刊石置文德殿門東壁又詔蔡京書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此再刻本也五年正月以星變除毀朝堂石刻如外處有石刻亦令除毀而元刻無有存者今世所傳乃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靜江府有慶元戊午饒祖堯跋一在融州有嘉定辛未沈暐跋饒本字畫較大於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與沈本異沈本末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兩人饒本有惇無珪饒本內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無之衮公適饒本誤衮爲兖馮百藥沈本誤馮爲洪龔夬饒誤作史饒本額元祐黨籍四字八分書沈本額元祐黨籍碑五字正書按崇寧詔書云三百九人以兩碑所列姓名數之皆闕其一當於饒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實餘官內湯馘以下四十八人當移於衛鈞之前則兩本皆誤當依宋史新編正之予嘗讀新定續志知淳安縣學亦有元祐黨籍碑縣尉司馬述所刊不審今尚存否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而姦臣欲以紹述之說奪之紹述爲孝則更改爲姦人主聽之亦若近理雖然忠孝者一家之私也是非者萬世之公也文武之子孫以紹述爲孝幽厲之子孫亦可以紹述爲孝乎神宗所用之人所刱之法海內皆以爲非獨其臣子是之又以議論之不能勝而假威力以勝之而人心終不服也人主之權能行於一時不能行於萬世讀黨籍之碑崇寧君臣幾大快於心矣豈知人心所不服即天心所不祐向以入此籍爲辱

畏之翻覆無特操者蔡京雖抑之而後世終不能揚之此又由乎其人之能自立而非可僥倖以取名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元祐黨籍碑姓名攷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史傳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神宗朝累加資政殿學士居洛陽十五年帝崩赴闕臨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元年九月薨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與衮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 邵氏聞見錄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

文彥博 故史傳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神宗朝累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

呂公著 故史傳字晦叔夷簡子元祐三年累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二月薨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奪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

呂大防 故史傳字微仲其先汲郡人後家藍田元祐中累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立朝八年乞避位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祕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紹聖四年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病薨徽宗卽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續資治通鑑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罷大防位首相踰六年當國日久羣怨皆歸及宣仁始祔廟侍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列神宗簡拔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從之詔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後賢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弟大防自備謫籍流落累年恐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絕銜恨無窮伏乞寢臣已除職名只量移大防陝西州郡居住不聽

劉摯 故史傳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元祐六年拜尚書右僕射爲朋讒奇中累徙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至數月以疾卒復遭謗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于瘴者十八徽宗立詔反其家屬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諡曰忠肅 東都事略摯渤海人紹聖初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元符三年復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請大夫與史小異 通鑑輯覽元符三年徽宗卽位三月詔許劉摯歸葬錄其子孫五月追復官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劉大諫序公文集云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續資治通鑑紹聖四年十二月癸未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共治文及甫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帝諭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釋勿治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而梁燾先卒後七日摯亦卒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

范純仁 故史傳字堯夫仲淹次子元祐中累拜右僕射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知潁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申理之忤惇意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卽位卽日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純仁乞歸許養疾建中靖國改元元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 通鑑輯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 曾肇撰范文正公墓誌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亞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 邵氏聞見錄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仁謫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覬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韓忠彥 史傳字師朴琦子元祐中累知眞定府移定州坐棄地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卽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䕫州居住又
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謫磁州
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五月忠
彥爲相與曾布不協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
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曾布**　字子宣南　史姦臣傳
豐人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布贊導紹述甚力請毀貲元祐臣庶論
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停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錮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
之徽宗立拜布右僕射明年改元建中靖國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
元崇寧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坐贓賄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
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湟州責賀州別駕又責廉州
司戶凡四年徙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後贈觀文
殿大學士謚曰文肅　通鑑輯覽崇寧元年閏六月曾布免布與蔡京素有隙
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
久之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
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梁燾**　故史傳字況之鄆
州須城人紹聖
元年知鄆州羽黨論起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
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三月詔許梁
燾歸葬錄其子孫　宏簡錄紹聖元年黨論起士猶記其立論中
正多所關陳盡出公議以故最後謫徙其子昭州徽宗立始得歸　**王巖**
叟　故史傳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宰相劉
摯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
明殿學士知鄭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
張舜民撰墓誌曰公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曰或問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若
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
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　**蘇轍**　故
史傳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紹聖初上疏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落
職累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
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
許州復大中大夫致仕政和二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　按史
云二年又責化州別
駕通鑑輯覽作四年　**王存**　故史傳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元祐二年累遷
尚書左丞歲餘以資政殿學士吏部尚書
時在廷朋黨之論寖熾存爲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
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
正議大夫致仕既而降通議大夫建
中靖國元年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鄭雍**　故史傳字公肅襄邑人哲宗
立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治
元祐黨臣雍頗首自列周秩乘隙詆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
進哲宗怒黜[illegible]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坐元祐黨奪職知鄭

州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
歸未至而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傅堯俞**　故史傳字欽之本鄆州
須城人徙孟州濟源
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簡紹
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復贈錄其子　**趙瞻**
故史傳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盩厔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
簡紹聖中言者以傅會元祐
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　**韓維**　故史傳字持國億第五子哲宗朝累
拜門下侍郎有忌之者密爲讒愬
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
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元年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通鑑
輯覽紹聖四年落職
致仕再貶均州安置　**孫固**　故史傳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
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溫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
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范百祿**
故史傳字子功鎮兄鍇之子元祐中累拜中書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
中徙河陽河南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知薛縣以父隸黨籍監中嶽
廟後累官朝
議大夫卒　**胡宗愈**　故史附胡宿傳宿從子字完夫元祐初累御史
中丞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
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言者論罷
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　又弟宗回傳
云徽宗時官待制歷慶渭陳延澶
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　**李清臣**　故史傳字邦直魏人哲宗
即位累拜中書侍郎紹
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皆紬元祐之政于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章
惇入相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
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令
揭謗朝堂餘人不問坐狂婦人告清臣謀反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眞
定府徽宗立以爲門下侍郎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　按狂婦人者據宏簡錄是姑子田氏外婦　東都事略清臣以元符中章
惇詆黨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
義并所安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又東都事略李清臣傳論曰紹聖之初清臣
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論起
而士大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君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
矣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李清臣罷清臣與韓忠彥有
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劉奉**
世　史附劉敞傳敞子字仲馮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
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進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會布曰元祐變
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很猾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
分司南京居郴州再破刑怨劫貶郴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
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
學士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責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　**范**

純禮史傳字彝叟仲淹第三子徽宗立累擢尚書右丞坐謗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 通鑑紹聖四年蔡州居住徽宗即位累擢尚書右丞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罷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崇寧二年六月論棄湟州罪貶靜江軍節度副使

安燾史傳字厚卿開封人登第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黨罷出知鄭州從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湟州論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鄆州團練副使鄆州復又移建昌軍閱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

陸佃故史傳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徽宗即位累拜尚書左丞御史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追復資政殿學士

黃履故史傳字安中邵武人紹聖初累拜尚書右丞坐言事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卒 東都事畧黃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栁州團練副使 宏簡錄貫履以救鄒浩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

張商英史傳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哲宗初累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惇蔡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蔡者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蔡交鬬事皆露貶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累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爲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尋拜尚書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坐黨京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峽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遷起知杭州過闕留爲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坐方技郭天信事累貶衡州安置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謚文忠 續資治通鑑崇寧二年八月戊申詔張商英秉國機政議論反復臺憲交章豈容在列可落職知亳州臣僚因言商英作爲謗書肆行詆誣宜更加誅責置之元祐黨中辛酉詔以商英入元祐黨籍改知蘄州尋罷職提舉靈仙觀攷異曰李燾曰蔡絛國史後補鹺法篇云鈔法既行一日權貨務申入納見錢已積三百萬緡魯公將上進呈上駭曰直有爾許邪張丞商英時爲中書侍郎忽儳進曰啓陛下皆虛錢魯公愕然卽奏曰臣據有司申如此商英今以謂虛錢乞命商英與臣各遴差官點檢字號分明皆在庫也翼日奏聞張大慚由是不安後又以陰通宮禁事未幾罷去又宣和殿記魯公在元豐中與商英素厚善其後商英出入魯公門下又與伯氏親翼魯公將爲相商英預爲草麻其辭甚美遂拜右丞遷中書侍郎及爭進頗攻魯公一日上在禁中偶視貴人之冠叙間垂一小卷文書戲取開視之乃細字曰張商英乞除右僕射上語貴人汝勿預外庭事因容降出示魯公上大怒而貴人方不安位魯公亦甚懼曰此獨商英無狀耳恐事干宮掖不可治於是稍之以他事黜商英

蔣之奇故史傳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元祐初累官翰林學士兼侍讀坐貢守改州徙慶州徽宗立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史傳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元祐七年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哲宗親政出知定州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累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軾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 東坡年譜四年五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宏簡錄高宗贈資政殿學士孝宗乾道六年特贈太師謚文忠

劉安世史傳字器之魏人司馬光入相薦爲祕書省正字累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又徙梅州徽宗即位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眞定府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小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明年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元符元年七月再竄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致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 朱子名臣言行錄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又曰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一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范祖禹故史附范鎮傳鎮從孫字淳甫一字夢得哲宗立累爲禮部侍郎侍講學士紹述之論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媼事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徽宗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元符元年七月再竄于化州

朱光庭故史附朱景傳景子字公掞哲宗即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累加集賢院學士感疾卒紹聖中追貶栁州別駕元符又停錮其諸子徽宗立復其官 按東都事略作追貶郴州別駕餘俱同

姚勔故史無傳通鑑輯覽姚勔作姚緬紹聖四年衢州居住

趙君錫故史附趙安仁傳安仁孫字無愧累知應天府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君錫亳州居住

馬默故史傳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哲宗朝累改河北都轉運使久之告老提

舉鴻慶宮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致仕卒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馬默單州居住

孔武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常父元祐中累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從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元符末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武仲池州居住

孔文仲　故史傳字經父臨江新喻人元祐初哲宗召爲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疾甚卒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文仲追貶別駕

吳安持　故史附吳充傳充次子元祐時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仕終天章閣待制

錢勰　故史附錢惟演傳惟演從孫字穆父哲宗時翰林缺學士帝以命勰仍兼侍讀惇極排詆謫全臺攻之不已罷知池州卒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李之純　故史傳字端伯滄州無棣人元祐中累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軾出知單州卒　通鑑輯覽李之純字端明紹聖四年追奪官秩按之純弟之儀字端叔則端明似訛

孫覺　故史傳字莘老高郵人哲宗即位累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illegible]州靈仙觀卒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即位復官職

鮮于侁　故史傳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在職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東都事略紹聖間以侁爲元祐黨削左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遂與黨籍云

趙彥若　故史附趙師民傳師民子試中書舍人

趙卨　故史傳字公才邛州依政人元祐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於黨籍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趙卨追奪官秩

王欽臣　故史附王洙傳洙子字仲至元祐中累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欽臣信州居住

孫升　故史傳字君平高郵人哲宗立累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遽段逸黃廷基摭升過毀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孫升峽州居住

李周　故史傳字純之馮翊人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卒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李周追奪官秩貶別駕

王汾　故史附王禹偁傳禹偁曾孫仕至工部侍郎後入元祐黨籍　通鑑輯覽王汾譌作王玢紹聖四年落職致仕

韓川　故史傳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累以龍圖閣待制守潁虢二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鄂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峽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韓川隨州居住

顧臨　故史傳字子敦會稽人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等坐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承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住卒徽宗立追復之　通鑑輯覽紹

[illegible]史傳字明叔無爲人元祐中累加直祕閣

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攺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眞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入黨籍

呂希純　史附呂公著傳公著三子字子進元祐初歷權太常少卿章惇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誣希純攻之力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呂希純金州居住　史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籍何君子之不幸歟

曾肇　史附曾鞏傳鞏弟字子開元祐末累知瀛州坐責錢勰詔降滁州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敍肇請併錄死者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建中靖國元年兄布在相位遷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二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旣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紹興初謚曰文昭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行述云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曾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又曰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

王覿　史傳字明叟泰州如皋人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右司諫覿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覿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矣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尋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蘇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知成都府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即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安置臨江軍覿持正論始終再罹譴逐不少變無疾卒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王覿通州居住

范純粹　史附范仲淹傳仲淹第四子字德孺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出知延州紹聖初坐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歷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蔡京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illegible]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范純粹均州居住　續資治通鑑眞仙姑者年八十餘行大洞法帝嘗問仙姑致太平之期對曰當用賢人帝曰賢人謂誰曰范純粹也帝以語京京曰此元祐臣僚所使

呂陶　史傳字元鈞成

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

王古 理補欠古多所竄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乃上疏曰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 續資治通鑑考異同時有兩王古其一官戶部尚書乃旦之曾孫在曾任待制以上其一任餘官蓋以元符上書列邪等得罪者其爵里未詳

豐稷 史傳字相之明州鄞人元祐中累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連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俄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卒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及是出知蘇州崇寧二年正月蔡京蔡卞陷以黨事安置台州

張舜民 史傳字芸叟邠州人哲宗初司馬光薦以館閣校勘進祕書少監累知陝潭青三州徽宗立擢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張舜民安置商州

張問 故史傳字昌言襄陽人元祐初爲祕書監給事中累官通議大夫卒

楊畏 史傳字子安其先遂寧徙洛陽累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司馬光稱其盛德光卒復言其不知道呂大防劉摯爲相用爲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大防攻摯十事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頌罷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召范純仁畏攻純仁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詆轍其傾危反覆如此遷禮部侍郎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上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眞定府天下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荊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卒

鄒浩 史傳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祐中擢右正言襄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章惇獨相浩所言每觸惇忌賢妃劉氏立浩上疏惇詆其狂妄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蔡京用事再責衡州別駕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卒高宗即位復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 邵氏聞見錄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議論慷慨鄒浩志完教授潁昌與承君遊志完性儒得承君遇事輒自激厲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志完除言官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立劉氏爲皇后承君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亟往志完具言諫立皇后時浩之言戇矣乃得罪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乃別去建中靖國初

傳卞交惡之譎南安軍徽宗立召爲侍御史遷右諫議大夫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陳次升貶循州

謝文瓘 史傳字聖藻陳州人哲宗召對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坐治黨事坐元豐上疏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

岑象求 故史無傳宋史紀事字巖起梓州人終寶文閣待制入黨籍全蜀藝文志載其遊定林院詩

周鼎 史無傳

徐勣 史傳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元豐末累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末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帝謂勣爲鯁直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勣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京每曲意事之勣不少降節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摘勣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按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宏簡錄作二年

路昌衡 故史傳字持正開封祥符人紹聖中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累知成都徽宗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徙南京留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

董敦逸 故史傳字夢授吉州永豐人元祐六年以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歷左司諫明年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累遷戶部侍郎卒

上官均 史傳字彥衡邵武人哲宗立擢開封府推官元祐中累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遷工部員外郎累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累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葉濤 故史傳字致遠處州龍泉人紹聖初薦擢中書舍人論安燾不宜加罪蔡京劾爲黨罷知光州連三黜會布引爲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郭知章 史傳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用薦累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累翰林學士言者論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楊康國 史無傳

龔原 史傳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紹聖中累權工部侍郎出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歷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 文獻通考續稽古錄一卷陳氏曰祕書丞歷陽龔頤正撰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頤正給事中原之曾孫也

朱紱 史無傳

葉祖洽 史傳字敦禮邵武人紹聖中歷知洪州曾布用事以吏部侍郎召改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引爲吏部侍郎布罷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修撰提舉沖祐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

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年卒 朱師服 史無傳

餘官

秦觀 故史傳字少游揚州高郵人累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秦觀橫州居住 黃庭堅 史傳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哲宗立累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戲法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知太平州至九日罷主管玉隆觀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 晁補之 史傳字無咎濟州鉅野人進士第一元祐初累爲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先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大觀末出黨籍知達州改泗州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晁補之謫監當官 張耒 史傳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歷知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吳安詩 史附吳充傳充長子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 通鑑輯覽吳安詩紹聖四年連州居住 歐陽棐 史附歐陽修傳修中子字叔衍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月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又曰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當才然棐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頷之 劉唐老 史附見陳瓘傳云瓘論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云云 續資治通鑑紹聖四年十一月丁酉詔祕閣校理劉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王鞏 史附王素傳素子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後歷宗正丞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宋詩紀事鞏字定國莘縣人文正公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入黨籍 東坡詩集贈鞏詩有云屬詩草聖俱入妙別後寄我書連紙 呂希哲 史附呂公著傳公著長子字原明哲宗初爲崇政殿說書擢右司諫不拜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爲祕書少監改光祿少卿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卒 宏簡錄帝皆罷奉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 杜純 故史傳字孝錫濮州甄城人以伯父蔭入官累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累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 張保源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欲盡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保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按保源字澄之見草堂寺題名石刻 孔平仲 故史附文仲傳文仲弟字義甫用薦累給事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出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爲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孔平仲落職知衡州 宏簡錄惠州別駕作思州 衡鈞 史無傳 衮公適 故史無傳按衮姓不見於氏族其受姓之始未詳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四人史俱無傳 范柔中 史附見鄧孝甫傳詳見下 續資治通鑑崇寧元年九月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三等柔中名列邪上尤甚等 鄧考甫 史傳作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末流之禍將不可勝言云云蔡京嫉之謂爲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八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筠 按碑作考甫史作孝甫据其字成之考有成義則碑當不誤續資治通鑑亦作考 王察 趙峋 二人史無傳 封覺民 故史附見鄧孝甫傳詳前 胡端修 李傑 李貫 三人史無傳 趙令時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孫元祐中簽書潁州公事坐與蘇軾交通罰金入黨籍紹興初襲封安定郡王同知行在大宗正事薨贈開府儀同三司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六人史無傳 黃策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三年七月甲子帝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真元祐黨人豈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帝曰若黃策之類是也俯曰黃策乃元符末上書狂直被罪始天下皆稱之如策比者無慮十餘人策不能固窮守節陷於非義其中亦有議論前後反覆姦邪很戾顯名其間如暘畏朱師服數人耳策以直祕閣通判嚴州受賕抵罪故帝及之 吳安邁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故四人史俱無傳 鮮于綽 史無傳 文獻通考傳信錄十卷皇朝鮮于綽大受 呂京卿 王貫 [illegible] 故

五人史俱無傳 王古 史無傳 書蘆譜引茅山志王古崇寧時人茅山崇禧觀碑銘崇寧五年張商英撰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王古書 按碑有兩王古此所載書碑之王古與前王古歷官不同因附此備攷 蘇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五人史俱無傳 江公望 史傳字民表睦州人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illegible]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疏入曾布王府吏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崇寧二年正月陷以黨事安置南安軍 曾紆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公袞布子以廕補官入元祐黨籍紹興二年除直顯謨閣知衢州 撫州府志字公卷一作公衮善詞翰以廕補官崇寧癸未坐黨籍竄零陵與黃魯直遊 江西詩徵曾紆自號空青先生有集 高士育

史無傳 鄧忠臣 故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謹思長沙人熙寧三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祐黨廢 范忠宣公文集補編後忠宣公諡議鄧忠臣撰後附跋云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爲祕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諡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于家後贈直祕閣所居玉池峰自號玉池先生 种師極 史無傳 攷种世衡傳世衡孫有師道師中疑師極亦世衡之諸孫也 韓治 史附韓琦子忠彥傳忠彥子繼宗時仕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七人史俱無傳 沈千 史無傳 曾孫暐黨籍碑跋但云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眞觀贈奉政大夫不詳其初所復何官

曾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五人史俱無傳

陳師錫 史傳字伯修建州建陽人徽宗立拜殿中侍御史歷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郴州卒 師錫始與陳瓘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按宏簡錄字伯脩作伯修又紹興中贈官誤作紹聖 于肇 黃遷 万

俟正 許堯輔 四人史俱無傳 楊朏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持正閬人元祐六年進士終建寧軍節度掌書記入黨籍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故六人史俱無傳 高遵恪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作遵裕字公綽瓊之孫也累貶郢州團練副使哲

宗即位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嶽廟卒贈永州團練使紹聖中累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 黃才 曹盥 侯

顧道 周遵道 四人史俱無傳 林膚 史附林希傳希弟旦之子坐元符上書陷於黨籍 葛

輝 故 宋壽岳 二人史無傳 王公彥 史無傳 續資治通鑑紹興三年十月丙午左承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王公彥進秩二等以元符上書入籍故也自是黨人見在者皆還官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三人史俱無傳 劉吉甫 史無傳 宋詩紀事云吉甫入元祐黨籍爵里未詳劉克莊後村千家詩載其聞笛一絕 胡

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

允中 梁俊民 王陽 陸表民 葉世英 張裕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故 湯馘 故十六人史無傳 司馬

康 故史附司馬光傳光子字公休累遷校書郎光薨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以居喪蔬食寢地得腹疾卒贈右諫議大夫 史傳論云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咸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宋保國 故 黃隱 二人史俱無傳

畢仲游 史附見畢士安傳士安子字公叔與兄仲衍同登第徽宗時歷吏部郎中遂入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游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 常安民 史傳字希古邛州人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會布章惇比而排之董敦逸再爲御史亦忝之出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贈諫議大夫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常安民以黨事安置溫州 邵氏聞見錄常安民長安人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奸黨籍刻石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廳長安府召安民安民辭曰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爲罪 按長安鐫字者姓安名民居官而入黨籍者姓常名安民顯然二人邵氏聞見錄乃於安民之上加一常字遂目之爲常安民自有此誤追倪文正跋亦云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拔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是亦誤以常安民爲即安民也 汪衍 史無傳附見下文 余爽 史附余良肱傳良肱子字荀龍與兄卞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元祐末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章惇憾爽不附已摘其言爲謗訕以濮州防禦推官余名竄封州久之起

知明州未行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十
月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並除官勒停永不收叙衍送昭州
爽送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惇惡之具言元豐末爽及衍各上　鄭俠
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政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史傳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監安上門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流
民塞道俠悉繪所見爲圖上之神宗反覆觀圖翌日又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
天雨輔臣入賀帝示以鄭俠所進圖狀群姦切齒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
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徙英州哲宗立始得歸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
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里人揭　常立　史無傳　宏簡
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于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
錄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子立始爲天平推官校書崇文院紹聖中蔡卞薦
爲祕書正字諸王府侍講崇政殿說書召對以爲諫官曾布欲傾卞貶監酒稅
而死　續資治通鑑紹聖三年六月癸未詔常立罷諸王府侍講差監永州酒
稅初蔡卞請以立爲崇政殿說書既賜對又請除諫官帝未許卞方與章惇比
曾布欲傾之乘間爲帝言立附兩人乃於史院取立父秩行事以進有云目荊
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塗炭公獨見幾知其必敗帝駭曰何謂必敗
布言立狂悖不遜帝亦切
齒故特與遠小處監當　程頤　史傳字正叔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
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加直祕閣再上表辭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去官
紹聖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官又奪於崇寧嘉定十三年賜
諡曰正公　通鑑輯覽紹聖四年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
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時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
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
明日臨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
子監頤先量移峽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未幾致仕　宏簡錄程頤徽
宗初徙峽州俄復其官自以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遂受一月之俸
致仕復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紹興初贈直龍圖閣錄其孫易爲分寧令　續
資治通鑑崇寧二年四月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
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
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唐
義問　故史附唐介傳介次子字士宣元祐中文彥博薦累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
潁昌府卒　余卞　史附余良肱傳良肱子爽兄字洪範五溪蠻叛斷渠陽道卞適使湖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賊遂降有詔廢
渠陽軍爲砦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即位復奉議郎管勾
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于家崇寧中入黨籍　李格
非　史傳字文叔濟南人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
罷　陳瓘　史傳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累擢給事中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安

置通州又徙台州居五年得自便復承事郎卜居江州移南康又移楚宣和六
年卒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
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于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瓘
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　通鑑輯覽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罷陳瓘瓘權
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餌
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且持入省布大怒信宿出瓘知泰州崇寧二年正月
安置連州後移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嶷執送京師
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獄具正彙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政和元年
十月編管于台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
英罷瓘從台州何執中起遷入石悈知台州[illegible]以必死械至執瓘至庭大陳
獄具將脅以死告以朝廷取尊堯集意所以害瓘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
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宣
和四年二月管勾太平觀卒　朱子名臣言行錄載陳忠肅公遺事云公因蔡
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禀賦
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必攻其惡京以
甘言啖公公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
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任伯雨　史傳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累擢右正言徽宗初
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繼論蔡京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
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
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作兩
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徙度支員外郎知虢
州崇寧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皆
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
大夫淳熙中諡忠敏　張庭堅　史傳字才叔廣安軍人徽宗召對除著作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
望常安民任伯雨皆任諫列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事爲帝言司馬光呂公著
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爲郎出爲京
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又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京還
朝欲引爲己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illegible]州徙[illegible]州象州久之復
故官卒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馬涓　史無傳　通鑑輯覽崇寧五年正月以馬涓[illegible]黨事安置吉州　孫諤　故史傳
字元忠睢陽人元祐中累官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
不遠要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勿
問章惇惡其沸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遷
左司諫以疾卒　宋詩紀事諤熙寧六年進士累官右正言以直龍圖閣知廣
德軍卒後入黨籍　陳郛　史無傳　朱光裔　史無傳　華嚴寺題名有云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來遊紹聖
二年三月十二日　蘇嘉　史無傳　龔夬　史傳字彥和瀛州人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上疏抗辨忠邪又乞正元祐

后冊位號已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貶管房州徙泉州化州徙步適貶所持扇乞錢自給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

王回 故 史附鄭俠傳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中葉祖洽薦爲睦親宅講書與鄭浩友善浩南遷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擢監察御史數日卒錄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呂希績 故 史無傳 通鑑輯覽字紀常公著次子紹聖四年光州居住

吳儔 故 史無傳 續通鑑紹興五年十月庚申故承議郎吳儔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儔自係也名在黨籍故其家請而賜之

歐陽中立 故

尹材 故

葉伸 故

李茂直 四人史俱無傳

吳處厚 史附姦臣蔡確傳處厚邵武人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清江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衞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歙州司馬

李積中 史附李大性傳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按崇寧元年九月積中名列正上等

商倚 故 史無傳 宋詩紀事倚淄川人官太學博士入元祐黨籍有詩見同文館集

陳祐 史傳作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乞改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虞防

李祉

李深 三人史俱無傳 通鑑輯覽崇寧二年正月李深安置復州

李之儀 史附李之純傳之純從弟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元符中累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徙唐州終朝請大夫

范正平 史附范純仁傳純仁子字子夷紹聖中爲開封尉蔡京嘗恨正平及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文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潁昌以壽終

曹蓋

楊綝

二人史俱無傳

蘇昞 史傳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草堂寺有蘇昞題名元符三年二月與李援甯祖武陳去非毅付同遊

葛茂宗

劉謂 二人史俱無傳

柴衮

洪羽 史無傳 宋詩紀事洪朋字龜父南昌人黃山谷之甥與弟芻駒父炎玉父羽鴻父俱有才名號四洪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魯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毀璧者也龜父累舉進士不第其季弟羽鴻父坐上書元符中入黨籍終其身詩不傳于世

趙天佐

李新

扈充 故

張恕

陳并 五人史俱無傳

洪芻 史無傳 宋詩紀事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崇寧中入黨籍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坐爲金人括財流沙門島卒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適

許端卿 七人史俱無傳

周鍔

李昭玘 史傳字成季濟南人累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改元豐勅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自序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交久益有味也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三人史俱無傳

高茂華 史無傳 宋詩紀事云字秀實呂去仁稱其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入元祐黨籍

楊彥璋 史無傳

廖正一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明略號竹林居士安陸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中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出知常州紹聖間入黨籍貶監玉山稅 郡齋讀書志廖明略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

李夷行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朝大崇寧間都水丞出爲泗州守入元祐黨籍

彭醇

梁士能 二人史俱無傳

武臣

張巽

李備 故

王獻可 故

胡田

馬諗 五人史俱無傳

王履 史無傳 宋詩紀事字坦翁開封人元祐初從父景瑀南郊恩爲三班奉職元符上書編置新州入黨籍靖康初除相州觀察使遇寇被留死之三朝北盟會編載其臨難歌云矯首向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

趙希夷 史無傳 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夷乃秉義郎子維之曾孫昭玘之孫師翳之子事跡無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三人

史俱無傳 趙希德 史無傳　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九世孫希德乃武翊大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與之子事蹟無攷

王長民　李永 故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故六人史俱無傳　崔昌符 史無傳　按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或與昌符爲兄弟行識以備攷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五人史俱無傳　姚雄 史附姚兕傳兕子字毅夫年十八佐父征伐哲宗朝累加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從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後論爲責輕復竄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起雄知滄州累奉寧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　李基 史無傳

內臣

梁惟簡 故 史附見顧臨傳云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過洛臨與之宴集又附見陳衍傳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

陳衍 故 史宦者傳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爲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累出爲眞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坐貶監郴州酒稅務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釁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閤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涵畜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涖其刑　朱子名臣言行錄引范諫議遺事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儀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

張士良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續資治通鑑元符元年三月戊午三省言究治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自予奪頒降未嘗以聞間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躐取高位盡變先帝成法深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刑乃同覘邦慮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翦陛下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　梁知新

亦已更易辭同上以國去留涉衍於崖州徙士良羈管白州

故 史無傳附見陳衍傳詳上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

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陳恂

十一人史無傳　張茂則 故 史宦者傳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哲宗即位累遷至團練使留後加兩省都知卒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故　閻守勲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祜　王化臣 十二人史無傳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 史傳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諡曰文紹聖中邢恕誣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亦論珪元豐末命事恕又誘敎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復之　按王珪原在御書百二十人數內其後與章惇別爲一籍不知饒本何以少此人

章惇 史姦臣傳字子厚建州浦城人進士舉甲科哲宗即位累知樞密院事宣仁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宣仁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譏禁中雇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蹇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廷台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后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哲宗崩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爲山陵使靈轝陷濘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死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

並不上累乘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稱快　通鑑
紹聖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
僦民屋惇又以爲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
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續資治通鑑崇寧
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安置章惇死惇四子連登科無顯者死
之日舉家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爲鼠食其一指　又曰有虞仙姑者
年八十餘蔡京嘗具飯招仙姑見大貓指而問
京曰識之否此章惇也意以諷京京大不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三

元祐黨籍碑本末

哲宗紹聖元年五月癸丑編類元祐羣臣章疏及更改事條 七月戊午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輕重議罰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 宋史本紀

二年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彥博劉摯王存王巖叟輩皆詆毀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網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編類元祐以來臣僚章疏及申請文字密院亦合編類帝以爲然許將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揮編修文字乞便施行從之

四年正月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住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任人竝罷 以上續資治通鑑

三月壬午命官編類司馬光等改廢法度論奏事狀 宋史本紀

三月壬午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前日追正司馬光等罪惡實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主其事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四月丁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五月辛未詔榜示朝堂曰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戒其或怙終必罰無赦

元符元年二月丙申詔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荊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竝爲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人竝罷 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帝頗惑之

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郝隨爲
助專媒蘖垂簾時事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遠赴
詔獄欲使證宣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
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
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
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
立之議由是得息　六月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詳
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
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
必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
辰及惇實啓之　九月丙辰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
入對曾布言此事株連者衆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
令言有不順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
論者更有所加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
可罪今刑部左右兩曹一主斷獄一主叙雪盖自祖
宗以來凡得罪輕斷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
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
不足深責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紛矣
十一月甲子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並與量
移以上宋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徽宗即位元符三年四月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即位
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停既相乃
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
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
類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裒所編
類文書納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
僚所上章疏未嘗編寫盖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
下皆是忘身爲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
去姓名只作臣僚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
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
深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
宗故事又有限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
國初元祐元年四月十二日巳後下至今日章疏何
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諭欲乞指
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
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
成書者悉行進入　冬十月初章惇既罷知越州陳
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
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
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

論傳致語言指爲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
人竝除名放歸田里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
州安置歷代通鑑輯覽宋元通鑑
十一月詔改元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
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
邪正雜進矣通鑑輯覽
改元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
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
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
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
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
禁之不害其爲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
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
也當國者忌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
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
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
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
其可也宋元通鑑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任伯兩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
遂陳其大罪有六日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

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啓而後行二也宮
中厭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
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
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惇遲疑未應卞
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
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
中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同心向善
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
安危殆未可保也秦入不省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
事訖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
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
其圖如史書年表例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
閣學校分爲七隔每隔旁通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左
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其餘每隔止三四
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
朝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小貼揭
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帝曰洵武謂非相蔡京不
可以不與卿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所陳旣與臣所見
不同臣安敢與議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

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帝决意用京矣宋元通鑑
十一月再詔改元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
寧帝從之通鑑輯覽
崇寧元年五月庚午臣僚上言先朝貶斥司馬光等
異議害政播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
及專攬萬機當國之臣不能公平心意檢會事狀詳
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伏望陛
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
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
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間亦有干連牽挂
偏執愚見情非姦詆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
新之路則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乙亥詔故
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呂公著太師文彥博光祿大
夫呂大防大中大夫劉摯右中散大夫梁燾朝奉郎
王巖叟蘇軾各從裁減追復一官其元追復官告並
繳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趙卨孫升孔文仲朱光
庭秦觀張茂則范純仁韓維蘇轍范純粹吳安詩范
純禮陳次升韓川張耒呂希哲劉唐老歐陽棐孔平
仲畢仲游徐常黃庭堅晁補之劉攽王鞏劉當時常
安民黃隱張保源汪衍余爽湯馘鄭俠常立程頤張

巽等四十人通鑑輯覽宋元通鑑俱作四十四人行遣輕重有差雅孫固爲
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任伯雨陳祐
張庭堅商倚等並送吏部令在外指射差遣陳瓘龔
夬並予祠其司馬光等責詞皆曾布所草定也又詔
應元祐並元符今來責降人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
係前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
世等五十七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通鑑
輯覽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侗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　丙子詔
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未嘗以朋比附會得罪者除
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
復輒言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朱光
庭孔平仲孔文仲呂大防劉安世劉摯蘇軾梁燾李
周范純仁范祖禹汪衍湯馘李清臣豐稷鄒浩張舜
民子弟並毋得官京師按宋史本紀云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毋得官京師此所載只二十人爲異
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
邪各爲三等於是中書奏正上鍾世美喬世材何彥
正黃克俊鄒洵武李積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
正下許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

九人邪上系寬等四十一人邪中趙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箏等三百十二人己亥御批付中書省應元祐責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進入于是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王珪王存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通鑑輯覽宋元通鑑載二十四人增多韓忠彥鄭雍二人餘並同此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等四十八人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黃隱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汪衍孔平仲王鞏張保源余爽鄭俠常立程頤余卞唐義問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呂希哲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徐常劉當時馬琮謝良佐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等八人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恂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攷異曰此據長編所列姓名人數李燾曰廿月二日魯君貺劉昱李常呂仲甫朱光裔馬琮劉當時謝良佐陳彥默八人已出籍恐此姓名不當又見九月十七日十七日即己亥也今按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待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而長編所列姓名止一百十七人尚少三人恐有遺脫其出籍八人又不當在內則所闕共十一人矣又二年九月從臣僚之請須端禮門石刻于天下長編載御史臺抄錄到名數又止九十八人彼此參錯不齊未知何故一按考異所引李燾長編義已出籍者八人今以碑校內李常前作徐常此八人碑已無名而此外尚有韓跋一人不見於碑又按通鑑輯覽所載一百二十八人姓名次序詳略與此不同併錄於此以備攷云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稽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八人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又按薛氏通鑑所載百二十八人除宰執二十四人與輯覽同其待制以上官曰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汾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曰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純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默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田凡百二十八人較輯覽加詳而次序與此本迥異姓名亦間有不同庚子贈宣德郎鍾世美爲右諫議大夫錄其子爲郊社齋郎世美元符末提舉福建路常平應詔上書乞復熙寧紹聖政事至是第爲正上等第一故有此恩餘正等四十人恐加旌擢其邪等五百四十二人降責有差按此與東都事略小異詳見下以上並續資治通鑑

冬十月戊辰詔責降官觀人不得同一州居住丙子劉奉世等二十七人坐元符末黨與變法並罷祠祿宋史本紀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時元符皇后閹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京等皆

主其說帝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淸臣雷州司戶叅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宋元通鑑

十一月甲辰詔曰元符末下詔求直言蓋欲廣朕聞見裨益政治比以所上章疏付之有司攷其邪正令具名來上其間忠言讜議指陳闕失力陳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擢以勸多士內有附會姦慝詆毀先帝政事總五百四十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毀謗斥尤甚者三十人可逐之遠方次等四十一人其言亦多詆訕各逐等第責降以戒爲臣之不忠者東都事畧徽宗紀　按此卽續通鑑九月庚子一條而詳畧小異因并錄之以備參攷

十二月丁丑詔諸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擅到闕下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癸卯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五百三十八人其[illegible]並宋史

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安惇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魁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惇第惇惇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帝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於卿等亦並黜之皆從蔡京言也　四月乙亥詔蘇洵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馬涓文集范祖禹唐鑑范鎭東齋記事劉攽詩話僧文瑩湘山野錄等印板悉行焚毀　詔追毀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

六月庚申詔元符末上書進士頗多詆訕令州郡遣入新學依太學自訟齋法候及一年能革心自新者許將來應舉其不變者當屛之遠方　七月辛卯詔上書進士見充三舍生者罷歸乙巳吏部言程頤子端彥見任鄢陵縣尉卽係在京府界宜放罷從之因下詔責降人子弟毋得任在京及府界差遣　九月壬午詔宗室不得與元祐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內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庚寅詔上書邪等人知孫[illegible]

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雖嘗行下至於御筆刻石則未盡知近在畿甸且如此況四遠乎乞特降睿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姓從之攷異云長編御史臺抄錄到元祐姦黨曾任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執政官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安燾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楊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鄒浩張舜民餘官秦觀湯馘杜純司馬康宋保國吳安詩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庭堅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陳瓘龔夬呂希績歐陽中立吳儔而內臣武臣不與焉通計止九十八人其所列姓名次序亦與元年小異今具錄以備參攷云　按此條與元年小異者曾任宰臣內韓宗彥鄭雍二人為元年所無餘俱相同　十一月庚辰詔以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舉察必罰無赦　十二月丁巳詔臣僚姓名有與姦黨人同者並令改名從權開封府吳拭奏請也時改名者五人朱紱李積中王公彥江潮張鐸按碑有江洵無江潮張鐸姓名亦未見

三年春正月辛巳詔上書邪等人毋得至京師　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為一籍如元祐黨　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

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等二十七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四十九人餘官秦觀等一百七十六人武臣張巽等二十五人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二人按續資治通鑑人數下各注姓名今以碑校之姓名皆同閒有異者分注各人之下此不複出其有次序互異者無甚關係亦不贅論惟餘官一百七十六人據碑是一百七十七人內失載周遵道一人且不合三百九人之數疑誤　壬戌蔡京奏奉詔令臣書元祐姦黨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攷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為萬世子孫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謹書元祐姦黨名姓仍連元書本進呈於是詔頒之州縣令皆刻石按此奏京節取其辭序於碑首而其文稍異因備錄於此又按通鑑輯覽時戶部尚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諫劾之出知蘄州　十一月庚辰詔上書邪等選人除不得注知縣令丞外其職官錄參判司簿尉並許差注　丙申祀圜丘大赦應係貶謫官員除元祐姦黨籍及別有指揮不許移放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七月丁巳手詔應上書奏疏見羈管編管人可特與放還鄉里仍令三省量輕重具名立法聞奏　八月壬辰詔應

上書編管進士已放歸鄉里親戚保任者若犯流以上罪或擅出州界或不改革輒有謗訕其保任與同　九月已亥詔元祐姦黨久責遐裔用示至仁稍從內徙應嶺南移荊湖荊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唯不得至四輔畿甸除上書已經量移及近鄉人外其被詔量移者凡五十七人鄒浩陳次升余爽范正平范柔中黃庭堅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龔夬李祉王道梁俌陳㒍馬諗王履郭子旂趙意德王長民張林范純粹胡守勤王化基曾布劉安世孫琮馬涓李深曾紆蔡克明鄭居簡韓忠彥范純禮安燾王古曾肇朱師服張耒呂希純王鞏豐稷張舜民謝文瓘龔原吳安遜馮說梁安國王箴曾誕裴彥臣朱紱李樗鄧世昌王化臣李之儀江公望陳祐　十月戊子詔上書進士未獲者限百日自陳免罪按此條見宋史本紀　十二月癸巳御筆手詔曰昨降手劄應上書奏疏見編管羈管人令還鄉里責親屬保任而有司止從量移其誣謗深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依已降指揮放還鄉里令親屬保任如法　五年春正月乙巳以星變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等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汝舆曰宋史劉逵傳初以附蔡京躐進京以彗星見去相而逵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陳桱通鑑續編采此說後人皆因之案毀碑實崇在京罷相前一月宋史誤又東都事畧劉逵傳及李氏長編並不載逵語恐非事實續編又云帝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亦未知出何書姑附記於此　按毀碑之事雖在京罷

命或所謂言者卽劉逵未可知又蔡京厲聲曰云云通鑑輯覽亦載之　丁未太白晝見大赦天下除黨人一切之禁又詔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敘復注擬差遣深慮愚人妄意臆度覬欲更張熙豐善政苟害繼述必置典刑　庚戌三省同奉聖旨敘復元祐黨籍曾任宰臣執政官劉摯等十一人劉摯梁燾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禮安燾劉奉世輕第三等黃履　待制以上官蘇軾等十九人蘇軾劉安世曾肇鄒浩朱光庭輕第二等孔文仲范純粹豐稷王古張舜民朱師服謝文瓘賈易呂希純楊畏輕第三等陳次升鄒知章朱紱葉祖洽　文臣餘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重第一等任伯雨范柔中鄧考甫張庭堅馬涓封覺民輕第一等黃庭堅陳祐李祉張耒李深李之儀周誼孫琮胡端修趙令畤吳安遜王箴曾紆江公望李積中汪衍梁寬沈千曹興宗王極陳師錫楊瓌寶陳升黃安期高漸蕭刓趙越滕友陳唐李昭玘倪直孺高茂華謝陽裴陳察廖正一劉唐老楊彥璋張恕梁士能錢景祥李夷行吳處厚張夙輕第三等秦希甫鄧䂓鍾正甫許端卿向緩　選人呂亮卿等六十七人輕第二等呂諒卿鄭俠余爽范正平楊琳蘇昞葛茂宗劉渭柴袞洪羽趙天祐李新馮百藥趙珣李傑李賁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周永徽鮮于綽王貫蘇迥檀固何大受于肇黃遷方伝正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厚李修黃才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膚宋壽岳王交張溥許安修胡潛董祥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陳表民江洵王公彥方适庞敏求葉世英呂彥祖何大正衛約衮公適王察　十一月癸丑臣僚上言伏覩崇寧五年七月三日敕應係舊籍人子弟許到闕者見訖赴部令預集注三次集滿不授差遣者將與直差又選人限一季若在外指射差遣者聽免直差朝辭訖限三日出門此陛下慮浸久有害紹述故畧爲防限以示好惡也然到闕而見與見訖赴部初無日限尖翌持旨令到闕三日卽部發下文字朔

見訖三日即赴部所有集注追差朝辭出門自從舊條則羿遜之徒不得倚法之脫略而害紹述之聖政若乃上書邪等人公肆狂妄非上之所建立所謂粥自蹈之殆與係籍子弟連坐者異矣是宜得罪重於子弟今陛下縱以仁心矜貸此曹亦當固爲防限臣愚以謂宜於七月三日敕內添入上書邪等庶幾繼志述事明示四海仁心義政並用不廢從之

大觀元年五月癸卯詔自今凡總一路及監司之任勿以元祐學術及異議人充選

二年三月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言檢會今年正月一日赦書元祐黨人懷姦睥睨報怨不已公肆詆誣罪在宗廟者朕不敢貸其或情輕法重例被放棄或非身自犯因人得罪或志非詆謗言有近似或本緣辨理語涉譏訕或止因職事偶涉更改凡此之類不據元貶責罪犯審量其情分輕重等第取情理輕者與落罪籍甄叙差遣今將元編類冊內依詳赦文看詳到孫固等四十五人（孫固陸佃王存蔣之奇趙瞻安燾顧臨張問朱師服錢勰王欽臣楊畏李之純王汾馬默周鼎向綡李昭玘歐陽棐陳察梁士能楊彥璋李賁鍾正甫許端卿趙彥若賈易姚勔呂希績歐陽中立葉仲陳郛朱光裔蘇寫吳靖常立李茂直司馬康都貺鄒忠臣廖正一呂希哲蔡希甫張耒壯純）詔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並出籍又看詳到葉祖洽等六人（葉祖洽郭之章上官均朱紱种師極錢景祥）詔並出籍

六月戊戌門下中書後省左右司復依赦看詳到韓維等九十五人詔並出籍（韓維楊康國趙卨鮮于侁賈原道孜逸呂希純岑象求孔武仲葉濤周秩閒余卞宋保國李深樂京衛衎李之儀范正平李祉韓治曾紆黃隱馬諗王居任濬道希德鄭子旂劉延肇錢盛吳休復崔昌符李遇李玩吉思雄趙希夷王庭臣高士權李永王獻可李籲吳姚雄劉挺尚茂華勝友張滂楊君俞傷環黃林膚彭醇呂彥祖陳唐曹盛王守常興宗高公應黃才江公望黃安期梁俊民王貫張集鹿敏求李賁鄧士肯逢純熙道令時[illegible]直盧沉千宋壽岳侯顯道趙越周鄧瀟劉高遵裕劉渭楊瑰郤九千董祥王交楊朏于肇劉勃許堯輔謝潛張鳳何大正張裕時勾渙于綽李積中楊百藥袁公適李新許安修案此據長編所列止九十四人蓋脫去一姓名）戊申三省檢會正月一日赦書應元祐黨人不以存亡及在籍可特與叙官勘會前任宰臣執政官見存人韓忠彥蘇轍安燾身亡人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會布章惇梁燾王巖叟李清臣范純禮黃履詔見存人與復一官文彥博等亦各追復有差（以上並通鑑輯覽宋元通鑑續資治通鑑）

三年秋七月丁未詔謫籍人除元祐姦黨及得罪宗廟外係並錄用

四年三月戊辰詔上書邪下等人可依無過人例今後敘官升任並免檢舉　閏八月辛酉詔戒朋黨

政和元年十一月壬戌以上書邪等及曾經入籍人並不許試學官

二年春正月甲子制上書邪等人並不除監司

重和元年春正月己丑應元符末上書邪中等人依無過人例　九月癸巳禁羣臣朋黨

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上書邪上等人特與磨勘以上宋史本紀

五年秋七月禁元祐學術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通鑑輯覽

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宋史本紀　按此條宋元通鑑與五年七月同系其日曰庚午通鑑輯覽亦同係而不系庚午昔不作六年十月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以上並宋史本紀

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通鑑輯覽薛氏通鑑

總論

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歷是時宣仁其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祐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祐政事一切務以相反烏虖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東都事畧哲宗本紀贊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

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婕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眞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常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於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黨

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旣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因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陳忠肅公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敘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苛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悞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陳忠肅公遺事）

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媟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宋史哲宗本紀贊）

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

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覺金雖强何釁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鮮不亾者故特著以爲戒宋史徽宗本紀賛

崇寧元年五月詔籍元祐元符黨人發明曰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遏絶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詔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詔戒朋黨相訐其端雖起於仁宗然亦戒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即位纔二年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邪肆虐罔敢誰何獨陛佃一言以捄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爲罷出可勝惜哉　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發明曰小人之疾忌至此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此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小息適心說威服前立黨人碑於端禮門又

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令州縣立黨人碑略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耶　崇寧三年六月重定黨人刻石朝堂發明曰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蠹政害民之事又非有挾私報怨之慾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蓋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爲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爲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罹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亾者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於豫弗克稍悟惜哉廣義曰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於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崇寧五年正月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發明曰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還上書流人徙元祐黨人於近地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佞復作此其所以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廣義曰詔求直言因星變也牛夜毀碑畏蔡京也婦制其夫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輹夫妻反目此之謂歟續通鑑綱目

張溥元祐更化論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內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一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殁魯哀公誄之戚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彙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淸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頵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爲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潁邸時孝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旣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傍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悸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爲害其可一朝居乎銳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淸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爲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常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停而楊畏李淸臣即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凛凛也夫

又宣仁之諡論曰宋代稱治莫盛于元祐爲之主者

宣仁高太后也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
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
哲宗聽政海內又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
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騖宣仁曷不勸帝
早退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
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
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繇內出朝廷大事
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
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寧堪再亂親
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莫匪天之業非求名
而爲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慭憤放廢媒蘖聖人
謗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盍思
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
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
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己功高數帝且先
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
爲太子黃袍密製慶祚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
宗寧無人心遽爲賊臣熒惑小宪所以歎彼昏也張
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

言之則孫攻王母以下言之則臣弒其君逆賊之變
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又洛蜀黨議論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
殿說書名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
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
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
慶太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
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爲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
慶歷之有黨也始于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
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爲黨飛章詆毀一網
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爲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
廸明知君子有益于國而深畏其不利于己是以昔
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
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坚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
遇主携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
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
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途抵巇怨若牛李也
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

之室國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
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詬角
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
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
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與謠賓
客議揣亦學舍戲言耳宦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鉤
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與劉摯梁燾王巖
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
爭者為黨旣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
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釁
之不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
見讎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
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其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
之凶反甚于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況
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又紹述論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
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
安石呂惠卿所知方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
面進詔言光甍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

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寧也清臣博學盛名韓
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恬才
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
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
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
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
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
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
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唯日亟亟日此神
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
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
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啓亂
神考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
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
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
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韶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至吳
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
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

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忿急反脣塗面鬬堂而起
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爲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爲
罪府母盖子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
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容
自破籓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
邦國殄瘁末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
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
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補才人智
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寧足慕哉
又孟后廢復論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
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
有賢助劉御侍即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
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搆之時
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
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爲辭而無將之謀覘呂
夷簡闔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
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嬖好尚畏人言久乃正
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幾阻乎無如
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嬖好謀廢后先撫范祖禹
劉安世何日乳媼之誅指爲延示禍之遠与搖天下

户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
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多啚南
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關即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
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仗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爲治
南褻逮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欒公然究之
非帝意也皇城搒掠孟后獄成董敦逸附會奏牘猶
爲呼冤帝不加罪浩疏停嬖好冊禮亦從容與辨未
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
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蠱
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
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
子不自爲而大臣代之爲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
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
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朱竟以此亡嗚
呼
又建中初政論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
申王佖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
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
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
從惇端王不帝宋可無亡乎然觀即位之初詔求直

[illegible]
暫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
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
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
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
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
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
惇急收公論奮其翦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
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
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
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
之圖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後日
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評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樞
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
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
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
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
即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
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以上馮琦宋史紀事本末

按元祐黨籍或謂之元祐黨人或謂之元祐姦黨
今題元祐黨籍者據南宋翻本之名也此碑之刻
凡三次崇寧元年蔡京與其黨強浚明葉夢得籍
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狀徽宗御
書刻于端禮門者一也二年令州縣立黨人碑則
京自書之者二也三年重定黨人刻石朝堂凡三
百九人者三也不著何人所書李燾長編亦以為
徽宗御書刻于文德殿門東壁又詔京書之以頒
天下是徽宗御書本有二本至五年星變毀朝堂
石刻其外處亦令除毀故所謂百二十人者世無
傳本三百九人者御書碑亦無傳惟蔡京書以頒
行者祀家所藏一靜江饒跋本一融縣沈跋本不
惟兩碑互校有人數姓名之不同即取柯氏宋史
新編馮氏宋史紀事本末邵氏元史類編薛氏宋
元資治通鑑近時畢氏續資治通鑑諸書互校又
各不同或傳刻有異或碑經翻刻不能無訛今以
饒本為主饒本有誤則取沈本仍注異文於姓名
之下以備叅攷至姓名次序與諸書不同今既錄
碑自宜從碑不復更正仍附注之三百九人事蹟
莫備于龔頤正之列傳譜述一百卷所闕者祗四
人蓋龔氏時去北宋不遠文獻有徵採輯尚易而

其書已不可得見又宋史藝文志載三朝正論二卷曾布撰黨人記一卷蔡京撰熙符祐本末十卷龔敦撰文獻通考載曾相手記三卷曾布撰晁氏曰紹聖初元祐黨禍起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邵氏辨誣一卷宋志作十卷 邵伯温撰晁氏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宣仁欲廢哲宗立徐邸事傳信錄十卷鮮于綽撰晁氏曰言國朝雜事多元豐後朝廷政事得失人物賢否已上諸書皆可與黨籍碑稽互證惜皆亾佚矣又元祐黨人碑考一卷明海瑞撰見四庫全書存目惟 國朝徐賓撰歷代黨鑑五卷內有洛蜀朔三黨及元祐黨籍可資攷證錄入四庫全書元祐黨籍之由始于王安石呂惠卿潰敗于章惇再糜爛于蔡京蔡卞羣姦附之馴致童貫王黼之徒宰引用事其間遷謫株連諸人之載入正史者不過宰執待制以上若干人其餘不載于史者則仍取兩宋叢書彙爲元祐黨籍碑姓名攷約計一百四十二人闕者百六十七人攷章惇在相位七年爲言官任伯雨劾之貶雷州司戶叅軍尋徙睦州而死京爲相二十四年至宣和七年與子攸爭權

帝亦厭薄之乃勒令致仕是冬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京等又一年京竄儋州道死攸亦伏誅然忠良俱盡戕害疊彰遂有五國城之痛計距崇寧初立碑祇二十五年爾夫陰陽邪正之氣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同器故仁者能好人必能惡人間或使貪使詐權宜應用亦必不可置之心腹肘腋之地以滋後患記稱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則極之於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此也君子公正爲心羣而不黨其於正人端士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乃順天道之自然間有學問偶殊性情稍異而以公義相取爲海內吹噓善類爲國家愛惜賢才其於小人則去之務盡亦祇上以爲國下以爲民必無肆其機械滋其荼毒而鄉愿之徒乃欲姑息調停以自溷于庸惡陋劣豈聖賢激濁揚淸之訓哉漢之宵小以黨錮阨甘陵而漢亡唐之末造以白馬定淸流而唐滅宋初邪正互爲勝負所以尙爲盛世及至元祐黨籍出而北宋亡慶元黨禁出而南宋亦亡明季東林復社之禍起而亦漸改革是皆以朋黨爲羅織傾陷之實寘千秋之大誡也自來論此碑者著作

凡數種議論凡數萬言莫不戟手而詈咋舌而嘆
者今不能悉載撮其大畧跋之至于碑末附王珪
章惇其時晦盲否塞國是日非轉以大姦竄入其
中踵譬紫色不足深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五終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四

淨安寺鐘欵

鐘刻字凡四面行字皆不等正書在朝邑縣

維大宋崇寧四季歲次乙酉十月二十五日□鑄同州
朝邑縣魯苑鄉淨安禪院鐵鐘願所集勝利上祈
皇帝萬歲□臣千秋文武百寮常居祿位法界衆生同
成佛果
住持院主僧惠以下助緣施主諸人姓名不錄
此鐘是解州匠人杜臻男鑄造

寺故址在渭水濱元至正元年没于渭明改建于王林村欵云同州朝邑縣魯苑鄉金史有鎮名四而無魯苑之名亦可以補地志之缺關中金石記

威德軍五臺山唱和詩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截書每截二十一行行十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巽啓叅陪使騎祗謁眞祠偶成小詩拜呈知府屯田
伏巽 釆覽
朝散郎通判軍州事于巽
千騎驂驔出禁城眞祠欵謁罄虔誠衿𥡴載路歌仁政
簫鼓喧天樂太平殘雪未消山下路和風先颺馬前旌
是日天氣晴暖幾有春意爲民祈禱多霊應來歲豐穰定有成
朝散郎知軍州事王允中和
縹緲仙臺俯郡城躬修祠事表精誠天邊霧卷山峯出
澗下風輕水面平不爲尋春馳五馬聊因勸課駐雙旌
六典刺史掌勸課風流别乗多才調彩筆先摛秀句成
宣德郎充州學教授尙佐均
踏霜投曉賽祠延豪竹繁絃妙吐誠嘉客滿筵靑眼看
遠山數點白雲平淺霞漏日迎前騎輕吹含煙獵後旌
好處畫工傳不盡只憑詩筆爲摹成
右侍禁監倉王霈
眞人廟食占茲城欲乞豐年在至誠五馬貳車恭欵謁
豐香烈火報登平犬鷄仙去遺丹竈鸞鶴飛來認翠旌
旣就金方留世了終聞玉帝錄功成
儒林郎知華原縣事張舫
仙翁舊隱寄巖扃千里蒙休合薦誠菽粟有餘民暇逸
雨暘無爽氣和平簫笙緩緩陳觴豆耆艾紛紛逐旆旌
霊迹欲知垂不朽使君妙製刻初成太守近作靜應廟記
通仕郎錄事叅軍張介夫
曈曨曉日照重城車騎翩翩布德誠綽約仙姿隨世遠

依佛樓觀與雲平神靈響荅歆香火民庶歡呼擁旆旌
瑞雪呈祥和氣洽行看闔境報嘉成
將仕郎富平縣主簿高鈞
二公祠事出重城宜有休祥荅至誠林壑靜深經雪後
樓臺高下與雲平豐年簫鼓來仙宅晴日煙霞上使旌
黎庶歡聲自偕樂但聞高廩頌屬成
將仕郎華原縣主簿何賁
清晨雪霽出東城躬款靈祠致克誠百品果蔬供薦獻
萬人簫鼓賀昇平暉暉曉日明臺殿獵獵霜風滿旆旌
碧瓦脩廊盡宏麗亦從民欲落新成
將仕郎華原縣尉李倚立石
崇寧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建　劉源刊字

前有題上允中啓云拜呈知府屯田攷宋制諸府州縣皆以京朝幕等官攝之故有以某官知某府事知某州事知某縣事之稱或不帶京朝幕官等銜亦云某府知府某州知州某縣知縣至明則竟改稱知府知州知縣近人作碑刻有用宋時舊例云知某府事等稱者亦始於明世有意好古者耳 關中金石記

張大亨米芾等題名

石高廣均二尺一寸三行行三字二字不等行書在盱眙縣

張大亨米芾丙戌歲

按丙戌爲崇寧五年米芾以崇寧三年知無爲四年知淮陽大觀元年卒於官此正知淮陽時也

長興萬壽寺閣圖并記

碣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七寸分兩截上截圖下截記二十七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大荔縣

華州不朱權記
馮翊楊時中書

左輔之西北隅有寺曰長興萬壽禪院古木森蔚殿宇宏壯爲一方之雄觀寺有高閣絕頂虛曠之所塑文殊菩薩聖像因名爲文殊閣聳立三層不啻百餘尺徘徊周匝止於二十楹刻桷彫甍翬飛鳥翼屹若地出晃若天降可謂殊勝實淳化五年別駕楊公所建也觀其經營締構足以想見其爲人亦以知古之豪右歸依吾三寶爲切至也迄今百有餘歲巨屋已老爲風雨所壞畫像益故爲塵埃所棲竊鼠穿其垣墉燕雀巢于榱棟寒木壓蕪但相掩映於其側弊壞隳圮至此爲極宗明受業茲院承師資之後猥居於此積有歲年載顧載瞻每爲深悼將欲增修潤色前人之遺基揣其謭薄不克自辦必仗信心有力之衆共成大事以作勝因涅盤經云施一訶梨勒授辟支佛除病惟於九十一刼造像經云

造一小塔感輪王果於三十六返之中夫一訶梨勒之
細一小塔之徵所得之果猶且若是今者有力檀那能
共成此閣則感果之大信不誣矣
大觀元年七月十五日　左街僧雲智刊字

大觀聖作碑四種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五分廣四尺二十八行行六十八字正書額行書在典平縣

大觀聖作之碑

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　勅摹寫
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万一千二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臣蔡京奉
勅題額

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敎孝悌孝悌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措朕考成周之隆敎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悌婣睦任恤忠和之士去古綿邈上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悌有時而容故任官臨政趍利犯義詆訕貪汚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度頒之校學明倫善俗庶幾於古

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悌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

諸士有孝悌睦婣任恤忠和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

諸八行孝悌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

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

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并爲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

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
諸士以八行中上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
學半年不犯弟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
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待殿試下等
依太學下等法
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皆免試補爲諸生
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
諸以八行考士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
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
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
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駡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
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
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
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强姦强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爲
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緦麻以上親毆告大功以上
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駡告言外祖
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
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妻若無罪出妻爲不婣之刑
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
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

或告事不干已爲不恤之刑
諸犯八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
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
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悌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
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
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
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弟三等罰聽齒於諸生
之列
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臣鄭
居中奏乞以
御筆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廱
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御筆賜臣禮部尚書兼　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
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勝仲
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
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　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
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
南
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　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
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鄭久中

承節郎權縣尉臣李任
廸功郎權主簿管句學事臣盧端仁
通直郎知京兆府興平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臣陳亦
此刻隋賀若誼碑之陰京以大觀元年五月爲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年正月進太師碑題太師尚
書左僕射與史傳合關中金石記
又碑連額高八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五分二十七行行六十字連額並正書在淳化縣
耀州淳化縣御製學校八行八刑之碑
將仕郎耀州華原縣主簿管句學事權淳化縣簿尉
臣鄭仲先書丹
文見前不錄
大宋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
從仕郎知耀州淳化縣事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
事臣劉去立石
又碑連額高八尺二寸廣三尺四寸五分三十行行五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教諭臣胡口口篆額
承務郎監商州口稅權知京兆府高陵縣口學事兼
管句勸農事臣張口書并立石

文見前不錄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三月二十日午時付禮部施行
仍關合屬去處
大觀二年五月十五日奉
御筆建
學長臣李希彼　權學諭臣史口　直學臣吳若虛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尉管句學事臣李凱
三班奉職監京兆府高陵縣口口權主簿臣張憲
臣李壽永臣李壽明刊
又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一字連額並正書在臨潼縣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條
學長臣王電書
文見前不錄
大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御筆建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尉管句學事臣徐口
將仕郎口京兆府臨潼縣主簿管句學事臣李艮佐
登仕郎京兆府臨潼縣丞管句學事臣王教化
朝散郎知京兆府臨潼縣管句學事兼兵馬都監雲

騎尉臣王奐　立石
□仕郎充永興軍等路提舉□□□管句□□臣黃
哲
朝請郎□提舉永興軍等路學事雲騎尉賜緋魚袋
臣李降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取之以証選舉志鮚埼亭集

按宋史徽宗紀大觀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科今碑所錄八行及三舍之制並較史爲詳又碑蔡京題額自列銜云太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按蔡京本傳大觀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遂致仕猶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以史攷之既云改封則前此已有封矣今碑列京題銜所云魏國公是當大觀二年京早受封爵及于三年提舉修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於文乃爲有據史疏不及此蓋失錄也偃師金石錄

按大觀聖作碑聖作猶言御製也歷城縣志金石考云大觀碑山左學宮往往有之蓋遍天下皆立者蔡京題額曰大觀聖作之碑以御製爲聖作猶以公主爲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頒之郡縣加以尚書省牒而別題額曰御製八行八刑條制其實與聖作碑同也按宋史選舉志大觀元年三月甲辰詔立八行取士科詔詞大意與碑同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迹以應令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置經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畧辭藝間取禮部試黜之士附賓興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迹求與名格相應於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適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者而八行又有甚微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據史文知八行八刑在當時固亦行之久矣碑云頒之校學史志則云頒之學授校學似學校倒文學授或又學校之誤也末云鄭居中奏乞以御筆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宮學次及太學辟廱天下郡邑考宋制學校但有國子學太學其辟廱一名外學乃崇寧元年所建以處天下貢士別無宮學之文據文獻通考載外學既成增博士十員正錄五員充學諭者十八直學二八從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據此則當時自有諸王宮大小

學而制未詳也玩碑文先立於官學次及太學辟廱又次及天下郡邑則官學在太學之上矣此碑今存者山左較多河南次之錫所得者僅陝西四種而已

孫鼇草堂寺詩刻

石横廣二尺七寸八分高二尺五寸九行行九字又張智周題記二行行十七十八字左行並正書在鄠縣

雙樹輪囷五百年開華結實兩爭妍我來問道師知否祖意元無法可傳

大觀己丑九月廿九日孫鼇抃才甫遊圭至紫閣留宿此寺

將仕郎權京兆府鄠縣尉管句學事權主簿縣丞盖載

宣德郎知京兆府鄠縣事管句學事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吳叔□

歷山張智周政和元年十一月廿七日獨游時以察視民兵職事徧行諸邑猶恨不從容也

脩三白石渠記

石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涇陽縣

大觀二年秋被

朝旨開修三白石渠工徒數千人渠河部役官朝奉大夫蔡溥而下十有五人祗領其事至四年九月十三日休工告成引涇水深五赤入渠通行七縣灌溉民田云

朝請大夫新權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提舉永興軍等路常平等事趙佺謹題　李壽永刊

按宋史河渠志三白渠在京兆涇陽縣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詔皇甫選何亮乘傳經度選等使還言周覽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景德三年鹽鐵副使林特度支副使馬景盛陳關中河渠之利請興修鄭白渠古制乃詔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經度率丁夫治之賓言鄭渠久廢不可復今自白渠洪口合舊渠以畎涇河灌富平櫟陽高陵等縣工畢而水利饒足民獲數倍史志所載止此不及大觀二年修渠之事不可攷矣史稱溉六縣田此記稱通行七縣不知更溉何縣也三白渠在宋時有灌溉之利今歲久淤廢故王芥子先生大岳官陝西觀察時著涇水考二卷謂涇水古以資灌田積日既久其泥重濁易於淤塞不獨民田化爲斥鹵即近山之泉來者反被其累故自宋元以來必障涇水而遠之惟恐其攙入仍渾

盡晉近山泉水分疏灌溉蓋地勢不同如此凡言

水利者不可泥古而不知今也

李櫶過臨潼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二十五行行十五字又向子千題記三行行七字並行書在臨潼縣

潁川李櫶

予嘉祐中嘗迎先妣來主臨□□元祐丁卯□月赴守遂

寧復過是邑凡山林宮寺之勝皆當日奉板輿盡朋簪

歲時游息之處到今二十八年矣因成短詩以叙感慨

凄涼感舊與懷親時事居人觸目新獨有温泉故情在

猶能爲我洗紅塵

挈家登朝元閣晚由東山北下自石甕過朝元山路

并斯飛亭皆當日親爲開置今復經從因留拙句

一別驪山歲已深林花依舊繡苔岑歸尋當日新開路

隱約苔痕下翠陰翠陰亭乃開元時勝槩今路在亭基之上

題靈泉觀

山原繚繞水縈紆繡嶺屏風立座隅更上朝元最高處

饒君都看渭川圖

先君昔守遂寧過臨潼熙民侍行後二十有四年熙民

行部至此感愴之餘尋先君當日所留詩板已不復見

矣乃追憶舊題刻石置温泉行館之壁大觀四年十二

月十六日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公事李熙民謹記

向子千自丙申歲皆以職事過此宣和辛丑孟夏十七日

按李櫶題云予嘉祐中來主臨潼元祐丁卯赴守

遂寧復過是邑到今二十八年自元祐丁卯逆推

二十八年之前知其主臨潼在嘉祐五年也至大

觀四年其子熙民提點永興刑獄逆推其前元祐

丁卯歲侍其先君守遂寧過臨潼恰二十四年詩

題有朝元閣靈泉觀冊府元龜天寶七載十二月

戊戌聖神元元皇帝降見於華清宮之朝元閣乃

改爲降聖閣改會昌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元德

公仍立祠宇以時祭享又都穆遊驪山記云山之

半平坡朝元閣舊建於此又上二里爲老君殿

舊云老君見於朝元閣南元宗於其處立降聖觀

琢白玉石爲像今尚存殿壁繪唐從臣之像殆當

時人手筆雍勝畧云靈泉觀本華清宮祿山亂後

天子罕復遊唐末遂皆圮晉天福中改爲觀賜道

士居之李櫶李熙民史俱無傳

河瀆靈源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二寸五分廣四尺七寸三分二十八行行六十三字正書篆額在韓城縣

勅修同州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

宣德郎知京兆府高陵縣事管句學事管句勸農公
事兼兵馬監押臣陳振撰
宣德郎充提轄措置陝西川路坑冶鑄錢司催促般
運鑄錢物料句當臣王埅書并篆額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典章文物炳然一新正郊丘以辨
兩儀廣　宗廟以嚴九室興明堂以僃　配
口之典祠太一以荅靈貺之符　明德郵祀咸秩
無文肹蠁駿奔罔不祗慄神祗　祖考既已安樂
之矣而復以　聲制律而樂和以　身立度
而禮節琢玉以成寶而文采彰鑄金以象物而
基本固前世之所廢而不講後人之所忽而不問發明
誕告悉出　宸翰　詔令一下不日而成於
是卿雲呈祥靈光薦休膏露零滋朱草騰色嘉禾之秀
羽物之翔凡曠古之所未嘗記者連章累牘奏之
闕下頌聲洋溢周於四遐獷犺來王氐羌入貢黔中
嶺表龍水播川遺酋群醜解辮屈膝而願爲臣妾者蓋
不可以数計古之所謂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
愛其財者具見於茲故一事之舉一物之來類皆付之
史官刊之琬琰銘之鼎彝紀之以編簡載之以竹帛自
堯舜三代典謨訓誥之書未有若　此時之盛者

也惟此洪河自　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畧有三
爲乾寧保平率以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
陽其袤百里其久彌月　詔遣尚書郎臣張勱持
祝往祭既祗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風凌雨剥頹圮
殆甚懼不足以尊顯　靈德上副　一人誠
報之意故已事而還請新廟貌　詔可其奏既
　賜幣券以經其用又出大農之錢以助其不足鳩
工飭材一不在民庀事於政和元年秋八月之壬寅落
成於二年春正月之甲子凡爲屋之楹三十有四堂崇
以延門嚴以閎有廡如掖有屏如植籩豆之設有位侍
衛之列有所輪奐丹臒儼無不肅乃　賜靈源爲
號因　命擇詞臣而記其事部使者猥以屬臣振
臣振不敢以荒斐辭竊惟洪範之數兆於五行五行之
證原於五事自視聽貌言思之近推而廣之至五福六
極休咎所報之遠若符契然豈人力也哉夫堯以水土
未平吁謨而命禹禹以百姓未安塵其身而告功九年
而洚水平土作乂考其績用固非人力而所爲者可不
歸之天乎使百姓戴天而居履地而行力農而食日用
而不知可不謂之神乎澗溪潢潦之卑朝盈而暮竭有
欲澄之者猶不能清況崐崘萬里之勢數千年之久敢

自期於身嘗而目見之乎非有作之　聖人其孰
能與於此今　皇帝道德之妙蟠極上下
精誠之微昭格幽顯凡所以　施設注措一出於
獨智百辟卿士曾不足以探識其　與而
四方萬里皷舞震動化貸成就亦罔知　帝力之
所加豈天之神與禹之智舉在　是歟福物之報
固有由爾顧一河之清惡足以盡之而惓惓不忘者亦
以昭　昊命頌純嘏奉　上帝之錫美而已
竊嘗以傳記考之河千歲一清其應在　人君壽
考天下治安今接歲三清應益昭著自非　睿聖
撫運　溥博淵泉　通乎高深何以及此是
宜有以鋪張　閎休揚厲　偉蹟而
詔乎無窮也如臣䶮蟺之陋顧安能識　咸英之
太和而調達之姑以區區之見述其萬一而預榮焉臣
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曰
皇帝臨御十有三年禮制樂作典章粲然道德之妙格
于皇天景星慶雲膏露醴泉諸福之物克臻其全大觀
之初濁河三清乾寧保平郃陽韓城有泚其澄有光其
榮詔遣臣勴報祭惟精乃新其宮靈源是名郡縣奔走
累月而成神歆其類既安且寧皇帝有道山川受職珍
符来覝惟神之錫皇帝有道受福無疆神之聽之德音
不忘簿領臣振預榮䑓事作爲聲詩垂千萬禩
降授奉議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判官公事
借緋魚袋臣郭倫
降授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
運副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趙口
降授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陝府西路計度轉運
使公事兼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遘
臣李壽永臣李壽昌刊字
文稱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三乾寧保平率以
累日惟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陽其袤百里其
久彌月攷徽宗本紀自大觀至政和凡三書河清並
在同州惟大觀三年兼有陝州保平軍即陝州也又
于二年云以乾寧軍爲清州改乾寧爲清應即以河
清之故而史不及之疑是略矣河自三代以來皆有
崇祀故公羊傳以太山河海爲三望望者謂不能親
詣所在就其近郊祭之之義也其置祠實自秦始史
記封禪書云河祠臨晉漢志云臨晉故大荔秦獲之
更名有河水祠今同州府朝邑縣是其地蓋昭王作
河橋於此即因而祭之耳郊祀志高祖置祠祀官女

巫令河巫祠河於臨晉又宣帝詔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河於臨晉使者持節侍祠歲五祠太平寰宇記西魏文帝大統十三年于漢祠更加營造周武帝天和四年太宰宇文護于祠西建碑一所靈帝大象元年江淮濟各從本所祠惟河一祠依舊不改每歲發使致璧加牲以祠焉文獻通考唐武德貞觀四瀆年別一祭祭西瀆大河于同州歷代相傳並因而不改至明皇開元十五年始以有司言改祠於河中府在今山西之榮河縣而同州之祠廢矣攷唐自明皇以後嶽瀆之制互有輕重然猶封河神爲靈源公眞宗封禪進號爲顯聖靈源公仁宗康定封爲靈源王金章宗明昌爲顯聖靈源王元太祖至元爲靈源宏濟王順帝至元爲靈源神佑宏濟王明則革去前號改稱西瀆大河之神亦並存河中府之舊此唐以前宋以後祠祀異地之大較也攷唐王延昌撰廟碑云安祿山反其將崔乾祐守蒲坂時郭子儀軍渭汭與之相持子儀夢神告曰永豐倉側將有急變姑以避之此軍退賊騎雲集子儀賴以獲全後請于朝而修祠此猶是同州之舊其建于韓城者乃當時別祠如宋時楨州河南亦得置河廟者是也文所云詔遣尚書郎張勱致祭既抵其野訪故祠得破屋一區頹圮治甚還請修建詔可之此宋世修建之事念陝省爲全河之襟帶而祀典闕如今雖不能復臨晉之故而韓城舊址不應委棄榛蕪過而弗問此守土之責也余將請於

朝鼎新廟貌修復祀典以妥神庥而慶安瀾焉關中金石記

右韓城縣河瀆靈源王廟碑宋史禮志祀河瀆於河中府今蒲州之永濟縣也大觀初韓城河水清詔遣尙書郎張勱往祭卽舊廟而修之廟在今韓城縣之東王郵非河瀆之常祀也碑稱洪河自大觀以來變濁爲清者略有三焉乾寧保平率以累日維二年冬見於同州之韓城郃陽其袤百里其久彌月今考五行志祇載乾寧軍及同州二事不及保平蓋大觀政和之間郡國言瑞者多志不能盡書然未久遂有五國城之禍粉飾太平何益於國是哉碑末列名者直龍圖閣陝府西路轉運使陳遘直龍圖閣轉運副使趙口轉運判官郭倫凡三人陳降授朝散郎趙降授朝議大夫郭降授奉議郎皆列於銜此它碑所未有宋史遘傳但云爲何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不知其降官之由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崇恩園陵采石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一寸十六行行二十五字行書篆額在偃師縣永慶寺

崇恩園陵采石碑

崇恩□□寢疾崩于宮政和三年三月丙申朝散郎權發遣京畿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霆入內內侍省武功大夫計置買□山採石兼提舉鄭州窑務張懷寶奉詔旨提舉　園陵採石太史□□□□□□吉祭山興役于緱氏鎮碾子泉之東西谷段石□□工視大觀二年地宮數□會日力之役九旬以時　朝廷促工期以□□□□□氏逾旬稍□霖雨零霰迭日間作官吏惴慄惟稽遲之□□而巨石艱致之材越七日而數以登又十有五日而夫役告畢盖官屬奮職夙夜暴露協力盡瘁用濟厥事也官屬爲誰管勾文□兼理斷公事朝散郎□誼都□寨中亮郎任幃通直郎韓瑜□□斋經郎孫傑武翼郎賈之才□斋郎藺中立修武郎李從古秉義郎趙士□宋良□成忠郎周延慶許紳承節郎張延慶張世昌周儀從事郎宋輩李遷將仕郎李處仁張遠王充李周福進武校尉張懋進義校尉王思永假承務郎陳充管勾鐵爐東井匠人□郎傳□管勾公使進義副尉張守忠季春癸酉趙□記并書

朝奉郎京西轉運□□□□□□□□□□長吉立石　霍亮彭皋馬良刻字

億按碑殘脫尋讀多不可識唯前數行有入內內侍省武功大夫計置下缺鄭州張懷寶奉名缺園陵採石後忽又有題銜云云攷記內諸官並與史志同唯管勾鐵爐東井匠人則當事權設者也字奇逸秀絕惜太漫滅耳偃師金石記

范子嚴墓誌

石高三尺五寸五分廣三尺三寸五分三十行行三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宋故范君子嚴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武騎尉張今撰

朝散郎權知巴州軍州管勾學事雲騎尉借紫權維書

奉議郎簽書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管勾學事王沃篆蓋

子嚴先塋在邑之澤川鄉尉遲社塋門之木往往合抱詢其族人之高年者皆云葬逾百年矣雖無誌可考知其久爲陳倉人也曾祖照祖懿皆務農不仕考元吉有度量善謀畫由畎畒積貲至鉅萬遂徙居邑中而爲籍爲第一考葬於大像原有子三人而　君居季孟之

聞考極喜儒意將擇子之良者教之然其孟既以門蔭
隸府役季且幼獨屬意於　君不幸考早世遂嘿嘿
不得志一旦潛率友人朱景者如京師南抵滁濠間求
師友而學焉逮歸季孟已有析煙之議　君獨得畸
零之業鬻去七八復買地於西平原凡五六年始稍有
序然中心常以未副先君之志爲恨因置其生事又率
其友張令者復如太學凡數年四方賢俊多願交焉然
數干舉不利有勸以習明經比進士爲可必者君深然
之乃出居尉遲之故廬絕人事閉門誦戴禮荅義凡二
年注疏首尾爛然在聽人皆謂　君舉是科取青紫
猶掇之也會　朝廷改科場罷明經君歎曰是亦有
命焉乃不復爲干舉之學而專閱史傳歷攷古人行事
時與鄉中有道者爲詩酒之樂益多藏書招賢士以教
諸子爲急然性介絜上不願接勢位下不喜延白丁唯
吾儒叩門一言道合則傾蓋如故以至推財拯乏靡所
不遠其所交遊多魁磊宏博之士未嘗俛首以投俗人
之耳目元祐元年閏二月十七日以疾卒享年四十八
元娶馬氏卽邑人進士馬收之女次朱氏鄉貢進士景
之妹五男四女皆朱氏所出曰汝翼成忠郎前任興州
管界巡轄馬遞鋪次汝礪秉義郎前任巴州管界巡檢

次汝聽將仕郎次汝揖汝礪皆讀書後君而亡女長適
邑人馬銙次適進士薛弁次幼而亡次適進士張抃孫
男十人倪份何伾倫脩伸倬儔倚孫女六人長適吳山
進士楊大年餘並幼　君之亡汝翼年十八幹蠱事
親教諸弟奕奕有立乃遵遺訓於政和三年六月十二
日卜兆於鳳翔府寶雞縣寶雞鄉大像里先塋之西朱
氏祔葬焉前期求誌于予予素與　君善又予之次
子娶　君之幼女作誌與銘固所願也予嚴字也諱
莊姓范氏銘曰
今學不効兮古學是循　古學有得兮所親者仁　宜
壽不壽兮天所屯　福慶流衍兮鍾後人

按誌稱子嚴久爲陳倉人陳倉卽寶雞縣隋以前
爲陳倉唐以後爲寶雞又稱其買地西平原陝西
通志西平原在寶雞縣東北十五里卽吳玠與金
將撒離喝相持處原之高峻處又名大蟲嶺其原
延亘東接鳳翔界誌又云朝廷改科場罷明經此
卽神宗時王安石議更法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
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
人數增進士額語詳宋史選舉志子嚴曾祖祖父
皆務農而積貲至鉅萬誌不加粉飾之詞見其質

也兄弟析居謂之析煙初娶馬氏繼娶朱氏而稱
馬氏爲元娶卽後世元配之所昉皆捌見此文

浮邱公廟靈泉記

碑連額高四尺四寸廣三尺二十四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浮丘公廟靈泉記

文林郎行永安縣尉管句學事張梴撰

嵩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授道於浮丘公公接□僊去距山不遠遺冢具存民俗傳爲浮丘藏舄之所卽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更爲別廟里民歲時祈報逮至政和二年夏六月泉出庭下澄澈□□□□□飴映帶淸流人初易之俄鷗鳧泳者輒死衆迺驚悟始識景貺病者請禱□□□愈於是相與謀甃以文塼疏□方□藻飾丹䕌祈嚮雲來洪惟永安授□□　宋　聖祖　神宗弓□所閟而嵩高之岳作鎭中土□邑之□眞僊所宅靈顯□出□□□□□惠施於民稽攷傳記寔□之祥比年而來　朝廷淸明百度修舉總名覈實禮制樂成河海宴淸□禾並秀泉石□□□□□功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以　皇天眷佑　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顧不偉歟則儒學之士箴爲詞章揄揚□□□□□盛事傳諸聲詩以薦　郊廟實維特也今靈泉出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錄載梴雖不才□乏□□□□詠　聖德列臣子之職敢以斐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其辭曰

嵩□之陽　複岫重岡　山維緱氏　作鎭其旁　蒸爲卿雲　□成景光　僊聖之宅　其神無方　在昔帝子　系自周王　浮丘挹袖　絳闕扶將　夜月吹笙　乘雲帝鄕　鶴馭莫返　鳳塋松篁　遺宮廟食寶舄珍藏　後千餘年　醴流其唐　蠲痾療疾起痼愈尫　惟神之恵　表　國之祥　帝德廣運　修明馨香　地不愛寶　天錫曾昌　年穀順成　降福穰穰　本支百世　聖壽無疆　如山之崇　如泉之長　小臣作詩　德音不忘

政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張當世書董顯立石

劉士□刊

此泉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旣而久涸乾隆初復出也中州金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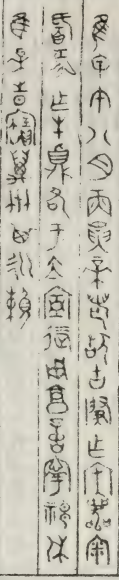
金石攷碑在緱山政和二年夏六月有泉出浮邱廟庭下能愈疾永安令張梴記之偃師縣志

按偃師縣志靈泉在縣南三十五里源出府店鎭

東霝泉溝宋時始出醴甘如飴其後久涸乾隆初復出經浮邱公廟前與梨樹溝水會爲五龍口西邃進府店鎮北屆而西北至江郵寨北滑城泉自東來注之浮邱公廟祀浮邱伯列仙傳姓李居嵩山修道亦修道於緱山山有浮邱洞嘗作原道歌虎伏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隄防拒諸子學飛仙在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成自有眞人顧

牛鼎銘

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



釋文

佳甲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宗器審厥象作牛鼎各于太室從用享億寧神休佳帝昔寶萬世其永賴

京畿豐潤縣文廟中有古鼎友人羅孝廉名廷元改名堃錢塘人後爲廣東遂溪縣令歿於任在縣脩志以邑人翰林曹鼎望所作辨文寄觀謂是前五代宋孝武帝之鼎嘗考蔣一驄長安客話云宏治間士人鑿井得之重五百斤圓腹弇口四足足上爲牛首下爲牛蹄款識甚古或以爲商時物客話得自傳聞未嘗目擊宋雖殷後不當稱帝且古不以命子名歲日卯錄辨商毋乙卣丙寅之文博古圖誤以日爲年確當可信今文廟之鼎重只五十斤高一尺二寸五分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凡三足以爲重五百斤及四足者皆非鼎內有銘在底係四字曹君據元初隨隱漫錄宋末陳世崇崇仁人入元乃撰此錄云紹興初有獻鼎於行都上賜白金三千兩賜三茅觀觀在杭州吳山高一尺三寸廣尺有咫兩耳旁出三足皆具牛首鼎外周環紋如篆籀腹內篆銘曰維命午八月丙寅帝若稽古肇宋鼎審厥象作牛鼎格于太室從用享億萬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其永賴凡四十一字乃五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三日肇作以享太室者鼎銘與此銘其文稍有增減如云肇作宋器增作字易鼎字又億字下無萬字亦共四十一字又考田叔禾西湖遊覽志訛作漢鼎稱漢建元三年按漢武帝建元三年乃癸卯非命午是益以宋孝武訛漢孝武以孝建元年訛爲建元益謬矣顧遊覽志謂宋鼎今以焚香殿中叔禾乃嘉靖間人而三茅觀之鼎猶無恙豈其宏治時便已得自豐潤

卽使篆銘相符亦當別是一鼎且宋自武帝永初元年受禪遷神主於太廟時尚未立明堂閱三十餘年至孝武大明五年明堂始立有司奏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此在孝建之後若明堂未立以前何有太室又況南朝重器豈得遠至北地余考太歲之在午者北宋實得其三太宗淳化五年仁宗至和元年徽宗政和四年皆值午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於郊壇寓祭而已仁宗皇祐二年以大慶殿爲明堂三年宰臣文彥博進大享明堂記亦猶寓祭雖皇祐五年有闕宗朝祭器之事而五年乃癸巳明年至和元年方值午元年之八月又無丙寅日至神宗元豐時禮官以明堂寓大慶路寢別請建立未暇講求沿及徽宗崇學蔡京爲相始以姚舜仁明堂圖議上詔依所定營建尋因彗出蔡京免官明堂亦罷故大觀元年大享明堂猶寓大慶殿及政和五年特詔建立參稽古制爲四戶八牕五室十二堂九階四阿之式又以言者明堂基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祕書省宣德門東以其地爲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其年乃金太祖稱帝之收國元年也政和七年明堂成太室乃明堂五室之中

室而宋史禮志云初議禮局之制也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又置禮制局於編類御筆所於是郊廟禮祀之器多更其舊劉昺傳徽宗所鑄三代彝器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則明堂之建雖降詔於政和五年而鼎或先鑄於政和四年之八月其丙寅之日則是月之二十三四日也是則紹興所獻亦是北宋之鼎而非五代之宋矣史紀靖康之難古器祭器八寶九鼎無一不與辟雍石鼓同其輦致夫爲保無流落於民間者乎趙宋政和相隔劉宋孝建六百三十餘年越一紀而及欽宗靖康自靖康至明孝宗宏治三百六十餘年到今又二百五六十年竟無鑑別古器者或謂宋仁宗皇祐五年鑄鼎十有二圜丘用五宗廟用七劉敞爲之銘疑此爲劉敞作銘而鑄成於至和元年者無論紀日不符且原父博學亦不應戾古而以命午紀歲也汪師韓韓門學綴

孫覿遊驪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分十七行行十二字行書在臨潼縣

中奉大夫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孫覿

曉促零口征晚留華淸宿弥月倦紛埃睎髮蓮湯浴夜雨闇庭梧漏長秋壓足平明徑欲西霽色開林麓遂作

朝元遊聊放千里目嵯峨北來橫渭水東轉曲坡田散
牛羊沙岸翔鳧鷺爽氣襲衣裘青烟生井屋憶昔唐天
子承平弼愛欲翠輦拂行雲鈎陳裹幽谷遺址今尚存
繚垣半頹覆玉像暗真僊石槽標飲鹿羯鼓寂無聲連
理空餘木長生豈難求有道書丹籙淚未忘馬嵬恨已
悲金粟往事寄冥冥芳草依然綠
政和四年十月　日通仕郎臨潼縣令管句學事
王慎立石

左丞侯蒙行記序
碑僅存下截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序十六行行十字正書在寶雞縣
江夏黃鉞篆
左丞　侯公昔作尉于陳倉凡郵警往還嘗憩是院於
法堂門之東有行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
二紀也一旦遇風雲之會爲社稷之臣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豈不偉哉僧問辦以屋宇疎漏牆壁浸圮恐其墨
跡湮沒乃模上石庶幾傳之不朽政和四年歲次甲午
十月旦日張磬謹序
扶風馬定國模　同管勾僧問才　廣濟管勾僧問
□□石

按記云左丞侯公昔作尉於陳倉嘗憩是院有行
記焉自元祐五載逮今政和四年經二紀也侯公
者即侯蒙也史傳字元功密州高密人進士及第
調寶雞尉徽宗朝累官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傳
皆無年月以宋史宰輔表證之其官左丞在大觀
四年八月以此碑證之其尉寶雞在元祐五年是
歲庚午下逮政和四年甲午正兩紀也序稱行記
摸上石今但得其序在下截其記文必在上截已
不可得不知所憩之院何院也

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一寸三十六行行二十四字正書在咸寧縣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并序
貢士宋復撰并書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國王之孫也三歲出家十五
請業初於常辯二法師聽論天聰警越雖數千萬言一
歷其耳不忘於心正觀中　太宗文皇帝度爲僧
住京元法寺乃覽毗曇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暨古今章
疏無不閑曉名聲藹著　三藏法師奘公自天竺將還
法師預夢婆羅門授菓滿懷其所證應勝因夙會及
奘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
翻大小乘經論皎若生知後被名爲西明寺大德撰成

唯識論疏十卷解深密經疏十卷仁王經疏三卷金剛般若觀所緣論般若心經無量義經等疏羽翼祕典耳目時人所以贊佐　奘公使佛法東流大興無窮之教者也　法師性樂山水往依終南山雲際寺又去寺三十餘里閒居一所靜志八年西明寺僧徒邀屈還寺講成唯識論時有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至京奉
勅簡召大德五人令與譯密嚴等經　法師即居其首後又召入東都講譯新華嚴經卷軸未終遷化於佛授記寺實萬歲通天元年七月二十二日也春秋八十有四以其月二十五日燔於龍門香山寺北谷便立白塔在京學徒西明寺主慈善法師大薦福寺大德勝莊法師等當時已患禮奉無依遂於香山葬所分骸一節盛以寶函石槨別葬於終南山豐德寺東嶺上　法師嘗昔往游之地墓上起塔塔基內安舍利四十九粒今其路幾不通矣峭壁斬絶茂林鬱閉陰僻藏疾人跡罕到埋光蔽德徒有歲年孰知歸仰由是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勸成至願以　大宋政和五年四月八日乃就豐德分供養并諸佛舍利又葬於興教寺奘公塔之左創起新塔規範基公之塔一體無異并基公之塔即舊而新之金輪寶鐸層構雙聳巋如幻成其下各環以廣廡神像崇邃左右以祔　奘公焉俾至者景慕起信不知何時而已也及於塔之前創修獻殿六楹落成慶贊之日不暇求能成文者丐余直序其事繫之以銘銘曰

貝葉西來兮其功大教流中區兮斯永賴法匠有憑兮誠際會香山迢遙兮閟幽宮豐德峻阻兮藏靈蹤後人依歸兮何適從有越作緣兮神助力雙塔屹立兮基是式以祔　奘公兮豈窮極終南相高兮峻倚天盛德巍然兮銘石鐫來者瞻仰兮千萬年

塔銘貢士宋復撰書亦宋書之楚楚者而名不顯故無稱猶怪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曌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石墨鐫華

按塔銘在咸寧縣興教寺陝西通志云寺在城南六十里唐總章二年建內有三塔其中塔特高大爲唐三藏法師元奘瘞身之所尚書屯田郎中劉軻銘左爲慈恩基公塔太子左庶子李宏度銘右則大周圓測法師塔銘之者貢士宋復也按銘序云奘公塔之左創起新塔據通志則云圓測塔在奘公塔右彼此互異又按今大藏首載大般若波

羅審多經六百卷凡十六會各有小序皆西明寺

沙門元則撰疑即此圖測識以俟攷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五

折克行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八寸廣四尺五寸行數字數剝蝕不可計正書在府谷縣孤山堡南

上缺諸軍事秦□□□秦州管內觀察使充太原府路
兵馬鈐轄知府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兼麟府州管
界都巡撿使兼河東第十二將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
食□□□□□□□□□□□□□□□□神
道碑
朝散郎試給事中兼　侍講同修　國史西安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袋臣毛友奉
勅撰
翰林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成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戸食實封壹伯
戸賜紫金魚袋臣宇文虛中奉　□□
缺行既葬八年其子右武大夫康州刺史知府州可求
言于　朝先臣克行官爵皆應法當有隧道之碑敢
以請　天子曰嘻惟爾之先保有永安櫛風沐雨
世捍邊垂舉州來歸缺駕克捷有功自我缺宗以來所
以假折氏之靈甚寵西人之不驕桀折氏是憑今其云
亡雖無言固將休顯之迺　詔給事中臣友汝爲之
銘臣友再拜稽首而言曰西夏自元昊乘中國久安玩
怡之後空□□寇陷缺數出不利一方用兵騷缺之憂
熙寧元豐間大飭邊備既開熙河遂斷賊右辟鷹揚之
將時則有若王韶頁逵燕建种諤其餘不可勝數
哲宗皇帝懲元祐罷兵弃地驕□之過擇將練兵大
復熙豐之政□城天都□逼横山□□□□浸以衰弱
當時邊將折氏爲第缺幾與西人戰大小百七十遇未
嘗喪敗鹵獲鉅萬萬功在右府行在奉常光榮福禄有
始有終臣爲史□□□襃善而記功雖不能其敢以固
陋辭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五世祖從阮唐末爲府
州刺史晉以府州路契丹從阮不從自拔歸漢缺太祖
受命來覲委以腹心德扆生御卿公曾大父也
太宗征太原以兵來迎收復嵐□爲永安軍節度使贈
太師燕國公大父惟忠簡州團練使贈崇信軍節度使
父繼閔宮苑使果州團練使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贈
太尉曾祖妣蘇氏缺人梁氏梁國太夫人祖妣劉氏彭
城郡夫人妣劉氏慕容氏郭氏吳郡魏郡魯郡太夫人
初公嘗承襲太尉公以公幼表授其弟繼祖公久居行

間無所知名熙寧三年賊冠慶州　詔种諤合鄜延
河東路大軍城囉兀以牽制之繼祖以所缺鋒遇賊開
光川尙堡嶺再戰皆利諤患賊抄糧道卽以三千人口
公戰葭蘆川於是人行少公公奮先登所向如有神諸
老將鄂日眞太尉子也斬首四百級生降千戸驅牛羊
羸馬槖佗萬計其後會公兄克柔以疾不能將遂以公
知府州缺主秉常　詔五路出師問罪張世矩口河
外兵表公别將蕃兵與口廷議難以守臣自行令選子
弟部三千人隸世矩公抗章願率部落先驅報國未報
卽委管鑰以行賊據營平逼官軍公進擊潰去是夜世
矩被命班師以公爲後拒賊缺躡其後公止俄被盤堆
废賊牛度隘縱兵擊大敗之殺咩保吳良師還自劾擅
興　詔釋不問王中正口口口公將行口右口中軍
中旗物大軍悉已取其善者餘皆雜惡不可用公命口
其短長黑白創五軍陳法團爲五部部爲一色以口缺
州賊遁去公遣騎追擊生擒五人不殺使爲鄉道中正
命公口千騎先趨宥州一夕拔之時賊保險口口口中
正命公口援口口口戰公曰口大軍不易至此若不速
戰倩見力口進退不可卽提刀躍馬而前手格殺數十
人所當皆靡戰士缺挽公徐之公不顧以麾招後軍口

紿言賊陳動矣衆讙乘之大敗賊衆乘勝追奔口五里
賊久窺河外患公毋口口口畏之口口口兵口口口
折氏雖舉國犯他路而左口兵未嘗隨明年四月破賊
于青岡嶺九月又破于廝羅川六年二月口口缺二月
擊賊三角川斬僞鈐轄吳埋保等元祐二年以蕃兵破
賊于口摩川六年會諸將出口水川鏖戰公口口口口
口大破之口口口口口千級有奇餘皆赴水死紹聖三
年擊賊遮洖大破之九月青岡嶺又破之是月賊犯鄜
延公統兵牽制至口缺孫覽帥大原議城口口以復故
也邊將論多不合覽檄召公問策公條具所見遂檄公
以口口界口賊擊寧浪口口口口口於吐渾河分追口
將口分爲深入口口之狀賊疑不敢動口口口口口口
進築公口口口至口慶川賊至大敗之斬二千口缺口
口黃川五年掩襲口烏口口獲僞左廂鈐轄令王旯没
崖副鈐轄兀勒香口頭口兀姚口口口口賊口口口
口口口口橫川元符元年又破口口嶺九月又破口口
口十月又破遊口川賊兀玳十二月又破口勒圖明年
正月大破賊藏才山口缺月又破龍馬川時口口口口
東進口口口口鄜延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公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如□□□□□□□□□在□□中矣□□□由近
及還□□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八城已□□缺
士□之銳急前收功而□□之歸氣□□□萬一爲□
□乘未見□□□□□□□□□□□□□□□□□
□□□□□□□□□□□□□□□□□□□□延
公引□□□□□□□□□□□而□□□□□□步
□□□□□將弱兵五千以□缺□奇兵由間道旁擊
之□□曰□□□□□子□兵深入□□公曰□□□
□□□□□□□□□□□□□□□□□□□□□
□□□□□□□□□□□□□□□□□□□□□
□□□明年□□□□□□□□□□□□□□□□
□□□缺□□□斬首萬三千級生降□□□□□
□□□□萬三千□□□□□□□□□□□□□□
□□□□□□□□□□□□□□□□□□□□□
□□□□□□□□□□□□□□□□□□□□□
□□□□□□□□□□□□□□缺□□□其動則
若□□水於千□□□□□□者以故大出則大□□
□□□□□□□□□□□□□□□□□□□□□
□□□□□□□□□□□□□□□□□□□□□
□□□□□□□□□□□□□□□□□□□□□

□□缺□□□□□大至難支□□□□□□□□□
□請帥□□□□□□□□□□□□□□□□□□
□□□□□□□□□□□□□□□□□□□□□
□□□□□□□□□□□□□□□□□□□□□
□□□□□□□□□□□□缺□□□□□□□善
用則雖□□□□□□□□不能欺賊以下殘缺不可錄

號年缺文云武恭公既葬八年其子可求請立隧道之碑克行以大觀二年卒既葬八年當是政和六年也可求降金者故克行本傳不及其名　碑叙次克行家世官爵大略與史並合惟御卿贈太師燕國公惟忠贈崇信軍節度使史不及之耳世以此碑爲折太君碑攷折太君德扆之女楊業之妻也墓在保德州折窩村非此也金史張奕傳云天眷三年夏人侵界詔奕往征還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壠而戮其屍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報今復守晉寧故激怒夏人欲開邊釁以雪私讐朝廷遂移折氏守青州據此則折氏之祖墳在府州者多爲夏人所夷今此及嗣祚兩墳翠石巋然歷千年而不毀當是折氏世篤忠貞之報今因以五代宋書三史及碑叙其世系庶有攷焉

碑陰並列所統各寨主姓名史稱折氏自從阮於唐莊宗時起家府州至宋高宗建炎二年可求以地降金凡七世父子兄弟相繼扞衛邊境者歷二百餘年而嗣祚碑有自武德中詔府谷鎮遏使之語遏使者唐鎮官名是折起于唐初迄于宋金之際也幾歷五百餘年簪纓不替其勛業彪炳史冊卓絕千古覩此碑陰益見其捍禦邊陲鈐轄蕃漢之遺制焉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殘缺過甚全文不知若干字今存者尚一千二百餘字標題已缺其姓賴其文內尚有可攷碑爲奉勑撰書撰者毛友史無傳書者字文虛中傳稱字叔通成都華陽人大觀三年進士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編修官同知貢舉遷中書舍人碑系銜云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史皆略之碑云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廣韻云虜複姓南涼禿髮傉檀立其妻折屈氏爲皇后此作折掘文之異也碑又云德扆生御卿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惟忠父繼閔宋史折德扆傳德扆二子御勳御卿御卿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來侵御卿疾甚其母密遣人召歸御卿曰世受國恩死于軍中其分也翌日卒子

惟正惟昌惟信惟忠惟忠字蓋臣累進簡州團練使喪母起復雲麾將軍卒碑略其雲麾將軍子繼宣繼閔繼祖繼世繼閔以勞累遷宮苑使領果州團練使皇祐二年卒史略其麟府路駐泊兵馬鈐轄子廣孝克行克行初仕軍府擢知府州在邊三十年戰功最多羌人呼爲折家父官至秦州觀察使卒贈武安軍節度使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東都事略可大初官四方館使廉州刺史）此其大略也其餘碑文較詳于史而大致皆合碑末段可見者云由近及遠□□法也公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入城已□云云此下間段駁蝕據傳則云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克行請兩路併力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用克行策此段原委如此得史而碑之缺者可攷矣傳此下無多語大約碑文此後所缺亦無多矣今碑在府谷縣孤山堡南稽之陜西通志廢墓條下不載其墓則亦因此碑之剝蝕不顯于世故也碑陰列寨主姓名今失搨

上官革等寶雲寺題名

碑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二尺八寸六分八行行九字正書在隴州

政和六年閏正月晦日以禱雪獲應謁謝

嶽祠早飰寶雲寺登覽佛閣偕來者司錄事員遙堯知

汧源縣席徽鄉教授王行可汧源簿竇裔尉高慥知軍

州事上官革命吏題

按汧源縣卽今之隴州州南七十里爲吳岳卽周

禮西鎭曰岳是也此題所謂嶽祠卽西鎭吳山廟

祇舊至其處寶雲寺及佛閣俱無攷上官革等亦

無衍傳

謝彥溫泉詩刻

石横廣三尺八寸八分高二尺十一行行五字行書在臨潼縣

宣句謝龍圖留題

自愧塵容去復來驪山頂上看崔嵬誰人得向長安道

曾浴蓮湯十二回

政和丙申三月十八日謝彥子美書

政和六年五月日從事郎武功縣丞管句學事權臨

潼縣事梅安口立石

重修薦福寺塔記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二寸十七行行三十一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大薦福寺重修塔記

長安城之西南三里餘有寺曰大薦福自唐高宗時立

爲獻福寺至天授元年始改薦福并御書飛白額中宗

大加營飾以神龍年後翻譯佛經並於此院按兩京記

西北隅有薦福寺浮圖院實景龍中宮人率錢造立浮

圖凡一十五級高三百尺爲祈福之地自景龍至

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風雨摧剝簷角墊毀有

山谷迂叟因出往遊偶見是事喟然傷乎歲月浸久將

就傾圮使夫妙緣聖跡寂寥數百年來未有修崇之者

衆但咨嗟莫能辦集蓋此巍然寶塔寔爲諸佛無量劫

來薰修妙行誓願所成靈牙舍利悉貯其中普爲一切

衆生作大高廣福田故我喜於修完勇躍成就願此殊

勝淨行利樂無窮普沐妙因豈不韙哉於是負糧裹費

自竭其力雖一毫不假於人以是年二月己卯興功越

四月戊寅告成洎以徘徊副屋墮塼所擊上漏下濕損

弊尤甚悉皆修完遂復一新由是觀者如堵湊沓瞻仰

衆復歸向溥發善緣始山谷子廬於臨涇之白龍庵中

方宴坐閒嗒然隱几而寐夢現一寶塔白光亘天躋踏

之間傍有人云此乃般若寶塔也子欲遊乎夢中謂曰

寶光充塞殆不能前又若有云但隨吾行於光明中往

來升降洞徹無礙邃然驚覺所夢寶塔猶在目前移時
方散後二年獲修此塔以白堊飾之素光耀日銀色貫
空正如夢中所見之像略無少異何報應之若是耶願
力冥契成就斯緣喜揭慶讚聊紀梗槩云大宋丙申政
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塋記
勸緣住持傳法沙門永明立石
按碑云自景龍至本朝政和丙申三百九十二年
今由政和六年丙申歲逆推三百九十二年以前
乃開元十三年乙丑歲非景龍中也疑碑記憶誤

重修光濟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四分三
十三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郃陽縣

重建光濟寺記

同州貢士張鑑撰

夏陽古西河之野當潼關之北自漢迄唐至於　皇
朝世爲馮翊屬邑閫闕之境分陝而西金城千里號爲
四塞地占天下上游□邑之封直郡而東不遠數舍版
圖登□邑居關中佳處□□□勢勝則前嚮蒲坂之都
會背特龍門之峭靶大河泒其左以俯瞩汾晉梁山脈
其右而平揖條華其地靈八異則有有莘氏建都之址
卜子夏明道之方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寵畝
膏潤伊尹昔耕之豐野抑有瑞應丹鳳覽煇之臺孝子
王祥躍魚之涾故築城□以居民聚□□以爲市設官
府以聽訟關廩庾以受輸其來久矣城之東北隅崗阜
回旋若起觀□連屬映抱爽塏十仞以擁其後泉瀵泓
澄若設明鑑支□□絡於田千頃而圖其前喬林蔚然
脩竹森然雲烟濃麗而四時春融樓殿煇映而萬瓦鱗
次者光濟之爲寺以處其中也方其與創之始偶□文
記莫得詳攷前後相承司其事者惟務因仍歲月既久
循至圮廢有傳業法師惠嚴者爲兒童時捨身出家一
心向佛日以持誦爲樂雖寒暑之切肌食宿之不免者
間亦忘之積習之美僅於十年乃中程於州長既得度
後法乳昆季有請於其師明滋者曰嚴師精專而勤切
朴直而誠厚必可以起吾寺之廢滋亦然之遂以寺事
付焉而法師辭之辭不獲已而受之然常謂其倫曰吾
沙弥小師爾方此落髮以趍向眞諦今□□以寺此固
吾家事也然寺隘陋而弊廢吾固欲闢其隘而廣之革
其弊而新之吾爲僧之日未久信義未孚于人人未我
知也一旦欲增建而崇起之其費不啻千萬雖有善知
識其我從者葢亦寡矣莫若使我受圓具戒從遊禮願
聽學大乘法士之門得悟眞覺無相之教然後開示正

信指授大衆興慈雲於貝梵布法雨於金田普爲衆生
施大利益則何求而不得也其師聞而壯之廼從其願
法師既得免去擇普演說口遠亦從之窮經抗論披究
其文紬繹其義語執其疑似悟識其隱微口年於外名
成而歸滋且老矣既至復授事乃募里人雷琦爲檀信
士琦城中之大族也資富鉅萬膏腴沃壤華屋口第連
亘輝煥甲於一方然厚於營生廉於自奉爲人頗温淳
而長者樂於從善卽與法師相爲戮力既捨家資又粒
衆施迎寒涉暑以夜繼晝構美材以爲廈範寶鐵以成
鍾始於元祐之丁卯逮於元符之已卯星霜一紀以至
落成法堂處其與三門直其前大殿居其中殿之兩旁
曰東西廊東廊之北曰鬼母堂又其北曰浴室香積厨
西廊之北曰授眞館又其北曰羅漢殿衆僧堂法堂之
左右翼曰法師寮當講位管勾房童行舍内羅漢殿及
閻殿賢聖並係檀信雷琦獨辦建置殊勝功德也又覺
角鐸搖金者鍾樓崛起於坤之口也庭竹敲玉者煖堂
隱處於乾之位也堂之北有隧邃然以洞其下有嶅巍
然以封其上者是又法師逆脩之墓也倚墓之背躔寺
之垣口臺其上口口千里洪波巨浸風帆浪軸之河津
晉壤韓原禹販秦中之畛域每一登覽盡在諸掌眞所
謂形勝之地故寺之成也不侈不大幾於百楹不口不
陋金碧翬飛入其門而瞻仰姦偷惡少亦有恭肅之心
升其堂而作禮宰夫寘盜猶有回向之念則法師之所
以增大寺宇崇飾教像誘人口善其於細民豈曰小補
又況寺之設也所以建置道場上爲　　廟朝祈禬之
所仰惟　　聖王有萬壽無疆之休亦惟光濟有万年
不朽之口余嘗至其寺每終日瞻玩似不知其在遠方
也益歲里貴人之於　　都城得　　請爲薦福寺宇
者捨金弊極脩崇長廊廣殿連棟飛甍口口自天而下
幾非人力所能致者光濟之嚴潔邃靜有以髣髴焉法
師之功固亦勤矣法師以緇素脩靜梵非特足以易其
弊而致其新又能有以善其生而全其樂其處世也無
累眞所謂解脫者今兹僧臘四十一而俗壽七十有六
矣寺事委以小師洪禧日惟誦禮不忘其初上以報稱
　國恩次以興謝　　佛蔭故門弟子日益滋多洪
勲而下凡一十一員解經論演教法以啓廸未悟者居
其半余授徒洽水之東相距口口口日禧持其口以來
俾道其事詳而有據嗚呼若考作室厥子每難於堂構
厥父菑厥子每難於播獲昔人深所望者廼禧等見之
今其請也欲紀其師之功而懼没其美是非獨有以不

墜其業而止爾抑有肯堂構搆穫之念也余喜道法師
之勤而嘉與禧等之志遂述之云大宋政和丙申歲八
月十五日光濟寺住持講經論僧惠嚴管句僧洪禧等
立石　并書　　刊字人薛立
成忠郎同州管界巡鹽舒
忠訓郎權同州馮翊等五縣巡檢侯進
忠翊郎管句同州夏陽鎮及鹽倉草場煙火公事范
從事郎知同州郃陽縣事專切管句學事教□保甲
管句勸農公事李養威
承節郎監郃陽縣酒稅務董濤
保義郎河中府同華州巡鹽倘□
保義郎郃陽縣尉陳□元
將仕郎郃陽縣主簿張基

按碑云夏陽古西河之野唐書地理志夏陽本河西武德三年析郃陽置又以河西郃陽韓城置西韓州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隸河中後復來屬至宋熙寧四年省入郃陽是立碑之年已無夏陽碑益追述舊時建置也縣廢之後改爲鎮在郃陽縣南二十里鎮有太姒墓又縣城東四十里有太任太姒二聖母廟即碑所云廟像端肅文母始生之舊里也光濟寺今陝西通志無攷

王鄆等啟母殿題記

石高廣俱二尺六寸十一行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在登封縣嵩陽書院講堂壁

左武大夫忠州團練使知東上閤門事提舉中太一宮
兼祐神觀公事王鄆子堅右武郎提點醴泉觀陳彪炳
文忠訓郎王淵深甫回隨侍
□□節使太尉詣崇福得獲恭參
啟母殿下遂觀
聖跡不勝大抃時政和戊戌孟夏十有八日彪謹題捧
硯人劉天錫
政和八年端午日靜正法師覲朝散大夫知西京嵩
山崇福宮事張若□
太上都功法籙弟子知廟事曹仲恭摸
嵩陽聶□□□

傅梅嵩書曰往來嵩山之麓每每從瓦礫荊棘中見有古人尺碣片石磨洗識認但文字可識者移置存古書院嵌於堂壁若鱗次然葉封與復嵩陽書院乃移置於此說嵩

按記云詣崇福得獲恭參啟母殿下遂觀聖跡不勝太抃河南通志嵩山崇福宮在登封縣城東北

五里漢武帝創建名萬歲觀唐改名太一觀宋改今名爲眞宗祝釐之所啟母廟在嵩山麓廟前有啟母石古云塗山氏所化漢武帝祀中嶽見啟母石因建廟焉此記所謂聖跡殆卽啟母石也戊戌年十一月己酉朔始改元重和此記刻於端午日故仍稱政和八年

崇佑觀牒

碑高五尺四寸廣三尺四分行字多寡大小不可計行書又奏牒六行小字書在朝邑縣

陝府西路都轉運司奏據同州申據朝邑縣申本縣耆老八戶賈□等狀本縣城西有佑嶽行宮地居高阜殿宇宏壯屋舍計一百六十餘間自來請道士王永清住持焚修每遇亢旱祈求雨澤皆獲感應人民無不歸仰伏乞敷奏朝廷賜宮觀名額本縣側近並無宮觀遇天寧節開建道場委是順便本司保明是實伏候

勅旨

尚書省牒同州朝邑縣崇佑觀

牒奉

勅宜賜崇佑觀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通議大夫□左□王押起復少傅太宰押少保

少宰押太師魯國公不押

政和八年九月十一日牒

後題云通議大夫守左丞王押者王黼也起復少傅太宰押者鄭居中也居中以六年爲少保太宰七年八月以母憂去十一月起復八年進少傅少宰少保押者余深也深以七年十一月爲特進少宰八年七月爲少保太師魯國公不押者蔡京也以本紀列傳攷之皆合 關中金石記

升元觀勅

石連額高六尺三寸餘廣二尺七寸六小字共七行字數不齊正行書額題升元觀勅四字篆書在泰安縣

尚書軍狀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

泰寧省牒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寶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卽目宮觀並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六一村僧占據住持役民間安厝丘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

勑故牒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押
特進少宰　押
起復少保太宰　押
太師魯國公　不押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中寂立
石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人不言歷官兖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金石文字記

碑前載泰寧軍狀稱兖州奉符縣其右旁書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權措置升元知觀事洞元大師賜紫道士李仲昭立石按徽宗紀政和八年八月乙亥升兖州爲襲慶府故先稱兖州後稱襲慶府矣牒後列尚書省長官曰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者王黼也曰特進少宰者余深也曰起復少保太宰者鄭居中也皆有押字曰太師魯國公而不押者蔡京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勑其勑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勑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尙謂之司空勑亦曰蔡家勑葢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勑故至今勑字蔡體尚在此碑勑字正蔡體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桂林洑波巖還珠洞題名

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六寸十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行書在臨桂縣龍隱上巖

清源劉鎡逢時膠東蔡惲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符馮元震亨之襄陵侯材晉卿苕溪王蕃于宣自湘南樓泛舟過洑波嵓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已亥六月十六日

重新緱山僊祠題記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四行行六字正書在偃師縣仙君廟

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僊祠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　成敏刊

億按石碣題云永定陵都監盧功裔重新緱山仙祠鉅宋宣和庚子歲重陽記凡二十四大字頗似山谷老人用筆其題鉅宋他石刻亦少見偃師金石錄

八行劉先生詩

碑連額高六尺七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三行行十五字至十七字不等草書篆額在東阿縣黃石公祠

我昔讀漢史心師張子房從容輔漢室功成復翱翔告
由受師黃石公也訓知進退存亡我本田舍兒本志在退
藏回緣遇　眞主招聘助發揚五年寄京國心志
不皇皇亦由宿志定萬事皆秕糠今日得歸來素志今
得償艤舟河縣下騎馬造祠堂伏行仙遺像我志愈激
昂誓歸東村住心祈契空蒼庶可見　張子侍翁入帝
鄉

宣和二年九月廿四日猷次劉採仙尉張思范陽范
朴刻人張昌道聯騆同來

勅差知東平府濟北穀城黃石山靈顯觀事兼京東
西路傳授科教師賜紫艾知全立石
忠訓郎東平府博州夾河巡撿兼東阿縣巡撿譚
修職郎東平府東阿縣主簿張口
通直郎知東平府東阿縣管句勸農事宋口
迪功郎東平府東阿縣丞吳世英　李全刊

徽宗大觀元年詔立八行取士科凡孝悌忠和睦婣任恤爲八行全備者耆隣保伍申縣申州申尚書省釋褐命官此劉先生殆亦以八行舉而留京師者歟山左金石志

按劉先生不署名豈年月下有猷次劉採或卽其人歟宋史地理志東平郡本鄆州宣和九年改爲東平府宣和只七年無九年此或是七年之誤此詩宣和二年所書而艾知全等銜名有東平府字則是題詩在宣和二年立石在七年也

宋京太清閣詩刻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五分十七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高陵縣

登太清閣二首

望斷秦原日月寬西來涇渭側依山憑誰喚取王摩詰
寫到孤鴻滅沒間

輦路名存跡已陳斜陽今作幾家村繚墻月轉華清夢
來破高陵渡口昏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成都宋口口宏口
京請郡得豳取道渭上觀爲命口詩刻次韻奉呈口
口奉議公　蜀宋京

金節逶迤去不還羅留星斗煥秦天白雲拱木今何在
歲月聲名相與延

乞守初來到渭濱玻瓈親爲拂詩塵口江集裏新添得
留取鍾評付後人

宣和辛丑四月晦

□□□知高陵縣事楊□立石　□陽米清摸刻

按宋京史無傳宋詩紀事云京成都人崇寧進士不詳其歷官引成都文類載其琴臺武擔二詩而不及此石刻

季季梵仙詩刻

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四寸四分十二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草書在上元縣祈澤寺

廬窗雲暗青燈小松檜無風春悄悄子規枝上叫夢回
倚署一聲山月曉
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
掃山廬墓過餘齡
大觀戊子暮春季季
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趍　闕　梵仙
万里區區學宦游江南江北幾時休朝來作別殷勤語
爲謝多情黃粟留
宣和四年壬寅歲四月旦日祈澤寺住持沙門道昇
上石

右季季及梵仙詩前二首後題大觀戊子暮春季季季下著二點似是其人之字其詩云官南官北添身累年去年來換鬢青何日歸來閑歲月掃山廬墓過餘齡則亦嘗仕於朝者矣詩又有廬墓之語或即趙孟遠之昆弟乎又一詩題云政和癸巳四月廿四日將去此趍闕自署梵仙亦不知其姓名也此與高逸上人詩碣書法皆俊爽竝宣和中祈澤寺沙門道昇所刻葛寅亮金陵梵刹志所失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濟道呈妙空禪師詩

裱本高廣行字皆不計篆書徑長淸縣靈巖寺

二年催遣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
把尋常費心眼靈巖消得少遲留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
有定師能指示直須行到寶峯頭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篆書
呈妙空禪師
□□□定禪師了觀音化身所居靈
岳□□中寶峯化釋迦石像宣武濟
自

釋文

二年催遣向東州見盡東州水石幽不把尋常費心眼靈巖消得少遲留右一
東州山水亦堪遊及至靈岳分外幽會有定師能指示直須行到寶峯頭右二

宣和五年二月初九日朱濟道偶書呈如公妙空禪
師
□魏法定禪師乃觀音化身初居靈嵒□□神寶峰
作釋迦石像良有深旨
按朱濟道不詳其何許人如公妙空禪師者妙空
是賜號名淨如住持靈巖者也末小字注二行十
九字亦篆書記法定禪師事長清縣志云法定禪
師梵僧也魏正光初杖錫來遊方山見希有如來
曾於此成道遂經營梵宇有虵引道二虎負經并
白兎雙鶴之異遐邇助工於是窮崖絶谷化爲寶
坊勅賜名靈巖寺志但詳刱建靈巖而不及法定
禪師爲觀音化身此碑可補邑志之闕

妙空禪師二頌
石横廣二尺七寸五分高二尺六寸五分前刻二頌十一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後刻記三行每行字數二十四五六不等行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拙頌奉別　知事頭首兼　雲堂諸禪衆
住山淨如拜呈
七年林下冷相依自愧鉛刀利用微聚散莫云千里遠
輪天一月共同暉
慈書記寫予眞求讚漫書此以塞來意
眉不修疎頭突兀鼻聳垂兮顴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訥
慈禪慈禪不我拙名兮邈兮水裏月咄
宣和五年八月初三方山老拙書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尚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
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
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家命工摹石益傳
不朽皇統三年中秌日監寺僧義由謹記

宣和重修東嶽廟碑
碑高二丈五寸廣七尺五分二十六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在泰安縣

宣和重修泰嶽廟記
翰林學士承　旨正奉大夫知　制誥兼　侍講修
國史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壹
伯戶臣宇文粹中奉　勑撰
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　制知襲慶軍府事管句
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使兼提舉濟單州兵
馬巡檢公事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臣張漴奉　勑書篆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　泰嶽宮廟完成奏功
制詔學士承　旨臣宇文粹中紀其歲月臣
粹中辭不獲　命退而移文有司盡得營建修

崇詔旨本末與庀工鳩材因舊增新之數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懽心以爲天地社稷百神之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象其物有宮室祠宇以猶其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冊號報以導其誠其漠然而意可求僾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以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夏商周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事神以保民其歸一揆故其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其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自開闢以來尊稱東嶽其穹崇盤礴雖號爲一方之鎮而觸石膚寸不崇朝而利及天下是以歷代人君昭姓考瑞盛登封之禮告祭柴望五載一巡守必以岱宗爲首而神靈烜赫光景震耀載在書史接于耳目者奕奕相屬也朱受天命建都于汴東倚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肇修封祀蓋嘗躬款祠下欽惟神靈響荅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偕五嶽咸陞

帝號自是宮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奠享祈報者蓋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光于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迺申敕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用其至歲在辛巳迄于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繚牆外周罘罳分翼歸然如清都紫極望之者知其爲神靈所宅凡爲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觀廊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于賦調役不假于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燕豫福應如響嗚呼眞盛德之事也惟古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臣竊伏觀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宵之念無一不在於民者發號出令以誠以告頒恩施惠以生以育設官擇人以長以治制法垂憲以道以翼以訓以齊政成化孚中外寧謐於是國有暇日以修典禮民有餘力以事神祇咸秩無文周徧羣祀自古所建上下遠邇靈祠吉祝于今莫不畢舉

觀是宮廟土木文釆輪奐崇麗則知郡邑之富庶帷帳熒煌袞冕璀璨則知絲枲之盈溢牲牷充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衍簫鼓填咽歌呼係道則知氣俗之和平　神之聽之迺厎陳于上　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　社稷之安固　釁數之綿遠蓋方輿而未艾也臣旣書其事又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　上帝　口觀九有　孰贊
天縡　山川封守　帝欲富民　俾阜貨財　溥潤澤
之　俾司風雷　東方岱宗　是爲　天孫
體仁乘震　生化之門　昔在章聖　崇以　帝
號　發冊大庭　五雲前導　施于子孫　格是神保
歲在攝提　新宮載考　皇帝慈儉　愛民
自衷　不侮鰥寡　不廢困窮　神鑒其仁　錫之妻
豐　皇帝神武　赫然外攘　馴服悍戾　以
蕃善良　神予其義　助之安彊　仁義旣洽
民有餘力　還以報　神　神居是飭　峨峨
神居　作鎭于東　有來畢作　庶民所同
惟此庶民　惟皇作極　丕應徯志　徧爲爾德　祝
皇之壽　泰山同久　握圖秉籙　歷箕旋
斗　祝　皇之祚　泰山等固　鎭安二儀
混同萬宇　下逮羣黎　徧敷錫之　億載萬年　惟
神是依　匪　神獨依　惟　天
無私　有謠康衢　述是聲詩

旹宣和六年歲次甲辰三月巳酉朔十八日丙寅建

胡寧刊

案徽宗本紀旣無制詔撰碑之文禮志嶽瀆條亦不詳重修祠宇之事而此碑文體書法皆極壯觀實爲岱廟諸碑之冠惜宇文粹中張漴宋史皆無傳莫能攷其事蹟耳碑陰列嶽廟職事人員凡二十行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泰安府城內西北隅岱廟內泰山舊有上中下三廟此其下廟也凡歷代祭告皆於此行禮廟之制中爲峻極殿南爲仁安門又南爲配天門門東三靈侯殿南爲炳靈宮門外此碑在焉據山左金石志碑有陰列職事姓名今失搨

賈炎饒益寺二題名

石橫廣四尺一寸四分高一尺三寸四分二十五行行八字九字不等行書在朝邑縣

先考成正公留題

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歲在癸

巳夏五月蒙
恩罷延帥領眞祠奉母歸居穎昌與諸子公說公燮公
傑公轍公節公犨公烈公協公頡諸孫遹運姪孫遁同
過此寺二十九日題
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
恩從請移守南陽六月二十七日侍
親過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
使賈炎題諸子公哲公燮公轍公節公犨公烈公協公
頡諸孫隨德壽德隆侍行　呂元明馬元鈞偕來
宣和六年四月初八日男承務郎充專一總領措置
陝西路鑄錢司准備差使公傑親摹上石
河中府張崇習刊

先題云顯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賈炎政和三年五月蒙恩罷延帥奉母歸居穎昌後題云炎自鄜延帥移守南陽侍親道饒益寺顯謨閣待制新知鄧州兼京南路安撫使賈炎題攷宋史炎昌朝之子歷官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知延安求內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前後奉母過饒益寺者始則由延帥之潁州再則由河陽改鄧州也傳文叙次不甚明白不如碑之詳著也又公傑題此云先考成正公留題傳亦不及其謚其缺略如此南京即應天府唐之宋州也鴻慶宮太祖神御殿名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饒益寺在朝邑縣南十里新市鎮創自蕭梁天監唐貞觀二年起十三層浮屠歷代名賢探勝賦詩勒石金新市監趙忭因歲久石刻殘缺收置藏春塢壁附以記今藏春塢賈炎題名石尚存即謂此石刻也

淳化縣吏隱堂記

石高五尺廣二尺四寸二十行行四十九字行書在淳化縣

淳化縣吏隱堂記
梨園昔雲陽支鎮爾　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宜
和初□□□□□□□　請□□南幽羽檄飛書
控扼兩路今爲衝途簿書之繁戶□之夥不減劇邑名
公鉅儒臨莅于此者比比焉蓋亦善地也方　朝廷□
□□令爲民長人歲在乙巳命宣教郎賜緋魚袋張公
袞組來典是邑到官未朞月而一境稱治老姦猾吏屏肩
縮首州郡知其賢□□下簡百里之民安居樂業豈不
雖歎縣舍卑監前後作治者侄偬於簿書間而修治補

廢鮮能及之　公一日環眎其宇□□□歎曰君子之
居一日必葺況令居一邑事縣遂完西堂使之南向命
曰吏隱又所以見　公爲政優游臨事不擾剸繁撥劇
□□寂然而申申於此也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腐棲斷
瓦既完且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縣之舊圖美木清
池遊息之亭微步□□皆在其後平畦淺檻佳花香草
之植皆在其左右於是退處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
思亦不敢忘其政非特爲休佚之設□□　公治民之
意勤矣堂之後楹曰蒙軒周敞明窓旁列机按書史圖
坐面面植脩竹直幹高節四時蒼翠殊無一點塵埃氣
□□餘裕搜幽摘奇以醉六經此又得隱中之佳趣也
噫士被於化育民樂其耕桑以自養自足故牛馬之牧
於山谷者不收五□□積於田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
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　公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
蚤莫休暇故得以升其堂眞所謂吏隱□□□本部漕
使朝議劉公良弼來攝是邑也愛其民既淳事且簡發於
詞詠作詩十章以蒙軒眞吏隱之句冠於篇首後人慕
其□□刻諸石而　公又新其堂以居焉則知賢者用
心其不相遠矣　公三□顯族也　嚴府君使待制公
元豐間嘗遊是邑見□□地凉泉甘木茂徘徊不忍去

寓茲累年率邑中士人日從其學循循博約略無少倦
　我公既登甲科爾座下之士相繼馳□□□屋者有
之歲月邁邁□指四十年間今　待制公累鎭巨藩勳
業昭著　眷倚之重恩數之隆冠於一時天下□□□
祈　公登庸而懇請琳祠優佚里閈爲四方達士之榮
觀　公累歷幕府婉畫有勞　朝廷知其績　召還賜
　對又特　□□服褒之行將擢用矣顧小邑不足以
展其才　公之臨也思昔　杖屨所歷之地留心城邑
撫養士民誠亦至矣由是觀之　□且隱於是以待超
騰也邑民欲　公久此政但恐席未温　紫詔西來促
裝東去預以爲思耳彥政雍人也旅食于茲行踰□□
　又露被德化沐　公顧遇其心如何哉　公以命堂
之意見囑僕素乏才能辭不獲已謾書其實　公字宗
成云宣和七年□月初三日杜陵石彥政記并書

按淳化縣五代以前總謂之雲陽縣宋淳化四年
析其地置淳化縣屬耀州宣和初改屬邠州碑故
云梨園昔雲陽支鎭我宋淳化間易爲縣隸華原
宣和初云云梨園宋史地理志作黎園雲陽縣鎭
名華原郎耀州華原郡也縣令張姿祖多善政而
史無傳撰書人石彥政亦無攷淳化縣隸邠州迨

靖康三年爲金天會五年金元帥府宗翰宗望率兵伐宋陝西之地賜楚淪金盡距此碑之立僅兩年耳

太史公廟記

碑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六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韓城縣

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

東曾尹陽撰

西韓焦丙書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囿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佪周覽則棟宇甚傾頹階戺甚卑壞埏隧甚荒蕪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慨然發喟屬諸耆老而告之曰　司馬公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紀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湠乎前也中條崛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宗氣像雄渾　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庳如此其不稱　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爲邦人之恥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趯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甓門䦨之用悉以貲之郎　公之墓爲五架四楹之堂又爲覆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於是直欒光之澳覘禹鑿之山面汾陰之脽縱口遐觀豈不快哉嗚呼維　公之文大肆於周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鼎負實斡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其下葬於茲豈非洪河巨嶽實稱　公之文也哉乃作迎事享　神之歌俾邦人習之歲時以樂　公之神其詞曰

公辭有如黃河流黃河出溜崑崙丘上貫星纏經斗牛下連地軸横九州巖崖搏石轉洑流騰煙跳霧飛蛟虬迺來宏放三千秋班沿范襲非　公儔　公鑿混沌開雙睟力敵造化窮其搜　公祠慘淡連古丘甍摧瓦落風蕭颼我獨來兮爲　公愁新　公祠兮去榛杞殺甚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　公燕喜韓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瀰瀰　公之來兮歲豐美雲爲車兮飈爲轡　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没兮風不留　公曷往兮俾我憂

靖康改元四月甲辰立石　　刊字王彥

按太史公廟在墓前墓在韓城縣南二十里水經注云司馬子長墓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

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陝西通志引雍勝略云太史公墓在韓城縣南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而建祠焉韓城縣志云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冢歸然其巔祠壁石壘林立代有名作冢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以上諸條可與此碑參觀俾讀者益資景仰云

拱極觀記

碑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二尺五寸四分二十七行行五十字正書在華陰縣

拱極觀記

朝奉大夫新差提舉京 缺

進士按尉特添差充華州准備差使權華陰縣贍軍

務權誌書

大觀初　太上皇以水行協序潤下收功解梁奏鹽
澤復興寶鹺薦瑞散則搖銀海聚則擁雪山其獲十 缺
宗社無疆之休　聖德謙冲功不自有乃歸美于　三
靈眷祐百神受職申遣王人往會漕臣洎郡邑官實按
封內與夫鄰境　方丘嶽鎮凡祠宇在祀典者 缺 靈貺
且爲民邀福而華陰　西嶽金天順聖帝廟得重葺焉
先是廟中有　北極眞武殿寄廡下提舉脩葺官王口
口口口口口口庀事仲千焚香祈得吉卜矢當告遷以
表異　顯德極應如響遂即廟垣之東徙建殿宇并抗
章請差華嶽觀道士雷道之口口口焚誦及管　眞武
道院道之因闢廟壖隙地增廣作堂室廊廡廚庫凡百
楹重和元年冬詔使王仍來降　御香肸蠁有感乘
聖旨撥賜嶽廟舊田伍頃特免二稅充齋糧宣和七年
四月恭被　宸翰賜觀名曰拱極復命道之永詔住持
玆其始因也御惟　北極眞武靈應眞君以輔佐　王
帝而照臨下土幽無弗燭遠無弗屆感無弗通其炳靈
妙用雖默運於冥冥不測之中斷邪滅妖拯危拔苦福
善禍淫每著於昭昭可見之地上衛　皇圖下濟群品
陰功密德殆不可數計緣人間善惡功過欲使愚迷遷
善遠罪回向正道而已所以天下尊奉畏愛洞洞乎如
在其上故寓神之館隨在在而嚴飾也況拱極肇營境
古勝絶面擴蓮嶽之三峯背折龍門之一曲山川秀異
物產瓌琦誠古今仙聖之所宅幽人逸士之所會也道
之自徙殿至賜觀領住持二十年矣既克己礪行遵奉
戒籙普施符藥且得同徒郭隨之協贊薰脩之外共葺

觀事□薙榛莽疏□泉石培植松竹花藥虛而明者軒
亭閒邃而雅者洞府列煙霞葱朧風月澄澈將與華嶽
觀相表裏門枕大路介乎京洛雍蜀之間過客憧憧往
來名馳利驚塵染塗汚乃□妄觸禍機橫罹罪罟覆車
相望而不休不止吁可閔歟豈知□宮淸淨近在道周
外如市而中若水又可以息機返照頤神引年于斯也
公度膺濁兄軀夙叨道蔭言念宿世於眞君或有少緣
蒙祐多矣醴泉探符則告以吉凶之祥鸞居求嗣則錫
以龜蛇之夢　神休靈貺無所報稱於是刻人求記謹
齋戒緝文以攄丹悃云靖康元年八月三日記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　聖朝靖
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刻諸琬琰意欲傳於
久昨緣兵革蠭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
□嘗錄之以行遠今十三載矣經曰　□地遷□有
數而□□□道之雖至愚竊恩　景貺得非　眞君
之啇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
休美云時昭興九年歲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
兼　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副觀道士楊子淳　知觀道士楊道誠上石
王文□刊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亡萬歷中有人掊地得
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並立其碑文鄙淺無
足采然吾於是有以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冠道流
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人且千萬
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有許和之約
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使來畫割河南
陝西故地遣好于我令尙書省榜諭九年三月丙申
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
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樓炤宣諭陝西諸路十
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葢
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
繫恩本朝辭微旨切以視夫士大夫之靦顏臣僕者
不大有逕庭邪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
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而以僞齊劉
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
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
并中心史之爲邪金石文字記
拔此碑撰人姓名已缺文中有公度兄軀云云雷
道之記有云中朝奉大夫薛公所作則當爲薛公
度作矣而關中金石記乃云薛存撰或別有所據

按陝西通志拱極觀已無攷据碑文則重和元年
降御香宣和七年賜觀名靖康元年刻碑記旋遭
兵革至紹興九年重刊當靖康元年八月金人內
侵皆在河北河東一路其時關中尚屬晏安逮紹
興九年和議已成陝西之境在受地數內故重刻
碑記尚覺優游乃紹興十年永興陷至十二年則
全陝悉淪于金矣金地理志京兆府路郡縣皆皇
統二年定制即紹興十二年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六

建康府嘉惠廟牒

石高五尺九寸四分廣四尺作三截書上二截牒文共大小字十六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并十二十三字不等下截記十六行行十五字正書在上元縣

尚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靈澤夫
人祠宇祈求顯應欲望
睿慈特賜加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
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
今據本寺申檢會近降指揮節文神祠如有靈應即先
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
本口今依前項指揮合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
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賜嘉惠廟爲額牒至准
勅故牒
紹興二年十一月　日牒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權
參知政事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紹興初計臺禱雨獲應申請于　朝遂賜今額自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叩響荅寶慶改元夏旱時僑適備貟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焉果獲甘霆農望少蘇於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黃觀之信而有證喟然嘆曰　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褒鐫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没不惟爾神之功不著而　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爲民祈福之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心歉焉謹以其所賜勅黃刻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月日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僑謹記

住山釋普寧立　　張彥忠刊

右嘉惠廟牒紹興二年江東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夫人祠祈禱有應勅賜額嘉惠廟牒後宰執押字者四人自左而右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呂頤浩也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

朱勝非也曰參知政事孟者孟庾也曰簽書樞密院
事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後九十四年寶慶
改元知上元縣趙時僑始以所賜勅黃刻於石記其
事於下方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江寧府志載嘉惠廟在城東南二十五里紹興
元年 碑作二年此誤 賜額慶元志丞相沈該政和中作邑
上元禱雨應刻詩于祠而不詳所祠何神故靈澤
夫人事蹟無攷

岳飛送張紫巖詩

碑高八尺七寸廣四尺六寸六行通五十七字行書在湯陰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
蹀閼氏血旗梟克汗頭歸來報 明主恢復舊神州
紹興五年秋日岳飛拜

按此詩刻者三處一在湯陰一在錢塘墓祠一在
濟南府署此所搨者湯陰本也紫巖卽張浚號宋
史高宗紀及張浚岳飛傳紹興五年秋皆無張浚
北伐之事 考李幼武名臣言行錄別集載張浚知密院上問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乃以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浚至漢中上奏言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於興元積粟理財以待巡幸云云此則浚圖北伐以復中原之本計然其事在建炎二年時岳飛方在宗澤軍中爲留守司統制與張浚毫不相涉也 是時浚方與趙鼎同
官左右僕射巨寇楊么據洞庭浚請因盛夏乘其
怠討之具奏與岳飛同討楊么湖寇盡平浚遂奏
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並非北伐至其署款尤
非宋人體製宋人贈詩標題及自署姓名皆系銜
于上從未有稱其號而謂之紫巖張先生者又姓
名之下亦未有書拜字者似是明人僞託然碑已
傳久忠武詩蹟又爲人所重故特辨之

岳飛墨莊題字

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八分二大字直下行書在湯陰

征西將軍岳飛書
墨莊
紹興丙辰艮月

北宋劉幾顏其書室曰墨莊厥後忠武岳侯討楊么
道經新邑駙馬劉景暉餉師三日景暉幾同支也忠
武因書墨莊二字遺之劉氏子孫勒之家廟摹石而
流傳之世人寶重懸之室中邪魔斂跡夫忠武之勤
王忠也景暉之餉師義也劉氏子孫世守忠武墨蹟
世之人共寶之忠義之不可磨滅也如斯夫 朱栻跋

按朱高安跋語意未晰北宋劉幾史無傳岳忠武

討楊么在紹興五年所云道經新邑未詳何邑駙
馬劉景暉宋史公主傳徽宗女惟顯德帝姬下嫁
劉文彥或即景暉然不詳其餉師事此碑在湯陰
與所謂道經新邑者無涉碑題丙辰頁月則紹興
六年十月也時忠武居母憂起復劉豫遣子麟猊
分道寇淮西命率師東下未至麟敗乃還軍當家
國憂難之秋而從容書此恐亦未確又是時忠武
奉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碑題征西將軍系銜
亦與史不合姑存以備攷

高宗御書石經

碑殘闕僅存八十七石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在杭州府學靈星門內左右壁

經文不錄碑多模糊今取各碑起訖處有文可辨者分列如左

左壁三十八碑

易二碑

乾元亨利貞上層起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九五休下層止

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層起　九三日昃之

離下層止

書七碑經義考作六碑

上層模糊　攸徂之民室下層

武惟朕文考無罪上層　天降威知我國殷下層殷字缺筆避諱

上層模糊惟乃祖乃父等字可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下層

上層缺角不可征王害不違下　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下層止

卯上層起　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下層止

終出于不祥上層　詰姦慝刑暴亂下層

上層模糊　下層秦誓終

詩十碑經義考作十二碑

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層起　胡能有定告我不述下層

送子涉淇上層起　青青子佩下層止

悠悠我思縱我不往上層起　維子之故羔裘豹下層止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上層起　輾轉伏枕下層止

采蘩祁祁上層起　我有嘉賓中心下層止

好之鍾鼓既設上層起　職競由人下層止

取其血膋上層起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下層止

何草不玄上層起　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下層止

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上層起　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下層止

駱有騮有雒上層起　下層終卷

中庸一碑

必自邇譬如登高上層起　下層終卷末空處有印曰御書之印

論語七碑

子曰學而時習之上層起　有反坫管氏亦下層止
有反坫管氏而知禮上層起　冉子與之粟五秉亦之
適下層止
齊也乘肥馬上層起　如履薄氷下層止
而今而後上層起　食饐而餲魚下層止
餒而肉敗上層起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下層止
不忠信行不篤敬上層起敬字避諱缺口　亦曰君夫人下層止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上層起　下層終卷末有秦檜記詳見後
孟子十一碑
不可以敵彊上層起　則何爲不行王下層止
上層缺角寡人好色　管仲晏子之下層止
今此下民上層起　故爲兵餽下層止
之予何爲不受上層起　夫道一而已矣下層止
成覸謂齊景公曰上層起　大哉堯之爲君下層止
惟天惟大上層起　晉國亦仕國也下層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上層起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下層止
用下欽上上層起敬避諱作欽　猶人之性與下層止
上層缺角仁內也非外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下層止
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上層起　舍則失之是求有

盜於下層止
上層缺角舜爲天子　是爲馮婦也下層
右壁
左傳四十九碑
上層模糊澗溪沼沚之毛　下層模糊
奚齊旣與中大夫成上層起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下層止
夏晉太子圉爲質于秦上層起　忠而能力貫而無親下層止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上層起　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
也靖諸內下層止
而敗諸外上層起　治厘辭卿九月甲午晉下層止
侯秦伯圍鄭上層起　孟明視率師伐晉以報殽下層止
晉侯禦之先且民將中軍上層起　戊子敗秦師于令
狐至于下層止
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上層起　先使士會士會辭
下層止
于晉公□□相會□□于欒上層起　掘而刖之下層
上層模糊　公望　非禮也此等字中二層有　下層模糊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上層　衛殺其大夫孔達下層
也我□乃□且告車乘甚衆上層起　下層模糊
臣不任受怨上層起　下層模糊

則是康公絕我好也上層　姬姓日也口姓月也必楚
之王也下層
上層模糊　玫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下層
士魴逆周子于口口上層　多行不義必自及也其是
之謂乎下層
請口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上層　下層模糊
上層模糊　晉侯　晉侯中層有之　下層模糊
上層模糊　謂其宰曰尔以𢘅免我下層
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上層　而殺口范氏之徒下層
上層模糊　昭公語祭仲曰必娶之下層
曰歸乎曰君死安歸上層　賦蓼蕭下層
命晉侯拜上層　晉楚之大夫趙孟子木與之言不能
對下層
亦不能對也上層　待其立君而後為之備下層
趙文子喪上層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下層
子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以介于大國上層　君子
務知大者小人務知小者下層
上層模糊　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下層
口之閒也此皆然矣上層　銘曰昧旦丕顯下層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上層　黑而上僂深目下層

上層模糊　子產相鄭伯辭于享中層有此語　下層模糊
上層模糊　丙辰衛侯下層可辨者惟此餘模糊
載寶以出上層　遇公子于馬路之口乃復入楚下層
上層模糊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下層
晉殺祁盈上層　下層模糊
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上層　會諸侯于呂陵為伐楚
下層
上層模糊　于是乎遷鄭于鄀而改紀下層
子謂欒口曰惟寡人說子之言上層　圍人曰吾以劍
過朝下層
上層模糊　召午而囚諸晉陽下層
上層模糊　秋九月癸酉齊侯口口卒下層
不如死棄盟逃讎上層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
我下層
上層模糊　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下層
乃免胄而進上層　衛侯文子欲納之下層
及瓜而代期起上層　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下層
嘉父逆晉侯于隨上層　周內史聞之日下層
上層模糊　豈其沒于乾谿下層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上層末層模糊莫辨　此只三層

二十二年春正月命于口上層同上
上層中二層下層俱模糊莫辨
上層模糊下層終卷末有秦檜記與論語碑同見後
臣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
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
可封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仰惟主上以天錫勇智
撥亂世反之正又於投戈之隙親御翰墨盡書六經
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口因得
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宮堯舜君師之任
乃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口世道之興起一人
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
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
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兼提擧實錄院提擧詳定一
司勑令提擧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秦檜記此記兩見一在論語碑末一在左傳碑末兩碑文同今取左傳碑錄之徵有異者治教之明效大驗也論語碑徵作道夭錫勇智論語碑作衣紹弓口設戈之隙論語碑隙作暇思皇多士論語碑作濟濟多士維周之楨論語碑幹作寧十有三年秋論語碑作癸亥歲三字附記于此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

六月出御書周易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
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
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
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𥖄老建閣奉
安石經寘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
閣爲名五月二十四日𥖄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
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玉海
靖康丁未夏四月皇宋中興高宗郎大位改元建炎
至紹興十三年癸亥通十九年金人侵凌干戈之日
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
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
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九月甲子左僕射秦檜請鐫
石以頒四方卷末皆刊檜跋語石刻鋪叙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庠上親
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四朝聞見錄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址
也德祐內附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

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郎治所西偏爲書院後爲尊經閣閣之北爲書庫寔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夷白集

世祖至元中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元史申屠致遠傳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毁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眞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毁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 續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通同續資治通鑑

宋高宗皇帝御書石經紹興十三年知臨安府事張澂摹勒上石淳熙四年詔知府趙磻老建閣于太學題曰光堯石經之閣置石其下洪邁曾惇楊冠卿葉紹翁李心傳陳騤王應麟潛說友紀之詳矣宋亡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西僧楊璉眞伽造白塔于行宮故址取其石壘塔杭州路廉訪經歷申屠致遠力持不可然已損其什一元至正間郎治所西偏建西湖書院以祀先師設有山長掌書庫其後明常熟吳訥乾州宋廷佐先後巡按浙江或覆之廊或甃以瓴甎崇禎末廊圮乃嵌諸壁中左易二書六詩十有二禮記向有學記經解中庸儒行大學五篇今惟中庸片石存爾其南則理宗大書御製序四碑在焉右則春秋左氏傳四十八碑闕其首卷通計八十七碑諸經雖非足本然書法甚工學者所當藏弆若夫秦檜一跋已爲訥椎碎其詞見于學士院中興紀事本末君子無取也 曝書亭集

高宗御書石經小楷結體整秀有晉人法論孟字體較大而勢稍縱逸結體在眞行之間其中避諱缺筆如殷爲殷恒爲恒又爲恒貞爲貞敬爲敬佶爲仕之類皆不改字論語欽事而信溫良恭儉遜商因於夏禮得見有常者孟子無辭遜之心措克在位則有責用下欽上則并改字矣然如行不篤敬事君敬其事之類仍不盡改蓋一時隨筆所作無義例也經文大率與今本同唯詩鴟鴞子尾脩脩竹竿遠兄弟父母園有桃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左傳焉用亡鄭以陪鄰不闕秦焉取之少齊有寵而死武王有亂十人皆與開成刻同勝於它本孟子無唐以前石刻此碑內文王事混夷有小民之事亦較今本爲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宋自仁宗至和中刊石經于太學汴京失守悉遭淪陷高宗南渡宗社播遷而汲汲修表章六經之業嘗謂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于是親書諸經宣示從臣館職爲進詩歌諸州爲頒墨本而臨安太學悉命刊列廊廡至孝宗淳熙四年詔京尹趙磻老建閣于太學西北奉安石經御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而又益以七十二賢贊李伯時繪像并理宗道統贊附刻諸經之末宋祚既亡太學廢爲西湖書院幾遭楊璉眞伽之厄欲悉輦碑石以甃塔基賴廉訪申屠致遠之力阻而止明初卽書院建仁和學其後改建府學徙仁和學于城隅貢院之址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至宣德元年侍御史吴訥收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正德十三年監察御史宋廷佐移至府學櫺星門北之兩偏覆以周廊左右屋各二十二楹　國初廊圮乃嵌壁中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學宮增建廊屋而碑之嵌壁者益加完整計碑現存者左壁易二書七詩十中庸一論語七孟子十一左傳四十九理宗序四共實九十一碑吳訥所收百片之數殆舉成數而言而參攷朱彝尊經義考所謂書六詩十二左傳四十八則又不合殆誤也碧溪文集

按南宋石經諸書紀述言之詳矣然高宗書經之數諸說間有不同如秦檜記云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是論孟左傳之外先有六經而不詳晰其經名据玉海則紹興十三年十六年兩次出左傳十三年十四年兩次出尚書十三年出周易十四年出毛詩十六年出論語孟子是在紹興時先後出者易書詩左傳論孟六經與檜記之論孟左傳其事在六經外者不合以臆度之檜記殆泛指六經非實數也玉海又載御書禮記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淳熙四年趙磻老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既云不在太學石經之數是太學原未嘗刻禮記五篇矣而又云搜訪舊本重摹補闕似乎別有石刻補入太學者則玉海所載語未甚晰也据石刻錯叙言先書易書詩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是易書詩左傳四經在前禮記語孟三經在後徵與玉海次叙不同而語孟是正行書非章草與今石本不同四朝聞見錄但言御書六經不晰言經名與檜記玉海俱不同續資治通鑑則又言高宗所書

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數又不同又考新修杭州府志引錢塘縣志載紹興二年宋高宗御書孝經詩書左傳論語孟子禮記五篇諸家皆不言御書有孝經此有孝經而無易經必是孝經即易經之譌且御書頒於紹興十三年非二年皆志誤也府志又引武林石刻記云春秋三十二碑書六易二詩十論語七孟子十一中庸一所載春秋尚書之數與今不同又引宣德年楊一清記云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八論孟中庸十九今左傳亾其十六書經亾其一然則此碑在宣德年已有亾佚反不及今存之多也經義考所載不同殆据傳說未嘗親見搨本其云通計八十七碑仍與今現存者合潛研堂所收祇七十七碑非全搨也然自玉海以下諸書皆不言當時刻石共若干碑今存八十七碑之外不知亾者實有幾何石刻鋪敘言卷末皆刊檜跋語似乎各經之末皆有檜記今惟見論語左傳二經然尚書中庸皆已見終卷未見檜記毛詩据潛研跋有檜記此搨失之曝書亭集言秦檜一跋已爲吳訥椎碎今兩碑之跋儼然葢訥所椎碎者乃宣聖及弟子贊之跋非石經也檜記作于紹興十三年九月是年正月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太學其宣示左傳在是年三月其出御書易書刊石頒諸州學在是年六月其以左傳語孟立石太學在十六年五月其建閣奉安諸經在孝宗淳熙四年是紹興十三年六月但以刊石頒諸州學然檜記則已有得請刊石國子監頒其本徧賜泮宫之語是得請立石太學始於十三年至十六年漸次刻成要知此工非一年所能畢也經是高宗御書而四朝聞見錄言稍倦即命憲聖續書憲聖者吳皇后也史傳載后頗知書博習書史善翰墨龍遇日至由婉儀進貴妃紹興十三年立爲皇后而不詳其嘗續書諸經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其讀書萬卷翰墨絶人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西湖石人嶺下時思薦福寺有后書金剛經石刻則后之書諸經理固宜然其書經之時亦在立后之前後也此碑爲乾隆壬寅之冬昶在武林修西湖志暇時躬詣府學周覽左右廊壁命工全搨以歸諦審數過惜其殘泐太甚其經文與前代石經及今行監本異同處皆不及詳攷姑就諸說之不同者辨而識之碑在紹興年諸州學皆有賜

本計當時椎拓不下數百十本迨今僅閱數百年海內州學固皆散佚無存即金石藏弆家從不聞有宋搨流傳者使得見一本俾有全文可讀且可校板本之異同其欣快爲何如耶

蕪湖縣新學記

碑除額高五尺七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蕪湖縣學

蕪湖縣新學記

學校者教化之官美俗善治由此出也三代聖王靡不尙之自一家一鄉一國上達王都無不立學故能薰烝陶冶革易民情不自知而趨於善焉辟諸天地山川之氣滲漉浸灌無跡可尋而勾萌孚甲短長小大自生自植孰知亭毒之功哉　皇帝嗣位十有七年郎行在所建國學收召英髦張官立師教養其中天下翕然知　上意之所嚮也八月上丁蕪湖縣釋奠于先聖先師邑子鵠立綦布以陪祀事凡在位者百人童子不獲預升降駿奔之列而觀禮於旁者亦復稱是鄉人父老咸歎相禮之盛儀矩之肅雖承平無事之前有不逮及益知上之化下疾於影響也獨廊廡茨圮墻壁頽壞一室巋然丹堊漶漫生師無所舍禮器無所處覲浮屠老子之宮彼非　朝廷尊崇無學士大夫踰往其徒嚴奉廟貌儼若縣吏相尤以爲詬病非一日矣知縣事右承議郎楊援奮然出力知當任咎曰吾嘗儲材于某積財于某於此不用其將何如立召梓人匠師相與謀作室規範畚築先與萬杵雷動斤斵朽墁陶茅丹雘群工獻能疾於雍刈爲講堂齋官廊廡門闕凡四十楹繪從祀諸子於廡下又率縣僚邑子相與釋菜於是縣民上下始信學校爲教化之宮而含齒戴髮之類不可一日亡學也屬筆於僕使爲之記因爲之言曰蕪湖地里不見於六經前漢尙爲東諸侯之國後漢封蕪湖侯始見於書晉元帝南渡之後蕪湖名字班班見於書矣明帝討王敦陰察其營壘帝紀地里志皆以爲于湖世俗訛而爲湖陰至唐隸宣之當塗　本朝太平興國中以當塗爲州遂爲屬縣前人故蹟則晉明帝留鞭之地王敦之故壘溫太眞李太白之所經行也餘烈遺臭歷歷可考宜其學士大夫之盛與後來之秀甲於他縣然而學之源委要在知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宗學之正統也孟子既没諸子百家蠭起學者無以折衷之刑名爲申商縱衡爲儀秦清淨爲黃老寂滅爲浮屠去聖人益遠一時名公卿又各以其所好尙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名緣飾申商儀秦黃老浮屠之實標的一

立逐慕紛然動數十百年未易刮濯是以聖人之學益
泯泯而不著見三代事功亦不見於後世也大哉
吾君之訓曰學者當以孔孟爲師嗚呼非堯舜文王爲
他道捨此將安之邪學旣立矣諸君肄業於此游息於
此苟能造次顚沛不忘　大訓而求孔孟之宗僕未
老也尙能見此縣英髦俊造之士彰明先聖人之道發
爲事功於天下尙不負縣大夫所以建立學宮之意諸
君勉之僕非敢勵諸君也亦自勵也紹興十三年歲次
癸亥十二月十日左廸功郎縣尉陳長方記并書丹
右廸功郎主簿章棨篆額
右從政郎縣丞錢世忠立石

龍骨塔銘

碑連額高三尺五寸廣二尺五寸十二行行十七字連額並正書在褒城縣福巖寺

隱庵修信述
右□職郎游國佐題額
金華老僧巖公於所居後洞獲龍牙角各雙并大骨類
若乎頚領踞蹻者十數枚其昔夢巨人縞衣告曰此山
神龍所依樵牧觸穢龍且去矣今德人涖吾境山復淸
衆龍當還來此其蛻□□之吉祥巖公異之乃卽洞旁
大磐石上累甓爲浮圖盡取其牙角骨等藏焉是歲紹
興甲子三月也銘曰
邈神龍兮去何之蛻靈骨兮見於斯巨人夢兮審前知
休徵告兮豈吾欺建浮圖兮澗之湄固磐石兮麽厲履
德人涖兮境毋黷嗟若龍兮歸何時

按陝西通志福巖寺在褒城縣西南九十里卽金
華寺寺前有仙人眞身洞并龍骨塔銘卽此碑也
老僧巖公通志作嚴公甲子爲紹興十四年

勑封廣惠侯誥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廣三尺五寸作三層書上二層勑旨共十五行行九字七字不等下層除首幹緣市戶幾雙行小字另列外十九行行十三字行書篆額在溧水縣

勑建康府溧水縣正顯廟神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
遺愛流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所禱皆響答而感通功
旣及民可無褒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
顒遲可特封廣惠侯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告廣惠侯奉
勑如右符到奉行
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人皆知作善於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

横被於民者亦有陽報惟　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

肇口有口迨及　我宋　靈休益顯升聞于下闕

命書鼎来邑人歡喜踴躍思口　聖訓用彰　侯

德既刻堅珉且屬衡爲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

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即色即空達蒙莊口而不言之

說者未易語此後之口兹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於

民庶被　賢侯可以無愧鼎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

月庚子朔左口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

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兼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

衡謹書

幹緣市戶錢口朱抃吴升李安柴口口口口張彥陳

貴鍾元翟思慶朱全吴四六尹口口　潘壽隆刊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七

李龍眠畫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

像共十五石各横廣五尺六分高一尺五寸每石五像或六像四言贊八句第一石宣聖贊十二句並正書在杭州府學

高宗御製并書

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　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冋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子間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訓其於治道心庶幾焉

孔丘字仲尼魯人開元廿七年制追謚爲文宣王

大哉聖宣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戢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寓聿崇

顏冋字子淵魯人贈兗公

德行首科　顯冠學徒　不遷不貳　樂道以居
食埃甚忠　在陋自如　宜稱賢哉　豈止不愚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天經地義　孝哉閔騫　父母昆弟　莫間其言
汙君不仕　志氣軒軒　復我汶上　出處休焉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懿德賢行　有一則尊　子也履之　成性存存
騂角有用　犁牛莫論　刑政之言　惠施元元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德以充性　行以澡身　二事在躬　日躋而新
並驅賢科　得顏與隣　不幸斯疾　命也莫伸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循良之要　在於有政　可使爲宰　千室百乘
師門育材　治心扶性　退則進之　琢磨之柄

言偃字子游吳人贈吳侯

道義正己　文學擅科　爲宰武城　聊以弦歌
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　前言戲爾　博約則多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辯以飾詐　言以致文　苟弗執禮　宜莫釋紛
朽木糞墻　置不足言　言語之科　巋然有聞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

升堂惟光　千乘惟權　陵暴知非　委質可賢
折獄言萌　結纓禮全　惡言不耳　仲尼賴焉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謙德知二　器實瑚璉　動必幾先　孰並其辯
一使存魯　五國有變　終相其主　譽處悠遠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
文學之目　名重一時　爲君子儒　作魏侯師
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　假蓋小嫌　聖亦不疵
林放字子丘魯人贈淸河伯
禮之有本　子能啓問　大哉斯言　光昭明訓
德輝泰山　誣祭莫奮　崇玆祀典　盡永令聞
樊須字子遲齊人贈樊伯
養才以道　聖人兼濟　始謂不仁　問鮑艮言
寓志農圃　似睽仁義　學稼之辭　豈姑捨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惟子有道　天與異容　狀雖云惡　德則其豊
南止江淹　學者雲從　取士自玆　貌或非公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贈郕伯
夫孝要道　扃訓群生　以綱百行　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　荅問成經　事親之實　代爲儀刑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贈莒伯
子長宏度　高出倫輩　雖在縲紲　知非其罪
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　以子妻之　允知英槩
公西蔵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
猗尒子上　魯邦之望　以德則貴　惟道是唱
師聦師明　友直友諒　伯於祝阿　儒風斯暢
原憲字子思魯人贈原伯
軾彼窮閻　達士所賓　邦無道穀　進退孰倫
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　賜雖不懌　淸節照人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
人稟秀德　氣貌或同　而子儼然　溫溫其容
兩端㩁問　未荅機鋒　以禮節和　斯言可宗
鄭國字子徒魯人贈滎陽伯
伯夫滎陽　實惟令德　優入聖門　過不留跡
道以目傳　妙則心識　倚歟偉歟　後代之則
商澤字子季魯人贈睢陽伯
遡矣子季　睢陽是伯　屛息受業　延敎登席
未踐四科　困涉六籍　祀典載之　好是正直
秦非字子之魯人贈汧陽伯
業著摳士　伯于汧陽　傳道克正　垂名允臧
執德以洪　用心必剛　表廣業履　式贊素王
曾蔵字晳魯人贈宿伯

惟時義方　有子誠孝　怡怡聖域　俱膺是道
暮春舞雩　詠歌至教　師故與之　和悅宜召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贈鄫伯
天淸日明　密雨曷有　師命持蓋　子亦善扣
惟夫子博　三才允究　學者之樂　所得遂茂
公皙哀字季次齊人贈郳伯
周衰僞隆　政在群公　廉恥道微　家臣聿祟
不爲屈節　撝默自容　子於是時　凛然淸風
漆雕徒父字子期魯人贈須句伯
遐想子期　挾策聖帷　涉道是嗜　惟士可縻
在德旣賢　在名廼垂　洋洋之風　逮今四馳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僉昔顓孫　商德與隣　學以干祿　問以書紳
參前倚衡　忠信是遵　色取行違　作戒後人
高柴字子羔衛人贈共伯
婉彼子羔　受業先聖　宗廟之問　一出乎正
克篤於孝　非愚乃令　師知其生　有輝賢行
榮旂字子祺魯人贈雩婁伯
伯兹雩婁　務學實著　三千之位　七十是預
匪善莫行　惟德乃據　紀于前書　式彰厥譽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
秦有子南　蜚聲述作　守道之淵　成德之博
韡若鑄金　契猶蕤藥　歷世明祀　少梁寵爵
陳亢字子禽陳人贈頴伯
惟禽之問　從容其鯉　求以異聞　詩禮云爾
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　且知將聖　不私其子
梁鱣字叔魚齊人贈梁伯
室家壯年　無子則逐　見於信史　全齊之俗
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　以學則知　揆之宜篤
冉孺字子魯魯人贈紀伯
紀伯子魯　聖學是務　厲己斯的　好問乃裕
周旋中規　容止可度　允矣昔賢　後世所慕
顏之僕字叔魯人贈東武伯
賢行顏叔　親承尼父　志銳所期　道尊是輔
泥在鈞陶　木就規矩　終縻好爵　揚名東武
石作蜀字子明秦人贈石邑伯
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　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
鼓篋槐市　揚名里門　此道久覩　彼美長存
顏高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琅耶之伯　其惟子驕　微言旣彰　德音孔昭

已觀雩舞　同聽齊韶　應千百禩　政想高標

邽巽字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彼美邽子　先聖是承　墻仞已及　堂陛將升

艮玉斯琢　寒水必氷　錫壤平陸　茂實騫騰

任不齊字選楚人贈任城伯

任城建伯　其表曰選　游問雅馳　才華清遠

競辰力行　愛日黽勉　孔教崇崇　令緒顯顯

顏無繇字路魯人贈杞伯

人誰無子　尓嗣標奇　行爲世範　學爲人師

請車誠非　顧匪其私　千載之下　足以示慈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

肅肅曹伯　王室之裔　積習樂道　切磋明義

惟善則主　尓德是類　史筆有煥　令名永祀

縣成字子祺魯人贈鉅野伯

至聖立教　子祺安雅　擅譽魯邦　啓祚鉅野

煒矣風猷　時哉用捨　出倫離類　後學是假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褒錫朱虛　在器輪輿　儒室振領　聖門曳裾

賢業得植　美材以攄　百世不刊　載觀成書

孔忠字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惟子挺生　道德之門　佩服至論　鯉則弟昆

三得三亡　所問殊温　君子歸宓　義不掩恩

狄黑字晳衛人贈臨濟伯

仰止狄晳　抱負淵通　游泳德化　揚厲素風

偉識既異　持敎乃隆　欣志茂焉　歆祀無窮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子斂受封　爰居武城　亹亹其聞　翩翩其英

摳衣時習　領學日明　誕敷孔敎　爵里疏榮

申棖字子續魯人贈魯伯

剛毅近仁　志操莫渝　性匪祝鮀　面豈子都

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　云慾則柔　蓋生之徒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贈北微伯

式是壤伯　昭乎聖徒　執經請益　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　學問楷模　得時而駕　領袖諸儒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贈乘氏伯

開國乘氏　有德斯彰　參稽百行　贊理三綱

自拔行間　業名甚光　在史藹藹　歷久弥芳

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惟彼子之　錫伯期思　與賢並進　得聖而師

彬彬雅道　翼翼令儀　上目至言　廟食不虧

伯虔字子析魯人贈聊伯
亨懷子析　全魯之彦　儒行旣名　聊伯乃建
兢兢受道　弈弈喪弁　懿選嘉訪　世享馨薦
南宮括字子容魯人贈郯伯
先覺旣位　簪履並馳　尙德君子　尒乃蕪之
羿奡可懲　禹稷可師　三復此道　載覩白圭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贈黃伯
黃伯著祀　公孫是云　弥縫中道　協輔斯文
蔵修方異　漸漬其勤　史詞不忘　播爲淸芬
廉絜字庸衛人贈莒父伯
兄弟之邦　士有廉庸　涵泳素教　表揭儒宗
杏壇探賾　洙泗從容　作興一時　莒父其封
桂仲會字子期魯人贈瑕丘伯
瑕丘祚邑　子期是爲　親訓有日　廣業于時
四教允隆　五常以持　比肩俊傑　聞望斯垂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易之爲書　彌合天地　五十乃學　師則有是
子能受授　洗心傳世　知機其神　宜被眂祀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贈向伯
手足甚親　志異出處　雖將爲亂　子迺脫去

在汚能絜　危而有慮　內省若斯　何憂何懼
蘧瑗字伯玉衛人贈衛伯
有衛伯玉　夫子與居　寡過未能　荐賛使乎
以屍諫君　友則史魚　果得進賢　爛然簡書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部伯
學者行道　敝緼亦稱　使齊光華　偶爲肥輕
周急之言　君子所令　咨問允叡　理皆先經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贈任伯
人有賢否　道有廢興　子如命何　營營震驚
季孫雖惑　景伯莫平　師資一言　秩祀亦懲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贈滕伯
仕進之道　要在究習　具臣而居　沓欲誰執
斯未能信　謙以有立　闕里說之　多士莫及
密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寤君　放魚奧令
傅郭勿穫　遂能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燕伋字思秦人贈漁陽伯
師席高振　大成是集　至道克傳　賢達斯執
善道云衰　儒風可立　漁陽之士　得政而及
申黨字周魯人贈邵陵伯

侁侁申周　四科與儔　逸駕文圃　鼓柚儒流
翂珮旣燕　言動允休　邵陵得封　可想淸修
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
多能鄙事　聖人曲意　惟其知之　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　尙師嘉言　祀亦罔替
秦商字子丕楚人贈上洛伯
孔父秦父　相尙以力　俱生賢嗣　相與以德
是父是子　致詰疇克　會弁儒林　令名無極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勉勉子車　封邑淳于　親炙避席　唯諾趨隅
發微旣博　雅道是扶　抑可尙也　不亦美乎
顏辛字子柳魯人贈蕭伯
孰封于蕭　實惟子柳　夙飫格言　克遵善誘
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　以侑於儒　傳芳逾茂
奚容蒧字子晳魯人贈下邳伯
雖容子晳　已望堂室　幼則有造　成則祖述
文采日化　儒劾力弼　永觀厥成　德音秩秩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東平子產　性著盛時　奉師於塾　講道之微
答問其敏　婉妙以思　升降陛廉　尙想英姿

后處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
溫溫子里　入聞至聖　撑道之華　秉德之柄
深造閫域　不乖言行　全齊之封　竹素爲盛
左人郢字行魯人贈臨淄伯
伯彼臨淄　左行稱賢　睎蹤十哲　秀穎三千
心悅誠服　家至戶傳　樂只君子　文聲益宣
秦冉字開蔡人贈彭衙伯
彭衙高士　經籍是親　贊成德藝　協於彝倫
厎績聖道　斯肖素臣　優哉游哉　學以致身
樂欬字子聲贈昌平伯
樂氏子聲　錫爵昌平　信道之篤　見善乃明
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　先賢聿集　出爲時英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
龍眠麐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
正月始卽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
自顏淵而下亦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
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
敎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
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

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　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有所考云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秋七月朔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海虞吳訥識

教諭林賢訓導劉斆摹勒于石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圖贊並存□□出之以俟覽者詳焉金華黃晉卿跋

右宣聖及七十二子像贊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其姓名具于列傳家語所載亦七十七人無公伯僚秦冉鄡單而有琴牢陳亢縣亶惟文翁禮殿圖作七十二人而圖亦罕傳林放蘧瑗二人史記家語不載而禮殿圖有之其它不可知矣攷舊唐書禮儀志載開元二十七年制贈公者一人侯九人伯六十七人與史記七十七人之數合然杜氏通典載諸賢封號則贈伯者實七十二人文獻通考云通典所載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按琴牢琴張本一人通典於琴張云贈南陵伯於琴牢但云贈伯而無地名蓋重出也蓋十哲之外別有七十二賢兼史記家語禮殿圖所互見者而數之也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閔子以下九人爲公曾子而下六十二人爲侯并兖國公爲七十二弟子大觀二年追封公夏守等十人侯爵預祀典則仍別七十二賢于十哲之外矣思陵撰七十二子贊較之祥符所追封多廉潔秦商后處樂欬少公良孺句井疆顏何公西輿如不知又何所據諸賢在宋時已經加封而所書仍唐之爵號朱文公嘗言之矣夫治國固有緩急思陵偏安兩浙稱臣于仇讐正復崇儒重道亦何足

掩不孝之名則數典而忘祖又在所不足責而如秦檜之姦邪無學亦豈能援引典故以證人主之誤哉碑立于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明宣德二年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訥磨去檜跋自爲文識其本末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七十二弟子姓氏爵里異同攷

顏回字子淵魯人贈兗公

閔損字子騫魯人贈費侯

冉雍字仲弓魯人贈薛侯

冉耕字伯牛魯人贈鄆侯

冉求字子有魯人贈徐侯

言偃字子游吳人家語作魯人贈吳侯

宰予字子我魯人贈齊侯

仲由字子路卞人贈衛侯大中祥符曲阜孔廟碑作魏侯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贈黎侯

卜商字子夏衛人贈魏侯咸淳臨安志作衛侯

林放字子邱朱彝尊弟子考不言其字魯人贈清河伯

樊須字子遲齊人本史記鄭康成注家語作魯人朱考同贈樊伯朱考作凡伯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贈江伯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曲阜碑作魯人贈郕伯

公冶長家語云名萇范甯云名芝字子長曲阜碑作子之齊人本史記家語作魯人朱考同

公西蒧家語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史記有二人一曰公西輿如字子上一曰公西蒧字子上曲阜碑亦有二人公西輿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蒧字子上魯人贈祝阿伯朱考亦有二人公西輿如字子上齊人贈重邱伯公西蒧字子尙魯人贈祝阿伯

原憲字子思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宋人朱考同贈原伯

有若字子有魯人贈卞伯曲阜碑作亦伯

鄭國本史記李鍇尙史云家語薛邦字子從似史記誤薛爲鄭避漢諱邦作國字子徒魯人朱考不詳里居贈榮陽伯

商澤字子季家語作子秀朱考同魯人贈雎陽伯

秦非字子之魯人曲阜碑作秦人贈汧陽伯

曾蒧曲阜碑作點字晳曲阜碑字子晳朱考同魯人朱考作魯南武人贈宿伯

巫馬施字子旗本史記家語作子期曲阜碑朱考並同魯人本史記鄭注朱考作陳人贈鄫伯

公晳哀家語作公晳克字季次齊人家語作魯人贈郳伯曲阜碑作杞伯

漆雕徒父家語作從父字子期家語作子文史記鄭注作子有朱考云字子文或云字子友魯人朱考不詳里居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贈陳伯

高柴字子羔史記作子皐衛人本史記鄭注家語作齊人朱考云齊人爲衛士師贈共伯
榮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頎魯人贈雩婁伯
秦祖字子南秦人贈少梁伯曲阜碑無少字咸淳臨安志作沙梁伯
陳亢字子禽家語又云字子亢陳人贈潁伯說文云論語有陳伉
梁鱣史記云一作梁鯉咸淳志云梁仲一云鱣字叔魚曲阜碑字子魚咸淳志云字子免一云叔魚齊人贈梁伯朱考云贈趙伯
冉孺曲阜碑作儒字子魯家語作子魚史記云一作子曾洪适隸續作子魯魯人贈紀伯
顏之僕字叔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叔魯人贈東武伯
石作蜀家語作子蜀字子明秦人史記鄭注作成紀人朱考不詳里居贈石邑伯
顏高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魯人贈琅琊伯
鄡單尚史作鄡選注云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鄡巽字子歛家語作子斂魯人贈平陸伯
任不齊字選家語曲阜碑朱考並作子選楚人贈任城伯
顏無繇字路曲阜碑作子路朱考作季路魯人贈杞伯
曹卹字子循蔡人贈曹伯曲阜碑作魯伯
縣成字子祺本史記家語作子橫隸續作子期
顏噲字子聲魯人贈朱虛伯

孔忠家語作孔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字子蔑魯人贈汶陽伯
狄黑字晳家語作晳之曲阜碑朱考俱作子晳衛人曲阜碑作魯人
漆雕哆字子歛曲阜碑作子斂魯人贈武城伯
申棖字子續魯人贈魯伯咸淳志贈阿伯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子從秦人贈北徵伯曲阜碑作化徵伯朱考作北衛伯
施之常字子恒家語作子常魯人贈乘氏伯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字子之魯人贈期思伯
伯虔家語作伯處字子析家語作子晳曲阜碑作子晳魯人贈聊伯咸淳志作駢伯
南公括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南宮括咸淳志作适字子容魯人贈郯伯
公孫龍家語作寵字子石楚人本史記鄭注孟子注作趙人家語作衛人贈黃伯
廉絜朱考作廉潔字庸家語作子曹咸淳志朱考俱作子庸衛人贈莒父伯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本家語史記鄭注作晉人贈瑕邱伯
商瞿字子木魯人贈蒙伯
司馬耕家語作司馬黎耕字子牛咸淳志云字牛宋人贈向伯
蘧瑗字伯玉魯人曲阜碑作衛人贈衛伯朱考不列姓名謂孔子嚴事之友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贈邵伯

公伯僚史記作公伯繚或云即申繚曲阜碑咸淳志俱作寮字子周魯人贈任伯

漆雕開字子開本史記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若魯人本史記鄭注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蔡人贈滕伯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贈單伯

燕伋家語作級字思家語曲阜碑朱考俱作子思秦人朱考不詳里居贈漁陽伯

申黨本史記曲阜碑同家語作申績或作續史記正義云或作棠郎申棖朱考亦作棠字周家語曲阜碑俱作子周魯人朱考不詳里居贈邵陵伯按前有申棖字子續此云申黨字周家語但有申績字子周而無申棖隸續云申棖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績然則申棖申黨子續子周實皆一人矣又按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是亦申棠郎申棖之證

琴牢字子開家語云一字子張衛人贈南陵伯

秦商字子丕本史記家語作丕茲楚人本史記鄭注家語朱考俱作魯人

步叔乘本家語史記廣韻注作少叔乘朱考從之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

顏幸字子柳魯人贈蕭伯朱考作蕃伯

奚容蒧家語作奚蒧字子晳家語作子偕魯人史記正義作衛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贈東平伯

后處家語作石處字子里家語作里之齊人贈營丘伯

左人郢家語作左郢字行家語朱考俱作子行曲阜碑作子衛魯人贈臨淄伯

秦冉字開曲阜碑朱考俱作子開蔡人朱考不詳里居贈彭衙伯

樂欬家語作樂欣字子聲碑不詳里居史記正義朱考俱作魯人

右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無林放鄭國蘧瑗公伯僚秦冉申棖六人而有公良孺罕父黑薛邦縣亶原抗公肩公夏守句井疆顏相九人又公西蒧之外多公西輿如一人又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史記康成注晉人曲阜碑有顏何字子冉魯人贈開陽伯又曲阜碑有公良孺字子幼魯人贈東牟伯句井疆字子野衛人贈漢陽伯

按此碑十五石像贊俱橫列像右贊左宋時與石經同在太學明正德年與石經同移於仁和縣學後移杭州府學　大清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十月朔杭州府儒學教授西莒王元宰捐資重立益監固轄有題記在吳訥跋後至今不遭損蝕者皆元宰之功也像爲李公麟畫史傳稱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泗州錄事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元符三年病痺致仕既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此碑吳訥跋所云李

龍眠寥所畫龍眠是其自號摹則單舉其名一字而省其公字也公麟致仕於元符三年則當辛于徽宗之世距高宗題贊刻石不過五十餘年殆由畫像流傳江南高宗得而製贊以刻石也然高宗製贊並不言及公麟之畫或其語在秦檜記中今檜記磨去不可知矣像祗七十二人每像所題贈爵皆仍唐開元之舊則宜依唐封七十七人之數而乃少五人且又與眞宗祥符製贊立石曲阜之數不合誠不能明其故也孔子弟子見於諸書者上自史記家語禮殿圖通典通考其製贊立石者先有眞宗曲阜孔廟碑而此碑之見於紀載者有咸淳臨安志及杭州府志然其姓名字里贈爵皆各有不同今悉取而參攷之別爲同異考一篇附于諸書碑跋之後大抵諸書所載不能無傳寫之訛曲阜碑雖係石刻亦明人重摹此碑或亦不免沿襲舊誤皆不能定其孰是也龍眠畫世有摹本細筆鉤勒裝成卷子矜爲眞蹟細玩之似皆從此碑摹出者此碑在當時或從眞蹟鈎摹或逕用眞蹟上石皆不可知樂欵贊後有御書之寶并勒于石而不署年月吳訥所云二十六年十二月者殆亦在檜記中也

妙喜泉銘

碑高一丈三尺廣五尺三寸十二行前銘九行行二十四字後偈三行行四十字行書在鄞縣阿育王寺

常住田

碑陰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廣恭穿穴兹地爲一大池鍬鍤一施飛泉溢涌知州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卽泉是泉卽心或者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士曰来汝其聽取妙喜未来泉在何處妙喜来止泉卽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吏之

紹興丁丑三月丙寅無垢居士張九成書

妙喜老僧宗杲重說偈曰

謂泉卽心謂心卽泉無垢居士作一串穿有出有入有正有偏居士恁麼妙喜不然徐六檐板如見一邊泉只是泉難喚作心心只是心決定非泉是義不正亦復不偏泉乎心乎亦非棄捐擬議思量十萬八千

山門監寺僧善卿立石

右妙喜泉銘張無垢撰後有宗杲說偈一首皆無垢

書也宗杲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杲曰公祗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因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杲深許可秦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劾竄杲衡陽安置張於南安軍檜死乃復杲師號住四明育王寺而張亦起知温州此泉正宗杲在育王所鑿也杲少爲無盡居士張天覺所知名其庵曰妙喜遂以妙喜自號孝宗嘗書妙喜庵三字賜之故茲泉亦有妙喜之目碑刻於唐范的書常住田碑之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書於丁丑三月爲紹興二十七年宗杲與張九成以禪學相契合徑山志載宗杲寄無垢居士一絕云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常憶毘邪杜口人

亦樂堂銘

石橫廣四尺四寸五分高二尺二寸二十二行行十字正書在零陵縣朝陽岩

亦樂堂銘

揚雄有言朱丹其轂一敗則赤吾族孔子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辠也夫丹轂榮也雄目爲憂縲絏辱也聖婚有取憂樂豈關於榮辱也哉上饒方疇耕道建炎戊申銓同季進士也與與戊午又同朝是季冬銓目狂瞽被譴而耕道旋亦去國十有四季而通守荃岡平鄉竄三十季之冠乙亥目疏直忤要臣被逮賴上恩寬謫零陵久之名其堂曰亦樂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記之戊□□廬陵胡銓感仲昱子雲之言而申目銘銘曰

轂丹族赤縲絏不辱陋巷易安鬼瞰高屋蕨薇食前患靡覆餗眉斧伐性妙□獨宿孰哲茲理至樂常□我思古人自反而縮

按此銘胡銓所作不見於澹菴文集周必大撰忠簡公神道碑稱公年二十試太學建炎二年廷對行在所考官初以冠多士或畏其切直寘第五即碑所云建炎戊申銓同年進士也戊申爲建炎二年紹興和議公上書數千言大略謂王倫誘致金使欲劉豫我秦檜腹心大臣尊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遂參政事願斬三人頭羈留金使與問罪之師時八年十一月也辛亥有旨銓書凶悖劫持其削籍流昭州後改監廣州都鹽倉即碑所云紹興戊午冬銓以狂瞽被譴也方疇史無傳張子韶名九成除浙東提刑力辭與祠以歸秦檜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碑書紹作默別體字戊□□據

上文耕道以乙亥被逮則此當是戊寅爲紹興二
十八年

澱山普光王寺捨田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分上下二截上截又分三格橫列號田畝數左右下橫刻所至處下截刻捨田情旨一通文廿五行行廿三四字不等額題吳興沈君捨田疏七字並正書在青浦縣澱山會靈三姑廟殿左壁與會靈廟記碑兩背相合此碑牆外東向

係三十五號田一十七畝三角五步　草蕩 此在第一格
係三十四號田計八十畝三角五步 此在第二格
係三十三號田一百五畝三角二十步 此在第三格
西至竟浦 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左邊一行
東至□□ 此在第一二格之間右邊一行
水濮 此在第三格左邊一行
史伯成田 此在第三格右邊一行
北至水濮 此在第三格下橫以上俱上一截

捨田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情旨　承節郎沈從言謹封
南贍部洲大宋國平江府崑山縣浉川鄉大石浦西居
住凊信奉三寶弟子承節郎沈從言同男將仕郎履息
婦高氏四六娘陳氏五十四娘陳氏廿一娘吉氏四八
娘孫男右修職郎起宗將仕郎佐才將仕郎作德承信
郎作義將仕郎林宗作霖希旦嗣宗朝宗儒宗希召作
侔錢氏廿二娘方氏十四娘與闔家眷屬等
右從言所伸情旨二月十六日恭值
先妣太君朱氏遠諱之辰特發誠心謹將本家產田弍
伯肆畝一角三十步其田係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
十三都坐落所有坵片字號涇段並在契約該說其田
今將捨入
澱山普光王寺常住永充供贍僧行齋粥香火焚修
所得功德先用報荅
四恩三有莊嚴
無上佛果菩提次冀報荐
亡太翁十二承事太婆鍾氏夫人亡翁廿五承事婆呂
氏夫人亡考三承事妣朱氏太君劉氏顏氏太君亡兄
十一承事大承事嫂郁氏太君亡妻周氏太君亡男廿
三司戶廿五縣尉廿八承信三十承信亡女二十娘子
廿五娘子息婦吉氏三九娘子鄭氏九九娘子亡沈氏
六娘子曹氏十一娘子龔氏六娘子盡
門中前亡後化一嗣宗親各願同乘巨善俱遂超升不
入輪迴徑歸極樂然後保祐門闌益秀物業榮昌子孫
傳積慶之風眷愛納自天之祐以至法界有情同霑斯

利從言恭對
金僊敷宣謹疏
紹興弍拾捌年二月　日承節郎沈從言押疏
頭首智肱　定行　知事惠生　有平　道詮
住持傳法道智立石 以上俱下一截

按此碑額題吳興沈氏捨田疏捨田者爲沈從言住崑山縣額稱吳興者其望也碑載捨田分三號合計其田二百二畝九角三十步然其情旨內則云本家產田二百四畝一角三十步田以步計似即今以弓計之制每一步爲一弓也然今制每積弓二百四十爲一畝不盈畝者則以所餘弓尺畸零之數用分釐計之未嘗云餘幾弓也此宋制不能詳攷而其以角計亦未曉其制其碑載田數前後不合亦所未詳也情旨云其田在秀州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畾宋地理志宣和三年改嘉禾郡爲秀州慶元元年升嘉興府而華亭縣則屬之久矣此碑刻于紹興二十八年宜爲秀州也紹熙四年楊潛雲間志華亭管十三鄉第三爲修竹鄉在縣西九十里三保十二村管里三曰濮陽儀鳳驅塘而不詳四十三都華亭縣志沿革表明嘉靖二十二年割縣西北境二鄉之半爲青浦縣尋廢萬歷元年復割置青浦縣而不詳所謂二鄉者何鄉其鄉保卷內則已不載修竹鄉可知修竹鄉屬之青浦雲間志十三鄉在縣西北者爲集賢鄉海隅鄉在縣西者爲修竹鄉華亭志鄉保仍載集賢而不載海隅又可知集賢雖在西北仍屬華亭惟海隅當屬青浦矣青浦志鄉保最爲詳晰有舊時鄉保現在鄉保參攷之舊時者有修竹鄉分中鄉上鄉上鄉內有四十二保三區爲畾五現在者則有華上鄉四十二保三區分五畾曰三畾七畾九畾十一畾十五畾而七畾內有澱山小圩胡家帶朱家村北夏村疑所謂澱山小圩朱家村即今珠街鎮澱山一帶則現在之華上鄉即舊時之修竹鄉也沈氏捨田在修竹鄉當近澱山因以施之普光王寺俾其便於收穫也情旨內自稱其階曰承節郎男爲將仕郎孫男爲右修職郎將仕郎承信郎又稱亾太翁亾翁亾考亾兄俱爲承事亾男則稱其官爲司戸縣尉又有稱承信者宋史職官志載右職換文資之格從事修職換成忠郎未滿三考保義郎迪功郎換承節郎未滿三考承信郎將仕

郎換承信郎保義郎換修職郎承節承信郎換廸功郎進義校尉換將仕郎登仕將仕郎換承信郎未見有所謂承事者又修職亦未有加右字者碑所載諸階大率不過稱謂之美名未必皆實居其職而其爲史志所未備者則亦可資參攷也曾祖曰太翁曾祖妣曰太婆皆槩見此碑其稱婦人曰幾十幾娘亦有稱四六娘四八娘三九娘子九九娘子省去十字者又從言現在只一男履而現在息婦有高氏陳氏陳氏吉氏亾男四人而亾息婦有吉氏鄭氏鄭氏之下有亾沈氏曹氏龔氏但有亾字而無稱謂皆所未詳也普光王寺賜額在紹興八年沈氏施田距賜額後二十年葢其時此寺方興也沈氏先世本出吳興爲湖州之望族其遷居崑山不知始於何代據此碑則在南宋時已富而多田緜延至二三百年之久其後人有號萬二者値明洪武時太祖遷東南富戶于鳳陽沈氏與焉故其後遂微所謂萬三葢有田多至一萬三百頃是以施田至二百餘畝不覺其多也所居沺川鄉瀕臨澱湖今地名萬圩相傳即萬三遺蹟然流俗傳聞不若碑之有據此碑依傍盡祠足垂不朽而僻在草莽無人著錄今剔抉出之俾其先世祖孫兄弟銜名從此顯著是亦施田之報矣

四十二章經

石七俱橫廣四尺高一尺五寸三分前二石各三十四行餘皆三十五行每行字數十四至十八不等行正書在杭州六和塔

四十二章經經文不錄今惟取書人銜名錄如左

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興郡開國公沈該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縉雲郡開國公湯□□

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陳誠之

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康伯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

左太中大夫權吏部尚書賀允中

左朝請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葉義問

左朝請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楊椿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周麟之

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權樞密都承旨洪遵
左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楊偰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沈介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趙令詪
左朝奉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孫道夫
左朝請郎權尚書工部侍郎王晞亮
左朝請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權詳定一司 勑令
黃祖舜
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張孝祥
左朝請大夫太常少卿兼權中書門下省撿正諸房
公事宋棐
左朝奉大夫守宗正少卿金安節
右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李洪
右朝議大夫司農少卿董苹
右中大夫行太府少卿錢端禮
左朝奉大夫將作監張宗元
左朝請大夫軍器監張運
左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楊朴
右朝奉郎守尚書戶部郎中兼權金部郎中莫濛
右奉直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路彬

左朝散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張庭實
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尚書右司郎官
周操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
樞密院撿詳諸房文字葉謙亨
左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胡沂
左朝散郎尚書司勳員外郎陳俊卿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鮑彪
左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棠
左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楊邦弼
左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張洙
右承議郎尚書刑部員外郎黃子淳
左朝請郎尚書都官員外郎兼 玉牒所撿討官兼
權戶部員外郎楊倓
左奉議郎守尚書比部員外郎沈樞
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韓彥直
左承議郎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兵部員外
郎虞允文
左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尚
書駕部員外郎洪邁

維祖宗盛時文物彬彬蔚然有典謨之風是時搢紳鉅儒若蜀公弼貢公昌朝輩分寫金剛經刻琢堅珉三十二分至今蛟龍虵蟨翔鶵踴躍抱之而疑其飛去也恭惟盛時文章制作上跨三代下峙兩漢道術奇士輩推明盛典命智曇法師復六和塔以折海勢各分寫四十二章經鐫石龜山下作江湖間曠代絕無而僅有一勝事盋散則一大藏演之不足聚則四十二章藏之有餘其言與大易莊老相表裏旨哉淡而不隱中而不濫也迦葉竺法譯於前智圓訓於中駱偃序於後咸未足以備其大哉惟衆賢舉墜典而一新之故夷齊雖仁得孔子而德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是經雖微妙宏深際盛時而理益明其趍一也時

聖宋紹興己卯冬十一月旦跋　西蜀布衣武翊撰

都勸緣住持傳慈恩宗教僧　智曇　立石

此經分寫于偏宋搶攘之年人絕薰蕕字如魯衛且小朝之日爲雍容文物之舉與般樂放敖玩愒曖日者同本無足評惟經文之指純正雅馴與我道亦何以異無有荒唐蒙昧之說也墨林快事

右四十二章經凡四十二人人各寫一章字體大小疏密不等唯允中端禮朴操四人行書餘皆眞書後有西蜀布衣武翊跋題紹興己卯十一月以史致之是歲六月沈該罷左相陳誠之亦罷樞密其七月賀允中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矣此經盡書於五月以前至仲冬始勒之石也自紹興己卯至今六百餘年字跡完好如新惟思退名爲後人磨去南渡石刻工妙若此者亦不易得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四十二章經萬歷杭州府志錢塘縣志皆誤作二十四章經在杭州錢塘江岸六和塔內下層嵌壁咸淳臨安志六和塔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開山建塔九級後廢紹興十二年奉旨重造二十六年僧智曇因故基成之七層而止據曹勛撰重建月輪山壽寧院塔記云自癸酉仲春鳩功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七級就緒癸酉是紹興二十三年癸未則隆興元年是塔之成非二十六年也武翊跋但言鐫石龜山下作江湖間曠代勝事不云在塔曹勛記亦云此經嵌壁環壁刊金剛經列于上下而不及此經意與金剛經同時而經書于己卯歲在塔成之前四年勛記不及者或嵌壁在塔成之後然武林石刻記但云在六和塔不詳嵌壁

歲月不知何年此碑幸在塔內無一字缺蝕獨思
退之名後人磨去殆以其在相位效秦檜所爲猶
七十二賢贊磨去檜記之例然猶存系銜及湯字
得以知其爲思退也今大藏有佛說四十二章經
一卷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程輝編
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云准周書異記說周昭
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王
問太史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一千年
教流此土至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
夜夢金人身長丈六赫奕如日來詣殿前曰聲教
流傳此土帝旦集羣臣令占所夢時傅毅對以西
方聖人聲教流傳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遂遣王
遵等一十八人西訪佛法至月氏國遇摩騰竺法
蘭二菩薩將白氎上畫釋迦像及四十二章經一
卷載以白馬同回洛陽時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
三十日也因以騰蘭譯經之所名白馬寺此四十
二章經入中國之緣起也真宗嘗御注此經今在
大藏高宗時重建六和塔成廷臣四十二人取此
經各書一章經文無多惟首章百三十餘字餘或
數十字少者二十餘字而每章之前各署書人銜

名其人見於宋史表傳及宋詩紀事有可攷者得
二十六人沈該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五年十
二月甲午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名除參知政
事二十六年五月壬寅授左朝議大夫守左僕射
同平章事湯思退史傳字進之處州人宋詩紀事青田人
試博學鴻詞科紹興二十五年除禮部侍郎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二十六年
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侍御史陳俊
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
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碑所載爵號史
則略之陳誠之史無傳宰輔表紹興二十六年九
月乙巳自敷文閣學士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
年二月丙申除知樞密院事陳康伯史傳字長卿
信之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知泉州秩
滿三奉祠垂十年秦檜死累除吏部尚書尋拜參
知政事王綸史傳字德言建康人紹興五年進士
第累兼直學士院遷工部侍郎二十八年除同知
樞密院事賀允中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子忱靖康
中爲郎中紹興中拜參知政事宋史宰輔表紹興
二十九年正月丁亥自吏部侍郎除參知政事潛研

跋云七月自吏部尚書除參政碑云權吏部尚書不云參知政事葉義問史傳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登進士第累通判江州秦檜死湯思退薦之擢殿中侍御史遷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尋兼侍讀碑云兼侍講則史作侍讀者誤也周麟之史無傳宋詩紀事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終于知樞密院事與碑系銜不同洪遵史附洪皓傳字景嚴皓仲子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紹興二十八年免父喪召對拜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樞密院都承旨二十九年拜中書舍人楊倓史附楊存中傳存中子官工部侍郎宋詩紀事字子寬崞縣人居臨安紹興十五年進士仕至權工部侍郎皆與碑系銜不同趙令詪史無傳宗室世系表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有少師昌國公世膺之子贈宣奉大夫令詪不詳其歷官孫道夫史傳字太冲眉州丹稜人貢入優等張浚薦於高宗賜出身累知蜀州遇事明了入目爲水晶燈籠以吏部郎中入對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還擢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史傳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碑不言兼侍講略之也張孝祥史傳字安國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秦檜死名爲祕書省正字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金安節史傳字彥亨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刪定官秦檜死累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錢端禮史傳字處和臨安府臨安人宋詩紀事云徙台之臨海惟演四世孫少師忱之子以恩補官紹興間通判明州加直祕閣累遷右文殿修撰權戸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與碑系銜不同張宗元史無傳附見葉義問傳云義問通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碑稱將作監殆檜死後歷官也張運史傳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宣和三年進士第累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莫濛史傳字子蒙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累除湖北轉運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戸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碑稱兼權金部郎中史略之胡沂史傳字周仲

南宋書作馴伯紹興餘姚人紹興五年進士甲科陸沈州
縣幾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爲正字遷校書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憂去史
不言兼國史院編修官碑不言轉右司彼此互異
陳俊卿史傳字應求興化人宋詩紀事莆田人紹興八年
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秦檜當國察其
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
除著作郎兼王府教授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
史權兵部侍郎碑所系司勲員外郎史略之陳棠
史無傳宋詩紀事字德名紹興二年進士官祕書
少監不言其官考功沈樞史無傳宋詩紀事字持
要一字持正德清人紹興間登第歷官太子詹事
不言其官比部韓彥直史附韓世忠傳世忠子字
子溫以父任補右承奉郎登進士第累拜光祿寺
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虞允文
史傳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
第宋詩紀事云按咸淳臨安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牓無二十三年宋史誤秦檜當
國蜀士多屏棄檜死用薦除祕書丞遷禮部郎官
與碑作兵部者異洪邁史附洪皓傳字景盧皓季
子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
入爲敕令所删定官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
兼禮部除樞密檢詳文字與碑所載歷官全不同
餘若楊椿沈介王晞亮宋棐李洪董苹楊朴路彬
張庭實周操葉謙亨鮑彪楊邦弼張洙黃子淳楊
倓皆未有攷末武翊跋署云十一月旦跋不繫日
而用旦字此卽近世穀旦之所昉

溧水縣正顯廟碑

碑通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隸書額題重修正顯廟碑六字篆書在溧水縣

建康府溧水縣重修正顯廟碑

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端朝詞并書

溧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葢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
季康唐元和間人爲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
溧水雖歸葬下邽然溧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卽縣
治爲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 皇
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 天
子省方東南婁幸建康 光暉所炤百里而近神之
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戸部侍郎李公朝正寔宰
溧水有祈必獲以聞于 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
功受 帝御書後進封廣惠侯緄章信珪列于五等

神既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㗖歲得大稔鰥寡有養奸
宄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邑人錢雱朱抃
等以廟宇朽獘偏走大家傍及喜捨寸積銖絫日盈月
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
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
峙丹青繪事輿衛悉備炳煥光釆標冠一時㝡屋五十
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鐃歌鼓
吹旌纛節斧森乎其前驅儺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
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
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僊否亦爲神積功儲行列于上
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叔其家濿可知也以承
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承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
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
築溧源起居飲食皆神之芘邑人以祀事見屬夫其可
辭詩曰
於惟府君　唐之良吏　有德於民　宜百世祀　偉
狀廟皃　在城之東　萬石之虡　千柱之宮　羽衛
森嚴　丹青顯設　緄衣鷩冕　玉戚金節　侯之涖
止　風雲肅然　顧我溧民　擗祝惟虔　侯之韻止
笳鼓爭進　顧我溧民　罍舉斯盡　侯既醉止
氣斯大酥　年豐俗樂　民飽而歌　侯既歸止　里
閭咸仰　尸而祝之　家有遺像　少傅之叔　承相
之父　中興天子　與冊斯舉　在唐有聞　在宋有
光　佑我溧民　億歲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
石　　刋者潘壽隆

按溧水縣宋屬建康府卽今之江寧府也縣有城
隍廟額曰正顯神爲唐縣令白君諱季康卽唐相
敏中之父兩唐書無傳卽敏中傳亦不附見舊書
敏中傳稱敏中爲居易從父弟新書作從祖弟据
居易之父名季庚宰相世系表季庚爲知節之子
居易從伯非父也（今本世系表知節下誤空一格据居易從父名皆季字因更正）
之居易父名鍠官鞏令與季康爲從兄弟傳稱居
易其先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邽碑故云歸葬
下邽碑又云皇宋一天下而玆邑望京師餘千里
宋史地理志溧水爲次畿蓋南渡後定都臨安則
溧水爲次畿碑亦似指南渡而言若初一天下都
汴溧水去京師較遠不止千里不得爲次畿也廟
爲紹興十年李朝正作令時聞于朝賜額重修朝
正後官戸部侍郎碑紀其治績而史無傳碑立于

乾道元年距修廟又二十六年神以四月十八日
誕節邑人競用鐃歌鼓吹旌纛節斧僊釋威儀倡
優技巧爲壽盍神廟慶誕之儀自宋已然矣撰文
者王端朝署曰詞并書猶有唐人遺法

漢中新修堰記

磨崖高八尺五寸八分廣七尺四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襃城縣

乾道元年　　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吳公朝　　行在
所　　上龍嘉之□拜上□□爵眞王仍以奉國節髦
移鎭漢中粤自用武而來戎馬充斥民事寖緩　　公
至則曰國基於民而民以食爲天凡所以飽吾師彊吾
國者民也民事顧緩而恬不加䘏是不知本之甚也其
可乎哉乃申飭寮吏件□　　詔令之忠厚愛民與夫
政事之偏而不起者次第施行之糴和糴之縉而人無
□□停踰時之賦而困窮以蘇兼并均□□□弗貸嚴
而不□寛以有制至若□蠹除害惠澤流布家至戶到
咸知樂業明年春農務□□□　　公□□□内漑浸之
源□□者無若漢□國曹公山河堰導衮水□□木石
□□而疏□□□而西者□於襃城之野行于東南者
悉歸南鄭之區其下枝分派別□□□□□□田疇之
渠百姓饗其利惟時二邑久□怠作每歲鳩工度材以
鉅萬計□□□□□□狡獪者贏其材僥倖者嗇其工
□以異時小夫賤隸染汚習熟□丁□□□□爲姦以
故無告蒙害澤不下究　　公□然念之銳意改作與
　　提點刑獄兼常平使者秘閣張公商推利病先事
設備偕詣堰所擊鮮格神涓日起役畚鍤如雲萬指齊
作乃檄通判軍府事史祁俾總督之僅兩浹日斷手凡
用工若材賕羨爲省而□覈護□之隄又數百丈祁會
邑宰宣勞殫力往來其間申畫畔岸以杜紛爭檢校精
□以□勤惰如　　公指麾人自知畏不□而辦先是
光道□積弊聰廢踰廿年而□□下□□供豪右輸□
之用異時沃野皆化□□民寔病之　　公又躬卽其
處相方度宜□□□□料簡卒徒官給材用分□方略
逸道使之刻期而就凡以工計者又十萬有□□□□
□雖廣能周槩三萬餘畝復□上腴訖事而民弗預抑
又□焉欽惟　　我公□□□□□□□□社稷之衛而
司全蜀之□者歷三祀矣逮玆保釐功崇位極乃復推
□□□□□□事爲　　朝廷固不拔之基與黔首垂
無窮之福□非識慮□□者之所能爲也□□異代創
業之輔□□□寔今日　　中興之佐先後相望於千
有餘歲其愛人利物之心及所成□不約而同可謂聲

德事也召父杜母何足儗倫褒中之石幸可磨鐫詞口不典絳職在是庸敢直書昭示來世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門生口口政郎充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楊絳記并書

門生右朝奉郎通判興元軍口口口口事兼管內勸農事史祁勒石　鐫者程彥忠

此是修棧中道路所立今俗名堰界石又有嘉定七年刻者亡關中金石記

按堰界石在褒城縣東三里龍江中陝西通志有上下二石上一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鐫古界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十一月初五日眉山史可觀記下一石鐫制置大使提修道張儀准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嘉定七年三月記關中金石記所謂嘉定七年刻者亡卽張儀治堰記也此碑是乾道二年六月十五日楊絳記非乾道元年史可觀記與史不合文是磨崖非刻于堰界石者關中金石記指爲卽修棧道路所立俗名堰界石者非也記爲築山河堰而作非爲修棧中道路其誤顯然文云乾道元年四川宣撫使判興州吳公朝行在所上寵嘉之口拜上口口爵眞王乃以奉國節髦移鎭漢中吳公卽吳璘宋史孝宗紀及吳璘傳乾道元年四月乙巳吳璘來朝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其判興州則在紹興二十六年興州後改沔州順政郡紹興十四年爲利西路治所也興元府卽漢中郡傳稱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卽此碑所記也碑云溉浸之源無若漢口國曹公山河堰導褒水西至於褒城之野東南歸南鄭之區宋史河渠志興元府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爲漢蕭何所作嘉祐中提舉常平史炤奏上堰法獲降勅書刻石堰上詔中興以來戶口凋疎堰事荒廢累增修葺旋卽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前諸軍統制吳珙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大堰濬大小渠六十五凡溉南鄭褒城二十三萬餘畝史云漢蕭何碑云漢曹公史云乾道七年吳珙修堰碑云乾道二年吳璘修堰彼此互異當據碑以證史也

楊從義墓誌

碑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四十一行行一百二十字正書篆額在城固縣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公墓誌銘

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
勸農事袁勃撰
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借紫李昌譔書
右朝散郎通判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
事賜緋王椿篆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爲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也使忠義立於內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畬利則亦無取於名節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乎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興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劝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輒下無敢攖其鋒者時太平久兵備寖弛乃 詔陝西五路募義勇萬人勤 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肺心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効死之秋豈可久安田里爲一身計哉卽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

守杜平見而奇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室于青溪嶺分遣公以奇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爲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摧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垂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歎無敢與爭惟公能挫其鋒於青谿嶺者蓋得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半載未還爲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爲公先取鳳翔復爲基本忠烈曰善卽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既入悉降其衆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營寶雞西南曰和尙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咸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爲人之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潰圍求援卽泣別而行公與子大勳

麾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尔忠有餘矣柰二親何公泣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尔忠烈壯之權遷鋒統領守神坌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秉義郎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沒立會階州虜酋折合各統五萬衆來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沒立一軍於神坌大破之獲敵酋潑察胡郎君俘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陞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坌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賈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龍門關統制吳公璘掩擊敗走追及神坌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橫貫其腹斷其首尾吳公引兵追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棄鎧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階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內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至麻家嶺遇敵椄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為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衆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地能破強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

至以奇兵掎之虜衆敗走追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右武大夫陞鈐轄二月僞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犯梁洋經飛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遣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拱衛大夫公嘗憤虜人侵暴不已得其使命即黥劓而歸之公至和尚原部統郭浩厲聲曰比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怒今擁衆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遣人以書見撤言很而色媿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爲自弱今日之事決戰而已敵衆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吳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徑與虜戰于栢村一擊破其三陣敵衆大敗追襲至渭壁殲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咽流吳公因謂衆曰此提楊鈐之力也轉親衛大夫四年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全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預設鹿角之地率強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衆虜引兵稍卻翌日來攻萬人敵堡統領姚仲重傷公代之率諸將戮力鏖戰五日所向皆靡大破敵衆餘黨悉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各安其生者雖吳氏之功然於攻戰之際公有力焉以奇功轉中亮大夫郢州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公嘗從忠

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策擊韉謂公曰此衿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系非公出力幾敗大事嘆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年五月虜復背盟偽元帥撒离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撫胡公世將擢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我輩蒙　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柰何移禍它人願留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戰縱我軍數萬衆得出遂下回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管內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汧陽連敗敵衆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歷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九月遷馬步軍副總管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戰屢捷生獲虜酋珍珠孛堇諸軍凱還後三日偽元帥撒离喝整衆再犯和尚原公才千人進據川金坡敵衆益盛士有懼色公厲聲曰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舉入敢後者斬公率衆先登鼓譟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衆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益秦蜀必爭之地虜岸欲以奇取之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既運藏省胡公嘉之敕獎于　朝敵既不得意遂伸咊好是時將迎奉　徽廟梓宮請還　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尚原十二年春　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鳳州既割和尚原而殺金平復爲要地其傍則仙人原也四川兵費邊儲萃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宣州觀察使會　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　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九月虜主完顏亮遽絕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偽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吳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衿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草爲持久計吳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勢仍命公率制散關偽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驚撓敵寨及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

覆山谷虜人驚駭弃關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尙原則虜亦宵遁矣翌日有騎數千復來入谷公領兵逆擊之時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衆敗去若神助焉賓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眞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常若不及毎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　國恩寵誓欲捐軀以効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强而不可得矣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棲境實爲重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內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絕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鋭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道二年九月　敎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聶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

統領權統制彈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戶曰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秉義郎御前右軍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翊郎御前前軍第一將隊將曰大森曰大有皆成忠郎女十人長適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淸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郎郭良臣次適承節郎彭棨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湑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曰祖椿曰祖輝曰祖賢皆保義郎曰祖詵曰祖訓皆承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詵次適承信郎張寔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世忠保義郎曰世輔曰世傑皆承節郎曾孫女三人在室元孫男二人曰紹先曰紹光皆承信郎諸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于關西以淸白遺子孫奕世載德代不之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

偉男子矣　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搢紳誦之以爲美談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虎突出叢薄間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贍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既得二親併載其民以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賙給不絕　朝廷聞之以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爲郡尤以愛民爲本初洋州有楊填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漑田五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民爲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　上賜　詔獎諭初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万在境內或疑其反側悉拘于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歉流民復入關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衆西邊饋運自昔頗艱公至鳳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黃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爾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惟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逮下喜慍不形于色雖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効分門成帙釐而爲三十卷目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行成太學博士李石皆蜀名士爲之序引其書遂行于世初公預爲送終之具嘗託門下士朱濟昆季述其行事編爲陞除錄勃偶備員魚梁總幕得親炙公言論一日公出示所錄委勃爲誌勃竊駭愕因問其故公曰僕以義自奮以勇立節每遇戰事許國以死萬一得酬素志則區區之心誰能表襮之故欲先爲之計儻得名卿鉅儒特書其事他日瞑目無憾矣勃嘆曰自中原俶擾豈無忠臣謀士力作中興然於出處用捨之際或有愧焉公始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親從吳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虜堰楊填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關以壯川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之餘而優游乎二千石之良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蓋未有如公之全者也使人人皆如公徇國而不徇私懷義而不懷利則何患乎勳業之不立耶異時載在盟府繪像作頌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曰不宜乃爲之銘銘曰

炎光晦曚　赫然而中　天佑生賢　龍飛雲從　其賢伊何　翼翼楊公　公來自西　名達九重　惟天子明　喜得牙距　料敵制勝　允兼文武　膚功上聞　天子曰噫　利勢安強　皆汝之爲　忠以禔身　義而報國　智可周物　勇摧大敵　備德有四

㚏與之京　風廓霧舒　偉績用㡉　導利之功　懸澤無窮　粒食用乂　是敬是崇　氣老愈壯　金湯是託　或云不弔　遐邇驚愕　梁山峩峩　漢水湯湯　公名與俱　德音不忘

西周王傑刊

從義字子和以靖康丙午歲應募起隸吳忠烈玠麾下云建炎二年八月被圍于同州者謂金將婁室亦作婁宿同取下邽九月破同州事也時公在圍中云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者謂金太子宗輔爲副元帥督師陝西九月敗張浚五路兵於富平也云紹興改元十月金四太子必欲取和尚原先遣兵攻神坌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者謂是年十月玠保和尚原金將没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陳待之更戰迭休金兵潰散没立方攻箭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會婁室死兀朮復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連結諸營與玠兵相拒玠復命諸將以勁弓强弩却之先設伏兵於神坌以待金兵至大亂縱擊破之是也云三年二月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僥饒風關再攻和尚原玠遣公引擊者謂金撒離喝分兵攻關統制郭仲敗走金兵入與元經略使劉子羽棄城走三泉玠以保仙人關金兵深入既由褒斜谷還興元玠子羽追擊之是也饒風關在今石泉縣西五十里云四年二月金兵入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者謂吳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棄之于仙人關右殺金平刱築一壘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及劉夔等三十萬騎入侵玠與璘及金人轉戰數晝夜不息是也云九年金歸我河南侵疆者謂金以陝西地來歸遣使王倫受地是也云十年五月金背盟撒離喝侵陝右公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七月金薄鳳翔八月與金戰于蒲坂河者謂是年金兵犯石壁及吳璘與金鶻眼郎君戰撒離喝入邠州胡世將遣公及王彥分道犄敗之撒離喝退屯鳳翔九月楊政遣公夜襲金兵至十一月又襲之寶雞是也至是公隸楊政軍云十一年七月與金戰於陳倉撒離喝再犯和尚原又戰却之者謂是年春正月公既敗金兵於渭南攻克隴州與戰於寶雞擒金通檢孛堇是也宋史高宗紀作十月與此小異是時和議已成朝廷召政還以商秦之半畀金公亦移守鳳州復退保仙人關垂二十年無所事者皆公之力也云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遠

背盟好者謂是年九月金兵攻黃牛堡爲吳璘所敗也云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出攻金兵宵遁者謂璘遣公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尙原金人走寶雞是也蓋是時始以功眞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侯而弃三路之議起璘於是乎班師公於是乎丐歸矣公以乾道五年二月卒有子八人女十人子及壻並爲郎官宋史不立公傳其詳並見高宗本紀及璘玠政等傳因疏出之並見碑刻之爲功於史者不小也關中金石記

按此誌撰者袁勃書者李昌謨篆者王椿史皆無傳誌叙楊從義自建炎初隸忠烈吳玠補進武校尉繼隸宣撫吳璘迄隆興二年累官至和州防禦使知洋州賜爵安康郡開國侯計前後四十年所立戰功不爲不多始終受吳玠吳璘指揮史旣不爲從義立傳卽吳玠傳中亦無一語及之南宋書吳玠傳秖附郭浩楊政王俊張超四人而不及從義且從義武臣未嘗嫻文事乃輯兵要事類三十卷誌稱張行成李石爲序而行世稽之宋史藝文志亦失書凡此皆可補史所未備也史稱吳玠卒謚武安作廟于仙人關號忠烈然則忠烈是吳玠廟額而誌則稱玠爲忠烈不云武安誌稱公預爲送終之具託門下士朱嶰昆季述其行事編爲歷除錄此卽後世生作年譜行狀之所昉也朱嶰必是幕客而稱之爲門下士則門下士之稱不必專屬之貢舉門生矣誌載從義事蹟多與史合關中金石志疏之已詳兹不贅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八

韓蘄王碑

碑連額高二丈五尺七寸廣八尺九寸額題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十字正書分二行字徑一尺二寸居中有小字題曰選德殿書四字正書徑一寸七分中有御書之寶方三寸額占碑之上半截計九尺四寸文八十八行每行一百五十字多寡不等正書徑七分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傅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
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食邑一萬八千三百戶食實封柒
阡貳伯戶進封蘄王謚忠武神道碑
襄□□□□□□□□□□□□□□縣
開國子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　勅撰
上闕中侍郎□□侍講□□□□□□□太子□□□
□□□□□食邑柒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周必大奉
勅書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
罔不願為臣妾　上益厲精行健冀大有為聞鼓
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　制曰韓世忠
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
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　褒崇益光遂與漢丞
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謚　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
偉之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　詔感泣織血
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
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　徽宗　欽宗皆著
顯效暨委質　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宏濟于
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　宗社威靈與　太
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勍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
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　明時亦
既積年　陛下憫念勳勞固嘗爵以眞王錫之美
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　陛下哀矜究此
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
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
定王國時惟元勳予豈可忘乃　親御翰墨大書曰
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　朝諸將于凌虛閣特
詔彥古戎服入見　面賜　御書俾冠于碑首
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於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
世其家予惟　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
激奮躍益知　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
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
而出既又　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

雄以謂　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
且祖諱與王名諡適同每上書懇辭　上遽批出
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
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
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爲秦所併子孫自韓
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
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
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
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
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
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
鄰以爲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
頳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夫人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
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
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
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寃抑不以謁郡
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
家會飲日已暮而閭閉王怒以臂拉門開鍵應手而斷
旦覩之其木蓋兩拱餘閼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
鄜州挽强弓三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郎山

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校藝獨用
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
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
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
酒肆貰酒期於戰獲虜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
皆饒給銀州之役緣從党万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齪齪自
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
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
次高平嶺王與党万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
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鬭賊少卻
時王爲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爲誰曰
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哆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盜服王威名口有司圖上其事且乞優
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
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蔕當時識者知王器量
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
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逢敵於
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藏底河又斬
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

吏民自浙河以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　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滌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顧聞必勝之說王爲條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歎服曰眞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

天子宵旰南顧　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淸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其洞口卽挺身仗戈而前榛棘欹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　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　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値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卽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卽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覘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强盜累奇功轉武節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翡聚數萬與戰於韓王洲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裨兵五十餘薄賊誅戮悉盡又靑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遇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宗卽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爲護河計河一失守　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

及虜進廹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旣失主帥數
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𠡠披靡虜嘆異小卻卽潰圍出殺諸軍
焚橋而歸至京師　欽宗聞王勇冠軍　召對便
殿且　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
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
許割三鎭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選鋒統制有
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
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
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
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刼掠淄青間影
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亾復噍類山東復擾
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
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蔾窒歸路令
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
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旣驚擾且
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
卒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
下臂指吻皆中四鏃王怒折笴張弓拔刀徑前殺爲首
者六八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尙萬餘謂已遠王不
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
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
賊自淄河破膽皆跽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
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
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
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　欽宗再賜對慰
奬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
屯滹沱河眞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
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
益急口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
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
酋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
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爲前軍統制　光堯
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
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
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
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郞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
千人與賊遇卽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鬬
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

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
太上皇帝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
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
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聚勦除陞定
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
河朔御胡馬之牧效著睢陽旹紀實也車駕幸維
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
眞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
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
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狠顧整勵器械
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
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
其衆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
盜賊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
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蝟
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
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
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
王領所部如山東王闆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
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迓至都
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
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
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
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
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
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
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
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為即日與
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
謀挾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
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授絕諸路郵置使偽命不
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
不受命會江淮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
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恃勢憑衆脅取鐵券自
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為
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
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
見楊國楊國詭傅紿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
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
為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口

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　駕可令速清嚴
陛楊國奉　詔馳出都城過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
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
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
知有　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
兵益急傳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　御札曰
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
本為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為協和
以安國家王知脅求　詔旨非　太上本意諭永
載曰　天子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
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卽日復　太上明辟王晨夜
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
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檥家屬舟岸下由
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
重兵負山阻河為陣且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
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
死報　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刀
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
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
投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　朝廷慮其遂

逸去　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
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　行
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　主辱臣死臣願受　命縛此
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闕閫甚邇万一寖成
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　聖意欲生致
之耶抑函首以獻也　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
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　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為
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
欲俾護侍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
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
二刬為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
兵為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
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
誅王遂行　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
浙制置使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卽解去將趨上饒
王恐其或趨閩廣也徑自浦城提出迎之至漁梁驛
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
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為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
竭節恃勇陷陳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
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遺所乞二

虎賁護俘獻　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
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　御書忠勇二字
表王旗幟　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
之復辟惟卿之功除　撿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御
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　制曰智略
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
國始　攺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撿校少保御前諸
軍都統制兀术入寇　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
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
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
城直王廣德徑趨臨安　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
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
還王卽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
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　太上賜札曰
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
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
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
物帛盡予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术
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
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
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眞勢接建康兀术軍于南挂
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
有八日兀术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
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
王曰是不難但迎還
兩宮復舊疆土歸報
明主足相全也兀术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
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馬引弓將
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
流鼓栧飄忽若神口渡海江口又皆已八面控扼出路
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口之江以
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口風濤
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口緩
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
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
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口口口口口以二
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闖入廟廟中之伏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
既墜復跳馳而覘語二人者一卽兀术也是舉也兀术
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

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
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亘多所
有已立功人早以功□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
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忠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遮
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遠聞殺獲甚□□念忠
勞不忘□□□□除撿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
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軍中荊湖震擾朝廷爲出
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懋
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　太上乃除王福
建江西荊湖南北路宣撫□□□孟庾以□□范汝爲
□建安衆□十□至□□黃知微等王曰建居閩嶺上
流使賊泝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於是遥輕鈗航海
徑趨福唐□衆而上諸帥迎謁且言賊方鋭且少休以
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
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
師遂濟□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
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　王
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
□□□□□□□□□遂□□之□□□□

賊□□□城邑□在井底□□巨□天橋□□□道齊
攻汝爲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竄身自焚
囬源洞中又有陸必强葉鐵□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
等皆□賊驍將分兵四刼而葉諒者别以一軍出寇邵
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
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嚮陸棠等皆械送
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於城之三隅
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爲
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蒙更
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
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亾遂釋南顧之憂其
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
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訏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豪無犯
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
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
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
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
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栝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
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
宏等次弟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

白鹽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朮轉戰頡頏而南據祁
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
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
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
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
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
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
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
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
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
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
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
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
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
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
斬忠于小舟傳首　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
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斯如合符契　詔授太尉賜
帶笏又　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沖
北歲李宏擾拒劉忠敗績盜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

之且以防秋屆期狀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
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
太上偉其功　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
務奮勵其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
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
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
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
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　太上賜
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
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
勵將士勠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爲奏也浙西趨行
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
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夫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
劉豫外挾彊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衞覘其指意必欲圖
危社稷人神所共忿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
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
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勠力一心以
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
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
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

此當體至懷王受　詔感泣曰　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鎭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俟虜步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伐木爲柵以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　社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　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士俟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　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　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粉之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發大儀口時勒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口口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窂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眞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

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眞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敗奔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　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　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旣傾國內侮　朝廷過計有勸　太上他幸者於是降　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旣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　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鎭江置司王在鎭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孛耶前敗覆以書來約戰王即遣伶人張玠王愈之持橘茗爲瓊報書略曰元帥

軍事艮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撻
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無敢
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　太賜札
曰咋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獨慨
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威聲
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所須
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充京
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節制
鎮江時楚県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集流
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於是
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爲雄者會府隱然爲國城矣
劉豫間遣兵入冦輒爲王所敗鄉生擒僞知鎮軍王
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　朝是年虜又犯漣王迎
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鋭卒盡屯遷聖
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嶲口軍既單而虜
援兵訛里耶索貴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衝之
爲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鋭掩擊過落湖五
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　詔師王
亟還道遇僞齊帥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堇蠻
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學兵

自河間與諸道會王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
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王王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獲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尸三十里捷聞
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
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眘言忠勞實所嘉歎然
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
爽節宜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横海武寧安化軍節
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
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
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
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
遣間結山東豪傑俾緩急爲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
奉要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爲機不可
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爲恢復計懇請誠切
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可歎
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爲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
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
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　詔王徙屯京口
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

蔽遮江淮 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廻於强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久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剉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致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爲機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 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衂於是陰謀沮撓吾事奏檜還自沙漠力勸 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 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泣涕上章以十數爲 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眞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 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 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 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其委無反復文狀於 朝以爲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詣 闕面奏

太上率優詔褒荅其略曰卿忠勇冠時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卽召卿衆方懷疑彊場事大正倚卿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卽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賛 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 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卽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議而怨檜益深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

太上賜札曰金人復來占據已割舊疆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卽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泇

口敵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
入寇水陸并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
之因取劉洽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
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
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中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郎
口獻俘　闕下　詔除太保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
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
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
戰於鍾離弗克　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
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衆大潰遂奪鍾離提闕　太上賜札曰聞卿親師
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
已復據濠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過大敵嘉歎何
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
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
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
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
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
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　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　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
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
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　召諸大將還　闕王及
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丐閑時
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　不許除太
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
奉朝請其秋　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
平　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　召至簾前曰此爲
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
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　郊恩改鎮南武
安寧國之節　太上數宣召同家人燕于苑中眷
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錫予問勞相踵然王老
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適上表謝事冊拜太師問
疾遣使肩摩轂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勉以忠義
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
年六十有三疾方革　累詔宣醫診視訃聞　太
上盡然爲　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內帑金帛各三千
匹兩錫尙方名永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
其家甚至遣　敕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

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有　詔命奉常
第祭子家又　詔奉常貳卿載祭于都門外子孫文弟
進秩妻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
此下碑文刊去六字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尚書今爲大
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
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黃州
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
節制水軍此下碑文刊去八字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
州曹誥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寧國府寧
國縣王萬修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
子仁二人爲黃冠孫男十六人曰挺奉議郎太社令曰
扶奉議郎直祕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
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
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
仕郎王大昌餘未行　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
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　賜謚始王鼎貴嘗戒
敕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當
行抑亦所當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爲諱
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饗也至是得謚

忠武彥古禀遹先教不敢薛君子以爲通於孝云嗚呼
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
何其盛也爲平寇將軍爲都統制爲宣撫使爲處置使
爲營田大使爲招討使爲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
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擒苗劉摧兀朮壓大
儀拓東海扞揚楚震淮陽斬獲無非勍敵劇賊而功益
俊偉不可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忿其無禮于
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
爲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闕　廟社必傴僂　玉陛上
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眞切理致詳悉
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盡遣中
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　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
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　本朝以州歸順父母
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繇岳
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體莫須有王艴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
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王獨於
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
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　國乃畏禍苟同異時與
自豈可於　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

意涤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貿遷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家其功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其將佐曰爲國立功人臣嘗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爲禍他日爲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不已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戰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賜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幗設樂大讌會俾爲婦人妝以耻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

其死力其制兵器凡[illegible]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illegible]貌之鍪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陳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入骨則以强弩拔之十指僅四指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以□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鄱城高臥十年杖屨幅巾放意林泉登臨閒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蘄王者歲時輒相從詞王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如此而王日恣口[illegible]往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爲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益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儼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辭免至再太上寵勉從之其始終恩遇知此臣雄曰自起蕪以來山西出將倘矣呼吸雷風動搖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蓋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

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
起蘄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
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
呂頤浩方以賊爲憂王謂賊旣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
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其必勝於是頤浩
計乃決傅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
乘建瓴之勢東鄉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議者以爲深浪
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將咸欲西趨岳鄂徑
往長沙王獨以爲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
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
謀於是乎始定臣嘗待罪太史氏獲覩日歷所紀
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議和章數十上皆
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
出於人表視山西以資略雄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
太上屢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
上特以忠武易名寔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惟二
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鏘天下傳誦世忠得
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聞宣王中興
如釆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蠻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
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

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頌釆周雅聲爲
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
稱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其詞曰
昔在宣靖祟極而傾胡酋不恭神州盡腥
天地重開眞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
凡此中興誰實佐命緊時元勳王國以定
元勳謂何維韓蘄王王奮山西起蘄之鄉
鐵胎之弓悍馬長槊方在童年氣震山獄
遠事徽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
王先戎行是傑是巔浙西山東績用丕顯
霸府肇新桼乘風雲掃淸南都大駕時巡
淮海之闊劇盜蝟起解甲東戈如父詔子
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乘虛反易天常
戕虐樞臣都城喋血凶燄孔熾震驚宸闈
王在海上聞變號呼凡爾衆士今當糜軀
吾與羣凶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實臨此言
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撓彼凶徒裂膽褫魄
天位人口乾淸坤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逵
有狻汝爲盜據富沙流毒全閩血人于牙
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狼貪

三方百城　地數千里　奪攘矯虔　聲勢相倚
當宁謀帥　宜莫如王　授以斧鉞　往搗其吭
覆其穴巢　鋤其根萌　閱歲未周　三方底平
降旗奔師　捷書相望　貸遣脅從　旌別善良
爾商爾財　我弛爾征　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
仁義之兵　弔伐是向　帝有恩言　卿古名將
胡馬飲江　充叛以降　金陵不支　游窺上邦
王整虎旅　邀截歸路　虜未雖強　望風震怖
海艦如飛　江之中流　北刼撓兵　南馘歸舟
水戰陸攻　摧枯拉朽　殺傷莫數　俘獲萬計
酋帥小醜　僅脫其身　鋒勢寖銷　皇威益信
未猶不悛　纔數年期　傾國南侵　步騎分馳
逆黨成林　塵暗穹蒼　九重剬遣　罪已如湯
王曰吁嗟　君父旰食　臣何生為　矢死報國
部分將佐　直趨淮壖　親塞歸途　示無生還
妙算既定　有司先攜　誓言守江　已駐大儀
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　虜騎紛馳　馬足俱斷
四面鏖擊　若降若屠　積骸為丘　流血成渠
折馘獻俘　千里相踵　驍將數百　豈計輜重
偏裨在楚　亦以捷聞　王來窮追　虜師大奔
振旅凱歌　天子曰都　世忠忠勇　虜不足誅
江左人心　恃此寧謐　中興以來　武功第一
淮陽鍾離　莫非俊偉　生平戰多　竹帛莫紀
王屯極邊　志清中原　和議既諧　弛邏鑠堅
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　利害皎然　黑白區別
聖主俞之　權臣讐之　明哲令終　天實休之
孰不為將　孰不建功　勳揭丘山　呼吸雷風
惟王天資　與勇將異　達以智謀　本以忠義
大疑大事　決於片詞　較彼起翦　王其過之
王起寒素　飯糗衣紵　出際盛時　蛟龍雲雨
解衣推食　言聽計行　任用不疑　天子之明
三鎮節旄　三事典策　報功惟優　天子之德
惟聖天子　使臣以禮　哀榮死生　寵祿終始
重華神武　志大有為　眷言勳勞　恨不同時
眞王啟封　貴窮人爵　忠武之謚　如葛如郭
八言充褒　更瞻雲章　誰克有勳　上不汝忘
豐碑巖巖　億載有耀　凡百臣子　維思忠孝

太師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

碑敕趙雄爲文碑高十餘丈趺蓋在焉初敕文而未立龜趺留不讀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於穹窿相傳磨韓碑爲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爲樓三成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繼報景獻薨拔碑額乃高宗御題舊府志又云後碑成而額在百步外鄉人云龍陣過揭也今穹碑尙存好事者梯而揭之趙雄文雖未必得其全王事蹟當有與宋史可叅攷者蘇州府志

右蘄忠武王韓世忠碑在吳縣靈巖山之麓予少時偕王德甫吳企晉曹來殷輩爲上沙之游屢摩挲焉歸田後從臾有力者拓其文輒以架木懸梯爲難頃陽城張古餘攝守吳郡與予同嗜募工搨十餘紙分其一見貽憑置登聞數十年訪求之勤藉一慰亦晚年快事也其額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下題選德殿書蓋孝宗御筆碑文首尾萬餘言則禮部尙書趙雄奉勅撰石刻頗有曼患以杜大圭名臣碑傳所錄全文細校無甚異同碑云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秦國夫人其下空六字以名臣碑傳校之則周氏蘄國夫人也朱錫鬯詩蘄王墓近古梧宮暨六夫人祔葬同與碑不合未識何據潘次耕詩碑高三丈字如掌帝製鴻文盛褒獎則誤仞碑文爲御製失之甚矣碑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享年六十有三與宋史同而元大一統志延安人物傳云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蓋修志之時宋史未出志家得諸傳聞故多誤耳碑末未見建立年月而碑首云上纘祚之十五年攷孝宗受禪在紹興壬午次年癸未改元隆興至淳熙四年丁酉恰十有五年此碑必立於丁酉歲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連額高約二丈六尺加以龜趺不過三丈餘蘇州府志謂高十餘丈者未確也額占碑十分之四題額十字之下有小字選德殿書四字選德殿者孝宗建以爲射殿玉海載孝宗皇帝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曰選德規模樸壯爲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羣臣有圖方畧來上可采者黏之壁以備觀覽數延文武講論治道詢求民隱至於中外奏報軍國機務皆於此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據碑題則親御翰墨亦在此殿也文約一萬三千九百字猝視之漫漶難讀而拓本鋪地須極寬敞方能俯躬諦視

若地臨而有隔閡者不能讀也文爲趙雄撰雄無文集可攷碑無建立年月錢氏跋据碑首上纘祚之十五年定爲淳熙四年丁酉宋史孝宗紀世忠傳俱不載立碑之事孝宗以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歲六月受禪明年改元隆興宋人撰文敘帝王紀年往往以卽位爲始此碑或連受禪之年計之則十五年乃淳熙三年丙申歲矣且碑載二月甲午賜謚忠武史孝宗紀作三年二月甲申是年三月丙午朔則二月丙子朔甲申爲九日甲午爲十九日其爲三年立碑無疑趙雄及書碑之周必大系銜已滿史傳雄字溫叔資州人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碑所系某縣開國子傳略之据名臣碑傳題沂公趙雄撰則開國之爵乃沂國矣碑文云遂又詔禮部尚書臣雄銘碑据宰輔表淳熙三年七月趙雄自朝散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則其試尚書自三年始而傳又略之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孝宗踐阼除起居郎累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兼直學士院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必大奏以爲不可必大因除建寧府至豐城稱疾而歸久之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兵部侍郎尋兼太子詹事傳載歷官如此而不詳年月攷張說之簽書樞密院宰輔表在乾道七年三月至九年正月除同知密院十月除知密院未見有再除簽書之事與傳不同而其事總在淳熙已前碑於必大系銜尚存侍講太子字亦係淳熙已前官碑云王之子彥古拜疏請立碑特詔彥古戎服入朝面賜御書俾冠碑首是此碑因彥古之請而立碑載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史無彥古專傳但附世忠傳書其最後官戸部尚書續通鑑載淳熙四年正月戸部侍郎韓彥古云云是四年彥古已爲戸部侍郎碑所載歷官在四年已前又据碑云太師韓蘄王之薨既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世忠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是年十月庚子葬下逮二十六年正是淳熙三年益足據也宋史世忠傳附其子彥直其約七千二百字較碑減十之五而所載功績與碑大同是史本之於碑錢

士升南宋書世忠傳二千四百字又本之史芟節成文惟畢氏續通鑑取歷年戰功分系於年月之下而其文多與碑同是續鑑亦本之碑也今以碑與史傳續鑑校之有碑詳而史鑑不載者有史鑑載而碑或略之者如碑云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冦將軍史作平冦左將軍史又云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南宋書作宗翰冦襲慶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南宋書云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南宋書云羣下輔逵李在等皆散為海盜碑云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來此事必辦南宋書云張浚召世忠于常熟碑云擒傅正彥師還御書忠勇二字賜王史云揭旗以賜碑云兀术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史云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碑云虜一夕濬鑿小河三十里以通漕渠風濤少休輕舸渡去史云兀术諸諸將曰南人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敎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濬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術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鎭江南宋書云翌日風止金人槳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輜重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熾日曝人馬都盡孫世詢嚴允吉皆戰死世忠遵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鎭江碑云郎命諸軍偃鼓下泝三十餘字史云徑抵鳳凰山頫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碑云山東賊白瓊笠劉忠據祁陽之白綿山王玊郎欲急擊之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丙子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以拒官軍己卯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渡江逼劉忠寨而屯碑云追斬忠於小舟傳首闕下續通鑑則

云忠據白面山將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爲世忠所得九月丁亥劉忠旣爲韓世忠所破復聚衆走淮西駐于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附于劉豫以忠爲登萊沂密等州都巡檢使碑作斬忠鑑作北去彼此互異碑云湖南遂平續通鑑云紹興二年六月利州觀察使蘄黃鎭撫使孔彥舟叛降僞齊韓世忠連破湖湘羣賊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己遂決策叛去碑云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史云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碑云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

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己卯世忠以所部至自鎭江復如揚州碑云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續通鑑詳其始末云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鎭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爲阻絕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旼遂過桷等共飯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旼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託晚宿大儀鎭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鎭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

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聶呼貝勒舊作聶兒克堇今改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丞何在檜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檜曰頃實居相位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檜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碑云兀朮還泗上見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續通鑑云初聶呼貝勒旣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逆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檜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家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欲結楊么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曾在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復地檜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宜過爲悋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檜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令譯一二日可得見矣碑所謂良臣好詞以免者如此碑云鎮江置司太上賜札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正月壬

戍韓世忠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宅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碑云虜又犯漣水王迎擊云云續通鑑云紹興五年十月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擊殪之所脫無幾帝曰中原赤子爲豫逼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已下金椀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與將士推恩有差六年二月乙卯世忠引兵至宿遷縣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泗旁苻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採知邳州賈舍人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報敵鳴鼓超率衆突入陳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翼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三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陳前請戰金將葉嚇貝勒（舊作牙合孛堇今改）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與我讐我肯與爾俱生乎葉嚇卽馳刺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陳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葉嚇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世忠攻淮陽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入河間求援于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猊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乞援于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能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陳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云云碑云賜揚武翊運功臣史云彝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

寧安化三鎮節度使續通鑑注云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九
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引兵渡淮與
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冦淮東爲世忠兵扼不
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碑於朝平江事略
焉續通鑑云七年三月癸亥朔帝次丹陽縣京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帝如建
康碑亦略之碑云太上屈己和戎王獨慷慨泣涕
上章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八年十月丁丑世
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
烏沒阿思謀至金廷金主復遣簽書宣徽院事蕭
哲等爲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
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思敵情
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
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以兵勢最重
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
許又十一月辛丑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
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
民事蹟有實別無趣同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
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咨
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

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
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
疏論不當議和帝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
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尙爾隔絶
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民兵不得休息早
夜念之何以爲心所以屈己和戎以圖所欲賴卿
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世忠既
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史云
世忠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
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
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續通鑑云九年
正月庚寅韓世忠遷少師因講和恩也碑亦略之
碑云兀术再陷三京又犯漣水王遂率背嵬軍由
迦口破走兀术史云十年金人敗盟兀术率撒離
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
人來救世忠迎擊於迦口鎭敗之又遣解元擊金
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碑作千秋胡陵大寨皆捷親隨
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
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
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續通鑑云閏六月丁

西京東淮東宣撫司都統制王勝克海州先是韓世忠命勝率統制官王升權等攻海州守將王山以兵逆戰去城六十里與官軍遇敗走夜二鼓以舟師傅城北山乘城守而勝命諸軍隨地而攻火其北門軍士周成先入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八月乙亥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武翼郎成閔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內閔身被三十餘鎗世忠亦壓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甦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人於沂州郯城縣敵溺死者甚衆及班師世安以箭瘡不能騎遂肩輿而歸世忠怒命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遥郡刺史遂除添州團練使九月壬寅朔遣起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奏檜主罷兵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州自是不復出師矣續通鑑又載是歲三月辛卯賜京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燕於臨安府以其來朝故也初諸大將入覲陳兵閱于禁中謂之內教至是統制官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中丞王次翁乞斬通以肅軍列因言祖宗著令寸鐵入皇城者皆有常刑今使武夫悍卒披堅執銳於殿廷之下非所以嚴天陛也內教遂罷以上諸事碑俱略之碑云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復據濠州續通鑑詳其始末云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金人圍濠州丙午世忠舟師至昭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遇金人於聞賢驛敗之丁未金人破濠州戊申張俊楊沂中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破俊乃召沂中錡謀之錡請沂中曰兩府何以處沂中曰惟有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沂中當居前有進無退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可御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未爲有制且軍士被甲荷糧而趨今已數日本救援濠州濠州既失進無所投人懷歸心勝氣已索又糧食將盡散處迴野此危道也不若據險下寨塹地栽木使根本可恃然後出兵襲人若其引去徐爲後圖乃全師保勝之道諸將皆曰善于是鼎足以爲營仍約遂軍選募精銳旦日入濠州俊

遣斥堠數輩還俱言濠州無金人或謂金人破城之後無所藉又畏大軍之來蓋已去矣乃再遣騎數百往探皆無所見俊遣將官王禁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前進矣錡乃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十餘騎往以兩軍所選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埠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嶺上列陳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煙舉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謂德曰如何德知其勢不可乃曰德統制官也安敢預事太尉爲宣撫利害當處之沂中皇遽以策麾其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爲令其走散亂南奔無復紀律其步軍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軍多不得脫殺傷甚眾己酉韓世忠引兵至濠州庚戌秦檜奏報韓世忠距濠三十里張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帝曰首禍者惟烏珠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烏珠可也澶淵之役達蘭既死眞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辛亥韓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游奕軍統制劉寶率舟師泝流欲刼金人于濠州金人覺之先遣人于下流赤龍洲代木以扼其歸有自岸呼曰赤龍洲水淺可涉金已遣人伐木欲塞河扼舟船請宣撫速歸我趙榮也諸軍聞之皆以其言爲然世忠亦命速歸而金人以鐵騎追及沿淮岸且射且行于是矢著舟如蝟毛至赤龍洲金人果伐木漸運至淮岸未及扼淮而舟師已去金人復歸黃連埠壬子金人自渦口渡淮北歸此事碑載未晰碑云除樞密使副上表乞解樞務乞骸骨除太傅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史云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國十月罷爲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南宋書云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洶洶違言詔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胡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續通鑑云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老學庵筆記云韓蘄王既解樞柄常遊湖山間李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至冷泉亭愁坐遇韓來矜其狀問之李不識韓見姿狀魁異乃告以實韓曰某有一紙明當相貽李與

謝明日一吏持牘授之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壓京秩修牒詣府謝韓不復見武林紀事云世忠嗣蓬湖山而於冷泉亭尤多盤桓又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晚年嘗作小詞甚清逸凡此皆碑所略者碑云紹興十一年進封福國公其秋顯仁皇后龍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史云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是朝謁顯仁在封潭國公之後也高宗紀奉迎皇太后乃十二年八月辛巳事碑作十一年與史不合續通鑑云十三年正月癸巳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統計從來未輸之稅併歸之官從之二月乙丑進封咸安郡王時劉光世始薨舊功大臣惟世忠與張俊在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爲秦檜所厚故先得王至是世忠願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此命攷異云韓世忠所以得王墓碑及諸書皆不載其制詞云願以賦租併歸官府重爲遠識實麗前賢葢度越於常人宜顯頒夫異數卽指此也碑云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續通鑑作壬申薨于私第之正寢碑前云賜第都城此云私第正寢而不詳第在何處續通鑑云二十一年九月丁巳增築景靈宮用韓世忠賜第爲之期年而畢是世忠賜第卽景靈宮址也續通鑑先載紹興十三年二月乙酉詔臨安府建景靈宮其後創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爲之據此則劉光世第與韓世忠賜第相連而新莊橋景靈宮乃合兩家賜第爲之不止世忠一第矣咸淳臨安志蘄王府在前洋街紹興間凡兩賜第一在清湖橋西獻以爲左藏庫基一在新莊橋西獻以益景靈宮遂徙今處高宗嘗名其閣曰懋功大書三字賜以爲扁云云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新莊橋亦名祥符西橋在餘杭門內北新隅車馬門之南似卽今杭州府城武林門內教場火神廟之地此則賜第之所在也世忠以八月四日薨至九月四日其第卽改築景靈宮可知宋時賜第生則居之歿卽歸之朝廷子孫不得復居矣碑云錫尙方名汞龍腦香以斂史云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碑云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敕使徐伸護葬事續通鑑云其子直敷文閣彥直直祕閣彥樸彥質彥古皆進職二等又命睿思殿祗候徐伸護葬事碑于冠服及徐伸之官四子之進職皆略而下文敘彥朴云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續鑑則云直祕閣而不言蚤世史併不載彥朴皆互異也碑云王艴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史云岳飛究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于太祖殿下中興紀事本末莫須有作必須有何以服天下作何以使人甘心續通鑑攷異云朱彝尊謂宋史作莫須有未若必須有爲得其實徐氏後編從之今攷熊克小紀作莫須有是宋史所本也据此碑則亦作莫須有又按史世忠傳云語在檜傳檢宋史檜傳並無此語惟岳飛傳云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語與碑同然則史作語在檜傳者蓋在飛傳之訛也碑云弓之有克敵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續通鑑云十一年六月甲戌詔有司造尅敵弩韓世忠所獻也帝謂宰執曰世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弩勝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畫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有作者無以加矣然續鑑但言詔有司造克敵弓据碑則運䟦猊鏊連鎖甲掠陳斧皆下兵部也凡此皆碑略而

諸書加詳者其有碑與諸書小異者高平嶺史作蒿平嶺駙馬郎君兀哷史作兀哆藏底河史作藏底河轉進武副尉史作進勇副尉王遥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史作兵二千伏北關堰杭州府志云德勝橋一作得勝在覔渡橋直北夾城巷東咸淳志舊名堰橋韓世忠于河掩擊苗劉故名德勝睦之清溪洞史作清溪峒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史作數十人獨與蘇格等五騎俱史作五十騎虜騎五千餘史作二千餘勝捷軍統制張師正史作張思正別將以後軍先退別將史作陳思恭皆斬左右趾以徇史無趾字楊國夫人史云世忠妻梁氏封安國夫人三守鎮江兼制海道史云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以二百人伏廟中史作百人除檢校少師武威威德軍節度使史作少保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史作副使白綿山史作白面山兀朮號知兵閭大軍倉卒南還喜甚史作聶兒孛堇聞世忠退云云與虜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續通鑑云撻不野擁鐵騎過大儀各持長斧斫馬足史云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擒其驍將撻孛耶史

作撻孛也續通鑑作撻不野除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史云五年進少
保六年授武寧云云東人及太行羣盜東人史作
僞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史無南字册拜太師
以是年八月四日薨史于拜太師在八月薨後今本
宋史太師誤作太史此皆碑文互異也碑于茆氏秦國夫人
之下刊去六字据碑傳有周氏蘄國夫人六字碑
云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則立碑之時蘄
國夫人已卒且彥古似卽蘄國所出不知碑何以
刊去此六字也又兼節制水軍下刊去八字碑傳
云今家居終蘄國之制世忠有四子彥朴蚤世彥
直彥質彥古俱存而請謚立碑獨有彥古則其時
彥古官位較顯得以上請也此碑之立距蘄王薨
已二十六年王初薨時飾終之禮頗爲簡略殆由
和議之成本非王意而岳忠武之獄王在朝堂又
直言其誣檜實深銜之故薨時其子未嘗上請直
至淳熙三年檜死已二十年始請立碑且得直書
罷兵還朝之事耳碑在靈巖山西昶先曾祖贈資
政大夫大理寺卿墓在靈巖山北蘐村硯山之下
去韓墓不遠每値拜掃過此輙摩挲碑下煢然穹碑
細字不能詳玩今得張古餘太守所贈搨本始克
展讀且以其文至一萬四千之多而與諸書叅校
仍多所略因詳攷之并互異者備錄以資參攷碑
中缺字甚多錢君侗在嘉定有書賈以宋刻杜大
圭名臣碑傳求售乃取此文與碑叅校凡碑闕字
得盡補注然碑傳有與碑字多寡互異且尙有譌
誤之處不可從者仍從碑文之舊又碑傳缺一頁
自王怒且罵至陸必元止碑於此頁所缺五十餘
字無從校補矣今揚州文匯閣鎭江文宗閣杭州
文瀾閣貯藏四庫全書名臣碑傳業經錄入好古
之士不難就閣謄鈔則此碑缺字可得其全矣

潼川府學泮橋記

碑高八尺八寸廣五尺三寸十八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㠯建學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
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或學視泮宮口典彝有泮水
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祿掌郡文學　太守馬公謏
㠯濬復或謂文明之地堰缺不宜撥頖水之制自西而
南而東弍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卽土爲
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
趺以固栢楯視之流貫若弌凹然其块也論定役輿畚

鍕四集疏關立就方命釘甃而　馬公奉祠西還
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圖肯功若出己
意郎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扃礪靁動雲合口砌平
布网渝規畫辟適被濟檄試貢士武信暨趧則見甃橋
飛虹流水印蹟風日凝瀾月星澄堂儒學氣爲頓增爽
儼芹藻青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
庠序矣士口口古及衞非亾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
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抄口
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職教化者示
之德行寓之形器槃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
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
磬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
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二不已之誠聖賢寄意
於此彖類最遠　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
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
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闕
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盖於
名教也　馬公名騏字德駿立　朝爲中書舍人
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　朝爲御史臺撿瀘官
道學政事藹然俱蜀肯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
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䅤記
門生廸功郎新劒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
篆額

魏城縣通濟橋記

碑高九尺六寸廣四尺四寸
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

承議郎知魏城縣事尹商彥書

䌛兩蜀道長安道襄漢畢出於魏城縣車輿步騎往來
日縄屬縣績大谿其深二十尺廣六倍官舊爲梁叢木
叅土歲漲潦不能支輒蕩去吏循故牘徵木於民得大
小六百章廼復就奐勞於成毀病之而販負細人適當
壞多涉溺溪之上有爲浮圖幢石者招其險魄也余爲
之宰始命伐石于西山得爲柱者十有六爲版爲栿者
半率巨壯力敵百鈞板其趾穿植以柱柱爲三門壓以
栿又爲方碹層累於兩柱之間架木爲梁闌其上凡二
十楹其廣如溪從十有八尺飛簷列檻其楹如前丹雘
輝明氣象偉傑北道千里行者創見經始於淳熙己亥
十月之望斷手於庚子二月之朔是役也費甚廣以傚
工市材而民不知橋成越四月水大至濤鼓風湧與栔
爭高而砥柱岌立飛閣渠渠若丘陵焉驚流無以用其
暴於是可以紓民之役而遷行道之安也通濟舊號大

其字以揭之庶後之君子由其號以知其實有以敬其事是年秋余秩滿去邦人具石請記以文謝不能姑為誌其略

按魏城縣宋時屬綿州巴西郡總隸于成都府路其地北達關中東通荆襄碑故云長安襄漢畢出于魏城縣也入元以後縣省入綿州今仍之碑無建立年月據碑云斷手于庚子十二月之朔則當立于淳熙七年

友石臺記

碑共四石各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三分第一第四兩石皆六行餘俱七行每行皆十九字行書在建寧府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旁有大柹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輦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恠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為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偉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焉而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斷斷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狷介而沉者次之為勇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恠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瑋亦棄是以知肇慶之所擯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從好以玆為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為基立五嶽為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人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恬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徜徉于臺上儻以此說為是與則倚而歌據而暝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之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仍稽年譜而知　閩憲吳公所築乃肇慶榮滿時仰慕高風拜手敬書以遺　公之孫子焉

友石臺記朱文公淳熙己酉年書記後書云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譔按宋史儒林傳劉子翬字彥沖學者稱屏山先生以大儒之文得朱夫子書之而益彰矣朱夫子書似不一格他所見者不具論惟舊得家傳詩禮四大字筆法端嚴此書則極流動

然端嚴者自逸流動者不放要是中正和平之氣流溢于筆墨間者也是碑在福建建寧府載天下金石志中觀妙齋金石攷略

按此碑無建立年月末有朱子跋云此屏山先生紹興甲午年間之所撰後學朱熹於淳熙己酉登臺誦記云云紹興無甲午甲午歲爲淳熙元年攷宋史劉子翬傳卒年四十七不詳何年傳稱父韐死靖康之難子翬廬墓三年服除判興化軍計其時當在建炎末年羸疾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十七年其作此記當在此十七年中而以意度之所謂甲午乃甲子之訛是紹興十四年也傳又稱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卒爲儒宗蓋朱子從學于劉子翬故跋此記稱後學跋作于己酉爲淳熙十六年距子翬作記又四十六年是時朱子當是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之時也跋稱登臺誦記似記已刻于臺上然無明文而又有紹興甲午之訛不敢竟定爲甲子則碑無可系因系于朱子作跋之年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宋二十九

漢陰鳳凰山神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五尺三寸二十六行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漢陰

宋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

□□漢陰之鳳凰山爲山鎮最鉅禹導嶓冢內方雖於
夏書不述顧饒風女□牛山峙其西東□氣象獨磊落
雄秀□□□釒海瀆之爲望宜建嶽號降　神宅靈
日大振顯按圖經山亦□□□巒排嶂疊爲層□十有
二□□□□□□□如翔羽矗立千仞綿亙盤踞踰數
百里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上列三湫下溉萬頃雷
風雲雨□□□□蛟龍□□山祇木魅百怪屏衛異時
宿將營據其險以備攻守其亦□□臣伏橫陸夷曠行
於□□□□□□□□□□不斷　神之啟當□□
□□□□□□式祝號加公爵曰昭烈賜廟額曰靈□
以崇□□□□□□□□□不塊□帶京□至
帝□□發祥□□□□之祝融汾之臺駘□司□山鳳
□□□□□□□□□□□□□□在國之封內□□
祀秩水旱疫癘則□□□祭元豐初　神以□□雨

雪錫□□□□□□□□□□□□□□□附□□□
□□□□□□　神之聽鑒□歆依民和□相影響
暨□□□□□□□□□□□□□□□□□□□熔
鳳立祠□同委□壞惟　神之貌象物儼然宣撫岳
飛奏請申□命□□□□□□□□□□□□□□□
　神冠□玉立修氣威□駭心動目悅若見其驂馭
羣龍揮斥雷風漢紀將軍生面□□□□□□□□□
□□□□烈矧惟邃殿寢宮長廊崇廡脩門廣庭潭
潭巍巍其齋□祠室井竈庖廩列豆□□□□□□□
□□□□□□華煥鮮麗於　神之朌享稱其
尊虔且於茲山增輔壯□□□之祝史則□□□榱棟
摧□□□□□□□□□□蝕繪□□厥初除地藉草
滋甚於驥□　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慨然屬
□邑令何君□□□□□□□　神均德茲土廟之
燓是忝於　神而愧　公之志敢不恪恭敕事於
時道洽民格□□□□□□□□□□□□緒以充役
費竹木瓦甓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
百工鳩力計□給□□□□□□□□□□□□□之
墮廢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之戊寅
比　公持本道漕節歸重臺府□□□□□□□

□□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侈其光華歲
逐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己酉冬　公以□□□□
□□□□□□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沉之炯未斷
雨雪其雰之語揭於謝文士夫老交□為美□□□□
□□□□□□□□公像以誌棠陰仲以為君子忱誠通
天寅燮之柄實總理百神　公抱負道學德業初遷
撫□□□□□□□□□威伸於雷霆之餘遒沐以春
和之膏澤有如去橫費禁苛歛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
作士類重農政□□□□□□□□險灘網舉條敘密輔
宏化列城叢祠方率職惟謹鳳亭繪像何翅涵大江之
月升太山之雲然令與民敬□□□　神屬仲記脩
廟工役因詔遺思於無窮嗚呼宇內山多以鳳名茲山
獨倚　神為重　神之祠又倚　公為重異時
山可磨滅　公之德永配　神不朽石泉寄在景
仰令具碑文請巫書刻之仲三薰歸文□之古碣其□
□雪風雷祥既異兆書之殆不勝書第欲鏟去糞筆刪
鬼愁志怪推顯晉□□章偃翁飛蛻之逝□□□□□
□□□□□之德與山俱高令青城忠義故家撫仲之言
曰然是為記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議郎宣差
知金州石泉縣兼管勸農公事王仲記承直郎宣差知
金州漢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何磐書眉山家應龍
篆額

按是碑乃宋紹熙時所立鳳凰山神廟記碑為風雨所蝕幾不可句讀就其文觀之知山神於宋時曾加公爵并賜廟額宣撫岳公又奏請褒脩貌像殿宇頗稱宏敞其云上列三湫下瞰萬頃當是謂龍神也鳳凰山在漢江左岸故曰漢江繞其陽月河注其陰月河即水經注所稱之月谷川也今漢陰城實在漢水之北五十餘里襟帶月水地無高山峻嶺左右坡坂殆即水經注所謂月坂歟鳳凰山峻嶒江岸高插雲霄宜為宿將據守以備攻討弘北史謂之金鳳山昶官陝右時因公至此徧訪地志旁詢鄉民山神祠宇絕無人知惟殘碑斷碣委棄榛莽而已

山河堰落成記

磨崖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一丈九尺八寸四分其十六行行九字每字徑六寸許隸書在褒城縣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范中戠戎帥丞宗廉以二月丙辰徠勞工徒揆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丈醼渠四百一十丈木呂工計七十二萬四千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先是四

乘夏大水六堰盡决俠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
役慨念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常迺官出錢萬緡爲民
助查沆賈嗣祖晏袠張柄實董其事
按宋史河渠志山河堰祗載乾道七年吳珙發卒
助役修堰之事此後無文自乾道七年至此僅二
十餘年乃以紹熙四年大水决六堰此堰被决遂
致重修晏袠臨淄人知南鄭縣見鄐君碑題記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廣二尺五寸兩截書上截十三行行十二至十四字下截十七行行十七字行書額正書

□□□□□城之華望者也自開府垂明於宋室澤州
考績於　國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夫其果行
脩絜斯文彪蔚鄂不照乎柲華龍驤驤乎雲路則公山
𠀌禮渠高足於前沖與太眞嗣家聲於後有日矣昔余
作郡平原拒胡羯而淸與從事掌銓吏部第甲乙而趨
升等第尓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
故沖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泰淮頂潮君行句溪
𠀌及春水𠀤敊之子道在何居魯郡公顏眞卿叙

右顏魯公帖□番本迺送劉太冲叙也并及其仲氏
太眞□舊唐史文藝有太眞傳不紀其與伯氏繼登
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見館閣書目墓在縣北號柘
塘神市八月有祭禱必應溧陽人尢神之神道碑裴
度譔蔣潼書昔曾易置□䢽旋轉縣齋援到官初得
之縣庖下僅存□百七十有九字同郡李兼經從相
與起□鄉贒出其家藏顏帖再摹入石并斷碑□□
廳壁叙言彭城華望以劉於此邑爲著□□纂云宣
城陳留是也開府澤州公山𠀌禮表其先世也平原
從事銓部甲乙顏常汲引□也蹉跎卑位悼其窮也
句溪春水此邑時屬宛陵也鄭薰北望樓記言元載
貶顏夷陵別駕後遷廬陵刺史道出莆塘有左伯桃
詩第序臨亡太冲彭三字考汝越帖亦然莫可補闕
云慶元已未上巳宣城戴援跋邑人秦堣書額
毗陵潘壽仁模刻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㐮屈瑰奇于二王法外別有異
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
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
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眞跡在長安趙中舍士楨家以
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不復見矣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畫禪室隨筆

右叙載魯公集行書筆華作折釵股法爲顏書之冠

按宣城戴溪跋云得劉太眞墓碑于縣庖下同郡李兼經因出顏公送太沖眞蹟遂刻石同置縣齋此碑葢刻于慶元間趙氏已不及見然眞蹟猶藏于陝西東氏吾邑宋閔叔遇東孝廉于京師獲見之紙碧如玉墨黝于漆歷數百年如初落筆者首闕劉太冲彭四字與刻本合冲弟太眞史有傳登天寶上第文集三十卷神道碑文裴度撰蔣𢗳書史旣不爲太沖立傳而太眞傳又不及其兄微此碑沖幾湮没無聞矣米元章書史云此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也華陰王宏撰云此序眞蹟爲渭上大宗伯南子與先生故物一孝廉借觀未還而逸其姓豈卽東孝廉也耶金石錄補

劉太冲帖碧牋書宋時爲唐坰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藝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當時有寄爲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坰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闕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葢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秦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叙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叙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淸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没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太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牋書碧牋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竹雲題跋

此序享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彭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享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彭三字尚完冲字有微闕劉字闕右半劉上尚闕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虛舟題跋

寧遠記

碑連額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三尺七寸八分兩截書上記十九行行二十五字下條目二十行行十五字正書隸額在杭州府學

寧遠記

國子司業王介記

國子錄陳一新書

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有李廸功壽朋者老矣不仕養於學謁司成具道太學有義冢久弗葺

司成欒問之亟訊其顛末云昔淳熙間故待制張公
宗元以所得分地七畝餘弃之學以葬遠方士子之不
幸而死者名廣惠山出淸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
里道梯子嶺步漸高坡隴相屬至方家塢即其所也山
之東爲官衢西直循王府山其南接民家方氏墓北距
郎主簿山廣袤十有五丈幽靜閑寂面勢頗稱舊有守
者廪稍不繼棄之去以故殯者少地益不治司成命學
錄李君元白孫君瀾往視之舊殯凡九各有表識喟然
歎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是非學校之責乎乃裒金
錢加修焉即土周而甃以石循山趾而縹以籬徹舊門
而改作之增爲三間以備時祀之所廣出入之路復命
守者給以券食既成祭以安其神又定津送之費官以
給之制時祀之式使歲舉行之榜曰寧遠司成之惠甚
渥也嗚呼士不幸而死又不幸而貧或遠不能以歸葬
則殯於此者豈不愈於寄之僧舍乎朋友致歲祀墓丁
供酒掃政使有家殆不過是昔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
博之間三號遂行孔子以爲合於禮然則斯殯也而遂
葬亦豈不可雖然廪稍不繼時祀不修則朋友義廢而
寧遠之意荒矣尚其永念之哉

嘉定元年九月日

條目如后

一每歲淸明學錄前期關諸齋每齋率錢叁鐶省委
公厨具鷄黍之屬至日學錄一員輪請長諭二員同
詣義冢致祭遇晴則行其儀用鷄黍從食果子共十
豆酒各三酌墓神用鷄及果子共三豆酒亦三酌並
備祝文香茶之屬祭畢以所餕給墓丁並隨行僕從

元造長卓貳隻用畢仍寄留墓丁家

一兩學生員有不幸身故家貧地遠合葬義冢之人
本齋長諭保明申學錄備申本監請官會貳拾千充
結砌等費委學錄長諭及其鄉人營辦非就義冢安
葬者不給葬之日請本齋集正直日送至墓所

一募丁陳勝月給係轉運司給到小券一名專充看
守不許本監人輒行攙請如或運司給付不時許墓
丁經監投狀本監即與施行

陳□□刊

按此碑杭州府志引武林石刻記僅載撰書姓名
及高廣行字之數不言碑舊立處所李制府衛西
湖志金石卷并不載此碑可知此碑之不顯於世
久矣碑云開禧二年今兵部侍郎戴公溪爲司成
宋史儒林傳戴溪字肖望沈光作戴溪春秋講義序云字少望永嘉
人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按宋史選舉志孝宗時在朝清要官

期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子別號考校此別頭省試疑卽別號之說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淡始升博士除慶元府通判未行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權工部尙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傳載淡之歷官如此據碑則開禧二年官兵部侍郎已前官司成史皆畧之碑云出清波門並城而南過劉寺五六里道梯子領至方家塢劉寺者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八年建十九年賜褒親崇壽額西湖游覽志云俗稱劉孃子寺劉貴妃父懋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西青日札云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也江湖後集載周端臣劉寺墳園詩萬頃蒼寒擁寺門寺牌金字御書存其規模可想梯子領同嶺字似卽梯雲嶺在慈雲嶺東方家塢今作方家峪咸淳臨安志在錢湖門外路通慈雲嶺梯子嶺拔爾雅釋水注谿曰谷或从山集韻塢四方土之可居也又水厓曰塢是峪塢義同而音亦相近然今人皆不知有方家塢之稱矣至碑載循王府山郎主簿山皆不可致寧遠二字是太學義冢祠門之題榜記中所列條目三則制簡而儀備想見南宋太學師生用意忠厚可以風世其云每齋率錢叁鐶省者正字通云凡圜郭有孔可貫繫者謂之鐶是鐶與貫同宋史食貨志錢幣不詳省字之義嘗見南渡初製銅牌文云臨安府行用準二百文省準三百文省準五百文省宋時民間行用有以八十及八十五爲百者疑卽此省字之義歟昶在西湖修志日搨得此碑及主講敷文乘暇日徘徊方家峪尋此記中所載各舊蹟則荆榛彌望詢之山樵野牧無有知之者矣並詳於此以志慨

澱山會靈廟碑

碑高三尺許廣二尺四寸文廿四行行廿七字正書額題會靈廟記四字篆書在青浦縣澱山廟左壁

會靈廟記

祀天下之大典也德不被物功不及民者不在是典禮所以報歲功也凡水旱疫癘螟螣則黜其方之神然則在是典者庸尸素哉嬴秦時　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

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捍水患　澱湖之
靈其季也罔吝之利舟楫之益民歌輿豐菑害不生一
方之氓均飫其惠嘉定七年孟夏大旱奔走群望有禱
輒爽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至巖扃檀木始然
水立晝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傍睨辟易陸固自若不
衡不倚若有相者得魚得蛙速雨之徵必冀所求不獲
不已白魚既躍蛙亦踵至霈雨雱注三日足用歲大有
秋申聞　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齊賫
奉其行以侈　君賜以荅　神貺觀者如堵震動
山谷水天一碧幽顯咸若黃耉鮐背歎未曾有相眡而
作曰　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不知幾縣吏之
禱於斯也一朝潛德撤覆於吾賢父母之手久矣吾
神恒其德而斂其惠也褒封之後凡所以惠我者亦豈
有加於疇曩而貳其心哉獨嘉吾賢父母能講明政之
所先務使　朝廷恩渥不及尸素之鬼足以風厲
素食怠事之人俾敏厥修予聞而嘉之遂櫽括其言而
文之俾修歲時之祀者歌之歌曰
湖山兮蒼蒼湖底兮天泱泱樓淩空虛突兀兮金銀錯
舳艫兮轉輸秔稌兮繞湖不知其幾千萬兮寄豐凶於
慘舒烟冥冥兮雲澹風蕭蕭兮葭菼貝闕兮襲蠶宵物
不疵癘兮民不頷顑煥兮榜題雨露兮新滋　神之靈
兮聽之
嘉定九年孟秋既望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嗣
祖居簡記
寄理　勅賜進士出身嘉興華亭支鹽官建安
徐榮叟書并篆額
澱山普光王禪寺住持傳法僧　立石　高舉刊

按此碑撰者僧居簡書篆者徐榮叟居簡自稱前台州報恩光孝禪寺住持雲間志載明行院記則云勅差臨安府淨慈光孝禪寺住持北磵居簡記嘉熙初元立此碑立于嘉定九年彼碑則在後二十一年矣　四庫全書錄其所著北磵集稱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寺因寓北磵日久故以名集其集詩文各爲一編宋代釋子兼有詩文者惟契嵩與惠洪契嵩之文博而辨惠洪之文輕而秀居簡此集不摭拾宗門語錄而格意清拔自無蔬筍之氣据此則居簡工文觀此碑可得其槩矣居簡晚年又嘗住嘉定南翔寺今尚存二碑是其所撰也徐榮叟宋史有傳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及考應龍傳不詳何貫

朱竹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作浦城人此碑自稱建安與題名記異傳稱榮叟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累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嘗載其初任華亭支鹽官蓋史略也碑云勅賜進士出身此爲後人系銜用賜進士出身之所昉而此上有寄理二字未曉其義以應攝之當與權攝治理同謂支鹽官非其本職一時暫寄耳其云嘉興華亭則此時秀州已升嘉興府也支鹽官宋史職官志食貨志皆不載此官雲間志倉庫有支鹽倉在縣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又廨舍凡十支鹽官廨舍列于第十是其職居于各官之末蓋卑甚矣廨舍在縣南二百一十步榮叟之居此官志亦無傳可攷碑云嘉定七年孟夏大旱知縣事李伯壽命主簿陸垕躬至巖扃檀木始然水立疊昏濺沫飛濤沮洳冠裳徬睨辟易陸固自若不𢖍不倚得魚得蛙速雨之徵白魚旣躍蛙亦隨至霈雨霶注三日足用朝廷錫號會靈揭榜之辰陸乃肅齊賫奉其行觀者如堵震動山谷云云雲間志不載災異華亭縣志詳異不載嘉定七年之旱知縣事李伯壽雲間志僅載知縣題名云李百壽嘉定七年任而亦無傳百壽伯壽志與碑異或志有傳寫之訛主簿陸垕則雲間志與松江府志華亭縣志皆不列于題名雲間志載主簿廨舍在縣西七十步又亭館條下云公餘風月在簿廳後嘉定九年簿四明陸垕建始知垕是四明人也以求雨有應之主簿可謂賢矣而志乘無傳賴有此碑傳之咸淳臨安志載陸垕號盤隱官府判嘉定中與僧居簡倡和而不詳其貫四明可据以資互證又檢靈隱寺志載垕所作冷泉亭放閘水一詩云泉聲飛出鬧委折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欹疑石墜水定見魚還難得同猨鶴游吟半日閑附錄于此以見其兼能詩也碑書䄍與蜡同從廣韻也其云民歌婁豐與唐石經周頌婁豐年句同漢書屢俱作婁說文有婁無屢新附始有之可知南宋時所行毛詩尚仍唐本今監本汲古閣本則皆作屢矣濺山今在平陸登巔望澱湖遠隔二十里外碑云水立疊昏濺沫飛濤則宋時山猶在湖中矣祈雨取水以得生物爲驗若今旱禱龍洞求得蜥蜴迎歸而雨降是也得魚得蛙想亦蜥蜴之意故魚躍蛙至霈所

求之俱遂也沮洳冠裳旁睨辟易則風浪中見神之降矣朝廷賜榜扁親捧而來故觀者震動山谷大抵神舊有祠至此始有賜額也祠之創始無從追攷陸廣微吳地記但云秦時有女子入柘湖爲神卽此祠也雲間志云柘湖今堙塞爲蘆葦之場神亦弗祠今澱湖中普光王寺亦有三姑祠靈甚湖旁三數十里田者與往來之舟皆禱焉故老相傳秦時姓邢氏女兄弟三人卽柘湖所祠也至元嘉禾志稱三姑祠一在府南七十里柘湖一在東北七十二里澱山湖嘉興府志載海鹽縣秦置後陷爲柘湖移縣武原鄉漢時又陷爲當湖移於今處然則柘湖舊屬海鹽三姑祠舊在柘湖因湖堙而弗祠則柘湖之祠廢久矣不知何年建於澱山雲間志未能詳也宋何松年三姑祠記則云秦始皇時邢氏有三姑長曰雲鵠夫人主沈湖次曰月華夫人主柘湖季曰降靈夫人主澱湖則是三女分主三湖而三夫人之號不能詳其爲何代所封今志乘可攷者惟柘湖與澱湖其沈湖之所在及有祠與否從無述及者此碑云邢氏三女子死而有靈能役鬼工各開湖泖瀦亂流以弭水患澱湖之靈其季也是亦以在澱湖者爲季女在別湖者爲長次二女但柘湖沈湖無明文耳然松年記又云夫人邢其姓家澱湖東地曰柘谿降聖夫人少奉普光王之戒故其後遂蒞澱湖夫普光王釋典向無此佛名至唐中宗時僧伽建寺請名普照王寺中宗以照字是天后諱乃改爲普光王寺語見曝書亭詩集註安得謂秦女奉普光王之戒耶莫儔澱山建塔記義燈禪師建塔夢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後請額以符其夢其柘湖秦爲海鹽城在嘉興府南七十里安得謂秦女家於澱湖東之柘谿耶然則舊說之訛傳自宋時已然矣今觀祠宇在普光王寺山門外左首數弓之地建屋二進前爲廟門後卽神殿各三楹不甚宏敞而門前殿後別無餘地可以再增屋宇似此形勢顯係先有寺而後有祠者松江府志以神爲寺之伽藍非無因也寺初建於建炎元年賜額於紹興八年則其淵基不過在建炎已前當不甚遠農田餘話稱舊有登禪師者始結廬於山居人捕魚竟日不得就師問故師曰但以爾舟載土詣吾山當遂所願積累旣久因以建寺蓋山本低小賴漁舟載土積累始

覔所謂登禪師或即莫儔記所稱之義燈則建炎已前建寺建炎以後建祠無可疑者碑云神來止茲福我茲土千有餘歲恭祖述何松年祠記之語耳神最靈異謁祠者稍涉褻慢即有禍災故祠門常閉不敢輕啟碑在廟庭左壁與沈氏捨田碑內外相背在牆外者蔓草荒翳從無人摩挲椎拓覩昔總修青浦縣志採訪者不能蒐及遂致失載雖曾靈碑文錄其大要而首尾不具茲幸朱君朗齋錢君同人以重九登高啓巖扃涉荒逕尋得此二碑亟爲備錄于此俾後日續修郡邑志時取以補入也又檢曝書亭集有偕陳同知昂四人登澱山寺謁泰女祠分得合字成三十韻又陳君緘寄普光王寺二碑成詩三十韻二詩中皆無一語述及紹興二十八年沈氏捨田及嘉定七年華亭主簿陸㕍祈雨請額之事是陳君當時緘寄別是二碑迥與此碑及捨田碑不同而詩內又不言陳君所寄之二碑何代鐫刻何人撰書所記何事詳玩楊謙箋註此詩引用莫儔建塔記又載入青浦縣志者有何松年三姑祠記皆宋人作似應有石刻則陳君所寄或即彼二碑今普光王寺內外遍尋除曾靈廟嶽壁二碑之外並無別項宋碑詢之寺僧亦皆無有見而知之者竹垞作詩在康熙庚辰距今祗百餘年昔所搨者今不可尋今所得者昔亦未見甚矣蒐羅金石之難也

羅池廟迎送神辭碑

碑高九尺三分廣五尺五寸十行行十六字正書後又小字跋五行行書在馬平縣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汨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兮以笑鵞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万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秫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宰相進退百官賢之過否係焉

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繫誰之責嘉定丁丑春艮赴柳幕道長沙謁　帥相安公先生臨別授坡公大書韓昌黎享神詩俾刻之廟傷其不遇也艮甫到官攝邑柳城繼易僉賓州同白郡太守　桂公慨然從之於戲　侯賢而口誠獲遇　先生必始終光顯于

朝奚至一揁不復用韓之文得蘇而益妙蘇之書待
先生而後傳邪人聚觀咸歎謂若昔不遇畸非遇
於今耶　先生察百官之進退有賢如　柳尚何憾
如韓如蘇盍同一際遇大慶也重陽門生從政郎柳
州軍事推官權僉刺天台□㫒謹跋立石朝奉郎權
知柳州軍州事借紫承興桂如虎命廸功郎柳州州
學教授豫章廖□□書丹

右東坡書羅池廟迎亨送神詩筆意甚佳然較沈傳
師所書碑不同者十數字當以柳碑爲正東里續集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道勁古雅是其書中第
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
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没爲明神亦是常理獨惟嫚
客死當是伊伾文態未洗盡耳弇州山人四部稿

余無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張君所惠似是先
用鉤法具間架後乃更用筆書之者穠艷而勁發有
勢疑是南禺先生所臨因此思其原本必絕妙今跋
稱是坡公第一碑諒不誣也羅池神能使嫚者死世
俗驚畏正在此司寇乃以伾文態㽞之是董狐筆書畫跋跋

按原碑沈傳師書久佚集古錄言昌黎集本作蕉子
黄沈無子字是刻與沈同又云沈作而秋鶴與飛誤
是刻作秋與鶴飛無而字吟下有兮字與集本同粵西金石錄

按此碑韓文蘇書嘉定丁丑天台□㫒重刻於柳
州馬平縣羅池廟舊說相傳估客過柳江者搨一
紙卽無風波之虞遭亂失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
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仍置廟中
㫒缺其姓官柳州推官而署其跋云重陽門生所
未詳也丁丑爲嘉定十年碑當立于是時跋云㫒
赴柳幕道長沙謁師相安公先生安公當是安丙
宋史安丙傳丙字子文廣安人累升資政殿大學
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嘉定七年三月同
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
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㫒道經長
沙則詣潭州謁安撫爲便也碑刻異同已詳諸跋
不具論

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碑高四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八行行三十字正書在江寧

余同年進士諸王宮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敎金陵
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官舊惟一員今西廳是也　紹興

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　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
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寖壞殆不可居尧到官之初櫝一
日必葺之僉而未致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于
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與僉捐金與材委吏督工
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於尧而財物出入則有司
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於十二月之
丙寅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西直秦淮橫挹鍾阜
朝夕雖覽心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
命因廣其意以復之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
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
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負棟室奥深嚴門
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之儼然即
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無
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異
觀哉子之學既得於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游其必有
見乎此想其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
目所寓亦必講明乎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
豈子之志哉嘉定癸未上元日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鄭自誠記宣義
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懃篆額

右重建建康府教授西廳記景定建康志天聖建學
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公奏照西京例增
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宋
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授有二員
畧不之及亦其疎也篆額者爲宣義郎江南東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趙與懃攷宗室世系表未見與懃名
惟秦王德芳九世孫有與勤或即其人乎潛研堂金石跋尾續

治平寺藏輪殿記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額題建藏殿記四字正書

祈澤治平寺建藏殿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置覆鉢之地故後人營
構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祇龍救旱靈感六朝益古
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已卯有檀越李子壽者距寺不
二里占籍寺東古彭城上里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
世潤屋不募經營見聞慈善雅所敬重其先捐鏹披剃
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遠燕閣寮舍　而他刹又有
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渠通津蠲恩消惠未易
傳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廼曰
此山僧衆足矣但延置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厨不若
闢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況

木植合用吾廬有之旣而諸請僧員法超法起爲之幹造文以命工計慮獨啓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毋容哀外工畢更飾藏輪佛金一面其興事僝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暑不憚煩繞僅越朞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者奚翅十萬𢧐貲糧緡費之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彼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藏事委於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起之衣鉢不容辭焉善哉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況李君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爲如何念惟月浸歲深日更時異謹刊諸石永爲善信之士之規鑒云旹鉅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寶華記

時衆徒弟僧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寶海寶江

都勸緣住持釋

鄂州重修北榭記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四尺四寸二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正書額題鄂州重修北榭之記八字篆書在江夏縣

鄂州重修北榭記

鄂渚之勝以南樓北榭並稱南樓繇　元祐改作　元符末脩口黃公魯直嘗見於題詠惟北榭冠子城之顛在鄂公堂之後不知自何時建立　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厥後達官名人稍有爲賦詩者然距今亦五十餘載矣棟宇監庫日就圮廢莫或顧省一夕大風震蕩摧屋山飄瓦如墜葉舞空屋隨以傾壓不可復支子城亦久弗治土石墮阤榛莽蒙翳狐狸所窟虺蜴所蟠於是昉議更葺先增甓北隅袤二施崇三丈有奇南袤尋有半崇與北等遂改建榭屋闊而大之敗楹腐桷悉易以新旣成宏敞翬翼與南樓嶷然相望始於一郡面勢爲稱雖其高無所不矚而北望爲尤宜嘗試相與憑檻遐睎則煙沙蒼茫天水無際西陵鄢杜安陸諸山隱隱出沒雲外雲夢之泱漭漢沔之縈洄皆可目略而指喻羣鴻匹鶴飛翔上下平蕪斷浦杳杳如髮暇日尙羊不涉級數十武而坐得千里絕特之觀殆前所未有也惟漢江夏太守所統疆域至遠今光黃蘄安信五郡之地皆故屬邑春秋時吳楚交戰出師往來之地水如清發湞澨山如內方大小別雖丘邑變遷而勢勝猶在與夫孫伯符之所討擊周公瑾之所摧敗陶士衡之所平殄其遺跡猶可諏訪而考求郛城臨江故堞宛然嘗笑其規橅特淺淺耳庾元規志驕才輕亦弗克有成三關九阨之塞魏梁交攻或得或弃南北強弱係焉以

見昔人爭戰之力不爲無意夫以地之相距雖有數百里之遠而據其要會實皆在吾環顧規畫卷舒伸縮之中況郡居全楚上游與江陵襄陽實相爲表裏諸葛忠武嘗欲舉荊州之軍以出宛洛公瑾亦謂據襄陽以蹴操北方可圖二人之言若合符節而宋何尙之顧言夏口當荊江之中直通雍梁實爲津要豈非以地勢便兵力接故耶抑嘗据此論之若昔自南而圖北則易爲功自北而入南則難爲力故梁末囘陸濬和之敗郡雖暫屬高齊慕容儼死守半歲雖能拒退侯瑱等然卒棄之還南五季杜洪襲據州城遙附朱梁以扞淮南之侵朱梁三遣兵援之皆至近地然無救於洪迄爲淮南將劉存所克身隕國絕豈天塹之設果足以限南北耶抑或彼或此亦存乎人之圖囘智略如何耳夫惟俊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要必討論之素精討慮之素熟異時行遊坐息朝思夕維未嘗不在於此故一旦發而見諸施爲則必卓偉絕人非臨事隨應率意而爲之者所可及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趙孟過鄭請七子皆賦以觀其志夫所謂能賦者豈徒吟詠一時之風物景色哉必也升高而望遠憂深而謀長覽山川之形勝考古今之成敗究昔人謨議之得失與今日時措之宜其所蓄積操存因感觸而發見所賦之志於是乎在王茂譽新亭之感逸少冶城之諷大較亦茲意也夫是則高明其居處緬邈其臨眺豈但以逸其一身而自適於耳目之間而已哉榭之廢興似未足書然余改作之意非游觀之爲則不可不明著以貽後之同志者俾得以周覽而繹思焉嘉定甲申三月丙午眉山李𡌴記

按此記撰者李𡌴但敘改作北榭之故而不自述其官位宋史附見兄李壁傳壁𡌴皆燾之子眉州丹稜人燾先以文學著而壁𡌴又齊名蜀人比之三蘇史言如此不能知其因何改作北榭也記云乾道中于湖張安國爲大書扁牓史張孝祥傳字安國烏江人高宗朝累知撫州孝宗卽位累知潭州復待制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使其書此牓當在是時孝祥號于湖工翰墨嘗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癸辛雜識又載其知京口時大書多景樓扁却公帑潤筆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一終

金石萃編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
PL2448.W2 C001 V018
CHIN SHIH TS'UI PIEN.
3 0112 031160424

PL 2448 .W2 v.18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三十

句容縣五瑞圖并題記

碑高五尺二寸廣三尺一寸二分分作三截上繪圖中七行行七字下二十行行九字正書在句容縣

特秀之芝兩岐之麥同本之竹並蔕之瓜蓮有一於此
足為上瑞況五者來備乎然則　邑大夫與其
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
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叟劉宰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佋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
為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　漫塘聘君劉
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於感召之
所自者信矣　山陰王令君亦有跋語暨諸賢序贊
連篇累牘未易悉紀　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
之詩曰賸喜聯官忘爾汝故令元化奪胚胎及惠邑
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盡紀碑碑
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
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句曲司成刊

按五瑞圖題記漫塘劉宰為句容邑宰張佋作也宋史劉宰傳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眞州司法授泰興令父喪起為浙東倉司幹官黙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嶽廟理宗初卽位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端平元年升直寶文閣未幾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疏歸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尋卒著有漫塘文集（集三十六卷今錄入四庫全書提要云宰著作甚富淳祐初王遂裒其遺稾十僅得四五爲編訂作序名曰前集理宗收入祕閣世遂無傳明正德間大學士靳貴從內閣鈔出因授王臯鋟梓釐爲三十六卷集中漫塘一賦尤爲世所傳誦）宋詩紀事云寧宗朝韓侂胄枋國不復仕自號漫塘病叟卒諡文清此記題紹定己丑寒食日己丑為紹定二年是時正主管仙都觀也江千里稱之為漫塘聘君未詳所謂邗城張佋史無傳宋詩紀事亦不見錄其遺句賴見此碑江千里充縣學學長學之有長始見於此

陳盛父仙足巖題記

石橫廣八尺六寸高四尺十一行行七字正書

魯國陳盛父位希賈兄晦叔元煇姪朱子俊胡子儀韓
仁父盛父餞德寬兄之官古申是日謁口山遊眞巖丹
桂遺香黃花發釆舉盃相屬尚羊口晷臨分援筆以紀
歲月時紹定壬辰季秋既望

龍壽禪寺復田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三尺二寸六分二十一行行四十三字正書篆額

雲蓋龍壽禪寺復田記

從事郎饒州德興縣主簿裘由庚撰

前奉議郎知安豐軍六安縣事胡逸篤書

朝奉郎改差充江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劉克遜

篆額

敎有廢興時有衰盛物有得喪而理無古今存亡之間士君子平心揆事權衡於予奪之際者以其理也山林枯槁之士視外物之去來得喪何有而有失則斯有復者以其敎也係物之往復以占其時卽時之隆替以觀其敎此吾西山龍壽禪寺復田記之所爲作也寺興於唐天復中鍾傳據豫章日奏置以處光化禪師官給田三千頃至　我朝祥符閒白石道者智新居之徒衆益盛易律而禪當其盛也唱道鳴敎宗主其徒代有其人時往事遷人亾敎泯鐘魚如故而瓶笠之游鮮至矣雖在籍之田棄而不有亦漫不復省紹定壬辰　連帥李公壽朋因法席適虛閒僧祖開道價卽具威儀迎致開早㳫淸簡庵得臨濟法隨後讀華嚴入大自在法□至之日□□譪聞禪□□集開知□□可譚也□歲大歉食□□給慨然□嘆有言寺故有田濱樵□曰裏湖爲居民侵冒者八百六十餘畝開命閱籍果不誣謁諸邑大夫　胡侯梲侯仁勇士　委官按視諗不妄盡理而歸諸寺開欲誌侯之德不忘踵門而謁至再予辭不獲則告之曰子之敎以壞色爲衣以行匃爲食田於何有後之人始華屋廣居豐衣美食田連阡陌無藝矣然其歸欲其徒一意精進無衣食以累其心則一也有國者病其無藝之蠹吾民也爲之經制不得貨鬻如世業比則田之有者不可使無失者不可不復亦□其理然耳君子之爲政一揆諸理起而正之於民無怨於僧奚德子將安所誌乎爲子之徒奉子之敎撞鐘伐鼓敷座展鉢於一餐一供思所自來以山谷道人食時五觀自律以無盡居士捫溪責蔡自警不徒使大儒旁觀有三代禮樂盡在是之歎則廢可興衰可盛侯之功不唐捐矣吾既以爲開勉然見姑蔑之旗者必取呼餘皇之舟者必復侯宰邑以最聞將去爲郢州別駕北望中原志淸河洛得時與位挈輿地而歸　本朝使　廼祖忠簡公義不臣虜之志一伸於六七十載之後則功烈偉矣吾重以爲侯勉紹定六年七月日記

頭首　道宣　應堅　祖安　知事　宗起　宗智

淨聰　住持傳法沙門祖開立石

太學靈通廟牒

碑高八尺四寸三分廣四尺一寸五分作六截書每截或二十一行或七行每行或四字或二十九不等正行書在杭州府學

尙書省牒

存心齋諭學生林居雅篤信齋長學生黃恭服膺齋長盧方春齋諭林公槐禔身齋長章汝鈞齋諭黃綱習是齋長朱應元齋諭龔琦允蹈齋長王日新齋諭陳一中存心齋長周或守約齋長陳季疆齋諭吳附鳳養正齋長張玘齋諭顏復之特志齋長水丘褒齋諭周景厤節性齋長陳鼎新齋諭蔡夢雷經德齋長姜文龍齋諭林拾誠意齋長高嘉齋諭戴鑫率履齋長陳揚譽齋諭潘震孫循理齋齋長胡夢高齋諭蔡廣時中齋長胡嗣家齋諭李時琇篤信齋齋諭林旂果行齋長陳將齋諭陳士登務本齋長邵忱齋諭閭丘成貫道齋齋長章士元齋諭黃時若觀化齋長徐信卿齋諭臧元孫立禮齋長王若訥齋諭葉寔劄子

居雅等竊見神祠之立　國典所繫自太學初興廟貌隨建禬禳祈禱靈異未易殫述如今歲五月初倉猝厳暴九月初潛弭火警陰有感孚如響斯答惟是龔立神祠私以護學靈通爲稱未該

賜號近者生員陳懿孫形之夢兆以謂不當私畀名

稱合經

朝廷陳乞神之有知能爲斯言揆之理義殊合典制

矧今際遇

聖君賢相優崇學校若蒙寵榮特畀

恩秩命以徽號使神人兩安爲惠實溥伏候

指揮

牒奉

勅宜特賜靈通廟爲額封正顯侯牒至准

勅　故牒

端平貳年十二月　日牒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鄭　押

叅知政事崔　未上

右丞相　押

特進左丞相　押

勅太學靈通廟神古我先王各因其方以祠后土示有主也矧司我首善之地而不褒表之歟

口興建學爾以聰明正直妥靈其間凡鼓篋而入解褐而去莫不駿奔走在廟用物宏多厥靈炳著不但呵星

妖叱鬼怪而蒸我髦士發揮斯文以爲邦家光斯亦有
陰助焉矣錫之徽侯部以徽號尚庶幾敬祭重祠之意
可特封正顯侯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三年正月九日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給事中㕘夔
兼權中書舍人□
正月十四日午時都事郭□□□□受
倉部郎中□□崔端純 差除　付吏部
特進左丞相清之
右丞相行簡
叅知政事與之 未上
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性之
吏部尙書闕
工部尙書兼權□□
吏部侍郎闕

告正顯侯奉
勑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徐元麟
權員外郎　令史高之才　書令史周稱　主管院
相
端平三年正月十四日下

按南宋太學乾道臨安志云紹興元年於凌家橋東以慧安寺故基重建有六齋曰升俊經德敦厚彌新賁文富文此所指乃臨安府學非太學也宋史選舉志紹興十三年兵事稍寧始建太學續資治通鑑紹興十二年四月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爲太學從之是以府學爲太學也續鑑又載十三年正月癸卯詔以錢塘縣西岳飛宅爲國子監太學舊太學七十七齋今爲齋十二曰禔身服膺守約習是允蹈存心持志養正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據咸淳臨安志京城圖凌家橋在豐豫門內卽今湧金門湧金池河之東此是初刱府學之舊基錢塘縣治在錢塘門內之南岳飛宅稍在其東北紀家橋之東其後卽建國子監太學武學也然則太學非卽府學舊基矣續鑑云在縣西與圖不同其址

今爲浙江按察使署碑載二十齋曰存心篤信服膺禔身習是允蹈守約養正持志節性經德誠意率履循理時中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校之續鑑增多篤信節性經德果行務本貫道觀化立禮八齋餘十十二齋名同續鑑此二十齋僅見此碑諸書皆不詳不知所謂七十七齋者又皆何名據云舊太學似指汴都然史無攷碑載存心篤信二齋有齋諭學生齋長學生其餘但稱齋長齋諭不云學生不知是官是生宋史選舉職官二志皆不詳其制碑載勑文廟是太學后土神祠其靈異之蹟與夫額賜靈通侯封正顯稽之史志皆不載則此碑足備武林掌故匪淺尠矣牒以端平二年十二月降三年正月九日行正月十四日下勑後系銜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鄭者鄭性之也參知政事崔者崔與之也時與之由知廣州召除故注云未上右丞相不著姓乃喬行簡也特進左丞相不著姓乃鄭淸之也皆據宰輔表知之此後又列銜名六行四宰輔外增給事中咨夔者洪咨夔也兼權中書舍人洳其名此後又列銜名四宰輔外增倉部郎中崔端禮等八人不能悉攷矣

嘉熙題名

石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三寸三分三行行七字正書

嘉熙己亥歲□□□□泓□希□攜家過此與諱侍行

理宗道統贊

碑十六石俱高五尺七寸廣三尺惟第三石四行餘俱五行每行或十一字七字八字不等正書在杭州府學

御製并書

朕獲承　祖　宗右文之緒祗遹謨日奉　慈極萬幾餘閒悔求載籍推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凡達而在上其道行窮而在下其教明採其大指各爲之贊雖未能探賾精微姑以寓尊其所聞之意云爾

紹定三年所製淳祐改元孟春祗謁　先聖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伏羲

繼天立極爲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前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

堯

大哉帝堯盛德魏魏垂衣而治光被華夷聖神文武四岳是咨揖遜之典萬世仰之

舜
於皇聖德至孝盡倫所以爲大樂善取人惟精惟一帝
心之純垂拱無爲堯道是循

禹
克勤于邦烝民乃粒疇敷在躬厥中允執惡酒好言九
功由立不伐不矜振古莫及

湯
順天應人本乎仁義以質繼忠匪曰求異盤銘一德桑
林六事人紀肇修垂千萬世

闕

闕
闕

武王
受天眷命繼志前人遐邇悅服偃武修文惟賢是寶法
度彰明建用皇極爰叙彝倫

周公
美哉公旦翼輔成周施兼四事才藝俱優制禮作樂惠
澤敷流有大勳勞宗社延休

孔子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
教聿崇今古日月萬代所宗

顏子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
易所守口趨聖師瞻若其後

曾
守約博施反躬三省孝爲德先祿仕不忍聖道正傳意
會神領一唯忠恕門人深警

子思
閒居請問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力行發揮中庸體
用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生禀淑質教被三遷傳通儒術氣養浩然深造自得亞
聖之賢高揖孔氏獨得其傳

右理宗道統十三贊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
書之寶印今在杭州府學郎南宋之國子監玉海所
謂淳祐聖賢十三贊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杭州府志題曰歷代帝王聖賢贊据碑贊
凡十三帝王惟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賢惟周孔
顏曾思孟則不得以歷代貤之理宗御製序謂推
迹道統之傳自伏羲迄于孟子是專爲道統作贊

也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此理宗之傳所以上自伏羲以迄孟子專明道統不及他人也理宗紀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續通鑑避諱但稱周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王安石削去從祀亦在此時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碑所載與史合又理宗本紀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蓋以黨碑僞學相較論正謂此碑之於帝王治道大有關係也碑惟闕三行是文王贊餘俱完好前有庚寅御書印後有辛丑御書之寶印庚寅是紹定三年辛丑是淳祐元年然則此贊是辛丑重書上石矣碑在杭州府學今之府學即南宋臨安府學非國子監也國子監址詳見前

太常大樂編鍾欵識

鐘高九寸腹徑六寸三分二行行五字正書

淳祐新鑄太常大樂編鍾

右淳祐編鍾一器於枚景間楷書淳祐新鑄大常大樂編鍾二行凡十字重十三斤十二兩以漢尺度之高九寸舞廣六寸舞修六寸七分銑徑七寸鼓徑六寸三分枚三十六自角及銑竟體作雲雷紋極細緻其形不圓而下垂特微有裂痕音響不甚清越耳王尙珏記

按欵識但言淳祐新鑄而不詳何年理宗本紀及續通鑑亦不載淳祐年鑄大樂編鐘之事惟宋史

樂志云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當時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遺軼於是姜夔乃進大樂議于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鎛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云云然無改鑄編鐘之文史無夔傳惟宋詩紀事稱夔于慶元中曾上書乞正太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而卒則其議大樂亦在慶元年此鐘鑄於淳祐年或是舊鐘敝損偶有新鑄非因新定樂器而鑄也諸家記載無聞識以備攷

大學忠顯廟勅牒

碑殘缺僅存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一寸六截書每截九行行至二十一行行四字至九字不等行書在杭州府學

缺人倫忠於缺必有缺之缺昭缺有功不缺謀帥之風
缺凜若春秋復缺此維典宅以赫缺遡其生之自來檻
缺顧冠帶不左缺干羽在缺極於隆名宜廟食增崇於
命紀英烈言言可畏而仰以迄于今辟雍湯湯永觀厥
成有相之道尚福茲士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

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道
知樞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棨
時輅兼權給事中□孫
中書舍人□
二月□□午時知事
左司郎中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尚書
吏部侍郎
告忠文王奉
勑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　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忠顯廟佐神
張憲可特封烈文侯
徐慶可特封昌文侯
董先可特封煥文侯
牛皐可特封顯文侯
李寶可特封崇文侯
□貴可特封倚文侯
勅忠顯廟佐神張憲等文武之道二而貫之以一曰忠
而已其有忠於所事死生以之此有國者所務白也爾
爲偏將實佐戎旃覗姦鈇逆鼎而知飴凛義烈英風之
未沬觀其所主可使懦夫立匪唯有功於干城亦有助
於名教封侯廟食維以勸忠可依前件奉
勑如右牒到奉行
景定二年二月　日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道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龍榮
時暫兼權給事中□孫

中書舍人
二月□□午時知事童受
左司郎中　付吏部
太保右丞相益國公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
權吏部倘書
吏部侍郎
告烈文侯
告昌文侯
告煥文侯
告顯文侯
告崇文侯
告倚文侯
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
主事傅起巖
郎中令史陸宗機
書令史劉必昌
主管院□□

景定二年二月　日下

按此碑前段勅文殘泐文有碎雍湯湯永觀厥成有相之道云云後有忠顯廟佐神一行知其爲太學忠顯廟碑也稽之杭州府志金石門載五碑一曰封太學靈通廟爲正顯侯符勅牒文其一石端平三年刻一曰封張憲等爲侯勅文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俱引錢塘縣志）一曰岳王廟尚書省牒端平三年正月牒一曰淳祐寶祐加封淳祐六年五月牒一道寶祐四年八月牒一道碑額篆書一曰景定勅封廟額景定元年八月碑額篆書（俱引武林石刻記）五碑皆不詳建立所在寰宇訪碑錄載五碑一曰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一日加封太學土地文忠侯勅牒淳祐六年五月下列刻寶祐四年勅牒一曰加封太學土地文忠英濟侯勅牒寶祐四年九月與淳祐六年牒同刻一石（俱在仁和）一曰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牒碑景定元年八月一曰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牒殘碑景定二年二月（俱在錢塘）二書所載太學靈通廟牒端平三年正月者已見前矣其府志所載封張憲等爲侯勅文即訪碑錄所載勅封忠文王及佐神張憲等牒殘碑皆即謂此碑也但府志於張憲勅文下又云暨寧宗國子監詔旨俱理宗御書訪碑錄所不及而今拓本亦無此碑或所引錢塘志有誤也又所載景定元年八月碑府志但云景定勅封廟額訪碑錄則云太學靈通廟勅賜忠顯額則是先有賜額碑在勅封忠文王碑前一年而今亦未見然据此語是忠顯額即與靈通廟合矣府志祠廟門不載忠顯廟惟有忠佑廟云在按察司署門外左偏宋紹興三十一年（建太學是十三年此語誤）以岳武穆王故宅爲太學立土地祠以祀王（此語亦未晰以岳宅建太學在紹興十三年其時未必即奉岳武穆爲土地以意度之初建學時以靈通廟爲土神其後乃祀岳王也）王卒時有女尚幼痛父冤抱銀瓶赴井死元至正中附于祠俗呼銀瓶孃子廟然則銀瓶之祔祀始于元至正時其在宋時止祀岳王也太學土地旣有靈通廟正顯侯（端平三年牒）又有文忠英濟侯（淳祐六年牒）并此忠文王合之是太學土地有三矣此碑勅云尙福茲土式勸爲臣可特封忠文王確是爲土地之證然府志稱廟額爲忠佑此碑爲忠顯彼此不同訪碑錄又載德祐元年正月有太學忠祐廟勅封告據碑其忠祐實有其廟非即忠顯之訛疑不

能明也府志忠佑廟只載附祀王女而不及張憲等六人注引方象瑛謁岳忠武家廟其時太學已廢故稱忠佑廟爲家廟記云中爲王廟張憲等六人配語與碑合此碑後列一勅云忠顯廟佐神張憲烈文侯徐慶昌文侯董先煥文侯牛皋顯文侯李寶崇文侯王貴碑泐其姓據鄭元祐精忠廟記作王貴尙文侯此六人皆武穆部將則正祀之忠文王爲武穆無疑但宋史岳飛傳孝宗時建廟于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寶慶元年改謚忠武未嘗有忠文王之號張憲等六人皆用文字爲封疑用之太學故皆用文字而史於飛傳及張憲等傳皆不載府志所載端平三年正月岳王廟尙書省牒不知廟在何處然與太學靈通廟同時頒降疑所謂岳王廟即忠顯廟也六侯事蹟史惟張憲牛皋有傳憲傳云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二萬飛遣憲復隨州進兵鄧州遇賊兵數萬迎戰與王萬董先各出騎突擊遂復鄧州紹興十年金人渝盟入侵憲戰潁昌戰陳州皆大捷憲將徐慶李山復捷于臨潁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誘飛部曲以能告飛事寵以優賞卒無人應乃誘王貴告飛劫以私事貴懼而從又有王俊者以姦貪屢爲憲所裁張俊謀以憲貴俊皆飛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張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兵令告王貴使貴執憲張俊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張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行在下大理寺矯詔召飛父子至万俟卨誣飛使子雲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憲坐死紹興三十二年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贈寧遠軍承宣使牛皋傳云皋字伯遠魯山人隸岳飛軍金人入寇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皋行裹三日糧未盡城拔斬嵩悉推功與憲僞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皋赴援敵人過城皋遙謂曰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見犯衆鄂然不戰而潰飛分其功以畀慶從平揚么么計窮投水皋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皋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此憲皋二人之始末也董先史附見張玘傳云成州刺史董先爲制置司

前軍統制玘佐之紹興元年金將高瓊李衆取商州董先禦之玘乘銳奔擊明年春偕先繇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軍乏食僞降豫不挈家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寄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三年春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此先與張玘之始末也其餘諸人並附岳飛傳云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傅慶追破之紹興二年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二年賊曹成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破其衆成奔連州飛遣張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三年春虔吉盜連兵寇掠帝乃專命飛平之飛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帝授飛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山呉全呉錫李横牛皐皆隸焉四年除飛荊南鄂岳州制置使飛渡江抵鄂州僞將京超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成夜遁復襄陽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五年飛如鼎州楊么方浮舟湖中飛亟遣兵擊之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六年命飛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又遣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凡此皆六人歷次勳飛戰功之大略也六人中惟王貴被誘告飛劫以私事貴懼而從究不如五人之忠于飛也史有李寶傳玩其文別一河北人自金拔身從海道來歸者未嘗隸飛麾下歸朝立功高宗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卒贈檢校少保恐非從祀之李寶也牛皐封顯文侯據鄭元祐重建精忠廟在西湖北山岳墓左記亦載此六人牛皐作輔文侯府志冢墓門又載西湖東山衖有烈文侯張憲墓棲霞嶺北有輔文侯牛皐墓定香橋有贈少保忠勇李寶墓觀其系銜不云崇文侯似係河北歸朝之李寶非崇文侯李寶也又府志祠廟

門引錢塘縣志載昌文侯祠在府學爲本學土地
神爲徐文慶（衍文字）宋岳武穆王部將有戰功孝宗
朝褒崇及其部將遂賜爲昌文侯（此是理宗誤作孝宗）志牒
充太學土神（此語更誤）後改爲郡學仍奉以祠又有資
福廟在江干祀宋烈文侯張憲景定二年追封今
稱郡城都土地廟又有張烈文侯祠在東山衕口
墓所唐皐撰祠記云侯蜀之閬州人武穆愛將或
曰其壻也墓與祠在棲霞嶺西去武穆不遠百步
許地又有忠烈二侯祠在衆安橋南棄木巷祀宋
封繼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武穆死于獄二侯就
戮此地里人鄰其冤立祠祀之凡六人之有祠墓
可考者如此並附錄備攷碑于勅文年月後列銜
名四段其同者曰太保右丞相益國公口道（名上泐一字）乃賈似道也曰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泐其
名一字乃沈炎也曰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龍榮乃皮龍榮也並據宰輔表餘官多寡不等
不悉攷

景定鐘款

（形製高廣悉與淳祐大樂編鐘同止一行六字正書）

景定甲子新鑄

右景定鐘一器亦於枚景間楷書景定甲子新鑄一
行凡六字重九斤其高廣修徑及枚數雲雷之紋皆
與淳祐鐘同形製音響亦如之（玉簡珽記）

按甲子爲景定五年此鐘形製雖與淳祐鐘同而
其重則較前減十之四鐘之用不一此鐘無大樂
編鐘等字不知其何所用也

朱子書易繫辭

（碑八石每高六尺八寸八分廣一尺八寸七石各二行行八字行書末一石七行行廿五六字不等篆書在常德府學）

經文不錄

朱熹書蔡元定之刻

紫陽先生墨跡原刻在楚常悳余既重修彭衙　廟
夆鐫　先師小影暨　大司寇像於廒因摹此刻
于明倫堂北徒托金石以傳不朽入廟瞻　像登堂
睹墨　師模儼然儀形式法是在吾同志口時
大明萬曆弍十弍年夏六月吉立知白水縣口西
蜀劉夢陽口識　邑人經魁林　汀篆書

考是書在宋乾道間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
碑在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至國朝正統三年戊
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列正順

行教授廬陵　慶有跋王劝載記

右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爲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于吾邑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精遂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猶珍而祕之予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葢猶常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困齋銘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三尺五分十七行行十八字隸書在湖南零陵

大谷山劉芮

方耕道通判武岡粟直而好義臨事不避難力平溪洞積年之寇一境安靜施及旁郡亡何忌嫉者不欲顯白其功附勢者又能文致其罪坐獄踰年纇　天恩深厚姑謫零陵耕道感激俯省思有以報稱於是胡邦衡名其室曰困齋張欽夫記之耕道又以銘見屬芮何敢辭銘曰

澤无水困有言不信柔能揜剛樂天弗競豈无人爲拯此困病拔本塞源遂志致命我觀聖人惟深惟幾三而陳之窮測萬微或以樂死或以憂生或明而晦或晦而明春水發源漫漫浮天霜風冽冽艸枯木折六爻升降吾義則正二體變化吾心則定澤下而谷剛得其中水上而冽惟塞必通嗚呼至哉德辯益明窮通寃怨誰謂困中有此至善

橋亭卜卦硯銘

硯縱廣七寸橫寬四寸五分上橫題橋亭卜卦硯五字篆書銘二行分左右邊草書背四行程文海銘四字一行在右下角宋謝侍郎硯大字一行居中趙元記二行在左並正書

此石吾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採薇不食守義賢也

程文海銘

宋謝侍郎硯

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　先生祠掘地得之　閩後學趙元□□

硯歙材石質堅駁蒼潤葢宋謝文節公物也按史稱公弋陽人寶祐中成進士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師東下公以兵逆戰於團湖坪張孝忠中流矢死信州不守公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日麻衣躡屨東鄉哭已而賣卜建陽市上一統志載建陽縣南門外有朝天橋宋紹興中建跨南溪灑水十三道覆以屋七十三間又云謝疊山祠在縣南朝天橋合之趙元所識則橋亭信有徵已特公被魏天

祐强逼北行時硯當不及攜遂致淪沒永樂間復出於土其後三百餘年不知何時硯亦北來今完好如初向爲天津周明經月東焯所藏月東工詩文善大小篆居城東逆河東岸雍正初偶游城西海潮庵見僧榻下一硯積土甚厚拂拭之知爲謝公物亟以米易歸日摩挲於案夜卽抱以寢因以卜硯名其居余與月東善時過其家考古書畫金石必出硯示余乾隆丁卯秋月東染末疾旣卧床余數過視仍抱硯見一夕謂余曰君每觀此撫之不忍去諸手是珍之也我死當歸君已乃余由農曹之官粵西與月東不復相見庚午夏月東抱硯且死語其孤曰是硯許查子恂叔矣今恂叔官瘴鄉道雖遠言不可食其孤封題寄粵以書述治命余潸然不自知其涕之交頤也是硯自閩之燕之粵往復萬幾千里歷數百載而無少刓損謂非神物護持耶查禮記

按宋史傳稱謝枋得字君直寶祐中舉進士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坐事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放歸德祐元年知信州二年呂師夔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李道源撰神道碑至元廿六年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玉亭龔原門人諡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墓又据行實載公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死于驛不云在憫忠寺此疊山歷官殉節之大略也橋亭福建通志在建陽縣南朝天橋舊名濯錦明永樂十四年圮于水十七年縣丞趙璧重建橋上有謝疊山祠祀宋謝枋得枋得嘗賣卜于此橋上邑人祀之此橋亭卜卦硯之可考者也硯銘識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掐地

得之閩後學趙元丙申爲永樂十四年與通志合此銘爲閩人趙元所鐫而云程文海銘宋謝侍郎硯疊山官止於知信州未嘗爲侍郎其號疊山者謫居興國軍時謫所有西山層疊因有千載西山疊疊青之句遂以自號云疊山文集後附明山東道監察御史李奎褒崇忠節奏詞稱宋忠臣謝枋得弋陽人弋陽自歷代以來擅道學忠節之名者獨枋得一人而已枋得妻李氏永樂初已蒙朝廷登載烈女傳足以垂耀不朽奈枋得祠宇未立封謚未加後人無所稱仰如蒙准言乞禮部定謚褒贈仍行原籍有司創立祠宇歲時致祭云云而不詳是時朝廷准行與否又集後附行實不著撰人時代姓名有云至元甲申黃華平大赦枋得乃出得還寓于茶坂設卜肆于建陽驛橋榜曰依齋易卦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郎也侍郎之稱蓋始見于行實朱彝尊日下舊聞引韓襄毅公集載韓雍請謚宋臣謝枋得疏竊見宋禮部侍郎謝枋得乞勅禮部翰林院議加贈謚云云是韓雍具疏以前先有禮部侍郎之官究不知加于何時又引景泰實錄載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撫江西右僉都御

史韓雍之請事下禮部於是少保大學士陳循等議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謹身制度曰節請謚曰文節帝如所議行是文節之謚由於景泰禮臣之議並不因門人誄題之文皆所未詳也程文海字鉅夫避武宗廟諱以字行故元史傳名鉅夫傳稱鉅夫入元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戸世祖召見置之翰林爲應奉翰林文字進修撰至元二十年加集賢學士二十三年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三十年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是疊山之被文海薦在二十三年却聘書流傳不朽雖鄉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其被強入都不食而死在二十五年硯銘皆述疊山不食之事似乎疊山入都時未嘗攜此硯行卒後流傳人間而鉅夫官閩海因以銘之据陳太常兆崙詩注稱文海會任閩海廉訪使適其時始獲此硯乃爲銘而仍歸之亭吏則此硯沈埋建陽橋下由亭吏失守所致越百二十餘年之後因建橋而掘土得之又越三百年輾轉入於京師爲宛平查氏所得查諱禮字恂叔號鐵橋宛平縣人得此硯時官粵西太守其後陞任蜀中終湖南巡撫宦轍萬里恒以自隨海內文

人多作詩其時昶亦有詩紀其事畢秋帆尚書裒詩詞爲上下二卷并摹硯形銘記刻以傳世名卜硯集今恂叔子湖南觀察淳尤護惜之昶得其搨本重疊山忠節故他硯銘皆不錄而獨存此并識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遼

涿州雲居寺四大部經記

碑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五寸共二十五行行五十二字至六十五字不等正書在房山縣

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峯續鐫成四大部經記

殿試進士趙遵仁撰

鄉貢進士王詮書

蓋聞嚴相好具慈悲師天人出生死者　諸佛之願力也開羣迷入聖道薰種性達因緣者諸法之功德也佛之願力既如彼法之功德又若此　佛法之道大矣哉然則三身應現資化以談其眞三學對明惟經以摽其右爲聖凡之宗要濟像末之根本有緣斯格無福靡臻是以周光不祥化身以之西域漢警宵夢像教由是東來遂得貝籍靈文時臻於近代就唐譯梵崴出於諸家釋教流通自茲熾盛若乃一軸一藏半偈半言或摸以香檀或書之細卷尚能獨見苦而滌宿業綿上緣而成妙果利益廣大思議其難矧有勒石傳文鑿山開室鎸寶軸之妙說藏金口之微言水火不可漂燒風雨不可漬壞以備夌滅傳之無窮寔所謂施最上法盡未來際者也燕都之有五郡民最饒者涿郡首焉涿郡之有七寺境最勝者雲居占焉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賜山在郡之西北五十里寺在山之陽掌寺之東望有峯最高故曰東峯峯頂上有石室七焉經佇是室先自

我朝太平七年會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因從政之暇命從者遊是山詣是寺陟是峯暨觀遊間乃見石室內經碑且多依然藏佇遂召當寺耆秀詢以初迹代去時移細無知者旣而於石室間取出經碑驗名對數得正法念經一部全七十卷計碑二百一十條大涅盤經一部全四十卷計碑一百二十條大花嚴經一部全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計碑一千五百六十條又於左右別得古記云幽州沙門釋淨琬精有學識於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一藏以備法滅遂於幽州西南白帶山上鑿爲石室以石勒經藏諸室內滿即用石塞戶以鐵錮之其後雖成其志未滿其願以唐貞觀十三年奄化歸眞門人導公繼焉導公沒有儀公繼焉儀公沒有暹公繼焉暹公沒有法公繼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乃知自唐已降不聞繼造　佛之言教將見其廢耶公一省其事喟然有復興之嘆以具上事奏於　天朝我　聖宗皇

帝銳志武功留心釋典暨聞來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
伽大師法諱可元提點鐫修勘訛刊謬補鈌續新釋文
墜而復興楚匠廢而復作琬師之志因此繼焉迨及我
興宗皇帝之紹位也孝敬恒專眞空夙悟菲飲食致
豐於廟薦賤珠玉推重其法寶常念經碑數廣匠役程
遥藉檀施則歲久難爲費常住則力乏焉辦重煕七年
於是出御府錢委官吏佇之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
之價仍委郡牧相承提點自茲無分費常住無告藉檀
施以時繫年不暇鐫勒自太平七年至淸寧三年中間
續鐫造到大般若經八十卷計碑二百四十條以全其
部也又鐫寫到大寶積經一部全一百二十卷計碑三
百六十條以成四大部數也都揔合經碑二千七百三
十條若夫攝九類四生歸眞寂無餘者莫尊於大涅槃
大乘頓教方廣眞筌一句之內包法界一毛之中安剎
土者莫出於大花嚴破有歸無泯相逐性作衆經之軌
躅爲諸法之元宗者莫歸於大般若求佛智見入佛境
界斷纏縛之愛心去執着之妄想者莫如於大寶積如
是經典鐫之以石藏之以山四部畢備壯矣哉亦釋門
中天祿石渠也噫竹乾殘而　佛聲寢靈山壞而法不
作後數百年熾然興者豈非時有遇而教有緣乎淸寧

三年五月十二日大寶積初成郡守蕭公諱惟平天子
股肱法門墻塹下車之後以六條布政副　聖上之
倚毗退公之餘惟三寶留誠冥　如來之付囑欣其
遭遇寔謂寅緣乃請召余謂曰四大部經今續鐫畢見
聞之下幸會攸難願製好辭以爲刊記余弓裘未襲苦
塊居憂又以先父前剖是郡亦於經事私積願誠周任
未遷遽曁奄逝敢以順先父之願遵良牧之請罔愧辱
蕪直以爲記大契丹淸寧四年三月一日記
安國軍節度邢洺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崇祿大夫
撿挍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使持節邢州諸軍事邢
州刺史知涿州軍州事兼管內巡撿安撫屯田勸農
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蘭陵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二百戶食實封叁佰貳拾戶蕭惟平
漆水郡夫人耶律氏
西頭供奉官銀靑崇祿大夫撿挍國子祭酒兼監察
御史雲騎尉男信
司徒娘子耶律氏
女小娘子三寶奴　孫女興哥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㮚題草又曰
㮚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故曰石經山亦曰小西天

云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岩壑中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六月水浮大木千株至山下構雲居寺馬唐明皇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洪武二十六年又修之正統九年又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餘四壁刻經四柱刻像前石有扉維以關閉几案瓶鑪皆石臺有欄楯與堂亘堂左洞二右洞三堂下洞二皆經唐及元代有續刻經目列石幢人傳洞火龍所穿也山下左右東峪寺西峪寺西峪寺後香樹林香樹生處也夢唐菴唐夢堂師居處也林後琬公塔也山多石碑二隋碑一仁壽元年王臣暕碑一仁壽元年王邵碑五唐碑一開元十年梁高望碑一開元十五年王大悅碑一元和四年劉濟碑一景雲二年寗思道碑一太極元年王利貞碑二遼碑一趙尊仁碑即此碑也碑作遵仁一天慶八年沙門志才碑二元碑一至正元年賈志道碑一至正二年釋法眞碑帝京景物畧翀題山椒赭垣聳立曰小西天山下即西峪雲居寺有塔二在寺北者曰北塔在寺南者曰南塔北塔下四角有唐時小石塔四旁刻銘頌西北角者爲景雲二年寗思道書撰人名嵌入墻中不可考西南角者爲太極二年王利貞文無書人名東北角者爲開元十年梁高望書無撰人名東南角者爲開元十五年王大悅撰無書人名燕都游覽志云王大悅撰并書誤也至小西天即石經洞洞寬廣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叠砌即隋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殊鈌左壁兩層共碑三十六枚右壁三層亦三十六枚後壁三層共四十一枚前門左右壁及門頂共三十三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蓮華等經後壁昏黑燭照始能辨其外又有八小洞皆石窓錮閉鎔鉄灌樞自牖櫺闚之碑石或卧或立時見一二大洞之右第一洞刻佛說恒水流樹第經第二洞刻陀羅尼集等經大洞之左第一洞刻令生歡喜名無垢等經第二洞刻金剛般若波羅蜜等經其下有石井石井之左第一洞刻菩薩瓔珞等經第二洞刻摩訶般若波羅蜜等經石井之右爲伽藍殿殿右第一洞刻文殊師利普超三昧等經第二洞刻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等經大洞之左又有心經碑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碑二伽藍殿旁又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卧碑一餘碑林下不勝紀惟遼初續鐫四大部經一
記于刻石事頗詳今誌其畧于此記云東峰頂上有
石室七四大部經揔合經碑二千七百三十條云云
首云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峰續鐫四大部經記大
契丹清寧四年殿試進士趙遵仁撰考東都事略梁
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
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又云治平二年洪基改
元曰咸寧二年改國號大遼按隆緒即聖宗洪基即
道宗是聖宗初立之年至道宗咸寧元年皆稱大契
丹國也但聖宗初立之次年即改元統和而東都事
略則云立八年始改統和道宗即位即改清寧清寧
之十一年改元咸雍並無咸寧之號東都事略于道
宗初年失載清寧此又以咸雍爲咸寧誤矣遼史于
太宗紀大同元年稱建國大遼于聖宗紀不載稱大
契丹于道宗紀不載復稱大遼頗爲疎漏此碑稱大
契丹清寧四年益見東都事略之有據余舊有汪退
谷所書唐人題雲居山寺詩三章首爲范陽縣丞吉
逾作詩云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
事不成空晩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
月上前峰次爲軒轅偉作詩云不着登山屐捫蘿也

上躋石梁分鳥道苔逕過雲霓梵宇千花裏秋聲萬
籟齊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次爲吉騶騄作逾從
子也詩云石室最高峰攀躋到此中白雲連曉翠清
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還
欲問支公汪跋云此三詩今在房山縣石經山全唐
詩未收特爲錄之予旣閱石經洞諸碑三詩竟未之
見石井二又大石井一俯視深遠僧云鑿井時以斗
米易斗石始成有唐大中六年碑略記鑿井事碑陽
即元和四年涿鹿山石經堂記幽州盧龍節度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挍司徒兼侍
中彭城郡王上柱國劉濟撰又尋觀音洞約三里許
再上即瞟經臺唐碑一年月已糢糊尋別逕下山游
香樹菴菴在雲居寺左有金泰和二年廣公禪師塔
記還寺至南塔下小石塔一刻大遼涿州涿鹿山雲
居寺續秘藏石經記燃題沙門志才撰後有石經目
錄天慶八年戊戌五月建志才文已載入日下舊聞
惟目錄未載二十一日曉行寺左右蔬圃中于右得
元至正二年釋法禎碑帝京景物畧作法正誤于左
得遼統和乙巳王正碑正邑人鄭熙書并篆額碑左
又有大唐涿鹿山雲居寺新鐘記碑剥落殆盡撰人

年月無考查禮帖題跋二十六　二山紀遊集

按白帶山漢書地理志清河郡有𢘆題縣顏師古注𢘆古莎字雲居寺在白帶山西峪石經在小西天石洞中四大部者一曰涅槃部一曰華嚴部一曰般若部一曰寶積部其說查恂叔紀遊集已言之詳矣碑記云太平七年故樞密直學士韓公諱紹芳知牧是州暇遊是山見石室經碑且多皆沙門靜琬於隋大業中所造奏於天朝出御府錢歲析輕利俾供書經鐫碑之價自太平七年至清寧三年續鐫造成四大部數清寧三年五月十二日大寶積初成郡守蕭公惟平召余製辭刊記按遼史傳韓延徽幽州安次人孫紹勳紹芳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侍中出為廣德軍節度使卒遼史地理志乾州廣德軍上節度本漢無慮縣地聖宗統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傳載紹芳之為廣德節度在重熙以後而不載其太平七年知牧是川郡守蕭惟平史無傳蕭作簫借用字結銜稱崇祿之不文百官志不詳官階崇祿之階無攷未載其男佶之婦為司徒娘子亦未詳撰者殿試進士趙遵仁其父前剖是郡亦不知其名史無選舉志惟於禮志嘉儀下載進士接見儀進士賜等甲勅儀進士賜章服儀三條而不詳殿試之制遼本紀聖宗諱隆緒母蕭氏小字燕燕乾寧四年九月癸丑即位統和元年六月甲午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與東都事畧合

賜臺山清水院藏經記

裘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在京師大覺寺

賜臺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

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撰

鄉貢進士李克忠書

暘臺山者薊壤之名峯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山之名傳諸前古院之興止於近代將構勝緣旋逢信士今優婆塞南陽鄧公從貴善根生得淨行日嚴咸雍四年三月捨錢三十萬葺諸僧舍又五十萬募同志印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龕措之藏事既周求為之記聊叙勝因俾信來裔

咸雍四年歲次戊申三月癸酉朔四日丙子記

燕京右街檢校太保大卿沙門覺苑

通天門外供御石匠曹犇鐫

按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　圓明園三十餘里宛平縣所屬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紳至山麓則有龍潭以瀦之山側有鸊鵜谷見明王嘉謨薊邱集今無攷矣清水院之額始于遼而沿于金帝京景物畧載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後易名靈泉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額大覺今仍之寺中穹碑易見者惟明碑兩面刻宣宗英宗御製文此碑在寺內龍王堂遊蹟所不到故傳搨絶少乾隆戊戌九月二十七日祀從寒蕪落葉堆中搜得之摩挲雒誦回環數四因歎北方石刻可証遼金史者甚夥惜無好事者搜抉出之也碑額書奉爲太后皇帝萬壽大王千秋皇帝即道宗太后則道宗母仁懿皇后蕭氏也遼史傳蕭氏小字撻里興宗后道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淸寧二年上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愛宗天皇太后大王者遼百官志初名夷離堇太宗會同二年改稱大王有南北二院皆分掌部族軍民之政謂之知大王事道宗紀咸雍二年三月以東北路詳穩耶律韓福奴爲北院大王三年十二月以東北路詳穩高八爲南院大王以牘度之燕京當爲南院所屬所稱大王或即高八也碑云暘臺山者薊壤之名峯清水院者幽都之勝槩薊壤即薊縣唐建中二年析薊縣置幽都縣遼開泰元年改幽都爲宛平碑葢從今稱也遼地理志玉河縣本泉山地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于方士王若訥因割薊縣分置以供給之在京西四十里遼之薊縣改名析津今爲大興遼之玉河析宛平地置而云割薊縣者當由兩縣犬牙相錯之地也志明云在京西今之順天府遼爲南京析津府遼言京西正與今同則清水院似在玉河縣地今山左右尙有南安窠北安窠之名或即遼志所謂大安山之南北也鄧從貴爲南安窠村人所居近清水院也檢畿輔通志建置沿革不載玉河山川內不載暘臺山朱氏日下舊聞不載志延藏經記皆失之疎畧因詳識之碑末沙門覺苑結銜稱檢校太保大卿六卿之稱金百官志無攷

行滿寺尼惠照建陁羅尼幢并記

幢高六尺六寸八面其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四面廣九寸七分或九寸八分餘四面廣六寸八分或六寸九分除最後一面四行皆刻人名不著外共計大字二十九行行三十一字正書在京師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尙□□□□□□開府儀

同□□□□□食邑三千戸食實封三百戸□□□
□□□□□□□□□□□寺三藏沙門□□譯
佛說佛頂尊勝陁羅尼咒 文不錄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陁羅尼咒 文不錄
法念相冥言 文不錄
大吉祥大典一切順陁羅尼咒 文不錄
受戒弟子優婆塞范陽王□□製文
噫尊莫尊于 師長重若重于 君親義本在三恩
無與二況 華昨承 法雨潤未離身俱想 戒
雷聲猶在耳痛舊山而忽隱 毫相驚新塔而已外
旣依羞無化火之能恨不異雲而從今但壇哀座
下孜淚龕前求 道瘱之明則梁木其壞恩 法
恩之報則昊天罔極其不可已當如之何迺建妙撞上
利齋印託難思之句義變無盡之光明穢增 聖道
之緣兼塞妄情之戀願於北地開 天眼以照臨不
捨下根迺 神力而加被用攜信手直至道場期此
消塵少報萬一
維大康元年歲次乙卯七月辛酉朔二十四日甲申
庚時建
門人傳三□戒□法大德講經論賜紫沙門裕□

講經律論沙門裕景 講經律論沙門裕英
□□大德講經律論沙門裕□ □□大德講論賜
紫沙門裕□ 業論沙門裕□ 裕淨 裕正 裕
□ 裕□ 裕世 裕顯 裕轉 裕振 裕權
裕□ 裕徵
□□□□□□□□□□□□上座□行大德沙門
□□
建幢施主行滿寺講經律論尼惠照 悟寂院傳大
教尼志覺 趙文保 妻張氏 男士林 士章
士英 出家男□□男□式孫男稅金奴孫女師
□□ 娘□女 □□□氏 □□王氏 何惟□
妻張氏 男何年 新婦□氏 孫蓮兒
涿州傅唆郡石匠邵文景成造
按此幢前刻佛頂尊勝陁羅尼咒次刻如意輪陁
羅尼咒次刻大吉祥大典一切順陁羅尼咒後列
范陽王□□記泐其名又列沙門等名內裕淨裕
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徵名與下幢同此
幢大德講論賜紫沙門泐其名當是裕仁裕正下
泐二八名當是裕祥裕諦並据下幢證之記內旣
依當卽瞻依借用字求道瘱之明當是求道癡之

明別體字

京西戒壇寺陁羅尼幢并記

幢高六尺二寸五分八面其第一第三第五面面廣八寸九分各五行第二第六面廣六寸九分第四面廣六寸七分各四行以上共二十七行行皆三十七字其七面廣九寸四分第八面廣六寸六分此二面一八行一六行刻沙門及邑人姓名字數每行五十八至九十五不等正書記行書在京師

唐開元三朝灌頂法師和尚三藏沙門　奉詔譯
聖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
心祕言 文不錄
佛說寶篋印真言 文不錄
於戲道尊德貴自古而然生榮死哀□□能致惟感
人之深者則報禮之重焉伏自　我故壇主大師能
事既周化緣忽盡四生孺慕號咷如喪於所天七衆
心摧擗踊疑無於厚地雖寶棺備禮□龕送終倘增
難捨之哀莫抑無窮之戀遂當遺塔前建勝幢仰憑
佛印之大威上荅　慈雲之巨蔭庶茲塵影俱變
光明嚴因地而速見法身滿果海而長爲佛事今德
滋等共思追遠所集至微豈能必報深恩聊用表其
誠意
維大康三季歲次丁巳三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坤
時建

奉爲　故壇主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大師特
建法幢記　門人傳戒大師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
經　三學寺經法師詮圓大德講經律論沙門裕貴
□□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林　淨戒大德
講經律論沙門裕文　通淨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
門裕仁　講經律論沙門裕和　業論沙門裕淨
裕正　裕祥　裕諦　裕世　裕顯　裕轉　裕振
裕權　裕□　裕徵
寺主□□大德講經律論賜紫沙門裕依　當寺圓
通大德賜紫沙門裕住
崇國寺大兆牽邑　邑人前管內左街僧錄淨慧大
師賜紫沙門裕方　邑人前東京管內僧錄詮論大
師賜紫沙門裕企　邑人提點張□恒　邑長康德
從　邑證石王　邑錄邢文正
邑人陳□正　邑人康卞　邑人□從□　邑人□
景　邑人楊士□　邑人□□　邑人□貴　邑人
□從諒　邑人王惟□□　□勾當邑人□□
邑人高詮
邑人判官陳□□　邑人□□　邑人楊□　邑人
范□　邑人□□□　邑人馬□　邑人李□□

邑人劉□　邑人平□　邑人陳□　邑人王□
邑人孫□　邑人張犖　邑人張珪　邑人賈□
邑人孫文式
邑人王□□　邑人李□　邑人周□　邑人賈□
□　邑人齊□　邑人張□□　邑人□□□　邑
人趙□□　邑人揚□　邑人李□□　邑人祁□
□　邑人劉□□　邑人魏□□　邑人吳延□
邑人劉守素　邑人劉化　邑人高文智　邑人劉
俊　邑人郭善
邑人王　邑人郭□　邑人石□　邑人李□
邑人劉□　邑人張文□　邑人張文□　邑人張
□□　邑人李□　邑人李□　邑人孫惟辛　邑
人張□□　邑人張□□　邑人張□□　邑人李
諫　邑人劉□　邑人李從一　邑人王守□　邑
人段德
邑人劉□□　邑人趙□　邑人王□　邑人陳□
邑人朱□　邑人劉□　邑人杜□　邑人田□□
邑人李□　邑人鄭□　邑人馬□　邑人傅文
□　邑人賀從令　邑人孟日辛　邑人王亨　邑
人曹德方　邑人胡德義　邑人郭德　邑人李文

秀
邑人王□　邑人王□　邑人李□　邑人王元
邑人齊□　邑人齊□　邑人梁□　邑人張□
邑人王□□　邑人孫□　邑人董□□　邑人李
□　邑人大□寧　邑人李□□　邑人齊□□
邑人□昇　邑人郝善　邑人□惟進　邑人李德
方
邑人□□　邑人□□　邑人□□　邑人田□
邑人王□□　邑人陳□　邑人趙□□　邑人劉
□　邑人□維正　邑人陳□□　邑人劉文□
邑人魏慶　邑人王□□　邑人曹□□　邑人齊
□□　邑人李從正　邑人李用　邑人楊從正
成深□子人張德正歸□
邑人故邑長王□□　邑人故舉事高□□　邑人
高□□　邑人業鄉貢進士□□　邑人成守□
邑人□□　邑人邊德均　邑人馮□　邑人韓□
邑人張□　邑人劉進　邑人陳□　邑人康□
□　□□
書幢文人三司書表康□

按此幢前刻大悲心密言次刻寶篋印眞言文皆與今

本多不同後記不詳撰者何人記稱幢爲故壇主大師
而作壇主結銜但曰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
大師而不詳其名號後列門人寺主等十九人內
裕淨裕正裕世裕顯裕轉裕振裕權裕微名與陁
羅尼幢同又列邑人道俗一百四十二人書幢人
康□一人幢建於大康三年大康爲道宗紀元下
署甲子坤時建坤時疑即申時或當時書體多借
用字此葢借坤爲申也然陁羅尼幢署甲申庚時
建則用幹不用支此幢之建與前祗隔三年似同
一例不應作申殊不可臆斷

憫忠寺石函題名

石函共四面横廣二尺九寸高二尺五寸統計七十四行字數二十至三十一不等正書在大興縣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紫褐師德大衆等
天水嚴甫書
故燕京管內懺悔師鈔主崇祿大夫守司徒慈智大師
賜紫沙門覺晟
故懺悔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守司徒
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燕京管內左右街僧錄提點宏法竹林遍覺大師賜
紫沙門惟道
□□燕京管內左街僧錄判官寶集講主覺智大師賜
紫沙門文傑
華嚴講主通法大德賜紫沙門蘊□
講神變□辯慧大德賜紫沙門蘊潛
講經論文範大德賜紫沙門義微
講經論演奧大德賜紫沙門義霑
講經論慈智大德賜紫沙門惟軫
講經詮微大德賜紫沙門義融
前校勘法師證教大德賜紫沙門蘊寂
三學論主辯正大德義景
寺主兼寶塔主沙門溥滋
尙座沙門惟常
都維那沙門智印
閣主沙門文瑩
閣主沙門道義
殿主沙門智諫
藏主法藏大德文詵
太子殿主沙門省純
東塔主沙門善祥
西塔主沙門通潤

□□ □□ □□ 栖及 崇杲 允的 思雨
廣深 惟顗 歸仁 □□ 道存 昭信 允祥
志操 淨慧大德悟景 義樞 法才 思行 道□
仁峭 善超 智行大德惟整 崇忽 文睬 文式
崇均 智敵 □□ □□ 法與 文存 從福
瓊滋 道遷 志滦 文贍 覺忍 □□大德文惠
惟贍 嚴護大德文峭 善通 道遠 義琛 智矩
溥律 □□ 思悟 法實 義辛 覺恒 志品
文迪 文定 善崇 寧進 □惠 思澄 思整
志脩 文照 文脩 法詮 惟擾 從因 文思
□表 瓊般 崇秘 智遠 行奇 道辛 文偲
文揔 文寂 惟曉 □指 善甚 惟謙 文聹
文𧷤 師遵 法昧 令宿 揔提大德元操梵書
□□ 蘊銳 鮮祜 德俊 戒懿 義表 法遵
圓典 仁英 文儁 □祥 悟□ 文安 瓊積
方敬 思歧 蘊肅 道祥 蘊奇 蘊碧 凝元
智遍 文勢 文迴 紹極 師戒 善壇 法舟
貫初 法千 □因 智儁 善覞 法信 善巧
義潛 崇諦 行寂 方智 方諫 □□ □□
□□ □□ 道𠑽 義竦 文偉 師哲 思懲

瓊白 □□ 文脩 惠愷 法照 義聰 方允
令祥 蓮舟 行蘊 方溫 □□ 文遜 義十
運初 文鮮 遵裕 文娉 義詶 圓述 義稽
□琮 文儇 道泉 悟了 道涓 道疎 了非
道暹 融侶 圓瓊 □□ 法□ 義存 悟元
圓珦 裕達 智燈 文昱 方適 文諦 □□
思非 圓徹 義存 溥濁 道奇 從訓 圓昜
戒企 文循 師□ 諦延 行礭 思齊 文亶
方遲 義澄 道永 方省 弃塵 □□ 鮮藏
令齊 義敷 圓授 文端 蘊迪 師偉 思宏
道逾 □瓊 諦逵 智淵 方忖 義貞 云敷
了名 師延 戒琮 圓宗 □融 智微 遵行
令珪 義泉 道炳 圓琛 覺威 善安 士謹
□□ 遵儀 了忠 省謙 惠瑕 思惠 蘊穆
圓湛 義宣 圓性 □□ 方桂 圓心 □熀
悟直 文演 義澄 融徹 裕著 融詮 □□
文儼 志殊 圓蓋 記遜 義逵 智照大德蘊季
義性 義賢 □□ 道如 圓仝 裕勳 圓燈
圓成 圓幽 鮮景 桓殊 文廣 □□ 圓深
瓊昜 圓翌 義深 崇彥 覺性 瓊彥 師訓

思沖 □□ 裕遍 師誈 令矩 師賢 悟儔
宗正 鮮凝 圓智 悟圓 □□ □□ 方戒
行灌 行本 省微 師暎 瓊潤 融鮮
□□ 智如 融昶 圓英 □□ □□ 智頴
融智 行蓮 鮮詠 □□ 融鮮 圓吉 藴如
詮□ □□ □□ 詮睿 行果 圓求 □□
圓修 義俊 善旻 惠雲 義□ 智幽 義元
藴謙 行彝 □□ 志裕 義隆 行充 裕亘
即均 志固 義沖 融□ 方榮 □□ 圓相
運慈 道沖 遵止 志誠 覺沖 義寬 道□
瓊行
□□□□勤□共二百四十八人內六十八人講流
誦法華經一百三十八
故蓋閣都作頭右承制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康日永
蓋殿賷塔都作頭右承制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
史武騎尉姪敏
前閣主法賁
舍利一十二粒銀鶻餅內圓性
新添佛事諸物等

小金餅一崇國寺樞大師施
銀觀音菩薩一尊當寺通法大師施幷諸餘□物有
碼子
銀塔一坐當寺竦座主施
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
銀淨瓶一內有舍利九粒 銀錢一 火鏡兒一
火珠 珠子藥袋一已上劬千齡院尼寺主守因
施
金結裴一 勃海珠子兩个 珊瑚一 玻璃一
水晶垂頭一 花銀錢二 玉羊兒一 玉猗兒一
玉夾板墜子一副 玉墜子一 三稱□一 銅
猗兒一 銀釵子一 玉匣兒一 銀餅一 龍腦
兩斤 舍利五百粒在藥玉餅內 鍮石淨餅一
鍮石匙筯一 小金剛子數珠一串上有珠子一十
五个玉錢一 金楞玉滴子一對尼雲開施
□合一內有舍利一百餘粒仙露寺尼歸正施
當寺藴謙施甆餅一內舍利伍粒
制置同知夫人施銀筒子一內舍利三十粒
閣殿砌匠作頭蔡惟亨 世千
太原王惟約刻

憫忠寺內戒壇前有遼幢一乃爲寺尼薦福刻者幢後置有石函一函四周刻字首行標題大遼燕京大憫忠寺紫褐師德大衆等次書覺晟等四人以下駢書諸僧名凡三百七十八又書康日永等三人天水嚴甫書太原王惟約刻最後刻布施諸物石函不記年號相傳爲緘舍利用者其舍利等則不可考矣欽定日下舊聞考

按石函題名不紀年號題稱大遼燕京大憫忠寺前有賜紫沙門善製與下碑舍利函記之功德主同名下碑爲大安十年則此碑當與同時矣題稱紫衣爲紫褐矧見此碑其僧職有曰懺悔師鈔主有曰懺悔主亦他碑所未見後列職官二人曰盖閣都作頭曰盖殿寶塔都作頭似係修寺時權宜設置之官也石函多紀施舍利之事其藏器有銀鵮餅小金餅銀淨瓶藥玉瓶鍮石淨餅銀筒子其增飾諸器者有玉錢銀錢花銀錢火鏡火珠勃海珠珊瑚玻璃金結裹水晶垂頭玉羊玉猗玉墜子玉猧銅狗銀釵玉匣龍腦鍮石匙筯此外有銀觀音菩薩一尊銀塔一坐小金剛子數珠一串金楞玉滴子一對裹似與毬通用垂頭似與墜頭通用猗字見韻會本作狗字鍮石見玉篇鍮石似金格古要論云自然銅之精也据此所紀想見當時物力饒裕故所施之美麗如此

憫忠寺舍利函記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十六行行十七字正書在京師憫忠寺

燕京大憫忠寺觀音菩薩地宮舍利函記

門人義中書

恭聞應物爲現利樂無窮者大聖觀音有感克從功德叵測者靈蹤舍利金言所載寶牒攸存善製肇乳巨社會萬人金玉之資欲滿宿心塑百尺水月之像將圓寶相先實地宮化檀那近百千家獲舍利餘一萬粒封以金匱貯以石函圓淨璨然寔爲神異所冀光徹無間之獄福洽有頂之天良因不虛巨利斯在上願我國家二儀齊於聖壽兩燿等於文明三寶長隆四方永肅八難除一十四種之怖畏四生見三十二應之威神獲圓通之法門願大作於佛事

大安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甲時

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祿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

帝京景物略云寺中一碑下半斷裂可讀者其上段字有燕京大憫忠寺觀音地宮舍利函記金大安十年沙門善製按是碑文字悉完未嘗斷裂末云大安十年歲次甲戌閏四月辛未朔二十二日壬辰申時功德主燕京管內左右街都僧錄崇錄大夫檢校太師行鴻臚卿聰辯大師賜紫沙門善製門人義中書日下舊聞

碑所稱大安十年乃遼道宗年號帝京景物畧目爲金時物蓋金衛紹王亦改元大安因致誤耳考金衛紹王稱大安者祇三年此云十年可知其非金大安矣其撰文之僧名又見前所載遼時石函上蓋同時物也欽定日下舊聞考

涿州雲居寺續祕藏石經塔記

幢約高五尺八面面廣八寸七分至九分不等前四面皆五行行卅四字後三面皆七行行四十字其第五面六行二行屬前四行屬後正書在房山縣

大遼涿州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

懲題沙門志才撰

古之碑者用木爲之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而字从石者取其堅而久也後人銘功其上不忍去之自秦漢已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欲圖不朽易之以石雖失其本從來所尚不可廢焉噫秦梵書從聖人經典多刻貞石亦類碑而已矣且 浮圖經教來自西國梵文貝葉此譯華言盡書竹帛或邪見而毀滅或濕水而漂溺或兵火而焚爇或時久而蠹爛孰更印度求請與由是教壞理隱行亡果寒群生蠢蠢盡陷苦途實可悲夫 有隋沙門靜琬深慮此事厲志發願於大業季中至涿鹿山以大藏經刻於貞珉藏諸山寶大願不終而掩化門人導公儀公暹公法公師資相踵五代造經亦未滿師願至 大遼留公法師奏

聞聖宗皇帝賜普度壇利錢續而又造次

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易梁公穎奏

聞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七帙已厝東峯七石室內見今大藏仍未及半有

故上人通理大師緇林秀出名實俱高敎風一扇草偃八宏其餘德業具載寶峯本寺遺行碑中師因游茲山寓宿其寺嘅石經未圓有續造之念興無緣慈爲不請友至大安九季正月一日遂於茲寺開放戒壇仕庶道俗入山受戒匝以數知海會之衆孰敢評之師之化緣寔亦次之方盡暮春始得終罷所獲施錢乃萬餘鏹付門人見右街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勘刻石

石類印板背面俱用𨍏經兩紙至大安十年錢已費盡
功且權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題名目錄具列
如左未知後代更更繼之又有門人講經沙門善銳念
先師遺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遂與定
師共議募功至天慶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爲穴
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
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穴之內上築臺
砌甎建石塔一坐刻文標記知經所在皆蘇州重[illegible]寺
法華院石壁經請白樂天撰碑有水火不能燒漂風日
不能搖消等文乃國手大才今命余作記口合抱慚閣
筆奈是善緣勉而直書
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
卷詩帙一　菩薩地持經十卷賢帙一　菩薩善戒經九卷
淨業障經一卷剋帙一　優婆塞戒經七卷梵網經二卷
受十口戒經一卷念帙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二卷佛藏
經四卷菩薩善戒經一卷作帙一　菩薩內戒經一卷
優口塞五戒威儀經一卷大乘三聚懺悔經一卷菩薩
五法懺悔文一卷菩薩藏經一卷三曼陁颰陁羅菩薩
經一卷菩薩受齋經一卷舍利弗悔過經一卷文殊悔

過經一卷法律三昧經一卷十善業道經一卷聖帙一
大智度論一百卷十帙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　十
地經論十二卷傳帙一　弥勒菩薩所問經論五卷大乘
寶積經論四卷寶髻菩薩四法經論一卷聲帙一　佛地
經論七卷金剛般　若論二卷虛帙一　金剛般若波羅
密經破取著不壞假名論二卷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
經論二卷堂帙一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四卷涅盤論
一卷涅盤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遺教經論一卷三具
定經論一卷無量壽經論一卷轉法輪經論一卷習帙一
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十帙　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
尺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辟非帙二　瑜伽師地論釋一
卷顯揚聖教論頌一卷王法正理論一卷大乘阿毗達
磨集論七卷寶帙一　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十六卷中
論四卷寸陰帙二　般若燈論釋十五卷十二門論一卷
十八空論一卷百論二卷廣百論本一卷是競帙二　大
乘廣百釋論十卷資帙一　成唯識論十卷盡帙一　大丈
夫論二卷入大乘論二卷大乘掌珍論二卷大乘五蘊
論一卷大乘廣五蘊論一卷大乘起信論一卷寶行王
正論一卷命帙一　摩訶衍論十卷寧帙一　大乘本生心
地觀經八卷壁帙一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十卷杜帙一

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　十住斷結經碑五片　花手經碑二十五片　佛名經碑二十片　大威德陁羅尼經碑二十八片　摩訶摩耶經碑一片　菩薩瓔珞經碑一十一片　大法炬陁羅尼經碑三十片　五千五百佛名經碑一十三片　不空羂索神變眞言經碑七片　賢劫經碑一十八片　入法界體經碑一片　須眞太子經碑一片　佛說德護長者經碑二片　超日明三昧經碑五片　佛說浴像功德經碑一片　未曾有因緣經碑二片　不思議功德諸佛所護念經碑三片　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碑一片

佛說妙法決定業障經碑一片　佛說寶網經碑一片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碑一片　未來星宿劫千佛名經碑一片　見在賢劫千佛名經碑二片

天慶八年戊戌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時建

燕臺沙門惟和書

夫見古之墓壙得銘石者其石溫潤其字分朗今經碑穿地穴秘藏者取久固不毀者也　沙門志德鐫

當寺首座沙門志珂　寺主講論沙門志懃

尙座講經沙門善相　都和講經沙門志興

按此石經塔記卽帝京景物畧所載天慶八年沙門志才碑是也記稱雲居寺石經遼時聖宗興宗皆賜錢續造至是則道宗又賜錢造之而猶未圓至大安九年十年兩次鐫經凡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後列歷次辦經目錄每十卷爲一帙皆標千字文爲號與今大藏同例碑建於天慶八年戊戌朔五月戊午十七日戊戌甲寅時天慶爲天祚紀元距遼之亡僅七年耳戌缺筆作戌六朝書體如此天慶八年爲戊戌歲此云戊戌朔意不可曉五月戊午不加朔字乃月建也下云十七日戊戌甲寅時戊戌是日推其朔乃壬午不用朔而用建又一例也

慈悲菴大德幢記

幢高五尺三寸八面各廣六寸二分四行每行字數三十七八九不等正書在京師黑窰廠

故慈智大德佛頂尊勝大悲陁羅尼幢

唐開元三朝灌頂國師和尚特進試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戸實封三百戸贈司空謚大辯正大廣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奉　詔譯

講律論比丘德麟書

咒不錄

大遼燕京大憫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記

師諱惟脤俗姓魏氏鄚陰田陽人也州歲礼憫忠寺守
淨上人落髮誦白蓮経過恩得度師志在雜花行依四
分其他典論有□力通後因遊方止于上都刖創精藍
掛錫而住大安九年會門人覺智大師詔赴　闕庭因
進　莊聽乃特賜紫衣慈智之號壽昌四年三月九日
因疾奄化于歸□講院至五年四月十三日葬于京東
先師塋側師行也以精進心□不退輪以勇健力擿無
畏鼓講說群經□□□□讀雜花菌一百遍儀範所攝
惠用所誘貴高增慢罔不欽伏其威重如是心行禪身
持律起居動息皆有常節雖牙寒隆暑風雨黑夜礼佛
誦經手不釋卷四十餘年九十二時未嘗闕一其精進
如是師既疾悉四大將壞無戀着念無猒離想門弟子
饋藥數四師報之云色身終壞烏用是爲言訖怡然就
化其了悟如是臨終之日暴風忽起晝如晴夜對面莫
覩洎師遷逝倏然乃止門人仰師之德感師之恩塗靈
骨於其下樹寶幢於其上欲存不朽以示將來時壽昌
五年歲次己卯四月十三日乙時記
門人管內左街僧錄判官覺智大師賜紫沙門文傑
門人叅元沙門文偉　法孫五人圓心　圓仝
圓成　圓翌　圓欽

按此幢前刻大悲陁羅尼咒比邱德麟書後刻幢記不著撰者何人葢爲其師惟脤作也記云惟脤鄚陰田陽人遼史地理志鄚陰縣屬南京析津府本漢泉山之霍村鎮田陽地名無攷記作於道宗壽隆五年己卯歲碑云壽昌者卽壽隆也碑署年月下云四月十三日乙時不用支而用幹與戒壇寺陁羅尼幢同皆當時書碑之一例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三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一

慈悲菴石幢

幢高一尺八寸四面各廣五寸二面四行行十二字一五行行五字俱梵文一六行行十八九字不等正書在京師黑窰廠

觀音菩薩甘露陁羅尼文不錄

智炬如來心破地獄陁羅尼文不錄

淨法界陁羅尼文不錄

諦甘

天會九年□□□

慈悲菴在黑窰廠菴西偏即陶然亭也慈悲菴康熙二年重修碑謂剏於元治於明則招提勝境由來舊矣菴北院內有遼壽昌五年陀羅尼幢又庭前有金天會九年四月石幢四面各鏤佛像其三隅文刻咒文皆用西域梵書而標以漢字惟一隅漫漶僅辨年月欽定日下舊聞考

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碑高一丈八尺廣八尺三寸記在碑之中女直書五行譯正書六行行二十三字額題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十二字篆書在乾州

[illegible]

譯文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稱𨋨疆埸無事獵于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頹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不勝欣然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

尙書職方郎中黃應期

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　命題

右譯前言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爲太宗之弟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尙八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葢女直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王愼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后有譯書漢字字刻乾陵無字碑上石墨鐫華此刻乾陵無字碑上皎天會九年金以陝西地賜齊

則其時地猶屬劉豫劉豫帝齊惟撻懶宋史作撻辣以左監軍鎭撫之撻懶穆宗子也爲太宗之弟文稱皇弟而不著名合之史當卽撻懶無疑關中金石記

右記文稱皇弟都統經畧郎君而不署名金石家或以宗輔當之然宗輔乃太祖之子太宗之姪碑刻於太宗時不當稱皇弟也或以撻懶當之攷金史紀傳其時撻懶又不在陝西予謂此郎君葢撒离喝也撒离喝本金之宗室又爲世祖養子則與太宗爲昆弟行宜有皇弟之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元年卽金天會九年十月宗弼爲吳玠所敗自河東還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卽粘罕也金史作宗翰留宗弼在軍中更以副統撒离曷與喝同爲陝西經畧使此云都統經畧正與繫年錄合葢由副統遷都統也繫年錄又云婁宿引兵來犯吳玠擊敗之撒离曷畏而泣金人因目爲啼哭郎君是撒离喝本有郎君之稱矣金史本傳不載除都統經畧使殊爲闕漏當依繫年錄及石刻補之撒离喝今譯改爲薩里干云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前爲女直書後有譯文女直書別無傳者僅見此碑因摹錄之據譯文云獵于梁山之下至唐乾陵乾陵乃唐高宗陵也長安志在奉天縣西北五里梁山鄉丈八青仁埪子三村界周八十里有于闐國所進無字碑此記卽刻于無字碑上奉天縣者唐書地理志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畤武功邠州之永壽五縣置以奉乾陵梁山卽乾陵所在在乾州北十里奉天縣北五里奉天縣至元元年省入州後卽爲州治乾州志稱梁山高三百七十四丈周九里廣二里正南兩峯並峙直北一峯最高與九嵕五峯太白終南遙拱爲一州大觀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史記秦始皇三十五年孝梁山宮皆卽此梁山與禹貢治梁及岐毛詩奕奕梁山自別彼梁山在雍州卽今同州府韓城縣葢前人已辨之矣皇弟不署名潛研跋考定爲撒离喝其語甚覈金史太宗紀天會十二年二月丁酉撒离喝敗宋吳玠軍于固鎭碑卽以是年仲冬獵梁山謁乾陵而記其事正相合矣然潛研謂撒离曷有啼哭郎君之稱可據以證碑之稱郎君宋史吳璘傳金又有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吳璘爲璘所敗事在宋紹興十年爲金熙宗天眷三年要之郎君乃金人貴臣之稱謂不獨撒离喝爲然

沂州府普照寺碑

碑不連額高一丈二尺廣四尺□寸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沂州府城普照寺

中□□□尙撰

集唐柳公權書

伊川□□暐篆額

琅邪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區其五爲毗尼其一爲禪那今普照是也當子□之西南有□臺巋然出於城隅臺之西復有廢池流源□焉耆舊相傳臺曰曬書池曰滌筆其地葢東晉右將軍王羲之之少故宅也昔晉祚中缺元帝渡河臨沂諸王去亂南遷乃捨宅爲梵寺世祀縣邈眞僞莫考往歲嘗得斷碑於土中字雖漫滅尙髣髴可讀按招提復興之代實自後魏至有唐孝明皇帝卽位之九年始賜額曰開元宋祟寧初輔臣建言請詔天下每郡擇□□寺一更爲禪林遇皇上誕彌之月爲祈延景命之地制從之郡以開元應選自是改稱天寧萬壽禪寺逮廢齊居攝專用苛政理國知衆不附尤秩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曩日所嚴奉以祈福者一切□革遂易天寧之牓以普照開元遺址因古臺爲基下偪闤闠棟宇偏□□□法中所當有者皆廢缺未備不稱寶坊之制歲在丁亥妙濟禪師覺海始來住持入院之四年乃議改作衆懼難成姑欲因陋經始之初異論□起拱手旁觀待其自敗師志先定屹如山立終不可搖時奉國上將軍渤海高公名和式適守是邦與師昔於過去刼在無量佛所曾植宿因至是機緣會遇針芥相投公命首隳雉堞以達蔽阻又架石爲梁跨望月湖南臨廣路於指顧間已盡闢湫隘爲空曠之境矣復名百工授以成規自當陽聖位次及方丈下逮僮隸所偃息皆標立區所期盡新之益出資力往給經費且示苦忍降伏偷惰畚鍾斤斧所觸輒以身先於是郡人感其誠莫不風靡遠方檀施亦破慳捨隨助作大緣憧憧往來相踵於路以故貲用饒益廢失其便寒暑未幾悉满初願師又於大雄殿之北創立廣夏聚竺土所傳調御所說五千四十八卷之經爲大轉輪藏發機於地棲匭於輪鏤此岸旃檀諸香□須弥山及阿耨池八方龍鬼出於光際各持金華覗護法相諸天寶宮弥覆其上一一天宮有諸寶欄楯一一欄楯有諸寶天女執妙音樂歌舞讚佛復有無數化身如來坐師子座爲百億天衆放光顯瑞說無言法機輪一動聖凡出沒千變萬化金碧相错耀人心目如刼初時風激水□湧爲七珎蓮華藏世界不可說宮殿次第□成微妙奇巧工告訖事師擇九月辛未集山東十八郡大長老洎傳戒宿德

建龍華會七晝夜以落其成幢蓋鍾鼓塡溢衢市緇素
數萬人遐迩咸會覩是勝相皆讃歎隨喜請採石斲碑
紀迹希有傳信無窮求文於中陶仲汝尙以記其事汝
尙曰先佛世尊□□□樹□□餘歲至東漢二葉教流
震旦訖於梁氏始宏闡有爲出□空術盡成名相我達
摩初祖自天竺西來救其末流俾涅槃妙心巍巍堂堂
猶星□月益光耀□像法自此天下之言禪者皆以明
道說理爲宗不泥教律惟師□□西蜀棄萬金之産來
爲沙門親近知識求無上道叅承旣决已得法要固當
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乃建塔廟嚴像設同二乘小果希
人天福報此禪流後學所以竊議致疑於師也然汝尙
嘗聞師之言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
法吾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閒雖化大千盡爲佛刹其中
寶供最勝第一種種具足吾之妙□未始有作也昔眞
際之住東院不聽大檀越動一□以廣其居是誠古佛
用心然不可爲叢林法吾懼末世比丘喜虛誕者競爲
大以欺佛遂有假如來衣竊信施食視法宇之成壞若
行路之過逆旅曾不介意或問其故輒謬曰古之人固
如是也以至上雨旁風覆壓是虞乃挈鉢囊遂巡告去
有如諸方建化率由此轍則寶莊嚴道場往往鞠爲茂
草如來遺法其能久住世乎敢畏多言汝尙唯唯乃序
寺之廢興緣起俾刻石以告來者時皇統四年十月二
十日記

奉國上將軍行沂州防禦使事兼管內安撫使統押
沂海路萬戸兵馬高召和式

沂州普照禪寺住持傳法賜紫□濟大師覺海立石

中陶□□□刊

撰文者爲仲汝文粗能其家言第云寺故右軍王羲之捨宅者安右軍渡江時未十歲當是淮南公捨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

柳書露筋骨易於摹刻故雖自碑刻鉤勒來亦不甚失金狄但知立碑集書者固中原人耳 書畫跋跋

唐文皇驥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其成之故能集書聖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源當兵戈草昧之後有仲汝尙文願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義刻疑集書卽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眞僞而王元美直以爲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 石墨鐫華

文云子城之西南有臺巋然出城隅臺之西復有廢池耆舊相傳臺曰曬書池曰澤筆其地蓋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故宅予攷東觀餘論稱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而昔人又稱右軍三十三書蘭亭序右軍年五十有九以永和九年年三十三推之當卒于孝武太元四年二說不同按晉書謝安傳嘗與王羲之登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之得政在寧康太元之際則太元初逸少尚存以爲卒于升平五年者誤矣永嘉之亂琅邪昭于劉石其府逸少尚未生也安得有故毛在琅邪且有澤筆之池乎碑文集柳誠懸書櫃字右旁缺筆避金熙宗御諱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武虛谷云右碑斷裂書撰人名氏僅有中尚二字可辨案之文內所載知爲中陶仲汝尚也于氏作齊乘去金未遠其載此碑猶全後題銜奉國上將軍行沂州防禦使事兼管內安撫使統押沂海路萬戶兵馬高召和式郎與覺海復葺此寺者也金史廢帝紀正隆四年十二月乙卯以樞密副使張暉爲尚書右丞歸德尹致仕高召和式起爲樞密副使又高彪傳彪本名召和失辰州渤海人爲武寧軍節度使頗黷貨嘗坐贓海陵以其勳舊杖而釋之改沂州防禦使以碑證之忻當作沂傳刻誤也其階奉國上將軍及兼官傳皆遺之山左金石志

長清靈巖寺寶公開堂疏

碑高六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二十八字連額篆正書在長清縣靈巖寺

徵事郎濟南府錄事夏偉書山門監事僧宗安立石

濟南府

今請靈巖禪寺

寶公長老開堂演法爲

國焚修祝延

聖壽者

竊以丈室駐錫便知祖道之興諸天雨花喜遇禪林之伯判斷訛之公案舉寬上之因緣不有能仁難安勝境

伏惟

寶公堂頭和尚早具鍛金之爐鞴妙傳出世之津梁枯木寒灰宴坐於千峯影裏騰蛟起鳳進步於百尺竿頭

茲緣緇素之依歸有請

省廷而允可唱少林之曲調踞靈巖之道場信堂堂龍

象之姿赴肅肅人天之會曰雲堆裏不妨依舊經行碧
眼胡邊無惜斬新拈出永淇
容筭廣震湖音謹疏
皇統九年八月　日疏
承事郎濟南府推官權判官李德恭
府判官闕
宣威將軍濟南府少尹完顏没良虎
安遠大將軍同知濟南尹事南陽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戸韓爲殿
特進行濟南府尹上柱國鞏國公完顏篤化叔
李彥刊字

右碑額題開堂疏三字橫列徑四寸疏文後年月下
有印方一寸八分文曰濟南府印後列銜五人內府
判官闕餘人皆未載府志山左金石志

按長清縣別有寶公禪師塔銘文見山左金石志
彼碑下截損闕不知寶公之名上一字爲何也但
稱師姓武氏相州里人靈巖虛席府尹韓公爲殿
運使康公淵保申行省云云即此疏所云有請省
廷而允可也韓爲殿塔銘稱府尹此碑作同知尹
事蓋塔銘刻於大定十四年在此碑之後由同知
而升授正尹矣

溥公禪師塔記

石連額高二尺三寸廣二尺六分二十一行行二十字額題故溥公禪師塔銘並正書在耀州

前□□十方妙德禪院溥公禪師塔記
登仕郎□□陽府□□□□撰
登仕郎耀州司候温□書
師諱善溥京兆城東人也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
世孫母祿氏夜□□□□光貫胷覺而有妊祿氏心許
出家師既生天資醇厚始絕乳弗喜□□□□□□京
兆卧龍禪院主僧惠初爲師克勤持誦至二十二歲試
經削□□□□□□□僧者本欲越愛河登彼岸豈反
脩飾人事趨覽齋供如蠶自縛□□□□□□十餘年
間雲門雪峯一皆添歷及再歸依香嚴謹禪師□□□
□公□□□□□□孟嘗門下新添劒客首座進曰鎮
鄉未用利鈍焉知公曰伯□□□□□是知音者若書
溥□開正眼了見根□但□欲傳非子不可翌日□□
□法時宋宣和元年董待制知府事請師□脩聖壽自
是之後或住天□或居□□爰經兵火歷更數郡禪刹
至皇統三年知耀州李寧遠以妙德珂□告□□□其
八一日幕屬以師舉之公欣然具禮就京兆還居妙德

開堂之後郡中□□□可其志者或勸師以女衆爲言
師曰雲房無鎖鑰□莫惹塵埃□是妙□□□僧少造
其室者惟師自處寂無纖翳不半載閭閻父老雲集座
下師□□□□□□脩葺堂殿表裏一新殊未常化人以
施財爲念惟是郡民之誠持□□□□□而□□門入
□□□□□□皆侍左右師曰大丈夫當去住分明及
一名曰覺道至天德二年忽感疾於當年二月十三日
午刻師遂整衣命筆□□一□云淸風自淸風明月自
明月白雲消散後老僧無可說付以覺道結跏而化享
年六十有六僧蠟四十有四當月十五日覺道舉師喪
葬于華原縣流□鄉待賓村宋家莊而起塔焉工告畢
覺道責砮爲余曰先師自提祖印六座道場今旣殁忍
以平昔之善與草木俱腐欲書之堅石以示後學一以
□和尚之美一以表覺道之誠可乎余旣哀其誠又惜
其善何辭以讓因書其實而繫之以銘云
嗚呼浦公　摸範禪叢　雲門雪竇　正眼皆同　久
提祖印　開鑿盲聾　今其何在　明月淸風
承事郎充耀州軍事判官王□立石
叅學善友劉深　元眞　劉本□　李□□彥徐
□王本顯　張本□　□本唐　辛草　樊本淨

張本因　勇本檜　安本曇　史本曄　□□　王
本□　□本□　雷本□　楊本發　党本□　秦
典　劉本省　陳本復　□本近　同本言　李本
應　黃本□　王本□　□本□　姜本兆　張氏
劉皐　謝勝　劉本浩　惠本性　本見
施墳地弟子曹本仁　曹□□　王□　公孫本
有　□觀李自然　李本脩　秦本囊　馬立　王
本玉　會首郭本遡等　小師　僧
承事郎充耀州軍事判官□□
按碑題妙德禪院稽之陝西通志寺觀卷已無考
文稱師諱善浦俗姓馮氏五代宰相可道六世孫
母祿氏可道卽馮道之字碑敘其先世不稱名而
稱字又一例也薛五代史道有六子平吉某某祿義正此善浦不知爲何人之裔
姓出于紂子祿父之後然從無一人入史傳者則
其姓亦希矣碑以僧蠟爲僧臘恐是筆誤

京兆府重修府學記
碑高六尺七寸六分廣二尺九寸五分三十行行七十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三代之治莫隆於周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
子後世追仰風猷常歎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於前
而澆於後也非人物興於古而衰於今也葢以庠序學

校之設成於當時者脩涵濡長養之方盡於其道也久
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衆多能爲邦家立
太平之基矣豈以澆淳興衰有前後古今之異哉曉周
東駕王室衰微　吾夫子患聖人之道熄刪詩書
定禮樂贊易道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歷聘諸國以
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斷帝王之道坦明於時俾民受其賜於萬
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於嘆鳳鳥之
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爲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
楹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煨燼之餘者不絶如綫
當是時也微　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
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詔郡縣立學春秋享
先聖先師于廟焉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
亢爽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學以賓興賢能府師樞
密直學士虞公策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宮有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
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
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製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纔五百
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潤木階淸洽懋鬱儒衣冠而
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徹霄漢厥後學古入官
貢名于桂籍登書于天府者未嘶一二數也自罹兵草
殘毀幾盡貞元乙亥歲河間　韓公希甫亞尹京兆
視事之三日謁奠于　文宣王酌獻禮畢見諸生
於學喟然嘆曰我　國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
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升之府府升之　朝而
皇帝臨軒賦業見賢焉然後用之誠夸越隻古
之制也謹按　尙書省批送禮部節文應有
宣聖廟去處卽便修整今此廟皃傾圯黌宇頹弊何以
仰副　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卽議於　府尹完
顏公胡女遵奉　朝廷之命鳩工計役拾墮瓦於
廢基掄堅材于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栩脩廊而繪列
賢師儒講誦之有堂生員居處之有廬以至齋祭之室
庖湢之所各有其序補葺罅漏剔穢治蕪期年而成
韓公又出已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大率皆備乃延
諸生入學隸業仍與　漕使李公　同知張公　副
運周公　暨諸幕屬共議申勅　朝廷養士著令
具饌焉繼而　府推張公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
其務而又　府判畢公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
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帥其徒請記於臬臬以鄙陋少
支屢辭屢屬牢不可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都豐鎬

人材萃出一本於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廱謂武
王曰鎬京辟廱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且京
兆處宗周之域被文武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
風聲氣俗宜乎不改今　諸公克承朝廷美意主張
吾道重建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
國家如文王時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于　上
諸生當勉學夫子之道處則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出則
忠於其　君施于有政抱道懷德陞名仕版爲當
世之顯儒遠不忝宗周習俗之美仰不負　吾皇
樂育之誠俯不媿　諸公主張之德使諸公異時閒諸
生行業於　廟堂之上奚復有慊於心歟太金正
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京兆前進士李桌謹記
河南酒師雄書丹開封錢義方題額學正來昌國等立
石　齋諭韓覩　齋長姚褎　司書宋端弼
直學任俁　學諭曹謐
監修使臣唐安
監修學忠顯校尉充京兆府軍器庫副使兼知作院
武騎尉李宏
監修學奉信校尉可充京兆府軍器庫使兼知作院
飛騎尉劉端
提振修學昭信校尉行京兆府簽事飛騎尉王景暉
提振修學奉政大夫專一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
公事驍騎尉王堪

按碑云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前宋崇寧二年
府帥虞策詣學卽今府城東南隅改卜其處陝西
通志西安府學但云在府治東南卽宋金學校舊
址不言宋金以前舊址所在關中金石記乃云據
文則宋金時學非復唐國子監舊址也攷宋敏求
長安志載唐京城萬年縣所領朱雀門街第二街
北當皇城南面之安上門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
半以西國子監監東開街若兩坊街北抵皇城南
盡一坊之地又曰當日之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
大街曰朱雀門街東西廣百步萬年長安二縣以
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五十四坊及東市則是朱
雀街因朱雀門爲名門在京城之正南萬年縣所
學爲府尹完顏胡女修建文云舊學在府城之坤維
地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府帥樞密直學士虞策
改築于此據之則宋金時學非復唐國子監舊址也
關中金石記

領在東街而街東又分五街國子監在第二街以京城大勢揣之監正在東南隅不知碑所謂府城坤維之舊學是何時之學坤維是在西南與唐國子監地不合府尹完顏胡女金史無胡女有活女爲婁室之子傳稱天眷三年爲元帥右都監累歷京兆尹修學在貞元乙亥歲距天眷三年得十六年或是時即活女作尹或金國語傳寫之譌也未列銜有監修學二人提控官又有提振修學二人史百官志凡修舉之事有提控官而無提振此提振或即提控之義王堪規措京兆府耀州三白渠公事志載規措官正七品其屬有縣撿渠堰官一員可知當時特重渠事故設官專一規措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二

乾州思政堂記

碑連額高七尺八寸五分廣三尺七寸二
十三行行四十九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大中大夫行乾州刺史兼知軍事輕車都尉滎陽郡
開國伯食邑七百戸賜紫金魚袋鄭彥文述并書
徵事郎充乾州軍事判官崔艮弼篆額
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梁乾化中升威
勝軍後唐同光年乃復今名距京兆不越數舍其地平
敞四達自昔關中有事亦用武之地也比年以來宿師
多壘應辦浩大瘡痍未平風物凋弊而不振号爲難治
大定戊子歲余刺北幽庚寅被　命移守來此丁雨
暘不時傷我穡事在牧民者當得安養拯恤之方載循
空疎齊鈍怵惕軫慮惟恐隳失致以罪去昔集賢校理
南豐之堂思之於此也曾子固作記美王公不敢忘政
太原王公爲池州日治其後堂命曰思政謂其出政於
其於治民之意勤矣余愛其言之有理与余意合私竊
慕之而未克遂志適此公署廳事之次有屋一區雖劇
宏壯然以廢置之久上下頹圮隅角墊缺風雨摧剝鳥
鼠攸宅不可居處乃檄計司得報命工重加完繕補葺
罅漏塗塈丹雘乃復充堂衍宇之舊觀爽朗軒豁以便
遊息爲退食之所亦以思政榜之蓋欲踵武太原王公
雅志高躅焉嘗聞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
功日夜思之思其始成其終行無越思其過鮮矣余敢
忽之哉值乾路當衝要輶車馹騎電掣星飛迎餞旁午
加之諸邑租庸征賦公務鞅掌民素訴牒吏鈐紙尾幾
不勝聽剖析決遣若匪三復審諦寧不有誤者哉每公
餘吏散正襟危坐于其中澡瀹神觀疏剔荒塞私自訟
曰尓於事　君之忠有未盡乎行己之道有未得
乎學校有未修乎鰥寡有未恤乎獄訟有未平乎農桑
有未勸乎謹當誦前言而不敢違庶幾幸免曠斥少圖
補報　國恩以寬尸素之愧焉堂之側亦有茂林
翠竹可以招邀風月領略芳華或隱几以休詩書或酌
酒以娛賓客雖在談笑觴豆徜徉巾屨中念所以爲政
之本未始造次而忘也嗟余束髮登仕代匱州縣之職
雖一再鳴而起校吏事於朱墨簿書中奉行　天
子教條惟恐不克仰副　委付之意周遊而河暨
陝服不啻萬餘里奔走匏繫垂五十年其羈僑亦久矣
疲頓亦甚矣今年踰七十儻於職守失思慮而致譴黜

寧不負平昔之志哉昔東坡先生守膠西治新第於黃堂之北名曰蓋公堂且自作記蓋慕其人也余与坡公賢愚固不同而傚太原王公思政名堂余豈不得慕其人而襲其遺範哉於是乎書置之左右庶朝夕臨覩以自警其不逮云大定辛卯歲冬十二月初一日

昭武大將軍同知乾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李仲仁上石

文有云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梁乾化中升威勝軍後唐同光年復今名以唐志合之改縣爲州乃乾寧二年也太平寰宇記云李茂貞建後覃王出鎭爲威勝軍文又云距京兆不越數舍寰宇記東至長安一百八十里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乾州知州署在城內西偏卽唐德宗行在故址後改爲州治金大定戊子刺史鄭彥文修二堂顏曰思政堂卽謂此碑也文云乾本漢池陽縣至唐改奉天後置爲州考池陽縣在周爲焦穫地秦爲涇陽邑漢惠帝四年卽其地置池陽縣屬內史後屬左馮翊後漢因之迨苻秦時於池陽東南析置涇陽縣宇文周時廢池陽不復置歷代至今但有涇陽縣其縣今屬西安府並非乾州地乾州始於唐睿宗文明元年析醴泉始平好畤武功豳州之永壽置奉天縣以奉乾陵至昭宗乾寧二年以縣置乾州其地與池陽東西相距截然兩處碑云本漢池陽縣者誤也鄭彥文大定庚寅移守來此庚寅是大定十年碑立于辛卯則十一年矣金史百官志州刺史正五品同知正七品判官從八品文階從四品上曰大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議大夫中曰中憲大夫下曰忠順大夫正七品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從八品上曰徵事郎下曰從仕郎武階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將軍碑於刺史鄭彥文以正五品官而用正四品上之大中大夫階同知李仲仁以正七品文官不用文階而用正四品上之昭武大將軍武階史志無明文可攷其制莫詳

莊嚴禪寺牒

石高廣俱三尺二寸大小字共十四行每行字數不等下層列僧衆及各村人名行書在高陵縣

尚書禮部牒莊嚴禪寺

尚書禮部牒

尚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賣所據京兆府高陵縣慶安鄉幡千村院主僧法淳善江宗昉狀告見住本院自來

別無名額已納訖合着錢叁伯貫文乞立莊嚴禪寺名
額勘會是實須合給賜者
牒奉
勅可特賜莊嚴禪寺牒至准
勅故牒
大定四年五月　日令史向昇押主事安假權郭
押
奉直大夫行太常博士權員外郎劉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李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押
侍郎
中奉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
史王
本村賈福　賈永興　鄭再興　徐志　南順　孫
展　張安　吳再立　張俊　韓廣　進義校尉韓
卞　朱琦　韓浦　韓永興
蕭張村王昺　王仁美　劉志
許村進義校尉王儀　進義校尉孫喜　柳昇　丁
進
小王村進義校尉姚順　牛直　牛彥
坊下村進義校尉劉潤　進義校尉曹榮　進義校
尉劉清
僧永琦　智顯　智雲　僧永堅　智[illegible]　僧智存
智隱　僧智賢　法均　法詮
講瑞應經僧文緩　講唯識論僧文慶　講惟識論
僧智英　講經僧法振　僧□□
大定十六年歲次丙申二月丁丑朔二十一日丁酉
住持僧法淳上石
講經律論傳大乘戒沙門善江

按大定初年寺觀納錢請賜名額之事金史無攷今所得於陝西者凡十四碑文稱尚書禮部牒是牒由禮部發也又稱尚書戸部差委某州發賣所是戸部設官差委外州發賣牒文也金史百官志戸部既無發賣所之官禮部亦不載牒文格式及發賣錢數但詳僧尼道女冠限度試經之數與夫中選給據之法而已據同官縣靈泉觀記云大定初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宮觀名額若然則是大定初權宜設置之事非常制也十四碑中在長安者五碑在涇陽者七碑在同官者一碑在高陵者一碑似其制獨行於陝西殆即辦軍須

之所也其牒起於大定二年迄四年是時世宗初
卽位用兵契丹因暫行此制想四年以後卽停也
牒文之式不一大定二年祗稱陝西各路轉運司
三年以後則有尚書戶部差委京兆府發賣所又
有差委燿州發賣所是發賣所始於三年而各州
皆有也其錢數大定二年但云已納訖合着錢數
三年以後則著明錢壹伯貫至四年四月清涼禪
院牒錢壹伯伍拾貫五月莊嚴院牒錢叁伯貫逾
時未久牒價懸殊不能知其故也諸碑皆稱發賣
所獨福勝院牒稱發給所小有不同有額名同者
如洪福院有二牒一在京兆府一在涇陽縣同爲
洪福字前爲禪院後爲院清涼院有二牒一在長
安縣一在涇陽縣同爲清涼字前爲院後爲禪院
也或當時院與禪院畧有辨歟凡請牒必由狀告
與唐宋之制不同詳識于此亦可備一時掌故牒
雖多種俱于大典無關今錄此一牒以志大槪其
餘牒內官旣無名可考亦無文字可傳姑從刪削

凝眞大師成道記

碑連額高五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分三層上層繪成道圖中層記二十九行行二十字下層田土地基三十六行行二十餘字不等正書額題驪山靈泉觀凝眞大師成道記篆書在臨潼縣

故靈泉觀主凝眞大師成道記

李輔書

大師諱子譽姓劉氏開封人也生有奇相人知不凡年
甫數歲居然厭俗自投牒於太清宮受業爲道士旣守
眞戒奉行教法功德不可思議旁通醫術能起死劑全
活者不可勝數歷歲滋久升聞於朝前宋　仁宗召
赴闕廷師之入見也年已幾耄鬢髮皆黑面有壯容進
趨如儀登對有法帝曰韙哉詔賜號曰　凝眞大師換
紫衣　勅授靈泉觀主賜秦帝陵旁并諸庄地土計一
百五十頃及山林湯泉水磨臨潼縣地基房廊壹充靈
泉觀常住道業　師旣莅事一新規畫數載之後租入
有餘謂尚座李藏用曰此觀實唐之華清宮也今圮廢
如此幸有積貯可以繕脩於是創殿閣立堂齋鑿新湯
築花圃成之不日壯麗可觀迨至和元年正月二十日
師忽沐浴更衣而出擊鐘集道衆遺言曰公等自愛我
今歸去言畢遂兩手結印端坐而化是時方春林巒秀
茂鸞鶴飛翔空中翾翾有樂音衆皆瞻仰望　師隱隱
而昇矣後經一月有客自西蜀來者云我於今年正月
二十日逢一道士騎青騾者自稱曰我是靈泉觀主劉
子譽煩你傳語在觀道衆衆聞斯語欽仰讚歎曰師達

者也自師西昇迄今百有餘祀其後代門人馬景陽陳
守靜劉守冲携師之行狀踵門而求記於予至于再至
于三予嘉其勤而諾曰試即其行狀直書以叙云爾大
定丙申四月初五日渭南王鎬記
劉仲永　惠□一　王守恭　姚若谷　曹仲昌
劉仲弼　楊守中　劉守冲　王慶道　寇仲實
陳仲寧　龐仲先
監觀道士馬景陽　觀主道士陳守靜等重立石
武略將軍行京兆府臨潼縣主簿兼縣尉飛騎尉李
温敬
宣威將軍行京兆府臨潼縣令上騎都尉蘭陵縣開
國伯食邑五百戶蕭麻鞋　南圭刊
靈泉觀山林水磨田土地基
一山林一所東至天澗水西七盤谷南至分□□□□
□□□
一東宮城裏外并繚牆東□角□毬場上下耕種地土
□□三十二頃五十畝
一毬場官道北東西畛地二十八畝東西至□南至道
北民田
一望仙橋河南菓園地東至河西至觀下車院牆北河
南□
一西宮城裏外并磑子谷村□磑窠五聖觀上下□城
北菓□地其八段計八頃三十三畝
一丹霞泉西南山坡耕種田□計四頃五十畝
一□□山坡地土計二十頃二畝東至天河西道南水
溝
一南衛村官□下地土□段計四十五頃□畝東至□
西北溝
一寨村谷底并東西□塘□□地土計四頃□□畝
一□邊村東西畛地土計一頃二畝東西南並至道北
□
一西輔村南北畛地土計八十畝東西至民田南□□
□
一秦始皇陵廟周迴地土計四十二頃四至並外陵牆
一觀門東南畟角地基計三十八間東至石埪道西至
官道南至觀客院北至官街
一簿尉衙東客院東南門裏石埪頭地基計五十八間
西至簿尉衙東南北並至觀
一觀門西南畟角地基三十一間東至宮道西官南觀
北官街

一倉門南面西裏角地基二十二間半東倉牆西街東
南觀倉口巷口西南民田北倉門道
一倉門北面西畏角地基一百二十五間口尺東至倉
牀牆南主口門道西至街道北至望仙河民田
一北十字街南東壁上面西向街地基一十二間內九
間長一百五十尺東至民田西至官街南至衙牆北至
民田
一新巷南街西面東地基一十二間東至街西新巷南
民田北新巷道
一水巷街東南畏角地基八間東至官地西至街南至
街北至口
一水巷街東面西地基二十五間東至官地西街南觀
北民田
一水巷街西南畏角地基三十三間東至水巷西至民
田南至街北至觀相接係菜薗地北至墢
一水巷街西面東地基二十五間半東至官街西南觀
北民田
一城西街南面北并上西門街西地基四十一間東口
口口口西至舊城牆南至墢北至下西門口口口口西
口口口地基東至街及街東面西地基東至民田西至
街古城牆南北至觀下墢

碑陰題名

三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草書

少華喬元龍趙勉功同登朝元氣象豁然因題於壁
少華党元之率鄉人喬子堅楊質夫登朝元於壁間見
元龍草聖惜其侵滅遂書于後元符庚辰中秋日質夫
題

靈泉觀主姚有祥　上座蘇有志　直歲馬恩口重
陽日立石　　　　　　　　　　安延年刊

按陝西通志靈泉觀卽華清宮晉天福中改賜道
士故以觀名華清宮在臨潼縣南唐咸亨二年始
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碑前載觀主凝眞
成道記乃宋仁宗時事師歿於至和元年此記作
於大定十六年丙申距師西昇一百二十三年矣
記後載山林水磨田土地基四至畝數凡二十四
條有東宮城西宮城之名卽謂華清宮城也有秦
始皇陵廟在臨潼縣東一十五里可見其觀地自
南而東亦云廣矣年月後列衙縣令曰宣威將軍
主簿曰武翼將軍金史百官志赤縣令正七品文
階上曰承德郎下曰承直郎諸縣令從七品文階

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主簿皆正九品文階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武階正七品上曰承信校尉下曰昭信校尉從七品上曰忠武校尉下曰忠顯校尉正九品上曰保義校尉下曰進義校尉至宣威將軍乃正五品中階武畧將軍乃從六品下階此碑系銜縣令不用文階而用正五品中之武階主簿不用文階而用從六品下之武階皆未詳其制金碑中多類此者後不具論

三清觀鐵盆記

盆不知大幾許兹就銘而計周圍環一丈四尺七寸寬四寸九分單行凡一百九字正書

維大金大定十七年歲次丁酉八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三清觀道士趙師通　小師趙惟壽　鄉貢進士鄭時舉獻銘曰

金當鎔兮柔而貞兮探摸冕氏踐跣虎形不湧不躍大器混成不曰鍾乎徒希其聲不曰鼎乎姑旌其名兹惟仰象告於神明動天之德也醮祭惟馨奚取夫罇俎之腥

禮部令史題名記

石二一横廣二尺八寸一横廣一尺高各一尺八寸四分共計三十八行行十七字至二十二字不等正書在京師法源寺

初大定乙酉歲既刻題名爲諸部倡猶以不能備紀始末爲未足至崔君顥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及出職歲月所以示君子仕進之難持己既廉從事既勤而又積日綦久無簿書文墨之失然後可以有立非徒記姓名銜階秩而已也夫仕宦窮達固繫時□□在於自爲者如何前刻謂今之貴顯□□此出如諸君奚患不榮更在審其所以自爲者勉之戊戌綵八月三日儒林郎國史院編修官武騎尉賜緋魚袋党懷□記

武略將軍崔顥士貫滄州大定八年五月到部正定州軍判

武略將軍張瑾貫□州大定□年三月到部嵩州軍判

昭信校尉鄭愿貫遂州大定十年十二月到部

張□貫濟南府大定十五年正月到部

忠翊校尉李徵貫大興大定十五年五月到部沃州軍判

昭信校尉柴庭貫□□大定十六年八月到部宣德州軍判

石璋貫□□大定十七年四月到部

張範貫晉□大定十七年□月到部

忠翊校尉蘇暘貫□大定十七年八月到部
忠翊校尉傅愿□□□□□十七年九月到部
修武校尉王仲□□□□□□十九年十一月到部
敦武校尉周□□□□□□□□□□月到部
敦武校尉王□□□□□□□□□□到部
昭信校尉李□□□□□□□二十一年三月到部
敦武校尉李嗣温□□□大定二十一年九月到部
保義校尉石亨□□□□□□□□年□月到部
保義校尉□□
保義副尉□□□□□□□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到部
進義校尉魏慎□貫延安府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保義副尉王谷貫平州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馬伯禎貫順州明昌元年三月到部
和僅貫蠡州明昌元年九月到部
保義副尉李浩然貫延安府明昌元年九月到部
□□貫□州明昌元年十月到部
□□□□□州明昌二年十六月到部
□□□□□明昌三年正月到部
□□□□□□明昌三年五月到部

按金史百官志禮部令史十五人內女直五人譯史二人通事一人此碑題名凡二十六人不見有女直譯史通事之別文云大定乙酉既刻題名至崔君顯士迺更刻石悉書鄉里官品與夫入部出職歲月今碑題名始于大定八年正是乙酉歲是合前後并刻也但所書止有到部年月並無出職歲月與記不同題名自大定八年至明昌三年而止凡二十五年此後不復續刻禮部官品止於主事其令史有官無品職亦卑矣乃刻石題名爲諸部倡亦是勤于職業之一端然未見諸部有碑能仿而行之者獨此碑流傳於世亦可珍也党懷英作記歲在戊戌爲大定十八年傳稱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大定十年進士除汝陰縣尹國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据此碑結銜是尚未官待制時也題名諸人史俱無傳

重修漢太史公墓記

碑高一尺四寸廣二尺五分二十一行行十五字正書在韓城縣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

憑任爲郎中父没三年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
于麟趾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
述楚漢春秋上恊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隱惡可謂命
也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
絶惜乎時代歷久舊塚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
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褒鄙之俗屬余爲
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不獲辭直書日月耳
時大定己亥清明後二日進士趙振記
稷山石匠王遇段琪　塼匠張立王正
化主任　道成　施柏樹伍拾根杜村張吉
開沽芝川酒場夲縣韓樂坊姚定立石

水經注陶渠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
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
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栢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
是其墳墟所在矣攷陶渠即芝川水今墓在水南俗
說云漢武帝于此得芝草改名也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太史公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
里芝川鎮墓前有坡因號司馬坡西枕梁山東臨
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
崖作蛟龍狀邑令翟世祺築高砌以磚石層級而
上冢漸圮縣令康行僴重修之而獨不載姚定重
修之事姚定開沽芝川酒場無守土之責而尚賢
崇古可謂賢矣碑立于己亥歲爲大定十九年

九陽鐘銘

鐘十二方横廣二尺三四寸不等高各一尺八寸每方或七行至十三行字數七至十七各不等正書在臨潼縣

臨潼縣令柴震題
鍾乃古樂制於聖人不石不播可扣可聞固將設之以
饗嘉賓罔將奏之以和鬼神豈特於斯仍告朝昏
本觀先於元豐年官鑄九陽神鍾到今百有余年今
蒙銅冶　宣差到觀爲見銅鍾破裂委官别行
鑄造永爲嘉用昔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歲四月
十七日壬戌重鑄記
知庫田仲和
直歲馬仲口
監糸口
尙座郄仲弼
副觀王慶道
知靈泉觀事兼本縣監觀劉守冲
監觀道士馬景陽

助緣人等姓名不錄
助緣道士姓名不錄
本觀道士姓名不錄
助緣人等姓名不錄
保義校尉猛安千戸王明
昭信校尉猛安千戸劉昌
昭信校尉知事□景淵
忠武校尉府推官任企□
少中大夫府判官郭元康
昭毅大將軍統軍判官耶律□□
昭毅大將軍府少尹兵馬副都總管□□成
定遠大將軍同知府尹兵馬都總管□□
陝西路統軍都監
尹本路兵馬都總管夾谷淸臣
龍虎衛上將軍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規措銅冶鑄
錢所麻
宣差中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規措銅冶鑄錢所張
宣差朝散大夫尚書戸部郎中
轉運司都目官扈彥
孔目官姓名不錄

押司官姓名不錄
司吏姓名不錄
櫟陽縣金火匠程用男程彥
進義校尉商酒同監郭元貞
修武校尉商酒都監孫備
宣武將軍行縣尉孛术魯□不
文林郎前主簿
委監鑄官耶律德
承信校尉行京兆府臨潼縣令使府差
昭毅大將軍支度判官孫□□
奉訓大夫鹽鐵判官李必說
宣武將軍都勾判官劉仲仁
奉直大夫陝西東路轉運副使陳訥
明威將軍陝西東路轉運使高蘇
京兆府孔目官姓名不錄
司吏姓名不錄
本縣司吏姓名不錄
高陵縣姓名不錄
本縣助緣人姓名不錄
臣佐

皇帝萬歲

千秋

臨潼縣九陽鐘銘縣令柴震所作淺陋無足觀周遭刻官吏及助緣人姓名殆還其最貴者曰宣差朝散大夫尚書戶部郎中規措銅冶鑄錢所張曰宣差中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規措銅冶鑄錢所麻曰龍虎衛上將軍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夾谷清臣曰陝西路統軍都監曰定遠大將軍同知府尹兵馬都總管李口曰昭毅大將軍府少尹兵馬副都總管段成功曰昭毅大將軍統軍判官耶律一里哥其餘不能悉數矣攷金史食貨志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澀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官落職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鑄即此鐘所列張麻二人也史稱大節工部郎中此刻云吏部者蓋由工部轉吏部耳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鐘在靈泉觀重鑄於大定二十一年前銘後記皆臨潼縣令柴震所題次列觀中道職七人存其姓名以後助緣人等四十八人助緣道士九人本觀道士十五人又助緣人等七十八人姓名俱不錄此後監鑄各官銜名十四人又火匠以上暨轉運使銜名十二人其中孔目官五人押司官四人司吏十九人京兆府孔目官五人司吏三十人本縣司吏二十二人高陵縣五人又本縣助緣九人姓名俱不錄

博州重修廟學記

碑高八尺五分廣四尺二寸二十九行行字數不等行書額題新修廟學之記六字篆書在東昌府學

博州重修廟學記

石硤王去非記

庭筠書

東平党懷英篆額

夫有國家者欲成長久之業建不拔之基莫大乎厚風俗厚風俗之道莫大乎興學校蓋學校者教化所由出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此之謂矣昔孔子欲行是道而不得其時乃修六經以詒後人孔子既沒之後雖復揚墨于戰國火于秦佛老于晉宋齊梁然其道揭日月卒使天下尊之以爲 先聖自京師至郡縣咸立廟學春秋釋奠與社稷通祀之

至今不能易者何耶葢自暴秦之後二千有餘歲其間
願治之君有能尊夫子而行其道者効著于當年澤流
于後裔故也略以近古治化最隆者明之漢唐之興莫
不教尙經術開設學校爲先務而繼體承流者復能守
而不失間得人如文翁常衮由是漢唐之風忠信廉耻
庶幾三代及其季也先吏治而後德教政令因而失叙
水旱緣以爲灾是時雖有外陵內侮之虞而國祚猶能
綿綿不絕至于三四百年之久者豈非人被先王之澤
情止乎禮義之効與卽是以觀則崇學校以宣教化有
國者不可緩也　本朝興太學于京師設祭酒司
業博士之員以作新人材又興天下府學州縣許以公
府泉修治　文宣王廟舊[illegible]田產經兵火没縣
官者亦復給于學此[illegible]儒重道之意也州
縣能體　是意而奉行之不無其人而能如
王公所居必興學見諸生以爲政[illegible]山於中心之誠者
幾何人哉公由　太子司經夜[illegible]州兼提舉廟學
事旣下車謁　宣聖廟是時惟才成殿始新而未完
餘屋皆敝塑像置平地土中　公因諸生侍坐而問
其故有對者曰始徐大夫興崇廟學置贍學之資逮兵
火廟學爲灰燼天眷間趙大夫爲學官以此地創建幾
於苟完今弊若此適太守完顏國公欲修崇之旣口新
大成殿俄去郡厥功是用弗集公聞而歎曰今不嗣續
其功殆非體　上意而昭吾道也於是確乎以興
作爲己任必欲凡所謂廟學者無一不具焉乃請於州
頼　太守金吾劉公賢明樂善欣從其請於是正其
地而垣之廣袤伍畒有奇鳩材募工自大成殿始塗墍
潤色役不踰時而制作粲然　宣聖之貌則取乎闕
里之像顏孟之容則法乎秘閣之本皆作藻井華葢以
尊嚴之升堂之像自衮而下繪壁之像自鷩而下皆循
其禮制而飾之其賛則有唐名臣之文講堂雖仍舊增
標以廣其制使寬而有容儀門復改作增土以高其基
使翼然其正從祀畫像之廡經籍祭器之庫肄業之館
庖厨之室高下相對凡四十楹皆創建而一新之壯麗
宏敞合禮應圖以至階序之布列垣墉之環繞水竇之
濬治花木之栽植一一如式計其費無慮五百萬皆贍
學之羸也原　公之意以爲苟不如是徒有修學之
名耳自非知教化之原惟在於學者其誰能之昔漢之
文翁爲蜀郡守乃選明敏有材者親自飭厲毎行縣益
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与俱吏民榮之由是大化蜀
地學比齊魯于時人材有至郡守刺史者唐之常衮由

宰相出福建觀察使治臨於粵至爲設鄉校民有能誦
書作文辭者与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俗一變歲
貢士与內州等于時歐陽詹獨秀出學旣成舉進士登
第与韓退之輩同中選謂之龍虎榜今　王公東漢
彥方之苗裔家聲赫奕文釆風流則与文翁常袞不相
上下若乃勸學則加於二人一等矣若二人止能待士
以禮　王公又能課諸生以文獎其勤以勵其游尙
其能而勉其未至其肯承口講指畫爲文者皆有法度
可觀推此則過於二人爲不妄博關號爲上州從來服
儒冠道先王語登科者舉不乏人今又化　王公之
德將見豪傑之士應時所選比肩繼踵而出豈如蜀粵
止稱文常所得人材而已哉去非耄矣無能爲也郡庠
諸君屬之作記去非旣嘉　王公之興學又感諸君
之知待不敢以鄙拙辭去非日自徐公之守是邦當宋
元豐戊午距　聖朝大定辛丑盍百有餘年矣歷
官者不爲不多能推至誠興崇廟學者不可一二數是
知漢唐之治數百年史稱文翁常袞興學校移風俗其
美爲二人所專爲不妄噫　王公方宣　天子
崇儒重道之德意學者方嚮　王公之化風俗將益
厚矣博人何其幸哉公名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天下

目爲遼東夫子其爲政也緣飾以儒雅故所口稱治云
學正晉紳　信武將軍口口州口候騎都尉高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耿　得中
金吾衛上將軍充博州防禦使上護軍彭城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戸食實封壹伯戸劉　義　立石
碑陰
碑陰記文十四行行三十三五字不等行書額題廟學碑陰之記六字籀文
熊岳王遵古記
博州廟學厥惟舊哉宋元豐間徐公爽以巳俸置房廊
施於學以贍學者厥後值宋季兵火廟學被褻學之故
基因擾攘間保聚爲縣署所占今聊城縣廨是也
聖朝天眷間學正祁彪始謀指射舊都監廨基以議
興建學錄尙戩輔之適趙公懋來爲教授公与巴錄戮
力規畫以贍學之資郡人之施建版堂三間兩廡十六
間儀門三間門樓一間又塑宣聖顏孟三像旣成郎中
甄公格宅有舊十哲像施於學又繪七十二賢像於兩
廡亦可謂之苟完矣後十餘年防判趙紹祖与學正成
奉世創葢講堂三間至大定甲午歲防判馮子翼爲釋
奠行禮之隘以作新大殿請於州方委正錄晉紳路應
辰以贍學錢市材木築基址會太守完顏國公允節來

守是邦知諸生當此重任力不能勝乃假以力功未及成移守於淸此數君子有權輿庠序者有分祿養賢者有富貴而好禮者宜專其美爲不朽之傳而廣道諸儒歸功於僕葢欲使後來者用心益勤將有大於是者遵古惟墮成是懼故孜孜然卒其事安敢有其功哉若夫教化流行風俗移易人識廉隅國興仁讓然後語其成功不負數君子之志僕亦以此仰望於後來者焉

大定辛丑季夏晦男庭筠書門人李毅篆額

齊西王世永模刊

東昌府學有三絶碑金大定間重脩文廟王去非撰記党懷英篆額王庭筠書丹時號三絶山堂肆考

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沉頓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嶷子山諸人不及也六研齋筆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爲得意篆額者卽懷英也石墨鐫華

王去非三人俱有傳庭筠之父遵古時爲博州倅以興學自任而去非作記時年八十有一耄而能文亦可稱也遵古字元仲好學守道當時稱遼東夫子官至翰林直學士而庭筠傳中祗一見其名未免畧矣廟學碑陰記遵古撰亦庭筠書而筆勢尤縱逸以古文篆題其額者遵古之門人李毅亦不減党承旨筆法也末行自題熊岳王遵古熊岳縣屬東京路之葢州故有遼東夫子之稱金史庭筠傳以爲河東人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正面王去非撰文稱之東昌府志已載入學校卷中碑陰王遵古撰記府志不載東昌府宋金時皆謂之博州聊城縣倚郭當時祗有一學州縣合之故元豐間徐爽所建廟學其後淪爲聊城縣廟至金天眷間祁彪卽舊都監廨重建今府學是也碑云始徐大夫興崇廟學卽謂徐爽不詳其里居永樂舊府志稱其元豐中知博州捐資修學校有惠政碑又稱趙大夫爲學官趙大夫者名懿時爲教授碑又稱太守完顏國公者名允節又太守金吾劉公者名義卽碑末列銜者也碑陰王遵古撰記遵古字元仲其子庭筠兩面碑文皆庭筠所書庭筠時爲恩州判官金史文藝傳云庭筠字子端河東人中州集稱庭筠爲熊岳人碑遵古自署亦作熊岳文亦稱遵古天下目爲遼東夫子或

之營之毋資民財毋勤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千杜
眈眈萬口差差金鋪璇題輝映陸離落成之初四遠咸
集峯巒增明雲煙改色籩豆在席笙鼓在庭　神之格
思松風泠泠工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　神其敢
後厥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　王室如南如申
天子萬年永宅口有巍巍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
相工歌刻之豐碑萬世不磨
此碑正書方整遒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
觀其結構王庭筠董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爲能書乃
任篆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
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
其暇得修祀事耳石墨鐫華
此碑與宋盧多遜王曾陳知微碑體制豐崇相等今
列立於崇聖門外左右各二人呼四狀元碑內銜名
俱翰林官兼騎尉文臣兼領武職附紀以備官制之
說嵩
碑述大定重修中嶽廟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手
於十八年六月戊子二十二年十月庚申制詔臣久
約書其事于石按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金
史有傳稱其雋朗敢言性友弟爲文典贍云碑作郝

史書
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蓋未諦視之党懷英金史有
傳稱其工篆籀當時爲第一　宣鈺河南府志云中嶽
廟按唐韋行儉廟記云魏徙廟于嶽之東南即黃久
約所謂舊有廟在東南嶺上者也行儉謂元魏徙廟
而黃以爲莫知其經始記文偶疏耳至黃謂魏大安
徙于神盖山韋則不及合觀二記則元魏兩徙廟也
初徙于東南嶺上又徙于神蓋山所謂東嶺者今廟
東南玉案峯也所謂神盖山者今廟東黃盖峯也又
峻極中峯上傳爲元魏中嶽廟遺址是又曾建廟山
上矣童珏字二樹山陰人所修方志典核可觀近今
著述之善者中州金石記

靈巖寺滌公開堂疏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六寸十三行行三十一字正書額題開堂疏三字篆書在長清縣

　僧義瑄書
左平章政事
今請
滌公　長老住持濟南府十方靈巖禪寺爲
國焚修開堂演法祝嚴
聖壽者

口呂達磨不西來孰能爲祖盧公既南度始見分枝雖
無毫髮示人要在承風耴證例開法施各踞名坊廠有
濟南靈巖佛寺利洽鄒齊襟吞兖曾二百年叢林浩浩
三千里香火憧憧恭聞蓮宮粹容金界不期偉匠焉振
宏綱伏惟
滌公　長老守文三代接武四禪應歷下之機緣續方
山之勝蹈遂使白蓮眞蹟無根而鬱鬱騰芳青祉餘光
不鏡而綿綿照世正好高提祖印獨步大方祝
吾皇萬載之昌圖繼古佛一乘之慧壽謹疏
大定二十三年九月　日疏
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宗國公蕭察通
山門知客僧宗秀道璘立石

右碑額題開堂疏三字橫列徑四寸前列左平章政事末題大定二十三年九月空日不書中鈐平章政事印最後題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宗國公蕭察通名案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一年三月尚書左丞蕭察通爲平章政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丙寅平章政事蕭察通罷據此疏在平章政事即左丞也通居此官爲宰相之貳故當時亦云左平章政事矣始請滌公在二十三年三月之前及疏文立石實爲二十三年故前云左平章政事後書平章政事官序可案如此通本傳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百官志封號小國三十內有莘云舊爲宗以避諱改據是則通封宗國其後當避睿宗諱易號任國史本此書之耳山左金石志

按靈巖寺有皇統九年寶公開堂疏請者爲濟南府尹此疏爲左平章政事所請則其禮愈隆矣月日中間有印方二寸五分文曰平章政事之印亦與寶公疏之用濟南府印者同例文云祝嚴聖壽他碑皆云祝延聖壽砳以音近而通用耶末署平章政事不加左字與首行異金史蕭察通傳但云進平章政事不加左字百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員左丞相右丞相各一員平章政事二員亦無左右字然平章政事既有二員自應分左右與左右二丞相分列碑之前有左字者可据也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華陰縣城隍廟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記

鄉貢進士張建謹記

嗚呼唐室之衰也豈一朝一夕而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安史之亂置軍節度而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而自立帥彊則叛上而不朝魏博鎮冀奮臂而唱於前淄青澤潞躡跡而和於後皆互相表署合從連衡欲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稅爲私有天子不問有司不可含育貸忍百有餘年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大饕貞元所以守邦也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以兵犯京師□□將奔太原次渭北華州刺史韓建遣其子允請天子幸華州昭宗畏偪復欲如鄜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而言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巡極塞車駕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昭宗難之建自率精兵數千圍行宮以諫請誅李筠以清君側昭宗不得已遽斬筠以謝迺悉散殿後□□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建又使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號呼遂皆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御幄旁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爾蒙天子厚恩至此輒敢爲弒逆事乎

建蒼惶而退亦莫知爲誰明日物色訪之廼華之城隍神也昭宗亦□□遂從其神於行宮明年八月己未車駕還京師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光化以華州爲興德府封城隍神爲濟安侯遭五季亂離典籍廢滅史逸□事而不傳然華之父老至今能言之而言之未嘗不流涕也當是時王珂鎮河中羅紹威鎮魏博趙匡凝鎮河陽朱全忠鎮汴梁李克用鎮太原□行密鎮淮南李仁福鎮靈夏錢鏐鎮吳越皆熊蹲虎踞垂涎舐掌幸時之亂以飽其欲曾不能遣偏裨將率老弱兵爲勤王衛社稷之計乎今此神□縛草傅泥彩色外飾假以成像尚能赫怒奮威呵叱不祥拯天子於至危極難中以此知當時藩鎮大臣皆土木之不若也蒼天蒼天此何人哉□何心哉自五代歷宋以行宮爲太守之署迄今因之署之東北其祠在焉大定甲午　太守完顏公□晝錦是邦每布政之暇常憫此祠處于隘□百姓朔望奠酹艱於出入而葺飾不繼棟宇朽落貌像黯昏神豈不言若有所待公屢出言如有財力之士而能遷建增廣者許之州人張鐸□□楊林暨前道正韋道機□□老而謀曰吾鄉雖屢遭兵革殘毀之甚□而不被弒逆之名者賴此神之力也盍遷其廟於外以便祀享衆允其請

口口得爽塏地於子城之東南隅正當高向拱揖佑德之觀宜其神明得所安焉遂平其坳垤以基以築百堵既興寢殿斯構迺立高門高門有閌口口乙未五月旦日以牲幣告神而遷于新廟禮也於是礱石北山礱而碑之求文於僕以紀神之英烈且俾後世亂臣賊子聞之有所戒懼焉吾口口之父老篤於忠義不忘我侯濟安之德既已記其營建之始又爲作迎享送神之詩以遺華人俾歲時歌以祀焉其辭曰

聰明正直兮惟神之德矯誣竊攘兮惟神是殛謂唐室之衰兮神猶主乎山川謂唐民之匱兮神尙歆乎血食何凶悍之難制兮敢乘釁而肆逆口震怒兮威聲雷吼彼姦孽兮掩耳而走主雖弱兮時獲載寧城雖危兮民得固守華之父老兮至今思之念昔艱難兮悲歌涕潰感神之德兮家口而戶奠荅神之休兮秋嘗以春祠薦肴蔬兮刈玉井之芳蓮進酒醴兮挹渭水之清瀾神之來兮旆綵霞翩神之醉兮覡舞風旋父老兮欣欣偃口兮拜神贖神兮無斁降福兮孔均日將暮兮神聿歸風蕭颯兮雨霏微雨公田兮及我私望有年兮其庶幾

大定二十四年十月初一日里人張瑀立石

刊石王口

按碑敘乾寧三年李茂貞犯京師韓建請昭宗幸華州語與唐書本紀合以下敘建誅李筠散殿後軍囿十六王宅殺諸王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厲聲叱退明日訪之迺華之城隍神云云本紀書於乾寧四年而於城隍神之事略焉五代史韓建傳載其父叔豐謂建語與城隍神叱退之語略同殆偶者不語怪之意碑於此段失書四年二字下文遂云明年八月己未車駕還京師甲子改元光化以華州爲興德府封城隍神爲濟安侯所謂明年者似三年之明年則四年矣碑誤也改元光化是五年八月事升興德府據唐書地理志實是四年事碑蓋牽連書於改元之後未分晰耳升府與封神自是一時之事升府既在四年則封神亦在四年亦爲碑所牽連也然升州爲府本紀四年不書至光化元年八月壬戌書至自華州此下乃紀改元事設使華州已升爲府則紀當云至自興德府矣此事雖碑誤而紀與志亦不能無疑因附識之碑文作於乙未爲大定十五年其立石則在二十四年濟安侯廟碑唐光化二年別有李巨川撰文柳懷素正書王弇州顧亭林朱竹垞諸家皆有䟦惜搨本未備附識之

同官縣靈泉觀記

碑高八尺二分廣三尺三寸文刻碑之下截三十行行五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同官縣

華原竹溪散人楊峻撰

邑士劉利賓篆額

月山鄉貢進士劉光書

粵以元璞未分窈冥而含五太淵宗至寂恍惚而蘊二神雖寓强名難窮妙體上無復祖惟我是身在乎太初太易之前生乎無象無形之內塵刼雖壞亘古常存分清濁而厚乾坤運化育而誕景曜允爲萬乑之祖宏闢衆妙之門鑽仰而彌高弥堅究詰而至靈至妙孰知空洞而內隱别體寧測太無而中蘊至眞肇自公孫黃帝之登極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淸虛心傾妙有感西王母而降駕授帝玉像元始天尊帝置宮中道觀之上辰夕朝謁然宮觀之号繇黃帝之始也厥後漢唐仙宫道觀著布天下去縣之北僅二里餘有靈泉觀者寔佔宗之行宮鎮銅川之樞地形勢雄壯殿宇崢嶸西瞰嶺峰之雲岊翠侵戶牖東瞰漆水之煙浪潤徹軒楹南面孤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北覩神水鹿苑隱梵僧之譯經周廻顧盼嵐光堆裹松蘿影中靈閣連雲重樓聳漢誠一方之奇觀也政和初道士口景安廼元魏天師謙之苗裔酷慕塵網栖心物表飄然而至此忻然曰吾頤眞之地也未遑再葺剏營北極殿于西岊之上日以焚修爲事逮四十餘載而羽化師法眷孫覺存信繼而住持性頗敦厚心尚恬澹言論朴直授伏魔籙戒律嚴肅攘碧潭之明月淸無纖翳驅邪療病應猶谷聲挈幼扶耄以求救治獲痊愈者不爲尠矣由是父老莫不欽慕其行業暨召齋醮遠邇雲臻迄大定初　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宫觀名額法師喜曰斯廟雖傍東嶽聖帝之廟名然非　朝廷攸賜竊觀廟有甘泉疫癘者飲之輒愈鄉老目之曰靈泉不若具厥事跡陳告儻得一額茲亘古亘今之難遇也諸道友咸憚其說法師遂以狀聞　省部迨于　勅下賜今名額

法師欣然曰況吾教中立觀度人最爲鴻因今契吾昔循之志矣由是萌心營葺鳩工市木創建三淸殿重修岱嶽殿炳靈公殿嘉應侯殿西齋王殿法堂三門客廳廊廡厨庫寮房咸整嚴備瑑像繪壁尤極臻妙若斯經營三十餘載厥工告畢參差殿閣瓦砌鴛鴦而凝煙隔曲廊廡堦甃琬琰而晃日重門啓鑰風光凝壺中之洞天危檻橫虹眼界擬海面之閬苑蘚苔蘊徑薜蘿繞墻曉撥珠簾聳天峰蘸採藍之碧夜凉玉宇和月泉飛素

練之寒雖曰華胥未易過也法師曰生平之願足矣或
曰大道無形上眞非象胡爲勞役形神而事土木之工
耶師荅曰道雖無形無形莫宏其道眞雖非象非象奚
彰其眞雖徼妙而差別終有無以相依昝黃帝睿聖聰
哲尙事玉象于道觀之上余何人哉安敢不營葺觀宇
欽事眞聖哉至大定歲次大荒落師春秋七十有五八
月十五日而羽化門人有二長曰李冲虛次曰党冲惠
孫前管內威儀裴宗微小師党冲惠謂余曰本觀爰古
嶽祠不知元起何代也先師住持垂逺三紀晝不暇餐
夕不暇寐罄竭囊槖專事經營暨于完就然厥勤勞固
非一朝一夕矣况本觀額名雖荷　宸恩所賚非
先師亦不克得也冲惠雖不肖濫叨冠裳夙昝追省誠
慮先師平昝之勤績湮滅于千載之下荐恐後世罔知
創賫觀額之由煩公爲我記之刋于翠珉庶俾後人知
本觀肇起之根因耳余辭曰峻湜濵布衣假使有倚馬
之才難免雌黃不若求文于權貴雖匪吐鳳之句襃諭
金玉冲惠曰此鑿瞽之識見况文章天下之公論幸公
勿辭僕不獲已勉書記銘曰
至道希夷纂精一炁視聽無形生先象帝寔侶淵宗靡
知誰子難窮難詰强名强字宏羣妙門溥育羣彙昭明
兎烏顯質天地中誕人居上壁君治逺于軒皇祠兖至
理格彼嚳女寄授奥旨玉像欽崇道觀肇起宮闕葺修
秦漢奢熾黃冠党公紫府傑士佩籙捧符馘妖翦祟德
服耆艾行播遐邇殿宇經營囊筍捐棄聳雲樓臺晃日
金翠福鎮銅口雄莅漆水皇恩優渥賫額頒賜勤勤一
身住持三紀遁撫元因遒書銘記萬載千春永播休美

武義將軍行耀州同官縣主簿兼縣尉飛騎尉李拱
宣威將軍行耀州同官縣令上騎都尉汝南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戸周允中
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重陽日住持觀事法籙道
士党冲惠立石　汾水高宇刻

右碑兩截上截卽刻三年牒文下截刻此記文甚華
贍字法亦似褚虞金人碑刻之最佳者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靈泉觀在同官縣治北崖下有靈泉
飲之已疾禱之能雨因以名觀碑云靈泉觀者寔
岱宗之行宮鎭銅川之福地東瞰漆水之煙浪南
面狐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云云通志載岱岳廟
在同官縣北二里金山之麓金山在縣西北三里
有姜女祠靈泉在山之西麓自石罅中湧出旱禱
有應銅川卽銅官川一名同水在縣東北一里西

南流合漆水入耀州界漆水在縣東北五十里以地多漆木而名其水善溢甚爲邑患南面孤祠者謂孟姜女廟也廟在金山巖下

淳化縣重修岱嶽廟記

碑高六尺八寸廣二尺六寸五分二十三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淳化縣

邠州淳化縣重修岱嶽廟記

武義將軍行邠州淳化縣尉飛騎尉劉景山篆額

夫太極初分兩儀肇判萃爾精英之秀爲乎山岳之靈嶽之宗尊首稱於岱鎮彼兗州之域巖然魯邦所瞻位居五嶽之伯號美上天之孫不歆季氏之旅祭豈假秦皇之升封掌人倫之摠籍主生死之權輿言其神則微妙無方變通莫測繫人之吉凶禍福有感必至應如影響焉言其體則巖巖崇崇風雲會聚雷雨蒸騰扶持造化玆爲地之德也爰自歷代以來封崇旌顯表其神異者莫越是嶽乎昔虞舜之爲君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夏禹之時別九州也奠高山大川九山刊旅唐錫元圭告厥成功焉周之受命也武王既定天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歌時邁之詩至于方岳之下告□□□□大漢之興武帝放古巡守之事薦禮百神封泰山禪梁父以刻石紀功焉頌於詩載於書編於史傳皆帝王之休功茂烈丕著莫不率由舊章嚴修祀禮稽周禮大宗□□□□祭用牲用蜃大司樂迺奏蕤賓謌函鍾舞大夏所以儐鬼神也故得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禽獸蕃財用於是出焉寶藏於是興焉無一物不資其生成無□□□□□育者也洪惟　聖朝奄有四海　懷柔百神　保社稷等山河之固　任公卿法台岳之靈以增修於□□□□□於諸祥惟　嶽瀆之神載於祀典者郡邑官屬歲時祭饗夫淳化爲邑在城之東北依山之險舊崔府君祠後人易爲東嶽廟歲月浸久楹欹棟撓瓦墮壁摧聖□□□□□下濕殆將顛仆其可歎惜加之基址褊隘人皆相與非稱事神之所有邑人郭浹等迺啓願言化到市民曹成曹珪□□□已業稅地周圍玖畝寄在於舊廟之□□□□爽塏之區復葺是廟繪塑締構累年於玆猶未畢備至大定癸卯之夏也　太谷白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敬謁　祠下遂覩修葺之事勸諭工師莫肯怠墮繼□□□亢旱率其僚佐精意以禱神神歆其誠屢降膏澤或旹之疫癘民之疾疹復致哀禱即獲康愈公之用心益加嚴奉庶幾變凶歉爲豐穰變愁嘆爲懽謠豈惟一方之民得□□□之祐助抑

亦百里之內崇　公之庇廕今廟也殿宇宏麗門墉
峥嶸碧瓦煥日雕甍飛空體辰極之正位名蓬元之洞
天迴環廊廡二百餘椽繪畫神靈七十四案旣□□□
韋故無雨剎以風披神之燕喜以來寧人皆鼓舞而瞻
仰嗚呼兲下之事言之易爲之難作之於始者易廢而
復興者難是廟起於將廢作之於難爲甚可慶也輿人
□□□□□是宜刻之琬琰傳之永久來請於僕欲紀其
實愚固鄙陋上不能發揚　公之美事下不足副衆
意之懇求安上義不獲已謹述此廟之廢興而爲之詞
以遺其民使□□□□祀神其詞曰
岱嶽巖巖　萬古尊嚴　于天駿極　爲國具瞻　丘
墟雲雨　主宰蒸黔　靈鑒昭格　害盈福謙　於皇
時周　□□□謳　哀時之對　來朝諸侯　魯僖之
世　秩祀嘗修　霈然徧雨　恊氣横流　漢武欽崇
歲至元封　王母親降　圖受眞容　唐寵在位
稱其岱宗　天齊爲聖　美號穹隆　梨園舊址　□
□□矣　仲山之陰　古廟頹毀　邑人二三　有汾
陽氏　豈憚艱難　神宮載徙　于彼高崗　奠此一
方　培塿鏟凸　補陋薙荒　繡甍畫桷　廣殿長廊
繕飾未備　屢換星霜　粤有白宰　□□靈祠
因歲旱暵　憂民阻飢　用伸懇禱　甘霔應期　多
黍多稌　如京如坻　公之推誠　喜是經營　廟貟
奕奕　民皆樂成　有餚旣馨　有酒旣清　薄奠匪
報　于心震驚　神之來速　聲□應谷　神之盻蠁
民之爲福　災害不生　豐登屢卜　文賴神功
誰不祇肅

大金大定二十七季歲次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建

進義校尉可淳化縣商酒同監張居信　□報　劉松
修武校尉可淳化縣商酒都監李紹先　□劉禹

典史　馮翊　怨希　董彧　魏晃　張慶　禰宜
劉昭　張德　張度　孫鎬　翟沂　楊輝

馬遇　□□
張唐　傳祐　助緣

將仕郎邠州淳化縣主簿斜卯劉家
朝散大夫行邠州淳化縣令騎都尉南陽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偉立石

按岱岳廟在淳化縣北二里高岡上其山名壽峯
山或謂卽甘泉賦所云三巒山也今俗呼爲三楞
山文選甘泉賦服虔注㩻巒爲甘泉南山又李善
云三巒卽封巒觀疑㩻巒爲三楞山而三巒爲觀
名也今封巒觀已無攷或後人卽其址爲崔府君
祠久之又易爲東嶽廟也碑於年月後列銜一曰
進義校尉淳化縣商酒同監一曰修武校尉淳化

縣商酒都監金史百官志酒使之官使從六品副使正七品掌監知人戸醞造麴蘖辦課以佐國用都監正八品掌簽署文簿檢視醞造凡京都及眞定皆爲都麴酒使司乇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小都監各一員五萬貫以上者設使副各一員一萬貫以上者設使及都監各一員不及一萬貫者爲院務設都監同監各一員不及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此碑有都監同監當是不及一萬貫者矣然謂之商酒則史志所無又攷官階之制武散官正九品下曰進義校尉從八品上曰修武校尉今淳化縣都監用從八品階同監用正九品階亦史志所未詳也碑書寶藏於是央焉央是與之省筆俗書葢昉於此

蓮峯眞逸詩刻

石高一尺四寸廣二尺八寸詩九行行十字跋十三行行十六字二十二字不等行書在蓟州

興慶池

華萼樓傾有故基路人空讀火餘碑可憐興慶池邊月曾伴寧王玉笛吹家集中伴作照

李氏園

央央氷泉漱竹籬一林寒玉鏁煙霏青裙白髮人何處閑殺南樓冷翠微

故大理丞喬君先生以文章起家迹其德業宜有後者也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京兆所留題咏雖一時游戲然今日運會有足奇者先生仙去十年於茲其子德容以戸曹來光遺跡公餘搜訪得數絶句命刻之石豈特使芝蘭久而益芳圭璧久而益貴將見藍田構室不負所托矣天祿鄉里晚進嘗接餘論方漫令長安此一段因緣喜與德容共之不揆狂斐於是乎書大定戊申正月上沐古唐申天祿跋

此□得之錄事□□明昌七年二月因府衙委錄事司□整與慶流杯亭以此石置之壁間錄事馬釗錄判馬祥記

右蓮峯眞逸興慶池李氏園二絶句喬君名扆字君章洪洞人元裕之中州集稱其詩樂府俱有名然所錄詩止一篇又不著其歷官本末據此刻知喬君官至大理丞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可補中州集之闕矣喬德容嘗爲京兆戸曹中州集亦未載戊申益大定紀元之二十八年上沐猶言上澣也申天祿時爲長安令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中州集稱喬扆字君章初名逢辰洪洞人天德三年進士所載詩祗凌虛堂五律一首碑所刻二絕句俱闕焉詩後申天祿跋云正隆之亂丞蒲邑保全一城關陝至今稱之蓋自登進士至此越十一年矣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六月備法駕入于南京九月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命河中尹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平陽尹張中彥副之由鳳翔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十月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申跋所謂蒲邑一城保全者殆即此時事也申跋作於大定戊申云先生仙去十年于玆則喬扆之卒在大定戊戌距正隆之亂又十六年其子德容名字中州集稱其八歲能鼓琴名入東宮顯宗稱其不凡大定十六年登科貞祐初爲益都按察轉運使與田琢器之俱歿兵間顯宗者太宗之子楚王允迪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爲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庚申薨二十九年正月世宗崩章宗即位二月癸亥追尊爲皇帝廟號顯宗德容名入東宮約略在大定七八年德容時年八歲則其生在大定初年當申天祿作跋時德容以戸曹來京兆是登科後十二年自戊申後越二十五年爲貞祐初其時德容官益都按察遂遇兵難計其年可五十五六矣此碑移置流杯亭壁在明昌七年二月是作跋後九年不知德容是時居何官也明昌無七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承安故二月仍得稱七年洪洞喬氏父有功於蒲邑子被難於兵間兩世忠貞久無傳述金史既不爲立傳省志又不詳事蹟賴中州集略述其父子而尤賴此碑之存與中州集參攷得其大槩備載於此俾作志者或有取焉

雲寂院鐘款

鐘不知大幾許分上下截書每截界爲八區上截每區一字下截書勸緣監鑄及與會諸人姓名正書在淳化縣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

大定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雲寂院住持僧道演

都會首沙門僧守彥

勸緣衆法□僧義逵　義遠　守進　守歲

講經論沙門僧守固

講經論沙門尊宿僧守一

鑄鐘大鑑冨平縣畱名村劉閏　劉信　范榮

同監女□烈查剌

犇界都監大珪

忠翊校尉淳化縣商酒都監郭彬

口武將軍淳化縣尉義騎尉叻古信年

登仕郎淳化縣主簿干邦達

顯武將軍縣令騎都尉路豐縣開國男食三伯戶楊

定

按雲寂院今謂之雲寂寺在邠州淳化縣西南一里陜西通志不詳共興建始末此鐘鑄於大定二十九年而院之刱始亦無攷款列住持僧以上至淳化縣令止凡十七八姑存其姓名內有鑄鐘大鑑富平縣畨名村劉閏畨字不可識此後周刻男女姓名一百三十餘人大都皆助緣人今皆不錄然其中村名有曰崇德村李譚空村盈倉村口保村口泉村甘村車馬村安樂村俱口村西甘村巨店東逵村百家谷畨砦村小磑社東草市賀莊村孟堠村秋社村四泉村西陽口屯莊北步昌東甘皆金時村庄之名可資志乘攷證者識此以備採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四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

石高三尺九寸廣二尺三寸四分上截公據十九行下截記二十三行每行字數十六至十九二十餘不等正書在高陵縣

三官宮奉聖旨存留公據之碑

京兆府

囗囗囗　尚書禮部囗節囗承

都省劄囗備奉

聖旨揚囗制囗後創造到囗名額寺觀者囗是尽行囗

囗仍令除去緣其間有囗繪塑囗佛容像囗不忍除毀

特許存留其創造罪名囗與免放若今囗有犯本人科

違

制司縣中知囗不囗依制斷囗仍並解見囗囗委司縣

正官一員遍詣應有寺觀神祠等處一一躬親點檢如

係自囗囗囗塑繪囗神佛容像囗囗所囗官并司縣先

囗囗囗具申州府令司縣并僧道囗及州府囗囗囗籍

仍從各州府排立字號囗囗囗簽印囗合同公據賚付

住持寺觀人等囗執并造一般合同文簿申覆使府備

坐囗囗隨處遵依委官點檢施行去後據申到事因除

別外囗管囗司縣數內高陵縣奉政坊

三官宮內囗囗囗囗囗

右今出給公據付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執照大定二十年

十一月　日

使

茲者三官宮元在官道之西起自唐宋迄今數百餘年

累囗兵火殿像俱廢至　皇統甲子有村人馬志買到

上件地基及員輿邵顯亦捨已地方得完備與衆社人

同議徙於此處修蓋堂宇聖像一囗幸而繼囗　大

定庚子使府降到　聖旨存留公據囗慮年深片

紙湮沒遂刻金石傳之永久旹明昌二年八月一日崆

峒趙囗囗記今具社人于右下有社人姓名不錄

按高陵縣三官宮今已無攷但存此碑金史世宗

紀大定十八年三月己酉禁民間無得刱興寺觀

此碑所云奉聖旨嗣後創造到無名額寺觀者盡

行除去即此事也碑又云有繪塑佛容像不忍除

毀特許存留創造罪名並與免放是以禮部出給

公據執照稽之史志不得其詳公據降到在大定

二十年越十二年爲明昌二年而後立碑年月後

有社人姓名五十餘人今不錄內有助緣者曰塑
三官人曰粧三官人當時粧塑蓋分二事也又有
爨興姓名爨姓不見於史惟華陽國志昌寧大姓
有爨習蜀錄有交州刺史爨深此爨興或即其苗
裔歟

高曼卿增修宣聖廟記

石高五尺廣三尺八寸十一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曲阜孔廟

僕鄉爲令長山被檄泰安嘗謁
宣聖廟歷觀前人碑志自漢魏以來代無不修其舊制
稍隘未足以副天下之望茲者
朝廷右文命開州刺史　高公曼卿特爲增葺凡弊者
新之狹者廣之下者高之舊所無者創之莫不曲盡其
善僕與公有一日之雅喜而謂曰公爲吾儒獲膺此委
而能大其規橅俾雄麗如此可謂無負矣明昌辛亥復
因奠拜過此安陽菻銑十月二十有七日題

武亭鐘款

款共六方各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二寸或四行或六行八行至十行行或四字至十六字不等正書在乾州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
尚書禮部牒

牒奉
勅可□
勑故牒
金明昌叁年柒月　日令史向昇　主事安□□權
郎
中憲大夫行員外郎□
宣威將軍郎中耶律
侍　　　郎
奉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
史王
鄜州鄜城縣陽務村鑄鐘人□
維大金國歲次明昌叁年壬子二月癸卯初一日甲
戌　記
陝西京兆府路乾州武亭縣界崇教禪院
先住持祖師僧□□先師僧□照
剏建屋舍聖像鑄鐘都會首住持沙門僧

崇教禪院本在武功于金爲武亭縣是鐘于康熙中
出自河畔時巡撫某公方修薦福寺因載歸焉鐘後
有尚書禮部牒文關中金石記

按陝西通志崇教禪院一名慈德寺在乾州武功

縣治南郎唐慶善宮故址金大定十六年修勑賜崇敎禪院今據鐘欵前刻明昌三年禮部勑牒則崇教之賜額在明昌三年或修院在大定十六年也鐘刻破地獄眞言寶樓閣眞言大明六字神咒及助緣三十餘人姓名今俱不錄

高陵縣張公去思碑

碑連額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十行行四十九字正書在高陵縣

大金京兆府高陵縣令張公去思之碑

將仕郎充書畫局直長張建撰

文林郎楊庭秀書

隴西李居中篆額

太史公序循吏傳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予始疑其說以謂循良之吏必有赫赫之名著人之耳目或號霹靂手或號神明政而曰百姓無稱何也豈不以循理之吏不求近功有愛民之誠心使民陰受其賜歲月旣久民知其愛已故思之無已非若沽名釣譽之徒內有所不足急於人聞而專苛察督責以祈當世之知求其愛民之誠心則蔑如也久之情態俱露謗亦隨之是以民視吏之去如越人之視秦人肥瘠了不加意斯人也烏足謂循理之吏乎故吏之良者不伐其功人所以高其功不矜其能人所以稱其能及受代之後人思其德繪其像而事之此其所以謂之良吏也□川張翙字子翔博學有才識著名於時大定十三季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今爲解鹽副使自公之去高陵也旣更三政矣而民猶念之豈非有愛民之誠心教之以孝悌廉恥不爲鉤距詭異之行雖嘗加刑責者亦服其義而稱頌之初公之莅職於是也有訴其男毀奪女姊之粧奩者公以子之長幼妻之前後諭之其□悔悟而去有妯娌不睦日相詬詈聲徹縣署者公遣女婢以義責之其人慚而止三莽之閒所斷訟獄不啻數十百使人修省改過皆此類也歲或亢旱公爲之焚禱無不感應士或惰學公爲之誨諭無不勸勵今□□□夾谷公尹京兆暨陝西路提刑使栢德公同尹日凡幕職有闕必委公權行其事非廉能夙著何以致此公解職之明年　朝廷遣使廉問備得公善政之詳不數歲三遷其職任邑人曹璋率諸父老繪公之像構祠堂而事之朝夕瞻望而不忘其德如周人勿剪甘棠而思召公也明昌五季春友人王彥達赴試來京師丐文於予□□□之政予曰昔子產爲政三年而

人歌之孔子所以謂古之遺愛者以其久而不忘也今張君去職八年而人尚思之是亦古之遺愛也子既嘉張公之善政且喜高陸之民不忘公之德故系之以銘曰

猗歟張公　治適厥中　人樂其政　不自爲功　其功不有　積而愈厚　賢者德業　可大可久　昝之小民　競利紛爭　感公之化　禮義由生　昔之士子、佻兮達兮　服公之教　朝書暮詩　今公旣去繪像於堂　千載之下　以配甘棠

按高陵縣名始於周秦之間三國魏及後魏嘗改高陸隋大業初復名高陵相沿至今此碑前云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下云自公之去高陸也旣更三政矣後云且喜高陸之民不忘公之德蓋高陸高陵今古之名互用也碑云□川張翔字子翔陝西通志循吏傳張翔字子翺淄川人名與字與碑倒互當由志誤而淄川則可補碑之泐文撰文者張建金史附呂中孚傳稱建字吉甫蒲城人有詩名明昌初授絳州教官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字以老請致仕章宗愛其純素不欲令去授同知華州防禦使仍賜詩以寵之自號蘭泉有集行於世此碑立於明昌五年而張建系銜爲將仕郎充書畫局直長不云應奉翰林文字殆未任此官時也然碑所系銜傳則略焉金史百官志應奉翰林文字從七品書畫局直長一員正八品掌御用書畫紙札屬祕書監其文散官階從七品上曰承務郎下曰儒林郎正八品上曰文林郎下曰承事郎正九品上曰登仕郎下曰將仕郎此碑張建蓋以正八品官而用正九品下之階以系銜所未詳也首引太史公序循吏傳語據今本史記循吏傳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祇此數語與碑所引全不同銘詞後列進士李文本等六十七人姓名皆邑人無知名者今不錄

劉仲游詩刻

詩刻在多寶塔碑右側共四行字數不等草書在西安府

觀京兆府學　大成殿後古碑題六言詩兩首

寶墨銀鈎蠆尾豪文玉振金聲一覽古碑辭翰頓還舊觀神明

西秦觀覽古字碑刻長安最多未勝家藏墨跡羲之帖

換輦鶯

明昌五季二月八日中大夫同知京兆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府事提舉學校事燕臺劉仲游書

按劉仲游詩不見中州集金史亦無劉仲游傳据碑仲游自署其貫曰燕臺而史有劉仲洙傳字師魯大興宛平人累官定海軍節度仲洙有兄仲淵皆與仲游名同用水旁而又同實或即仲洙弟兄行也

靈巖寺詩刻

二詩刻在一石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一尺八寸前詩共九行行八字後詩十行行八字十字不等在長淸縣靈巖巖寺

琛公堂頭和尙有題超然亭頌因次其韻

冀州節使路伯達

六合空明現此亭本來無垢物華清客來便與團欒坐萬偈何妨信手成

明昌五年二月十五日十方靈巖禪寺住持傳法沙門廣琛立石　濟南梁宗誠同李堅摸刊

巡按詣靈嵒名刹禮佛焚香憇坐于超然亭覽堂頭琛公佳製謾繼嚴韻

山東路提刑王珩

鍾山英秀草堂靈林下相逢話愈淸聞道謀身宜勇退得閑何必待功成

明昌五年十月十五日十方靈嵒禪寺住持傳法沙門廣琛立石　濟南梁宗誠同李堅摸刊

案金史地理志山東東西路提刑司此王珩結銜稱東路提刑卽巡按濟南諸屬也冀州節使天會七年置安武軍節度是也路伯達見中州集云仲顯字伯達冀州人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據金史本傳伯達字仲顯與中州集稱字伯達者異今詩刻爲其自題不宜署字是名伯達無疑爾本傳稱改鎭安武宋朝事實冀州慶歷八年陞安武軍節度金蓋依其舊名而中州集爲武安倒訛之故也伯達詩爲遺山所採山左金石志

按靈巖寺有明昌六年周馳撰田園記見山左金石志記云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長老廣琛訴於部省五年琛復走京師詣登聞院陳詞蒙奏斷用阜昌天德所給文字爲準盡付舊地云云据此則琛公自明昌三年以迨六年皆住持靈巖也當明昌三年時許民採伐之提刑不知何人假使卽此和詩之王珩則不應縱民採

伐致琛公有弇告跋涉之苦矣此碑二詩一刻於明昌五年二月十五日一爲十月十五日不知琛公走京師又在何月王珩詩不載中州集廣琛超然亭原倡亦無攷

安陽縣重修唐帝廟記

碑高六尺七寸廣三尺二寸五分兩面刻各十六行行三十三字正書在安陽縣

彰德府安陽縣乞伏村重修唐帝廟記

前應奉翰林文字同知　制誥趙秉文撰并書題額

夫道足以爲萬世法而澤足以爲萬世祀是將有以備制法闢百聖參天地之化育後天地而不亡者矣故桀紂爲獨夫而仲尼得通祀景公有千駟而夷齊到今稱之德之在人焉可誣也況乎有聖人之德都天子之位首出百王之上而幾傳百世之下者哉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回雷風雨露之鼓蕩寒暑陰陽之變化春生而秋殺明來而晦謝以終始萬物者豈非天之化也哉今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道德之實金木水火土穀之用壯者力於作而老者休於廬生者養而死者葬以衣被天下後世者豈非陶唐氏之遺化也哉陶唐氏之化在於斯民日用之間而莫能名其所以然非天也邪然則[illegible]有世[illegible]將見之廟而宇之尸而祝之以鼓舞斯民者亦天也是非所謂不亡者耶嘗謂帝之德當世思之可也後世何自而思之賢者知之可也野人何自而知之舊邦饗之可也佗邑何自而饗之嘗之說食必飽說穢必唾此亦人之情也有人於此暴其人之孤識與不識必環視而怒匍匐而往救之親與不親必相顧而歎親非在己而喜怒爲用凡所以爲彼者爲我而已且夫帝既外口身以先人亦所以爲天下後世是故教莫正於敘彝倫降二女以刑家則志在和口口矣法莫公於傳神器捨其子以禪舜則志在爲蒼生矣德莫大於振大災治水以命禹則志在利萬世矣功施於彼而利及於此恩加於當時而廟食於後世生而不以黃屋爲心沒而享崇軒之貴生而不以彩椽爲飾沒而都華構之安康衢古謠也後世里歌社舞簫鼓嘈雜有遺音者矣土鉶土簋昔所御也後世山肴野蔌羶薌苾芬有遺味者矣易曰咸感也夫感至於有心則不足以有感矣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祠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居人張伯厚等易其榱棟之朽折者而新之治其垣甓之毀缺者而復之廟成謁文於僕竊惟相古邑也皆殷王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載在祀

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意其神不相於玆土也顧嘗以爲帝之神如雨露之在天水泉之在地何所往而不在獨惠彼而遺此豈理也哉嗚呼以如神之智變化往來其有方乎以如天之仁徧覆包函其有殊乎以釐象授時之政安知不佐歲功以成物乎以博施濟衆之心安知不相　明天子以惠於惇獨乎生而厚其恩沒猶被其賜展敬乞靈烏可已也敢爲之銘銘曰

鬼神睢盱伏義受圖人文權輿彝倫既敘五教既敷唐文煥乎披昏抉塗藥民之患有典有謨位非我娛萬民其孥丹朱爲疎陸水其都人蟲其居吁嗟都俞恩漸於羈今其已夫祀焉忽諸遺祠路隅田婦耕夫或祝或巫日馬彤車淸風肅如神來有無淸漳之墟歲孰一區神游藐孤　明昌有道千載同符擊壤康衢走不知乎今之世陶唐氏之民歟

明昌六年六月望建　　觀臺張居仁刊

案金史地理志彰德軍節度明昌三年陞爲府以軍爲名記在六年稱府與史相符又傳載趙秉文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亦與碑符文內引傳曰惟天爲大惟陶唐則之易堯爲陶唐蓋以堯爲名臨文避之惟稱論語爲傳尚書序正義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據此記亦名論語爲傳殆本於此然唐宋以來如昌黎集燕喜亭記引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新唐書魏徵傳引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劉貢父公是先生集序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亦沿是稱因跋此并及之（安陽縣志）

碑云相之西六十里而遠有聚落曰乞伏帝之祠在焉西挹太行北枕漳水古木森然上閱漢晉又云相古邑也若殷三甲之居相文王之居羑里皆有祠廟載在祠典獨唐帝之祠義若無所出予按太平寰宇記云永定縣本漢內黃縣地隋開皇十八年改爲堯城縣因堯所居之城爲名唐末改爲永定縣又云丹朱墓在縣東一里堯之子也攷永定廢縣在今府城東四十里宋省入安陽縣則其地祠堯實當以此丹朱墓亦在府東南嚴郜趙秉文不能遠考故以爲義

無所出耳中州金石記

太一靈湫詩

石橫廣二尺三分高一尺六寸共十三行行十字正書在西安府

太一靈湫

直疑仙掌捧龍津落葉無留愈覺神福地尙將魚鳥護
不思哀惘望雲人

右一

終南見說畜靈湫秋旱虔誠徑一求石磴未容穿屐歷
夜窗喜聽聚簷流已便客枕消殘暑將見農家慶有秋
自愧書生無異報强搜佳句荅神休

右二

明昌六年中元日知先天觀事奉香火道士何元濟
立石

按太一靈湫在長安縣終南山漢書地里志太一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初學記引福地記曰終南太一山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靈湫卽湫池宋敏求長安志池上有澄源夫人湫廟今縣有顯應夫人廟當是澄源夫人改封在終南山炭谷去縣八十里唐封澄源夫人湫池尙在韓昌黎有題炭谷湫祠堂詩卽此靈湫也昶在長安六七月旱亦嘗遣官求之取水往往有應此碑刻太一靈湫詩七絕一首七律一首不著作者姓名玩詩意皆是爲靈湫禱雨而作碑刻于明昌六年中元日不知是追刻前人之作抑是當時禱雨有應之作詩稱自愧書生知非守土之官亦非奉香火之道士也

靈巖寺記

碑高六尺四寸廣四尺五分十九行行四十八字隸書篆額在長清縣

十方靈巖寺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　制誥兼同修　國史上護
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
金魚袋党懷英撰并書篆

名山勝境天地所以儲靈蓄秀非福力淺薄者所能棲止必待僊佛異人建大功德以爲衆生無量福田泰山爲諸嶽之宗□峯巒拱揖谿麓回抱神秀之氣尤鍾於西北而西北之勝莫勝於方山昔人相傳以爲希有如來於此成道今靈巖是其處也後魏正光初有梵僧曰瀘定杖錫而至經營基構始建道場定之至也蓋有靑蛇前導兩虎負經四衆驚異檀施雲集於是空崖絕谷化爲寶坊歷隨至宋土木丹繪之功日增月葺莊嚴爲

天下之冠四方禮爲委金帛以祈福者歲無慮千萬人
佛事口興而居者益衆分而爲院者凡卅有六趣嚮旣
異遂生分別主僧永義律行孤介以接物應務爲勞力
辭寺事時開封僧行口方以圓覺密理講示後學衆共
推舉可以住持乃更命詳實來代義仍改甲乙以居十
方之衆實熙寧庚戌歲也越三年癸丑仰天元公禪師
以雲門之宗始來唱道自是禪學與行叢林改觀是爲
靈巖初祖爾後遷席或虛則請名德以主之而不專口
宗曁今琛公禪師廿代矣其傳則臨際裔也師至之日
屬山門魔起規奪寺田四垣之外皆爲魔境大衆不安
其居師爲道口猛卒以道力摧伏羣魔山門之舊一旦
還復衆遂安焉師以書屬懷英曰吾寺之名著於諸方
舊矣繇𥘿有至於定公則不口計其歲月繇定至於今
幾七百年中更衰叔歷朝刊紀斷泐磨滅蕩然無餘而
佛祖之因地建置之本來與夫禪律之改口口派之承
傳後來者鮮或知之念無以起信心鎭魔事雖然佛燼
堅固與虛空等而魔者如浮雲浮雲彈指變滅而虛空
無有口盡何憂乎魔事惟是著述銘勒佛事門中舊所
不廢子無以有爲譙我奮爲我一言余報之曰諾已乃
敘師之所欲言者書口遺之若夫山川光怪靈蹟示現

山中老宿皆能指其所而詳之此不復道也明昌七年
烋九月十有九日記
首座僧卽敏　書記僧普寘　知藏僧蘊奧
知客僧宗徹　知閣僧廣仲　殿主僧宗堅
監寺僧瀍敘　副寺僧普遷　維那僧悟寶
典座僧普守　直歲僧志功　庫頭僧覺𩐩
明昌七年十月十四日當山住持傳瀍嗣祖沙門廣
琛立石　　歷山賈德摸并刊

碑陰

題名二段第一段詩及僧名共十行行十一字正書間雜古篆

遊靈巖留題
天下三巖自古傳靈巖的是梵王天羣峯環寺連叢柏
雙鶴盤空湧二泉此日登臨驚絕景當年經構仰頁𥘿
停雲糹⺈憶　寥休子好伴　眞游方公禪師社白蓮
丙辰冬至日蓬山劉悳淵識
監寺淨善維那淨悅典座正寧直歲善全住持淸安
野叟提點行實都綱普謹命工刊

又一段題名五行行書

冠氏帥趙侯濟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
三月廿五日題

右碑額題十方靈巖寺記撰書篆額皆党懷英一人兼之碑陰兩段一題丙辰冬至日蓬山劉悳淵識丙辰當是蒙古憲宗時也一題冠氏帥趙侯濟河帥劉侯率將佐來游好問與焉丙申三月廿五日題遺山手蹟世不多見書字勁逸不失古法武虛谷云丙申爲蒙古太宗之七年于時金亡三年矣趙侯者案遺山集冠氏趙侯先塋碑稱冠氏帥趙侯天賜字受之今爲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將軍千戶者卽此題趙侯也遺山嘗客冠氏又與趙侯銘其先人宜其有此勝遊耳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党懷英撰文書篆一人兼之惜搨工每行失搨一二字使文不全然存者皆完善也碑稱琛公之傳爲臨際裔臨際卽臨濟齊乘載濟陽大定六年避金王允濟諱改曰淸陽允濟遇弑復舊此碑刻於明昌七年宜遵大定制爲衛紹王諱也鐘於西北鐘卽鍾通用字廣琛住持靈巖當明昌三年提刑司援他山例許民採伐由是琛公訴於部省才得地之十一二至五年走京師詣登聞鼓院陳詞蒙奏斷用阜昌天德所給文字爲準盡付舊地周馳爲記趙渢書党懷英篆額碑立於明昌六年越一年又立此碑蓋在復地事定之後碑故稱琛公以道力摧伏羣魔所謂羣魔者指侵地之輩其事起於提刑之許民採伐而其禍遂及於羣奸之侵地此是立碑要旨文故特書之

太平院石幢

幢高二尺五寸四面各廣一尺六分皆分上下截書上三面皆象一面刻年號二行行八字下四面各刻眞言或五行或八行或九行每行二十二字至十四五字不等正書

佛母準提神咒文不錄

熾盛光佛消災吉祥陁羅尼文不錄

延壽眞言

破地獄眞言

文殊五髻眞言

僧伽吒密語

滿願眞言文不錄

旹明昌七年　月　日太平院沙門

按明藏經有準提慧業以六梵字爲用與無量壽及觀世音大勢至所說不同蓋西方之教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門攝念佛人歸于淨土至有五十二菩薩故準提亦其一耳今蘇州城西有準提庵明唐寅所居相近來往修習其間故庵內有文徵

明昶允明及寅像設焉

重修文宣王廟碑

碑連額高一丈七尺一寸廣六尺二十九行行七十四字隸書額題大金重修至聖文宣王廟之碑十二字篆書在曲阜孔廟

大金重修　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　制誥兼同修　國史上護
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伯戶賜紫
金魚袋臣党懷英奉　勑撰幷書丹篆額
皇朝誕受　天命　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
爲一家　涣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　太祖暨于
　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
化而粹美之　主上紹休　祖宗以潤色
　洪業爲務　卽位以來　留神政機革其所當革
與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瀍議禮樂舉遺
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
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　奠謁　先聖以身先之嘗
　謂侍臣曰昔者　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
所當取瀍廼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
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　詔度材庀工
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六千四百餘千　詔並賜之仍
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
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
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
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握座欄楯簾櫳罘罳之屬
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
一而增墈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
木基址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繢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
像畫於兩廡旣又以揑素易之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
有遺制焉　上旣加　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
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
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
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　賜遣使策祝并以崇
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
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　聞且言瑞芝之生
所以表　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
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庋書願得　賜名揭諸其上以
觀示四方　詔以奎文名之而　命臣懷英記其
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
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
敢竊敘　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

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
周末世不得其傳而　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
訖漢異端竝起儒墨道德名灋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
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　夫子所
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
世偏尙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
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　聖上以天
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
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　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
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
封汎埽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
初廟傷得魯廢沚發取石甃以爲柱礎卸砌之用浚井
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餘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
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它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
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　維古治時
以道相繼　不得其傳　粤自周季　天生　將聖
遭世不綱　垂統六經　以俟後王　六經維何
爲世立道　有王者興　是惟治要　於鑠　我
皇　聖性自天　玩意稽古　傳所不傳　建學廟諱文
崇明儒雅　躬禮　聖師　率先天下　乃睠　闕

里　祠宇弗治　剏其舊制　既監且庫　乃詔有司
乃疏泉府　揆材庀工　衆役具舉　梓人獻技
役夫効功　監者以閎　庫者以崇　崇焉有制　閎
焉惟灋　卽舊以新　增其十八　植植其正　翼翼
其嚴　魯人來思　歎息仰瞻　魯人有言　惟今非
昔　豈伊魯人　四方是式　瞻彼尼山　及其林園
有芝煌煌　表我　聖恩　聖恩之隆
施于世嗣　顯秩峻階　視舊加異　廟樂以雅　祭
服有章　錫爾奉祠　名敎是光　有貞斯石　有銘
斯勒　揚厲鴻休　以詔無極

碑陰

凡十六段承安二年月日銜名一段五行裁書居中餘十五段多元人題記及詩四周刻之字體不一附列于後

監修官從仕郎曲阜縣主簿權縣事劉廟諱
同監修徵事郎　宣聖廟教授聶天覺
四十九代孫　瑮　璿　璘　募勒
五十代孫　搢　揚　同募勒
承安二季三月旦日訖功　揚元刊

高口等題記四行行五字六字不等行書左行

龍山高口同弟民範拜謁　林廟承安二年夏

日

又耿懷義等題記三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晉寧耿懷義同雲中魏伸古蓚史煜敬謁　林廟承

安五年閏二月初六日

又蕭元題記七行行六字正書

東遼北野山黃冠蕭元從　五十一代襲封特來敬

謁　林廟壬寅歲十二月謹題

又魏璠等題記九行行十二字十一字不等行書

雲中魏璠上谷劉詡陳郡徐世隆汴梁李紱隆安張

澄泊男孔孫自鄆道兗至曲阜恭謁　林廟凡留三

日遍覽　聖蹟時經亂已久　廟貌未復追想盛明

不勝慨嘆然聖道隆替繫時戚休褒崇之典豈無所

待云甲辰秋七月廿有一日世隆謹題

又元好問等題記八行行九字八字不等行書左行

太原元好問劉浚明京兆邢敏上谷劉詡東光句龍

瀛蕩陰張知剛汝陽楊雲鵬東平韓讓恭拜　聖祠

遂奠　林墓乙巳冬十二月望日謹題

又嚴忠濟題記六行行八字正書

歲在己酉率諸將佐恭拜　林廟周覽　聖蹟留三

日而去二月四日東平嚴忠濟謹題

又王玉汝等題記六行行九字正書

東平王玉汝燕山畢英范陽盧武賢清亭杜仁傑從

行臺公拜奠　祠林歲舍己酉立秋日上谷劉詡謹

識

又張德輝等題記六行行十字隸書

太原張德輝由眞定抵東平從闕里諸容敬拜　林

廟周覽勝跡留一夕而去男復侍行歲乙卯夏五月

二十五日識古兗丁丕顯同來

又郝經題記五行行七字六字不等行書左行

乙卯秋九月十有三日陵川郝經拜謁　祠下遂奠

墳林

又高詡題詩十三行行七字行書

庚子歲七月上旬盋津高詡敬謁　聖師祠下謹題

二絕句以誌其來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獨有　東家詩

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捨從來關治

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又楊奐詩六行行十一字十字不等行書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憑欄淵源自古尊

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
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无分東家老一簞
又文劇詩 六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萋萋野草翳雩壇回首尼山一凭欄空想文風復鄒
魯豈知俗學倘申韓盧堂書寂禽聲雜高閣春深檜
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瓢簞
又劉詡詩 六行行十二字十一字不等草書
乘閑杖策上郊壇絕勝登樓觧倚欄千古遺蹤思
孔孟百年雅集數楊韓泉通龍背波紋冷月照龍門
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口壺簞 紫陽方有歸秦之興故及之
又劉文等題記 十行行十三字行書
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因理東
原等處郡邑獄囚路經曲阜率分司書吏徐介周瑞
奏差羅文郁從 嗣聖五十四代孫中議大夫襲封
衍聖公孔思晦偕三氏子孫教授王不矜學錄竇淳
德掌書任明善敬謁 林廟瞻仰奠拜禮成而還時
延祐歲次己未六月二十又五日也
又祭文 二十行行十七字十六字十五字不等行書
大元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
乙巳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
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
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
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
大成之教決關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尚饗
兗國公
惟公位崇亞聖名冠四科皷瑟自治樂道爲任有攀
鱗附翼之志無施勞伐善之心禮祀大賢光隆永世
尚饗
鄒國公
惟公生禀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
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
尚饗

按此碑党懷英奉勑撰書篆額其立石在承安二
年三月署于碑陰檢曲阜縣志金石卷中載此碑
云明昌二年立蓋由未見碑陰但見文內有明昌
二年字遂以爲明昌二年立也据碑云經始於明
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彩漆
綵繪成又明年而衆功皆畢六年又以祭服祭樂

爲賜歷年如此其多非明昌二年立石明矣章宗建號明昌只六年其第七年爲章宗承安元年玩文內所載至六年止則文爲明昌六年所撰書運之兩年而後刻石承安二年者乃刻石之歲月也書碑時党懷英歷官翰林學士碑與傳合至承安二年則致仕矣衍聖公孔元措以承安二年二月始兼縣令其修廟興工時尚是他姓權縣事故碑陰題監修官曲阜縣主簿劉某權縣事也此數行雖隸書與碑文筆法迥異非党書數行之外周刻題記十五段內承安二年承安五年二段金人所題其壬寅歲蕭元題壬寅係元太宗崩後之次年六皇后稱制之初年甲辰七月魏璠等題甲辰乃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三年乙巳冬元好問等題乙巳爲元太宗六皇后稱制之四年己酉二月嚴忠濟題己酉爲元定宗崩後之次年嚴忠濟乃東平行臺嚴實之子己酉立秋日王玉汝等題與上段同歲所稱行臺公亦卽嚴實也乙卯五月張德輝等題乙卯爲元憲宗五年乙卯九月郝經題元世祖卽位郝經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被留此時謁林廟當在世祖卽位以前爲憲宗五年也庚子七月高詡題詩庚子是元太宗十二年此下皆題詩不能定其年歲其末爲延祐六年劉文等題又有延祐六年祭文三篇以上各段皆年歲叅錯今依碑文隨錄不加詮次云

承安鏡文

鏡圓徑三寸八分正書

承安四年上元日陝西東運司官造監造錄事任押提控運使高押

按金史百官志都轉運司使掌稅賦錢穀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其屬有同知副使都勾判官戶籍判官支度判官鹽鐵判官都孔目官知法司吏抄事譯史通事押遞公使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餘置轉運司陝西東西路則置漢知法一員餘官皆同中都此鏡題陝西東運司官造蓋陝西東路轉運司所造也錄事之官志惟諸府節鎮有錄事司錄事一員正八品又諸府鎮都軍司都指揮使條下有云仍與錄事同管城隍其轉運司所屬不見有錄事此鏡有監造錄事又有提控運使大抵以節鎮錄事爲監造官也

圓覺禪院鐘款

鐘界十五區每區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字多寡不等正書在韓城縣

皇帝萬歲臣佐千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圓覺禪院受業僧

都會首傳大　戒沙門廣以下僧名及助緣姓名俱不錄

前進士何孜　保義副尉口酒同口口口　忠武校

尉口酒都口高口口　口信校尉行縣尉完顏口

衛事郎行主薄石碣　口勇大將軍行同州韓城縣

令納罕

平陽府襄陵縣郭　大鑑進義校尉許　男

許德　許全　許成　孫許一　許二　許三　元

孫泰壽　伯壽　倚壽　念四　念六　高僧

大金承安四年四月一日畢

出韓城北郭不半里許有高原突起頫視城中數千家如平沙列萬幕然曰圓覺禪院閎傑壯麗俗所謂北閣寺者是已山門東偏有亭架鐵鐘一口聲甚宏亮寺爲金大定十三年重建鐘則鑄於承安四年土人云鐘自黃河浮來今按其欵有官莊郮周村薛村少梁相里保芝川店諸地名皆屬韓城則闔邑率錢共鑄已有明証土人之言誤或云相傳鐘初成工戒以勿擊俟行數十里擊之工行二十里遽擊之由是芝川以南不聞鐘聲此又因括地志所言嘉興德藏寺鐘而傅會者也至縣尉完顏某主簿石碣縣令納罕可據以補志乘職官之缺古石琅玕

按圓覺禪院今名圓覺寺在韓城縣北門外唐建高爽宏麗爲一邑勝槩宋咸平元年重修王欽若書額至金時又有修建鑄鐘之事欵題皇帝萬歲臣佐千秋是向來寺觀碑識多如此此獨增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近代各處寺觀梁柱鐘鼎率題此八字蓋昉于此矣此鐘周刻僧名及助緣男女姓名二百餘人今俱不錄內如北流水慶善坊水磴社官莊社周村董村相里保趙村王村馬村庾村北薛村芝川店客義坊北里村東少良紅神底落村張莊顏家莊西王莊論公村皆村庄古地名可資志乘家考證者不僅如古石琅玕所云也餘如稱謂之異者有魚吳驢馬小官人姚大行者因學究張敎書皆足供談資又有書卞氏者二人卞當郎錢字俗書省文已見於此併識之

驪山詩刻

石横廣二尺七寸二分高一尺八寸連跋共二十三行行八字十七字不等正書在臨潼縣

陝西路按察使移剌霖

驪山有感

蒼苔逕滑明珠殿落葉林荒羯鼓樓渭水都來細如綫
若爲流得許多愁

詩之興也久矣其源本出於國風之什濫觴於漢魏派演於六朝下逮唐宋汪洋大肆靡所不至大率以鍊格鍊意鍊句鍊字爲法而能少相兼自各名家而已必求其粹然可稱道者亦不多得焉嗚呼詩道之難也如此　按察相公人品高秀天性奇穎始以儒業自舉一游場屋芥拾甲科已而事與願違投筆就宦然游戲翰墨之間初未廢其寸陰大篇短什率皆出前人用心不到處士子仰之如泰山北斗向提憲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遠近傳誦不啻膾炙方以不多見爲恨頃因再遊復留一絕格愈老意愈新句愈健字愈工恬然備四鍊體自非深於文章者其孰能與於此友人賀吉甫已作傳遠計廼命遼東孫吉之書諸石九嵕徐從周刻其字晉陽舊部吏聞而喜之復識歲月于後云承安屠維協洽書雲後七日

謹跋

移剌郎耶律金史有移剌履元好問集作耶律履是其証商挺增修華清宮記有太傅移剌公疑郎其人

後有跋自署晉陽舊部吏而無姓名 關中金石記

按此詩不見於中州集陝西通志藝文卷載此詩題下注云二首選一則是此題有詩二首矣据此碑詩後跋語但云頃因再遊復留一絕是原只一首不知通志所不選者又何詩也此跋又云提憲關中嘗有題華清宮三絕句通志亦不錄跋後紀歲月云承安屠維協洽書雲後七日蓋承安四年已未歲冬至後七日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五

綏德州新學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二十四行每行下缺大約六十四字正書篆額在綏德州

新修州學之記

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卽今綏德是也
漢初入於匈奴唐邇於土蕃五季領於李仁福蓋其民
不沐中國涵養之德爲日久矣且宋下闕以得名者亦以
夷夏錯居止欲撫綏安輯之而已至於教化遽暇及哉
國朝之興今殆百年民漸知化然以州據形勝襟
帶關隴控制靈夏實爲用武之地又涖政者率多武人
故學者比內地爲少襄承安四年東原下闕名進士爲軍
事判官繼而亳社秦君守正復以通儒來守相與謂
先聖先師而廟居州之西北夾城地汚下廣不盈畝
庭序像設不具惻然以爲陋謀徙而大之明年得地於
州之東南極亢爽遂營新宮宮下闕夫子於陳蔡者像之
登於堂餘六十二子績於兩廡簠簋籩豆罍樽坫俎春
秋祀事凡所以用之者如禮卽其宮爲學室筵齋講庖
口廩庫下闕所以資之者無不備鑿宮前土山闢其扉以
臨通達方其營宮也凡業學以吏者約割月俸餘亦率
私錢以助幾百萬市材徵工神棲口基下闕尚書工部爲
郎中高獨典其事自夏及秋六月而工畢由是境內及
旁郡來學者衆迺邑書走東垣請予爲記予以謂王者
之治教化口本下闕也古者國家黨遂之閒有學有序有
庠有塾所以涵養其民爲至詩書六藝射鄉食饗以習
耳目以易心志以充其四體而變其風俗下闕腹之慾日
用而不去間隄其材以爲天下用其或不率然後束之
以法令威之以刑罰其治本末如此故天下之勢安危
治亂每視其下闕吏受其民而牧之者當奉教化宣之於
民至於簿書期會刑罰法令一二胥史職耳然非知治
之審則亦未嘗不本末倒置蜀舊不知下闕魯柳俗弃裝
子厚不鄙其民動以禮法爲新廟學亦自矜奮噫當文
公子厚之時循吏爲多至使天子之教化遠被夷貊獨
善二子者下闕而能推其本也今秦高於涖治之始建學
校作士氣以奉　天子教化爲己任使其民知巾
國涵養之德釋然以慰秦漢唐五季之不幸其功豈下
蜀與柳耶可謂知本而得爲　天子之吏之體矣
是以樂爲之書旹
大金泰和改元歲次辛酉春正月上澣日記

忠翊校尉綏德州司候劉完提控監修　儒生張翥
同□□
從仕郎知法馬世安　監修命王亮
文林郎知臨洮府康樂寨事賜緋魚袋劉
徵仕郎保安州軍事判官慕容
登仕郎綏德州義合寨主簿郇
儒林郎守平陽府霍邑縣令賜緋魚袋李
承事郎綏德州軍事判官高
鎮國上將軍同知綏德州軍州事護軍廣平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戸食實封
奉訓大夫綏德州刺史兼知軍事上騎都尉天水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戸

碑後有綏德州義合寨主簿郇□知臨洮府康樂寨事劉完金史地理志云綏德州有義合寨置弟二將臨洮府有康樂縣康樂當是先爲寨後升爲縣也又有知軍州事天水縣子同知軍州事廣平郡侯兩銜文中稱秦君守正以通儒來守高君□□以名進士爲軍判官當卽兩人姓名 關中金石記

按碑云秦并天下以赤翟故地十五縣爲上郡今綏德是也翟卽狄通用字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國語不窋失官自竄于戎翟此狄翟通用之證也狄有赤白二種春秋宣公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此白狄也宣公三年秋赤狄侵齊此赤狄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此卽碑所云十五縣爲上郡也地理通釋上郡今麟延丹坊鄜銀夏綏德保安之地皆是也又史記趙世家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膚施在上郡卽十五縣之一也又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名曰荒服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圁洛之間元和郡縣志綏州春秋白狄所居戰國屬魏爲上郡鄭氏通志白翟及秦同州今鄜坊綏延皆古白翟地綜此數說皆謂白翟未有謂赤翟者此碑云赤翟故地恐是紀載之訛也陝西通志學校卷云綏德州學舊在州城西北金承安四年刺史秦守正移州治東嵯峨山南一百步泰和元年增修有記卽謂此碑也据碑則秦守正以承安四年來守是州明年建學自西北移於東南是爲承安五年自夏及秋六月工畢明年泰和改元撰文立石蓋自移建至立碑首尾三年而通志乃云泰和元年增修誤也

嵯峨山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池陽縣䕫嶭山在北
師古曰䕫嶭卽今俗所呼嵳峩山是也按嵳峩山
疑與此嵯峨山名同地異此山卽䟽屬山一名雕
陰山在州城內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
窫窳帝乃梏之䟽屬之山元和郡縣志龍泉縣有
䟽屬山亦名雕陰山龍泉縣卽膚施縣地唐天寶
初更名隋大業中廢綏州置雕陰郡葢因山得名
也然以碑文按之山不甚高文云鑿宮前土山闢
其扉以臨通道其大勢可知矣年月後列銜惟劉
完張翥馬世安王亮署名餘皆有姓無名又碑之
一例也

泰寕宮鐘欵

欵二一横廣二尺五寸三分高二尺十二行行十字至十三字不等一止書年月五行行三字正書在渭南縣

維大金泰和陸年歲次丙寅上元日
竊以將祟　至道敢忘神宇之修欲振　眞風須
假鯨音之作故鳩哲匠用鑄鴻鐘糜金索以高懸建寶
樓而迭擊庶使群迷聞至音而開覺抑令滯魄仗餘龍
以超昇伏願集此善緣仰增　聖筭時和歲稔國
泰民安普曁一切有情莫不均蒙福利

昔泰和丙寅歲癸未月丁酉日記

三原縣后土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廣三尺五寸二十二行行六十二字正書額題重修后土廟記篆書在三原縣

耀州三原縣荆山神泉谷后土廟記

懷城鄉貢進士王希哲撰

美田鄉貢進士劉光書并篆額

竊原混沌既判陰陽遂分穹窿而在上者謂之天盤礴
而居下者謂之地天氣資始而不能資生能資生者莫
大於地地勢坤坤至柔以和順奉天卒能生成於物易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承順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此贊美坤之爲用也伊六合之外邈無端倪難以形詰
置而勿論姑以禹治九州之限論之耶人易信內有嵩
泰衡華恒五嶽互列江河淮濟四瀆旁流上中下三壤
有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各殊此上所產之
物並有所宜皆坤輿所載而隸主之可見祖萬物子百
靈長養無極含宏有餘者矣略陳人所賴者稼穡人之
食桑麻人之衣棟宇取材於山林器用運土於埏埴珍
藏有金玉珠璣異貨有羽毛齒革以至疾病有請禱之
法出入有所向之方靜而思之人生一世未有須臾不
資於地者故物理論稱其德曰母神曰祇亦曰媪大而

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黃地祇舉
八極之外地神州舉王畿千里之內地所在皆得言之
凡立祠廟尤所宜矣若夫三原迺漢池陽之舊境也縣
之東有　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出郭門直
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入浮山或云釋典所載
取象西方佛國脾浮羅原與此無異可不偉歟又名荊
山禹貢所載導岍及岐至于荊山䟽云在馮翊懷德縣
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甲之谷行不遠已達于廟清流
逵徑瀠數頃以常收古木凌空歷四時而俱好三門三
間十二架過樂臺正殿曰坤柔五間三十架獻殿并挾
水八間二十架仰瞻神像以婦道配天繪塑冠服一如
帝后之狀側有五嶽殿三間十五架兩廊靈官堂禁神
位子孫司客廳通計二十五間七十架次東北隅翼然
有亭三間十二架以上屋宇皆山節藻棁曲盡其妙亭
下有湫周圍與亭頗等水色澄湛深不可測餘水出于
正南凡遇歲旱至誠祈禱卽日雨作生民蒙潤多矣三
輔間閭往往取水于茲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憲陵西
接武宗端陵二陵相照屹然而起爲廟之肘腋也南對
長川瞰渭陽之春樹北依大阜背漆水之驚波爲廟之
襟帶幽谷中地勢或掩或抱或高或低奇詭不一難於

具陳據此形勝寔耀下之爲冣也每當季春中休前二
日張樂祀神遠近之人不期而會居街坊者傾市而來
處田里者捨農而至肩摩踵接塞于廟下不知是報神
休而專奉香火是縱己欲而徒爲佚遊何致民如此之
繁夥哉粤有里人梁再興梁勝梁玘昆仲等嘗記遠祖
創始之日誠心所感致有祥雲瑞靄垂覆于地地係已
業卽於其地南北取五十步東西二十五步不受鄉人
助緣獨力修成人稱爲梁家廟至今古老猶話其事祖
父梁棟於宋慶曆四年重修父梁再成於紹興十年飜
修欽遇　聖朝太平日久梁氏昆仲於大定二十五
年明昌元年承安五年泰和元年四次添改修建至於
完備一所無缺克遵先訓止辦家財亦不假鄉社一毫
之助難乎其人矣故世世相承居處廟之右出人廟之
下永爲廟主噫挧廟成功非是一朝之夕勒碑頌德庶
傳千載之名戒尒子孫敬哉無替先蒙求記僕謂池陽
多才俊善屬文老夫惛憒不能爲也其請益堅護索枯
腸而書其大槩云耳時泰和五年乙丑歲季春上休日
謹記
六年丙寅三月壬午朔十八日己亥主廟梁再興
梁玘　姪梁進等同立石　懷城楊瑞刊

按此碑題云耀州三原縣三原縣自五代迄明初皆屬耀州宏治三年改屬西安府至今因之碑云三原廼漢池陽之舊境漢書地理志池陽惠帝四年置屬左馮翊自北魏太平眞君七年改名三原相沿至今中間唐武德四年嘗更名池陽六年改華池貞觀七年復名三原元和郡縣志三原者以其地西有孟侯原南有豐原北有白鹿原也碑云后土廟在神泉鄉今名龍泉鄉陝西通志后土廟本名奉寧宮在三原縣東北四十里唐村廟神泉谷中神泉一名白馬泉又曰白龍泉其泉澄泓旱禱卽應碑云出郭門直行十餘里至大王村右轉北向入浮山又名荆山禹貢所載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疏云在馮翊懷德縣南是也其實一山而兩呼之三原縣志浮山在縣北二十里孟侯原西富平縣志荆山在縣西南十里元和郡縣志荆山在富平縣西南二十五里禹貢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孔傳山在岐山東漢書地理志襄德縣襄與懷同禹貢北條荆山在南懷德縣者卽富平縣地漢書地理志不著建置之年屬左馮翊後漢省入頻陽晉卽其城置富平縣自是不改以臆度之富平之西南與三原之東北接壤山在富平謂之荆山入三原境則謂之浮山也碑云登高四望東連唐高祖憲陵西接武宗端陵唐書本紀高祖葬獻陵碑作憲陵與史互異据陝西通志高祖獻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龍池鄉唐朱村武宗端陵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神泉鄉騰張村碑載二陵雖有東西之別其實同在縣東北不過遠近相去十三里耳

眞清觀牒

石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寸八分分兩截書上截牒大小字共十二行行字多至廿九字止下截田契三十五行行二十一字正書

尚書禮部

據登州棲霞縣第一都太虛觀丘處機狀告同懷州修武縣劉志敏狀告伏爲懷州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有道菴一所自來別無名額於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号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塡爲眞清觀者

牒奉

勑可特賜眞清觀牒至准

勑故牒

大安元年五月　日令史王貝主事翟昌言

奉直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權員外郎趙

朝請大夫禮部員外郎納蘭
中憲大夫禮部郎中兼國子監丞王
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知制誥兼禮部侍郎同修
國史提點司提□士張
皇弟開府儀同三司判禮部尚書韓王

本觀置買地土文契

出賣地業人修武縣七賢鄉馬坊村故稅戶馬愈男
馬用同弟馬和自立契將本戶下□□地二段共計
式畝叁厘立契賣与金眞門弟子王太和王崇德爲
永業修蓋全眞道庵準得價糸壹拾陸貫文各七□
九伯並拠即目見定交割謹具開坐如後
一出賣村南竹園地一段南北畔東長式拾陸步伍
分西長式拾陸步伍分南闊壹拾陸步北闊壹拾步
并次東一段東長式拾陸步西長式拾捌步半南闊
壹拾步北無步東至大河西自至南自至北自至並
拠糸業主對目商議定所有地內差稅物力實糸照
依通撿去馬愈戶下貯脚　供輸所拠地內竹竿樹
木不係賣數
天雨水透流車牛出入一依仍舊通行
右件前頃出賣地土賣与金眞門弟子等爲永業並
不是裹私卑幼□交亦不是債欠準折並無諸般違
礙又加立契日一色見糸交領並□別無懸欠恐人
無信故立此文爲拠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自立契出賣地人馬用押
同立契人馬和　押
引領人部下王守抄　押
寫契人本村王瑩　押
稅說價糸壹拾陸貫文　廿三日

按此牒爲大安元年所賜與前大定二三四等年勅者微有不同前牒或由本路轉運司或由戶部差委發賣所此牒則但由尚書禮部據某縣某人狀告而已前牒皆著錢數此牒則云東平府納米亦不言米數前牒無字號此牒則有日字號餘式並與前同牒後載本觀置買地土文契所列各條與今人文契體例相仿契中年月後一曰立契出賣地人卽今之賣主也一曰同立契人卽今之賣主親族也一曰引領人卽今之中人也一曰寫契人卽今之代書也自大安至今越六百餘年而買賣地土之格大致相符可知凡事皆有緣起亦留心世務者所宜知也

大安磚刻

磚高一尺二寸八分廣一尺五行行六字正書

大安二年四月三十日未時老爺感化趙門白氏捨地
建廟

按此不知爲何神之廟然文云老爺感化則必爲山神土地之祠非仙佛廟也當娠頑婦自昔已然存此以見陋俗之緣起

貞祐寶券

券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分作三層書第一層貞祐寶券四字與券首伍貫二字俱橫寫第二層五行中三行行六字正書旁兩行各五字篆書下層十行行十五字

貞　字料
[illegible]祐　伍貫八十足陌
[illegible]寶　字號
券
京兆府合同
准　行寶券並同見錢行　不限年
月　京兆平凉府官庫　券
寶券庫　押　專副　攢司　押
僞造者斬賞寶券叄伯貫仍給犯人家產
貞祐　年　月　日
庫庫　攢司　押
寶券庫使押　副　判官
庫使押　副押　判官
倘書戶部句當官　押
平凉府合同

右貞祐寶券予辨其文一云平凉府合同一云京兆府合同按金史食貨志金海陵遷都置交鈔與錢並用宣宗貞祐二年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則取於京師徒成煩費乞降板就造便七月改交鈔名曰貞祐寶券又百官志設交鈔庫於上京西京北京東平大名益都蔚咸平真定河間平陽太原京兆平凉廣寧等府瑞平淸通順薊等州三年罷之此券有不限年月許於京兆平凉府庫倒換語知爲京兆平凉所刻板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楊振碑

碑高七尺四寸廣三尺八寸七分二十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乾州

前進士河東元好問撰
前進士武功□□□書丹
前進士華陰□□□篆額
□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

國□於□□以□□之□□□□之□□□□縣人
鄜公以□□嗣行□生棻棻生温温生幼言幼言生嚮
嚮生皐皐生免免生珍珍生□贇□贇生□□□□□
□□□□□□御史襲封□□□□乃□□人彭城
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次曰公神公晉公□公淇
公素公□公□公□公□公□公□始□世□□諸房
所居號□□□□總謂之□楊氏公□之子舜靖舜靖
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子□□之子□□配
裴氏於公爲□父□金□□以太宗之家□祭祀□□
□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尙氏正隆□避王
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族人號□□翁公□□翁次
子也幼喜讀書與□□張子□□嘗手抄經傳尤愛王
符□論與賓客談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爲屬□□輿
郡王□□西□□□知公名遜之□從甚信重之公□
爲王□□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漢曰我
正以此□罪今日之役□命□□□□言哉□□□
吏有□□山□□名□一□以□□當之□公謂同列
□奪人之□又誣以罪豈朝廷意耶吏□□泰和□見
公府文移□□□□謂所□□我往在丹州時見□
□□□□□□□以□文相欺比來官□殆似之□

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樂者□之□亂□□□□□
□□□□不如□□□統不□如制聖人立法□從
□□人情不□□□亦□我於法□未嘗見一事可與
相當者□比附爲□□□□□□□□□□乃
事□先爲之防□猶□□□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
不可行將□□□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
□□□□□□□□□□□□□□令□□富□□
□□□安□□□時皆處□像公率爲□禮又大舉顯
道□□□以事□上官幾□□□□□之□□□
□□□喜□□大官公之知人多□□□□學古文戒
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
能想理當□□□以□□□□公□公□□若欲吾
見讀此耶必欲學詩□當從毛詩讀耶不然亦須讀杜
工部詩耳我見界上官□□兩國□□買□□□□無
的□□□□□□乎復何望焉所謂讀毛詩者□如□
□□茹欲見輩就地頭買之耳以□祐三年三月二十
有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
崔氏生子燧繼室閔鄉程氏□子□□□□煒煇繼室
晁氏生子□□炳舉進士與□辟東省□□□恒安撫
司經歷官□部令□諸孫六□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

於州南小□村新塋□南翁墓次三夫人□焉禮也公
□雅亟儀矩可觀家居未嘗有惰容子弟見者必□□
□乃前有所問□反復思之不敢對也當官公□所□
反甚多嘗夜□□里□兒爲其父作黃□召諸子告之
曰某家作□事人□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此人
□同列其斷獄□知之矣人有□曲世人□有不□□
之爲直者□欲賂神耶我平生執法過誤或有之至於
故以□□物□□無□也後日□不諱愼□爲此以爲
識者笑耀人李安□□□公嘗贈以□□引云純夫吏
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容居今之世而□□金帛而□□
壘是四反也□□名流其□□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
土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
於其間世族之所□風化之所□□以資□之美君子
之言長□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今煥
□學爲通儒有關中夫子之□往在□□□宰相□信
□□□□禮□□□□□□□□□□□□□□李都
□□□□□司之純皆所□行與□蓋自百餘年以來
□中士大夫□重名者皆莫能□□右□□□□知
□□銘曰
鄜唐虞□世□奉天子孫下褒混□齊編□公□□□
□□全□□□□□□□□□□□□□□則□□□
□□□□□□殆造物□□□之□□□□□窮之□
然則古所謂□聖□□□命所下闕

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鄜國公侑子行基行基子棻棻子温温子幼言自幼言以下不及之碑云幼言生顒顒生臯臯生兗兗生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至西臺御史襲封至五代漢國始除此可以補唐史之缺又云西臺有子十二人長曰公侯次曰公神公雷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亘公通公演公伏號十二楊村公侯子舜靖舜靖子信信子禹禹子言言子宗宗子懋懋子超道公爲超道之次子攷唐以奉天之地四百頃賜楊氏故子孫遂爲縣人好問作楊奐碑文云譜系之詳見君自敘然則此郎本奐所敘述奐奐郎振子元禮華陰人見奐碑關中金石記

按碑文元好問撰閒段缺泐遺山集不載無從校補据楊奐碑云父振則此碑爲奐之父也首行云公姓楊氏唐鄜國十九世孫鄜國公諱侑郎隋恭帝遜位於唐封鄜國公据姓苑楊氏出宏農天水二望是在宏農者其一也隋書高祖紀稱高祖宏

農郡華陰人推而上之東漢楊震亦宏農華陰人
則振之世居華陰不因唐之賜地關中金石記誤
矣自鄭國公以下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至
五世而止此碑敘振事實大都習吏事而喜讀書
者中及泰和律金史刑志承安四年覆定令文泰
和元年所修律成凡三十卷名曰泰和律義振大
意謂聖人立法從順人情今法令紛紛不已安得
不亂又論學古文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
乃古文爾又論學詩當從毛詩讀亦須讀杜工部
詩又言嘗夜聞里中兒為父作黃籙召諸子告曰
某家作佛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殆兒戲耳後
日我不諱慎毋為此云云觀此可想見其為人矣

濟州李演碑

碑連額高一丈六寸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六十字正書額題大金故贈中順大夫濟州刺史李公碑銘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學泮池東

大金故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并序
朝列大夫□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騎都尉賜紫金
魚袋臣崔禧奉　勅譔
翰林直學士□議大夫知　制誥輕車都尉天水郡
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臣趙秉文奉　勅
書
尚書省令史承直郎雲騎尉賜緋魚袋臣潘希孟奉
勅篆額
勇而易發此强悍者之喜為也然臨難畏死者有之柔
而不武此仁賢者之常行也然見義捐生者有之蓋人
之忠節皆繇心理取舍之□□在虜辭氣之强与柔也
平居之時從容自許至於行義之美孰不有是言哉負
勢而直往肆忿而輕死真佀勇也倉卒之變惑亂□撓
保身毀節向之剛猛皆虛氣所使安足恃哉其有天資
純固涵養正理眗眗然常有溫粹之容低首斂氣退然
似不足者不幸而與禍會則明誠審決義不內顧雖狂
鋒虐燄樂□□就是豈前弱後勇哉惟其所畜之深有
激則奮必將絶世驚俗凜然為天下之英烈是可重也
然則節義者士之所素學以為名教大法豈若世間淺
淺□□苟合偷生者耶其為有國家者之旌賞也宜矣
粤貞祐之初兵久不解虜騎南下攻圍係戮肆毒侵淫
二年正月至於濟郡人李演以前應奉翰林文字□□
屈此因之□□者為備禦三日虜不能得併召其黨大
集□城下勢不敵城陷公被執彼固疑其衣冠也曰若
非李應奉乎蓋虜中素聞其名意欲得而使之也□承

問曰然虜喜事之跪曰大官可得也公曰我進士第一人重有祿位汝何禽畜吾豈爲汝使哉賊忿擊其脛碎之終不屈繼中以刃至死猶罵云嗚呼懿哉是豈仁者之眞勇與巳而虜退　朝廷遣使宣撫山東廉得其實奏請加贈　上意矜恤隧以濟州刺史之章仍令勒碑致祭淵乎　聖慮其知所先務矣惟平亂定難在曉人以逆順之理而起其忠義之氣今賞典首及死節之士其於驅策將士深得口皷舞之術也臣禧承　命拜手爲之銘曰

君子所守　惟義之爲　威武不屈　死生不移
世教舉此　以爲常理　此而不知　安足爲士
英英李公　初以文稱　循常謹甚　衆未謂能
孰知其中　懷有事在　志吞萬兵　氣蓋四海
胡鶵雖鷙　甚蔑而輕　姦鈇雖憯　視之猶生
高節終完　素心不愧　聖主知賞　忠魂尤慰
鉅野茫茫　黃流湯湯　樹碑其側　名與之長

旹貞祐四年歲次丙子八月一日昭信校尉濟州倉草場都監權司候李术魯監修

奉國上將軍濟州刺史兼知軍事提舉河防常平倉事廣平郡食邑　戶獲軍紇石烈立石

案金史本傳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官應奉翰林文字丁憂里居値元兵圍任城壘衰守禦不屈死年三十餘特詔有司爲立碑今題銜撰書篆額皆云奉敕者此也後列銜李术魯紇石烈二人氏而不名其云濟州倉草場都監案百官志草場使防刺仍舊置都監一員濟州中刺史也草場設都監與史合而以倉并于草場則史未載也山左金石志

按李演以泰和六年舉進士第一至是殉難而死首尾相去僅八年卒後二十年而金亡則當衰亂之秋而猶能不沒其忠贈官銘墓可見朝廷之紀綱固猶未盡壞已李术魯紇石烈皆金國部落之名碑立于貞祐四年所紀乃二年正月元兵圍濟州之事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正月但載大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懷州而不及濟州金貞祐二年於元爲太祖九年元史太祖紀九年不書正月事而於八年書是秋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閒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据此碑則濟州之陷在二年正月旣與元史異且陷而復退仍受金人宣撫又元史所畧也元史地理志濟甯路至

太宗七年始割屬東平府而未詳其入版圖在何
年要之貞祐二年猶未爲太祖所取可據碑以證
也此碑撰者崔禧篆者潘希孟史皆無傳書者趙
秉文傳稱字周臣磁州滏陽人登大定二十五年
進士第泰和末累官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
翰林直學士貞祐二年上言願爲國家守殘破一
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上曰方今翰苑尤難其
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碑結銜與史合李濱墓
在濟甯州城西二里碑應立於墓上不知何年移
立州學碑書芙郎美字隧同襚字

進士題名記

碑殘缺僅存高二尺九寸廣一尺七寸五分字數行數無攷正書隸額在西安府

阜昌六缺下

第一甲　朱希缺下

第四甲　劉晉　錄事司　缺下

皇統二年狀元宋端卿牓下

第四甲　鄭之純　錄事司　經缺下

皇統九年狀元王堪牓下　第缺下

第四甲　蕭簡　咸甯縣　承安缺下

正隆二年狀元鄭子聃牓下　第三缺下

第三甲　孟師顏　咸甯縣　王缺下

大定十六年狀元張璧牓下　恩牓缺下

第三甲　程少連　錄事司　第□缺下

貞祐三年狀元程嘉善牓下　第二甲馮辰　臨潼縣

第三甲王格　櫟陽縣　崔元亮　錄事司　缺下

貞祐三年經義狀元劉汝翼牓下　第二甲吳□錄事

缺下

興定□年狀元張仲安牓下　第三甲楊天德　高陵縣

張徵缺下

按此碑殘闕玩其文乃金朝京兆府進士題名也
所題自阜昌六年迄興定□年八科進士之名下
截既闕而左右亦不能定其止於此否無記文序
述可攷見其立碑之原委金史選舉志進士舉人
之設始于天會元年十一月二年二月八月凡再
行焉五年詔南北取士號爲南北選熙宗天眷元
年五月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海陵
天德二年始增殿試之制更定試期三年併南北
選爲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世宗大
定二十二年謂宰臣曰漢進士魁例授應奉若行
不副名不習制誥之文者即與外除二十八年復

經義科章宗承安四年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場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雖有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而已遂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名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人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宣宗貞祐二年御史臺言明年省試以中都遼東西北京等路道阻宜於中都南京兩處試之興定二年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史志之可攷者大畧如此金史本紀凡賜進士某人等及第或書或不書故狀元之名不能備攷此碑首載阜昌六三字葢是阜昌六年也金史劉豫傳甚畧不足據宋史豫傳載阜昌四年二月策進士又七年春策進士獨不及六年與碑異碑載皇統二年狀元宋端卿九年狀元王堪正隆二年狀元鄭子聃大定十六年狀元張璧貞祐三年狀元程嘉善經義狀元劉汝翼興定口年泐一字據後題名碑是二年狀元張仲安宣宗紀貞祐三年四月丁未詔自今策論詞賦進士第一甲第一人特遷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經義第一人並儒林郎第二甲以下徵事郎同進士從事郎經童將仕郎但詳其授階而不詳姓名據碑知兩狀元爲程嘉善劉汝翼也碑載諸狀元中惟鄭子聃金史有傳餘人無攷傳稱子聃字景純大定府人及冠有能賦聲天德二年廷試中第一甲第三人子聃頗以才望自負常慊不得爲第一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且謂他人莫已若也海陵乃使子聃與翰林修撰等同進士雜試七月癸未海陵御寶昌門臨軒親試以不貴異物民乃足爲賦題忠臣猶孝子爲詩題憂國如飢渴爲論題上謂讀卷官翟永固曰朕出賦題能言之或能行之未可知也詩論題庶戒臣下丁亥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海陵奇之此狀元鄭子聃事實之可攷者也碑載進士里貫有注縣名者有注錄事司者金史百官志諸府節鎮置錄事司凡府鎮二千戸以上則置之是府鎮之民不隸於諸縣而隸錄事司者也

程震碑

碑高八尺五寸廣四尺二十四行行六十四字正書在偃師縣

金故少中大夫御史程君墓碑

河東元好問撰

東勝李微書

欒城李治題額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洛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二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緫質直尚氣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以君貴封少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孝友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判官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行軍副統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　章宗明昌二季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口幹西南路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王綱牓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　宣宗幸汴梁入爲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　朝廷不罪也旣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揔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章政事荊王以　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　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書奏　宣諭御史臺程震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　旨切責荊王出內府銀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而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之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蠭起特　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碩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力以防寇敚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

肇邇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饑民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
爲賑贍計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司願
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司奏君爲行部官　詔再往
徐邳判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
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　宣宗頗直君欲
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時　太子領樞密院事遣醫
藥官王子玉諭　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
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
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諷大理寺御
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
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
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
里之私第積官少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
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四弟皆補君廕願監西木場晉
監槇州稅務恒監緱氏酒務升　宣授招撫使以是季
十月二十有七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官庄
里少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爲難盡其才重爲難
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
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歎雖然地
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强王之怒卒使
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信冒高談亦可以無
媿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之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鳬同波犯父子之至
難執絞訐而上劘横潰我隄剛癉我訶鍊心成補天之
石奮筆爲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
容者之所得奚後禍之備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
之名永世不磨

中統四年歲次癸亥秋七月己卯朔弟恒建

太原高簡刊

童鈺按程氏塋在今緱氏縣程家村東據元好問墓表稱太中大夫而舊府縣志俱以爲少中大夫似誤偃師縣志

儗按程震金史有傳皆約取遺山此碑中有少異者傳言與其兄鼎俱擢第碑云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較史稱單名者不符碑下刻震兄內有雷亦一字單名而長獨雙名莫知其義也或臣字當作以字以字連下讀字形涉似勒石者誤耳傳載劾荊王語今舉碑文後言未幾坐爲故吏所訟質之此碑乃部民徐璋造飛語非故吏也史文欲約其事而義反不著皆此類也碑言芝田縣官莊里今官莊在緱氏鎮東南

十餘里又碑前題兩程夫子之後妄庸人附會誤鐫耳碑中統四年立金石攷乃謂至大七年若未覩此碑者皆疎舛之甚也又童氏據遺山集云太中大夫當由未見石搨今碑正言少中大夫足徵舊府縣志非誤而遺山集傳刻者誤也偃師金石遺文

按此碑爲元遺山撰檢遺山文集校之有不同者質直尚氣集下有節字後以君貴集以作用封少中大夫集作太中凡碑言少中集俱作太中少中子七人集作八人長曰鼎臣集無臣字孝友仁讓集作孝弟調濮州司候判官集無判官二字官懷遠大將軍行軍副統集無行軍副統四字以口幹沕一字集作廉幹西南路招討司集作爲西京招討司則無來歲矣集作則無來歲計矣而欲正天下集無欲字程震敢言如此集作程某償物直集償上有使字杖大奴而不法者數人集而作尤金史震傳判傳俱同王計度肥瘠集作忖度京東帥司集作帥府下文同爲行部官集作行爲部官詔再往徐邳集作徐宿邳時太子領樞密院事集作哀宗時在春宮四弟皆補君應以下二十九字集皆無以是年十月二十有七口集作以某年月日官莊里集作某里生才爲難集作實難銘詞剛癉我訶集作我阿有山維崧集作維嵩益撰文與鐫碑定集皆不同時宜乎文有小異也程氏墓碑見于偃師金石遺文者有三一即此碑一爲程思廉碑思廉者震弟恒之子也一爲程思茂碑思茂者震之叔德懋之孫也思茂碑爲元翰林直學士尚野撰載程氏世系規置遷葬事極詳凡此碑所稱少中思茂碑皆作太中內有云贈太中大夫震可知震官止于少中不知何年贈太中故思茂碑稱震之父仍爲少中稱震皆爲太中遺山集或亦因此改之也思茂碑叙先世云居洛陽上程聚西晉侍中咸封上程侯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始居豐徙振武凡四遷爲東勝人較此碑更詳可以廣所未備碑云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雷淵金史有傳字希顔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官至翰林修撰碑稱少中子七人長曰鼎臣次曰雷三即震末云四弟頤晉恒升遺山集作八人而不載震之四弟無從考定据思茂碑載少中第四子頤第五子晉第六子惠第七子恒第八子升是集作八子者不誤碑所以作七子者殆惠已早卒也七子皆單名獨

長子名鼎臣遺山集又無臣字思茂碑同武虛谷遂疑臣當作巨字形相近而譌然碑下文即云以六赴廷試賜第此句不當用以字與下文複且文義亦不合虛谷之說未確也震以明昌二年經童出身金史選舉志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通二大經三小經又通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爲中選据碑震以正大元年卒年四十四推其生在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二年年才十一也碑云西南路招討司集作西京路金史百官志招討司有三處西北路西南路東北路則集作西京者誤也宣宗幸汴梁乃貞祐二年事碑云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金史選舉志興定元年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職事官舉正七品以下職事官年未六十不犯贓堪任使者一人三年定辟舉縣令制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三品以上舉縣令稱職者仍量升除五年以舉官多濫罷辟舉縣令之制据此則震之被舉在五年以前矣劾奏平章政事荆王金史列傳荆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貞祐元年封濮王三年爲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三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荆王蓋震劾奏之時守純封英王而文稱荆王者從其後封也徐璋造飛語事荆王傳不書從略也震以正大元年十月葬遺山撰文宜即在此時若待立碑之時爲中統四年則遺山卒後七年矣遺山生卒本傳及墓銘俱不詳惟王鶚撰遺山文集後引云余與子同庚甲考元史王鶚傳稱至元十年卒年八十四推其生在金昌宗明昌元年庚戌歲金史元好問傳稱好問卒年六十八與鶚同庚甲則亦生於明昌庚戌由庚戌下推六十八年爲元大朝丁巳歲以此知遺山撰此碑不在中統四年也立碑者震之弟恒署名而不署其官据思廉碑稱恒官宣授沿邊監摧規運使思下缺茂碑載程氏先世居洛陽後遷東勝從伯父太中震調官偃師始復先世居青龍甲午天下甫定奔走先塋陵谷變遷尋訪百至偶自民井怵見一穴持火下視棺志宛然贈少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伯德元也旁近隱然二封盩之乃儒林郎濮州

司候判官贈驍騎尉安定縣男鼎監察御史攝治
書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贈太中大夫加二轉車都
尉進封安定郡開國伯邑缺百戶賜紫金魚袋震
也然則震與兄鼎同祔父塋而爵邑皆此碑所略
碑云祔葬金昌府芝田縣官莊里金昌府者即河
南府興定元年所更芝田縣爲宋之永安縣乃析
鞏縣地置者金貞元元年更名入元乃廢今官莊
里在緱氏鎮緱氏鎮舊爲緱氏縣宋時省入偃師
故今偃師縣志載此碑遺山仕金終於翰林知制
誥金亾不仕故其所作雖刻于元倒得錄入于金
後楊奐碑仿此

京兆府學教養碑

碑高六尺二分廣三尺四寸三分二十五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大金重修府學教養之碑

奉天楊煥書

徵事郎張邦彥篆額

蓋聞擾攘之後必有惟新之圖憂患之餘必有增益之
智不然安得勲高前古措世隆平者哉　我國家應
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　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
開設學校爲急務以愛養人材爲家法以策論詞賦經
義爲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是以將相全
材磊落間出其大者俊偉雄傑光華汗簡其次者猶能
以謹朴廉潔自重從源徂流號稱多士郁郁彬彬追蹤
三代及乎妖孛纏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風開闢未暇仰
惟　行省　參政　金源完顏郡公　卓然忠節深結
主知名高建武之功臣親沐貞觀之政化英風義
槩北伐南征沙漠江淮威名大震輕裘緩帶歌雅投壺
碩德元勲超今邁古軍國議餘乃會　參議知府石盞
公　尚書張公暨　潭府英髦而謂曰自兵凶以來貴
冑氏族子弟流離關中者爲多伍庸隸儕浮民恣意於
蒲博彈弋之間相與扇慝爲惡未見能善其後也事有
似緩而急者其此之謂乎聞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賢
清俸所營吝而弗與何以副　明天子衆儒設學之
意乃發廩粟出帑貨以爲葺塩之費而教育之慮規矩
之不肅以　行省　郎中宏文裴滿蒲先外郎　集賢
上黨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能山高誼柱石　廟堂著
龜惟幄冑中萬卷書筆下數千言道學淵源爲世摹範
俾提舉焉　奉政兀顏德正承直邵邦用皆當世聞人
老於學問俾教授焉於是檄有司督工役支傾補缺聯
斷洗昏植暗碑於莨草基癈址於榛蕪殿宇翬飛石經

堵立齋厨廊廡煥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傅釆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績茂矣可謂過龍董歷卿雲誠貫道之器異夫雕花草而狀風雲也每月旦二公洎學官鎖院私試揮豪屬馳聲場屋者同考之選猶禮貢嚴類棘圍明鏡前平衡下蚩妍即辨銖兩不差士子得占榜者同華袞之賜其勉勵又可知已屢以　省醞百壺見貺助醉經之餘旨講鄉射之遺風酌唐舜薰釀味周孔醇厚斥諸子之澆漓黜老莊之淡泊吸幽挹軆發爲英華晦然於烘鈞之中豈設醴之比哉將見直玉堂待金馬謀王體斷國論詔感卒泣檄愈頭風一書下燕國三箭定天山孰謂秦無人也諸生其勉旃勿負我　良相賢大夫教養作成之意正大二年十二月中澣日篆泉劉渭謹記

直學元善長張師德　學錄吳聽　學正安濟

直學蒲察貞固顏盞公直　學錄蒲鮮元慶　學正蒲察成

朝列大夫長安縣令賜紫金魚袋范昂霄　少中大夫咸寧縣令賜紫金魚袋紇石烈阿鄰督役

宣武將軍錄判張和　奉國上將軍錄判完顏得哥

宣武將軍京兆府錄事孫立立石

承直郎　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邦用　奉政大夫京兆府教授賜緋魚袋兀顏德正立石

長安樊世亨刊

右重修府學教養碑其云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者完顏合達也金史哀宗紀正大元年三月以延安帥臣完顏合達戰禦有功授金虎符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京兆合達傳則云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年月互異要當以本紀爲正傳不云封金源郡公蓋史文之漏也書石首者爲奉天楊奐即元史之楊奐煥乃奐之俗體非異文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劉渭撰楊煥書以頌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教養京兆府學諸生之德政也碑立于正大二年十二月其時官行省參政者完顏合達金史百官志封爵郡公有十郡金源其首也金史列傳多不書封爵非獨合達爲然故合達傳中不言其封金源郡公其官京兆行省傳作元光元年正月哀帝紀作正大元年三月禪文不著到京兆歲月

不能定其孰是然以敎養學校大事傳無一語及之史之略也據傳載正大二年七月陜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碑立即在是年十二月而文中亦無一語及之或碑文作於七月以前歟陜西通志名宦傳僅節取史傳未嘗探及碑文以著其培養士子之功尤疎略之甚也文中稱參政知府石盞公行省郎中裴滿蒲先外郎集賢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教授奉政兀顏德正承直邳邦用其在年月後者有若直學蒲察貞固顏盞公直紇石烈阿鄰皆無傳可攷金國語解姓氏門完顏漢姓曰王裴滿曰麻兀顏曰朱蒲察曰李顏盞曰張紇石烈曰高獨於石盞闕焉史有石盞女魯歡傳亦不能攷其漢姓爲何邳姓不見於諸史列傳惟史記晉世家有邳鄭後無聞焉

全眞教祖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五尺三十六行行八十四字正書在盩厔縣

終南山神仙重陽子王眞人全眞教祖碑

前金皇叔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密國公金源璹譔

葆眞韡靜大師前諸路道教提舉李道謙書篆

皇圖啓運　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磨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　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眞常之　道者重陽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眞屏去妄幻獨全其眞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眞人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　辯以此得衆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間收復陜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　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　知還被道氣克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齊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饑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　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眞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　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㮿别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於是鄉里見先

生日害風來也先生即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隆己卯季夏既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　衣遯者繼至屠肆中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　問之鄉貫　年姓荅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與歟留歌頌五命先生讀餘火之文載全眞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撞入南京便得眞後別號重陽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譏而未始詢其意遇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　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藥因止酒唯飲水爲人聞先生口鼻間醞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菴村民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　三年之後別有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遂晨東邁過關攜鐵罐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兩七月至山東寧海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眞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絶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先生過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即辭乃尊有關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入族入馬戶曹卿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　馬九官人者求備於二老先生目公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　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鈺号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　生便呼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藹洒訓名處端号長眞子又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号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棰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

馬譚丘而已八年三月鑿洞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
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
而止山間樵蘇者權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
石或現二首坐　庵中人見游於肆或嚚之飯預言
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槩舉至八月間遷居文登姜
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瑪瑙珍珠衆寶
饒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
己丑四月寧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牓曰金蓮堂夜
有神光照曜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
寧海水至鹹鹵先生呪庵之井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
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
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飈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
中驚訝間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却見逐
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
生無漏者卽於州衙前登溷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
此類也在　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
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
達磨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
也萊人從之者衆獨納劉處[illegible]者号長生子有鈞羆將
歸又見鏊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丘劉譚馬也又於寧

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
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叅陽
子号王自髻戱閒嘗遇靈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
陽子是也與寧海州署相對有卜隱郝生寳肆先生倒
坐於其間郝曰請先生迴頭先生曰爾不迴頭拂袖而
去郝亦隨悟乃廣寧郝大通也馬公之妻孫不二者亦
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門人
又有此三太　士矣先生一日告衆曰時將至矣
明日西行道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
由吾雲霧相招李性甦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
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旋旋沽今夜一杯如
有意放開紅燭照氷壺　肇尚未投從外有史公者來
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
孝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
王家旅邸中宿止時遇歲除舉衆别曰我將歸矣衆乞
留頌先生曰我於長　安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
左肱而逝衆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哭乎於是呼馬公
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月四日
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
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眞性在不與衆

人同頌畢儼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
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
其門人應命者丘與王也命丘主萬春節醮事職高功
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悅命居於
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丘累
進詩曲其辭備載磻磎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
巳六月章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号體玄大師及
賜修眞觀一所十月召劉處玄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
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
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後人使盡道
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祥
觀提點眞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眞子于善慶
二大士眞實道行闡揚祖道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
友人穆軒居士居士援筆而爲之銘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
而不群工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
非時復意于武戡定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
與蓋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　入道眞仙□□□刻授
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以酒徜徉
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而發皆成文章燒却庵舍拂
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眞道東寧海因緣萊陽通融丕顯
神異東人畢從陶汰　眞實杜絕□□□□長春大啓
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蹈望若星雲瀛海渺
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闕下
至元乙亥歲中元日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
兼領重陽萬壽宮事洞觀普濟圓明眞人高道寬
重陽萬壽宮提點悟眞了一襲明眞人申志信
衍眞復朴純素眞人張志悅立石　長安虛靜大闕下
功德主昭勇大將軍京兆路總管兼府尹兼諸軍奧
魯營繕司大使趙炳
營繕司副使王海
京兆等路採石提舉謝澤
副提舉段德績

按道家全眞教至元始有此名以王重陽爲之祖
此碑蓋述重陽之道行也撰者題云前金皇叔密
國公金源璹碑刻于元世祖時故稱璹爲前金金
源者建國之號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卽海古之
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
於此因取以建國而璹乃用以著其籍也璹史有
傳附越王傳後越王者世宗子諱永功元妃張氏

所生其昭德皇后生子諱允恭爲世宗第二子允恭生子璟嗣位爲宣宗尊允恭爲帝廟號顯宗宣宗生子守緒嗣位爲哀宗碑文撰於哀宗之世璹父越王與顯宗同爲世宗子璹與宣宗同爲世宗孫故哀宗稱璹爲叔父也傳稱璹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寶一字子瑜喜爲詩工眞草書正大初累封密國公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天興初臥疾是時曹王出質璹見哀宗曰聞訛可欲出議和訛可年幼不苦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上慰之曰承平時叔父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緩急則置于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于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薨生平詩文甚多自刪其詩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庵小藁其詩今見於中州集者四十一首而文無傳焉遺山云密國公璹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學詩于朱巨觀學書于任君謨文筆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所居有樗軒又有如庵自號樗軒老人此碑序末自稱樗軒居士者以此文敘重陽子示現神異之蹟大都皆本其法孫所陳事實多羽流夸誕之詞不足深論

其云重陽到處立會必以三教爲名因以重陽比之子思達磨似欲援儒釋爲輔佐使其教不孤立無他意也惟云重陽之教名之曰全眞屏去妄幻獨全其眞是全眞之教顯然爲王重陽所立據陶宗儀輟耕錄乃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貞咸陽人王中孚者刱全眞之教談馬邱劉和之其教盛焉云云談馬邱劉本重陽弟子七眞中之四人重陽別無中孚之名與字其自關中至山左訪此四眞在大定七年丁亥歲上距貞元元年癸酉且十五年重陽以正隆四年已卯遇仙成道亦距癸酉七年然則輟耕錄語或皆傳聞之訛也七眞者曰馬鈺號丹陽子寧海州人曰譚玉名處端號長眞子東牟人曰邱處機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人曰劉處元字通妙號長生子萊州人曰王處一號玉陽子東牟人曰郝大通號太古廣寧人曰馬鈺之妻孫不二號順德世稱孫仙姑重陽化後七眞皆傳其教蓬海神清觀七眞皆有塑像而邱處機遇元太祖於奈曼問攻戰言必在乎不嗜殺人問爲治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契其言戰伐生全者毋慮二三萬人語詳

元史釋老傳又賜號長春眞人居大都太極宮改額曰長春詳見日下舊聞重陽好爲詩碑中摘取其句者九處又掖縣志載劉長生於鄰壁上見頌二句俄遇王重陽於衆中又掖縣青蘿觀有王重陽詩碑刻五言絶句一首又有詩碑刻悟眞歌一篇並見山左金石志又掖縣志仙釋傳載劉處元遇王重陽時重陽遺之詩曰釣罷歸來又見鼇巳知有分到僊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此碑但載首句今据以補足碑云邱處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又稱重陽丹陽長春諸師皆有文集傳于世今惟邱處機磻溪集及譚處端水雲集顧氏採入元詩選餘則道藏所錄甚多曰重陽全眞集十三卷王嚞詰同撰集卽碑所謂文載全眞集中者是也重陽教化集三卷重陽分梨十化集二卷此重陽居馬丹陽家化其夫婦賜混梨合丹陽食之凡元談妙理袞集得三百餘篇重陽金關玉鎖訣重陽授丹陽二十四訣皆論修眞漸次及修養丹法附馬自然金丹口訣論性命至理又仙樂集五卷劉長生造詩詞歌頌漸悟集二卷馬丹陽集詩詞歌曲又自然詩詞集一卷洞元金玉集十卷皆馬丹陽述詩詞歌頌又丹陽神光燦一卷亦馬丹陽撰又靈光集四卷王玉陽撰詩詞歌頌長春子磻溪集六卷邱長春所撰詩詞歌曲譚先生水雲集三卷譚長眞述詩頌詞太古集詩詞歌賦序文共一十五卷郝廣寧撰皆在道藏弟同氣連枝交友七字號內蓋七眞之中惟孫仙姑無專集耳重陽所爲詞今盩厔劉蔣村重陽宮爲重陽成道處其始門人建祖師菴元初乃賜額重陽萬壽宮有重陽手書無夢令碑又有蘇武慢詞碑並見陝西通志重陽以金大定十年化去後五十六年李志源于善慶二法孫求文于璹計其時爲哀宗正大二年又五十年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始立此碑統計距重陽之化百有六年矣盩厔縣樓觀元初改額宗聖宮又十八年乃刻高翻篆書道德經又刻正書道德經並列於說經臺皆完好無缺可知當時道士振作宮宇之勤如此此碑亦在說經臺王弇州稱之云道流李道謙書道偉有法洵不虛也碑中多空格想因石有裂文讓出之非闕字

温泉風流子詞

石横廣三尺三寸高一尺八寸十五行行九字後記共八行行十七字正書在臨潼縣

古齊僕散汝弼　艮鴻

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繞嶺盡瑤環香浴酒醆春海棠睡
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
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　馬嵬西
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頰有紫囊來進錦韈傳
看葉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
風渭水落葉長安

近侍副使　僕散公博學能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
嘗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于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
晏四方衣冠爭誦傳之稱爲今之絕唱恐久而湮滅
命刻于石以傳不朽正大三年重九日承務郎主簿
慕蘭記

明威將軍縣尉李春

定遠大將軍縣丞楊永達

奉國上將軍臨潼縣令僕散希魯立石

僕散希魯跋云宋元至今刻石甚多殆難勝紀而當以此爲第一其詞幽麗悽惋字畫勁峭有如珙璧因砌而珍之關中金石記

按碑刻風流子詞一闋僕散汝弼所作慕蘭記稱其博學能文尤工於詩而遺山中州集未收此詞亦不見錄於竹垞詞綜致萬紅友詞律云風流子有二體一體三十四字一體雙調一百十字又名內家嬌其一百十字者載宋張耒一闋此詞亦不載以此詞與張耒詞校多一字下闋但淚滴關山句按之張詞只四字不應有但字蓋是又一體爲百十一字者詞律失採然詞律注引升庵語正謂此詞云于驪山見石刻一詞必元人作郎詞統所選三郎年少客一首也圖譜竟於風流子外另收此詞別加一名曰驪山石因而分字句處與風流子兩樣云云据此是詞統圖譜皆收此詞獨詞綜遺之也升庵謂必元人作者蓋匆匆見石刻未及細檢記有正大三年字耳

重摹唐太宗慈德寺詩

碑高六尺三寸六分廣三尺三寸詩共九行行二十六字後跋七行行五十一字正書在武功縣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御製詩

貞觀十六年幸　慈德寺舊宅四韻

新豐停翠輦朝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臺古半階斜前
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離此地四海遂成家

貞觀十六年重幸　慈德寺故宮十韻

壽丘惟舊跡酆邑乃前基粤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
齡逢運改提劒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
咸入欵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景逐衛文䄙端扆朝
四岳無機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鑾黄遍原
隰儲峙積京坻共樂還譙讌歡比大風詩
大唐太宗文皇帝登極後忽夜夢太后若平日旣寤
潸然不自勝越翌日詔有司發倉廩賑濟貧窮及於
慶善宮側㘰寺一所用荅劬勞之德故以慈德爲名
貞觀六年幸是寺顧謂侍臣曰朕始生於此念母后
永訣育我之德將何以報感而大慟左右亦爲之流
涕迺嚴祀於正寢及燕羣臣題詩屋壁至十六年警
蹕重還故宮復題詩十韻噫孝思不忘此聖人無加
之德也住持沙門法号子寧闡道之餘博覽羣書每
讀大中繼明佛堂院碑嗟御製詩章久而無聞迨正
大丙戌偶獲二詩於縣令盧公處乃天聖中宰公种
世衡石刻也奈風雨侵剝字畫損壞住持惜之復命
工刊立于安養堂前庶使後之人得觀覽焉其帝之
功業有本紀在故不書丁亥歲中順大夫前平陽府
判上騎都尉隴西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戸賜紫金魚
袋李文本䟦首陽山老僧惠鑒書草堂嗣祖了印梁
山賈玭助緣　懷遠大將軍武亭縣令盧振
子成德清道明德珂德秀德珍子瑞德瑨德潤德澤
幸緣幸俊都目趙昇南郊王玠刊字

按武功縣志慈德寺在縣治南卽唐慶善宮故址
金大定十六年修勅賜崇教禪院宋崇寧元年趙
茂曾記云按唐紀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七年
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
日而去是京兆武功之南有唐慶善宮今爲慈德
寺乃其所也此碑刻唐太宗二詩一題曰貞觀六
年幸慈德寺舊宅四韻一題曰貞觀十六年重幸
慈德寺故宮十韻考全唐詩載太宗詩此二詩在
焉貞觀六年者題曰過舊宅二首次于後十六年
者題曰幸武功慶善宮次于前並未嘗謂之慈德
寺也葢慈德寺名乃宋時所題金大定十六年又
賜崇教禪院額而此二詩題云慈德者當卽宋天
聖中种世衡刻石時所加非舊題也此碑刻于丁
亥歲爲正大四年其時已改崇教禪院而李文本
跋中不云崇教者何歟豈縣志語未確耶唐書太
宗紀貞觀六年九月己酉幸慶善宮十六年十一
月甲子幸慶善宮與碑合其六年幸舊宅詩全唐

詩載二首碑所刻祗五言四韻尚有五言七韻一首碑所未刻盖正大丙戌得於縣令盧公者佚其次首也以全唐詩校之與碑異者譙邑駐鳴笳碑作朝邑一朝辭此地四海遂爲家碑辭作離爲作成十六年重幸故宮詩十韻全唐詩亦有與碑異者日逐衛文槐碑作景逐衛文貔無爲任百司碑作無機禾穎積京畿碑作儲峙積京坻共樂還鄉宴碑作共樂還譙讌似全唐詩別有所本不從碑錄也新唐書禮樂志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于武功之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褎漆髻屣履而舞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舊唐書樂志慶善樂太宗所造也冬至享燕及國有大慶與七德舞偕奏于庭此二條全唐詩系于十韻詩之下而碑則以四韻者爲六年作十韻者爲十六年作詳玩史志作被管絃自當用十韻不應祇是四韻且自當以第一次幸故宮詩被管絃不應用第二次則六年作者爲十韻十六年作者爲四韻疑碑誤爲倒互也

濟瀆靈應記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十七行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濟源縣

鄉貢進士淇水韓時舉撰并書丹

河陽梁邦瑞篆額

歲在戊子　天子以去冬不雨　宵旰憂民粤春王正月　遣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監使內□□□□□藥局直長高佑銜　命降香于濟瀆顯祐清源王　天語一發不浹辰而雨至者三使車在路雪復盈尺民熙熙然咸曰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二月□□使高佑□自□京師由三城戴星而行未及巳刻已抵祠下謹默致　聖意及所　賜香酒拜祝於　淵德殿筭奠紙於海紙立下如掣俄頃風行□□勢忽海涌有　神物出其間狀大數圍俗所謂將軍者延頸被紙鬐首東南且進且退如舞如蹈凡數四有望闕謝　聖恩意中使高佑敬懼釃酒　神廼前□及數匝悠然而去觀者如堵以謂　聖主之德至誠感　神躍魚之祥桑林之應方之　皇朝邈不及矣　天且不違況於　神乎　神且不違況於人乎　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畢祀皆合爪致禱鼓舞而退吏□□爲□□未之睹也懇請立石以紀　聖感之

萬一敬謝不敏拜手稽首以書之　至大五年春社

後二日謹記

從行降香官嘉議大夫內侍局承應御直張節用

從行降香官龍虎衛上將軍同知防禦使事上護軍

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蒲察黑

厮

宣權從宜經略使奉國上將軍知孟州防禦使護軍

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僕散桓

端建

里人桒天瑞司口劉口刊

監刻碑人州吏趙源

通眞大師賜紫知廟事楊缺　同知廟道士李缺

碑述高佑銜命降香浹辰得雨之事稱爲濟瀆顯祐

清源王按金史禮志云明昌間封濟爲清源王此有

顯祐二字是史脫文也中州金石記

按濟瀆廟在濟源縣是時都汴自汴都西至濟瀆

廟戴星而行其程甚速也碑立於正大五年春社

後二日葢二月也文云天子以去冬不雨宵旰憂

民粵正月遣高佑降香於濟瀆顯祐清源王天語

一發不浹辰而語使車在路雪復盈尺金史哀宗

紀及五行志正大四年冬皆不書旱惟五年春書

大寒二月乙巳朔雷雨雪木之華者皆敗此即碑

所云使車在路雪復盈尺也二將軍者不知何神

物能銜紙舞蹈而碑又云躍魚之祥則是魚類矣

文稱其狀大數圍延頸被紙以臆度之殆黿之屬

也是時元兵日逼不六七年而金亡文有云中興

之功日月可冀葢亂極思治之心猶惓惓也金國

語解僕散氏漢姓曰林蒲察氏漢姓曰李僕散桓

端官知孟州防禦使其曰宣權從宜經畧使者隨

時暫設之官非常制也諸州防禦使從四品而桓

端階從三品上之奉國上將軍蒲察黑厮官同知

防禦使正六品而階正三品上之龍虎衛上將軍

皆不能明其制也

重修濟瀆廟記

石連額約高五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廿二行字多寡不等連額並正書在濟源廟

種竹老人譔

河陽梁邦瑞書丹

大金正大戊子歲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麥煩旱

百姓惶惶然　皇帝之心憂民不啻遣資政大夫中

常侍兼上林署提點　宮籍監使　內侍局令尚藥直

長高佑載星馳驛受　命呈香禱于　濟瀆顯祐
清源王復日至　祠正衽整服肅體齋心夙咎　天
誠夜獲嘉應膏雨巳容耕春雪又及尺俄有神物出海
領帋吞酒朝　闕如　謝使者廻　京都異事
奏　上　上深敬悅　賜銀二万五千星委自
孟州長吏防禦使僕散桓端提控同知納蘭和尚辝職
監修搆大廈之㫁材鳩三昧之妙手重簷疊甃操碧繪
金嚴崇　聖像謹飾從尊鴛瓦紺天鳳門輝日役未十
旬功與萬數殿廊齋廚創作一新也市民嬉游無不祝
讚匪　靈應之　神君豈可達於　朝廷非　聖明
之　天子莫能肅於　廟貌物成有日易舊更新聖
哉　神乃德哉　王言德耶聖耶猶不能盡理述焉
正大五年六月十五日監修州吏趙源　知廟道士
楊知謙李得禎
郭知常元知一
武節將軍行濟源縣令兼管勾河防常平倉事修廟
接手官納蘭抄合
昭勇大將軍遥授歸德府治中兼同知孟州防禦使
事上輕車都尉廣平郡開國伯食邑七伯戶　省部
委差監修納蘭和尚
宣權孟州從宜經略使奉國上將軍知防禦使護軍
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伯戶　省部
委差提控監修僕散桓端立石
石匠桑吉　劉通

按此碑與前碑同爲正大五年祀濟瀆廟請雨降
香之事前碑記于春社後二日此碑立于六月十
五日蓋因神著靈異奏請賜鏹修廟未十旬而工
竣遂立此碑知孟州防禦者仍是僕散桓端同知
則易爲納蘭和尚矣金國語解有納剌氏漢姓曰
康而無納蘭氏史傳有納蘭胡魯剌納蘭綽赤而
納剌氏無其人此碑撰者署其號曰種竹老人而
不署姓名文云賜銀二万五千星不知以兩爲星
抑以銖爲星皆不見於他碑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八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金六

改建題名碑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廣三尺七寸作三截上截二十四行行十六字中截三十行下截十三行俱人名字截參差不等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改建題名之記

灃澤吳聽書丹

涇渭盧元撰額

府庠舊有題名然附他貫者皆闕而不書議者疑之正大乙酉　行省　外郎　集賢上黨張公以幕府餘暇閱月校試因覽是碑謂諸生曰　國家設學之意教育均矣每遇大比牓不乏人至於紀錄獨取此舍彼則恐于獎厲之道未備迺命耆宿參訂名籍自高平李公簡之而下得二十有八人列之貞石以發幽光使朋來求價者履跡景慕指某人隸業於此而登第某氏宦游於此而成名思與並驅爭先其益可勝既耶舊碑之建也制度頗狹歷年滋久得人如多凡來書榮者或投隙抵罅僅容數字一何略也今茲告成極其宏壯前所不載者俱見擴錄顧不偉歟噫後之登科者請隨牓如式書之儻易舊矩而作新意非所望也敢以此告是年十二月中澣日門人孔叔利謹記

大定十九年張行簡下　李仲略高平　賈益通州

大定二十二年張甫下　焦炯開封

大定二十五年徐鼇下　李秉鈞大定

明昌五年張檝下　趙去非定州

經義楊雲翼下　趙思文定州

承安二年呂造下　賀天祐三原　劉光謙大興　高國鈞鶉野

經義李著下　馮璧真定

承安五年閻詠下　武洵直武功　高嵩遂城　劉從謙安邑

泰和三年許天民下　王嗣初同州

大安元年經義第一　邢天祐浮山

崇慶二年黃裳下　仇庭用扶風

貞祐三年程嘉善下　馮辰盩厔　王元舉扶風　高宇恩牓

興定二年張□安下　李介遼陽

興定五年劉遇下　□獻臣□□　蘇遵臨晉　李獻誠河中　李恒亨河津

經義喬松下　李獻甫河中
正大元年王鶚下第二人劉繪獻州司張柔中太同楊
侯大興張邦憲信州李元侃師牛炳河中吳芝澤州
邳邦用定安
經義張介下　張琚京兆張珪京兆
正大四年盧亞下　孔叔利平陽吳聽澤州張珩京兆
正大七年李塘下　任嘉言汾州劉源雲陽龐漢太原
郭士元□晉
經義孟德淵下　盧翊豐潤
學錄吳聽
學正安濟
承直郎　省差教授賜緋魚袋邳邦用立石
太中大夫東運司戶判兼提舉學校李暐
長安樊世亨刊

按此與前碑同為京兆府學進士題名之碑前碑止於興定二年所載祇京兆本貫之登進士者此碑專載他貫之肄業京兆而登進士者起大定十九年迄正大七年凡十五科共四十三人据孔叔利記祇得二十八人殆立碑後增刻十五人也記文有云某人肄業於此而登第某氏宦游於此而成名可知當時取士之途亦甚廣矣金史載狀元姓名惟哀宗紀正大元年書詞賦進士王鶚以下四年書詞賦經義進士盧亞以下七年書經義詞賦進士李瑭以下追攷以前興定五年但書經義進士考官於常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其詞賦進士劉遇則不書至興定二年但書武舉溫迪罕繳住以下一百四十八人及第又書詞賦經義進士及武舉人入見賜誥命章服而姓名不書碑書張口安泐一字賴證以前碑知其為張仲安也自此以前則紀皆不書矣碑載貞祐三年程嘉善為詞賦進士第一人攷金史李獻能傳獻能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授應奉翰林文字中州集亦云獻能年二十一以省元賜第廷試第一人皆與碑不同碑載詞賦經義第一者凡十八人內張甫一人金史有傳係武人非此碑張甫餘有可攷者七人張行簡金史傳字敬甫大定十九年進士第一人除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貞祐三年卒謚文正中州集稱其天下言家法言禮樂言文章言德行者唯張氏為第一張檝中州集字巨濟先世泰州長春人有官於

山陰者遂占籍焉儼明昌五年詞賦第一人仕至鎮戎州刺史文賦詩筆截然有律度時人甚愛重之楊雲翼金史傳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料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兼侍讀正大五年卒年五十九謚文獻中州集云百餘年以來大夫士身備四科者惟公一人而已李著中州集字彥明眞定人承安二年經義第一人在翰林七年累遷彰德府治中城陷避埳上掘埳倒而死閻詠中州集作閻長言字子秀濟南長清人少日慕張忠定之為人故名詠避衛紹王諱改為（衛紹王諱永濟其即位在泰和八年閻詠登第在承安五年為衛紹王即位前八年其時未避諱）好學工詞賦嘗以第一流自負平生多奇夢果魁天下士論厭服在翰苑十年出為河南府治中被俘以道梗不得前卒王鶚元史傳字百一曹州東明人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人出身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左右司郎中天興三年蔡陷將被殺萬戶張柔救之輦歸世祖即位建元中統首授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乞致仕十年卒年八十四謚文康張介金史傳字介甫平州人正大元年經義進士第一時為國用安參議中州集云介彭城人歷單穀熟二縣令幼有賦聲以上皆第一人之可攷者也進士四十三人中有可攷者十一人李仲略史附李晏傳晏子字簡之澤州高平人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代州五臺主簿累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泰和五年卒謚襄獻性豪邁剛介特立所任以幹濟稱賈益史附賈少冲傳字損之通州人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累為太常卿元光九年卒趙思文中州集字廷玉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貞祐中陷沒都城間關南渡累拜禮部尚書壬辰（天興二年）卒官劉光謙中州集字達卿潘州人泰和三年進士累官司農少卿碑載光謙大興人承安二年進士未審即一人否馮璧史傳字叔獻眞定縣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累官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十九中州集璧別字天粹致仕後居崧山龍潭者十餘年諸生從之游與四方問遺者不絕賦詩飲酒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為神仙山中多蘭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清絕為勝少劣則有罰謂

之闕蘭所藏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叔獻能盡之是後松醪闕蘭遂爲山中故事馮辰中州集字篤之臨潼人碑作盩厔自祐三年進士辟涇陽令九歲知作詩李獻誠史附李獻能傳河中人先世有爲全吾衛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迨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李獻甫傳字欽用獻能從弟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累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死蔡州之難年四十張邦憲史附忠義禹顯傳字正叔泰州人碑作信州人登正大中進士第碑作正大元年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阜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遂遇害張琚中州集字子玉河中人碑作京兆人刻意於詩五言所長詩人喜稱道之李有張五字之目不言其登進士此碑載張琚是正大元年經義進士未詳是一是二麗漢中州集字茂宏平晉人碑作太原人正大末年進士待文內鄉北山兵亂遇害碑載麗漢正大七年詞賦進士正大尚有八年未可云末中州集小異諸進士之可攷者如是至劉從謙無攷而史有劉從益傳渾源人大安元年進士碑載從謙安邑人貫與渾源相近或爲從益之兄弟行李恒亨無攷而史有李復亨傳榮州河津人與碑載恒亨同貫或亦兄弟行識以備攷題名止於正大七年哀宗紀是年四月大元兵平鳳翔府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而國勢日蹙踰三年而亡進士之試不復舉行然則是碑竟與金運同其終矣

黃華老人詩刻

碑四紙各高七尺廣三尺一寸五分四行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大理府雙塔寺

王庭筠

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
滿谷西風栗葉黃

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掛百錢遊名陽欲下山更好
深谷無人不可留

帝遺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忩山人乞與山前幽
鶴托先開二十雙

掛鏡亭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
人道高歡避暑宮

按此碑刻黃華老人七絕四首不署題及年月雲南通志雜記卷載黃華老人詩金翰林王庭筠四絕句原在黃華山嘉靖間僉事崔官攜帖至榆李

元賜重摹之今碑在大理雙塔寺所載詩正與此四詩大同惟字句稍異者碑云與來日挂百錢遊志作自挂深谷無人不可留志作深林千家落落嶺西窓志作千家琵琶嵌西窓鶴託先開二十雙志作招客先開四十雙挂鏡亭西挂玉龍志作臺西寒雲欲上三千尺志作直上又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四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第三此恐志别有所本也金史王庭筠傳字子端河東人登大定十六年進士第調恩州軍事判官累調館陶主簿明昌元年四月名庭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其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中州集不載此四詩其小傳云子端詩文有師法高出時輩之右字畫學米元章其得意處頗能似之平生愛天平黃華山水居相下十年自號黃華山主河南通志黃華山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林慮山內山有三峯名仙人樓玉女臺曾般門其頂突出雲表名摩雲峯連峙若屏名連屏峯羣峯磊落如人名聚仙峯下有黃華谷志併載王庭筠詩三絶句一帝遣名山一王母祠東一挂鏡臺西而次首手挂一條云云志所不載其次序與碑異者王母祠東一首碑作第一志作第二帝遣名山一首碑作第三志作第一挂鏡亭西一首碑作第四志作第三其字之異則河南志與雲南志同大抵崔官所攜之帖詩與黃華山舊本同而河南志删其一首也庭筠隱黃華在明昌元年以後而其作此詩不知在何年黃華山寺與雙塔寺兩處之刻詩亦皆無年月可繫今姑附金末

楊奐碑

碑上闕四字搨本高六尺廣二尺五寸二十四行每行存五十三字末行以後文不全正行書在乾州

金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君神道之碑□□

河東元好問撰

柳城姚燧書并篆額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鄭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楙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埜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荅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

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
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按牘相煩聞若有
隹兒姑欲試之卽檄君爲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
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
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
業成卽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與定辛巳以遺
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
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
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
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
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
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
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
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
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
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
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
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
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
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
極自京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
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
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
諸侯矣將無以我爲三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詔
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
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儀從監試官北上謁領
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
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
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
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亡幾亨鮮之喻正在今
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
以爲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
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
禮下邽薛微之瀰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
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
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
剝下罔上若欲我爲之邪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
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之亦有被刑責役財物
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葢未有漕司惠
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

元楨龔職壬子九月　王府驛名人關詩敍　教

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炷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垣元肇嵩山綠山皆早夭元肇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藎然有童烏之慼女四人長嫁郡人張虎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用之技尤諱作詩爲其害賦律尤甚至碑闕此下今據集補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風碣巖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者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日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鄜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鄭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閱眞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漸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剷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予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又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益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

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口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桀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illegible]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與也如是凡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强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

念念不相置酉語殷重以譔述爲顧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觭於跌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蘽孤罷道乎駢儷而變古雅快瀉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奪回谿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鄙賓於唐世久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檟兮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喜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元聖之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元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繄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褒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遂千載兮口知

中統五年建巳月立元好問撰文姚樞正書并篆額

在乾州碑文往往與史合惟作萬言策未及上歸教授鄉里後安撫使辟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龍州經歷皆辭不赴應參乾恒二州軍事庚寅春試授館張公信甫之門等事史不及之耳又史言著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卷碑云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三十卷亦異燧奐之弟三女壻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全文二千六百餘字當時或有碑陰或刻二石今搨本僅得一紙自於經爲通儒以下全闕約一千六百餘字此搨上截每行整闕四字又間有泐文左上角石已損闕今取元遺山文集補全不復旁注取其瞭然可讀也立碑歲月元集不載據關中金石記稱中統五年建巳月立當由得見全搨也元遺山卒于丁巳歲此碑撰于丙辰十月在未卒之前一年姚燧書篆自署柳城人元史燧傳稱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樞傳則云柳城人後遷洛陽碑署柳城者從其祖貫也史言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云云此碑云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篪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不言第三女許姚燧考燧傳至大元年年七十除承旨學士四年得告南歸明年復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當爲延祐元年甲寅歲推其生在元太宗己亥歲至丙辰遺山撰文之年得十八歲若燧書碑在是年碑文應有三女嫁姚燧之明文何以云幼在室也奐史傳僅五百七十字較碑祇存十之二然皆取碑文有刪無增京兆府學教養碑奉天楊煥書當卽此楊奐是楊名又作煥也碑云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關所稱王府卽世祖故傳云世祖在潛邸驛召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元史世祖紀壬子帝駐桓撫間奏立從宜府於京兆夏遣王府尚書姚樞立京兆宣撫司以孛蘭及楊惟中爲使關隴大治奐之參議正在是時碑云奐以乙卯歲九月一日卒後五十七日葬是十月二十七矣而文以丙辰十月始撰又九年而始立碑皆不與葬同時中統無五年是年八月丁巳改元至元碑以巳月立故仍稱中統傳稱賜謚文憲而不著何年此碑亦未載則在立碑

以後矣奐之葬所碑稱在郡東南十里陜西通志載楊掾史振墓在乾州東南十里子奐與父振葬同處振以貞祐四年正月七日葬於州南小劉村新塋城南翁墓次據碑不詳父振為掾史而振號蕭軒翁不號城南翁未知通志又何本也碑云戊戌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耶律公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元史食貨志太宗甲午年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并合干人等命各處官司選有產有行之人充之其所辦課程每月赴所輸納邵遠平元史類編楊奐傳引奐自著還山集云歲己酉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近世轉運司例經理十路課稅易司為所黜使稱長相豐歉察息耗以平歲入聽中書省總之此碑題課稅所長官正是易司為所黜使稱長之時則當在己酉年矣碑云所著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記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史傳載還山集六十卷天興近鑑三卷正統書六十卷今攷四庫全書有還山遺稿文一卷詩一卷乃明嘉靖初南陽宋廷佐掇拾殘賸之本而永樂大典未經錄入則其集之亡在明以前矣又四庫提要云考集中臂僅記稱所著有還山前集八十一卷後集二十卷近鑑三十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記六十卷所載與碑詳略不同然則當撰碑時奐所著書已多亡逸也正統記雖亡幸碑載其序例可以得其大指近鑑一書碑傳卷數懸殊至其紀號碑曰正大傳曰天興天興距金亡僅三年若正大以來尚得十年據碑稱正大初朝廷一新敝政君草萬言策指陳時病後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然則近鑑一書因不上策而成者似碑所載為確也顧俠君元詩選錄奐詩百零五首不知與宋廷佐所輯同否邵氏元史類編所引還山集中語亦不知所見何本皆當俟攷碑云丙辰冬十月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員生似即奐臨終時執筆畱詩之門生員擇其人無攷元詩選有員炎小傳稱其字善卿衛州人歲己亥故人楊奐主漕洛師愍其窶用監嵩州酒已而隨所徵上謁奐方據案坐堂上吏鳧雁行立炎挂布囊掖下杖巨梃直前曰楊使君不相知置我于此吾不能為汝再辱遂揖而去此人當

是員擇族人碑不載己亥年事亦可廣碑所略史商挺傳字孟卿曹州濟陰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好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癸丑世祖在潛邸受京兆分地聞挺名遣使徵至鹽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爲郎中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陞挺爲宣撫副使據此則其時宣撫使是廉希憲挺實爲副疑遺山集脫副字也

國書碑

碑連額高七尺廣二尺五寸二十三行字數多寡不等連額並國書

[illegible] 額

[illegible] 題

[illegible]

伏氏北炎致
舟利土　而力刃吊不夹天床命甬乑侯千
休夹天床□其句丞西戊史舌叉申父卓弓
芥伐天东达光右牟巻休芝邑友牟申仅以余
东生
东灭杀芥天东朴邑呆弋吏人係奈斧圭
丑月舟日来东表京单天龙禿劳卉
十月手多日
显丑王及伐虽吏虎单毋吏丙床売夫朱外麦弋
爻右牟件床可矢冬为支东岀来予变生未两
年日
冬友文亥齿外武吏凡单甬吏写床
冬衣並申　舌戈爻右冬何□□□戈京史玻
尤佉义床床□□□□□因申床九玉　未□□□□史
月久氏並　友庄禾肩刹□□□□□□□□
冬米风余□□□□□□□□　斉□西正常□□□□□□□□
之米車丙夹剌朱西史内宋半所五　申斗史米冬令叉
弋灵□东内皮然□□□　申半夹米六□□□□□□□□
东九□　冬衣並申　臭央床耒夜米
□□□□□□□□　单美邑美夯□□□□□□□□
□□□□□□□□

坐矢□□□□□□□□□□□□□□　西孟青灵不□反米玉
尤佉仝各□□□□□　斉牟东兄□□□□□
采申臭　申斗夹米岗岗□□代丙史石交申五皮
芥余奐□□申□史□□申□尖□□　米禿朱史友□□□□
□虎及舌□□□□□□□　屎斧甬半奇□□
□□　尤佉冬父仝仁□東史门及虎史玉
屎竿吳及氏□□□□□□　命甬禿此刹□□□□□□
□　千美舌冬仝及弋□□□□□□□□
夭甬先东□□□□□□□
炎休兂余　禾□□東□□□□□□□□
申斗夹米毛开□□□□□□□□　夫炎发更
□□□□□□□　出宍宋五□□□□□□□□
□□
東全冬书□于月乜丠日尚火再古阜弋
由市奄米再达坐为余库　禾央床禾东
保反支廿乃玉达□□□□□□□　史玫呆舌

按此碑全是國書無譯文不能知其所紀何事姑依碑摹錄備攷碑文間有漫漶僅据現存點畫摹之其訛與否俟諸博識者攷定焉

附齊

重置饒益寺石刻記

石高一尺七寸二分廣二尺八寸二十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朝邑縣

左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木蓊鬱小徑縈紆約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饒益乃陜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莫不稅駕投憩於此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牌不可勝數前後主僧慮歲漫滅悉勒之于石寺遭兵火焚毁殆盡如前人石刻往往埋没於頹垣遺基之下抃承乏領鎮事至此恨不及見饒益全盛之時實爲不足每暇日命僮僕事鍤築搜抉于荆榛瓦礫之間雖獲名公大臣行記詩刻例皆斷折訛缺讀之令人悲惋即其稍完者萃而置之於藏春軒壁奠後之游觀者興葺之不替然周覽環視必思其人焉時阜昌癸丑九月初一日東萊新市監趙抃謹記

饒益寺住持僧道顯立石

抃自署爲新市監金史地里志朝邑縣有新市鎮是也寺在鎮之西梁天監中建唐貞觀二年起浮圖以明嘉靖地震圮文稱自唐宋以來名人賢士經由往返莫不於此題名主僧勒之于石案今題名惟宋政和中賈炎謝卿材二石尙存唐人名跡皆無之矣關中金石記

按今之同州府在後漢時謂之左馮翊建安初乃置馮翊郡碑故云左馮之東南縣曰朝邑也饒益寺在縣南十里今尙有鎮名新市者藏春軒壁即藏春塢關中金石記云今惟宋政和中賈炎謝卿材二石尙存謝卿材賈炎二題名已錄見前謝題乃元豐六年三月賈題亦宣和六年四月皆非政和中關中記偶誤耳此記刻於癸丑爲阜昌三年劉豫自阜昌二年金太宗定陜西以其地賜豫故同州境地爲豫所有刻石紀年乃用阜昌也趙抃爲監鎮之官而乃裒聚石刻於兵亂之餘俾垂久遠可謂好古者矣

孟邦雄墓誌

石高三尺七寸廣三尺八寸四十四行行四十四字正書在偃師縣學

大齊故贈通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

孟公墓誌銘

朝奉大夫前祕書少監編修國史賜紫金魚袋李杲卿撰

尙書禮部太史局中官正賜緋魚袋李肅書口篆蓋

公諱邦雄字彥國西京永安人也曾祖諱順妣安氏

祖諱晏妣趙氏累葉不仕　考諱恩贈□□大夫母
□氏封恭人　公爲兒詩已剛介不羣既壯彊鷙善騎
射以氣聞里中賢豪有能談兵者必屈折禮事以與有
得焉而後已用是諸家兵法略知大義前宋靖康建炎
間中原喪亂盜賊蜂起嗣王走江浙海內洶洶遞相殘
噬公乃招集亡命旬月間得萬人號曰義師保全一方
力拒羣盜京城留守使司嘉其忠義便宜借補進義校
尉兼差權永安縣尉既而借補承信郎權知永安軍事
累遷修武郎京西河北河東路招捉使以　公有心力
能撫軍衆便宜補敦武郎兼閤門祗候仍差河南府西
六縣都巡檢建炎三年三月本路安撫使司改差知汝
州寶豐縣四年正月累獲大功京城留守使司便宜遷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仍差權知河陽南城兼管內安撫
使四月差充京城留守司同簽書判官廳公事兼主管
侍衛步軍司仍遷右武大夫榮州團練使許從便宜五
月遷翊衛大夫六月遷中亮大夫改忠州防禦使
大齊開基阜昌改元　公適時知變乃以中亮大夫忠
州防禦使權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管內安撫馬步軍
總管司公事兼管內勸農使歸附　聖朝　朝廷
優加顯秩遷中侍大夫依舊忠州防禦使餘並如故

公迺謂人曰大丈夫事主當一心建功立名期不朽豈
可作服作叛以速夷滅哉方思建立以固恩寵適京西
北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梁不軌殘
忍尤甚　公迺厲志竭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
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厥績顯著　天子嘉之乃遷
徐州觀察使自是西至關中南至漢上凡兵火隔絕曠
日人迹不通之地一旦水陸舟車田野耒耜賈游於市
商通於路　朝廷得以車書隴右開拓巴蜀皆　公
之力也十月　皇帝遣使賜金帶以光寵之三年六
月　宣詔赴闕上殿　皇帝問以邊事辯對稱
旨無所凝滯　天子愛之賜廣撫封俾臨一路仍
正使號增重帥權特授依前中侍大夫徐州觀察使知
河南軍府事兼西京留守河南府路安撫使馬步軍總
管兼管內勸農使明年正月西賊叛逆順商號三州相
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大兵未集遽入西洛　公
不幸被執賊留之軍中意欲括而用之公乃毅然不屈
請即死之遂力被害享年四十六先是厥　父恩被傷
致殞男安世同日被禍三世忠孝萃于一門舍生取義
不失全節方之古人殆無媿也　朝廷哀憫其忠義
贈通侍大夫賜錢千緡及賻贈羊酒米麥等差諸縣夫

役百人以助葬事許其弟武經大夫閤門祇候河南府
路副總管邦傑不妨本職以領葬事七月二十日癸酉
葬于永安軍芝田鄉蘇村之原公娶劉氏封恭人男一
人安世贈朝奉郎女二人並未嫁俟嫁日各賜夫承節
郎　公天性純厚明敏辯博事父母尤孝能以智帥人
與士卒同勞苦資糧與均故人樂任使多立奇功其在
西洛不唯威聲四馳見於將略至於撫衆治民政平訟
理皆出愁歎有古良吏風古之爲將者或以智略或以
壯勇或以死節苟得其一不害爲名將後世將弱兵驕
其能智略壯勇與夫死事奇節顯顯名世者幾希故其
伺敵之來往往內懷怯心外爲威色畏避矢石不敢前
臨時去就心挾二三幸勝則要功力屈則降敵若人者
安能死節王事願死馬革中以報　國家哉　公獨
能兼是數者卒死忠義並驅古人非天賦英烈未易如
是也僕不識　公之面友人將仕郎黃億實客於
公之舍一日狀　公行事之實見祝爲文辭不獲已因
爲之銘曰
帝造區夏　志濤多壘　兇醜跳梁　速誅千紀　公
適時變　赤心欵附　氣吞羣盜　亂庶遄沮　帝用
嘉之　以廣撫封　正彼使號　以旌有功　留鎮西
洛　克服商號　舟車隴蜀　咸底雋績　董賊亂常
兇焰熾張　死節被執　斷頭不降　以忠捐軀
禍及三世　死馬革中　是謂得志　帝用憫之　厚
葬斯舉　錫以千緡　贈以異數　□安窀穸　永□
幽宅　巍巍嵩高　與功無極

汴京楊青刊

碑新出土字蹟工秀得虞褚規模良可愛也阜昌爲
劉豫年號豫以宋建炎四年爲金所立中州金石記
億按孟邦雄事附劉豫傳後云孟邦雄發永安陵郎
其人也今邦雄墓亦爲土人掘井出之獨匿此石五
十餘年孑宛轉屬覓購之乃詳其始末蓋邦雄永安
人自劉豫僭號遂降豫授僞職至中侍大夫徐州觀
察使知河南軍府事兼四京留守河南路安撫使馬
步軍總管兼管內勸農使案四京以史證之豫升東
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又僭位大名及河南府西
京并爲四京誌文所云四字蓋謂是也誌稱京西北
路安撫總管翟興阻兵負險隔絕道路跳梁不軌殘
忍尤甚公乃厲志竭忠乘機奮發勸督將士協力赴
功竟致渠魁破蕩巢穴攷興本傳爲京西北路安撫
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封使此支乃易安撫招討名

爲總管又傳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誌文謂興跳梁不軌殘忍尤甚當指於此至傳所云豫計不行乃陰遣人啗禆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則此誌以邦雄勸督將士竟致渠魁是於興之隕殁皆由邦雄所致與史頗不相符惟與本傳內小註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與奮擊墜馬死則邦雄乘機奮發卽當時以兵犯中軍者事亦或然也然則史小註宜爲可據而傳故兩存之也偃師金石錄

按誌云邦雄西京永安人也葬于永安軍芝田鄉蘇村之原今河南府鞏縣宋景德四年析置永安縣金貞元元年改名芝田縣元時廢入鞏縣所謂芝田縣者葢卽以鄉爲名則邦雄葬所當在鞏縣地此石不知何以入於偃師誌載翟興阻兵負險事以宋史傳攷之在紹興二年亦卽阜昌二年此誌葢脫二年字也其云西賊叛逆順商虢三州相繼變亂虜掠百姓攻圍城邑云云宋史劉豫傳紹興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豫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僞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僞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攻下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于金豫亦遣將逆戰橫敗績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誌所稱西賊似卽指李橫然銘詞有云董先亂常兇焰熾張死節被執斷頭不降是邦雄死于董手不知董爲何人豈卽董先耶誌云黃億狀公行事之實見祝爲文祝與囑同音猶今人言見囑也据本字文義亦卽祈禱之意猶言祈求也

勅祭忠武王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作兩截上截祭文省牒共三十一行行二十四字下截記二十三行行二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宜川縣

將仕郎臣王寵書

廸功郎臣孟醇篆額

維阜昌六年歲次乙卯九月辛未朔二十一日辛卯

皇帝遣武節大夫閤門宣賛舍人權知丹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農事劉議昭薦于

王維　咸寧郡

神昔奮節義爲時名臣當奉天之難唐室傾危致命臣主克殄妖氛載在信史勲庸蔚然故能死而不朽廟食咸寧英爽凜凜如生有祈必應民受賜焉迺

者時雨久愆官僚精禱祀彼　靈祠之清泉遂獲嘉
澍槁苗勃興歲事有成長吏以聞深切嘉歎是用祗遣
使人持此名䕀式陳明薦庶荅　神休維　神其監
之尚
饗
尚書禮部
都省付下本省奏禮部呈丹州知州劉議奏爲春旱率
吏民詣唐　咸寧郡王謚字犯徽祖廟諱武渾瑊廟祈雨不
及旬日遂獲霑足契勘渾瑊前朝雖曾用當時謚號眞
封兼所賜封爵今來正犯　徽祖皇帝廟諱合行
迴避欲望以今來祈禱有應民賴生全特加美號八月
十三日奏得　聖旨指揮封爵犯　廟諱字依已
降　指揮不須别改外內祈雨感應事依已降　指揮
只特嚴潔　勑祭以謝今具下項須至符下一恭
依　聖旨差使臣張整賫　御香祝版前去
一勑祭用籩豆貳簠簋壹牲牢止用少牢壹牲幣帛壹
其合用篚箱罍洗酒鐏爵盞燎草差官行禮儀制並令
本州差長吏依祭祀社稷禮數排辦行禮籩貳壹實鹿
脯壹實魚鱐豆貳壹實芹壹實鹿臡闕以羊代簠壹實稻米
簋壹實黍米俎案壹羊腥幣帛壹長壹丈捌赤小赤丹
州主者仰恭依前項　聖旨指揮排辦行禮施行
符到奉行
阜昌六年八月　日下
員外郎押
員外郎押
唐將咸寧郡渾王在德宗朝爲時名臣履折衝之任禦
侮定亂休功偉績著在信史貞元中錄樓煩郡王徙封
咸寧追謚忠武後世興建祠宇血食茲土從本封也丹
陽之民蒙賴德澤凡有祈禱應若影響阜昌乙卯歲自
春徂夏久旱不雨民心皇皇郡刺史躬率吏民敬謁祠
下屢獲嘉應前此以守臣有請雖錫眞封然止因舊謚
未足以稱褒崇之意仍以封號犯　徽祖廟諱抗
章有請乞别加美號以荅　神休九月辛卯
天子遣使者頒　尺一詔書賫　御香祝版
太常定儀式以祀社稷禮遣守臣武節大夫閤門宣贊
舍人權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兼勸農事劉
議　勑祭祠下是日也秋高氣爽祥烟瑞靄飛浮
棟宇巖谷生光士民□□　神人交慶咸以謂自
貞元迄今寥寥數百年　神之功烈被民垂光後世
荐被褒嘉寔一時之盛事而　聖天子不以疏遠
爲閒嘉良吏二千石愛民之意特垂　聽納如與

輔相近臣都俞於一堂之上以成康濟之功盛美流口
口口歆羨莫不嘆服而仰慕豈不韙歟阜昌七年正月
初四日奉議郎權丹州軍事推官臣王蔚謹記
承議郎權丹州軍事推官臣王蔚
朝奉大夫特差權通判丹州軍州事兼專一管內勸
農事臣張几
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權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安
撫司公事兼勸農事臣劉議　立石
刊字人臣麻永

碑爲僞知丹州軍事安撫使劉議立議以渾忠武王謚犯徽祖廟諱抗章請避徽祖者豫之祖也李心傳繫年要錄稱紹興二年四月庚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宋史以爲四月丙寅非庚寅者誤也是月壬戌朔庚寅月之廿九日也史又云豫名迪功郎王寵不至此記爲寵所書不至之說恐未必是孟醇趙宗室王蔚字叔文史有傳 關中金石記

按忠武王渾瑊廟在延安府宜川縣城東南五里鳳翅山谷廟中有惠澤泉歲旱禱於此唐書渾瑊傳瑊以平朱泚論功受封錄樓煩郡王徙咸寧唐之咸寧至宋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屬丹州故宜川有廟卽瑊所封之地也瑊在唐本封咸寧郡王宋元豐中追封忠武王亦卽瑊之謚也文避劉豫祖諱仍稱咸寧郡王此碑因旱禱雨有應有司上請遂降香勅祭所謂挹彼靈祠之淸泉者卽惠澤泉也碑首云阜昌六年歲次乙卯劉豫以宋建炎四年九月爲金所立奉金正朔仍稱天會八年十一月改明年元爲阜昌明年者辛亥年也則乙卯是五年此云六年者連初立之始年勅祭在六年而立碑在七年逾年十一月而豫廢矣

禹蹟圖

圖高廣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

禹蹟圖 圖不繪

圖劉豫時刻攷豫以宋紹興元年爲金所立則是年當丁巳亦金天會之十五年也每折地方百里所載山川多與古合唐宋以來地圖之存惟此而已攷宋毛晃禹貢指南稱先儒所刻禹蹟圖黑水在雍州西北而西南流至雲南之西南乃有黑水口東南流而入南海中間地里闊遠今此圖黑水與毛說合是爲宋以前相傳之舊也唐書稱賈耽繪海內華夷圖廣

三丈縱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中國本之禹貢外夷
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題以朱豈此圖
之權輿與圖象之學自古重之山海經前五篇乃伯
益經其後十二篇爲周秦以來釋圖之言故往往雜
以後代郡縣今案其文有云在其東或在其北云捕
魚水中云兩手各操一蛇云右手指青邱北之屬皆
據形言之耳山海經本有圖故陶潛以之入詩張駿
郭璞以之作讚始知班固藝文志入之形家有以也
不知者乃以爲域外之言堪輿之學非聖經矣又史
記言蕭何收秦圖書大宛傳言昆侖天子案古圖書
三王世家有御史奏輿地圖漢書言李陵圖所過山
川地形元帝示後宮人單于圖明帝賜王景禹貢圖
又班固案秦地圖虞喜志林薛瓚注漢書皆案漢輿
地圖晉書言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言起京兆府盡隴右凡四十七鎮每
鎮皆圖在篇首今俱不存則此圖之傳亘足寶矣地
理之學古今互異試條其得失附以鄙証爲讀禹貢
者有所採也　又案圖嶓冢山在秦州東南深合自
漢以來相傳之說攷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言嶓
冢在隴西氐道班固地理志言在隴西西縣漢氐道
及西縣治皆在今秦州自魏收地形志以嶓冢山爲
在華陽郡嶓冢縣括地志元和郡縣志並承其誤山
乃移今之寧羌州矣然唐人猶兩存其說據魏收以
駁班固自胡渭禹貢錐指始　又案圖西漢水出秦
州南至涪州入江東漢水出與元府東至漢陽入江
亦合于班固地理志之說其圖西漢水不通于東漢
則不合于古何則余嘗謂禹貢言嶓冢導漾是言水
之在今甘肅秦州者也東流爲漢是言水之在今陝
西漢中府者也又東爲滄浪之水則言水之在今湖
北省者也西漢至寧羌州西北有水通于東漢班固
所云東漢水首受氐道水郭璞爾雅音義謂之潛水
水經注謂之通谷水括地志謂之復水云出利州縣
谷縣龍門山今俗以爲燕子河也其水于圖當自興
元府南承東漢水流至利州北合于西漢而殊未之
及今四川廣元縣是唐宋利州治寧羌州是其東北
境龍門山在州北百五十里卽李吉甫所云利州東
北有龍門山者也樂史又云龍門山下有燕子谷或
水之所以名矣郭璞既稱舊云卽禹貢沱潛鈇之非
也　又案圖黑水是三危之黑水黑水實有二余攷
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言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

水張守節史記正義案括地志黑水源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太山以此釋梁州黑水較長酈道元案諸葛亮牋稱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卽此諸家解書以二黑水爲一非也今水在漢中府城固縣西北五里案圖漆沮之洛至同州南入于河古說皆入渭是洛自宋金時改流入河近韓邦靖著朝邑縣志云洛水明成化改流入河不察甚矣　又案圖無漆沮葢洛卽漆沮孔安國書傳水經（見史記注晉灼所引今本無之）闞駰皆言是也李季卿三墳記石刻亦云漆沮泛溢馮翊訾埶是唐人猶存其說矣漢人言漆縣西有漆水入渭在今麟遊縣合雍入渭者爲詩自土沮漆之漆古但有兩漆水耳水經注洛水下又有漆水又逕申開山圖長安西有漆渠俱非禹貢之漆然自樂史宋敏求以來所在多漆水矣（關中金石記）

華夷圖

（圖高廣各三尺四寸二分在西安府）

華夷圖（圖不繪）

右華夷圖不著刻人名氏題云阜昌七年十月朔岐學上石益劉豫時所刻其年十一月豫爲金人所廢阜昌之號終于此矣唐貞元中宰相賈耽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斯圖葢仿其製而方幅縮其什之九京府州軍之名皆用宋制開封爲東京歸德爲南京大名爲北京惟河南不稱西京未詳其故也碑云四方蕃夷之地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又參考傳記以敘其盛衰本末至如西有沙海諸國西北有奄蔡北有肖利幹東北有流鬼以其不通名貢而無事于中國故略而不載此亦見其去取之不苟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禹蹟華夷二圖高廣尺寸相同禹蹟圖界方格每方折地百里列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華夷圖阜昌七年十月刻圖中所載多及宋朝通貢之語有建隆乾德寶元年號其爲宋時所圖固無可疑然其稱契丹云卽今稱大遼國其姓耶律氏似乎作圖猶及遼盛時又渤海夫餘之間有女貞國名女貞一作女眞避宋仁宗諱改名女直然在宋則避之遼人尙仍其舊稱以此證之疑是遼人所繪故有大遼字若是宋人則當避貞字若金人則宜加大金之稱說矣然遼以幽州爲南京此圖仍作幽字而宋之四京獨詳其三又似宋人所作甚不能臆定也

劉豫以七年十一月丙午被廢而十月朔尙刻華夷圖者葢廢豫之舉不過奉詔降封並無干戈擾攘之事僞齊全境恬然安之當刻此圖之時初不料逾月卽亡也兩碑但紀歲月不著所以刻石之故而華夷圖則有岐學上石字殆由學校中得此二圖舊本刻石以示諸生耳餘說已詳關中金石記不復述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南詔

南詔德化碑

碑前半已剝蝕殆盡石約高一丈三尺一寸廣八尺
六寸行數不可考每行約九十字行書在雲南大理
府

清平官鄭回撰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
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
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覲宜撫衆過不貿
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
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
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
恃鐸鞘驍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鞘盡獲寶物
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
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
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
進獻府無餘月將請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姦佞亂
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
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
人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
史爨祖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
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
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
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
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
主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忠國等與中使
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偽居

必倘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
日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
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
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虛己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彼貶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嶲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
奏請爲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
遂與陰謀擬其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
罪合誅夷而却收錄与宿欲令讐我三也應與我惡者
並授官榮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自直倍稅軍糧徵求
無度務後微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
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
陀其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
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
之害卽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
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
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
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毗雙羅時□牟苴等揚兵

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倚仗王命冀雪事
由豈意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
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旣
數道合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
齊奮　先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
虔陀飮酖寮庶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
移置猶爲後圖卽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
惑昧權繼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
彼曲城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
與雲南錄事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在因張卿譖構遂
令蕃漢生猜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
相導儻若蚌鷸交守恐爲漁父所擒伏乞見存見亡在
得思失二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功至江口
我又切陳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
發唯言屠戮行使皆祇訶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
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壝叩
首流血曰我自古及今爲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
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
盡詞東北稽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
雷遂宣言曰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卽吾讐也

斷軍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搁然登陴謂左右曰夫
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
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
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瓜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
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軍將段全葛等於丘遷和
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
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既而合
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
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賫重帛珍
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効遂命宰相
倚祥葉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
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䩞等賜爲兄弟之國天
寶十一載正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
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
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爲贊普鍾元二年
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
置姚府以將軍賈瓘爲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
若不速除恐爲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
大軍將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圍府
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

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
使薩道懸遜總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
軍威乃舟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
軍襲造船之師伏屍遍毗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
遺川時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蹻山
我命大軍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犄角競衝彼弓不暇
張刃不及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
三軍潰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
顧前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
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
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齎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
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爲美也詔恭承上
命即遣大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
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子蕃從昆明路及宰
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嶲詔親帥太子藩圍
過會同越嶲固拒被僇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
塞塗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嶲以楊庭璡
爲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今更置越嶲作擾昆
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
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侔欺急歷如數

道齊入越嶲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
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奔迴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
櫓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
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閉關以
來聲教所不及義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
冠化之以義禮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
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
□者頸繫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
□望風而 至且安寧雄鎮諸 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
□鹽池 鞅掌利及牂歡 城邑綿延勢連 戎僰乃置城監
□轄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
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
以養人民十四年 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 置柘東城
居二詔佐鎮 撫於是威懾步頭 恩收曲靖 頒 誥所及翕
然俯從 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辯 稱
世雄高視 則卓爾萬 尋運籌則決勝千里 觀 釁而動 因
利興功事叶神衷有如天啓 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
以危易安轉禍爲福紹開 祖業宏 章王猷坐南面以稱
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 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
位分九等闡三教 賓四門陰 陽序 而日月不僭 賞罰明

而姦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
恩霑草木厄塞流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
樹園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 桑國貯
九年之廩蕩穢之恩屢沾蠢 動珍 帛之惠遍及耆年設
險防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
越賧天馬 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 祿郫出麗水
之金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溱湊覆詔願爲
外臣 東爨悉歸 步頭 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 墨觜
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盍由人傑地靈物華
氣秀者也於是 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
飛遐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驍首邛南
平眸海表豈惟 我鍾王之自致實賴 我聖神天帝
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 雲布而萬物 普潤霜風下
而四海飈秋故 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 黎□ 僞亡
冊漢帝而繼好 時清平官段忠國 段尋銓等咸曰有國
而致理君主之美也 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
立功功以建業業成不紀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
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成家世漢臣八王稱乎
晉業鍾銘代 襲百世 定于 當朝生遇 不天再罹衰敗賴
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 鴻恩 改委 清平用兼耳目 心懷

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劾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
績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
降祉自天 福流後孕 瑞應匪虛 正祥必信 聖
主分憂 遐夷聲振 襲久傳封 受符兼印 兼瓊
秉節 貪榮構亂 開路安南 政殘東爨 竹倩見
屠 官師潰散 賴我先王 懷柔伏叛 祚不乏賢
先膺是繼 郡守諂隨 貶身遐裔 禍連虔陀
亂深竪嬖 殃咎匪他 途冢自殪 仲通制節 不
詢長入 徵兵海隅 頓營江口 矢心不納 白刃
相守 謀用不臧 逃師夜走 漢不務德 而以力
爭 興師命將 置府層城 三軍往討 一舉而平
面縛羣吏 馳獻天庭 李宓總戎 猶尋覆轍
水戰陸攻 援孤糧絕 勢屈謀窮 軍殘身滅 祭
而塟之 情由故設 贊普仁明 審知機變 漢德
方衰 邊城絕援 揮我兵戎 攻彼郡縣 越嶲有
征 會同無戰 雄雄嫡嗣 高名英烈 惟孝惟忠
乃明乃哲 性惟溫良 才稱人傑 邛瀘一掃
軍郡雙滅 觀兵尋傳 舉國來賓 巡幸東爨 懷
德歸仁 碧海效祉 金穴薦珎 人無常主 惟賢
是親 土宇克開 煙塵載寢 轂擊犂坑 輯熙章

品 出入連城 光揚衣錦 業畜万代之基 倉貯
九年之稟 明明贊普 揚于之光 赫赫我王 實
賴之昌 化及有土 業著無疆 河帶山礪 地久
天長 辯稱世雄 才出人右 信及豚魚 潤深瓊
玖 德以建功 是謂不朽 石以刊銘 □□可久
其十二

碑陰

四十一行俱書官名下半剝蝕字數無考正書

上闕帶段忠國 清平官大軍將大金告身賞錦袍金
帶□□上闕下闕□蟲皮衣楊傍佺 清平官小頗弥
告身賞錦袍金帶上闕下闕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爨
守□ 清平官大金告上闕下闕李□□ 大軍
將開南城大軍將上闕下闕□大大蟲皮衣趙眉丘 大
軍將士曹長大頗弥□□賞紫袍金上闕下闕□衣楊細□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王琮羅鐸 大軍下闕
上闕□袍金帶兼大夫蟲皮衣張驃□于 大軍將前
戶曹長拓東□下闕賞二色綾上闕下闕綾袍金帶王波鐸
大軍將前法曹長大頗弥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楊上闕下闕□軍將小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楊羅望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錦袍金帶上闕下闕大軍將賞二色

綾袍金帶尹瑳遷　大軍將小金告身賞紫袍金帶
楊龙棟下上闕闕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附酋　大軍將
賞紫袍金帶趙□□□　大軍將兵曹下闕紫袍金帶
趙逕羅□下上闕闕色綾袍金帶兼大大盂皮衣孟綽望
軍將士曹長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鄧佺下闕法
曹長小頗弥告身賞□□綾袍下上闕闕大軍將小銀告身
賞二色綾袍金帶楊各酋　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
帶趙龙細利　客曹□□□弥告身賞二□綾袍下闕
上闕賞二色綾袍金帶□□羅疋　大軍將兵曹長小
頗弥告身賞紫袍金帶段君利　大軍將　小
銀告身賞下上闕闕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尹
□□　大軍將小銅下闕綾袍金帶周下上闕闕賞二色
綾袍金帶唐酋□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瑜酋□
大軍將賞下上闕闕倉曹長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兼大大盂皮衣□盛顛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
□定　大惣管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兼大盂
皮衣□□□□□　軍將□法曹下上闕闕綾袍金帶洪羅
棟　大惣管小銅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
軍將兼下上闕闕色綾袍金帶段旋怍湊　軍將戸
曹長小銅告身賞紫袍金帶□□□竪　大惣管下闕

上闕怍湊　軍將羣牧大使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楊
瑳白奇　都□□兼知表誥小銀告身下上闕闕和　大
惣管兼押衙小鍮石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石獲苴
大軍將小銀告身□□□□□段□□邏下上闕闕帶李
奴鄧　客曹長賞紫袍金帶王　大軍將
小頗弥告身賞□□□帶□諸地下上闕闕弥告身賞紫袍
金帶阿忍　大軍將小頗弥□□□紫下上闕闕大軍將
賞二色綾袍金帶黑觜□□　大軍將賞紫袍金帶
下上闕闕□　大□編賞紫袍金帶□白伽　軍將□
瑜石告身賞紫下上闕闕軍將賞紫袍金帶兼大盂皮衣劉
望□□　軍將賞□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前兵曹□官小
銅告身賞紫袍金帶杜顛伽下上闕闕趙充□□　軍將
兵曹副小銀告身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盛　軍將士曹
副賞紫袍金帶楊鄧四羅　□□□□袍金帶□□
□□下上闕闕軍將大鍮石告身賞紫袍金帶段下上闕闕伽瑳
軍將賞紫袍金帶楊潾□□下上闕闕軍將傔人佐揚
邏斂　軍將□紫下上闕闕紫袍金帶尹求寛下上闕闕將賞
紫袍金帶張趙邏　軍將賞紫袍金帶下上闕闕軍將賞
紫袍金帶□□利　軍將□紫袍金帶下上闕闕斂　詔
親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外成苴下上闕闕

軍將兼白崖城大軍將大金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
下上闕闕詔親大軍將小銀告身賞二色綾袍金帶李些二豐
淨下上闕闕詔親大軍將賞二色綾袍金帶放苴　詔
親下上闕闕金告身賞錦袍金帶獨磨下闕

按此碑文約三千八百字存者約八百字益泐其三千字矣今取雲南通志所載文補其泐字注於旁乃可讀也碑稱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果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加上柱國天寶七載先王卽世上遣使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入朝授陽瓜州刺史都知兵馬大將初節度章仇兼瓊奏遣越嶲都督竹靈倩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王乃命大軍將與李宓和諸爨而李宓行反間東爨諸酋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妄陳我違背又越嶲都督張虔陀誑惑中禁職起亂階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一信虔陀奏我將叛王乃連表控告天高聽遠不蒙矜察節度使鮮于仲通等統大軍至曲靖又齎狀披雪仲通殊不招承仍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昭告皇天后土縱兵親擊大敗彼師□□□鐸傳及子弟六十八酉朝獻凱贊普賜爲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冊詔爲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都知兵馬大將改年爲贊普鍾元二年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柘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時淸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刊石勒碑志功頌德云云以唐書南蠻列傳攷之南詔或曰鶴拓曰龍尾曰苴咩曰陽劒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閒鐵橋之南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驃北抵益州東北際□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屬自舍龍以來有譜次可考舍龍生獨邏亦曰細奴邏高宗時遣使者入朝賜錦袍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閣武后時盛炎身入朝妻方娠生盛邏皮喜曰我又有子雖死唐地足矣炎閣立死開元時弟盛邏皮立皮邏閣授特進封臺登郡王炎閣未有子時以閣羅鳳爲嗣及生子還其宗而名承閣遂不改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

大和城又襲大釐城守之因城龍口夷語口坡陀
爲和故謂大和以處閤羅鳳天子詔賜皮邏閤名
歸義當是時五詔微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
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
遂破吐蕃寖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
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于是徙治大和城天
寶初遣閤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七載
歸義死閤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
刺史初安寧城有五鹽井人得煮鬻自給元宗詔
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取安寧城及井復立
馬援銅柱乃還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卞忿少
方略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
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數詬靳之
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
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嶲州分
二道進次曲州靖州閤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
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
非大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閤羅鳳遂
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夷謂弟鍾故稱贊普鍾給
金印號東帝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

世世奉中國累封賞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
指碑澡祓吾罪也按字書無祓字疑祓字之譌史文與碑詳畧
不同攷雲南通志古蹟載閤羅鳳刻二碑一曰南
詔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寶間閤羅鳳歸吐蕃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考
一曰蒙國大詔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詔羣臣頌德
之碑注云在城北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剝落殆
盡云云是南詔有二碑皆鄭回撰文其刻石國門
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此碑則在
大歷元年兩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則
此碑雖剝落亦可貴矣碑陰上下皆闕中所存者
若姓名及告身袍帶之類皆無可攷其官名有口
平官大軍將兵曹士曹法曹倉曹戶曹客曹並口
長有副又有大惣管羣牧大使唐酋口喻酋口等
名色唐書南詔傳云官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
之清平官所以決國事輕重猶唐宰相也曰首望
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
也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
爽主官入厥爽主工館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
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然碑中所

載諸曹長副及總管羣牧之官則史所不載雲南通志雜紀卷載南詔官職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俗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卽虎皮也此所載較史爲詳可與碑陰叅攷然史有云西人不藭剖波羅樹實狀如絮紐縷而幅之則波羅是樹名非虎皮也

崇聖寺鐘欵

欵作上下兩層每層各界六區皆像上層區高二尺五寸餘廣二尺二寸餘下層區高一尺三寸餘廣一尺七寸正書在大理府崇聖寺

金剛波羅蜜

智寶波羅蜜

大輪波羅蜜

妙法波羅蜜

勝業波羅蜜

口響波羅蜜以上上層

增長天王

大梵天王

廣目天王

多聞天王

天主帝釋

持國天王

維建極十二年歲次辛卯三月丁亥朔廿四日庚午

建鑄以上下層

銅鐘高丈餘在大理府崇聖寺前樓鑄作兩層上層鐫金剛智寶大輪妙法勝業梵似作慧響波羅蜜下層鐫增長大梵廣目多聞天主帝釋持國各天王像末鑄建極十二年建盖南詔世隆年號在唐武宗懿宗僖宗時也杜鈞跋

按崇聖寺在大理府城西北蓮花峯下雲南通志稱寺有觀音像高二丈四尺唐蒙氏時董善明鑄又稱唐天寶間崇聖寺僧募造大士像未就夜驟雨旦起視之溝瀆皆流銅屑卽用鼓鑄立像高二十四尺如吳道子所畫細腰跣足像成白光彌覆三日夜云云而不及鑄鐘之事此鐘但詳年月亦不言鑄者何人鐘爲建極十二年鑄建極者乃南詔世隆年號世隆唐書南蠻傳作酋龍傳云閤羅鳳子鳳迦異鳳迦異子異牟尋請歸天子爲唐藩輔德宗嘉之冊爲南詔王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

尋閤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長慶三年死弟豐祐立宣宗崩時豐祐亦死坦綽酋龍立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懿宗以其名近元宗嫌諱絕朝貢史文如此按唐元宗諱隆基惟南詔名酋龍是以云名近嫌諱如果名世隆則直犯元宗正諱不得謂之嫌諱然據馮甦滇攷實是世隆滇攷云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命內臣告哀世隆初立卽凶狠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書亦賜先王于是以草具進使者而遣還又南詔向係父子以名相屬獨豐祐之子世隆名不相承新安倪蛻撰滇雲歷年傳云蛻按豐祐或云勸利晟之弟或云勸利晟之子諸葛元聲滇史稱豐祐慕中國始不連父名但南詔野史云名晟豐祐當是勸利晟之子而又曰石刻爲勸豐祐則又承尋閤勸而爲勸利晟之弟矣且以後世隆之子隆舜隆舜之子舜化依舊父子相承則不連父名者僅世隆一代耳滇史未確也至唐書斥世隆爲酋龍以其觸犯僭悖而剏辱之非果名酋龍也昶按此語亦未確南詔官名有酋望龍爲鱗蟲之長酋龍二字並非剏辱之稱當由朝廷避諱改稱酋龍而史沿其舊文耳建極十二年在唐爲懿宗咸通十二年跋者杜鈞江西新建人官大理府太和縣令

崇聖寺中塔題字

石二各高四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分每石各四字正書在雲南太和縣

法界靈通　明鎮乘塔

右八字作兩行書在崇聖寺前三塔中最高一塔第一層重簷蔽之故完好無剝蝕痕中間一碑磨平無一字葢南詔時立不知何代剗去也杜鈞識

按雲南通志崇聖寺有三塔其一高十餘丈十六級其二差小各鑄金爲頂頂有金鵬世傳龍性敬塔而畏鵬大理舊爲龍澤故以此鎮之此所題字二行在三塔中最高一塔卽十六級之第一級一

大理

石城碑

石刻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五分像上下兩截書上十一行行十三字左行下八行皆人名行書在南寧縣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宣諭蹈奉承　睿旨統率戎行
委服皆　恩撫安邊塞是以剪除迎衆鎮長奇宗求州
首領代遶弄兎覆磨乃等三邑口置迎衆鎮以二月八
日迴軍至三月七日到省城更討打賊郎羽若阿房因

洞合集卅七部娣伽諾十二將弄略等於四月九日研
羅沙一遍兼頒賜職賞故迺其約盟誓務存人長上對
衆　聖之鑒知下撰一德而歃血
三軍都統　皇升布燮段子琮
都監三軍禮樂奕長附馬布燮段彥貞彥賁　宇覽
揚連永揚永彥
侍內官久贊段子惠李善
督爽王清志
貼侍內官贊衛揚定存
摸陀道揚定福
隨栖袁永智藕晟與
按雲南通志石城廢縣在曲靖府城北二十餘里
唐貞觀四年置莊州領縣七石城其一也石城碑
在城北二里許昔段氏破楊干貞與三十七部落
會盟立東方黑爨松爨其有三十七部其名曰陽城堡部休臘部嶍峨部強現三部王弄部舊處甸部伴溪落恐部鐵容甸部官桂思陀部屈中部師宗部落蒙部彌沙部邑車部維摩部彌勒部磨彌部羅雄部納垢部夜苴部落溫部吉綸部褒恶部羅部仁地部白鹿部掌鳩部法口部口統部于矢部維婺部洪農碌勸部華竹部口中部休制部步雄部羅伽部其會盟之所在曲靖北十五里
康熙十八年營兵於土中掘出碑字猶存文云
明政三年歲次辛未明政一作明正辛未為宋太
祖開寶四年滇史載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
正在位十七年卒私諡應道皇帝南詔之事唐書
所載自昭宗以後中國亂不復通史無可攷宋史
載大理國傳始於熙寧九年以前亦無可攷故自
唐末迄宋初僅見滇考及南詔野史二書稱唐宣
宗大中十三年豐祐死子世隆立改元建極號太
理國僖宗乾符四年世隆死子隆舜立改號大封
民國建元貞明昭宗乾寧四年隆舜為楊登所弒
子舜化真嗣天復二年淸平官鄭買嗣弒舜化真
自立為帝僭號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蒙氏遂絕梁
太祖開平三年鄭買嗣死子旻立唐莊宗同光四
年鄭旻死子隆亶立改元天應明宗天成元年南
詔東川節度使楊干貞弒鄭隆亶而立侍中趙善
政改元尊聖次年改天應四年楊干貞自立改國
號曰大義寧改元光聖又改興聖長興元年又改
大明晉高祖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討楊
干貞干貞自縊死二年段思平自立號大理國改
元文德晉齊王開運二年段思平死子思英立改
元文經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改元至
治周太祖廣順元年段思良死子思聰立改元明

德居位十七年改元順德是年死傳子素順宋太祖開寶二年段素順立改元明正郎此碑所稱之明政也雲南當宋初爲太祖所棄史稱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平蜀欲以兵威取滇進滇地圖帝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唐書作大度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滇南與中國不通大渡河在建昌城北源出吐蕃合金沙入大江逕東海其所經繞在嶲昆明之間素順之立史旣不載而此碑所載明政三年集三十七部討賊約盟之事郎滇考野史亦不詳此碑出土逾百二十餘年文僅渺一字餘完好可貴也

地藏寺梵字塔幢

幢八面二面横廣二尺三寸二面二尺二寸餘各一尺一寸五分高九寸三分一面二十行二面十九行一面二十四行二面二十七行一面二十一行一面二十二行字數八字或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在雲南府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不錄

大日尊發願文不錄

發四宏誓願文不錄

大理國佛弟子□事布燮　　敬造佛頂尊勝珤幢記

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衆洞明僑釋慈□大師段進全述

原夫一氣始弁二儀初分三光麗於穹隆五岳鎭於磅礴爰有擬秀愚智辯立君臣掩損於八區牢籠於四海隨扠而設理運□而弁風常讀八索之書非學六邪之典淨邊遏發定遠邠姦東海浪澄於驚波楚天霄淨於讒霧君臣一德州圀一心只智喆才能乃神謀聰運者則袁氏祖列之義也由乃尊卑相承上下相繼協和四海婭同親而相知道握九州訝連枝而得意承斯鋒銳不起飢荒無名鍾皷義而明明玉帛理而穆穆可謂求人而得人亦袁氏之德也至□救高明生則大將軍高觀音明之中子也其高明生者文列武列万國□實而宣威神氣神風千將□摧而留世悲夫四大九無主六蘊空去來天地横□不慈大運□將不意□哉雲郁郁兮窮天□雨霏霏兮盡山悲楚方罷喧□京□昭本州爲兄第之土將相□上下之權子小貂遲系□亞脫其布燮□□者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親求毀術於宋王□王果成功於務卒得卒將乃後嗣踵□化及□□霜風□而一海颾秋春雲布而万物皆潤懷其義者日用不知挹其源者游泳莫測此袁□□□□□□也聖人約法君子用□□德而不可不傳以傳而備

遠有義而不可不記以記而□常□夕哀哀終朝感感彛思大義孔聖宣於追遠愼終欲月元文釋尊勸於酬恩拜德妙中得妙靈理知靈善住復七返輪廻如來說一部勝敎曰如來智印□尊勝莛幢託其塡際而建之鐵圍□成極樂臨其寒林而起矣地獄變爲蓮花卽到於菩提道場速會於常寂光土次祇非□□於生我育我而先□於恩余建余復利於重義輕生盡□於亡身報主大義事事以褱此敬飭日日以惟新建梵幢而圖功勒斯銘而標記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碑高八尺八寸廣六尺五寸二十五行行四十六字左行行書在雲南楚雄府

□□護法明公德運碑贊

大理國高相國公仲子之孫諱日量成自幼有大器及長思欲立大功定寰宇而道未合俄然四夷八蠻叛逆中國途路如蝟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之殘四海淸肅路不拾遺帝勅号曰□□□□□□□□周道不行商道商以搢爲實周以會爲實公果与諸蠻會而不會搢故行周道非獨行周道代亦周氏□□□□□放□□□□□關門不閉

傳曰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戮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帛稱之爲民之父母孔子□誠之爲□進賢也□□賢□□有德□□□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爲一家詩曰濟濟有衆此之謂也語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公自幼孤久失庭訓不喜盤遊弱冠歲餘天地合德日月同明溫良五備□六藝三□隨而有之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公不閑書史而所爲動作皆合書史公以禮義爲衣服以忠信爲甲胄以智勇爲心肝□之來者劄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公明□□地了了性源與修白□喜建伽藍衆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其根而□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帝憫其精勤有道爲□濟民皆在斯焉再勅号曰護法公公在位几年乃讓位与其姪中國公中國公心腹股肱瓜牙皆公之爲也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柔弄□處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里地名□溪山林茂盛是賊巢穴採樵刈草皆爲賊所□公□□鄕居處建宮室賊散去不知其幾千里也泉甘而山茂公之□處仲尼有云仁智者也四夷八蠻累會於此八方羣牧□□於此雖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怨恨到此善歸方寸惡竟氷釋抽刃懷刀一時捐弃甘辭豔語以發喜戲古人有云人傑地靈也八紘四海關

命於此可謂大矣樹異山靈□□□□松杉□□□□
□□□白雲□□逴前栖一□兩□瑞□明月侍座清
風掃門喜聽法皷明心不聞塵囂聒耳眞□□□□□
□□□□□□□□□□□□□□貭而生喜色况公功業
蓋天地道德高古人尙和光同塵而不貭自高自太之
意□□□□□□□□□□□□□皆以身爲天下女
危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伍員者古之智勇忠
孝之士也□□□□□□□□□□尙不能忍將□
軍而代楚破塚鞭骨而寃未消□如公雖□探仇大讐
胷襟坦然□□不□此皆能仁之行□□□□□□
宋國建武軍進士兩戰場屋畫虎无成□□南國十有
六年蒙公倩照如□□人□命□□□□□□□□
□□□□□□史記修春秋褒貶合宜爲万世之信書
而發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公者百之一二□
尙未盡善也□之高氏如有聰明俊□克己復禮能□
□□□□□公□□□□□□□□□□□□
□□亦高□世世之□也与叙之不足乃作銘曰
□出祉□　□位克己　□君奇□　□□□□　衆
星共北　是水潮東　道毋古今　公比周公　外掌
部域　內浥眞流　□□□□　□□□□　樂山樂
水　仁哉智哉　紫雲□□　□□□□　手拓山河
化洽乾坤　□□□□　公名常存
時□□□□□□□日　□□□□武軍進士□
□□□□士　奉命記　□先生□孫□□□謹書

按載記段正淳立於宋哲宗紹聖三年號後理國高泰明相之稱爲高國主此碑年代剝落篇首稱高量成爲相國仲子之孫則當在南宋之中葉繫國仍以大理則改號之說恐無据又通志古蹟云高量成碑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此碑當是也江右李榮陛識

按碑在楚雄城西四十里紫溪山猢猻箐雲南通志山川卷不載猢猻箐而紫溪山則云在楚雄府城西三十里薇溪山之右松竹陰森峯巒秀麗梵宇琳宮踞一郡山水之勝又古蹟卷載德江城在府城西北二里宋段氏時高昇泰執國柄封其兄子明亮於此因築此城又名德江村昔高量成避位居此一村化其德是卽碑所云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里地名紫溪公挪居處建宮室也今之大理府在宋時大理段氏以其地屬姚州名當節撿

後改威楚郡碑故謂之威楚府也高相國之始由于段氏以南詔野史滇攷滇史滇記參攷之段氏之先爲武威郡人自段儉魏從鳳伽異敗鮮于仲通于西洱河蒙氏擢爲清平官易名忠國六傳而至思平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忌之晉高祖天福元年討平楊干貞二年自立號大理國開運二年思平死子思英立三年羣臣廢思英而立其叔思良周太祖廣順元年思良死子思聰立宋太祖開寶二年思聰死子素順立太宗雍熙三年素順死子素英立眞宗大中祥符三年素英死子素廉立仁宗乾興元年素廉死姪素隆嗣天聖四年素隆避位爲僧禪于素眞康定元年素眞死孫素興立慶歷三年國人廢素興而立思平曾孫智恩之子思廉神宗熙寧六年思廉避位爲僧子廉義嗣元豐三年廉義爲其臣楊義貞所弒義貞自立篡位四月岳侯高智昇命子昇泰起東方兵誅之而立廉義之姪壽輝以靖難功加高智昇太保封德侯此高氏之始子昇泰封鄯闡侯代智昇爲相于楚雄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姪子量成此高量成之始四年壽輝避位爲僧立思廉孫正明哲宗紹聖元年正明避位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號大中國二年昇泰有疾遺命還國段氏而卒四年昇泰子泰明遵遺命立段氏正明之弟正淳改稱後理國以高泰明爲相徽宗大觀二年正淳避位爲僧子正嚴嗣政和七年徽宗詔使勅封正嚴爲大理國王是年高泰明卒追封國師以其弟高泰運爲相國高宗紹興十七年正嚴避位爲僧子正興嗣十八年六月高量成討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號中國公退居楚雄郎此碑所載之事也据此碑則中國公乃其姪壽貞之號非量成自號量成固勅號曰護法公也高國主之稱始于高泰明而連及于高量成滇記載政和三年高正嚴向慕中國與國主高量成謀入貢從廣南東道請之倪蛻撰滇雲歷年傳疑之曰此時高泰明爲相何以又有國主高量成國主非官名恐是柵主之譌高泰運曾爲柵主或量成繼之耳此蓋倪氏未及詳玩此碑所謂國主者郎中國公之稱非謂大理國之主也碑無歲月以量成退居楚雄考之于時爲段正興永貞元年在宋爲紹興十八年

稽肅靈峯明帝記

神鄗圯橋之取履政則凝化運合篇之還珠□□□□
功高五伯懿哉寔□期之明哲也公高踰堿光□□□
再桒慶襲餘芬天質白糸龍章特異夙蘊風雲之□□
實仁義之懷和□內凝英華外發器夜識□之歲□□
有芬志高迳洛之年清暉自遠敬義无失忠節更堅□
行而異飑吞聲鷄□而群翔鍛□噫未及進訓傷□□
之蒞兢□□天倫慕花蕚之韡韡恭盡秋霜之戒友垂
冬日之暄藹藹焉穆穆焉輸至誠於君兄循肌膚於伯
父嗟乎義以道合事由□□不意魂玷成瑕南箕自遠
及與□□公及先君諸舊臣等議曰大義不可無方□
　不可无主惟其平國大宰宅之遠將軍君臣之義家高
叔姪之分尤重不異霍光輔漢姬旦匡周盛衰惟終安
危同力在我子孫後嗣弁茲歷世垂休孤立一隅介□
大國其不謂事之末乎然狐丬首丘葵能衛足不忘本
也姑可怨諸乃與中國行成獨興廟計自此散從釋衛
縮甲抑戰公兄弟之力也至哉難不讓於歷試位則□
以居謙鬱其千里之才擢以百成之命奉旨則仁聲已
洽下車則清風載興簞食壺漿歌來甦而滿路逸民傲
吏輟考盤以登朝乃煦以秋陽威以夏日坐甘棠而聽
訟發遲嫌以思賢振□惠而字小人宏義讓以勗君子

民譏廉耻咸習管子之風家足農桒旁□孟軻之制緝
理之暇澡德闢源恨不手布黃金幸齊肩於善施日用
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傷德本之未滋痛斯藍之煸
燬遂乃役子來之衆鳩心覺之工妙啓新模式仍舊貫
喜得上棟下宇盡合大壯之宜矢棘翬飛屆起斯干之
勢窮山水之幽致溢煙霞之□趣西則松風發□鷲□
苦空之音南則江月殘朝忽認靈臺之鏡東臨霧闕近
接應供之賢北枕平坡遠嫌釣鼇之客一一美麗事事
新奇盛矣哉信華州之嘉境也夫作而不紀非盛德焉
乃揖儒流粗陳風烈其辭曰
率性曰道　妙扬稱神　混成天地　獨化陶均　其一
形象乃分　剛柔斯判　幽明迭興　生死相攙　其二
幻夢勿固　風湶非常　至寂豈默　一覽獨彰　其三
四□弗誤　八相斯假　瑞景固天　徵鳥衛社　其四
四門昭戒　六載幽求　道成樹下　法演鷲頭　其五
鶩子標藍　壇主刻像　三界歸依　群生瞻仰　其六
□哉此寺　肇自楊公　心亡於法　事竭於忠　其七
捌此德基　忽遭煸燬　不絕人望　挺生公子　其八
寧祖靜域　顯考佳邊　積善餘慶　□嗣□延　其九
□事天倫　敬而无失　恭履秋霜　友垂冬日　其十

難則歷試　佐乃居謙　擢以百里　德化清廉其十一
政理之餘　留心喜捨　想布黃金　思題白馬其十二
乃仍舊貫　式建仁祠　斯干盡制　大壯得宜其十三
彝功既凝　貞珉可紀　其彼天長　盡善盡美其十四
元亨二年歲在丙午七月十五日
按雲南通志古蹟卷載姚州有興寶寺碑在城西十八里段智興元亨二年立實宋淳熙十三年即謂此碑也又通志寺觀卷興寶寺在姚州城西十五里元宣光間建元無宣光之號其誤顯然据碑則寺爲大蒙建極年知軍事布燮楊楨之所剏葢建于蒙氏時矣建極之元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則元宣光者或是唐宣宗之訛碑題稱高踰城光再建自剏建至是閱歲三百四十餘年宜乎再建也高踰城光曾祖即高泰明祖高明清考高踰城生高泰明即大中國王高昇泰之子宋紹聖四年昇泰臨死遺命還國段氏段正淳立以昇泰爲相語已詳前此碑葢紀興寶寺興建之由因述高氏之世德謂之德化者猶言功德也前碑題褒州陽派縣此碑題弄棟華府陽派郡唐書地理志褒州州即褒本弄棟地方輿紀要姚州唐天寶末没于南詔爲弄棟府治大理段氏仍置姚州据此碑則段氏尚稱弄棟未改姚州然謂之華府又以陽派縣爲陽派郡其建置諸書皆無攷碑載釋儒才照之官曰粉圖侍郎又曰賞米黃繡手披似即袈裟之屬皆僅見此碑銘詞十四章章各四句又一體也碑書千頃作千傾百城作百成考槃作考盤似皆借用字

淵公塔銘

碑高五尺廣三尺厚八寸五分三面刻前面二十三行側五行後面二十行行俱五十字左行正書在雲南

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并序

楚州趙佑撰

淨徹昭融精眞冲邃虛明靈體曠閒靈微豈可以闞狹知其邊際稱量議其深淺且倏熏乜照之所覺勞而照性巳迷覩彼太虛之形翳本圓明之體四大都起萬象交羅夢中重夢迷裏又迷故頭無得失之非見有忽狂之客自此巳往相去遠矣因差路殊非法身大士奚能破塵出經安往法界者我　淵公隨緣白地誕粹于高氏之族故相國公高太明之曾孫政國公明量之孫護法公量成之子也母則王女諱成宗厥考護法公口武

定天下仁政法乾坤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夷□□□
遠遁朝廷高枕而无虞中國業其惠異俗震其聲恩侔
造化而澤潤草萊德被生民而模範天下則公之爲公
之子也英姿卓茂氣韻淸遠昂昂若雲鶴之處群雞也
自有不羈之態視榮貴如幻炎執身心我人爲甚倒憾
然有出世之心不肯爲凡夫年是二十一日辭父兄出
家知其志不可奪不得已壯而許之公侯將相朝士大
夫及輿臺皁隷等皆曰今失命世之才莫不銜恨者兹
尋經論以言之將入道門欲得其正如人造象先辦眞
金象成之後體無增減用眞心修无上菩提如將金爲
器器器器皆金用妄心修无上菩提如將瓦爲器器器皆
瓦故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欲求佛乘不生不
滅无有是處此諸聖之要言修行者之正因今公之發
菩提心也可謂得其正矣如不以喜怒哀樂發菩提心
富貴榮利發菩提心卽當以離前塵分别性發菩提心
稱法界性發菩提心如此則文殊師利菩薩不動智佛
主件明矣如淸凉謂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
南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則龍女善財豈迂滯哉是以鬚
髮自兹而落俗裳自兹而變戒品氷潔威儀調順號智
元字皎淵衣鉢之外分寸无餘猶虛室頻頻妙用難窮

因自念創學之流未諳教跡執權爲實迷不進修不以
聖教爲繩墨明師作指南菩提涅槃尙在遥遠豈能會
諸地於先心短長刼於一念遂師於　元凝尊者所以
崇德廣業虛心外身拂傲慢於貴法除人我於進修攝
漏塵之妄識鉼裏之雀密遮撿放逸之幻身井中之虵
深怕緣緣自淨物物无心謙尊而光昇而不可踰增上
慢者見之而暴慢革无明固者遇之而智慧生爲法修
忍三忍之行圓爲法除蔽六蔽之元淨振古佛之宗風
尋祖師之公案本分作家手段量度鍛佛鉗鎚毁罵露
珠電掣讃善水月空花故當進齊乎佛果行弥於法界
難能而能不能於能者也　凝師於是曰眞个光昭先
覺可謂不忝後昆自非得㤗□人安能有如是法乃機
緣俱會遂悟旨於言下卽以證入法界智如來果德理
體妙慧爲修行之正因如王寶印一時普印无前後成
文也故乃得生空之摠持除闡提之不信臻妙有之不
極起万行以無疲　利貞皇叔於公世則渭陽之規□
達磨西來之□祖祖相傳燈燈起焰自漢暨于南國□
不失人至於王弟甚的見公之於法也機深於敎門□
進求以身爲逆旅未曾尋於身以心爲緣相豈可滯□
心貪如癖海而不入嗔比誅戮而常離於是相與爲□

知識无二三其心以無作根本智□□行之因修法空之妙慧行□利以無窮出聲聞之清水擢凡夫之淤泥如彼蓮花斗頓馨香无物以喻也又與　戒遵長老求法界之游爲𣂤漫之友以无言之深言詮言絶之深理以无爲之妙行應无作之妙心融眞俗以無跡鎔靜亂而不偏壞其可壞遠離諸離智悲拂跡而雙入行願忘照以競興五蘊付於雲夢三界寄於電泡張四心之仁羅諸類以无遺展四攝之義導生品以咸歸大哉生死無以牵其慮涅槃无以住其心悲智交羅自在運用眞大丈夫之學佛者也乃筭經論以符契心无證微言以俯同元旨㫖以因深果奥行廣位高當處發揮无非佛事貴與泰山之高利與滄溟之深而无以爲心則其□□□□□□之善无不爲塵點之惡无不翦則其戒深矣舟本无人矣司其杳則其忍廣矣因果交馳慣習功濟則其進大矣境□□□□□□□□□□□□□則其定凝矣妙有昭廓而臨機變化靈鑒无極則其慧明矣觀其臨時三昧觸事解脫者如或有憚公之調深行遠規矩難摹故致嬈之不置公嗒焉似喪其偶而不知其所也公之友謂於公曰此不尊其尊无禮甚矣□當叱之公曰何謂其然也彼其之子焉能使予不類哉吾之所學者佛也所貴者法也可以小不忍而亂法界大謨乎子不聞乎菩薩□□如飲鴆酒子當怒以怨乎公之友曰吾儕闒茸未能至於此也然吾不忍見公之修忍也以缾錫雲游乎又有畔婁之役公之弟公子□戰敗績而爲人所擒拘之久矣而守者依公之友奏於公曰當解拘以送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公曰无之文王拘於羑里而天命有歸天其有命矣信則信矣以吾弟之賢而汝曹送之則其事必矣然非吾佛法中事菩薩見詐如畏犲狼吾可以行詐乎其万行芬披扌蔕竆萌多類於此可同日而語哉抑迺唯心回轉而善成同時具足而相應盡如來之境界同異之性亦滅淨昭廓而明生明圓徹而覺滿異同之所不知无爲之理分明盡法界云一眞如際發妙用而鑑窮沙界蔭慈雲而覆涅槃海非歷刼之功濟離念之蘊修豈能以定慧照用身心如此之圓通也公以病故辭　凝尊者鳳靈之元庚申之冬栖託於玆山焉順行而至巳矣由是德行星羅實澤□涌智周萬法而不爲悲等衆情而非巳雖修万行不□世間因果交徹單複互融如毘楞伽寶一切皆現其□如夜夢千秋覺巳隨滅矣且夫予以經義推其始終之事行位重重事理融徹如此觀之則文殊初心普賢□

行弥勒極果明矣其家譜宗系者自觀音傳于施氏施氏傳于道悟國師道悟傳于元凝元凝傳於公公之族子有慧辯追蹤景行唯嗅薝蔔而嘗醍醐者公器之因傳焉嗚呼公其來也化身歟其去也補處歟方網三昧之運用歟非世俗準儀言論云爲之所及耶以天開十年甲戌歲十月二十四日端坐泊如也一念圓融具德安住法界矣公以已巳歲生修行位中四十有六夏父母之生六十有六年其嗣法弟子起塔于山辦事如法已　帝命禮號塔曰實際謚曰頓覺禪師餘事備如盡贊文具載孫高明生姪高善祐雖妙年而義誘其衷謂開國已來一人而已可以將示來者故俾公弟高觀音政撿挍措意如公弟扶危撫弱防巢之義深者因申奏

上聞琢石立碑命臣佑輒書其大略也如公之大者遠者非吾所與焉銘曰

法界之滓　天地是生　法界之靈　聖人是明　高不可仰　深不可撲　緣謝歸无　獨悲衆情　千秋万歲　物是人非　松風踈散　苔葉因依　白雲共住　山鳥猶歸　塔以表靈　碑以傳徽

時天開十六年庚辰歲八月十五日　貴國先生曾孫蘇難陁智奉命書　釋戒護撿挍　金禰杜隆義雕書　王長連琢石

按淵公卽相國護法公高量成之子高量成事已詳前碑淵公年二十一出家天開十年甲戌歲端坐而化年六十有六天開乃大理段智祥建元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至十年淵公卒推其生在宋高宗紹興十九年是時其父高量成討平三十七部叛夷以姪壽貞爲中國布燮自乃退居楚雄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十終